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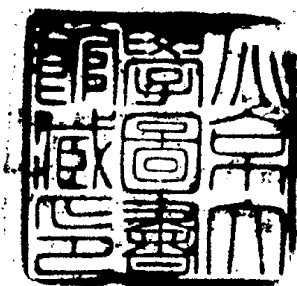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G2/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九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目錄三十卷圖解一卷

〔明〕黃乾行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鍾一元刻本

一

禮記輯覽八卷

〔明〕徐養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自刻本

五〇九

禮記目錄三十卷圖解一卷

〔明〕黃乾行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

鍾一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目錄

三十卷》提要

晦庵朱文公先生乞修三禮奏劄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所為急者也。學禮樂者必先

晉以來諸儒補綴遺書其頗存者。官一書固為

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為其

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遺書以資諸君雖不行而士

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

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

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

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

之為教則又絕其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

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二三學者考訂其說

禮記目錄

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

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

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

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書以補六藝

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開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

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

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

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三十餘名候

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

實學異時可為

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三

禮記目錄

序

二

比西三

楊信齋先生儀禮圖序

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為其難也聖人之文化也
也化土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智而莫能
為焉聖人獨得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繡繪混成全
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
登泰華臨滄海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
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象
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
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
厚艱至義之時措從其智之文理索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
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於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
禮記目錄 序 三
大卿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難傳重可嘆也嚴陵趙彥肅嘗作
特牲少牢二禮圖贊贊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
度并考之乃為佳爾蓋儀禮元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
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為家鄉邦國王
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
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誤庶幾其或有
以得先師之心焉紹定戊子正月望日秦溪楊復序

禮記目錄編成初稿引

目錄何讀是經也日有所得則錄之於其端也編成何錄之之多則修其篇章次其先後便覽也初稿何非定論也改而正焉有待也夫讀是經也典籍有稽則錄之師友有聞則錄之家世有傳則錄之心思所到則錄之備遺忘也詎意成編哉然見聞日廣考正日詳思慮日深是以記載日增是故刪煩就簡去短集長是編之成吾無意焉爾夫總其成之以三歲其功速然本其錄之於累年其功深子慮之中能無一得乎矧成編之後旦旦而玩之夜夜而思之年年而正之篇篇而考之案當子慮終無一得乎是編之成吾若望焉爾喜不自覺妄為之引同志之士相與折衷之其大願與其大幸與嘉靖戊戌夏六月望日長溪黃乾行識于湧泉靜室

禮記目錄

序

六

禮記目錄引

按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者在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為經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蒧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蒧奮以授戴德戴聖又按鄭君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蒧奮蒧丘蒧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小戴禮則今禮記是也以是言之則處氏謂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其言信矣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為記蓋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以發明前書垂法後世意為其美矣乃竟贅其志而未就豈天未欲使斯人獲睹全書耶

禮記目錄

序

七

天啓

聖朝石文崇古是以禮記遂與易詩春秋並行于世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字至為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記小學之儀如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義如學記是也或釋古禮之義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或專紀喪葬之儀如奔喪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郊特牲祭統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或獨詳變禮如檀弓子問是也或紀聖王之制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王藻是也或紀聖賢

言如禮記禮器經解袁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雖考其言辭間出附會詳其意義時自抵牾然聖賢餘緒賴以不墜脩已治人之方藉以有傳學者能取其純而去其繆得其大意而忘其小疵則全書所載皆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矩矱矣豈曰小補之哉奈人趣簡便自厭浩繁陳氏集說且務魚收用是益置不講先王禮樂幾隨蕪蕪無至以眇眇戴記決科為利則敝也滋矣並行李趨庭訓得聞學禮亦嘗病其連篇累牘失紀無綱用是條其目錄庸庸識管窺書凡八帙歲月研究復覺凡鄙陋三禮注疏通解纂言圖解以暨諸凡經史諸儒論議之有及於禮經者采輯而載編之其或經文注疏有於義理未安而思惟不徹者則直辨為疑經而不敢妄為之說參

禮記目錄

序

入

聖朝建學明經之意云

嘉靖丁未孟秋王巖乾行識于華峰靜室

圖解

天度日躔中星

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行律一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人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案三百六十度舉成數也

蔡季通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此

子曰日累上去則一年與日會

蔡仲默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古稱以九為度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每分得二百三十五分繞地左旋常

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連地一周而

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而與日會古曆以九百四十分為日而月之行天與日相及常

言之則當四百七十九分今於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律曆志曰二十八宿之度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房五心五尾

十八年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三虛十危十一
營室十。壁九。其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
十六甫二。參九。其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
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陰之為周天三。丑為星紀初
斗十二度。終參女七度。子為玄枵初。參女八度。終危十五度。亥為
營室初。危十六度。奎四度。戌為降婁初。奎五度。終胃六度。酉為大
梁初。胃七度。終畢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井十五度。未
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柳八度。午為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
巳為鶉尾初。張十八度。終軫十一度。辰為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氏
四度。卯為大火初。氏五度。終尾九度。寅為析木初。尾十度。終斗十
一度。

禮記月錄

國曆

二

周禮大司馬職鄭註云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
斗是太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是也。大簇寅
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是也。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
焉而辰在析木是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
梁是也。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也。林鍾未之
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也。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
焉而辰在鶉尾是也。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
沈是也。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是也。在房是
也。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是也。在奎是也。
蔡仲點曰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

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

陳石堂曰日月會於析木星紀元枵於時為冬會於娵訾降婁大
梁於時為春會於實沈鶉首鶉火於時為夏會於鶉尾壽星大火
於時為秋自壽星至析木配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是
也。亦謂之東陸自星紀至娵訾配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
壁是也。亦謂之北陸自降婁至實沈配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
畢觜參是也。亦謂之西陸自鶉首至鶉尾配南方朱雀七宿井鬼
柳星張翼轸是也。亦謂之南陸此四者天之東南西北也。
陳石堂曰二十八宿之度最妙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
少者莫如觜觿其次莫如與鬼以赤道言之東井三十有四度南
斗二十有五度與鬼緣二度觜觿緣一度其多寡相去之遠甚何

禮記月錄

國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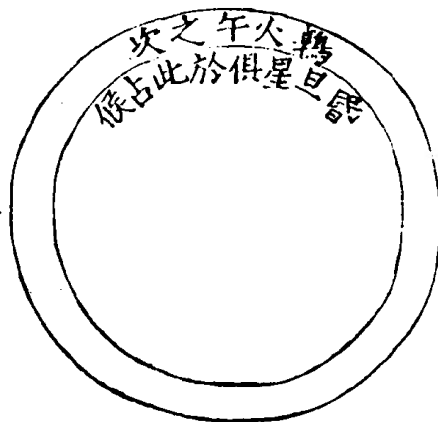
也蓋星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一夜所躔之濶狹疆名之曰度其
所躔之日或夕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有八故度之多寡於是
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焉然不與日躔相當是以其度不得不濶
衛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終相反而其星適與相值是以其度
不得不狹也

蔡九淵曰日月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最均謂之赤道

陳石堂黃道赤道星度

角	十二	亢	九	房	六	心	六	尾	七
箕	十一	牛	五	女	七	虛	十	危	十六
室	十	奎	九	婁	八	胃	十五	昂	十一
畢	九	井	八	鬼	七	柳	十四	星	七
張	八	鬼	六	柳	十三	星	六	張	七
翼	七	井	五	鬼	四	柳	十二	星	六
轸	六	井	四	鬼	三	柳	十一	星	五
斗	五	井	三	鬼	二	柳	十	星	四
牛	四	井	二	鬼	一	柳	九	星	三
女	三	井	一	鬼	零	柳	八	星	二
虚	二	井	零	鬼	負一	柳	七	星	一
危	一	井	負二	鬼	負三	柳	六	星	零
室	零	井	負三	鬼	負四	柳	五	星	負一
奎	負一	井	負四	鬼	負五	柳	四	星	負二
婁	負二	井	負五	鬼	負六	柳	三	星	負三
胃	負三	井	負六	鬼	負七	柳	二	星	負四
昂	負四	井	負七	鬼	負八	柳	一	星	負五
畢	負五	井	負八	鬼	負九	柳	零	星	負六
井	負六	井	負九	鬼	負十	柳	負一	星	負七
鬼	負七	井	負十	鬼	負十一	柳	負二	星	負八
柳	負八	井	負十一	鬼	負十二	柳	負三	星	負九
星	負九	井	負十二	鬼	負十三	柳	負四	星	負十
張	負十	井	負十三	鬼	負十四	柳	負五	星	負十一
翼	負十一	井	負十四	鬼	負十五	柳	負六	星	負十二
轸	負十二	井	負十五	鬼	負十六	柳	負七	星	負十三
斗	負十三	井	負十六	鬼	負十七	柳	負八	星	負十四
牛	負十四	井	負十七	鬼	負十八	柳	負九	星	負十五
女	負十五	井	負十八	鬼	負十九	柳	負十	星	負十六
虚	負十六	井	負十九	鬼	負二十	柳	負十一	星	負十七
危	負十七	井	負二十	鬼	負二十一	柳	負十二	星	負十八
室	負十八	井	負二十一	鬼	負二十二	柳	負十三	星	負十九
奎	負十九	井	負二十二	鬼	負二十三	柳	負十四	星	負二十
婁	負二十	井	負二十三	鬼	負二十四	柳	負十五	星	負二十一
胃	負二十一	井	負二十四	鬼	負二十五	柳	負十六	星	負二十二
昂	負二十二	井	負二十五	鬼	負二十六	柳	負十七	星	負二十三
畢	負二十三	井	負二十六	鬼	負二十七	柳	負十八	星	負二十四
井	負二十四	井	負二十七	鬼	負二十八	柳	負十九	星	負二十五
鬼	負二十五	井	負二十八	鬼	負二十九	柳	負二十	星	負二十六
柳	負二十六	井	負二十九	鬼	負三十	柳	負二十一	星	負二十七
星	負二十七	井	負三十	鬼	負三十一	柳	負二十二	星	負二十八
張	負二十八	井	負三十一	鬼	負三十二	柳	負二十三	星	負二十九
翼	負二十九	井	負三十二	鬼	負三十三	柳	負二十四	星	負三十
轸	負三十	井	負三十三	鬼	負三十四	柳	負二十五	星	負三十一
斗	負三十一	井	負三十四	鬼	負三十五	柳	負二十六	星	負三十二
牛	負三十二	井	負三十五	鬼	負三十六	柳	負二十七	星	負三十三
女	負三十三	井	負三十六	鬼	負三十七	柳	負二十八	星	負三十四
虚	負三十四	井	負三十七	鬼	負三十八	柳	負二十九	星	負三十五
危	負三十五	井	負三十八	鬼	負三十九	柳	負三十	星	負三十六
室	負三十六	井	負三十九	鬼	負四十	柳	負三十一	星	負三十七
奎	負三十七	井	負四十	鬼	負四十一	柳	負三十二	星	負三十八
婁	負三十八	井	負四十一	鬼	負四十二	柳	負三十三	星	負三十九
胃	負三十九	井	負四十二	鬼	負四十三	柳	負三十四	星	負四十
昂	負四十	井	負四十三	鬼	負四十四	柳	負三十五	星	負四十一
畢	負四十一	井	負四十四	鬼	負四十五	柳	負三十六	星	負四十二
井	負四十二	井	負四十五	鬼	負四十六	柳	負三十七	星	負四十三
鬼	負四十三	井	負四十六	鬼	負四十七	柳	負三十八	星	負四十四
柳	負四十四	井	負四十七	鬼	負四十八	柳	負三十九	星	負四十五
星	負四十五	井	負四十八	鬼	負四十九	柳	負四十	星	負四十六
張	負四十六	井	負四十九	鬼	負五十	柳	負四十一	星	負四十七
翼	負四十七	井	負五十	鬼	負五十一	柳	負四十二	星	負四十八
轸	負四十八	井	負五十一	鬼	負五十二	柳	負四十三	星	負四十九
斗	負四十九	井	負五十二	鬼	負五十三	柳	負四十四	星	負五十
牛	負五十	井	負五十三	鬼	負五十四	柳	負四十五	星	負五十一
女	負五十一	井	負五十四	鬼	負五十五	柳	負四十六	星	負五十二
虚	負五十二	井	負五十五	鬼	負五十六	柳	負四十七	星	負五十三
危	負五十三	井	負五十六	鬼	負五十七	柳	負四十八	星	負五十四
室	負五十四	井	負五十七	鬼	負五十八	柳	負四十九	星	負五十五
奎	負五十五	井	負五十八	鬼	負五十九	柳	負五十	星	負五十六
婁	負五十六	井	負五十九	鬼	負六十	柳	負五十一	星	負五十七
胃	負五十七	井	負六十	鬼	負六十一	柳	負五十二	星	負五十八
昂	負五十八	井	負六十一	鬼	負六十二	柳	負五十三	星	負五十九
畢	負五十九	井	負六十二	鬼	負六十三	柳	負五十四	星	負六十
井	負六十	井	負六十三	鬼	負六十四	柳	負五十五	星	負六十一
鬼	負六十一	井	負六十四	鬼	負六十五	柳	負五十六	星	負六十二
柳	負六十二	井	負六十五	鬼	負六十六	柳	負五十七	星	負六十三
星	負六十三	井	負六十六	鬼	負六十七	柳	負五十八	星	負六十四
張	負六十四	井	負六十七	鬼	負六十八	柳	負五十九	星	負六十五
翼	負六十五	井	負六十八	鬼	負六十九	柳	負六十	星	負六十六
轸	負六十六	井	負六十九	鬼	負七十	柳	負六十一	星	負六十七
斗	負六十七	井	負七十	鬼	負七十一	柳	負六十二	星	負六十八
牛	負六十八	井	負七十一	鬼	負七十二	柳	負六十三	星	負六十九
女	負六十九	井	負七十二	鬼	負七十三	柳	負六十四	星	負七十
虚	負七十	井	負七十三	鬼	負七十四	柳	負六十五	星	負七十一
危	負七十一	井	負七十四	鬼	負七十五	柳	負六十六	星	負七十二
室	負七十二	井	負七十五	鬼	負七十六	柳	負六十七	星	負七十三
奎	負七十三	井	負七十六	鬼	負七十七	柳	負六十八	星	負七十四
婁	負七十四	井	負七十七	鬼	負七十八	柳	負六十九	星	負七十五
胃	負七十五	井	負七十八	鬼	負七十九	柳	負七十	星	負七十六
昂	負七十六	井	負七十九	鬼	負八十	柳	負七十一	星	負七十七
畢	負七十七	井	負八十	鬼	負八十一	柳	負七十二	星	負七十八
井	負七十八	井	負八十一	鬼	負八十二	柳	負七十三	星	負七十九
鬼	負七十九	井	負八十二	鬼	負八十三	柳	負七十四	星	負八十
柳	負八十	井	負八十三	鬼	負八十四	柳	負七十五	星	負八十一
星	負八十一	井	負八十四	鬼	負八十五	柳	負七十六	星	負八十二
張	負八十二	井	負八十五	鬼	負八十六	柳	負七十七	星	負八十三
翼	負八十三	井	負八十六	鬼	負八十七	柳	負七十八	星	負八十四
轸	負八十四	井	負八十七	鬼	負八十八	柳	負七十九	星	負八十五
斗	負八十五	井	負八十八	鬼	負八十九	柳	負八十	星	負八十六
牛	負八十六	井	負八十九	鬼	負九十	柳	負八十一	星	負八十七
女	負八十七	井	負九十	鬼	負九十一	柳	負八十二	星	負八十八
虚	負八十八	井	負九十一	鬼	負九十二	柳	負八十三	星	負八十九
危	負八十九	井	負九十二	鬼	負九十三	柳	負八十四	星	負九十
室	負九十	井	負九十三	鬼	負九十四	柳	負八十五	星	負九十一
奎	負九十一	井	負九十四	鬼	負九十五	柳	負八十六	星	負九十二
婁	負九十二	井	負九十五	鬼	負九十六	柳	負八十七	星	負九十三
胃	負九十三	井	負九十六	鬼	負九十七	柳	負八十八	星	負九十四
昂	負九十四	井	負九十七	鬼	負九十八	柳	負八十九	星	負九十五
畢	負九十五	井	負九十八	鬼	負九十九	柳	負九十	星	負九十六
井	負九十六	井	負九十九	鬼	負一百	柳	負九十一	星	負九十七

南



國餅

東

127

7F

唐荆川曰星與辰一也舉人之所見爲星論日月之所會謂之辰朱氏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愚按所以考驗中星早晚必於南方此說得之蓋以圖而言春宜在東而日月所會之辰却在亥戌酉是爲西方秋且在西而日月所會之辰却在巳辰卯是爲東方俱不得爲天地之正惟北方稍差一辰差爲得正又以天形傾北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時或不齊惟午爲鶡公正南也在天爲鶡火在地爲午位得天位之正而日月之所會無不合焉此視日之早晚者必於南方也

圖之衣二十會月日

凡月建與月會不同
建者是月主之所指也
合者要月
月所合也



74

三十八宿謂斗牛女虚危室壁奎
東井鬼心亢牛女虚危室壁奎
離北方宿也今案青邱
星經參西方宿也井鬼
柳星張翼軫南方宿
也四方雖有定星而參
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
故其極居天中而常莫
出於山常半隱不見日
東行於天宿影隨見各
有時必於南方者之古圖
以我乃正圖之文以白
月建星一如青邱建寶昂
之類又圖以亥星之青
月所會一處圖以子金
環列位星宿則互相掩
也四圖不過申明十二辰
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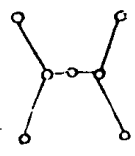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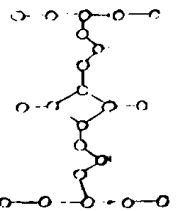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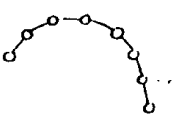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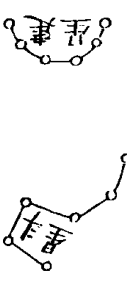

四時五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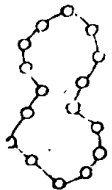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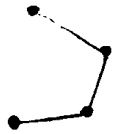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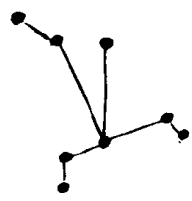


孔氏曰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氣也五行者象也四時者分九土日午分之于五爲一時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而土則分旺於四時每季二十八日有奇

湖氏曰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司空相坂隍以撫土辰秋爲徒祛以撫金神冬瘡清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惠順木辰也余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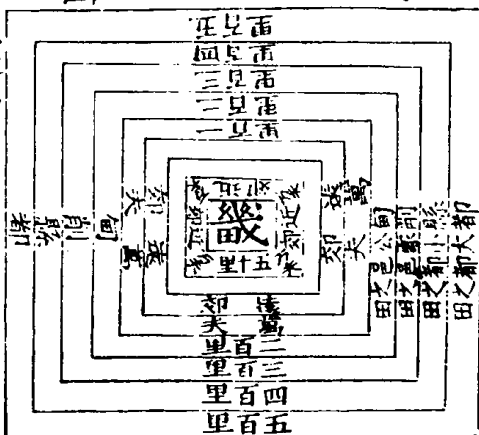
<p>月令主春昏參中</p> <p>參星良孝謹子七星兩有三星足</p> 	<p>仲春民風中</p> <p>①水泉亦帝威王多位八星三十四度</p> <p>體廣故舉孤以近井故也</p> 	<p>禮記月錄</p> <p>季春昏七星中</p> <p>星主后妃御女位亦主賢主七星</p> 	<p>孟夏民昏翼中</p> <p>翼主化道文籍主七星</p> 
<p>旦建星中</p> <p>②妃所九星如釣竿龍尾</p> 	<p>旦建星中</p> <p>③宰相酌量政事之宜主主季之事</p> <p>六星主五度體廣故舉其以近井故也</p> 	<p>旦建星中</p> <p>④主牛六星</p> 	<p>旦建星中</p> <p>⑤主女中</p> <p>⑥主女中</p> <p>⑦主女中</p> <p>⑧主女中</p> <p>⑨主女中</p> <p>⑩主女中</p> <p>⑪主女中</p> <p>⑫主女中</p> <p>⑬主女中</p> <p>⑭主女中</p> <p>⑮主女中</p> <p>⑯主女中</p> <p>⑰主女中</p> <p>⑱主女中</p> <p>⑲主女中</p> <p>⑳主女中</p> <p>㉑主女中</p> <p>㉒主女中</p> <p>㉓主女中</p> <p>㉔主女中</p> <p>㉕主女中</p> <p>㉖主女中</p> <p>㉗主女中</p> <p>㉘主女中</p> <p>㉙主女中</p> <p>㉚主女中</p> <p>㉛主女中</p> <p>㉜主女中</p> <p>㉝主女中</p> <p>㉞主女中</p> <p>㉟主女中</p> <p>㊱主女中</p> <p>㊲主女中</p> <p>㊳主女中</p> <p>㊴主女中</p> <p>㊵主女中</p> <p>㊶主女中</p> <p>㊷主女中</p> <p>㊸主女中</p> <p>㊹主女中</p> <p>㊺主女中</p> <p>㊻主女中</p> <p>㊼主女中</p> <p>㊽主女中</p> <p>㊾主女中</p> <p>㊿主女中</p>

<p>仲夏昏亢中</p> <p>①總攝泰事亦主疫疫四星</p> 	<p>季夏昏火中</p> <p>②中星太子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三星</p> 	<p>禮記月錄</p> <p>孟秋昏建星中同仲春旦</p> 	<p>仲秋昏牽牛中同季春旦</p> 
<p>旦危中</p> <p>③客主死喪二星</p> 	<p>旦奎中</p> <p>④天之武庫也十六星</p> 	<p>旦畢中</p> <p>⑤天之雨師亦主邊兵六星</p> 	<p>旦昴中</p> <p>⑥主五穀軍儲三星</p> 

<p>季秋虛中 ① 季秋之象十二各三星</p> 	<p>孟冬昏危中同仲夏旦</p>	<p>禮記目錄 ② 圖書之府兩星</p> 	<p>季冬昏畢中 ③ 歲為與行環象三星</p> 
<p>星中 ④ 主飲食倉庫酒醴之位各三星</p> 	<p>旦七星中同季春昏</p>	<p>星中 ⑤ 主車騎四星似張中央一星長沙子</p> 	<p>旦氏中 ⑥ 天子路寢四星似十</p> 

<p>前昏明中星其得十八宿之十 ⑦ 布君之威信三星</p> 	<p>⑧ 主八風五谷四星</p> 	<p>禮記目錄 ⑨ 五穀之倉三星</p> 	<p>⑩ 主死亡疾病四星</p> 
<p>更公宿此 ⑪ 主明堂四星</p> 	<p>⑫ 天子之宮兩星旁四星天子之離宮</p> 	<p>⑬ 天之耳目七星</p> 	<p>⑭ 主大廟明堂御史之位四星</p> 

下圖張總是周制農田百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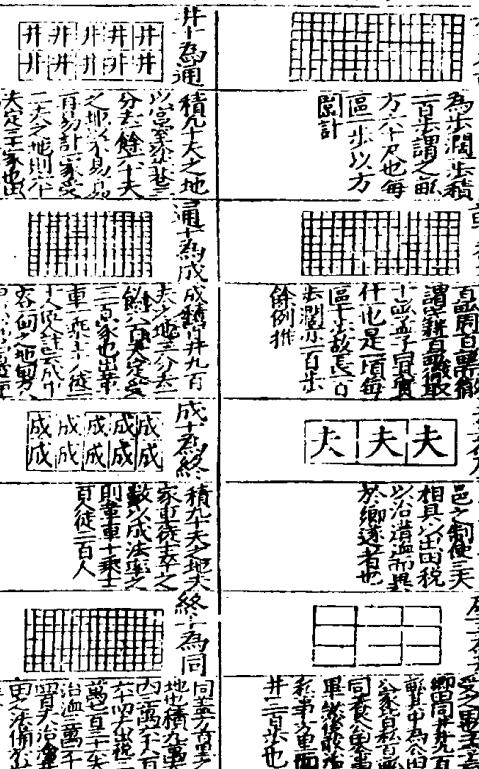
按註云義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里爲同積百同凡萬夫地有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臺榭義三分去餘六百禹夫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以損外定受田三百萬夫也自邦中以至於每邊相距五百里鄉六遂家邑邑千都大都之田盡矣夫知內有比閭州黨州鄉謂之六鄉司徒掌之知外有都鄙比縣遂謂之六遂康掌之茲廬官爲鄉遂近近王城豐邑易故可行責法都鄙僻在遐方情爲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

地理類
鎮澤教元四漫瓦利堡七畜穀

東	北	幽	正	北	并	河	東	充
雞養二男	河沛四種	萬勝三種	恒山布帛	犀池五種	冰易五種	岱山蒲魚	大野三男	盧維四種
正	東	青	正	西	雅	雷山松栢	楊紆五男	其
里諸二女	淮泗鵝犬	沂沐稻麥	牧山王五	涇汭牛馬	渭洛黍稷	南	漳	汾
東	南	揚	正	南	荆	河	南	潞
食糈二男	三江	岳湖稻	衡山周統	漢漢	穎港稻	華山林漆	榮維六種	黍稷
竹	五女	身	雲常二男	荆	穎港稻	圖田三男	波	五種

此禹貢九州也其後世漸揚
 徐此爾雅九州也揚荆揚荆
 幽并此職方九州也禹貢九州名
 舊矣舜時堯十有州分其為此
 并分青為營夏則復為九州
 爾雅九州制也不可考周之州
 與禹貢不同周都雍不可不廣
 梁公險阻故合梁雍為州徐也
 險隘故青燕之羌舜都其地壤
 最闊之虞境各在其內是都
 所屬人民繁盛至周亦然豈異
 分為幽并

馬王人從

[illegible]

--	--	--	--

夫	夫	夫
夫	廬	夫
夫	夫	夫

稅請省公酌不稅
 兩制也 漢公于正
 地書乃區區卑為
 公與外家受受區區
 借其乃以昭公而後
 稅其私田然則是為九
 分取何故事上其費其
 什也又曰為降地土器
 為應本其甚南僅手
 為豈之夫七土土足足
 每天實勤耕公思豈是
 於七七畝之中取其七
 為工分取其美矣夫子
 以周制推之而知其當
 然也

	市	
宮	宮	海
社	朝	祖

女國都督府
知府田福壽
南朝北岳左都督
中區多官事
前區爲斜朝會
藏庫之屬皆在
區爲市門西門
每市門開則商
貨物皆公卿大
皆有得入則有
易司
皆民所居外朝
左則宗廟右則
都鄙規模宏敞

百 里 之 圖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四邑爲丘

邑	邑
邑	邑

年地方四里半有六井
二百四十八之地也畢
賦之法具於甸而舊傳
公於立行之春秋所以
識其重賦也

井井井井

孟子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方二里也非九夫四井積三十六夫米地之制非以悅異於鄉遂則民以里居也

四丘爲甸

甸方八里六十四井積六
百五十六夫出稅復加里
地計三十六井三百五十
畝爲一成之衆也

國解

加旬爲成

勞加里

成

一畝之地而加百里併
甸內之地方十里百井
九有六出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一成之賦也

四甸爲縣

甸	甸
甸	甸

縣

四甸爲縣方十六里
則不足以爲縣甸之
加里則四甸加四里而
爲二十里是四成之數也
四百井二千六百大

四縣爲都

縣
都縣

縣
縣

都方四里二千六萬
井積萬四千四百
是王子弟卿大夫之
地語云千乘之家享
之邑以之謂也

一同之地

旁加一里

同

四都旁加十里為同
內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
夫出稅三萬七百三十六
夫治漁三萬二千四百
夫治澮井田法備矣

凡此周禮小司徒所掌匠人所爲所謂都鄙用助法者也若遂人所爲治野之法則所謂鄉遂用貢法者也是不同

四海方三千百里分服之圖

禮記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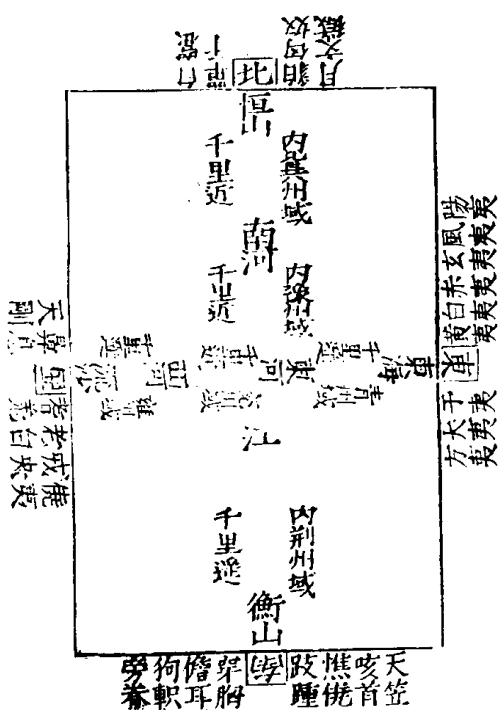
園

十一

—

周禮

事之
 匠人爲蒲田起廣五十二里爲一隅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百里爲一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遂人掌川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造縣鄙形體之廢五家爲
 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鄒五鄒爲鄉五鄉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
 域辨州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而授之田
 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夫閭有遺送上有徑十夫有溝
 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大夫有澮溝上有道萬夫有川
 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
 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周九廟之圖

商已無訖之說誠是也此圖所謂禘廟之別則
左為將而右為穆也又此圖所祀以武王時言

昭	祀高圉	北	圉	祀亞圉	穆
昭	祀祖	紂	祀大王	穆	
昭	祀和	季	祀文王	穆	

東夾室
大祖
西夾室
歲祀上

群昭之今此者比列于比廟
而酌向南向者取其高明故
謂之昭群穆之今此者比列
于南牖下而北向北向者賢
深遠故謂之穆宗廟之制
但以左右為昭穆不昭穆
為尊卑七廟同為都高昭
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
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
不見穆穆來見昭而內有以

十八

此周先廟受武親盡當桃而有功凡桃廟決昭者附則穆者不遷穆者附則昭
穆宗不可故別立世室而皆質者不動始以此圖明之如孝王則懿王為七世
世不遷與太祖同世室者不毀之

東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康 <small>紀</small>	穆 <small>紀</small>	穆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昭 <small>紀</small>

武世室

大祖后稷南王遷康王之朝懿王遷穆王之朝而夷
王附懿王之朝是但昭者附而穆者
不遷也故曰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所以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亦以
為序

文王時五祿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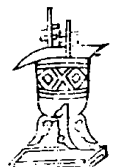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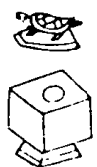







周大禘之圖

	王季子	公叔曾	大祖	亞	同	國	司	亞	大祖	穆	思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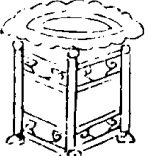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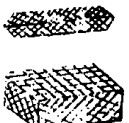






共王時	裕七廟	圖
穆	康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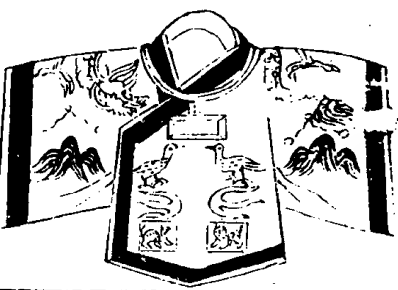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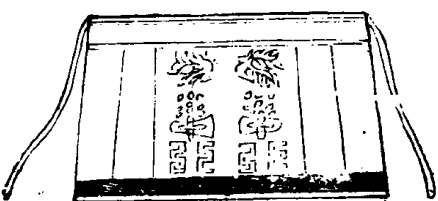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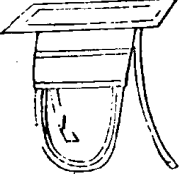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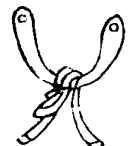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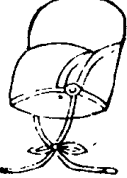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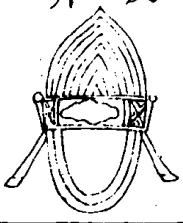
昭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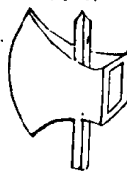





諸侯有時拾無大餘
拾時奉之拾人拾羣
行人掃墓年一行拾
掃不以時所以爲主
祭此國北所謂謂掃
拾時聚烟之主則謂
有時而症楊謂有特
意則謂之謂掃墓
平故曰亡無昭昭發
位於堂之西櫛示無
而持說拾拾已東唯
如故拾穢不歸草平
有常是存本則東西
不相見則葬穢是萬
在後安自無妨也

尊大	尊犧	爵	禮記日錄	俎	簠	簋
			圖解			
	此尊於禮腹也或曰尊作牛形象其升以受酒也	爵於禮受止兩耳取飲不盡義其過也木爵手爵同制		木為之以載牲體	瓦器以盛稻粱容十升外方內圓蓋象龜其中	竹為之以為果饗案四升
尊山	尊象	尊	二	登	簠	豆
						
刻山雲形	畫象於尊腹也	爵也夏曰醖殷曰尊周曰爵孔氏曰尊畫采稼		瓦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寸高二尺四寸	以盛禾容斗二升內方外圓	豆為案四升

几	瓢	缶	禮記日錄	壺	璚圭	禁斯
			圖解			
司几儀者凡左右司用	以瓢	杯合為飲器飲以爵而酌		酒器刻為雲雷象金壺以金鑄之孔氏曰天子諸侯金土梓	以璚圭為酌酒之節也	禁者酒之節也
礎	勺	卣	又	壺	璚璋	解
						
礎者石也	注西器刻為頭為龍形赤色也	周禮司尊彝之屬有卣上曰象卣卣下曰壺		注在罍後大石瓦甕五斗正又大於壺	璚璋以為節璚黃流在中	解者酒之節也

鬯	洗	錡	禮記日錄	鬯	管	篚
			禮記日錄			
鬯有牛羊豕三 品皆以稻為之 三足有錢幣 鬯之絕大者	洗水盥洗有盆 水盥也漢制土 用鉄大用銅 柳飲酒漢 當東家主之 所以自潔而事 賓也	有足曰錡無 足曰金甬有 藉藻供祭 釜	圖解	若東者細片是 簋蓋以茅為之 長則束本短則 編其中	篚盛物 器行幣帛及 盛物	篚
			王			
鬯人掌其秬鬯 飾之十二人注 釀秬為酒用線 秬黑黍稈天 氣有上謂之 芳也	水盥瓦器用以 注洗水者卿飲 酒義耳水在洗 東祖天地之至 也			鑊爨肉及魚 腊之器		

圖章九裳衣制周	弁爵	冕麻
<p>上公但有降龍無升龍 龍首卷然以謂之衮</p>  <p>繪龍山半蟲大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升一降</p>  <p>繡藻粉米黼黻四章前三幅後四幅</p>	<p>爵弁唐孔 氏冠弁也 鄭公冕之次 也其金弁而 微黑如爵 用三十升布 變亦長六 寸上謂之 綏</p>   <p>綏</p>	<p>冠服類</p>  <p>緇布冠也 三幅圖以漆 布為之綴 其上下廣 四寸高半 後廣四寸 高三寸</p>  <p>冠禮 以白鹿皮 詳見弁服圖 說</p>

服 十 二 章 之 圖			
粉 米 	宗 彝 	山 	日 
黼 	藻 	龍 	月 
黻 	火 	華蟲 	辰 

服十二章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宗彝九章以龍為首鬣鬣七章以華蟲為首鬣鬣五章以虎雌為首蓋亦增損有虞多制而為之耳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享先王則衮冕尊先公享射則鷩冕尊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王十有二玉笄朱紵諸侯當作之繅紵九就璫玉三就其餘如王之事繅紵皆就玉璫玉弁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上

公冕服九章諸侯伯冕服七章諸子諸男冕服五章之制上皆得服乎下但下不得以階乎上故五章者冠服冕也衮衣鷩衣絺衣文衣服也但是之隆殺與衣同故或稱衮衣不言冕也或稱衮冕蓋並之也或稱龍衮謂九章以龍爲首也何以公之服如王之服侯伯之服如公之服也蓋衮衣天子上公皆得服之但冕三十有二旒纁十有一就上公惟九旒纁九就是衮衣同而冕則異矣故身雖得如其服而首則不得如其冕也是之謂如王之服纁冕三公侯伯皆得服之但三公之冕前後八旒纁八就侯伯則七旒纁七就是服亦如公但冕則異也下皆倣此然三公衮服有降龍無升龍則服亦有別矣此之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也嗚呼先王之世人安得而不脩德哉

禮記目錄

圖解

三

又案楊信齊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九章推而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者與聖學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鷩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則以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羔藉用陶匏之意同所以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應備十二章而三辰亦

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於旂冕服惟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皆臣同服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蓋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後世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衮孤卿服鷩鷩賁賁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它冕盡廢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于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衮九章亦

禮記目錄

圖解

三

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循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愚按此說信齊之考據極詳是大有功於先王之制何以言之按周禮內司服註鄭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旂所謂三辰旂旂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按鄭此註則是九章之說惟取證於左氏之一言而於他經傳皆無所見夫此一言出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諫納郕鼎之詞蓋或一時之言而左傳從而文飾之耳非必深有考於周制也便爲實然初亦無礙於衮冕之有三辰故信齊謂周登龍於旂等亦皆彼九章而俱遺也此一難使玄而生存焉

一、

夫

經 89-18

衾冕龍山華火三襲衣章藻粉米黼黻裳四章

王

衾冕十二旒以則天數繅至五采前後各用五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上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上公亦龍衾前後皆九旒繅至則用九旒首之所衣為冕身之所衣為衾衣九章其

五

冕冕九旒每旒各十二王祀先公饗射則服之王之三公則前後八旒侯伯七旒繅至則七就焉

冕

冕七旒亦十二王王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王之孤及卿則前後各一旒子男繅至五就則後各五旒至用五十宣乘焉

禮記目錄

圖解

三

希粉米衣一章裳二章

之

希冕五旒旒亦十二王王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王之大夫諸侯之孤前後各四旒謂之希以基章少但畫米之粉者

圖

女冕一章前後各三旒共用毛七十一王祭群小之服諸侯之卿繅至就王十八命大夫繅至就王八命太夫繅至就王二焉

陸氏何云王冕旒皆士不知是不為蔽明其諸冕就數雖不同然垂過肩實就成也王為成結不煩也按禮器天子冕朱綠藻十有旒諸侯九大夫七下大夫五三采繅至謂商制也周則若米焉亦作繅取手有文者又作藻亦取文焉

王

褙衣王藻王后褙衣可見褙衣惟后服之褙衣當即翟衣也伊維而南素黃五色皆備成章曰翟衣衣也玄也刻繅為雉形五采畫之綴於衣以為翟衣先而后服褙衣以從婦人尚專德無所惠衣相連其色不異

六

褙衣王藻夫人褙衣則公侯伯之夫人亦得服之褙衣當作翟衣當作翟衣而南青黃五色皆備成章曰翟衣雉也褙衣其色青也刻繅為雉形五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后從王祭先公之服

禮記目錄

圖解

三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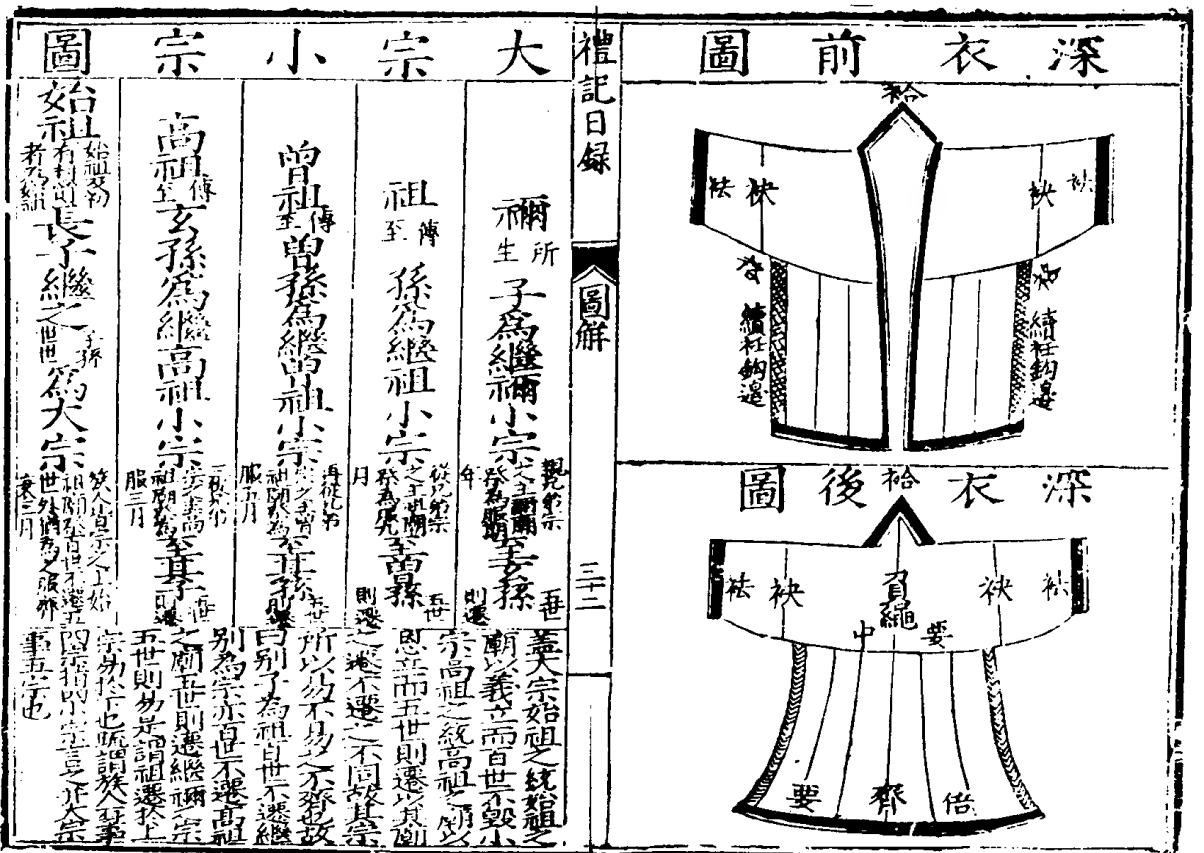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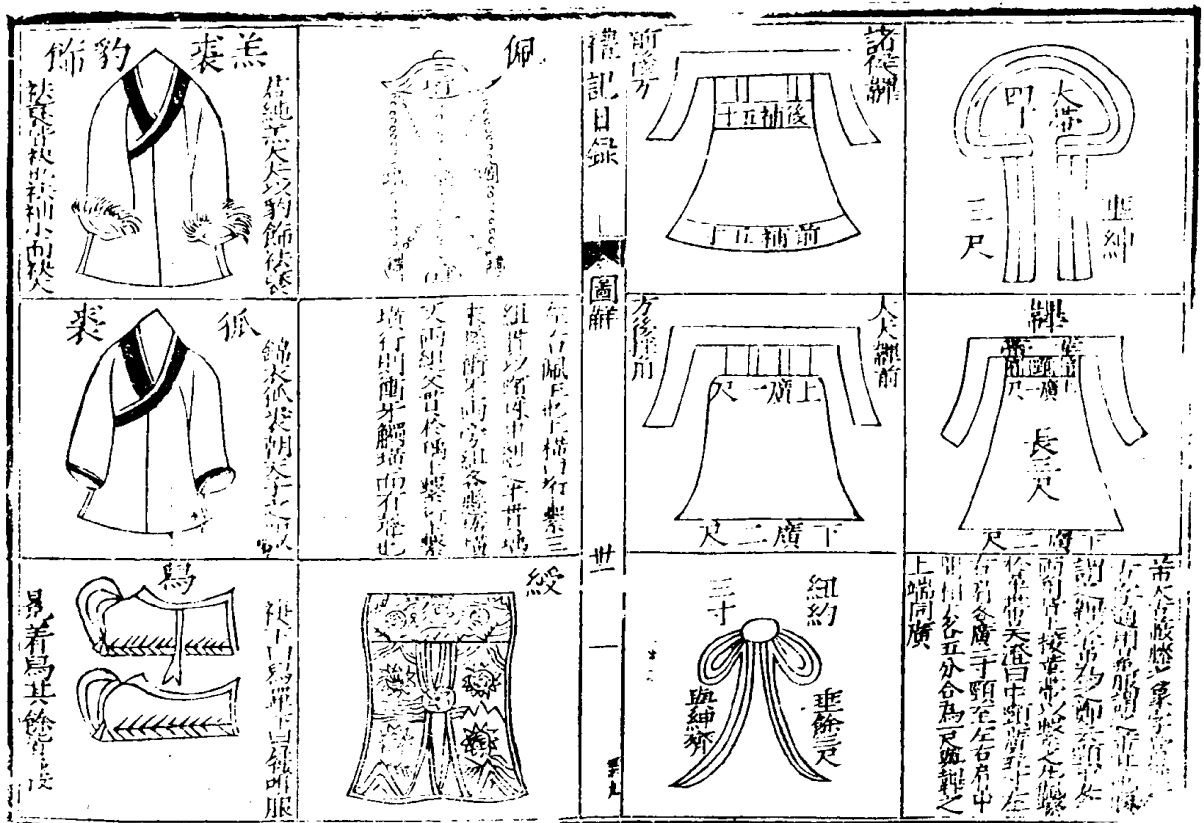
特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人之德所宜后之五路其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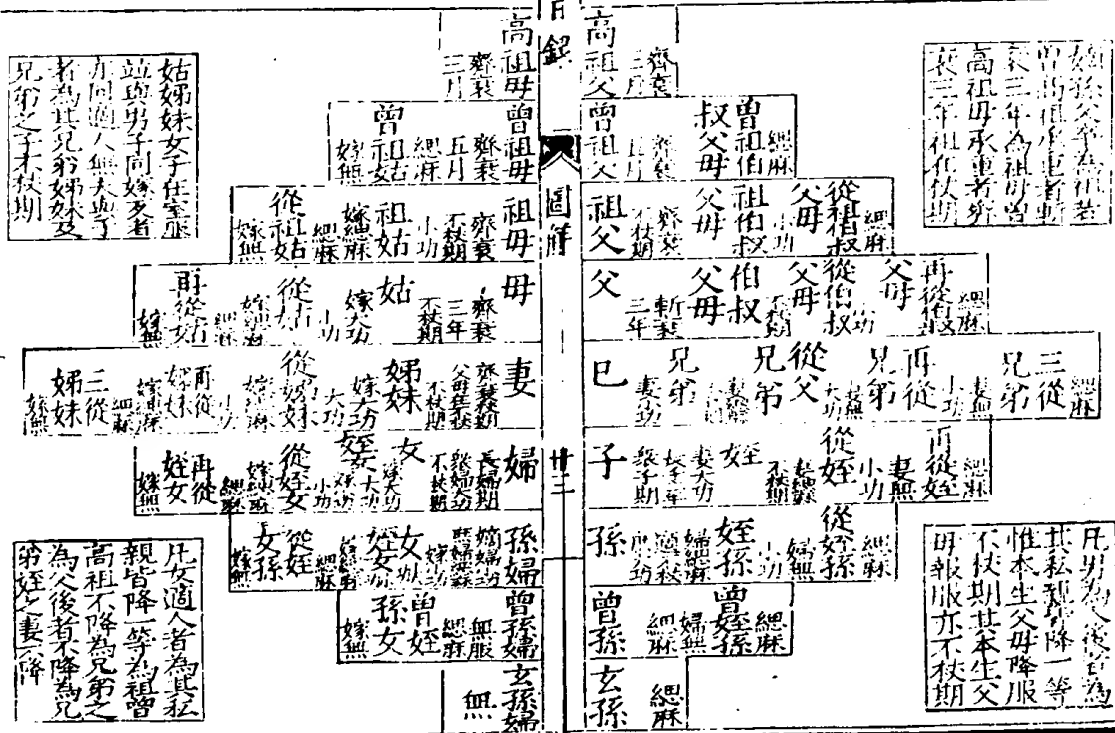
褙衣王藻其命褙衣褙衣色如鞠應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為鞠衣于上帝告祭事也謂季春后服以告上帝六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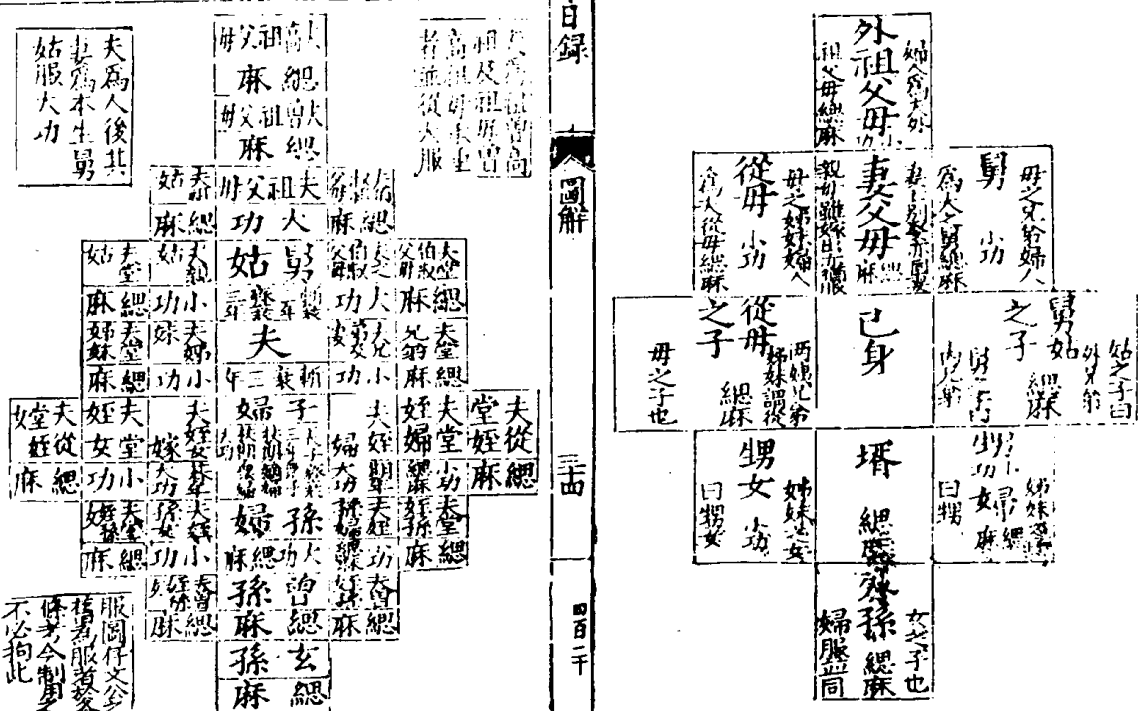
褙衣色白朝王及見賓客服之記作褙衣之言而誠也詩曰展如之兮兮之也言其行配君子云綠衣王藻命褙衣綠衣為其色黑也及御下所之服也易曰黃裳者后夫人侍君亦為其服也



五 宗 本



圖服黨妻黨母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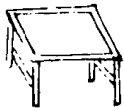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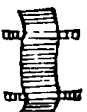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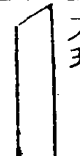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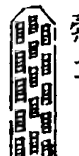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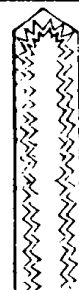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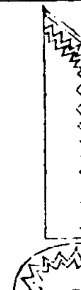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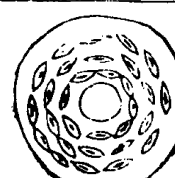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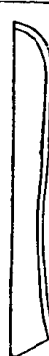







新	新
---	---

		高祖		祖母曾祖父母					
		兄弟		叔父母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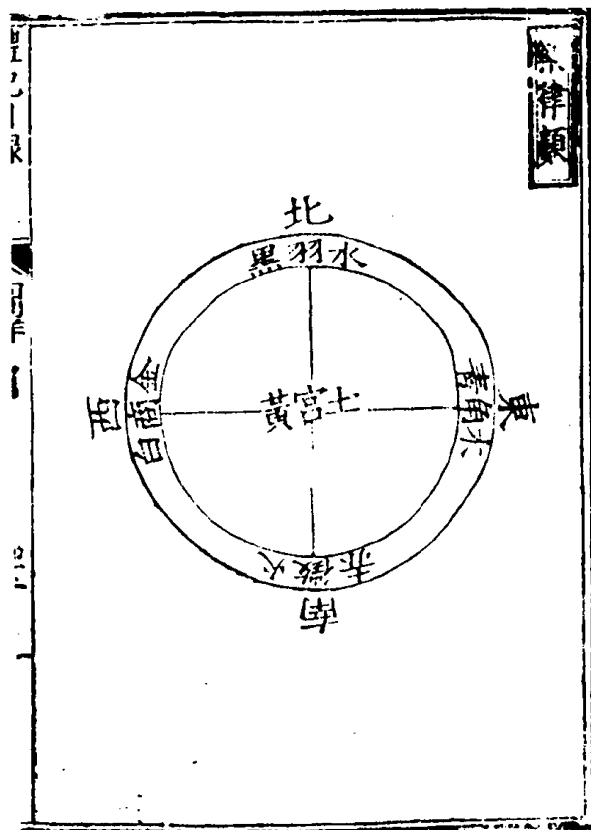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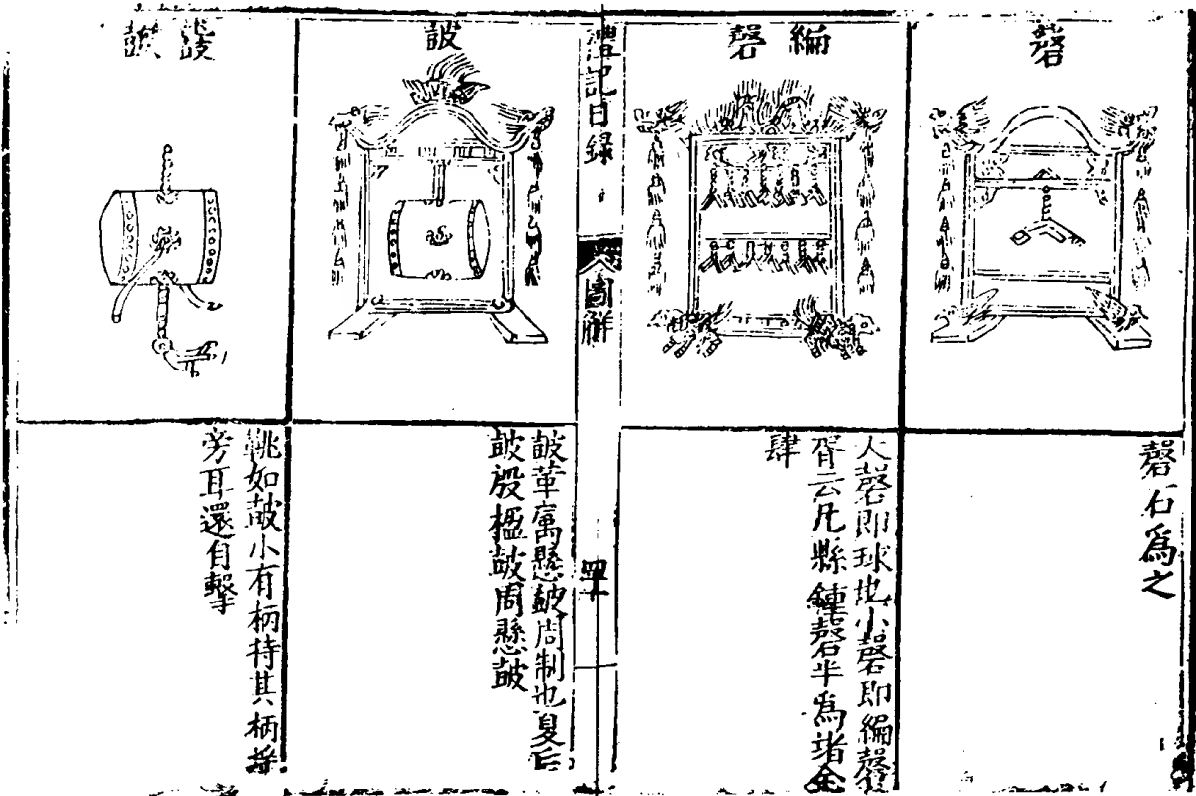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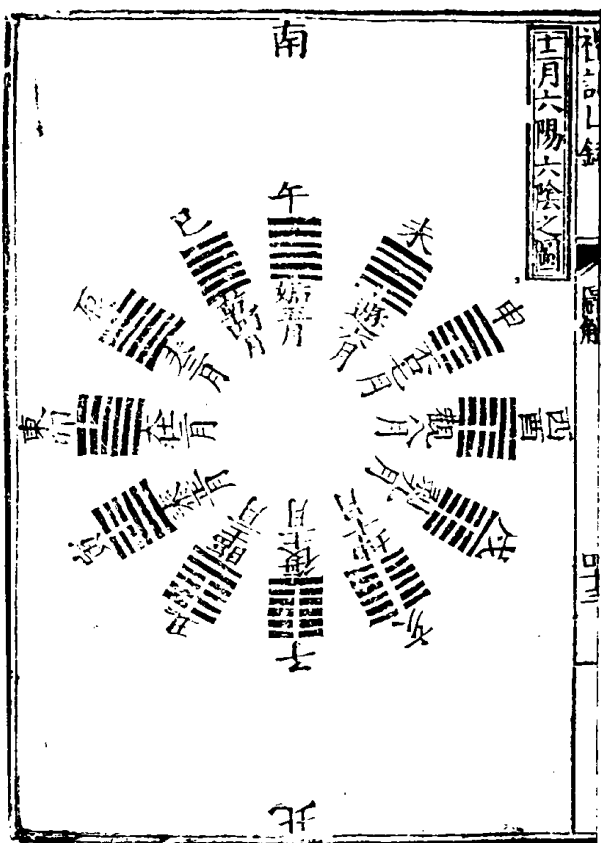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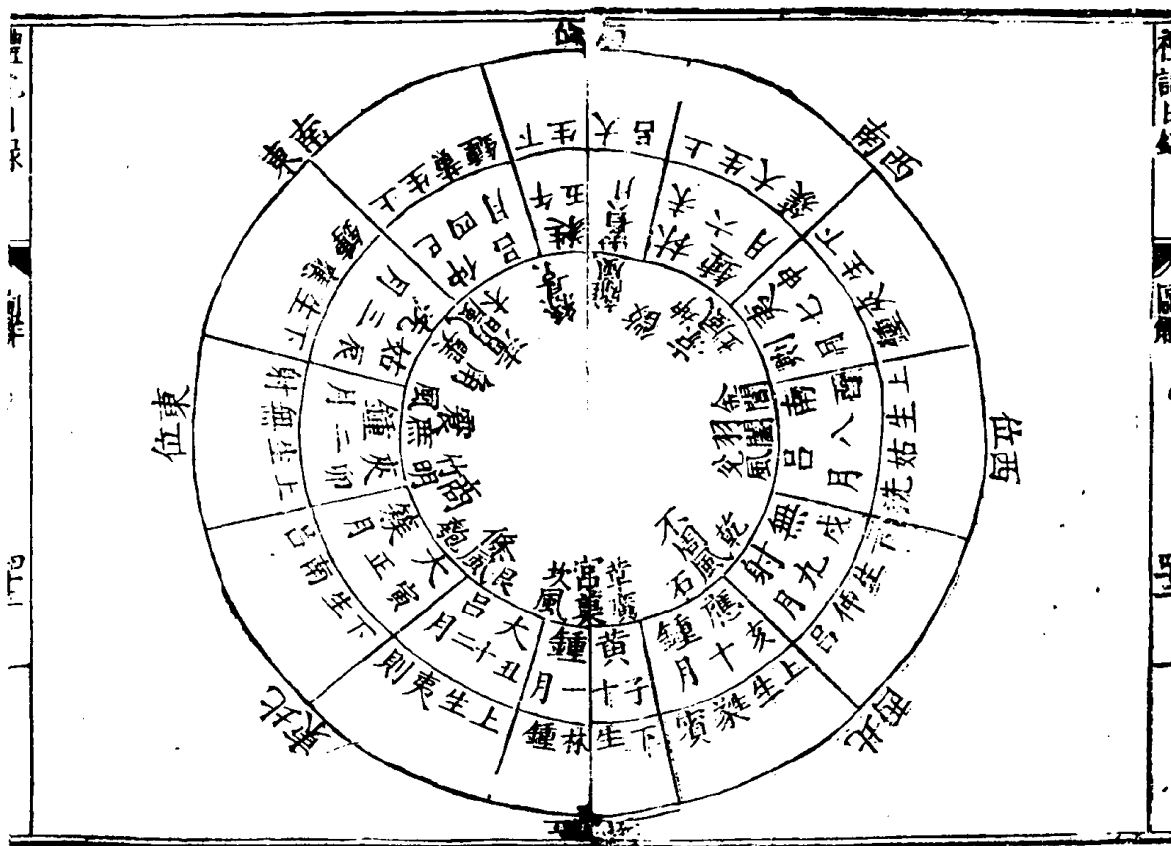
圖之藉縹			璋圭子天		
 王案	 中璋	 牙璋	 琰圭	 琬圭	 鎮圭
 縹藉	 大琮	 大璋	 穀圭	 大圭	 司圭
案者按而安也 王飾之取其以 德安之之意勞 諸侯則純九大 夫則純五二王 後十有二三	而先言也 飾多效得牙名 中璋但牙璋文 之用牙璋少中 之飾賈六軍中 多用牙璋少中	牙璋中璋七寸 牙璋二寸厚寸 起軍旅以治兵 守如司農謂璋 為牙牙齒兵象 故以發兵鄭康 成云皆有組牙	琰圭九寸判規 判半也規負也 判半為鋒芒取 誅伐象半則除 惡之為而以除 執之以去惡行	琬圭九寸判規 判半也規負也 判半為鋒芒取 誅伐象半則除 惡之為而以除 執之以去惡行	鎮圭中璋五寸 其文中央以隆 約中央防其隆 王執之朝日使 者執以徵守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之君故曰宗 鎮也后亦大下 諸王所書六鎮 宇之禮書六鎮 是謂內鎮字后	大璋中璋九寸 以巡字諸侯以 聘女制如琮琬 璋或為准理 璋或為准理	按典瑞王人云 穀圭七寸禮書 文穀圭以義為 可和善以義為 聘女以納徵	大圭長三尺王 所摯也無所屈 正挺然無所屈 齊人謂挺為終 英圭首六寸為 掩以下殺之	司圭方正以 德下和刻以 取象必四寸者 曰司必四寸者 明以司為貴

圖之藉縹			諸臣圭璧		
 縹藉	 琬圭	 琰圭	 穀璧	 躬圭	 信圭
 縹藉	 琬圭	 琰圭	 穀璧	 躬圭	 信圭
縹藉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琬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琰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穀璧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躬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信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縹藉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琬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琰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穀璧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躬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信圭者以象德 王指大圭執五 就謂以縹藉其 王采以象德之 文就以象德之 成王闔五采

<p>簫</p>	<p>歌</p>	<p>瑟</p>	<p>琴</p>
<p>簫如笛而六孔或自三孔而短上中下而上下吹之</p>	<p>歌狀如伏虎背上有三七鈕鑄刻以木長尺餘以擊樂者</p>	<p>雅瑟長尺于廣二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p>	<p>琴瑟皆絲為樂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三弦</p>
<p>管</p>	<p>祝</p>	<p>簫</p>	<p>笙</p>
<p>管六孔如筩併而吹之者也今之笛也</p>	<p>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推連底撞今左右擊以起樂者</p>	<p>簫編小竹管為之王氏曰簫者編十二管長四寸者十六管長尺于參差鳳翼</p>	<p>嚴氏曰笙者士管列匏中設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p>

<p>鐻</p>	<p>鍾</p>	<p>簾</p>	<p>埙</p>
<p>鐻大鍾也</p>	<p>鍾金屬</p>	<p>簾以竹為之長尺四寸闊二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埙簾其竅盡合則為黃鍾其竅盡開則為應鍾蓋相應和也</p>	<p>埙土為之大如雞子鈴上似相鍾六孔</p>





律呂名義

記趙氏志註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

宣陽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月律

史記律書註釋名曰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陸贄蔡氏曰以說以

長古律用竹又用王漢木以銅為之

趙氏註曰六律

黃鐘後卦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鍾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

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莫明萬物為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

太簇泰卦太也簇泰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

正月

姑洗夫卦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鮮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位

權記月錄 圖解 四

於辰三月

六呂

大呂臨卦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宜也位於丑十二月

夾鍾大壯卦夾字中言萬物中極點分出也又言陰陽相夾則

位於卯二月

本鍾雖卦林茂也盛也六月陽氣盛積於林野又林眾也萬物

成就種樹聚盛也位於未六月

南呂觀卦有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

生之象陰任陽功助成陽功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坤卦應和也謂歲功皆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

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也位於亥十月

孔穎達疏曰是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

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皆律曆志文云終於南呂更相

為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

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

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

禮記月錄 圖解 四十五

禮記月錄

圖解

四十五

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

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

至中呂而南呂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

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簇為徵下生南

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簇為第二宮下生南呂

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

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

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

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

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南呂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商南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

為羽上生夾鍾為角南呂為第九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商南呂為第十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南呂為第十一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商南呂為第十二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南呂為第十三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商南呂為第十四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南呂為第十五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

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商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
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商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
夾鍾為第十宮下生商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
生林鍾為角商射為第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
生林鍾為羽上生夾鍾為角中呂為第十宮上生黃鍾為徵下
生林鍾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商射為角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
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為是
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按漢元帝時郎中
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
樂房對受徵故小黃令佳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
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

禮記日錄

圖解

聖

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戚上下相生終於南事
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相生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
也安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呂
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建寅為變
徵北呂為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
各首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
宮此之謂也按孔疏以黃鍾等律各管冬至等節氣分寸尤詳作
樂者更當詳考之
蔡氏曰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
鍾之長九寸六分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
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

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
分而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
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一合而一合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
侖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侖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
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

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
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
之高下文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
如以黃鍾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
至應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

禮記日錄

圖解

聖

應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
長六寸則宮聲既下而商羽角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
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
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舉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
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其多者言之耳
安成劉氏曰一律一呂陰陽相間黃鍾生林鍾自子至未凡八位
林鍾生太簇自未至寅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隔八者也黃鍾林
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皆三分損一
三呂上生三律皆三分益一其賓大呂夷則夾鍾應射中呂黃鍾
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呂上生三律反三分損一
通六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為宮焉每律簡而聲相成六十聲每

律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禮記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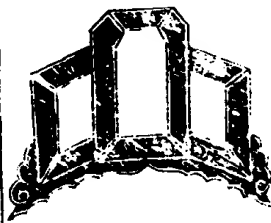
圖解

哭

侯

上侯 長一丈二尺 廣一丈二尺 中侯 長一丈二尺 廣一丈二尺 下侯 長一丈二尺 廣一丈二尺

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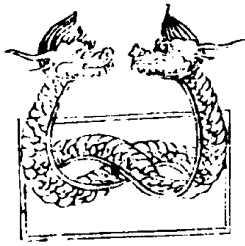
乏者 謂之乏 所以為獲者 御之也 周禮射人 賦王射三容 蓋以筆為之 可以容身者也 亦者謂 矢於此 匱乏 不去也 狀如屏風 高 廣隨宜 取其足以蔽獲者 與約矢 足矣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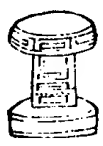
旌獲者 所執以唱中也 舉旌以宣 言獲也 偃旌以商小言獲也 謂獲 者以單名之 獲得也 射以中為得 則得也 長六尺以維帛為之 中縫 緣邊以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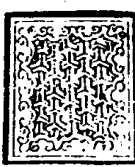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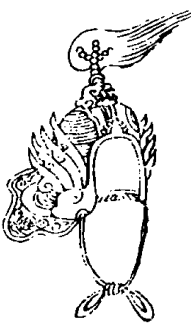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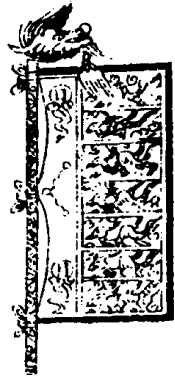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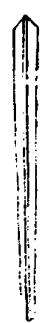


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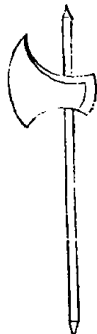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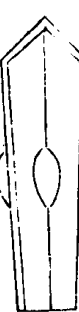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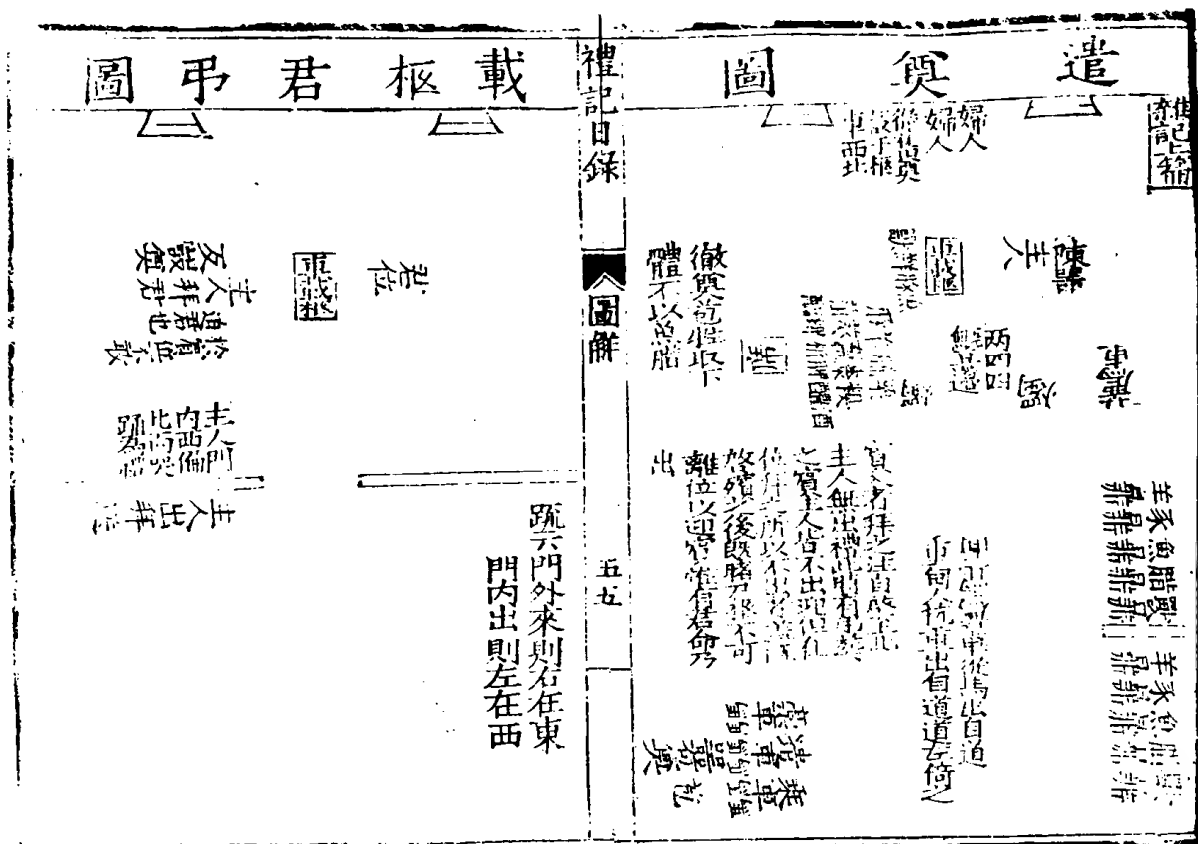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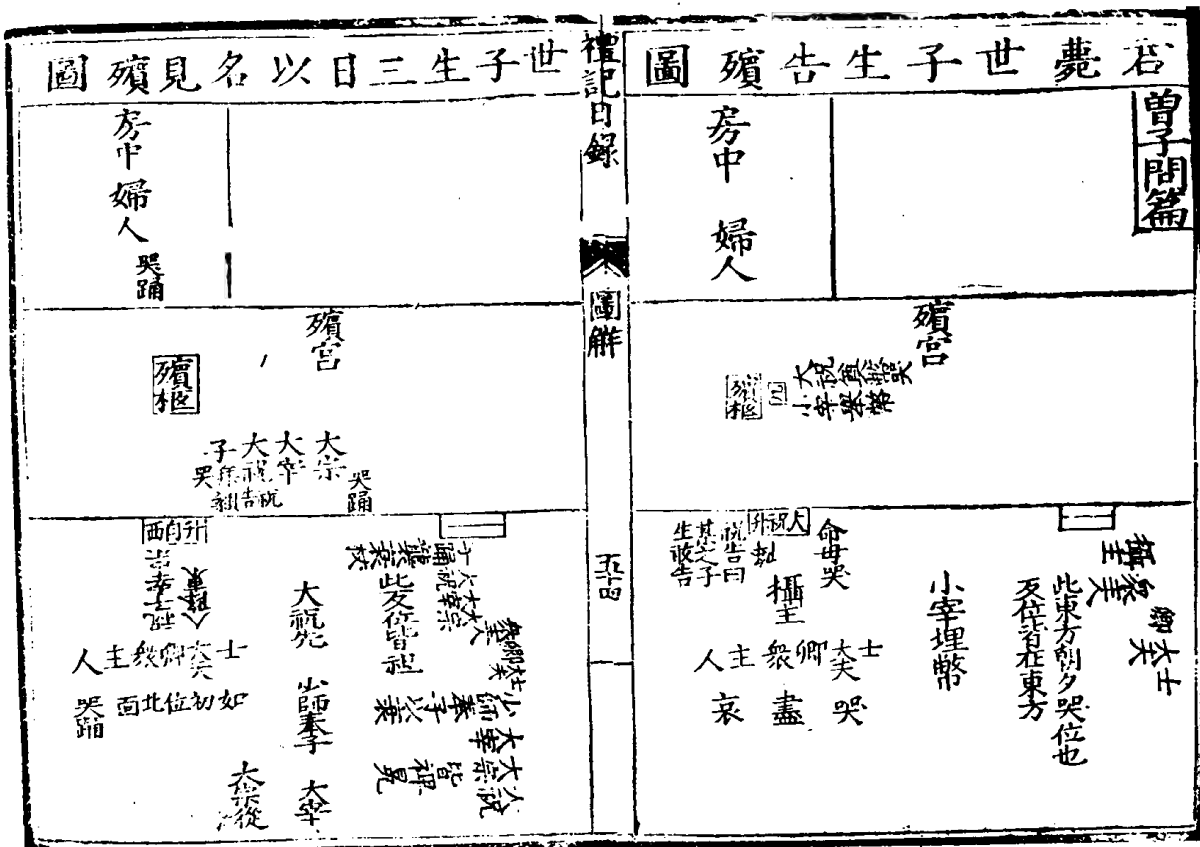
楅疏 若布帛有邊幅 整齊之 意 長如奇博 三寸厚 寸有半 高尺 有五十兩端為龍首 其中為蛇身 相交蛇龍 君子之德也 父老象取 矢也 縣漆之中為常 常赤華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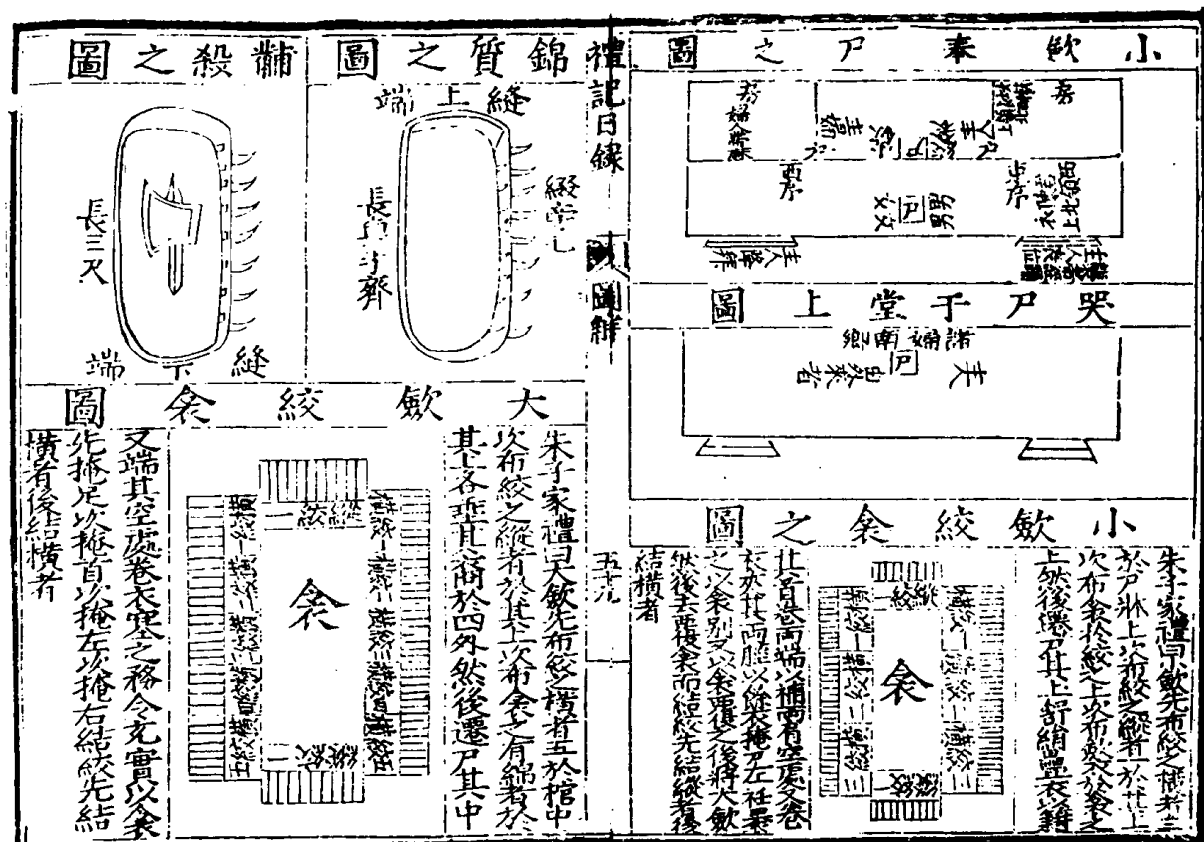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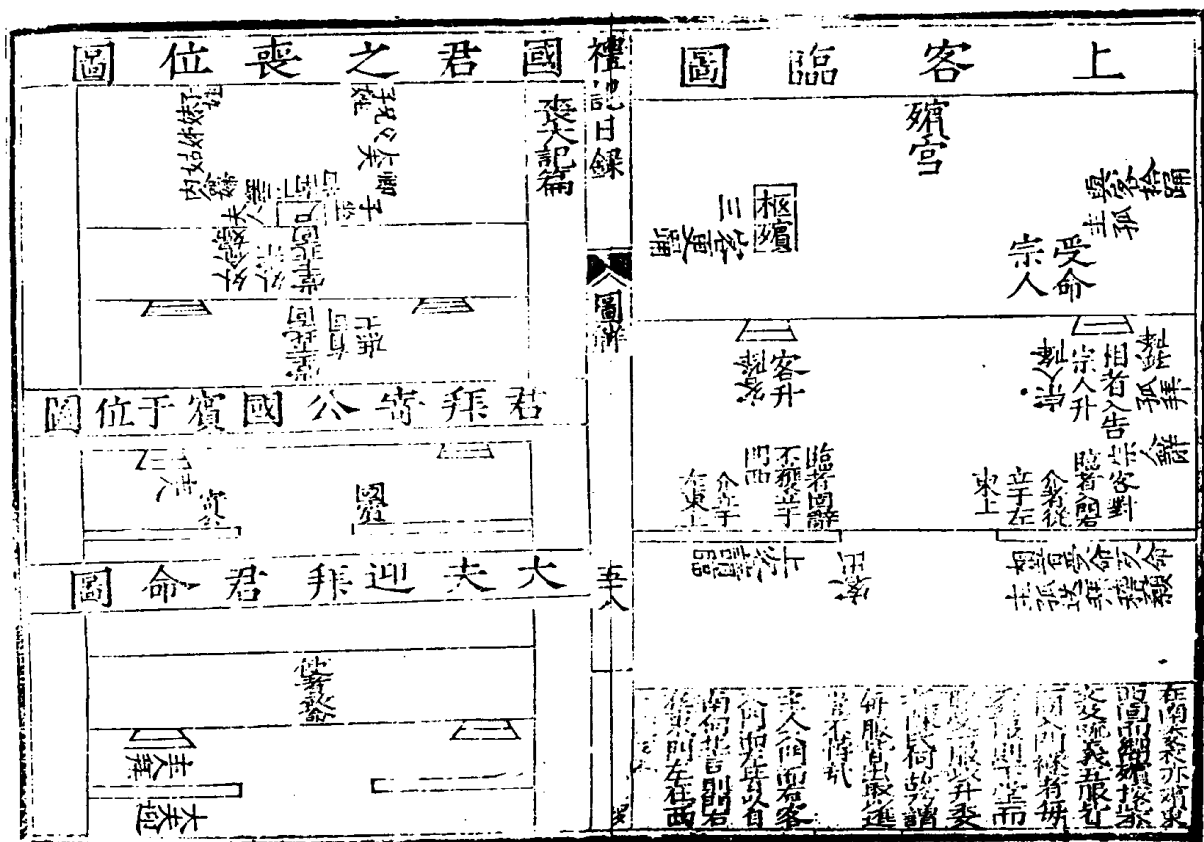
<p>弓</p> 	<p>矢</p> 	<p>決</p> 	<p>拾</p> 
<p>弓說文象形以近窮遠也周禮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角也筋也膠也絲也漆也中央祀處謂之附兩端末處謂之鐃今文作弣</p>	<p>矢釋名云指也有所指而迅速。以竹爲幹幹謂之筈以象骨及木若鐵爲鏃末有三稜羽之形謂之括周禮矢人爲矢有豐殺之辨</p>	<p>決說文猶閫也以象骨爲之着于右手大指所以鈎弦而開弓體或決爲之</p>	<p>拾曰通射備也以布爲之若于左臂以遂弦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欵也所以蔽膚欵衣也</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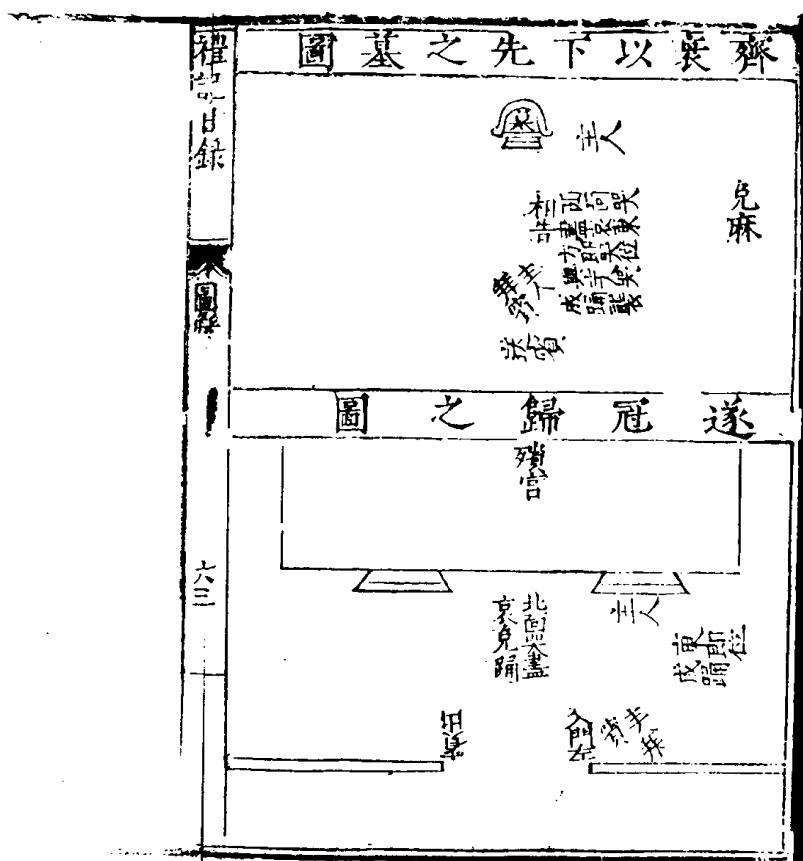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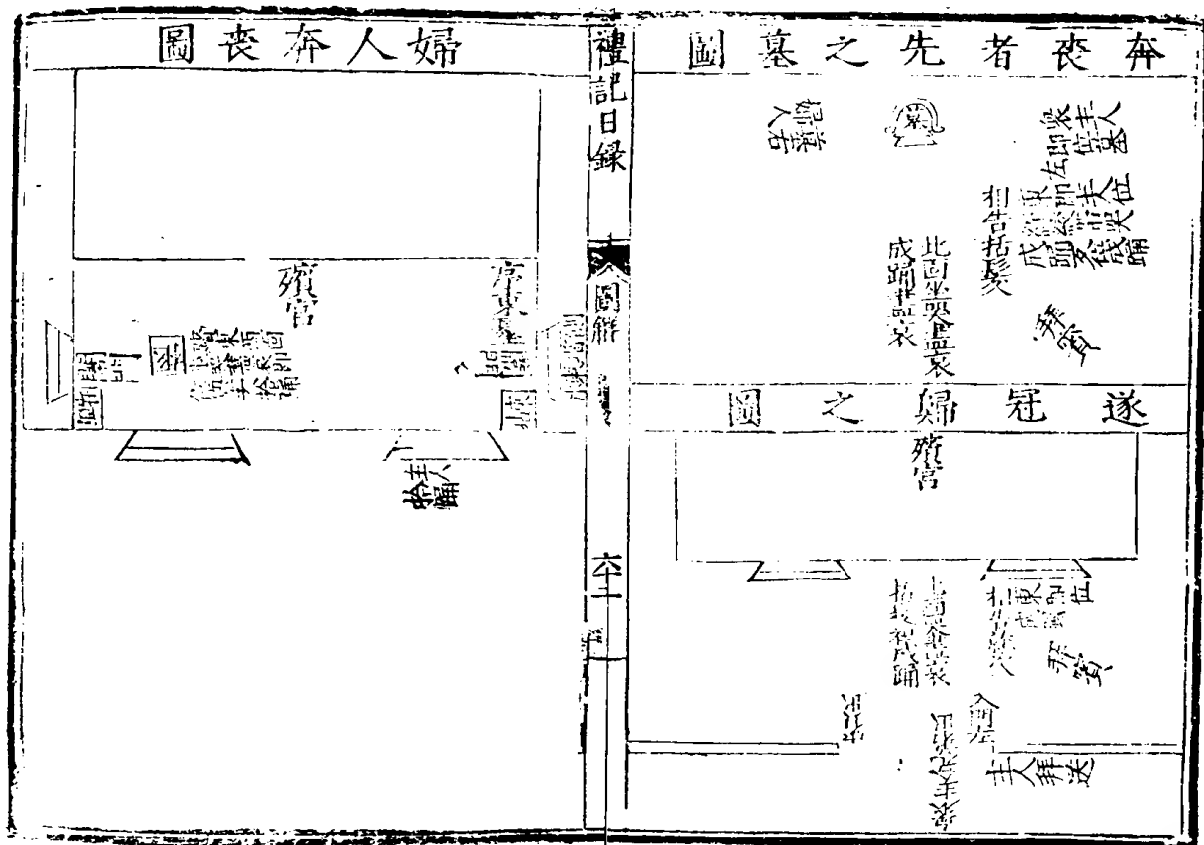
<p>朴</p> 	<p>鹿中</p> 	<p>筭</p> 	<p>豐</p> 
<p>朴長如筈刊本一尺荆楚爲之射者有過則撻之</p>	<p>中者盛筭之器大夫兕中七則鹿中名之曰中者取其中于侯而獲筭也高一尺五寸爲鹿形飾以采色北背七設圓孔容八筭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p>	<p>筭即算也所以爲中者計數八十枚者十耦之筭也長一尺四寸刊四寸</p>	<p>豐字從豆所以承解設曲將以校不勝者也其形似豆而卑</p>

<p>甲</p>  <p>合甲壽可三百年後世乃川金</p>	<p>胃</p>  <p>地祭也首之鎧</p>	<p>禮記目錄</p> <p>圖解</p> 	<p>交龍為祈左青龍也</p>  <p>熊虎為旗右白虎也</p>
<p>矛</p>  <p>夷矛長二丈四尺</p>	<p>矢</p>  <p>即殺也長丈三而無刃</p>	<p>五十二</p> 	<p>鳥隼白旗前朱</p>  <p>龜蛇為旗後玄武也</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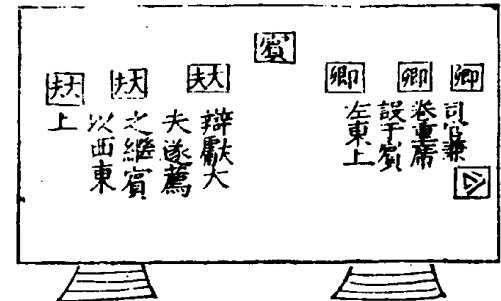
<p>揚</p>  <p>大</p>	<p>戚</p>  <p>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p>	<p>禮記目錄</p> <p>圖解</p> 	<p>羽</p>  <p>析薪羽設於旗干之首三禮圖羽折白羽為之形如收</p>
<p>戟</p> 	<p>劍</p> 	<p>五十三</p> 	<p>干</p>  <p>干楯也羽翳也舞者所執圖脩文教周禮兵舞即朱干也</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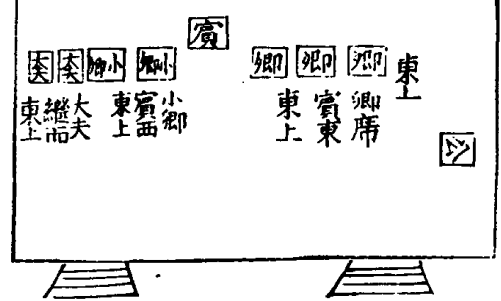




燕禮卿大夫席圖



大射禮卿大夫席圖



禮記目錄 卷之七 燕禮 卿大夫席圖 大射禮卿大夫席圖

今按燕禮射禮卿小卿大夫席位分明不同燕禮燕小卿之文至主人獻卿只云司宮兼奏重席設于賓左東上注言兼奏則每卿異席也是無問大小卿皆在賓左至主人獻大夫又只云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率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而不云繼小卿以西則是即在賓西也若大射禮則明云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則賓之西以小卿次而大夫也明矣是此二禮經文席位不同故射禮鄭注小卿命於其君皆已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燕禮賈疏曰燕禮主賓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夫皆在賓東故此賓西無小卿位此說似於經文無碍但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而申結之曰所以明貴賤也則又安得謂燕為主歡而不辨貴賤云云此賈說之難通

者也曰然則陳註燕禮席位小卿在賓席之西大夫在小卿之西此皆儀禮經文明矣是可從否曰此說不妨經文愚有一說解之按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是但有大卿而無小卿者也燕禮蓋主大國言之故無小卿 文若射禮所云是燕大小國言之故有小卿之位蓋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為大卿一卿命於其君為小卿也故若次國行燕禮自宜小卿在賓西如射禮云然則陳氏引射禮席位以釋燕禮蓋於經文固無妨也故愚既辨其異于二圖又載其說之可通者如此以俟知者又曰據王制所云則雖大國只有三卿周禮所謂駟參者皆儀禮射禮楊氏圖賓席東三卿賓席西又二小卿則是二國而有五卿此恐未之深考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七 燕禮 卿大夫席圖 大射禮卿大夫席圖

按禮經六義禮意宜有圖以發明之但楊信齋圖已詳悉更不可加所恨者此書少有其秘稟傳而學者未易得見爾楊信齋福寧人蓋鄉先賢也嗣當錄梓以與四方同志共之云

禮記目錄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閩福寧王巖黃乾行著

曲謂禮之微文小節非禮之全體也如中庸致曲之曲一偏之謂也經禮大是冠昏喪祭朝聘射鄉之全體故曰經禮三百曲禮小是行此禮其間升降抑揚進退周旋錫襲一言一動一服一器之微文故曰曲禮三千然微文之不謹則全體亦不行矣是以先王教人每謹於微而以曲禮為之首篇蓋必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而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故曰其致一也故周恭叔氏曰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幼童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周希聖氏曰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嗚呼二子之言曲禮深矣又曰後世大學之道固已蒙昧而小學之方尤為廢棄古今成才難易之故蓋在此矣故朱子別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編為小學其旨遠哉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寢辭安民哉

此言君子脩己以敬而效極其大也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故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舉四十九篇之要而約言之也毋不敬統言主宰處謂人存心當禁止其不放使心身內外皆主於敬也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夫首三言者不過敬以脩己而已矣而其效何即足以安民也蓋敬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明而通也其於天下自然知之無不明公而溥也其於天下自然處之無不當舉而措之豈不足以安民也哉愚嘗以是而錯綜乎經籍史傳嘆乎治亂興亡其要唯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故堯唯欽恭克儉惟溫恭尚唯敬脩湯唯聖敬文唯敬止武唯敬勝而唐虞三代之民舉安蓋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平天下自生民來未之有改也下逮漢唐主敬之心學既亡而安民之治效遂泯高祖以不學荒其敬而終漢之民瞽瞍於雜霸大宗以驕心棄其敬而終唐之民顛連於維夷宋太祖出入於聲容以飾其敬而終宋之民遂死徙為純夷矣夫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蓋如此嗚呼奈何弗敬故善學禮者即毋不敬一言足矣而何必日以為漢儒之附會也哉

按安民哉是說效如此若至安民敬後還有功夫如大學身脩了到用人理財皆須檢點但敬了便能之不可徒只說敬便能感化民大輕易了安定謂言辭不浮躁安更程子分定字屬心原非釋曲禮之文陳氏引之非也毋不敬不專指容貌上說到氏失之此註似宜刪去

放不可長至禮從宜使從俗凡六節

六節雖陳可戒可法之事以推廣敬之一言故次毋不敬章長教則喪德消而絕之戒不可長從欲則敗度克而止之戒不可從志自滿則喪厥功慎而抑之戒不可滿樂極則悲沉而致上

約之歸於禮或不可極每事禁戒則敬德全矣人之常情
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畏唯賢者狎而能敬雖褻以親
也畏而能愛貌恭而情親也常人之情愛而溺則有惡而莫知
憎而辟則雖善而不察唯賢者愛人而知其惡不過而相親大
過而相絕也憎人而知其善寸長而必錄一言而不廢也常人
貪得則無厭適已則自便也唯賢者積而能散以與鄰里鄉黨
以振貧窮之絕也安妥而能遷義以為可則或仕或久義所不
可則遂止遂速也夫此六者何以唯賢者獨能也蓋其主敬功
深故充養有道而情無所溺察理自精而物不能移焉耳每法
於賢則敬德全矣臨財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戒勿苟得以存
義也臨難亦有當免者苟免則忘道戒勿苟免以善道也與人

禮記日錄

卷之一

三

問很已傷正氣且有忘身及親之禍戒勿求勝以思難也與人
分財義利不明必懷多得之心戒勿求多患不均也夫首尾二
言似為一意何記人重言之嗚呼財利之心人所同有毫釐之
差千里之謬矣學莫大乎義利之辨故重言以致丁寧之意人
之決疑有偏心者則執已之見而不思有忘心者則懼形已之
短而不欲故不能直而唯有之耳戒每執已見而所之當陳我
所見聽彼決擇古之可也勿據已見專務強辯以為有也既曰
毋質又曰勿有丁寧之意至深切矣嗚呼堯稽于衆舍己從人
舜與人為善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文王不諫亦入古之
聖賢皆虛心以求天下之善如此則下此者當何如邪每事禁
戒則敬德全矣坐常如尸坐毋不敬也立常如齊立毋不敬也

天下之事不可以常故道亦無定用故行禮者以敬為主唯行
禮之本決不可失若其末節則各從其宜可也蓋不合於宜則
亦非禮之禮矣故商則從質也周則從文也之類出使者以不
辱君命為主唯為使之體決不可失而其他之末節則各從其
俗可也蓋拂人之心則亦辱命之道矣故魯則撻掖也宋則章
甫也之類每知所法則敬德全矣

按六節何以為推言敬之一字學者誠知其當戒而必絕去之
知其可法而心誠求之則兢兢業業不敢少放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豈非主敬之功哉況長教從欲肆志極樂皆害敬之事而
如齊如魯實明言主敬之功也雖文不相蒙而記言之意亦必
有在矣陳氏才必勝未必多意是計利害語殊有病宜刪去

禮記日錄

卷之一

四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原禮之用於人為甚切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故其用所以
定人親疎之情世近者其情親則從而隆不敢不至焉世遠者
其情疎則從而殺而不敢過焉禮因事體為之權衡故其用所
以決人嫌疑之事辨其分於幾微之間而使民無嫌折其理於
可否之際而使民無疑人之出入無常故位有同異惟禮所以
正其位一本同也出而異則討其禮而使殺殊宗異也入而同
則益其禮而及隆事之從違靡定故理有是非惟禮所以明其
理其文非也其義是也則為天下之公是而其禮可因其文是
也其義非也則為天下之公非而其理宜革夫親疎定則有制
情之本禮之仁也嫌疑決則有應事之權禮之義也同異別則

人倫明禮之禮也是非曲直庶幾察禮之知也豈可以斯道

此節不專為喪服發疏特引以明之故疏末云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其衆各舉一事為證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至禮之所也凡三節

此言禮之本而教人以學禮也夫禮所以養人正大簡易之心也故不妄說人以失其處心之正不辭費以多其煩躁之病禮所以養人莊敬純實之誠也故不踰節而為僭上之行不侵侮而為長教之愆不好狎而為相褻之態凡此皆忠信之道禮之本也是以君子學禮務主忠信不必區區於煩文末節問求之惟脩身以踐履其言則言行相顧懋懋實實可謂之善行矣是

禮記月錄

卷之二

五

行脩乎道也而可為忠信之行是言合乎道也而可為忠信之言則此乃為禮之本也何也蓋由其言行之忠信如此則是為能養此正大簡易之心而媚說辭費之念絕矣則是為能持此莊敬純實之誠而踰節侮仰之私克矣三千三百舉而措之故可以極其規模之大而盡其節目之詳矣豈非學禮之實哉按鄭氏註曰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此語極好夫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至為煩縟若非一个忠信之心在裏面做出來教人從何處下手故記人言禮凡不在制度文為上論而就人言行忠信上論其言學禮不在外貌做工夫而就人言行忠信上做工夫見禮只是箇忠信之心曰然則其就言行上說而不從心上立言何也曰禮以行脩言道也

行脩言道以忠信之心為質行脩言道是主忠信之心已到此好處故可為禮之質若未到行脩言道是主忠信之心未實焉能學禮記人此章根極要領誠為至論又祭祀以中正無邪為禮之所蓋行脩言道便是中正無邪蓋道耳妄說辭費踰節侵侮好狎皆是不能脩身踐言者故禮不在焉然則禮之質豈不在於脩身踐言哉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此言師道當自重戒人好為人師也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鳴

禮記月錄

卷之二

六

呼師道係天下之重輕學術關天下之邪正乃如此為人師者奈何不重愚謂記人兩舉禮聞似不專明一事竊謂注當云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故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師嚴於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如此方為對舉而並言之意蓋君子之於天下達則以行道為心窮則以清道為責二者皆其本心之汲汲者也然必自處其正乃為有益耳若或見之不定一至眩玉求售賤道徇人則徒為失已而斯道卒無可行可傳之日矣此其為失一則係世道治亂之幾一則係斯道晦明之本豈細故而可畧哉故記人兩述所聞以致戒欲君子審處於進退授受之間必窮達之不辭於正然後可望斯道之行也

明也不然不惟失已而為斯道之累也人矣取於人若伊尹之
三聘於成湯傳說之爰立於高宗之類取人若韓愈之三上相
書妻師德之兩及相門之類於平後世詞章之學往教之師方
人在幼學之時既壞養正之功而科舉之制利祿之趨當其壯
行之日又殊無正進之禮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而世道之趨
愈下也悲夫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凡八節
此言禮為衆之紀故君子務體諸身以明禮也延平周氏曰禮
者性命之成體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
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
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禮記目錄

卷之一

七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為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又
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蓋禮以敬為本始而由
此節文以主敬則以欽檢束之功密而道德仁義有入門是聖
學之所以成始終而由此節文以居敬則涵養優游之意熟而
道德仁義有實地界聖學之所以成終蓋成已之資於禮如此
率之以身而使傲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謂訓人君以此
正民俗必齊之以禮則制度明而賢者可俯而就品節定而不
肖者可企而及動無不化也言無不從也教訓可遍及矣無禮
則觀感有淺深資稟有厚薄其間必有不得者故不備蓋教
民之資於禮如此爭訟之合於禮者為直為是不合於禮者為
曲為非治民之資於禮如此朝廷之上以禮為主則君臣臣

上上下下而義定矣無禮則尊或陵卑賤或犯貴而義不定聞
門之內以禮而居則父子兄弟第而恩定矣無禮則名
分不正倫理不明而恩不定正大倫之資於禮如此已仕而事
師與未仕而事師者位雖不同道則一也有禮則能尊道能尊
道則為弟子者學道之意誠而為人師者傳道之心樂是以其
情相親愛無禮則弟子不知嚴師而師亦倦教矣故情不親事
師之資於禮如此治民事神蓋莫不然而此言之禮衆之紀也
為用甚大矣是以君子忠禮之不明於身也故欽容正色肅然
端莊之外著以為恭也閑邪主一凜然微惕之中存以為敬也
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以為樽也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
以為節也卑以自牧操無欲上人之心以為退也推以與人存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八

慮以下人之念以為讓也君子務此六者果何以哉正以儀文
度教禮之末也心身之存主推行禮之本也使吾身心一有忽
亡易慢之私則不覺流於放僻和後之地如禮何哉故體此六
事正所以檢束操存使此心常有而不放而日用之間動容周
旋無一不中於禮矣非所以明禮乎以此推之則無往非道德
仁義之周流而教民治民正倫事師治民事神焉而不善哉
故知禮之用功於人則明禮之功不可以不多矣禮之本諸身
則明禮之功不可以外求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治官政官府之事行法行官府之法也陳註分職謹守字何謂
禮主其戒一句陳註只是樽裁抑也之意時說又欲以此為主
意謂恭敬博節退讓總其戒足文禮字

鸚鵡言不離飛鳥至知自別於禽獸之二節

此言人之所以為人禮而已故聖人制禮以立人極也夫人之血氣皆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豈有特言為有異於禽獸耳然鸚鵡能言與人同而卒不離於飛鳥禽獸不與人類者何也謂其心無人禮也然則人而無禮口雖能言而心固禽獸矣又何異乎鸚鵡猩猩也哉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人而無禮則亦何所不至哉由此言之人之所以為人者禮而已是故聖人之作而在位也懼禮教澤於上則人望絕於下也故為之冠昏喪祭朝聘射鄉之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則父子親也君臣義也長幼序也男女別也朋友信也知所以自別於禽獸也此人道所以立而聖人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教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鸚鵡猩猩得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舉父子聚麀以明昏禮不可無而餘禮可見也吁以此為訓猶有立武氏才人納栗刺王妃以自絕人望者

大上青德一節

此言禮之所由備見報者天下之利也世道以漸而闢風俗由朴而文時之所趨雖聖人必因時而立政世之所會雖聖人必與世而推移故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能以是觀則見禮為聖人經世之具而知老氏強世之說非矣是故大上三皇五帝之世以德相先其民施而不惟報何也時惟淳朴厚矣而未文也其次夏商周三王之世以禮相規其民施而有報禮尚此往則彼來何也時當經綸文矣而適所以教其民也故往而不來則

在人為非禮而吾之往亦不可謂矣來而不往則在我為非禮而彼之施有時而倦矣此禮之所以必尚往來而施報為當務也故曰三皇時之春也五帝時之夏也三王時之秋也豈曰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哉抑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然則斯禮也變而通之以盡利亦帝皇之道也

人有禮則安至則志不懾凡三節

禮之有無安危之幾係焉甚哉禮之不可不尊也然禮非有他也不過自卑尊人而已即此自卑尊人是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之人猶必有此本然之心而況於富貴者乎以此言之禮者人性之所固有而人情之所同然無富無貧無貴無賤

禮記日錄

卷之十

十

心一而已矣故使富貴者克此恭敬之心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天子以禮正天下諸侯以禮正其國卿大夫以禮正其家可以常安其位矣苟去禮焉則喪其本心與物為重而驕淫未有不驕淫而不敗者斯不亦危乎貧賤者克此恭敬之心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怯卑賤者而不改衣敝緼袍而不恥膏粱文繡而不顧可以常安其身矣苟去禮焉則喪其本心與物為輕而懾怯未有懾怯而能自立者斯不亦危乎於安危之機其可畏也哉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按夫禮者一節宜詳云言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也

按此章以上皆言禮之綱是總論此以下至末皆言禮之目是敘事

人生十年曰幼學一節

張子西銘曰天地之塞五其卦天地之帥其性其德其能其知地之塞也則當有全歸之心是以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其血氣也夫惟性為天地之帥也則猶不可無克己之道是以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事使知脩為之方以定其志氣也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其意深哉人三十年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然朱子曰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則其間節度又隨年有在二十名曰弱體猶未壯也趨向善惡判於此矣宜貴成人之禮時始冠也故曰棄爾幼志加爾成德三十名曰壯血氣定也宜為萬世之嗣有室時行昏禮也不至過而失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十一

節亦不曠而失時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四十名曰強氣力強也由前計之十年而學是三十年格致誠正其身脩矣冠於此二十年則成人之禮備矣昏於此十年則齊家之道行矣由明體而為適用此其時也故論辨其才而使仕治官府之小事也凡三百有六之屬可隨才器使之矣蓋於是時更歷世變周知人情才可用也五十名曰艾髮蒼白也由四十強仕言之是十年宜勞於國其德宜懋矣由德而想官此其時也故明試以功而使服官政開邦國之大事也凡六卿六典之任可以爵詔德矣蓋於是時志氣堅定強立不反德有成也六十名曰老耄父之稱也斯時也有指意之令無服役之勞優之也七十名曰老血氣既衰也則顧戀不忍去而不知止也在家者

亦然而況國事乎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斯時也家事具傳之子矣況在國而不致其職事於君乎嗚呼此古昔盛時所以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強者無投閑之嗟少而老者無濫用之失也人皆脩德而天下治安有由然者哉八十九十名曰耄憊忘也七年曰悼憊愛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慈幼而尊老也百年曰期壽之終也事惟有順養之備也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養之孝弟之風安得不形於天下此天下所以易治也嗚呼顧名而思其義因事而踐其形古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先王之禮教微而章矣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十一

此言大臣因年致事人君養耆之禮老臣自處之道也七十曰老而傳則家事且不與聞況國事乎故大夫七十而致事人臣持身之節也不得謝者得賢輔佐不忍遽去人君愛賢之心也故必待之以非常之禮賜以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凡皆所以樂賢者之心而養耆之也夫人臣立朝常能勉強矜持於進仕之初而不免驕縱於人君養耆優寵之後君臣之好所以鮮克有終也故老臣必深以為戒曰稱於他國曰老夫明人君愛賢之故而臣老猶在朝也於本國則稱名明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所以持其退遜恭順之道而不敢有驕心處國而問者古之人詢猷黃髮重咨元老為其賢而多聞也則豈敢自出已見哉必告之以本國已行之故事所以執夫王朝

先君之典而不敢有縱心此春雷優待在人君為使臣以禮終全節在人臣為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愈久而情愈親故能致治之盛也後世君恃其宗高之位而章文其臣臣竊其威權之後而嬰孩其君欲治道之古也胡可得哉

謀於長者至城上不呼凡二十有一節

此錯言事親敬長之禮首節敬長也次五節事親也次二節敬長也次八節事親也次五節敬長也謀於長者有謀焉則就之請教也凡杖優老之具操以從敬也長者有問試之也辭讓不敏不能而後對敬也凡為人子之禮以冬夏一歲寒暑之候也則有溫清之禮以晨昏一日興寢之期也則有定省之禮以同類平等之爭忘身及親之禍也則有不爭之禮凡此皆養致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十三

其樂之孝君命三賜車馬而不受尊親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見其所以尊親故稱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見其隆親親之愛而順親故稱慈僚友責其讓者見其孫弟之心形於外故稱弟執交友其德見其孝德足為仁之本故稱仁交游主於信見其誠心於孝故稱信凡此見孝為百行之原在下位者能悅親則可以信友而獲上而治民以大行其道矣見父之執一進退應對之間何以即見其孝子之行於進退之節不敢忘親之執則一舉足而不忘親可知於應對之節不敢忘親之執則一出言而不忘親可知是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曰孝子不置求錫爾類出則告遠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則面見告歸欲親知其所至之時止並省親顏色安否也遊必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十四

有常所恐貽親之憂也習必有常業恐違親之志也此庸行皆必體親之心恒言不稱老為孺子慕愛之至也此庸言又欲安親之心古人敬長之禮不忘乎行事之閒父事之隨行也兄事之應行也肩隨之差退也長者異席特尊之也不主與中席中道中門尊親也不為驕順親之心也不為尸不為臨親也視無形聽無聲念親之勤無時而閒也不登而臨深懼墮思全體也君子稱人善不言人過在彼之事本無所預而輕率有毀譽之言聞者將以為護而諉之也故戒不苟言在我之情非有所樂而輕率有嘲笑之貌見者將以為諂而侮之也故戒不苟笑思全行也不欺人所不見不行險以微幸懼忘親而貽以不令之名也髮膚以上皆親之體高者輕死是有忘親之心故親存不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卑者重財是有離親之志故親存不有私財親存則樂冠之飾深衣之領緣皆不以素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也親沒孤子當室哀之極也雖除喪猶純素哀於中者見乎外也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示之以誠信則誠信信於其心矣示之以詐偽則詐偽偽於其心矣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法故於幼子常視毋誑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不聞其情偽之端以其正性也童子體熟著裝則大溫又應給後着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二十則可衣裘裳衣必正方不傾聽防其外以養其中欲其敬以直內而無傾邪之患也長者就而攜之則奉其手敬

近而詔之掩口而對敬也古之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自幼稚而已知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年彌高而德彌醇此也從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懼分敬也遺先王於道趨而進起敬而懼有教令也立拱手不敢斥問所為而恭族教也不與言則退承意而不敢隨行也上丘陵而鄉長者所視恐承問也登城不指恐惑見也城上不呼恐駭聞也

小學孝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班欄蘭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遜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雜於親側欲親之喜

將適舍求母固至必慎唯諾凡四節

禮記目錄

卷之一

五

此言為客之義始終一於敬而已矣雖行禮不同然為敬則一至於揚聲而升堂言聞而入戶視下而無曲皆不欲干人之私其事雖小最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直前遠瞻西顧為唯行規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夫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不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太士出入公門由闈右不踐闥

此言人臣敬君之禮由闈右不敢當賓也不踐闥所以致恪也凡與客入者至則先左足凡三節

此言賓主入門升階之禮各盡其敬而已矣夫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後使萬物宰制群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觀大賓之禮周旋揖遜於其間使之起敬起慕何其盛哉迎送之間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入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極其謙遜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辟不違於乎此可以觀禮矣拾級聚足先右先左此等事但故事自至如此非着心安排而到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又曰德言盛禮言恭於乎此可以觀學禮矣

周禮大祝掌九擗擗音平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拜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惟薄之外不趨至授坐不立凡二節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六

此言行坐授受之儀行而疾曰趨手張拱曰翔足並坐曰跪凡此三事者皆所以致敬恭然必隨時然後敬而無失必隨地然後恭而有禮故有趨以為敬者亦有不趨而為敬者有翔以為敬者亦有不翔而為敬者有跪以為敬者亦有不跪而為敬者要之於地與其時耳滯於一者則固而已矣豈非非禮之禮哉惟簿之外無人趨則諂也堂上地迫執玉趨恐墜故不趨不失其為敬矣堂上不趨矣惟足近相接可也至堂下則足自為跡而可趨矣室中不翔地尤迫也並坐不橫膝防並坐非敬也授立者以物不跪恐煩其俯也故以不跪為敬惟授坐者則可跪以為敬矣故不立於乎通此說其知禮矣

為長者養之禮一節

此言洒掃之禮初往時掃置箕上兩手舉箕無惜慢之容敬也當掃時以袂拘而退不使塵及長者敬也將歛時以箕自向而投之不以箕穢向尊者敬也學者須足下學而上達洒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要誠體究此時此心何如其理微矣樊遲問仁聖人教以居處恭執事敬學者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聖人之道無本末精粗徹上徹下即是理後世小學之法不行雖以子將身在聖門而且以洒掃應對為末事而不知其本固即此而在也大雅抑之戒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此衛武公重老自戒之辭也今之童稚蒙養不端驕傲成性則無復有知此義者此孝弟之風不行於天下人才所以不古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一

七

奉席如橋衡至足毋蹶凡七節

此言坐席第子賓主之敬也賓至矣須布席第子奉席高如橋平如衡敬也坐席請何向而從陽順尊者所安也卧席請何趾足從陰順尊者所安也其布平常之席南向者坐在北北位陰也坐在陰則尚右從陰類也南向則右在西故以西為上席北向者坐在南南位陽也坐在陽則尚左從陽類也北向則左在西故亦以西為上席東向者坐在西西位陰也坐在陰則尚右從陰類也東向則右在南故以南為上席南向者坐在東東位陽也坐在陽則尚左從陽類也西向則左在南故亦以南為上其有講說之席則席間函丈夫王世子曰凡待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間遠近間三席函丈也取其便於答問也

以上奉席請席布席敬在弟子也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則客跪撫席辭不敢也客敬主人故徹重席則主人固辭不敢也主人敬客不敢先坐故客踐席然後坐客敬主人不敢先言故主人問然後對此賓主互相敬也方其未坐也則容毋作兩手摠衣去齊尺及其既坐也則衣毋撥足毋蹶此賓主宜自敬者也於乎古人安得而亂於席上也哉

小學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臥皆穿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至唯而起凡六節

此言弟子事師之禮一於敬而已矣

侍坐於所尊敬至讓食不唾凡五節

禮記目錄

卷之一

九

此言侍坐於尊敬之禮一於敬而已矣

侍坐於君子至左右屏而待凡四節

此言侍坐於君子進退應對之禮一於敬而已矣

毋側聽至若毋塞裳凡四節

此言君子持身之禮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學者知此則日用之間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唯主敬便是守之法

侍坐於長者至俯而納屨凡三節

此言侍坐於長者解屨取屨之禮其初至也着屨不敢上堂懼嘖尊也解屨不敢當階懼妨後也故而不為於始進矣暫退而長者不送就屨與之必跪既舉必屏於側敬而不為於暫退矣

禮畢退去而長者送之則不得屏於側矣故着禮惟鄉長者還
禮必跪納禮必俯敬而不苟於終退矣夫禮之為物甚微而鮮
獲取獲其事亦甚小古人致謹如此故長之心真一舉足而不
忘矣孝弟之風安得不形於天下也哉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至女子許嫁笄而字凡二十有九節

此言謹微之禮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每謹於
微則天德全矣

按離坐立母往參為干人私也參去與之並立不出中間不由
他中間行出恐故其列非敬也

按自男女不離坐至弗與同器而食自男女非有行嫁至使某
羞與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凡二十有

禮記目錄

卷之一

九

二事皆為重別防淫亂男女有別也自父子不同席名子者父
前子名凡三事父子有親也君前臣名君臣有義也

按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未然之始不剛以正之細微之初
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為情
和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聖人制禮每謹於
微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離坐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友兄
弟弗與同席而坐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此別之見
於居處也梳栢巾櫛不同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友兄弟弗與
同器而食此別之見於器用也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
裳此別之見於行事也外言不入內言不出此別之見於出言
也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友此別之見於交游也男女異長此

別之見於稱謂也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此別之
見於冠禮也行媒受幣告君告鬼神告鄉黨僚友不同姓下矣
不賀此別之見於昏禮也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禮曰天地四
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此陰陽之分內外之別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也故捆以內女子主之捆以外男子主之所以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也婦人而或侵男子之職丈夫而或為妾婦之
道不惟內外不嚴言語無別足起淫邪之端而牝雞晨鳴陰陽
易位抑亦家道之索矣夫漢唐之禍其真可畏也哉又曰
欲常從於習仰禮貴止於未形夫衛宣惡於夷姜齊侯通於太
姜彼豈無人之心也哉習仰之所至而禮義之不閑故耳故曰使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十

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按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
受幣而後相親愛至納徵而分定矣乃請期而親迎故達於媒
氏請書娶婦之期以告君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是也瘵戒以告鬼神
小學陳遵註曰先祖也召鄉黨僚友亦以其期告也不取同姓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
然也以此為訓猶有自知勞以至贈賄禮無違者而猶取吳孟
子以陷於惡也昏禮不賀思嗣親也非人之所樂也
按名子之義桓公大子生問於申繻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
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

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三山是以人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此可見春秋之時魯秉周禮故其臣能言名子之義如此其悉

按葬子必厚為人父者之心也何惜於財而顏路之享葬顏淵孔子以為過喪父必哀為人子者至情也何惜於力而五六十而致喪至不勝喪者禮乃比之不慈不孝聖人豈以薄為道哉蓋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是亦不義而使其子之受之者有不安之心名為厚而適所以薄也毀而滅性則下不足以傳後上不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十一

足以奉先名為孝而實為其大之罪也嗚呼觀於此而知禮為大中至正之道凡以稱情以立文而已勉強於財力之所不能致者非人情者也豈所以為禮也哉是故君子論禮不責人以其不能而責其行禮亦惟求盡其心而已矣

凡進食之禮至其無菜者不用挾凡二十節

此言飲食之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知其為人之大欲也故立禮教以大為之防使夫賢者有所感而益進於理不肖者亦有所制而不敢從於欲人道之所以立也

首節進食之儀敬在正堂也

次四節卑者就食之儀食至則不敢當賓故禮有辭食於食則不敢先舉故禮有待延祭以戒則不敢先嘗故禮有待延食起

之辭不敢先飽故禮有待辭食敬在卑者也

侍食於長者八節是少者就食之儀以饋則不敢當親故禮有拜受以徹則不敢使人故禮有跪徹敬在少者而其間之共食不飽毋搏飯放飯流飲揚飯困獲囓炙禁食也澤手友魚肉禁犯人之所惡也投與狗骨禁棄食也飲盡禁薄主之饌也母啗食鵠骨雞羹刺齒齒決禁聲容之不敬也則是於食味之間教人以養廉致謙接物持已不但卑小者當然也凡食於人者皆當謹之耳記人特因少者而尤致戒之也

侍飲於尊者一節是少者就飲之儀酒進不敢直受故禮有拜受酒受不敢直飲故禮有待辭敬在少者也註賤者僮僕之屬疏少謂幼稚則長者賜亦酒食之類耳故並記之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廿二

賜果於君前一節臣受君賜食之禮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臣子習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餞餘不祭食餘之禮戒褻也

御同於長者偶坐者皆不辭以主人之敬在長者與賓也

末節食羹一儀於乎先王之教至矣

為天子削爪者一節

此言公庭削爪之禮嚴上下之辨也削之者刊皮四折橫斷也巾以締精者也天子制之獨隆也華之者半破橫斷也不四折矣巾以綌粗者也不敢用締矣諸侯視天子降殺以兩也累之不巾覆也大夫視諸侯又殺其一矣寔之去寔而橫斷之也又

不刊皮半破矣士視大夫又殺以兩也禮不下庶人鬻之而已
又不橫斷矣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割
爪者其嚴若此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臣下其有作威福而王
食者乎於乎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曲禮之教微矣

父母有疾二節

此言子養親疾之禮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不能正履不
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不惰不琴瑟不至矧言而已一飯
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武王不特不變味貌而已故曰聖人人倫
之至學者以聖人為可學可也下文因言有憂有喪之坐亦別
於吉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三

按言不惰謂親疾心雖懷憂然言不可惰蓋或人問其疾或已
求人之醫其疾必詳言其病症詳問其方藥以祈親愈故不可
以心憂而惰於言也陳註及疏俱非

水潦降不獻魚鼈至如使之容九二十有二節

此言獻遺之禮賓主宜謹授受之儀使人習恭肅之心蓋物
以將敬而已矣春秋譏以枋易許為無君親也呂氏言采地可
獻何居

凡為君使者至則必下堂而受命九三節

此言人臣敬君命之禮人君所以為國者皆其命令是以敬
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墮人臣敬君之命
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君君之所以為國者在馬族曲禮序尊
敬君命之說為尤詳朝必君言冬令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

也不敢慢君之命也此承君命於鄰國之敬則不辱君命於四

方矣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辱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嚴君之
命也此自承君命之敬則能行君之命而致之民矣使人於君
所往以事請命必朝服命之不敢褻反以君命歸必下堂受之
不敢慢非嚴使者也嚴君之命也此自請君命之敬則至誠足

以感動而下情以上通矣何往非敬也蓋朝服臣見君之服至
貴也使人俱使令之役至賤也居常命使何必朝服而使人於
君所必朝服則是以至貴之服禮至賤之人敬之至也而呂氏
曰反則致其敬往則否也其失甚矣於乎人君深居九重之中
而動化千里之外命令所至其命之本承震動乃如此是以先

禮記目錄

卷之七

廿四

王兢兢業業重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
則觀聽不惑而治功可成也拜辱拜送下堂受命皆朝服也
傳聞強識而讓至以全交也九二節

此言君子責己重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也夫聞不薄則
狹傳而不強識則所聞者終亦必亡矣今傳聞而又強識是其
知亦既致矣然以是自多則無復求進之心而所以造其理者
必有不盡也謂之君子未可也今其心又讓是有若無實若虛
將已精而益求其精知其日進於明矣行不善則惡不敷則所
行者雖善必粗矣今善其行而又敦是其行亦既力矣然以是
自足則無復求進之心而所以履其事者必有不至也謂之君
子亦未也今其心又不自是是孳孳為善惟日不足將已能而
求其能行其日進於誠矣是不謂之君子乎蓋君子之道知行

而已知日進於明始條理者知之事也行日進於誠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行並進聖智兼全君子之道孰大於是夫好於我之謂歡君子於人歡由彼盡可也而我不責以盡歡盡心於我之謂忠君子於人忠由彼竭可也而我不責以竭忠此其故何也蓋望於人者其欲常病於無暇交於人者其情常患於難繼交之所以鮮克有終也故不盡其歡正所以全其歡於不置不竭其忠正所以全其忠於有求耳夫由君子之成德則是有以成乎已由全交之有道則是有以及乎人聖人量人已之分推厚薄之宜其教至矣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九一節

此言立尸敬尸為尸之禮取昭穆之同故孫幼則抱之用人以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五

立尸也為君尸者太王告曾下之敬尸同於先祖也尸必式乘必以几為尸之禮也此尸古禮而今亡之矣朱子嘗議復之而深嘆其善今不見於家禮或以木主遵用已久難輕變也齊者不樂不弔

此言齊禮

居喪之禮至不問其所費九六節

此言喪禮喪送死之大事人子惜恤之至情如不欲生哀固無不至者然先王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若不啻身繼世遠親生時之意是不慈不孝故懼賢者過之則為之中制也故許毀瘠羸瘦但不許骨見哭泣無時可也不許棄其親而喪明聞樂不樂可也不許哀其聽而瞻聽者有死者若夫養而傷生

則為之權制也不沐浴飲酒食肉喪禮也頭有創則沐矣身有瘍則浴矣有疾則飲酒食肉矣毀衰麻不飲酒食肉顯於外喪禮也五七始衰則不極羸瘦矣六十又衰雖羸瘦不可失七十既老唯衰麻而已飲酒食肉居於內可也又為之常禮以明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也不由阼階不當門隧常若親存似不主與不中道不中門也三日而成服杖則由親死之第二日數起實四日成服杖也夫三日大歛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歛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歛又厥明大殮而殯是死日即數之為三日蓋三日而殯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為之禮也司馬溫公曰今貧者喪其親或未辦或素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六

棺未乾雖過三日亦無傷也世俗以陰陽術忌擇日而殮盛果之際至於汁流血出豈不悖哉此以上主人居喪之禮也知生者弔而大故也知死者傷痛其淪亡也夫兼死生而知之固可並行傷弔之禮矣如但知生也則弔之而已但知死也則傷之而已不知死不可以傷也為近於偽也不知生不可以弔也為近於諛也禮貴有其實從簡而不飾轉亦近於偽也故不問此弔賓之禮也下文問疾見人二事帶言之也

按疏云不許骨露見是以見字解形字已是又云骨為形之主故謂骨為形不知何說

按喪禮等類皆宜入問喪等篇

賜人者一節

此言賜與之禮嚴君子小人之辨也此與王藻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義也宜合為一章

適墓不登壘至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九節

此言吉凶之儀皆所當謹也戒慎之道在豫養此心於無事之時矜持此心於有事之際至誠惻怛之意常存於中而後葬則致其哀恭敬和樂之情隨感而應而揖讓則擇其可折衝禦侮之心必嚴以慎而兵戎則致其威內存戒慎之實而後外無失色之愆不然平時無豫養之功臨事無矜持之道其不失色於人者鮮矣

按春秋曹太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庶實曹伯終生卒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七

此見當食臨樂之不宜嘆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此言臣之於君賤之於貴倍致其敬之禮撫猶據也式小倪崇敬也乘車必正立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此言古者制禮制刑之意明尊尊貴貴之道也古者聖王以貴賤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天下平是故為之限制其制禮也斷自士始不下及於庶人為其分卑賤而遽於事不能備物而限於貧也是故禮經惟自士始故冠曰士冠禮昏曰士昏禮喪曰士喪禮虞曰士虞禮相見曰士相見禮而庶人不及也而公食大夫禮燕禮聘禮則又上行之朝廷邦國者也故禮為有

知設也此以知其下賤也其制刑也自士而下不上及於大夫

為不許賢者犯法而非進賢之道也故大司徒掌鄉八刑惟曰以糾萬民而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不上大夫也大司寇掌五刑亦曰糾萬民掌國土亦曰聚教罷民掌嘉石亦曰平罷民則五刑國土嘉石之刑不上大夫也故刑為無知設也此以知其貴貴也品級森嚴法度詳密使民無不得以覬尊下不得以援上貴賤明而民志定天下平矣此先王制禮制刑之深意也然冠昏以明男女之別喪祭以篤父子之恩交際以章賓主之義則禮亦庶人之不可一日闕者且大夫有罪亦法所必誅不然則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先王將何以令天下哉是以制禮不及庶人而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不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八

若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而行之制刑不及大夫而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以是言之庶人雖制禮不及而假禮為立故周官大宰亦曰以禮俗馭其民大宗伯亦曰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也特限以假之一言使雖不至無禮而廢人道之常抑終不敢有僭踰之心而謹履霜之漸耳非先王禮制之善乎大夫雖制刑不及而犯法必刑故周官司寇以八法罷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賢議之而不赦則奉於掌囚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則奉而適甸師氏待掌戮者至甸而殺之甸師氏夫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也惟有爵者與主之同族殺之于甸師氏是刑于隱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尊尊貴貴之義也夫始之不上於刑書而殺之不同於適市是雖不以恩掩義而為姑息之政抑終不以義斷恩而傷憐恤之仁耳非先王刑制之善乎於乎自平王東遷之後先王之良法美意一掃無存矣是故以陪臣而上僭天子以諸侯而專殺大夫此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考於書獻六羽書梃郊大雩書晉鄭秦宋殺大夫而先王後世禮樂政刑之得失國家天下之興亡其故可知矣

刑人不在君側

君不近刑人為宜近有德以養心也為宜遠有怨以防變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閏秋吳子餘祭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

禮記日錄

卷之一

其

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公羊曰近刑人輕死之道也穀梁曰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仇之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此言乘車之禮夫兵車尚武所以示之威而服天下德車崇文所以示之順而化天下先王之制無一物而非仁也

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治其出入王之路一曰王路錫鑾纓十有再就建大常旌曰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鑾纓九就建大旆龍交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纓纓建大赤通帛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史載筆至各司其局凡八節

此言軍禮古者天子將出征必先為壇於國北以盟會諸侯故此言師行而先之以盟會也夫國史掌記時事載筆以備撰述則有傳矣人君畏後世之議而不敢肆士有司者也載言以備討論則有徵矣人君脩先王之法而不敢專此其謹言也所以為應天順人所以為聲罪致討所以為義兵應兵而非後世窮兵黷武以敗亡其家國者矣然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衆所易見莫如旗物故舉類示衆使知為備也夫盟會定則有辭矣明旗物則有備矣師可以行矣故於此而軍旅出焉然四方無所措正則戒陳不整旅進易潰故輜人為之取諸天象辨其方域軍之前為南朱鳥南方之宿則建鳥旗七旂以象鶉也宿之柳星屬南星軍之後為北玄武北方之宿則建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室屬北星

禮記日錄

卷之一

三十

玄武宿與東璧連體而四星軍之東為左青龍東方之宿則建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宿之房星屬心星軍之西為右白虎西方之宿則建熊旗六旂以象伐也伐屬白虎宿與參建參而六星招搖北斗七星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故建之在上也夫張旗物以整戎陳法固善矣然三軍之勇在人不在有以鼓舞振作之則何以取威決勝也哉故撫之以恩動其親上死長之心而使奮諭之以義作其勤王敵愾之氣而使迅宣之以辭以聲彼之罪而使討威之以法以明我之威而使進則踊躍赴闕發揚蹈厲而不自知也無不當百戰必勝矣然師貴萬全故道非一端棘門灞上之兵若兒戲者非先王之所敢嘗試也故一進一退必有其度或左或右必有部分蓋師出以律而有節制

者也然又懼乎弟子有與尸之凶必長子帥師乃無咎也故必
擇人以監領之使統乎左者毋以交於右而左之進退無失度
也統乎右者毋以交於左而右之進退無失度也如此則有治
法有治人戰之所以必克而為帝王萬全之師也夫謹盟會之
禮以告諸侯則師出以義而無驕貪之失為萬全之法以統士
卒則師出以律而無覆敗之虞此國家之所以常安而不危也
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得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
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
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按行師之左右局即此
父之讎一節

此言復讎之禮

禮記目錄

卷之一

世

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
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為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
不同或弗共戴天將死之而恥與之俱生也或不及兵將執殺
之而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
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
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大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
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大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非
曲禮之道也

顧氏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非有綱紀安有
私相報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之廣事變萬端豈可
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

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闢與之俱死不
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
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其戴天
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共戴天也然又看輕重如
何讎亦非一端如父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
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入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情然
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
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狹復讎
之義以相構害是乃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
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

禮記目錄

卷之二

世

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
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
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
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
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
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
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
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諸下臣
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有姓相讎如周官所稱

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西郊多壘一節

此言人臣當隨分竭忠卿大夫立乎人之本朝謀人之國者也故國危則任其責上有常職以食於上任人之事者也故事廢則任其責以是言之則沃君心以脩文德治軍實以振武功使萬邦協和四夷來王卿大夫者之所以自免其辱也闕地以蕃民物授時以相農功使百姓阜安四民樂業士之所以自免其禮記曰錄

卷之一

廿四

辱也於乎人臣竭忠莫自榮之也豈徒曰安富尊榮其君也哉臨喪不惰至必自微其祖

此言喪祭之禮臨喪不惰為無神也祭服敝則焚祭器龜筮敝則埋牲死則埋不欲人之藝之也士助君祭自微俎臣不敢煩君使也

卒哭乃諱至入門而問諱九七節

此言諱禮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言之則感勸孝子故諱其名也嫌名音同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一名不一諱也若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微不稱在言

在不稱微也為其難辟也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問祖之諱則諱之否則不必諱也君所亦有公諱但已祖父之諱是私也則君所不諱尊無二上也大夫之所亦無私諱但大夫之先君則當諱為君避也詩書不諱或學者也臨文不諱恐誤承用也事高祖則不諱曾祖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對君不諱先夫人尊君也婦諱不出門殊内外也大功小功不諱親之殺也入門問諱敬主也於乎察於其時其事其分其情則見有所宜諱有不必諱矣

外事以剛日至則必踐之九四節

此言卜筮禮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先王制禮九以順陰陽辨剛柔體仁義而已是故

禮記曰錄

卷之一

廿四

巡狩朝聘盟會軍旅之類為外事外事陽也則以甲丙戊庚壬之剛日為之故外事則卜筮乎剛日之吉者順陽之義也宗廟冠昏喪葬之類為內事內事陰也則以乙丁己辛癸之柔日為之故內事則卜筮乎柔日之吉者順陰之義也豈可以相干也然用日之遠近不同則告卜筮者之詞亦異凡天子諸侯大夫士卜筮求吉日而行內外事者旬十日也用日在十日之外是旬之外日也則主人告卜筮者云欲用遠剛日或遠柔日用日在十日之內是旬之內日也則主人告卜筮者云欲用近剛日或近柔日大抵行喪事皆先遠日蓋孝子不忍親者所不欲示不宜急微仲孝心也則遠其日若其辭也行吉事皆先近日蓋會節斯非行禮者所敬廢示不宜緩微仲敬心也則近

某日者其告詞也然用龜著之禮不同則命龜著之詞亦異
用龜也則命龜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筮用著也則命著曰為
日假爾泰筮有常曰泰者尊上之辭也曰有常敬信之辭也卜
筮不過三者戒其質也魚曰卜如春秋譏之質也卜筮不相襲
者戒其藝也晉獻公下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非禮也藝也志
在取也而亂晉者累世豈非昭矣吁可畏也哉夫龜著何為而
不可瀆以藝也今夫龜上員象天下方象地具五行八卦之文
萃兩儀四旁之氣聖人以此為介物之至靈故用之為卜龜人掌
龜辨其方之也體聖人共燠契以明火藝燠卜師掌開龜以揚火
致墨占人掌占龜以筮占八頌乃成卜而有兆則太掌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蓋觀其所折以眡吉凶者也天
筮上有雲氣以覆下有神龜以守之其生之周榮視月之朔
望聖人以此為植物之至靈故用之為筮用其四十有九也而
分之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
以象閏乃成筮而有卦則太卜掌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蓋觀其所動以辨吉凶者也先聖王之所作也非徒爾也
天有時日行事者不可苟用也卜筮而後用之示信也幽有鬼
神龜著者鬼神之所寄也卜筮以崇之示敬也君有法令非私
意之所為也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象玩占神明之道也示畏
也嫌疑出於事物之義理質諸卜筮之吉凶則義理明故曰決
猶與生於人心之意見質諸卜筮之吉凶則意見解故曰定由
是言之先聖王之作卜筮也將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者也而可以瀆且藝乎故疑而筮之吉凶定矣則不
可以為非而不信此筮之不過三不相襲也詎日而卜吉凶定
矣則不可以為誣而不踐此卜之不過三不相襲也其過三其
相襲者其非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也蓋龜筮者至公無私故能
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誠不二而後能傳龜筮之意不然將
將疑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而況於天乎未卜筮也則必謹
其儀既卜筮也則必履其事斯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為卜筮
者可以觀矣

按凡卜筮日謂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卜筮吉日以行內外事者
非只謂大夫士也非但謂卜日行祭也觀上文言內事外事下
文言喪事吉事可見矣又十日謂之旬一月有上中下旬何必
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而後謂旬之外也疏家謬矣龜九聖
所重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則惟筮而已哉亦有卜者周禮大
卜凡小事涖卜是也大事用卜猶必筮也周禮凡國之大事先
筮而後卜則知不相襲者是先詎日而筮之後別詎日而卜之
之謂也如呂氏之說則大事可相襲矣豈非犯禮之明戒也哉
書洪範七稽疑蔡沉曰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
龜書不傳云今其畧可見者有周禮及洪範故詳之于左二其
筮儀則周易是也故不悉書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玉兆如王二曰瓦兆瓦兆如瓦三曰
原兆原兆如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也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連山之易以艮為有二曰歸藏歸藏之易以坤為有

三曰周易之易以乾為首如乾道之變易其經卦皆八
共別皆六十有四掌三變之法一曰致蓍出於思二曰簡蓍奇陰
三曰成卦無心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今術以知事作龜之八命一
曰征卜事二曰象卜天象三曰與卜與人共四曰謀卜謀事五
曰果卜事成六曰至卜至七曰雨卜晴陰八曰瘳卜疾以八命者
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真卜事
立君卜大封則祗高作龜大祭祀則祗高命龜凡小事皆
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
卜事祗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
命龜者而詔相之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七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色玄地龜曰繹屬色黃
東龜曰果屬色青西龜曰雷屬色白南龜曰獵屬色黑北龜曰若屬色黑
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
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露龜祭祀先卜若大祭祀則
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燠燠燠其燠契以授卜
師遂役之

占人掌三龜以辨九筮之名凡三龜之法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祗吉凶凡卜
筮君占禮其北之象也大夫占色士占其北之象也史占墨卜
人占其北之象也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
之中否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北為曰霽北為曰蒙
曰困北為曰克北為曰比北為曰參北為曰環北為曰索北為
晉獻公卜納驪姬見國語晉卜納襄王見僖二十五年

此言乘車之禮唯犬馬不上於堂及君命召介者不拜二節非
乘車錯出也夫僕御君車之法君未出之時馬為恐奔逸也故
始之以執策前立敬也車行由轡轡蔽則車傾故已駕必展鈴
乃效駕敬也奮衣以致緊敬也由右以避君空位敬也取威緩
不敢用正敬也跪乘不敢依常敬也御馬以轡執策而分之不
出之時就車則並轡授正緩敬也左右環辟則車行矣至大門

禮記目錄

卷之一

廿八

而君命僕使領命車右執車防非常之變也過門問則君式而
車右必下倍致其敬也過溝渠則車右亦下防險阻敬也此僕
人車右御君車之敬如此然古者以御為六藝之一其禮有鳴
和寶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之節而保氏掌之以養國
子則是無貴賤皆為之不但僕人車右為御於君也故凡僕人
之禮不論降等平等必以正緩授人敬也是僕人以敬為主矣
其受於僕者儀何如哉僕者降等則直受之義也若僕者不降
等則不受禮也雖然禮無降等乎過厚故降等者雖直受之也猶
必撫手以示謙焉則義以敬行也降等者雖不愛之也然其車
者必以緩而彼必授也則於手下拘取如不親受也禮以敬節
也此授緩受緩之敬如此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也婦人不立乘

使自安適也此常禮也人君乘車之禮式黃髮以示敬老下卿位以示敬大臣入國不馳以示愛民人里必式以示尊賢存人君之道也臣御君車之禮夫惟祥車左以擬神矣凶也人臣乘君之副車豈可曠左哉不敢曠左者不敢以凶道擬君也敬也左必式者不敢安於君位若二君然敬也夫惟僕御婦人則可進左手後右手而身相背以辟嫌矣若御國君則豈進左手哉必進右手後左手者以相向示敬也而俯身者似若常式然敬也蓋御有不同故敬無定在所以禮書從宜也故在祥車以曠左為敬在君車則以曠左為敬在御婦人以進左手為敬在御國君則以不進左手為敬此雖微事亦精義發也此人臣之敬也然若敬尚有容於此者造車之法則掌之於輪人輿人

輿人車人其義則取於象天象地象日月象星象火象鳥火伐營室弧公車之政則掌於巾車其用則取於玉以祀金以賓同姓以封象以朝異姓以封革以即戎以封四衛木以田以封蕃國何許車之乘也明此則奇邪之念不萌於心而中正之行可律于下矣且大駟凡駟路行以肆是趨以承齊儀以爲和戎右詔禁主鼓道右詔王車儀故不廣歛敬口儀也不妄指敬手儀也立視五門式視馬尾敬目儀也顧不過駁敬首儀也明此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國中以策韁御勿驅蹙不出軌入國不馳之謂也其下也豈惟卿位哉宗廟亦下也敬先也其式也豈惟黃髮哉齊亦式也敬神之牲也此人君之禮也人臣之敬亦尚有容於此者至公門必下也見路車之馬必下也其習儀

也乘路馬必朝服而不用鞭策自駟不敢授綏任尊位必式於中道不敢盛其勢不敢齒其年明此則無時無處無不用其敬矣此人臣之禮也於乎觀於此章而知先王由禮之審制義之精矣夫車微物也乘車細事也而先王之致嚴如此其在僕人車右也極防惠贊相之道而不敢有瀆更之離其在人君也持參而倚衡之心而不敢有瀆更之忽其大夫士也極尊嚴恭順之意而不敢有瀆更之慢嘗合周禮而觀之固足以見先王之世君臣交儆而無一毫自肆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其僕御後役之人亦皆能以先王之心為心此其所以上下於敬恭而天位自位萬物自育也豈偶然之故哉

曲禮下第二

說見上篇

凡奉者當心至則臣佩委凡四節

此言臣敬君之禮以執事言之大凡奉物以當心為則提物以當帶為則取其適高下之中也平常之儀也至公庭則有尊卑之等焉為天子執器則上於心為國君則與心平降於天子也為大夫則下於心降於諸侯也為士則提之當帶又降於大夫矣是則當心者奉之則也平衡是也上衡則不以當心為拘矣當帶者提之則也提之是也緩之則不以當帶為拘矣此尊卑

禮記目錄

卷之二

之等所以異也至敬謹之心則無不同焉故凡為其主執器者其輕宜克也敬存於中恭形於外若有不克者焉敬之見於容也主謂何東帛以附主者帶也執以聘者圭也執以享者璧也則尚左手左陽尊也敬之見於手也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慎之至也敬之見於足也蓋不可容尊卑之等也故其儀宜具所自盡者敬主之心也故其敬則同等明敬盡而天下之分定天下之情親矣以立容意之天俯仰之間敬形焉容之俯者其氣卑卑則抑抑則恭容之仰者其氣高則揚揚則教故立容之常亦必翫折其身使玉佩下垂以示敬也然臣之於君當倍致其敬故圭微俛而佩倚則臣可以循立容之常而佩垂矣蓋垂已倍於倚也若圭小俛而佩垂則臣不可以常容為拘必

大俛而佩委矣蓋委乃倍於垂也於乎古人敬君之心其時而聲言不言而喻於四體矣蓋古者君臣視朝皆立以終朝事故其節之當謹如此不但執玉以朝者當然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無藉者則無

此言聘賓揚舉之宜今以聘禮釋之於左

儀禮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若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擯取圭垂緹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經授賓賓襲執圭此是無藉則襲以質為敬也擯者入告出辭王納賓賓入門左介

禮記目錄

卷之二

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至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公受王亦襲受擯者退負束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聘事公側授宰王楊降立以待受束塾者出請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此是有藉則楊擯者入告出辭廷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上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束聘于夫人用璋如前樂也享用琮如前樂也如初禮國君不名卿老至不敢與世子同名凡二節此言謹名分之禮見古者人君不敢侮於臣妾人臣不敢同於君人上下一於恭敬而已矣夫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臣

尊卑不同而輔贊則禮之而不名所以示乎外之有所統也
內助之賢而傳者世婦姪娣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其實
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內之有所統也內外皆有所
敬則受其所敬者莫不竭其忠而盡心睹其所敬者莫不有所
畏而稟命然後家事國事有所統一而緩急有所憑依而倚重
矣余小子者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其諸侯之子未除喪
之稱不敢稱悲憫也不敢同者避尊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夫不曰不能而曰疾是欺君矣是文過失不能之罪小欺君之
罪大不能之失小文過之失大此豈禮之所與哉曲禮此言何
也或者先王養人廉恥之心忠厚之至故其禮如此但以疾辭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三

而不能可知也曰負薪者致謙卑之節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此言應對之禮顧左右以致讓也則不失口於同列矣望顏色
以致察也則不失色於君子矣善二註意其義始備

君子行禮至不為父作謚凡四節

此言君子不忘君親之禮昔者孔子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告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于
墓而後行此猶非徙居他國也而君子且重之難之若此者何
也誠以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入之道也而况乎去父母之
國而之他哉人夫鳥獸之過故鄉猶徘徊踟躕而後去狐之將
死猶正其首而後斃况於人乎故大公封於齊世孫以國者子

以為仁則去國而思義不絕理固然也行禮不求變俗而獨言
祭祀居喪哭泣者喪祭後先祖也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可也

去國三世爵祿猶列者君猶不棄其後也出入猶詔於國者君
猶未絕其好也兄弟宗族猶存者其氣脉猶未斬也則情可若
是熱哉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於宗子可也示不忘親也若
去國三世時已久矣爵祿無列出入無詔義已絕矣而猶必待
興起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不然則是無時而可改其國之
故者厚之至也古人重去父母之國而不忘其君者如此名者
父所命也父沒而更名則忘其親矣謚者上所賜也暴貴而為
父作謚則卑其親矣忘其親者不仁卑其親者不敬仁敬也者
孝子自終其身也肯以父沒而忘之乎故已孤不更名也暴貴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四

不為父作謚也古人待仁敬之心而不忘其親者如此此以仁
厚之風行而忠孝之道立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至公事不私議凡六節

此言事親敬君之禮凡所當戒者必事親言之不居喪而讀喪
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未葬而不讀則喪必失之大過與不及
未葬讀喪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則祭必失之禮與不
未除喪讀樂章則未足既除而不讀則樂必崩吉祭而言凶
則散其志故凡此類皆事親者之所宜戒也唯為禮各於其時
則可免於此矣以事君言之公庭言婦女私也振書端書倒箴
側龜臣不豫事不敬也龜筮入嫌問國之吉凶也凡杖入嫌自
尊也席蓋珍飾給入嫌宴安之樂也重素苞履投枉厭冠書方

衰凶器入饌凶也公事私議是擅權也凡此類皆事君者之所宜戒也唯常存敬畏之心則可免於此矣

按春秋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不識也三發乎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應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兵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弗聽

君子將營宮室室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凡三節

此言君子敬先之禮營宮室先宗廟敬先也次既庫備用也后居室不爲欲安逸也家造先祭器敬先也祭器總言之也儀賦

禮記目錄

卷之二

五

所以盛犧牲亦祭器中事但比尊壘等物爲輕且易成也故次之亦敬先也疏家大饗矣後養器不急于奉養也大夫無田則薦故祭器不設則祭服可知矣有田則祭故祭服爲先則祭器當即造矣貧窮祭器則辱先矣寒衣祭服則褻先矣爲宮室斬丘木則慢吾先而濟吾私矣故君子戒之凡以廣孝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至三月而復服凡三節

此言大夫士去國之禮去國不挈祭器恐辱先也不高於爵等之同棄之而無所用亦喪先也夫去國者以喪凶之禮自處豈但爲舊君而已哉指親戚去墳墓失祿位而無以祭情皆有憂焉不祭食者不殺牲爲盛饌也非有盛饌而不祭也就其中言之則不說人以無罪猶爲辱之至者孔子以微罪行是也樂毅

亦曰也臣去國不索其名此猶有古意也後世若南山種豆之詩則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意遠矣君臣之好所以鮮克有終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至男女相答拜也凡七節

此言拜禮凡禮之立義至精而其體唯在於敬故禮無定之文其義在委曲以全其敬而已是故見於人而拜所以爲敬然亦有不拜以爲敬者人拜而答所以爲敬然亦有不答以爲敬者凡以有義存焉爾禮大夫士見於國君若若勞之則還辟者不敢當勞也非拜稽首拜君勞也以拜爲敬也君若迎拜則還辟者不敢當拜也不敢答拜嫌與君抗賓主之禮也以不拜爲敬也是則見於君也之禮隆蓋君雖主也由吾君推之有君道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六

焉吾雖賓也由吾分推之有臣道焉存君臣之義也大夫士相見或大夫爲賓而見於主國之士或士爲介而見於主國之大夫或主國之士而見於賓或主國之大夫而見於介雖其貴賤固不敵矣然主人敬客則先拜客雖以主之大夫而拜客之士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以客爲大夫拜士之主人可也以先拜爲敬也是則見於臣也之禮稍蓋由大夫視士分雖貴也然以君而言則均爲臣微也由士視大夫分雖賤也然以國而言則惟爲賓主也無貴賤之分也此聘禮之拜義也夫抵禮尚往來拜多以答爲敬惟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爲助執喪事之凡後來也朝禮國君不答士拜爲尊臨卑也此以不答爲敬也二者之外無不答者初爲大夫士而來見君大夫若

大夫必拜辱者學得賢而致其禮也以拜為敬也初為大夫士而始與同國之大夫士相見則主人必拜辱者樂先施而致其禮也以拜為敬也君於士不答拜申言非見國君一句也自餘則非已之臣分不相屬君答他國士之拜也國君之體禮所宜避大夫答賤臣之拜也嫌疑之際亦不廢禮男女相答拜也皆以拜為敬也故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於乎可以拜可以無拜可以答可以無答亦協諸義而已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儀禮

聘禮聘享及私覲訖賓出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禮記日錄 卷之二 七

稽首公答拜公勞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

此言春蒐之禮隨分而嚴其制者正以廣其仁也司馬中春教

振旅遂以蒐蒐搜也春時鳥獸乳搜取其不孕者故不圖澤

群聚則多而有孕者存故不掩群獸之子通名卯鳥卵也此

制以義而制其仁也故鄭註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最為得經

之意矣而陳氏特以位言之且謂與王制文具何也至方氏曰

用者取愈廣然則何為而不圖澤也其說謬矣

歲凶年穀不登一節

此言恤災之禮凡有位居者皆當畏天戒悲人窮也禮食穀性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穀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不殺也馬不食穀不奪民食也馳道不除不妨民力也祭事不縣不樂也不食祭不加食也不樂去琴瑟也夫以天下為一身者疾痛疴癢感吾惻怛怵惕之心也故凶年自貶如此畏天而與民同憂也及乎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憂者乃所以與之同樂也彼慢天虐民者漫不知憂則日憂而不樂矣漫不知畏則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雖然感膳徹樂後世之君亦有之何以恒憂也於乎桑林之禱雲漢之詩其本固有在也後世則文焉已矣

禮記日錄

卷之二

八

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此言致樂治心不可斯須去也王以比德上也縣鍾磬屬金石

聲也故次王琴瑟絲簧也故又次縣尊者舉其貴卑者舉其賤

要之君亦有縣士亦有玉耳無故不徹者養其心知血氣無所

不在於和使放心和氣不得接也唯是天災人變喪哀疾苦方

在所憂則不得而參以樂耳

士有獻於國君至問其行拜而后對凡二節

此言大夫士獻物出疆之禮古者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公

事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為懷二心之鑒也故大夫士雖私事出

疆必告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一也子之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

有賜焉必獻示不敢有已而無私畜也臣於君亦然記禮者於

大夫言有獻於士言必立相備耳故上文有士有獻於國君
之文陳氏不以卑者之物增尊上恐非經意

國君去其國一節

此言變禮有下人爲上之義有上人守正之義世衰道微諸侯
放恣強陵弱禦其變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穰地偏小
迫乎大國之間而將去其國者如大王去邠之類臣民止之曰
奈何去杜稷也見其爲土地人民之主且示已有竭力死守之
心也大夫士或有以道去君如孔孟之於卿魯之類或有處國
家危疑如莊公幾于般弑慶父主立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
避難而出奔以俟時之類或有天命已去人心已絕國亡無日
臣子圖存宗祀如微子去紂之類人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墳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九

卷之三

墓也見其爲先世神靈之依以致其懇懇懼懼之意也此下人
爲上之義也夫去國者道蓋以權制者也若以其正經言之社
稷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國祚君死之正也故効死而民弗去
可也夫夫死衆討罪禦敵敗則死之正也故臨軍誓衆忘其親
授俘而敢忘其身可也士死制受命於君無所免正也故受
命在朝則死官而必爭受命在國則死而不辱可也此上人
守正之義也於乎以是處變上下一心雖惟一道理雖成敗利鈍
非能逆睹抑天命人倫蓋順受其正矣

君天下曰天子至死亦名之凡五節

此言天子稱謂之禮天下有王所以君臨萬國總理萬幾者也
稱謂之辭其所關繫亦不小矣是故先王慎之于其君臨萬國

而君天下也臣民通稱之詞曰天子若曰爲天下君者位則天
位也祿則天祿也事則天工也民則天民也典則天叙也禮則
天秩也服則天命也刑則天討也天不能以自治而以民物之
責授之君君不能以自用必以繼天之事任諸臣猶猶子之於
父必繼志述事乃爲克有子也故曰天子是也若者上有所承
當以天道正乎已于其總理萬幾而朝諸侯也分職事也授政
令也任有功也自稱之辭曰余一人若曰爲天下王者諸侯所
牛王土也百官所職王事也渙號所頒王政也車服以庸王功
也禮樂名物歸於一統廢置予奪裁於一心必使臣之於君惟
效勞宣力而祇承乎大君也故曰余一人見大君者下有所統
當以王道正乎人踐阼臨祭祀內祭則祝辭稱孝王其孝者事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

卷之三

親之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以孝王稱本其心言之也見大
君當以孝終其身而不忘外祭則祝辭曰嗣王其嗣者承繼之
義天子德厚流光世爲天地神民之主也祭者所以事神也以
嗣王稱重其位言之也見大君當以道保其位而不失此畿內
之祭也其巡狩而接祭其方之鬼神祝辭曰有天王其甫王舉
其號也繫王於天見大君爲天之宗子繼天立極上天之寵異
者也其舉其字也加甫於字見大君爲臣民之宗主以德帥人
丈夫之出類者也此生時稱謂也其崩史書策辭曰天王崩自
上墜下也呼其復者呼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告喪于諸侯曰
天王登假言升之高遠也王葬後卒哭竟而世置於廟立主使
神依之也曰帝同之天神也天王崩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緣終始之義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踰年即位三年然後稱王其未稱王之前自稱曰予小子謙敬稱余一人也夫嗣王生既呼為小子矣若未除喪中而嗣王即死亦謚曰小子王喪實故不變稱也魯桓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是在喪而死其應稱嗣子其而同天子儻也嗚呼名正於生前而有以起人君顧名思義之心其治天下也正名正於死後則有以示天下正名定分之義其尊大君也至故會葬成風錫桓公命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義禮

死于適室無用象衾後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皇某復三降衣于前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十一

受用降階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此士喪復禮

天子有后至自稱曰孤凡十節

此言官制見先王由內以及外篤近而舉遠也夫為治之法刑於寡妻御宇家邦終于四海故先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有序存焉是故以天婦人倫之本宮闈王化之基也則先立官以正於其內一曰后后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也明此則無內寵並后而母儀天下之本立矣又后之言後以為後於天子也明此則陰不先陽而君后天地之分定矣二曰夫人其數三扶也言扶持於正也三曰嬪其數九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四曰世婦其數二十有七服也言進而服事君子也以其貴故加世言之五曰御其數八有一妻之言齊進御於王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二

暫亦齊同也六曰妾妾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德者充之無則闕也後中得接見於君子也此之謂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昭章天下之婦順也考之周禮后夫人之衣服飲食皆掌於天官九嫔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鄭云不列夫人于順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又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如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此周禮與禮記合也鄭說是也至春官之世婦則后宮之官特以其事之同而遂列其名以為職矣周官分而為二豈可或合而為一或存其一而去其一哉嗚呼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豈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源其亡也以褒姒夫明王必慎妃后之際有以也哉觀於此可見其取之有多寡之定數其列之尊卑之定分其授之有煩簡之定職其御之有貴賤之定時安有攬亂宮闈而成亂本者哉是則內順治而家道正故可推而之國矣是故觀天地四時之故得裁成輔相之功則立六卿以正乎外天子之職莫大於法天官者所以奉若天道也故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六大者何統之者大宰也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也鄭云冢大也冢宰即大宰也

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也大
立則掌建邦之六典以治邦國而五官之事有所統矣由是
以八法治官府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
賞之而百官正矣以八則治和副以八統馭萬民以九職任萬
民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而萬民正矣以九賦歛財賄以九貢致
邦國之用而賦歛均矣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國用足矣此大宰
之權是天官之所以統治于上者如此其屬則大史掌建邦之
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亦天官事也舊本錯在春官至
王氏以為當屬天官當矣大祝掌三祝之事以事鬼神示掌六
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辨六號辨九祭辨
九摻以享右祭祀大卜掌三三之法掌三三之法掌三三之法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以八命贊三三三易之占以觀國家
之吉凶以詔救政此三官者亦屬春官至大宗大士二屬又不
見於周禮蓋古經不傳故文無著錄耳然必天官之屬也鄭康
成孔穎達以與周禮不合皆指為殷禮誤矣故陳氏以為應說
其意以為周禮也但以大宰為天官之屬則其說與周禮背
矣惟葉氏曰自夫人以下至草士其分列之先後與名號之異
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為殷禮也又曰治天下必自內始
夫人嬪妾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王者所賴以治
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卜大士精於周

禮矣大宗大士二屬君子當闕疑而不講也六典周禮一曰治
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六典
者大宰統其綱於上而大宗以下五屬則舉其目者也夫是則
可奉若天道於上矣然地也四時也皆不可以無官也故天子
立五官焉五官者何一曰司徒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
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是也二曰宗伯周禮乃立春官宗
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是也而今缺此未詳何
謂三曰司馬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平
邦國是也四曰司寇周禮乃立秋官司寇而掌邦禁以佐王刑
邦國是也今乃以司空序於其上何也五曰司空冬官掌事典
以富邦國也其經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鄭註以考工記補
之此五官也與天官分而為六卿也而今又加以司士又何也
周禮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
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此身官司馬之屬何得與司
馬並列為五官也意者其言宗伯而錯記為司士也於乎周禮
得於秦火之餘簡編初散亂官之文互相錯雜既已無從
訂正禮記出於漢儒之口文義時自牴牾三禮之文互為疑誤
又復無所折衷故六卿之制鄭玄以為冬官篇亡而補以考工
記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允樸又謂冬官不亡而刪地官封人載
師以下二十三官歸諸司空又取掌土之職見於地官者以補

之作復古編朱子深取其說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補遺多和俞氏之說至元隔川吳幼清又刪鄉師以下凡非教事者盡歸之司空以為司空未嘗亡而司徒之文實亡其存者僅可數章是即其一書之中紛紜不一乃若此況能必其他書盡合耶故今訂以周禮而疑則闕之也五聚者五官之中大夫以至府史胥徒皆是也各官皆有之典司者所謂各帥其屬也夫是則地道得時政理矣裁成輔相之道既盡而開物成務之功有可推行者矣故有六府之官焉司土土均也周禮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凡典司土物其職也司木山虞也林衡也山師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事斬季材以

禮記目錄

卷之二

五

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榆材不禁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若斬材木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典司木物其職也司水川衡也澤虞也川師也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冬祭祀賓客其川莫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典司水物其職也司草草人也稻人也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地物相其宜而為之種稻人掌稼早暵其其雲氣紀其其常事典司草物其職也司器器人也周禮器人掌以時敬器用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十六

令以度量受之以其財用典司器物其職也司貨升人也周禮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固以幣典司貨物其職也有其物矣必有工人治之使適用也故有六工焉土工周禮傳梓之工二陶人為甌旋人為簋是也典制土材也金工周禮攻金之工六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凡氏為聲凡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是也典制金材也石工周禮刮摩之工五玉人為圭璧柳人亡雕人亡磬人為磬矢人為矢是也典制石材也木工周禮攻木之工七輪人為蓋輿人為車輪弓人為弓廬人為廬器匠人建國車人為車梓人為筓虞是也典制木材也獸工周禮攻皮之工五函氏為甲鮑人之事鞣人為皐陶甬氏亡裘氏亡是也典制獸材也

所掌曰教典則司徒之職也曰禮典則宗伯之職也曰政典則司馬之職也曰刑典曰事典則司寇司空之職也又言之則大宰雖與五官列而為六而實五官之總已以應者也故但令五官致貢則大宰之貢在其中矣矧其詔王廢置則考覈之典誅賞之權皆其贊相之責矣是大宰之尊五官且不敢並置大史大卜所得而同即於平列大宰於六卿所以杜擅權之漸而謹履霜之戒也異五官以致貢所以示任相之意而謹多門之戒也先王之官制至矣此內正其家而外正於朝矣則近者篤美故可以舉遠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先王於六卿中擇三人之尤者兼三公

禮記日錄

卷之二

七

之職卿七命也兼三公加八命矣三公有功德又加九命則為伯九命而任左右之職者一人謂之相取贊助之意也所以統理王朝者也九命而分主畿外諸侯者二人謂之伯取長大之意也所以統理侯國者也然處內之相唯一人則左右承弼厥辟職無方也分主畿外之伯既二人則東西各有所治之方當自職主之無侵越也是二伯者其見於天子也擯者之辭曰天子之吏卑賤之辭也尊君也天子同姓則天子以伯父稱異姓則天子以伯舅稱夫莫尊乎父而謂同姓三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何也億兆之命舒慘繫于一人政教之原治亂根于一德非屈已以下賢崇道以率眾未易化也故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也德配二儀而不敢自大也同姓之賢

親以父黨也異姓之賢親以母黨也此天子之稱二伯也二伯自稱於九州及四夷之諸侯則以天子之老稱係於天子尊也曰老老成重望也言此以威遠國非僭也王畿之內有采地焉二伯之私土也自稱於私土之外曰公若曰但可為八命之公而已不敢當九命之伯謙也自稱於私土之內曰君若曰采地內皆吾臣民也所以章王朝封邑之寵禮也此二伯之自稱也夫二伯者雖曰分主畿外然其實身在王朝而已王畿之外九州之中若不得賢統理則亦遠而難徧矣周禮八命作牧諸侯七命也有功德而加一命為八則為州牧一州一牧則九州九牧也是九州之長也是謂之方伯也見於天子擯者之辭曰收牧養王民義也天子所稱降言叔者見其上以終於二伯

禮記日錄

卷之二

八

尊卑之等異也不改父舅者見其下則統乎一方親臣之意同也自稱於其國之外曰侯若曰但可為七命諸侯而已不敢當八命之牧謙也於其國之內曰君若曰凡國內皆臣民也所以示王朝封國之意禮也此方伯之自稱也夫王畿之內既有二伯以專統之於上王畿之外又有方伯以分統之於下則中國治矣中國治則四夷來王也故東夷北狄西戎南蠻是九州外子男之國也見於天子稱辭曰子男或曰有益地至侯伯者亦不得過之何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故四夷有來王者賓之也明德可遠施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王道之用故四夷雖大曰子者卑之也明外之之義也於內與臣民言曰不穀謙辭也於外與他國言曰王若以威遠國也廣方小侯入天子之國

曰某人不稱爵卑之也如春秋稱江人黃人是也於外曰子孫爵也自稱曰孤謙辭也至此則王化終矣夫立官也先正家而後治國由內以及外也名稱也內中國而外夷夷篤近以舉遠也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王洛備戰王化薄哉

天子當依而立至蒞牲曰盟凡四節

此言朝覲會遇聘誓盟之禮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

曰朝朝朝也取見曰宗尊也於春秋見曰覲勤也勤於冬

見曰遇朝也取見曰宗尊也於春秋見曰覲勤也勤於冬

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天地之道仁義而已秋主肅殺天

地之義氣也先王順天之適而以義制諸侯故天子當依南面

禮記曰錄

卷之二

九

而立諸侯向依北面而見正君臣之位也其鞶與章皆受於廟

象欽義之質也名之曰覲取勤王之事也且於此時而比邦國

之功則有高下黜陟之等一體天地之義道也不言遇者冬遇

依秋也春主發生天地之仁氣也先王順天之適而以仁體諸

侯故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公東而諸侯西面而見畧其君臣

之常位受鞶於朝受章於廟多其紆布之儀文名之曰朝取少

朝之早也且於此時而圖天下之事則有商略可否之情一體

天地之仁道也不言宗者夏宗休養也義以定分仁以洽情君

臣道協矣覲禮會存朝禮禮會亡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諸

侯之於諸國也未及期日而相見其禮曰遇遇者草次之期其

禮微微遇者為遠者為難造次亦有恭肅之心也既多

禮微微遇者為遠者為難造次亦有恭肅之心也既多

期而相見其禮曰會正見之辭其禮後除陳其饋介脩其饗

享明及開餼脩其敦睦之事也諸侯比年使大夫問於諸侯其

禮曰聘聘者問也聘以圭璋享以束帛相存問焉以信其信也

此常則以禮相與起其爭亂之端也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

約為信其禮曰誓誓者以言為主也書有苗弗率禹乃會群后

誓于師是謂侯誓也其誓註曰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

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書有六體誓其一也猶

懼其不至也蒞牲而要之於神其禮曰盟盟者以神為主也此

變則以禮相命同竭匡國之忠也聘禮會行遇會誓盟禮亡今

考尚書載誓辭篇篇自先舜之時已有矣矣周禮司約掌邦國

及萬民之約約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

禮記曰錄

卷之二

十

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制書於

宗彝小約制書於丹書國者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

刑若大亂則大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

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既盟則貳

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

貳在司盟有獄訟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其

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其初酒脯則誓盟亦理人之所不

廢也何春秋凡書盟者德又下求其私約也不由天子

其彊盟也不待會同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之故謹參盟誓晉

命美蕭惠會以信示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大道為公之世

矣此諸侯之禮也春秋春秋書朝王來聘之疏故曰

知天子失御臣之道觀春秋書或逃或盟之得失而知諸侯無善鄰之義然後中國陵夷四夷交侵矣

諸侯見天子至寡君之老凡四節

此言諸侯稱謂之禮諸侯見天子損者之辭曰臣某侯某臣對君也某侯國也某名也自稱曰寡人寡德也謹也凶服損者告實之辭曰適子孤適子別於庶也孤無父也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外事稱曾孫不敢同於天子者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明已之有國受於天子傳之先君已不敢專也死史書之辭曰薨幽晦之義也降於天子言崩矣復者之辭某甫復不舉其爵也亦降於天子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德類先君乃得受國也為親請諡曰類誅先君之善也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四

諸侯使上大夫聘於諸侯使者自稱寡君之老係老於君尊也天子稱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

此言朝見之容分定故也天子天下之極貴焉恭而天下平故其容宜幽深和敬諸侯有國貴亮未有邦以藩屏王朝故其容宜壯盛顯明大夫有家貴明習國體以法相守故其容宜脩飾齊一士事人者也貴文所彬彬威儀不忒故其容宜翔舉舒揚禮不下庶人以卑賤故也故趨走促數而已於乎有其容也則必思實以君子之德先王隨分而異其容其化遠哉或言德有厚薄故容有隆殺誤矣

天子之妃曰后至自稱曰某凡六節

此言正名之禮后說見前諸侯曰夫人扶也以德扶助人

夫曰孺人屬於夫也不專制也士曰婦人服也以服事人也庶人曰妻妻體也五等通於天下者也然上常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有妻下不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自夫人始也不得立后矣以一人正者為夫人不得立嬪矣世婦夫人之姪婦二人妻

二媵及姪婦凡六人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正名分杜亂源也此之謂也妾不在九女之數猶天子妾不在百二十人數也陳氏曰大夫娶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娶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娶一國而三國媵之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由助祭或獻爾也老而服事人也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饗禮也寡德

禮記目錄

卷之二

四

也言小次於君也自稱於君曰小童謙未成人也世婦自稱曰婢子卑也降於夫人也此諸侯之禮也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是父前子名一句重出夫諸侯之內治正矣故可推而之國也大夫諸侯所賴以治國者也故言列國之大夫天子之國嬪辭曰某士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列國卿大夫從三命而下與王之士同命數也自稱曰陪臣重也為天子臣之臣也在他國嬪辭曰子有德之稱也自稱於本國曰寡君之老係老於君尊也自稱於他國之君則稱名卑也

天子不言出凡一節

此言春秋之法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貴者也故不生名禮也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不書出或變而書出

不生名或變而生名其故何也天子惡則不成乎為君故書也以外之諸侯惡則不成乎為貴故生名以賤之不親惡也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率是道以中正天下與來世之意也然諸侯何為而惡也土地也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所世守者也不能死守而失之是無君父不義也惡也惡故生名以賤之與滅繼絕仁人汲汲之本心在異姓且然况同姓乎利其土地而毀其宗廟社稷以絕其本支是無心不仁也惡也惡故生名以賤之於乎世衰道微諸侯放恣非交道敗德棄賢保佞以自底滅亡則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而擅人國邑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言諸侯之惡而天子可知矣僖二十四年襄王以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陳氏為后其昭公叔通

禮記目錄

卷之二

止

焉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然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居于汜春秋書夏天王出居于鄭言自取之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初太子壽卒猛與句皆其母弟景王寵愛庶子朝欲立之未果而王崩諸子爭立春秋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冬十月王猛卒二十三年書王居于狄於敬王句立也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正也故不言出故曰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也桓公六年春正月棠來胡氏傳曰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地出奔而春秋不名壞地補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如蔡獻舞和藺陽州寔之徒則不能脩道以正國自取滅亡焉耳故春秋名與不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

燬戚邢胡氏傳曰晉滅虞楚滅麇皆滅同姓也曷為不名曰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云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思反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人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具矣春秋原情定罪而燬獨名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比諸夷狄於滅雙乎何誅故曰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也於乎通於此說者可以學春秋矣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至不服其藥凡三節

此言臣子事君父之禮諫過不同者主恩主義分不同也侍藥則同者愛君愛父心則同也忠愛其君父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故有過必諫臣子之心也然巽語易合而法言易忤微辭易

禮記目錄

卷之二

止

悅而面折難堪人之通情也犯顏苦口則無以開其自新之路徒傷君父之心適以成其悞諫之名祇益君父之過矣如韓歆之指天畫地至殺其身匡章之責善至於見逐則何益哉故臣之禮曰不顯諫諫之禮曰幾諫所謂不顯所謂幾者義雖嚴而辭則順理雖直而氣則和也諫而即見聽臣子之幸也至再至三而猶不聽焉是終不聽也在臣則逃之者君臣主義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逃之所以全義也在子則號泣而隨之者父子主恩無可去之理感動以至情必至見聽而後已所以全恩也飲藥則必先嘗用醫則必慎擇臣子之愛君父無所不用其心也

疑人必於其倫至數畜以對凡十節

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養也答問年間當隨分貴賤各有所養
正以其倫也以衣服對者不敢齒天子又不敢斥至尊所能敬
也以宗廟社稷對者為政先禮也以御對者明必游藝也言御
則禮樂射書數可知也單言御謙也以曲詞對者示執禮也以
君新對者示平賤也不問天子之富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也
以山澤對者明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富聚斂也以宰食力祭
器衣服對者明有功德得賜田祿以祀其先也以車數對者榮
君賜也以畜對者明勤牧也

天子祭天地至將曰量幣凡二十五節

此言祭禮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屬焉故有園丘以祭天方澤
以祭地有祭四方以迎氣有祭天下之名山大川祭戶龍中甕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其

門行之五祀凡足數者之祭一歲之中皆備舉焉周禮大司樂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矣蓋冬至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蓋夏至陰氣潛萌於下
地之始也春迎氣於東祭大皞句芒也夏迎氣於南祭炎帝祝
融也秋迎氣於西祭少皞蓐收也冬迎氣於北祭顓頊玄冥也
祭山川之禮歲有四迎氣之始以迎祭山林以沉祭川澤也郊
天之日嶽鎮海瀆居二等山林川澤居三等也大雩祭山川也
歲終大蜡合祭山川也春陽始出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
也故春則設主於門內以祀戶也夏火也龍司炊爨亦火也故
夏則設主於龍涇以祀龍也季夏時穀之山雷以發蟄也

一室之中也故季夏則設主於廟下以祀中霤也秋陰始盛

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則設主於門之左楹以祀
門也冬陰往也行司往來故冬則設主於轅上以祀行也此之
謂歲漏也諸侯有國一國之神屬焉不得祭天地矣祭所居之
方而已降於祭四方也祭境內之山川而已降於祭天下之山
川也五祀則一也亦歲徧大夫有家者也一家之神屬焉故歲
徧五祀而已方祀山川又不得祭也士祭祖禰而已其位尊者
其及遠其位卑者其及近分定故也廢者而舉之不正也舉者
而廢之慢也淫祀有二一則正神吾分不應祀而祀如魯郊禘
祀文王季氏旅泰山祀分也一則不正神而祀之如魯祀爰居
諂也天子諸侯牛皆在滌但諸侯降於天子不取毛色純耳大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二

其

夫降於諸侯不在滌也士降於大夫不用牛也此定分之在于
國天下者如此父子不祭所以處常經道也重宗子也或宗子
有疾或在外則子得攝祭所以處變權道也然祭必告于宗
子不敢自尊又祭亦殺禮不旅不厭祭不配不歸肉則亦
所以為重宗子也權而不失其經也先王所以宗法明族屬親
而人道立也此定分之在于家者如此曰支子不祭正矣然則
子情何以盡也程子曰支子不祭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
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
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
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
惰慢之志不若祭而祭朱子曰兄弟具君廟初不具只合見祭

此言喪禮稱謂天子諸侯重出大夫曰卒事之終也士曰不祿

行也母死曰妣言嬖美於考也妻死曰孀言孀敬於夫也皆異

之以美稱神者也

天子親至問禮對以禮凡六節

此言人臣立朝非禮勿視非禮勿言也天子至尊臣視其衿之下上無過衿其帶之上下無過帶也視國君得視面之下衿之上則降於天子之不上於衿矣視大夫得平看其面又降於國君面之下矣視士得旁及五步雖又殺於大夫然終不得上面下帶者何也視者心之神也存乎人者莫食於眸子也上於面者其氣驕由其心之敖而不能下人也故凡視皆不得上面以致謙也下於帶者其神奪由其心之憂而不靜也故凡視皆不得下帶無憂故也視流則容側由其心之不正而邪也故凡旁

自承命以至無事始終一於敬矣臣道也藏貨賄爲府貯兵器

爲庫故曰異號

凡摯至棋枰補脩棗栗凡二節

此言摯禮天子以禮見神用毫明德惟馨也周禮太宗伯以王
作六端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取鎮安四方之義也以朝公執桓圭桓木也
上次桓徽乃安天子在上次侯執信圭信也取其伯執躬圭躬也
諸侯乃安取爲國柱石之義侯執信圭信也取其伯執躬圭躬也
取其甲子執穀璧爲義男執蒲璧爲義此謂諸侯圭皆以玉則
而不踰子執穀璧爲義男執蒲璧爲義此謂諸侯圭皆以玉則
以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如王之純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
執皮帛取其甲也執羔取其群不以類曰縶素也大夫執鴈大
宜選退以時上下行序也士執旌旌土宜耿介且文故取其
取其知時其幾有行列也取旌土宜耿介且文故取其
人執旌土宜耿介且文故取其工執雞取其宇童子執鴈

未成人不敢當賓主也野外無華以綴可也軍中無華以拾一可也禮從宜也婦人之摯用以見舅姑相族庸脩葦栗告虔也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也於乎自朝廷以至軍野閭門自天子以至童子婦人自交神視朝行師婚禮無處而非行禮之地無人而非執禮之儒無往而非脩禮之時摯畢用哭民其有相續者乎有不思其義而務脩德者乎

按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左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傳何以書男女同贄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一

九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此言納女之辭皆禮有納采納吉納徵皆男家事此納女女家事也當是問名之答辭案士昏禮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請以備數而擇之觀此則斷為答問名之辭云納女名於天子者曰請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百姓天子娶百有二十人謹廩其賤者也納女名於國君者曰請以備酒漿之數而擇之於大夫者曰請以備掃灑之數而擇之曰酒漿曰掃灑皆卑賤之事謙辭也此皆禮辭惟天子諸侯大夫皆禮既亡而鄭玄遂云為不親迎故自致女其失謬矣於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顧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嫁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

春秋書履綸迎女以誌變常夫豈有無親迎而女自致之禮哉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曲禮本敬身而終納女皆一道也作禮者其有憂乎

律計日錄

卷之十一

一

禮記目錄卷之三

閩福寧主嚴黃乾行著

檀弓上第三

檀弓弓名魯人之善於禮者故以名篇篇中皆記變禮之由固有義理者存焉然而所謂漢儒附會多矣則此篇為多如孔子合葬孔門三出之類斷為不經之語學者所宜明辨不可置而不講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最可為讀檀弓之法

公儀仲子之喪至立孫

此言重適之道公儀仲子之嫡子已早死矣至是公儀仲子死遺命合嫡孫立庶子為後非禮也檀弓其爰也免而弔且曰何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一

居我未之前聞也譏之也子服伯子仲子兄也檀弓趨而問曰仲子舍孫而立子何說也伯子曰仲子雖周人亦上行古道也以古言之伯邑考適也武王弟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庶子衍此或殷禮也仲子亦猶行此耳於是檀弓不能難子游疑而問諸夫子子曰否言立庶子非禮也蓋子生冢子接以大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適子於阼庶子於房外死則適子斬庶子期周禮之輕重隆殺如此以適子傳重與庶子不同也立庶子則嬖子配嫡亂之本也故先曰否見仲子肆其私意而行之伯子文其邪說以傳之其言似是而非也復正之曰立孫重適庶之分示萬世常行之道也於乎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舍子馮立與

夷而與夷卒見殺言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陵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於亂背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適一而已矣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宣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一節

此言事親君師始終之禮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師生以道而在恩義盡盡之間故三者之禮各有不同以諫過言之父子責善則傷恩故隱而幾諫可也無犯顏也君臣阿諛則害義故犯顏而爭可也無隱默也師生講習所以明道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諫過不同矣以居常言之親恩罔極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二

故就養無方戒無怠事也臣職當守故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敬師所以敬道故就養亦無方慎無失禮也常禮不同矣以處變言之父君師有勤苦勞辱之事子臣弟子為之服持至死而不變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也變禮則同矣以喪禮言之親恩無所解於其心喪必三年君臣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亦猶父子故方喪三年皆服之重也師無君臣之分為之服則無義然傳道則常有恩義兼盡之情不為喪則非仁故外無衰麻之服而內極哀戚之情以義自止而以仁自盡也喪禮不同矣先王制禮厚於人倫如此

李武子成寢一節

大經以垂法萬世即李武子之事信行之亦不仁不孝之事何

取於經削之可也或曰仲尼刪詩作春秋如桑中諸篇之武宮
煬宮之類皆淫亂失禮之事何以獨存而不削也於乎彼其
篇先後有以見其言之有據也其有以明得失之歸皆
斷自聖心裁以大義故有取爾也如此章者何義而何取邪
子之母死一節

此經斷出漢儒附會成文意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
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而不知其自陷於無根之說也案大
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向嘗疑之
以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而至於見出此其罪所自取至
於子之有無疾之生發皆天所命非人之所能必其罪固有在
在彼者聖人以至正處家尤必以恕心處人尤必以仁心愛物

禮記

卷之三

三

閨門之內必率以正其於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固不以毫
髮輕貸是以面斥其人而人亦不敢辭何則至正之所為服也
如其罪未至於可出而吾心必致于見出使彼而有辭曰吾非
不欲有子以昌吾後也吾非不欲無疾而逸吾身也顧莫之為
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於吾身為甚戚矣吾則何
尤而子復過之深也於乎聖人者亦何以自解也夫決獄者必
使彼無辭而後服行法者必使吾言順然後正若此而必出是
亦私焉耳正何有哉且君子以恕求情常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也原情定罪情具哀矜勿喜在百姓且
然况為人倫之本者乎無字在天非其情之欲絕而後惡疾在
天非其情之欲斃其身聖人居常自為死生富貴皆順天所命

禮記

卷之三

四

而不違而於婦人女子之禍福窮通又欲責以天命之所不能
必此豈人情哉是亦不恕而已矣吾聞聖人施仁先哀氣獨
連無告廢疾者皆有養片以廣仁心也故能使天下無一物不
得其所而顧怨然於夫婦間乎則亦非肫肫其仁矣大戴之言
非也及觀家語齊皇明文衡說無子者無後惡疾者不可以供
案盛皆見絕於宗廟故皆所宜去初讀似有理然終有未能釋
然者謂無後雖為不孝然無子不可責人案盛雖不可不供然
惡疾非其自取設以聖人處此自有權處想必不若是忍然及
觀小學陳註亦曰無子有惡疾命也而去之於義未安若必
以為不去則無以承宗祀繼後世也處之亦當以義何至於去
耶此皆可疑通嘆以為此義先得我心之同然況重以大聖人
之門而有三世出妻之理乎大聖人之生必值氣運之隆必得
賢聖之配而後有以成其世德之美故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世
有賢妃大王娶太姜是生王季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
是生武王武王娶邑姜是生成王有是聖人則必有是聖配有
是聖配則必有是聖嗣蓋貞元之會非偶然也豈有伯魚子思
子二父子祖孫四世聖賢而為之妻若母者固常底於可哉
案夫子年十九娶宋弁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鯉魚
太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
并官氏卒傳記之所可考者昭然如此豈可以為世出其妻乎
於乎聖人綏來動和之化見於飲食縱妻之民且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况倡隨於宮室之間而無過化存神之妙則亦何以為

聖人哉且聖人凡事必順發先毫髮不爽豈有為身擇配為子擇婦常見苟且於先而致家恩後若此哉此章是誣聖賢不

小斷宜與伯母死章其刪去

儀禮中妻之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替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一節

此言凶拜之禮周禮大祝掌九際古拜也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撻六曰凶撻謂三年服者此拜也七曰奇撻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尊右祭記蓋三年之喪所以報親人子舍是無可以用其情者故孔子云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五

後引有向前扣地是拜而後稽顙先禮賓而後自致為得其序也故於外為順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是稽顙而後拜哀常在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也故於情為至喪致乎哀而止三年之喪哀之至也吾從乎至者稽顙而後拜也若徒順於外而於親友有不至者吾豈以薄待吾親也哉案士喪禮弔者入自西階東而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有辭者則將命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臾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疑若先拜後稽顙然疏云為稽顙之拜但觸地無容即名稽顙云則正為稽顙後拜矣周末文勝習其文而昧其義故以拜稽顙為先拜則失之矣是以孔子正之如此云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至古不脩墓丘二節

說見孔子少孤章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一節

此言師資之恩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故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却以登臺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利其祿必殺其事有使者出乃入且曰太子無勇若孺子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繩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纆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亦未嘗有醢子路之文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六

今當闕之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故精義之學不可已不然未有不貽失身之禍者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以喪父之義喪師喪兄弟之義喪朋友也故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義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至故思曰不樂丘二節此言孝子事死事亡之事以大夫士禮言之喪三日而殯凡襲歛衣衾之具皆附於身者也人子必有盡其心以治之使合於禮勿使有後日之悔然後可也三月而葬凡明器用器之屬皆附於棺者也人子必自盡其心以治之使合於禮勿使有後日之悔然後可也夫不可過者先王之禮故喪三年以為恆然可

自盡者人子之心故雖葬然於心終不忘夫人子能事死事亡如此則豈不足以爲孝乎故惟亡而弗忘也則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惟必誠必信也則家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孝之謂也忌日不樂申言終身之憂也

孔子少孤一節

此篇極誣聖人出司馬遷更記世家陳氏辨之當失察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而生而首上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憤也聊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世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孔子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七

與往陽虎結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案祖庭廣記云叔梁大夫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皮有足疾於是乃求婦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敝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食其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三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從遂以妻之案家語云叔梁紇求婦顏氏禱尼丘之山生孔子則馬遷野合之誣其謬甚矣然則防墓崩之說何也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聖人豈有增墓方友而隨即崩者哉案年譜夫子年二十有四而聖母顏氏夫人卒聖人痛親罔極無所不致豈有要經與饗而及見歸葬於陽虎也哉如遷所

云皆不仁不義無禮無知之事實足以爲聖人哉斷宜同防墓崩章同刪去

喪冠不綏

喪冠不綏

有虞氏瓦棺至牲用駢凡三節

此言時王之制夫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有虞氏瓦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治土爲槨而四周於棺之坎謂之聖周則既有瓦棺文用駢坎稍爲備矣然瓦棺聖周皆陶治之器而陶治出於土及其父也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侵膚故殷人易瓦棺以木棺易而周以木槨則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此深慮長恩仁人孝子未有以易此者然質而末文也故周人則飾之以牆與翬牆者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帷所以衣柳也諸飾之所聚也牆以帷極而周圍如牆也案朱子家禮云柳車之制具見三家禮圖及書儀註中然書儀云今既難備畧設幡幟花頭等不必煩華高大今家禮從俗爲舉其爲竹格已有其制用以作圖易柳車云則柳車今不用矣其喪大記車行持以障車既窆樹於壙中障極今皆用之妻以飾極翼蔽如羽也牆翬者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之惡於死而已至此則文備而無以加矣此四代棺槨之由來如此然周又兼用三代之禮十六至十九長殯也葬以殷之棺槨十二至十五中殯也八歲至十一下殯也葬以夏后之聖周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殯葬以有虞之瓦棺必漸而殺畧未成人也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八

以牆與翬牆者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帷所以衣柳也諸飾之所聚也牆以帷極而周圍如牆也案朱子家禮云柳車之制具見三家禮圖及書儀註中然書儀云今既難備畧設幡幟花頭等不必煩華高大今家禮從俗爲舉其爲竹格已有其制用以作圖易柳車云則柳車今不用矣其喪大記車行持以障車既窆樹於壙中障極今皆用之妻以飾極翼蔽如羽也牆翬者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之惡於死而已至此則文備而無以加矣此四代棺槨之由來如此然周又兼用三代之禮十六至十九長殯也葬以殷之棺槨十二至十五中殯也八歲至十一下殯也葬以夏后之聖周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殯葬以有虞之瓦棺必漸而殺畧未成人也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

色黑也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也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也大抵三代所尚物色皆是隨時損益以新天下耳目一天下心志而已其實無甚取義陳氏謂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此猶可說至謂湯以征伐故尚金周取火之勝金故尚赤此則秦皇李斯之見非帝王順天應人之意矣甚矣其失聖人之心而誤天下與來世也鄭註彼善於此姑從之

穆公之母卒一節

此言喪禮情同而分異也魯自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之禮樂已為僭分而非禮矣其後群公皆僭用焉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故魯申之告穆公曰哭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

禮記

卷之三

九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蓋三年之喪父母之服無貴賤也先之以此所以啓其哀痛惻怛之良心而使之知盡孝心之至仁則可以為子布幕衛也是守諸侯之分綽幕膏也明僭天子之禮繼之以此所以著其犯禮越分之敝習而使之知存尊君之大義則可以為臣不費片辭而君臣父子之倫凜然各正曾申其善為說辭者哉要之事親以禮不陷之於不義亦孝親也周禮幕人大喪共其帷幕布綯掌次凡喪王則張蕭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三重皆少僭禮多失獨舉幕言他可知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至是以為恭世子也凡三節

此章言孝子不陷親於不義奉申生縊死新城何以言獻公將殺世子申生也獻公欲害齊姜武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

禮記

卷之三

上

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閼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竟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心精察精察易辱其精必愚是故先施說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蓋弑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蓋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苛我逸即君蓋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眾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喜用眾矣求其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中生敗翟而反說言益起驪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濫曰吾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益益濫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

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雖里克奈何優施曰吾
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其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其使優施欲
里克酒中優施起舞以歌曰暇豫之吾吾不知鳥為人所集于
宛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宛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
其子為君可不謂宛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里
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
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東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
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謂太
子曰君憂齊憂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實諸
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大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縊于新城故經書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一

晉侯殺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以茶妃姜嫡庶之
名位成亂本也然則太子無責乎公子重耳曰子盍言子之志
於公乎蓋君子於親有言以明已而諫以明事幾而不入則至
於熟熟而不已則至於號此理是也而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
是我傷公之心也此蓋進不能自明而以姑息之愛陷親於不
義過也重耳又曰然則蓋行乎蓋號而將至於見殺則有義以
逃之以全父子之恩一以存宗社之寄此理是也而世子曰
不可若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知之此
蓋退不能違難一辱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過也
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
突襲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

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
也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
之龍衣殺金襴袂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欲可盡乎狐突欲
行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
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
亂本成矣立可以乎孝而安民于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狐突此言是以孝告申生也惜乎其不能使人辭於狐突曰
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孤突之言而設也以至于死然此正申
生有明之際豈敢愛死哉雖然子少也與齊國家多難伯氏不
出而圖吾君國事矣伯氏有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由申
生之事如此觀之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於義可逃而不逃遂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一

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
以其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敬順事上曰恭案晉卿為申生謀者
非但狐突初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城耿
城霍城魏遷為太子城曲法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節城
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焉賢大伯
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天君祚太子其無晉乎及臯落氏將戰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
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左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
如逃之先川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友敵可盡乎雖
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觀此四卿儘有義理惜乎申生不從
陷於不幸卒中優施之術中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如衛輅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生之行豈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禮不以中生為不孝而以之為恭如詩不以殺壽為不孝而以之為不暇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皆非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凡一節

此言祥歌之節儀禮士虞禮墓而小祥曰薦此常事疏云有耐以後至十三月小祥家禮註云初忌忌日祭不卜日以從簡又墓而大祥曰薦此祥事疏云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家禮註云亦止用第二忌日祭據此疏及家禮是為二十五月何註謂今已至二十四月矣也蓋以月計之自死日至此歷二忌日凡三度是為二十五月計之為三年矣然以月言自死日至此實歷

禮記月錄

卷之三

十一

是二十四月更過三十日方足二十五月也故踰月而歌則為善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有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疏云禫後月祭二十八月乃是即吉之正然則謂二十五月終即可歌何也家禮司馬溫公曰禫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從月祭三年間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祭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朱為當觀此則二十五月足則可歌其二十七月為喪至三十八月方即吉從鄭氏之說曾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一節

此言禮之變案遷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闢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此諡法之所由起為貴者也故周制雖賁及命士不謚今莊公誅赴敵之功而謚及無爵之人此變周制矣知特性所謂死而謚今也然則莊公壞法亂紀之罪將安逃哉案春秋莊十年經書春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與傳載書則公子偃之奇謀取勝并無敗績之文

曾子寢疾病至而沒二節

此章正見曾子弘毅之處任重道遠正在此時故記者所載曾

禮記月錄

卷之三

十四

子者終之事為獨詳如論語手足皆盡敬子章直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此是何等學問平日是何等工夫方能到此故朱子以為切要之處而程子亦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更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得若見必不肯安於是而龍泉葉氏亦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鮮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且攻過其勇以正為欲是後學緊照準程處也觀先儒所論如此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此處正其明驗當以論語弘毅諸章參看方見源委又曰如童子所造亦為有見鄭詳始息云息猶安也言為客取安

也若曾元不實見得不能忘故以爲容取安愛其父所以曾子以爲細人孟子以爲曾元但養口體聖賢一心此類可見故人直須實見得又曰吳文正公纂言不取程朱諸說以爲曾子不易實亦可且曰陳氏所謂童子以其非禮而不忍易其說皆非未知其義此際變處未見得故其書於經傳亦鮮有發明又曰纂言只是纂述至於義理實未見得有發明處此類亦可見始死一節

此記孝子終喪之情雖曰由隆而殺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然要之終身之慕無已之情亦隱然於其中矣人顧自盡也哉

此記變禮之由案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經冬公伐邾左傳任宿

禮記田錄

卷之三

五

須句顯氏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恤小寡周禮也繼夷脩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解濟而脩祀紓禍也二十二年經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經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陴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遂釀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陴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胡胡傳記稱邾妻復之以公諸伯戰於升陴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

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諸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敗襄四年左傳冬十月邾人言人伐鄆滅孫統救鄆侵邾敗于狐貽國人送喪者皆繫魯於是乎始墨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貽敗我於狐貽我君小子魯公年力七歲朱儒是使小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愚按此邾人擅興師旅利人土地滅人國邑其罪大矣魯一則爲母家復滅國崇祀恤小一則救災恤鄰以從簡書固爲可喜惜其昧於大易行師之義一則易不設備陷於否臧之凶一則任用非人致於弟子輿尸之敗耳舉無辜之民頻罹鋒刃之難豈不悲哉此記者特識變禮之由以慨斯民之不幸而傷君國之不仁也然則爲民父母者尚存不忍之心無爲貪邾之禮興師旅而以義興師者尚以魯之二敗爲戒

禮記田錄

卷之三

六

而深念易之師貞丈人吉師出以律之義也其庶乎可免於棄民之禍也哉又游氏曰先王之世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上下大小相安乎此於兩軍之戰而殺有所止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事之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及其軍旅死生之際苟可以自利而害人者豈復恤哉故至於僞刀百萬流血千里而後已夫古者雖身背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弔之禮猶得行乎其間非陴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臺駘以前未嘗無戰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髮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陴臺駘始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矣於乎自先王之禮廢而兵禍之烈至於六國秦漢之後殺人至以數十萬計天下塗

族肝腦塗地失禮之禍至於如此是可嘆也馬按此言實古今世道之變夫邾婁之死猶有矢復孤駘之死猶有繫弔君子且以爲傷者白起長城之坑四十萬項羽秦卒之坑二十餘萬蓋皆一舉城而盡屠戮之又誰能爲之復且弔耶故君子觀於此而并以李泰伯弔古戰場文讀之則慨然而知謹戒於兵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幸也耶

南宮縚之妻之喪一節

此記壓制婦爲舅姑齊衰不杖期引儀禮于左

儀禮喪服傳疏表齊牡麻經冠布縷削杖布帶疏履期者

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按此是古禮朱子家禮婦爲舅斬衰三年爲姑齊衰三年蓋緣

禮記曲禮

卷之三

七

義而有所加云

孟獻子禫至組屨凡二節

此記聖賢除喪即吉之節孟獻子禫而樂比御而不入此親喪外除餘哀未忘於內禮之正也時人不能而獻子獨能行之故孔子稱之曰獻子之執親喪加於他人一等矣此是實事若下文一節當爲疑經蓋以上文魯人朝祥莫歌章觀之可見祥後踰月禫方可歌此是後禮定制聖人愛親宜加於常禮之外今縱曰中道不敢越亦宜如定制豈有祥未踰月但五日而即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又不將爲子路所笑乎然則何以爲聖人哉凡此正係人創蓋作記之時既遠但記所傳聞如此而不知其前後經文自相背戾先儒讀之而不察如李氏過不及

中之說言之雖甚可聽而不知求之實事則大非也惟鄭不識此意故於既祥下註云踰月且具旬也祥亦凶事用遠且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是以既祥爲踰月且具旬故合正禮但據本文是言既祥祭之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鄭註竟爲曲解不得未克啓千古不決之疑當爲疑經蓋記者得所傳聞而記之非實也又曰自漢以下何未有疑及此者姑識以俟考也死而不弔者三節

此言不弔之禮所以爲死於非命者戒也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憾若死而不弔之類是也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愧恥而不麗

禮記曲禮

卷之三

十八

於罪惡此其爲道尊而不迫後世所不能及也此說較是若慈湖楊氏曰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可不弔乎屈原之死亦可不弔乎此亦是一理但世之畏厭溺而死於非命者常多如孔子之畏屈原之溺者常少故此處當以游氏之說爲正大抵雖云不弔然於其中又須論其死之正否情之親疎故禮不可以執一也又曰人須識其正命如子畏於匡固是聖人至德天不輕喪然如微服過宋等事聖人亦自有周全之道所以并及顏子雖相失而俱得全此是不死非命順受其正若使他人畏心大勝未免倉皇無措或恬不知畏自以有命在天殊不謹實未免落匡人之手便非正命何以爲聖人如屈原固是忠臣但以聖人處此則行之憂

則遠之便是順受其正如屈原之憂憤以至沉溺此便非順受其正故先儒論之以爲屈原之過過於忠屈原之忠忠而過以此觀之原之溺猶爲非正則凡溺者其爲非命者多矣故聖人有不弔之禮游說爲是於乎君子知此可以審於死生之義矣子路有姊之喪一節

此記賢者過於禮之事而聖人以義正之也

大公封於營丘一節

此記齊君及葬之事君子美之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此大公雖封於齊而及五世皆受葬於周也君子美之曰禮樂之用雖無處無之然其意主

禮記四錄

卷之三

九

於樂其所自生而不忘其本如天地者物之所自生而物之本也祖考者人之所自生而人之本也樂之作於郊社宗廟之間以樂其神祇非樂其所自生乎禮之行於郊社宗廟之間以致其精禋非不忘其本乎所以然者非他也蓋以樂所自生不忘其本一皆出於吾心之仁天性自然人心固有無容勉強者也然則多葬以從先祖也正樂其所自生而不忘其本者也吾心之仁也夫狐死正丘首樂正數本乃仁之道在物尚亦有然者若人而倍本忘初則失仁甚矣曾子默然不若矣而可乎於乎先王族葬之制所以全吾仁以敦禮樂之本者其用意不既微乎此君子所以有感於齊之及葬而深非後世之徇忌陰陽貪慕富貴忘族葬之仁而乖禮樂之道也

伯魚之母死一節

此章實誣聖賢所見則章宜刪去

舜葬於蒼梧之野一節

此記合葬之禮所由備審矣文正公曰司馬溫公詩曰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安得復南巡迢迢渡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死蒼梧鄭註因之然舜未攝位時已窺三苗于三危至禹治水時三苗之居三危者已不叙矣惟苗之餘民頑不即功舜爲天子乃分北其民自是無三苗之患則謂末年又征有苗者亦非也愚謂蓋不可考闕之也曾子之喪一節

此不經之語不辨自明削之可也

禮記四錄

卷之三

十

大功廢業一節

此記君喪不爲樂戒其忘哀也朱子曰業謂簞簋上一片板居喪不受業謂不敢作禮樂耳周禮有司業謂司樂也古人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謂樂章

子張病一節

此記子張考終之言有以見其平生之所養也終者對始而言始初生時謂天地理氣之全所謂父母全而生之今此將死計其平生之所履歷行成德立盡性以踐其形累無虧欠則其天地父母以此理而生我於其始而我乃能以此理而終於其後故平日可爲君子則其死曰終言能成全其始也若平日爲小人則其死曰名之曰死言其始之所賦無所成全今此將死則

一并泯滅斯盡而已矣何是道哉於乎同一死也而君子小人
之名區別如此然則君子平日之所以孜孜汲汲為善後計者
宜何如哉此聖門大賢每自名其成於死生之際或啓手足
而喜其可免於毀傷或論終死而喜其庶幾後君子蓋即一時
喜幸之言而平日憂勤惕勵之心常存而不死也萬世之下可
以觀感而興起矣又按許衡大儒只以仕元一節累子及其將
沒自知虧欠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
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又卒
從其命葬而無碑由此觀之許衡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
行實踐之力庶幾伊洛之傳錄其平生可謂君子特以一節之
差而遂累其公終之圖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萬世之下使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五

人有遺憾焉然則君子為善後計者宜何如哉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始死而即有脯醢之奠者使神有所依也以餘閣者始死以禮
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也然王制云大夫七十而
有閣則此指貴者言之若無閣者則以生時所食之餘亦可也
引儀禮于左

儀禮士喪禮饔飩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房東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一節

此記無服而為位哭之禮焉說為是但申祥之哭言思其親疎
無據未知是否其云妻之昆弟鄭註亦云說者云然

古者冠緇經一節

此記冠制之變按長樂陳氏曰一幅之材順經為緇績則少而
質順經為緇績則多而文順經為緇績順經為緇績者古
之冠皆緇績今古冠橫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冠矣故記
者謬之長樂黃氏曰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
制周公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是喪冠又同吉冠故嘆
之曰非古按此二說并疏三家疑黃氏說是然大抵古今異宜
未詳孰是姑識以俟考

曾子謂子思曰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五

哀哭是以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制禮不過抑其過引其
不及以歸之中道而使之各得其性分之本然而已此聖人制
禮之意也以喪禮言之聖人使君子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於口
者止三日儀禮既夕篇記三日絞垂後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
米不食菜果喪服為斬衰章句倚廬後亦云然是也夫朝饔麥
飧養生之所不廢也今以三日而水漿不入口能不病乎故先
王又制為之杖所以懼其病不能起以杖輔之也夫三日猶病
而況於其七日乎故先王為以三日為之中制所以使之盡其
哀痛憫恤之心而竭吾送死之情又無滅性傷生之虞而漸有
復生之節此人道之所以為至而賢知愚不肖者之所宜其由
之也今而七日則是徇無已之情而非可傳可繼之道幾何而

不傷生滅性率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過禮之事
以為法所以見正於子思而樂正子春之學而行之又不
不用其情之悔也信乎中庸之為至德而聖人脩道之教
功於性道大矣又曰子思之一部中庸不出此數言之
思之學深於道矣

曾子曰小功不稅一節

此記小功之不立稅服曾子之疑非也石林葉氏曰鄭氏
功以上則追服小功以下不追服此謂以義斷恩者而曾
終無服疑焉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乎禮之難知也清江劉氏
曰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
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矣為服者

禮記日錄

卷之三

五

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
于絕外親之服以絕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
哉亦著其父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
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絕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
文親疎之殺兄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
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
稅是亦其親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
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
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降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
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
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

免袒哭之成踊大者是矣其言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
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
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矣哀之
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伯高之喪二節

此記孔子處伯高之喪聖人禮義之至也夫禮者何也忠信禮
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本之於中必極忠
信誠敬之心然後一物之交莫非至誠之所寓行之於外必盡
義理精微之極然後一行之動莫非至理之所形斯於物我之
間兩無遺憾而可以為禮矣夫伯高之行雖不可考然以此章
觀之能仰慕聖人而又假諸子貢以得見及其既死又赴告之

禮記日錄

卷之三

廿四

一由於禮行而後及曾而不其又能致聖人之哭以禮聘以誠而
不苟如此則其贊而在所厚可知矣夫贊而厚則死而必賻者
禮也然則束帛來馬者儀也誠者本也今使者未至而冉子乃代
之行束帛來馬之儀豈不妄哉故切責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能
於伯高以此推之則聖人之誠意為何如哉蓋必誠自我盡便
自我命束帛來馬自我而將然後禮物之陳誠意寓焉乎地
隔魯衛而誠意則無遠而不同人聞而誠意則無隔之下
格我以誠感彼以誠應物我之間兩無遺憾此聖人立禮之本
也忠信之至也而豈冉求之藝徒習其儀文者之所能知哉夫
贊而厚則死而赴赴而哭哭而必成弔之者亦禮也然哭必有
所所必有主主必拜賓則有義存焉於此下審則無義不可以

項氏所謂攝代也代出東帛乘馬者是也疏義解為貨以交通

此曾子引禮書而釋之以明喪之權制也

此記聖門朋友書善多益如此席安游氏曰曾子之責子夏稱

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受其責蓋曾子

正已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

息非後古人之道矣愚謂哭子喪明君子以為罪禮書得中寬

夫書居於內一節

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此常禮也有喪人故也夜宿於外

不敢就安也致齊也疾也書亦居於內齊恐散其志也疾瀕就

安也此變禮也皆宜也故非此三者而父晝夜之常則不可且

生人之嫌而弔問之矣於手居處有禮君子可斯須而忘之哉

高子卑之執親之喪也一節

此記賢者居喪之至情而微辭以表之也高子卑之執親喪泣

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即其事而斷之以為難何也蓋但泣血

而未嘗微笑哀之至也且持之至於三年之久此豈非人所難

乎故表之曰難所以善之也然止曰難而不曰孝不曰中禮若

是而微其辭者又何也按儀禮喪服篇居倚廬哭晝夜無時既

唯室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慮則哭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

怠三月不鮮期悲哀三年憂喪之殺也此禮之正也子卑之泣

血而曰三年則是愛親至情雖愚不肖者之所難然律以聖人

之中制亦似乎賢知者之過故記人善之而微其辭蓋有在

矣論語柴也愚朱子註愚者厚負餘而知不足亦引此以證其

為人學者合而觀之則記人難字之義亦可見矣雖然愛親之

情於是為至則此信未易能也見又不可以輕議云

不當物室無衰則是以其小失而致其大罪此斷不通惟纂言
載長樂黃氏曰左傳載晉平公有鄉佐之喪而秦樂飲宴歸夫
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衰戚之實以稱其服若介冑
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衰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
服衰於身而心貌無衰戚之實者寧如不服衰也愚按此說是
甚言衰戚之實不可無稍為可通然入內雖無衰戚之實而外
服衰衰猶苟存子道若曰內無衰戚遂寧才衰則是小人之無
忌憚與禽獸何異聖人立教決不如是是說亦未安闕疑可也
齊衰不以邊坐二句
此言喪服之敬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廿七

孔子之衛一節

此記聖人賻禮之義論語顏路請子之車章胡氏註意可互發
亞夫涕之無從言一哀出涕情之厚也宜有賻物從之以表其
情乃成禮也若其情厚而不以物從而表之則是愛惜此物歎
於情而不成禮也予所惡也故小子行之若此說極簡易而意
又明足陳氏註似牽強至註疏說又鄙倍矣學者詳之

孔子在衛一節

此記衛人送葬之善以其衰戚之情至也喪禮以衰戚為本祭
祀為末送親柩而往如慕者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
忍其去也非竟迎親之神而反如疑者不審神來與否疑其猶
在葬所也此不死其親衰戚之情於是為至所以為善也予貢

以如疑則友遲不若速又虞祭以安神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
其情之至也故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所以深
善其得禮之意而欲人以之為法也此又見聖人取善至處心
顏淵之喪一節

按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
必彈琴澄曰所饋祥肉謂斬衰再祥之祭肉也設使孔子
自為其衆子服祥一暮後亦不止樂矣况喪顏淵如喪子而無
服者乎顏淵之死已兩暮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
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先人不悟以為孔子彈琴
散哀而後食顏淵之祥肉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廿八

孔子之衛一節

實孔子不為散哀而彈琴也程子說是愚謂喪服四制曰祥之
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古人於親喪且或如是况師弟子乎喪
子之慟至大祥亦可以已矣故子夏子張二賢除喪而見聖人
皆予之琴亦教之節衰之一道也是其處人親喪猶尚如是蓋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聖人禮義之中正也鄭氏散衰說未為
失理古今琴家所傳顏淵操即其音也二賢之疑又或一道謹
識所疑以俟知者

孔子與門人立一節

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理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所
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者也故門人學之如此纖悉所謂
步亦趨趨亦趨者也故一义手之間亦無不學然蓋可以見其

用心之密矣豈非得聞於無憾之教而然者乎然窮理精義之功未加而因時制宜之妙尚歎故夫子教之如此云學者知此則聖人淵泉時出之妙可以引而伸之矣

孔子蚤作二節

按文正公曰竊詳此文所載事皆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有手曳杖消搖於門德之至周旋動容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有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果木為比若是它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而有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死生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是周未七十子以後之人撰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九

造為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記者無識而採取其言記文既妄而諸家解文謬不足論也按此文出家語記者採之非也文正公之說是矣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一節并孔子之喪三子皆經而出一節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以義之至也此正禮也別無他

說矣下文三子皆經而出群君則經出則否未詳所謂闕之可也今註疏諸家務在求通乃助為之辭遂以彼誤此乃并若喪父而無服之正禮而文亦不通何哉此可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故愚意正取方氏心喪一註餘註疏及纂言載陸氏張氏之說盡闕之而以三子經而出一節并為疑經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為一節

此亦疑經註曰用三王之禮尊之疏曰夫子德備三代之禮也然獨不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竊意聖人道德高厚然在當時自有分所得為之禮特所當遵之制於聖人之心始安三子既聞夫子貴厚葬殯淵之語又公西赤最明習禮樂之士必有有正處此并下文一節愚意亦闕之可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二節

按方氏曰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其天下則與弗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鬪之處過諸市朝猶不反兵而闕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言之至重故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其國則雖事人而事亦恥與之相遇也衛君命而使遇之不闕則不敢以私讎妨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三十

公事也由其恩殺於父母也曲禮言交游之讎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蓋交游之讎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為仇則於交游不為仇可知矣其言互相備也

易墓非古也

此記義起之禮也墓者親之體魄所藏也人子何能忘之草木荒穢而不爇非人子之心也故易墓雖非古禮然可以義起之也謹載累朝典故及儒先議論于左則易墓之得禮意亦可見矣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幸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初唐時

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近今本川長史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奉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平奉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丘氏曰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祖宗體魄所藏留骨所在為子若孫者莫不以土壟視之閔歲踰時不一暴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於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先武自建武六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世一

年至三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

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諸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竊以為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不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體魄之歸於地者為宅兆以藏之其魂氣之在

乎天者為廟祀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祔者則固事之以生矣其歸靈於土壟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為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禮之義云和字出春秋左傳疏上節於宗廟言宗廟有和室所以安其神主及見社氏通典禮注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一節

此言喪祭以哀敬為主蓋又本之論救時之意也喪禮有本有文哀敬在心禮之本也禮行於外禮之文也無禮則無以表其心之哀敬固不可然無哀敬則禮為虛偽尤不可也時之行禮者但務於文而皆失其本故夫子矯之曰喪禮以哀戚為本禮以行之則本文相稱此喪之盡善者也若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則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蓋禮不足而哀有餘則禮文不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世二

治雖非盡善之道然而至誠慤怛一念愛親之心愴然於生死之際固足以報其親矣其可憾者少若但禮有餘而哀實不足則是朝死而夕忘之其罪大矣禮文之虛偽果何益哉於此可見禮文雖不可少而哀實其本而當重也然曰與其曰不若則其辭氣抑揚之間而微意愛可見矣蓋必哀禮盡然後為盡盡禮之善而於人子喪親之心始無遺憾也故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則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為救時之弊言之也非曰禮文之可以少也祭禮以敬為主禮以行之則本文相稱此祭之盡善者也若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則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蓋禮不足而敬有餘則禮文不治雖非盡善之道然節制禮感格於然於有亡之間固足以報其親矣其

可恨者少若但禮有餘而敬實不足則禮意則不及其物也
大矣禮文之虛偽亦何益哉於此可見禮文雖不可少而敬實
其本而當重也然曰與其曰不若則其辭氣抑揚之間而微意
又可見矣蓋必敬禮兼全然後為盡祭禮之善而於人子報親
之心始無遺憾也故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為救時之弊者言之也非曰禮文之可以少
也此又本之論寧儉寧戚之意也禮不但用財外面所行禮
文皆是喪禮哀不足而禮有餘即所謂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懣
怛之實者也所以為弊若無財則所謂無財不可以為悅喪具
稱家之有無亦善行禮者也聖賢之所與也又何病哉陳註纂
曾子弔於負夏二節曾子襲表而弔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世三

此為疑經劉氏曰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夫既云然
則之可也而又何必曲為之說哉愚謂此經多是子游而非曾
子劉氏以為此篇疑是子游門人所記意或然也蓋子游以文
尊名想當時必有傳授其徒故推尊之而為之辭如此非實事
也曾子之質雖為魯鈍然專心於內學極誠懇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故卒間一貫之旨其在孔氏之傳唯顏曾獨得其宗當
時顏愷莫如子貢猶不能及豈其所見每每差失而不屢屢出
於子游之下而不見正於他賢何哉愚玩此章義難強通固已
疑之謂當刪去及玩下章以為有理然又以為曾子子游同門
執友既是同時往弔豈不識其服之所宜而往縱或至有先後
及見子游之失胡不明以相正乃私指以示人而揚其失子游

既知曾子之非胡為亦不以告乃至主人小飲趨出易服而入
以暴其過哉此事俱可疑及考繁言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
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
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而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
之也此段義可疑乃竊謂先儒先得我心之同然則此章宜亦
并闕之可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一節

按疏曰此言子夏子張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
琴接琴而絃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而絃切切而哀
與此不同疑當以彼為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而子騫至孝孔
子之所稱也又按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世四

此蓋學之力也愚謂疏疑近是然今不可考矣要之記人只
以明喪禮先王之中制不可過與不及義理則而已矣陸氏
說亦正

司寇惠子之喪二節

此記子游譏失禮之事

將軍文子之喪一節

此記權宜之禮所謂以義起之者也

幼名冠字一節

此記稱謂之禮至周而始詳也人幼則呼其名也冠而稱其
字所以為成人敬也五十有爵則益尊矣只以伯仲稱如單伯
管仲孔叔而季之類所以尊尊也至死而以謚稱又所以尊其

德也夫幼而名之則人知以少事長冠而字之則人知以有成
自期五十以伯仲則不惟示人以尊尊又使君尊者必脩其可
尊之實死以謚則不惟崇功德於既往又使後來者知脩德而
垂身後之芳此周道之所以為至以禮文之大備也五十據有
爵者以生無爵死無謚也冠禮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賈
公彥疏見此

子柳之母死一節

此記喪之安貧守禮之意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一節

按陳氏曰主危臣辱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
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之

禮記曰錄

卷之三

世五

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先王懼夫為人臣者
不知出此故禮以戒之凡使引慝執咎殫忠致命而已又按方
氏曰軍師以勝為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為之謀者可偷
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為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為之謀者
可苟有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後勝故死其身和邑雖危猶可
復安故亡其位而已又按文正公曰亡去也謂去其位也陳祥
道解亡字與鄭其謂社稷亡則與亡為人臣者殫忠致命而已
其言深足以警人臣然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它人
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殞其身乎且如陳祥道則死
亡二字無別愚謂方氏文正之說只要分別死亡二字初看似
有理然細玩之終不如陳說及宋註庶氏之說為精可為萬世

人臣事君之法夫人臣謀國自知能不如人未危之先便須
避推賢讓能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謂陳力就列不能
則止可也若及既危則止是見危授命一死報君以存綱常縱
事不濟亦可以扶人心植天理激懦夫而使之立也若平日自
知不能乃為持禄容身蔽賢苟安之計以享榮華一旦危殆有

急却乃辟位讓賢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辟禍難中國何以異
於夷狄人類何以異於禽獸哉宋元兵下執政曹淵子文翁倪
普及侍從臺諫等棄位逃去太皇太后詔曰我朝三百餘年待
士大夫以禮吾與爾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一言以救
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昨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
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討擊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

禮記曰錄

卷之三

世六

未喪公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有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
舉措縱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何以見先帝學者
以此詔觀之則知方吳之說誤甚矣亡之字義豈不以陳說為
至精哉

公叔文子升於瑕立一節

吳文正曰按論語公明賈對孔子稱公叔文子之賢以為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今以生前舍其樂處以葬不義孰甚焉宜夫
子有豈其然乎之疑也今觀衛公叔文子欲葬所樂之丘則賢
國成子高擇葬不食之也者其賢矣乎此義是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一節

疏曰聖人制禮使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

豈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手雜記 曰中路嬰兒何常聚
之有彼振始死之時非哀志慙未可 卽此之所言在歛後可
以禮制故哭踊有節此義亦是

叔孫武叔之母死一節

此節未詳

扶君一節

廣安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書人君不薨於
踣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有朝之正服位而從
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庭之人共治其疾疾則外庭之人共治其
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
日之故蓋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外內而人君哀樂之事得其節

禮記日錄

卷之三

世七

僕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
屬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太宰參以六卿人君出
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
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愚謂此禮不但使人君
得正其終而弑逆之禍無自而生抑亦使嗣君得正其始而廢
立之患無自而萌君臣父子之倫於是乎王天下國家之本於
是乎安矣禮之於人國也大哉後世此禮不行人君疾病獨其
二三嬖幸嬪御閹豎之屬得自左右自人君視之以爲平生心
膂之託無過數人而不知其邪謀秘計覬伺觀覲之心爲日既
久一旦得乘其便尚何顧忌哉往往篡弑擅權廢立邪謀既定
而外廷大臣尚未之覺及其矯命既行猶豫不決卒之事幾危

追不過僥有聽命而已其爲國家禍患豈有既乎此禮之
以有益於人國也引周禮于左

周禮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砥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

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有服之法于官

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閭不敬者苛罰之

按大僕之職如此其重周書穆王命伯冏作大僕正特作命書

至與大司徒等蓋其生時朝夕與居服位命令無不由之所

禮記日錄

卷之三

世八

以扶疾舉尸不離左右蓋事死如生之意且以出嗣位之大命
以詔四方治庶官之服法弔勞以正王終事也鄭氏改下爲僕
精於周禮矣吳氏陸氏俱取其說是也應氏曰下筮人者非陳
註解師爲長者方氏曰衆者非

從母之夫一節

從母之夫與舅之妻以情而言則無恩以義而言則當辟嫌乃
以同爨得相爲服失經甚矣故張子曰此是甥舅居於從母
之家或舅之家孤稱因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
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澄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
月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服總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
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爨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

者念其鞠養之恩故一為從母之夫服一為舅之妻服見其三家有此二人者相為服然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為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張子義是注疏非也如此說庶可通矣

喪事款其縱縱爾一節

此言行禮之容節貴於中惟君子為能得之也事變之吉凶不同行禮之容節亦異然要之不越乎中而行之必須有德也喪事主哀不在脩飾威儀故欲急而給於趨事縱縱者急也吉事主敬不可輕易忽畧故欲緩而從容中禮折折者緩也禮之吉凶所主有緩急之異如此然宜無其中哉喪之縱縱雖急而適矣而不可陵躐其節次急而貴得其中也吉之折折雖緩而

禮記目錄

卷之三

禮

或止矣而又不可怠惰而失容緩而貴得其中也故喪事縱縱而陵節是騷騷爾大疾也其鄙野之人于吉事折折而或怠是為屈爾大舒也其小人之為于大惟君子察理之密吉凶之節既會通其文存心之純哀敬之情又獨得其本是以由乎中以應乎外知之至者行之盡根於心而生於色體之信者達之順喪事縱縱又不陵節而為騷騷也急而得其中矣吉事折折又不或怠而為非非也緩而得其中矣非猶循而得中者乎叮此君子之所以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無往而不善者也

喪其一節

此言君子為送終之備而存愛親之心也註意盡之

喪服一節 齊于瑣曰吾聞之二節

此言喪服之義無非酌之以恩義之宜也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則之隆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義之正也姑姊妹之薄蓋有受我而厚之以義斷恩而適正中也先王喪服之制何莫而非酌恩義之宜而為之隆殺者哉引儀禮于左

儀禮喪服

疏表衰齊其麻經冠布縵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不杖麻屨者○傳曰兄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按疏曰凡得降者皆由已尊也故降之世叔非正尊故主報按此兄弟之子主報服何以檀弓義與此異疏云已子服期兄弟之子應降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喪

期又云兄弟之子何以亦期故有報答之義二文相兼為備此義是也按楊氏齊儀禮圖縣子瑣一節係此蓋正釋為兄弟傳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無慎乎

疏曰此論兄弟之妻不為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為兄弟妻服以著服則相親近于淫亂故不著服推而遠之遠乎淫亂也此義是也按纂言何氏晏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前卑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淆之失推使無服也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也伯母

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凡弟之子之屬也兄弟
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
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且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
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唐魏氏徵曰禮繼父同居者為之服
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大舅之妻不相為服或曰同爨總
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
制服亦緣恩之厚薄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
若所生辟同居之繼父方亡人之同爨情意之深淺寧可同哉
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重其生而輕其死厚
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月報制可澄
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為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為之服小功
其子為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
同於無喪之人者哉雖曰無服亦如弟子為師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為顏淵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為母雖期而釋服猶
申心喪至于子期蓋有服者服其居喪次雖寢寐亦不釋去
嫂叔以其無屬故不制服俾晝夜常服於身居喪次以終其月
數然其身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為師期
後為母之例俟其父母妻之服既除然後去服如無喪之人也
推而遠之者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人
情文隆殺之深意程子以為無屬是矣而又謂同居豈可無服
則亦未免於徇俗也按此諸說可定嫂服之有服識以俟知者
大功如喪妻麻終縗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而居九月者○姑

婦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按此義俱同天下之情無無厚之理若彼厚則於此殺此所以
未嫁則服重未有所受情之厚而恩重也既嫁則服降而輕既
有所受情之殺而恩漸輕也是以義斷恩而酌其中也故鄭云
欲其一心於所厚之者義是也此婦人既嫁從夫之義也

曾子與客立二節

此文粗而鄙非經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三節

此節又抑曾子申子游且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刑先之以子
夷之以此冉有此尤可疑聖人雖欲得君行道要必不自輕至
此此理所無又據史記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禮記目錄 卷之三 聖

相事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郊不致勝孔子行則失魯司寇
蓋定公十四年然遂適衛適陳還衛適宋等事初無失魯司寇
欲之刑也及哀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
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使子貢至楚迎孔子將封之令
子西不可乃止孔子有楚反乎衛時定公六年孔子年六十
三以此觀之則失魯司寇與適楚之時蓋間七八年間又事尤
無據也此必不然按此章出家語本無有子曾子往來之辭
子游門人從而增加其辭以見子游之過曾子以推尊之也
當置檀弓而以家語為正引于左

家語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柳三年而不成夫子怏然曰吾是世

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臣子之事非所豫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至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貧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何孟春註曰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饕餮之國非孔子之所爲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禮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此說是

陳莊子死二節

禮記日錄

卷之三

聖

游氏曰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損禮於其君者也魯穆公之哭陳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外臣者也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縣子語君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者也吳文正公曰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哭其所當哭者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禮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二節

期繼父同居服則子相爲以大功是也齊衰甚矣子思之母死於衛一節

此爲疑經夫以伯魚之妻上事夫子之聖下育子思之賢夫死而嫁有是理哉且親恩罔極死喪大事繼禮不得行情亦當自

盡雖欲不慎其可得乎子思作中庸論體道之功雖潛伏屋漏不敢忽忘慎密之至如此今於母喪大事乃連口應聲以吾何慎哉吾何慎哉處之豈其體道之功乃獨於此忽乎其論人倫極於肫肫其仁由此數言觀之殆視至親真無異於路人下愚薄行者猶恥言之而謂傳道大賢如此忽然哉先儒紛紛之說皆以考究服制爲辭曾不以孔門聖賢家法及大賢平生履歷一覓觀之而誣其妄亦獨何哉故於諸儒之說蓋真不敢信然

后水曰喪一節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人子事親念是無以用其力者又一時或不誠不信則他日雖悔不可復追此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獨舉買棺一節者以棺以藏親膚喪事莫大於此也故致丁寧之意云此二句縣子之言可以爲萬世人

禮記日錄

卷之三

聖

子喪親之法

縣子曰給衰總喪非古也

此記喪服變古之失

子蒲卒三節

此記失禮之事

子游問喪具一節

此權喪禮之宜凡凡人皆可以盡孝也凡行禮必用財然人之貧富不同財之有無不一則喪具之有能備與否疑其孝之有盡不盡矣此子游問喪具蓋亦子路傷哉貧也之意也夫子教以稱家之有亡則貧富雖不一而其均之爲孝則同矣子游

喻其旨意以有則具備其備則厚於親而得以爲孝亡則具不能備不能備則薄其親而於孝有不盡矣故曰有亡惡乎齊是蓋徒滯其物之有隆殺而不察其情之無厚薄也故夫子又教之曰凡家之有者常以美沒禮則不以禮事其親名雖厚而實所以爲薄矣非孝也故家之有則戒其過於禮但爲其分所得爲則以禮事親可謂孝矣苟亡矣則喪其有難於備矣但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揆之於禮似乎薄矣然人不以薄而非之者何也凡以無財不可以爲悅但爲其力所能爲則是情待其親物雖薄而實所以爲厚矣則亦可以爲孝矣蓋孝親一念出於天性不以備物而加亦不以亡物而損心內自盡故也於此可見聖人大公至正之道無人而不可盡若必責人以力

禮記日錄

卷之三

四

所不能備則天下之不得爲孝者多矣幾何而不率斯人而水火瘞其親如後世之俗而陷於莫大之惡者哉噫此縣棺而封之法在位者當爲今日貧民申重之也庶乎天下之人得全肢體不至暴骨原野者衆也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一節

縣子之譏子游在專之一字以其不據禮以答也言辭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獻子之喪一節

按此節諸儒紛紛之說未詳孰是要亦當爲疑經也

成子高寢疾二節

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觀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

高之所得不亦多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一節

此記居君母君妻之禮鄭注云爲小君側聽不能至此說是也蓋小君主義重而恩輕以惟其義重故須爲服惟其恩輕故容得和適也陳註曰然恩義則淺矣此大失也夫先王制服只有二道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今日恩義俱淺然則何從而爲之服哉不幾於畏而哭之之謂乎至陸氏又曰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子夏失問故夫子不答此又一義也學者詳之

賓客至一節

按此一節疑彼魯論而爲之辭夫朋友既死而無所歸則曰於

禮記日錄

卷之三

四

我殯可也若賓客方至而無所館則義當館而館之可也亦何必豫擬其死而曰殯之哉此於事理難通晏氏以爲閔恤其厄如朋友然厚之至也其義雖似然而未嘗揆之事理矣故此亦當爲疑經

國子高曰一節

馬氏曰古之人尤畧於死者衣之以新葬諸中野而後世聖人特薦槨終之禮故瓦棺堅固爲不足易之以棺槨棺槨爲不足被之以柳絮易之以棺槨者言無使土侵膚被之以柳絮者言無使人惡於死凡此皆藏之弗得見者也周官家人用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

之樂四尸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二節

此記聖人葬封之制從儉也夫聖人之葬其體志在從儉如此固未嘗為身後計也然今孔陵之制崇大如此視彼漢唐諸陵金碧燁煌而發掘殆盡者果何益哉信乎孔子道德高厚與天地相為終始以萬世為士報功報德之無盡也

天子之棺四重三節

此記天子棺槨之制

天子之哭諸侯也三節

此記天子喪臣之禮胡氏曰諸侯薨在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絲衰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七

無從況使人乎

天子之葬也二節

此文記天子之喪禮

魯哀公誄孔丘曰一節

按春秋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勅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營營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隸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喪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於乎人君觀此則有賢聖之臣可不盡其用於其生存之日而徒致無益之辭於其死亡之後以自取敗亡之禍也哉

國亡大縣邑一節

此記人國失地之禮君臣各任其責也或曰君舉舉字上亦當有不字蓋誤落之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八

禮記目錄

檀弓下第四

閔子夏主嚴黃乾行者

君之適長為車三乘一節

此記君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殊尊卑也辨適庶也尊卑殊則國體正適庶辨則家道嚴矣

公之喪二節

此記臣為君喪君弔臣喪之禮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六卿宰執與諸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少卿則不杖若太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季武子寢疾一節

卷之四

此記矯固之善於存禮節黜之往而廢禮也本註義是

大夫弔至庶子不弔凡五節

此記弔禮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二節

此記哭位

子張死一節

此節劉氏之辯最是凡檀弓言曾子失禮者俱不可信

有若之喪一節

此記喪事詔禮之位異於吉也

齊毀王姬之喪一節

按春秋莊公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胡傳曰內女嫁為諸侯妻則齊王姬何以書此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齊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觀此則莊公之失自見矣

晉獻公之喪至則遠利也凡四節

吳文正公曰晉獻公之子見於春秋經傳者五人太子申生其次重耳其次夷吾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欲奚齊故殺申生而逐重耳夷吾獻公卒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卓立文弑之時晉國無君里克使人召重耳于狄舅犯令重耳辭

禮記目錄

卷之四

二

之呂甥亦使人召重耳于梁冀芮今夷吾諾之呂甥乃請君于秦於是穆公遣公子繁使狄弔重耳又使梁夷吾俱勸其友國重耳竟從舅犯之謀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賂秦而求入穆公遂納夷吾立為惠公十五年卒穆公乃納重耳立為文公此時晉國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其黨各分重耳若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而得國事悖名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穆公之命至十五年後夷吾死晉國不治人人思得重耳為君又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成楚人憑陵中夏有可以霸之機故重耳一歸國之後即能繼齊而霸諸侯然舅犯所教重耳之行皆霸者假仁之事故子顯歸秦復命而穆公嘆重耳之仁稱其愛父稱其知禮稱其遠利此其所以終能成霸

與其功皆舅犯之謀也按此重耳之對舅犯之謀儘有道理何以謂之假仁假者無誠心而借其事以服人之謂也使重耳誠有愛父忘利之心則當于顯致命之時哀痛迫切即當宜辭不受此乃愛親至情出於自然誰得而議哉今乃入而相謀然後對客去立出其誠心誠不過欲以成己之是以形夷吾之短而堅穆公納己之志耳非假仁而何哉今考春秋重耳以僖公五年奔翟九年獻公卒至三十二年反國處狄十二年取其女季隗生二子伯儵叔劉其後所過諸國無非及國之忘其心易嘗一日不仁晉哉學者能即春秋詳而考之則知心術無足取矣惟實至不始於用人乎哉凡二十六節

此舉儀禮葬禮而釋其義最精真可為喪義也當附之儀禮之後

後作卷義云今欲舉全禮釋之則不勝其煩欲畧說之則不盡其義故踈畧日再入之士喪禮之後以補古記之缺庶得其旨也前節有未釋者俱倣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一節

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為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人君之去國有為舊君之服者有不為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唯恐其不高則若加諸膝擦之唯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穆公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貴今之臣行古之

禮不亦誤乎應氏曰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言相類所謂我君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譬者譬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而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二節

此章應氏之斷盡之

衛司徒敬子死一節

此即魯子貢襄而弔章義

魯子曰三節

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而以盈為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於其身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此說是

國昭子之母死二節

此記失禮之事方氏曰禮之辨其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憂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向而位乎西北以順陰陽而別男女也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問晉行之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亂男女之別失禮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三節

此記敬姜之賢案家語文伯歎卒其妻敬姜曰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知禮矣與此少異又案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

父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續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歌為不能
工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末之聞邪若詩汝
其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教長王天下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生沃
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嚮義故天子大采朝
日與三公九卿相識地德曰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
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
使勃萊掃郊之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書著其
國職各有其典刑夜徹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
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正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
受業書而講其父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

禮記目錄

卷之四

五

下明而動悔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
以純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系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杜而賦事丞而獻功男女效績後則有
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
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忘先人之業
況有意惰其何以避辟吉童謂朝多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
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無後也孔子聞之曰
叔孫氏之婦不淫矣

景濂陳二節

此記行人儀之善於辭令而救敗亡之禍也按春秋左傳魯哀
公元年景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

楚者有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從黨遂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
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人景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善其
未可從而曹盟主也若以曹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犯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亦是其禍也楚
雖無德亦不文殺其民吳日敗於吳基骨如斧而末見德焉天
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按此夫差
以脩怨而侵無罪之國且至於斬祀殺厲而獲其三毛肆其暴
橫濫陵中夏其惡極矣其交也宜然方是時是有大宰嚭何以
陳亦有之按吳文正公纂言大宰嚭使於師改作陳行人儀使
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改作謂大宰嚭下大宰嚭曰改作行人儀

禮記目錄

卷之四

六

曰曰及爾地上改加大宰嚭曰註云舊本云陳太宰嚭使於師
夫差謂行人儀曰鄒陽洪氏曰按語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
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更錯其名當云陳
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遂按洪氏曰正下賦之訛
今從其說兩易二人名之有夫差語三字舊本在曰古之侵
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及爾地之上按如此則無疑矣或曰以夫
差之暴橫行人一言何以能解之而有及地歸子之功吳文正
公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陳行人名之以殺厲之師
欲吳人恥其名惡而改悔也吳果欲及地歸子者則以陳行人
乘其好名之心而耳言誘勸之也愚謂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
臣子大抵僥倖皆以辭命成功如晉陰飴甥對秦伯而釋晉侯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
所以後來一變而為戰國則為儀秦之術將說之上紛然雜出
而天下之安危係其三十寸舌中矣是以君子考於春秋史記則
知世道之變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張問三節

吳文正公曰此一節即是論語篇所記但論語云君薨蓋蓋諸
侯言此云天子崩則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忽已而此云
王世子見非特群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委之代已聽
朝也古之冢宰執國柄者皆伊周其人使之聽朝何憂於禍亂
若後世漢魏冢宰君操懿為冢宰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
况三年之久乎

知悼子卒五節

卷之四

廿

陳氏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
弛懸與往弔莫不盡禮悼子未葬平公飲酒鼓鍾可乎此杜
預所以議也非杜預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群臣不言之際非平
公不能彰杜預之善於後世矣按春秋晉荀息如齊適女還六
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駒入請佐公
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含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
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
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

實志志以定言言以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
也公說微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援而止秋八月
使荀息佐下軍以說焉

公叔文子卒二節

此記公叔文子得謚之由按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
子同升諸公子間之曰可以為文矣其在當時又有不言不笑
不取之譽而夫子不以為然觀於此章則文子所以得謚之由
在此三者夫子置而不講而乃以薦其家臣一節之善而許以
為可夫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豈非夫子平日不足於其
此三者而疑其謚之過及聞其薦賢節之善而僅許可之耶
大抵春秋之世公道不明謚法皆虛譽也故以孔文子之行如

陳氏曰

卷之四

廿

彼而亦得謚為文夫子不沒人善特以勤學好問一事與之雖
其立心之恕然其他事之無足取亦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故孔
國公孫拔之謚其當不當以聖言折之則褒貶定而善惡見矣
故盧陵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
振窮而私為粥不可也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子鱣觀文子執
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脩班制此考最
精然則靈公之譽拔自萬世視之乃所以為貶也亦何益哉故
人臣當脩實行以為身後計人君不可隆虛譽以詒後世謚也
死為衛地名齊豹亂無後死衛事故不采學者自考之則見矣
石駘仲卒一節

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

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遠也專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所從也方氏曰曲禮云居喪者頭有蒼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瘡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王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石祁子為有知也

陳子車死於衛二節

此見陳子之善於止亂又曰當時大夫之家皆有得用人以殉葬王法果安在哉

子路曰二節

此節言孝在於盡心貧富不足以拘之也歛首足形至斯之謂禮即子游問喪具章之說按家語曰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

禮記曲禮

卷之四

九

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二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粟細而坐列鼎而食頃次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觀此則子路於救水盡權之意力行之矣故孔子善之然不擇祿而仕之言微有病太家貧雖急於祿養然亦必擇其祿之合義如孟子仕有時乎為養章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趙開擊析之類乃其律例也若不擇而以不義之祿養其親則又不如終身救水之為愈乎路精義學未至故其後不免食輒之食聖人於此方取其行之孝固未暇責其言之微病也吾人要當知之

衛獻公出奔二節

按春秋襄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怒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文殺之公出

禮記曲禮

卷之四

十

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野人執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襄二十六年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初獻公使與甯子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是也蘧伯玉伯玉曰孫不得聞君之出敗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孫文子在戚孫蒯聘於齊孫襄君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甲午衛侯復歸于衛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和

臣不佞不能自薦以從扈牧臣之罪一也有出有入臣不能戴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殺其大夫齊喜衛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衛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衛氏殺齊喜及右宰穀芳諸朝衛侯之弟歸出奔晉齊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當言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逐出奔晉觀此則微公之疾居者而私行者信矣柳莊之言雖春秋不載理有之也若下文之事則失禮之甚本註議之是也陳氏曰晉文公之當從亡而辭見守藏者楚昭王之善其從亡而及公舒手說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近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弼也勢逆雖殊而功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莊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於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陳乾昔震疾一節

按詩經黃鳥三章朱子註曰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民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一

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仲遂卒于垂一節

按春秋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胡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學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賜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按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喬胡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簫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季康子之母死三節

按此章文義似難強通然應氏之說則足為世宗鑒矣

戰于郎一節

按春秋邾子齊之甥魯人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讎及聞請師于魯前在魯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又辭曰師直在齊也魯人無名會其伐之千創故齊國書師伐我及清當時政在季氏冉求欲使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而季孫不可及冉求以言激武叔乃始退而蒐乘次千零門之外五日不戰故公叔禺人立而嘆之及齊師戰于郎孟孫子洩帥右師果奔而齊師由是涉泗使非冉有川矛於齊師而入其軍魯亦殆矣故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夫三家公室世執朝權既不相君以義以息師端於未形之先又不爲君禦敵以扞君難於既至之餘驕蹇不臣之罪何可勝誅故魯人之禮童汪錡

禮記目錄

卷之四

三

而孔子與之夫豈特哀汪錡哉厚禮汪錡所以深責三家也若以中庸之道論之跡以名亂之齡無干戈之責乃以渺然之身欲搜強國之敵正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此豈禮之所與哉故曰不亦可乎聖人之言良有深意蓋者能即春秋詳而考之則其君之不兢臣之不忠下替下陵其罪自見而聖人深責三家之情可默會矣

子路去魯一節

此記二賢去魯之際而以愛敬之道相勉也哭墓展墓所以存愛於吾親行者之道也式墓下祀所以存敬以持身居有之道也古人離別之情於是爲至矣

工尹商陽一節

按春秋楚子伐徐傳中只有工尹路與諸上刺事無追吳師等事文而師楚子名也何以稱陳蔡疾鄭注云以昭八年縣陳故號焉亦難通也殺人有禮可也以坐燕不與之微而對其君亦非人臣之禮也孔子何取焉闕之可也

諸侯伐秦一節

此記諸侯失禮之事按春秋諸侯伐秦蓋公卒于會其會之事傳不載疑有之按春秋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乙未楚子昭卒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及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學者也等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二十九年春王正月

禮記目錄

卷之四

四

公在楚楚人使公親棧公患之穆叔曰校殯而棧則布弊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校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胡傅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迫欲擅其國而不取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以此觀之魯之君臣見制外夷亦已甚矣而謂區區拂柩之報爲足雪其踰年見留之恥哉於乎中國不競而後夷狄侵陵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故人君爲外夷計莫先自治中國也

滕成公之喪一節

此節劉氏辨明忌字當作忌日無疑二註臆說難通若闕之齊

哀使人弔黃尚三節

按春秋齊侯襲莒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逐襲莒門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莒還載甲侵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自末中而樂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殖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按此所謂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夫豈但言其哭之哀而已哉觀其知禮如此則其所謂善哭者蓋有道矣

孺子橫之喪

此疑經削之可也

悼公之母死一節

悼公疑即公子荆哀公孫邾而立也傳所謂以妾母為夫人欲以尊崇其所生而不虐其父以庶妾為夫人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虐其身與釋其宗廟正此之謂也哀公失位之後長惡不俊如此豈不哀哉

季子臯往其妻一節

此為疑經削之可也

仕而未有保者一節

此節以方氏說理為長纂言取李陳陸三說即方氏說也

三名不偏諱一節

此記辟諱之體

軍有慶一節

按長樂陳氏曰言不勝取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我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縗師而哭蓋其遺禮與車曰赴車若告喪也不載素服不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車破釜沈船宣膽以下戈相誓者乎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此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也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脩已而不責人不載素服如鄭義則禮亦悖矣此說是春秋註書其得禮公羊穀梁傳也若胡傳則以新宮為成公未遷宣王哭議也未詳孰是

孔子過泰山側一節

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穽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可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賣鬚也與此同意愚謂先儒謂柳宗元捕蛇說專以苛政猛於虎一句為主意是也蓋其非所以狀其昏迷之錮習而動其不忍之良心也為人君者可不深念之哉

魯人有周豐也者一節

此言感民之道在至誠而已矣墟墓之間君自盡其哀而已未施哀於民也然而民莫不哀社稷宗廟之中君自盡其敬而已

未施敬於民也然而民莫不敬此無他民有秉彝可以德化民
心至神可以誠感也若膠漆之誓會是以感民之敬信也民反
畔而疑焉何哉蓋無忠信義誠之心以涖之焉耳雖誓會
以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此可見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乎
人君鑒此亦誠之於思而已矣陳氏曰一辭而遂止非樂善不
倦者也

喪不慮居一節

此防賢者過禮之失厚葬以盡情哀毀以痛親皆所以為孝也
然喪必稱家之有無不欲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者何哉
蓋非以天下儉其親也為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上無以奉
祖考矣而實所謂不孝焉毀必有節不欲過為哀毀而致有亡
身之危者何哉蓋非不如不欲生也為亡生則君子謂之無子
以送終下無以延其宗祀矣而實所謂不孝焉吁心欲為孝而
反以陷於不孝此精義之學不可以已而中庸之道其斯為至
也彼察理不精而務為過人之行者豈不謬哉

延陵季子過齊一節

吳文正公曰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資坤而成
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交于土漸漸朽腐
聖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故曰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
始死則游散混于天氣之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
使而有私憾不敢將止戶樞而歸只得葬於齊地故言死而骨
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亦不容不葬之上中父子一

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慨傷然其魂
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交通父在於吳則子之魂氣亦
在於吳實不疏遠也聊以自寬慰爾左袒鉤右還其封且號者
三鉤是呼號而三還其封也非三號也

邾婁公之喪三節

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之不能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一節

辯在前削之可也

天子崩二節

此記為天子服之先後下節陳註辨之是也

齊大饑一節

吳文正公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廬陵
胡氏曰今人之急於祿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
有愧矣

邾婁定公之時一節

按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弑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
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弑謀而一府之人皆連坐刑不亦
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
殺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放此鄭氏謂弑父
者凡在官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據此
二說則此文二義俱難通矣愚初讀之意亦謂然且弑君父之
賊身固當誅然其同官同室之人且與古人非人不孝者壤室

洛宮得無後世夷族之慘乎夫非司寇不得擅殺人家之中
恩常慘義伯叔弟姪縱有殺父之惡只今擒送官司問擬豈索
徑殺疏說公平異義至謂大毆母則妻可殺大盜說不通愚謂
此文俱當作疑然胡傳於宋督弑君事亦引此文又未知何
義姑識以俟知者又朱子亦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不必士師也此說亦未見何據侯執考之云

晉獻文子成室一節

愚按古人頌禱如此可謂切實皆是今人則以死喪哭泣為諸
人必不敢以是頌而已亦不以全要領為禱矣愚嘗讀斯詩
有曰觀於此章之所頌禱一則欲其兄弟之友一則欲其子孫
之盛一則害其安寧寢興之適古人忠愛之意不出於人倫曰

用之間異於後世諛諂之臣之祝願矣學者合斯乎而玩之可
見

仲尼之畜狗死二節

此記聖人待畜之仁所謂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於物如此於人
可知者也下文乃記者因并記國君埋馬之法

季孫之母死二節

此經劉氏之精最當削之可也且其時二子同至何獨子直先
入乃棄魯子於外使後人耶此處俱難通

陽門之介夫死二節

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聞之不敢伐孔
子以為天下莫能當故治國者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長

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襲二人之瘡而
西羌頓平則為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
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繩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
猛知其不可伐李梁在隋楚子之其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
下莫能當畏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五節

陽處父

春秋左傳文五年至曰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靈驪從之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驪曰以剛商書曰沅漸剛克高明永克夫子
壹之此不浚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
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
自溫改蒐于道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董宏趙氏且謂趙
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

經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李怨陽子之易其班也
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晉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舅也

春秋僖三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
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
于河

西史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者
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矣然聖賢脩身治國之道
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園天子之色對天子之
符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相親其君臣至於見義
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
孔門之所誨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
咎犯可及

趙武子士會

按春秋士會始文公六年至宣公十六年士會為政十七年請
老宣公有二年晉楚戰于郟士會將上軍獨不敗又襄公四年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禮記目錄

卷之四

廿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
陳信於鬼神與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且
其尤輔五君以為明主也又文六年晉襄公卒靈公少趙盾使
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秦康公以師納之宣子患之乃皆
先蔑而立靈公德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先
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也士會吾與之同罪
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即此委曲以全君親友亦見
利君不忘身謀身不遺友之一端學者詳考春秋則見其為人
之實矣

趙文子名武氏趙孟

按春秋成十八年悼公即位武為卿襄九年同盟于穀襄十二

年晉悼公會諸侯于蕭魚趙武入盟鄭伯鄭自自此不復晉者
二十四年春秋極美悼公能推至誠以服鄭然則趙武相悼之
功此亦可見此時武猶未為政至襄二十五年為政薄諸侯之
幣重禮脩辭弭兵三十年會于澶淵謀宋災故三十七年晉楚
列國大夫會于宋楚子木東甲趙武患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為盟主
未有先晉者楚人曰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楚狎主
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不在
尸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
亦可乎乃先楚人按此宋之盟中國不兢夷狄馮陵中夏春秋
深貶之趙文子相君以伯之功至此貶矣西山責云六年未及

禮記目錄

卷之四

廿

老而偷惰形者為是東萊反以為勇能當其變強於義理者非
矣及昭元年趙孟享于鄭飲酒樂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
定公勞趙孟于穎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
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孟亦
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吾趙偷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
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
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秦后子出
奔晉見趙孟趙孟問秦無遺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
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出告趙盾
趙盾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間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滯以生疾將不能圖
恤社稷禍孰大焉子不能禦是以云也十二月趙盾卒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
諸口及宋之盟談笑當東甲之變神開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
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
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

禮記目錄

卷之四

幸

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
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義理以養其
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養敗於戕賊未老
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葬者

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風者薄夫敦聞子伯
之風者悍夫悌故凡之死有昔不為葬者而今為之葬也一邑
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如何哉是以仲尼
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絳相而有戒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
係於人焉耳蠶績冠之諱雖以戲夫氏之為服者未必出於
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

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為怒而以克敬典者為急分
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陳以感悟之其機不在多也

歲旱五節

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修城郭墾末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陳氏曰
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
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文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雉璧
穆公不能責諸已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尪與巫豈不惑哉

禮記目錄

卷之四

禹

王制第五

閩福寧王嚴黃教行

王制一書聖人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而為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先王立國綱紀制度較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諸侯壞法亂紀以應先王之制多矣暴君汚吏慢其經界井田之制孟子僅明其畧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班爵祿之制孟子已不聞其詳此蓋兼王之時先王舊典禮經僅有存者自秦變井田為阡陌壞封建為郡縣而分田制祿之法一切掃地故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雜

禮記目錄

卷之五

王者之制祿爵至君十卿祿凡七節

此言制祿爵之法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王制之首務也故為王制之首章夫王者繼天立極體天行道其所立者天下之大位也其所操者天下之大權也何以奉天道而正天下也蓋惟其有諸中者公平正大既有純王之心而尚賢崇功之本已立斯其徵於外者文理密察自有純王之政而詔德顯庸之典自明自其崇功而顯之也則大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宰祿以取其富大司徒以庸制祿而王寔主之或多或寡必其命之也其尚賢而詔之也則大宰爵以取其貴大司徒以賢制爵而王寔主之或尊或卑必稱其德蓋爵曰天爵雖王者制之而非王者之所得而私之也天命之也如此而後為以天自處可稱天王是謂王者之制祿爵則祿之制也天下感其恩賞者各自懋其功爵之制也天下感其懋官者各自懋其德故王者之功德蓋隆真才輩出而天下時雍矣王化之盛豈偶然哉不然祿不當功非王祿之則無富爵不稱德非王爵之則無貴矣豈王道即以其制爵言之自其制列國之君之爵也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公者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侯也侯王順逆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凡此五等以漸而殺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於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為其國表則者君也自其制列國之臣之爵也周禮典命掌諸臣五等之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卿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侯伯子男爵雖不同然舉中而言則通稱為諸侯也五等諸侯之國各有其臣上大夫即為卿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扶達於人者事也為任職事上

事簡而人少中士倍之下士事煩而人衆則又倍之九此五等以漸而殺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其申於民者臣也此制畿外之爵也若王畿之內有天子以為天下之大君矣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則加一等三公為九命之伯卿為七命之侯伯大夫為五命之子男士亦有上中下則王朝之臣也此不言者自正者制爵言不因言天子故并畧其臣也制爵之法知此自其制祿言之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以供服用以祿百官於是乎取之必千里而後足也且示本大而末細若重以馭輕也故獨隆也畿外諸侯之田公侯四方各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伯四方各七十里七十七里七十九里以開方之

禮記

卷之五

三

法計之蓋四百九十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五十五里蓋二百五十里也下此受田或四三十里尚有不能五十里者此則朝聘不得自命於王朝其功勞附於大國之諸侯以達之天子而為附庸之國者其受田然也以供服用以祿百官於是乎取之無有餘亦無不足隨其國之大小爵之尊卑以漸殺也此制畿外臣之祿也畿內王臣之田天子三公食采邑視外公侯之百里天子之卿食采邑視外伯七十里天子大夫視子男五十里元士視附庸之或四十三里焉爵同故也先王制內外之臣其爵祿均者何也先王之制出為列國之君入為王朝之臣故卑公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但齊式並其卿蓋畿內均勢外一體所以

天下偏重之患而遠近若一也是以雖更東遷之後而鄭武公猶入為周司徒卿莊公猶入為平王卿士維持鞏固垂八百年其法美矣此制畿內臣之祿也然皆自上而有爵者言之耳又其下有無爵之庶人而在官者周禮六卿三百六十屬之下皆有府典藏者猶史掌書者猶今之庫官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役者也胥有才智之稱為徒之什長徒猶今之趣走者也若此之類身既在官而不得親耕以為養矣豈可無祿以養之而使有仰事俯育之累哉亦維以農之上下為差耳夫先王之制井田也一夫皆受田百畝然工力之多寡不同而其田之肥饒瘠隨之以異故其所入大率有此五等上農食九人次食八人而七人而六人而五人所差如此庶人在官者則隨其事之高下而受祿以五者為差多者不得過食九人

禮記

卷之五

四

少者不得下食五人蓋一人之身上父母下妻子太率亦不過九人五人先王以此為差所以足其俯仰之碩而使無內顧之憂也此則內而王朝外而侯國之通制耳然外而公侯伯子男之卿大夫士其祿又何如諸侯之下士受祿視上農夫得食九人取祿足以代耕則仰事俯育足矣由是而庶恥之心敦報君之禮重矣中士倍下士可食十八人也上士倍中士可食三十六人也下大夫倍上士可食七十二人也此雖大國之制而次國小國所同也蓋由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至卿大夫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也至公侯百里之入取其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十倍於卿也大國所獨也次國之卿祿食二百一十六人但三倍大夫祿而已

不得如大國卿之四倍也至伯七十里之入取其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但十倍其卿之三倍視大國若亦設其一矣小國之卿祿食二百四十四人但倍大夫祿而已不得如次國卿之三倍也至子男五十里之入取其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但十倍其卿之二倍視次國君亦殺其一矣蓋由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也制祿之法如此

案孟子於君如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於臣如君一位俱以君臣連帶下說故虛齊曰以覓王制較長意有在矣至以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此亦當從周禮王制蓋以公侯田方百里此人臣之極六卿若得受此則加命為三公更無可加祿處且元士視子男祿亦人厚恐地不足以供且以周禮考之王之

禮記月錄 卷之五

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為九命之上公卿六命出封加一等為七命之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為五命之子男王之上士三命與公侯伯之卿同則是視附庸是也豈有三命之士而遽可食五命之祿哉遜志齊周禮考次目錄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此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誦其意更安得而舞之疑孟子之時已不見周禮是故其言如此所以但謂聞其畧也故朱子以孟子此章闕之可也案周禮大司徒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方三百里食者三之一諸子方二百里食者四之一諸男

禮記月錄 卷之五

本

方百里食者四之一與王制不同梁氏謂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此則以封疆言之而九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其中梁氏此說似為有理而何極立又謂賢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終有所不通而朱子又云畢竟周禮底是此王制可疑也且虛齊云據詩經閟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顧更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又春秋傳管子對屈完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亦非止百里矣故朱子又嘗疑是聖人方起草而未及行蔡九峯亦謂其首末未備乃周公未成之書而新安倪氏因謂冬官之缺蓋其所未嘗筆者故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而黃氏曰抄曰集說謂周禮王制不合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

至也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之家劉歆恐其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未詳曰然則安所折衷也曰史闕文聖人之思也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讀書之法至于用之則當師其意而不必泥其迹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及亞德爵及無功則二禮行而孟子之言亦舉矣

次國之上卿至各居其土之三分之一節

此二節當為疑經案周禮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即上大夫小宰中大夫二人即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四人即下大夫上士八人云云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俱倣此則卿即大夫也故此篇首云諸侯之土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是侯國雖中大夫

亦無矣蓋降於天子也據此則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下大夫不惟於周禮不同而於篇首五等之爵又加其三而為八矣
上不謬哉今案此經出春秋傳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
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孫叔曰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
對曰次國之上卿云云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
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此語
蓋出一時應對未知有據與無而傳士輒采而入之此篇鄭註
又緣而為之解釋故其前後悖馳自相抵牾者此且鄭註小國
是卿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亦與本文相反本文分明大國大夫
位於次國小國卿之上也經傳胥失之矣中士下士者言三國
中下士之制也上上士也下章言三國之制上士皆二十七人
而未及其下士也故言其數如此此節宜在上士二十七
人之下而今錯在此云案周禮凡中士皆倍上士下士皆倍中
士則此宜云凡大國次國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則下士之數
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八十一人也言下士則中士居上士之二
而為五十四人可知矣故纂言取此節置上士二十七人之下
而引方氏山陰陸氏廬陵胡氏三說以正之而吳氏之說尤精
於周禮今從之鄭氏之說誠不可曉士皆有職豈有為介而行
空國而出乎疏又悖之故吳文正云說竟不通

凡四海之內九州至諸侯之附庸不與
此言封建之法是諸儒故簡筆法如此矣云右梁辯之當矣且

禮記

卷之五

七

與周禮不同案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
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與此不同蓋不可考矣闕之可也然
畿外封建多餘地少所以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分國少
餘地多所以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但畿內國與八州所建國
不同畿外分明是國畿內國只是采地受其祿而已凡言里皆
以開方之法計之九州見圖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此亦疑經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官者
官府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出者供之欲其易給無勞
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御者天子所

禮記

卷之五

八

用其用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供之欲其難致有節也此據
本文所云但與周禮不合案大宰以九賦欽財賄一曰邦中之
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
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
賦其詳見於載師虞衡所謂取之百里之內千里之外者也以
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餘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
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而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此便是百里之邦中賦以待賓客四邦
之賦以待稍林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
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此四者便是千里山澤之

賦以待饗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又人宰之制國用必合玉帛之財為之調度乃可安能一如此分別也且百里共官必至置乏千里為御日流奢侈皆不經也故晁文正取陳王二說辨之有見

千里之外設方伯一節

此言先王設方伯於畿外之制二伯即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是也八伯是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是也此章言其制之法如此王畿之內近而易制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而欽然無所綱紀於其間則強弱得以相吞大小無以相維甚非長治久安之術也是故先王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焉其制何如夫合五國地稍廣矣易於渙散無以聯屬之不可

禮記

卷之五

九

也則以為一屬而於五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以為長取其仁足以長人而能聯屬之也倍而十國地又廣矣易於聯屬無以連比之不可也則以為一連而於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以為帥取其知足以帥人而能連比之也又三倍之而三十國地愈廣矣常有卒然之變無以制之不可也則以為一卒而於三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以為正取其義足以正人而能制變以不亂也夫是長也帥也正也無以總之則其權分而彼此不相為用其地遠而能否無所於稽又不可也存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大廣矣則以為一州而於此二百一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為伯周禮所謂八命作牧蓋諸侯七命也加一命為八命則為伯稱州牧得專征伐於諸

侯其仁其知其義可知也故自畿外言之有八州也一州一伯則八州八伯也由此八伯而下之一州七正則八州五十六正也一州二十一帥則八州百六十八帥也一州四十二長則八州三百三十六長也皆上統於方伯者也是則方伯之分亦甚尊其權亦甚重矣又可無統之者乎八伯又各以其所屬之長與帥正而主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二人謂何即分天下以為左右而分主之為二伯者是也周禮所謂九命作伯者也是觀之下統乎人而有總攬專制之權上統於人又無恣肆驕橫之端方伯之設其法甚善矣嗚呼總天下之大而歸之八伯總八伯之權而歸之三伯如是而天子位焉內外相維大小相制勢無兩大政非多門勞勞德罔非正人深根固本牢不可拔先王

禮記

卷之五

十

所以能大一統之治也其經綸固可見矣案如此說以八伯為方伯與周禮曲禮及後三監章俱合是文正公乃以二伯為方伯非也夫二伯主東西是為東方伯西方伯是也九州所屬獨無方乎正東曰青州之類非方而何或曰但以八命作牧為方伯是主侯伯之賢者言之畿外諸侯亦有公是九命者如其賢有功德是亦可為方伯也則何以加其命曰人臣無過九命者但優其祿重其威權而已矣千里之內曰甸至上士二十七人凡三節此言先王分服於內外而設官以共理也案禹貢五百里甸服

畿內也何百里賦納總全也二百里納銍也三百里納結也服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但四百里粟也五百里

三監之官以監於本國焉所以監臨其地而督察其政事之公私善惡也然不使卿者見王命之爲尊雖大夫得以制一方之伯且其職之卑又虞人之歸其後而不政辟也是大夫也每國三人也蓋一人或勢孤而不能徧察二人或見徧而有所異同故每國三人使更相贊助更相可否而不爲彼之所制所欺也先王控制之意其周密如此天子至之國是一句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此言王畿世祿世爵之制也天子王畿千里之內何以爲諸侯祿公卿大夫士王朝之諸侯也天子選賢而置之位養之以祿以外諸侯爲差死則其子得食父祿而不待世父之爵故畿內謂之諸侯祿明得世祿而不世爵也天子王畿千里之外何以

爲諸侯嗣

爲諸侯嗣

爲諸侯嗣

爲諸侯嗣公侯伯子男列國之諸侯也天子推有功而封之國錫之山川土田死則其子得襲父爵世世相傳故畿外謂之諸侯嗣明得世爵不但世祿也夫臣一也而先王過爲區別若此何也蓋祿以處內非輕也王朝之臣以輔佐王萬化之原四方之極非賢不可責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耕稼釣渭權居輔相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惟賢而已豈得而論其世哉此所以但得世祿而不世爵重得賢也惟如此而贊襄天子總理天下有人矣爵以處外非重也列國之君統於王朝承宣德意謹守侯度而已故諸侯既有功德王所封報其子孫又無大惡即可襲封帝王不以天下爲己私物故周公大宰曲阜稱公姬姓世同乎魯矣太公

尚父營立是侯姜姓世嗣乎齊矣豈非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哉此所以不但世祿而又世爵重有功也惟如此即藩屏王室宣力四方有人矣及周之衰壞法亂紀內而小人得志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重推賢者退處於軍門老死而不用故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識世官非公選也而內諸侯祿之制壞矣外而諸侯放恣強者脅弱弱者暴寡小國日見侵削而危亡大國日益隳陵而不道故春秋書侵晉伐書戰國入遂滅云者識滅國與絕世也而外諸侯嗣之制又大壞矣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而以尊賢敬大臣體群臣爲朝廷之經而以興滅國繼絕世爲天下之經也雖然內雖以世祿爲主而有賢亦得以世爵或亦以出封有惡則亦不得世祿外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有德或亦以入相則又有通融變動之處先王之法所以盡善也

制三公一命衮至下大夫一命凡二節

此言臣下命服之制案制字當句絕註非也故孔氏曰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特云制也夫王者之制其於臣下之服與命何如哉三公八命之制驚冕有功德加一命爲九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其服服其命之數得服九章九旒之衮冕此常例也若止爲八命之三公未加爲九命之上公則止宜服鷩冕而已而乃有加衮冕者是特恩之賜也周禮所謂予以駁其宰者也此特恩

也王者之後及上公與大國之公皆九命不得有過者爵以此為極尊命以九為極隆也次國之侯伯不過七命若驚見也小國之子男不過五命若驚見也此以上與周禮同者也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此以下與周禮異也周禮則公之孤四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禮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也餘服制皆見圖說註引大宗伯再命受服不知何義

凡官民材示弗故生也凡二節

此言先王爵有德刑有罪皆至公而無私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有官民材之法其法何如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禮記

卷之五

王制

射御書數教而有成皆所謂材也必先於此考而評之是謂論也論之既辨則材之優劣審矣由是而劣者退矣優者雖知其實有德行道藝然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是謂使也使之而能勝其任則材真可用矣於是爵以一命之位周禮一命受爵也有爵則有祿故於此卷之以祿此詳於遴選漸以登庸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也慎之至也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節飲酒禮賓之厥明鄉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以是爵人必於朝何朝若士之所會以見爵雖獨出於君而實則有德者士之所共爵也非一人之私喜也公之至也然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

禮記

卷之五

王制

私而制爵制刑皆當循天下之至公也周禮卿士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遂士協日就郊而刑殺肆之三日縣士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莽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掌戮凡殺人者路于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是是刑人必於市何市者衆之所集以見刑雖獨斷於君而實則有罪者衆之所共棄也非一人之私怒也公之至也夫刑人固欲與衆棄之矣是故自大辟而下受墨劓剕宮而不死者公大夫家不畜養士不與言以其爲衆所同棄之故也其五等象刑之當宥者則屏之四方使遠去其地之遠近惟其罪之輕重所當則使之舜典象以典刑墨劓剕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也賦役之政不及以不民伍待之

也不授以田困乏亦無餽餼示無意於生之也夫先王之於人顯而不欲並生者而獨於刑人待之如此非寡恩也義當然也夫制爵慎而極其公則奉天命而好以天下制刑慎而極其公則奉天討而惡以天下此之謂民父母矣

案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墨者無妨則者使守關劓剕者使守圜劓剕者無妨則者使守圜守內人道也則者使守固無急行髡者使守積王之同族不官之積於隱與此不協爲害刑人也周禮此處亦可疑

諸侯之於天子也至一德以尊于天子凡十二節此言朝聘巡狩之禮天下之治常病於上下之情不通黜陟之典不行而天下之統不一也是以古者之制諸侯受封在外矣其致臣節於天子也則每年使大夫一小聘其禮殺三年使大

夫一大聘其禮隆五年一親朝以述職天子建極在內矣其宣
上德於諸侯也則五年一巡守以巡其所守此章是記實制蓋
述舜典之文而敷衍之也舜典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祭云五
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
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方來朝又明年
北方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
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與此正相合
周制則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服各以其服數來朝謂國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與此文異矣自巡守之禮言之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矣則先柴燔燎祭天次望祀東方之山川先尊
神而柴祀以告至也次接見東方之諸侯正君臣也次問百官
者就其家見之示民致孝也次命大師采錄民間歌謠之詩如
國風是也而觀覽之以觀民間風俗之美惡而知上入政令之
得失也謂之民風者朱子云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
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次命
司市進納市價之書而觀之以考民所好惡之奢質而知君上
所率先也若民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辟此後物之所以貴
由上之不能敦朴以先之也其後將安逃哉命典禮考其時之
節氣早晚月之弦望晦朔定其日之甲乙先後蓋正朔頒於王
朝懼有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無所徵也同其五刑之律謂六律此以下文增樂字故解為六律并通同其吉凶軍實嘉之五禮同其六律六
五聲八音六舞之樂同其常室重旗之制度同其衣服貴賤

尊卑之等級蓋王法出於王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而
無所懲也故考之定之同之知其時月日於正朔有差律禮樂
制度衣服於王法不同則非正矣必為之正之以齊正朔以一
王法也夫命大師也命市也命典禮也各陳所職而考之則國
之治亂治之賢否皆畢見矣黜陟之典可不行乎故外祭於川
及群祀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則削其君之地焉內祭於宗廟
有紊昭穆失時序者為不孝則黜其君之爵焉變禮易樂者足
不從王也則竄其君於遠方焉革制度衣服者是為畔王也黜聲
其君之罪而致戮焉凡此所以討有罪也至於善民之風齊民
之好惡奉正朔而時月日之皆順遵王法而律禮樂制度衣服
之皆同外則敬於山川神祇內則孝於宗廟此之謂賢君此之
謂治國是有功德於民者也則益地而進其爵命焉所以賞有
德也二月東巡守之禮如此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北各以
其時也如其禮者有異時有異地而政則一也至於北則歸矣
其歸也告至於祖廟之廟特用特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
其禮簡也其歸告至其出豈不告行哉故將出類于上帝百類
于正祭也宜乎杜言義宜有事也造乎橢言造而告之象生時
之出必告也天子巡守禮之始末如此此與虞書文大同小異
案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崇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

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自諸侯之朝覲言之註會同註常言之也其始出也亦宜乎社造乎彌但不得觀乎上帝也當夫天子無冠喪冠戎之事適諸侯來朝宗觀遇之日與之相見總而言之皆曰朝當此時也諸侯何所事哉以禮以齊民頒自王朝有定制也必豫考正之無違僭也刑以弼教自天子出有定律也必豫公平之無偏枉也又以秉德事上無二汝心臣之職也必豫精白一心無二三也此豈徒然哉正以禮者天子之制不考則自專而不恭矣刑者天子之法不正則自肆而不敬矣德者事君之本不一則有悖德而不誠矣是不臣而上慢其君者也故考正且一之於豫而述之以朝則見王者之威有以備及於遐方而政非多門王者之德意

禮記集說

卷之五

十九

有以金盛於一統而尊無二上故禮同倫而臣不敢自專也刑同律而臣不敢自肆也德惟一而臣不懷二心也此之謂以尊于天子諸侯之朝以述職如此夫君有巡守以巡其所守則黜陟之典以行臣有朝以述其所職則上下之情常通天下之所以大一統也有由然哉

天子賜諸侯樂室諸侯曰賓宮凡四節

此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亦承上文考禮正刑一德之意而推言之也諸侯有助德則天子賜之以樂所以示賞也然金樂之器不可以備舉尊卑之分不可以無別故賜公侯樂則以祝將之祝狀如漆案中有推將作樂先擊之是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侯之地遠而澤可遠施者似之故使者執以將命則其他

器可知也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鼓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推之使自擊是鼓節一曲之終其事狹伯子男之地近而澤不及遠者似之故使者執以將命則其他器可知也列國有罪則諸侯征而殺之所以示懲也然威福之柄不可以下移征殺之權當歸於一統故侯伯有功德者加一命是八命作牧則賜之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於當州之內曰征則殺猶未敢也若未賜弓矢豈敢征哉公加九命為二伯則賜之鈇鉞然後得專征伐於一方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蓋曰殺則專征可知也若未賜鈇鉞豈敢殺哉然必祭酒灌地以降神衮所必用也用禮小宗伯凡祭化賓客以時將瓚裸則註天子圭璜諸侯璋璜故必賜圭璜然後得自為客若未賜圭璜則降神既不可廢客又不得

禮記集說

卷之五

二十

自為惟來客於天子而已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亦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諸侯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何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立諸侯必即命之教命然後為學所以一道德也學之設奈何小學之立於公宮之南宮南之左是立之在國中者何先王於人之幼也久之於小學習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無非欲其於人之長也入之於大學期之以格致誠正之功脩齊治平之勩所以明其義理措諸事業無非欲其達之於外也故處以國城之外學之異其地也唯如此則內外交養小大相成內有以立大學之基本外有以收小學之成功矣夫學命於天乎學

敢同於天子哉天子之學名曰辟雍蓋言天子背道就於學中
尊明而教天下以明達雅和而教天下以諧和也諸侯之學名
曰頤宮蓋言諸侯頤頤政教於學中政以一其行而作國人之不
能教必率其性而俾國人之自得也學之異其名也唯如此名
義有差尊卑有等上可以尊君下可以作人矣案詩靈臺曰虞
業維從音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鼓逢逢矇瞍奏公文
王居豐諸侯之學也文王有諱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皇王庶哉武王之學也至是始為天子之學矣夫
文王諸侯亦得名辟雍者何此蓋周制文王建學始名辟雍至
武王有天下因之其後遂定以為天子之學名而諸侯不敢同
矣猶太王作畢門應門及周有天下遂尊為天子之門而諸侯
不得立也魯頌泂水曰思樂泂水薄采芣苢作泂宮泂水既飲
服與此正相合但詩註云辟雍通雍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
之處水旋立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雍泂水泂宮之水諸侯之
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有水北無也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
故曰泂水而宮亦以名也二註不同者疏云禮論政教治理之
事故特解其義詩言靈沼魯雖泂水采芣苢言水之形狀故特解
其形也然則禮說當專言其義是矣嗚呼先王講學行禮以
崇文教也而在天子則東西南北無不服在諸侯則隸夷服
何也于此見先王教化之大焉見古昔人才之盛焉見民心秉
彝之感焉見內外脩攘之道焉見文武將相之通焉見射禮正
志直體之效焉後世以教于學者無克明其德之君焉于學者

無克廣德心之士文武將相分為兩途正志直體置而不講
斯民於政令刑法之衝角而夷于干戈矢石之下無感乎威之
而不應道之而不從也讀禮者而質之詩則學校得失之原世
道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矣由此章觀之祝饗以賜樂自天子
出也弓矢鈇鉞以賜征設征伐自天子出也圭瓚以賜命教
以賜學禮自天子出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之所以為有
道與
天子將出征至以訊讖告月三節
此言天子出征始終之禮天子奉天討以正有罪謂之征以將
出征之禮言之類乎上帝宜乎杜造乎禰犧見馮於所征之地
馮文為馬兵之所資莫急於馬故行師之祭稱馮猶夏官稱司
馬也夫造乎禰犧又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祖不敢自專有所
稟奉故言受命蓋禰親故有祭以告之祖尊唯稟命焉已註云
卜於廟未詳周禮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范太卜帥執事
迎塞主及軍器則是有卜但未必於廟否也受成於學在學謀
論在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中蓋有文
事必有武備之意特出征之禮如此自執有罪反之禮言之釋
奠幣于學以訊是生而當問者敵是死而截耳者告先聖先師
大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武之事告而歸之功者明用武以文
任威以德也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
于社此不言畧也泂水曰在泂獻賦在泂獻功也師旋之禮如
此大師出以禮則折衝禦侮之謀豫定而無僨敗之虞師旋以

禮則矜功代善之意不形而有謙恭之美三代之師如時雨
以一於禮而已矣

天子諸侯無事至不覆巢凡四節

此言田獵之禮周禮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天子諸侯
無事歲必四田以供三者之用三用維何詩經徒御不驚大包
不盈毛傳云古者獲禽頭傷不獻或毛不獻不皮禽不獻擇取
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腦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若
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于右肱為下殺以充君庖是
之謂歲三田蓋尊神敬賓而後自養之意於乎大宰之九式先
祭祀賓客而後羞服內饗之制意先祭祀燕飲而後羞膳人
臨人之薦羞先祀賓客而後內羞膳人先祭祀賓客之禮而後

禮記集說

卷之五

十一

王之始獵走兔事必有序無物而不在禮蓋如此若無事而不
田則無以供祭祀賓客且以天下養一人矣故為不敬田以禮
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矣故為暴天物由此言之君故不可不
田田尤不可無禮也自田之禮言之天子田皆得圍但不合而
取之周禮鼓遂圍也此章諸侯是畿內公卿不合圍掩群皆惡
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以止之諸侯殺則下小綏以止之大
夫殺則有司所設驅逆之事遂止而不用矣於此而後百姓田
獵此六節者循尊卑貴賤之等禮之義也禮正月十月一歲再
祭魚故十月祭魚矣虞人乃入澤以梁取魚也射九月祭獸百
姓乃田獵鳩八月化鷹然後設罝羅十月草木落然後入山
林十月以後昆蟲蟄矣故至仲春皆得以火田此以上此章

冬言也不取獸之子不取鳥之卵不殺獸之孕者不殺禽獸之
稚者不殺鳥巢而盡取之此以上皆主春夏言也凡皆順天之
時禮之仁也義立而上下各有其節仁廣而生成不失其宜先
王所以不暴天物而祭祀賓客庖廚之需皆於是乎取之敬之
至也

穀梁荆聖御名四羊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為乾豆次殺射髀
格矩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遲速故充庖廚
冢宰制國用至以樂凡五節

此言冢宰天官之職冢宰天官卿治官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
也何以財用之末亦制於冢宰蓋財利之際其情易弱而富有
四海者其欲易縱以易縱之欲而投以易溺之情將取之盡歸

禮記集說

卷之五

十一

錄用之如泥沙不計矣故周官冢宰之設重之以出入之權其
職雖主於正官而政實兼乎制用凡大府王府內府外府無不
總其綱司金職內職歲職幣莫不受其命以至微而酒醴饗膳
之用小而蓬醢醢醢之需皆有所制而不得專而其大而要者
則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用蓋上佐乎君
所以理其入者使上無以縱漁獵之欲下無以肆溪壑之好則
下不至於病民而又以九式節財用蓋上佐乎君所以制其出
者內得以弭王官無厭之求外得以禁官師無益之費則上不
至於病國防微杜漸之源保邦經世之要未有善於此也故
於歲之終五穀之稅皆入之時然後制來歲一年國用之計焉
其制之奈何地有大小物之多寡殊矣必計其地之所出而酌

豐之年有豐耗物之盈縮其矣必視其年之所獲而等差之於此立為通融之法以其所入所而為四用其三分餘其一分是總前三年之餘入足供一歲之用矣又以其餘者等而上之三年餘一年之用則三十年之餘足供十年之用矣以此三十年之通則可定制國用之數量本歲之所入為來歲之所出多不過禮少有所殺焉是制國用之法大槩如此以制祭祀之式言之計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分之一祭用多如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以制喪之式言之總計三年經用之數用其什分之一喪用如此尤多者送死以當大事會是無可以用子情也夫喪祭用不足曰暴其失殘敗而不整是以天下儉其親有餘曰浩其失汎濫而沒禮是以不義遺其親皆非禮也故禮者

又急則無三年之蓄是民散而國將亡也故國非其國矣正則立國必先養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理之必於如此是以先王立國務積儲蓄天下也民三年耕必使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使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夫豈惟樂歲終身飽而已哉雖凶旱與水沴年固凶矣而民皆是食無菜色焉則以儲積備災行之有素焉故也然後天子食日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也又周禮以樂侑食也鄭註牢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膾胾鮮腊腊醢三腳臠臠此蓋言其先天下之憂而後故可後天下之樂而樂耳然膳夫大烹則不舉則此水旱亦非大水大旱也先王足民固國之道如此喪三年不祭宗廟者凶異道不相干也

初即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後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之也故不如無祭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起居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當自有所居喪之禮果能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未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准禮且廢卒哭後遇四時祭

言立有宗廟不祭乃越俎而祭天也社稷則鄭云不以卑廢尊說竟不通當從周禮以大宗伯攝可也天子七日而殯至不造窆訖凡十有五節此言春官宗伯掌吉凶之禮以凶禮言之元而殯於棺乃殯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大夫士三日有等差者位尊者送終禮物其數多位卑者送終禮物其數少故也然必三日為之制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其更生三日而不生則不生矣故大夫士庶人同也殯而藏棺於土為葬左傳云天子七月同執至中國諸侯三月同執至外姻至庶人同土此言大夫士庶人皆三月疑誤也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貴不敵親也期之喪達乎大夫天子諸侯不為之服者親不敵貴也庶人之葬縣繩棺不得如士雖無碑猶有二練也葬不為雨止以禮儀少也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自士以上則家人以爵等為封立之度與其樹數白虎通云樹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庶人棘事自庶人達天子皆然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也喪大記之言非也曾子問載子夏問此禮夫子嘗甚非之陳復引公政入家以釋此甚失義理謂士以上有二事豈不繆與自天子達於庶人喪之衣衾棺槨皆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之牲牢器幣皆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也以吉禮言之其為廟制也天子天下之至尊立七廟以祀其先王七廟者何左三昭廟右三穆廟中太祖一廟合之為七廟

也是天下之獨隆矣諸侯不得僭也諸侯有國立五廟以祀其先公五廟者何左二昭廟右二穆廟中太祖始封之君一廟合之為五廟也是則視天子而降殺以兩大夫不得而僭也大夫有家立三廟三廟者左一昭廟右一穆廟中太祖始封者一廟合之為三廟也視諸侯又降殺以兩士亦不得僭也侯國中下士惟一廟視大夫又降殺以兩庶人亦不得僭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祭先於寢而已不得立廟禮不下庶人也是則也廟者高曾祖禰之上又得祀其二祖五廟者祀其高曾祖禰三廟者祀止祖禰然此三者又皆得祀太祖一廟者祀禰然猶得祭庶人祭於寢則特薦而已是報本反始心雖無窮而尊卑貴賤禮常有限先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為祭禮也以內祭豈之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名禘何春物未成祭品鮮澤成禮也夏名禘何夏物亦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不忘親也周禮大宗伯以祠審子先王以禘夏享先王與此不同吳文正曰章內禘當為祠禘當為禘從周禮也秋名嘗何新穀熟而嘗不敢先也冬名烝何冬時物成者衆盡物也以外祭言之天子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諸侯社祭土神稷祭穀神大夫但祭五龜門行中霤之五祀而已然曲禮天子亦祭社稷五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天子天下百神之主諸侯主其一國是以上得以燕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也重複言之謹言之意也天子不特祭天地又祭天下名山大川以其能成變化資財用故報之也祭之禮奈何黃帝泰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山五山天下之至高

者總曰五岳天下之名山也祭之禮視三公大行人上公禮九等獻九饗饗客上公簋十簋十有二五岳之禮如之也江河淮濟四川天下之至大者總曰四瀆天下之大川也祭之禮視諸侯大行人侯伯禮七年饗禮七獻掌客侯伯簋八簋十有三四瀆之禮如之也此即曲禮所謂方祀也是有功必祭仁之至也行祭有禮義之至也天子祭王歲之先世帝王無主後者諸侯祭其國之先世諸侯無主後者昔有功德不絕其祀亦仁之至也其內祭也天子諸侯之名雖同矣然猶拾則其為自其主之各享於本廟也為猶自升群廟之主而合食於大廟也為拾天子止則七廟流光下則萬邦助祭宗廟之禮得以自盡其所欲為矣然而杓植者順發生之時無寂於備物致精禮之享不

嫌於儉親故省而從植非薄也禘嘗烝則皆拾者物以漸而成見天時之歲者享以漸而豐昭民力之晉存故歲以三拾非侈也夫拾之為體重矣三時用之植之為用輕矣歲二行之天子制之獨隆如此其分然也諸侯內崇五廟之親外謹維禘之度宗廟之事時有所出而不容僭差矣故南方諸侯夏朝闕幣祭西方諸侯秋朝闕幣祭北方諸侯冬朝闕幣祭東方諸侯春朝闕幣祭重王事也杓植而嘗烝皆拾天子所同也禘一植一拾天子所異也避王尊也夫廟祀有國之重也急王事而有所闕掃祭三時之始也避王尊而有所闕諸侯禮之降殺以兩亦其分然也是於享享之中而寓尊王之意亦仁之至義之盡也其外祭也天子諸侯雖均得祭社稷然天子社稷至天下土穀之

神則牛羊豕之類俗禮獨隆也諸侯者主一國土穀之神則羊豕而已禮有殺也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士宗廟之祭何如
有功德而賜圭田者則祭祭器衣服其也無功德而未賜圭田者則為殺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蓋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十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亦殺此祭薦之詳畧也
大夫士無田則薦矣庶人又何以祭於薦亦薦而已薦必有配隨時所有春韭而夏麥而秋黍而冬稻而薦時也薦之禮如此牲以純而未散者為一故天地牛用犢宗廟用角
雉賓客取肥大也行禮宜豐自奉薄故無故非禮事也諸侯雖殺升大夫不殺羊士不殺豕庶人不食珍事神宜厚自奉

宜薄故庶羞燕衣寢具不踰牲祭服廟凡以適豐儉之宜也禹敝衣服而致美乎敝冕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孔子曰禹吾無間然聖人之道如此而已大夫有田則祭家造祭器為致祭器不假言必造也祭器未成不造器言先造也此亦曲禮重出

案廟制大全載朱子一節蓋本出中庸九章或問最可有壞廟之道曰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出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至墓地不請凡八節此言王政章首占者句絕此二字直貫至末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古昔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以仁

義並行而德澤遠施也古者之政何如以言其公田之制也國借民力以助耕義也不稅其私田所以厚農仁也以言其市之制也藏其市地之廛以抑末義也不征其貨所以厚商仁也以言其關之制也祭異言異服以防奸義也不征其貨所以厚旅仁也以言其林麓川澤之制也戒以時入義也不禁其采取所以厚民仁也以言其大夫士圭田之制也必有功德而後賜使供祭祀義也不征其稅所以厚賢仁也以言其興作之制也用民之力義也歲不過三日所以安民仁也以言其田里之制也禁不得墾義也然不墾則生者無相兼并而人無憾於養生仁也以言其塚墓之制也禁不得請義也然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仁也於乎先王存心以仁而行政

以義治民以義而未嘗不仁仁以為義義以成仁合一之道也世人岐仁義而二之亦異於先王矣

案周禮司門關市廛皆有征山林川澤虞衡皆有屬禁均用民力甸三日與此皆不同鄭註云所云古者謂殷時也或案與又案孟子文王治岐章大甸或問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征守山林川澤悉有屬禁何也潛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倫乃王道之成未詳是否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至必參相得也凡八節此言冬官司空之職書曰司土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大宰之職曰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之職六

同安其為六十是司室與天官列而為六審矣泰火之餘簡
編散亂司室之文大半錯雜於司徒之中蓋編書者以司室掌
邦土而土則地也故凡山川土地稼穡之事悉歸諸地官司徒
而冬官闕焉漢儒承訛襲謬莫覺其非至欲以考工記補之其
誤甚矣至宋儒始謂冬官不亡而以他官之掌土者補之其功
大矣詳見曲禮況王制此章若合符節於乎地利民居王政之
首宜細故而司室哉司室以丈尺之法度地里之廣東西南北
輻之數為之邑并城郭廬舍以居民其法何如一則察於天時
也蓋地有山川沮澤之殊則氣之所至自有燥濕寒燠之異必
據其已至之時以逆其方來之氣以相度其宜否一則察於地
勢也蓋地有遠近之殊則勢之所在必有奇袤盈縮之差當量
夫至近之處以及乎至遠之區而建立其規模夫天時既察則
其宜否見矣地勢既察則其規模定矣於此乃興制邑之事而
任民力以為之也度地居民之法如此然任民之力以興事是
雖擇可勞而勞之矣又豈無寬厚之道以優恤之哉先王以義
役民以仁存心凡有興作而使民也以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宜
也壯則食多功宜有加矣今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是事
舉其中節其力而不盡也寬厚之至也任也以壯者食多而功
亦多宜矣老則功少食宜從殺矣今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
食是施從其厚豐其食而不困也寬厚之至也仁也凡使民皆
然則空輿事任力可知矣先王於勞民之中而有恤民之政如
此是以人道使人也後世則牛羊而已矣夫輿事任力而民居

定則儲材用而興政教有不寬緩者矣是故以凡諸民材之法
言之陰陽迭運天氣不能無偏東南多燠西北多寒也必因寒
燠而為之備焉下成地形勢不能令一高者必燥卑者必濕也
必因燥濕而為之備此其故何哉天地肇分而陰陽收奠谷則虛
而廣也川則流而大也由氣化而有形制已大異矣是以民生
其間者語其風俗隨其方之所尚則有山川沮澤之異習語其
氣質隨其地之所鍾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氣習既若是
不一矣飲食有五味也則酸苦辛鹹甘之異和出入有器械也
則水陸舟車之異制寒暑有衣服也則繒裘絺絺之異宜資生
又若是其不同焉聖王有見於此故其為治惟脩其三綱五典
之教以善民心而已若夫儲財備用則不易其俗也惟齊其禮
樂政刑之政以同民心而已若夫儲財備用則不易其宜也夫
然則民材有備天下有以遂其生政教大行天下有以使其性
聖王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居民材之法如此蓋盡善矣安邇人
之道尚何以加於此哉邇人安矣遠人不來非王德之體也故
先王率是道以篤近舉遠焉夫中國戎狄夷蠻是五方之民也
彼其以氣稟之不齊習俗之異尚皆有性也各隨氣稟之厚
明習俗之厚薄氣稟之性識有不可推移者何以言之東夷南
戎南蠻北狄被髮文身雕題交趾衣羽毛穴居不火食粒食
大槩其性是如此氣習亦若是不一矣故皆有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資生又若是不同焉則若之何可以推移也故風土
各異而言語不通也則其志不能以自達矣奇音異義而求也

同無皆以達其志乎好惡殊別而嗜欲不同也則其欲不能以
自通矣苟其懷德而至也可無官以通其欲乎故先王立之爲
象胥之官周禮象胥掌蠻夷國語以達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
論說焉以和親之者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
出入送迎之禮節幣帛辭命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密
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主
之大事諸侯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士下事庶子象胥每
上士一人下士二人故其本名東方曰象故風俗之異於彼也
寄託其意於事物而通其言也南方曰象故風俗之異於彼也
以意倣象其形而通其言也西方曰狄說別其服節之異於
彼其事而知其意之所往而通之也北方曰譯辨其言語之

民居雖若分而爲三然以其理而爲之則地里田制民居必須
合而爲一蓋有如是之地方可畫如是之田有如是之田方可
居如是之民無地則田無所畫然畫田而不計地則地有遺利
無田則民無所耕然若民而不計田則民有失業故也民居
必參相得然後可也參者參爲經緯相爲錯紉之謂也如某地
方里則畫爲一井則定八夫之居某地二里則畫爲四井之邑
則定三十二夫之居是地也民居參相得也夫三者相得則以
地言自一里而達於萬里又推之天下之地皆無閒田也以民言
言自一邑而達於一國又推之天下之民皆有定居也地以畫
田以居民先王疆理天下執有良於井田之法哉曰然則此章所
云盡爲司徒之制而乃以爲合於周禮何也曰此正與宋儒所
正之周禮同也可以見漢儒所承之訛也何也蓋司徒掌教
分心於土地則教道無成司空掌土徒馳思於考工則養道不
備先王立官決不若是之苟也况實以書經王制兩無疑耶曰
然則子所謂俞王考正之周禮此章合者何也曰掌建邦之
土也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即所謂度地居民也以土圭之法測
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東則景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
中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凡建邦國以
土圭其地而制其域即所謂山川沮澤時四時也以土會之
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毛物阜物民毛而方二曰川澤

宜麟物膏物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宜羽物穀物民專而長四曰
墳衍宜介物英物民哲而瘠五曰原隰宜穀物而瘠以上宜之
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
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
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以作民職即所謂凡居民材不易
其俗不易其宜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
之地家三百畝與小司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
即所謂量地以制邑也邑田制也故曰田有常制又曰井田之
良法時多認邑為居大誤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
室數制之即所謂度地以居民也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妙

盡於此矣曰象胥舊屬司寇而亦以為司空之屬何也曰俞氏
嘗歸之宗伯今案此章以歸司空尤是

無曠土至然後興學一節

此言王制一篇之綱領不過富教而已并田畫故無不耕之土
每夫受田故無游惰之民為之難故食之知節為之疾故事以
其時由是則養生喪死無憾故咸安其居王道之始可謂能富
之矣則衣食足而知禮節恒產制而恒心復故上有事而樂為
趨上有功而勸為赴由長長而尊乎君也由親親而親其上也
禮義之心油然而生矣興學以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乃立
鄉學以教民而興賢能也王道之成以教而備矣劉氏之說最
為詳盡以此論王制一書可謂識體矣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至曰進士九十節

此言地官司徒之職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秦火之餘簡編散
亂地官所屬大半雜以冬官之文而教典擾民之事反為缺職
所存無幾遂使後世不聞其詳故吳幼清謂司徒之文存僅數
章竊意其制此章養育激勸曲成不遺或是司徒教典遺文記人
采之也此間族黨州鄉六卿也司徒掌六卿之政教其法何如
人之氣質之性常有所偏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故脩六禮而
使之由則賢者俯而就斯不得過不自若跛而及是所以品節
其性之偏也人倫之德人所同得惟物交於前其中則遷斯薄
於德故明七教而使之尊則恩意周流尊卑有等是所以感發
其本心之良而興起其德也為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
戒齊之以為教之輔是以政防民之欲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
衆心安寔謂之俗俗殊則人心異向道德人所受於天之正理
一之以為教之本則學術以明人知嚮方不敢各道其所道以
為道不敢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是乃所以正其異俗而使之同
也此四者遏人欲存天理皆教之法也然不以身先之亦文焉
已矣故老吾老而為孝矣然人之老不養非孝之極也乃合鄉
之耆老養之於學此蓋推極吾心之孝以老人之老也如此則
上老老而民興孝矣亦身教之一端也幼吾幼而為慈矣然人
之孤者獨者有不足非慈之極也乃合鄉之孤獨恤之於學此
蓋推極吾心之慈以逮及人之不足也如此則上恤孤而民不
倍矣亦身教之一端也夫率之以身故民有所憑繩之以法故

民有所循則教道立矣然觀感有淺深實與虛相表裏
帥教也故勸懲之典行焉帥教而廢則上之以尊崇其德而
也叛教而不肖則簡棄之以絀退其惡示懲也以簡不肖則惡
言之入鄉學一年之終大司徒命卿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
以告乃合卿致仕之卿大夫會于萍藎二年正月之吉乃行鄉
射禮中而有功者居上尊道藝也所以示不帥教者使知志正
體直之為德以及求諸已也乃行鄉飲酒禮老而齒多者居上
尊高年也所以示不帥教者使知長幼尊卑之為禮以啓其良
心也大司徒於此時帥國之俊士有德行道藝者與執射禮事
見俊士有德而為第使不帥教者慕之而自厲也如此則游厲
之者至矣又教之第三年終考校又不變命左右對移易其籍
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方庶幾其變也四年正月之吉
卿大夫又習射飲禮如初教之第五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移
之郊學鄉達之間遠也六年正月吉卿大夫又習射飲禮如初
教之七年之終考校又不變移之遠又遠也第八年正月吉達
大夫又於遠學習射飲禮如初教之如此則悲抑之者又至矣
至九年終考校又不變是終不變矣乃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錄
焉惡而絕之也然必四不變重絕人之惡也此之謂簡不肖以
絀惡人其不有所懲乎以上賢崇德言之三年大比之期司徒
命卿大夫論鄉學中才德穎出於同輩者禮賓之而升其人於
司徒其名曰選士言其德其才可擇而用之也司徒於選士中
又論其才德穎出者而升之國學其名曰俊士言其德其才可

大過於人也曰何以知其三年也曰古之考校常在三年周禮
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是也其所考校大約亦
三等簡不帥教一也升選士二也其帥教既不至於可簡其才
德又未至於可升則留之以俟再考三也曰然則選士之不得
升於國學者如之何曰或復教之鄉學或如劉氏謂用之為鄉
遂之吏也此進之以漸也如此升於司徒者不給徭役於卿大
夫升於國學者又不給徭役於司徒則總名之曰選士蓋自其
升於司徒也則名選士自選士而又得不征也則又名選士是
一士而二名也何造言成其才德也夫才德之湮廢多起於肄
業之不專人材之成就常由於長育之有方故優假之如此正
使他岐無以雜其念而日就其德於高明庶事無以分其志而
日達其才於光大名之以選士欲其顯名而思其義循名而責
其實也此優之以禮也又如此不征如令官人學士之饒免也此
之謂上賢以崇德民其不有所勸乎鄉學教民取士法止此以
國學言之大樂正國學教官之長即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
是也此謂之大樂正者以其下有樂師大司馬大司馬小師典
同聲師鍾師笙師鐃師鼗師箛師箎師篪師簫師箏師瑟師琴
鼓人舞師凡十有九官官之下凡合數百人皆取正於彼故既
稱大司樂又稱大樂正也曰司樂舊在春官而今以為司徒之
屬何也曰氏曰司徒掌教莫大於禮樂故以五禮防民之僞
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至於三物教民而禮樂
亦居六藝之首苟之春官誤矣曰大司樂又掌成均之灋以治

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則明為教化之官當屬司徒也
疑也曰國學大學也卿學小學也司徒六卿乃掌小學司樂中
大夫乃掌大學何也曰司徒掌卿學特以教化之行必自近始
故言之耳其實司徒佐王安授邦國於天下無所不統耳豈特
國學卿學而已哉若司樂之職則專主教國子故其官止用中
大夫耳蓋大司樂即今之祭酒大司徒則今之禮部尚書也曰
然則教專以樂官者何也曰聖人言學始於典詩終於成樂蓋
蕩滌邪穢消融渣滓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
其氣質之偏惟樂為然故舜之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胃此長子直
而導覺而柔剛而無管簡而無教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樂之功於是為至故朱子

四

序大學亦曰聖神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然則禮樂之教豈其微哉入道之途有四所謂四術也樂正則
崇尚之時教之正業有四樂正則植立之四術者何詩以理性
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心志先王所以繼往開來
之正道也樂正之造士必發明其精神心術之蘊使之口誦其
言而心會其意詳究其義理之極使之習其儀文而得其理義
是之謂崇四術也四術者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
者所以隨時敏德之正業也樂正之造士必因時而立其則使
其志有定而不分隨事而考其成使所習有常而日就之謂
立四教也蓋術與教一道而已但擬詩書禮樂之義理可以
適道言而謂之術擬止養夏秋冬之規條有一定言則謂之教

夫如是則教者有所持循而不變學者有所依擬而不差此古
之成才所以為易也然大樂正之所教者何人也天子之元士
是為王天子天子之衆子是為王子諸侯之子是為辟后之
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卿學所升選士而為俊士者皆造而
受教也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責也然天子適庶子皆與諸侯
而下衆子不與庶人必俊選乃與貴賤之別也然所造教雖別
貴賤至於入學則不分貴賤長者雖賤必在前少者雖貴必處
後何也禮義相先之地人倫講明之所長長幼幼之化也唯如
此則富貴不驕貧賤不誦人倫以明小民以親矣以國學簡不
肖絕惡之事言之九年大成將出學之期少者掌學主之徵令
而饋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不敬者也太胥掌學主之版以

四

待致諸子者也小樂正即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
也於此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
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習禮以化之不變至入親為之臨
視又使習禮以化之又不變是終不變矣至三日食不舉戒嚴
去樂也重棄賢者子孫故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乃屏之
遠方此所簡謂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必賢也擬此則王子亦屏也陳氏曰先王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
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
世無及也愚謂成湯既沒大甲為君伊尹猶得以其不順放之
於桐三年古人師保之任其重如此則王子不帥而王屏之理
可推也西方曰棘期其遷善之急也示以得友之道也東方曰

寄期其暫寓終歸也開以自新之路也絕之之中不
意親世族也仁也然終身不變則終身不齒義也於乎先王之
世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絀惡之嚴焉釐不苟其等甚明而莫敢
或欺其法甚公而累無所撓則安得蒙蔽為奸怙終不悛以自
肆其不肖之行也哉以上賢崇德言之鄉人卑節級升之至於
造士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漸積德業既成即為造
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其人於司
馬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於王所也國學教國子民俊取賢才
之法止此於乎觀於此章可以見先王教道之備選法之精矣
後世教人取士一以辭華豈不謬哉
司馬辨論官材至死以士禮葬之

此言夏官司馬之職司馬夏官卿政官之長掌立著也何以得
論官材曰先王設官職雖未嘗不辨用亦貴於相通故大率以
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蓋同寅
協恭之意常流行於分職授政之中也况司馬以政名官兼論
官材言以正也故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國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與功以作邦國建
牧立監以維邦國此四者正為選法皆司馬所掌而又有司馬之
屬掌群臣之版名數之以治其政令歲終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
歲群臣之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縣鄙之數幾何知大夫士庶
子之數幾何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尊食
然則辨論造士入官之材而爵祿之法其為司馬之職審矣其法

何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其人於司馬謂之
進士矣王以樂正所論進士之狀授之司馬司馬乃更論辨之
觀其才能高下堪任何官此之謂辨論其入官之材辨論而得
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
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以所能之
官堪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有職位然後養以祿也官如大
宰至夏采皆天官之屬爵謂公卿大夫士之命號祿食五人至
視公侯也司馬爵有德如此夫爵以有德矣則終其身服官政
宜無有廢其職事者然大夫亦有廢其職事何匪不有初鮮克
有終人之通患也故或官怠於宦成志盈於既得則戰陳無勇
而敗國殄民荒淫失行而敗常亂俗所必有矣於是乃奪其大

夫之爵終身不使之復仕也夫年既奪其大夫之爵死又豈可
復乎以大夫之禮哉故死則命以士禮葬之司馬於無德則絀
爵如此若生以大夫致事則死自大夫葬以大夫矣於乎其始以
有德進也則詳於辨論之際其終以無德退也尤嚴於生死之
間此先王之世所以人皆脩德而無冒進之患克終今德而鮮
廢官之刺與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軍甲
此又言司徒之職承上文言不惟司徒造士而司馬論材也司
馬掌兵亦聽司徒征發也何也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
屬之司馬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間四兩
為卒即四間之族五卒為旅即五族之黨五旅為師即五黨為

州五師爲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司徒掌之則爲伍兩卒旅帥軍司馬掌之凡振甲而叩戎者皆前日之農也乘磨而馭衆者皆前日之鄉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而兵自足將無握兵之權而兵自精先王之制所以善也故平居而閱武四時之田司馬掌之矣而大司馬之鄉師則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是平居閱武大司徒與焉有變而征發九伐之法司馬掌之矣而大司徒之鄉師則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軍輦輦戮其犯命者此即教士是有變征大司徒亦與焉農未分文武合一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克後世

井田既壞而兵農始分文武斯判農有養兵之費而無兵之權兵無衛農之實而耗農之尤故兵農俱病文之鄙武則不識丁武之鄙文則徒恃文墨故文武難調噫此其所以無司徒司馬官聯之治而戰守之萬全者鮮矣凡執技論力至不與士齒凡二條此言待技人之禮周禮大史下大夫大射人下大夫馭夫中士醫師上士卜師上士此章所論說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與士齒者乃賤者之役也不可以周禮言凡執技者惟當論其力以卑賤無德故也軍之也其執技以事君於外藏股肱決射御者取其力爲武衛也其執技以事君於內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藝也出鄉不與士齒其無德也諸儒以大祝大史

等官實此章且以五射五御言射御亦未之思矣仕於家者非技也因不齒而顯之也於乎有德則稱藝而爲全材無德則稱技而爲人役人可不脩德哉故此章勉人脩德之詞也司寇正刑明辟至識其言凡十四節

此言秋官司寇之職司寇秋官卿刑官之長群行攻劫曰寇秋官刑罪多矣獨以寇名者寇亂之始也刑非止五刑觀周禮司寇五刑亦非墨劓剕宮大辟辟罪也即大辟小辟亦是不可可以辟爲八辟八辟是施於親貴者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法何如必先正定刑書明斷罪法然後可聽獄訟以曲直爲公爲訟訟不決係於囹圄爲獄聽者聽彼之辭而察其理之是非曲直斷其罪之有無輕重也聽之而罪有當殺者未遽殺也則有三刺之法一問之卿大夫士也二問之府史胥徒也三問之内外之民也三刺之而旨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者若但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有難於聽斷矣於是有所附赦之法焉附從輕者蓋迹可疑而附入之罪然未必其真可罪也又從附重罪則失入而太嚴或有冤民矣故施刑從輕猶曰法當論其重罪而今入其輕罪雖入罪而必有所以示恕懼有無辜之嘆也赦從重者蓋迹可疑而擬赦之罪然未必其真可赦也又從以彼之罪爲本輕則失出而太寬民將輕犯矣故有罪從重猶曰汝當論其重罪而今一并赦宥汝汝當自省雖赦罪而有所示嚴戒之使無輕犯之惡也蓋是二者雖有從輕從重之殊然皆自重而入於公之義若以重言則二者皆當

以誅其心此似淺而實深者也如梁人有取後妻後妻殺其地
子又殺之渠相欲當以大逆曰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其情若
深然孔季彥曰昔文姜與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為
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耳目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
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
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為逆也故東侯傳文姜孫齊引此斷
之此似深而實淺者也是以慎則之者也正所以別其罪使輕
且淺者不失之苛而重且深者不容於縱也夫既別之矣然訟
之來也亦有厚於貌而不可以易知者必竭吾耳目之力而察
之於彼辭色之間彼心果無隱則其辭直矣如少虧則辭必遁
心果無瑕則其色定矣如少虧則色必赧又有偏於威而不能
以辭達者以致吾忠愛之誠而體之於彼言意之表不通以刑
則彼之理屈辭窮者固自知無所逃其罪而曲自見不震以勢
則彼欲言未能者亦自有以盡其辭而直可知此正所以盡其
情使巧而黠者無所售其奸欺愚而弱者得以畢其幽隱也夫
既盡之矣使其無疑則刑之可也如其為疑獄也豈可斷之獨
哉必汜然而廣詢之衆見若衆人皆疑則宜有赦之懼殺不華
寧失不經也然赦之也豈可直爾而釋之哉必察其罪在小辟
則按小辟之例以成其罪然後赦之也察其罪在大辟則按大
辟之例以成其罪然後赦之也此正所謂赦從重也蓋疑而必
成其罪者義也欲戒彼之無再犯罪也成而必赦之者仁也尤
懼我之殺無罪也有疑者如此其無疑也則獄詞成矣史司寇

吏也故以獄成告於正正卿士也卿士又聽之異其死刑而要
之則辭又成矣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朝士掌外
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之聽則辭又成矣大司寇乃以
獄之成告于王王又慮以一官專聽不能無私也乃命三參
聽之三公又將獄之成告于王則是獄既成辭之後至此又凡
三度聽斷舉朝大小臣無有以爲不當者公之至也宜可以
制刑矣然主猶必三宥司刺掌之宥曰不識拜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是則欲或欲或惟刑之恤仁之至也然後有司制刑
義之盡也於乎先王之世真可謂有罪必刑而刑必當罪者矣
在上者安有殺一無辜在下者安敢肆行不義哉以立法制刑
之意言之凡作刑罰輕且不敢而況於其重者乎夫惟輕且不
赦故下文又云凡執禁以脅衆不赦過所以使其重犯法而自
遠罪也以此觀之則三代以前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如
虞書肯災肆赦周禮幼弱老耄愚是也或以其罪可疑如此
章衆疑赦之是也蓋因時制宜隨事用情初未嘗合辟有罪而
罪舍釋之也故其爲法曰輕無赦曰不赦過縱或赦之猶曰
從重曰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錄錄而較寸寸而度曾不少
雖失人之惠常流天地之至仁而失出之戒尤嚴惠好之
故其民聞過則改遠罪不知何者教之有素復重其法以懸
以也後世教既不行刑務肆赦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犯
赦前則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盜賊及作教犯科者不詰惠數
賊良民怙終不刑善良暗啞失天討之公縱人欲之私而王

有之制隱矣故孔子作春秋譏肆大寄莊公二十三年朱子作綱目書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譏亂源也大制刑之法雖輕且無赦
極其嚴矣然則斷刑之時雖輕可不慎以存其仁乎故刑之為
言何也先取其犯者之辭猶人之例體也例之為言又何也辭
既具則成刑猶人之例體具則成人也是故其辭一成則刑有
所加而不可變所謂凡作刑罰輕無赦者也然則聽獄君子安
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以成其辭而使之當徒詒濫刑之悔於
既成之後而無及也哉盡心即前凡制五刑二節是也於乎無
赦所以懲有罪故民見其嚴而畏法盡心所以察無罪故民思
其仁而親上先王仁義並行恩威並用蓋如此以上言常刑
豈先王防微之意又有亂政疑衆之刑誅而不聽在常刑之
外者折言破律亂名改作是變亂國家成法執左道崇邪術也
如江充巫蠱詛咒凡此皆是亂國政故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
器惑蕩人心故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如
少正卯是也故孔子誅之惟鬼神時曰卜筮先王所以不廢且
見於曲禮何為亦殺蓋假之為言藉此以妄談禍福惑人心
即執左道是也故殺不以聽者其罪易明獲則殺之也此以上
言刑之事凡執禁以下言禁之事夫司寇掌邦禁其屬士師掌
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而又
有禁殺氏禁暴氏則凡禁亦多矣而獨舉司市之禁為言者何
也市者貨賄泉布之所財易人亂所生也故禁莫詳且先焉
夫禁之以司市失然不有以嚴察之則犯者衆獲者寡故司開

司門執此禁以嚴察之其有不敬不法不食不仁則即舉其
貨罰其人也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稅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
者掌其治禁凡貨多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賄者
則以節傳出之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
其貨賄凡賄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是也
凡又兼禁其服凡外國之服與非先王之法服者如此則作異
服以疑衆者又無異異言凡外國之言與非先王之法言者如
此則言偽而辨者又無矣先王禁民之法甚詳防民之意甚周
蓋如此如此而不善猶有犯焉則刑罰加焉故民無怨於平有
禁以正於未然之先則民有所戒而知避有刑以懲於已然之
後則民有所畏而不為此其教所以易行而不仁遠也先王崇
禮記曰錄卷之五
道德以立教固不專恃乎刑亦何嘗廢禁刑而專務姑息也哉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誦惡天子齊戒受諫
此言太史之職太史春官宗伯之屬官下太史二人典歷代
禮儀之籍而正其事者也國有禮事則執簡策一以記載所當
行之事周禮大司馬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
常辦事者攷焉大會同朝親以書協禮事及將幣執書以詔王
是也一以奉所當知之誥惡誦謂死者之名惡謂死者之日周
禮小史若有事則詔王忌諱此弁言於太史者以小史佐太史
必合而進於天子天子齊戒以受其所教詔重禮事也
司公以成之成質於天子制國用凡三節
此言官督成之禮中有誤文夫以上又言六官分職各帥其

舊綱紀燦然統體畫一固足以爲治矣然考課之典不嚴則廢
置之權不立將國家之政則官邪矣故先王有歲終質成之禮
天官主正百官故家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
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司會中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典八法八則
之以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掌
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膠鬲者貳以逆
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叁五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
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歲終鄉及
其所屬百官府之質成皆冢宰總其權司會贊其事也故司會
將質百官之成於王先之冢宰冢宰贊戒受質重其事也大樂
正教官也俞氏以爲司徒之屬故從司命疊成而先於司徒則
司會亦贊戒受質所謂司會總其權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者也
則和司會總其權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者也
會政事無司會先質成於司馬之文且以理言司馬夏官司寇
秋官司馬冬官司馬又職異政殊何得質成於司馬也此斷爲誤文
矣大司市俞氏以爲司空之屬故從司會廢成於天子先之司
空則司會贊戒受質也又百官各以其成質於天子而受天子
之平報則亦贊戒以受之中間三官司徒司馬司空或誤文不
可知至此則廢置之典行矣正官之事畢矣然後休養老者蠟
祭勞農而仁民之政中矣成歲事以量今歲之所入制國用以
待來歲之所出則財之政豫矣先王歲終之政前有以考一
歲之積後有以待來歲之官其善如此此所以朝無曠官民安

其土而財不置之也
此章老老之禮承上文休老而言也凡養老謂以凡歷代之養
老也其禮何如右虞氏貴德及人禮純用恩故以燕禮一獻既
畢坐而飲酒牲則用狗行則於寢寢之爲言安也安養之如此
是純用恩而禮則未備也夏商氏尚禮禮至三王而備禮純用
敬故以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厭
數畢而止饗之爲言向也敬向之如此是純用敬而恩則未洽
也殷人乃酌虞夏之間酌而敬之中故以食禮設酒不飲象饗
也以飯爲主象饗也酌饗象無文而恩敬俱有所未申矣故清
江劉氏曰以養老爲善於燕樂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
善於饗饗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倫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
者也故擇其嘉嘉饗其養養其體其酒醴品其遠且脩其饗饗
其敬象謹其核除於是乎體辭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如
豆是以重豆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
善於饗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焉
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凡而不倚一獻
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
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
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樂爲之故一獻而百
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如肅焉故莫善於饗矣論議者
責其養主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有爵之恭無一

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帝元之養身也民之見者可
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三聖之作非以
相友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
也尚其德義也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燕周之仁且義是謂
大倫矣春夏用燕饗飲養陽氣也秋冬用食養陰氣也皇夜
母冠之有異者歷代之制也時也然祀祖考以致孝之心則
同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服之有異者歷代之制也時也然尊
高年以長其長之心則同也制出於時則帝王之所異華其所
宜華也禮之末也帝王因時而立政所以順天道也禮出於心
則帝王之所同因其所當因也禮之本也帝王因心以出治所
以立人極也天道明人極立帝王之能事畢矣國老庶老之皆

禮記集說

卷之五

五

養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養老皆引年
者恩之薄也五十六七十皆養者恩也於鄉於國於學者年
彌高則禮彌備也恩之殺也自天子逮於諸侯無殺禮者恩之
同也四代養老之禮如此此外皆倣老之政隨時而有加也此
章當為養耆老以致孝之傳文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至冬以其器食之凡三節

此言仁政承上文不從政而論一人不從政謂免其家一人之力
役使得養此廢疾者劉熙云鰥寡不能寢如魚目恒不閉也
寡保然單獨也孤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鹿無所依也侏儒句
絕此六類皆廢疾宜不能自給然猶各有一技之能未至於非
人弗養之甚處者則不須一人不從政以養之也但以其所能

之役供百工之役使以其所宜得之與給食養之則上無憂費
下得聊生矣此亦先王恤窮之仁術此章當為恤孤獨以逮不
足之傳文

道路至庶人耆老不徒食凡四節

此言王道之成蓋王制一篇之效也故以此為王制終篇夫先
王富而後教王道備矣則其教化之成風俗之美當何如哉自
其歷見於道路者言之男右女左車從中央而遠別之教見於
道路矣父齒隨行而父子之教見於道路矣兄齒鴈行而兄弟
之教見於道路矣蓋雖齒齒猶吾父兄者且然則於其父兄者可
知也此見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也朋友不相踰而信義之教見
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而任恤之行見於道路矣斑白者不

禮記集說

卷之五

五

提挈而耆老之行見於道路矣君子老是有位者出必有車無
徒行者蓋君子能不失職有其德也人皆好之故榮之以車如
此而尊德之教見於道路矣庶人耆老無位者食必有珍無徒
食者蓋先王每夫授田人有養也禮義生之故俗尚孝敬於親
長如此而養老之教見於飲食矣首道路二字直貫至不徒
行庶人對君子而言也故不以道路為拘夫言道路則出而在
外凡皆王化矣言飲食則入而在內凡皆王化矣聖神功化之
機尚何以加於此哉故王制以此終焉其旨遠矣此以下其傳
文也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至為田九十億畝
此言制農田百畝及天子之田方千里一節傳文所謂分田則

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者也方一百里者百字衍文註疏
原本無前見圖

自恒山至於南河一節

此言千里之內曰采一節傳文圖見前公服於內也千里而近
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進者朝貢常疏治內一法也然土地之廣
澤可遠施而王之分服則寧使之有有餘不盡之地而不竭其
力以供貢賦此蓋以無不獲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
者王道之用故不勞中國以事四夷也夫治內詳則諸侯賓服
而朝廷尊治外畧則四夷來王而百姓寧先王順天下之勢而
御之如此此以致治之隆也於平後之忽近謀而勤遠畧卒耗
海內者蓋異於先王矣以下凡四海之內二節今古數制不同

條制之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直至方十里者九十六凡九節

此言凡四海之內九州二節傳文前見圖

諸侯之下士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凡三節

此言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二節傳文前見圖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言一卿命於其君一句傳文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一節

此言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傳文方伯
八州八伯此方伯有湯沐之邑餘諸侯無許慎未詳方伯二字
方伯爲朝天子至不世爵凡二節

此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傳文大夫不世爵使
以德爵以功是言內諸侯祿也亦方伯湯沐邑亦是諸侯世子
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居其國是外諸侯嗣也前說見

諸侯世子世國蓋世爵祿矣所謂外諸侯嗣也王朝之大夫但
得世祿不得世爵所以然者豈私列國之諸侯而薄王朝之大
夫哉蓋先王以朝廷四方之極王臣萬化之原不可不得賢以
自輔也是故其官人而使之以任事也必取其有德論辨於登
庸之始必欲其造詣之精純遴選於賓興之日務求其行誼之
清脩族師書其孝弟睦姻也閭胥書其敬敏任恤也州長黨正考
其德行道藝也女德之升聞始隨才而器使蓋天工天職之
重非有德以爲本則未有能實亮而無曠者也故苟非其德先

禮記月令

卷之五

夫

王寧官不必備而不敢昵匪人以鰥厥官矣然則王朝大夫未
必世有其德也此先王所以不世之爵也其任人而爵之以命
數也必取其功蓋必歷試諸難真知其才之有用明試以功真
見其任之克勝以徵五典則克從也以納百揆則時叙也以賓
四門則穆穆也必帝載之維綱斯宗階之顯陟蓋天命天爵之
重非有功以稱之則未有被命而無忝者也故苟無其功先王
寧廣求賢才而不敢及惡德以詒厲階矣然則王朝之大夫未
必世有其功也此先王所以不世之爵也其重得賢以治內如
此若外諸侯世子世國固以報其先世之功德矣然豈不請命
於王朝而得擅君其國哉蓋必也請命於朝天子考其無有罪
過而賜之爵然後得如先王之舊者才得王朝賜爵之命則豈

敢擅裁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而已周室東遷
天王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擅置篡弒相仍天子不能正
方伯不能討故天子春秋歷公元年不書即位誅諸侯之不稟
命而不臣罪天王之不能申令而不君也而世道衰周室亡矣
王朝之大夫猶得世祿至諸侯之大夫則不惟爵不得世而祿
亦不得世矣此又待內外臣之別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至末凡二節

此言司徒六禮七教八政傳文以先王之六禮言之氣質之性
常有昏明或無以自成也故為冠禮以責成人節其性之昏使
成德也男女之性易流淫隱或遂以無別也故為昏禮以成男
女節其性之流使有別也哀死追養所以孝親然人性亦或大

禮記

卷之五

五

禮

過亦或不及故為之喪祭之禮所以定其遠近之期多寡之數
疏數之節隆殺之宜節其性之大過不及也養老尊賢所以致
敬然人性亦有簡而不文或煩而無節故為之鄉飲酒士相見
之禮所以正其坐立之序長幼之分迎送之節揖讓之儀節其
性之大質大文也故曰脩六禮以節民性以七教言之教父子
以興慈孝之德而使親教兄弟以興友恭之德而使睦教夫婦
以興倡隨之德而使別教君臣以興仁敬之德而使義教長幼
以興愛敬之德而使序教朋友以興德義之德而使信教賓客
以興讓恭之德而使讓故曰明七教以興民德以八政言之飲
食衣服有制以防口體之淫事為有制以防習尚之淫度
量數制有制以防財利之淫故曰齊八政以防淫於平禮以節

之教以興之政以防之教道偏矣性由此盡命由此立道由此
行矣王制哉

禮記目錄卷之五終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卒

禮記目錄卷之六

月令第六

閔福筆圭嚴黃乾行著

月令者記王者一年所行十二月之政令也古之王者順陰陽運行之序分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文無考證秦言不常集諸儒者呂氏春秋採摭古制問雜秦法以爲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撮呂氏十二紀之首章合爲一篇名曰月令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一節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或在融前入戴記中則自融始然則此篇作於不常合於諸儒增入於馬融而蔡邕王肅欲重其書乃云周公所作何也夫大尉秦官周時無之而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一

月令之孟夏乃曰命大尉贊傑秦十月建亥而月令季秋乃曰爲來歲受朔日是則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周有六見如天迎氣則用大裘乘車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蓋不常作而時與周君已滅六國削其垂亡秦已有得入下之勢故不能立制以付行之欲如此云云此後雖從然秦始皇帝天下官名建亥實用不常議特其用兵器設官器械他政有不此耳夫謂周公所作豈不謬哉曰然則不常好其書乃得與易詩書春秋並傳可乎易經四聖書紀帝王詩書春秋以於孔子而乃使奸人之尤者得則其間何也曰王者秦若天道莫先於敬授人時故舜齊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政也蓋日月星辰離心

羣動進退相代終始相循無非大德三氣五行自然之妙是天子以此道命萬物大君以此道令萬民從古焉然及周之時經制大倫馮相氏以會天位保章氏以辨地域大史以正歲年頒官府卿帥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爲家法則使萬民親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師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焉故此書承天清順民情物理正歲成輔相之功極參贊彌綸之妙誠非不常所及蓋其去古未遠傳聞有在且先王墳典未盡秦灰故書雖成於一手而遺文實據乎歷代文雖紀於巨奸而制實備乎三帝三王此其書所以爲得也時政秦雖欲天者鮮稽古言治幸存此篇使倉復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帝王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二

如此篇者正孔子所不廢也故學禮者宜盡心焉

孟春之月月在營室參中旦星中

日歷三十日或二十有九則日與月合故爲一月歷三月則成時春之爲言蠢也物生動之貌也孟春也以其長於仲春季春故稱孟春之月夏正月歲首也用夏正者以其建寅得天正也此其日在營室至首種不入皆孟春一月之令也但其間天文樂律居處服色等事逐月言不見義意且多煩碎故今統於篇首合四時十二月而總言之張端緒易學而條理可析也其四時十二月之自爲一令而不相通者乃隨文解之于左云按馬氏曰王者卿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太廟左右簡以配十有

二月為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王路祀以金路
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木
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象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
六種凡十有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駕朝祭毛之軍
旅物之而此曰春駕鸞龍夏駕赤騂中央駕黃驄秋駕白騂冬
駕鐵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
夏大白象秋大鵬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旌其遊
車則載旄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黃旂秋載白旂冬
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衮
饗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絺群小
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

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遺矣豈弊弊焉旌
車旂器服之間焉哉
是月也以立春至以初為常
此言立春之日天子出郊迎氣還朝命官之事孟春月之節氣
是立春但節氣進則正在是月之中節氣早則前在十二月之
末然惟論其節氣之所至雖十二月立春亦是孟春月行事也
四時皆然故四月立夏或至三月七月立秋或至六月十月立
冬或在九月也要之則各以其孟月為主故云是月也以立春
先立春三日大史謁告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則後三日
當迎春東郊可知矣天子乃致齊三日為將祭也立春之日天
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君臣皆往重其事也以迎春氣於
東郊祭天時句芒也祭畢還自郊反于朝賞公卿大夫于朝錫
之路車乘黃彤弓秬鬯衣服袞冕之類順生育之氣敷和煦之
仁也然仁雖急於親臣而恩當周於逮下豈惟天子親賞群臣
而已哉賞臣之後乃命相臣曰汝其布此善教之德也如此時
禁之令也行其慶以祭及善人也施其惠以恤其不足也必宜
吾愛養元元之意以下及兆民焉無使一天之不獲也然又懼
夫上之惠常壅而不通則以有司奉行侈虛文而無實為故也
故又申戒之曰汝之慶賜其遂行焉使當得者必得也又懼夫
上之惠常私而不公則以有司奉行循虛名而不核實為故也
故又申戒之曰汝之慶賜毋有不當焉使得者無非其人也布
德和合而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

法于衆親使萬民觀治象是也申戒二句只承行慶施惠言所以詳於慶惠者非輕德令也蓋德令愆之句目而觀自通但慶惠及於兆民常難而易移故重以爲戒耳今人君有優恤之名而無優恤之實細民有飢寒之苦而有司獲粟帛之贏下情不得以上通帝恩不能以下究正不遂行之故耳又其次者則不務核實苟應虛文故行惠在休及善人而及者則未必善善者未必及施惠在恤及窮人而恤者則未必窮窮者未必恤是慶賜雖遂行要亦何補哉故先王獨申戒之如此實臣而下及兆民仁之至也先臣而後民仁之義也慶賜必遂行仁之至也行之而必當仁之義也命相之後乃命大史曰孟春一歲攸始萬事

則歲周于上而天道以明此歲首之所急凡以爲天文人事之紀也於乎出郊迎氣以敬天時還朝命官以奉天道先王欽若昊天如此所以爲天子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至命曰勞酒二卽此言天子重農敬神之事元日祈穀重農也元辰躬耕帝籍耒耜親載君臣皆往皆推爰燕于大寢以勞皆重其禮敬神也於手周之宣王賢君也乃有棄千畝而不籍君子讀魏文公之諫可以見重農敬神之意矣
是月也天氣下降至農乃不戒一卽此言天子命官動農之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天地交而爲泰可耕之候於此可見矣故王統命群臣以布農事於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以督其耕也古之人君動農至此則安有奪農時而使不得盡力於南畝者乎則安有厚歛以厲農者乎於乎此其所以時使薄歛而民得深耕易耨以足食也封封土以爲之界也脩封疆則井邑立甸之限明夫間有遠廣深各二八遂上有徑畧牛馬行端徑遂則溝畛洫涂澮川道路之制理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相其丘陵阪險原隰土地之高下而知其五穀所殖之宜否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以教飭其田事而定其法使如準平繩直之可循然則一歲之間凡其耕耘收歛之法皆有定序可以知之而無疑矣此皆人即田畯舍東郊之詞也善相丘陵至五穀所殖一句讀蓋惟土地有高下故五穀有宜否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舞

此言孟春之命禁春陽發動和煦之時也天子命樂正入學

舞教國子動盪其血脉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

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教國子小舞有較舞

有羽舞有舞也有皇舞有舞也有干舞有舞也有舞有舞也

而撻其怠慢者旌人掌教舞散舞樂樂師掌教國子舞羽

籥籥也于師掌舞器于師也舞師掌教舞而舞山川之祭

祀後舞舞社稷羽舞舞四方皇舞舞旱暵凡野舞皆教之此之

謂習舞教國子也乃脩祀典凡一年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也

命以狸祀山林狸牲王也命以沉祀川澤沉牲王也山林川澤

生百物春方生其功顯故命祀也仁鬼神也犧牲毋牝懼傷其

孕順生育也下文母復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母麋母卵皆此

意仁鳥獸也禁止伐木盛德在也仁草木也母聚大衆以興兵

母置城郭以役民不奪農時也仁萬民也於人死之枯骨曰骼

命掩之有肉曰膚命埋之仁死喪也於乎此先王之世所以幽

而鬼神神明而萬民微而鳥獸草木無不各得其所也仁人之利

溥矣哉抑嘗觀先王之世有家人以掌公墓之地凡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之附葬辨其兆域爲之躡禁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

地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則自天子群臣以至萬民之衆

其生也爲君臣爲親屬其死也或附葬或族葬有以見昭穆之

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

掃焉其親疎如戚遠如近孝敬以存仁恩以溥由是也則宜

無骼諸之可掩且埋者而先王猶有是令何也蓋四海之廣萬

民之衆事亦難齊或客死他土而無所歸或前代墳冢而久

則發露則骼諸之見亦豈能以盡無邪先王有憫焉故又有蜡

氏以掌除飢死人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

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飢禁註

謂掩骼埋胔之令是也蓋爲慮如此其周爲仁如此其至故不

必有骼不必有胔而掩埋之令常不廢於乎秦漢而下天子王

公山陵營治修費不貲至於窮民遠戍或飢寒轉死則暴骨原

野或干戈枕籍則肝腦塗地蠅蚋食肉莫之恤獨何心哉故

其敝也方春時和道傍人死置而不問而乃以旁詢牛喘爲調

變稱賢相知大體焉萬世之下猶述以爲美談於乎何其不思

之甚也彼先王體先仁民而後愛物伊臯相業先百姓泰和

而後萬物咸若若丙吉者是故飯流骸而問無齒決者也安在

其爲知務哉甚哉其欺當時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至母亂人之紀一節

此承上文言聚大衆以興兵不惟奪農時之不可又亂天地人

之經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孟春行夏令至首種不入凡五節

此言孟夏微語欠圓當大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

物之不同然合而言之亦有通融身發之一致若如此章所云

反其令則有其意則是四時所施者務各專其政而不可以相

通者如非其時則莫之舉也政之限於時而廢闕者多矣豈理也哉且孔子作春秋志災異不著事應其說曰欲人主無所不謹也如此是著事應萬一有不中焉人主其不急且玩乎曰然則洪範休徵咎徵以五事配五行何也曰彼亦槩就其所應言之不曰某事失則某咎徵應也

仲春之月

仲中也說見前

是月也安萌芽至止獄訟止三節

此言仲春愛物仁民祭祀恤刑之意民社百姓以下成群置社也特上命之乃敢耳仲春祭之報生物也夫陽氣發生之候以安萌芽則草木之微亦荷生成之德以養幼少以存諸孤則推

禮記集說

卷之九

九

子無咎皆蒙長育之恩又推此心至於園圍桎梏之徒雖其不幸罪所自取然當此陽和之時亦存憐恤之心姑從省去用示寬仁以至捶楚之徵戒無輕用獄訟之來諭使自息至誠懇到子愛周流天地之德父母之心也

按馬氏曰肆縱也謂肆意營生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虐之刑而與掠並言輕重不倫且園圍桎梏猶省去之况忍於暴虐乎此說長

是月也玄鳥至于高禘之前一節

此言天子祈嗣之禮朱子曰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禘配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云云于高禘之前或曰以嗣祈于天且以先媒配又禮天子祈嗣帶弓鞬授弓矢皆于高禘之前

不亦瀆禮而褻天乎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祖宗一氣相傳至吾身而闕絕豈非大變事乎矧大君者父母宗子宗社之重生靈之寄上而千百年之統系下而千萬世之本支胥此焉繫而使繼祀中絕根本漸微則俯仰之間寧無懇切禱祈之心乎是以自古聖王制為郊禘之祀以為祈嗣之禮順天時感物類極以精意祀以備物從以后妃九嬪禮御而顯以神賜帶弓鞬授弓矢而兆以禘祫蓋以義起禮而不以瀆禘緣情定制而不以為褻亦急道致誠之一端耳是以簡狄祈郊禘吞遺卵而契乃生商姜嫄祀郊禘履帝武而稷肇生民蓋天人感應理有固然故生民玄鳥二詩追原本始推顯發祥極陳應感之具蓋有徵也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設素饌投青詞求之効冥茫

禮記集說

卷之十

十

昧之中亦何益哉則以未考吾聖賢自有當行之禮焉故也或曰姜嫄簡狄陳氏正謂怪妄不經削之可也而子乃以為然何也曰史記信多怪妄不經至如詩書史傳舉相符合豈可以為不經而輒削之哉按史記殷本紀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行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毛詩傳云簡狄從帝祈于郊禘又云姜嫄從帝祠于郊禘且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長發之詩亦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武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生民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風載

生載育時維后稷詩傳史記昭然脗合如此而乃以為怪妄不經可乎故朱子曰此詩推本始生之詳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觀朱子此說如此陳氏之疑可以釋矣

是月也日夜分至正權既此五節

此言春分之政令日夜分見前迅雷甚雨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必懈慢褻瀆故先雷三

禮記月令

卷六

土

十

日奮水鐸以令兆民使夫婦無交接也又日夜分則天道平矣故曰鉤角正皆平其所當平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之事一節

吳文正曰園扇人所居也寢廟神所居也脩園扇而繼以寢廟畢備不收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然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閒而資其力以葺其家與然當春為此雖功後省易亦不知其合古制否也園扇事小大事則妨農矣故戒之使毋

是月也毋竭川澤至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凡四節

此言生物薦廟習樂之事獻美開水節陽氣之盛也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折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簠簋之膳

蓋鑑焉凡酒醴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盤冰夏頒冰掌事秋刷詩經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春秋傳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寇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宿賓食德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里社拒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亦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禮記月令

卷六

土

十

伏陰春無暘風秋無苦雨無災霜雪癘疾不降雷發不震民無天札今藏冰也冰棄而不用電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簠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辟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鋼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虫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發胡氏曰此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先薦寢廟致孝也謂之寢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婦除香酒事祭祀脩寢室前曰廟後曰寢大胥春入學合肄釋菜用丁火文明也陳說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未詳命樂正習練國子也釋菜告先師也君臣皆往視之重其事也

仲丁文命樂正習舞和其聲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此非古禮雖云愛物其流之弊將至於宗廟以麋爲犧牲故馬氏曰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至蟲蟊爲害凡三節

此言各徵說同孟春

季春之月

季少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至乃爲麥祈實凡二節

此言祈麥之禮必乘舟而後薦鞠者示親漁也先王享親特親親殺親射凡以致敬而已

禮記月令

卷之六

十一

是月也生氣方盛至禮賢者凡二節

此言德惠之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天道之運雖無形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物生有象則可見矣人君承天意以從事豈可吝嗇閉藏其恩澤哉必當順天之時而頒布施行其德惠也然德惠也豈家賜而人益之哉亦命內外之官以奉行之耳故於內也則命有司焉曰天下苦於飢而吾之倉廩則實也汝其發之以賜貧窮焉以振乏絕焉而察於四海天下苦於寒而吾之府庫則充也汝其開之以出其幣帛焉而周乎天下夫倉廩發則人可以無飢府庫開則人可以無寒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矣是雖有司發之聞之而實由天子之命之也何莫非天子之德惠也耶於外也則勉諸侯焉曰有聞望之著者爲名士

汝其聘之車馬幣帛以致其來也有才德之實者爲賢者汝其

禮之忠信重祿以致其恭也夫聘名士則能者在職禮賢者則能者在位非上自尊而野有遺棄之才矣是雖諸侯聘之禮之

而實由天子之勉之也何莫非天子之德惠也耶所謂天子布

德行惠者如此內主民外主士互文也然內曰周天下則可見

倉廩府庫不但在王畿者爲然列國之遠名士賢者之微皆以

聘禮登庸則王畿之近又可知矣

是月也命司空曰至毋出九門凡二節

此言命禁之事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言水將爲災也汝其循

行在內之國邑周視在外之原野以察其利所當興患所當防之處焉然後脩利隄防以畜水或以障水焉道達溝瀆以受水

禮記月令

卷之六

十四

或以通水焉開通道路使隄防溝瀆之上可通往來焉其隄防

溝瀆道路皆必毋有障塞不通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嗚呼

先王可謂盡力溝洫而有備無患者矣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至毋有敢惰凡三節

此言后親蠶之事命野虞母伐桑柘將蠶恐其乏也鳴鳩拂其

羽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具曲植籩筐四物養蠶之器也

后妃齊戒致誠也親東鄉躬采桑師先天下也禁婦女毋爲容

觀省其威線縫紉之事以勸使盡力於蠶懼其有所妨也蠶事

既登分繭以命衆婦使繅之稱其絲之多寡以上下其功予以

共如廟之服毋有敢惰者故之至也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內

外命婦治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

事比其小大與其粗良而賞罰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
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夫普天之下雖者非一女也將以為
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桑盛有
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之耕以祀先男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
以為婦道也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
者乎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德南畝喜田畯者乎王
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乎明
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又曰葛之覃兮服之無數周家之
所以興也婦無功事休其蠶績周家之所以亡也於乎夫親蠶
也豈獨致孝敬哉

是月也命工師至以勸上心凡二節

禮記月令

卷之末

去

此言命工之事其詳見考工記一篇於乎先王之世工安得而
不信度哉

是月之末至親往視之一節

此言大合樂之事蓋既命樂正入學習舞矣仲春上丁又命
習舞釋菜天子群臣往視蓋舞成矣仲丁又命習樂矣至此擇
吉日大合樂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盡善盡美矣故天子群臣
親往視之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彌綸天地之道平中天
下之心皆在於此至此則樂之為教又不特國子民俊而已
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至以畢春氣凡二節

此言牧師方相氏之職兵之用以馬為急故先王之馬政為甚
詳遊北郊周禮所謂通澤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玄衣朱裳執戈揚首帥百隸而特饗以索室殿疫狂夫四人方
相猶言放想可畏懼之貌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使百姓由之
而不知也既命國離矣又命九門裂牲以饗饗於四方之神此
二者蓋以陰氣將終或為春陽之害故饗饗以終畢厲氣
而全陽氣也聖人於陰陽每致扶抑之意蓋如此

孟夏之月

見圖解

是月也以立夏至必當其位凡四節

此言迎氣封賞命官之事迎氣禮同孟春但於南郊異耳從其
時之方故也行賞謂內臣即孟春賞公卿大夫於朝也封諸侯
外公侯伯子男也慶賜與孟春同無不欣說以其當也命樂師
習合禮樂將飲酎也命大尉贊養俊引升其才也遂賢良遂有
德者使得行志也舉長大選用其力贊之遂之舉之皆有爵祿
以及之必當其德與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一節

此言仁草木重農蠶之事草木之長之高不壞隨之則彼益長
與高是即吾繼增之也下文母伐大樹便是仁草木也土功築
城郭大眾兵也母起母發妨農蠶也

是月也天子始緇至母休于和凡三節

此言時服勤農之事在外則命野虞出行在內則命司徒循行
皆所以勸相其耘也夫月令一書農桑之務大約居其三分之
一十有二月之中無不及者其致力於農事蓋如此此豈不肅

所及哉實周家之遺法也今以周禮考之司徒之屬遂師巡其
稼穡而後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正歲簡稼穡脩稼政縣
正趣其稼事而賞罰之節長趣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歲時
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叙司稼掌巡邦野之稼
而辨種極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於邑閭蓋
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事爲國故周公於書作無逸以爲其君
告使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於詩作豳頌以爲其君頌使
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及其作周禮設官分職其間爲農
事者不一而足又如此蓋誠知農爲國本故憫念勤相之勤至
此自是而後籍田非不耕也北郊非不蠶也憫農之詔令非不
特下也守令之勸相非不時較也然虛文是尚實惠不存善乎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七

柳宗元之論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
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緣而緒蠶織而縷字
而幼孩遂而鵠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糲食以
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於乎法一也古
人行之則利農後世行之則厲農得失之本可知矣故後世之
農能勿擾之足矣張南軒之告孝宗曰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
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大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
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居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
事則心不怠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
懷保小民而不敗壞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

心常有則驕矜放肆何由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數愚謂若
能如此則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憫惻之心不設勸農
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矣至乎藉田北郊則萬古不易之
常道也

是月也驅獸至北郊養鷹鷹凡三節

此言夏苗薦麥之事

是月也聚畜有藥至以給郊朝之服凡三節

此言恤刑獻廟之事孟夏之月天氣始炎將馴至於大暑恐罪
人之繫於園土者氣相鬱蒸或致疾疫故於刑之薄者即結斷
之不使久繫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使收繫繫之輕者即縱出
之不使復繫先王恤獄之仁也蠶事畢后妃於內命婦也受其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七

所獻之繭養輪之也於外命婦也以蠶雖養於公桑而夫亦宜
有祭服故什而稅其繭之一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言稅之
均平也此二者皆以給郊朝之服無敢私者敬之至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言天子會臣之事飲酎燕臣也用禮樂命樂師習合者也以
時燕飲酎則有以通上下之情必用禮樂則有以明君臣之義
此所以雖厭厭夜飲而莫不令儀者也明良喜起之風明主嘉
賓之德於此可見其盛矣

仲夏之月

說見前

是月也命樂師至以新穀實凡三節

此言雲祀之禮是月也陽氣盛而常旱雲祭將舉矣彼先命樂師謹備乎雲祀之樂凡鞀鞀而下十有九物皆是也樂既備矣則祭可舉矣然祭之舉也必由卑達尊故先命有司以祭山川百源焉山名也川大川也百源衆水始所出也皆能興雲雨者也爲民祈祀者爲民祈雨故祀也卑者祭矣乃可以達尊於是天子親大雩以饗上帝爲祈雨也乃用盛樂鞀鞀以下十有九物皆作也天子既大雩矣又命畿內之邑雲祀古先百辟卿士之有益於農民者以祈穀實焉是則天子之雩也禮曰大雩則壇於南郊之旁其禮獨隆也樂曰盛樂則合樂師而歌舞之咸備其樂大成也則其禮樂不但如諸侯之舞雩而已其雩曰帝則其尊於天神至尊也又且始於命有司祈祀於山川百源終於命百縣雲祀祈穀實於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則天下之神皆屬焉匪神不臻也則其神示又不但如諸侯之雩乎境內山川及上公之神而已天子雩祀之隆如此凡以其爲天下神民之主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註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之神女巫巫旱暵則舞雩春秋桓公五年大雩胡傳諸侯雩于境內山川魯大雩僭也由此言之天子雩祭備盛樂集群巫八音迭奏呼號不絕舞而躡蹻蹻而嘆息蓋述斯民窮困之狀道人君懇惻之情動蒼穹之聽冀憫念之仁以降雨澤甦民生耳後世此禮不傳遇旱暵之災假異端之術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生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所以希爵賞惟在位者行之而天子於旱暵曾不省失於乎上帝之

靈豈可以術劫而兩陽之不順天子其可以不知乎又案左傳啓蟄而如在卯月而今在孟春龍見而雩在巳月而今在午月此微不同是月也農乃登黍至班馬政凡八節此言薦黍時禁恤刑馬政之事重囚必俟秋後律諸市以爲世做義也當炎蒸而特從寬假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仁也馬政周禮校人以辨其屬馬質以掌其量趣馬以簡其節巫馬以掌其疾牧師以掌其地廋人以掌其閑圉人以掌其養皆是是月也日長至至以定晏陰之所成凡三節此言順時而內外皆致其謹所以定陰氣而致和也是月也日長至陽之極也陽極則陰生故其時爲陰陽爭死生分之際君子可以不致其謹乎故於其內而燕處也則齋戒其心掩蔽其身慎動毋躁聲色毋御滋味毋致嗜欲必節以定其心氣焉於其外而涖官也則靜止其事不施刑罰焉內外致謹於諸事如此何哉正以天地之氣順則爲和和則致祥競則爲逆逆則生咎此惟六陽已極一陰始生相爭之時生咎之際內而不謹則心氣不定微陰侵之而疾生焉所以內而致謹以定晏陰使至於成不妄動以侵吾身而生疾也內安得而不致謹於身乎外而不謹則刑罰不靜微陰乘之而災生焉所以外而致謹以定晏陰使至於成不妄動以侵乎陽而生災也外安得而不謹於刑乎此二條之義主定靜蓋陰謂之晏晏安也定靜之謂安凡陽性主動作陰性本定靜人惟能以定靜處之則不逆其性故

無咎故上條言謹身而結之曰定心氣下條言無刑而先之曰靜事然後總申其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蓋以見先王順天之時而不違如此故孔氏疏曰從君子齋戒至無刑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晏陰之所成就吳文正公曰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至可以處暑一節

此言戒火居處之事

季夏之月

說見前

是月也合四監以民祈福一節

禮記月令

卷之六

七

此疑是秦制周郊廟大祭祀不言禘夏文正公曰百縣四監皆秦制不可以周制解之

是月也命婦官至以別貴賤等級之度一節

此言染采之事祭服青賤等級司服所掌是也見圖解旗章貴賤等級司常所掌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是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此一節

此言伐木大事之禁

是月也土潤溽暑一節

此言雜章蠶田之事

孟秋之月

說見前

是月也以立秋至順彼遠方一節

此言天子迎氣振武之事迎氣事與孟春同軍帥三軍之帥諸將也武人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賞之於朝順時令將振武也乃命將帥選兵士厲兵器以簡擇其禁後而練習之是閱武也于此則兵可用矣乃專任有功之將以征夫國之不義焉不義者何暴下而慢上也征者問其罪而戮其人也夫若此者豈窮兵而觀武哉正以明吾之所好在義而所惡在不義耳夫遠方之順否惟視吾好惡之得義與否也吾之為此以明吾所好在義則彼知慕義而來明吾所惡在不義則彼知畏威而格是非吾所以順彼遠方之道乎夫始以閱武則卒伍器械無不精專任

禮記月令

卷之六

七

有功則大將竭誠而不疑征曰不義則聲罪致討為有辭此好惡所以明而遠方無不順也後世驅民以戰而閭閻之無素是罪民也委任非人以致虜戶或分授節鉞而權由中制是以其國與敵也或無罪可聲而利人國邑逞其私意是驕兵貪兵忿兵之自取敗亡也於乎亦其於先王之師矣

是月也命有司至不可以贏凡三節

此言制刑之事是月也命有司制刑以順天之義也法制刑律之書則脩明之圖圖以繫罪人則繕治之桎梏以拘罪人則具備之姦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和已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刑亦非濫刑也又其姦邪之大者務執而搏戮之凡以順天之義也然不容已者上天討

罪之義不能已者聖人愛物之仁用刑之中豈無恤刑之意哉
乃又命理監刑以存吾之仁也鄭註斷句絕決字下屬陸氏曰
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
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吳文正公曰此說為優斷
即王制所謂斷者也傷之甚者為創察則加詳於瞻折之甚者
為斷審則加詳於視用刑而至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
而命理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夫人孰不欲全其肢體聖人之
愛人亦何嘗不欲人人之各全其肢體惟其欲訟之成罪不可
赦乃至置之傷創折斷然則決獄訟也豈可苟哉故先王於既
刑之後固有瞻察視審之仁而於方決獄訟之初尤申端正平
施之戒又總申之曰戮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然所
戮之人必有罪未嘗泛及於無辜所斷之刑必慎重不可或傷
於峻急則義之中有仁焉大槩此時所行雖以順天之義為主
然而愛人之仁每行乎其間所以然者蓋以天地之氣始嚴急
陰用事也人君順天時而符義刑固所不免矣然陰盛則陽衰
陰長則陽消矣夫陽道常舒以長育為事宜饒也陰道常慘以
肅殺為事宜乏也為人君者雖以後天奉時為事尤必以調元
贊化為功豈可純用陰政至使陰氣之盛足為微陽之害哉故
當凡事欽恤雖於明罰敕法之中而每存乎好生體元之意是
乃所以抑其陰氣之盛而扶陽道也是乃所謂仁可過也義不
可過也先王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贊
是月也農乃登穀一節

此言薦廟命官之事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至出大幣凡三節
此章鄭註之辨為是當從之
仲秋之月
說見前
是月也養耆老至受其殃凡三節
此言養耆老正服制刑之事養耆老順時令也凡杖安其身飲食
養其骸皆養之具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何如以祭服言之則
山龍華蟲火宗彝五者為文繪於衣藻米黼黻四者繡於裳有
定制也小而玄冕之一章大而衮冕之九章有定制也衣取諸
乾而被於上者長裳取諸坤而垂於下者短有常度也以諸服
言之雖無文繡也然制之上下度之長短亦有劑量當循其故
也又豈惟衣服哉戴於首者為冠繫於身者為帶皆當循正其
常制也此作命辭祭服先言而又詳者尊神也乃命有司申嚴
百刑義也母或枉撓戒以天然義之仁也此亦命辭瓊山丘氏
曰月令雖作於不常然皆述先王舊典也凡事為皆順天時
而於刑尤加意不常當奉人際刻之世而述先王仁義之典宜
不見用乎而是篇見於呂覽而漢戴氏始編於禮記之中以與
五經並行為禮典後世人主誠能按時布之以為常憲是亦
仁政之一助其母以人而廢其書
是月也乃命宰祝至先薦饗廟
此言巡牲命難薦廟之事是月也將為季秋舉饗帝及嘗月祭乃

命宰祝以循行犧牲而視其毛之不雜體之無損與否焉以按其芻豢而瞻其牲之或得養而肥失養而瘠焉以察其物色而比類以用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焉謂犧牲人所掌陽祀用騂色之牲陰祀用黝色之牲以量其體之大小視其角之長短焉夫一則全具二則肥瘠三則比類四則大小五則長短行之按之察之量之視之五者皆中法度是謂備當則上帝其饗之矣况群神乎先王之世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蓋志備物焉故也具文正曰五者之目陸氏說是故今從之若陳氏則以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爲五恐按芻豢當連瞻肥瘠不可以芻豢有備當又以量小大言遺視長短句皆不可於乎觀之周禮有牧以掌六牲充人以掌繫祭祀之牲牝牛人以掌養國之公牛大人

禮記月令

卷之六

其

以掌六牲鷄人以掌鷄牲羊人以掌羊牲又有犒人以掌黍祭祀之大蓋犧牲之政其重如此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至行罪無疑凡三節

此言飲藏重農之事

是月也易關市一節

此言輕稅法而利民利國之事關中而不重征則人皆便易是稅法輕矣惟其易也則商賈樂藏於市行旅願出於途是所以來之也惟其來也則有化之以爲利者爲行貨之商有有之以爲利者爲居貨之賈而貨賈皆聚焉關市之內是所以納之也如此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民何便乎是輕稅之利其下在民然豈惟民哉由近及遠開此輕稅之風四方來集矣遠邇皆至

矣農師者衆則民賦賦此謂農之利也修其教養其用有節則民賦賦此謂民之利也其在國嗚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然則有國者亦何以利爲哉

此言月令一篇之綱領凡十有二月之中皆此意凡舉大事毋

逆天地陰陽之大數時天時也類陰陽之類順之慎因之則不逆矣

季秋之月

說見前

是月也申嚴號令至抵敬必飭凡二節

此言命官之事申嚴號令順嚴凝之氣也命百官曰汝之貴賤

禮記月令

卷之六

其

皆須務收斂以會天地閉藏之令無有宣出又命冢宰曰是月農事備收五穀皆入矣五穀之要汝其舉之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也帝籍之收汝其藏之於神倉以時供案盛也夫衆五穀之要則足國之大經藏帝籍之收則事神之大禮豈可苟哉汝必外而謹於其事也而低焉內而一於其心也而敬焉內外而各致其心身之力也而飭焉夫然則量入爲出可以足國矣盡志備物可以事神矣必命冢宰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籍亦隸于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至習吹凡二節

此言息民習樂之事其皆入室詩言入室處書言厥民隩是也上下習吹爲將樂也

是月也大饗帝至無有所私凡二節

此言饗帝諸侯之事大饗帝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詩經我將耆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常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有太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脩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嘗以嘗秋享先王也犧牲告備於天子仲月命宰祝

禮記月錄

卷之六

七

視全且此將用也故先告而後祭也合諸侯而命之使頒制於百縣其制何如一則受來歲之朔日也然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則此信為秦制矣一則受稅貢之法也然周法則以正月之吉始和縣於象魏也則此亦信為秦制矣先儒之說是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至泰禽于四方凡三節

此言秋獵之事季秋獵南之月天子乃因田獵而教戰陳之事肝江河氏曰先王常兵於農因井田之法以制兵因田獵之制以講武兵不潰亦不廢故無不載自焚之禍無內訌外侮之憂也李氏曰古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子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田獵而教戰

魚鱉皆生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恭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時之祭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

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惟田獵而教戰陳也故於此而習五戎焉考矢步矛戈戟步卒之五兵也於此習之者習其開弓舍矢之法坐作擊刺之方也於此而班馬政焉馬政見前於此班之者以兵之所用莫急於馬也秋彌之法大槩如此然以事言之未田之初命僕命七駟咸駕謂種戎齊道田駕六馬皆駕也載旌旄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卿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也授車以級以其馬與旌旄辨其尊卑也軍法以知尊君親上為先也乃整其行列向背而設下軍門之屏

禮記月錄

卷之六

八

外軍行以整齊嚴肅為急也軍皆南向司徒摺扑北面誓之曰無干軍無有後射周禮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鄭註有司以鉦而誓之振旅則天子出軍可行矣故於此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屬師尚敵也執弓挾矢以獵殺以供祭也天子殺則以次而獵而教戎兵班馬政之事皆於此行之則獵竟矣既竟之後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周禮羅弊致禽以祀枋是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者

此言禦寒決刑嚴肅之事夫政令嚴肅固當因時然棣秩溫恩供養賡賁一日不可待時而收豈非失政哉故先王之世重爵祿之權明貴賤之等自無此失縱其有之亦必隨即收改以正紀綱記人之說或未然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大嘗稱先薦寢廟

此言薦廟之事

孟冬之月

說見前

是月也以立冬至恤孤寡一節

此言迎氣恤孤之事臣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感死事之臣故當其家後也恤孤寡即賞死事之事謂以財祿供給之於平臣忠於國而致死急君之義也君感於時而厚恤其生親臣之仁也

是月也命大吏正刑罪無有掩蔽凡二節

此言卜筮決刑之事命大史與龜策周禮龜人上春釁龜此蓋

秦以建亥為歲首與周易異矣兆如王兆原兆无兆卦如周易連

山歸藏占之審之豫明其理以待用也兆不言吉凶詞之客也古者斷決死刑皆於子愛之月凡有罪入死刑者先訊問詳讞之至是純陰之月乃施刑焉獄吏阿私黨比其人而掩蔽其罪狀故為之延及使不施刑未幾則陽生而刑不可施矣且使囚者又有明月之禁焉故先王於季秋既令毋留獄刑而於孟

冬之月又申是察之令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故不容有阿黨掩蔽之私云

是月也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凡六節

此言開藏送終之事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學在醴醢不致致美以為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

節則富者倍而過貧者歛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

於其衣裳棺槨學在醴醢之制為之厚薄之禮度以辨乎貴賤之等級焉所以使仁人孝子各隨其分而用其情仁至而義盡也

本裘之辨有二一是生者居喪之衰裳則以精純辨親疎二是死者襲斂之衣衾則以多寡辨貴賤註兼三意但以本文主貴賤之等級言則只宜用死者一邊蓋以衣衾之多棺槨之厚瑩之大丘壟之高是皆主厚而禮從隆則以其人之等級為貴耳

非以美沒禮也分當然也不然則得為而不為是以天下儉其親豈可哉衣衾之寡棺槨之薄瑩之小丘壟之卑是其不得已而薄而禮從殺則以其人之等級為賤耳非以薄為道也分當然也不然則不得為而為之是以不義陷其親豈可哉如此說

是月也命工師一節

此言考工之誠而罰其偽之事命百工之長程效其工之功效

之何如陳其器器而以法式按之毋有淫巧於法式之外以侈蕩上心者惟取其於法式之中而有細密精緻之功者為上蓋取其如法而又堅固也若但如法而功不密緻則其器易壞故惟以此為上凡器物造成必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今而效之

以考其誠偽也無淫巧中法式而密緻之謂誠淫巧而不密緻之謂偽考之如此不當者偽也治其罪窮其情以懲之也於乎先王之世工安得而不信度哉舉器者餘器可知矣

是月也大飲丞至角力凡三節

此言燕臣猶祭閼武之事

是月也乃命水虞二節

此言薄征之事命水虞獻人曰汝收水泉池澤之賦取其足以供祭祀賓客膳羞斯已矣毋或收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蓋或侵削則利歸於汝寧任于民怨任于君其利雖微其禍甚不可長也汝其戒之其敢有若此者其行罪無赦於乎古之人君既身率以正其於百官又訓之以辭威之以法如此此自上而下威無侵厲民之政而尊君親上率無土崩瓦解之患哉

仲冬之月

說見前

命有司司至暢月凡二節

此言閉藏之令以宣泄則咎徵應之故也然先王以此月農隙徒扛輿梁于茅乘屋聚衆大閱皆於此爲之故此爲呂氏之書將爲秦制

是月也命養正至井泉凡三節

此言內政酒正祈祀之事命養正中宮中之政令審門閭以下皆是也此亦秦制周則官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官伯官人皆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凡頒御閼士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官禁之事也故能辨其內外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機其出入去其苛暴均其猶養教其頑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故無貴賤姻族干政

之事亦無近習嬖幸狎昵之人然後王心無爲以于至正而朝廷百官四方萬民無不正矣漢初太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

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蔽惑虐害大臣惡復知矣是以連姻族貴戚擅權和人嬖幸近習干政於是淫亂比黨內奸外讐相沿爲奸深根固本牢不可拔矣雖欲禁之其將能乎不常蓋見秦時家法如此意欲禁之抑豈能禁也外戚封侯之禍實起於秦昭王太后攝政母弟魏冉用事特封穰侯家富於諸國之日而趙高指鹿爲馬之禍遂萌秦存亡而莫可制禦也哉於乎有志格心之士宜於此致意而熟講詳辨焉大酋即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法式鄭注時月令授酒材酒人掌爲五齊三酒蓋以供祭祀賓客故重之如此林稱齊麴蘖時則可釀矣故

酒之以此水以火和水以水泉盛以陶甕是合和而釀之矣必酒燖燖和也以待其成熟燖氣過盛則傷熱而敗燖氣衰歇則傷寒而敗故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如煉火藥者之火候是謂太齊非有度之火乃無齊之火也如此則酒之制備失是月也農有不収藏積聚者至罪之不赦凡二節

此言收斂野虞之事

是月也日短至以待時陽之所定凡二節

此言順動之事秋有加者爲陽徵也

季冬之月

說見前

命有司大難至天之神祇凡三節

此言大難非祀之事

是月也命漁師至及百祀之新燎凡五節

此言親漁取水令農合族新燎之事命樂師於王大合族人燕飲於大寢之時乃作季秋上丁所習之吹蓋大合以盛其禮吹以盛其樂綴族人之恩也乃罷而問一年復行者恩之節也是月也日窮于次至山林名川之祀

此言重農勤政重祭之事是月也以日則窮于次矣以月則窮于紀矣以星則回于天矣是數將幾終而歲乃更始也則東作之事可以興矣故專而農氏毋有所使不奪其時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圖治理國之六典則飭正之四時之令則論議之此何爲也蓋以國典雖有常而來歲之變或不一時令雖有序

禮記月令

卷之六

禮記

而來歲之變或不齊是歲既更始故事之異宜有不可以一定拘者如此吾飭其常正所以待應其變於不窮則紀正於下而人道以定矣吾論其序正所以防其差而不亂則歲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矣於乎孟春一歲之始則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季冬一歲之終復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先王憂勤惕勵之心慎始敬終之意真如天之元氣流行於四時之間而於穆不已者哉此其所以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也乃命大史皇天上帝社稷之犧牲則賦之諸侯農廟之芻豢則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祀則賦之卿大夫民土田之數所以然者正以使天下九州之民無不感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農廟山林名川之祀以此族也

功於民皆民所宜報焉故也於乎先王之祀可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力之善存者矣此所以民和而神降之福歟人鬼咸宜幽明皆得王道備矣故月令以是終焉

柳宗元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然而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者如孟春端徑術相土宜之類亦有不俟時而行者如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之類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乎逐其時令則有其應特督史之言非出於聖人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季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宗元之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某令則某應誠有拘廐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末易可破柳宗元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愚謂人性有感後形故聖人因時順動月令一書當以顧氏張子之言爲正至平行之則在通其意釋其可如不通其意不擇其可雖充舜之法不能以無弊矣

禮記月令

卷之六

禮記

記日錄卷之六終

禮記目錄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閔福寧主嚴重乾行著

曾子問曰孔子答之故以曾子問名篇應氏曰曾子以篤敬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又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其或講明之不素而卒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應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以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又似細

禮記目錄卷之七

一

微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應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愚謂此篇夫子之答所謂夫子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者也其所隨問而答雖是貫處然而一者昭然可見非聖人真不能答曾子之問所謂於其用處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者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然非曾子之善學亦不能問此道統之所以傳有由然也然則斯問與斯答也其在真精力久之時未聞一貫之際乎學者以論語一貫章參看乃見聖賢傳授之妙而於天下之事亦思過半矣顧世以其多問喪禮場屋之命題不及乃一切置而不

講豈不悖哉

曾子問曰君薨三節

此記世子生之禮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然天下之事不齊吉之變難定故亦有君薨而世子生之時夫君薨凶也當行哀禮世子生吉也當行吉禮吉凶同時哀樂並至天下之事凡若此類徃徃有之聖人制禮其於吉凶固有定式但如此處蓋未之有自非聰明睿知仁義禮知並行不悖則於卒然之變安能各得其當而無毫髮之憾哉曾子以魯鈍之資專用心於內其於典禮固嘗說心研慮見其的確可行至又推其變而究極其用至於此處則竭心思而求有所得也故一一舉而質之於聖人蓋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之意而聖人答之

禮記目錄卷之七

一

則常變無方經權妙用隨叩而鳴無有窮已信乎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後凡問答大意類此攝主上卿代君聽政者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也大祝禋冕者接神則祭服也執束帛者以幣告神敬也升自西階墀者不升室者階下則大遠堂上則大近也命母哭者將告神宜靜也祝辭三者警動神聽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生敢告告辭也象時降主人卿大夫士婦人皆哭不踊哀之節也盡一哀則事畢矣故皆及就東階下朝夕哭位遂朝奠不以生者而廢祭者之義也小宰升舉幣埋之兩階之間既以禮神不敢襲也此告子生之禮如此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在兩階南而

考近頌又將告子名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于門外祭服將
接神也少師奉子以衣子雖幼服也先君之教也祝主接神故
先而少帥奉子以從大宰大祝將贊君禮故又從行之序也入
門者止將告宜靜也子升自西階不敢居主位也猶生時升
降不由阼階也殯前北面對殯就臣子位也祝立于殯東南隅
次於君也大宰大宗又在其次此不言者文不具耳祝聲三聲
一聽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名某從執事敢見告辭也君生世
子生三月父名之今將為喪主故三日而名之以告猶名於父
也子拜稽顙哭哀也祝宰宗人哭于堂上衆主人卿大夫士哭
皆踊成踊哀也然後祝宰宗人皆降自西階及衆主人卿大夫
士皆東及阼階下之位子踊房中皆成踊子襲衰成其為子
之禮也朝奠而後出以生者而廢死者之養也至此則禮成
矣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將繼體而為君也所謂
植遺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者也此三日告子名之禮如此以
上皆未葬時故又問既葬而世子生之禮子生三日大宰大宗
從大祝而告于殯猶告存三日卜士負子也三月而名于殯猶
君存而名之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將繼體也此既葬
而神事之禮之畧也於乎使是禮而常存也則豈惟事死以禮
而失維欲制以立度或取他人子育之宮中如秦皇肅
之問者亦何所容其好哉夫惟典禮不行然後神詭詭孤
鬼寡婦之朝者紛紛而天下國家之本始如傳舍朝更多改
而易動搖矣然則斯禮也蓋有天下國家者之龜鑑曾子之問

聖人之答其為天下後世慮也豈不至深長哉此後世之所
當講明以俟用者也
接贊節卿大夫士上宜有衆主人字二節五祀山川上宜有社
稷廟宇記者畧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二節
此記諸侯出行之禮有隆殺也諸侯適天子朝君也其禮詳足
故親與告于祖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又祭祖道而後
出告必用制幣友亦如之是幽以質諸神不敢無事而出也是
而視朝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是明以戒於人不敢無事而居也
夫然故出則有為行則有守焉有廢時失事慢違以病其民焉
者哉下文自相朝則視天子為卑矣故其禮畧告禰而尸祖
廟則命祝史以告也朝服視朝而已不用冕也告所過山川而
已不徧境內之山川也凡此殺禮不敢並於朝君也尊尊之義
也然而出必告行友必告至幽於神不敢無事以出之意則同
也出必命官友必聽朝明於人不敢無事以居之意亦同也於
乎則焉往而有廢時失事慢違以病其民焉者哉
曾子問曰茲有喪一節
此記父母同喪之禮以父為尊也蓋尊無二上家無二主雖
不以厭之也故一家以父為重母次之而視父為重經矣故
其同時而喪其親也則先母之輕而後父之重其奠祭而屬
則先父之重而後母之輕此乃禮也何也蓋祭是祭祭是祭
緩故先母之輕以尊父也莫是秦養其親先故先父之重亦

以尊父也此並有喪則葬奠互有先後其義如此無非主於尊父也今以其禮言之自自啓及葬至遂脩葬事是言先葬後奠之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是申言先奠後葬之事故攷之曰禮也皆是申明上意按其實也奠字正指虞祭而言蓋並有喪惟有虞祭附祭則父為先喪服小記所謂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附待後事是也若啓殯之奠朝祖之奠及祖奠遣奠此四奠皆是母在先以母先奠故也若父喪後葬則自當葬母後乃行此四奠本文所謂及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是也如此則疏云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此解非也當解云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此奠字指虞祭言之下文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正申此句如此則明白矣又按吳文正公曰辭於殯不須

禮記集說

卷之七

五

改殯為賓蓋告殯以啓期既啓乃遂脩葬事此說是也今從之則疏改殯為賓亦未必然也蓋既夕禮啓節商祝執功布兄袒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注謂三言啓以告神是分明有告殯之事其不必改為賓字明矣又曰本文輕重二字只當父母二字看又曰此節當與小記父母之喪偕一節參看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一節

此記宗子之不可無主婦以領族人而承祭祀也雖七十無無其蓋深明其必有之意非必謂七十妻死而猶再娶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二節

此記冠禮遺喪之節有此三者是將行冠而聞齊衰大功

喪一是將冠未及期則因喪冠而冠者除喪不改冠一是父沒而冠有此三者愚謂古人處事識見與今人大別亦畧可疑難者何也冠以責成人禮之始也外喪冠而不醮亦云可矣即於是無嫌地為位而哭可乎夫大門外之喪亦其近矣即其家而哭不亦可乎冠責成人三加必彌尊也喪服可以冠乎夫齊衰特期年大小功特九月五月耳冠又未及期日有喪而且廢不亦可乎除喪而後冠亦何違乎凡此皆思而未得者姑存其疑以俟知者為我一發其矇也不然特記者或增入而非聖言乎未有以考也醴與醢之別儀禮經文引見冠義篇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一節

此記大小祥祭禮按大小祥祭禮儀禮經無全文但記其時與

禮記集說

卷之七

六

祝云其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其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則是其祭大畧如虞祭禮所異者時與祝辭耳今以此章及雜記下篇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推之則是虞禮尸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祝及佐食主婦獻尸及祝佐食爵遂止鄭注所謂虞不致得此據儀禮正文者也小祥練祭爾吉視虞祭當加獻禮則主人獻賓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嘏之而不飲所謂小祥主人之酢也嘏之是也嘏後奠酬爵於賓賓弗舉此所云是也鄭注所謂練不祭酬是也至大祥祭則復吉視練祭又加旅酬禮所謂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飲之可也此則如饋食禮旅酬也所謂大祥饋酬弗舉亦非禮者是也但以未

純吉雖得旅酬又不待知饋食禮之有無筭爵故鄭注大祥無
無筭爵是也此由凶即吉之漸也蓋大抵小大祥祭而視禮
則第加後視饋食禮則第減故儀禮不別著而但記其時與視
于虞禮之後禮記又記其獻酬之末備者如此學者詳而考之
則自見矣方氏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則於禮為不及孝公可
以為而不為則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非禮然不及者近於
薄過者近於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則加亦字此義是也
愚謂不特亦字見輕重之權昭公孫也而序于先責其薄也
孝公十世祖也而序于後過於厚雖失而責薄也又曰曾東固
禮此亦可見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四節

禮記集說卷之七

此記居喪與於奠祭之宜否是文正公曰讀曾子所問四章皆
是問可以與他人祭奠之事而夫子所答前兩章不答其問
意後兩章乃答其問意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
服重決不可為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他人饋奠而
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為所為服者奠則知不可為他人奠
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又答
以有服之人只可為所為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為他人執
事矣曾子又疑總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
子又答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又次
總服由重以漸而輕也於為人則先殯奠次喪祭又次吉祭由
凶以漸而吉也曾子既知有服之人不分輕重皆不可為人奠

祭矣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為不可而
但許其可以損相謂之可也若思許之而不深許之辭則不若
許損相亦不為之為得今詳酌人情禮意總功之喪除服後可
與人祭齊所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畢乃可為人執事矣按此
說發得此章問答之意明白極好而未補為人與祭之宜又發
得聖人所未發之意最為有補但有一義尚未盡者何也蓋
上兩章是私喪而遇公喪者故為之奠祭下兩章是生私喪而
不遇公喪者故無為人奠祭之理何謂私喪門內五服之喪是
已何謂公喪門外臣為君喪是已以義斷恩若重親輕所以後
章有有君服不敢私服之禮凡以其義重於親故也故為公斬
衰過天子諸侯之喪亦為服斬衰則為之奠祭以臣為君喪重

禮記集說卷之七

故也若使他人於已無斬衰服者豈得為之奠祭耶大夫齊衰
者奠祭亦然謂大夫之兄弟已有齊衰服而為此大夫之死者
亦齊衰則為之奠祭也大夫尊故也惟士之所與奠則稍異以
避大夫而使朋友與奠此朋友蓋已無服者也故得為此士與
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蓋為此死者服大功以下者也又
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亦為為此死者服大功以上者也非彼
自有之服也故得而使之與奠此雖與上二者有異然畢者皆
是為此死者服故得而為之奠祭非舍己親喪之服而為他人
無服者而奠祭也故皆為禮也若已有喪服則決不與他人奠
祭故下文二章五辨之總與說衰尚不助人奠祭况重服未除
而有助人以奠祭者乎按此章要問見得曾子之賢自是曾子

若頴子則便理會然曾子却用心誠謹故詳審不怠而卒有銘然貫通之處信乎參也竟以舊得之此其驗耶

曾子問曰昏禮至夫死亦如之凡七節

此記昏禮遺喪之禮有此六節今隨文解之

一曰昏禮遺父母之喪遺竊有疑者思臣孝子義美節婦此三綱之大人倫之本也父母有喪而不取不嫁所以為孝也以存綱常倫理也固矣但昏禮而至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且請親迎之期矣則是夫婦之倫已定除喪而成昏於孝固無妨也今所除喪而遂不取尚得為義乎女除喪而遂不嫁而別適尚得為貞乎古人女子許嫁纓示有條屬而於喪後乃爾改易紛紛其可乎且婿免喪父之父母使人請女免喪婿之父母使人請其

禮記集說

卷之七

九

待之亦厚矣其行之亦有禮矣何為而不取女何為而不嫁乎要之於理揆之於情竊有未安俟知者一發矇焉

一曰親迎在塗而遺父母喪之禮婿父母喪則女改服以奔雖未成昏而婦之分定也故喪則即奔女之父母死則女反不可奪喪也皆教孝之義也婿不言遺喪者奔可知也不待言也

一曰婿親迎女未至而遺齊衰大功喪之禮竊亦有疑焉夫昏萬世之始以承先祖後者也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猶未見也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親舅姑廟則皆輕也豈有未成昏未見舅姑未見廟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此皆不可知識以俟知者之發其矇也

一曰嫁取之家及舅姑有涉之禮三月廟見祭禘引儀禮于左

儀禮士昏禮篇記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盤婦跪于門外婦執弁萊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于某氏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萊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祝問廟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按儀禮此文則此節止三義一是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之義在於思骨肉之相離而不寐也一是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之義在於思嗣親而感傷也三是舅姑既沒婦入三月擇日而見於廟奠菜以祭於禘其祝辭稱某氏來婦之義在於成其為婦之禮事死如事生也是三義如此則稱來婦也一句非是釋義

禮記集說

卷之七

乃述其祝辭如此不可與思相離也思嗣親也成婦之義也三句平看

一曰女未廟見而死之禮示未成婦也一句是摠釋上義一曰將親迎而女與婿死之禮齊衰斬衰而弔者義重也既葬而皆除者以之輕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三節

此記喪主廟主之禮之所由失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哀適為主廟有二主則奠適為依皆非禮也祫嘗之所尊者大祖禘之所尊者始祖所自出之帝郊主上帝社主后上故云無二上也齊桓公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亟舉兵也大師行而載遷主示有所尊也作偽主則

記其祖而不仁滅諸廟則二其祖而非義作者之失詐力而後仁義一至於此何以正人而為行師以正哉喪服小記云諸侯躬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故衛君弔而魯君為主以拜禮也季康子復拜稽顙於位犯君也豈臣禮哉而魯君不能正有司不能辨下陵上替其罪俱可見矣聖人忠厚為婉其辭曰康子之過於乎豈特過而已哉按春秋靈公以魯哀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故當為出公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至貴命也凡五節

此記師行載主之禮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有所尊而非無事以慢遊也言天子如此則諸侯師行以遷廟主行蓋可知矣今也取七廟之主行何以為失蓋天子七廟諸侯五

禮記

卷之七

十一

廟其常時皆虛而無主者惟是天子崩諸侯薨與諸侯去其國而遷居他國及諸侯祫祭於祖此三事乃廟無主也禮也非此三者則必有主然則盡取七廟之主以行其可乎下文引老聃之言正解此三者為無主正以見廟不可無主也無遷主謂諸侯受封而未及六世者是無遷主者則主命以行其尊祖之心則一也於乎夫古之人君則安有無事而空行者哉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二節

此記國君為慈母無服按儀禮喪服傳有慈母如母一節蓋言大夫士之子也引見小記篇是有服此一節是國君之子故無服故下文遂引哀公失禮之事以明之按春秋襄九年左傳公薨于野卒立敬歸之婦齊歸之子稠繼為後叔不欲曰天子

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立之道也非

適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為樂者不度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又昭十一年歸氏薨左傳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效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惑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以此觀之昭公十九歲即位三十歲喪母且於親母之喪無戚容况慈母乎此章所云非昭公也明矣疏云家語孝公有慈母良才詳是

禮記

卷之七

十一

否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至無服則祭凡七節

此記變禮所謂因時制宜者也然中亦有可疑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先儒已有疑之詳見王制今此又云天子崩既殯而即祭五祀但釋其禮至既葬又漸加何耶夫天子崩凶變之至大者也臣子服斬衰三年凶事之至大者也五祀之祭亦吉禮之輕者也今舍其至大而行其所輕何耶誠以侯伯諸侯於天子崩君薨至殯及反哭亦得祭社稷五祀者疑亦倣此讀者詳之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一節

此記三年喪弔弔禮三年之喪無練之後亦漸緩矣

人羣立而旅行隴及他事而忘哀也而況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豈徒然哉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己彼當立也其情主敬是故冠冕衣采所以飾至敬之情彼當凶也其情主哀是故衰杖經所以飾至哀之情皆非有虛偽而無情實者是乃所謂禮也若三年之喪而弔哭於人哀在彼則忘親吾之重服不亦虛而無情實乎若至來則閭人吾之弔哭不亦虛而無情實乎此二者皆非也然則三年之喪何弔哭之有抑弓好事之言陳氏於此辨之有見

賤不誄貴二節

賤不誄貴二節

賤不誄貴二節

賤不誄貴二節

賤不誄貴二節

賤不誄貴二節

此記謹法按司馬溫公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如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之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始於子厚官此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則子厚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用諡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第其後為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敗天門人厚繯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閣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節諡之則節節皆由王文中節王貞曜諡為

此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按此則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之所以為禮者蓋以古者諡為有爵者而設其惟一出於上故

周禮大史小喪賜謚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諡謚於君若諸侯則

請謚於天子蓋上得以賜下禮所當然若分在幼賤則所謂不

得不可以為悅苟徒知尊美其名稱之為快而忘其分守之不

相當以賤誄貴以幼誄長是若以下而賜上僭操乎榮辱之柄

而使死者受之有不安心豈禮也哉設禮惟臣之於天子崩

於南郊則稱天以謚之蓋天子至尊無上惟天子乃其所上稱

天以誄雖若以賤誄貴以臣誄君然稱天則五峯胡氏所謂合

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禮孝愛不亦深乎者也自天子之外則

雖諸侯亦必請於天子無有相誄之理以榮辱之權諸侯亦不

得操也諸侯且然况幼賤者乎此則榮辱是非之權至公

一出於人上忠臣不得而厚其所尊孝子不得而私其所親密

友不得而阿其所好公遭明而勤懲至矣於乎夫榮名之得否

顧視其分之所宜又視其當之所稱為人卑幼者固當止於尊

長以禮而為身後計者其亦勉為而澤思其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也哉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即如今人之行狀諡則加以謚

如隱桓莊閔之類是也故言諡則諡諡矣

曾子問曰君出疆一節

此記君薨於外之禮主人未入而有司先其殯服者以待即成

服也子麻升經疏義非按者惟據未安采乃成服也入自闕與

於生也升自西階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如小斂而歸子

免者行遠不可無飾也入自門者親未往極不忍異入如生來
反也升自阼階主位也末忍即答之也皆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二節

此記君親並喪之禮臣子忠孝之心無不盡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至故誣於祭也凡四節

此記重宗之禮皆支子不祭明且宗也之意但支子不祭是常

禮此是變禮按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

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

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也祖考

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

室牖下然宗子非惟為士直為大夫亦然此說是又按註配

禮記

卷之七

五

祭殿旅厭祭者引儀禮亦明今不引學者詳考之可也又下

文不歸肉一節則殺於宗子者凡六至下文庶子無爵則其禮

又殺敬宗之意實宜而盡之矣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至是謂陽厭凡二節

此言祭必有尸而有無尸之祭者陽厭之殺也下文二節是申

祭陽必厭謂成也之事宗子為陽而陰厭為無尸而不舉而

無所厭而無酒而不告利成禮已殺矣凡陽與無後之陽厭

視宗子則又殺矣上一節明敬成人之禮下一節明重宗子之

禮按此陰厭陽厭之祭禮之變祭陽禮也通主虞禮之陽厭

少牢饋食禮之陰厭所以成人者又不同矣學者詳考之可

也

吳文正公曰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陽明之

之陽與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正與牖對

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

陽厭者但使鬼神飲食之厭飲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

程子曰無服之殯不祭下殯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殯之祭終兄

弟之身長殯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

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二節

此論葬遇日食之禮然自食有常度必先知者卜日而啓殯蓋

慎之云

曾子問曰為君使一節

禮記

卷之七

六

此記為君使之變禮公館禮隆私館禮殺也

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于園二節

此記葬下殯之變禮周公以義起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二節

此記臣為君尸之變禮而因及故尸為尸之禮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至末二節

此極言居親喪而從王事之不可君弗知者甚非之之辭謂在

君使之則為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則為

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為孝子也孝者天經地義而人之所

以為人者君將教人以孝臣將移孝以為忠人以此從利而忘三

年之喪人道絕矣故曰吾弗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也以此為訓

猶有接例起復為丞相如史高之起復為執政如王散起復為宰相為平章如陳宜中賈似道者安得不為宰相為平章為執政哉君子讀羅一峰先生扶植綱常一疏可為流涕而古今之鑒昭矣

卷之八

禮記

廿

禮記目錄卷之八

文王世子第八

閩福寧王巖黃乾行著

文王周文王也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稱世子文王善於世子之禮可為法也故稱文王世子以名篇夫世子天下本古昔聖王慎養世子其道則君臣父子長幼其文則詩書禮樂其官則師保疑丞要在得人其服勤於親則問安視膳無間朝夕其恭敬於人則入學齒讓親親敬老大槩培植其孝友涵養其性情和平其心志故習與志長化與心成不求而賢聖自入三代所以有道之長謂教太子有此具也秦漢而下此義不行趙高以斬荆傳

禮記

卷之八

十

胡亥晁錯以中韓傳景帝大率自其幼稚之時一段慈仁恭順之性斷喪無餘又何異其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耶此漢儒思古為記此篇蓋賈生保傳傳之流於乎後世帝王純仁沉厚惟漢文為最獨於其子乃賜以法術輔以鬼錯是驅而之刻薄也何哉然則漢儒之感深矣董仲舒曰為人君父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愚於此篇亦云

文王之為世子至乃間凡三節

此言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蓋聖人人倫之至也而可以為後世法故以冠篇世子朝親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二禮而已文王以是為未足以盡其事親之心也於常禮而加其一焉朝於王季曰三聖人之行過人而得中也其朝禮有二一是問安鵠

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以安否念親之勤夜不遑寐也視鷄初鳴咸澹味爽而朝者有加矣內豎曰安乃喜達旦懷憂故喜形于色也一朝也日中又至亦如之三朝也日莫又至亦如之三朝也夫其聞安喜矣其聞不安也宜懼懼故憂形于色也其聞安行可緩而端矣其聞不安也宜急於侍急故履不能正也復膳亦復初未復膳不敢復也也常憂行常疾也問安之禮如此二是視膳食上察寒煖恐失宜或生疾也食下問所膳之多寡恐不如常而有疾也命膳宰曰未有原為其失舛臭味惡也待諾然後退不敢急於就安也視膳之禮如此武王之事文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者道以中庸為至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疾則不脫冠帶而養跬步不離也一飯亦一再飯亦

禮記

卷之八

十

文王謂武王曰一節

吳文正曰此蓋周末之時有一等雜書之言其說皆謬妄不足深辨作記者又不能精擇而以附綴文武為世子之事愚謂此類皆宜刪去

成王幼一節

此言周公教成王世子之禮伯禽周公之子成王武王之子武王既沒成王幼冲雖已即位為天子然實未能行天子事也故

周公相攝行踐阼之事以治天下以幼年即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何以治天下哉此可見其為天下之本教之不可以不慎防之不可以不周矣然既為君以為世子則無為矣故周公為曲成之道以為成王伯禽分雖君臣然以幼冲而日夕遊處則情猶兄弟相親而善此實其幾故伯禽非世子也而使之抗行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非僭也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長其善也成王有過非伯禽事也而隨伯禽非忍也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以救其失也夫善有長則天理日明失有救則人欲日消此成王之允迪厥德蓋武王之付托得人周公之訓戒有方豈偶然之故哉

先學世子至列事未盡不問凡六節

禮記

卷之八

三

此言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民俊帶言之也主重教世子世子踐阼則有主天下國家之治之責選士入官則有輔天下國家之治之任教之不可以不慎者也大學之教何如四時各有所教一則使之習有常而無廢業一則使之志有定而無分心也春夏教干戈武歌發揚蹈厲故從陽也秋冬教羽籥文歌定靜敘藏故從陰也皆於東序東序大學也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齋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夫教亦多術矣而先樂舞何蓋古之聖王神其德行以神變化以參天地以和神人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民俊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志氣趨于聖智孝友形於中舞蹈動於外遜于五品無入而不自得矣然大胥不特贊干也施人教國子南夷樂

之時亦大齊擊鼓以節其音曲也獨舉南樂例三方也夫中國之與四夷言語不通嗜好不同則其為樂非必肅雍和鳴奏之宗廟未必先祖是聽也其以教習何先王之世四夷咸賓與圖無外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爰及夷樂用章德化亦以樂神祇而昭感格也故劉氏曰王者設官掌四夷之樂示四夷之樂王化也故於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聲其歌以明王道之廣大也陳氏曰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蛙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唐時夷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周之遺制與然春夏不特干戈也春誦習篇章也夏弦調音節也皆大師詔之於瞽宗秋冬不特羽籥也秋學禮則典禮者詔之於瞽宗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於上庠祭禮也養老而乞善言也合語會合而相告語以善也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教以威儀也大舞干戚也語說也乞言也皆小樂正教其事矣大樂正即周禮授以篇章之數使明其義焉夫篇章以明其理則學者之義理未必無淺深之殊成儀以習其事則學者之才未必無優劣之異故大司成之官於東序之中而論說之致其誘掖獎勸使之相觀而善也由是觀之隨事而異其官使教者各盡所長而業以精因時而異其地使學者專於所習而志不分先王之教世子及士其節目之周詳如此夫大司成之道甚尊矣侍坐者當何如致敬哉席間函吏取其可問也終則負牆恐妨後問也列事未盡不問不敢參錯也皆敬也

周禮

小樂正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故教小舞故教大司馬掌士之版以待致諸子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

者故教大司馬掌國子之舞羽東翟也舞干西翟也舞人掌教舞夷樂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也此二說是以大司樂大樂正大司成爲一人愚亦謂然蓋自職掌樂故稱大司樂自其爲衆樂師所取正故稱大樂正自其掌成均之法又稱大司成且於論說字極精優於陳註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至必錄養老凡三節

此言釋奠之禮四時之教常事也故其行禮也殺止及先師不及先聖也奠其祭物不用幣也立學之始大事也故其行禮也隆上及先聖反其始也奠必用幣多其儀也此言諸侯立學則天子立學亦然矣凡行釋奠必有合樂行禮用樂常事也有國故則否從其凶也變也凡有合樂不必養老常事也人君視學釋奠乃大合樂以崇德也必遂養老示民致孝也釋奠之禮煩簡如此有義存焉

禮記

卷之八

七

凡語于郊者一節

此言小學論士之法小學在郊故謂小學爲郊先王論士於郊必取賢敏才焉其法何如有德之謂賢論而得此則選用之所謂取賢也上也其次有政事之才而德未必備者亦舉用之以理庶務又其次有言語之才而政事又未必優者亦薦揚之以備使職所謂敏才也又其次者曲藝之人誓之以待又語不與上齒法也三而一有乃進恩也以其序謂之知人遠之法也於成均以取爵恩也恩法並行寸長必錄蓋充其取賢敏才之心而下逮曲藝之人委曲周至又如此以此觀之可見聖賢用人立賢無方隨才器使其等級雖甚分明然求全責備之累則無其曲成雖欲不遺然鑑空衡平之體復正天下之人所以爭自

刮磨以求無負於聖世也人才之盛夫豈偶然之故哉始立學者一節

此言立學器成而釋菜之禮其簡如此始立學者既全器禮樂之器用幣以告先聖先師矣則器將用矣故又釋菜以告釋奠禮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諸事禮之簡也釋菜惟蘋藻之屬禮之簡也故釋奠必合樂則舞則授器釋菜禮之簡亦不合樂不舞則不授舞器是禮行於神者簡矣故禮實於東序惟一獻無介無合語禮行於人者亦簡焉非大簡也告器將用事本輕也

按熊氏未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

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

禮記

卷之八

七

釋菜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祭孔子廟堂議宋濂曰或曰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之學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無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亦可乎昔者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凡三王教世子至君之訓也三節

此言先王教世子以正道正人故可以爲君也夫教亦多術矣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何蓋樂極和所以消其邪慝諸其性情
感人心之和而脩其內者也禮極敬所以正其容體齊其顏色
治人身之敬而脩其外者也夫禮樂之所止雖其有極和極敬
之其斯禮樂之所治不能無脩內脩外之殊蓋心中斯須不和
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惟敬樂爲可養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惟致禮爲能肅故車然合而言之心身內外實
同一原禮樂和敬本同一理故脩之之久則心之諧和身亦恭
肅是樂之脩內交錯於禮也身之威嚴心亦安舒是禮之脩外
交錯於樂也不謂之禮樂交錯於中乎交錯於中則必自然發
生形見於外蓋誠則必形久則必徵其機如此理之自然是故
至此是其成也但見生意油然而不可遏天真自動而不容已
無所勉強無所安排而莫非禮樂之順動矣言其接人由中達
外而禮儀卒度何其恭也言其持已自心而身而嚴威儼恪何
其敬也然恭不徒恭而步立子諒之意盎然若見其可親恭而
未嘗不溫焉敬不徒敬而優游閑雅之氣斐然若見其有章敬
而未嘗不文焉蓋性情盡之餘和敬渾融之妙粹然無復偏
倚駁雜之弊渾然不見一管成名之迹矣誰能知其孰爲禮樂
之所脩孰爲內外之所得也夫以此觀之禮樂之道入人之深
而爲教之大也如此三王教世子所以相授守一道而不廢也
惟禮樂爲教之大故先王有執禮之官以教禮大小樂正大師
大司馬師師丞之屬以教樂然道莫大於人倫而官尤嚴于保

傳故立大傅少傅以涵養薰陶之而俟其自化正欲其知父子
君臣之道也養之何如大傅以身教者也故審父子君臣之道
於身以示之則所以養之以正者其操範既端矣少傅以言教
者也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詳審言之喻使通曉則所
以養之以正者其義理復明矣身教言教互相發明是從容啓
迪長而成其本然之善者至矣所謂養之蓋如此惟大傅以身
教也故以行步則大傅在前所以示之也惟少傅以言教也故
以行步則少傅在後所以喻之也又豈惟大傅少傅執以居處
言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其官又無不備焉是以左右前後罔非
正人出入居處莫不有教故父子君臣其德易成也然師何教
也天下無事外之德如教以事親長之事而喻諸孝弟之德教
以爲君臣之事而喻諸仁敬之德也是師之教尊而嚴所以教
之於外也故出則有師也保何教也天下無身外之道如使慎
其耳目之所視聽以輔翼其聰明而歸其耳目於道慎其口體
之所言動以輔翼其毅義而歸其口體於道也是保之教親而
密所以輔之於內也故入則有保也夫其道以父子君臣道德
至正也其官以師保傳至嚴且親也然不慎於擇人使一小人
者得以並進於其間則正人遠而正道廢矣夫豈圖維國本之
深計遠慮也哉故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不必備惟其人此言何謂也正言慎於擇人必使全具父子
君臣之道無少欠缺而能師保傳之職者始使任之苟非其人
則寧闕之不必備員充位使數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

而有餘也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太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共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此之謂也夫禮樂以脩內外而德之成者恭敬而溫文保傳以教人倫而道之喻者孝弟而仁教世子之德可以謂之君子矣君子曰德是德成也德成於身享於人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故教尊蓋教以德立者也教尊於已刑於官大臣法也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十

小臣廉也故官正蓋官觀吾教者也官正於內民從於外上所行也下所效也故國治蓋國觀于官者也夫人君之道不過章教正官治國而已世子有成德而教尊官正國治如此則自爲世子而君道固以備矣是君之謂也踐阼繼離豈有不克負荷者乎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以明道術擇保傳所以爲嗣王繼者至深遠也後世自漢文以法術爲賜而禮樂不傳又或雜以章句訓詁則道術不明自漢武於博望立苑而異端並進又或領以春秋使臣則保傳無官惟唐東宮官爲一視朝廷爲之降殺六典所陳稍知此意然惟務備官不惟其人故元稹上書憲宗曰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傳之官非賤賤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戚謀議不知事者有之其交諭贊議之

徒尤爲冗散之甚縉紳皆恥由之就使得辟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吁治亂之故得失之原繫於太子可考而知矣

按自禮樂交錯於中至恭敬而溫文是一氣話再不可讀斷形於外只是言其機如此是故其成也懌是言其機之無所勉強恭敬而溫文正是言其發形之實處蓋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正如樂斯二者樂則生矣是故其成也懌正如生則惡可已也恭敬而溫文正如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一般一般恭敬而溫文而字極好看註中曰既有曰又有曰實德曰氣象一解極妙蓋恭敬由中達外乃是實德溫文但是就其恭敬上又見其氣象如此非恭敬之外又復溫文也而字即如恭而安費而隱之而切不可如方氏以懌爲樂之成恭敬溫文爲禮之成亦不可以恭敬爲禮溫文爲樂蓋禮樂惟脩時有內外至交錯了發形時便絕分不得禮樂此理極好先儒有曰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又曰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只這四句最好形容交錯發形之妙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十一

按此章以周官考之乃三公三孤之職周禮何以不載曰蔡氏曰或謂公孤無官無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大師保氏即大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爲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官之事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

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自亦未備則入
成之書也惜哉曰公孤天子之官何以教王世子曰先王之制
宮中府中合為一體也故周禮師氏掌以嫗詔王以三德教國
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
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
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是皆王官兼教世子未嘗
分而為二也且以是觀之師氏雖非太師而實太師之屬保氏
雖非太保而實太保之屬也官不必備惟其人二句亦出周官

仲尼曰至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此證周公教成王之事夫伯禽周公之子非世子也非世子而
抗世子法疑於僭也是其若迂也然其心則非降伯禽以善
成王也則亦何僭而迂哉迂曰人臣殺身有益於君猶向為
之况迂其身以善其君乎蓋迂身未至於殺而成君則為善也
大矣以迂身之小疵而獲成君之大益宜乎周公優為之而不
恤夫人之議其后也周公之心上通乎天自然成王何以必迂
曲以教之若此也蓋治人之則取諸吾身必能為子以孝事父
矣然後知子之所望於父者慈也則推其慈而可以為人父必
能為臣以忠事君矣然後知臣之所望於君者仁也則推其仁
而可以為人君必能為幼以弟事人矣然後知下之所望於上

者長人之有道也則推其道而可以使人成王幼而武王終矣
以為君則尚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不能行淝昨之事也以
為世子則上無君父可事無為子之處也若此而不委曲以教
之雖其身無迂曲之名然嗣王不能迪厥德之善則上其如吾
君之所負托何下其如蒼生之所仰望何周公之心大有不得
已者矣於此權其輕重乃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蓋寧吾身獲迂曲之名而
使吾君成莫大之善庶幾可為君父而使人矣夫伊尹之欲善
大甲也緣亮陰之制而放之於桐周公之欲善成王也抗世子
之法而行之於子蓋惟其心光明正大明白無瑕故人不得以
議其後而功有成是以大甲成王卒為令主而伊尹周公萬世

禮記曰錄

卷之八

十一

稱聖焉可以量其心矣故仲尼此語非為周公解也為後世無
周公之志者設也亦猶孟子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之意

按吳文正公曰此記周公之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
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叛其時周公即出居東而平殷
亂伯禽亦出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則相成王東
伐安得何伯禽同居學世子法之事或疑武王在時周公使伯
禽與成王共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而記者誤傳以為武王
崩後之事也

君之於世子也至是故教世子不可不慎也

此言人君當慎教世子凡天下之為君者於此豈惟有君之尊
而已無親道也凡天下之為父者於此豈惟有父之親而已無

尊道也惟君之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其責經之大教訓之方又非夫人比也使不使君父之道以教其子則失其尊親與無君父等耳其必優游厭飫以俟其化鴻育重陶以養其成而盡親道以教焉是能有父之親也導以正道弗納於邪輔以正人必防其漸而盡尊道以教焉是能有君之尊也夫以親教則世子樂於仁而不忍違以尊教則世子閑於義而不敢肆德成而天下之本正矣即天下之重器而負荷之何不克也故兼天下之大而世能保有之不然則他日不克負荷而天下亡矣養世子者繫天下存亡之幾如此可不慎乎慎之柰何盡君父之責不失尊親之道而已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一節

禮記月錄

卷之八

十四

此言教世子齒讓之美世子將為天下君天下之至尊也屈天下之尊而與同學者序長幼之節天下之至難也故即齒讓之所疑難感發而國人皆知父子君臣長幼之倫理也然何謂有父在則禮然有君在則禮然也蓋世子雖他日將為天下君然自今日言君父方存之日豈可輒以君道自處哉故他日雖為君父而今日則但為臣子而已行此齒讓正以臣子之節自居所以盡其尊君親親之心也然則大學之齒讓也實教世子以為父子君臣長幼之倫理也世子由此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得而無失是人倫明於上矣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必然之理也國安得而不治哉故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自世子齒讓而國治然於乎舜教曾子而雪傲之威存於剛簡禹之形融

則曰無若用朱於帝王揖讓而治天下其本在此也後世之人自為世子而驕放已成性矣况望其能以萬乘之尊而謙恭下士臣已求賢乎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至不窮其類也凡十有七節

此言庶子正公族之事天子世子固有尊矣以其為天下本也上文已備然公族之間有國子焉蓋王之子弟與異姓之有功德者出封為諸侯其族之子弟有功德可仕者亦用為其本國之公卿大夫士是之謂公族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則謂之國子王畿之內有天子以統理天下其子謂之世子是將有天下之責教之固不可以不慎侯國之中有公卿大夫士以分理一國其子謂之國子是將有分理一國之責教之亦不可以不慎故上

禮記月錄

卷之八

十五

文備言教世子此經專言正公族夫世子有教則天下之儲君以正國子有教則一國之分理得人先王所以能使國治而天下平也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何也教之以孝弟事乎上教之以睦友交乎旁教之以子愛恤乎下此何為哉父子之義主親為子者不以孝事其父為父者不以子愛慈其子則此義不明而天性之親賊矣公族不可得而治也故教以孝使人子知所以事父教以子愛使父知所以慈其子而天性之親不失矣兄教之明父子之義焉長幼之序有倫為幼者不以弟事其長為長者不以睦友待其幼則長幼倫攸教而天序之倫失矣公族不可得而正也故教以弟使幼者知所以事長教以睦愛使為長者知所以待其幼而天序之倫不失矣此教之明長幼之序焉夫

父子長幼人之大倫也孝弟睦友子愛人道所固有也人而倫正公族其有不治哉古之所以家齊於上而國治於下也豈特王世子有教而已哉庶子之正於公族其類如此下文十三節凡所以行此者其目也末三節覆言其義也古者庶子之官治二句結言其効也今以其章首長故提其綱而列其目于左綴其義于各目之下庶其辭不煩而義易見也

一曰朝禮以公族之人朝于公之禮言之其指公族也朝于公謂或朝公于內或于外之禮也其朝于路寢之庭謂之內朝時則維公族之人而異姓之臣不與下解云內親也進之於內以親之也其禮皆立于西而面向東以北為上臣雖有貴者以齒惟論昭穆之長幼為序並不論貴賤下解云明父子也蓋古有

禮記

卷之八

十六

之制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昭穆一定世次相承而親疎有等彝倫攸叙也使內朝論爵則系其昭穆而父子不明故內朝序齒則昭與昭齒諸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與與穆齒諸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而父子昭穆之倫序不以明乎其朝于路寢門外謂之外朝時則異姓之臣雜列其禮惟以官之高卑為次序並不序年齒下解云體異姓也蓋朝廷莫如許故以辨分為體貌如以吾族人咸任而序齒則貴反居下賤反居上是以此恩廢公義而所以待異姓之臣者失朝廷之體貌矣故外朝以官則貴處其尊官之崇也雖異姓得以先族人其以異疎遠而見屈賤處其卑官之卑也雖公族必後于異姓不以其親近而獲伸非所以體貌異姓之臣乎夫內朝序

齒則親親之恩隆而同姓之臣思惟一本外朝序爵則貴貴之義明而異姓之臣無懷二心朝禮之善有如此者司士為之者司士掌群臣之版及正朝儀之位者也故外朝屬司士若內朝惟庶子所掌也

二曰祭禮公族之人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庶子治之授百官以職事宗人主之如外朝之位者以爵也下解云崇德也先王之世以德制爵德之尊者其爵必尊故以爵為位使有德者上所以尊崇之也宗人授事者隨其官之職掌使各供祀事也下解云尊賢也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然人惟賢者乃能任事故以官授事所以表其賢而尊榮之也餼獻受爵三事皆宗人使嗣子為之凡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賓皆不與焉下解云

禮記

卷之八

十七

尊祖之道也蓋尸神象尊也上嗣繼祖者也今受爵於尸獻爵酢尸登饔饗尸饌皆重禮也舉重大之禮皆屬繼祖之人是尊祖之道也夫崇德則教以脩身尊賢則教以立事尊祖則教以反本祭禮之善有如此者

周禮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

儀禮

特牲禮祠舉奠奠饗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春拜焉

復位禮記 對席佐食分簋釐宗人遺舉食及長兄禮記 立于東
西階下東而北上祝命皆食禮記 養者舉奠許諾并入東面長兄
對之皆坐位食受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祝有以也禮記
也皆舉之也禮記 兩養舉于姐許諾皆各拜若是者三禮記 皆取舉
祭食於熟乃食祭餽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
醕上養止養非受爵主人各拜醕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醕有
也禮記 也皆舉之也禮記 如初儀仍養執爵拜祭酒卒爵拜
主人各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
爵上養即位坐各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各拜受爵降實于篚
主人出立于戶內西面此後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十八

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即所謂臣有貴者以齒也又重之以重

在廢子治之對前司士為之而言耳此當為朝禮之錯出者

三曰喪禮公之喪公族之喪皆廢子正其位次使衰麤者在
精者在後雖廢長父兄為尊位次必次主人所謂喪紀以服之
輕重為序也解云不奪人親也蓋服之重而衰麤者於死者為

親服之輕而衰麤者於死者為疎位次者論長少而不依衰服
則是使親者不得在前為奪人親矣故使麤者在前提得致情
於所親是不奪人親也喪禮之善如此

四曰燕禮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補解云不以賓客外族人
親親也膳宰為主人補解云君尊而賓不敢敬尊君也公與父
兄齒下解云而孝弟之道達矣蓋君尊也降君位之尊而與諸
父諸兄序尊卑之齒故上而不收並於諸父而孝道達矣矣而

不敢先於諸兄而弟道達矣燕食隨世而各降一等下解云
親親之殺也燕禮之善如此

五曰軍禮庶子官從公在軍則守節齊車下解云孝愛之
深也蓋懼有非常之變而為人所壞抑有傾跌之虞或為物所
污故致守而扶持之也非孝愛之深乎

六曰朝覲會同之禮公有出疆之政朝覲會同也庶子以公族
之無事者守於公宮何如公族大夫士之適子正室也則以守
太祖之廟下解云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蓋太祖之廟至重
也非群廟之輕比矣正室為族人所宗有君道焉凡庶皆為
臣屬矣今以正室守其至重則是尊宗室以至重隆之如君處
支庶以所輕莫敢敵之如臣也以君道重宗之意不著於守廟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九

輕重之間乎諸伯叔父無事則以守高曾祖之貴宮路寢之貴
室諸子諸孫則以守親廟之下宮燕寢之下室下解云而讓道
達矣蓋貴宮貴也下室賤也父兄守其貴子弟守其賤讓道不
達乎若君臣猶上云明父子皆借字之文

七曰冠昏喪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下解云賤無能
也蓋古者爵人必以德也故族人雖親無能則賤之不以天官
私非其人也如此故朝無幸位而人知脩德也其行嘉禮冠也
取妻而婚也必告于君死必赴於君練小祥祥大祥亦告于君
下解云不忘親也蓋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間間骨肉之情而
廢吉凶之禮也族有死喪其相為也六世宜弔而不弔五世宜
免而不免則庶子罰之至于顯賤承人各有正禮庶子治之下

解天睦友之道也夫冠昏而告則公與族人同其祭而喪有禮則公與族人同其戚此九族既睦而百姓昭明也

八曰刑禮公族親也然法所當誅則亦有死罪有刑罪所謂公族之罪雖親公以犯有司正術也下解云所以體百姓也蓋刑者非私意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夫有所受之也故疎在百姓親同一本雖情有不同然法無二制豈敢以私恩廢公義哉有罪故與百姓一體斷決此義也然百姓刑於市惟公族之死罪則縊于甸人刑罪則鞠于甸人所謂刑於隱也下解云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蓋不使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春秋為親者諱也然文公族無官刑下解云不罰其類也春秋惡戚同姓之意也然文獄成猶三省致刑猶使人追之補解云在君為

禮記

卷之八

子

親親之仁在臣為守法之義也猶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也然既殺又素服食不舉為之變常禮指君外不聽樂也賻贈之類依親疎之等所謂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下解云骨肉之親無絕也此以上皆仁也然不為弔服而親往弔之但親哭之子異姓之廟所謂弔弔為服哭于異姓之廟下解云為泰祖遠之也義也夫仁則恩全九族親之而不忍解義則法行百姓畏之而莫敢犯刑亦所以殺也且見教之而不害者有刑以齊之也故以是終焉朱子曰素服下脫君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大說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以國之本在家故也故先王設學官以正於公族其教如此特設所任非人曠官而不治耳

子者賢而稱職事無不治則孝弟睦友子愛之道大行父子長幼之倫各正家齊而國人是法矣是邦國有倫也邦國有倫則以其孝弟睦友子愛者為人道以其父子長幼者為人倫蓋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國讓而一國興讓矣是衆向方也先王設族子官其於齊家治國章曰小補之哉案此結言其效宜在章末而遽在章中者何孔氏曰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此意最好蓋一以見教之成則刑宜措不用也然必存刑者又慮夫公族之衆事亦難齊如堯之丹朱舜之商均之類教亦不善自權于刑者是自取也非先王意也於乎為公族者自外乎教而致于刑亦棄人矣

禮記

卷之八

子

天子視學至念終始典于學凡七節此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天子之教始於王世子次則公族之國子又次則凡民之俊秀者皆所當教也故前經言教王世子及公族矣此經遂言視學以明先王之世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天子皆有以教之也然道莫大於人倫教莫先於孝弟王制曰養耆老以教孝也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故特舉視學養老以明教之先務也先王之世孝弟之風大行於天下人倫明而小民親也豈偶然哉故首一節天子視學于虞庠之禮次二節因視學而養耆老於序之中釋奠先老遂設席位下解云虞之禮以大也設席畢矣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其禮謂此省其珍羞之具也下解云愛之

以敬也乃出迎老更及入門遂作樂聲發歌詠以延進之下解
云行之以禮也老更入就西階下之位天子退而酌醴以獻之
脩之以孝養也老更又升就席之後止禮者二一是天子使樂
工祭堂歌清廟之詩以樂老更二是歌畢旅酬時老更乃談說
善道以成流天子養老之禮此二禮者豈末節哉蓋其語者非
贊辭也蓋皆以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之大倫也其歌者非
淫聲也蓋皆集合清廟所咏文王之聲音德之極致也是其語
也以明人倫其歌也以養心身蓋禮之大者也然不徒登歌也
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文王之樂也而以文治者宣諸聲矣廷
中舞大武之舞武王之樂也而以武功者宣諸聲矣廷
合衆學士以行養老之事但見其樂之所感足以通達人心之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神明以廣其良知興起人心之德性以充其良知也感化之
深豈直聲音之抑揚而已不徒語也禮畢之時天子升自阼階
而正位乎南而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而正君臣之位
焉畿內之諸侯爵多尊者列於前鄉遂之群吏爵之卑者列於
後正是貴賤之等焉其禮之所示有以明君臣天地之定位而
人懷尊君之誠貴賤之定分而人安貴賤之義上下之義
行矣是人倫之正又不惟言說之敷陳而已下解云紀之以義
也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父養老于東
序終之以仁也由此觀之聖人記序前代養老之事也非豐文
也蓋孝之道至大矣不特親吾親而推以親人之親亦孝也躬
之道至大矣不特長吾長而推以長人之長亦弟也故謀慮而

推行之以養老也是以釋奠先老遂設席位也文有推行之節
適擇省具也見愛之而不志敬焉親迎而發咏也見行之而必
以禮焉親醴以獻也見脩之以孝養焉既歌而語且奏舞明上
下也見紀之以義焉令侯國通行之也見終之以仁焉是故古
之人一舉養老之事而衆皆知其孝弟愛敬禮養仁義之德之
備焉何也以其舉此大事而其終之所推行不忘乎始之所謀
慮敬愛禮養仁義之發越一皆本其孝弟之充周也則衆安得
不喻焉先王行養老之禮而天下喻衆德之備謀慮孝弟之化
遠矣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詩考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在廟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成王既成洛邑而明諸侯因率以祀文王之歌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恭祭歲文王時牛一武王

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在廟中嘗見文王省
儼然如復見文王焉漢初因奏樂乾丘上奏登歌鸞上歌
備聞之猶古清廟之辭也

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此亦祭文

維清一章五句

陳氏曰維清象武為文王

於皇武王無兢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
定爾功周公象武王之樂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

而舞大武武王以此詩為式王時所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有威于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此亦頌武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大武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謠則其謂

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字以為講武類焉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與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齊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世子之記曰至末凡三節

此言古記世子之常禮若聖人則有加也篇首文武可見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五

禮記目錄卷之九

禮運第九

閩福寧王巖黃乾行著

運以所值之會言也猶云氣運也氣運在人則為帝王禮樂之因革氣運在天則為陰陽造化之流通然禮樂陰陽相為表裏夫時人事輒為符應故其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其終也由禮樂而贊陰陽此篇大意如此又人者天地之心數段大較精微非漢儒能到但篇首大同小康之說要把握禮看作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音豈知時有汚隆而道無古今勢有順逆而禮無存亡世有先後而聖人易地則皆然也哉昔者仲尼至吾以是觀之凡五節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十

此言禮備於後王以時之變為之故為禮運之首章然非孔子之言後儒失之矣大道之行太古無為之化也三代之美得時行道之盛也聖人皆未之逮矣而獨有志於美賢何哉世有升降政由俗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也不然是驅情文無備之風以回于野亦非人情所安矣生乎今之世又古之道聖人豈為之哉故獨有志於三代之美時又不值志幾不可終遂矣其絀無深望於父母之邦也哉此觀上之嘆所以惓惓在魯也理或然也下文二節發明大道美賢之說先儒謂其流於老莊非復先聖格言寔漢儒參入者也蓋其說以大道之行在上者則選賢與絀而以天下為公在下者則講信脩睦而以相生相養為事風俗之厚如故謀則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大同之世

道也當此之時民安物阜無爲而已何曾亟亟於禮耶及大道既隱在上者不選賢與能而以天下爲家故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禮義而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設爲宮室車旗衣服貴賤之制度授人以田宅里居各有分寡以勇知爲賢則以禮義崇重之以立功則惟圖已事是禮義爲紀如此在下者不講信脩睦而以相攘相訾爲事故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各私其貨力風俗之漸如此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六君子者乃能乘此之時而興起在位何也蓋此六君子者皆謹於禮者也謹禮以行五事示民爲常法所以民皆戴之故能興也假使不能謹禮則雖在位衆必以爲殃而共去之矣况能興乎此見有禮則興無禮則亡小康之世非復大同

禮記日錄

卷之九

二

之舊矣其大意如此是全說今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陳氏謂其出於老莊信矣蓋與賢與子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乃曰大道隱而家天下豈王者而私之乎臯陶之陳謨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舜命后變典樂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且戒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嘗不汲汲於禮耶禹受舜禪舜初以爲司空宅百揆是亦選於帝世者且舜舉十六相堯相舜二十有七載而後禪之使其時有湯文武成王周公者出將不使之與禹同選耶何獨由大道隱而後得選也誠如是說將大同之世有殃民者出而在勢衆亦事之而不去乎何帝摯以義淮而廢諸侯遂尊堯爲天子也又不以禮義爲紀將君臣可不正乎父子可不篤乎兄弟可不睦夫

婦可不和乎凡此皆不經之語俱宜刪去夫謹禮則則亡故言偃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聖人乃原禮之所由急曰夫禮聖人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也夫失之則滅天理窮人欲死將至矣得之則入道全人情治可保其生矣詩之所云失之者死之謂也得其生可知矣何以承天道治人情也天者理而已矣聖人制禮亦惟因其理之自然無過不及者爲之節文是禮非本於天乎自此天之分爲山澤之高卑也聖人則效之爲上下之等焉是禮非效於地乎自此天之變爲鬼神之往來屈伸也聖人則列之爲祭祀之經焉是禮非列於鬼神乎地與鬼神實皆天理自然合當如此故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也聖人承此天之道達之於養祭焉所以篤父子也達之於射

禮記日錄

卷之九

三

御焉所以序長幼也達之於冠昏焉所以明男女也達之於聘焉所以正君臣也則是見之人事無過不及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是乃所以治人之情也禮之爲道如此故聖人以禮示之則父子篤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天道明於上人情治於下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禮之所以急如此故言偃又欲夫子極言古禮而盡聞之也孔子曰杞夏之後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以求之然而文獻不足以致矣僅得夏時之書而已即今夏小正見大戴禮記中如前篇月令而畧宋殷之後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以求之然而文獻不足以致矣僅得坤乾之書而已即周禮歸藏商易今亡蓋自伏羲畫卦而卜筮之法行於天下歷代因之畧有損益夏易以艮卦爲節節名曰連山連山艮

之象也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夏建寅用人正者取土山之
首良商易首坤次乾名曰歸藏歸藏坤之體象萬物之歸藏於
地也商建丑用地正者取歸藏之首坤夫子刪述六經考之杞
宋既無徵且義理無過周易故無傳夫坤乾之書蓋首坤次乾
惟陰陽之義理夏時之書蓋甲乙先後惟日時之等列吾之觀
二代惟以是二書而已二代之道固非二書之所能盡載矣禮
豈可極言而悉聞乎夫禮之急如此古禮之無徵又如此生人
之道不幾息乎先王承天之道治人之情達之喪祭冠昏射御
朝聘之禮今皆在焉學者於此求之可也

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凡二節

此言養生送死之禮皆昉於古也夫聖人有作而生人之禮所

禮記集說

卷之九

四

由備焉以養生言之有非飪以為食焉有尊羹以為飲焉有聲
樂以為侑焉禮制之備如此其初果何所始哉始於上古生人
之初始有飲食之時也何以言禮之初始諸飲食也夫上古以
黍則燔以豚則押之而已其為食如此其簡陋也以尊則汙坎
以飲則手掬而已其為飲如此其簡陋也以摶則搏土以鼓則
築土而已其侑食又如此其簡陋也即此初有飲食之時尊高
文采可觀然惟其心之真實無偽則一念之誠何所不乎是亦
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而來其格思者矣幽且不違而況於乎
是生人之初無禮之文有禮之意後聖有作得禮之意飾之
文故播擇大簡也飾之以鼎飪汙大簡也飾之以尊羹
土大簡也飾之以聲樂由是而之而父子之親篤而

聘而君臣之義明用之冠昏而男女之別厚用之射御而長
之序正皆自其一念之誠而文飾其簡陋而已豈私意小智以
為強世之具哉即此而觀禮之文備於聖人制作之後禮之意
肇於大樞生人之初未有飲食禮在天地既有飲食禮在人心
未有制作禮在人心既有制作禮在聖人故曰禮之初始於飲
食也以送死之禮言之先王制禮及人之始死也令復者一人
升屋而號告曰皇其復招魂使復生也如是而不生是不生矣
然後行死事而飯腥焉蓋小斂時事用上古之未火化也及將
葬日之明又直執焉蓋遺策在廟門外之事用中古之火化也
夫是升屋而號告也是望其復於天飯腥而直執也是歛而藏
之地所以然者蓋親之體魄屬陰死則降而在下子不忍其

禮記集說

卷之九

五

無歸也故謹其含奠而地藏之也親之知氣為陽死則升而之
上人子不忍其遽絕也故升屋招復而天望之也死者北首其
於土者之南卿矣蓋知不復生以鬼事之從其陰也凡此諸
之禮皆自古初人心所有愛親之誠哀痛惻怛不能自己者而
為之禮豈聖人以私意而制之哉嗚呼夫使人養生送死無憾
先王之德至矣

儀禮士喪禮饗畢擗齒用角柶為柶舍也庶後後云頁三實手
笄具水物也以稻米一豆實於篚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祝饌米
于敦莫于貝北沐浴襲衣裳後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投諸面之右
與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栖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商
踊比而徹設中為徹之遺徹授受貝奠于西以侍主人主人

由是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有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知之又實米唯奠主人襲友位

儀禮既多禮厥明云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于左胙腸五胙五豕亦如之豚鮮無腸胃魚脂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胾析蟬監蔡道齋四遠粟積栗脯醴酒陳臠燂執燭俟軺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非入乃奠豆南上請遠齋鹽南北上請俎二以成南上不請特鮮獸醴酒在遠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又士喪禮死于適室

昔者先王至皆從其胡凡二節

禮記月錄 卷之九

六

此言禮制之所由備夫當先王之世無宮室則不可以居無火化則不可以食無麻絲則不可以衣凡以火利之未脩而已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火而范金合土以為之廟宮室牖戶則以代巢窟而可居矣以火而煇燭章多以為醴醑則以代血毛而可食矣以火而凍寒其麻絲以為布帛則以代羽皮而可衣矣火利之脩而民居衣食之所由備如此今世承用以此而養生送死於其明以此而事鬼神上帝於其幽皆從其初後聖之所修而已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其功大矣

案史記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土咀華與物相安無始傷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八牙角毒孽不足以勝

禽獸有巢氏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害故號有巢氏巢入氏作觀星夜而祭五行知空有大體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達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治矣

故玄酒在室一節

此言先王祭禮之善而受福也水名玄酒者以其色黑也陳之在室北尊古也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此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此齊四曰醕齊此齊五曰沱齊此齊陳犧性醴牲于碑也備鼎俎犧牲養於饌實珍鼎載於俎也瑟刻之在堂登歌也管磬鍾鼓列之在下書云下管鼗鼔鞀磬以間也祝以孝告祖考嘏以慈告子孫也乃以降上神與其先

律禮月錄 卷之九

七

祖是備物盡禮以行祭也然又有禮以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別夫婦如此是則禮物之備有以將其誠禮教之肅動必求諸道祭極敬矣豈有求福之心哉然天人之理也幽明之心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天神格而保佑之矣鬼神無常享于克誠人鬼享而錫爾純嘏矣承天之祐亦理之必然者也案此章所陳皆廟祭之禮其曰以降上神曰承天之祐者何孔氏曰上神謂在上精靈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愚意此義甚好但本文以降上神與其先祖分明是說以降上神又與其先祖而同降之也故註謂神格鬼神神分明是天神鬼分明是人鬼亦難釋然或說祖配天則于知非廟祭也意者惟崇祀明堂則

有上帝但又以父配非先祖也俱有難通處但如下文越牖疏布蓋記者之錯文可也

作其祝號一節

此言祭禮之大成作其祝文之所稱號則可祭矣祭用上占之禮者三用中古之禮者以嘉龜龜而今之冥莫也用當置之禮者欲其大善也合此以祭則合古今備質文禮之大成也故曰禮盛于周仰仰乎文哉

儀禮少牢饋食禮正祭前云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其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此謂祝以孝告以祖禰之所望乎子孫者孝也主人酌尸時云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

禮記集說

卷之九

九

食無受傳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賜也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嘏之許也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此謂以告以子孫之所望乎子孫者慈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一節

此言魯郊禘之失禮孔子曰嗚呼哀哉嘆也所以嘆者何也蓋周禮自夷王之後繼以厲王奔彘之亂而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又繼遭幽王為大戎所弑而益甚迨平王東遷禮終不能復矣是周道之成幽厲傷之也魯周公之

國可一變至道者我欲興周道則舍魯何適哉是魯宜興周道矣而今魯之郊禘二祭又為非禮周公之道又衰於魯矣

衰隸東周之意終不能遂矣此其所以為可嘆也然郊禘何以為周公之衰蓋杞宋諸侯之國所以皆得郊者以禹三代之盛王而祀王者之後也契為殷之始祖而宋王者之後也其天命雖易然王澤尚存周家惟質之而弗臣也故惟此二國得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而郊非僭也若魯非王者之後何以得郊哉以周公所制正禮言之惟天子得於園丘祭天方澤祭地若諸侯但得社祭土神稷祭穀神而已天子之事不得而僭也以此禮言之魯諸侯之國何得以郊祭天地哉言不宜郊則禘可知矣此周公之道所以又衰於魯之僭禮而不惟幽厲之為可

禮記集說

卷之九

九

罪也孔子之嘆其傷魯而憫周也哉張子曰周公用天子之禮樂或以為人臣有不可為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魯僭天子三桓僭魯家臣僭大夫其原皆在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噫有天下者可不慎於賜子之際以操禮樂之柄而窒僭亂之源哉

祝嘏至是謂祀國九十一節

此言禮之得失係國之存亡而結言其切於君也中間言得禮者凡二失禮者凡七各隨文解之

夫誠敬不本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行禮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祭雖備物其何福之有惟行祭者自始至終貴者

固行乎禮之當然而不忘乎古賤者亦行乎禮之當然而不廢乎初如此則事親以禮幽有精微感格之誠爲下不倍明無踰節招辱之衍其福大矣此得禮之驗

周禮六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祗滌濯灌王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六親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典禮

藏謂盟而記之也非藏於其家也宗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祝有大祝小祝巫有司巫男巫女巫巫史有大史小史皆掌祭禮事者祝嘏辭說固所當知然皆屬於大宗伯則掌其事者宗祝巫史也明其義以相君者大宗伯也故大宗伯不能明其義而徒使其屬領其事則其國爲幽言君與大臣昧於禮而昏於政也及猶獻也諸侯用夏殷饗之爵以獻君則是非二王之後

禮記曰錄卷之九

用天子之爵歲時王之器非禮故謂此國之君爲上僭天子之事故下文遂言大夫僭諸侯之事

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鉞鉞諸侯衛侯命於天子今也弁衾藏於私家是其臣之強橫也而乃罪其君之見勢何春秋見逐出奔則書名蓋逐君之臣其罪易知然君而見逐其惡甚矣此記人於大夫之僭禮姑置其臣之強橫深罪其君之見勢也

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其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發與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尊卑同等非亂國而何於乎由上文三節觀之諸侯僭天子凡以強國也而豈知其旋爲大夫所僭適以弱國哉

公臣家僕之不同稱禮也故與家僕雜居齊齒爲非禮三年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便禮也故以衰裳入朝爲非禮君與臣同國雖臣之橫罪在君也於乎視公朝如已私家大夫本以制諸侯也而豈知其旋爲家僕所制與之雜居齊齒哉吁上行下效其機甚可畏也其禍不可長也君子蓋慎其微而防其漸哉

人之子孫上承先祖之祀下綿本支之世爲之父祖者莫不思有以處之况天子諸侯大夫乎故先王之世天子之元子繼世有天下矣支庶之有功德者封爲諸侯侯矣其無功德者則處之使食邑於畿內諸侯適子繼世有國矣支庶之無功德者下同編民矣其有功德者命爲卿大夫亦賜以國之采地大夫位卑惟養子孫以采地之祿此其爲制度何蓋大夫所以僭諸侯諸侯所以僭天子凡以起於制度之不定今以處其子孫之法如此則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之處下及無功德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之處得分有功德以采地大夫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君臣之分定貴賤之義明安得有諸侯僭天子馴至於倍臣執國命哉

禮記曰錄卷之九

按大夫有采之處止於其身身死又看其子之功德何如有功德則又爲卿大夫也應氏曰制度一定則人欲歸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并無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此又以親親上言非本章論制度意也制度不特一事上文言制度則凡事可知也制度之壞起於上故繼言天子慢人之先是壞其法度天子亂於諸侯之廟則諸

侯亦可亂於大夫之家故繼又言諸侯之君臣爲誼至此則國亡無日矣以其上下陵夷制度斯盡也於乎君身萬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極可以斯頌而不由禮哉故下文遂結言禮之急由上文觀之得禮者二而大畧隨之失禮者七而禍亦隨之如此乎禮之急也是故國之有禮也猶器之有柄也人君治國豈可以舍禮哉何以禮爲人君治國之大柄物有二而相似爲嫌至難別也惟禮則能別其是非而不紊幾方形而未著爲微至難明也惟禮則能定其和正而不昧鬼神至幽而難感也惟禮則知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足以賓接之矣制度至煩而難一也惟禮則禮樂叙而上下明冠服正而等威辨足以考正之矣仁愛義斷未易當也惟禮則親親有殺尊賢有等時措之宜矣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十一

夫嫌微鬼神制度仁義皆政之所在而君身之所係其安危者也今皆有以別之明之儼之考之是乃所以治此之政而安君之身也是猶執其柄而器自無不舉也禮豈非君之大柄也哉若不精禮則政不正而君位以危大小臣工懷倍竊刑法禮教失其常列百士庶民離德離心是謂疵病之國矣何能君哉信乎禮爲君之大柄而不可斯須去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一節

此言政治君安由其能法天以肅禮也夫政不正則君位危故政之治者乃人君所以藏身之固也何以能藏身之固也先王之政非私意小智也以禮之大原出於天政之治在肅禮其爲政也必本於天理自然之禮而效法之以降命於下何也言之

社土列高卑之勢貴賤位矣祖廟發仁義之思人道存矣山川出材興作者資矣宮室之巧制度由興矣凡此皆天理之自然禮之所在也先王行祭於此感於其心發於其政故命降于社則曰尊卑之位不可不定也有殺地之政焉命降于祖廟則曰親親仁也思慕之心當無窮尊尊義也親疎之殺宜有定也有仁義之政焉命降于山川則曰興作不時無以前民用也有興作之政焉命降于五祀則曰制度不考無以象物宜也有制度之政焉凡若此者皆本天以肅禮政之所由以治也而君身有不安乎故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一節

此言聖人能一造化者有所本而申言之也夫聖人道化能與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十一

天地參事功能與鬼神並此極功也何以致是哉凡以其能治政而已蓋聖人之爲政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質具而有秩如此乎序之至也正天地鬼神之神之所存也由是而處之凡所以爲禮以節民者皆取諸此此禮之所以序而義倫攸叙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其氣行而不乖如此乎和之至也正天地鬼神之所樂也由是而玩之凡所以爲樂以和民者皆取諸此此民之所以治而百姓大和焉是善治政也豈無所本哉亦本於正身而已矣蓋天生乎時地生乎財人父生之又師教之事各有分雖天不得無乎地功各有屬雖父不得無乎師三才之各一其用而不能相通如此使非聖人以爲之君則何所賴以成其能哉惟大聖人出而爲之大君稟聰明睿知之資爲天地

父師之主其德無乎不脩其身無乎不正矣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明時以敬授也利用以厚生也道在天地者有以用之範圍而不過矣教養以盡其父師之責庶矣而富也常矣而教也事在父師者有以用之曲成而不遺矣此其所以能處玩之以治政而參並之有成功也若使其不能正身而置其身於有過之地則道不能同乎天地智不能通乎鬼神天時地利何所於財成輔相父生師教亦無以勸率作興欲求政之治而功之成也不亦難哉故君子者必正身脩德自立於無過之地然後可蓋無過者大本也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治政者大用也中庸之博厚高明悠久也禮序民治者中庸之覆載成物也參並者極功也中庸之與天地參也學者合而觀之可見矣

禮記

卷之九

十

故君子所則也一節

此言上下有一定之禮欲人君正己以御物也註中正身脩德四字是總包三事非專解爲人所則也蓋惟能正身脩德是能建其有極於上而達此爲人所則所養所事之禮教於下故人皆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其心於服後事卷之際而知則君養君事君是上下之名分不踰也夫好生惡死人心所同聖人正身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可以小言也然此直是記人切欲人君正己以御物故云然若夫人君則不可以此爲心何也蓋求立無過之地以爲人所則可也人或自善執而不從已或有過諫則不入而曰非則人則不可矣養於若分也人失其養漫不知恤已有

所欲必求固獲而曰君非養人則不可矣事於人者分也人有不能必求備焉事不以道而友說之而曰君非事人爲人所事則不可矣故此章之說石梁王氏不以爲然蓋惟爲記人云然則可若人君以此爲心則亂亡之禍不旋踵至矣故用人之知去其詐一節

此言不責備於中才用人之道也夫合抱之木不以尺朽而棄千城之將不以二卵而遺惟賢聖之君至明以察之無私以體之隨才而任之用長舍短故能集衆思以廣忠益也下此者必求備求備不得則自用而敗事矣又其甚者未用其長先用其短而相與亂亡矣於乎繩人以浚井焚廩則千古無孝子律人以囓雪米薇則千古無廉夫夫有志之士固不以中才自期然

禮記

卷之九

十五

故國有患一節

此與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義同變辨也正爲臣死忠正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至舍禮何以哉凡三節

此言聖人能成一統之治本於治情而治情必資於禮也禮達此章之後皆非漢人能到茲前參天地章蓋皆中庸之屬天下至大也聖人能使爲一人若腹心手足然此非治效蓋至大至神矣蓋其私意臆度所能爲哉蓋天下之所以離合人情而已矣夫苟不知其情之繫乎離合也而無以治之則人義塞而不由人利暗而

不趨人患昧而不避情之所發不得其平人心無所聯絡世故無所維持聞知角力紛紛日入于亂而莫可收拾欲天下中國之為一家一人難矣惟夫聖人知人情之得失繫天下之離合也而思以治之則為之辟義而使之知所由為之明利而使之知所趨為之達患而使之知所避夫是以義辟而人情發以正利明而人情安于順患達而人情不敢於為非有聯絡親比之心無乖違背戾之習辟之領懷而衷自順綱舉而目自張天下所以為一家中國所以為一人也彼事事而理之人人而合之將不勝其煩且勞而日亦不足矣豈平天下之要道哉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但無道以治之則氣拘物蔽易流於和辟耳故有待於聖人

禮記目錄

卷之九

七

之知而治之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夫義婦聽妻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天下中國所共由之達道也但日用而不知耳故有待於聖人之辟之也講信脩睦以相安相養有生存之樂天下中國之所同利也但昧者不知則棄而不為耳故有待於聖人之明之也爭奪相殺以相殘相軋有死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但昧者不知則冒為之不顧耳故有待於聖人之達之也然天下中國若是其大也聖人何以辟之使皆由明之使皆趨達之使皆避也禮也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為之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禮而與天下中國共守之則孝慈良弟義聽惠順仁忠之道得而人義立矣信睦之風行而人利興矣毋奪之教息而人患泯矣七情所以治而家天

下人中國由此始也一去禮焉則無義無利惟相以奪而已矣欲人情之治而成一統也胡可得哉然人心雖有七情終而言之不過欲惡二者而已其喜與愛欲之屬也其怒哀懼惡之屬也吾之治之固有禮以辟義矣使其情之皆治也則可然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其欲惡之合禮而美不合禮而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天下中國之大亦或有陽為而陰叛面華而心非者危道也聖人何以能一一窮之而知其然哉蓋人情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使其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舉動光明自然合禮美可知矣若其七情乖辟十義有虧則威儀之間皆失常度渙忍田伏肝膽畢露惡自見矣是以禮求之則自得其情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亦何患乎人情之不治而天下中國之

禮記目錄

卷之九

七

奸欺也哉由是觀之治情者平天下之要道也禮者治情之急務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而禮義者人之大寶也又曰聖人所以能知其情者格物致知之功所以能治其情者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

故入者其天地之德至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凡七節此言人具理氣之全見當踐形盡性也夫人何為而有生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也謂之德夫人之生此其本矣由此一理而運行也動而為陽陽變而右交乎陰靜而生陰陰合而左交乎陽此實理之流行為二氣旋環而無端也謂之交夫人之生也此其幾矣由此二氣而凝聚也陰靈為鬼由其合而左交也而陽靈聚陽靈

爲神由其變而右交也而與陰凝聚是二氣之靈爲鬼神妙合而凝渾融而無間也謂之會則入於是乎生矣故形之生也四支百骸無有偏塞一五行之靈之秀也神之發也聰明靈知無有駁雜一五行之氣之靈也由此觀之德者實理也交者實理之流行也會者實理之凝聚也秀氣者實理之所全而生之也人之所以爲人一理而已矣但德純是理至陰陽便屬氣性純是理至形生神發便屬氣然雖屬氣却皆理爲之主也惟純屬於氣便有善有惡惟理爲之主故可反而善是故所由惟一理者聖人也勉行此一理者君子也滅天理者則與禽獸異者幾希此記人之意也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蓋此節與太極圖一般語但此節尤爲簡約如云德便是無極而太極陰陽之六便

神論目錄

卷九

太

是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鬼神之會便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五行之秀氣便是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之謂也但太極圖言五行在形生神發之前此節直至形生神發之後方露五行者何交字之中便是五行所以爲五行處正是陰陽之靈聚則鬼神之交正指五行而爲言也但其辭簡而未露耳陳氏亦分明引太極圖解此節當並觀之夫既得理氣以爲人則必資物用以爲養而天下之物又皆孰爲之主也天秉陽以位乎上矣然日星之垂而天氣因之以下降地秉陰以位乎下矣然山川之竅而地氣因之以上騰是天地相摩陰陽相盪焉由是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而播之於春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而播之於夏天

五生土地十成之而播之於中央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而播之於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播之於冬此五行之所由運也如此一天地陰陽之所爲也然質具於地氣行於天將何以驗其和哉夫月借日以爲光月之盈虧由於日之遠近也使五行之氣不和是天地之氣既乖日行之軌度必亂月之生明必不能如其望望晦朔之常期矣此見五行播於四時之序不和也其必木工於春火王於夏土王於四時之間金王於秋水王於冬是五行之氣和天地之氣順矣由是日行有常軌則月之生明有定期矣是以朔也與日相合而無光越三日而明始生越八日而光始半至於三五而望則月與日遠遠則全受日光故盈無希望而不盈之朧也望也與日相遠而無虧越三日而明漸

神論目錄

卷九

九

虧越八日其魄半虧至於三五而成晦則月與日近近則不受日光故缺無有晦而不闕之朧也是謂月之生明如斯也可見日行之循軌矣日月之循軌可見五行之運和天地陰陽之氣順矣此生物之本也然使其運而有窮則生物之功亦幾乎息矣今五行之運也山木而火而金而水而土無不在運動如此疑於無終矣然而春木之王也而夏火之來則竭之秋金之王也冬水之來則竭之此盛則彼衰旋相爲終焉五行之播也惟上寄旺而餘各專乎一時則謂之四時土居中央而餘各主乎三月則謂之十二月流行如此疑於無始矣然而春木之王也有以爲夏火之本秋金之王也有以爲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旋相爲始焉是則五行之運其相終始以見其各循其序而

不亂其相始也又以其互為其根而不窮於其各循其序也則動靜不同時生成不同方天地陰陽之別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也於其互為其根也則動靜無二幾生成性一理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所謂動極而靜靜極復動者也五行之理之妙如此此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哉以樂言之宮商角徵羽是為五聲自其以節五聲之上下則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陽律合以大呂應鍾仲呂林鍾南呂夾鍾六陰律是為十二管則樂備於此矣是樂也旋相為宮焉黃鍾第一宮林鍾二宮南呂三宮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是十二律皆可為宮宮始於黃鍾則林鍾大簇南呂姑

律記月錄

卷之九

五

洗既為之徵商羽角而黃鍾以下莫不皆然宮終於仲呂則黃鍾林鍾大簇南呂亦為之徵商羽角而仲呂以上亦莫不然是樂之為宮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詳見以味言之酸苦辛鹹甘是為五味加滑為六和是為十二月之所食則味備於此矣是味也旋相為質焉春多酸木味為質也夏多苦火味為質也秋多辛金味為質也冬多鹹水味為質也蓋餘味皆用但以時之所宜為主耳是味之為質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以色言之青赤黃白黑是為五色并天玄為六章是為十二月之所衣則色備於此矣是色也還相為質焉春衣青木為質也夏衣赤火為質也秋衣白金為質也冬衣黑水為質也蓋餘色雖衣但以其時之象為主耳是色之為質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由是觀之夫人之有生也得於天地陰陽五行之所

成而其養生也又皆取諸天地陰陽五行之所連是人也者以其性而言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之心實理流行於兩間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果何心之可見其以吾性為天地之心何蓋天以是理生人則是理即天地之心之所在人得是理以為性則是性即天地之心之所存故元亨誠之通賦而為仁禮之性是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矣利貞誠之復賦而為義智之性是人得天地成物之心矣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也人可不思盡性以體天地之心乎以其形而言則五行之端也夫五行之端氣幾循環於兩間而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果何端之可見其以吾形為五行之端何惟人之形成於五行之氣則五行之氣具於在人之身故水火之氣凝而為貌言之質是人得水火

律記月錄

卷之九

五

之端矣木金土之氣凝而為視聽思之質是人得木金土之端矣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者也人可不思踐形以體五行之端乎以其養而言食味別聲被色皆吾性情之不能無者然五味之食也以五行而正所以養其口也五聲之別也以五行而和所以養其耳也五色之被也以五行而文所以養其身也味而非此則食非正味矣聽而非此則樂為淫聲矣色而非此則衣非正色矣豈所以為養生之具哉是養生之具亦天地五行實為之人又可不可養性制情而肆欲以忘天之所以生我乎於有生則天地之所成養生則天地之所具可見天地生物獨厚於人人為至貴獨靈於物當必踐形盡性以無負天所以生且養我之旨也

按旋相為宮此即先儒所謂還相為宮之說則孔氏之禮疏可
微即樂記所謂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者也宜如注疏陳註謂此
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最得經旨時說不知本
旨未嘗不注疏俱說從月令其首角律中大簇之意大失旨矣
按人為五行之端考洪範可見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
次二曰五事貌言視聽思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義
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慮足以作聖八曰庶
徵肅時雨若義時暘若哲時煥若謀時寒若厲時風若夫人身
有五事而已然其始也本於五行而其終也應於五行人非五
行之端而何哉方氏曰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火禮水智土
信皇文正曰五行之氣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為仁義

禮智信則其端可見猶物在中間而端倪見於外也此說亦正
但似重天地之心上

故聖人作則至故人情不失凡二節
此言聖人作則之善蓋舉一篇之體要而約言之也聖人治天
下必作為典則以立天下之經也以制天下之動也以望子孫
之世守也是豈自私而用知哉仰觀於天法其自然之運俯察
於地襲其一定之理凡其建立規模皆取諸天地焉夫天下之
物皆天地之所為是事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也作則以天地為
本則其心至公而無私事合理而盡善凡理之當行者何有不
舉者哉天地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也凡陰必
柔柔必闇闇則難則也今人之情豈可於顏色視之惟求其端

緒於陰陽凡其七情中節十義純熟是必光明正大踴躍
無纖芥可疑則屬乎陽焉凡其七情乖僻十義有虧是必即
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則屬乎陰焉以此為則則剛明而屬
乎陽者情之善也情善吾得而知之柔闇而屬乎陰者情之惡
也情惡吾得而知之物焉循道情哉四時各有當為之事猶權
柄也執以教民則天下之人各相勸勉而乘時立事矣如春命
田畯督耕夏命野虞勸農是也天時之早晚不可測而日星之
垂象則可稽也以此為紀則晝有所察夜有所考故一歲之事
可詳列以示民矣如日中星鳥示東作日永星火示南訛是也
凡事貴於及時故十二月各有所當為之分限以此為量則所
為之事各得其時故事工滋長如樹藝矣此三事皆重農務之
意但柄主特言紀主占候日星言量主月分言郊社祖廟山川
五祀鬼神之理所在也以此為依而效以降命則經常之典立
凡事可悠久不失矣如前章教地諸政是也金木水火土五行
之氣也以此為質而順其時令則終而復始凡事可循環不窮
矣如前五聲五味五色是也禮皆有義人事之儀則也人用禮
義若成器而無一事之敢忽故事有成如後言修禮以達義是
也人有正位和辭或害之也今治人情如治田由耕而至於獲
猶未已故民向方後章人情者聖王之田蓋許言之作則至此
則天道明於人事周於下矣然未至四靈畢至亦非休徵之
應致治之盛也故作則以四靈為畜然後有以見聖神功化之
極飲食有由其屬至也何謂四靈麟鳳龜牛是也

四文六象博精食竹也龜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其行八卦之
文萃天地四方之氣龍春分騰天秋分入淵也四物何以謂靈
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神變化故得稱靈以爲王者
非必實然也誘人君修德而已矣然則爲靈故有由也夫言
天地爲本於止始以見其下八條皆所以法天地之用而不敢
違言四靈爲高於其終以見其上八條皆所以感天地之心而
臻其端則此所謂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若是也抑乎人
君奉若天道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備矣
故先王秉著龜一節

此言先王之祭法立而盡善也未祭之先定期日於蓍龜卜吉
而不敬專列祭祀之禮以自警其遺忘而慮事豫也行祭之時

禮記月錄 卷之九 吉
埋幣贈神以將誠也祝嘏辭說以孝慈告也設爲祭之制度如
此故國有典禮後主可世守也官有所治宗廟各得伸其敬也
事有其職稱情立文非空行也禮得其序自始至終無越禮也
制度之善如此鬼神享德非以此乎

故先王重禮之不達於下也一節
此言先王欲達禮教以淑人下故詳致其謹禮之意焉夫治情
之道莫急於禮其矣禮教之不可不達於下也先王有憂之則
爲之祭帝於郊焉蓋以天尚在上而垂象莫尊於天人君親行
臣禮以事之所以定其位之尊也唯如此則天下知人君之尊
循天也而尊君之禮達矣則爲之祀社於國焉蓋以地出財以
利民莫親於地人君親祀后土以報之所以列其利之源也唯

如此則天下知食貨所產之所自出也而報之禮達矣
之祖廟之祀焉以仁之實事親是也所以本吾心之仁而推以
記之也惟如此則天下知仁爲吾之固有也而親親之禮達矣
則爲之山川之祀焉以山川之神能產材木者也所以爲祭以
賓禮其神而吾爲之主也唯如此則天下知山川出材凡以前
民用也而興作之禮達矣則爲之五祀之祀焉以五祀之神各
有事爲者也如戶司出入門司啟閉之類所以本其有事爲之功而爲之報
者也唯如此則天下知制度之興始於宮室也而制度之禮達
矣是舉群祀以達禮教以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然祭祀之
禮行於一時而感化之地必垂之永久也故宗人祝也祝掌
主祭禮之官宗廟禮法森嚴之地宗祝在廟則贊相奉承而仁

禮記月錄 卷之九 吉
孝之禮達矣三公負論道經邦之責朝廷爲四方之極三公在
朝則輔導保傅而尊卑之禮達矣老更負德齒之誨夫學爲教
化之源老更在學則敬養致孝紀義終仁而人倫之禮達矣
備官以達禮教也然無本之化不可以孚而能正其身則不令
而行也故君王之前主中臨之巫也以鬼神之事告王君王之
後書言動之史也以三皇五帝之書告王君王之左右卜筮
侑也或以吉言諫或以聲樂歌詩諫或以威儀等遺諫
禮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
勸告人君爲善改以爲四輔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不過欲
其左右前後相與夾持而匡救之以守其至正而已如此則雖
欲斯須自放不可得矣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而人君一身莫非禮教之流行矣則以身教而天下從一

德脩而萬民化雖遺群祀庶官禮教且四達而不悖矣而況乎
祀典之事脩百官之儀刑也哉於乎先王慮民之畜其國教民
之道甚備防民之具甚悉其無終患乎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一節

此言先王祭必受福可以見禮義之備也禮行於郊大報天而
百神莫不與也先王郊則風雨節寒暑時有百神受職之應焉
禮行於社以五土之宜萬物資之以生報之也先王社則地不
愛寶物無遺利有百貨可極之應焉禮行於祖廟有祝以孝告
明子孫之所以事其祖禰以慈告明祖禰之所以愛其子孫
也先王廟則人之爲子孫者能孝爲祖父者能慈有服行孝慈
之應焉禮行於五祀以其各有事爲報之也先王五祀則賤不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十六

踰貴卑不陵尊隨其分守差其制度有正法則之應焉聖主精
裡感格其效如此由此觀之可見先王之祭非虛文也以其事
而言報德酬功蓋因其當然之理而爲之脩飾九衆之動得其
宜矣以其文而言謹始慎終蓋合其自然之序而爲之府藏無
一物而不在禮矣禮義之備如此此其精裡所以感格而有天
人相應之休哉蓋精裡者誠也禮義者所以行其精裡也內外
一誠本文兼備禮之盡善也故能格又曰聖王精裡感格本在
祭上其服孝慈正法則之效乃見於人何夫奏假無言時靡若
爭神人一道也幽且不遠而况於明乎况於人乎又曰先王正
身脩德其格天治人原有此等工夫天人孚之素矣今其行祭
又有精裡感格如此故精神所運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乎

采所加人不愛其情休微協應教化行是從前已自做得根
基好也豈其平日德政不脩上千天和下逆人理以致兩陽不
時山崩川竭慈孝不行僭踰無度而一旦之區區顧足以挽回
之哉此記人之意爲上世道之也下先王一等亦難以語此矣
况封禪天書金馬碧鷄益荒禮義觸怒幽明亦自取亂亡而已
何福之有於乎人君監此亦脩德而已矣不必勞心於無益之
地也

按吳文正曰上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位列地
利本仁儉鬼神本事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不
知其義者有之未有不知其義而能其禮者也故此篇論禮三
千餘言文覆推明深遠詳盡皆兼言禮義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十七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節

此言禮本於造化以造化肇其體而聖人妙其用也大始渾淪
三才未判萬形一寂一之體體也是之謂大一聖人之禮本於
此矣何以禮本於大一自大一之分而爲天地也天位乎上地
位乎下高卑之勢壘不可踰矣自大一之轉爲陰陽也陰靜而
慘陽動而舒小大之分森不可亂矣自大一之變爲四時也錯
行代謝其有序矣自大一之列爲鬼神也往來屈伸其無窮矣
是動靜闢闢變化相裨類聚群分各藏其一一之流行也大一
之妙如此禮制之體於是乎肇矣聖人者出仰觀俯察見其流
行之自然者乃意會神通而得其統體之本然者遂效之以降
命而制爲之禮也何莫而非主於法天哉高卑貴賤序異矣

是法天地之上下吉凶用賞其施別矣是法陰陽之慘舒歲月
久近分限殊矣是法四時之錯行報本反始其情切矣是法鬼
神之屈伸是其流行之自然者既章而統體之本然者自見大
一之妙於是乎成能矣所謂禮本於大一者如此聖人法天之
治其至精至微矣乎吳文正公曰其官於天字該大一天地
陰陽四時鬼神五者而言愚謂此固是但大一不可與天地陰
陽四時鬼神並言

夫禮必本於天一節

此言禮本造化而切於人因究其所以行之者也禮者何也典
天所叙也禮天所秩也聖人制之一本於天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聖人法之一動於地矣五祀之事各有制度聖人法之而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卷之九

上下之制各有等差焉如宮室之大小飲食之隆殺衣一列於
其事矣一年有四時之錯行各有其序聖人法之而禮制之候
與之階行不敢先焉不敢後焉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春朝一
變而從時矣一歲有十二月之晦朔各有其限聖人法之而久
近之差與之協合不敢過焉不敢不至焉如大功九月小功五
月緇三月一協於分統矣是聖人制禮主於法天如此然天
人一道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未始不切於人故秩叙之法於天
者人之綱常宜爾也高卑之嚴於地者人之名分宜爾也法制
之本於五祀者人之名器宜爾也先後久近之定於時月者人
之情節宜爾也何莫而非斯人當然之義哉使不法天則人無
綱常矣不敬地則人無尊卑矣不本事則名器廢矣不從時月

則人情無所折衷矣揆之於理無一可者行之不宜何以爲義
人而不義人遭亡矣用是見禮原於天定切於人也然則行之
者將何以哉無財不可以爲悅必用貨也非強有力者不足以
行禮必有力也無辭讓則大慙必辭讓也無飲食則情不通必
飲食也四者具矣由是以其所制於天地五祀時月者而行之
則或冠昏而男女之別厚矣或喪祭而父子之親篤矣或射御
而長幼之節序矣或朝聘而君臣之義明矣其爲人義豈曰小
補之哉於乎禮者正天有自然之節文在人爲當然之儀則忽
之而不由者是感天之經壞人之紀人道亡矣其不亡者幾希
冠昏以下八事正本天動地列事從時協月之所爲

故禮義者也人之大端也至小人以薄凡二節

禮記目錄

卷之九

卷之九

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夫禮義者人之大端猶言大根本節目
也何以言之蓋禮義者所以講信脩睦以待乎人固肌膚束筋
骸以正其身也是待人敬身有資於禮義焉否則無以著誠去
偽且安肆日偷矣所以養生送死無憾事鬼神而來格之大端
也是明倫有資於禮焉否則生死不得所安鬼神莫得而享矣
所以達天道而惇其典庸其禮順人情而節其大過文其不及
之大寶也是盡性至命有資於禮焉否則天道微人情拂矣所
謂人之大端者如此夫惟聖人既明且哲爲能知其大端而不
可以已也是以體以待人敬身則誠孚而身正矣用以明倫則
幽明皆得矣窮以盡性至命則天道明人情順矣所以藏身之
固也彼壞國喪家亡人豈有他故哉亦惟不知禮之不可以已

而先去之故耳其禍不亦慘哉夫禮義誠爲人天端也故人
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蘖而成味也廢禮則不成德廢麴蘖則
不成味是故人所以爲君子者正以其厚於禮而成德如酒之
厚於麴蘖而其味醇也酒醇則久君子則安故藏身亦固人所
以爲小人者正以其薄於禮而涼於德如酒之薄於麴蘖而其
味醜酒醜則壞小人則危故禍敗亦斬至夫人品不同大約有
此四等不巳於禮聖人也厚於禮君子也薄於禮小人也去其
禮壞國喪家亡人下愚也於乎禮義也者豈可以斯道去哉

故聖王脩義之柄至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凡十節
此言聖王立教明德新民之實學也義者緣禮而求其意乃理
之所以然者也事之宜也惟其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是爲義之

禮記集解

卷之九

十

柄聖王則講明之禮者緣義而立其文乃事之所當然者也理
之節也惟其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謂禮之序聖人亦講明之
此何爲哉蓋物之感人無窮人之應物無節無以治之則泛應
多端攻取易奪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講明乎此凡以
使人操義之柄于以處禮之序則必求其所以然而禮之體
明物交不能爲之引事必行其所當然而義之實著外誘不能
爲之移七情所發皆中節矣講明禮義非所以治人情乎此治
情之綱領也以此觀之是人情者聖王之田聖王者治人情之
農也今自其禮義治情始終條理之目言之凡日用常行教以
禮之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所記者使之習行持守防儉其情
則情不蕩熾猶以耒耜耕其田則田不荒蕪也禮必有義雖

習行其事又必教陳其義使明於心當其之所以然則通曉理
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以嘉穀則漸漸發生萌芽也雖
已通曉其義又必使之博考前言往行審問慎思明辨不惑於
非義之義則能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耨去其草而
獨存其苗也禮之耕義之種學之耨事非一端各就其條枝而
別白之也然事雖萬殊理惟一本又必本其本心之仁以會聚
之於一使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心德渾全矣猶穀之熟而斂
之也然雖斂之亦利仁者耳未遽至於安之也欲造安仁之域
非用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至樂者陶養德性漸至於
純消融渣滓馴底于化故使之詠歌舞蹈則不自知其至於安
也此則食之而厭飲也此五者治情始終條理之目也然要之

禮記集解

卷之九

十一

惟禮義而已蓋學藝者去其害吾禮義也仁聚者會吾禮義於
一本也學安者渾此禮義於無迹也故曰聖王脩義之柄禮之
序以治人情然禮之道何如禮也者緣義而立其文乃義之定
制也何以言之夫事有偶合諸義而合當爲者則雖先王原無
此禮吾可酌之於義而創爲之禮焉此見未有其禮則義固在
禮之先隨時制宜而爲之權度者也權者稱其輕重也度者度其長短也及既成
禮則義各在禮之內於是始一定不易而爲定制矣禮非義之
實乎是何也蓋義理所安人心同然吾禮協義雖先王復起不
易吾言矣雖先王之禮萬世無敝亦惟因義起禮先得我心耳
義見於前王得之固可以俟百世而不惑義見於後王能通
之亦可以考三王而不謬是故堯舜以前傳子之禮未有也而

禹始爲之君子不以爲德衰以義起之也虞夏以前放伐之禮未有也而湯武始爲之君子不以爲弑君以義起之也三代以前以匹夫而斟酌先王之禮且假南面之權而誅賞之未有也而孔子始爲之君子不以爲失道以義起之也故曰義者因時制宜在禮之先禮特從而文之耳使耕不以禮則人情無義故須脩禮以耕也次則陳義以種矣義道何如事之來也多變而不窮無以分之則混而無別矣義者所以爲之分限而使之宜者也所謂事之宜是已心之發也隨感而無方無以節之則偏而不中矣義也者所以爲之品節而使之得中者也所謂心之制是已義之理如此人能事之處於外者合其事理之宜不例行而逆施仁之發於心者適其當然之則無大過而不不及則

者尊此所以本仁以聚之也夫道有定名若不相干今乃言之何蓋仁義禮智者一理而異名也雖理一也然發見則各因乎時故必異其名雖名異也然體統則實原於一故互相爲用先儒曰有仁之義此言仁者義之本是也有義之仁此言義者仁之節是也有禮之義此言禮者義之實是也故記人互言之如此亦以見其立教雖有脩陳本播之殊然若其功實有互相發明資助之益非判然二物也夫由其理之相須如此觀之然則治情之功豈可忽而序豈可亂哉故治國不以禮則人情蕩熾猶無耜而耕田荒蕪矣禮必有義爲禮不本於義則徒習其虛文無以通其理趣長其善端矣猶耕而弗種嘉穀不生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則似是者得以亂真猶種而弗耕草萊害嘉穀矣講學而不合之以仁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難得之必失之猶耜而弗獲棄之於地而不爲我有矣合之以仁而不安以樂則勉而行之無從容中道之休猶獲而弗食無厭飫之味也由此言之耕必須種種必須耨耨必須獲獲必須食固見其有當然而不可缺之功然非耕無以種非種無以耨非耨無以獲非獲無以食又見其有自然而不容紊之序夫惟聖王有始有卒則治情之道盡而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已之德矣然成已成物仁者之心而明體適用大人之學也使徒安之以樂以成乎已而不達於順以新乎民是有體無用猶食而不肥也又豈聖學之全功哉故又當推以齊家爲家之肥推以治國爲國之肥推以平均天下而爲天下之肥則元盛無餘隨在各足無爲而

治是謂大順矣至於大順則天下之人以養其生以遂其死以事鬼神各得其常無復外慕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王道之化至公至神矣其新民之至善而學問之極功乎大由其治情之道備也則已無不脩而天德存是故有以立新民之體由其大順之道達也則民無不新而王道備是故所以收成已之效聖王脩道之教尚何以加於此哉

按陳義以禮觀後云為禮不木於義本字則陳註欠精蓋此章二義皆非與禮對待之義乃禮中之義也惟上文註云操義之要以處禮之序着一以字最得此意順之體順字吳文正云仁是全體之仁順是發而皆中節之仁故仁為順之體此理亦精但觀下文大順是指家國天下言故陳註於元者善之長下又

禮記集說

卷五

五

着體仁足以長人一句分明當以家國天下言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言天下之人但知生事之以禮郊祭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已自此常事之外再無他念猶云咻用繫并帝力於我何有正是大學樂樂利利之時故為贊大順之妙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一節

此言大順之理人君之所當知也人君治天下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處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類笑之微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下之向背係焉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各當其理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自通知而天神格焉而人鬼享

為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維惟順則其分有間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焉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惟順則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焉何相及乎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惟順則利吾為之興寧焉為之避焉何相害乎夫是則以事處事而事無不治因物付物而物得其所順之至也是道也豈非人君之所當知哉蓋人君惟明此順道則能去其宛謬與失也去其不通與間也去其相及相害也是為能守危亡之戒所以制治於未亂者也所以保邦於未危者也故無危亡之禍不然則宛謬而失不通而無間相及而相害危亡之禍隨而至矣

禮記集說

卷五

五

按註危亡之戒正指宛謬等弊而言或言治亂之幾相為倚伏盈虛之數迭為終始方泰之時當切復隍之戒既濟之後當有衣袽之戒故人君處大順之極當有守危之心此說亦好但故明於順三字無歸着故不可從

故禮之不同也至末二節

此言先王以順治而三才協應復原其故而申贊之也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以豐也應隆者不可以殺也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順道之妙如此故聖王推之以為順民之政其因地之利以順也如居山居者之不妄更使民無困敝者是也而其他皆無賊地之理可見矣因天之時以順也如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是也而其他皆無變天之道可知矣因人之情以順也如分男

女必當其年頽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於農隙者是也
 皆無亂人之紀亦可知矣聖王因天地人而行順道如
 地人之應也亦以其順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
 之疾是皆微戾於無形也然又休徵著於有象焉故天之
 道如降膏露出馬圖鳳凰麒麟龜鳥獸之祥皆是地
 寶如出醴泉出器車皆是人不受其情則前章以天下之肥
 是也故此畧之耳夫聖王御世則外徵民休飭如也無
 故哉禮也者義之實也先王修此禮以為教其意一
 皆理之當然合乎心之制也得乎事之宜也豈不足以
 蓋禮義一理而已特自其文而言謂之禮究其理之所以然而
 言謂之義故總脩禮義便自此而達末有脩義文而達之反
 有不宜者也信也者順之體也先王體此信以一身則其達之
 天下皆理之自然發而皆中節也行而為達道也豈不足以
 達順乎蓋信順一誠而已特自其實理而言謂之信因其推之
 無所不通而言謂之順故總體信順便自此而達末有體其實
 理而行之又有不通者也夫順理端微初無形象今聖王本之
 於身脩禮體信徵諸庶民達義達順如此則中和之致學問之
 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故能有此至順感育之異三十協應充
 塞兩間昭然顯著可見之實如此也於乎有此大順功大則必
 有此至順效驗發明順道至此而無以加矣故以此終篇

禮記第十

闕福寧主版黃乾行著

器者人生日用之不可闕者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猶是
 也故禮運曰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但其意猶未盡故
 又特撮二字成篇意深切矣又器者有用之成材故鄭云以
 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此意亦好蓋
 禮運言其功鄭註及其效也至陳氏謂明用器之制則於名
 篇之義似為少緩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愚
 於此篇亦云

禮記是故大備一節

此言人以禮而成德見禮者不可不學也器者有用而不可闕
 者也以禮為治身之器而不斯須去焉則克治之功密矣是故
 能大備其成人之行無少欠缺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夫德未
 易盛也禮器則能盛德何哉蓋禮之為用大也夫回邪者偽之
 自人心生也惟禮則能消之而去其所本無美質者誠之由天
 命得也惟禮則能增之而擴其所固有精之於身則無往不正
 常不至於失已施之於事則無所不達亦不至於失人是蓋以禮
 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其本體惟一誠而絕無偽妄故
 其為用能使人制於外以養其中釋回增美而修其內也其本
 體是大中至正而畧無偏倚故其為用能使人由乎中以應乎
 外攝正施行而修其外也夫惟能修外也故能修內人也知竹

之有筠也而外其和澤矣夫惟能脩內也故其於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而內其貞固矣夫竹箭於竹性甚有北心筠之六節也故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敗焉矣夫有禮也則固釋而美增措正而施行矣其修於內者有六端矣故外而疎遠者於我而諧也內而親近者於我無怨也明而人歸其仁也幽而神歆其德也循之貫四時而不改何易也行之大備也德之盛也尚何以加於此哉此禮以為器者所以能盛德也禮豈可以斯須去身哉

問禮器大備盛德何如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以有生之理也舉全體而言也行者德之見乎外者也善行不備則所得之理尚有欠缺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有未全矣何以為德哉故必以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禮治身如執子之禮以事親則備孝之行執臣之禮以事君則備忠之行執少之禮以事長則備順之行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是其善行之人備也如此則吾所得於天之理理然全具無少欠缺不病之處其德之盛為何如哉禮固增美德行之本也措正施行則行備而德盛矣孔子告顏淵為仁是成德事也其要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先儒釋之曰制於外以養其中釋曰增美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措正施行之謂也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周流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此大備而德盛之謂也故顏淵不違仁而以德行稱禮之資於德行如此

先王之立禮也一節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先王之立禮也自有其文而後根本也文

猶枝葉也本者何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固有純然其實無毫妄是忠信也乃禮之本也而文皆從此出矣文者何一事有一忠信一物有一忠信如行一變係之事便是明臣子之恩如列一豆數之多寡便是別尊卑之分是義理也乃禮之文也而本由是以章矣使無其本偽焉而已文何由出此禮所以不可得而立也故先王之立禮必有忠信以為本也使無其文隱焉而已本何由達此禮所以不可得而行也故先王之立禮必有義理以為文也內外兼該本末俱舉斯先王所以有制於天下也行禮者固當深探其本又可輕忽乎文哉故孔氏疏曰無本不立解讀本也無文不行解讀文也此意最是又曰忠信是渾然的義理義理是聚然之忠信忠信為禮之本是未做出的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禮也者一節

此言禮當順造化而協幽明也孔氏疏云此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張子曰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極其文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樂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此禮器一篇之大旨也夫行禮者必用物以將誠然貴因天之時也貴因地之利也由是以順鬼神而來其享也以合人心而成其禮也以理萬物而曲成之不遺也

協幽明禮之所可貴者然也果何義哉蓋以天時異所生之物土地異所宜之產功用之出於天地者不能強之而皆同也人官有一定之能物曲有一定之利功用之賦於人物者不能強之而皆同也故因天所生因地所養為斷行矣苟以天所不生則不合天時為變天之道矣以地所不養則不設地財為賊地之理矣由是君子不以為禮不為人心矣鬼神弗享不順鬼神矣豈所以為禮哉以用地所不養言之鹿豕山物也居山者舍之而用豕蠶蠶澤物也居澤者舍之而用鹿豕則非設於地財矣明而君子謂之不知禮况幽而鬼神乎言地所不養而天可知也此統言諸禮陳註人官有能大滯凡冠席禮皆有執事之官何獨助祭

禮記

卷之十

四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一節

此言先王制禮用財之節禮非財不行先王舉其國賦稅所入之定數以制為行禮經常之法也如之何禮之大倫則以其地之廣狹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地廣者其所入數多多則其禮宜備地狹者其所入數少則其禮宜降是以地為之倫類也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蓋年豐則所入數多多故其禮宜厚年凶則所入之數少故其禮宜薄是以年為之厚薄也所謂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者如此由是率而行之各安其地而無僭踰之端各隨其年而無侈靡之習是以年雖大殺而民無升祭之憂先王制禮有節而使天下之人財不過用故能如此也若使禮無一定之制而君臣上下競為華侈以相尚

則民疲於剝削雖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矣况大殺而不恒懼乎於乎人君節財則禮為中正之文且民足而功歸於上費財則禮為觀美之具且民貧而怨亦歸於上繁文費出而無經者可不審於斯哉

禮時為大至言有稱也五節

此言禮之體有五均為義理之不可忽也禮以時為大順體宜稱皆即次之蓋時者天道之運也順體宜稱者人道之綱也夫人豈可變天之道亂人之紀哉故禮也者以時為大而順體宜稱即次之見人當上律天時以全天道之至教又必深體乎順體宜稱以立人道之大綱也四次字不可輕看即如孟子夫志至焉氣次焉之次陳氏謂在天者大在人者小其說誤矣世豈

禮記

卷之十

五

有不順於倫不隨其體不合其宜不稱其分而能奉若天者乎何以言時為大也夫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臣而放伐其君上世所未有也而堯授之舜舜授之禹湯乃放桀武王則伐紂是豈聖人有私於其間哉蓋唐虞之世泰和景象天所與賢之時也故堯舜不得不授受夏商末造肅殺之秋天所除暴之時也故湯武不得不放伐是其時因而因繼治世者其道同聖人不過後天泰時而已矣非有所強而為之也時革而革繼亂世者其道異聖人不過應天順人而已矣非有所利而為之也所謂命逢其適同歸于道易知則皆然者也時之為義大矣哉以此推之則或世道之由朴而文或傳位之由神而繼或建官之由百而倍或子丑寅之迭建或更質文之異尚何莫而

時使然也故曰禮時為大引詩言文王非急成已之欲惟欲求致其孝其作豐邑時之使然實為禮時之義然又以見武王父子相傳一道初無利商之心實追於時之不得已而然其意嚴矣何以言順次之也王者尊天以父事之於闔戶親地以母事之於方澤是天地之祭也祖則尊尊之義隆禘則親親之仁篤是宗廟之事也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是父子之道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是君臣之義也所以然者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綱卑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自然之序一定如此所謂倫也倫不可紊故天地之祭以父母而分也宗廟之事以仁義而行也父子之道以慈孝而定也君臣之義以仁敬而全也順之為次可見矣何以言體次之也自外祭言之天子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六

祭社稷山川禮用大牢諸侯則降用少牢自內祭言之天子祭宗廟養以天下諸侯則降以其國所以然者天子祭社稷山川在天下者諸侯祭社稷山川之在其國者天子立七廟之先王諸侯立五廟為先公是天子所祭之神其體重惟重故其禮隆諸侯所祭之神其體輕惟輕故其禮殺體之為次可見矣何以言宜次之也禮行於幽歛之衣服葬之器具喪之用也天產報魂地產報魄祭之用也禮行於明大而諸侯大夫之來朝聘則有饗餼牢禮小而大夫士之私相見則有幣帛飲食賓客之交也所以然者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用於幽者不得不然禮義者君子之所以相接而用於明者不得不然義所不得不然是謂宜也故酒隨事合宜宜之為次可見矣何以言稱次之

也士以百官稱卑也羔豚而祭殺也然在上亦足以盡其心而不為儉親不為不足言非以非廢禮也上無百官而猶以物祭之也大牢而祭豐也然在諸侯亦不過致其孝而不為越禮不必有餘言非以美沒禮也所以然者以稱其分守也蓋諸侯其分尊尊故宜隆士其分卑卑故從殺稱之為次可見矣諸侯以龜為寶蓋龜以決國疑也以圭為瑞蓋圭以申國信也有臺門蓋臺以壯國體也大夫之家皆無之諸侯亦非隆稱其有國之分守也大夫亦非殺稱其有家之分守也吳文正公曰稱之義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言稱體宜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禮有以多為貴者至紀散而衆亂凡二十有九此承上文推言稱之事名隨文解之

禮記目錄

卷之十

七

一曰貴多廟制見王制惟士異以豆數言之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醢醢昌本麋鶩菁菹鹿鶩苽菹麋鶩食之且其食葵菹藟醢醢折藟醢醢蠃醢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醢醢筍菹魚醢蓋豆之實醢食慘食此天子之豆二十有六也諸公十六朝事八饋食八也諸侯十二朝事六饋食六也上大夫八朝事也下大夫六去茹菹麋鶩也掌客掌諸侯之禮朝也上公豆四十與此不同鄭云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也諸侯豆三十有二與此不同鄭云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也聘禮歸大夫饗餼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非菹其南醢醢醢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非菹以東醢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鶩以西菁

一曰貴下周制祭天燔柴於泰壇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司尊彝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雞彝爲彝尊彝黃彝虎彝雉彝案帝以獻尊象尊著尊壹尊大尊山尊以獻也以獻也是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不用下矣大夫用禁則高二尺四寸矣南掄則又高以局足三寸矣此見下者貴高者賤

一曰貴文周制天子九章獨言龍象者龍陽物也天子飛龍在天以理陽道故因天之文以著其德之多耳上公亦龍象而獨言黼者黼取其斷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故言之耳王之大夫絺冕亦有黼黻三章獨言黻者黻取其辨也大夫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故言之耳衣黻自天子至士皆玄衣裳

卷之十

+

問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繡績之功多寡有無耳士全無繡績玄衣纁裳示其質也天子之上士服玄冕朱綠陽明之色示理陽道也十二旒法十二月則天數也儀禮冕弁圖楊復若今附圖解

一曰具素

上文歷陳禮之所貴矣此乃引孔子之言以申其意曰孔子曰禮不可不省察此何以必須省察蓋禮之等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宜儉者不可以豐宜豐者不可以殺之謂也或豐或儉必適其宜然則禮安得不省察哉孔子此言何謂也蓋言宜儉而儉正以稱其分守之當然也豐則踰制是以美而沒禮矣非所以稱也故禮有少小下素之貴者以稱其分守也宜豐而豐正

以稱其分守之當然也殺則不及是以非而廢禮矣非所以稱也故禮有多矢高文之貴者以稱其分守也此以上皆言稱分守尊卑之事

三節言稱内外心之事雖言稱又是一意皆主天地之祭言向
嘗疑其不然以先王祭天地其禮制一定如特牲陶匏之類多
少有數豈有或多或少之殊此無所據今細思之上節蓋以季
秋明堂太享言下節則以冬至郊祭言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
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
未足以盡莊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太享之禮焉由此言
之是明堂太享以多爲貴也以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然所
以用心於外而貴備物者何也聖人蓋見夫天地之爲德也自

卷之十

十一

其顯而言之發揚昭著於天地之間如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暄之以日月之類而盛大溥徧於萬物如飛潛動植無二而不在天地化育之中之類是蓋以其理之所該者博哉乾元而萬物資始也至哉坤元而萬物資生也有此大理以爲之樞紐根抵故物之所成者博乎天者親上動焉本乎地者親下植焉大以成大也小以成小也生物之功其大如此非備物也其將何以報之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惟其貴多是以君子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然則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之盛是豈以美沒禮哉是圜丘郊祀以少爲貴也以其用心於內主於存誠也然所以用心於內而貴少者何也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之生物也究其本而言之物各具一大極而小德之

川流者充周而不窮也何其密緻而無滲漏處也萬物體統一大極而大德之敦化者發微而不可見也何其精微而不可以形迹論也天地之德其神如此雖備物也亦何能以稱之則不若事之誠敬之為極致也是故君子用心於內主於存誠而不備物也然則其牲用饋其器陶匏豈非廢禮哉由是觀之古之聖王惟尊其在內之誠敬也雖少物亦足以為貴惟樂其在外之儀物也必多物乃可以為美故先王之制禮也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也多者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寡也蓋不可多者唯稱其內心不可寡者唯稱其外心也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用物以行禮者可不慎哉然此據大享郊祀言之耳要之天地之德無分於顯微聖人之心無分於內外故上節指顯而言也而繼之曰大理是即所謂密緻精微顯生於微也下節指微而言也而先之曰德產是即所謂發揚顯萬物微見於顯也上節主備物言也然而曰用心於外是何嘗不存誠而專於外也下節主存誠言也然而曰以少為貴是何嘗不備物而專於內也夫顯微無間內外合二道二而已矣理隱于微化行于顯在天地非有两事誠以為主物以將之在聖人亦無二心學者既知其異又知其同斯過半矣

此下又言稱其分守之事禮既湏稱中則得僭則盜竊君子謂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及卒哭祔用大牢士常祭持豚遺奠及卒哭祔加一等少牢據者非其有而取之也如孟子月攘一雞之據由此觀之禮貴稱其分守固不可以私意而豐也管仲

乃鑄繁葉紃山節藻梲是又大夫而上階天子之禮矣夫為臣天地之大義寧不可踰此而可忍則其有三歸官事不攝固將無所不忍矣況監禮法之外非執大焉故君子曰意其濫也言豐而不稱也亦不可以私意而殺也易仲事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幹衣濯冠以朝是以天下而儉其君親矣夫君親人倫之大當各盡其心得為則為之此而可薄是於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敬義之義未之有聞矣酇陋儉嗇之過亦不得而辭焉故君子曰噫其濫也言殺而不稱也是故君子之行禮其量其殺不可以不慎也何也蓋禮也者經制一定所以防範乎人心無已之情尊卑有等所以綱維乎世道無形之變為衆之紀焉者也故齊其紀則衆治矣如其紀之散也則人心無所防範世變無所綱維而大亂生矣禮之關於治亂也如此而可不慎乎慎之道去其私意稱其分守不豐不殺而已矣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此引聖言而釋之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我不可不謹也夫兵凶器戰危事也聖人何以必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也聖人何以必受福蓋以得其行之道耳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類非僥倖以求勝媚妄以資神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節此言祭祀之非禮所當戒若郊社祖廟有常禮也祈私福則惑而不誠矣論禘嘗黍有常時也墮擯則煩而不敬矣器謂之小

大長短有定制也樂樂大則豐而不稱矣冠冠而無親者三月而祭以告廟冠畢而掃地以祭備有常儀也善嘉事則侈而廣神矣爾粟擇尺有宜用也春韭夏麥有定數也及肥大羞多品則美而沒禮矣是以君子皆戒之大悅掌六所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從山四曰祭從水五曰攻從石六曰詭從言民無說幣通夫八尺且盛四升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二節

此言聖人正失禮之事臧文仲安知禮何以見之宗伯夏父弗忌典禮之官也一則逆大廟之祀而以尊為卑一則失老婦之祭而以賤為貴其失禮也而文仲居大夫之位有相禮之責獨不能一教正於其間安知禮哉以正禮論之閔公雖弟然世適

禮記日錄

卷之十

五

之君也僖公雖兄然庶出為臣也生既為臣死豈可以居君之上哉弗忌自見失新鬼之大故鬼之小而為此以媚文公是天尊地卑之義可得而踰也而文仲安焉不知禮也以正禮論之饗者先炊之神是為老婦之有功於飲食者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以祭報之卑賤之祭也日月星辰天神之至尊也實辨於柴而燔之吉禮之至大也弗忌不知夫燔非天神而燔柴為大禮乃至無知妄作是日月星辰之尊可得而並也而文仲安焉不知禮也嗚呼為宗伯者固不可自失典禮知弗忌而為大夫者尚亦以文仲之曲從為戒哉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述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

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化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咸王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有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矣開矣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是無昭穆也君子不以親親尊尊尊尊春秋之義也胡傳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兄弟之不失君臣禮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

禮記日錄

卷之十

五

父子非兄弟也然二傳何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觀此四傳則陳氏專主君臣言義義未精火神是祝融祭於知迎氣竈者五祀之一夏祭之以老婦配有祖及遠且設於竈際又延尸入與此饗祭是祭宗廟後立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饗三者所以不同

禮也者至有文而文而誠者三節

此言行禮者貴於當而本於敬也先王之立禮也經制大備猶人體之全其也行禮者設之必當斯可也夫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如行禮而不當也亦如人體之不備矣何以為禮哉是故樂全禮言之宏綱綱典致尊崇於度數之際禮有大者矣然

體精約以嚴所尚也事簡易以全所尊也禮又有小者焉昭象
秩威著物采於歲文之盛禮有顯者矣然客當致而令章不露
也寓精義而全敬無文也禮又有微者焉其制有不可冒也
人精神心術之寓雖皆一定為天下大中至正之規由禮君
子守焉勿失而已矣苟於大者而損之則偏隘之弊生不可也
於小者而太之則放溢之罪多不可也於顯者而儉之則章程
之弗辨不可也於微者而顯之則有誠之意泯不可也其禮實
設之當者如此然其所以能當者何所本哉夫大小顯微其大
綱為經禮則有三百其小目為曲禮則有三千目非不煩矣然
其致則惟一敬而已人苟能敬則以行經禮有以極其規模之
大以行曲禮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設之無不當矣如其不敬則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六

泛然無統任意徇私欲其當也得乎故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豈有行禮之當而不由敬乎夫禮之當本於敬如此是故君子
之於禮也必存誠以主敬也大以少小下素為貴是皆用心於
內者也用心於內則情之發者極其精專心之主者當存謹
畏而又客煩爰而今恭敬者有簡而致齊明無所不用其敬也
凡若此者其其內心之敬無不實者故於小者而不敬蓋也微
者而不敬顯也其少小下素之貴此其本矣以多為尚又為
貴是用心於外者也用心於外則度數所陳而止貌極美華
所達而其禮至文凡若此者其其外心之敬無不實者故於大
者而不敬損也顯者而不敬於多為尚又為貴此其本矣如
其有一之不實也則非敬矣不敬則其本亂而末治者不矣

當得乎於乎移閱於禮損其大也燔柴於壇益其小也饗饔
絀大其微也豚肩解濯掩其顯也設之不當如此大亦未知主
敬而已矣

君子之於禮也一節

此言禮者義之實不可執一行之也直而行者情切於中而文
畧於外也故不嫌其為倨然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是以又
有曲而殺者焉則不必直行為拘矣經而等者情所欲為而理
所可為也故不嫌其為同然天地位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
分也是以又有順而討者焉則不以經常為等矣漸而播則上
之惠常流於下而不置其進則下之情常通於上而不壅此
天下之因意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分極尊者文亦極其隆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七

主威振而莫敵放而不改則分漸卑者文以漸而殺臣道卑而
不抗此天下之名器所以常辨別也有順而撫賤者不嫌於僻
上也則微文末節亦有不必辨矣禮之為義各隨其宜有若此
豈可以執一行哉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至周禮其猶禮記凡四節

此言三代之禮無異禮而人無殊俗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何以見之自其所尚有色也殷尚素夏尚青其其青固有關
矣然尚色之禮則直達之於前殷因之於後無三禮也自其祭
必有尸也周尸則位而坐象神也祝官以威儀詔尸以飲食侑
尸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皆得詔之象孝子就養養方也周之尸禮如此然非始於周也

殷當因於夏矣周則因於殷也夫尚色設尸也此類皆制作之末而其同猶若此則由小以推之大而三綱五常之相因也禮同可知矣豈無所本哉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皋陶之謨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是禮與道同出一原道與禮實非二物三聖相授守一道故三代相因守一禮也是故尚色以辨上下而定民志其所以別上下尊卑之義尸以象神而致孝享是所以盡子孫報父之誠聖王之心惟此一道而已故其行之尚色有禮設尸有禮惟此一禮而已要其因時損益則不過青素之文迭尚坐立之儀遞遷而已其於尚色設尸之禮豈待而革哉然不意夏殷之尸又何以見其禮之同也故夏亦有尸也所異者則尸之立耳蓋夏尚質猶若臣視朝立以終事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八

殷亦有尸也所異者則尸之坐耳蓋殷稍文以尸本神象神宜安坐不辨有事與無事也周尸因於殷之坐也所異者旅酢六尸如醺然耳蓋周益文而大備故也以此觀之可見尸禮相因也於乎聖同道故治無二禮上同禮改下無異俗三代致治之盛有由矣夫

君子白禮之近人情者節

此言禮以抑欲為至敬而舉祀禮以明之也夫禮也者稱情以立文者也而言近人情者非其至何也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有人心之情如則隱羞惡辭讓是非此性命之正原於道心者也如飲食衣服聲色居處此形氣之私發於人心者也原於道心者其情為理理常難存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所以存理而

廣其惟微之道心發於人心者其情為欲欲常易縱故聖人緣情而為之戒所以抑欲而遏其肆也人心存天理遏人欲禮之大端也近人情正指私欲而言也其言非其敬之至郊血以下記人正懼後人以血為本故指飲食之情以明之則餘可知矣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是初降神時已埋血是故君子之於禮也至慎之至也凡二節

此言君子由禮以脩古而舉賓禮禮以明之也君子之禮也進必以漸不敢直情而徑行動必以次不敢輕舉而率然敬慎如此豈過意而故為極致之情以為飾文觀美之具也哉蓋昔聖王有見夫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固有惟一誠敬而已由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九

是以其誠敬之出於天理人情者而制為之節文儀則故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有尊卑以相辨皆其誠敬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後世君子不遵乎行夫先王之法以自盡吾心之誠敬焉爾若我作始而增益其所本無也故曰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也則此行禮者固不可不漸次以致其敬矣自賓禮言之兩君相朝必以介而後相見若煩多也然無介則則大原慈而無禮之文矣賓主之情何自而伸是故先王介饋之禮不可得而廢也賓必三辭主必三讓而後至廟中若疏飾也然無辭讓則大慙迫而無禮之容矣賓主之敬何由而達是故先王辭讓之禮不可得而廢也賓禮之誠敬固非君子之致其情也而始於古也自吉禮言之齊時祀上帝也而先於類嘗告

后稷將祀也河也而先於惡池齊將祀泰山也而先於配林夫祀者為尊配者為卑先配而後祀若逆施也然三月繫於牢七日致戒三日致齊而後祭慎之至也故由卑以達尊以行慎也使不先配則迫蹙而無祭之誠神必不享矣是故先王由卑達尊之禮不可得而廢也是言禮之誠敬固非君子之致其情也由始於古也舉一禮則凡禮可知矣章首君子之於禮也正指漸以二字而言不可輕看過

故禮者慎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此言禮樂之有輔皆所資乎行之者也溫疏皇氏云溫潤相承藉也禮有慎詔所以承藉實事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也樂有相步所以承藉樂工以扶其顛持其危也然嚴陵方氏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

曰賓主相接而禮行賢相相資而樂作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溫之至也此說較長蓋方氏之意以溫之為言溫和之謂也有意味

禮也者至故可述而多學也凡三節

此言禮之所主而學之者甚易也禮者何也人有本心天所賦也是為人之初累於物而忘之者多矣禮所以反而思之全其心之初而不忘也人有禮制聖所作也是為禮之初玩於時而忘之者多矣禮所以脩而舉之全其禮之初而不忘也何以見之人之於親其生也喜其死也哀此吾初心之自然者故辟踊哭泣不待詔告謂其痛發於心是反其孝愛之本心也君於天下老者安之賢者尚之此吾本心之傾望者故養老尊賢樂

以樂謂其誠出於心是又其敬老尊賢之本心也反本而不忘乎人之初者如此尚玄淵實為刀諷學蘇脩古而不忘乎禮之初者如此以此觀之先王之制禮文至煩也然或以反本或以脩古其意必有所主又不簡也是以君之君子可稱述焉以明其理而多學焉以習其事如以反本則尋繹乎天賦之初有事而勿忘如以脩古則沉潛乎帝王之制見趣而樂學尚何苦其難之為哉哉於乎昧其所主則見禮之文為甚煩故苦其難而厭心易生得其所主則見禮之體為甚約故知其要而博者自該是故學莫大乎知要而守約矣

君子曰無飾於內者一節

此歷言味禮之弊見禮之用為甚也自觀人言之人之行禮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

觀之貴其察也如其觀物而內無飾焉則權輿之無本無以審其得失矣察之貴其得也如其察物而不由禮焉則監別之無道無以定其是非矣自行已言之生於其心作於其事如不以禮則外既散亂不整內亦怠肆而不安矣何以主敬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如不以禮則於已既不順於人必不孚矣何以取信如此乎禮之急也非物之致乎蓋凡事內之無與於脩己外之無與於觀物者非極致也惟此禮也觀物由是察物由是所以範圍天下而使外不失人者禮以為之權輿也作事由是也由是所以筆脩厥德而使內不失已者禮以為之樞機也由是無物而不在禮矣此之謂極致也君子致禮以治躬其

問斷哉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一節

此言先王禮必有義而與祭者在報本者以明之也昔者制禮也其虛文哉蓋禮非財不行無義則安能因其財物其用之義焉爾何以其用財之有義也自祭禮言之先為郊禘之大事也順天時而行之而特牲玄王于是乎薦矣有春秋之朝夕也放日月之東西而行之而蒼皇玄牡實柴即璧於是乎薦矣為高而禋祭也因丘陵而為之而九牢十二豆於是乎陳矣用物以行祭禮如此蓋其心當天時之降雨澤也而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而不已也則報本之心油然而生矣是以內則盡志外則盡物誠以為主物以將之故天與

禮記日錄

卷之十

世

日月丘陵川澤皆在所報矣祭禮用物義在報本者知此推而言之用物於喪祭所以明臣子之恩也用物於冠昏所以明男女之別也用物於朝聘燕享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用物於射鄉食享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因財致義先王之制禮猶如此行禮者必明其義而後為財不妄費也章首禮是之義者禮下獨舉祭以明之春秋桓五年大雩左傳凡祀啓蟄而知夏正建寅之節也龍見而雩見月龍星昏而始殺而嘗西月降氣始發閉蟄而祭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一節

此言先王行祭而獲效故無為而治也昔者先王之將祭也以行禮以德為本於有德者加諸上位而待之也隆以行禮以道

為體於有道者隆以體貌而尊之也至以祀禮之類非有能者不足以勝其任於有能者因能授職而任之也專大德德道也龍也以其備諸已而言則皆謂之賢也賢則舉而置之使恪恭其事而不乏人也以其列諸職而言則皆謂之衆也衆則聚而贊之饒其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夫有尚有尊有任而類置之則助祭之官無弗備矣以德以道以能而合於是則助祭之官無弗贊矣祭可舉矣如此而祭天地故鳳凰降而龜龍假風雨節而寒暑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隆矣是故聖人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天下大治夫何為哉蓋明足以通乎天之隱如此則人自無不通矣誠足以格乎天之遠如此則人自無不格矣天下大治尚何待於作為哉宜乎其正南面而

禮記日錄

卷之十

世

已抑此記人特以極言先王郊社之致其誠耳若夫先王所以致此更自有道蓋由其平日知無不明誠無不格擇天下之有道德才能者置之左右列之庶官天下大定百姓阜安無愧天子矣夫天性格矣至此又極敬敬所以大事一舉而休徵輒應也豈徒然哉故記人此文亦自有深意以禮書若之因天事天所謂因吉土以饗帝乎知者也則名山升中于天者巡守於五嶽至而已蓋以其為天子出入起居義宜登壇奠饗告于藝祖用特也故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山川肆觀東后制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川觀諸侯絕無升中之文且方至即柴諸侯猶未觀也時月未勅也月未正也律應黃鍾未周也玉禮未脩也言未敷奏

功未明試也司市未納價也禮未命也何以知其平成之功而升之于天也陳氏既知鄭玄祖緒之誤宜并此文為記者之誤可也乃復緣鄭玄之誤從而為之說何哉今案封禪之說絕不見於經惟孝經緯文曰封乎泰山考諸緯緯者緯天也禪乎壇甫陸地為禪山為壇刻石紀號此說也鄭氏引之又白虎通載孔子之言曰封泰山觀方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緹縈之山五帝禪於亭亭制縈緹縈之山三王禪於壇甫之山信備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三焉由無懷氏至成王皆封泰山禪雒陽雒陽在洛水之南成王禪社首云其言皆不經惟隋王通徵煬帝封禪能敵天下故其言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

禮記曰錄

卷之十

四

之侈心乎舜一歲登五岳而民不病者其衛少而徵求寡也至哉言矣秦漢以下兵衛可少乎六軍之費百官之需徵求可得寡乎故因饑饉饑饉乃作應兵車所至必有凶年蓋衆以其愁怨之氣上干陰陽則天且降禍而况望其福祐乎以是豈封禪之興侈而不經蓋不當行也守之此經而非時自後世亦不必行矣夫秦漢以來非其殷鑒也哉

天道至教一節

此言天人德教之至于諸侯時祭之禮見之天道陰陽之運何以爲至教蓋天道靜而生陰以成萬物其質其而有秩無禮之形而有禮之序也動而生陽以生萬物其氣行而不乘無樂之聲而有樂之和也是陰陽之運有以發人心之微妙於於穆

行之際矣非至教矣乎聖人禮樂之作何以爲至德蓋聖人見天道之陰其質其而有秩者至京也故法其序以爲禮是禮也陰作而極其序見天道之陽其氣行而不乘者至和也故法其和以爲樂是樂由陽來而極其和是禮樂之作有以闡天地之精微爲統同辨異之極矣非至德矣乎所謂至教者以其能爲禮樂之體也天道亦人道也所謂至德者以其能神陰陽之用也人道即天道也故聖人之於天道一也禮樂之制其妙如此自其見於諸侯時祭者夏廟堂之上聖尊在阼以夫人所酌非時王之器卑之也犧尊在西以君所酌時王之器尊之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以縣大而倡尊之也應鼓在東以應小而和卑之也君在阼以日生於東從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

禮記曰錄

卷之十

五

房以月生於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夫列尊設位有東西矣然君在阼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鸞尊禮交動乎堂上也夫設鼓分東西矣然縣鼓主倡而引之於前應鼓主和而繼之於後樂交應乎堂下也夫禮惟交動也則奉承而進者一陰道之收歛吾輩散親之誠而親必享之矣樂惟交應也則迎來而樂者一陽道之舒暢吾輩愛親之誠而親必報之矣幽明皆得人鬼咸宜諧和之至尚何以加於此哉以此見天道之教聖人之德所以爲至也使無德教則子孫孝享之誠無自而達而祖考之所望於子孫者窮矣和何自生哉於乎君子之役志於禮樂其故可知矣按和之至還是禮樂下一層焉蓋惟聖人禮樂皆主於法天而非私意故行之於廟而足以致和如此或者

不察而止以交動交應為和至固矣

禮也者一節

此言禮樂所關之大而君子慎之也禮者何也萬物本乎天為却祀以報之人本乎祖為廟祀之報是反其所自生也樂者何也以孝德定天下者為樂樂以樂之以武功定天下者為武樂以樂之樂其所自成也由是觀之先王之制禮樂豈無謂哉其制禮也凡以節其事而使之中其義人事之見於外者無窮而莫不各有常法則夫苟無節制之則大過不及而事之失其理者多矣故必制禮以為之節所以使其常隆而隆固不儉而失之不及當殺而殺亦不侈而失之大過而事皆得中失禮豈虛文哉其修樂也凡以道其志而使之平耳蓋人情之感

禮記口錄

卷之十

共

於中者無盡而莫不各有自然之和夫何無以道之則遷變不通而情失其平者多矣故必脩樂以為之道所以使其由中達外固不戚然而至於傷制外養中亦不湧然而至於放而志得其平矣樂豈道哉夫禮樂之作也惟其本於事與志故禮樂之成也可以觀其治與亂禮樂和也則其事得其理也志得其平也其治固可知也禮樂廢也則其事失其理也志失其平也其亂亦可知也豈必治亂之既形然後見哉漢伯至曰君子之人其心其明達故觀其端而知其工之巧拙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愚由此言觀之為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哉是則禮樂所關之大如此君子安得而不慎乎故君子之與外交接也以非禮則無序禮者所必交接而致其序之具故不必

王帛之交錯而後慎也凡威儀言語之有序者禮也皆禮則皆慎也以非樂則不和樂者所以交接而致其和之具也故不必鍾鼓之鏗鏘然後慎也凡威儀言語之合和者皆樂也皆樂則皆慎也每致其慎則志事治而不亂矣此君子之所以能有其治者凡以禮樂之得也所以能得禮樂者凡以其心之慎也豈徒然哉欲治者亦惟存心以達於禮樂而已

大廟之內敬矣至於此乎凡四節

此言廟祀之敬而詳申之也大廟之內敬矣是綱下文皆是即其事而申出其所以為敬之處作三段看君夫人既親身其事又及從行之人皆洞洞屬屬勿勿何其敬也三詔以求之矣又懼其未得而皆不同位何如其敬也設祭於堂又疑其不在

禮記口錄

卷之十

廿

堂而求於彷彿此各盡如此何如其敬也故曰大廟之內敬矣此之謂也

獻質一節

此言神之尊卑而祭之禮有隆殺也一獻之禮祭群小祀也如四方百物之類其神卑故其禮質畧如薦以熟肉獻以皮幣之類三獻之禮祭社稷五祀也其神稍尊故其禮文飾如血腥燭同薦及設主於所迎尸於奧之類五獻之禮祭四望山川也其神又尊故其禮顯盛詳著如五獻祝三公四賓祝諸侯之類七獻之禮祭先公也其神益尊故禮重肅洋洋乎如在之神也凡禴祠嘗烝之禮皆是按周禮司服王享先王則衾冕祭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

祀則玄冕此亦足以證質文祭神之一事則鄭註是也熊氏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沉祭山林川澤以爲社
稷宜尊於山川非也蓋以大宗伯之職只以祭禮之類而言之
若司服則分明是定尊卑也鄭說爲長熊氏誤矣又曰一獻等
是提个祭之名號如此重質文祭神四字

大饗其主事與一節

此言裕祭爲王者之禮釋其事而申之也夫三年大祫升辟廟
毀廟之主而合食於大廟之中是之謂大饗也此王者之事而
非諸侯以下之所得僭也何以言之牛羊豕之三牲魚醢燔脂
此四海九州之美味明王者能得四海之懽心於其明也籩豆
之薦此四時之和氣明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於其幽也內金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廿八

以示諸侯之親附而協和於王東帛加璧以示諸侯威尊王之
德龜爲前列以尊其先知金次於龜以見人情之和丹漆絲纁
竹箭亦皆陳之以示王者與衆共財而不私其餘蠻夷之國無
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亦畢陳之以示王者德澤遠被而能
致遠物諸侯助祭畢歌陔夏以送之和之以樂也由是觀之陳
列盡華夷之美而備物不隨春走盡內外之官而祀典極隆惟
天子得以行之而諸侯以下莫能與矣故曰大饗其主事也與
衆共財只釋丹漆絲纁竹箭陳註有三牲以下何居

祀帝於郊一節

此言禮盡人道之大而君子之所宜察也先王郊祀之禮極其
簡素非以菲廢禮也至敬無文敬之至也宗廟之祭必求備

非以美沒禮也事亡如事存仁之至也喪之哭泣辟踊非偽也
哀痛慘怛由中心達於面目忠之至也喪而飲以衣服葬以器
具非觀美也愛親之至如是然後盡於人心仁之至也諸侯或
朝天子或相朝是爲賓大夫或聘於天子於隣國是爲客自賓
客之用以朝聘於主國者皆有幣自主國之親享于賓客者亦
有幣非貨取也賓主之交誠意厚於中禮文將於外理所宜然
義之至也夫禮寓仁義之至如此然則君子欲觀仁義之道舍
禮何以哉蓋尊祖愛親心之仁也敬天交際心之義也固人之
所固有也然禮之未行此心亦隱然而已仁義何自而觀哉惟
大宗廟遷葬之禮行也則知其事亡如事存者如是誠信而愛
親者如是而仁可識矣宗廟喪葬非觀仁之本乎郊祀幣帛之

禮記目錄

卷之十

九

禮行也則知其至敬無文者如是用物將誠者如是而義可識
矣郊祀幣帛非觀義之本乎於仁義天命之性非由外鑠我
也而何假於禮哉蓋仁義者體之隱於微者也禮者用之著於
顯者也體隱於微無形而難知用著於顯有迹而易見是以孟
子論四端亦直因用以著其本體耳由禮以觀仁義豈徒求之
外哉夫先王以仁義爲制禮之本而人極以立君子以禮爲觀
仁義之本而人極以明禮任而仁義不自矣聖明之功顯不備
與喪禮鄭註主哭踊祖襲說極是陳註引檀弓釋之因是但與
備服器犯重附於身即備服也附於棺即備器也此陳注之失
處今從鄭注

厚子曰節

此言禮待其人而後行也夫禮文之百出亦甚煩矣人其何以學之哉亦惟其心之忠信而已蓋心存忠信則純是天理凡事自然不苟所以禮文雖煩舉而措之而已如有敬天之心則知祀之禮可行有愛親之心則喪祭之禮可行有恭敬之心則賓客之禮可行有無患信則每事虛偽失禮豈可以偽為於外哉由是觀之信乎禮以得人之為貴也人即心存忠信之人也

子曰誦詩三百一節

此歷推禮之難行而戒人之輕議也夫禮有大小故其行之有難易所以禮愈大者行愈難也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故戒以毋輕議禮所謂輕議者非默而不言之謂也主忠信以存其誠而內美規模之大明義理以致其知而外敷小節目之詳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然後為不輕議也若但默而不言抑亦何難之有哉於乎後世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亦未聞夫子之戒矣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與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也裕三年大饗視一獸雖煩而難然猶人鬼也精神氣自猶相聯屬旅以事天五帝則天人道隔故又難矣然尤有故而祭其禮簡畧是兩郊饗帝則正祭大報之事也故又大難矣

子路為季氏宰至末凡二節

此記子路救失禮之事而聖人善之也子路所行內外上下交相承接為救一時之弊非禮之正但能全恭敬得禮之意所謂

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故孔子善之為是故也蓋就季氏之所及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微而猶敬舉明發猶且有懷其於正祭儼尸而逐厲其倦怠哉凡論事須看何如等人何如處之乃得為正所謂權也逮闕而祭者倣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也始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至繼燭則容倦而怠矣此大不敬之所由起也久之弊也故不知速之善此聖人所以取之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

禮記目錄卷之十終

禮記目錄卷之十一

閩福寧王巖廣統行省

郊特牲第十一

此篇記祭禮之義而維冠冢義而段公依石梁氏說歸之冠義聲義篇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一節

此言禮之以少為貴者其義主於存誠也天子之祭天與諸侯之膳天子禮之至尊者也止用特牲天子祭社稷與賜諸侯禮殺而卑者也皆進而用大牢此何義也貴誠而不貴物之義也若器物煩而精神不通儀文盛而真意不存亦何足貴哉故牲之既孕者情已散矣則天子不食也而諸侯可用以為膳乎此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膳之所以止於特牲也貴誠也祭帝不用也而天子可用以郊乎此郊之所以止於特牲也貴誠也以此觀之天子之尊天諸侯之尊天子其義至矣豈可以祭社稷與賜諸侯之禮而例論之哉此只重郊特牲與天子上祭社稷與賜諸侯意不重只是形容這遠小之意

大路繫纓二就三句

重出

郊血至尚服脩而已矣

此言祭禮貴氣不貴味而以省禮明之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太腥莫全於血而腥亦近之味莫全於熟而爛亦近之先王之祭何尊者之漸純於氣而卑者之漸純於味也哉蓋氣

遠人情而尊味近人情而褻故敬之至者不在饗味而貴在氣臭也此祭之所以氣用於尊而味用于卑也然豈惟祭哉在饋

禮則亦有然者諸侯來朝為賓天子於廟中灌之禮之重也然惟用鬯而不用五齊三酒非貴氣臭之義乎及既灌而饗之亦禮之重也然惟尚服脩而設之在前而不尚大牢之饌非不

饗味之義乎此賓禮亦貴氣不貴味者如此先王之教至矣下節主天子禮諸侯言註諸侯相朝亦然不用

大饗一節

此釋主君尊席酢介之義諸侯相朝尊者也主君大饗之而三重席以受其酢爵卿來聘介大夫也卑者也其禮之非大饗矣而主君多尊席以受其酢爵是豈降大夫而殺諸侯歟蓋君敵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體者也席皆三重故主君可以如常而不失為敬若介臣屬也其席專席吾亦三重而受酢則主處其降賓處其殺非敬客之義也故不用三重是降諸侯之尊只用專席以就大夫之卑也庶在彼不失臣之禮而在我盡為主之心矣所謂曲而殺者也豈如兩君相敵可以直而行者哉大饗三重席而酢焉此句不

重

吳文正公曰按大饗有三禮義名同大饗腥大裕先王先公也以其及於毀廟比時特祭止及親廟者為大也大饗尚服脩天子饗諸侯也以其比常時饗耆老孤子卿大夫群臣為大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諸侯相饗也以其比饗鄰國來聘之大夫為大也故三者皆名大饗愚謂大饗不問卜則祭天地亦有大

饗之名以其比旅祭寧祭亦為大也則大饗有四云

饗稀有樂一節

此言先王因時行禮而樂之用否有其義也春饗孤子春祭宗廟皆有樂秋食耆老秋祭宗廟皆無樂此何故也陰陽之義也何以言之凡飲清酒是養陽氣凡食醢醢是養陰氣故春禘秋嘗同是追養春饗秋食同是報功義則一也然而樂之用否如是其殊者何也饗禘主於飲而飲養陽氣也則主於宣暢故有樂食嘗主於食而食養陰氣也則主於凝寂故無樂蓋以凡樂聲宣其聲鬱發乎陽陰是由陽來也正陽之屬也是以獨宜於養陽之饗禘而陰之反也是以不用於養陰之食嘗故曰陰陽之義也先王順陰陽而制禮樂本天道以和神人義蓋如此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三

周氏曰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用樂者豈非夏之制樂愚謂據此則陳註以為殷禮亦非也蓋不可考問之可也又案周禮鄭玄注曰天產動物六牲屬地產植物九穀之屬據此則陳氏謂飲天產何居故今用疏義

鼎俎奇而邊豆偶一節

此言陳器順天之道實器貴人之誠也鼎俎奇陽數也以其盛牲體天產而屬陽也邊豆偶陰數也以其實無有植物地產而屬陰也邊豆之實以養於清潔潔者非之類也水土之品也而不收用製味與實妙品又何也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貴誠之義也

賓入大門一節

此言燕饗禮樂之得宜而深究其本也以兩君相朝之禮言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之詩蓋以其詩言清言敬之義不露聲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嚴敬之詩也樂主和而詩用嚴敬是示易以敬也主人舉獻爵於賓樂皆作賓飲卒爵樂皆止所以示其樂盈而能反故孔子屢嘆美之也及賓奠酬爵樂工升堂上而歌發揚賓主之德也歌在堂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之和而尊之在上也燕饗禮樂之得宜如此其本果安在哉彼細絃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天地之陽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聖人法陽以作樂是樂由陽來一天地之和也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強同此天地之陰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聖人法陰以制禮是禮由陰作一天地之序也夫其法陰陽也則情相流通矣苟陰陽之運失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四

其和則制作之本亂欲禮樂之得宜其可得乎惟夫聖人在上盡裁成輔相之道極參贊位育之功由是一闔一闢循環而無端也相生而不窮也而陰陽和矣陽和則百物皆化飛潛動植各若其性而無一物不保合於大和之中是樂之體和矣陰和則群物皆別洪纖高下各正其命而無一物不分辨於散殊之間是禮之體序矣作之燕饗又何禮樂之不各得其宜乎由是觀之陰陽在天而實為禮樂之本禮樂在人而實達陰陽之用天人感應之機神速如此為人君者其必和陰陽以立其本而後可達禮樂以宜其用矣故曰心思必通乎性命然後可與論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然後可以言經濟燕饗禮今亡肆夏詩考見王藻

旅幣無方一節

此言先王制貢之法而因其陳貢之義也先王以溥天下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之所
貢然豈盡取諸民而無制者哉土地有宜否之物則別而取之
初不強其所無土地有遠邇之期則節而致之初不煩於朝見
此制貢之法如此蓋於勤王以義之中而又每存乎安之以仁
之意也下文所陳貢物之義說見上篇於手制貢有其法而仁
義並行陳貢有其義而禮義並盡先王之御天下何其善哉書
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正是之謂也何也
蓋由其制貢也既別以土地之宜而又有節於其遠邇之間則
固所謂不寶遠物矣至其陳貢則又惟貴乎先知示和服猛比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五

德之義而於玩好異物珍禽奇獸之類一無所尚則其好尚之
正不少離乎賢德之間又可知矣然則先王之世輿圖無外異
類咸賓夫豈偶然之故哉後世人不加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昭德之致之意乃務於窮奢極欲以一人之供而累千萬人
之命以口體之奉而耗人不食之資及其陳列不足昭德徒示
貪風于天下開賄遺于方國則夫遠近騷然而郊廟乏主亦何
怪其然哉豈細故而可略乎是故旅賁慎德之訓周官貢賦
之式有天下者之所宜深長思也周禮六服六歲之差見圖解
庭燎之百至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凡八節

此記夫禮之事以為後世戒

案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是固將仗義以服諸

侯者也乃以強僭庭燎之百誇其誰則何以服乎諸侯趙文子

相平公以主夏盟凡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侯寧東復平秦亂

城淳子出昭元年亦將使義以率大夫而以其君伯者也

乃以奢僭而秦肆復則何以率乎諸侯止濫觴於一時而致洋

溢乎天下後世則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始也此齊桓之

所以止於伯功而不足以進於王道文子之所以止於伯佐而

不足以進於王佐也使能明理脩身正名定分則豐功偉烈將

與湯武輩變竝稱又何至於快一時之志而貽萬世之議也哉

抑當是時周王之不兢亦已甚矣夫以齊桓之賢而猶僭天子

則餘諸侯固可知以文子之賢而猶僭諸侯則餘大夫又可知

故原其故皆由天王之失道而威福之柄下移也使有文武之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六

君明周官之法雖桓公之子可得而僭乎

國君朝覲於鄰國從行之大夫而行私覲於主君非禮也以正

禮言之聘禮大夫執圭專使則有私覲以已承君命而來宜有

以申信於主君也禮也若朝禮從君而來則不敢私覲所以致

敬於已君也亦禮也今從君而來乃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

庭哉夫為人臣者無外國之交凡以不敢貳心於他君而敬已

君也今若此則是貳君也何可為也故曰非禮也

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

任大夫者以賢而待大夫者以禮也其至於殺者則以始任之

不以賢故終待不可以禮耳於乎人君監此蓋亦謹其微也

哉故義宜也尊賢為大若夫殺之為義亦無及矣故殺之為

義者就後世言之也謂猶愈乎不能殺使得以恣其強者也觀春秋季友之醢公子牙即舊叔事見莊公三十二年討慶父事見閔公二年下陵上替不義之禍亦慘矣

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爲軍送迎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資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唯如此故天子之德常感於下而其勢亦常隆於上矣至夷王則不然於秋覲之時行下堂之禮則是自卑而起諸侯之僭自弱而起諸侯之強矣則夫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恭雖爲國風非此之由哉

有道之世天子取諸侯諸侯馭大夫故禮樂有差無道之世天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七

子無以制諸侯諸侯無以制大夫故禮樂無別夫夷王既下堂而見諸侯矣則雖欲諸侯之不僭天子其可得乎諸侯既僭天子矣則雖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其可得乎此記言之序於以見治亂之本成于上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一大議論當如方氏說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祭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此說極正當考於諸經皆合故三家以同出桓公之後而立桓公廟記人明以爲非禮是也緣三桓所以敬以大夫而祖諸侯如是僭越者亦以魯以周公之後而立文王廟以諸侯而祖天子於先耳夫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爲非禮周公之道所由衰也先儒

議之詳矣豈可以爲宜然哉故爲臣子縱有大功德亦分所宜然初無過分之事而君臣之義則實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豈以功德之大而遂可易吾君臣之義乎然則後世九錫之事又何誅乎此縉葦所以爲失不可從也故春秋胡氏傳義於吳子乘卒及築鄆皆不從左傳其意蓋以左已爲非也豈可又緣而及其縉葦乎今考於周禮經文都宗人家宗人皆無掌祭祖王之廟之說亦鄭玄之謬註耳夫豈周公之意哉漢注唐疏務爲考究而昧於會通如此等處正其大病陳氏不察從而信之亦獨何哉今且以理論之若注疏所云則大功德者有諸侯祖天子大夫祖諸侯之理且如諸侯祖天子將祭以天子之禮乎祭以諸侯之禮乎祭以諸侯之禮則是降其平日天子之尊非爲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八

人孫子之心祭以天子之禮則是身以諸侯僭天子之尊而非爲人臣子之義亦非愛先人以德之意於禮無一可者曾以大功德而可爲乎此成王一時之失其流弊至不可救藥所以孔子深加嘆息蓋惟賜以重祭故不得不使之立廟旋至三桓大夫祖諸侯而用諸侯之禮樂至其末流舞八佾歌雍詩雖天子禮樂亦肆然僭用無復忌憚而周從以亡矣然則註義甚失學者當考之春秋周禮以證其非而以此二言爲諸家之折可也凡此正係綱常大節學問大端不可不再三加察宋祖帝乙出文公二年左氏躋僖公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出莊二十八年左氏冬築鄆傳縉葦左傳之註疏儀禮喪服子夏傳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或曰然則孟子之平陸章王之為節句朱子何引邑有先君之廟曰節句釋節子曰恩初讀此亦疑及後見語類曰看得古之王者嘗為節句便自有廟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王朝步自周至平豐定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王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君之先廟則仍在曲沃觀此則邑有先君之廟曰節者蓋其邑嘗為先君所都後遷之他乃止為邑故猶有廟在而稱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九

都也豈如注疏諸侯得祖天子大夫得祖諸侯而立其廟之說哉以是言之注疏失左氏之意甚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凡二節

此言先王所以待威國仁之至義之盡也天子存夏殷二王之後者何義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臣其後也至於諸侯之失國而寓他國者則此國亦不以之為臣厚也仁之至也然尊賢不過二代以其世遠則漸殺至寓公則臣其子此皆不過厚也義之盡也

案左傳所云則黃帝堯舜之後亦有封何謂不過二代鄭玄曰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異

得比夏殷之後此言是也蓋存之云者存其主禮而不臣之也禮之降也故禮運紀宋之郊是天子之事守君但曰封則為臣子而王禮不得用矣故堯之後為賓於虞書曰虞賓在位是也至周則舜之後為陳陳則不為賓也惟夏殷二王之後則為賓故詩有聲華曰我客戾止亦有容斯則止指二王之後而言也賓客之云正不臣之謂也而尊賢不過二代明矣蓋盛德固必百世祀然世遠則禮亦漸有降殺此是正理於手觀於此而知春秋之擅執諸侯滅人國也與夫後世之殺戮降王絕人宗祀者蓋失先王仁義之心而其罪惡亦大矣

君之南鄉一節

此言君臣正位之義示人君憲天以圖治人臣靖忠以報國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十

君位必南鄉者何義南陽位也對陽之義者典天叙也自我惇之禮天秩也自我庸之有德天命有罪天討也自我章且用之凡以口代大言身代大事手代天工者蓋必盡理陽之職而不敢少肆於對越之時矣臣位必北面者何義君位在此也對君之義者食者君體也任者君位也治者君民也食焉思報職焉思盡其官民焉思導其所凡精白一心以承休德者蓋必盡為臣之責而不敢少負其委任之意矣正位而思思之而行則君能憲天而以天心為心臣能忠君而以君心為心君臣上下一於敬恭而天下大治矣先王正位之義豈非脩政之一助哉

大夫之臣至為君之答已也凡二節

此言大夫尊君之禮委曲以敬也
鄉人楊一節

此釋孔子朝服待楊之義傷說見月令馬氏曰聖人德合神明無俟於索室以去不祥然必從鄉人儺者不遠衆以立異也朱子曰朝服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此二說爲是存室神之義理或然也故論語註朱子亦載之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至縣弧之義也凡二節

此言射之難而士之不可不學也又見射義及曲禮篇

孔子曰三日齋至失之矣凡二節

此譏失禮之事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至爰始也凡六節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此言祭社之義本分爲四節

首一節言社所祭之神及位鄉用日之義先王制爲祭社之禮所祭者何神也社祭土神而所主者陰氣也蓋地秉陰故也祭土神即是主陰氣也此社所祭之神如此以其禮言之社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立北墻下南向祭之者何義社既主陰氣北位陰也設主向北從其陰也君之南向正以對越其陰而冀其來饗也日用甲者何義社是國之重神甲是十干之始故用之也此祭禮之義如此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是也案古人言社必及稷何也詩序載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陳祥道曰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

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此不言者案書呂語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亦此意也又此云日用甲而召誥又用戊說者以爲戊土氣也而月令仲春又曰擇元日命民社未詳孰是

二節言天子之社有存亡之異天子之社謂之大社以其所祭者盡天下之地天下之地祇皆屬焉此諸侯以下侯社州社里社爲大也其社之制不爲屋而受乎霜露風雨者何義夫風雨至則萬物生是天地之氣生之也霜露降則萬物成是天地之氣成之也故不屋而受之所以示天地之氣於是乎通達而生成之功於是乎昭著也其不猶大君在上爲民物之主而皆賴其生成者乎若喪國之社屋之者何義示其不受天陽而生物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一

十一

之功已息也殷之薄社周爲塞其三面而開牖其北者何義示其陰明則物死也則夫大君無德不能爲民物之主至使社稷不祀爲人覆滅之誠亦昭明其矣於乎人君觀於大社則思體天以審其民物觀於喪國之社則思塞其社稷然則屋與不屋之間示存亡之幾當勸懲之道蓋不惟報本始於其幽而且助德政於其明矣天子二社之義何其至哉
三節自社所以神地之道至美報焉止言聖人所以立社之意以其有同天之功而美報之也夫社固祭土而主陰氣矣然所以祭之者何哉正所以神明乎地之道也以地之道言之地之道博厚而載萬物者也天之道高明而垂象於下者也地惟載萬物也物生而財裕凡民之所以利用厚生者一取諸地矣天

惟垂象也象垂而法顯凡民之所以興事制器者一法乎天矣
法本乎天是天不言而有教天下仰之而不敢慢也民孰有不
尊天乎財取諸地是地不動而有養天下賴之而知所感也民
孰有不親地乎夫祭所以報功也地有同天之功如此聖人以
郊禮行而天之功既報矣地可獨遺乎故於是而制為社禮所
以教民以美報之則取財者不至忘其功而親地者有以達其
情矣社祭之意如此故曰社者所以神地之道也此節引天所
以為地之對見地之功極大也不重天上黃鐘曰非天子不祭
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四節自家主中靈至及始也止歷舉祭社之禮而申其為美報
之意凡祭皆有分限上下不同惟社則達乎上下故家主中靈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卿大夫得祭之矣推而上之而國主社則天子諸侯亦莫不祭
焉是固以為載物生財之本而美報之矣又推而下之則庶人
亦莫不祭焉故里人則有里社之祭也於其祭時而行祭事也
則每家一人盡一里之家無不出而供給其祭事者可以見行
祭之盛也於其未祭而犧牲也則盡國中之人無番家者可以
見其田獵之盛也於其將祭而備樂盛也則立乘之人合而供
之可以見其祭盛之盛也里社之祭如此由是觀之土者物生
之本始也里人之所以報而酬之以禮者何如其至也所以反
而追之以心者何如其齊也是何也蓋財非土不生人非財不
養無一人而不在養育之中則無一人而不有報反之情此教
民美報之禮所以達乎上下而無不得行之也

案祭地與天不同蓋天地之間仰而視之天一而已故天猶父
也惟天子得祭之若地則隨所在而不同故地猶母也而人無
不得祭之然亦有不同在天子則祭極天下之地故或稱祭地
或稱地示在諸侯則一國之地而已在州社則一州之地而已
在里社則一里之地而已故只稱祭社而不可以地言此上下
之別也又禮亦有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希冕其牲用騂其祭
血祭其尊太饗其樂應鐘其舞岐舞其鼓靈鼓諸侯則少牢以
下以漸降殺有差唯為社事下三節即周禮州長若以歲時祭
祀州社之禮也

季春出火一節

此言中春教振旅之禮而有其効也案周禮大司馬則此季春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宜從疏說記者之誤也自然後簡其軍賦至習變也是講武有
法自而流示之禽至不禽其得是獲牲以禮惟其講武有法也
故以戰則克明有以安乎人矣惟其獲牲以禮也故祭則受福
幽有以得於神矣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凡以神人所係事無
有大於此者先王一舉而兩得焉其禮之善為何如哉周禮曰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法此簡車賦歷卒伍也王執路
鼓諸侯執黃鼓此君親誓社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
其軍徒以叙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此左右之也中軍以
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錫
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坐此坐之起
之也遂以蒐田有司表焉舊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又

卿師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此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也左右坐起四字以大闡之文釋之恐春亦當然也

案此節因上文社而言以君親誓衆於社也又周禮獻禽以祭社故言之於此又周禮小宗伯若人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凡田獵軍旅必於社何也先王以社所以為民而民心之所聚也故古人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謂如皆從則孰守社稷之類凡以人心所係莫重於此故言之也又古人兵賦起於邑甸立乘而社則其所萃聚之所此田獵兵旅所以必於社之意故師出必宜於社而書曰犯命戮于社凡以此也則夫有國者安得而不謹於兵戎以安人心而衛社稷哉凡此皆先王制禮之深意不可忽略

天子適四方至大報本又始也凡十二節

此言郊以報天之禮今分為八節

一節言天子巡狩告天之事周制天子十有二年一巡狩適四方諸侯之國至于方嶽有觀諸侯觀風考正朔一王制明賞罰之事然初到皆未之行也而特先燔柴以告至于天見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行人君之出行何敢戲豫馳驅執一惟奉天之理而布德脩政於天下而已矣然則與乎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以導其後者不大有問哉此天子巡狩在外告天之義如此

二節自郊之祭也至主曰也此言郊祭之意以陽生始物之時

而極報本之心也先王於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者何義曰為陽夜為陰故陽生則日長而夜短陰生則夜長而日短冬至在夏至十一月建子之月也陽生於子而冬至之日正一陽始生之時也日將復長矣陽之端於此而方動矣萬物之生於是而復始矣天地生物之心窮上及下皆是乎無盡也故易之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也而復即次之為十一月之卦故聖人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生物之心於一陽之動見之也不然則生物之心幾於滅息矣物何從而始哉於乎至矣天地之為心也盛矣天地之為德也故冬至之日先王以日將漸長陽將漸盛物將漸生也故祭以迎之而致其至也喜陽之至也喜物之生也故精意精志明裡明享所以大報乎天也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一

十一

而以天之德至尊而不可以一事名天之道至大而不可以一物見故假諸日以為之主也蓋其陽動之幾而為物生之始者唯於日之漸長而可見焉耳然則雖謂之迎長日之至也其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於圜丘之意如此由是言之郊蓋子月也所謂長日蓋以冬至之日比至前之日漸長一刻也鄭玄拘於建卯晝夜分而日始長乃引易緯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而云迎長日者則以建卯晝夜分而日始長也豈不謬哉此子月寅月之辨朱子謂子月冬至郊者是鄭玄謂寅月者非

三節自圜丘郊之實誠也言郊祭之禮各有義也夫既非而又曰掃地何也此者為圜丘之方域也掃地者掃其域中之地

也周禮大司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是也孔疏曰燔柴於壇正祭於地此說是也蓋為之圜丘之兆兆中有壇壇下有空地故燔柴則在壇上行祭禮及奏樂則在壇下是圜丘泰壇郊兆掃地同是一郊也其理明矣鄭玄乃云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爾雅曰圜丘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此郊與圜丘為二事之辨蓋鄭玄及爾雅說皆非也孔疏是以郊禮言之兆者圜丘之方域也立之於南郊者何義如以大報天之以陽而生物也而南正陽之位也就陽位而報之也既為兆矣乃掃兆中之地而行祭禮無筓豆設者何義於其實也陶瓦器也盛玄酒之尊則以陶匏瓠也酌玄酒以獻則以匏無別雕鏤金玉之飾者何義天地之性質而已矣加之以人為之巧則與之不相似故陶之為器合土以為範脩火以為堅者質也匏之為器資氣於天成形於地者亦質也故以象天地之性而用之也既曰圜丘曰泰壇而又謂之郊也何義兆之在郊因名為牲用騂者何義周禮亦故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也用牷者何義未有牝之情實誠也此郊祭之禮各有義如此但牲用騂而周禮大宗伯以於禘禮天而末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也似與此用騂不同未詳何謂或者周禮之言為以青圭禮東方以下而言顧於此異與四節郊之用辛也至日以至止案此節陳註甚謬夫月有盈虛大小之不同日有甲乙先後之參差彼今年之冬至固辛日矣

若明年後年則或在甲乙或在壬癸皆不可知也而以爲後各至後辛日有是理乎其誤也甚矣而王肅用重師舒劄之說言曰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所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近是謂周以建子之月郊天而日長至也故於冬至之月而用其辛日以祭也雖近是然據周禮冬至至於圜丘之地上奏之之文則是用冬至之日也此說亦牽強故鄭玄又謂王肅之說為非而以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此說是以三王之郊在寅月圜丘與郊為二事其失無幾但魯禮一節頗為有據然則當孰從哉案吳文正公曰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知此也愚謂此說為是今當參以康成魯禮之說而解之曰此節記郊禮用日之具案春秋書魯郊凡九而戊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五年書正月牛傷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書正月牛傷四月辛亥郊以此推之則是魯郊皆用辛也故穀梁傳曰知是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也魯郊我以十二月下辛上正月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上三月辛如不從則不知矣故此節曰魯之郊用辛日乃禮之變也若周之始制郊祀之禮則在冬至日長至之日也重物生之始也豈魯禮之所同哉然則孔子作春秋禮遇郊而書其日其意亦在此矣此不易之說也曰崔氏皇氏因王肅之說以魯及至知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

祈穀則玄則曰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如穀
梁云云二說孰是曰振春秋所書魯無冬郊入之文玄說為
是又案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註謂元日上年也則
自冬至外祭天皆用辛日取齊戒自新之義理或然也此周禮
魯禮之辨

或曰祭天與祈穀為二郊何如曰按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
郊見五時後帝三歲一郊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
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
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
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郊之理然則祭天與祈穀為二是也况
經傳有明文乎此祭天祈穀為二郊之辨

禮記

卷之十一

九

五節自卜郊至戒百姓也止言卜郊命眾之禮卜郊牛受命於
祖廟作龜於櫛宮者何義祖遠而尊舉事必請命焉尊之也
近而親古凶惟所示焉親之也卜之日有司於執事者皆嚴
所宜戒命令其所當行王立於澤宮以親聽之者何義舉大事
不可不謹聽其所命令而審處其所當行如受教之義也聽其
所誓戒而內省其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有司獻王以所命令
百官者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姓者異姓之臣疎故命之於外
也於大廟之內戒百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於內也禮各有
義如此於乎卜郊而尊親乎祖考則犧牲無不成誓命而王親
聽受則主祭者極肅敬之心命戒而盡乎親疎則助祭者存
恭之念以是行祭何禮文之不盡而天神之不降哉

六節祭之日至聽上言王者將祭之敬而有以化乎人也
之日天子夙興服皮弁以待白祭事者周禮小宗伯祭之日逆
案省鑠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是祭報也亦未及交神耳必服皮
弁之禮服以待而致其敬然後乃易祭服而行祭事者何義
王之上有天猶民之上有王也故王之嚴敬以尊天下民之嚴
敬以尊王也惟其如此故民化之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恐干王之吉祭祀場及道以致道之新潔鄉為田燭以照路而
光明凡此皆所以盡其敬上之心然初不以上之命令使然而
然則夫身教者從豈不信哉於乎上教以敬而下從之敬是謂
上下於敬恭以此事天饗靈何有哉

七節自祭之日至天道也止言聖人法天而成郊禮者所以因

禮記

卷之十一

十

郊而明天道也祭之日王被袞以祭者何義袞冕十二章有日
月星辰之章所以象天之日月星辰也戴冕藻干有二旒者何
義則十二月者天之數也乘大路而無雕飾者何義重且質素
如天也旂十有二旒交龍為旂日月為常旂常皆建之者何
義象天之龍與日月也夫日月星辰也十二月數也質也龍也
皆天所垂之象也而聖人則之于袞于冕于車于旂如此由
此觀之郊祭以報天而其禮即主於明天道也蓋天道遠於
無形而至教實於有象惟聖人與天通故袞冕以則則
明於袞冕也車旂以則則明於車旂也即其燦然而自然
妙可得而知也法其一事而全體之蘊可得而求也知以明天
道如此此天下之所以尊天而取法者也蓋天體重而無不

聖人則體天而無不敬是故天叙有典則自我惇也天秩有禮則自我庸也天命有德討有罪則自我章且用之也以至存養於隱微之中則天監在茲也省察於發見之時則上帝臨汝也蓋無一念之不在乎天故無事之不奉乎天而況郊祭之禮敢不法天乎此民心悅而天意得也

案周禮巾車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升就建太常十有三流以祀而此云乘素車何也方氏曰周禮言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素祭之玉路以祀之以志則非敬也由此言之則乘素車是也而所謂以祀者或是他祀而不指祀天與

八節帝牛不吉至人鬼也止言郊祭用牲之禮明天人之別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先王將郊祭必於三月之先使充人養二牛以為牲及至期而卜之吉且無傷也則可以為牲而祭帝與后稷矣若或帝牛而卜之不吉或有傷則易稷牛以為之而別選稷牛由是言之是帝牛必在滌三月而稷牛惟得其月亦可也此何義蓋帝天神也天遠而尊故其牛必在滌三月始足以將其敬稷人鬼也人近而親故牛雖取具亦足以致其誠此天人之別也禮於春秋每書饗鼠食知牛角及知牛之口傷牛傷敗下牛之類則聖人之所致重於一牛之間者如此而其事天之心可識矣宣三年公羊傳曰養牲養下帝牲不吉則反稷牲而為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辰年穀梁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

九節萬物本乎天至反始也止言先王推祖配天之義而嘆其禮之至大也周人郊必以稷配者何義萬物本乎天本乎祖其功同也功同故其報之亦一也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郊之祭也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矣是大報本反始也於乎郊之祭也其義深遠矣

案春秋哀元年公羊曰王者則易為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配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義不如此篇大報意為精罔謂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園丘者吳天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而此亦言稷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對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即天也天即帝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至不與功凡十一節

此言蜡祭見先王報本息虞之深意也今分為五節

一節天子大蜡八至事也止言蜡之名義與其所祭之八神也天子有大蜡八神之禮蜡以大言對諸侯大夫之蜡而為大也伊若氏始為蜡蜡之為言索之義也何以為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神實相之而報功之典聖王崇萬物有功於農而為民所天者乎是以聖王必求索其神而祭饗以報之也此蜡之名義如此以八神言之而事始於神司於后稷而有種之神先農之神郵表之神霜虎之神

水庸之神皆有功於農事者也故主先嗇也祭百種也饗農
及郵表嘏也禽獸猶虎之屬也坊也水庸也是為八神也夫祭
報其功仁矣而下及禽獸仁之至也有功必報義矣而下及禽
獸義之盡也然先嗇司嗇百種農郵表嘏其有功也人知之矣
禽獸坊庸亦何以為功也古之君子於凡民物使之供其事而
有功則必報之以其德而不忘凡以敦仁義也是故蜡之迎貓
之神而祭之者為其能食田鼠而為農除害也迎虎之神而祭
之者為其能食田豕而為農除害也皆有功者也故迎神而祭
之也祭坊與水庸者以隄防能畜水障水水庸能受水洩水惟
能畜與受則因不之水而早有其備能障與洩則時雖淫雨而
潦有其備人事之備至而天災之流行亦不能為害矣此坊庸

盡者哉

之所以有功而祭報之所宜及也先王之蜡祭豈非仁義之至

案八蜡之神經明備矣陳氏不察經文而謬信鄭註去百種加

昆蟲不知昆蟲害稼之尤者先王懷之況詞之中驅之不暇况

得而祭之乎况陳註云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然則去百種

者豈非自牴牾乎故今列載先儒之說于左則陳鄭之失不辯

而自明矣或曰伊耆氏十二月之說何如曰此年代久遠亦不

可考姑載先儒之說于左學者詳之

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四貓虎五坊六水庸

七昆蟲八此鄭氏之失

方氏曰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嘏也貓也虎也坊也

庸也此方氏之說亦去百種分貓虎為二以足之

張子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嘏四貓虎五坊六

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唐說以此為八昆蟲是為害

者不當祭今以張子之言為正然其言亦如

陳祥道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支始也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

而有司皮弁素服肩帶榛杖其牲體醵其樂六樂而奏六變

吹豳頌擊土鼓舞九舞舞其所致者山林川澤以至土祗天

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

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

始有事於田故也然則蜡之八神也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

也郵表嘏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堂正屬民

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中仲尼與於蜡賓事

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此說為正蓋此

子之說又為有序故也若張子說則不

鄭玄曰伊耆氏占天子號也或云即帝堯

方氏曰周禮伊耆氏以供杖咸蓋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為

蜡以息老物故供杖咸者以是名官乎

孔疏曰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賦下

云主先嗇豈自祭其身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摠號其子孫

為天子者始為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陳氏曰伊

耆氏以有功於耆老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

儒謂其始為蜡以為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槩

造甲子者謂造書者哉果實者之號則人固應尊焉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靈祿氏而名下士之官也禮記集說

鄭玄曰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丑之月

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

為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其得為息民之祭乎此按

周氏按禮記集說亦謂是若周氏之說

孔疏曰萬物合聚而饗其神者以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

使為之故祭以報之焉此說

方氏曰十二月物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聚而索饗焉此按

是二句陳註以合為開義之月是合字句絕聚萬物為萬物物報復命入自為句此何等文理故特載二說以破其牽強之失

禮記集說

卷之十一

五

二節曰土反其宅一節蜡祝辭也於乎於今歲合聚之時而又

俸來歲蠶收之慶先王所重民食之心真無一息之可已矣此

天心之所以格而災害不生民生之所以安而豐亨不窮也哉

三節皮弁素服章服也止言蜡祭行禮具服之義也蜡祭以

其正祭之服言之皮弁素服而祭者何義以萬物既成而將終

矣故素服以送之而又用葛帶括髮禮之親焉以是觀之蜡

之祭也報功之典通及於物而無遺仁之至也行禮之節一循

乎物而不失義之盡也此正祭之服如此以既蜡而臘祭之服

言之臘先王祀則用黃衣黃冠而祭者何義既蜡矣於此將

勞農以休息之故冠衣黃也蓋野祭黃冠以黃冠而祭

野之服也然則服黃衣黃冠而祭者亦為息民夫之義乎

是觀之物所以養人也於其終也則送之而極其仁義之心豈

所以生物也於其成也則息之而極其恩勞之音然則蜡之於

先臘之於後而冠服之各異者豈徒然哉凡以盡其心於民物

而已矣黃冠章服者方氏曰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故黃冠為

草野之服此說亦通蓋黃者中央土之色也而土者田夫之所

事也

四節大羅氏三節此記蜡時之事見王者重農之意自內及外

而無所不至也周禮羅氏掌羅為鳥是天子掌鳥獸之官也蜡

則作羅網羅網之細密者於蜡後而作此亦鳩化為鷹然後設

罝羅昆虫蟄於後大田之意然則諸侯之貢鳥獸蜡後正其時

也羅氏正其所屬也故其使者皆草莽而至者何義尊此野服

禮記集說

卷之十一

五

以見其驅馳從禽以助王而忠義亦可想矣及使者歸則羅氏

致鹿與父而詔之使歸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夫五

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鮮或不亡此古今之

大戒也故羅氏致鹿以戒其好田致女以戒其好女如此是非

專為諸侯也其意正以農民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為之上

者固不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下俗以勞民也又戒之曰天子

樹瓜章不飲藏之種也蓋以瓜章時鮮之物不可遠致天子乃

樹植之所以貴時漸供養廟非貪其利而種之焉言此正以見

天子之不廣樹植不務收歛以奪民之利而諸侯之所宜法如

此亦非專為諸侯也其意正以農民終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

而為之上者不可以好貨無厭貪利無已以損民也於乎使

諸侯皆戒其淫德則有以節民力而不盡使諸侯皆戒其貪德則有以厚民生而不困此王者命羅氏致戒之片辭實寓重農之深意然則仁恩之遍乎內外不由蜡祭而可以觀乎

五節言侯國之蜡非重農之意也先王於諸侯之國為之八蜡之祭而因以記其豐凶之異以記其凶者言之彼其方也五氣不時若是不順也九穀不登登是不成也則八蜡之伸不得與諸方通祭此何義所以謹於民財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是記其凶而與民同其憂也以記其豐者言之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何義所以移民也移民之義有一一是以歲豐而民財可寬舒用之如王制禮之厚與年而上者寬之義也一足飲食醉飽縱其酣暢為樂如夫子所謂一日之澤者縱之之義也此

禮記田錄

卷之十一

廿七

記其豐而與民同其樂也既蜡而物收斂積聚矣民皆思休息矣故君子不興事功以勞之所以遂其休息之願也於乎行蜡以記其豐凶則同其憂樂既蜡而思其勤動則遂其休息則是天下之君無往而非以民之心而為心者矣四方之廣萬民之眾又焉有一人之得不其所者哉先王制蜡祭於侯國其效大矣於乎自井田之制廢一夫無有出之受而所謂農民者之所耕種富人之田及其冬夜則蠶其所有曾不足以償其一歲之所借貸衣食之息而為之牧者又催督其身家庸調之征而加以不急經營差級之苦則是經年勞苦而曾不得一日飽煖休息也於乎其亦不幸而為後世之農也是以至此極又何有一推蜡祭之意而同其憂樂休息之心焉者哉吁此後世之農

民又人君之所宜深念而不忘者也有為民之責者思之

按此章雖分為五節然太率是二意自皮弁素服節以上是言神有以相其功於幽則祭以報其功自黃衣黃冠節以下是言民有以致其力於明則勞以節其力先王事神之誠治民之道無可見矣此蜡祭之所以為善也

恒豆之豆一節

此言諸侯之豆降於天子也豆之所置者有二一是酢柔則謂之菹食之素者也一是肉醬則謂之醢味之葷者也周禮醢人所陳一菹一醢蓋養人者必魚是以為美也然於其中有上下之別焉以諸侯禮言之每日常進之豆祭禮饋食之豆所謂恒豆也其菹則用水草之和氣若昌本若茹菹是也其醢則

禮記田錄

卷之十一

廿八

用陸地所生菹若醢醢若鹿醢是也若天子之菹則有韭菹菁菹不以水草為拘天子之醢則有魚醢醢不以陸產為拘矣豈諸侯之所得而同哉此上下之別見於恒豆者然也祭未醢刀之豆所謂加豆也其菹則用陸產之物若筍菹是也其醢則用水產之物若魚醢是也若天子之菹則有芹菹深蒲不以陸產為拘天子之醢則有兔醢醢不以水物為拘矣豈諸侯之所得僭於此上下之別見於加豆者然也

案此據此章及註疏之說則然其然禮器上公十有六則有朝事饋食而無加豆也諸侯十有三則朝踐去茅道麋饋饋食去豚拍魚醢也與此又不同恐當以禮器為是若如此章所云則公侯於朝事饋食不得用者多矣故此章宜為疑經

薄豆之進至而後斷也凡四節

此爻覆以申明祭禮用物貴實之義爻見前篇故不悉黃目者酌鬱氣之上尊也名之曰黃目何於黃者中之色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鬱氣之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精誠積於中而禮文之明於外之意以行禮義以命名先王制禮之善也顧名思義明義審禮君子行禮之善也黃目之名義大矣哉

案周禮司尊彝之次虎黃目為上尊孔疏云謂祭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是也蓋周禮所陳以春夏秋冬所用之次言之也故黃目在下以冬所用也此章所陳以祭時陳列之次言之也故黃目

禮記

卷之十一

四

在上以其義之大也九行祭皆設此章雜陳祭儀不可分郊廟疏布之尚所謂疏布幕也

禮之所尊一節

此言禮之所尊者存乎義蓋舉四十九篇之尊而約言之不特以見冠義感義之重而已也先王之制禮也有義有數數者文也由義而生者也義者理也以數而行者也故無義則數不可以徒立無數則義不能以自行二者固禮之所以成禮而缺一不可者也然於其間則差有輕重之分故禮之所尊者豈徒以其文為之為貴而尊之也哉亦以其器數之間莫不有義存焉爾如一俎豆之於廟也非徒尊其俎豆而已凡以其於廟之間一皆本於天理之自然天命之性由此而盡也故從而尊之云

禮記

卷之十一

四

耳如一玉帛之厚薄也非徒尊其至帛而已凡以其厚薄中一皆出於人心之固有率性之道由此而行也故從而尊之云耳若不明於其義而但陳其多寡厚薄之數焉則祝史之事而已豈大人君子之所以為禮者哉故其數可陳也凡以其形顯於外而人皆可得而見也其義難知也凡以其精微在中而非學則不能知也然則禮之所尊惟其義也蓋可見矣人惟不明其義斯已矣不知其義也於凡本於天理出於人情而寓於器數之中者莫不有以究其精微之極蓋極深研幾非徒聞見之知而已也而又持敬以守其義焉於凡存於至靜慎於獨知而形於器數之間者莫不有以體其精微之蘊蓋謹始慮終非徒脩飾之為而已也抑見知之既盡則無一義之不明守之又固則無一義之不體靜焉而與禮義遊存諸中也渾乎天德之純動焉而與禮義俱出諸外也粹乎王道之大全之所以位者此也萬物之所以育者此也雖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不外是也而況於凡事乎此明義之効也於此益見禮之所尊蓋尊其義也彼不知其義者固無定言矣若知而不守亦無得於義守而不敬亦怠於終矣又何足與議於禮乎吁人可不知其義而敬守之哉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此論最是今世之學禮記者記誦其一二義理以為科舉之業至於器數所在則以為古今異宜一切置而不問如儀禮周禮正數之所

在而義之所寓者略不究心至如禮記喪禮科舉不以命題師生不以講習尤為背戾而止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得其義則足矣於乎義豈數外物乎數者義之所寓如將不陳其數也則義豈懸空虛無之物哉此學者之大病夫惟由數以知其義明義而敬守之心身斯可以學禮矣此固朱子之意

有虞氏之祭也至周人先求諸陰

此言三代宗廟之祭所尚異而敬同也有虞氏之祭以鬼神之饗在誠不在物故尚用氣觀其祭先以血詔神於室次則薦腥於堂又次則薦爛焉是其所交於神明者一未熟之物也而純於氣者又且薦之在前也非尚氣矣乎殷之祭也以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尚聲樂觀其牲之未殺也先宣播其樂聲至於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一

世一

三閔然後出廟門而迎牲是先以樂聲之呼號于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求其神耳非尚聲乎周人之祭也則又以臭之所達無間上下故尚用臭觀其求諸陰也灌地以血祭矣又擗鬱汁以合鬯焉是以臭求諸陰也故其臭下達於淵泉矣惟必用瓚以酌也而瓚則用圭璋焉是以至之氣盛也既灌然後迎牲焉是則致其臭氣以求於陰者如此觀其以求諸陰為未足又求諸陽也以香蒿之草糝于黍稷合脂膏而燒之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故其臭上達於牆屋矣然此謂合黍稷在何時也蓋薦孰奠爵之時未入戶而先為脂膏黍稷之燒也是則又以臭氣而求諸陽者如此非尚臭矣乎三代之禮各有所尚如此安得而不慎哉故虞則慎其氣也而血腥爛之薦序不敢亂

殷則慎其祭也而作樂迎牲之禮不敢越矣周則慎其臭也而淵泉牆屋之達以漸而致矣代有其禮則代有所慎交神之義斯其至乎然尚氣者直薦之於神所謂祭也聲臭非所以薦獻者也而以為求之陰陽者何哉人之生也氣以陽受而陽則輕清上浮者也故人死則魂氣歸于天人之生也形以陰成而陰則重濁而下凝者也故人死則形魄歸于地故祭也者非虛文也凡以求魂於陽求魄於陰而致其報之之義也是故殷人尚聲正以上親于天求其魂於陽而報之也宋殺牲而先作樂非先求諸陽之義乎周人尚臭正以下達于地求其魄於陰而報之也先行灌而後迎牲非先求諸陰之義乎

案陰陽指上天下地言陳註凡聲陽也一句是餘話不用不可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一

世一

又云凡臭陰也對他經云周人先求諸陰陳註又曰周人先求諸陽何相背矣如此况灌香炳蕭一先一後昭然乎此皆失厥學者詳之

詔祝于室至篇末

此錯陳公禮而釋其義也

案天子諸侯祭禮今儀禮祭禮篇為曰少年饌食禮曰有司徹則諸侯之卿大夫禮也曰特牲饋食禮則諸侯之士禮也今此章所陳夕天子諸侯之禮蓋亡逸之餘歟不可考矣鄭氏所注蓋以三篇推之亦無定據也故孔疏曰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禮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之故其事委曲以是言觀之則孔疏雖鄭亦不以為盡然矣今

註皆用孔疏然其煩亂似亦簡約猶為易通故姑從之若推尋更有難通之處則所謂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此孔門家法也必求其說以實之則鑿矣故今於此章凡有疑者則引以釋之其無疑者則只從註疏也

詔祝於室至求諸遠者與此釋祭於堂室及祈之義夫天子諸侯之祭於室於堂於庭於祈如是其煩者何哉蓋其心以為不知神之所在或在彼室或在此堂皆不可知也此所以堂室之間無不致祭以求其神也猶以為未足或不在廟之堂室而遠於人乎亦不可知也此所以又為廟門內外之祈祭庶幾求之於遠而或得之也此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此祈祭二禮疏據詩楚茨云祝祭于祈註及祈之於東方云然朱子註詩經禮記目錄卷之十一世主

亦從之是也

陽禮少年饋食禮主人羞所升自阼階置于膚比也蓋進也所獻人敬尸之加親也賈疏曰知特牲訓所為○食舉舉平也三飯以敬此主親進之卿以為敬尸而特牲訓所為○食舉舉平也三飯以祭上佐食舉尸之幹文作爲尸之文據祭之佐食受加于所加于所特牲禮大同小異

義曰朋之為言敬也

解曰此釋所祖之義以祭禮言之尸未入之前既有神祖使尊賓客設之以事其先矣及尸入而正祭之時又有所祖而主人

親設之者何義蓋主人加敬於尸之祖故親設也

陽禮少年饋食禮祝受尸命嘏尸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賈疏曰特牲云嘏長也大也故鄭云主人以大福替引之也

義曰嘏長也大也

解曰此釋嘏主人之義案富也者福也亦嘏辭此何以不言富鄭云人君嘏辭有富此說見也由此嘏辭觀之則曰無疆于女孝孫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皆長久之義曰承致多福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皆廣大之義所謂嘏以慈告者如此然則古人孫子安得而不脩德以承長大之休而上體祖考之意於無窮哉此卿大夫嘏辭之義如此人君嘏辭今亡然考之禮記目錄卷之十一世四

詩經亦多有之小雅天保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楚茨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慈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大雅既醉曰公尸嘉告其告維何迺正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求錫爾類其類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朱註皆以為嘏辭則是君之嘏辭也雖福慶之辭止少不為多然大率亦不外長久廣大之意蓋天下之福亦不過此也

毛血至報陽也此釋用牲以祭之義牲之所有先王各舉以祭皆有其義如此是故血也毛也肺也肝也心也脾膾也牲首也

之明盛明燭其明水失其明也鑒方諸也二者皆鏡燭而其體
以明取火於日以方諸取水於月蓋說得陰陽至精之氣以將
此誠致其潔也明燄以明水為盛盛也明燄用明火照經陳也明
水以明水為玄酒也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
曰泛齊
曰醴齊
曰盎齊
曰醢齊
曰醯齊

齊曰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

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尊五齊以祭致其義而已故

至也醴者萍汁相將而一噴也二者最濁蓋者塗治然葱白色也
綫者成而紅赤色也洗者成而萍洗也三者差清三酒以飲始材

以作之波曰辨其物
事酒等註見後陳註

周禮司尊辨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犬酌鬱齊醑齊牛酌醑齊縮齊羊酌縮齊盎齊豕酌盎齊沕齊鹿酌沕齊流齊兔酌流齊凡

禮記月錄
卷十一
五

酒脩西按鄭此釀按則釀齊摩莎之釀酒莎茅之蘆出其香汁也和即如特牲所謂汁拒說于酒釀酒

節人云醴齊濁和以明酌而沸之以茅明也鄭又云盞齊差清以

清酒之而已其等三齊按鄭此說則盜齊盜的即却特牲所謂菹酒

干清也。真又云其餘三齊所飲餅沈從宏愚世藥則非此。

義曰明水者祭貴新也凡祭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

詩曰水洊洊也月汭汭也

然者此水也

解曰此釋明水浸種之義蓋有明水以之而謂之爲水之外亦有水

齊陳之在上下之等用是二物以祭者何義此明水滋齊

新足以彰其精明之德而極其感格之公也此用明水

齊義也然齊何爲而新哉蓋曰主人之新之可朝其名曰

以酒正之。以醕則以司尊彝。酌以清酒。法禁其醕而五齊

酌釐清也非以主人之新之由乎明水何然而新哉

主人之繫著耳取諸月則以方諸之鑒掌以人則以司烜氏

之官所以繫著之法極其詳而明水之陳極其繁並非以主人

之繫著之由乎是則必新之而後新此說齊之所以可貴必繫

蒼而後新此明水之所以可貴乎彼其一物且新之絜蒼之

如此而况於其身乎此先王之所以自新以交神也其義大矣

義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浚于清汁獻浚于醖酒循明清與

醖酒于舊澤之酒也

此因凡說新之也一句因述周禮司尊彝酌說之法而明之也

先王爲酒也最上鬱老次則五齊又次則三酒其尊卑固以

已別矣所以互相成就而異其和焉齊獨用矛盾之必

巴房多所之在村沙源山其土氣王官所九月之耕以法不

先和以市酒之月酌焉賤酒惡露也以其善清故欲冰之則先

先和以雪酒之曰醕其醕亦盛者也以其含酒故名之易

和以清酒燕以膚和滄又鸞金之汙也其谷泐之與矢和以鹽

齊無夫泄之作豈不同矣至其冰之入相煮禾如此孝何

酒之法當勤即如吟明清醞酒法寸律
 之酒之法也

則五齊畢也則洌之用三酒狎卒釀也其洌之用五齊乃五

冰濯之而不怠尊卑之辨如此此交利之物無一而非利之用

脩也又曰醴齊用之朝踐菴齊川之醴食汁齊用之祔廟

按僖四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管仲對楚使曰爾貢包茅不入

王蔡不供無以縮酒寡人非勸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不其給夫召陵之盟桓公莫大績先儒以為召陵工者之事

而其辭罪辭不過如此楚人即是激之而後克克用者

縮酒皆出侯邦貴物其重如此記者所以詳之又揚大過初爻
藉用白茅無咎孔子繫辭云太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亦以
茅爲至潔者故言茅以縮酒爲用之重此亦可見

君再拜至也此言君行禮爲敬之至而中之也祭禮君再拜
稽首肉袒親割此爲敬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又曰敬之至也
何哉蓋以其心之服順焉耳彼拜下則兩手在地鞠躬俯伏此
其心之服順也見矣然不惟拜而已又其稽首而首至地焉則
豈惟服哉其心之服順之甚也見矣然又不惟稽首而已又袒
衣而肉露乃親割牲體焉則豈惟心之甚服哉且由內至外無
一之不服是服順之盡也見矣是則服者敬也服而至甚至盡
焉敬之至爲何如哉吁彼內無服順之誠而欲僞爲於外者何哉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世也

祭稱孝孫孝子至國家之言上下祭禮祀辭一異其義如此愚
按陳註用疏義以爲有理但據儀禮少牢禮諸侯之卿大夫禮
也亦祝曰孝孫某則疏義非也按曲禮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
子其侯其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則是諸侯亦未嘗不稱孝子孝
孫何得以稱孝子孝孫止於士且其外事曰曾孫某則所謂稱
曾孫其謂國家者正指外事而言之何得以爲諸侯大夫廟祭
之祝辭也疏義之非斷以曲禮明矣又按周書武成曰告于皇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則外祭諸侯
稱曾孫謂國家也明矣若天子則稱嗣王或謂何以言周王曰
此正武王爲諸侯往征商之祭周王二字蔡曰史臣追增之也
故陸氏曰按少牢饋食曰孝孫其外事稱曾孫其故曰謂國家

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觀
陸此言亦以疏義爲非矣今當依曲禮文正之諸侯內祭稱孝
孫孝子者何義以祭之義主於孝也外事稱曾孫其者何義
以諸侯之所以有其國家而得事神者由始封之君來也以

見其有國家之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故得以祭也如此然後
於理爲正於諸經不背陳氏蓋未之深考也祭祀之相至而已
矣言祭之行禮備物無非主人自盡其心之意也以祭禮言之
主人或再拜稽首其禮亦云至矣而相者不告尸以爲讓者何
義蓋主人之行禮非以爲尸之相與讓也所以自致其誠敬之
心嘉善之儀以冀神明之及交而已也故無所與讓之也則夫
相者又何必告尸以爲讓也哉此行禮主於自致如此主人以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世

腥則腥膾祭其物亦云備矣然所以必備如此者何義蓋主人
之備物非真知鬼神之所饗也不過自盡其敬心於內而假
物以將之於外以盡報本之思而已也故無所不至也然則物
安得而不備也哉此備物主於自盡如此吁一則曰自致二則
曰自盡可以見祭之真非以爲觀美惟其求之於心則得矣
祭有祈焉一節此言祭有三者之例報其常也祈辟其變例矣
故曰祭祀不祈又曰不求其爲又曰丘之禱父矣故祈以求福
之來辟以攘禍之至惟爲人爲之則可如帝爲民祈年祈穀爲
民弭災兵遠罪疾之類可也如周公爲武王禱亦可也若出於
私而徼求苟免之心則神不饗之矣祈福祥求永貞周禮大
祝辨災眚惡罪疾見周禮小祝皆王者爲民之至情

之玄也一節言齊之服玄之義足以感乎幽也齊之衣冠皆著何義鬼神幽陰也齊之所思主乎幽陰故順之而衣冠皆以致其思也惟其思之至也故三日而祭則鬼其所祭者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精誠之感應如此祭豈大乎是故却特牲以是終焉

錄卷之十一終

卷之十一

世九

禮記目錄卷之十二

閩南學士嚴翼乾行著

內則第十二

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故以名篇此篇為人倫之本王化之端今人所以不古者凡以此道之不行焉耳夫內而無則民何則焉歷考古者帝王之為治與夫聖賢之論治何者而不以治內為先周道既微而內治不可復見矣此篇所以不可無記也然周子有言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善則端本而已矣此又讀此篇者所當知不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男女長幼群然而處非吾正身以率之則亦安從而善哉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二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此言王者命大臣以敷德教于天下蓋舉一篇之體要而言之也以見治天下之不可無教而教之必本於君臣也后王為天下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所以總領治教以佐王者也故后王者既脩身齊家以善其則于上矣乃以民之有家猶夫吾也苟家而無則則吾之德教亦泥而不行矣故必命冢宰以降下其德教于眾兆民焉夫不曰教而曰德者言推吾之所得使人則而效之也非無本之教也不徒曰民而曰眾兆民者言德為人所同得無一人之不被也非局於一隅而已也德教即此一篇皆是也以此為教則父母之所以當孝兄弟之所以當安夫婦之所以當別子孫之所以當教民共由之而沛

然德教蓋乎四海矣先王之世家道成而風俗美此其德之
故哉呂氏曰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秦漢以來外風俗而
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然乎此古今盛衰興亂之原有
家國天下之理者思之

子事父母至必嘗之而後退凡十節

此言子婦事父母舅姑早朝所行之禮以孝爲德之本也故爲
內則之首章自子事父母至履著其奉夙興而具冠服也自婦
事舅姑至奉饋饋夙興而具笄服也如此則子婦齊肅可行早
朝之禮矣故曰通交父母舅姑之所焉及所有二禮問安也自下
氣怡聲至敬扶持之是也視膳也自進盥至必嘗之而後退是
也此早朝禮之始終如此陳氏曰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

禮記目錄

卷之十

三

今具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
詳也此說最是然愚謂不但飲食珍羞古今異宜即如冠服佩用
古今亦自懸絕不同今皆不能盡曉於其可通固不可忽若其
不能盡曉之處則姑畧之可也但如下氣怡聲問衣煖寒搔抑
扶持之類則毫髮不可畧也

男女未冠笄者一節

此言男女之少者事父母之禮少者未能與飲食之事故其禮
畧於長者然意亦已至矣

凡內外一節

此言一家之禮言凡內外則不但子婦而已由子婦以及僕妾
皆當如是也孺子則幼小者也不能供事故但優養而已按大

雅抑之詩曰夙興夜寐酒誥庭內維民之章而朱子註曰上章
所謂訂讓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夫以武公國君年數九
十有五猶以是而自儆而朱子又以爲訂讓定命遠猶辰告者
存焉則古人之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敝枕簟酒掃室堂
及庭布席然後各從其事蓋所謂古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也豈
徒然哉於乎此其所以成人有德而小子有造也與

由命士以上一節

此言貴者事親之禮由命士以上貴者也父子皆異宮異尊卑
之際辨則敬同則襲也故異宮所以崇敬也張子曰古者有廟
北宮東宮西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
相疏其實如此乃能父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三

難爲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爲害又異宮乃容子
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此說是也味爽而朝晨省之禮也
於是而慈愛其親以旨甘敬養也視膳也及日出而後退各從
其事不以親故而廢其職也體親之心也日入而夕昏定之
禮也於是又慈愛其親以旨甘敬養也視膳也貴者一日再朝
之禮如此由此言之則命士而下或不異宮或無旨甘各稱其
貧富也亦可見矣夫心雖無窮分則有限人子以德愛其親哉

儀禮喪服子夏傳

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呼合
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

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父母舅姑將坐一節

此言子婦事父母舅姑承坐卧及欽帶簪食枕之禮

父母舅姑之衣食一節

此言子婦敬父母舅姑服川飲食之禮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一節

此言親食子婦餽餘之禮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之勸勉而使飽也餽食其餘也食而盡餽之末有原也父母俱存之禮如此父沒母存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家子侍母而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四

食所以溫之也於時舅沒姑老而婦代政不暇於佐餽也而家子以侍食亦不餽惟群子婦佐餽如父在時焉此父沒之禮如此旨其柔滑子餽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為至在父母舅姑之所至帥時止凡四節

此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常禮而少賤者之事尊長亦如其禮也首一節作三截有命之應敬對一也以口容言進退周旋退周旋字同言凡此等時皆不敢為噤噤以至唾痰十者事三也以一身之容言二節五事製加也搔也袒湯也擻也見襲衣食之裏也皆不敬故不敢凡此皆敬之見於已身者下文八事敬之見於事親者以是行之無有不至者矣少事長賤事

貴其帥時則古人所以養其愛敬之心者何如哉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如習射之類可也苟以勞倦袒裼則不敬愚又曰冒升降出入揖避至不敢唾洩一句讀男不言內至女子由左凡二節

此言男女之別其血氣雖則皆坐是一句或問辟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辟嫌按二程先生母夫人侯氏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東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

子婦孝者敬者至后復之凡三節

此言孝婦之獲愛於其親者必戒其恃而益厲其敬焉子而孝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五

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夫愛敬之心雖人所固有然逆怠之情亦人之所易生况於獲愛之父母則有所恃而尊卑之分忘矣此於其命而或逆或怠有不自覺者則是變節而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故子婦必深以為戒所以全孝敬而盡子婦之道也若飲食之知衣服加之事人待之此皆是父母舅姑慈愛子婦處雖不善愛而待不欲必服而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此皆子婦之勿逆勿怠也蓋委曲以全其孝敬者如此若直行已情則是逆怠而拂尊者之心矣豈子婦之禮當然哉

子婦有勤勞之事二節

此言父母舅姑慈愛之禮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

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存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猶有不忍之心也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猶欲為之護護上章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比章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二者交盡其道而聚慈之心交結而不可解矣

父母有過一節

此言人子諫過之灋始終一孝敬而已此一節為四小節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從已此第一節也如此以諫而父母不從則又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悅而再諫此第二節也若又不說則將不諫乎諱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熟諫而使已取怒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二

六

於父母也蓋復諫者再諫也熟諫則至三至四而猶未已也此第三節也夫再諫父母但不說而已至三至四而父母之怒起不說而撻之至流血又可但已乎則又當不敢疾怨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熟諫也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始而諫此孝敬也繼而不說而撻之而諫亦此孝敬也此第四節也於乎觀於此而古人孝敬之心無時而已矣真西山曰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孝熟諫也此論於鄉黨州閭則亦愛貼雖其告君之辭然亦可見其用心之密析理之精

父母有婢子三節

此言人子愛敬順親之心也婢子庶子庶孫賤而易忽者也然

父母所甚愛則父母沒且沒身敬之不表妻妾之奉切近於身而易溺者也今妾雖吾所甚愛而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苟父母不悅則出雖吾所不宜苟父母以為善事我則行夫婦之禮而沒身不衰凡此皆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且不敢以父母之存沒而二其心順親之至也於乎於所易忽而不忽於所易溺而不溺然則古人之所以孝其親者蓋有其本矣豈勉強於一時者哉愚謂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誤或其妻果賢父母以私意見怒亦當出耶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誤或妻果淫妬多言竊盜而父母以私意見容亦當禮耶蓋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或出或禮自有正當道理古人於父母是理之處固必委曲將順不為私情所溺若或父母於理有愆則起孝起敬熟諫不使得罪卿黨州閭豈有妻賢姑順親之私意而去妻惡或順親之私意而晉邪凡看書至此等處皆須窮究所以註載大戴禮有見父母雖沒至必不果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三

七

此言親沒而人子所以成親之善者如此夫父母雖沒然身後之榮辱惟視其子之善惡何如耳故子將為善則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然而為之將為不善則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以為之如此則有善無惡親有令名而羞辱遠矣豈非孝哉若為善而不思思而不果為為惡而不思思而果為之則辱親矣此記人所以特為孤子之戒蓋父母既没人子無從教訓情欲放蕩日入於惡而善心遂亡每每至於辱親故記人特為之戒然父

母存者亦當如此思念庶幾不失其身而能享其親矣
舅沒則姑老至不敢並坐

此言家婦所以敬姑禮介婦介婦所以敬家婦之禮每事謂祭
祀賓客之每事他小事不請也不妄從石梁作敗字者是家人
內政有姑有家婦有介婦上下相敬禮如此則家齊矣
凡婦不命適私室而后與之凡三節

此言婦之禮統於尊而一無所私也
適子庶子而後敢私祭凡三節

此言敬大宗之禮雖貴富而不忘也古人大宗百世不遷與祖
為正體凡族之適子庶子敬而事之豈惟無位而貧賤者為然
哉雖仕而貴且富者亦不敢以貴富而棄其門以致其尊祖而敬

禮記目錄卷之十一

宗之心也以其禮而言之仕則有車徒之衆也則舍於外而以
寡約入仕而功德顯榮則君有器用衣服袞衮車馬之賜也宗
子之分可厭則厭其上而服用其分非所宜則亦不敢以入
其門凡此皆所謂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者其事之
之敬為何如哉抑古人於宗族極盡禮讓不特於宗子為然也
故族謂之子弟則分之至微者也雖貴富亦不敢以貴富加於
父兄宗族凡皆所以致敬也宗族且然而況於大宗乎不特此
也仕而富可以祭矣祭則必具二牲焉於此二牲之中擇而獻
其一之善者於宗子夫婦皆齊戒往助祭事於宗子之家以致
其敬蓋支子不祭明其宗也故使宗子主祭而已往助之如此
及助祭既竟然後敢以下牲而祭其祖禰大牲則獻其賢而用

其下祭則先往助而後敢私其事之之敬又何如哉於乎此古
人之所以無貴無賤無富無貧族屬相親雖百世而不替先王
制禮之功大矣後世宗法既廢宗族之間不以倫理相序骨肉
相親貴富者有所恃而欺陵貧賤者遂自愧而屈遠尊卑之分
亡而秦越之情疎矣豈獨後世之性惡哉亦上之人無以維持
而聯繫之故也

飯至以與稻米為醢凡三十九節

此記飲食之禮所以尊尊養老參天時順物性其義悉備蓋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先王
詳為之品節如此蓋民生日用之急也豈細故而可畧哉但古
今異宜不能盡考故詳其可據者而闕其所未詳隨文解之

禮記目錄卷之十一

九

飯一節○此記諸侯之飯設於天子以兩也古人尊君之義可
謂每飯不忘矣臣下其有僭王食者乎

膳至鵝鷄四節○此記公食大夫之禮豆數之多寡以明尊卑
也引儀禮于左

儀禮公食大夫禮○觶以東臠醢牛炙炙醢醢以西牛臠醢牛醢
醢醢南羊炙以東羊臠醢炙炙南醢以西豕臠醢炙醢醢○上大
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鷄鴛

飲三節○此記周禮六飲三酒羞邊之物引于左

周禮家宰篇

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醢四曰醢掌其厚薄之齊
醫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醢醢涼醫醢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其

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按此則飲一節衆人掌之酒正辨之但或曰四飲或曰六飲未詳又以此節合六飲先儒之說各異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以其王及后世子之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共賓客之禮酒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爲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女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按此則酒一節蓋酒正辨之酒人爲之所謂三酒也於乎觀於此而知先王之爲酒也以共祭祀以享賓客而後以養身其爲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之有正法而非如儀狄之旨甘且其出之有日成月要歲會而統之天官蓋爲酒戒之密如此此成王周公之深意所以能成文武之德也其亦有鑒於殷紂之變已而爲長夜之飲以敗亡其國家也哉又曰惡旨酒辟言夏焉所以興也肉山脯林酒池蕞蔡之所以亡也人君可以不戒哉

逸人蓋蓬之實稷餌粉醢

按此則蓋一節蓬人掌之飲酒蓋蓬字是三節之總下文乃其物也粉稷即今人豆粉米糲之制也

食三節○此據註疏亦人君燕食之品周禮膳夫凡王之羞用百有二十品此類是也又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恒飯焉則諸侯而下達亦不憚同之故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得而

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須當知之
以敬於祭祀則鬼神饗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養老於充肥其道如是也陳注亦云折於大羹免羹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

凡食齊視春時三節○此記王之食疾醫庵人之所掌引周禮于左

疾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既春時美齊既夏時醬齊既秋時飲齊既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醢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栗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何氏曰和調也春之氣溫食齊既春宜溫取其生也夏之氣熱美齊既夏宜熱取其化也秋之氣涼醬齊既秋宜涼取其成也冬之氣寒飲齊既冬宜寒取其清也春爲木而肝爲馬多酸以養肝也夏爲火而心爲馬多苦以養心也秋爲金而肺爲馬多辛以養肺也冬爲水而腎爲馬多醢以養腎也脾爲土分主四時故皆調以滑甘調以甘以養脾也調以滑以利發也食膳之用各有所宜故稌黍稷粱麥苽之食則薦以牛羊豕犬鴈魚之膳或主於相生或取其相濟蓋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君子之食恒放者依放乎王也君臣之分雖殊而養生之理則一飲食之宜能順五行之理以調陰陽之氣則不惟有以養其體且有以養其德矣楊氏曰先王於食有醫所治未病也凡百君子

所以自養常放于此至於病後用獨則未失故謂之養生

於萬民而君子不與焉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膾膳膏臊秋行鱧膳膏醢冬行鱧膳膏醢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何氏曰行猶用也羔豚物生而肥醢物成而充膳醢之性於夏為燥鱧物之性於冬為定牛之膏香犬之膏臊鵝之膏醢等之膏醢王者之養必順其節煎和之味各有所宜庖人所以有禽獸之法

按此則上三節則疾醫之所掌末節則庖人之所掌也雖王者之食如此然曰君子之食恒放則人皆得依之蓋上下之分殊而養生之理一也但其法則有上而下于以見一人之備養固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分之至尊所宜然又以見欲斯人之並生而情之至仁無不至也先王飲食之備其宜豈惟為一身之計而已哉

牛脩三節○此記人君燕食所加之禮五周禮膳夫凡王之膳羞用百有二十品此類是也獸之屬凡十一物以肺言之牛一

鹿一田豕一麋一鹿一以軒言之麋一鹿一田豕一麋一以毛

言之雉一兔一禽之屬爵一鵠一見蟲之屬蠅一蠅一范一果

之屬十四芝一栴一菱一棋一棗一榛一柿一瓜一桃一

李梅一杏一楂梨一調和之草木之物二薑一桂共三十一

物按此雖言王者燕食如此然下達士庶亦得有之故劉氏曰

自牛脩至此凡三十一物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藏

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儲之

下

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一節○此記燕食尊卑之差膳膳是食之珍而位王

大夫燕居常食不得燕之則視上文天子之食降殺多矣燕

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燕之則視大夫又降矣降

及庶人惟耆老乃不徒食雖燕食必有珍饈所以老老教民致

孝也若年未及耆則無故不食珍矣豈得同有位者之肉食哉

此先王之所以別尊卑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膾三節○此記用物之宜

不食一節○此記不食之物

肉曰脫之一節○此記治釋之名

牛夜鳴一節○此記周禮內饔所掌引于左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內饔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羶羊冷毛而羶羶大亦

股而躁躁鳥醜色而鳴沙豕食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股臂躁

按此六者皆不可食也下節同此先王之慎飲食如此此所以

疾少而身安也又曰夜鳴冷毛羶赤股醜色而鳴沙豕而交

黑脊而股臂此言其形之病病則羶腥醜臂此言其臭之惡有

此病形者臭必惡故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此記諸飲食之制疏亦曰其義未聞闕之可

也

羹食二節○此記飲食之隆殺所以明尊卑也凡人養生飯為

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惟天子則以一人之尊備四海之養

非人所得而備矣若夫諸侯以下至於庶人則一國之所產

皆得而備之故稱其有無隨其所宜無有等差蓋曰食常適
食常品固無事於等差而亦不得人入而約束之者也然惟美
食則然耳至於美膳之味豈得而然哉故大夫無常膳則降而
士及庶人又可知矣大夫必七十而有閣以有常膳賢而老故
厚之也天子之閣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左右皆度有牛羊
豕魚腊之美味所以優尊也公侯伯於房中五降於天子也大
夫於房中三閣降於諸侯也然又必七十而後有則士終不得
有矣故止於姑一先王之於飲食之節尊卑之辨其嚴矣哉此
每謹於微之意也本文止云大夫於閣三則止是房中三閣也
疏謂大夫亦於夾室果何據乎且諸侯不得於夾室而大夫又
有之亦何理乎疏鑿甚矣

禮記

卷之十二

十四

凡養老一節○此雖王制養老之文重出於此要之有深意於
以見人君之備飲食非以自養口體實所以教民孝敬其倦倦
於養老如此先王之世孝弟之風安得而不大行哉

曾子曰一節○此承上文備言養親之事以見孝子養親其生
存也不惟有飲食以養其體而必務樂其心志又推而極之不
惟樂其心志於其生存之日而又體其心志於其死亡之後乃
孝之至也故孝雖不離乎飲食之養而又不專在乎飲食之養
也孝子當知自盡矣孝子之養老也不言養親而言養老者事
親固當孝故至於老則尤當備養之使優將自得以終其餘年
也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謂也於
乎人之知此則愛日之誠不能自己而優養之心當無乎不至

者矣是故以樂其心如先意承志論之於道之類以六逆其意
如酒肉將徹必請所與之類以樂其耳目如怡聲而問柔色以
溫之類皆其微處如皆定養省之類如是則養親之大者盡矣
於此而以其飲食而盡心以養之乃所謂孝也何也蓋內不樂
其心志外不安其身體而徒區區於飲食之間是所謂至於大
馬皆能有養不敏何以別乎者也雖日用三牲之養豈足為孝
哉故必內樂心志外安身體而又以其飲食而盡心以養乃所
謂孝也然此但終父母之身而已非孝之至也至於大孝則終
孝子之身焉何以言之彼父母雖沒矣然父母平日之所愛敬
者猶存吾志而不變是忘吾親也若而不敬是畧吾親也養生
雖善亦不得為孝矣故父母之所愛敬雖父母沒沒身愛敬之

禮記

卷之十二

十五

不殺至於大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蓋念親之至而有所不忍忘
不忍畧故也此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自終其身
孝之至也於乎事親豈徒飲食之養而已哉故晉武或馮純之
讒不思太后之言而陳齊王收唐高宗謂武氏之寵不念太宗
顧托之命而殺長孫無忌其西山以為皆禮經之罪人是以不
孝歸之於乎彼其養以天下愛敬一義不得為孝矣君子可不
念哉此記言之序其深意蓋如此云

凡養老一節○此記帝王養老之禮之異而申言之以見先王
之備飲食非徒自養口體所以養老以明孝敬而又以明其道
德以為人所則效也於乎使天下之人少壯則服行孝敬以事
其長老老則昭示道德以率先少壯倫理明而小民親道德

一而風俗同北王養老之飲食宜細故而可畧哉此記言之意也凡養老之禮五帝主於法其德行三王又加以乞言之禮何以見之蓋五帝之時風氣淳而人情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故曰容儀視起居以法其德行養其氣體而不乞言其有尊尊之德切於身心關於人倫積於平日著於交際可為斯世法程者則記之以為傳史以為斯世法是所謂五帝憲者如此然則五帝之世道德淳厚比屋可封其得於養老之助不既深哉三王之時風氣既開人文漸著雖三王不能不與特推移矣是以因時立政雖亦法其德行也然既養之後又有乞言之禮焉蓋德行之觀感雖深然善言感法於人心其功亦不小也但比之觀感不言之中

禮記月錄

卷之十

六

其氣味稍薄耳然雖乞言也要之其禮微畧初不誠切以求之蓋雖增此乞言一節要之法其德行之意初未嘗或變於五帝之舊也故老者有尊尊之德則亦記之以傳史焉所謂三王又乞言者如此蓋言於憲之中又加乞言一節初非不憲也然則三王之世質文得中濟濟多士彬彬君子其得於養老之助豈其微哉此見先王養老之飲食其教大矣於乎三王之乞言未嘗無憲也而東萊呂氏猶以為三王不及五帝氣味稍薄為歟今世之鄉飲則飲食而已矣惜哉傳史是記尊尊之德方氏以為可記者言而已失經旨矣

淳熬以下十節○此記八珍羞豆之物引周禮于左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珍用八物

臨人掌四豆之實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按此王者飲食精細如此若君子以養老優賓則亦放而為之可也故著之以為內則

禮始於謹夫婦至箱末

此章極言正家之事所以謹於夫婦父子之倫至矣故內則以是而終篇於乎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以為正家之道則家正而天下定矣喪家敗國之禍尚安從生哉隨文解之

禮始於謹夫婦三節○此記夫婦之禮或問曰凡禮為人倫而設人倫莫大於三綱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何以禮始於謹夫婦也曰按易三三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朱子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

禮記月錄

卷之十

七

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豈曰家人女正位乎內指六男正位乎外指九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指六五母指二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由此觀之家人之卦上父初子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弟一家之人莫不在焉而聖人之所重取以成卦者乃獨在乎六二九五之二爻故首以利女貞為義而象釋之亦先於此乃次及於父母乃次又升觀於六爻而及於父子兄弟至其他四爻辭俱泛言治家之道而不指其為誰如初則戒其閑之貴於未變三則戒其剛柔之過四則示以富家之吉上六則示以有孚威如之道凡皆

泛言治家而不指其或為父子或為兄弟也獨於六二爻則明言女之正位乎內柔順中正者如此九五爻則明言男之正位乎外剛健中正以得其內助者如此然則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一家之邪正胥此焉係豈誠非禮之所由始哉故此章首言禮始於謹夫婦而後及於生子之節與夫教子之義以見父子之正皆自其為夫婦基之未有夫婦無別而能正於父子者也故曰禮始於謹夫婦下文為宮室以下正言謹夫婦之事然謹夫婦之事雖多然大畧有二意一是敬內外之坊所以杜其情欲之端下文為宮室至衿纓褰履以下是也一是嚴嫡妾之分所以杜其禍亂之原下文雖婢妾至莫敢當多是也凡此皆周公舊禮多為有天下國家者立法至其後世廢棄不行遂為春秋戰國而此禮卒莫之講矣故以漢高之明不能開一呂后使得寵乎食其溺一戚姬使成人競之禍雖其繼世賢君如文帝者亦使慎夫人得以並后又使袁盎得入而而却其坐也何哉此後世不見齊家治國之化也有以夫妻將生子一節○此記將生子之禮蓋易序卦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者也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懼褻也夫使人日拜問之作而自問之子生大復使人日拜問之愛之而不踈敬之而不狎也妻不敢見使姆衣服對敬也所謂夫婦相敬如賓者也凡皆以養其肅敬之心於交相愛之中使邪僻之端無自而萌也故曰禮止邪於未形也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一 十九

子生一節○此記凡子生之禮自天子至庶人自適子至庶子禮皆如是男子設弧將射以示有事於天地四方女子設帨示其有所佩服以順服事於人而已其男於門左教以理陽道女於門右教以理陰德隨男女而教之豫也如此按詩斯干亦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養之璋止這璋朱芾斯皇家室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觀此則古人之所以待男女者雖有尊卑之別然其所以早教而豫待之者則各極其至焉矣國君世子生一節○此記國君世子生之禮蓋承上文三日始負子而言國君之禮如此也按以大夫謂子生三日父接見之以大夫使宰掌其宜故以三日接見之禮言前期卜士以負子矣至此日則卜之吉者宿齋朝服待于寢門外內人授子此士承而負之以見于父射人乃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然後保母乃受而負之至此則見子之禮畢矣於是宰乃以醴酒飲負子之士賜之束帛以酬之皆所以重其禮也於是然後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子射義所謂飯食之謂之義也按此則接以大夫是為重禮以接見其子如用以禮之類亦此也故皆宰掌之非以食其母也鄭註此類皆粗淺不必辨但注又不明言大夫之用未免致學者之疑故於此詳之且如今人子生三日亦有為雞黍之禮以會族人者豈皆以食其母而補其虛弱者耶且此言三日見子下文又言凡接子擇日何謂蓋此三日或吉則可如遇不吉之日若古人所忌子卯之類則擇後日之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一 十九

昔者亦無妨於乎接子也而以大夫之禮事之而士而宿齊朝服而禮士賜束帛未可以食也而使先有志於此四方古人之所以爲善後計者何如哉

凡接子一節○此記接子之禮有二義一則以明貴賤之等一則以明適庶之分於乎先王之世以賤僭貴以惡奪適之禍何自而生哉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此記人君養子之禮赤子無知擇慈母保母以養育之可矣乃擇子師以養其德如是其急者何也劉氏曰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係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何近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于是知所務矣

三月之末三節○此記卿大夫士三月名子之禮其敬可謂至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一

子

失母見子失而辭曰敢用曰祗見所以示敬也夫對曰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以帥之者父道也父名子失而必執手必咳以名所以示慈也妻對曰當記夫言成其德以成之者母道也父盡父道則有父之尊人子將尊之而不收謹毋盡母道則有母之親人子將懷之而不忍悖爲父母者終身之教訓爲人子者終身之成就皆於命名之時見之矣此古人所以多有德也哉或曰子生三月失而其名即自閭史以達于州長者何也曰先王之治起於比閭族黨州鄉由小以推之大由近以及乎遠自易以圖其難故其政坊成而教坊行也是以比有長所治特五家之民間有胥所治纔五比是二十五家也族有師治纔四族是百家也黨有正治纔五族是五百家也州有長治纔五黨是

二千五百家也由是言之凡事無一不起於近小而及乎遠大正實道所謂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者也故掌其政教禁令攷其德行察其道惡以爲時登其大夫然無一而不由比長而起此天下之要道豈功於此然則命名而即書名將以時而稽考之便就閭塾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而以興實所以古者人無不學學無過時勤善之弊征役之施舍以時無差在不均之弊實興以時亦無冒籍冒年之弊政令易行教化易興其徒然哉後世千此良法美意一切廢壞而人不知學差役不均實興之典無從稽考而士之冒籍冒年之弊始紛紛矣此周禮所以爲萬世法程至明也有志者考之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一

子

案帥字如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帥字說是陳註爲循不如陸氏帥之者父道也說精

世子生三節○此記君名世子及衆子之禮夫人庶妾世子衆子之分嚴矣

妾將生子二節○此記妾子生之禮降如此夫婦父子之倫正矣

庶人無側室者一節○此記庶人之禮庶人與有爵者貴賤當雖不同然夫妻之情教子之心則一而已矣故側室可無而問妻名子之禮皆不異也

凡父在一節○此記卿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祖名之者家事統於尊也禮如子見父無辭者祖尊莫敢爲禮之義也

食子者一節○此記食子之禮貴賤不同如此

冢子未食而見一節○此記見子之禮適從緩急之異如此

子能食食至末節○此記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

且其教之常豫而有漸如此此所以自少至老無一日而不在

道德之中年彌而德彌卻也

程子曰古人為學也幼入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舞象有

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心急則佩帶緩則佩弦

出入閭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

心無自而入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

則體柔古者教胃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舞教之樂所以

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也

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凡二十五

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

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

之誘何由向善

以物事相比方以窮其理則理明矣故以此出謀以制事則所

謀者皆當理何過物也以此發慮以揆物則所慮者皆合理何

過物也凡此皆得之於博學窮理之功

慶帝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

正也婦人之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

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勺詩考

伶鑾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美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公允師

酌一章八句即此詩為節而制也

朱子曰此頌武王之詩

按此則十三舞勺學其武也成童舞象學其文也文經之武

之則志氣適于中和而大人之全德可馴至矣故十五而入大

學

坊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

之元詩之開唯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故終云爾蓋繁

成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

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

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鳴呼戒之哉無養

乳虎所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畫之王板藏之金匱置之

宗廟以為後世戒書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

就寢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

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失師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

味則大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

銅曰聲中其律太宰曰滋味上其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

取於地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

坊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

獲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復入節焉居則習禮文行

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此出
大戴禮記保傳第四十八篇文蓋王后及月宸之禮此篇未及
故錄以備其缺云

王藻第十三

閔福聖王敬黃乾行著

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大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威儀之吉可以定命也學者豈可以
為末節哉中間制度多見圖解

天子王藻至食班樂凡五節

此言天子衣服飲食之禮天子天下至尊者也其首所戴之冕
則以雜采絲繩而貫玉垂之前後各十有二旒但見其旒根深
邃焉又有玄表纁裏之延以覆其上焉冕之文如此其身所衣
之服則畫龍於衣而凡山龍蟲宗彝火皆衣之章畫藻粉黼黻

皆裳之章焉言龍則該之矣衮之文又如此衮冕也則何以
哉以祭宗廟也蓋天子七廟祀其先王以文為貴也故衮冕之
文以對越也天子者天下神氏之所係也有玄冕之制焉冠之
前後惟三旒服之上下惟一章是玄冕也則何以哉以事神也
則朝日於東門之外者此也蓋日以垂象功所當報而大明生
於東位不可易也以治民也則聽朔於南門之外者此也蓋朝
月之始事所當聽而天子理陽道位取谷陽也然此聽常月之
朔耳若閏月之朔聽之固玄冕也但闕其明堂門之左扉立于
其中以左為正陽而閏月非正故也時之堂者春青陽夏明堂
秋總章冬玄堂各以其時居之也而明堂者又其總稱也有皮
弁之制焉其冠與服皆白鹿皮為之是皮弁也則以常冕朝

遂以皮弁而食者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而餽朝食之餘者不敢厚於所養也秦樂而食者以聲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月朔大平者適豐儉之宜示重朝也五飲者何一曰水上水書五味之本也二曰漿脂水也三曰酒三酒也四曰醴稻梁黍之清糟相配重設者也五曰醢以黍為粥釀粥為醢也又有玄端之制焉其冕玄其衣緇其裳素是玄端也則何以執卒食則服之以居也蓋玄者幽陰之色寢息向晦於義為得也然其居也豈狎昵小人而忘規戒哉凡有動也則左史書之循理而公有書縱欲而私有書隨其所履而激應以且鑒戒以昭蓋無動不書則必擬之而後動而不敢有過動矣凡有言也則右史書之當理而善有書悖理而惡有書隨其所發而今日有傳

禮記

卷之三

三

後世有稽蓋無言不書然必議之而後言而不敢有過言矣凡其日有政令也則有御贊以陳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察其樂聲上下之間安以樂者其政和而則陳之以將順其美怨以怒者其政乖乖則陳之以匡救其惡夫然則行之於朝省之於獨身雖處乎九重之遠而心則游於朝著之間四海之內蓋未嘗有瞬息之頃而忘斯民之所以休戚斯世之所以安危者矣以是而施之政令雖欲不和其可得乎是則史以紀言動者以禮自防也脩君德也燕居而猶自防以脩則凡視朝布德可得而知矣贊以幾樂贊者以樂自省也脩君政也燕居而猶自省以脩則凡視朝臨政又可得而知矣於乎古之君德脩而萬民化君政善而萬民安其本蓋有在矣後世人主欲掩言動之非而

史官之職既不如古雖求如唐以諫大夫無知起居事立伏下執簡記政事固已辭矣况於燕居有書言動之史乎縱耳目之欲而正樂之法益以無傳雖刻廟寧神亦惟教坊梨園淫妖之作矣况於燕居有察政令之贊乎此退朝之暇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且晝所為惜亡友覆而荒淫成性并其夜氣不足以存矣亂亡相踵由此乎始亦何怪其然哉夫年之順成固玄端以居矣奏樂而食矣若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而已無樂而已蓋先天下之憂而憂也而豈敢以如常哉於乎惟其先天下之憂而憂此其所以能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後世人君平時不知脩省至於有變縱能為之咸膳徹樂則亦虛文塞責而已此其所以無憂民之責而已之深憂逐日積而不可逃哉田

禮記

卷之三

三

此言之天子之服首裘冕次玄冕次皮弁又次玄端弁明堂制俱見圖解春分朝日禮見祭法聽朔禮鄭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以論語朱註諸侯告朔之禮推之理或然也

諸侯玄端以祭至與君同庖凡三節

此言諸侯衣服飲食之禮諸侯玄冕以祭者取其以陰幽思也裨冕以朝者取各隨其爵而尊卑辨也皮弁以聽朔以其稟命於尊親禮之大者故其服尊也朝服以日視朝以視朝於路寢門內禮之常者故其服次也以諸侯視朝之禮言之天之黎明辨色之時臣已入矣君至日出乃視朝此臣先入而君後出臣之所以尊君之禮也君退適路寢聽政不敢解朝服必使人視

大夫大夫既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臣既退而君釋服君之所
以體臣之道也唯如此然後為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上下
交而德業成矣又朝服以食敬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
肉常禮然也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則有加矣重朝故也子紂亡
於甲子卯祭亡於乙卯此二日稷食黍稷則賤損矣疾日致戒
故也夫人不特殺從夫也儉也延平同氏曰大裘龍衾同冕其
冕為尊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為堊故言堊冕所以兼尊為冕
冕也

君無故不殺牛至造車馬凡一節

此言君臣隨分各有愛物仁民之禮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
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殺而弗身踐仁也此愛物之中仁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三

甲

禮備焉八月不雨年不順成變也君大夫食節損以寬民仁也
君大夫必有辨禮也此仁民之中仁禮備焉於乎此古之所以
民安而物阜也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此言卜之所定所以明尊卑也夫卜以龜為主龜則卜人定其
所宜用如卜天用靈地用繹春用果秋用雷之類龜既定矣則
必以墨畫之以火灼之而墨於是乎拆矢故墨則史定其所以
拆如拆大為兆廣旁岐細出為兆壘之類墨既定矣則或為吉
兆或為凶兆而體於是乎見矣故體則君定其所以示知吉則
體無咎言凶則不我告猶之類至此則卜之終矣夫龜之所宜
存乎方色與體而易辨者也則卜人定之墨之所折則史定

分視龜為少難矣則史人定之體之所示則吉凶從違皆決於
此視墨又大難矣則惟君人定之是半者視小也蓋其數可陳
也故能其事者臣也尊者視大也蓋其義難知也故明其義者
君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君臣者可不任
其責哉定龜定墨周禮俱詳見曲禮上篇

君室幣一節

此言齊車之飾所以明尊卑也不重朝車上大夫降於國君士
何以與大夫同大夫貴者也嫌於近君士賤故不嫌與大夫同
也羔裘虎殿君德純而威鹿裘善群豹文炳大夫士協恭而文

君子之居恒當戶一節

此言君子所以奉天者不間於常變也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三

五

氣之所寓故當戶東曾所以順其常風兩雷震之變天地義氣
之所形故曰為之變而起敬夜則衣服冠而坐所以敬其變君
子之奉若天子時保之也如此

日五盥二節

此言君子之潔其身而自致其義也夫君子一日五盥於其間
而洗髮則以漸縷之水也於其間而洗面則以漸梁之水也其
洗而髮濕以滑也則用白木梳有間而髮乾以澀也則用象齒
梳由是則沐之事終矣新沐氣虛無以養之不可也故進酒焉
進羞焉養以和平之味也工乃升歌焉成以和平之音也浴用
二巾者上體貴則巾以絺之精也下體賤則巾以絺之粗也其
浴竟而出扞也則履屨章席以湯洗其凡其洗竟也則履屨章

席以布乾其身由是則浴之事終矣浴氣盡無以養之不可也乃著履而進飲焉養以和平之味此言飲必有養感以和平之音也備養如此惟天子諸侯之禮大夫以下蓋難備也金華庶氏曰沐則先濯而後梁櫛則先櫛而後象落之巾則上絺而下絺席則先蒯而後蒲大抵整治之初先用其粗者蓋垢垢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愚謂此言實寓脩身之法蓋人身未脩之時初來必有許多污垢定須發憤滌蕩一番然後可加培養之功所以古人教人始於興詩使人興起為善去惡之心極力懲創前非然後以禮扶持教正乃始以樂涵養使之成熟此成湯盤銘日新之意蓋實有取於此也不然則察察宋盡固無以為作新之幾而涵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木

養不孰亦竟無以造乎精純之地矣欲脩身者蓋亦取辟於斯

將適公所至有光矣凡二節

此言人臣朝君而敬德之漸以至也大夫將適公所所以志慮之維敬德之累也故致其齊戒易其寢處以洗滌之功所以致精明之至也故以髮則沐以身則浴由是則史進象笏則書其思焉而謀猷因是以入告書其對焉而君言以是而對揚書其命焉而命今因是以奉行則對越之時自無遺忘之足慮矣是則越宿之前其敬謹之漸至者如此及既著朝服則習容觀懼儀也鳴玉聲欲其中也乃出而揖家臣於私朝時則根於其心生於其色君威不遠類心尺自忘家臣之為卑矣是敬之輝如

於外也及其既揖而登車時則由形而著由著而明君類乎如對自忘乘車之就安矣是敬之又盛於輝如也則對越之時自有精誠之可格矣是則修行之際其德容之漸盛者又如此人臣敬君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此至誠之所以能動也否則不誠未有能動矣疏曰有地大夫故用象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陳註朝謂往朝于君文大牽強

天子播珽至無所不讓也凡三節

此言君臣之笏制殊而義亦異也天子播大圭者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而正身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之義寓於此矣諸侯播棊前詘後直者何示上讓於天子也而凡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之義寓於此矣大夫所播前詘後詘者何示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也

上讓於天子下讓於已君也而凡奉公守法以服勤王家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之義寓於此矣古人器以成禮義以制器其精密如此此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治功為獨隆與

按琫大圭也形制俱見圖說周禮大宗伯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桓圭云云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晉讀為播紳之播謂挿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至人天子執昌四寸以朝諸侯註昌圭長四寸上方正而下稍刻刻其長短廣狹諸侯執王來朝天子以刻處昌之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蔡首天子服之註王所播大圭也亦謂之珽朱子曰周禮典瑞

王揖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揖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以朝日而今刻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由是言之天子之視朝執帛王揖大圭在紳若諸侯之荼亦揖在紳命圭執在手侍坐則必退席至去席凡四節

此言坐法首節主君臣言人臣燕見於君君賜之坐則必退席不得退則亦引去君之親黨下明不敢同席敬也下三節主賓主言登席不由前是為躡席不敬矣故必由前敬也書去席尺者恐汚聖言且便覽也豆去席尺者恐汚席且便食也若賜之食至乃出授從者凡三節

此言臣侍君食之禮一於敬而已矣君之於臣若賜之食而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三

九

以客禮待之者則臣當何如食而祭者客禮也臣必君命然後祭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敬也食必先嘗臣禮也今先君食羞而徧嘗諸味正執臣禮耳敬也若平交則有辭讓之節不敢先君飽臣禮也臣飲以俟君食乃敢食者亦執臣禮耳敬也若平交則有告飽之文此以客禮待之者其敬如此君賜之食有膳宰嘗羞而不以客禮待之者臣當如何其食羞也不敢遽食也俟君食羞而後食焉敬也其飯食也不敢遽飯也飲以俟君食然後食焉敬也然所謂俟君食羞然後食羞者豈徑食而無序哉必君命之羞也乃敢羞近者命之徧嘗之然後得唯其所欲苟無君命則決不敢有所選擇去取於遠近之間一似吾君之饌若有美惡然敬也此不以客禮待之者其敬如此夫飯食必

飲而俟客與不客固同然矣唯俟君食與先飯徧嘗羞者有異也然則客禮待之者其徧嘗羞可不有近始矣乎以正禮言之

凡嘗羞羞必自近始始以第而進無所選擇以明不敢鄙惡君饌以存敬故凡臣之侍食皆當然也豈有客與不客之分哉但所差者客則不待命以示嘗食不客則待命以示不敢遽焉耳蓋稱禮而施雖異敬君之心則同也此以上皆食之始及既食也君未覆掌者君食飯未竟也則臣不敢以飲澆飯而卒食以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敬也君既覆手而食竟則臣又飯食夫謂之飯食者非前此臣飯全未食也蓋禮食竟更作三食以助飽實臣又為此者以明後君飽而勸侑也敬也君既徹臣則以飯與醬食之主也乃親徹之以出授從者以明不敢先君而徹且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三

九

徹之必親也敬也至此則食之終矣臣侍君食終一於敬如此此章卑之分明而上下之情親也

凡侑食一節

此言食於人之禮讓而戒其誦也凡人侑食欲客之飽也客乃不盡食者非慢也食於人不飽禮之誦也凡食必祭重主之饌也唯水漿不祭者非畧也水漿微物祭則厭其大自卑屈戒其誦也是故讓則可誦則失禮貴得中也

君若賜之爵一節此一節出儀禮士相見禮後

此言臣侍飲於君之禮始終一於敬而已矣君若賜之爵則臣何如越席再拜稽首然後受拜君之賜也敬也登席祭之重君之酒也敬也飲卒爵而俟君卒爵不敢先若盡爵也敬也此一

爵之始終如此君子之飲酒於君所也受一爵而色酒如者禮
度明肅再拜稽首祭而卒爵也始而敬也二爵而闔閭和悅斯
祭拜之禮不行者敬而和也三爵而油油謹重自得以退者和
而節也退而取養必坐著履必正履納履必左右對坐皆敬也
此則一飲之始終如此夫始而受爵則敬而有節和樂而不流
也終而納履則有儀而不祇安宴而不亂也人臣侍飲之禮始
終一於敬如此此情分所以兩得而上下交德業成也

凡尊必尚玄酒一節

此言禮之尚古專惠者不及於分之卑也凡尊必尚玄酒不忘
古也凡君之坐必面尊示惠之自君出也至饗野人皆酒以酬
其勞而非以禮及之也則尚古之禮不下及於野人矣故玄酒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三

十

有不必要者野人之分卑焉故也至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
禁側而不面辟君之嫌而不敢專之也則專惠之禮不下及於
大夫士矣故尊有不必面者大夫士之分卑焉故也於乎分尊
者其禮隆分卑者其禮殺故禮莫大於分也人豈可得而僭哉
始冠至魯桓公始也凡八節

此言冠制凡始冠初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存古故也冠而即
敝之可者以非時王之制也若玄冠朱組纓天子始冠之冠也
玄天之色朱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故視諸侯以下有加
耳緇布冠纓綬諸侯始冠之冠也緇地之色纓所以為飾諸侯
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布不可同於大夫士故纓綬以為別耳
此冠禮之冠如此則所以責成人者隨分有道矣諸侯士之齊

冠皆用玄者以陰幽思也諸侯片組為纓者尊首尚文也士以
綦組為纓者卑者尚質也此齊之冠如此則所以格鬼神者則
分有道矣以緇為冠凶也以玄為武吉也何以吉凶相半孫為
祖既祥之冠也蓋孫為祖齊衰杖期之外喪服告終矣然父猶
斬衰三年之中也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吉故半其吉凶耳然
則緇其冠者所以為父非為祖也若為祖自有齊衰杖期之制
又安用緇方氏之說恐非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緇不以采為緣
而以素為緣亦凶而未純吉之冠此子為父既祥之冠也蓋雖
將即吉然禫而有餘哀耳此喪禮將吉之冠如此則所以仁死
喪者隨分有道矣垂綬五寸以俾惰游之士玄冠緇武以辱不
齒之服此常禮之外又有二者之制如此則所以使人遷善師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三

十

教者又有道矣燕居之冠連屬其武無貴賤皆然者無事則畧
而質也有事則綬者有事則詳而文也此居冠禮冠之別如此
則所以慎威儀者又有道矣散麻以送葬禮也五十則否始衰
不備禮節衰以全孝也髮加於冠禮也父母沒則否拂髦則思
幼時剪髮為髻傷親而不忍孝也此喪禮冠禮之變因時也大
帛不綬凶服去婦禮也魯桓公以紫為玄冠之綬則失禮矣於
乎紅紫不以為褻服以間色故也况用以為冠綬乎學者知此
則知冠各有義其處常也必思為善敏德而不至於惰游不齒
以遠耻辱其處變也必思仁親執禮而不至於妄更輕改如魯
桓之不衷其服矣

朝玄端至弗敢死也凡八節

此言衣服之制大夫在私朝及家朝服玄端大玄端禮服也朝何以服之蓋朝則承上接下事親以至泛應諸事是有事之時也故服禮服者恐其褻也夕深夕夫深衣適體之服也夕何以服之蓋夕則無事深衣取其適體而已玄端何以爲禮服蓋玄端在諸侯則玄衣素裳視朝之服也在大夫則裳有玄黃雜采之不同內則言子事父母以玄端是禮服也夫夕服深衣矣深衣之制何如以要之廣言之法之圖二尺四寸要三其圍則七尺二寸也以下齊之廣言之要之廣七尺二寸齊倍半要則一丈四尺四寸也裳之交接謂之衽則在身之兩旁也袖之連衣謂之袂廣二尺二寸可以回肘也雖然深衣之制豈但夕服之而已哉彼其著之朝服祭服之內則名之曰中衣著之於身

牲五行相克之雜畢之也非則采珍綺縠裘裘此四者皆不入公門以不敬故也爾如今之新綿袍袍如今之舊綿袍網今之單襦褌今之袷袍此四者皆縹緇之衣也朝服以縹自季康子始記變禮之由於季冠紫綬君變其冠朝服以縹自變其服誰謂魯秉周禮哉孔子曰朝服而朝固矣然必先服皮弁以聽朔然後乃易朝服以視朝禮也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煩則無相襲之患是服之欲適其宜也如此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者明貴務其道以稱其服也不可取不稱其服之謂禮也是服之欲其稱也如此天子服大裘以祀天諸侯服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欽先王之制古禮也諸侯而服大裘則非古而僭禮矣君衣狐白裘素錦衣以拂之素錦稱其白也此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及父國告廟之服詩秦終南篇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頌如渥丹其君也哉正此之謂也按此經言諸侯得冕以朝何以錦衣狐裘爲朝天子之服蓋袍繹之上衣有裘裘上有袂袂拂衣上乃加冕服也又鄭註云天子視朝服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此可見裘衣在冕服內此諸侯視裘如此諸侯之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上不宜狐白賤也大夫士之裘裘何如狐青裘不得用狐白降於君也又不得純用狐以豹飾裘裘如降也玄綃爲裘衣玄於青稍也此燕居之裘裘青稍裘以綃綃之紋近於青亦稱也此即論語裘用於視朝與受聘享以里裘爲裘以豹飾不取純用羔裘也以縹衣拂之縹亦

黑稱也此卽論語羔裘之於視朝黃狐裘黃衣以謁之稱也此卽論語黃衣狐裘用以大臘息民此大夫士之裼裘如此若錦衣狐白諸侯之服也大夫士豈得而僭哉夫知之曰士不衣狐白又終之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記者於貴賤之別也嚴矣後世顧有庶人常服者何哉庶人大羊之裘不裼者何以庶人不文飾也故不裼禮不下庶人也夫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然必開露其裼衣而謂之裼者何蓋禮有以文爲貴者故見示其裼衣之美示盡飾而以文爲敬也以事言之如弔則襲而不裼者固以弔主於哀不必盡飾矣若在君所則必裼焉示盡飾以爲敬也是裘之裼也主於見美而以文爲敬也不亦可見哉然不開露其裼衣而謂之襲者何蓋

禮有以質爲貴者故揜襲其華美而以質爲敬也以事言之
以象神尊者也則襲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禮之重者則襲執龜
以進斷其志事之大者則襲惟無事而在君所則裼弗敢文也
若其有事之時則復襲矣是服之襲也主於文美而以質爲敬
也不亦可見哉故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埒也於乎
先王禮服各有其義明於其義禮思過乎矣

張栻曰垂緇爲衣其色玄而象道裂幅爲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謝枋得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圓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衣下兩服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

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丘園國曰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人君方與民并耕而食饗殽而治於是黃帝堯舜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

木火土金水

綠紅駢黃并碧紫

東南中央與西北

金木水火還相克

五物相流轉

功至其殺六分而去一凡四節

禮記目錄

六六

子矣大夫以魚須飾竹則不敢用象牙降於諸侯矣士以竹為質以象為飾亦可者士卑遠尊無嫌於少伸也夫笏一物耳而先王因飾之以為上下之等且嚴若此者何以笏之為用至廣耳夫見君習射用笏也入廟用笏也喪之小功用笏也凡指畫於君前用笏也造受命於君前反則亦畫之笏也夫笏也者每事必用之者也不飾之以為上下之等則名器廢而天下之分亂矣何以辨上下而定民志哉故先王因而飾之或以玉或以象或以魚須文竹或以象文竹所以使物采有章尊卑有辨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士又不得僭大夫而名分定矣然其制何如二尺六寸其長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中博三寸亦同也上殺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天子諸

侯之所同也下殺亦二寸半則惟大夫士之所獨矣天子諸侯不殺也此笏之制如此

按此據疏言之耳然竊有可疑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為大圭况大圭天子服之笏則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為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而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轉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擗揖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擗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愚意亦謂然蓋以上漸殺二寸半言諸侯之茶前詘

禮記

卷之十三

十一

後直是也言大夫下亦殺二寸半則是大夫之前詘後詘亦似乎是以天子亦上殺二寸半則於挺之方正實相背戾且以終葵首案成長三尺亦恐難通竊意大圭命圭皆是王器此惟大朝覲會同執之若笏則常日視朝習射入廟之用又是一器與珪茶無與何以言之蓋以命圭分明是王此云笏諸侯以象則分明是二物也鄭氏以王人並言之信乎失矣讀者詳之

天子素帶至肩革帶帶二寸凡十節

此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帶紳韠結之制天子素帶以朱為裏終竟此帶盡緣之制之隆也諸侯素帶終辟猶天子也所殺於天子者不朱束耳大夫素帶猶諸侯也而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則所殺於諸侯者不終辟耳至士於大夫則所殺

者有三焉以繒為帶不得用素一也諸侯大夫雖不朱裏然未嘗無裏也若士則不得有裏惟緹緹其兩邊縫之使不得裂二也大夫猶得緣其兩耳士惟緣其垂下之紳而兩耳又不得緣也三也居士者道義尊備有文章之威終錦帶以示文第子者職分脩為敦忠信之實故縞帶以示質此帶之制因分而有異者如此然其結帶之紐約則并符用組無分於貴賤焉其紐約之制廣則三寸也組之垂餘則與紳齊也然紳之長其制又何如士三尺言士則大夫諸侯天子可知矣此三尺之長蓋紳之定制也惟有司欲便於趨走則特去五寸惟二又有五寸是則卑賤之制而非定制也子游有曰人自要至下長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二三尺焉可見紳之長制定在三尺矣天子

禮記

卷之十三

十一

諸侯大夫士皆然豈有司之便於趨走者可得而班哉然禮服之制又不特紳也在帶有垂下之紳在服有蔽膝之韠在帶又有紐約之結此三者皆長三尺也故謂之三齊然帶之廣何如大夫大帶四寸言大夫則天子諸侯又可知矣此四寸之廣帶之定制也其以雜色為帶之緣何如天子諸侯上緣以朱下緣以綠蓋朱正陽之色綠少陽之雜明體陽於上而布之於下也大夫外緣以玄內緣以華蓋玄者質之體華者文之成明質著於外而文本於中也士緣以緇質也夫四寸之制自大夫而上士則何如士帶惟廣二寸及耳繞一匝亦是四寸但不得如大夫帶之四寸耳士卑殺也凡帶有率無箠功所以使纖細密以禮服之飾而致其文也肆束帶之際緇及紳或黃或白或勢則

收而持之於手或遇事通而走則擁而抱之於懷所以使無傾
跌失容以全敬也夫紳緝結固三齊矣然紳之制何如以玄端
之緝言之天子諸侯之裳亦緝亦采也大夫之裳亦采亦素也
上中下士之裳有素黃雜采之不同則紳以爵色之常也蓋凡
緝象裳色因分而異也如此其綱綬直三者之形言之天子之
緝直四角無綬無綬公侯綬於天于上下去五寸而以物補之
亦前後方也大夫則方而圓其上角變於君也去前後正亦方
也賤不嫌與君同也此凡緝之形因分而異也如此以其度言
之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
寸以象五行肩與華帶各博二寸以象陰陽此則天下之公理
無貴賤而皆同也緝之制如此蓋色與形之異者分也度之所

禮記中錄

卷之三

一

同者理也能明其分與理則可以服其服矣由此觀之先王之
制帶紳緝結其立法之密取義之精如此夫詳見圖解

一命緝韋幽衡一節

此言侯臣韋佩之制所以明尊卑也韋謂之韋佩王之上橫
者謂之衡韋佩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者也一命爵位
未隆有所蘊而未見也故用赤黃之韋雜而不純也衡用黑
色之王而末明也蓋以其命之卑故取其色之隱耳公侯伯
之大夫子男之卿身命者也再命爵位漸隆有所蘊而微見也
故用赤色之韋異於一命也衡用黑色之王猶同於一命也
蓋以其命之稍尊故取其色之稍明耳公侯伯之卿三命者也
三命則位冠侯臣而所蘊者發見著明矣故用赤黃而

正色衡用青王東方之正色蓋以其命之貴取其色之文耳是
則韋佩之制侯臣之所同而鼓佩之色侯臣之所異先王之制
禮意其嚴矣哉衡制見圖解

王后褙衣至其他皆從男子凡三節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服之制所以明尊卑也六服之制言之
衣之色玄刻蠶雉而畫以五采綴之衣者名曰褙衣六服之最
尊也故惟王后得服之夫人而下不得僭也衣之色青刻翟雉
而畫以五采綴之衣者名曰揄狄則公侯伯之夫人得服之衣
之色赤刻雉形而闕其畫綴之衣者名曰翟狄則子男之妻女
君受王后之命者得服之衣之色黃而名鞠衣者則母命之妻
服之衣之色白而名褙衣者則一命之妻服之衣之色黑而名

禮記中錄

卷之三

十九

褙衣者則士之妻服之夫夫玄而地黃也王后之從王而象夫
也夫人青東方之正色君命亦南方之正色是由君命而上皆
從陽以其天之皆君道也再命黃從夫而象地也一命白西方
之正色土黑北方之正色是由再命而下皆從陰以其天之皆
臣道也且分愈尊者文愈隆分漸卑者文漸殺先王內服之制
其通於天下者如此此所以家齊而國治也

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褙衣揄狄鞠衣展衣綠衣
素沙也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正與此制同詳
見圖解六服后皆服之者得得以燕乎卑也但卑則不得僭乎
尊耳註中再命一命宜如上文引周禮加公侯伯之大夫再命
士一命凡此六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服之尊卑皆從男

子者也惟天子夫人九嬪之下有二十七世婦以上則不可從夫而僭后夫人之服以下則又不可無別於諸御則宜何服蓋必獻廟之時天子以其有功於祭服而命之服乃敢服也鄭云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於乎服必命而後服命必有功於祭服而後命然則六宮之內安有內寵並后而婦無功事休其蘇織者哉其他皆從男子上文所言是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名分顯著尊卑有等又安有庶人帝服而娼優后飾者哉此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

問曰鞠衣自再命而下然則外臣之三命而上者妻何服曰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鄭云外命婦其夫孤鞠衣也其夫卿大夫展衣也其夫士緣衣也此說是王藻鞠衣自再命而下

未詳

凡侍於君至在外不俟車凡二節

此言人臣敬君之禮見於侍立承命者如此凡侍於君以身容言之惟身之俯也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順則如雷之垂以手之拱則垂此四者凡以身容之俯焉故也敬也以目容言之視而上則驕矣故以視則下以耳容言之聽而下則畏矣故以聽則上然視之下也非過貶而無則也下不過蓋上不過恰以上於恰則教下於帶則愛也敬也其聽之上也非過高而自亢也侍君之坐雖立乎右聽君之言則卿任乎左以坐者尊左卿者則聽之審也敬也此敬之見於侍立者如此凡君召臣以三節而臣之承命者如之何二節事之急者則先行

之急也一節事之緩者則趨行之亦急也但比走為差緩矣惟其或以走以趨也故在官則地之近者雖脫屣亦不違俟屣在外則地之遠者雖車未駕亦不違俟車趨走之急也重君命故也敬也此敬之見於承召者如此

士於大夫至臨文不諱凡三節

此言士敬大夫之禮士當大夫來詣已則不敢拜迎恐勞尊者之答拜也故不拜以為敬也而拜送以禮賓不答拜可以伸其敬也故拜以為敬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面則無拜亦恐勞尊者之答拜也故先拜以為敬也若大夫知其來出迎而答拜則走不敢當尊者之答拜也故走辟以為敬也士於君所言或及大夫之沒者則稱其謚無謚則稱字不呼其名者敬貴故也若大夫生則名或及士之沒者亦稱名士賤君前臣名也則生士名可知與大夫言或及士之生者則名亦士賤也或及大夫之生者則字亦敬貴也若大夫卒則字士謚大夫士於大夫所諱本國之先君尊有所伸也不諱私家之諱卑有所屈也此以上皆士敬大夫之禮凡祭以下因及諱諱也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主

古之君子至綦組纁凡八節

此言佩玉之禮古之君子必佩玉以玉聲之聲鳴可以養心而防邪辟也故無故玉不去身其玉聲之中也右微角以徵為事角為民事道宜脩民道宜動而右有事之方也故右徵角左宮羽以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而左無事之方也故左宮羽夫聲欲其中矣是宜易能執由其動容有節耳自其趨

也則歌采齊詩作齊蓋采齊曾孫所以告于先君揚于祖廟詩之和緩者也故越之急則歌之自其行也則歌肆夏詩作肆夏天子所以震疊乎諸侯式序乎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則歌之和之以樂也如此其直去而回轉也則其圖如規其直去而橫轉也則其方如矩進而微俯如揖也而不過於亢退而微仰如揚也而不過於卑節之以禮也如此此所以動容有節而玉隨之自然右中微角左中宮羽鏘鏘乎和鳴而可聽也豈不可以養心哉是以君子方在車也既聞彼鸞和之音於其耳矣今行步也又鳴此佩玉之聲於其身也則是古之君子無時無處而不各致其養矣是以心中絕無斯須之和不樂非辟之心無間可乘將何自而入之也佩玉而和聲之功大矣哉然亦佩有不同者世子在君所不佩王蓋王以比德君在則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故不佩謙道也其制何如彼玉佩以養心所以防邪辟也雖君在而不可去故左則結其佩玉之綬少止其宮羽之聲耳事佩以服後所以明孝敬也惟君在正所當為故右則佩彼鵲燧之屬不得中微角之音耳惟燕居也則設佩玉如常也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惟朝君所也則結佩玉如此也以示貊其德音自謙而有所不敢所謂君在不佩玉者如此此世子所以居子與臣之節務謙道以尊尊親親此不佩玉之一也齊則結其綬而居上之其服綽綽以齊者不樂恐散其心志也此不佩玉之二也喪不佩玉以吉凶異道賢衰也此不佩玉之三也所謂有故而王去身也若此三事外

凡帶必有佩玉佩玉必有衝牙以觸其聲所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豈惟以玉養心而為進德之資哉又以其比德而為保德之助焉是故德之在人也不同則玉之所佩也亦異何以言之白玉純粹無瑕者也玄天之色也天子德極純粹且體天遺也則佩白玉玄組綬以比之公侯有地之德長人而體陽道也山厚重不遷朱南方正陽之色故佩山玄玉朱組綬以比之大夫有通達之德事人而體陰道也水周流無滯緇陰幽之色故佩水蒼玉緇組綬以比之世子期於有成而備道全美且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故佩瑜玉之美基色之文以比之士德未底於有成且事功未至於顯著者也故佩次玉之石赤黃之綬以比之由是觀之玉以養心所以防其邪而進其德之始王以比德所以明其盛而保其德之終然則君子而無故玉不去身有以也執孔子燕居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也德愈盛而心愈下也真西山曰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如此故於是時防邪辟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近世一切燕之而所以榮或斷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辟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愚謂此言實係古今成材難易之分夫古人涵養既純維持又至雖有邪辟無自而入後世蒙養不端既失古人而衣服飲食又絕與古人不類便即佩玉一端蓋非朝廷之服不得復用是所以維持之具亦復蕩然於乎此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信乎難哉佩玉衝牙綬俱見圖解

采齊詩考附本註謂云齊當為楚之詩云云
詩小雅北山之什

楚楚者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楚楚者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
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受以侑以介景福○孫
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孫濟濟跄跄習習牛羊以往烝嘗或剥
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祈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
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鑿鑿跄跄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
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矣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俎賚孝孫
必芬孝祀神嗜飲食○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
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俎位工祝致告神
禮記卷之十三
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役既將莫怨且慶既醉
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
孫勿替引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者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
神明遠辟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誠感物之豐所以致之
愚按采齊詩無所見註疏俱以楚茨釋之雖未必然然以此章
推之佩王君子皆士大夫而上有神民之責者則此詩所云正
其所宜深念而不忘者也且其間如齊濟跄跄習習牛羊以往
烝嘗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祈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
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孫濟濟跄跄習習牛羊
卒獲我孔熯矣式禮莫愆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
威儀之威則於趨時歌之以思職業以正威儀理或然也

既無可考宜從註疏
肆夏詩考附本註謂云齊當為楚之詩云云

詩周頌清廟之什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懷柔百
神及河岳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朱子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
有而令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
元侯也○呂氏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而令之也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

時夏之語雖朱子亦不以呂叔玉之言為不然故引用之今當從叔玉說

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牧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舍其重而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敬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享子之節也至從人而入凡二節

此言童子之禮緣紳紐束髮四者皆朱錦親在致飾也教以孝禮記田錄

也不裘帛濕傷氣也養其身也絢履頭飾也不履絢未習行戒也幼不能備禮也無總服不加麻絰以親在而總輕也惟往聽事無事則立主人之北而南向示聽使令執弟子禮也見先生從人而入不以卑幼煩長者為禮也於此古人之所以小子有造也

侍食於先生至先君子凡四節

此言食於人之禮以侍食於先生異爵者之禮言之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者嘗之也此以尊貴而傳致其敬也以客主常禮言之客祭盛主人之饌也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謙也客食美主人之飯也主人辭以䟽謙也主人自置其醬以食味之主而致敬也客亦自徹之報之以敬也此凡客主各致其

敬也一室一食之人無賓客之分也則推少者一人之敬禮也燕食婦人不徹實不備禮也此証為是陳註弱不勝則大溪矣食棗桃李弗致核不敢棄餘敬也爪以上環祭敬也食其甲棄其所操之皮不盡食之以養廉也以凡食於君子之禮言之果實而後君子食者以生成之味無有不善不必嘗也故後以為飯火食而先君子食者以烹調之味或有不善所當嘗也故先以為敬古人飲食之禮其嚴如此

有慶非君賜不賀

此言賀慶之禮榮君賜也

孔子食於季氏一節

此記孔子食於季氏其禮之問如此亦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當與論語陽貨饋孔子豚章互看

君賜車馬至而弗敢以聞凡十節

此言臣受君賜君賜臣臣獻君之禮君賜車馬衣服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賜所謂拜敬之至也此卿大夫上受已國之君賜也卿大夫為使臣受天子之賜歸獻諸君君未受命弗敢即乘服者敬已君也此卿大夫受天子之賜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拜賜之法也酒肉之賜雖君弗再拜輕也此以上四節皆臣受君賜之禮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殊貴賤也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杜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周同賜以五穀之王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秦后

子楚子干之寓晉同食以百人之餽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爲說
况君子之與小人苟同日以賜之是冠履混玉混珠也周氏曰
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恩也非同日者義也此二
說好但以小人亦爲賜則失之矣當在九賜君子句絕如曲禮
君子曰賜者將之以禮也與小人如曲禮小人曰與者惠之以
物也且不同日貴賤之辨其嚴如此此一節君賜臣之禮凡獻
於君大夫使宰下解云大夫不親拜爲君之君已也故使宰以
爲敬士親士賤不煩君之君已也故親以爲敬夫使宰之時大
夫既拜矣及宰與士至君門以授小臣則皆再拜稽首遂之敬
也膳於君有葷桃茹防不祥之物干之也敬也大夫之臣膳大
夫去茹惟存葷桃降於君也士之臣吏膳士又去葷惟存桃降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三 五
於大夫也此敬之所異也凡膳於君大夫士皆造於膳宰不敢
專達也此敬之所同也此二節臣獻君之禮大夫至君門拜賜
而即退者何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故不待諾以爲敬上至君
門拜賜必待小臣報諾又拜君之諾然後退者何以君終不答
士之拜也故必待諾拜諾以爲敬大夫親賜士士拜受於家又
拜於大夫之室再拜也敬也衣服賜服以拜降於君也敬者有
獻主人不在家未拜受然後往拜於獻者之室若在家拜受則
不復往拜平交無再拜之禮也殺於君也此以上二節凡拜賜
之禮凡於尊者有獻而其獻辭不敢直指尊者恐褻也敬也此
一節獻尊者之禮於乎觀於此章古人所以交際之禮無往而
不爲敬也左傳杜預以路葬出昭公四年

士於大夫之節 此言質禮所以明尊卑也
親在一節
此言人子之禮親在子不得有事故已或行禮於人則稱父體
之不敢私交也孝也已或受人之賜則稱父拜之不敢私受也
孝也
禮不盛一節
此言禮有以質爲敬者祭天是也惟禮之盛者則其服主於充
美以質爲敬也何以言之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故大
裘不楊質也敬天也路車不式亦質也一於敬天也故曰如敬
之至也此充字與前章服之襲也克養也充字同與國家未遠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三 五
則不充其服充字異
父命呼至口澤之氣存焉爾凡三節
此言人子不難於事生之禮而貴有終身之慕也夫爲人子者
急以趨命謹以養老憂以侍疾此亦孝子之行也但愛親之心
出於天性常行之禮夫人皆能之非大節也惟夫父沒而不忍
讀父所遺之書者是蓋以父常讀此而手澤尚存是以讀其書
想見其入而憫恤之心自不能已矣故讀而不能釋也母沒而
不忍飲母所遺之杯園者是蓋以母常飲此而口澤尚存是以
執其器親見其人而哀慟之情自不能已矣故飲而不能咽也
此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大孝終身慕父母者
也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孝也豈區區誥出入色容之謂

節哉雖然此記人蓋以親死而忘之者多故以事生為節節者乃人子之情則本有不孝於生而能思於死者故孝子之事父母死生存亡一也不可以為疏節而忽之也後世乃并其疏者而忘之欲有其大節也得乎

君父門至私事自關東

此言君臣之朝聘各謹其入門之禮也諸侯來朝主君迎之大門之外其入門也廣由闕西之中矣卿為上介從賓而居後稍東而衣拂闕也大夫為次介以次而西由棖闕之中適當賓之後矣士為末介則極於西而拂平棖也朝禮之入門有如此者卿大夫來聘主君迎之大門之外其入門也以君來朝為賓入自棖闕之中故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闕辟君位也以復闕則不

君與行至玉色

此言君子之容自君與尸行至凡行容惕惕六節言行步之容廟中齊齋專主敬朝廷濟濟翔翔則有脩飾致文之意此朝廟之容君子之容舒遲言平居之容蓋心泰故能安舒靜定故能遲緩也見所尊者齊遽見尊者之容有足容重至坐如尸言君子一身之容所以主敬不閔行禮平居皆當如是自燕居至視容清明言君子燕居教人喪祭軍旅之容色容言容而下正見禮樂之容者如此自立容辨卑至玉色又言君子一身之容

頭頸必中即頭容直也山立即立容德也時行即行容重也威氣鎮寧揚休即氣容肅也玉色即色容莊也於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則德成而潤身矣又曰凡書如此等處最難讀須熟讀見意義

凡自稱至末凡十一節

此言正名之禮以凡自稱之禮言之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至尊無對大一統也二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力臣股肱之臣宣力四方也諸侯自稱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王土也言為天子守之也邊邑之諸侯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言捍禦外夷以蔽安中國也諸侯自稱於敵者以下曰寡人言寡德謙也小國之君自稱曰孤特立無德謙也擯者亦曰孤亦謙也上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三

三

大夫自稱曰下臣謙也擯者曰寡君之老係老於君尊也下大夫自名謙也擯者曰寡大夫謙也世子自名謙也擯者曰寡君之適別於庶也公子曰臣孽曰臣見適為君也曰孽見不匹適士自稱曰傳遽之臣卑也於大夫曰外私別於已所臣事也大以他事奉君命而使鄰國以家臣而為介此非正聘也則大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其辭降如此輕私事也以聘事奉君命而使鄰國以公士而為介此行正聘也則下大擯辭曰寡大夫上大夫擯辭曰寡君之老是行正聘其辭如此重公事也然所謂公士擯者何也蓋大夫以正聘往鄰公必與之公士以為介禮也非若私事之輕可以私人擯也所以擯辭從隆也於平古人一稱名之義且嚴者此所以

官得其職而事得其序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三

禮記目錄卷之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閩福寧王嚴黃乾行著

案此篇為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
不世之功沒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
以侯國而用王禮焉周公故也然豈未聞周公以
冢宰攝政而孔子魯之郊禘周公其衰之語乎陳
氏既知其繆則宜斷以大義而闕之為疑經可也
諸儒之辨詳矣今不悉學者詳之繆自見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四

禮記目錄卷之十四終

禮記目錄卷之十五

閩福寧王肅齋黃乾行著

喪服小記第十五

吳文正公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又廣記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比前篇喪大記之所記則為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視二篇則為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止稱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又按朱子曰小記是解喪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王肅

服傳據此則宜引喪服傳正文解之但所記瑣碎又無條序故難引也姑俟他時載以較之儀禮之下其他服制俱於圖說陳之故亦不悉

斬衰一節

此言為父母服同而有異也斬衰為父也括髮以麻齊衰為母也括髮亦以麻父母恩同也為母則小斂後免而以布殺於父也家無二尊之義也此喪括髮之禮隆殺之辨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一節

此言免髮之制以明男女之別之義也冠笄主吉時言意不重重下免髮上疏燕厭冠惡笄言之非記人本意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此儀禮喪服傳正文言為父母異杖之義竹桐杖義各二竹杖圓以象天猶父生我天也削杖方以象地猶母鞠我地也又竹之四時不改言孝子終身之痛亦無時可改也又桐為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此杖制之異如此諸說煩而義繁今取此二義為正

祖父卒一節

此言適孫承重之禮祖父在適孫雖為祖母後者服祖母止期年降於祖父也猶父於父在為母齊衰期也故必祖父卒而後為祖母服三年無所降也亦猶父於父卒為母三年也然此惟適孫承重則然耳若庶孫則服止本服故加為祖母後者五字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王肅

為父母長子稽顙至其餘則否凡二節

此言告喪稽顙之禮禮服重者先稽顙而后拜賓故子為父母及父母為長子無論賓客尊卑皆先稽顙而后拜以父母至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此為已重而稽顙之義也若士有總服輕也宜拜賓而后稽顙今以大夫尊亦稽顙此重賓而稽顙之義也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夫所天也長子正體也所愛於此者重之義也有此之外其餘若父母亦不稽顙嫁則移其所天矣服降而禮殺所報於彼者輕之義也一稽顙先後之間義各存焉

另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此言立喪主之義當從其親也為無主後者言之男以同主

為親女以異姓為親故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此言適子為出母無服之義不敢以已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也下章云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親親一節

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以親親之禮言之三者已身上父下子也以三為五者已之父上加祖子下加孫也以五為九者祖之上加曾高祖孫之下加曾玄二孫也此五服之屬皆有服者也但不能無隆殺焉由父以上而漸殺之父斬衰三年也祖父齊衰期曾祖高祖則齊衰三月也由子以下而漸殺之長子斬庶子期也適孫期庶大功曾玄則皆緦麻也由親

禮記日錄

卷之十五

三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一節

此節疑有闕文當以大傳篇首之文為正故下節禮不王不禘石梁王氏以為錯亂是也王者七廟劉歆謂文武為世室不祧乃在昭穆之外韓愈陳祥道范祖禹輩皆因之而朱子亦以為然則是王者七廟之外尚有世室之制豈有止立四廟之理故吳文正公於而立四廟之上又按大傳之文而增諸侯及其太祖六字又以庶子王亦如之一句當如劉氏說

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雖其說有可通要之亦難遽測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愚意正存其疑而以大傳之文為正可也此節固難曉吳文正公之意亦未必然

別子為祖一節

此言立大小宗之法與其立宗之義大小宗法見圖按陳道曰宗法為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湮浸多姪氏紛錯易至淆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按此數言該括先王立宗之本意正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者也但此文繼禰者為小宗之下更當如大傳文增出有百世不遷之宗其繼別子者也十三字於義方足小宗之服照依本宗服圖但大宗則族人五世外絕

禮記日錄

卷之十五

四

儀禮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

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婦宗者也宗子與別之後百世不遷之大宗

也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

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按此是族人皆為宗子及

文大夫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縵前杖布帶疏履期者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

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知
邑之士則知尊爾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
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
得後大宗按此是大宗絕不繼惟大宗絕則有繼之繼又諸古人之重大宗如此

又按黃潤玉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為大宗庶子為
小宗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
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知朝
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按此則今人不
分適庶絕皆立後殊非先王立宗之意矣

庶子不祭祖者至明其宗也凡四節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五

此言庶子之禮無非以明重宗之意也按此數節宜從朱子大
傳庶子不祭一節說朱子云依大傳云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
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
其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
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於不祭祖則云云於不
祭禰則云云蓋與不如大傳語難而事反故悉也此意是大
抵鄭註孔疏於此等處大牽扯不直截朱子正之是也

親親一節

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只是汎論服制中有此數義不可指一事為言云文正公欲以
親親為下治子孫尊尊為上治長長為旁治鑒矣此以下治序

于上治之上亦非立意序止汎論是也

從服者一節

此明從從婦從之輕重從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
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也服此恩義之分也
下文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及為母之君母
母卒則不服正是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事引儀禮于左

儀禮喪服子夏傳

小功布衰裳麻經即為五月者

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
不在則不服

總麻三月者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六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君母卒則不從也

○妾從女君一節

此言妾服女君之子之義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一節

此言世子服妻之父母及妻之義按鄭註孔疏皆云天子諸侯
之適子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齊衰不杖君為之
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攝喪服之成文也此說
是陳氏註大夫之適子言如大夫之為適子服同此於儀禮無
所考非也今引儀禮于左而載以雁氏之義証之則陳註非也

註疏為是

儀禮喪服子夏傳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縵前扶布帶疏屨期者

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不杖麻者

大夫之適子為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

按此正是大夫之適子為妻不杖期以父在不得申也故異於上之為妻杖期者正註疏所謂世子為妻與大夫之適子同者也此是以夫為妻服而比例正是一道理若陳註則是以父子之服而為夫妻比例也可乎故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不敢擬於尊者諸副嗣潛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適子為其妻齊衰不杖期而世子不敢異於卑者家國雖異而敬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七

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非厚於外黨也自處於卑而致其謙焉耳服不杖者非薄於伉儷也厭於所尊而避其私焉耳凡以君父在焉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此說精矣

父為士二節

按此章所云誠亦古今鮮有之事要亦記者設為變禮云爾矣其實只是中庸達孝章所云則於事為切今姑錄吳文正公及應氏說以明此記之義于左矣文正公曰舜自徵庸之後當以帝朝公卿大夫之禮祭饗變而饗變庶人也其尸服只當以士服但既攝堯位歲時攝堯祭天地社稷山川宗廟國之公祭畢而后行家之私祭及既受堯之天下嗣帝位則心雖孝慕不得不以義斷國視堯猶父也專奉堯之宗廟不敢復祭已私親

封象為有庠之君俾象以諸侯之禮祭饗變而尸服仍用士服

或謂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不同系不當奉堯宗廟噫此拘儒曲士泥常守故之論無廣大之心不知通變之禮者也夫舜攝堯之初受終于文祖每巡狩而歸必假于藝祖且四時皆攝堯祭其宗廟舜之與堯共分雖曰君臣其情實同父子豈有一旦嗣位之後遽然舍堯之宗廟使它人主其祭而乃自立已之宗廟若後世革命者之為乎故舜嗣位月正元日假

于文祖即堯之親廟也雖封冊朱為諸侯其國得立堯廟以為始祖歲時祭堯以天子之禮然其廟猶漢郡國之原廟如鎬京既立文王武王廟而周公又立文武二廟於洛邑也魯受天下於顓頊堯受天下於舜故稱魯祖顓頊舜之時堯廟新祔而堯

之祖禰廟不改故有虞氏以顓頊為大祖而郊魯宗堯祭顓頊魯堯三廟也舜之祭堯為承正統之祭冊朱之祭堯則如支子有事而為壇以祭其祖之禮也其後禹嗣舜位其禮一如之顓頊與魯堯祖禰也而禹亦出自顓頊又非舜以別系未繼者之比舜既祔廟堯以上並如舜之時禹所祭顓頊魯堯舜四廟別封商均為諸侯得立舜廟於其國而歲時祭禮皆與堯之子祭堯者不異及至禹崩廟其禮始變凡帝朝堯舜二廟之中有當遷者並遷于朱均國內之廟自此以後朱均之國子孫孫得專祭堯舜而舜廟祔禹堯廟祔魯以上則如故也禹未嗣位之前祭繇自若既嗣位之後則以啓嗣崇伯而主繇之祭啓既為天子然後其禮如上所云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繼非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八

其子亦是同系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則非其本系此曠古非常之事其傳位也既非常禮則其承祭也亦豈可以常禮論哉噫此未易與拘儒曲士言也或曰子謂舜與堯不同系亦有考乎曰堯使四岳揚側陋而后舉舜其辭曰在下而舜自少耕稼陶漁則是賤在民伍而非前代帝王子孫明矣今大戴禮帝系篇推舜以上曰瞽叟曰嬌牛曰句芒曰敬康曰窮蟬而以窮蟬為顓頊之子益不足信若果則舜乃堯之玄孫行舜所娶堯女乃曾祖姑行堯命契教民以久倫曰男女有別豈其一家之內而無別乃近於禽獸乎以此知舜之為側微而非前代帝王之後也又曰商紂既亡國武王封微子于宋得用天子之禮祭其先王尸亦服天子之服紂得罪於天武王以天吏奉天

禮記月錄

卷之十五

九

討伐之其子武庚亦罪人之子不可受封於私家紂得用士禮紂雖嘗為天子然既自絕于天為獨夫矣則其尸亦但得服士服也湯放夏桀于南巢然後其子之祭之也禮亦宜然按禮經缺亡此記所宜一條於經無見蓋王制雖言祭從生者喪從死者而中庸推武王周公之葬孝亦不過公為大夫子為士父為士子為大夫之禮而已若天子諸侯之於士尊卑貴賤懸絕如此記所言古亦未有其事故竊假大聖之舜與大禹紂以明此記之義應氏曰古之為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有一旦崛起而在尊位也其笑天下者必有大惡自絕於天

匹夫驟興於萬乘惡必若紂而後忽有萬乘驟降於匹夫

諸侯與士之進退升黜雖或有之而亦已鮮矣自周秦以降而後興替之不常貴賤之殊絕始比比有之此論其所祭所服者固亦當時所絕無而僅有然先王制禮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遽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婦當喪而出則除之至則遂之凡三節

此言出婦為舅姑及父母服之義蓋推極儀禮子嫁及一節之變而言之要之出妻亦是重事豈有常喪而出使無喪上於內及已出而復命之反如兒戲者或蓋曾為三年喪大戴禮亦有不之文是重在喪也安有方喪父母而出妻之理苟以為無罪也則不宜出苟既有罪而出也則又不宜反而乃以彼出而又命之反何耶看來儀禮原亦未有此意記者詳之耳今引

禮記月錄

卷之十五

十

于左

儀禮喪服子夏傳

有總前并歷三年

子嫁及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謂被出者記蓋推極此義而云耳

再期之喪三年也一節

此言喪服之期取於天道人情之義為源蓋也喪禮之隆殺以日月之實歷計之則斬衰再期齊衰期大功九月或七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以歲時之交代計之則斬衰三年期二年大功三時小功二時總麻一時五服之隆殺如此豈徒然哉蓋取諸天道人情而已矣故以三年之喪言之期而練祭者孝子因時思親之禮也人情於是為至也期而除者首經之義也

時漸殺之道也天道若為順也是其祭也豈為除喪哉祭者孝子之情無窮已者也然必除喪者天道之節常有漸者也由是言之人情無窮天之道有節再期三年之喪兩盡於此此所以為人道之至文也舉重以見輕則五服降殺之義皆可知矣

三年而後葬者一節

此言後期而葬禮必再葬者不必有事廢禮也祭不同時而除喪者必有漸殺衰也可謂禮至而情盡矣

大功者一節

此言為人喪主有親疎之義應氏曰貴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交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為義必於其可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十一

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不能而安附死者之精神雖疏可為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為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畧也凡此皆為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疎為之節若盡送往撫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恤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憊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終喪或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為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文不幸而無朋友以為之助則為鄰若僮僕之舊其可以忍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懂之之心則庶稍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可得而拒

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止駕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如焉無害也凡遇人之事難為處事之變者下可以不知此義極好又魏田氏瓊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相謂主幼而為虞相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相否曰虞安神也相以死者相於祖也朋友恩舊寵愛固當安之也然後義備但後日不常祭之爾此亦正義

士妻有子而為之總一節

此言士為妾服之禮儀禮無正文則貴臣貴妾註下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至臣服已凡五節

此言追服之禮與儀禮文有不合者當為疑經引儀禮辨于左儀禮喪服子夏傳記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十一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

按儀禮此文則是凡生不得與骨肉同居則聞其死也有加而無殺凡以不幸之中又不幸焉故極哀也此稱情立文於理為正若隱或禮註疏所云祖父母昆弟喪不稅而惟稅殺降在總麻小功者則是舍其至重而服其至輕豈情理哉故吳文正公亦曰今父在則祖期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能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意實未厭此辨是也註以儀禮加服之義則此

祖父母諸父昆弟不稅降總小功則稅二節當為疑經明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履士紳士也公卿大夫衆皆天不奪其正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

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倭者繩非也言公夫以室老與上為貴臣其餘為衆臣閭寺之屬為近臣此公卿大夫有采地之君也故得有此三臣也繩倭者繩非也言公夫以室老與上為貴臣其餘為衆臣閭寺之屬為近臣此公卿大夫有采地之君也故得有此三臣也繩倭者繩非也言公夫以室老與上為貴臣其餘為衆臣閭寺之屬為近臣此公卿大夫有采地之君也故得有此三臣也

按儀禮義如此則戴禮註疏與此文亦相背豈解喪服傳而未竟者耶亦當為疑經

虞扶不入於室一節

此言殺哀之節於杖見之

經殺五分而去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廿

此言經帶杖之形制見儀禮明義傳文

除喪者一節

此言除服易服之義除服先重殺哀之漸也易服易輕服宜從重也

復與書銘一節

此言復與銘旌之禮或異代禮與周異

斬衰之葛一節

此言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燕服之義

報葬者一節

此言葬虞卒哭之變禮要之於大義則同也赴葬而即虞之神宜急也三月而卒哭哀痛不烈也

父母之喪借一節

此言親喪同時之禮父母之尊雖同但尊無二上父為重母為輕也故父母同喪則先葬母後葬父以葬先輕而後重也葬即

虞祔常禮也而不虞祔以待父葬畢以祭先重而後輕也是不即虞祔者非薄於母也父所厭故也葬母亦斬衰者非降於母也父未葬故也先王之制恩義並行而不悖如此

大夫降其庶子二節

大夫降其庶子大夫尊也其孫不降其父父至尊也引儀禮于左大夫不主士之喪亦尊不同也

儀禮喪服子夏傳

大功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十四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子謂傳曰何以

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二節

此言因殺其服亦殺也儀禮慈母如母貴父之命也其恩本殺於母記者懼人疑於如母之文又從而服其慈則過矣故明之

曰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思殺故也子婦為父母舅姑皆三年今以為人後者不貳斬故子則降期婦則降大功蓋恩隆於所後

則於本父母舅姑亦反殺故也孔子曰賀氏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為本舅姑大功君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

者不服以婦本是路人来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特之恩也氏云夫為本

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它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賀義未善愚謂賀氏此說不惟足破賀氏之鑿且并此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不稅喪之誣亦破之矣

繼父不同居也者一節

此釋儀禮為繼父服之義引儀禮子左

儀禮喪服子夏傳

疏衰裳齊期者不扶麻屨者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

禮記日錄

卷之五

五

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

為異居

疏衰裳壯麻絰無受者齊衰三月也

繼父不同居

按儀禮此文同居繼父齊衰不扶期異居繼父齊衰三月又

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是全無服之繼父有此三等此儀禮

文小記正所以解此文也今依此解之禮繼父不同居者服

衰三月同居者服齊衰期何以有是差等也以同居繼父言

母嫁子隨之往而同居此子幼而無大功之親是父無主後

一也母所適之夫亦無大功之親是亦無主後也二也於此

適者以其貨財為此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祭其祖禰三也垂

三者其恩極深有父之道故謂之同居繼父則為之齊衰期者

宜也以異居之繼父言之或繼父有大功之親或其後仍有子

此是繼父自有主後也則於此子之恩必不甚隆雖同居也而

其恩亦猶異居者豈豈可為之服期哉故止稱之為異居繼父

所謂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降而服之齊衰三月也此所以為

繼父服有同居異居之等差也恩有隆殺焉故也又自此外而

言或子不隨往或彼此有主後或繼父不為築宮廟則是未

嘗同居亦路人而已矣殊無恩也雖齊衰三月豈可服哉故曰

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言無服也而此註疏曰異居有三二是

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亦為齊衰三月則失儀禮及小記之意矣

故讀禮記者當先讀儀禮

禮記日錄

卷之五

五

哭朋友者一節

此言哭友之位

祔葬者不窆宅

卜不習吉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至大夫可以祔於士凡二節

妾無祖姑者一節

婦祔於祖姑至以大夫牲凡二節

此言祔之禮以記又放出故合之于此庶見大義然大約祔義

有五一日尊尊論貴賤二曰親親論昭穆三曰牲從其分四曰

得祔於祖之爲大夫者尊卑近也大夫下得而於祖之所謂之
候之貴絕宗尊尊也不得祔於昭穆則祔於祖父見父之類
夫士者尊卑同也夫既祔於諸杜父矣則其妻附於祖父言不如其有姑
妻從夫也妻祔於祖始矣其妾則祔於妾祖姑降於妻也若無妾
祖姑則間曾祖而祔於高祖妾昭穆同也凡祔必以昭穆壽孫必
祔祖子不得以祔父欲使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世次明而降殺辨也
然此據本文及註蘇耳按疏文云妾無廟當是約壇以祔之耳此
說亦為本文附會要之蓋經世祭之理則亦無祔廟之禮况大夫以
上已不爲庶母服又豈有羣輩而祔之之禮哉故妄附數句實爲疑
經諸侯不得祔天子卑孫不可以祔尊祖也尊尊也天子諸侯大夫
可以祔於祖之爲士者不敢自尊卑其祖也亦尊尊也妾祔於妾

姑也者無義祖姑則祔於適祖姑之為女君者可也。可者許姑之祔也。言可以見其非正也。所以降妾也。易男父君之性者牲從其分也。祖姑有云則祔於親親親也。祔於大夫則用大夫之牲者。卑牲不可以祭尊祖也。惟從其分也。夫為大夫之時而妻妾矣。是曾祭用大夫之牲。是後而大賤不為大夫。此大夫死而祔於妻則用無爵之牲以祭。妻雖死後祔於夫也。妻卒而貞妻為大夫死而祔於妻則以大夫之牲。妻雖死後從其夫也。凡氏曰婦人以從人為貴。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山陰陸氏曰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廟者。謂廢。氏曰此據妻之生死同祭。尊而受注以祔於此妻。則未有廟祭正。使新徙它國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此說是也。於乎明此數義矣。則尊尊親親其始而嚴終而莊之微而顯矣。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大

可傳傳乎死而妻必從夫存敢專用乎妾雖死而降其妻有而敢匹匹乎是故人道立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祔之義其大矣哉又按張子曰祔葬祔祭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祔祔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義親承家祭祀祔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凡祔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再娶別爲一所也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祔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立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六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之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粵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仇怨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再娶別營異域宜亦可矣反樂舊云曰按記云祖姑有三人則再娶之妻皆得祔於廟程子張子持之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與禮所記合

宗子母任爲妾

讀本聲言為慈母後者為庶母服為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為庶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為之服歟按此說或可通今亦未敢決然為慈母後者引儀禮于左

儀禮喪服子夏傳

疏衰裳齊三年者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為父母舅長子禫

此言禫服

禮記日錄

卷之五

九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此言慈母妾母之禮殺

丈夫冠而不為殤一節

此言男女已冠笄者死則從成人之禮恐當從殤說為正古者大宗然後得立後小宗不立並有殤年死而得立後之理且殤年雖已冠而未昏無為父之道安得死後立人之子以為子而以為父之服服之此陳註非也

久而不葬有一節

此言葬遲之禮主喪者不除恩重哀深也其餘祿以終月除則已哀之殺也

禮記惡笄以終喪篇終喪三年

此解儀禮篇惡笄之制引儀禮于左

儀禮喪服子夏傳

斬衰裳

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篇并髮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并尺二寸

按此記所謂箭笄終喪三年也此斬衰之笄婦人之服莫重於此而惡笄次之

記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笄首以并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擗笄也折笄首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禮記日錄

卷之五

十

妻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按此記所云則齊衰惡笄以終喪蓋指婦為舅姑妻為女君君之長子三者言之若女子子適人者始雖惡笄至卒哭則折吉笄首而易惡笄矣蓋於彼重則於此輕之義也故云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謂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婦為舅姑皆惡笄何以卒哭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哉蓋婦服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也婦恩重於舅姑非如女子子適人則降之義也此儀禮禮記文甚明今儀禮禮記疏皆失之蓋禮記疏以惡笄以終喪只為母是未考儀禮也儀禮疏以終之也是承子而論夫家為婦而遺婦為舅姑一節遂以終之為終父母之禮

未知禮記經筵終喪之義也經傳分門之學其弊甚獨此哉故必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可也又按制衰男子服亦有除有受何以婦人之并皆終喪曰婦人質而畧男子文而詳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此言齊衰大功服屨之異同引儀禮于左儀禮喪服子夏傳

疏衰裳齊壯麻經無受者此齊衰大功也大功布衰裳壯麻經無受者此大功也

按齊衰期大功九月是齊衰重大功輕也今何以大功九月而齊衰反三月哉蓋重其衰服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儀禮

齊衰期下大功九月上又有齊衰三月一節所以為分尊而恩禮記曰錄卷之五主

殺者之義故齊衰三月者則疏衰裳齊大功九月則降用布衰裳是其服之尊卑不同如此以義制者也然三月者分尊而恩

則為輕九月者分卑而恩則稍重是以先王為之酌淺深之宜服雖不同而繩屨則一以恩制者也故不嫌於以卑而同尊也

惟明於恩義之等者可以論先王之制矣練一節

此言小祥大祥行筮視濯之禮臨事而豫着祥服者殺哀之漸也去袂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非汰者哀也至大祥則吉

服而筮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燕子在父之室至可也凡四節

此言燕子在之禮降也山陰陸氏曰凡言可者皆指此言

以扶即位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二節

此言諸侯弔禮君為之主弔臣為也臣不收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孔氏曰按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

主人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主拜賓則主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桓子拜而稽顙故議其

二主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

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經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

環經以弔又其為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則事弁禮記曰錄卷之五主

經黑按皮弁錫衰而下皆不言弔異國之臣者為是註疏失矣已葬而主人必免尊君也未喪服而君不錫衰未純凶也

養有疾者一節此言為無主後者養疾主喪之禮於乎先王之世民雖無子生

必有養死必有喪如此此所以生死無所憾而王道之所由成也古禮既亡欲人之生死相收豈不難哉觀於此者可以知

王道興廢之由矣婦之喪至不免而為主凡三節

此言主喪之禮婦之喪一節及主人未除喪一節注疏義甚推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注疏義非也當從後

說是山陰陸氏云云吳文正公亦以為然今詳文理陸氏

當從之至其文正又曰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義甚明快今并足之曰此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惟宗子為主則可攝大夫之喪宗子尊故也則於義為益顯矣

陳器之道一節

此言陳器之道多者陳之非侈也賓客所贈以多為榮也至納則省之而不盡者陳雖多而納之有定數禮不敢過也省陳之者非儉也主人之所作以節為禮也至納則盡之而不省者陳之以定數則納之當盡禮不敢不及也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二者而皆合於禮故皆以可言言為禮之所與也於乎彼以天下儉其親或則以美沒禮者其不可明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三

奔兄弟之喪一節

此言奔喪之禮親者主情疎者先禮也蓋在既葬之後故皆於墓

父不為衆子吹於外

降於適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此言為君服斬之義疏義至故特明之是後異國本國之說鑿之甚矣不可從

下殤小功一節

此言下殤小功帶之制明恩重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一節

此言婦與女杖之禮姑在為夫杖夫所天至重也故姑不厭婦母為長子則杖報也女子主重文言主孝者不杖謂無男昆弟而使同姓之男攝主故不杖則此重女中推長文一人杖以女子成人杖正也童女而杖權也

總小功至親者皆免凡五節

此言免禮之節因時制宜而已故或冠或免皆不可以執一末一節又申上文主人必免之禮而詳言之

除殤之喪者一節

此言除殤與成人服而祭服之隆殺也

奔父之喪一節

此言奔父母喪之禮有隆殺也奔喪節又詳此畧也如云奔母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五

三

之喪不括髮疏雖依奔喪文補之但此正文或誤誤於承用故

當闕此文而以奔喪篇為正也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一節

此言姑服適婦之喪禮

禮記目錄卷之十六

周禮卷之十六

大傳第十六

記祖宗人親之大義人道之大者故名之曰大傳其文正公纂言之說似鑿

禮不王不禘至及其高祖凡二節

此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廟祭之隆殺禮不王不禘蓋禘祭之大者也王天下之至尊者也以其分之至尊故得行乎祭之至大豈諸侯以下所得而僭之者哉無禘之禮何如王者有大廟以祀其始祖矣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是報本及始之心上及於無窮蓋祭之至大者也故禮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不為王者不得禘祭也是則天子祭之獨隆如此諸侯不得僭也諸侯之禮有禘祭惟及其太祖而已蓋升二昭二穆之主而合祭之於太祖之廟也是則諸侯之祭次於天子大夫士又不得僭也大夫士有禘祭之大事必省命於君亦惟及其高祖而已蓋大夫士無禘禮故必君賜而後行且自三廟而下故惟及其高祖也由是觀之人本乎祖凡之道皆畢也蓋本及始凡人之心皆厚也惟天子則祭太祖矣而又禘其太祖之所自出諸侯則及其太祖而已所自出者不詳而及也大夫士則及其高祖而已其太祖者又不得而及也心雖無窮分則有限惟為其所僭為則在國能安分以尊其君所以為忠臣在家能以義事其祖所以為孝孫否則越禮犯分明有無君之心幽有陷親

之失其如忠孝何哉於乎通於此說者可以為人臣子矣牧之野一節

此言武王之孝以證上文王者尊祖之事也武王牧野之師順天應人事之大也既事而退則有天下而為天子祭於上帝祈於社設奠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皆以其成功告也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葵奔走以供祭祀于祖廟追王亶父為大王季歷為王季文考昌為文王所以然者蓋以亶父季歷文考昌雖祖考然皆諸侯其號則卑也武王雖子孫然今為天下王其號則尊也夫吾子孫既獲尊號而莫祭於下寧忍祖考以其卑號而泣臨之於上哉此所以必追而王之而尊崇以王者之號也孝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按書武成曰既生魄厥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此禮記言追王之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武王先王后殷建邦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由此事觀之一則曰大王一則曰王季一則曰文王是雖未詳言追王之事而追王之實固可見矣故先儒言亶父季歷克商後但尊稱其號是已此大傳與武成同自是實事若中庸所以少異則先儒謂若王者禮制至周公相成王然後備故云云耳虛齊先生乃謂武王初得天下便追王文王至大王王季姑侯執議至周公乃成之此蓋先入中庸而未詳考武成也此亦前輩詳中之畧東萊呂

氏曰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本意也儀禮傳曰
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南天子人君其尊等爾大
王季文正乃武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焉為侍追王而後尊
執追王者何意蓋三王皆肇基之上所以追王之也此語得疏
意疏亦曰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山興也若非王迹所由不
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
尸服以士服是也此是一理大道理但不以卑臨尊亦是人子
至情又是一理不可以為後儒附入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上治祖禰凡一節

此歷言先王治親之禮而有以盡乎人道也昔者先王以四海
之內萬民之衆人皆有親無以條理而齊正之則人倫不明小
禮記曰錄

禮記曰錄

卷之六

三

民不親是故以言乎人之上有所祖禰也則上治之以尊尊之道
蓋祖禰尊也尊之者敬事之也以言乎人之下有子孫也則下
治之以親親之道蓋子孫親也親之者慈愛之也以言乎人之
旁長者為昆弟少者為弟也則旁治之以合食昭穆之道蓋合會
之以燕饗之飲食所以綴其情次序之以班位之昭穆所以辨
其等昆弟之所以式相好也是尊尊以上治也親親以下治也
合食昭穆以旁治也皆所以別之以禮義之當然而理正其屬
之戚者其恩隆則從而隆之不取不至焉其屬疏者其恩殺則
從而殺之不敢太過焉夫然則尊敬祖禰於其上慈愛子孫於
其下睦友昆弟於其旁即五閭門之內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倫
理以明恩義以篤人極以立而天地之綱常以定矣人倫之道

尚何以加於此哉

或曰合食昭穆二事是總言上治下治旁治之事不可與尊尊
親親對愚竊謂不然夫旁治惟此二事便盡了若上治下治其
事多端凡養生送死之中無非所以致其尊親之意難以枚舉
故記人特以尊親二字該之其義甚廣其文最精蓋二事所能
盡且三事於昆弟則可於祖禰子孫初無與也安得混以為上
下治乎故疏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者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
以禮義人道竭者總結上治下治旁治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
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此說取是吳文正公亦從之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一節

此言聖人圖治之要有五而人道尤五事之至急者也亦承上
禮記曰錄

禮記曰錄

卷之六

四

文而言夫為錢之煩聖人非不欲事事而整齊之也萬民之衆
聖人非不欲人人而安養之也然其南面而聽天下之治所且
先者五事而民不與存焉急先務也五事者何一曰治親上治
下治旁治人道之所急也二曰報功已用之賢能有功於國家
之臣或登庸於內或封建於外是使之以禮所以報其功也故
次治親三曰舉賢賢有德者雖未用而無功然有德則足以正
君善俗急舉摧之故次報功四曰使能能有才者雖考德未或
成然有才則足以理煩治劇必任使之故次舉賢五曰存愛愛
者情也人情易於偏私親愛難於得正無以察之則欲動情勝
四者之用陷於一偏矣故以時時存察其愛之公私終焉是五
事者誠未及乎治民也若於民無所係矣然而五事一行之

皆得其常則其親治而家以齊人道立矣由家以及朝廷其功報其賢舉其能而賢才輔矣又時察於其心其心正身脩而動罔不吉矣吾見人道立而上無敵政賢才輔而下無慢令賦歛自輕徭役自省民財無匱乏之憂有豐騰之樂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大治矣如其一物之絀繆則人道不親小人柄政煩刑重賦由之而起民欲得其正命而死也得乎由是言之國家之治亂由生民之休戚生民之休戚由五事之得失信乎五事也者馭世之大柄也致治之要術也是故聖王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首而治親也而次而報功而舉賢而使能而在愛也蓋其功不可闕故必兼五事以爲先其事不可亂无必即治親以爲始豈創行而逆施者哉是則急治民也而先五事行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五

五事也而始人道帝王致治之盛要蓋如此後世閭閻慚德上下四旁之間無一可者而曰若之何而仁民也若之何而聽治也不亦繆乎雖然大學之治始於誠正而傳以有愛居四事之後何蓋人情常難於克終若道或病於持久家齊政治之后固驕奢淫佚之所自起也故記人敬之而以有愛爲終於乎以誠正居齊治之先所以正其始以有愛居五事之後所以虛其終蓋存者察也正心者察其偏也皆敬也故曰敬者聖王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立權度量至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凡二節

此言聖王因革之禮見人道之所以爲大也二節雖則對舉互言其實意重下節故曰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是但聽下去

意意如云凡此七者是皆制度之未固可得而與民變革以立一王之法者也若夫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則天地之常經人而無此則非人矣國而無此則不國矣天地而無此則乾坤亦幾乎息矣後王固當世守而不失者也豈可與民變革如制度之未著哉即此可見人道之大聖王之治所以必從此始同姓從宗合族屬至周道然也凡四節

此言正失禮之事二節以上言節妻不可謂之婦以其素昭穆也三節以下言同姓不可以爲婚以其同祖宗也註疏以弟妻可謂之婦失記人之旨陳註辯之甚當爾雅記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是此經言也宜乎兄弟之稱至今幾千年而不變也吳文正公曰上古洪荒民生蚩蚩同乎禽獸其後

禮記目錄

卷之六

六

聖人出而爲之君師人類始漸與禽獸異然其禮質而簡故有其初同出一原其末相去漸遠則不辨其姓而或通昏姻者焉馴之唐虞夏商有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之男女有別則與古初不同矣然亦未若周禮之文而詳也此周之所以爲經制大備也與長樂陳氏曰舜娶於堯君子不以爲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不知禮時之文質不同也

按朱子論司馬遷史記曰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嫁于虞舜亦不當受堯之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樣朱子此說最是今以此說細考他書凡稱帝繫等語俱係謬妄而當疑之黃帝之時文字初立尚簡未備洪荒之世尚無文字誰

與傳之奉火之後只有六經六經只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其
他帝王世繫一字無傳司馬遷大戴禮泰之遠果何自而傳之
歷歷如是也噫是故宜其多推安而不經也然則陳氏文質之
說是亦未之思者上二節重異姓主名說首句同姓介族是起
語不重

儀禮喪服篇

大功九月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
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
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之大者也
可無慎乎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七

按此儀禮則此節是傳兄弟之妻無服之義夫喪多而服五上
附下附列也今兄弟之妻昭穆與已同列上既不可附於母下
又不可附於婦此所以以名定之而無服惟諸祖母世母叔母
為有服也

服術有六至有從輕而重凡二節

此言服術術猶道也服術謂古先聖人制服之道下文六者是
也術雖有六然亦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於其間而已凡此
類經文俱難泛論皆散見於服之中必須照服論之故疏解如
此等處俱明白且從服六者又詳見服問篇此亦不悉
自仁率親一節

此言聖人以仁義而治親一理之當然也亦承上文親親尊

而言仁主恩愛父母近而情親祖遠而情疎故以仁而論由親
而上至于祖父曾高祖父則祖比父母俱為輕也此祖之名曰
輕所以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必三年也仁恩重故也義主斷割
父母近而分卑祖遠而分尊故以義而論由高曾祖父而下至
于祖則祖比父母俱為重也此祖之名曰重所以高曾之服但
應絲麻小功而進之以齊衰也義重故也大此一祖也以仁治
之則比父母為輕非吾自為之輕也親親之殺一理之自然也
是故制服有親親之術也以義治之則比父母為重非吾自為
之重也尊尊之等一理之當然也是故制服有尊尊之術也故
曰北義一也於乎先王之辨仁義至精如此所以上治祖稱者
至矣夫人安得而不尊祖親稱哉

禮記目錄

卷之六

八

君有合族之道一節

此言族人不收親君之義亦尊尊之意也夫君有合族以食之
道以仁而親族人也而族人必以臣禮自處不敢以其本親而
上親於止君者何限於位故也蓋君位君也吾位臣也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君雖以仁而睦族臣必以義而
尊君夫然則臣子尊尊之心無間於頃刻而君父親親之仁可
垂之於永久矣此恩義兩盡而君臣俱安也與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此言重宗之義當從朱子說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
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
祖禘也此說最是至小記所云不祭祖則

亦以朱子之言為正可也

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帶下文一節

此經重出說見小記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至公子之宗道也凡三節

此言公子之宗道凡國君之子除嫡子繼世為君者稱世子天子其餘皆謂之公子此公子也有二通適子同夫人所生者為適昆弟其非適子同母而庶生者為庶昆弟皆上不得宗君以君有絕宗之道也又下未為後世之宗可無統之者故則有三道焉一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小宗大宗皆一時權宜之宗與上文繼稱繼祖者絕不類蓋適昆弟立為宗則稱大宗庶昆弟立為宗則稱小宗也何以有小宗無大宗適夫人只一子繼世

禮記

卷之六

九

為君無適昆弟可立是無大宗也君使庶昆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則是但有小宗也而何大宗之有此不以庶子為大宗懼匹嫡為亂本也此公子宗道之一也二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君有適昆弟使為宗以領公子是有大宗矣彼庶昆弟皆同宗之又何小宗之有此不以庶昆弟為小宗亦懼匹嫡為亂本也此公子宗道之二也三曰有無宗亦莫之宗蓋嫡子既君國矣止一弟為公子是無宗也而亦何公子宗已之有此公子宗道之三也故總結之曰公子是也又以公子之宗道而言之公子之適為君是公子之公也以庶母所生之兄弟有為士者有為大夫者以適母所生之兄弟亦有為士者有為大夫者無以統則族屬不親少長無序矣是以公子之公為之立適弟一人

為大夫者使庶昆弟之為大夫者皆宗之為之立適弟一人之為士者使庶昆弟之為士者皆宗之此正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公子之宗道也於乎此義行則不惟統群公子而族屬親少長有序且適庶之分甚明先後之倫素定而欲以妾母為夫人如桓公之弑隱而奪之位如閔公之躋僖而逆其祀者皆無自而為之階矣先王宗法之善為何如哉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此釋四從兄弟無服之義四從兄弟族屬絕則無延及之服而不為之服者何蓋服之為義以其有親各以其屬而為之服情在於斯也故稱情以空文焉若四從兄弟族屬則情疎情疎則無服理當然也

禮記

卷之六

十

有仁率親一節

此言先王親親之道推之而極其妙也先王之治親也以仁而言親者吾身之所自出也仁莫厚焉備親而上則有祖有曾高祖又吾親之所自出也可不尊乎是尊祖者始於親親之仁也以義而言親者吾親之所自出也義莫尊焉其尊祖而下之則有親又吾身之所自出也可不親乎是尊親者終於親親之仁也由是觀之以仁率親而至於尊祖則始於親親以義率祖而至子親稱則終於親親可見人道親親也人性之自然也能盡其性者則其妙當何如哉是故人君誠知仁以親吾親矣推之而親者親所自出義可無尊乎故其心尊祖知尊其祖矣推之而宗者祖所自出義可無敬乎故其心敬宗知敬宗矣推之而凡

同宗者其初一人之身也可離散乎故合以燕食序以昭穆見之而不疏也既收族矣推之而九在族者本本源其初也始也宗廟以反始可不嚴乎故祭之以時道之以禮嚴而不敢忽也既嚴宗廟矣推之而社稷者祖之所傳而宗廟之所與同久遠者也社稷危則宗廟為墟矣可不重乎故重社稷守其禮而不敢輕也重社稷矣推之而百官族姓效勞宣力是社稷之臣也可不愛乎故愛百姓篤其恩而不薄也愛百姓矣推之而百姓之官各得其人則仁民恤衆該刑罰中當此罪而不寬也夫民之所以不安田里而多愁怨者由上之嚴刑重罰而不已也既刑罰中矣故庶民安力本者得以自盡也夫財之所以不足者由民之不安其生不得盡力而輸也既庶民安矣則深耕易

禮記曰錄

卷之六

十一

耕食貨所資上下俱足矣夫民有恒性惟財用不足則為善無資而其志喪矣既財用足矣則禮義生於富足故百志成夫民有禮俗惟非心邪念間之則乖爭陵犯而俗敝矣既百志成矣則宿道向方返朴還淳故禮俗刑於世之所以拂鬱常多而和樂寡者凡以禮俗之未刑分常病於相陵情常扞而不通也既禮俗刑矣則百官和於朝也萬民和於野也上有化而不知下有功而不庸協氣肅生萬物大和其樂為何如耶於乎由親親推之其妙至於如此此大傳一篇之效為人君者可不務乎按重社稷之禮禮字不必專主祭祀說百姓愚意言指庶民蓋民為社稷之本民心離則社稷危矣故既重社稷則自愛民既愛民則懷之以仁正之以義故刑罰中如此說更請切讀以

知者

少儀第十七

按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說是夫天下之理雖無大小然其事則却有大小人未有不自小而能成其大者是以古人之學必先小學教以威儀言辭之小節然後教以大學明德新民之大道也此少儀之篇所以繼大傳而垂訓也分明是以小大並言之而朱子亦曰少儀即小學之支流餘裔於平後之為教皆不由之是既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於其始又安望其能明乎義理措諸事業於其終且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亦難哉

禮記曰錄

卷之六

十一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至聽役於司徒凡四節此記吉凶請見之辭凡他篇直記此篇直看聞字者何少儀一篇皆以讓道示人故亦自先致謙辭此記言之意也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此句請辭極謙卑何也蓋不惟曰願而曰固願誠意至也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皆婉曲致謙如此以德位兼隆固所當尊而又在始見禮尤重也不得階主四字自為一句是記禮之文言請辭但可指將命者不得徑指主人為不敬也以此章觀之先王之世自吉至凶無過而非行禮之時自踈至戚無過而非行禮之人其於尊而踈者禮貌固為有加其於適而褻者亦未嘗收慢其於卑時辭讓固為有則其於喪事倥偬亦未嘗不謹此禮義行而人道立也

君將適他至主人無親受也凡四節

此記人臣吉凶致物於君之禮辭及因賻者授受之儀也

受立授立不坐一節

此記授受之儀而因正其失也受立授立不坐者恐煩其俯也委曲以為敬禮也性之直者則跪則非禮矣故記者明之

始入二節

此記相禮之辭始入而相之辭者所以慮其失於簡而無文即席而詔之坐者所以慮其過於繁而無節大中之遺也

排闥一節

此記脫屨之儀所以敬尊長也

問品味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四

此記問於人之禮皆婉其辭以示敬也啜食者常食之謂情之所嗜也苟不常食則非所嗜可知習者未能而樂學之謂善者既能而深造之謂苟非所習所善則不能亦可知此皆言語之法

不疑在躬一節

此記君子之所宜戒

泥埽曰埽一節

此記埽之名與埽之節

不貳問一節

此記卜筮之儀不貳問者已有疑而卜筮者當戒其瀆也問卜筮曰義與志並義則問志則否若人有疑而卜筮者勿卜也

私也

尊長於已踰等至不擢馬凡六節

此記卑幼事尊長之禮皆委曲以全敬也約矢擁矢非禮之正也以卑幼者與尊長者為耦故不敢隨常禮而約矢擁矢所以全敬也以角酌酒置豐上取馬以成勝禮之正也以卑幼者而勝手尊長故洗爵以請而不取豐上不敢用角不敢擢馬皆以全敬也客亦如之一句輕

執君之乘車一節

此記僕御君車之禮雖君未升而敬也至矣朱子云註疏皆誤讀者宜更詳之

請見不請退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四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有義存焉君子於尊長進而請見不敢請退雖有厭教之心也朝廷曰退示寵榮之地還舍故番初無號進之心也燕遊曰歸示適情之地久易無節宜為流而亡文之戒也師役曰罷示凶器危事非人君所樂為故以休兵息民為幸也君子進退之節有義如此罷字從後說長朱子亦云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

侍坐於君子一節

此承上文請見不請退而言要亦有當請退者蓋君子之意未倦則在已不可以請退蓋於此請退則嫌厭教若君子之意既倦則在已又不可以久番蓋於此不退則又妨君子之就安故當察言觀色隨時制宜以為進退之節而不可以執一也

見儀禮士相見禮

事君者一節

此記君子謹始則可善終重事君君子之將仕而事君者量其君之可仕而後入可也不可既入而後量蓋未仕之前君臣之分未定也去就在我故可量其可仕則入不可仕則止若既仕之後君臣之分已定矣去就死生皆非我之所得事故戒以勿入而後量以詒輕進之悔彼乞假於人一物之微也亦必量其入之必與然後可否則人不與而已徒取辱矣為人從事一事之微也亦必量其事之必濟然後可否則事或敗而人已兩相累矣微事且然而况於仕止之際係吾道之興廢關吾身之榮辱而可以不量乎此正謹始之道也惟能謹始故可以善終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五

是故量其不可而止者固可以素身以全義矣其量其可而仕者則君臣道合在君則君其得臣弘化有以遂其道致治之心上何所怨於下也在臣則君其諫行言聽無所位素餐之尤下何得罪於上也上下兩全此終之善也凡以其能謹之於始也一或求慎則君有怨於其臣臣得罪於其君君臣道乖身恒必由之雖悔於終亦何及哉於乎古今之不量而入以詒自失之悔者何限是故子路之於衛衛管仲之於公子糾是不量其不義而輒仕之也賈誼之於漢文王通之於隋文是不量其不能而輒仕之也楊龜山之於蔡京許魯齋之於胡元是不量其不正而輒從之也故教君子者皆不能以善其後而不免於自失君子其可以不謹之哉量而後入正言之也不入而後量者言

而深戒之只是一事說不可如馬氏分開作兩項說又曰如孟子子之不受齊祿正是量而後入

不窺密一節

此記君子之所宜戒皆自接人上說惟莊敬以持養之則自無此失矣

為人臣下者一節

此記人臣之義君有過進而面諫於君可也若退則宜為尊者諱不可揚之於人而為訕故孔子惡居下而訕上者三諫而不聽逃去之可也然猶當憊憊有餘意不可憤疾於君故樂毅報燕昭王書謂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領君之美一過其實則是為諂故必稽其實而不諂諫君之失一或見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十六

從旁至於驕故必不敢恃而生驕君德或怠則必張大其志以助成其德君政或廢則必掃蕩其敝而更新其政凡若此者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一於義而不謀其利所謂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焉者也非為社稷而效勞宣力者乎故謂之社稷之役夫人情之為善樂則安則久故人臣有將順之義而頌作焉是故委曲為忠所以成君而非所以道諛也故凡美盛德之形容稽其實也託歌詠以揄揚象其功也苟可樂始以勉終斯吾志耳侈詞以干媚浮實以希容則固其所競競焉蓋虛美之薰心則自聖之念侈此其意也亦已熟矣而妄敢為諂耶人情有過弗良於言罔聞於政故人臣有匡弼之義而諫行焉是蓋因事納忠所以好君而非所以拂己也故凡若此者皆獻之入告

曰我后之德也危言激論之無隱曰非微臣之幸也凡其補闕而閉邪盡吾心耳負直以爲矜恃能以長傲固其所懷操焉蓋格心之無本而言感之已下此其愧也則已甚矣安敢爲驕耶如是則事君以義而非利矣斯之謂社稷之臣與嘗觀古者君臣之際都俞吁咈唯喏一堂是故君臣同休天下受賜焉自世主之喜頌而惡諫也故臣且諂而驕嗚呼驕之害矣臣耳而益君猶有諫焉諂之害吾不知其終矣故爲人臣者寧無頌而不可以爲諂爲君者寧使其驕而不可使其無諫則亦庶幾哉雖然驕宣臣之道乎於是重有感於古矣

按方氏公正二字本文原無此旨不用可也

毋按來二節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十七

此又記君子之所耳戒者按來者報往之基報往者按來之致然據本文口氣是兩平毋按來是戒其進之銳毋報往是戒其退之速惟深造之以道則無二者相因之失矣

士依於德一節

此記爲士者宜會本末之全而以曲藝明之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道之見於文章器數者謂之藝固皆士之不可闕者俾德其本也藝其末也不可無先後緩急之分故士於德則當據之而不忘所以立其本也由是而又游於藝則本末兼該固可以應務而不窮而内外交養吾心亦無適而不存矣此其所以爲善士也猶工之依於法則體式既定而又游於說則藝通以盡其利業且益精而法亦無往不行矣所以爲良工也

此即論語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意更參考之毋嘗衣服成器

此記言之當戒者人之衣服成器不可嘗毀之以爲不善徒取惡於人己之言語有所不達不可自我質正當取正於人能以此爲戒則不失口於人而義理日明於己矣

言語之戒一節

此記保氏所教之六儀但與周禮少異周禮保氏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此蓋撮彼文而釋之故或少異而有闕文也故但有五事止指君子一身之容言之可也若說六儀則更少其載而有輔詩經小雅正月篇無棄爾輔不輸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十八

爾載

問國君之子長幼一節

此與曲禮意同而辭異耳

婦人吉事三節

此記婦人之禮

執虛如執盈一節

此記君子主敬之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况於執盈而敢多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有人而敢息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

星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處天下之事雖臨刑在所不
可欺也況十目之視者乎

凡祭於室中堂上一節

此記脫履之儀祭不洗者主敬也然則跪者主敬也儀禮細飲
酒降脫履升坐燕引見卿飲酒義
未嘗不食新

孝也

僕於君子二節

此記案車之敬上一節僕者之敬君子升下至還立是僕者始
終之敬其敬車二句是僕者之否之有其義載車者至三乘
是二車之多寡明尊卑之義有車者至末是入於尊者之車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九

物致其賤之義無非敬而已矣急謂諸侯七乘正周禮指侯伯
言之據陸氏曰周官凡諸侯之卿禮下其君二等然則下之三
乘子男之卿應氏曰此與周禮未甚差也時記禮所見多諸侯
禮故所言止及此若上公禮自當等而上之爾

此記獻物之儀

乘兵車一節

此記兵刃將卒所同行列之禮

賓客主恭一節

此記行禮之不同而所主之各異也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客貌
之恭為主然恭亦本於心也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

主然敬亦形於外也但賓客則有脩飾致文之意祭則誠恪不
為容儀故各言之耳猶孔子所謂安以遠若容以自反非主祭
之容之意得事所以迭死故主哀會周所以申政令嚴約束故
主訓兵凶器戰危事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之尤不可以不謹
故當致謹而容其幾也思險者心存危懼所謂臨事而懼者也
隱情以虞者容幾也所謂幾事不密則害成者也於乎禮隨事
而不同道隨在而各盡如此此禮達而事治也

無侍食於君子一節

此記侍食於君子之禮

客爵居左一節

此記奠爵之禮見鄉飲酒禮圖

禮記目錄

卷之六

十

贊幣自右一節

此記相禮之具古人尚右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以幣自人來
早也傳君之辭命則由君之右以辭由君出尊也

酌尸之僕一節

此記尸僕君僕之儀

凡養至祭耳凡七節

此記飲食之儀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二節

此記尊之所尚所向其義在於重古而專惠也此二句即王藻
所謂凡尊必尚玄酒唯君而尊者也

按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而方壺在玄酒南上此即所謂

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此是聖王酒也重古也凡尊及尊

面其尊亦尊惠也此即所謂唯君南尊之面疏謂凡尊亦尊

面大率強於文理又順

中一節車出

飲酒者一節其有折俎一節中一節車出此記飲酒之禮以飲酒之禮言之襍醯而有折俎則不坐不以小事而當盛禮也未行爵不啻羞先禮而後飲食也下文又明折俎不坐之事

衣服在躬一節

此言服制之當知衣裳之制之義說見玉藻衣正色裳間色章然思以為服之當知者不但此義如圖解所載凡十二章等取義之類皆當知也夫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義則以知而言為問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三

於義理不學雜服則以行而言不能以安禮夫惟因其名而知其義由其義而安其禮然後稱其服而成其德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一節

此記後飲之禮應氏曰執燭抱瓶戰役也為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而自下之不嫌其勞也執已燃之燭而又抱未燃之燭其愛客而欲番之凡有加而無已也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辭或讓或歌或苦不容廢惟執燭之人不服為此此說是也註前一說云暮夜客此三事非也夫君子雖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外允顯令德莫不令儀豈可廢辭讓而為繼淫之飲哉故當如應氏從後一說

禮記目錄

此記事尊者而氣容肅也

為人祭曰三節

此記歸將命之辭異而及其儀也為人祭曰致福申其辭也為已祭曰膳不敢當福謙也祔練曰告喪哀而質告死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而已凡膳主人必親展之以省其善不多寡及以授使者使者及命主人皆拜稽首敬也古人之重於神祚如此此所以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人亦以為重也

國家廢

此記君子憂國之禮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三

禮記目錄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閩福寧王巖新乾行者

自天子以至庶人位無尊卑皆須學以成自義農以至孔子並德無賢聖皆由學以精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學孔孟既沒遭六國縱橫秦人焚坑而學法斯盡矣漢興採書之律未除學校之制不講其敝固猶故也所幸吾道如元氣周流未嘗止息諸儒去邇不遠而家傳口誦者尚存大學一書網條畢備而此篇者又首發明夫人所以不可不學之意蓋與大學實相表裏此戴氏之功所以為大也學者豈可以為附會之說哉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發願書其必由學乎凡三節

此言明君以務學為急是就君身上說蓋教化之原本也故為學記之首章夫致思慮以合乎法求善良以親乎賢是其望治之心亦勤且切矣故足以致眾然誠意未孚雖諷聞而未足以動眾也禮下賢德之士心體疎遠之臣是其親臣之心又誠且至矣故足以動眾然教化無本雖動眾而未足以化民也君子而無意於化民斯已矣如其心曰聞而未動語治功皆苟也吾之責未但已也動而未化語王道未成也吾之心未但已也必欲化民成其美俗於變時雍乃為至焉則將何以哉慮慮求善未可也就野禮遠未可也必也由學乎蓋大學之道明德而化民而君必務此則始之格致誠正以明明德而化民之末

立推之齊治均平以新民德而化民之用斯行然後庶民自美俗自成而天下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然則明君以務學為急顧平天下之要道也人君焉得而不學哉

按學字如此說取閱上文疏亦曰學則博識多聞知古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範故可化民成俗也最有理義戰諸說多作立學校是寬一步不緊切三代而下孜孜學校之君亦豈少哉惟其學校之教不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故卒無以致乎化民成俗之盛耳以此觀之可見此章學字斷從君身上說

王不琢不成器一節

此言人君以教學為先是就教民上說故次首章蓋君既務學以立其本矣然而教學之制未立則開道誘掖之方未至是化民成俗之道未盡也故其本在務學於身其要在唐教學於天下口人何以必須學也玉有美質器之璞也琢而成之則玉為有用矣如其不琢則一無用玉而已是天則生之人自委之也人介性善道之具也學而知之則人為全人矣如其不學則一無知人而已是天則與之人自暴之也然則咎將安歸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其責在人君也無以教之而使人昏昏可乎哉是故古之王者建立邦國以君其民必以教學為先務也立之教若下文雖經辨志之類立之學若下文雖經序學之類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二

蓋學以定其教之地教以一其學之力是以人無不學而天下皆知道之民循王之既琢而天下皆有用之器人倫以明小大以親而君師之責塞矣傳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於學在

此教學為先之意也

雖有嘉有節

此言至道味於不學必學而後得道也夫嘉有善言也然而存乎者者也弗食則不知其旨是自棄其嘉矣至道其善也然而存乎道者也弗學則不知其善是自棄其善矣是知道本固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是故學之於人矣乃凡人之有餘而知至道之善音猶所不足如此也教之於人矣至無以應人之求乃知至道之善音猶有所未至而困如此也惟知不足也然後能自反而求諸己以足其所不足而至道之善由自友乃有知矣惟知困也然後能自強而倍進以濟其困而至道之善由自強乃有知矣由是觀之自友生於知不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三

足知不足生於學是學於人者固以長益乎我也自強生於知困知困生於教是教於人者亦以長益乎我也故曰教學相長也以其曰教曰學雖不同及其所以至於至道之善則一也是教也學也均之所以為學焉者也人豈可斯須而廢學哉父命曰教人之功居自吾身學問之半父命之謂也按引父命只見教能長我之意知嚴陵方氏曰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父命之言以證之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非教學半之謂乎此說正是此章之意劉氏體用之說是傳記本旨與此節上文無干讀者詳之

古之教者至其此之謂乎凡二節

此言古者立教之方與其教成之效也夫古之教者以學校不

廣則無以為育才之地而民性不復是以二十五家立一塾焉塾者執也成孰為義五百家為黨立一庠焉庠者養也以養老為義教執事所升也萬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序焉序者射也以習射為義教庠學所升也天子諸侯之國立一學焉學者太學也教天子諸侯之元子眾子卿大夫士之適子及序學所升也是學校之設其廣如此以教法不立則無以為養成之道而全才不出是以每歲皆有入學之人問歲而行考校之法其考之也如之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使賢者有所勸而益勉於善不肖者有所懲而亦至於善則由小成以至大成而教有成效學有成才矣是教之之術其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四

次第節目周詳又如此由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也抱負大者其設施亦大道德隆者其事功亦隆是故足以化民為善而易民汚俗近民悅服而遠民懷之功效如此此非太學之道乎蓋由其大成也是明已之德以立其體而有以為致用之本由其功效也是新民之德以達其用而有以收立本之功人物俱成體用並至太學之道如是而已然則古昔人才之盛治效之隆夫豈偶然者哉

按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里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

治以成其德達其才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着而事遠遊行之降賦縣所於考至其設教則以琢辭銀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推撫以淑其人抑且重錮之也愚謂觀於此言可以見古今世道盛衰理亂之由具文正曰小成以上皆小學時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愚獨謂不然夫知類通達大學知至之事也強立不反大學身脩之事也孔子至聖且曰三十而立孟子大賢且曰四十不動心今以十五入大學之次年則是終十六歲也古人二十而冠方視之舉爾幼志安有年經十六而遽責以聖賢事功乎亦誣之甚矣竊意此等考校俱是大學事蓋此年入學學字只承國有學字來是十五年入大學至九年有二十三歲考其知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七

五

大學始教至其此之謂乎凡五節

此言大學立教之意而所關之大也大學始教有司服皮弁服行釋菜禮于先聖先師者何皮弁服之尊者也而釋物之卑者

也始教而祭此所以示以尊敬道意也祭菜之時歌小雅之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以肄習者何三詩也者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詞也祭菜而歌此所以示以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使知教成之後將欲效勞家國如此也入學而擊鼓以召學士乃后發篋以出書籍著何鼓鼙之聲謹可以動眾者也先擊鼓而後發篋正以警勸其志使之遜順而進其學業者也用夏楚二物者何朴作教刑極其怠忽使收斂威儀也補五年大祭也未五年不視學以考校者何漸漬以俟其化不欲速以雜其心也教者時而觀之而不語者何欲其體認而自得之於心不馳心於言辭之末也幼者但聽而弗問者何學不可以躡等幼者未必能問且未知要夫是七者以教也敬道而趨固足矣官始

禮記月錄

卷之十七

六

學之教也至其此之由乎凡三節

此言教之所以成否見教人者貴不倦也大學之教也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之際又有居學所以然者何哉蓋凡學之道以能安而成安之道以時敏而入故紘以時教可矣使退不調琴瑟之絃則其為絃疎而已矣詩以時教可矣使退不考物理之附則其為詩殆而已矣禮以時教可矣使退不考禮服之制

則其爲禮粗而已矣夫操縱傳作維服皆極而退息之所宜與者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惟其退息不與於藝斯於時教不能樂而相安此可見退息者學有關於時教正業之成否如此君子豈容以一念間乎是故大學之教必以君子之學焉者藏身於大學之時則脩治其正業如弦與詩禮之類固隨時勤厲而不息退息於藝之際則若玩以適情如操縱傳作維服之類又隨在致力而不惰時有動靜而功無作輟遺有本末而功相發明是教得其道如此此所以所習者盡而志不分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安其學也見意趣而樂學殆欲羅不缺矣親其師也道同德合愛敬兼盡其友也心孚意契無得賢以自輔矣信其道也趨向定而持守固他岐不能

子教人貴不倦也
按首一節意重居學上言不學操縱八句言無居學則正業決不能成見居學斷不可閒藏息以地言脩遊以學言吳文正公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宮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縱等語是也又曰末一節兩平說則以後並連正業俱置而不講徒有佔畢訊數之爲以漱口耳之說殊無弦頌詩禮之

化以爲心身之益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世道所以不雍熙也端本反經之說在後世要必以復古人時教正業爲先若退息居學則有存乎人者當自勉也蓋業而不正悉邪也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寧忍以邪道而率斯民哉

大學之法至可謂善喻矣凡三節

此言教之所由興廢知之者可以爲師也大學之法以救人之失也常禁之於其情欲未發之先抑未形也示之以禮以防其微偽未生也示之以誠以杜其漸如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之類此謂教之豫何也以其先事有備不至緩而無及也以其長人之善也常迎之於其善端可教之際幾之未至不疾也惟憤而啓之以開其意幾之既至不徐也惟排斯

發之以達其詞如十年學書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此謂教之時何也以其非失之先而欲速亦非失之後而不可追也又自其教以責諸已也不強其節之所不能優而游之使自求之也方與學者不遽陵之以適道厭而飫之使自趨之也方與立者不遽陵之以行權如曾子聞一貫而語門人以忠恕之類此謂教之孫何也以其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強人之所不能也自其教以取諸人也稱此人之有知使在彼者觀之以爲致其知稱彼人之有能使在此者觀之以爲力其行如夫子曰賜與回也執念之類此謂教之摩何也以其使彼此之相勵蓋猶以兩物相摩而各有助也即此四者何以爲教之由而豫則學者之失無自而生矣教以成德學者之善而而長

矣教以孫則學之所責已者深遠以道而自得之味長矣教以
摩則學之所取人者見賢思齊而輔仁之益廣矣是其興也勃
然此教之善而師之所當法者如此若待其已發然後禁則欲
動情勝憂不可除也雖有教之亦扞格而不勝時之已過然後
命之學則聰明知慮不及前時矣雖勤苦而難成雖施而不孫
則所學多歧茫無端緒壞亂而不脩矣獨學而無友則孤單僻
陋寡聞正言矣由是燕私之朋乘之相與逆其師由是燕私
僻因之以至廢其學有此六者其教廢可知此教之不重而師
之所當戒者如此由是觀之教之興也有四而其廢也有六是其
興也常少而其廢也常多其興也常難而其廢也常易教人
者不可不知乎是故君子必知教之所由興廢者如此則興者舉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九

之廢者戒之然後可以為人師也何也蓋師以立教教之不善
非所以為師也惟知興廢也入道之由示之於未發之先而不
牽率其必進則學者身心裕於涵養之餘不扞格而和矣向往
之志作之於當可之時而不沮抑之使退則學者義理觸其憤
排之幾不勤苦而易矣循其自然之節輔以相觀之善此開其
從入之端也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則學者之心不亂其志以廣
而思則得之矣隨教者之所施而皆有益於學者之所得此之
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為師也嗚呼興廢之由為人師者安得而
不察哉

按當可以時言如不慎不啓不排不發故謂之時不先不後之
謂陵節以人言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謂之孫言順其人

也雖長幼亦在其中註專主長幼言大滯之失
學者有四失凡一節

此言教人當知其失以其原於心而師之所宜救也夫學者有
四失教者必當知之四失維何以知而言或失之多多聞見而
適邪道也或失之寡寡聞見而無約卓也以行而言或失則易
誦人而不合乎義理之中也或失則止但畫而無復求進之心
也此之謂四失果安從生哉良由其心之莫同也諱其失多者
本其心之誇多闢靡也其失寡者本其心之不務格致也其失
易者本其心之刻意尚行也其失止者本其心之畏難苟安也
故教必先知其心也然後能以救其失則失之原於心者可不
知乎荷也蓋博而能約知之善也其多與寡胥失之矣力而不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十

奇行也善也其易與止胥失之矣所貴乎師之教者正以因其
有善則增益如進以長其善使知行各造乎大中至正之歸因
其有失則減損除去以較其失使知行各絕乎末流一偏之弊
然後學者之道有成而教者之責以盡矣使不知其心則其失
日長而善日微則將焉用彼教矣此學者之四失教者之所以
必當知之也此重知其心上呂東萊曰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
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症用藥若不識學者之病去他
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此語最好也謂此章以論語公西赤問
由求章着便見聖人教人渾是長善救失的一箇化工

善歌者一節

此言以言教者貴悟其心也太善歌者且聲明而不晦故能使

人繼其聲而無間善教者其志明而不晦故其使人繼其志而無間何以能繼志也凡教者之言每病於太煩而約則復失之晦今其辭簡而意則明焉每病於太過而微則復失之俠今其言不峻而善則明焉比物醜類固不能無辭之復辭之多則感動之意復微矣今其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則多焉夫多訊則煩而學者之志亂高論則誕而學者之志廣辟則誣而學者之志荒是欲其繼志也難矣惟夫約而達也則體諸心而知其要自不惑於多岐矣微而誠也則明諸心而知所往自不苦於難入矣罕辟而喻也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矣由是言之教者因言以見志學者得志而忘言此所以能使人繼志者如此立教之善尚何以加於此哉朱子曰繼

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愚謂此言最精蓋言以傳道而道實不可以言傳心具乎道而道實由於心悟故為師者之善教不在多言而在使人以繼志為弟子者之善學不在識言而在能求其所以言之志不然言愈煩而教學愈晦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至尊師也凡二節此言人君當慎於擇師而尤貴於嚴師也君子之教於凡學者之質或鈍而至道之難或敏而至道之易或美而向道或惡而畔道必先知之矣然後難者勉之易者達之美者充之惡者戒之其立教有術矣是師博喻也師博喻矣則能成人之德達

人之材美是師為師也師為師矣則推教人之道可以治人以言乎一官之長亦師為師矣能為長矣則推長民之道可以治人以言乎一國之君亦能為矣夫以一人之身而備君師之道求之天下蓋亦鮮其矣人君必得若人而師之然後及其難而致其易去其惡而充其美而為君之本始立體其長民之仁效其君國之具而為君之用始周故師也者人君之所以學為君者也其所係豈小小哉夫備君師之道者既難其人而君之所師者其係又甚大擇之可無慎乎必也廣於旁求參衆人之聞見而不收以為公嚴於遴選悉一己之聰明而不敢以為盡苟者而能博而問者而能君長庶乎其可也一或不慎則任用非人將人君之賢病於難而易則自恃安於惡而善亦不充長民之仁君國之具皆無自而學之矣其何以荷天下之重而為君也哉記曰三王四代之治之盛惟其能作之君師耳觀於此言正擇師不可不慎之謂也何也尸猶未能為君師則不得不慎擇其人以學之也夫雖慎擇矣然禮之不嚴亦非風化天下而裕民俗之道也故凡入君為學之道以嚴禮其師為難蓋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是以難也夫師所以傳道也師之不嚴則其道不尊矣惟君既嚴師以禮然後為師之道尊也所以求道也道之不尊則民不知學矣惟君既尊道然後天下之民知敬於學太極師所問其大如此則嚴師之禮可不隆乎是故管天子莫非王臣而君之所不臣者有一當其為尸以象神也則君親事之不以為臣也所以

尊神也當其為師以傳道也則君親事之不以為臣也所以尊道也其不臣也如之何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唯大學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正所以尊師而弗臣之也由是言之人君之於師也未得其賢則當慎於擇以其為君道之所係既得其賢則當嚴敬禮以其為民德之所關師之不可忽也如此况師嚴道尊然後能得其君道否則賢人皆將高舉遠蹈而吾亦不得師之矣故必慎擇其賢而又嚴之以禮然後君道以得民德以成而天下大治矣愚嘗因是而有感於古今理亂之原盛衰之振皆在乎此夫三代而上治隆俗美魏懿魯湯而莫不尊其君之獨賢聖也哉良由其所教者皆帝王之道而所施者盡帝王之畧也是故堯嘗學於君疇矣舜嘗學於務成昭矣禹嘗學於西王國矣湯嘗學於成子伯矣文武嘗學於呂太公矣大甲則學于伊尹武丁則學於甘盤傳說成王則學于周公方其始也廣詢博采固極一時之選而不輕及非得也樂道之藝又極一心之誠而不慢此道學所以妙得於心傳治功所以獨隆於萬世師之教至矣三代而下不惟君不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迺自其為大子之時便已壞之或者教之非殺戮人則夷人之三族或者大子前拜則師傳且驚惶而不敢當凡以委之匪人而禮之者且不嚴憚也於乎師道亡而君道衰民德薄矣按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昔黃帝禪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是與師尚父曰在川書王欲聞之則齊矢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

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若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及几鑑孟盤檀欒帶鐙劍牙

按書大甲中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云云蔡氏曰大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愚謂此禮後世孟絕無矣

善學者一節

此言進學之道善學善問則獲其知行之益是學者自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充其大小之量是教者進人學之道故總結之曰此進學之道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

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此語最精愚謂文章性命本同一理但性命玄微驟語便不透徹便是難惟文章見於日用言動學之條理便在目前便見是易故當先易後難及至文章通時則性命亦不外此是相說以解也所謂由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但要學之有序此未能事人先問事鬼未知生先問死夫子所以不答也蓋先易後難辟則煩枝直幹之先去相說以解辟則盤根錯節之徐通也故曰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鍾正所謂洪鍾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當以問為撞者以待問者為鍾何也問之以道之小則告之以小是

猶鍾小叩之則小鳴也問之以道之大則告之以大是猶鍾大叩之則大鳴也夫隨其問而告之猶未說盡道理也必又待其從容而徐徐問盡了不欲其急也然後以其義理之長短大小而盡說以告之此蓋以三隅久則復告之者也是不猶鍾之無聲待人之從容擊盡了然後盡其大小長短之聲而鳴乎故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待其從容待字正與待問待字同待其從容謂教者待人之從容而問盡然後盡教之如鍾之待人從容擊了然後徐鳴不致有有餘不盡之意此最善辭今且以鍾喻之急擊便無餘韻從容擊則尾聲自然不揚不絕不待人問了便說義理便不盡必待問盡方說義理便盡故不曰善答問而必曰善待問待字最有味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五

記問之學一節

此言師道當積學而特教也記問之學有窮不足以為人師必也隨問而答則心得者深是雖博喻可為人師也雖聽語矣又貴於當可故力不能問非是全不曉得的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者故語之既語之而又不知則是不能以三隅久故不便也此可見為師者當積學以待問而又當隨時而施教也

良子一節

此言君子觀人物習事之有漸則其學當深造之以道也凡人為學往往欲速不能深造以道者凡以其志不先立故也故必有志於學則其習事而勿忘勿助則至於大成之盛矣

古之學者一節

此言古人格物以致其知以物理有合一之妙也夫理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而古之窮理而致其知者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何哉蓋天地之間理與物而已理形而上而實具于物物形而下而實載乎理故離物而言理則無形而難知必即物而窮理斯有迹而易見理之與物其實一而已矣是故當商角徵羽五聲也鼓於五聲本無所主初何與也然五聲不得鼓則合衆者不結成譜和之聲青黃白黑五色也水於五色本無所主初何與也然五色不得水則縹緲者不結成章明之功身口耳目心五官也學於五官本無所主初何與也然五官不得學則不能脩治之使各得其職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六

也師止心喪其於五服亦無所主初何與也然五服不得師則無以教誨之使各親其親由是觀之天下之事物若相遠而理實相闡不得於此則遂遺於彼凡物皆然則此物既顯實窮理之大方也安得以理為精而用其心於虛無之地以物為粗而不以之而互相發明也哉嗚呼通於此說者可以知大學格致之說矣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義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君子曰至末凡一節

此言君子學當務本而以三王之祭明之也夫君子之學所以學為聖人也所以學為大道也然聖人天道豈可泛然用力哉

亦求其本而已矣嘗自聖人天道觀之德之小者拘於官矣惟聖人之德之大也故養盛而化廣官不足以拘之可以克長克君也道之小者限於器矣惟聖人之道之大也故積深而施博器不足以限之非特一才一藝也以言乎聖人之信信之大者也則誠在言前不在期約之末久近遠邇若符節也以言乎天道之時時之大者也則神妙萬物初無分限之拘榮枯專寂並行不悖也夫惟大德大道大信大時本之所存者如是盛大而無所不具故能不官不器不約不齊用之所行者如是變通而無所不周君子察於此則知聖人天道之所以為至凡以有本焉已矣則其學之也寧不有志於本乎本者何心是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故有志於聖人之本者則當學其純一之心然後我之道德與信亦可以如聖人之不官不器不約也有志於天道之本者則當學其不已之命然後我之時行亦可以如天道之不齊矣此之謂賢希聖也聖同天也務本之學斯至矣嘗觀之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此何義也蓋以河為源也故先之海為委也故後之此三王務本之意也然則學聖人天道者可不有志於本乎學至此乃為至矣故學記以是終焉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七

十七

禮記目錄卷之十七

禮記目錄卷之十八

樂記第十九

閩福寧王巖黃松新序

樂記者記樂之義理案孔疏曰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皆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備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得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合為一篇曰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十八

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魏文侯曰師乙即今樂記是也其餘十二篇曰成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賓公其名猶在其書已泯絕不傳其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案鄭氏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篇入此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蓋更載其篇目云愚案孔疏此記則樂記一篇蓋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成之至劉向校中秘書不過更載其篇目而已然則朱子所謂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入禮記中在劉向前何得以爲有二而不同乎

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是非其情義之難卒明也亦其所謂制度者失傳焉久耳夫論禮者謂其數可陳其義難知蓋就是時制度詳明人所共習而言耳若自後世論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其名物度數既失其傳雖有上智之資亦安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隱緒於千載之上也哉况禮之行文與器而已而樂則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其名物度數視禮尤繁縟也若皆失傳則雖簡策所載情義昭然亦無由成制作之功矣故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樂舞之餘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

言樂之義而已而朱子亦曰許多意思是好只是沒頭放又曰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是皆深惜之也

今日禮樂制作未際略古之盛而樂爲尤甚亦由此也然而尚幸有存者前則漢志淮南大史小司馬之說杜氏之通典孔氏之禮疏后則朱子所定之鍾律詩樂樂制樂舞蔡元定之律呂新書等篇學者誠能求之樂記以究其義理之精微考之諸書以識其制度聲容之始末則庶乎有用之實學非徒無益之空言矣舉而措之以復古禮以繼今樂豈不偉哉記人以樂記名篇宜若專言樂也其多與禮對舉而互言之何也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

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此得其序而後和禮先樂後之道闕一不可者也故篇以樂記名而禮必對舉而互言之也學者最宜詳玩

樂記章首不過體用一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亦歸於贊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而已然天地之陰陽又非有外於人心之和序而管人心之和序則即所以贊天地之陰陽也其實一理而已惟明於天人之故者能通之則樂記一書可一言而盡也余初來看樂記殊無理會直到謝會其意嘗率不過此然後見其同條共貫而旁通矣故今著之於此以首發其微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一節

此言樂始於人心終於器數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也故爲樂記之首章夫樂何爲而有音也音非自外至也由人心之動生也心何爲而有動也心本靜也虛靈不昧因物之感遂有動焉心既動矣則機不可遏故由中達外形於言而爲聲矣既有聲矣則辭與聲會故清濁高下之變自然生矣既有聲矣則成文而不亂故倫序節奏之方於茲成矣此所謂音也然有音矣而不播之器不合諸舞亦未可以言樂也至此合其音而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以爲聲舞之以于戚之武舞羽旄之文舞以爲容則是聲與容而相成情與文而無備乃謂之樂也此樂之大弊如此於乎不慎動以養此心之和無以立制作之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四

本不考文以達此心之和無以成制作之功大哉樂乎非聖人莫能與也何也蓋人心之感至難和也器數之煩至難理也古今之樂以盛舞之節爲極盛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鼓舞歷千餘年至孔子季札聞之尚足以起其契慕感動之心而不知其爲至原其所以正以大舜應運而興親承乎精一執中之傳致乎雍熙泰和之盛一時人心之感無一不和所以南風張衡擊壤之歌極其優游平中之美而又得一后變以爲典樂之官蓋亦聖人之匹其於器數始終尤極條理此其盛美之至所以超千載而獨盛也雖大武之作亦不佞及矣况周棄樂廢人心之感既失其和而器數之有者又百無一二雖欲言樂其可得哉此古樂之不作有由

然矣雖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旦苟得其所同然者則雖越千由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制作之權在我矣又何器數之爲拘哉此人心器數固作樂者之不可缺一而人心實其本也故於此首發明之以見今樂之可變而古不徒誦說之末云按樂記首字不同有樂音之音有詩歌之音樂音又有二有五音之音有八音之音此最宜辨如此節凡音之起謂樂音也至謂之音則詩歌之音也是不同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至出治道也凡二節此言樂本於人心之感物先王所以慎其感之道也夫聲容備之謂樂樂何自而生哉人之言至於相應生變而成方者音也既有音矣則生意油然而豈可已耶於是而播其音於器則有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五

樂之聲動其音於舞則有樂之容此音爲樂之所由生也然而其本不在音也人之感物而動者心也既有動矣則天性流行豈可已耶於是而音而盡發其所感於器則成樂之聲由音而盡發其所感於舞則成樂之容此心爲樂之根本也向使心而無感則寂然不動而已音固不得而聞也樂之聲容何由而備哉故曰樂生於音而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今以人心論之彼心之感於物也有哀樂喜怒哀愛敬之不同而聲之應感者即有然緩急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異發隨感隨應出於自然不待勉強此何從生哉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六者之心已非性之本體也乃心感物而動自性發爲情者也性情德人皆有之故此心之靈隨感隨應也夫性雖無不善而情之感物

易至於一偏無以正之則性以情鑒而聲之所發過中失正時
無一當可者矣何以和其心以為樂之術和其音以為樂之象
乎是以先王知心之原於感也乃慎所以感於人心者以人之
心發而為志言而為聲所以應感也禮也者理也禮以道其志
欲其心之所發必合於理而各中其節樂也者和也樂以和其
聲欲其心之所宣必順於理而無所乖戾道之和之而猶有不
能者資稟之不逮也則政以教之必使其行之協一而猶有不
率者長恩之不浚也則刑以罰之必使其效之未萌是禮樂者
維和節之不同而同歸於感民以向善所以感之之本也政刑
者雖寬猛之不同而同歸於感民以去惡所以感之輔也王
制之極致一歸於慎感如此其意果何為哉亦以天性之始民
心大同感物之餘民情各異所貴乎人君者正惟其能同民之
心使之各得其性而吾治道之所出將無遠而不達耳然則慎
以感之豈得已哉此王制同歸於慎感其意在同民心而出治
道也如此先王之世民心大同由感有音一皆至和之發矣和
樂安符而不與哉於乎先王立樂之方其用功遠其為教微矣
抑先王非特慎所感以同民之心而尤慎物感以自正其心凡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地固已極乎感人動物之神矣所以舉
而措之民者于性而治協于極也後世人君知感民而不知率
性知求治而不知制情性情始大壞而天下無古樂矣故其廢
幾泰和之治豈可得哉故為治以性情為本以慎感為要然後
古樂可興而古治可復矣此節聲音皆據人言說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一節

此言音生於人心而感於政見人君當慎所以感之也大凡音
者生於人心者也何以生於人心也人心本靜然虛靈不昧外
感於物則情動於中矣情不可已故形於言而有聲也然單出
曰聲未有調也情又不足則長言之而次序有清濁節奏有高
下則五聲為曲如五色之成文矣故謂之音也是音者生於人
心之感物也是故其世治則其音之形於民者安以樂由治世
之君政事和諧感民心者以安樂之道也其世亂則其音之形
於民者怨以怒由亂世之君政事乖戾感民心者皆取怨怒之
為也其國將亡則其音之形於民者哀以思由亡國之君政事
淫虐使民困苦故民心之感皆哀其窮而悲其不能速去又將
轉而之他思慕賢君而欲其即來也故其音哀以思也由此觀
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矣蓋政所以感其心者也心所以生其
音者也人君欲斯民有治世安樂之音而無怨怒哀思亂亡之
失以成泰和之治以操制作之權者夫亦慎其政而已嗚呼純
離嘒泣之詠東薪蒲楚之譏謂他人父母昆亦莫我顧處開之
刺聖人皆有之國風而不削者其備亂亡之音以為後世戒乎
而宋王安石融議乞於經進不以國風進講殊失聖經之旨矣
此節以政立言又當自為一章或欲錄註中慎感字面而為之
詞以為是原上文慎感之故而以政字為指禮樂刑政而言殊
不為上文是承樂者音所由生一節而言又有所謂同民心而
出治道一句則慎感之故發明已盡不必如此疊床架屋且政

雖不外禮樂政刑然聖賢立言又自有切緊處如此節政和則止就安民上說乃為切緊如云治世之君政事之及民者極其和諧為之制邑以居之為之授田以養之利為之興害為之備不煩刑以傷其生不厚斂以奪其食使之父子兄弟相安相保於閭里之中而無流離愁嘆之苦使之樂樂利利合哺鼓腹於閭閻之下而無仰事俯育不足之累政和如此故其民心安樂而發之詩歌者亦自然安樂如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即康功田功德及於民者和之至矣故其時如二南之詩其見於里巷男女相與詠歌以各言其情者如桃夭則喜婚姻之及時如兔置則美賢才之衆多如采芣則賦其無事以相樂如汝墳則愛父母之孔適而自忘其勞如井棠則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八

一

識循行之德而不忍傷其如羔羊則喜在位之節儉如麟趾如騶虞則直稱頌其上之仁厚而無已今去其時幾千百年而讀其詩者安樂之風采尚洋洋而盈耳也及其東遷之後政事淒虐民心困苦故其為詩如揚水中心怨憂憂極其怨悲悲愁之恩讀之可為嘆息學者以此驗之則所言政自有切緊處或又欲連下文三節為一章為申明治世亂世亡國之音亦似有理殊不知此所言音乃指閭閻里巷歌詠之辭與下文之音已播之樂器者又大不類其說誤矣學者宜明辨之

宮為君至不可止也凡三節

此言樂通倫理而關於治忽盛亡也宮商角徵羽八音中皆有之劉氏獨舉絳音以例其餘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宮不專主黃

鍾之律也特始於黃鍾耳夫始於黃鍾得數八十有一者宮也宮聲屬土而聲至濁於人為君以君於臣民事物為獨尊宮於五聲亦獨尊也生於徵之三分益一得數七十有二者商也商聲屬金而聲次濁於人為臣以臣之貴次於君猶商之尊次於宮也生於羽之三分益一得數六十有四者角也角聲屬木而清濁相半於人為民以民上事君臣而下理事物猶角之上次宮商而下管徵羽也生於宮之三分損一得數五十四者徵也徵屬火而次清於人為事以事由人成猶徵清於羽也生於商之三分損一得數四十八者羽也羽屬水而至清於人為物以物下於事猶羽清於徵也五音各有所主而通於倫理如此是以欲諧五聲莫先正倫理而倫理之正不正則五音之諧不諧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八

九

所由繫國家之治亂盛亡所由關也故其國也君臣民事物之理各得而不亂則宮商角徵羽之音和諧而不散敗國之安存可保矣若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為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散邪而不正由其臣之壞亂而傾邪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民怨而有憂愁之心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絲殺不休民事勑苦而生哀慘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歛無藝當出無經財用匱乏以致傾危也此各聲之亂而散敗者其所由致然也是亦衰亂之邦盛亡之漸矣但未至於盛亡無日之亟也若五音皆亂而荒波憂衆危之畢見則是由其君臣民事物互相陵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旦夕可候無復餘日矣亂亡所關其重如此不可不戒之甚哉

今以其音驗之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何也以其音之所形而君臣民事物之理亦庶幾其比於慢矣此其所以為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何也以其音之所形上無道揆而其政散矣下無法守而其民流矣政散而民困其上民流而行其淫蕩之私而不止人欲窮而天理滅矣雖欲不亡其可得哉此所以為亡國之音也於乎欲諧五聲以安邦國以杜亂亡其先正倫理也哉雖然五者之中君為重臣次之蓋君者出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民事物者分理於臣而統攝於君者也故君驕於上而臣壞於下則不知恤其民於是多事以擾民使之勤苦而不得休息重賦以剝民使之匱乏而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父母妻子凍餒離散怨怒之心日積月長

禮記

卷之十八

十

則視其君為匹夫為寇讎而欲與之偕亡矣雖欲不亡其可得乎由是言之民之生怨者由制事事物之不得其理也事物之不得其理者由君臣之驕壞於上也記人以民象角而繫之於中以君臣象宮商而繫之於上以事物象徵羽而繫之於下其義深矣為人君者欲諧五聲以安邦國以杜亂亡其必戒慎防閑其驕壞之萌以操乎制事事物之柄以慰安生民之心其庶乎五聲諧邦國安而亂亡之禍無自而作矣上五者不亂指君臣民事物言也感指樂言先人倫而後樂音平政以和聲也下文五者皆亂指宮商角徵羽言迭相陵謂之慢指君臣民事物言先樂聲而後人倫審音以知政也鄭衛之音見詩經朱子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

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二鄭詩一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詩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恥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按鄭衛之詩多今不悉學者自考之則其為亂世之音自可見矣

桑間濮上之音按詩經桑間即衛桑中之詩注疏遺之只引史記以釋濮上之音陳註因之并以桑間濮上為一音非也如濮上之音何得有桑間字來今當以詩經釋桑間以史記釋濮上引詩經于左

禮記

卷之十八

十

桑中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朱子曰衛俗淫亂世故在位相竊妻妾之詩問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按朱子此說及本簡詩名則桑間濮上為二首無疑或曰桑中亦衛詩也本文但以衛詩為亂世之音而子乃以實亡國之音何居曰此詩在鴉之奔奔之前鴉之奔奔又在定之方中之前正范氏所謂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中國無以異於夷狄

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正楊時所謂詩教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然則以爲亡國之音亦不爲過矣况經傳歷歷有據耶漢水之音出史記樂書文註引其畧今不悉師曠知音即此事州鳩引春秋于左

公二十有一年

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下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者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窺大者不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億則樂窺則不咸櫟則不宥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櫟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三十有二年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三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于劉子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氏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一節

此言音樂之妙故君子由知樂而成德也夫理一而已矣蘊之內則爲人心發諸外則爲倫理合而宣之於聲則爲音播之器合之舞則爲樂故原其初則同條而共貫要其功則互發而相成惟深乎道者合而一之焉耳是故聲成文謂之音音非外作也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也聲容備之謂樂樂非外物也通君臣民事物之理者也音樂之妙如此夫豈易知哉故就樂之中論之其作之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聲樂謂之聲其聲有節

太清濁而下之聲謂之音其音合宮商角徵羽而成謂之樂聲可聞也而音爲難知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以禽獸

但耳有所聞而已音可識也而樂爲難知故知音而不知樂者衆非是也以衆非但心有所識而已唯君子之道有所通乃能知樂太清淺近之知而已哉蓋以樂之音寓乎聲也則審其聲以知其音之得失凡翕如於始作皆無一聲而不慎聽焉以樂之成統乎音也則審其音以知其樂之得失凡條理之始終者無一音而不明辨焉又以樂與政通樂之和節政之平中者兆之樂之怙憑政之乖矣者爲之則審其樂之所作以知其政之所行不止於樂而已焉至於知政則君子之所得其微哉泰和之理會之於心矣以措之治而有餘聲氣之元得之於身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三

以達之人而自順所以爲君臣民事物之理不外於宮商角徵羽之間治道其備矣所謂君子之知樂者如此然則要非聞見之知也心身之實得者也非其道有所通其孰能必與於此故曰唯君子爲能知樂而衆庶不與焉然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理即禮也禮樂無二道貫通只一理未有知樂而不由於禮者也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凡以其道無所通不知禮而已唯君子爲能知樂則是未知樂也已先明乎禮故既知樂也斯即幾乎禮始而聲音之審以此禮而審之也倫理之散殊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終而治道之備以此禮而備之也倫理之絃體莫不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考究也爲益精其辨別也爲益明辨析精微之極何以過此此禮樂之所

由以皆得也寧不謂之有德乎蓋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者謂之素素則于德之輝未暢也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謂之偏偏則于德之理未全也君子曰知樂而樂禮如此則所後者中正也則所樂者和平也煥然奮至德之光而素不得而名矣動於內者極和也動於外者極順也渾然集大成之道而備不得而問矣謂之有德不亦宜乎蓋德之爲言不過得此實理於身之謂也君子知樂而幾禮則其所得孰大於是此其所以謂之有德也使治道未備則知樂未至知樂未至則析禮不精亦何由而成德哉由是觀之審聲而治道備者知樂之功也知樂而幾禮者隨得之妙也有德者則極其所造而言之而已人之欲成其德者可不以禮樂爲一理而必求有得也哉

禮記曲禮

卷之十八

四

章首音者生於人心音字與後知音字俱不同蓋章首是詩歌之音後皆指樂中之音審音以知樂這知樂二字不可與上文唯君子爲能知樂下文知樂則幾於禮二知樂字同看蓋自審聲至治道備正是言君子之知樂者如此

大戴禮記勸學第六十四

昔者瓠巴鼓琴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而不積辱豈有不至哉

韓詩外傳

孟子說燕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

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居人者也孟子曰大雷雨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龍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

春秋左傳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滂乎樂而不淫

禮記曲禮

卷之十八

五

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有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食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鸛雉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動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知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

按韶樂作於虞舜其去春秋之世已千有餘載矣然而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宛然猶炙其時而目臨乎鳳儀鸞舞之盛先儒以為知樂者是也然孔子相魯化行於三月之間而季札讓吳褐流於數世之後治道之備與不備又若是其殊者何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人倫之至也故知樂而治道備季札則一小成而已察於人倫非其事也故雖知樂而治道未備此其知之所以又有淺深之殊聖賢之分也故此章君子惟孔子

是當之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至王道備矣凡四節

此言先王制禮樂之意惟在成民而已矣夫聲音以為樂然樂之所以為盛初不在極聲音之美也品味以為禮然禮之所以為重初不在極滋味之美也今以樂之隆言之清廟之詩樂頌之至隆者也其瑟練朱絲以為絃則音濁加之以疏越則音泥一唱而三嘆則和之者少是其音固不極矣然至德幽馨已寓於質素之中其德之感通直有以平天下之情而善其風俗者若有遺而不盡也樂之隆大何在于極音哉以禮之重言之大饗之禮廟祀之至重者也豈尚惟玄酒俎之薦惟生魚大羹之獻而無和是其味固不致矣然至敬精神已寓於坤泊之

之內其理之感召具有以達神明之德而報其本始者若有遺而不盡也禮之盛大何在于致味哉由是觀之先王制禮雖有品味然非極味以窮口腹之欲也先王制樂雖有聲容然非極音以窮耳目之欲也而其意果何為哉正以好惡者人道之大端教民平好惡而友人道之正者人君之大務苟人之好惡失其平則人道不正而君責有虧矣是故假音味而制禮樂正所以教民即吾不致不極之間而求其遺音遺味之妙以明理欲之分以平好惡之情而友之以及於人道之正此則先王制禮樂之深意也若曰以窮口腹耳目之欲則是不以平心而反以導欲不以宣化而反以長亂先王豈為之哉然好惡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彼其所以不平而人道之正有待於友者何也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而靜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天命之性也斯固有善而無惡者也然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不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自其感物而動之幾言之人心虛靈不昧原有知也物至而此知知之則心感於物而動矣然後見所可欲而好形焉見所可惡而惡形焉此好惡之所由生有靜而動其幾如此雖口外感於物而實內本於性其初固有自然之節也人能存養而省察之則虛靈之知能為之節而外物之知不能誘之情正而性存好惡平而人道正矣惟其不能存養而省察之則無節於內虛靈之知不能為之主宰外物之知又乘間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

以求之則其流尚可制也苟又不能自反則惟情是徇人欲熾盛天理熄滅其性蕩盡矣夫物之感人無窮所賴者虛靈之知能為之節耳而人之好惡無節又如此則是物至而人亦交見化於物也人反見化於物則恣情徇物滅天理而窮人欲而已矣夫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天理惟恐存之不至也而反成之人欲惟恐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好惡之不得其平如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則亦何所不至哉故悖逆詐偽以為心淫佚作亂以為事以強脅弱以聚暴寡以知詐愚以勇善怯由是疾病者不得其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則大亂之道也故人道之正其可得乎是則人道之不正原於好惡之不平如此然

禮記集說

卷之十八

九

則先王任世道之責安得而不急於平民情之教也哉是故先王由品味而制之為禮而不致於味由聲音而制之為樂而不極於音脩於朝廷而行於邦國上自天子而下及庶人莫不有禮焉而使秩其序莫不有樂焉而使諧其聲夫豈遠於人情哉蓋人心有天命之性則必有本然之情惟其不知其節故或失之太過而過其中或失之不及而失其正焉耳先王之制禮樂則不過因其本然之情而為之定其當然之節固不至於徇乎人之情而亦未始遠於人之情如為之喪麻之數或斬衰三年或齊衰期之類為之哭泣之數或九哭七哭之類所以節其未死之心不使過而滅性不及而忍於親也為之樂聲則金聲之鍾革聲之鼓而八音以次而備為之樂舞則朱干之盾主威之

斧而武舞與文舞相成所以節其逸樂之心以和順於義理不淫放也男家曰婚女家曰姻男子二十而冠女子許嫁而笄所以節乎男女之情以厚其別不淫亂也有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食禮一獻以飯為主饗禮獻酬以飲為主所以節其交際之情使歸於正主以仁接賓賓以義接人也所謂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如此夫禮節民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先王所以教民乎好惡善者其本矣然又懼其怠倦而有政以率之使吾禮樂之教無不行懼其恣肆而有刑以防之使吾禮樂之道無敢廢先王所以教民乎好惡又有其輔矣成民之術如是其盡則何忝於為君哉將見本之以禮樂一出乎人心性情之德輔之以政刑又協乎

禮記集說

卷之十八

九

人心好惡之公推之而必準動之而必化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逆之者則是人人平好惡之情由王者能曲成之而不遺天下及人道之正由王者能範圍之而不過王者之道尚有一之不備乎由是觀之由成民之多術而民德以正見大君之盡道而君德無虧先王之制禮樂以治情豈非後王之所當法哉自秦灰墳典坑儒生而禮樂不傳漢得天下惟以三章之約為政刑稱首蓋飢渴之餘易為飲食之故也而彼遂以天下之治卒無以易此至乎禮樂則綿最之儀淫哇之助聊以備其缺畧而已於乎是盡去其本而獨存其輔者以把持之也欲民情之治人道之正其可得乎故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按先儒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義最精故有音有昧先

王何的見絕人故然不極不致先王實不徇乎欲至有遺音遺味則不離乎人欲之中而實超乎人欲之外隱然自有天理生無窮之趣信有非口耳所得而形容之者此義理之至微學問之極功豈夫人所識哉故古之論清廟者曰周公升歌清廟荀在廟中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論大猷者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吁使人皆暗文王于復見治天下如運掌則其音味豈有窮哉以此觀之可見聖人道理之高遠玄微超入於無聲無臭之表而其實則切近精實初不離於民生日用飲食聲色之間此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妙乃所謂至道乃所謂實學堯舜以來至孔孟程朱相傳精一之統正在於此後世卑近之徒溺於口腹耳目之欲徇於聲味以喪滅其人生而靜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辛

之性斯固無足道矣而有志高遠之士又或求之茫昧虛無之境以為理致其後流為入耳出口之資遂使先王遺音遺味之妙不復流於後世也豈不深可惜哉此章最要有幾箇節字相照應蓋以民情有欲常亂於無節故好惡不平而人道不正所以先王制禮樂而人為之節此人為之節節字當如朱子中庸解脩字云品節之也意蓋所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與此正同意

樂者為同一節

此言禮樂偏勝則有弊先王因盡救弊之道焉夫樂主於和所

以統人之同而流通其情意禮主於序所以辨人之異而辨別其尊卑此禮樂之初本人情而為之用者如此樂惟統同故樂行而民相親禮惟辨異故禮行而民相敬此禮樂並行而感化之功如此蓋相須為用缺一不可不可初何有於弊也但人惟任其偏向之情而不原乎立制之意用樂偏勝則其弊也流而無節尊卑之等以紊非復統同之和矣用禮偏勝則其弊也離而不親上下之情以疎非復辨異之敬矣禮樂偏勝之弊有如此先王何以救之哉亦以禮勝則離情疎也於是而合其情使和以濟嚴則樂之事也樂勝則流貌褻也於是而飾其貌使節以濟和則禮之事也故導民以禮於相親而歸其貌而禮之義截然其不亂則貴賤之間其等辨矣而無流之失也導民以樂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辛

於相敬而合其情而樂之文純然其間則上下之際其情親矣而無離之失也然道無為而易玩不有法以輔之猶未也必約於和敬者近而好之過於同異者遠而惡之則君子小人方以類聚而賢不肖殊科矣流離之暴刑以禁之中行之賢爵以舉之則威福之用蕩蕩平平而政事適均矣然法有限而難久不有德以為本未善也必本之吾心之仁以愛民而天性之愛常流行於節文之中本之吾心之義以正民而天理之制常辨別於慈良之內則救弊之功於是為至矣民治其有不行乎盡惟其道備舉也則民不過則而和敬之源有所養矣惟其法以為輔也則民知所警而禮樂之道無敢廢矣惟其德以為本也則民有所化而禮樂之教無不行矣此先王所以有制於天下

而民治所由以行也則何流離之弊之足憂哉抑此歷推先王
救弊之功之所為至耳若論其本則禮樂者經世之大法賞罰
者馭世之大權而仁義者制禮樂之賞罰之大本也故世必有
仁義之君然後能建中和之極以立大法擴公正之體以操大
權不仁不義則立法制權之本亂矣欲民治之行其可得哉然
則推救弊之功必至於仁義而後盡故禮樂者先王行救弊之
事非始於仁義則不能則禮樂又次乎仁義矣

樂由中出凡一節

此言禮樂本體之極其妙而功化之極其隆也夫樂主於和欣
喜懽愛和自心生也故先王作樂由中出焉曰聲曰容無非所
以暢其平中之蘊而於和之本然非有加也禮主於序進退周

禮記中錄

卷之十八

三

旋序著乎外也故先王制禮自外作焉曰經曰曲無非所以理
其節度之宜而於序之當然不敢越也樂惟由中故情意安舒
無容勉強天下之至靜也禮惟自外故威儀交錯條理燦然天
下之至文也且以樂言之比以聲音舞以文武且過於勞而不
易矣然音容百出不過一和一以賞之其易可知循之萬物之
生一乾元之所資始以易而知而非物物而成其始也故曰天
樂必易蓋言大樂正見音容之備宜不易也而又必易足上配
乎乾此樂體之妙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以與於斯以禮言之
儀文之盛度數之詳宜過於煩而不簡矣然威儀百出不過一
序一以貫之其簡可知循之萬物之成一中元之所資生以簡
而能非物物而成其終也故曰大禮必簡蓋言大禮正見簡文

之多宜不簡也而又必簡足上配乎坤此禮體之妙非天下之
至序其孰能以與於斯禮樂本體之極其妙如此則其功化之
極其隆當何如哉是故樂惟作於先王之至和也故人君而致
樂之道至和德於上而又達之於下無一之不和則天下之民
被其泰和之澤皆得其所而無怨禮惟作於先王之至序也故
人君而致禮之道至序出乎身而又加乎其民無一之不序則
天下之民感其至序之化各安其分而不爭禮樂之功化如此
獨不觀於帝世乎彼堯舜之世黎民於變時雍變者變惡為善
也則安其分而不爭之謂也雍者和也則得其所而無怨之謂
也民化如此故居其上者一無所為但揖讓垂拱而治天下其
治化蓋極盛矣是果何以致之哉亦惟致禮樂之至而已蓋堯

禮記中錄

卷之十八

三

舜以聖人之德固造和序之極而其為治又拳拳以禮樂為先
命伯夷以典禮且戒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命禹稷以典樂
且戒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其致禮樂之至如此則功化之隆豈偶然哉故禮樂
之至而不爭無怨微之帝世可知矣今自其無怨者言之暴民
不作天下無寇亂也諸侯賓服天下無鬪國也夫兵革五刑凡
以治叛亂而已既無此叛亂故兵革可不試矣五刑可不用矣
然後百姓相安於閭里無他患矣天子垂拱於朝廷無可怒矣
如此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得其所而無怨一至和之流通矣
是樂之效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者如此樂之功化尚何以加
於此哉自其不爭者言之四海之內民至衆矣皆以元后作民

之皆生皆成難矣夫惟聖人出而任其裁成輔相之責由其至和之積以作大樂故能上感天地使其陽無所愆以著生物之幾所謂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矣蓋不配合有助而同其和乎由其至節之推以制大禮故能上感天地使其陰無所伏以懋成物之本所謂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矣寧不脗合無間而同其節乎惟同和也故百物不失各遂其性而生矣惟同節也故百物皆成祀天祭地以報成物之功矣以此觀之明而在聖人則有禮樂所以達和節之道以上積乎幽而厚其生成之本幽而在天地則有鬼神所以運和節之用以下應於明而收乎生成之功其實一理而已特以所差者有幽明之分故指而名之有禮樂鬼神之殊耳夫豈有二致哉禮樂之功用上

禮記曲禮

卷之十八

五

配造化之幽如此而況於人乎況於明乎是故四海之內兆民之衆感於大禮之節者皆會合而相敬也感於大樂之和者皆齊同而相愛也禮樂之功用下感人心又如此其化可謂極其盛矣此其故何哉凡以禮樂之本體由聖明之作述而情文之蕪至焉耳是故以情言之禮有經禮曲禮其事殊矣然所以統其事之殊合之以歸于一者則敬焉而已儀文之顯設於幽無非其翼翼昭事之誠典則之敷施於明莫非其兢兢欽明之念其方以類聚也惇天之叙而不敢過也其物以群分也庸天之秩而不敢違也根極要領寧有一事而不由敬乎蓋敬原於天性發微不見而克周不窮其妙本如是爾樂有五聲六律其文異矣然所以統其文之異而合之以歸于一者則愛焉而已節

奏廣於郊廟罔非流通其感格之精神文采省于家邦無非宣暢其平中之湮鬱其旋相為宮也通乎倫理而肫肫其仁也其迭相為經也本之情性而生生不息也兼總條貫寧有一物而不由愛乎蓋愛出於天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其妙本如是爾是則禮樂之情同歸於愛敬如此故明王之制禮樂其事文則有異殊而其愛敬之情則相沿而無改也蓋是情也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此也人心之所以為人心者此也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人心萬古此人心則萬古此愛敬千百世之上而有聖人出焉此愛此敬同也千百世之下而有聖人出焉此愛此敬同也其制禮樂凡所以為天地立心也凡所以為生民立命也而能外此愛敬哉是故時出於天

禮記曲禮

卷之十八

五

遵時所以奉天至敬存焉明王之作事以立禮也則與時並如唐虞泰和之時天欲與賢也堯舜則奉之而有揖讓之事夏殷末造之時天欲除亂也湯武則奉之而有放伐之事是其事雖殊而其情則同歸於敬天而已禮之情同敬也不于此而可見乎功見於民建功所以生人而愛存焉明王之命名以制樂也則與功偕如紹堯德以治民舜功之所以愛天下者也則其樂名之以韶成武功以救民武王之功所以愛天下者也則其樂名之以武是名雖異而其情則同歸於愛民而已樂之情同愛也不于此而可見乎禮樂之情如此然不有其文則其情隱矣亦何由以成化哉以文言之金革之聲為鍾鼓竹石之聲為管瑟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此樂之器也屈伸舞者之身

樂者舞之頭容綴兆舞者之位舒疾舞者之節此樂之文也蓋以盛地產俎豆以盛天產制度規模之品節文章脩飾之準采此禮之器也行有升降立有上下周還則中手規楊鑿以示文質此禮之文也對情言之則器與文皆所以為文而已夫情以為本文以行之禮樂之道也豈易哉必真知愛敬之情原之於心體之於身驗之於人心參之於天地而無一毫之不造其極則其本深矣然後乃能察事物之幾微而建其規模制度以作禮樂苟非真知其情者則不敏也必真識禮樂之文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考之於古驗之於今而無纖悉之不窮其妙則其文明矣然後乃能因前古之遺緒而脩明其遺闕廢隆以述禮樂苟非真識其文者則不能也夫禮樂之情至為微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七

妙禮樂之文至為繁縟蓋難能也今乃知之而能作識之而能述此其人品當何如哉故作者之謂聖聖者聰明睿知獨得於天仁義中和各造其極第一等人也述者之謂明明者博采窮探學問之功既至融會通貫領悟之見獨高即聖人之次也故世有明人之稱正以其能述之謂也世有聖人之稱正以其能作之謂也苟無作述之實則明聖之名何從稱哉夫由聖明之作述致情文之蕪至此大體太繁所以極其和節而本體之微極其妙矣故能上配天地下感人心而功用之極其隆也有位育治平之責者其必務明聖之實致虔敬之情盡器文之妙然後人心感於下而造化應乎上矣彼謂禮樂無關於治化豈不

得哉

按禮樂在人身上出何以能贊天地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則天地之理已悉哉在我之身故我之禮樂皆天地之理而天地者乃吾禮樂所自出之源頭也此吾身之禮樂實與天地相關故感應之機甚速即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理即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道細玩之自見又曰情文如形影原不相離何以作者專言情述者專言文也蓋情深而文明故作者主情然言作則文自該若述非得古先遺緒則脩纂無因故述者主文然言明則非友情和志比類成行次乎聖者不能也然則其情亦自該之矣此互見之義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凡一節

此言禮樂效法之所本而示人深探其本也夫聖人之制作禮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七

樂非意之也樂法天地之和亦以和為主禮法天地之序亦以序為主何以見其法乎天地哉陽之動而生物天地之和也陽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之和之至也陰之靜而成物天地之序也陰質具而有秩故群物皆別序之至也聖人仰以觀於天文見其氣之至和如此則察其和而播之聲音金石之和鳴無非所以駕其氣幾之綱緼而凡動而為陽者聖人皆於樂乎宣之矣是樂由天作也然則樂者非法天地之和乎聖人俯以察於地理見其質之至序如此則法其序而制為節則尊卑之等列無非所以象其物理之昭著而凡靜而為陰者聖人皆於禮乎裁之矣是禮以地制也然則禮者非法天地之序乎禮樂效法之所本如此然則欲明禮樂者舍天地何以哉故不明於天地

之序則其爲禮必過聖人之制而尊卑之分紊矣故其失也亂
雖欲興禮不可得也而禮其壞矣不明於天地之和則其爲樂
必過聖人之作而聲律之音收矣故其失也暴雖欲興樂不可
得也而樂其崩矣惟明於天地之和與序窮其神於資始資生
之際知其化於並育並行之間於正陽動陰靜氣行質具變化
生成之所以然處皆精知之而無遺則和序之原禮樂之本吾
固得其精微蘊奧矣然後以天地之序秩上下之分則禮自此
可興而與由地而制之初同矣以天地之和盡聲音之變則樂
自此可興而與由天而作之始同矣在聖人作之於先固收位
育之功在吾人舉之於後亦成參贊之能庶幾制作之盛復見
其全而暴亂之失無自而生矣由是觀之和序之道原於天地

禮記用錄

卷之十八

九

蘊於人心而其用盡於聖人之禮樂人君必養和序於吾心驗
和序於天地然後達和序於禮樂則心自我盡道自我行而天
地自我彌綸參贊能事畢矣

按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和序天地皆有者也
何以下言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又以禮樂分屬天地哉蓋天地
理一而位殊故以其理而言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
地相盪故能生成萬物紀序天地皆有者也故言天必及地此
所以先統言天地之和序也若以其體而言氣含天地之和然
上行於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於和爲切故聖人於仰觀而有
感質含天地之序然下凝於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於序爲切
故聖人於俯察而有感和序隨所見得也故各言天地而理自

相通也此所以後又以禮樂分屬天地言有異而意同也細玩
自見

按興字如中興之興不作字看謂聖人制作禮樂本於天地
後人要去興舉那禮樂使無廢墮必明於天地之和序始得全
是教人探本之意今人把作字看者殊非

論無患凡一節

此言禮樂之所尊尊其義也禮樂有義有數無義則數不立無
數則義不行二者固如形影原不相離缺一不可然於其中則
差有先後難易之分焉故記人別而言之其意欲人之深探其
本也夫雅以言王政之興廢頌以美盛德之形容此樂之詩詞
皆有義理可論而無妖淫之患六律陽聲爲陰聲以節五音

禮記用錄

卷之十八

十

之上下此樂之聲音皆有倫序而無怙恃之患樂之體和矣是
樂之本情也然人心不和亦不能以致是矣故在人者必有欣
喜歡愛之心由是心和則氣和氣和則樂因之以和也是樂之
官也官猶主也其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之邪其立之也正而
無偏倚之邪禮之體序矣是禮之本質也然人心不序則亦不
能以行是矣故在人者必有莊敬恭順之心由是心肅則容敬
容敬則禮因之以序也是禮之制也制猶守制也此禮樂精微
之義也而凡器數之煩不過以行此而已則此言易知哉其必
聖賢君子察識既精而充養有道乃能直知而實體之也豈凡
民而能若是哉善夫施之於樂階之於聲以成樂用於宗廟社
稷事乎山川鬼神以成禮則其數之所陳顯設而易知者也

聖賢至固習熟而通貫之矣而凡民者亦可以與知焉以是言之其可陳其義雖知然則君子有志於禮樂可不深探其本哉抑目制度詳明之時言之耳若夫後世禮樂崩壞其數之二僅存者正有國家養心養德者之所且留神省察者也豈可以易而忽之哉於乎古之禮樂為宜賤者而皆習其數后之禮樂賢且貴者乃并其義而忘之矣其况能有數乎以是知孔子儉戚之論與夫存羊之意互相備而至深遠也按禮官實制四句宜從孔疏說疏云樂主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辟是禮之本質外貌莊敬恭順是禮之節制愚意此說較優故錄以俟知者方氏註君所獨知君字有病不如劉氏聖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世

賢君子字是蓋以德位兼言也若方氏說則楊雄絕德之論且卿大夫而下皆不知其義何哉

王者功成作樂凡一節

此言禮樂本於治功而行之則以道德也夫所謂王者受天明命而興者也其始有天下為功成也則作樂以象其成功所以味歌休澤而保其不壞也其既定法制為治定也則制禮以文其治政所以昭垂典則而持其不亂也惟夫樂以象功故功有不同而樂亦因之彼功之下者欲樂之備也難矣惟功之大者其樂備如舜以性之德成揖讓之功而韶樂之盡善盡美是已惟夫禮以飾治故治有不同而禮亦因之彼治之末辨者欲禮之具也難矣惟治之辨者其禮具如上古以無偽之心成無

為之化而血腥之祭通於神明是已若于戚之舞成於武功則畫美而未盡善非備樂也功下於舜一等耳熟意而祀成於後王則禮物備而精意微非達禮也治下於古一等耳抑非特舜之與武為然也五帝迭興其特殊矣則隨時有作功亦不同則亦不相沿樂也是故少昊之樂曰大淵頤頤之樂曰承雲帝嚳之樂曰九招諧帝堯之樂曰大章帝舜之樂曰大韶是樂之名與功偕如此抑非特上古之與後王有異也三王迭起其世異矣則與世推移治亦有異則亦不相襲禮也是故夏之禮尚忠商之禮尚質周之禮尚文是禮之事與時並者如此由此觀之則是禮樂之本存乎治功矣然治功者作之於一時而禮樂者非有道德則不能持之於久遠也是故其樂之極則其情流而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世

夏繼之其行禮粗率則忽畧而偏乘之道德之不至禮樂之所由以不行也及夫聲容備舉樂之教也樂教易流憂也今而和樂不流安晏不亂終始如一而憂無有生禮儀畢舉禮之備也禮備易忽偏之由也今而詳審精密慮善以動周旋各中而偏無由起如此則禮樂之行極其善矣豈夫人之所能哉其惟大聖乎蓋人而曰聖人之至也聖而曰大聖之至也聖之至者則其道全而一心之理既有以會禮樂之文其德備而一心之神又有以極和序之妙是故樂之教也而知其非以繼淫也所以象成功而保休澤也夫是以無節不作而憂無有生也已使非大聖則忘乎功之所以成而昧乎樂之所以作情必流矣欲無憂得乎禮之備也而知其非虛文也所以飾治政而垂典

則也夫是以無理不動而偏無由起也已使非大聖則寧乎
之所以定而昧乎禮之所由制行必累矣欲無偏得乎由是言
之創治功於前者必張治功以爲禮樂之本保治功於後者必
隆道德以厚禮樂之原然後可以享有道之長也不然則苟且
於前後將何述而慶福於後將不知其所終矣彼謂禮樂無關
於治化豈不悖哉

按功成與治定不同如武王克殷歸作大武是功成作樂也若
禮則此時何暇設至歷成王周公創制立法井田學校皆已完
具是治定之時然後成文武之德而制爲尊崇之典又推以及
諸侯大夫士庶人使世守之若天造草昧之初法制未備井田
未均庠序未立何暇及此又如漢治既定叔孫通乃始奏起朝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八

禮

儀賈誼乃始請更立漢制若高帝初即位除秦滅項百姓瘡痍
未復亦何暇及此若言治辯禮具此亦可驗蓋周治極辯如井
田學校制度詳悉故其禮制大行上自天子下及庶人內自王
畿外及侯國莫不有禮故周禮儀禮二書可爲萬世法程若漢
治去古未遠而周官之法說不能復其二故禮亦因循苟且
不過襲秦之臨綿最之儀而已不過議議未遑而已禮何由具
此簡道理最可體驗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君子以爲知言也或曰如此是治定從法制備具上說古
者風氣未開人文未著初無法制可言何記人以其禮爲遠禮
曰此時人心無偽故垂衣而治不害其爲辯若後世法制雖具
而民爲或生是治又不若此時之辯也故記人如此立言以時

思之可也五帝年代久遠文字難憑引諸書于左

大戴禮記五帝德六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請問五帝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曰軒轅顓
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帝嚳玄囂之孫嬌極之子曰尚辛帝
堯高辛之子曰放勳帝舜驁牛之孫瞽叟之子曰重華

大史公史記本紀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有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
帝德又帝繫雖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
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盛風教固殊焉總
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宋隱曰古文即帝
德帝繫二書也

五帝胡氏曰自燧人氏而上即三皇之世包羲神農黃帝堯舜五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八

禮

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
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當帝天下孔子所以遺之
而稱堯舜者以三君在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有制作詒萬世也
東吳宋氏曰據朱子之言堯號黃帝於義壽之後而以三皇紀於
前自少昊以下始以五帝總於後庶爲無疑也

按史記主大戴禮遺少昊胡氏主易繫辭遺少昊顓頊帝嚳且
曰無制作功此皆不可今考史記主民之初聖人繼天立極隨
時有作其可以爲無功而遺之耶故當從東吳據朱子之所定
者爲是姑識之以俟考五帝樂引史記于左并引黃帝樂識樂
原也

黃帝有熊氏

命伶倫造律呂命夔後鑄十二鍾協月節與同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少昊金天氏

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變鳳立建鼓制澤禁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是曰九淵

顓頊高陽氏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為元鳥獸萬物莫不熙和故顓頊帝為歷宗也又作承雲之樂帝命飛龍氏命八風之音為主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効珍於是鑄為之鍾作五聲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

帝嚳高辛氏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命黑咸典樂為聲歌命曰九招音韶之樂

帝堯陶唐氏

堯作樂名曰大章

帝舜有虞氏

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為樂正命延益八絃為二十五絃之琴變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樂名曰大韶

天高地下至禮樂云凡五節

此言禮樂效法乎天地而成功合乎天地也夫禮樂者聖人非意之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於其間質具而有秩如此序之

至也而禮之制即行於此矣不待聖人作之而後有也聖人之制禮特法其序耳天地陰陽之氣流行而無止息及其變合和同而萬物由之化生氣行而不乖如此和之至也而樂之文即興於此矣不待聖人作之而後有也聖人之作樂特法其和耳何以言之萬物之春而作夏而長是非物之自作與長也元以始之亨以通之誠之通也所以鼓萬物之出機蓋天地生物之仁如是耳使非天地之仁以運用於其間則陽道之舒暢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自而作且長哉故春作夏長見天地之仁焉萬物之秋而歛冬而藏是非物之自歛而藏也利以遂之貞以成之誠之後也所以歛萬物之入機蓋天地成物之義如是耳使非天地之義以裁制於其間則陰道之嚴肅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自而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四

歛且藏故秋歛冬藏見天地之義焉即此生物之仁陽氣行而同和者也樂以和為主故天地之和實近於聖人之樂五氣之順布即五音之克諧也萬物之化醇即萬舞之有奕也天人一理何相遠之有哉由此觀之則樂之興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可見即此成物之義陰質且而異序者也禮以序為主故天地之義實近於聖人之禮而儀之異位即尊卑之有等也庶物之群分即親疎之有別也天人一理何相遠之有哉由此觀之則禮之行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可見樂惟肇於天地自然之和也則樂之情與天地相流通矣故不惟效法其和而又足以敦厚其和蓋天地動而生陽陽氣之同本無不和者乃氣之伸為神而上行於天以生萬物者也惟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

乎上或失其和而神之行於天者或幾乎息矣大樂之成則以和召和是天本和而我又有以敦厚之也特見氣至而伸暢茂條達之機油然而不可遏者自我而倡率興起之以上從乎天之生物也天地之仁其不有賴於天樂之彌綸也哉禮惟肇於天地自然之序也則禮之情與天地相通矣故不惟效法其宜而又足以辨別其宜蓋天地靜而生陰陽之具本無不宜者乃氣之屈為鬼下行於地以成萬物者也惟人事失於中則地變形于下或失其宜而鬼之居於地者或幾乎息矣大禮之成則以序感序是地本宜而我又有以辨別之也將見氣反而屈嚴凝肅殺之機浩然而不可禦者自我而安定欲藏之以下從乎地之成物也天地之義其不有賴於大禮之裁成也哉禮樂

地卑於下聖人法之為君以象天而統臣為臣以象地而事君分定于此矣山峻而高澤下而卑聖人法之為之侯伯子男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次降殺上者為貴以象山下者為賤以象澤位列于此矣陽之動而不混於靜其道常饒陰之靜而不滯於動其道常乏聖人法之為禮之小者以象陰有曲而殺也有順而討也而小者不可益矣為禮之大者以象陽有推而進仁以篤父子義以正君臣序別信以處兄弟夫婦朋友是道各以其類而處之吉禮以事鬼神凶禮以哀邦國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軍禮以同邦國是事各以其群而分之即此類聚群分之中無非以明尊卑厚薄之等如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如父至尊降而伯叔父則殺矣父降而從伯叔父則又殺如吉禮尊尊于太廟次而昭穆廟又次而桃廟情莫厚於禰廟之類凡此皆非聖人私意所以然者蓋天所賦之命而人受之以為性者自然有此五常之德發於心而不容已自然有此三綱之倫見於事而不可易分之當尊尊卑情之或厚或薄一出乎此而不容混二聖人不過因而為之處之五典之傳一天理之所由叙矣不過因而為之分之五禮之庸一天理之所由秩矣禮不因此有異乎天有日月星辰之象聖人法之以刺之衣服旗常於是而有章矣地有草木大小之形聖人法之以著之宮室器具於是而有制矣由此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以樂言之地位乎下

其氣上騰天位乎上其氣下降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至爲其根而陰陽相摩乾知大始頽地成
終地承天施由乾變化一健一順交致其功而天地相蕩於其
間而或鼓舞之以雷霆奮發之以雨運動之以四時之錯行隨
煖之以日月之代明凡若此類蓋皆天地陰陽之氣附麗之以
澤物者也由是氣行不乖而百物皆化大樂之和於是乎興焉
由此觀之樂之所作非天地自然之和乎故曰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而樂與焉禮樂之本效法乎天地也如此是其理相流通
矣故其得失常相闕焉彼天地冬有愆陽夏有伏陰是化不時
也則物不生而天地失其職矣是天地之性然哉正由禮應
樂澤男女無別故亂作於天地也此者正見天地

禮記月錄

卷之十八

九

與禮樂相流通之情也蓋惟其情之相通故禮樂明備則和氣
致祥而天地官也男女無別則乖氣致戾而亂升也若使其效
法原不本乎天地則判然二物其爲情也又安得而相關若此
哉夫男女無別固亂非而天地失其職矣若至乎禮出於自然
之序樂出於自然之和而序不失充塞流行而至乎天地陰陽
鬼神高遠濳厚之處皆此理之充周則物生之始雖乾元之所
管而大樂之和實著此而參贊之矣成物之位雖坤元之所居
而大禮之序實居此而裁成之矣惟樂有以參贊乎大始之乾
也則乾元之始物而不息者是樂有以昭著之也而非天之所
以爲天乎蓋天以資其始爲德若生物之功或息則天之道曠矣
今得大樂之昭著則春生復長而天道以立夫是以謂之天也

惟禮有以裁成乎成物之坤也則坤元之成物不動者是大禮
有以昭著之也而非地之所以爲地乎蓋地以資生爲德若成
物之功或息則地之道虧矣今得大禮之昭著則秋歛冬藏而
地道以得夫是以謂之地也不息者陽之動也不動者陰之靜
也即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之間功用不過如此自此之
外耳無餘事矣然則動即樂之所昭著靜即禮之所昭著是禮
樂之功用盈天地之間體物而不可遺也其用至神而其功至
大但百姓日用而不知焉耳故聖人昭揭其名以示人于其靜
而名之曰禮所以使人體其質具有秩者而序禮以調坤元而
贊地之成物也于其動而名之曰樂所以使人體其氣行不乖
者而和樂以調乾元而贊天之生物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

禮記月錄

卷之十八

四

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於平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
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聖人裁成輔相之功於是爲至矣彼謂
禮樂無關於治豈不悖哉
朱子曰天高地下一段意思極好非季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
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大叔亦論此大禮天之經地之緯民
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者只是說得粗
文意不溜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今
那天之度數如云六畜五牲三犧之類却無自然之理如此章
所云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
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明聖者深究夫天地之蘊而有見於

禮樂之用未能及此愚按先儒此說則讀此章者尤宜細玩

按古人文字不拘拘於對待比擬如天尊地卑一節或先言天地而後及禮或先言禮而後及禮性命或專言天地而不及禮其意自見後人只可隨文發揮或妄言比對則鑿而反晦矣

按禮有儀又度數效法天地故就禮上言若樂只是一箇和無截然分限可求之理故就氣上言自地氣至日月總是氣行不乖四字或入以清明象天等語大失記人之意矣

按百化與焉言百物皆化而樂於此興焉蓋記人撮前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簡其文也故曰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蓋惟樂興於百物皆化如此故樂乃法天地之和如此說於文理方順而備若如劉氏但詳作萬物化醇則興字無着落下文

禮記曲禮

卷之八

四

如此字無所承接且既言百化又言興文理亦不順矣

按男女無別指禮樂言如後維女子不知父子之類樂之男女無別也

按極天蟠地至測深厚是記人狀今禮樂和序之理充塞流行如此故能有以參贊乾坤而官天地如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

乎天地之間之意時說或分禮樂而言大失記人之意矣惟鄭注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星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

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此說好蓋以禮樂之和序以上言則極而至乎天也以下言則蟠而委乎地也以言乎

上下之間則又何所不至哉故天地之氣分而為陰陽則有來有往者也禮樂之和序則與之並行造化之迹妙而為鬼神而

有屈有伸者也禮樂之和序則與之相通以至至高遠者星辰也和序則窮極之至深厚者山川也和序則測入之充塞流行之幾乃如此則參贊之功至微而至密矣天地生成之故豈不大有賴於聖人哉

音者舜作五絃之琴一節

此言先王制樂以實臣一為民之意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鼓之而南風之詩五絃所以備宮商角徵羽也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此舜倦憊為民之心洋溢乎詩歌之外萬世之下誦其詩者猶想聞其手采興起焉而不自覺也而况當時廷臣親炙其盛則所以將順其美而承宣其德意者宜何如哉是故變於是時承舜之意

禮記曲禮

卷之八

四

以舜之歌制為之樂則聲容大備焉子焉以實諸侯而表其有為民之德所以廣舜之心也由此觀之絃琴而歌南風舜之心以民為心也變制樂以實諸侯愛之心又以舜為心也及天下之諸侯以德而賞者益勤而無德者自艾而自脩焉則天下之諸侯又無一而非心舜之心矣有虞之民所以均沾泰和之澤也虞庭君臣歌樂之功豈小補哉即此可見以樂賞德之典後世所不可廢也故天子之為樂也豈徒用之郊廟朝會燕享而已哉其頒之侯國又以賞諸侯之有德而示之知所為民焉彼諸侯之德之盛者其教道尊嚴勤於教民而復其性也其五穀必時熟勤於養民而遂其生也則然後當之以樂以章德天子以樂賞德之意蓋如此然則諸侯之德有盛衰樂不因之

而有隆殺乎故其治民勞者教養至而德盛者也則有特恩之賜其舞列遠而長言舞遠則聲多奇知也治民逸者教養廢而德薄者也則無特恩之榮其舞列近而短言舞近則聲少亦可知也走故君子觀舞列之遠近可以知其德之盛衰猶之聞其謚之褒貶可以知其行之善惡榮辱之分章章如是人安得而不脩德哉於乎先王以樂賞德爲民之心至深切矣爲人君者能嚴考德之法公予奪之權則民皆被其德矣

大章章之一節

此記歷代帝王名樂之義無非所以象成也堯樂名大章者何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如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禮記目錄

卷之八

樂

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之類是也黃帝之樂名曰咸池者何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也如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及作舟楫至書契之類是也舜樂名曰大韶者何言舜之德能繼紹於堯也如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濂哲文明溫恭允塞精一執中至四方風動是也禹樂名曰大夏者何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也如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是也殷湯之樂曰大濩言能救護生民也成湯放桀于南巢而兆民允殖是也武王之樂曰大武言能成其武功也武王伐紂于牧野而四海永清是也人事之理盡極於此矣易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正此意也何也蓋以自夏以前但以文德主天下與天下相安相忘於無事之境聖人之所樂也湯武不幸而履桀紂之變不得已而以武功爲民除殘伐暴雖其非其中心之所樂然上畏天命下悲人窮人事之理必如是然後盡聖人豈能違之哉故處不幸而通之以權非聖人意也記人於夏以前皆直言其義至殷周之樂而獨嘆之曰盡矣亦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學者於此窺本觀之則見聖人之德之心本無不同特事功則隨時有異耳所以帝王殊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夫亦各象其成而已矣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四

禮之大意者字蓋以大卷黃帝樂故在先咸池則爲周禮之大咸堯樂也故次之如此則與周禮合但與前所引史記又異未知是不學者詳之引周禮及鄭注于左

周禮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詠所大卷樂大咸鰲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祖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天地之道一節

此言樂理之切於民所以先王以樂法天而成化也天地之道
一歲有寒暑之運苟不以時如久有愆陽夏有伏陰陰陽之氣
感之多疾瘳其爲害也大矣一旦有風雨之候苟不有節如春
有凄風秋有苦雨之類則五穀不登民多飢乏其爲害即次之
人君廣樂以爲教比之以聲音文之以舞蹈所以養民之心身
性情者也辟則天之寒暑迭運以成萬物者焉苟失其道聲音
則姦而不正舞蹈則流而不反亦如天之寒暑不時焉則聲音
不足以養其性情而反以蕩之舞蹈不足以養其血脈而適以
病之殆將放辟邪侈無所不至矣是傷世之害大不猶寒暑不
時而民疾者乎人君興事以成樂聲音則假之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舞踊則假之羽旄干戚所以成樂之文采節奏者也辟則
禮記曰錄卷之八
天之風雨時行以成歲功者焉苟失其宜清濁高下或紊其經
俯仰屈伸或過其則亦如天之風雨不節焉則聲音未全於美
善不足蕩滌人心之邪穢舞踊未底於和平不能消融人心之
渣滓殆亦習其虐文而不責其實教矣是教之徒勞而無功其
弊即次之不猶風雨不節而民飢者乎樂理之切於民生如此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夫豈徒然而已哉以言其教之全體聲容
威備是法天地寒暑之時而身爲教之規模所以治民之情者
大綱于此繫舉矣必且其事之各出毫髮不棄是法天地風雨
之節而盡舉中之曲折所以治民之情者萬目于此畢張矣及
夫教法寒暑而教焉以時事法風雨而事焉以節是樂之施諸
政治無一不善而人君之德可謂極盛矣則下民法之體其教

若養心身以和平而無所事矣習其事者欲舉動之宜宜而無
少差謬君德脩於上固以建諸天地而不恃民行興於下亦求
以肖天地而無忝下民之行象君之德矣教豈至於傷世事豈
至於無功哉由此觀之樂理之失則其害流於生民樂理之得
則其德成於上下人君操制作之柄者可不求端於天哉
按教是指樂之全體而言事是指其間一音一容之節言故其
害有大小
夫豢豕爲酒一節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彼將行
饗禮殺所豢之豕而爲酒食其初意豈以爲禍亂哉而獄訟由
此益繁則酒之流弊生禍亂也夫惟酒之流能生禍也故先王
禮記曰錄卷之八
因此制爲飲酒之禮雖士之饗禮惟一獻而非若大夫三獻子
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之盛也然賓主自始至終有百拜
之多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蓋既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
昏酣故酒以饗節而獄訟之禍無自而生矣此先王之所以備酒
禍也以此觀之則先王制酒禮之意可知矣故其饗禮不惟終
日百拜而已也彼其爲之酒以飲之爲之食以食之非以極口
腹之欲也酒之以獻以酬以酢而道其敬勤食之以薦以啖以
侑而極其款曲所以合乎賓主之歡也苟遂其歡而無已則至
於忘德而繼淫矣先王爲此懼故於其中而使之作樂非以極
聲音之娛也詩歌之抑揚莫非合德音之致而暢其平中之蘊
金石之和鳴莫非奮至德之光而發其英華之妙是樂以象其

德之有於中雖合歡而正其本者至矣夫然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焉有忌德者哉於其交而使之行禮非以美儀文之觀也示易以敬制外以養其中使其和樂而不流節文終遂閑邪以存其誠使其安然而不亂是禮以止其淫之生於後雖合歡而節其流者至矣夫然則豈第君子莫不令儀又焉有繼淫者哉夫忘德者禍之所自起繼淫者禍之所自成先王於合歡之中而曲為之備如此獄訟之禍何自而生哉然人之欲無窮苟縱其情皆是致亂不但酒也故先王又大為之防如大禍而哀易至於無節也則為禮以哀之周禮大宗伯函禮五以哀邦國之憂是也大禍而樂易至於多肆也則為禮以樂之周禮大宗伯嘉禮六以親萬民是也夫然則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哀不至於節而滅性樂不至於忘反而肆情矣先王推其備人禍之意至於如此寧獨以酒為戒哉禮之用如此夫先王之饗禮又有象德之樂豈無因而強作者哉蓋聖人在上以一心之和達而為天下之和其可樂莫大矣由是以其和而播之聲音形之舞蹈而樂斯成焉夫以聖人至和之情而制為天下至和之樂其體蓋極其妙矣故其為用內之可以善民之心焉聲音足以養其性情舞蹈足以養其血脉所以感人之心者深矣外之可以成民之治焉君上所化之弊風則移之民下所習之惡俗則易之所以成民之治者至矣夫樂之為用有益於民也如此然則先王安得而不著之以為教也哉著其教如下文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律小大比終始之類是也蓋本情以立為教之體廣樂

以達為教之用必民心之感民治之成斯已焉樂之用又如此由此觀之先王禮樂同歸於正人之情可見屬民之善也周防民之具其備所以安上治民而風移俗易所由來遠矣或問樂以象德何如曰試以康鳴嘉魚南有臺諸什一涵咏之則古人象德之氣象便自可見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以類相動也凡九節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物故先王慎其所以感之也血氣者氣質之性人心也心知者義理之性道心也此二者上天所降之衷下民所秉之粹凡民之所必有也方此性之未感渾然在中雖有喜怒哀樂之理然寂然不動安有喜怒哀樂之常哉此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及其外感於物此性應之而動然後心術形於聲音矣知順逆之物感則喜怒哀樂之心應於中而形之於聲者亦有喜怒哀樂之不同得養之物感則哀樂之心應於中而形於聲者亦有哀樂之異致蓋惟血氣心知生而人所必有則喜怒哀樂感而人所必應矣此感於物而動心之欲也然則朱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夫亦以其詩樂原於應感而已矣是故即其樂音所發之殊而知其民心所感之具如下文思憂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之類則聲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明矣夫哉感乎其闕係於民心之善惡如此然則先王安得而不慎其所以感之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之和焉蓋先王血氣心知之性養之而至於純喜怒哀樂之情發而皆中節天下之至和在我矣以此而為樂之本則和順積中英華庶乎其外見

矣然不稽考其度數五音何由而正乎則于是而考定之或三分益一而上生或三分損一而下生毫釐之間必中其度也如是則五音庶乎其可正矣然不制之以禮義寧能不流於邪乎則于是而裁制之聲濁而隆者尊而貴之聲清而殺者卑而賤之法象之宜不使或過也如是則淫邪庶乎其可免矣先王正聲之作如此若可惟以為教矣然先王之心又以樂於吾心而未必可乎於天道樂作於一人而未必可通於衆志則亦未足以為和樂也蓋敢惟以教人哉是故以其聲而用之天人之間以驗其和焉彼陽以生為物陰以成萬物此生氣之和固造化自然之妙也然五音或絀則陽感而散陰感而密造化亦失其和矣聖人則作是聲以合其和焉仁禮屬剛義知屬柔信居剛柔之中猶土之寄旺於四時而無不在此五常之行固人心固有之良也然五音或絀則剛感而怒柔感而懼人心亦失其和矣聖人則作是聲以道其行焉其合生氣之和也非有所作為於造化本然之外也亦惟以和召和使之動而為陽則發揚動盪而生長之意不窮不至既動而或散也散謂氣散而不能發生如云氣文而游散則覆也靜而為陰則閉塞嚴凝而飲藏之樂自順不至既靜而或密也密謂數妄動不翕聚也所謂合生氣之和者如此其道五常之行也非有所增益於人心固有之外也亦惟以和感和使之當剛而剛得其中不至過剛而為暴怒也當柔而柔得其中不至過柔而為懼怯也所謂道五常之行若如此及夫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感通之

無少偏倚而各得其中無少乖戾而自然和暢陰陽交於天地之中則柔交於人心之中則充積之理為既成矣由是其發達之妙豈容已耶但見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陰陽順序天氣感而大和矣仁義禮智信知明信實剛柔時出人心感而大和矣夫莫難乎者天之化莫難乎者人之心先王正聲之感天地人心之和積中發外之妙一至於此則樂豈有佔滯之音哉可見宮商角徵羽之位各得所安君臣民事物之倫無或相奪聲之正也樂之和也蓋不過是矣於是而推以為教尚何有不宜者哉然後立之學焉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司馬掌學士之版之類立之等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節奏者聲之作止也則增益之使人無不習文采者聲之和應也則省察之使聲無不諧竅教如此所以緝民之德厚蓋民德未厚拘於氣而累於物則厚者薄矣繩之以正樂正所以檢約其情而不至於流放庶能全其固有之厚也先王廣樂內以善於民心如此樂之為音宮至大也以漸降殺極於羽為至小小大失宜則奪倫矣先王則以法度整齊之使由宮及羽小小大各得其稱焉樂之所作始於黃鍾初九也以次周流則終於仲呂之上六終始不調則失次矣先王則以次序聯合之使由黃鍾及仲呂始始終終各得其序焉竅教如此所以象民之事行蓋事行有則感於物而無節則事行行矣象之以正樂正所以考正其行而不至於偏��庶幾得其事理之宜也先王廣樂外以興乎民行如此夫如此者正以便乎親睦貴戚長幼男女之理或得或失皆形自

於樂音之間得則動而勉之失則改而正之也然則先王之世
尋倫收叙教化大行和樂所觀其義不既深遠哉是以古語有
之曰樂觀其深矣義正此之謂也先王推正樂以為教如此
若夫世之亂也上無聖人之君失其情性之正由是不能稽其
度數制以禮義故其禮則為邪戾樂則為淫妖其樂之聲哀而
不莊也樂而不安也其禮之行慢易犯節也流酒忘本也禮樂
相為淫戾如此故樂聲之作人之聽之天則容為奸宄小則思
為貪欲上之不可以合生氣之和也而感傷乎天地條暢之氣
下之不可以道五常之行也而滅敗乎人心和平之德你樂如
此直可謂之廢聲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放遠之不至豈敢推
以為教哉夫先王於正聲則廣之以立教於聲則賤而絕之如

禮記月錄

卷之八

李

此所以然者蓋凡聲之感人也則人之惡心潛滋暗長而乖
矣之逆氣匪在於中及其發之於外剛之逆為強梁為狹隘柔
之逆為懦弱為邪媚則其惡也成象而可見矣由是聲之感
益泛濫而肆行則不但聲其發而已凡樂之妖淫如桑間濮上皆
於此而興焉則展轉相害其禍有不可以勝言焉者矣凡正聲
之感人也則人之良心感發萌動而和平之順氣匪在於中及
其發之於外剛之順為嚴毅為幹固柔之順為慈愛為驛順則
其善也亦成象而可見矣由是正聲之感益泛濫而平中則不
但聲正而已凡樂之和平如咸英韶濩皆於此而興焉則反獲
相成其妙亦有不可以勝言者矣由此觀之正聲感則逆氣應
是姦以倡之逆以和之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正以倡之順以

和之也氣成象則逆樂與是逆氣者回邪而曲也惡也而樂
之淫者亦惡也由逆而准則惡歸於惡之分限不可變矣順氣
成象則和樂與是順氣者中正而直也善也而樂之和者亦善
也由順而和則善歸其善之分限不可亂矣善惡一定如此夫然
後萬物之理亦皆以其善惡之類而自相感動淫樂之興則物
以淫而相動不但夫人焉而已推之而陽變于上而天為虧明
陰變于下而地為震動亦惟淫樂之感焉而已夫姦聲之流其
害一至此哉和樂之興則物以和而相動不但夫人焉而已推
之天得一以清而不愛其道應得一以寧而不愛其寶亦惟和
樂之感焉而已夫正聲之化其妙一至此哉是則原聲之始有
正有姦其端之出乎上者固微及樂之成為淫為和其應之

禮記月錄

卷之八

李

深切矣
或問姦聲正聲淫樂和樂之別何如曰本情性稽度數制禮義
固是正聲但作樂之常法然未至感人而順氣成象則世道未
大和而聲音曲調之間未免有不齊之變則其作於宗廟朝廷
行於閭閻邦國未能一盡合吾之情性禮義度數也則亦安
得謂之和樂哉故正聲者先王制作出的和樂者則此正聲之
流行而作於人人者無乖戾者姦聲者是又姦聲亦本情性而
作但情性之善惡則不同耳故聖人以正聲屬先王以姦聲屬

亂世且無禮言聲樂造原於禮也

以象事行象字只說以此樂去象那事行便是陳註解為法象其鑒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至可以觀德矣凡四節

此承上文又言君子修身廣樂成教之事蓋上文乃性之重人此則友之賢人所謂所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者也夫性之動為情其本正也情正則志和也何以反情然後可以和其志蓋天命之性雖人心之所固有然物交之引亦人心之所易昏故必反其既放之情以復夫天性之初于以和其志也情之見於事其本善也事善則行成矣何以比類然後可以成行蓋天下之理惟其知之盡是以行之至惟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故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必分次善惡之類以審從違之幾于以成其善行也夫人之一身蘊之內為志見之外為行不過二端而已今內而反情以和志外而比類以成行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脩身之要尚何以加於此哉以其事言之蓋聲亂色所以亂其聰明淫樂惠禮所以壞吾之心術情慢邪僻之氣所以荒吾之身體凡此皆情之所由以失而漸引之以入於惡類者也有一於此欲其和志成行也難矣是故非禮勿聽養其聰也非禮勿視養其明也而聲色之淫亂者禁止之不留於耳目焉樂必正樂養其和也禮必正禮養其序也而禮樂之淫亂者禁止之不接於心術焉正容體齊顏色以養其身體也而情慢邪僻之氣禁止之不得設焉凡若此者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心正以使其

內而心知外而耳目鼻口百體皆由此順正之道以行其

之順正則義行於內而有以為心制情正而志和矣外之順正則義行於外而有以協事之宜類善而行成矣君子修身之要尚何以加於此哉脩身則德盛而樂之本立矣然後發以單出之聲雖比之音樂其象也由聲音而播之琴瑟于戚羽笙簫簫則聲容具備而樂為大成矣由是至德之光至難奮也今樂之和一至德之所昭宣光輝可見蓋和樂之奮之矣四氣之和至難動也今樂之和而天地由之感通陰陽順序蓋和樂之動之矣萬物之理至難著也今樂之和而萬物由之協應各得其所蓋和樂之著之矣且天道至清明者也而樂之聲應而無疵皦而不雜北清明象天焉地道至廣大者也而樂之體上法天地下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本人心其廣大象地焉春夏秋冬之迭運有序而不亂者也樂終於仲呂之上六始於黃鍾之初九終始之序象四時焉風之散而鼓萬物雨之潤而滋萬物有仰而不過者也樂之清濁高下必中其節節仲仰俯必合其宜周旋之有節象風雨焉以言其常而不紊也宮屬土配黃色徵屬火配赤色商屬金配白色羽屬水配黑色角屬木配青色五音各有所配之色如此其配一定其故由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和相應不相奪倫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何有於亂哉華音配坎之廣吳風炮音配艮之條風竹音配震之明庶風木音配巽之清明風絲音配離之景風土音配坤之涼風金音配兌之闐闐風石音配乾之小風八音各有所配之風如此其配一定其故華炮則從乎黃鍾大

呂大族之律竹木則從乎夾鍾姑洗仲呂之律絲土則從乎蕤賓林鍾夷則之律金石則從乎南呂無射應鍾之律相隨相應各依其時則八風之至不爽其期候也何有於茲哉自黃鍾宮而林鍾徵大族商南呂羽姑洗角角位宿則又林鍾第二宮大族第三宮夷則自一至百其度無窮也然律自有度度有得數常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自上下生之度必得乎損一益一之數聲雖有變然其度數何嘗無常哉以言其變而不窮也音有大小則損益異數若難於相成矣今則法度整齊律之而各得其稱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益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其小者益顯互相依倚而配合有助小大之相成如此律有終始則先後異宜若難於

禮記月錄

卷之八

五

相生矣今則次序聯合比之而各得其序始於黃鍾之初九率是而下之至仲呂而有終終於仲呂之上六自是而反之由黃鍾而復始互為其根而循環無端終始相生如此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若各自為一音而不相通矣今則會合之中有純和明白之中無間斷在清者倡而為經則濁者從而和之在濁者倡而為經則清者又從而和之如黃鍾第一宮濁而倡者也時則林鍾之清為之和林鍾第二宮清而倡者也時則黃鍾之濁亦為之和諸律諸音漸次而進更相為主其迭相為經又如此君子作樂之妙至是而無以加矣則其所化之盛當何如哉故自是樂之行上自朝廷而下達里巷內自王畿而外暨海隅上自天子而下達庶人推無不準一是樂

之流通用固不宜一是和之洋溢則大樂之教行而感化之風深矣特見天下之倫理向固有蔽於私而汚濁之者矣今則樂教之行感通其神明而興起其德性以天合者藹然有恩以相愛以人合者燦然有文以相與而倫理復其清明矣天下之形氣向固有繫於欲而失其正焉者矣今則樂教之行滂濂其邪穢而消融其渣滓聲音養其耳采色養其目而耳目其聰明也無有昧於視而難於聽矣歌咏養其性情舞蹈養其血脈氣其和平也無有剛氣怒而乖氣憚矣而形氣復其本善矣由是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風之未淳者移之以歸於淳上之所化無異道俗之未正者易之以歸於正下之所習無異心百姓昭明而四海承清黎民於變而萬邦和天下之大其皆寧之矣又豈有

禮記月錄

卷之八

六

一人之梗于化一物之失其所者哉樂之功化至是亦極其盛矣推原其故則反情比類之功之所由致遠也故曰樂者非他也即其生於人心之所樂者也然而或以宣化或以導欲功效若是其異者何也要亦以其所樂之本體原異焉耳彼君子反情以和志比類以成行蓋得其道矣然後樂心生焉而發其志行之和以為大樂之和是君子之所樂惟在於得其道焉而已若彼小人不能反情比類則志乖行惡其所樂者惟在得其欲焉而已則其見之於樂祇為惑淫之聲而已矣夫豈可與君子之和樂比哉蓋欲與道正相反或欲與樂大不同君子惟其樂在得道也則其以道而制欲將見得道則心泰無欲則心安其心雖樂而終不至於亂此所以樂為和樂本體極其妙而功化之

緣其隆也者彼小人惟其樂在得欲也則是以欲而忘道將見忘道則心中無主肆欲則禍害將至其心終惑而不能以樂其身且不閱而何能以正人哉此所以小人之樂祇以導欲而敗化也夫樂化之成敗由於本原之得失如此然則君子之樂終而德尊夫亦以其本原之盛而已矣是故君子又情以和其志則脩身之本立矣廢樂以成其教則治民之用行矣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欲則制之以至於無也道則樂之以求其得也倫理明之使至於清也形氣正之使復其善也由是則民治成矣是可以觀君子之德矣蓋由其身脩是能明己之德而立民治之體由其民治是能新民之德而達身脩之用人已俱立體用咸宜君子之德孰大於是故曰可以觀德矣蓋至是則反之

禮記口錄

卷之十八

五

之德盛德之之德殊金而同歸矣又情比類之功不既大哉故曾合三章言之聖人無欲純乎道也君子制欲勉於道也小人肆欲道斯亡矣是故聖人本情性以作樂而天下成順氣之象則所觀者深君子之情性以作樂而天下成順氣之象則所觀者德小人蕩情性而淫惡於禮樂則天下成逆氣之象其可賤之而已又何以觀之哉此記人言先王而繼之以君子而於言先王則參之以亂世言君子則參之以小人一正一反一善一惡毋對舉而互言之欲其深戒勉之也是故肆則爲小人勉則爲君子化則爲先王矣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以不深省云以著萬物之理作萬物有說者即著不息者天也之著字疏云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萬物各得其所也此說是

八風從律而不姦只是方位一定故相從而不姦此方位乃文王後天之卦惟方位有八而卦也風也音也皆以八此三者一定乃以十二月之律周旋其間故二音二卦二風則各從其月之三律而不相姦亂故云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也以圖驗之自見

百度得數而有常以書經黃鍾萬事根本說亦通引見圖解迭相爲經即禮運旋相爲宮說見圖解

結語遺比類成行邊壤內以見外也德無新民言體用兼全乃成德也若有體而無用亦不足以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一節

此言樂本於德性而不容偽也今天德者非外鑠我者也是天命之性端緒之見於外者也謂之端者知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樂者非強作者也是吾心之德光輝之露其華者也謂之華者如根本既盛而枝葉自繁也是性爲德之本德爲樂之本而金石絲竹特樂之器耳是雖德性之所寓而亦不可忽然必隨德性而後形而非所當重也何以言之人之有詩所以言乎其心之志也詩成而歌之所以咏乎其心之聲也歌之不足又從而手舞足蹈之所以動乎其心之容也是詩也歌也舞也三者皆本於心也然後樂器從之金石絲竹所以飾其詩歌也干戚羽旄所以飾其舞踊也由是言之樂本於德性而諸特其餘焉耳是故情之未深欲文之明也難矣惟致其中焉而性足以立天下之有致其和焉而德足以效天下之動則情之存於中

禮記口錄

卷之十八

五

者蓋極其深矣夫是以著於外者又自明樂其象於詩歌與舞也極平中之妙治其飾於聲容之器也盡諧和之節而樂於是盡善矣猶之天地之氣盛於中陽氣不散而厚其發生之本陰氣不密而欲其裁成之機是以天地之化神於外物遂其生而莫知其所以生物其成而莫測其所以成而天地之功於是成終矣故和順之德積於中而成性則和樂之本以立斯華之妙發於外而為樂而至德之光以奮然則樂云樂云是豈可以矯偽為之乎是必養性以為德之本養德以為樂之本然後樂器從之也若使忽忘於德性之蘊而徒脩飾於器數之末是偽而已吾見聲容之間不得其理者衆矣而樂其可以偽為之乎吁此探本之功所以當重而區區器文非其汲汲也欲為樂者其尚知當務之為急也哉

禮記

卷之八

五

按劉氏以三者為指志聲容言非也而石梁德有心為本性又德之本又分心性為兩段亦非也只據本文說性為德之本德為樂之本意便盡了三者指詩歌舞而言

學者心之動也一節

此言樂舞之理樂者非強作也由人心之感物而動生也心動則形於言而有聲聲者樂之形象之先見者也以聲而播之樂器而有文采節奏則所以為聲之飾也是故君子反情和志動其本也生變成方樂其象也然後樂器從之治其飾也如是則本文俱備先後有倫樂舞之理盡矣以治飾之事言之樂之將作先擊鼓以發動衆應欲其齊也舞之將作先三舉足以示其

方法其容也一知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懼其亂也既進而又終則復擊鼓以警其怠欲其節也樂舞之各有其治如此是以舞之容雖奮迅而疾速也然旅進而不可行于儀旅退而各中其節何者後而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也然即其聲以求其意由其舞以達其情何嘗隱而過於難也樂舞本然之妙如此是故君子以此樂而脩己則和而平聲音以養其性情舞踊以養其血脈可以獨樂其志矣特見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又安天神之地以漸而造學之雖欲罷而不能也何所厭於其道乎以此樂而為人則愛而公廣其聲音欲以繩其德厚齊其舞踊思以象其事行可謂備舉其道矣是蓋已立而欲夫人之俱立已達而欲夫人之俱達大道為公而欲垂美於人也

禮記

卷之八

六

何所私於其欲乎是故原樂之始而言之聲音之播比一性術之流形舞踊之協和一天機之動盪情見於作樂之初如此若無通於其義矣然而君子則見其義之立焉蓋必內而心知適得其本心之制直方之體鄙訥不得而入之外而百體咸協其事理之宜化裁之變故不得而亂之義立於其身脩之先矣夫然故情之正見於作樂之初焉否則義有未立情有未正也而作樂之本荒矣何以成樂之始耶要樂之終而言之固吾民於大和而內有以善民心歸斯世於雍熙而外有以成民行化成於作樂之終如此若無通於其德矣然而君子則知其德之尊焉蓋必充養純粹而英華發於和順之餘情正志和之蘊魏巍乎其不可及也造諸精熟而富有出於日新之後比類行成之

於作樂之終焉否則德有未尊樂有未和也而感人之本空矣
何以成樂之終耶樂舞始終之妙如此然則安得而不感人之
深哉是故君子聽之而好善感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
蕩滌其邪穢也樂舞之切於民生如此是故古語有之曰生民
之道樂為大焉然則君子有斯民之責者可不由動本之功造
德義之地而後樂象而治其飾哉

樂也者施也凡二節

此明禮樂之所主夫樂者何也先王有仁民之德施於外故為
樂以章之是樂主於施也如陽道以生育為功為禮者何也先
王有報本之情動於中故為禮以行之是禮主於報也如陰道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六

以及於為事焉是故樂非偽為者也乃樂其所自生也舜之帝
也生於紹堯之德而施及天下則為大韶以樂之武王之王也
生於武功之成而施及天下則為大武以樂之是樂其所自生
如此樂非主於施乎禮非矯情也乃及其所自始也萬物本乎
天而郊以明天之道是及物之始人本乎祖而禘其祖之所自
出是及人之始是及其所自始如此禮非主於報乎以此觀之
樂章德禮報情及始也禮樂其可以為偽哉夫惟先王德施遍
乎外而報及之情厚於中然後可言禮樂矣又以報禮之事言
之夫車服有制尊卑有等先王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故大輅
也龍旂九旒也寶龜青黑緣也皆天子之事也今諸侯乃得建
之藏之豈先王之世而新有陵節犯分之臣耶蓋先王馭民之道

無德不酬無功不報酬德報功雖隆而不為僭故或大輅或龍
旂九旒或寶龜青黑緣而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而
報其功德者也所謂子以馭其卒者也是故諸侯而得有乎天
子之物也禮之為報可見矣

按人臣功德莫大於周公成王賜之天子之禮樂所以報之也
夫子傷其非禮先儒以為大夫僭八佾歌謠詩其原皆出於此
而禮乃有大輅龍旂九旒寶龜之贈何與或者車旂寶龜比於
郊禘為差輕也然則名與器不可假人故晉文公有功於周辭
地而請隧襄王不許寧與之地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
繁纓以朝孔子以為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所以然者誠以授受
奪之柄道體微之於其禍不可長也其禮不可常也夫為人君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三

者尚監于茲哉

樂也者一節

此言禮樂有定體而理人情也樂者何也情之不可變者也夫
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也而樂何以為情之不可變哉蓋先王
有見於人心之和自然而不容已也於是乎作為之樂喜怒哀皆
得其情而志意之形一優柔乎中之妙哀樂各歸其分而性術
之變一和順充積之符至正而不可亂之以效也至德而不可
溺之以淫也凡審一定和比物飾節莫非性情之正而天下之
至和在是矣夫豈可以必變哉禮者何也理之不可易者也夫
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而禮何以為理之不可易哉蓋先王
有見於人心之序當然而不可易也於是乎制為之禮儀文之

聚而尊卑隆殺之宜皆不可以毫髮差忒品節之詳
即親疎厚薄之分皆不可以錙銖爽賢者不得而
過也不
而天下之
則其感化
而後有以感
其本心之初身安於是而反其天性之始聲音養其性情也舞
踊養其血脉也和順道德而純然閑閑矣非統其心之同而致
其和乎禮惟其序之定也而後有以感天下之序將見得於大
禮之化者親疎有序而不失其厚薄倫尊卑有等而各秩其
上下之分當隆則隆而隆也當殺則殺而殺也謹守節文而截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六

然不亂矣非辯其分之異而致其序乎由此觀之禮樂之說管
攝人情使之和序誠非虛矣夫先王茂中和敬止之德以操
制禮作樂之權其於治道不既深哉
按大史公曰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
書經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蔡註亦引此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一節

此言禮樂能管人情以其體之妙也人生之理同而氣異理同
則本一於善氣異則變多而有惡矣今能窮其本之同而致其
善知其變之異而去其惡若此者果何所資而能然哉蓋樂主
統同和之至也人性致樂治心將見感通之久則易直了諒之
心油然而生又安天神之地以漸而造涵養其性情也動遊其

血脈也而其本之窮也有不知其誰之所使蕩滌其邪穢也消
歇其渣滓也而其變之知也有不知其誰之所為優而將之將
自求之厭而厭之將自趨之一感通之自然也斯其為樂之情
乎人情理微而欲危理微故誠由之隱欲危故偽由之生矣今
能著其理之誠而發形於外去其欲之偽而不累於中若此者
果何所資而能然哉蓋禮主辯異序之至也人惟致禮治躬將
見脩為之文則品節詳明有莊敬嚴威之實德性堅定無放辟
邪侈之私誠之於思也守之於為也由乎中以應乎外一率乎
天理之節文而其誠以著精以察之也一以守之也制於外以
養其中一合乎人事之儀則而其偽以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脩為之當然也斯其為禮之經乎禮樂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六

管人心如此所以然者亦以禮樂之體之妙耳彼天地有和序
之情而禮法天地之序樂法天地之和是依象乎天地之情也
且是和序之在人心也應感不測之謂神虛靈不昧之謂明德
之蘊於中者也禮樂則達之於外禮行而序見樂行而和宣矣
和序之在造化也神行於上則為陽之動神凝於下則為陰之
靜妙運而無迹者也禮樂則降興其神禮由陰作而下神興樂
由陽來而上神降矣道形而上其體精器形而下其體粗若難
以相通矣惟禮樂則道以為本器以成之相貫而不相離非合
而疑其體乎父子以主恩為節君臣以主義為節其事若多端
矣惟禮樂則恩全於父子義全於君臣執簡可以御煩非統而
治其節乎由此觀之禮樂貫天下之理如此其本體極其妙矣

此樂作而人有所感通禮行而人知所脩為故能管乎人情或曰禮樂值天地之情以下皆作功用說朱子曰值依象也言效法所本也豈可以效法為功用哉

是故大人舉禮樂一節

此言聖人以禮樂而變化故化成而功顯也夫所謂大人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制禮作樂豈直為觀美之具哉蓋大人以天地萬物為吾一體以裁成輔相本吾一心是故由吾心之至序以制禮所以別宜而下以昭宣乎地之成物由吾心之至和而作樂所以敦和而上以昭宣乎天之生物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則其功化當何如哉特見天地感之而訢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陰陽感之而相得動而生陽陽變而交乎陰靜而生陰陰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合而交乎陽也陽氣行於天而鼓萬物之出機是天以氣煦之而主覆陰氣凝於地而斂萬物之入機是地以形嫗之而主育由是草木茂區萌達植物各遂其生矣羽蟲蠢蠕胎生蠢蠕昭蘇羽者姬伏毛者孕鬻胎生不殯卵生者不殯動物各遂其生矣究厥所由豈偶然哉則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焉耳蓋禮惟至序故以序感序而序行於天地萬物矣樂惟至和故以和召和而和行於天地萬物矣聖人致禮樂之道成參贊之功德至矣哉

按鄭云言天地將為之昭焉明也此說甚是好又按疏云此一節論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協和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以下惟

論樂之所感記者主在於樂故特奏樂功樂功既爾禮亦然也則樂之道歸焉言所以致此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謂歸功於樂也蓋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絕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此說俱好優陳註多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一節

此言禮樂以道為本而器亦不可忽也樂者非謂其有黃鍾大呂弦歌之聲干揚之舞而已也以其有至和之德存於中也此等聲容特樂之末節耳而樂之大本不與存焉故干揚則童者舞之於下而已矣人君不親之也鋪筵設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非禮之至也以其有至序之德存於中也此等節文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五

特禮之末節耳而禮之大本不與存焉故有司掌之於下而已矣人君不親之也有司即周禮司几筵司樂師辨六聲詩知黃鍾大呂弦歌者也而至於和之道以為樂之本者或未必知也故北面而弦而人君則南面焉宗祝辨乎宗廟之禮者也而至於敬之行以為祭之本者或未必知也故后尸焉商祝辨乎喪禮者也而致哀之行以為喪之本者則非其事也故后主人焉由是觀之君者極和敬之德以立禮樂之本者也本立則文明而藝亦在其中矣其所得也深則處上尊之也童子有司樂師而特習於藝其所得也淺則處下卑之也尸主人致哀敬之行以立喪祭之本也其所得也深則在先尊之也宗祝商祝而特習於事其所得也淺則在后卑之也此見禮樂以道為本而器特具

餘耳人面而樂探其本也然器亦豈可以偏廢哉蓋無本則器
為虛矣失之偽矣無器則本為徒善亦幾乎息矣道器原不相
離有如形影闕一則不可是故先王必極和序之德以立禮樂
之本有上而為君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而貫通於其下之義焉
必致恭敬之誠以厚喪祭之本有先而為尸與主人者之行也
又推其行而貫通於其下之事焉然後有本而器可舉有器而
本益章本末兼該道器並行此其所以有制於天下近之為法
於當時遠之可傳於後世者也然則道固所以為本而在所當
重器亦所以行之而貴所可勿者哉有志於禮樂者必以先王
為法務集大成而又知所輕重緩急於其間焉庶乎可以得之
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本

按樂記此章蓋詞圖最為精粹當分為兩段首句事成而石上
論道以為本懼人之徇末忘本也意重道上自是故先王下論
道器當兼舉懼人之厚本遺末也意微重器上見人當道以為
本而器以行之也猶孟子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之
意蓋抑揚其詞以明道器之不可偏廢但當先道而后及器耳
朱子云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此之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凡十二節

此章子夏之告文侯大意三段自首至示後世有長幼尊卑之
序也是一段言古樂今樂之異示文侯之警於好惡自鍾磬
至末是一段言君子聽樂以心示文侯之先正其心夫文侯端
冕以聽古樂而於鄭衛之音則不端冕以聽是非不知古樂作

於先王而在所當敬溺音生於鄭衛而在所當惡也然卒不能
以此易彼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欲溺於中則好惡之正變
乎外也然雖變乎外而天理之存於中者終未嘗息也故於此
有不能自解者而欲從賢人君子以質之也故曰敢問古樂之
如彼其可惡而令人惟恐卧者何故也今樂之如此其可好而
令人不知倦者又何故也此疑似反求之間正理欲消長之幾
而君子陳善閉邪之時也故子夏對之曰侯之好惡亂矣今夫
古樂也者言其舞則教之進退齊一而無參差言其聲則和正
以廣茲匏笙簧會守拊鼓方其始奏先鼓以繁其聲其始也及
其復亂擊鐃以終歸正其終也又惠其音之亂也有相以治之
使得其理防其舞之疾也有雅以訊之便中其節由此觀之聲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六

容之間和以敬節而不流敬以和行而不迫樂之盡善者也故
其一終也則君子於是語所謂語者何也於是而語古樂之正也
蓋感其情之備得其和敬之源而不覺其嘆息之深議論之
長也不惟語也由是致樂治心嚴而能泰和而有節其身脩矣
由身及家相親相敬其家齊矣由家而國而天下合敬同愛而
天下平均矣夫君子由聽古樂契之深而達之順如此然則古
樂之發其妙為何如哉此正人君之所宜好而忘倦者也若夫
今樂進俯退俯奏聲以溢溺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
父子淫邪如此和敬之節漸無復存矣樂之終也又何可語而
道古也哉此今樂之變正人君所宜深惡而放遠者也今侯反
之其好惡亂矣所以然者正以慾欲忘理失其本心故耳日好

惡以類相從但知淫溺之可樂雖有顯禍將不復顧不知和敬之可好雖有至理將不復聞而忘倦之由蓋可知矣此答何也之問蓋隱然於言意之表直可謂曲而中約而達矣然不言其本則無以見其善惡之原而使之自省也故又啓之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是啓其問而告之以本也其意蓋以樂之作於先王者則可謂之樂作於鄭衛者但可謂之音不可謂之樂所以然者以古樂之與溺音雖曰同此聲音舞蹈迹若相近然其實不同蓋以方其始也古樂之作原於大化之均調成於義倫之各正而溺音之從出也則志煩以滿志淫以驕始固不可以同論及其終也古樂之作明則刻平均之化幽則格祖考之神而溺音之爲感也則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九

外淫於色內害於德終尤不容以並觀故古可稱樂今特謂之溺音而已矣奚可謂之樂哉故此一句乃一章之大旨下文又詳言之曰聖人之爲治也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彼天地之化未至於均調則聖人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加樽節愛養之功制禮作樂猶未遑也夫惟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疵疾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化均調之日民生以厚矣正聖人制作之時則民德宜正矣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六紀三綱之目蓋恩莫大於父子由父子而推之親疎之殺皆不可以錯鉢矣義莫大於君臣由君臣而推之尊卑之等皆不可以毫髮紊也故制之爲父子而不止於父子制之爲君臣而不止於君臣自此而理之爲六紀之小則

言人有善諸男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無往而非恩義之約束矣統之而爲三綱之大則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無入而非恩義之總攝矣聖人制禮以爲紀綱如此何莫而非所以齊人道也哉及紀綱既正則君若臣臣父父子子天下之人親疎有序尊卑有等天下大定矣夫紀綱既正則是建中和之極而有以立作樂之本天下大定則是乘中和之運而有以遇作樂之時是故聖人於此正其六律于以和其五音理其弦歌于以播其詩頌但見聲音之間一至德之所形容洋洋盈耳而聖人至敬之精神於是呈露其光輝雍雍在庭而天下泰和之氣象於是發揚其風采其不謂之德音乎謂之德音矣將見是音之達所以平心而非以助欲所以宣化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七

而非以長怨明而感人則天下平均幽而感神則先祖是聽其斯以謂之樂乎古樂之作其本原之正蓋如此若夫以溺音所從出之本原言之則音好惡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佞數由其志之煩齊音教辟由其志之齋此四音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以其淫色害德鬼神之所厭棄而不享也此其所以但可謂之溺音而不可以謂之樂也溺音之作其本原之惡如此由此觀之古本和敬今以淫溺善惡不齊天淵懸隔是以古樂之作則有無窮之妙溺音之作則殊無可道之言文侯可不洗心滌慮以玩古樂以放溺音也哉夫溺音之淫色害德固祭祀弗用也若夫古樂用之祭祀將何如哉商頌有誓之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所謂肅者言

乎樂竟肅敬小大得其稱至正而不流於邪終始得其序至德而不干以私禮樂如兩儀之靜定也所謂離者言乎樂音之離和大小相成統同而不至於乖終始相生配合而不至於離煦煦然如氣之縕也夫敬不徒敬而有和以爲之報和不徒和而有敬以爲之反是蓋原於大當大定之德音而非淫色害德者比矣用之宗廟雖先祖之至幽且是聽矣况明而推之於事又何有不行者哉是故以之脩身則動正而用和矣由身以齊其家則相敬而相親矣由家以平均天下則合敬而同愛矣古樂之脩身和敬其妙爲何如哉夫古樂惟和敬也則可以脩身以及齊家以及平天下以及享祖考謂音惟淫溺也則不可以脩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平天下不可以享祖考故爲人

禮記曰錄

卷十八

七

君者之聽樂也謹其所好惡而已矣所以然者以君好之則臣爲之朝廷之上感應其速也上行之則民從之邦國之間觀法其至神也夫好惡之幾自君而臣而民捷如鼓之答桴信有如詩所謂誘民孔易者如此使人君所好者古樂則臣民咸誘於德音而爲之從之身可以脩家可以齊天下可以平均祖考可以享其化廣矣若好乎溺音則臣民亦誘而爲之從之明不可以脩身幽不可以格祖禍干而家凶子而國與天下矣其害寧有窮乎文侯惟恐卧於古樂而忘倦於溺音視此亦可以鑒矣又自古樂之可以祭宗廟者言夫由大當大定之後聖人作爲華音之鼗鼓木石之磬楊土音之埙簫音之篪此六者之音質素無文而至敬之輝於是而託其始簡淡無華而至和之

發於是而造其端斯其德音乎然後越之金石以爲鐘磬播之匏絲以爲笙瑟以和之千戚之武羽旄之文以輝之則聲容俱備質文並美而和敬之蘊於是乎畢矣古樂之作如此何所用而不宜乎是故所以祭先王之廟先但是聽幽有以交乎神矣所以行祭之時獻酬醕醑明有以交乎人矣異姓之來助祭者有貴賤官序樂作而同聽之貴序乎上賤序乎下宗廟之禮各得乎朝廷之宜矣同姓之戚在者有長幼之尊卑樂作而同聽之長序乎尊幼序乎卑今日之行可垂之爲後世之法矣所謂古樂可用以祭者如此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蓋夷然矣豈非人君之所宜好哉文侯乃聽之惟恐卧焉此非古樂之無可好也惟其故則文侯之失其本心聽不以道而無所

禮記曰錄

卷十八

七

合焉耳嘗自君子之聽樂言之鍾聲鏗然立號令之象也將軍之令威嚴而肅犯則士卒之氣壯盛而充滿令嚴於上氣壯於下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立武之道實過於此此鍾聲之所含其義如此人君立國折衝禦侮只要於武臣平日蓋有所思矣故聽鍾聲而有合則思得武臣焉以捍外侮以安邦國以奠萬民石磬聲然辭別之意也辭別於義知之明矣則剛介如石守之固矣知明守固故能致死此石磬之所含其義如此人君立國封疆界限所賴者死守之臣効死弗去平日蓋有所思矣故聽石磬而有合則思得死封疆之臣焉以固封守以同患難以安邊境絲竹之功有庶幾哉劉義也人有庶幾則志不誘於欲故能立志此絲竹之所含其義如此人君立國正德率人所賴

志義之臣心無物累應正自持承宣德意平日蓋有所思矣故
聽絲聲而有合則思得志義之臣焉以宣君德以端國體以正
萬民竹聲而有合則思得志義之臣焉以宣君德以端國體以正
衆多故能聚衆此竹聲之所合其義如此人君立國以民爲本
所賴重聚之臣節用愛人包含偏覆平日蓋有所思矣故聽竹
聲而有合則思得志義之臣焉以宣君德以端國體以正
鼓聲之聲謹謹謹則能使人意動作心意動作則必勇往
直前故可以進衆此革聲之所合其義如此人君立國節制三
軍必使長子帥師否則弟子與戶莫難得者將帥之臣平日蓋
有所思矣故聽鼓聲之聲而有合則思得將帥之臣焉以宣士
卒以專征討以除禍亂夫君子之聽樂隨聲而有所思如此由

禮記曲禮

卷之八

七

此觀之君子之聽樂音耳聽其鏗鏘而已伏蓋由平日兢業自
持常存乎臨深履薄之心而其思慮所注不離乎社稷國家之
役方其聲之未作也賢臣碩輔往來于懷而不能自已真有夢
卜相求之念故其聲之驟感也如鼓各桴契合于懷而不容自
釋真有美膚如見之意是故感動之情極深而天理爲之周流
涵咏之味極長而人欲爲之淨盡於是而語於是道古由之也
於是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由之也君子聽音之助豈小補哉
若使平日淫溺人欲習便聲殊無得賢圖治之思則其聽樂
之間必無隨聲感合之妙矣又何所思之有哉然則惟取乎鄭
衛之鏗鏘以爲娛樂而於古樂之作則惟恐卧也固宜於乎蓋
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决矣人君之欲聽樂者其要在辯古樂

謂其之殊而其本在先正其心也又何說哉此子夏告文侯之
意

按前一段以和敬二字爲骨子總言古樂以和敬而當好今樂
以淫溺而當惡也然細分之又爲五小段首二節言古樂全樂
之發發字對本字言指其見於聲音容驗於功效者如此其異中
二節推原其本即其所發之根源也指其始於世道之治亂成
於人心之邪正耳其又如此然要之不外和敬淫溺四字而已
但和敬二字隱而未發故第五節又明言之而總該括其所本
所發之妙如此也第六節示其盛衰於好惡第七節又自古樂之
可以祭宗廟者詳言之

禮記曲禮

卷之八

七

按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
底滅亡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紀綱之名所由立也唐
韓愈曰天下者人也紀綱者脉也安危者肥瘠也善醫者不視
其人之肥瘠而視其脉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
而察其紀綱之理亂夏殷周之王也諸侯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
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
諸侯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
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雅鄭云狀如漆雨中有椎即祝也見圖解
鄭衛音見前宋音詩無考祿音按詩東方未明刺其君之興居
無節號令不時鄭註謂齊哀公之荒淫怠慢所謂放辟喬志固
也南山敝笱載驅荷嗟皆刺襄公之通其妹爲魯桓夫人者夫

以兄妹大倫國君夫人二國之儀表莫大於此而相與言淫於大師之間至於雄狐之不若則亦何所不至哉然則其詩之淫色害德蓋可知矣衛詩何以不言淫豈非以其急疾於色而志煩擾不寧靜耶

獻酬酢見儀禮

君國君也臣為之指朝廷上言臣為之則是凡為官長居人上者皆行之故下從之指邦國間言故有異也二句且自君而臣而民先後之序合如此

人君得臣庶字最要故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曰庶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辯蓋六事皆以廉為本一有不廉雖有六事無足取也

禮記日錄

卷之八

七

彼亦有所合之也此是總結上文正見平日君子心有所思今之聽聲合其所思故又致其思而益願望之無窮所以語與道古以及脩身平天下皆其不能自己之懷如今人歷過這事淒切至看戲看到那凄切處便自感傷若未經過人不曾知那滋味止做一場說話此箇道理最好體驗向見刊文把亦字看重複不得本旨便感不得那文侯病痛源頭去處

按通鑑威烈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康為諸侯

三事三分晉地而有魏斯者桓子之子也是為文侯以下子夏之至是時命為諸侯

田子方為師每過以干木之廬必式綱目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恐其聾於官也又按致堂胡氏嘗見曰文侯與子思

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愚謂文侯暴蔑其君剖分其地是悖逆之臣也臣而悖逆莫大之罪又何足與言古樂哉彼古樂作於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文侯生於紂周司馬溫公謂天子之名分紀綱自三晉列為諸侯蓋壞之然則其惟恐卧又何怪哉而子夏之言可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矣所以段干木踰垣而辟終不與之一言此其心亦自有見況子思極高明之君子肯為之師乎以此見得文侯大段不好雖有信虞人禮任座相魏成區區小善何足美哉故特表而出之以為人臣恃君與夫君子失言之戒云

禮記日錄

卷之八

七

此記孔子與賓牟論大武之樂皆所以象成者也

賓牟賈嘗答曰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似人未盡歸而武王乃有貪商之志然未答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其言似若相反何也曰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衆心猶有不得諸侯有不及事者哉蓋君臣天下之大義也不得已而至有征討之師雖順天應人權而得中然臣子至情在聖人每有不能自安之心故病不得衆恐不逮事正恐民未盡歸則當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正所謂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子思來世以食為貴者也此忠厚之至聖人之情也然則安有貪商之意哉故下文孔子言武王之事言以待諸侯之至皆此意實論知此亦達矣故孔子問之又從而與之言也

樂者象成者也是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

言太公之志以見及時事也之答非也言周召之治以見非武
坐也之答亦非也大有太公鷹揚之志是故武王能戡禍亂而
成其武功以升順天應人之舉有周召文德之治是故武王能
定太平而成其文德以新制禮作樂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豈偶然哉然以太公而受丹書之戒見傳以周
公而歸東山之傳武王克殷以發餘財於子武庚命三叔監
制禮作樂如陳無逸陳鳳文德之治見矣召公之治何如曰
見於書如旅獒則武王以慎德而格遠人安邇人如召誥則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七

戒武王以疾敬德而誠也小民祈天命見諸詩若公劉洞酌泰
阿皆戒成王之詩若召南士去篇則皆言召伯能布文王之化
於中國而使當時國君大夫皆能脩身以齊其家至於後人思
其德愛其所及甘棠之樹而不忍傷之則其當時文德之治為
何如哉故今萬世之下猶曰皇陶穆勢周召之為臣學者以此
觀之自見

此出字當與成商字對謂舞於第一位象武王之初北出而伐
商也

此出一節是總六成之象言夾振之而駟伐與分夾而進二
事又是抽出其成中之事而細言其象
事象齊也以上且泛言樂之象成未及於他遲而又久之意何

立於綴以下至末則正答其意也夫樂之象成如此以此推之
久立於綴所謂遲而又久也象武王待諸侯之至直見天與人
歸乃敢誓師伐紂今觀周書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群后以
師畢會所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可謂天與人歸勝殷必矣
然武王之未渡河則誓次于河朔又再誓之及軍於牧野臨
戰又再誓之不但觀身之始遲回以俟之於歷年之間及其臨
戰之時乃又親率以圖之於必克之際其真可謂恭行天罰畧
無一毫貪速欲速之心矣樂以象之宣徒然哉然不特象此也
由牧野之語觀之其化成之久又如此樂之遲久要亦所以象
之也故總結之曰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由其象待諸侯
之至也則見其無急於富天下之心由其象牧野之語也則見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七

其有緩以待天下之化其得天下之氣象甚雍容其守天下之
節目甚詳密此大聖人之道德事功出於尋常萬萬也遲而又
久之義不既深乎
未及下車者言遲之義也帝王者之世已遠懼其淪墜之久也
故封之為急下車者言緩之義也以王者之世猶近舉其苗裔
尚存也故封之為次然其興滅繼絕之心則一而已矣
按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蔡氏曰箕子嘗言商其淪
喪我周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
不臣之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
問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為武王陳洪範也天
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

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言是言之所謂使之者蓋封之朝鮮也非得而臣之也

按書武成曰式商容閭蔡氏曰商容商之賢人也閭族居里門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者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者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此句解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此推之商容蓋商之賢人必受奉其位者所以身雖既沒武王猶式以表其閭而復其位也如今大臣以忠削爵者繼世之君復之者甚多

又按韓詩外傳曰商容嘗執羽籥焉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

吾嘗為紂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君子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按書微子之命蔡氏曰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語命以為此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纘承先王脩其禮典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殲聖廣淵皇天眷祐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沴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嘉乃德日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八

先

先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八

先

先

八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按孔子叙書此篇在金縢大誥之後則史記尚書序所謂武王初封武庚及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而誅之始封微子是也又按商書微子篇蔡氏以為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之語箕子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告王子也出迪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我舊云刻也此箕子也出迪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我舊云刻也子箕子也出迪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我舊云刻也卒立紂紂必思之是我前口所言卒以害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微子之言其義不可去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蔡氏曰按左傳楚克許男面縛雍瑩經衰輿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按之焚其觀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又按通鑑勿軒熊氏曰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遯寧伴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壇壇寧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為臣僕者去而辟紂紂嘗有去商即周之事我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伴狂後武王下車訪道授聖人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由此觀之可見武王克殷微子抱祭器來歸武王禮而命之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及武王崩成王立三叔流言以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而誅之始封

微子是也而吳文正公案言乃曰按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蓋杞宋同時封故宋子傳詩亦以微子為武王所封史記及尚書序皆非也武庚罪人之子豈當封武王詩約在天下公義則為天討在武庚私情則為不共戴天之讎豈當使之封也聖人處事必當人情合天理決不如是惟荀子所言與樂記合愚謂據吳氏此說則是武王不曾封武庚止封微子然則諸書所謂以管叔監殷管叔以散叛者果皆非耶朱子詩經鵲鳴傳又何云爾耶夫書傳雖作於秦沉實文公所命二典禹謨文公蓋嘗是正若使文公信以武王不封武庚止封微子何無一言及此耶且如是說則微子之命乃武王時書夫子何以序之金縢大誥之後耶經傳史記昭然明甚乃以荀子之一言而盡指諸經傳

而不安又肯連坐其子耶且武王誅紂曰公義又曰天討則當自怨自及其父之見棄於天與公義初非武王之讎其父也故就封以全其宗祀哀憐以報其父恩而已豈得而以武王為讎哉夫舜舜殛鯀禹為鯀子顧比面而事舜要亦以鯀之罪見棄於天是天殛之也於舜何與哉故進則盡忠以事舜退則哀毀以思鯀未聞以舜為讎也如使武庚當誅武王則禹為不孝矣且微子箕子皆魯讎之而反受其封則均之為不忠臣矣而何數聖人者獨不出此耶故武王誅紂封武庚於紂則奉天討而出於情之權於武庚則不欲絕先聖王千百年之祀是奉天命而出於情之大公至正天理人情於斯為至而乃曰聖人決不如是何代是民此說考之經傳子史既不相入實之天理人情左為博學學者於此正宜詳究此係讀書太節毫髮不可爽不可但以先儒之言一一便以為然也故投殷之後於宋陳氏本註是也

經首諸侯御射之詩騶虞天子御射之詩左經首而右騶虞明不安於天子之位而不得已也聖人之情至矣

詩經

我將我享維維維維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七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

以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
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犧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
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
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
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
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言廢其享之
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武其典曰靖四方天不待待法
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
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此祀明堂以教孝之意
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謂敬其先也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全二

五教者射則節之以樂服則文之以禮教德也祀明堂教孝也
朝覲教臣也耕籍教敬也食老更教弟也教固多術而五者為
大以其切於心身倫理也

聖人無不知者也然訪樂於長弘問樂於賓牟賈聖人之虛心
亦可見矣

君子曰至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凡三節

此言禮樂不可暫去以身心之邪正天下之治否係之也夫禮
樂者君子當常體於身雖須斯之頃不可去也何也夫苟致樂
以治其心凡所以窮其理者果無斯須之間也則感化之幾
深矣由是易直子諒之心雖其固有也今則油然而復生矣生
則善端之萌自然悅豫樂也樂則心與理融內境寧靜外物不

挽安也安則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又也久則大而化之不思不
勉渾然天成非人之所能為者天也天則聖不可知無聲無臭
流動不拘非人之所能測者神也惟其天也故不待信而信夫
微之顯誠不可掩也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也蓋信出於天故無
時而不信也豈必以言哉惟其神也故不待怒而威雖從容不迫
而威容肅然其難犯雖樂易自如而靈爽凜然其莫欺蓋威出
於神故無時而不威也豈以怒哉如必言而後信尚有假於脩
為怒而後威尚猶滯於形迹則非所以論於天神效矣致樂治
心之效至此其妙尚何以加哉夫苟致禮以治其躬凡所以研
窮其理者果無斯須之去也則檢制之功密矣由是端莊以持
已恭敬以接人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禮矣由是色足悌也而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全四

自然嚴肅貌也而自有威儀發邇見遠無往而非威德矣
致禮治躬之效至此其妙尚何以加哉使其致樂之功或有少
間而心中斯須不和不樂焉則內亂其神矣內之亂者外之所
以得聞也故鄙詐之心乘其間而遂入焉謂之入者以凡陋詭
譎元非已有出於此而後入乎彼猶之元氣傷而後客邪得以
中之也尚何安天神之妙之足言哉夫以不和不樂者終斯
須而鄙詐之心即入之可見致樂治心不可斯須去也使其致
禮之功或有少間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焉則外弛其備矣外
之弛者內之所以不固也故易慢之心乘其隙而遂入焉謂之
入者以忽畧偷情本自外至威於東而後生於西也猶之藩籬
徹而後寇盜得以窺之也尚何莊敬威嚴之可言哉夫以不莊

不敬者紆斯瀆而易慢之心即入之可見致禮治躬不可斯瀆去也然樂所以能治心者何也蓋本至和樂者由人心之和動於內而作焉者也是故致樂治心則以和感和而心自無不和矣此樂所以可治心也禮所以能治躬者何也蓋理本至順禮者由此理之順動於外而作焉者也是故致禮治躬則以順自持而身自無不順矣此禮所以可治躬也及樂之治心而極和也即所謂易直子諒之心生而造之安天神之妙者也禮之治躬而極順也即所謂由莊敬之實而造嚴威之盛者也夫內既極和而外又極順則德容表裏之感至此真無以加矣則其感化之妙將何如哉將見至和見於顏色民之瞻之莫敢有爭心矣蓋柔嘉之儀自足以消其乖戾之氣也至順見於容貌民之望之自不生易慢之心矣蓋恭肅之儀自足以弭其怠忽之情也然此特止民之非心而已猶未也君子至德之輝英華之發外者也由內而動焉一本於至和充積之盛不但見於顏色而已則民莫不承聽不勝其顏色而四海之內同其愛矣孰有不法君子之和以治心者哉至此則民不但無爭心而皆有以感其和矣君子致樂治心之化其妙為何如哉君子至理之順本心所固有者也而發於外焉一身皆至順周流之妙不但見於容貌而已則民莫不承順不必望其容貌而四海之內皆合敬矣孰有不法君子之順以治身者哉至此則民不但無易慢之心而皆有以感其順心矣君子致禮治躬之化其妙為何如哉故曰能致禮樂之道以治其身心則舉此心身之和順

錯之天下而無難治者矣於乎禮樂也者心身之邪正天下之治亂皆由係焉耳禮樂豈可以斯瀆去身哉聖人由之君子致之去之者不足言矣致之道奈何曰察吾心身斯瀆不離於和順而已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是姑借以明天神二字之妙心中斯瀆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頂樂以治心言陳註專主禮言失失記人之意矣今以本文觀之曰致樂治心曰心中斯瀆不和不樂曰樂極和曰內和曰德輝動於內曰致禮治躬曰外貌斯瀆不莊不敬曰禮動於外曰禮極順曰外順曰理發諸外一心一身一和一順一禮一樂對舉五言未嘗心失何得以不和不樂為專言禮也且孔疏曰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此經明不能治心中斯瀆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吝詐偽之心入於內矣前經明致禮治躬則莊敬起此經明不能致禮治躬則輕易怠慢之心從而入矣疏義極是今從之又曰經文甚明疏義又正陳氏何以偏見至此想必著誠去偽之上元有窮本知變四字後人之抄謄者而失落之也今當補此四字庶於經傳意足而無遺憾矣樂又安天神是此心相因之妙如大學定靜安慮一般朱子云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學之美信以至聖神有等級之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之意瞻其顏色而弗與爭至承順止只是形容極和極順感化之妙言不惟其爭慢之惡心以忘又且聽順於上而

和順之善心以生猶孔子所謂有耻且格之意其情雖有淺深而序則無先後也惟極和極順後則一并有之承順順字與極順等順字不同

朱子曰入之一字正是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非心而何觀朱子此說則治心身者禮樂其不可斯須去也

按韓詩外傳治氣養心條云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平諒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一節

此言禮樂相為用也樂者由德之和動於內而作焉者也禮者由儀之節動於外而制焉者也樂惟由和之動於內也故必和

禮記曰錄

卷之八

七

順克積而後形是以其體則主於盈盛盈之為言致和之至之謂也禮惟由節之動於外也故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是以其體則主於裁殺減之為言主節之至之謂也禮樂之體各有所主如此夫豈不相為用哉禮之體雖主於裁殺然其用又貴乎行之以和而以進為文減而進者於謙卑退讓之中寓從容不迫之意周流而暢達也樂之體雖主於盈盛然其用又貴乎抑之以節而以反為文盈而反者於和順克積之餘有和樂不流之妙知止而不溢也夫主減者節也而以進為文則和矣主盈者和也而以反為文則節矣禮樂其道若不相干和節異情若難並用聖人之制禮樂既殊其體而又欲其相為用如此何哉蓋禮減而不進是一於節而無和以行之禮之勝也禮勝則威

儀消沮失之離而不樂矣禮豈能以自行哉樂盈而不反是一於和而不以禮節之樂之勝也樂勝則意氣放肆失之流而不安矣樂豈能以獨成哉是則禮樂不相為用則各有其弊如此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雖主於減而必以和為減之報而以進為文報者相濟之意也先王之為樂也雖主於盈而必以節為盈之反而以反為文反者知止之謂也夫欲故人之行禮者得其和以扣濟雖威儀裁殺而其心則樂從容欣愛而無勉強拘迫之苦也而禮制行矣尚何消沮而失之離哉人之作樂者得其節以知止雖情意盈盛而其心則安優游乎中而無人欲陷溺之危也而樂教行矣尚何放肆而失之流哉以此觀之禮之報者即夫樂之盈所謂禮之和即是樂也樂之反者即夫禮之

禮記曰錄

卷之八

八

執所謂樂者即是禮也其文雖殊其義一也禮樂無二道和節無二情相兼而立相配而行先王所以持情合危之道此其至也橫渠張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得此章之旨矣

此章當與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及前經禮勝則離意同看馬氏註不用可也其義一也劉氏註亦欠精

上天下澤天之禮也雖高卑以陳而太和元氣未嘗不流行磅礴於其間是禮在天地有進道焉雷出地奮天地之樂也然

雷電為豐五氣暢達而有時而飲雷雨為解萬物甲折而有時而藏是樂在天地有反道焉

夫樂者樂也二節

此言先王樂教所關之大治情者所以必資之也夫樂者樂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二句乃一章之大旨下文乃詳言之而又結之曰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以致丁寧之意夫樂者何也聖人本人情之所樂而作之者也夫人欲治其情使樂得其道者豈能免於樂哉不能免言必湏用樂也所謂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夫樂之所由作而切於治情如此何以言之人情感物而動有所樂矣則豈能以自己乎是必發於聲音而為詩歌形於動靜而為舞蹈所以然者非有所勉而然也由中達外率所性之良能應感起物由天幾之自動人道之自然者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固一定而無所變矣及其感而為情則或變而為喜為怒或變而為哀為樂乃有變矣然猶未盡見其變也惟大發之聲音而又形之動靜然後性情之變盡貫於此而無復隱鬱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九

矣夫以性情之變必至於聲音動靜然後盡如此然則人情之所由亂而人性之所由失其幾又何難乎故人情感物而動不能無樂也樂於中必暢於外不能無形也此歌舞之所從出也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情不能不流於荒亂矣此人性之所以亡也然則責將安歸哉是故先王焉恥之蓋以居大君之位為斯人之主不能理人之情使各復其性而聽其為亂吾責之不塞焉與有愧焉爾矣是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雅者今詩之大雅小雅也無非所以陳王政之得失而致其勸戒者也頌者今詩之商頌周頌也無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誦其成功以告神者也聲之至正而不亂者也至和而不乖者也道之以此者正以使其聲音之會合雖足以娛樂然莫非禮

義之所制情自不至於亂放篇章之理義則足以講明且其旨趣之無窮情文不至於怠意使其聲音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瘳或緩而厲或圓滑而嚴正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吾身焉凡所以道迪之而使不為亂者也此乃先王立樂之方法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者如此其感化之功將何如哉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也禮法森嚴之地以敬為主入執不有敬心也邪辟干之斯不敬者有矣樂作而同聽之則敬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卿里之中有長幼也生齒群聚之地以順為主入執不有順心也邪辟干之斯不順者有矣樂作而同聽之則順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閨門之內有父子

禮記目錄

卷之八

十

兄弟也恩常掩義之地以親為主入亦執不有是心也邪辟干之斯失其親者有矣樂作而同聽之則父慈子孝兄弟恭親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正樂隨地而感人如此其化可謂盛矣豈無其本哉蓋先王之作樂也以吾心之性本至一也至和之本體也而所應之情不一則乖其本體而不和矣是故至精以審乎吾心之一至一以定其本體之和寂然不動之初固至一也固至和也感而遂通之際亦此一也亦此和也勿貳以貳勿參以參而所以審其一者無不至無所偏倚無所乖戾而所以定其和者無不周夫然則性存情正至和積於中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以飾顯其聲之節舞之于羽以飭顯其容之節夫然則有聲有容至和暢於外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之

合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錯雜以成文彩而皆不相亂則樂極其和矣是以此以和感則彼以和應用之闡門則有以合和其父子之至親使相和親也用之宗廟則有以合和其君臣之至嚴使相和敬也用之族長鄉里則有以親附其至疎至衆之萬民使相和順也由此觀之有至和之本體斯有至和之功化蓋發於吾心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先王立樂之方法本於性情之得其正者如此向使不能審一定和則發於吾心者有不和而欲比物飾節以感於人心是無本之化也而人豈有以和應之者哉可見先王樂教之大其本皆原於審一之功故於此又特明之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字即指審一定和言而此上文立樂之方又爲益加密矣夫惟

祗之昭格而民莫敢不承聽是不謂之天地之命乎使非樂焉則天地之德賦於人而不全於人造化之心亦幾乎息矣明在人心則中和之紀存焉聲音之抑揚無偏倚也其即天然自有之中並絢條貫之妙而欲復中正者外此無以提其要文采之經緯無非矣也其即天性自然之和統宗會元之地而欲樂和平者舍此無以振其綱是不謂之中和之紀乎使非樂焉則中和之德散殊而無所約束人心之神亦幾乎息矣樂教所關之大以審一之情其可或免乎是必不徒聽其鏗鏘舞其儀文而已也以審一之音而養湛然之良以比物之節而妙應物之感研窮其義猶承命于天地也雖斯湏而不去實體諸身于以紀此中和也雖終食而不違然後天地之命全中和之紀正矣一

或先焉則逆其敎命而逆天之道矣壞其統紀而敗人之德矣人情其可或免乎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申言而總結之以致丁寧之意於乎人君欲和人倫以成其化君子欲脩內外以成其德其必由樂乎今皆無之可慨也已

樂者樂也這樂字不可輕說過即下文審一定和之樂也審一審字是惟精所謂精以察乎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與定和是惟一所謂一以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有此大學問故有此大功化堯舜以精一作詔樂至群后德讓鳳儀獻舞是也若如尋常說樂是人心之所樂做出則節衛之音亦可以爲人情不能免矣問何如是天地之命中和之紀曰試以雅頌之詩一歌咏之自然好善惡惡心意一向中和此便是統紀其中和之德

使不泛散初聞天地以此中_和之德賦於人人爲氣拘物收鮮能全得今一聞樂便自中_和便是與天地合德以天地之心爲心非若教使之而何九人事天地如子事父母故事天地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事父母則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推此義可見曲直等音八音皆有之方氏註誤劉氏節樂和禮之說大非經意俱宜刪去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一節

此言先王禮樂之妙而成化因替其道之大也樂非無因而作也先王有以見天下之和而喜生焉故作樂以飾其和心耳軍旅鉞鉞非先王所樂用也先王有以激天下之無節而怒生焉

禮記目錄

卷之八

九

故用軍旅鉞鉞以飾其節心耳以此觀之先王之喜非私喜也喜從其可喜之類天下之至和也先王之怒非私怒也怒從其可怒之類天下之至節也惟其喜極天下之和也故至和所感天下之和應焉惟其怒極天下之節也故至節所加天下之暴亂無節者畏焉然則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蓋樂始於吾心之和而終於和天下禮始於吾心之節而終於節天下天下雖大運之此心而有餘禮樂之行統乎人心而無外所擇者約而所及者廣先王之道何以加於此哉故贊之曰其道可謂盛矣此安上治民莫急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末

此師乙告子貢以歌之妙用音節名義也人之氣血采同故

其德性亦是以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德性之近似者而歌其所宜之詩以保德也虞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也故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聲歌人各有所宜也如賜之德性宜歌何詩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不足以知子之德何足以問子所宜歌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以此觀之師乙之言詞謙遜而其心氣和平亦可見矣於是誦其所聞曰寬者常失之妄動柔者常失之詭隨寬而靜柔而正其德盛矣則宜歌頌焉蓋頌美先王之盛德者也心體廣大者或撓於動事理疏通者或失之誣廣大而靜疏通而信則有德矣宜歌大雅焉蓋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恭敬齊肅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恭以致敬儉以守約又每事必協於禮則於人情無不洽矣宜歌小雅焉蓋

禮記目錄

卷之九

九

正小雅燕享之樂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則性情正矣宜歌風焉蓋風以美刺善惡而得其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故宜歌商焉商音剛決者也和平易直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故宜歌齊魯焉齊魯音緩者也夫歌以保德人各有所宜吾之所聞如此吾子於此自執焉可也然歌之所以必有所宜者何哉若果有其德則其歌聲與心不相入固無益於性情若非其德性之近似而歌之則亦未能真見意趣而從容涵咏以保德也故歌者必先正其身以養和平之德如寬靜柔正以至溫良能斷之類皆豫養於心而有其德矣然後敷陳其德而歌咏以保之如寬靜柔正則陳其德於頌之類所以維持此心而

保其德也此聲歌之所以各有所宜也以其所以直已者不同而其德之所成各異焉故也夫歌之始也直已而陳德固將以保其德矣及其父也直已之功泰盛而至於純陳德之益日新而底于化將見天性流行隨處充滿涵於寂而形於感流通其固有之真蘊於心而宣於口呈露其良能之妙聲音之依永一性真之有見曲調之諧和一天機之自動如是則已不待直而動德不待保而神矣則其感應之妙將何如哉但見陰陽真位而天地應萬象肅序而四時和焉宿離不感而星夜理焉性命各正而萬物育焉蓋造化之理本完具於吾心而歌則所以發吾心之德而泯造化之精也故感應之妙通乎造化有如此然則古人以歌保德之效不其至哉然風雅頌當時猶存至於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九五

商齊之音則失其傳故又明之曰商者五帝所遺之音也特其聲不傳而惟商人識之故名之曰商非以商人之作之謂也齊者三代所遺之聲也特其聲不傳而惟齊人識之故名之曰齊非以齊人之作之謂也是歌商者取之五帝也音之剛決得中者也肆直而慈愛是有剛中之德明乎商之音矣故臨者疑之事而數能決斷則剛中之用也歌齊者取之三代也音之柔緩得中者也溫良而能斷是有柔中之德明乎齊之音矣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己則柔中之用也夫臨事憂斷是至大至剛浩然之氣足以配乎道義行勇之德也見利而讓是知明守固物之引不能奪其裁制之宜義之德也即此臨事憂斷勇也至於肆直慈愛明乎商之音也非歌商音安能保其父而不變哉

故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也即此見利而讓義也原於溫良能斷明乎齊之音也非歌齊音安能保其父而不變哉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也此歌之妙用也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偃中矩句中鉤曲盡全端如貫珠合此數者然後為歌之妙使或上而不知下或曲而不知止或句偃而至間斷不知疊韻如貫珠則曲調之間必不能合其諧和之節而偏倚之餘自無以臻乎中正之美矣又何以陳其德而保之哉故歌之音即必合數者然後為妙也然歌之名義又何取於蓋歌之為言長言謂也何以有是長言也心感於物而有所說故言之言之不足以發其所說故長言之而歌於是乎始也長言之而又不不足以盡其所說則形之聲嘆氣嘆蓋意味深長不覺其

禮記目錄

卷之六

九六

低昂之變變矣嘆嘆之而又有不足則形之手舞足蹈蓋禮樂之極有不知其誰之所為矣至是而歌於是乎終矣是其始終之節如此蓋不本於心長言固無自生不終於舞則長言亦未之盡故必始於心而後有所謂長言由長言而後有所謂舞故曰歌之為言長言之謂也以此觀之歌以保德其始固由於直已而其本又在於正心能正其心則說得其道由直已而動已而歌之能事畢矣師乙之論歌其義不既深乎夫由長言而有舞蹈則樂於是乎作矣故子貢問樂想當時必有以答者而今失其傳矣可惜也哉按詩頌最正雅有正有變風亦有正變師乙所言皆指其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騷風是也其餘則皆變風矣如鹿鳴白華彤

弓諸什正小雅也其餘則多變矣如文王生民二什正大雅也
自湯以下則多變矣正風正雅可以保德其變者則讀之以致
懲戒可也故曰師乙是指其正者言之商齊二聲無傳師乙是
誦其所聞如此鄭註以宋為商音無據若今齊詩則齊人作非
三代遺聲也前解剛柔等語只據傳註言皆應受之語也商
齊之音自孔子時已無傳方氏何據而知其剛決柔緩也哉學
者於此闕疑可也

應氏曰師乙賤工而領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
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
者解悟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
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七

于緯師摯之徒皆逃而入于海豈偶然哉

禮記目錄卷之十九

雜記上第二下

此篇記諸侯大夫士喪之雜禮又兼它事非後禮者故以
雜記名篇

諸侯行而死於館至蒲席以為裳帷凡五節

此記諸侯大夫士死於外之禮其葬殺如此蓋不以館道之倥
偬而忘尊卑之分守也

凡計至外私其死凡三節

此記君大夫士之計辭

大夫次於公館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此記臣為君居喪之所恩有隆殺也邑宰練而歸非惟爵卑恩
殺亦為君治邑父而不歸則廢職也

大夫為其父母至置後止凡四節

此數節非先王舊禮類必後世過為分別人人爭處崇高故為
分異如此所以疏亦引春秋傳為證故石梁王氏辨之
當矣今當置不復辨更有一言折之曰父母之喪自天子至於
庶人無貴賤一也豈有與親之生死而論量貴賤至此哉凡此
皆末世所為不道宜刪去

大夫卜宅二節

此記大夫因葬而卜筮者之服車下筮故少從吉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一節

此喪儀禮同引于左

儀禮既多禮

厥明陳鼎于門外如初其實左胖髀不升腸五寶肅肅系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胾折蟬醢蒸脯醢醢四遺事稷黍脯醢酒陳器燂燎執燭俟轅北而賓入者拜之徹者入大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請逆醢醢南北上請俎二以成南上不請特鮮獸醢酒在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以上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有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中者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因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以上禮馬牲主人之吏請讀誦執事從極東當面東西面不命母哭哭者

禮記

卷之十九

十一

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義則坐卒命哭燭燭書與葬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母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燭出以上讀

按儀禮則雜記此節言有序也蓋既遣奠乃薦馬於廟門內如朝袒時入門北面於是主人哭踊為極將行也及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以駕于門外然後徹者入苞奠以出置車上訖於是主人之史及公史乃讀讀讀遣出訖而極遂行矣據此則馬出乃包奠言正有序疏不知馬自廟中出乃云明包奠為出之節何也蓋未之深考而附會之也故今直引儀禮明之

大夫之喪一節

此記大夫喪卜之人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无其職

大夫之喪家臣无其役其屬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

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禮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

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

春官而後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祝若曾子問

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大臣子之喪其力

有不能盡其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群臣者

此禮是也此義好

復至復西上凡三節

此記復衣之異

大夫不綸絞一節

此記大夫喪車之飾綬也

禮記

卷之十九

三

大夫附於士至附於公子凡四節

此記附禮有四義一曰尊卑尊卑者尊祖可附於羣卑孫不可

以附於祖也二曰昭穆昭穆者昭附於昭穆附於穆無則中一

以上而附也三曰適庶適庶者妃附於妃妾附於妾公子附於

公子也一曰男女男女者男附則配女附則否也於乎能明此

四義以事死則能此四義以待生而人極立天下定矣

君薨一節

此記世子君薨之禮君薨而太子稱子者不敢遽有君位也子道也所以教孝也諸臣待之如君者君雖未即位而君道有矣以君待之者臣道也所以作忠也於乎忠孝盡而人極立天下平矣

有三年之練冠至之日數凡四節

此記喪服襲除之禮上二節主前喪更遭後喪言其同出同下
二節主奔喪之服言則以親疎為之節也
主妾之後三節

此記攝父君之禮降於正適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三適
故春秋之法女君卒則繼攝其事不得為夫人所以然者蓋以
內不可以無主故得攝行內主之事然並后匹嫡則又為亂本
故不得立之以為夫人也此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及
宋仲子歸于我皆不得以為夫人也此先王所以嚴適庶之分
正人倫之本也故有女君卒而妾攝父君之禮上之則不可以
同於女君下之又不可以混於衆妾是以其禮上殺於女君而

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下隆於衆妾自其隆於衆妾者言凡妾死君不主其喪也攝女
君則君主其喪凡君不撫僕妾也攝女君則君撫其尸凡妾為
女君之黨服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禮之隆也自其
殺於女君者言女君死君主其喪附練祥皆君也殯祭於正室
也攝女君君雖主其喪然但自主其始死而至於附耳至於練
祥皆使其子主之君不自主也殯祭不於正室也禮之殺也於
乎由其隆於衆妾也則女君雖死而內不至於無主由其殺於
女君也則女君雖亡而不至於匹適蓋既有以統攝乎人以
成門內之治而又無所覬覦於上以成內亂之階先王之禮其
直萬世之法程哉吁以此為防猶有以妾為妻自兆亂亡之禍
聞凡弟之後三節

此記兄弟之喪親親也一奔喪哭二送葬三喪主

凡喪服一節

此記服中受弔之禮敬賓也

大夫之哭大夫二節

此記大夫弔服厚同列也厚同氣也

為長子杖三節

此記禮有曲而殺者也

通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一節

此記為攝君無服之禮注疏義以是而非今從劉氏說方合儀

禮引于左

儀禮喪服篇

記目錄 卷之十九

疏衰裳齊麻經無受者

為舊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謂致仕

舊君者何以致仕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此

節致仕大夫為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大夫在外待放已去者故無傳曰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待放已去之

大夫與義已絕為

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

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

猶未絕也此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朝則還得哭則去

若君不使歸宗廟則已絕則不為之服矣

按此儀禮大夫為舊君服有此三節何也先王制禮因義而已臣子之仕於人國位至大夫荷爵祿之重蒙眷顧之隆其恩義可謂深矣故在位而君死則為之服斬恩義重故也夫豈以其去位而遂忘之哉是以先王又制之為舊君及服之禮無非所以酌其恩義之淺深而制為服之隆殺也是故仕焉而已者謂致仕而退歸田里者則服齊衰三月恩義存故也此君臣始終之最好者也其次則以道去君而猶未絕者謂始雖道合今以一事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球而去君臣之間雖微有順逆然君之恩禮猶未絕尚歸其宗廟使其宗族咸時為之祭祀正孟子所謂去三年不反然後改其田祿里居曲禮所謂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者也恩義尚有如此則安得而不為之服

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七

臣子三月恩義存故也此君臣之次也若其下者待放而去君遂收其宗廟不使為祭祀則是亭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祿里居曲禮所謂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者也恩義既絕如此則安得而為之服故此大夫無服唯其事與長子尚在國未去者服齊衰三月恩義絕故也此君臣之好不充終者也其下也於乎此三義者先王所以明恩義之等為君臣之鑒使為君者必以禮待其臣為臣者必以義事其君然後大綱正而國家治矣故此三節盡為舊君及服之禮凡皆論本國恩義之存否初未嘗及新國名分之尊卑也其曰達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皆謂去此仕彼則非舊君之恩義已絕故皆不服所謂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者也夫古之為臣

者無外交大夫士非君命不越境不敢貳君也去此仕彼不惟舊君之恩義已絕不為反服要亦厭於新君難欲處厚亦有不

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七

能不得之恨矣豈有新君無故而為之臣子者得而齊衰三月哉故清江劉氏曰此言達而仕者不反服舊君達新君也然則達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宋臣焉有伐其國者及死之可也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尊卑異不為服若去諸侯章者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非也此義是矣故今証以儀禮而益顯又曰服之隆殺固視恩義之淺深至於臣之去就亦視恩義之絕否假令臣雖待放而去君猶歸其宗廟未收其田里恩義尚存彼國雖起用之此臣豈宜便仕君子自處其厚者其去就如此則與朝扣秦關暮抵燕壁者何異所以舊君恩義之絕否皆於仕與未仕見之未仕是舊君之恩義未絕既仕是舊君之恩義已絕故服否有異此又是為臣去國者之一大關節處不可不知

喪冠三節

此記喪冠服之制

諸侯相繼二節

此記諸侯相繼之車服不以正者也

遣車視牢具一節

此記遣車荷牲之禮無柰樛也

祭稱孝子孝孫二句

此記喪祭之稱不同各以其義也顧名思義則各盡其道矣

端衰重皆無等

此記衰車之制無貴賤一也則前章為父母服有士服大夫服者其說可謂謬矣

大白冠一節

此記冠飾之變由質而文也

大夫冕而祭於已一節

按馬氏曰祭之至重者助於公祭之有常者祭於已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爵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然士弁而親迎昏司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者合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盛服而用

小記曰錄

卷之十九

八

弁焉正孔子告哀公冕而親迎者也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至若祭於已則歲時所用於家為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為禮哉苟弁而祭於已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此義是

暢曰以拘一節

此記毫曰杵及牲牝畢之制古人一物之不苟如此

率帶一節

此記襲居大帶之制變於生也生時帶有箴功死以率帶變也生時帶自朱綠玄帶而下加以五采二采亦變也

禮者稽顙也一節

此記葬時旅物及葬後埋重之禮埋重在遣奠時重倚于道左之厥藏器引儀禮左

儀禮既夕篇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旅器於旁加見籍苞簣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婦人從夫也不特喪位為然

小欽一節

此記喪禮拜弔賓之禮是文正公曰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也按吳文正公此辨是古今禮一大變易處何也按

禮曰錄

卷之十九

九

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西階東向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及後凡禮贈儀皆大畧放此又禮記此篇後章諸侯弔祿亦放此由此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則有祿贈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并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若無答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蓋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為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喪事倥傯各欲自盡而已此何時耶而可以交拜歟曲以成禮耶故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此古禮之至也後世之禮一變大與古人相背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凡筵哭拜主

人亦拜謂代亡者各拜非禮也既而賓弔夫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此古今禮之大槩不同如此應氏乃謂賓於是三者拜死者於禮果何據而三然耶又曰古今凡禮皆天淵懸隔不特此事

朝夕哭不惟一節

此記朝夕哭及葬後哭不惟之禮

君若載而後弔一節

此記載柩君弔之禮

子羔之襲也一節

此記子羔襲衣之失曾子譏之

公仁踊一節

此記踊節

公襲一節

此記公襲衣之數凡九稱也按家禮註高氏曰襲衣所以衣尸

飲衣則包之而已此襲飲之辨也

小飲一節

此記小飲而加環塗貴賤之同制也

魯人之贈也一節

此記魯人贈禮之失

弔者至不敢受弔凡八節

此記鄰國相弔含槨贈臨之禮蓋古儀禮經文記有錄之耳故

王氏以為可補諸侯喪禮之缺今俱見圖

士表一節

此記喪禮葬畢之同者三事

禮記集說卷之九

上

雜記下第十一

有父之喪至皆行凡三節

此記遭後喪而除前喪之禮各飲盡其情而不各也

王父死一節

此記孫必祔祖昭穆同故也

有殯一節

此記親喪而聞外喪之禮哭之異也無非所以各盡其情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二節

此記大夫士將助祭而遭喪之禮當為疑經故陸氏曰禮大夫

死雖當祭必止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

不通鄭氏謂有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此說是苟

從此禮則是人君不以孝處其臣人臣不以孝事其親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哉人道絕矣

父母之喪四節

此記喪祭之禮按古者喪禮禪而始飲醴酒今曰小祥之祭主

人受賓長之酢爵則啐之大祥受酢則啐之何也曰此又是一

議論古人禮意絕與今人不類今人奠祭有始死便有獻爵占

人皆無之自虞以前未葬也其禮為奠奠置所薦之物而已

無獻等禮以始死至其禮質也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

有尸有獻酬啇酌等禮稍與吉祭相似所謂以虞易奠並殺哀

變之漸禮遂稍文矣故虞祭之日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則

小祥大祥其受賓長之酢爵或啐而或啐之蓋信然矣所以然

者疏云神惠為事受尸酢雖任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酢

啐之此義是也蓋既立尸以象神則不得不以神禮事之故尸

酢而卒爵非以為酒也以尊神也猶之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祥而食肉禮之正也若既葬而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

食之雖祭肉不辟也非其於肉也尊君父之命也夫明而人之

尊者強之食則食而不敢違則幽而神之尊者酢之爵又敢拒

而不受哉故不飲不食之至痛雖三年之經然或飲或食之隨

宜亦一事之權蓋親親尊尊皆人道之大故時有並行而不悖

者在得其意然後可以觀先王之禮也引儀禮于左

儀禮士虞禮

主人洗盥爵酌酒酌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

長以肝從賓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搗鹽振祭啐之加于

俎賓降及俎于西塾賓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

酌授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

拜

子貢問喪三節

此記論居喪之善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瘠則非所

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方氏曰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

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降殺之別服有齊斬

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為偽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為野

矣陸氏曰居親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盡畫不能
載者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
言意之表可也此數義好

君子不奪人之喪一節

此記君子之處人持已無非孝也不奪人之喪者所以教孝也
不可奪喪者所以致孝也人已備矣疏曰不奪人之喪恕也此
謂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固是但不如教孝之意更切

孔子曰少連一節

此記聖人稱善居喪者按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尊中國而外
夷狄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夷狄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
少連大連之善居喪雖魯閭之孝亦不過是故孔子稱之且曰

禮記

卷之廿

三

東夷之子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論語以少

連言中倫行中庸為下惠之匹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
人一等而已哉愚謂孔子之時喪禮久廢而東夷之子獨能行

之故特表而出之豈惟以稱其善抑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此正聖人之意特其辭婉而不遽耳於乎此豈不為

世道之一慨哉

三年之喪三節

此記居喪言語居處之節

妻視叔父母三節

此記親疎表戚之等

免喪之外一節

此記情之至者可以執親喪而非服之輕者比也人子免喪之

外其行於道路也見似而目瞿聞名而心瞿蓋以思親之至故

見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其弔死而問疾也顏色戚容必有以

異於人蓋心懷吾親之寢疾以死故於此而有加也所謂談虎

神色獨異者凡此三者皆以表在其心而未忘也正所謂親喪

外除而內猶未除者也夫以免喪之外尚如此則其執喪之時

哀當何如耶故惟如此之人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凡以心不

忘哀焉故也親喪之難執如此彼其餘之輕喪則直道而行之

是矣又何難焉非輕喪之易也能其所難則必能其所易也若

所厚者薄則於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於乎彼不能三年之喪

而總小力之察者真不知務哉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

禮記

卷之廿

四

父終身引鏡近於目則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

心瞿焉以徐節孝父名石終身不履石亦近之

祥一節

此記祥禮前及請祥期祥日正祥祭省朝服也

子游曰一節

此記既祥受弔之服

當祖大夫至一節

此記士喪受大夫士之弔禮詳畧之不同尊卑之等異也

上大夫之虞也一節

此記上下大夫虞與卒哭祔祭之牲異尊卑之等也

祝稱一節

此記外宗爲君夫人服

麻焚一節

此記聖人遇災之禮孔子麻焚鄉人爲之息火孔子拜之謝其勤勞也於士一拜於大夫再拜稱其尊卑也聖人一言一動無非至理如此當與論語傷人乎不問焉同看

孔子曰一節

此記仕於大夫者爲之服之始然愚謂先王取善下逮芻蕘蓋庶衆賢之路是則固然但謂上之群盜之中恐亦不可且曰以爲公臣不亦上辱國體下恥官屬乎識以俟知者則此亦爲疑經也

過而舉君之諱一節

禮記

卷之廿

五

此記諱君之禮

內亂不與焉一節

此記爲國之義內亂不與焉以力所不能言之如慶父主兵當國季子出奔是也若吳文正公所謂周公誅其兄石碯殺其子此則力所能討者又是一義

贊夫行曰一節

此記圭制有與周禮不同者未詳

哀公問子羔曰一節

此節疑有脫簡

成廟三節

此記與祭廟禮並豆禮可補儀禮之缺陳氏曰黜祭者空虛其血交

神之道也廟成則舉室成則不舉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

置名者舉其不名者不舉以不名者不足以神之也周官羊

人舉則其羊牲將以舉廟也雞人舉其雞牲將以舉門及大室

也若宗廟之器舉豕豕豚則舉牲不特羊雞而已又按大戴禮

有舉廟之禮詳

諸侯出夫人二節

此記出夫人出妻之辭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愚按春秋宋襄公之母被出今讀河廣之詩爲之惻然則出妻者其辭固當合禮其義尤當詳審云

孔子曰

禮記

卷之廿

六

此記聖人美少施氏之知禮方氏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

蹴而與之乞人不屑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安得爲

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食主人皆作而辭其有禮也可見矣張子

曰後世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安於不動復何相勸相

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必自進退豆几席酌酒

而拜所以致敬也末世雖宗廟之享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

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

禮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食凡禮必施於知者若不

知禮亦難行此義好

納幣三節

此記昏禮婦見舅姑有絕謂舅姑之時兄弟姊妹皆立于堂西

此為疑經

凡升經一節

此記升經之衰制

父有服一節

此記遇父母妻及有大小功服者則為之止樂之節父有輕服
冢中子不分遠近皆不與樂父之所為哀子亦不敢不哀也母
有輕服子惟聲聞於母之處不舉樂遠則得舉也雖為母而殺
於父也妻有服夫惟於妻之側不舉樂非其側則得舉也雖為
妻又殺於母也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固也苟服大功者之人將
至則為之辟琴瑟助之哀也服小功者將至不止樂彼哀本殺
也於乎自吾父母至凡大功服者皆為之止樂可見君子於人
無所不用其階也之心仁之至也自吾父母至凡大功服者為
之止樂又有節可見君子於事無一不適其輕重之言義之盡
也君子焉往而不善哉

姊妹其夫死一節

此記無後者之喪主夫死無後以夫之族人主喪氣味同也不
以已族氣味不同也夫無族人則寧以鄰家里尹生同居死相
依可也此明斷無妻室而夫喪之理故或人之言失也亦記
之朱子曰古法既廢鄰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且從宜而
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麻者不紳一節

此記吉凶不同服疏引聘禮明之是也

國喪則止一節

此記居喪有禁之禮國有大祭祀而禁哭敬也人子止而不哭
者奉公之義朝夕奠而不寐者事親之仁知此義可事君親失
童子哭一節

此記童子居喪之禮喪未成人也

孔子曰伯母死一節

此記誦義以事而言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尊姑姊妹適人
其分卑故先王制服為伯叔母齊衰期姑姊妹降服大功此以
義制服者也尊尊之義也然以情而言伯叔母自具姓而入其
情輕姑姊妹同氣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君子於喪伯叔母則
踊不絕地其服雖重而哀不至於喪姑姊妹則踊絕於地其服

雖輕而哀則至此以情居喪者也親親之仁也於乎由其分有

尊卑也先王不得不以義而制服由其情有輕重也君子不得
不盡仁於居喪故於服見義於踊見仁仁義並行情分兩得此
人道之至文無以加矣以此推之尚何禮文不行哉故曰由文
矣哉由文矣哉蓋重言以深美之言其推此一義則得禮之意
不膠柱調瑟凡百禮文皆以義通化裁以盡其義不特可以居
喪而已也以此觀之先王制禮之意常存於禮文之外在得其
意而行之若拘拘於戚容實其服則拘儒俗士不足與言禮矣
泄柳之母死一節

此記變禮之由

天子飯一節

此記飯食之數殊尊卑也

士三月而葬節

此記葬卒哭之期殊尊卑也

諸侯使人弔一節

見上篇

卿大夫疾一節

此記君臣恩禮之隆殺

非王極一節

此記諸侯大夫行喪人數之多寡

孔子曰二節

此記失禮之事義同禮節而文少異耳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

禮記目錄

卷之十

九

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未能善一祭故言其功與才孔子稱其勤勞荀子第其優秀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為而子思子所不與也是知非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有失哉此說得二子府源

婦人非三年之喪一節

此記諸侯夫人奔喪之禮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防其微也其庶乎可免於文姜之患矣其歸奔父母之喪以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以諸侯禮婦人從夫也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別於男子也

嫂不撫叔一節

此記嫂叔之禮辟嫌也其生也不通問其死也不相撫生死如一也

一也

君有三患一節

此記君子之學與仕求其在我者而已三患者學也體之所以立也五耻者仕也用之所以行也體立用行能事畢矣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申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故聞之而不能學學之而不能行則君子每以是為患焉昔魯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

能學乎齊至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為易而行之為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矣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庶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由禮曰地廣人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發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子思子曰地醜德齊莫能同

其謂是歟所謂聚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
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
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參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
位而失之者君子所耻也此所以為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
患五耻之所言者事故曰耻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耻
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耻故能終至於無耻
孔子曰一節

此記凶年殺禮

恤由之喪一節

此記喪禮之所由不廢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

子貢觀於蜡二節

此記蜡之義所以息農民而成治功也以民言之久勞苦而不
休息則民力竭而怨心生雖有文武之君亦不能以為治矣民
其可以久勞乎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志逸而惡心生彼文武
之君豈肯為此而縱民於惡哉民又不可久逸也夫其勞逸
之久則均有不可如此然則何如而可哉惟夫一張之於先使
其勞苦一弛之於後使其休息此乃文武治民之道也何也蓋
由其張而又弛也則民力不至於竭各遂其樂利之天而怨心
固無有而起由其弛而復張也則民志又不至於逸各務其生
成之計而惡心亦無有而萌上之人變通以盡其利下之人鼓
舞而不自知此其所以為文武之道也向使久勞久逸則豈文

武之道哉然則農民有百日之勞一張之者也今此一日之蜡
一弛之者也正文武之道也而豈爾之所知哉此孔子告子貢
之意如此今以文武之道求之詩幽風七月周公以成王未知
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簪簪朝夕調訓以
教之者也而其西山大學衍義引之曰大農者衣食之本一日
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息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
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
不在乎農也自于鋤而舉趾自播而稼穡功方成而嗣歲之圖
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室之役毋敢稽厥功方成而嗣歲之圖
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

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纖薄於
秋末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
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饗及羹亨葵羹菹備果蔬之
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
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
獎勵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決於上下
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歡酬
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
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勵
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
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人以為借貸之資糶

穀熟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纖扶望東
絛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煥氣將炎農與以
出僮僕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燥濕蒸首畝告青而形容
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
力穡耨是除爬沙而指爲之疾僮僕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
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由中以爲守舍數尺容
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侵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
子感喜春榆嫩蔬饌敬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權曾無旬月
穀入主家之庾利歸農具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
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繅織紉勞苦
稱是而散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哉也哉夫農夫

禮記月錄

卷之十

主

而不征後沃之習戒諭守辛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
毋橫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
冬賦常平義倉之粟稍賑贍之歲凶賑恤先農民而後遊手以
示聖朝重本之意萬請如此方得恤農之實後載舉蠲祭而
行之庶幾文武之道復行矣又曰古之人君惟有恤農之實故
其農民亦懷愛君之心是故蜡祭醉飽以爲懽樂君之澤下流
於農羔羊朋酒躋堂稱壽農之情上通於君君民一體直若家
人父子然有道之長官偶然哉後世無復此意農民愁絕於下
而君不知人君逸樂於上而民不懷又何怪乎瓦解土崩之患
成於一旦也然則休息農民亦特農家之利哉又曰天道以
春生夏長農家則順之而動作以秋歛冬藏農家則順之而休
禮記月錄 卷之十 主

禮記月錄

卷之十

主

自以君苟不承天意以從事非惟無以勞求農民亦非祈天永
命之道人君其鑒之哉
孟獻子曰一節
此記魯郊禘之失禮魯之郊禘非禮也又移其祭月失禮之中
又失禮焉是以記之也按獻子七月禘春秋不經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一節
此記魯大昏之失禮以娶同姓而不命於天子是謂天王不復
能以禮御其臣無君臣之義又案同姓而弱其配無夫婦之別
其及也宜故特書之以明昭公之有道而周天子之弱典禮不
行於諸侯亦不待疑而惡有見矣事見坊記
外宗爲君夫人一節

此記下葬訖所稱之異

古者貴賤皆杖一節

此記失禮之由輪人賤者也不知禮故以杖開戰而輓人輓人輓其於是叔孫武叔禁使無爵者不得杖懼其襲也於乎此何異乎懲咽而廢食者哉天下之理豈有以一人之失禮而遂禁衆人之爲禮哉蓋輪人之失自當廢戒使知不可鄙棄且又因此一人使人明知杖之當尊正是因人立教之術何至一舉而盡廢之使不得杖夫杖之爲制先王所以使無爵與非爲主而皆得杖所以輔病也教孝也今不教輪人以孝而乃禁人之爲孝豈不悖哉此而可廢杖廢也故輪人之失在不知尚小也武叔廢禮之罪則大矣且當時三家僭人佾歌雅詩其禮記曰錄

武叔皆員爲之而不忌乃獨惜輪人之棄杖也何哉故記人特謹書之以垂後鑒非特以杖之由廢也

武叔皆員爲之而不忌乃獨惜輪人之棄杖也何哉故記人特謹書之以垂後鑒非特以杖之由廢也

此記遺道荀姓之義或人之問亦善焉難屬荀子之答則得先王制禮之深意義理極好

三年之喪一節

此記喪葬訖見禮考

三年之喪一節

此記親喪間遺辭受節

縣子曰一節

此記喪之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至待盈坎凡七節

此記喪之弔哭送葬之禮上五節是有喪者弔人喪之禮下二節是弔人喪之禮自我有喪而弔人之喪則視我服之輕重而爲去留之遲速以在我者重於彼也若我無喪而弔人之喪則視我平日恩義之厚薄以爲去留之遲速遲情在中者貴其稱也若鄉人送葬者則又以年之老壯爲服役之勤勞以喪貴相恤而又優老也於乎禮各有義始此古人何所往而不善也按四十者得盈坎非徒執縛以待而已蓋爲之執縛以下指及實

禮記曰錄

春秋左傳

去

士也故儀禮既多矣至主人拜鄉人注云謝其勤勞是也

喪食雖惡至既殯而後食八節

此記喪之飲食沐浴見人從政之節惟權其輕重之宜而已儀禮士虞禮禭菜浴不飾是虞禮練祥祭皆沐浴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一節

此記哭父母之聲哀之至也

卒哭而諱二節

此記諱禮子向父諱者尊父也儀禮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若從母從妻諱則止諸富與其側而已家無二尊也夫夫帥人者也此禮所以殺於父也

力之末一節

南北上北上有近堂尊也婦入則已過其前此即見之矣故不復特見禮殺也諸父尊故特見禮隆

禪一節

此記禪制見王藻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終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

志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一

閩福寧王嚴黃乾行著

喪大記第二十二

按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所記自天子而下凡喪之大事無不備焉不止如喪服小記止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特以大記名篇後世自天子而下喪禮既亡則凡不幸而有喪事皆宜考此記而行之也豈可置而不講哉又曰喪大記多同儀禮正文但彼言士禮此兼君大夫而下故不引以釋學者自參考之可也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一

十

疾病內外皆竭至皆死于寢凡二節

此記疾病初死之禮上節備儀禮既名篇記疏義皆自愚謂自屬續以俟絕氣以上是生者愛親之至情自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以下是死者謹終之正道先王之制使人生順死安存沒而俱無憾也其微矣哉然愛親之至情凡民之天性於親之將死常哀痛迫切而易動但謹終之正道則平日所操持於身之將死常精神昏昧而不知苟非有積之力又安能必得其正而斃哉是以曾子臨終而啓其手足孫宣公與臨而遷于外寢君子皆謹記之以垂法後世夫豈以其精神雖死而不昏哉抑以驗其平日操持之功深故臨死而不忘也於乎此豈一時勉強之所能為哉夫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然後能與於斯也故

特表而出之以見生者之憂敬固當自盡而死者之謹終尤當
豫養正氣於其平日也然則喪禮者豈但為子居喪者之所宜
知哉

復室而後行死事凡四節

此記復禮以小臣復者以其近君冀魂來依之自君至士夫人
至士妻皆以祭服之至盛者招之亦冀魂依也升自東榮生氣
也中屋簷危北面三號求諸幽陰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以
衣尸若得魂而反之以合于魄則復生也復者降自西北祭不
自東簷而下也凡此皆望其復生之意也孝子不忍死其親迫
切之至情也及復衣衣尸而尸亦不生氣則是不生矣於此而
行死事矣故浴尸矣則不復以復衣衣也至此則復之事終又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十一

以復之前後言之初死即哭哭而後復故曰唯哭先於復也蓋
至於哭分明是死死者不可以復生此亦常理但孝子無已之
心猶冀其萬一有生之道故既哭而猶復復而不生然後行死
事也然猶未已也故又俟之三日不生氣然後歛於乎其情至而
無以加矣儀禮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註若
得魂反之是也此云不以衣尸謂浴後也故即釋之曰不以歛
謂初亦衣尸至將歛則不以衣尸也

始卒一節

此記始卒哀有淺深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哭不能
聲故云啼兄弟情比主人為輕故哭有聲也

既正尸二節

此記君大夫士之喪位及其坐立之異所以位如此定者應氏
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分也喪遽裏直人雜事幾先諸男女之
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統
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有母亦在其西則示國一
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此義最好大夫
以上主人坐而其餘皆立者主人貴也故疏云殊其尊卑士則
主人而下皆坐者士位下也故疏云等其實賤無所異也等同
等之等非差等之等也愚謂如此則喪雖紛雜而貴賤尊卑之
義交無一之不明矣於乎男女有別內外有統貴賤尊卑有辨
喪之位次坐立之義不其大哉

君之喪則為命婦出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三

此記君以下未小歛出迎賓拜賓禮未小歛前親始死悲哀
非所尊不出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

小歛至與主人拾踊凡三節

此記親喪小歛之禮微惟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惟掌小歛衣尸
畢有飾故除帷也公拜寄公國賓一節疏據皇氏云云蓋專主
嗣君夫人拜賓豈不然詳文理不順當如能氏云大夫士拜卿
大夫者是卿大夫家自遭喪小歛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
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歛後拜命婦及拜
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拜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歛後拜
賓同故也孔氏云此君大夫士之喪小歛後拜賓與上文未小
歛之類其義踰於皇氏矣按此說文順理備疏義取之是也

氏乃引其民以釋蓋亦未之思矣觀上下文皆主君以下并言可見

君妾室堂下一燭凡二節

此記君而下喪禮整齊代哭設燭之隆殺凡以辨分而已

賓在徹帷

此記若大夫賓出而後徹帷禮詳於士也

哭尸于堂上一節

此記有奔喪者之哭位

婦人迎客送客至無無主凡二節

此記男主女主迎送及拜弔賓之禮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也無爵者代之拜出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

禮記目錄

卷之廿一

中

而注以係於為後不在之人理有不通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為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為後者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且攝主所以煩賓而款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為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若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為主者有爵則受有爵者之弔乃為相稱又何辭焉此說是也註疏義非矣

君之喪至於隱者凡四節

此記杖之禮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故授杖有遲速大而下不得同之士二日而殯下大夫也然死與往日則於死者亦得三日也既殯殯塗之後不見柩矣故可以杖哀勝敬也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故輯杖敬勝哀也

始死至君大夫士一也凡四節

此記始死遷尸沐浴寒尸之事送死者禮也無貴賤一也所以者特水之一事耳故上下文皆云君大夫士一也凡以愛親之心人得自盡而已沐浴皆以御者小臣而子孫不親者何也儀禮鄭注曰象平生沐浴澡濯子孫不任勞也爪手足剪須者事事象平生也按剪須只是治其須使餘理非剪而去之也又按儀禮上喪禮主有水用表漿可也鄭謂夏月而君賜之此士

禮記目錄

卷之廿一

五

夏月亦得用水也

君之喪至則辭凡七節

此記君以下居親喪之飲食起居期喪以下飲食之禮大夫之喪主人以下食粥亦謂三日後也

小飲於尸內至飲絞給踊凡十五節

此記君以下大小飲之禮

一節記大小飲之位及君大夫士飲席之異小飲於尸內尸未飾也大飲於柩作主位尊也席之異者尊卑也

二節記小飲布絞衾及陳衣之事

三節記大飲布絞衾及陳衣給之事據下文鋪絞給踊絞絞給踊則可見給蓋先鋪而後飲也是給用以舉尸在絞下者為是

君陳衣于庭者君衣多陳之在庭為榮也

四節記君大夫士飲衣多寡之異尊卑也祭服不倒尊也小飲

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衣者近體以綿纈為安固也故無貴賤

一也至大飲君獨用複衣衾大夫士仍複者君衣多若復用綿

纈則棺不足以容也此貴賤多寡所以異也

五節記衣之所以為耕象生時服必以禮之義也

六節記陳衣取衣之事

七節記飲者還尸者袒襲之異

八節記貴賤飲佐之人吳文正公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按

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皆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

有胥四人所謂祭胥者祭祝之胥也大祝爵下太太喪祝爵上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一

六

士非能親執飲役有故雖親身蒞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

國之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四人亦當如王朝之

數此說是也若然則胥是當讀如字

九節記飲衣之法

十節記飲者之禮與其人數凡為人飲者既飲必哭以生存有

恩死而執其飲事專心增感也此無分貴賤皆然若士之喪胥

為侍而士之為友皆來與執其喪事則為之飲安義宜隆又非

但執飲役者此豈可但哭而已哉故又為之一不食義隆而哀

勝也凡飲者六人謂無分貴賤皆然以兩邊各三人故六人也

十一節記冒之制古人所以欲固其親之肌體者如是甚至全

人皆不用之以為絞結則死者神魂不能運動陰陽之間不勝

皆茫茫不悖哉噫何其易惑而難曉也又其甚者則一舉而火

化水瘞之亦忍心甚矣

十二節記君大飲之禮子位序端視飲處也卿大夫堂廉櫛

次於君也父兄堂下北面無爵也以上男子皆在東夫人命婦

尸西東面女位也外宗房中南面陳也以上婦人皆在西小臣

鋪席而視布絞衾衾皆在阼階級上尸在堂故布絞後士盥

遷尸而飲也宰告卒飲而子婦皆馮尸而踊哀之至也

十三節記大夫大飲之禮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

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君歸臣妻巫祝桃茹至門

辟凶邪也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對尸柩故巫止

而祝代之君釋采以禮問神以非問疾弔喪不人諸臣之家也

禮記曰錄

卷之十一

七

此時君猶在門外祝代巫先入升自阼階君隨之入而升堂即

位於序端房適子歸飲處也卿大夫次於君主人房外南向俱

飲視飲也主人得告飲畢降西階堂下向北立待君者君臣情

重方為分異故飲竟君必撫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則拜謝

君之恩禮也君撫尸畢降阼階下命主人升而馮尸飲子盡其

情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向馮尸不當君所尊君也君又命

主婦酌之飲盡其情也於乎觀於此節先王之禮其至矣哉

古人君之於其臣也死而即其子位而視之飲飲畢而撫其尸

其恩禮一何厚也巫則不入其門入而先之以祝其敬恭一何

至也君撫矣為之降而升主人馮尸又命主婦馮尸其教人以

孝愛之心一何切也古人臣之於君也雖當喪事倥傯之際迎

而先入以候其至知其將撫則先降而俟于堂下不敢先焉於君撫則稽顙以拜焉尸蓋其至情必俟君命乃敢升升而叩馬則又不敢當君之所細微曲折一於敬恭而不以哀痛憫恤之在親而忘其敬一何至也且以男子在左婦人由右男女之別一恒存焉此古人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凡以有禮存焉也後世自封建之制廢郡縣之令行則國無君臣而此禮已亡惟天子之於群臣至所親信然後一臨其喪而已惜哉十四節記士大歛之禮蓋常禮也若君有特恩之賜則亦視其大歛禮亦如大夫但中加主人降出三節見後章凡儀禮當考之

十五節記踊節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一

君撫大夫至凡馬尸與必踊凡三節

此記馬尸之異總言之皆曰馬尸然有焉奉撫執拘之別焉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撫次之執次之尊者則焉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分之尊卑情之深淺而然也

父母之喪至兄不次於弟凡十節

此記君喪之禮既葬與人立一節漢儒之說失經甚矣可以為權乎今并辨于曾子問篇宜刪去

君於大夫世婦至君退必奠凡九節

此記弔臨之禮君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非惟恩輕亦明嫌也君弔士禮見儀禮金葉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

內婦既殯佳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從中之然則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符之君視視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叩直若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直若子弟之失亡焉然君婦之至君所推養祭為然詩曰諸室君婦廢嚴不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君大棺八寸至末凡二十節

此記喪具

禮記目錄

卷之十二

九

禮記目錄卷之十二終

祭法第二十三

先王以內而無祭則無以報祖宗之德外而無祭則無以報百神之功祭之不可以已也然不為一定之法則疎或得以問親而無以盡親親之仁下或得以僭上而無以明尊尊之義故為之限制焉以別親疎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於乎仁義也者其祭法之推輿乎祭法立而仁義定是故首祭義祭統而聖訓也然篇首禘郊祖宗之說中間七廟壇墠之說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當正以諸經而闕其所竟不可通者

祭法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二

七

此二字總提一篇之綱而言之當自為一節儀禮經傳續卷亦

如此云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節

此言先王宗廟常祭之外又有禘郊祖宗四者之法蓋以先王以宗廟四時有常祭禘祠嘗蒸是也夏秋冬三時有禘則升群廟戶主合食於大祖廟中是也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升焉是也是其制亦已隆矣然猶以為止於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思也於是又有禘祭郊祭焉禘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如周則以嚳為始祖而禘之於稷廟之類則視祀止始祖者制為又隆矣郊者以萬物本乎天

配天之類則視祀止人鬼而廟祭之者制為又隆矣先王又以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亦已隆矣然猶以是未

足以盡孝享之意豈自太祖而下有功德者世遠則亦在所祧

矣於是又有祖廟宗廟焉祖也者祖其有功如周至懿王時文

王親盡當祧則立文世室之類是報功之典百世不遷垂於無

窮其制為又隆矣宗也者宗其有德如周至孝王時武王親盡

當祧則立武世室之類是報德之典百世不遷垂之無窮其制

為又隆矣是七廟之外又有此祖宗二廟并太廟昭穆廟而為

九也此周禮所以為至萬世帝王所當敬守以祀其先也學者

但以周禮推之則先王之典昭然可見更不必臆度附會於虞

夏之間每求其人以實之則愈煩而愈晦矣國語展禽論祀爰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二

七

君未見他經有考禮記實用彼文而臆正之劉氏又以世次定

之其失均也故學者但通周禮可也

燔柴於泰壇凡二節

此記先王外祭之法積柴於泰壇加牲王於上而燔之祭天之禮也蓋萬物本乎天功當報也然天秉陽位乎上也故燔柴以達其氣於上求其神於陽而報之也且壇以泰名尊之之詞而園丘者以象天體之圓也知非所以明天道者乎燔埋牲幣於泰折祭地之禮也蓋地載萬物功當報也然地秉陰位乎下也故燔埋以達其誠於下求其神於陰而報之也且折以泰言亦尊之之辭即方丘者以象地形之方也社非所以神地道者乎其牲用騂或言祭天之牲而不及地也文之畧也四時之錯行

寒暑之來日月之代明星辰之垂象凡以助成歲功有功於民而當報者也若水旱則不可無祈禱四方百物之神助農事而當報者也故先王埋少牢於泰昭以祭時也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陰陽之氣出入於地也送迎於坎壇祭寒暑也蓋壇高而顯從暑之陽也坎深而隱從寒之陰也其禮若歛龜頌擊土鼓之類王宮以祭日以王有日之象而官乃其居也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類夜明以祭月以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其禮若用實柴為大圭之類幽宗以祭星言其明視日月則隱而小也其禮若以絜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雩宗以祭水旱言以求雨也其禮則已月龍見而雩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于雩墜之垓命女巫而舞雩舞之類四坎壇主祭四方以蜡祭言之也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有天下而為天子者則祭此天下之百神以其為神民主也凡此皆外祭之法天子制之獨隆者也若諸侯惟得祭竟內之神而已使其地見則奪則雖境內之神有不得祭者矣况天下之神乎於此先王禮意幽微名分森嚴幽有以盡報本反始之誠仁之至也明有以辨上下尊卑之等義之盡也當是時則安有諸侯而郊祀大夫而旅於泰山者乎按祭時便是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祭四方作望祭其方之山川更是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一節此言歷代祭法之因革禘郊祖宗各主其所自出故七代有更

立之人天地日月其功與天地同垂無疆故歷代無更立之異然愚以為禘郊祖宗之人雖代有更立然禘郊祖宗之制則萬世不易之經也

天下有王十節

此言先王分封而立祭法夫天下有王分其地而外以建公侯伯子男之國內以置天子之都而立卿大夫士之采邑是與天下賢聖公共之而分封定矣祀典以報其親人心之所同也然而分則有限焉可無為之定制乎於是乃制為太廟昭穆廟數廟之祧去祧之壇去壇之墀而祭之且為之昭穆祖考以定其親疎之數為之七五三二以定其多少之數蓋親疎之數定則祭享有數疎而內有以篤親親之仁多少之數定則名分有等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四

左而外有以明尊尊之義此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下文六節正舉其親疎多少之數言之然廟祧壇墀七祀之說皆與諸經不合陳氏辯之當矣今當並為疑經闕之可也

按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雷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周禮太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魯子問禮運見于經者不一士之立五祀見于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雷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夏廟祧壇墀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反不祭井厲無後者也祭無後者是亦仁術陳

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月令以爲門
行方龜中雷白虎通劉昭元聘高堂隆之徒以爲門井戶龜中
雷特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爲七祀七祀之制不見它經鄭注以
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
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
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而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
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季林甫之徒復修
月令各亦祀井而不祀行中雷祀於中央龜祀於夏井祀於冬
力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而左
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熙句龍之
官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
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
執薦者百人侍西旁侍西旁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
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
有所主也按五祀之說此爲最詳然大抵方龜而行中雷之說
於諸經多合餘說未詳闕之可也

夫聖王之制祭也至末凡有三節
此言聖王之制祭皆所以爲民義報也下文其以明之
然黃帝堯舜禹文武之當祀則以繼天立極道統之傳所自來
也又豈但區區刑賞之末以死勤事之祖述哉記人特因以著
例耳學者詳之可也

祭義第二十四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前經言祭法此經遂言祭義然是泛
言天子諸侯以下內祭外祭之義儀禮祭禮三篇曰少牢饋
食曰特牲饋食曰有司徹此篇非引彼正文而釋之故其書
又非如冠義燕義之精密又間以孝弟兩段亦非純以祭義
言

祭不欲數一節

此言君子順時行祭而申其意也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人
子所以不死其親也故爲祭義之首章夫未及期而屢祭謂之
數祭不欲數何也以數祭則事煩事煩則厭敬之心生而不敬
矣心之不敬數爲之也故祭不欲數既及期而不祭謂之疎祭
不欲疎何也以祭疎則怠怠於事怠於事則心從而遺忘之而無
禮記曰錄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六

愛矣心之忘疏爲之也故祭不欲疏是故君子之祭不數也不
疏也合諸天道春杓而秋杓杓爲杓杓爲杓杓爲杓杓爲杓杓爲杓
物之府也親其與物俱生也故君子之親其與物俱生也故君子
之心焉心之懷愴爲君失吾之親也夫豈以其霜露而秉之謂
哉春杓爲杓而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
來矣是以君子獲斯時也必有怵惕之心焉心之怵惕爲君見
吾之親也夫豈以其霜露而溫之謂哉是天道之春親之來也
無以迎之則此心怵惕終無以自達矣故春而杓杓所以樂其
來而祭以迎之者也天道之秋親之往也無以送之則此心懷
愴終無以自達矣故秋而杓杓所以哀其往而祭以送之者也
春惟樂以迎其來故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
春惟樂以迎其來故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杓

於乎因天以定祭之時而數付中因心以起祭之義而變數
無至君子之於親焉有不敬而忘之者哉

按卿大夫之祭儀禮三篇皆無樂天子諸侯之祭以那詩觀之
嘗又有樂此云嘗無樂陳註所謂未詳闕之可也或問祖考既
亡魂升魄降矣而以春秋為有來往者何也曰天地間只是陰
陽初間祖考魂魄從何而來不過止是陰陽所為陽氣為魂陰
質為魄及其既死雖曰魂升魄降然要之一點精靈亦止是寄
寓於天地之間故春生氣至則與之俱來秋藏氣至則與之俱
往俱實者是事所以子孫以時致祭則神來歆享非是虛為此
禮以將孝敬之心要之所謂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合
於靈寢之中此理自不誣否則鬼神無所憑依矣是以聖王即
世皆有屬壇以祀無祀之鬼春則清明秋則七月十五致祭并
皆所以慰安鬼神使靈驗此二時夜夜有聲此理有之所以聖
人制禮報親報祖之事皆非虛文學者以後學我問鬼神章
及性理鬼神篇諸儒之說細玩之然後可以通於此章之首矣
致齊於內至思終身弗辱也凡三節

此言致齊精明之至而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君子將祭及時乃
齊致齊於內就齊所也散齊於外未就齊也散齊若不飲酒
不如重不聽樂之類是矣其致齊之可知也親之有居
處笑語忘意樂等今不可見矣然入子之心無日忘之於齊而
漸思之大散齊七日非不有思也但求其精明而有見其
於致齊三日思之至則足以通之矣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一

七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一

八

語志意機警也夫未祭之先致愛致敬如此是無形之中已有
所見無聲之中已有所聞矣故正祭之日入室也若親之容儀
然見於位矣周還出戶也若親之容聲肅然若可聞矣出戶而
聽也若親之嘆息愴然若有聲矣見親之者如此抑不但入室
也親之色不忘乎目而常若有見不但周還出戶也親之聲不
絕乎耳而常若有聞不但出戶以聽也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
心而常有所思見親之存又如此豈勉強而然哉蓋親之於子
本同一氣初不以死生存亡而有間也惟我無愛敬之思則親
之與我分而為二矣今吾既有愛敬之心而於齊又精明以思
之則是愛不徒愛致其愛之深矣愛深於親則親存於心耳目
安得而忘之故見其存也以此慈不徒慈致其慈之深矣慈深

於親則親存於外耳目安得不見且聞之故見其著也以此夫
無著存而忘之於心以行祭使之必敬也弗能得已惟其著存
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欲不敬焉得而
不敬此祭之愛敬蕙至祭之道盡矣豈非君子終身弗辱之孝
乎蓋生能敬養謂弗辱可也死不敬享亦辱親矣非終身弗辱
也今愛敬蕙至是生既敬養之死又敬享之思終入子之身而
弗辱親於其存亡也非大孝矣乎
張子曰齊須是屏絕思慮祭之且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
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
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慮者湛然純一方能與
鬼神接誠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真氏曰齊與戒其七日之

戒容有所思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澄曰齊而思親終則如見此中人之能致其孝者若夫齊則無思心如止水以與神明交必程子所謂上一等人而後能也按此諸儒之說文與本文小異竊意祀祖以上不容有思若祀恐不能忘情也識以俟知者

君子有終身之喪一節

此言君子忌日必哀也三年之喪亦既久矣君子乃有終身之喪何哉不可過者喪服之制也所自盡者愛親之心也終身之喪非為服也親之忌日之謂也夫忌日不用為他事豈以為不祥而故辭之哉蓋言此日方感吾親之死而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為至故不違恤其私也是無喪之服有喪之哀未死之年皆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九

喪親之日也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一節

此言仁孝之能饗親以其後志於饗也又舉饗親者明之凡為人君者皆得祭天以報其生成之德凡為人子者皆得祀親以報其罔極之恩今曰惟聖人之祭為能饗帝如焉而天神格惟孝子之祀為能饗親廟焉而人鬼享則是幽明感格惟聖人孝子為獨能而夫人皆莫之能饗矣此其故何哉蓋饗帝之道在竭其忠誠心鄉乎帝也饗親之道在致其愛敬心鄉乎親也是故聖人惟其心鄉乎帝也斯以心感心而能饗乎帝彼徒粉飾乎儀文而不存誠以對越者夫何上帝之臨汝故曰惟聖人為能饗帝而夫人不能也孝子惟其心鄉乎親也斯以心感心

而能饗乎親彼徒備文以表觀而無愛敬之實德者夫何神明

之及交故曰惟孝子為能鄉親而夫人不能也以孝子之能鄉親者言之未祭之先致愛敬慈鄉親之心存之豫矣故其臨尸之際不愧不作而饗親之禮行之皆宜也方迎牲時君出廟門親牽以入君親制祭時夫人尊盞朝踐饋食時君獻尸以醴醑夫人乃獻饋食之豆卿大夫相君行禮命婦相夫人行禮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整肅肅外極其敬焉愉愉和順內極其愛焉切切懇懇欲其饗此薦獻之饌焉鄉親之心如此此臨尸之所不作而能致親之饗也所謂唯孝子為能饗親如此而聖人之能饗帝可顯推矣陳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為一人斯言至矣故記人之意正以勉人之善事其心以為感格之本至於饗天則不必求天於蒼穹之上求於吾心而已矣饗親則不必求親於冥冥之中求於吾心而已矣蓋聖人孝子之能饗天親亦只是純心鄉之之故初非有奇異之術吾人敬天愛親之心初與聖人孝子無異特以私欲間之遂與天親不相似而不能饗之耳誠能遏欲存理洗心以退藏於密齊戒以神明其德則我之心即聖人孝子之心與天親初無間我之祭即聖人孝子之祭亦感天親而來饗之矣又何難哉故曰仁人不過乎孝孝子不過乎物而已若曰惟聖人孝子可與能而凡人不可與則是楊雄絕德之論而非中庸之道矣

文王之祭也二節

此祭文王孔子之祭以明孝子為能饗親之意文王之祭也親
既往矣事之如生焉思之如不欲生焉思日必哀焉精諸如見
焉其祀之盡心如見親之所嗜欲如有欲色焉凡此皆文王念
親之勤也何以咏之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一人是詩也非為文
王而作也然足以咏文王也何也蓋言文王祭之明日明發猶
不能寐也以其饗以致親之來今於其去又思其往而不返也
是以達旦有懷寢不成寐也祭之明日且如此况於正祭之日
乎其祭與哀半從可知已蓋饗之必樂喜其來也已至必哀悲
其往也所謂樂與哀半也文王念親之勤如此此惟小宛之詩
為足以咏之也哉仲尼之嘗祭也奉薦而進於親其親自執事
之時以容親言之則專一而敬謹以行步言之則迫狹而頻數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此不事威儀一以誠慈為貴正事親之道也子貢以言語觀聖
人而不能心悟故怪其與曾子言齊齋漆漆者相反而問之子
曰齊齋者衆盛之容也疏遠而非所以接親親者也漆漆者專
致之容也自及而修飾於外者也是皆以威儀相尚而誠慈則
反不存焉者也以此主祭而事親夫何神明之及父子我之有
祭何齊齋漆漆之有乎蓋神明之及交惟在於誠慈故主祭以
交神不暇致威儀也然則言祭之齊齋漆漆者何也蓋言其
諸侯之祭凡助祭者於獻酬時以威儀相尚其祭則然也其
主祭以與神明交者之容也賜也之病蓋在聽言而不察矣彼
天下之事雖無窮而其理亦隨之各異凡言道者太章止於一
端而已夫亦各因其事之所且而言其理之所主初不可以拘

拘於一途者也如在兄弟則言其怡怡在朋友則言其切切
偕在子路之兼人則言其奮其命在冉有之自畫則言其當
行如在文王則言其至德在武王周公則言其達孝達義達
殊理各有在故言不必同雖百端而不嫌其為異然時順事宜
則所謂然處之各當於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在於此者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耳若以一端之言而應事理無窮之變如以助祭之
容而以喻之主祭者之身則其學豈不甚窒而且時哉惟能隨
事以觀理因時以察言則見其各有所當殊途同歸真猶四時
之異象百物之異形而莫非同此天道流行之妙矣此一貫之
旨宜子貢之未喻故特語以發之而因以明已主祭之當誠慈
也由此觀之文王惟念親之勤故若饗而致之夫子惟誠慈之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極故若神明之及交此正所謂孝子心嚮手親而能饗之者如
此以此饗帝又何難哉故欲饗天親者於心求之而已矣夫言
豈一端而已二句不可以助祭正祭拘定說此泛言祭之道
以戒子貢之不察

孝子將祭二節

此言孝子之祭而申其心也孝子將祭必有事焉弗慮胡成慮
而不豫亦無及矣故不可以不豫慮也此時行禮必有物焉不
具無物具而不備亦事親失故不可不備也又司為乎必清
明在躬心無雜念慮其心以慮也庶凡事豫則立矣慮其心以
具也庶順以備者矣夫其事慮矣其物備矣則信矣既信矣
是誠矣矣百物既備矣祭可以行矣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

之洞洞乎表裏如一也屬乎誠實無偽也如春物而萌也
如得物而將失之也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然助祭者或不恭亦
吾心之孝敬未盡也又薦薦祖序禮樂備百官之時助祭者亦
恪恭乃事奉承而進之則孝敬盡矣於是祝以孝告以諭其志
意於神夫何為哉正欲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乎親之或享
也庶者幸而不敢必之辭或者疑而不敢定之辭即此庶或享
之正孝子致祭之志也使其孝敬少有不至則恐此志無以自
遂矣然則虛中以豫備於未祭之先孝敬以奉承於正祭之時
豈容已哉

孝子之祭也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盡其道也心一而已自其專謹不放而言謂之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慈自其誠實無偽而言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而言謂之敬皆
所以盡其心而已非有一也三也之心一毫不盡則不成其為
心如心有一毫之少放則便不成慈有一毫之少偽則便不成
信有一毫之他適則便不成敬故曰盡其慈而後得為慈云云
只是全盡此心更無一毫之雜便是心盡於內則祭之本立矣
禮所以將其心也又外盡於禮為其所得為者而已不敢太過
以美沒禮焉不敢不及以菲廢禮焉如此則祭之道盡矣進退
必敬如親聽命焉則或使之也所謂盡其敬而敬焉者如此既
云盡其慈謂心而慈焉謂外亦慈信敬皆有其心外著於貌
此說亦好但陳註較精微

孝子之祭可知也一節

此言君子觀祭可以知心而舉祭事之得失以申言之也祭禮
行於外何以觀祭可以知其心之孝與否蓋以情深則文剛義
章則祭敬由外可以見內耳自其立之也至不絕於面是言其
祭之始終有此五節乃總斷之曰孝子之祭也言觀其祭如此
可以知其心之孝也蓋合此五節愛敬無至信非孝子不能也
故敬以誠則心之服順而憂其常也敬以愉則心有深愛而色
愉也敬以欲則心之勿勿諸其欲其孝之也如將受命則心之
視於無形也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心之不忘本也其為孝子
之祭可知矣友是則不得為孝矣故下文遂節之中而指其心
之不孝者以明之又總斷之曰如是而祭失之失所以深警之
也於上文曰孝子之祭則下文者不得為孝可知於下文曰如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是而祭失之失則上文者為得可知此互相發之意也忘本陳
註以忘始為言不如疏曰忘本謂不思其親義較是

孝子之有深愛者一節

此言人子所以事親之實惟愛敬而已矣事親之際惟色為難
故惟孝子之有深愛存於中者然後氣之所充於體者而和平
焉色之所見於面者而愉悅焉容之所動於身者而婉順焉有
諸中而形諸外皆愛心之發越矣事親能愛又貴於敬故惟孝
子如執事雖恐其或怠如奉養雖惟恐其或瀆心之洞洞屬
屬然所執雖輕亦如至重而不能勝所未雖正亦如款傾而將
失之由乎中以達乎外皆敬心之充周矣愛敬而盡事親之
道也若夫敬乎其整肅而見可畏之威儀乎其矜莊而守不渝

之性則內無以見孝愛之深外無以將敬事之禮豈所以事親哉乃以正顏色使民瞻之而弗與爭也以正威儀使民望之不生易慢焉成人之道所以行於邦國天下以正人者也夫豈施於家庭以事親者哉蓋敬一而已惟執王奉盈則是以卑承尊之敬施於親長者溫和致謹慎而已若嚴威儼恪則是以上臨下之敬施於疎遠者則有望之儼然凜然有不可犯意此所以異也故大戴禮亦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亦此意於乎威嚴既不可以事親愛敬又不可以偽為人子當知所戒勉矣此節以前皆言祭之義此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以見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皆此心也

禮記日傳 卷五十一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一節

此言先王為治之綱尤重於孝弟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事貴有德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之類貴貴如卿大夫以爵為上之類貴老如致勝告存杖國杖朝之類敬長如尚齒自朝廷以達軍旅之類慈幼如享孤子存諸孤之類此五者先王所以使人盡人道明人倫而以定天下者也然其義何為哉天下之至大至貴者道也人必有德則能得道故推貴道之心以貴德焉天下之至尊者君也貴者近於君故推尊君之心以貴貴焉人之所愛敬者親也人之老猶吾之親也故推孝親之心以貴老焉人之所敬事者兄也人之長猶吾之兄也故推從兄之心以敬長焉人之所慈愛者子也人之幼猶吾之子也故推愛子

之心以慈幼焉由是言之是心固有不得外求先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欲人皆得其本心而已豈非所以定天下者哉雖然五者之中則以貴老敬長尤為重焉蓋父子之恩天性也故雖天子之尊必以孝事其父而況於人乎故人當親親而推以貴老兄弟之序天倫也故雖諸侯之貴必以敬事其兄而況於人乎故當從兄而推以敬長是故先王之教貴德貴貴或時而異尚而貴老敬長則一定而不移蓋整齊人道而統領乎天下國家者也豈可得而損益哉此五事人君所當重而孝弟尤其至要也王霸四句如石梁說刪去則此章為粹矣

立愛自親始一節

此言人君孝弟之化推之而無不準也夫人君雖無所不愛然

愛莫切於愛親故立愛自親始也而所以教民慈睦之道在是矣慈睦者亦由愛親而推之也人君雖無所不敬然敬莫切於敬兄故立敬自長始也而所以教民恭順之道在是矣恭順者亦由敬兄而推之也夫人君之愛敬亦自盡其所以事親長之道則然耳初未嘗有意乎民也而以為教民之道即此乎在何也人君之所躬行下民之所則效其幾固如此也故惟立愛以教慈睦也而民皆貴於有親亦以其愛事之也惟立敬以教恭順也而民皆貴於用上命亦以其敬事之也由此觀之人君特患吾愛敬之不立焉耳吾能孝以事親而愛焉順以聽命於長而敬盡焉則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為政教使之皆服行乎孝弟則民皆貴於有親而用命矣如

鼓答將風行而草偃也又何有不行者哉此與他親親仁也敬
長義也達之天下人心之所同然也吾能躬行於上則以人心
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天下固有聞風興起之心殆將不言而
喻矣况又舉而措之政教之間若是其昭明也而衆安得不喻
哉所謂以身教者從如此由此觀之不患天下無貴親用命之
民而患在上無愛敬之君不患天下有忘親倍上之習而患在
上無慈睦之教人君蓋亦友本窮源哉

此節與大學克舜帥天下以仁節及論語道之以德章意同錯
諸天下即大學所謂求諸人非諸人如云齊家以下特舉此而
措之耳王政教上說貴用命以上是身教即所謂帥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者也蓋當時之君不能脩身而徒事政教之不行於

禮記曰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天下故夫子每每如此立言人君不忠政教不行但要以身
教為本蓋政教身教雖皆為治之不可闕然不脩身徒以政教
責人斷不可行所謂必有關聯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者也但詞氣則是直說下不可分身教政教來作主意則
失立言之旨矣

郊之祭也二節

此言郊廟之至敬本諸身而徵諸人也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
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廟則卿大夫皆序從
執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人
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其說是矣蓋在我雖敬但可以言敬而
未可以言至惟我之敬足以感人之皆敬然後可以見其敬之

至猶中庸之致曲可以言誠而未可以言至至積而至於能化
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故敬在人然敬之至言就
人君身上說蓋此感而後彼應故因彼而識此也次節有三段
迎牲時君牽至麗于碑殺牲時卿大夫皆前牛毛尚耳薦特時
薦刀至祭腥而退

郊之祭二節

此言祭天與日月之禮以郊祭言之道之天原出於天凡萬物
之生成皆天之功也故祭帝於郊大報天也然天之尊無為不
可主之以其事也有其祀又不可無其配也則以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乃主以日配以月焉此制禮之意主於報本而尊天
三代之所同者也若夏后氏祭其間以夏尚黑闕者日沒而黑

禮記曰

卷之二十一

十八

也殷人祭其陽故尚白陽者日方中而白也周人祭以朝及闇
周尚赤朝者日初出而赤及闇者日將落亦赤也此行祭之時
各隨所尚而為早晚三代之所異也此日月合祭於郊天之時
耳只是郊禮非並報日月也又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禮言
之祭日於壇祭月於坎者何壇顯象日之明坎隱象月之幽也
壇高象陽之上坎卑象陰之下也祭日於東祭月於西者何日
東象陽之動而出於外也月西象陰之靜而入於內也東陽
中日東正陽位也西為陰中月西正陰位也且象出於天地
之東故祭之東也月之明生於輪郭之西故祭之西也凡此壇
坎之異形東西之異位祭日月之禮各有義如此然其所以祭
之何為哉陽道常饒凡屬陽者皆長也日則東陽之精而長

陰道常之凡屬乎陰者皆短也月則秉陰之精而短道雖分屬乎陰陽矣然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終則有始而不窮氣雖分屬乎長短矣然日明於晝月明於夜一長一短終而復始而不息夫日月運不息之幾如此則天地之大義莫矣由是天地網緼流而不息合同而化陽之變也而有陰以為之合陽之生也而有陰以助其成故足以致天下之利萬物化育百化皆興熙熙然以生以育而無一物之不得其生成者矣此其功之大如此安得不祭以報之乎由是觀之先王之祭天與日月其意皆主於報功其禮皆制之有義夫固非淫祀而有願以祭者矣疏云日月有合祭之時如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有分祭時春分明日秋分夕月

書經

分命義仲宅嶠夷曰陽谷寅賓告出日

蔡氏曰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嘗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賓納日

蔡氏曰錢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

輪郭言天地之周圍也明生於輪郭之西者以每月朔後三日之夕月於西方始生明也

按書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宵癸巳王朝非自周于証

依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蔡氏曰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以此觀之月之明生於輪郭之西可見矣

天下之禮一節

此言禮所以立人極故禮達而民從也天下之禮有五致吾心報本之誠如郊報天社報地廟報祖考之類極鬼神尊嚴之理如齊明盛服及下章明命鬼神之類致民諧和而財豐用足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之類致義如辨上下定民志之類致讓凡辭讓之節皆是此五禮者將何以哉致致始者所以使人知本之所從出當厚報之而不忘也致鬼神者所以使人知鬼神之在上實有是理當敬事之而不忽也致物用者所以使人豐於財用則知祭享禮節而人紀以立也致義者所以使人上上下下

禮記

卷五十二

三

下有尊卑而無悖逆也致讓者所以使人以禮相與而不爭也先王禮意凡以為民立極如此人君特患不能由禮耳苟合此五者以治知之必明行之必至致致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體之於身隨事以用其情施之於治因物以立其則為治如此是豈私意小智之為哉將見大中至正所以厚本者在是所以尊上者在是所以立紀者在是所以辨上下者在是所以去爭者在是本之於身皆天理之節文微之於民一人之事之儀則此乃天下之正禮也由是天下之民範圍於禮教之中不縱其奇邪之志尚有忘本而墮神教紀而悖爭者天下亦鮮矣人君肅禮之治其易於化民如此故凡治人之道莫先

於禮也

宰我曰至禮之至也凡五節

此言鬼神之理聖人因之以立教也學莫先於窮理鬼神實理之大端也故宰我以為問夫子告之曰鬼神之理不必窮其昏默也但求之人身可見矣彼人之魂氣由陽來者也死則魂氣之靈為神故生之魂氣是神之盛何以言其盛也蓋生時體魄之靈為鬼故生之體魄是鬼之盛何以言其盛也蓋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其實一氣而已但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故以生比死而且言其盛盛者言死後之鬼神寄寓乎天地之間其精靈之不可掩皆本於生前之魂魄然則魂魄者實鬼神之所從出而鬼神者則魂魄之餘而已此死後之鬼神非盛而生前之魂魄所以尤為鬼神之盛也凡以精靈之所聚焉也夫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神為鬼聖人制禮合聚其已離之魂魄而為鬼神者而祭以報之以此教民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情義懇到而又不離乎本體此其為教之極至者也自人之體魄死則為鬼而言之人生也得天地之陰精而為魄然其所以生以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畫時此衆人之有生所以必有死也及其死也則下體漸冷魄降而復歸於土矣凡以陰精重濁故降而歸土以從陰也即此之謂鬼蓋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以一氣言則父而歸者為鬼魄歸於土為陰靈非鬼之謂乎此可見鬼者乃生魄之餘而生魄者即鬼之盛也自人之魂氣死則為神而

言之人之生也得天地之陽氣為魂氣然必附於體魄乃為氣及其死也骨肉斃壞於下陰而為野土矣則其氣將何所附麗哉但見其氣之發散飛揚於上為昭明而若有光耀之象者焉高而察然其氣之溫蒸為懷愴而使人之精神悚然其靈蕭凡以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即此陽氣之升此豈虛無而為異者哉蓋人之初生四支百骸物無不具也魂即其附於百物之精氣而能虛靈焉者也惟生則精氣在人身而有所附麗而死則此精氣無所附故發揚于上如此耳即此百物之精此即神之著蓋以二氣言則神者陽之靈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氣伸於上為陽靈非神之著乎此可見神者乃生魂之餘而生魂者即神之盛也鬼神之理如此大抵是一氣之分又其理至微若無與於人生日用之常聖人何以合之而以為教哉蓋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故分陰陽而言則陽魂陰魄雖有升降之不同然合二氣而觀則陽精陰精同此精靈之莫掩是故神為陽精之靈也鬼為陰精之靈也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為尊極之稱顯然而命之曰鬼神夫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鬼神之為德極其盛矣今於陽精之靈而名之曰神是尊之與天地之生物長物之氣至而伸者同其德於陰精之靈而名之曰鬼是卑之與天地之收物藏物之氣往而屈者同其德其尊之可謂至矣以此為民所則法使皆知死者之有靈而報事之此正所謂合鬼與神也於是人知鬼神如此其不可掩也故於陽至之時則思其直物而來陰陽之時則

思其與物而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莫不其教
敢慢其先焉者矣再拜稽首以示服之甚肉袒親割以示
盡莫不服順而無敢違其先焉者矣是不足以爲教乎
無形徒命以名猶惑而難悟人遺有本惟動以情斯感而身
故聖人以其命名爲未足以盡其教之至也乃築爲宮室而廟
制隆焉設爲宗廟祧廟而祀典正焉于以別其世遠而情疏者
則爲祧而其祭以疏世近而情親者則爲宗而其祭以數凡所
以使鬼神之情靈有所棲止而憑依教民以父古復始不忘其
所由生也蓋古始祖考之魂魄一脈相傳正吾身之所由以生
者恩義莫重焉今其死亡至今世年漸遠魂魄蓋不可得而見
矣獨其一點精靈業散是正其古始魂魄之餘而吾身所由以
有生者也豈可忘之而不用情哉故爲之宗祧之宮室使鬼神
之精靈有所棲止而憑依是乃所以教民及復其古始之魂魄
而祭報之以不忘其所由生而盡其恩義者也此又所謂含鬼
與神也於是凡有是身者莫不睹宗廟而思其身之有所由生
而不忘祀宗廟而報其身之所由生而不忽矣其服從於上而
聽其教也不尤速乎此無他祖考之精靈不散實然之理也子
孫之報又不忘本然之心也以實然之理啓本然之心故聰且
速耳使誣以理之所無而強其情之所拂欲其服而聽之其不
能而況於速乎此見合鬼與神爲教之至也今自其宗廟之祭
詳言之鬼神之名既立矣由是以爲合而言之其精靈雖然
反其始而求之其氣魄則殊故報其氣之爲神者以朝踐禮

報其魄之爲鬼者以饋食禮焉以建設朝事之禮言之取豚骨
燎於爐炭使羶薌之氣以上騰燒蕭蒿與脾臂使煙之光采以
上達此朝踐之禮也凡以臭爲陽而魂氣在上亦陽也是故以
臭而求諸陽以報其氣也此教衆及始之一也以饋食之禮言
之其薦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肺肝首心且雜以兩醢醢酒此饋
食之禮也又加以始祭灌地降神之饗毫凡以味爲陰而體魄
則降亦陰也是故以味而求諸陰以報其魄也此教衆及始之
一也然先王制禮意義周密豈特及始於幽哉饋食之時凡在
廟中者以酬酢爲禮祭之飲食上有賜於其下有舉於其上
所以教民相愛上下交用其情也由是觀之不惟幽有以盡報
本之誠而嘉魂魄於既往又明有以合人道之交而締情義於
方來夫然則人情膠固愈久而愈不可解古始之精靈愈久而
愈有憑依矣幽明俱得人鬼相依禮之極至尚何以加於此哉
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或問魂魄之說何如曰大抵魄是體
魄屬陰魂是氣屬陽先儒之論詳矣引之于左以備互發
鄭注曰氣謂嘔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
以理爲主人待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
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
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生乎形氣也人所以生
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
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

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

朱子曰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

朱子曰先儒言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情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

朱子曰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動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附魂若去魄則不能也

論語

卷上

子

朱子曰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字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整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自氣

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

陳北溪氏曰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而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私間統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為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形體為陽為魄陰為魄陽為神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和靈屬

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便屬魄

朱子曰問子孫祭祀蓋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也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陳北溪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膾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蓋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知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蕭蕭凡祭慎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過如此

君子友古復始至敬之至也凡五節

此言報本之心如此其至君子友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故以內言之致其敬親之心發其愛親之情以外言之竭吾一身之力以從祭祀之事內外無盡如此果何為哉正以親者吾身之所由生也祭以報之者不忘吾身之所由生也若內不盡愛敬之思外不盡從事之力則報親之典廢而忘之矣是故不敢不盡如此也下文所言皆是即其竭力從事之中而各表其本於致敬發情之至也自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至青絳躬秉耒是言其事自以事天地至敬之至也是表其心有古者至而躬朝之是言其事自犧牲至敬之至也句是表其心有君召牛至所以致力是事孝之至也一句是心自古者至以祀先王

禮記

卷五

五

先公是事敬之至也句是心學者觀此可見先王孝敬之心真無一毫之不至矣蓋每事必親親之又必用盛服或用牛為牲或令人以蠶既擇之矣擇之又必如諸卜凡此類皆孝敬之至學者逐節觀之義自可見此先王之所以神格而鬼神享也故親耕節又竝天地山川社稷言之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還如卿注主人君說的是觀躬字可見蓋朝即如下文巡牲巡字一例謂巡視之也古人君臨朝亦曰視朝言天子諸侯既有養獻之官則羣蕃其物蓋有人矣人君若不必躬視之也然若多歲時將祭必齊戒沐浴而躬巡視其所養之獸者何哉蓋以獸之毛色純者曰犧體全者曰牴獸必備是二者乃可以為祭牲也必於是所養之獸中擇而下以取用之以養之豫也使人君不

躬視之則養獻之官或怠於事者有矣雖祭而犧牲不成雖重罪之亦無爰矣人君安得不敬以巡之哉此可見其心之敬之至也方氏云此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下文君召牛而下則充人繫牢牢之時此說却是引周禮于左文口下文養蠶一節獻以授充人繫之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牲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凡五帝則繫牢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按周禮又有牛人羊人鷄人犬人各掌其牲并皆中下士為之先王之重於祭牲如此

禮記

卷五

五

曾子曰孝有三至可謂孝矣凡七節

此言孝之道大戴禮總為一篇名曰曾子大孝第五十二今詳此文加一二曾子曰以各起之者為是

孝有三一節

曾子曰孝有三等蓋為人子者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孝有三等以分而言之也然其心一而已而非有優劣之殊也三者何也大孝尊親嚴父配天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之孝也其下能養即下文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士庶人之孝也孝之道隨分而有異如此公明儀之問其辭遜而曾子有難於答矣故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怪而拒之之辭也既又明言所以不敢當孝之意曰君子之所謂能養之孝者何哉

父母為善之意未形則開之於其先使其良心有所啓發父母為善之志既形則承之於其後使其良心有所滋長此開邪以存其誠長善以救其失所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也所謂養志也而不徒養其口體者也故曰其下能養之孝而可以上參於弗辱尊親並而為三也參也無位此正參之所宜服行者然而直是以飲食養其口體而已是於能養之道未盡也安能為孝乎此蓋曾子之謙辭然其實有是孝可見矣故孟子事孰為大章特取曾子養志之事以為事親之法其意正與此合蓋養必有酒肉正所謂養也將徹必請所與正所謂先意也問有餘必曰有正所謂承志也推此類則曾子之能論父母母於道際可見矣此所以可為事親者之法然其心猶不自以為孝此其所以為孝也若有以為孝則非孝矣又曰此章三孝惟虔舜燕之蓋其躬耕歷山以養父母能祇載見簪履獲獲齊饌賢饌亦若此正論之於道能養之孝也及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則叙百揆賓四門弗辱之孝也及為天子則以天下養而嚴父配天為尊親之大孝矣此其終身經歷次第故得為之也若夫人子則但當用力於其所當為而不可非道以觀餽於其所難必且如孔子何曾嚴父配天而能使萬世之下祀其親以衍聖之禮而不窮則是雖為庶人而尊親之理未嘗不在也人子知此則可以事親矣不然非道觀餽未有不陷於篡弑誅絕之罪而詒其親以莫大無窮之惡矣豈不悲哉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二節

此申言弗辱尊親之孝蓋天孝尊親只嚴父配天便是特申此二者二節只一意俱是言能敬身則能成親所以為孝但上節申弗辱主有位者言故以居處事君治官朋友戰陣言處居處對事君則居處是退朝事暇時以朋友對治官則朋友是同列皆有位之事故以莊忠敬信勇為弗辱之道以於有位者為切也下節申能養主無位者言故以養親言無位則無職事只是當修身以養親故以仁禮義信強為能養之道以於無位者之脩身為切也然其實無二道也人能盡道以敬身則能成其親無位則是能養有位則是弗辱焉徃而不宣哉故孟子論事守而要歸之曾子之事親為可法正以曾子為能守身也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此二句該了一節之義然考可見又曰豈惟二節一道理雖大孝尊親亦以此為本觀孔子窮而在下以其道而事親以能養而流芳百世無窮達而在上以其位而事親以配天而遺教萬年故仁人孝子之事親只是一道又初無上下之別要須識得或曰仁者仁此五句何如曰如武王周公之制禮是治天下事中庸却以為達孝此便是禮者履此之一事若仁者仁此只以下文樹木以時代一節形容自可見餘倣此

夫孝一節

此極言孝道之大與其化之廣也塞天地窮高厚也橫四海極深遠也無朝夕悠久無疆也此皆以道體之木然者豈所謂全體不息也惟如此故推無不準而其化至廣也準言猶是以

爲事親之法則也引詩以證推無不準之義

看此數章曾子平生學問只是弘毅二字着力他止見得全體不息四字透徹如言塞天地橫四海仁禮義信強樂莊忠敬勇皆是乎一理不盡便不成若居處事君治官朋友戰陳窮而教衆以至微而伐樹殺獸皆行孝之處一事未善便爲非孝以至語其化必至準於四海一有不準亦不成孝只此便是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他是於道之全體見透故知其任重如此所以弘大其心體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而至於一貫之地則此道之全體無不貫串而全歸之其孝太矣如言自終其身以至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只此便是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解他是於道體不息處見透故知其道遠如此所以強毅其力量以到之而至臨終故手足以自幸其得免於驚傷易箠而斃以終於正則其平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心無時間斷又爲何如此其孝之所以爲至而傳之所以獨得其祭也弘毅二字之力為何如哉學者含而觀之可也

樹木以時伐焉一節

此言君子愛物之仁亦孝之所在也正申上文仁者仁此者也之意夫一樹不以時斷則非孝民吾一本可任情摧折乎一獸不以時殺則非孝民吾同胞可徇私誅戮乎故孝子不置禾錫爾類也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意或遺無一物不體意有非特害理之事此說是也

孝有三節

此言孝子禮以分殊而心則一也又發前章末盡意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力大孝不置以分而殊也何以言之庶人思父母慈愛之德而忘已躬耕之勞以奉養之可謂用力之孝矣蓋庶人分得爲者止於是如是而爲之亦足以報其親矣若以是爲不足爲而覬覦於本分之外則是欲以不義奉其親而適以爲不孝矣故曰小孝用力諸侯卿大夫士以仁者天下之表則尊重之推之以爲育民之道義者天下之制則安行之措之以爲正民之道由是民厚其生而皆懷其仁民正其德而咸仰其義則勞及於物善歸於親可謂用勞之孝矣蓋其分下視庶人則隆上視天子則殺其所得爲者亦止於是如是而盡焉則足以報其親矣故曰中孝用力諸侯而上之又有天子焉

天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德可遠施者也誠能知愛親而不敢惡於人知敬親而不敢慢於人使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則德之所施者傳矣由是四海之人感其德澤而不忍忘畏其德威而不敢慢各以其職而貢其國所有之物助王祭祀于京師則物之所陳者備矣夫然是一人之孝而率千萬人之孝孝思無窮祀享無疆可謂不置之孝矣蓋其分之所得爲者極隆下視竭力爲養止於其身者固不足言而中擬用勞及物限於家國者亦大有間矣故曰大孝不置此禮以分殊天下之大義存焉毫髮不可僭差也天下之所當共守者也若夫父母愛之情坊仲也則嘉而不忘處當而愛敬不怠父母惡之情易離也則懼而不怨處變而愛敬有加父母有過不忍其陷於

不義又懼其逆諫之而傷恩也則幾諫之而不逆其心也故也
孝之無已也此父母生存敬養之禮也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
粟以祀之如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百畝卿大夫士受明君之
祿庶人躬耕南畝在上則明貢賦之義在下則謹授受之禮得
之以正則是仁者之粟也故可以祀親此父母既亡敬養之禮
也故此之謂禮終言事親之自始至終皆一於禮而不苟也此
禮以情厚天下之至仁出焉毫髮當自盡者也天下之所冀其
由也於乎有分以明義有禮以盡仁仁義立而孝子之能事畢
矣又曰大孝中孝小孝字是提个名號與上文大孝其於其下
字同以此正名分非以此分優劣也

樂正子春一節

此記樂正子春之事以明上文恆行其身之意樂正子春下堂
而傷其足失在不能戒慎也太曾子啓手足之後然後後釋水
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卒是以數月不出傷足既
瘳而憂舍猶存也蓋悔悟之深懲愴之切思以謹其將來也故
於門人之問而深善之且述所聞夫子之言於曾子有曰天之
所生地之所養無如人最為貴而貴於萬物者人之所以貴何
也以父母全而生之予能全而歸之而盡孝之禮焉何謂全
歸四支百骸形全而生也則不虧其體能全其形矣仁義禮智
性全而生也則不辱其身能全其性矣形全性全父母之所以
生我者我亦可謂全歸矣非孝乎故君子跬步不敢忘孝惠全
歸也即夫子之言如此觀之今傷予足是虧其體無以全歸也

孝之道也人而忘孝罪莫大焉予是有憂色也故以足瘳而
遂忘之乎然夫子所謂跬步不忘者何如重舉足而不敢忘父
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懼虧
其體思全形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
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思全性也形全性全是能全
歸可謂孝矣予向之傷足也不特跬步之忘而自今以往也又
不知其能全歸與否予豈但數月憂將有終身憂者矣吁美
樂正子春之順口克責如此其得於曾子之教也深矣

昔者至而後及爵者凡十有二節

此言窮道之達由先王立教之至也夫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
也禮之因革必盡善矣然尚齒之禮相因無改未有遺年者則

是由舜以至武王更四聖而一心自虞氏以及成周歷千載而
一轍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是果何為哉蓋天下之親猶吾親也
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廣孝之道也錫類之仁也亦親吾親之
類也特於事親即次焉矣是故四代皆尚齒無遺年也惟年之
當重如此是以自朝廷而道路而州巷而鄉閭而軍旅其入可
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雖以身死其事而莫敢干犯也
蓋人莫不有親人心莫不孝其親故推事親之心而為尊年之
禮如此也其得於孔子之教也深矣以四代之尚齒言之
天子祀明堂以教孝食老更以教弟祀先賢以教德親耕藉以
教養制朝覲以教臣此五者人倫之大風化之原天下大教
也每以諸侯言之者先王之教自上而下也夫先王以五事立

天下之大教而食老更以教第乃居乎教孝之下教德教養教
臣之上是正所謂尚齒之禮次乎事親者先主之教因而弗改
也則衆安得而不喻哉故下文又言天子親食三老五更之事
而申鄉里尚齒之化曰此由大學來者也以其感化之本推
行之機由天子始也單言鄉里而朝廷用巷復得軍旅皆其
中矣然天子尚齒教第之事又不特親事老更一節也天子之
齒于學也天子之敬老於巡狩也有爵者之序齒於鄉里族人
也君之揖讓於入朝也無非尚齒教第之事也正所謂天子公
卿躬行於上本原之地在朝廷者也然則自朝廷而下逮軍旅
鄉里之達夫豈偶然之故哉案此章之意詳推孝弟之化之原
其意甚得但意圖過濶之病未免有一二不能釋然者姑識于

左又語有未盡者并識之

按人君治天下輔世長民莫如德德固至重也爵乃詔德之器
尤不可輕一或輕爵授之匪人則人亦莫知德之當貴矣然所
以貴德而隆之以爵者正以其能務富其民利用厚生以其其
德也而德莫大於仁仁又莫大於親親凡此皆綱常所係人君
爲治不可一毫或輕而不重者非如正朝賀文制度之末也安
可隨時異尚如此學者試取典謨訓誥讀之自知記人立言之
失矣故劉氏曰四者之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主於自
尚齒爲言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數語極有見是欲爲記人
解之學者詳之
朝廷正之所出故曰發道路人所共由故曰行間巷委曲備

之所故曰至彼得開曠之地故曰放軍旅武功之處文事易
故曰脩此用字之法義亦有存焉

先代之明習禮樂詩書而有躬行心得之人也故祀以教
德方氏獨得爲樂祖何其未經之甚哉鄭注孔疏皆止曰先賢
有德故祀之今諸侯敬德何曾六樂祖且如今文廟配享何者
以樂祖而與耶方氏之學鑿不經至此

天下大學之外又設四代之學以大學之中天子之貴而親食
老而齒四海之中太子之貴而與入齒讓此化之所以易成也
記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恩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始民不誣矣帝入
西學上賢而貴德此所謂祀先賢於則聖智在位而功不置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帝入大學
承師問道退而端於大傳大傳謂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
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黎民化輯於下矣

按天子適四方先柴然後問百年者許見之章有諸侯待子竟
之時而即見百年之事乎且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安有天
子巡守而老者乃東行西行全不退辟以尊天子耶且天子至
尊而於道路乃僕僕迂謁以見長者抑豈貴貴多義耶此俱難
通

按江季氏曰一命有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
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
男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

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李氏此說是亦不以記人之說為然然尚未盡夫宗族鄉黨之道人倫存焉古者國君與族燕則以齒公族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雖有三命之貴其位不敢踰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故子弟雖貴當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所以廣孝敬也豈有三命而不與族人序齒之禮哉故此章之說非謂平居在鄉里宗族時也乃當燕屬民飲酒于序時也此章蓋取彼文而不言其所在陳註又不能深考而明言之故不能不起後學之疑今引周禮于左

何氏曰三命之爵隆矣抑於父族之下非所以貴貴躡於父族

之上非所以長長故立為別席之禮位于尊東以為僎焉是所謂正齒位也

今按此章自一命起至弗敢先止皆當以此周禮釋之方可通若平居在鄉黨宗族自當序齒方是今依此解之夫向齒之禮不但天子太子親行之也下而凡有爵者亦無不行焉以儔正蜡祭屬民而飲酒于序之禮豈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一命者也爵命未隆也則與鄉里序齒以為位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尹命者也爵命稍隆矣故但與父族序齒而鄉里不齒矣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三命者也爵命又隆矣若與父族齒而抑於父族無爵之下則非所以貴貴而失朝廷之體貌矣若踰於父族之上又非所以長長

故立為別席之禮位于尊東以為僎焉是不與父族齒而於長之中稍存貴貴之義耳雖然坐位之禮固權宜如此若序進之時豈敢以不序齒哉故族有七十者在焉我雖三命必後之入而不敢先也蓋既入之席位是黨正所為位以官法稍用朝廷禮貌故兼存貴貴之義未入之行步非黨正所次得以有盡故只明老老之仁以此觀之可見三命不齒止是黨正席位暫時之事自此外皆以齒也陳註不能明言其義遂似平居燕祭之間亦然豈不謬哉

七十者至爵者此又言人君視朝揖讓敬老之事又自是一事但七十者字微有相連意故註曰宜族之三命者得以先之乎用此句以足上文弗敢先意亦謹切可從

天子有善節

此言順道亦上文第道之遺意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庶人承教於父兄長老各有所尊也有善而各歸於其所尊爵祿慶賞傳之先君子孫不得而私用之也則助之於祖廟以此為教則民務謙德頌無伐善無施勞民貴有親皆知尊祖而敬宗豈非所以示順哉乎上有順道之君而後下有順化之民人君蓋亦友本哉

昔者聖人一節

此言聖人本造化以作易后王神之以示教也亦上文示順之意聖人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也陰陽以氣言屈為陰而伸為陽也天地以理言乾易知而坤簡能也建之者謂聖人觀變於

陰陽而與之合其氣而於天地而與之合其德也所謂建之

而不悖也立以為易者陰陽者天地之妙運易之用所以行天

地者陰陽之主宰易之體所以立未畫之前原有易也故聖人

立之因天之易陽之伸數皆奇也則畫之以為奇於九而

在諸卦之中者皆此奇焉因地之簡陰之屈數皆偶也則畫之

以為偶於六而在諸卦之中者皆此偶焉此伏羲所畫之

卦也即是文王繫之以彖辭周公繫之以象辭孔子作彖象十

翼之篇而勿之道以大備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以斷天下之疑皆在此書矣此易之所以為至而民用所由利

也大故易乎非齊戒以神明其德者不能用此易也故用易以

筮當致誠故曰下文卜筮之位不與儀禮合故石吳王氏以為

近於張大令儀禮主冠禮筮于廟門主喪禮下日特牲饋食

禮樂日皆主人即位于門東西面無北面之文石梁王氏所謂

不合是也然易經朱子筮儀又云筮者北面見儀禮則是又與

此合也意必有所據俟再考之下文善則稱人又不指易說又

易止月以筮今又兼抱龜蓋兼下言之

孝子將祭祀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始終念親之勤而表其原於心也故為祭義之

卒章夫由孝子之將祭祀祭之日祭之後心身之所形如此觀

之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無一息而遠於身耳聞目見無一息

而亂其心心之思慮無一息而不在于親始終念親之勤如此

原缺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三

閩福寧王嚴黃乾行著

祭統第二十三

統猶本也本指心而言也天下之事其統之必有宗其命

必有元理則然也是故綱舉而衆目自張紀振而衆絲自理

凡以操得其要也祭之禮有法有義可謂至煩而難盡矣然

何者而一之此心哉記人所以推本言之欲人子執簡以

御而思而可盡此祭統之篇所以綴祭法祭義而垂訓也言

法立而後在然皆本之心也

凡治人之道一節

此推言祭於心惟賢者能盡之也故為祭統之首章夫治人

之常道萬變不窮亦多端矣然莫急於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

變天之大閑在是也而凡法制之末非所先矣禮之常經其

目有五此其別總三十有六亦多儀矣然莫重於祭祭禮

之五此其別總三十有六以報本反始追養經孝人道之大端在是也而凡凶軍

賓嘉之次矣祭至重禮矣何以有是祭也祭固將之以物然

非物自外至者也乃情由中出生於其心者也彼時乎春也雨

露既濡發之而有怵惕之心於是奉之以禮而禴祭行焉時乎

秋也霜露既降饒之而有悽愴之心於是奉之以禮而嘗祭行

焉是之謂生於心而非物自外至者也此祭之義也是故徇物

忘心彼忘親之小人吾無望其能祭矣夫惟賢者孝愛多誠真

出乎天性怵惕之心時生於物感是以以時思之也而後以鬼

享之也內則盡志也而後外則盡物也精意精志祭之大本既立明禋明享祭之大禮斯行為能盡祭之義也豈凡民能若是班哉於乎禮重於祭人道之不可緩也祭本於心人情之不容偽也孝愛之誠非獨賢者有是心也凡為人子者亦加之意而已

賢者之祭也一節

此承上文言賢者能盡祭之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凡人皆有祭也何以惟賢者能盡其義哉蓋祭本於心原非一時所能勉強以就也必其平日豫養此心至於純全然後感通而能盡之耳彼賢者之祭也豈襲取強為於一時者哉其未祭之先必受其福是福也非世所謂吉慶之福之謂也蓋性分之理一有未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三

備是謂不祥必道出萬全無所不備斯為可喜是之謂福也然所謂備凡百皆順之名也必無一之不順然後謂之備也言其內盡於已而心無不順外順於道而事無不順之謂也若或內順而外未順於此則順而於彼或未順則亦不可以謂之備矣今以內盡於已言之凡臣莫不事君也然而事有不盡者多矣惟大臣而忠者則鞠躬盡瘁常憂感宜凡所以事其君者無不盡也凡子莫不事父也然而事有不盡者衆矣惟父子而孝者則服勤竭力始終一致凡所以事其父者無不盡也夫君父大倫也忠孝大道也而兩無不盡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其本於一心之自盡而已虛靈之中絕無人欲之紛擾神明之舍一惟天理之流行是以由中達外以爲人臣則忠而爲臣此心也隨感

而應以爲人子則孝而爲子此心也內盡於已之實如此則外安往而不順於道哉故鬼神雖至幽也由是素行合於神明質之而無疑矣君親長上至難得也由是忠誠貫於內外於我而交孚矣幽明內外無平不順此外順於道也如此則性分之理無一不全此之謂備矣唯賢者能備福者備也故曰賢者之祭

也必受其福夫然後能祭矣何以言其能祭也蓋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愛親之念隨時而殺故中無怵惕之感而外無明薦之恩夫是以儀文虛設而大義未能耳惟此賢者順備之至一疵不存萬理明淨大孝之慕至于終身故方春而怵惕於雨露之濡甫秋而懷愉於霜露之降誠信忠敬極至而無似也乃始犧牲粢盛奉以物也升降酌獻道以禮也鍾鼓琴瑟安以樂也禮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三

禘嘗蒸黍以時也原其心焉蓋曰明薦之以章吾誠信忠敬而已矣豈有求福之心哉此孝子之真心也所謂能祭者如此於乎未祭之先盡道而有受福之美當祭之時盡禮而無求福之心賢者之祭始終之節如此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夫人亦豫養此心而已矣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一節

此言祭主於孝而詳孝之爲義以見之也夫祭者何也親之亡也吾欲養之則不及矣此心之孝莫之盡矣祭以享之所以追而養之以繼續其孝於無窮也祭主於孝如此何以謂之孝也孝之爲言畜之謂也外則畜養而事親之義隆內則畜養而愛親之誠篤乃所謂孝也是故以其心言之父子之道本天性也

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順其性分之固有而不拂失以其事
言之父子之倫本天叙也則服勤竭力就養無方是循其職分
之當為而不逆矣夫由其心之順於道也則是畜養於內者深
矣由其事之不逆於倫也則是畜養於外者至矣是之謂畜也
所以為孝之義者然也祭者心休而奉之以禮則內外兼盡而
畜之義存焉矣非所以追養繼孝哉由此觀之能養於生而
不能養於死且不可以為孝况於其生而忘之乎故下文並養
則觀其順而言之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一節

此言今子事親始終一於道則可謂孝矣孝子之事親有三道
焉三道維何親生則養親沒則喪喪畢則祭此人之常也然養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四

非徒飲食也其道在有深愛存於中愉色婉容著於外故生而
養則觀其順焉養非徒節文習熟也其道在有哀痛憫恤之實存
於中哭泣瞻踊之儀達於外故沒而喪則觀其哀焉祭非徒犧
牲酒醴之薦獻也其道在有誠信忠敬之情存於中執王奉盈
之儀著於外又且合諸天道以時思之不數而至於瀆也不疏
而至於忘也故喪畢而祭則觀其敬而時焉此事親之三道盡
此三道則事親之始終一於禮而不苟矣孝子之行孰大於是
一有虧焉則亦不足以為孝矣人子慎之哉

既內自盡至此之謂夫婦親之凡四節

此言人君之祭求助於大昏以祭禮必夫婦親之也全章主
國君言中間天子之禮蓋錯出耳夫祭既內自盡其心又外求

助於人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父與寡人共
有幣事宗廟社稷斯言也乃求助之始也夫其自盡是矣又
外求助於昏何也蓋祭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故矣夫婦親為其事而不可以苟且或使他人代為焉蓋夫親其
事所以為主於外也婦親其事所以為主於內也一或不親則
祭主有不備而凡祭之事皆無統領之者矣豈致誠信以交神
明之道哉惟夫婦親之而內外之祭主備矣故眾物之所具者
亦無不備水草之類若芹苴之屬陸產之醢若兔鴈之屬是
物備矣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稻粱是也美物備矣昆
虫之屬蠃蚺之屬草木之實榛栗之屬是陽生陰成之物備矣
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凡以示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五

其盡物也夫外則盡物以將其誠內則盡志以立其本此孝子
祭親之心也廢其一則此心無以自遂矣然皆本於夫婦親之
如此人君安得不正辭以求助於大昏哉故昏禮者求助之本
也今自其夫婦親之之事詳言之天子親耕於南郊大陽之地
以共濟盛王后親蠶於北郊大陰之地以共緇服諸侯親耕於
東郊少陽之地降於天子也亦以供濟盛夫人親蠶於北郊婦
人禮質與后同也亦以共冕服夫天子王后父母天下則四海
之內皆臣妾矣諸侯夫人父母一國則四境之內皆臣妾矣夫
豈無為之辨且蠶者哉然而必身親為之者何也凡以身致其
誠信於神明故每事親為而不敢使人代為而偽妄也惟其誠
信則內盡於志外盡於物凡其身之所可為分之所不得為者無

不克盡矣此盡之所由名也惟其盡矣則內敬於心外敬於身
凡其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者莫非致其敬而誠若矣
此敬之所由名也夫既敬矣夫既盡矣則有其誠者有其神矣
故然後可以交於神明而致其來格也此祭之道幽明感應之
理本如是也便不身致其誠信則無其誠而鬼神不享矣然則
耕之與蠶可不親為之哉此未祭而身親乎農祭夫婦親之之
一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之謂也所以齊其內外
之不齊者以致其齊也故心不苟慮也所慮者必依於道焉蓋
使內有所防而不齊之念不得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手足
不苟動也所動者必依於禮焉蓋使外有所防而不齊之物不
不得乘間抵隙於忽畧之時也以此觀之君子之齊專致其精

禮記集說

卷之五十五

大

明之德也然非可以驟能也故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凡慮之
所以依道動之所以依禮於是乎定之則精明之端以啓矣致
齊三日於正寢之中凡慮之依於道動之依於禮於是乎齊之
則精明之功至矣夫既定之而又齊至於齊則不以一毫私欲
自累而其德至精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其德至明矣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所謂君致齊於外者如此先期旬十日之前
一日也宮室宿戒於夫人使齊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
夫人亦齊也此將祭而躬致其齊戒夫婦親之二也夫君致
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則內外之官其德皆精明矣然後會於
大廟而行祭焉君緇冕立于阼居主位也夫人加副褙之飾立
于東房之中居婦位也其將齋以降神時君執圭瓚裸尸第一

君獻也夫人執璋瓚亞裸惟有故然後大宗代之第二天人獻
也及迎牲時君執紼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從夫人將薦蠶齊
宗婦執蠶齊從夫人乃薦之及饋食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齊
肺出奠之俎上夫人乃薦饋食之豆焉此行祭而躬親夫薦獻
夫婦親之三也故申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然則不正辭
以求助是無以為宗廟主矣是故既內自盡又外求助也大昏
之禮顧不重與重大昏是重宗廟社稷也人君慎之哉
按君子非有大事也至訖其嗜欲止梨眉公說曰祭統曰君子
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
之所以為德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頃更離也故孔子之
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

禮記集說

卷之五十五

七

緇庶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
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
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
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也豈所以語
君子哉其悖甚矣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流于文而失
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愚意此數言者誠為不齊梨眉公
辨之當矣夫防物寡欲所以養心若不齊於物無防嗜欲無止
則心有存焉寡矣此肆欲無厭之小人豈可以為君子乎抑將
溺而不反矣豈區區旬日之齊戒所能精明乎此數句宜刊去
以為徇欲之戒後前說缺此數句而載公之說于此以辨其非
梨眉公國朝誠意伯劉基也於于公當兵戈擾攘之際而潛心

理學如此開國元勳成功固不偶也

及入舞一節

此言天子諸侯躬在舞位之故在得人之懽心也亦承上文親之而言但以闕婦一邊故別爲一章天子諸侯之尊親在舞位以樂皇尸此其故何也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之道莫大於得人之懽心也况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其國使德不遠施澤不遠被而四海四竟之內有一人愁怨離心焉則暗喻是月說者起而祖考之望於子孫者於是乎窮矣豈所以寧神也哉故天子以廟中爲四海之象率臣以樂尸示其能得四海之懽心而與天下共樂此皇尸也諸侯以廟中爲竟內之象率臣以樂尸示其能得四竟之懽心而與其國共樂此皇尸也則其平日之脩德以感人者於是乎用章而祖考在天之靈於是乎始慰矣此其躬親舞位以求盡事親之心又何憊乎卑屈也哉下文再言諸侯而天子可知矣於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人君蓋亦脩德哉

夫祭有三重焉凡一節

此言祭之三重大於志敬君子役志以行之也祭禮之中有三事爲三重者何獻之屬莫重於裸以降神也聲之屬莫重於升歌貴人聲也舞之屬莫重於武宿夜以象當代之成功也此周道也而豈徒哉凡三道者所以假此馨香聲音于戚之禮行於外以將其求神樂尸之志有於中也故三道者以志爲本禮之進退志輕則亦輕其隨之退矣志重則亦重其隨之進矣輕

其志而求其外之重是僞而已惟禮不可以爲僞雖聖人亦非能得也而况於人乎夫聖人無僞豈有內輕而求外重之事哉特以見其與志進退之决然耳夫三重以志爲本如此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其誠敬以明此內志之重於未祭之先凡所以求神樂尸之意其厚而假物以將夫外之本立矣然後道以鬱鬯聲音于戚以奉此三重之道而薦之皇尸之前則所以裸獻升歌宿夜之儀甚重而存誠以求諸內之用章矣此則由中達外禮行而無僞也用物明志誠立而不虛也有體有用盡善盡美聖人之道如斯而已矣君子之祭不亦善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按疏曰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

禮記自錄

卷之十三

九

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懽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樂亡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陳氏曰舞莫重於宿夜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也觀此三說則宿夜之義亦畧可見

夫祭有餼至教之本也已止凡四節

此言祭爲政教之本也夫祭有餼者祭末之事也不可以爲末節而不加察也何哉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此言也不爲餼發也然餼正祭之善終處其是此言之意矣古之君子又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此言也正見餼之當重也蓋以皇尸之尊亦餼其餘則其下可知矣即此二言觀之則餼餘之禮其即人君施惠之法也蓋餼行於廟以成禮惠施於國以澤民迹雖有小大之不同然餼則盡廟中之人而無一人之不及惠則盡乎

中之人而無一人之不波理實無彼此之異致施惠之法固有
乎餼禮之中矣然則觀於餼禮為政之道其不可知乎蓋觀于
餼之均焉而善也則知政以惠民在於均而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此政之所以為得也觀乎餼之不均而弊也則知政
以惠民當戒其不均苟不存心於天下不加志於窮民此政之
所由失也蓋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於神如此於民可知理之相
通者然也故人君於此而能察則知惠之當均而仁政行矣君
子於此而能察則知惠之當均而引君以當道志仁矣此其功
用豈小補哉故曰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以餼言之自尸之尊
以及百官之卑其餼也每變而人益衆無遺缺焉是正以貴賤
之等雖不可紊而施惠之法尤不可以不均也故自上而下者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十一

所以別其等而下繼上者所以象其均也是故諸侯之祭以
四簋黍餼正見其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而大廟中者竟內之
象也餼既均於廟中則惠豈有不遍及於竟內者哉故祭之餼
也乃人君澤天下者也何也君將制其田里教之黍稷以布大
澤則寒足於衣饑足於食惠必及下矣顧上則貴而先下則賤
而後耳豈曰飽食豐衣上自餘而下民求餼獨可使不足也
哉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待于下知惠之必將至也古之人君發
政以均其惠廣仁以濟其民其道固以素行夫豈待餼而後興
哉亦以事異理同由餼亦是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不可不
知也祭為政之道如此夫祭之為事乃國之至大事也何也夫
祭與樂相為之具固貴於無所不備矣然其備也必一順乎禮

之當然當隆則從而隆固不敢不及而以菲廢禮當殺則從
而殺尤不敢大過而以美沒禮夫然則以此事親不至陷於
非禮之失在家為孝也而孝親之教於是乎出矣以此事君
則不越於名分之閑在國為忠臣也而尊君之教於是乎
生矣聖人立教其本在此人豈有不從者哉此祭之所以為
至大事也今自君子之教而詳言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君臣主敬故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父子主恩故內則
教之以孝於其親然其教之以尊君長也豈直求之臣下哉
惟為人君者自昭明德於上以立其本則諸臣由此服從矣其
教之以孝親也豈直求之人之子孫哉惟為人君者自盡其孝
於宗祀宗廟社稷之間以立其本則子孫由此順孝矣夫明君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十一

在上盡君之道端君之義也而諸臣服從尊君之教於是乎生
焉崇祀宗廟社稷盡子之道端子之義也而子孫順孝親之
教於是乎生焉凡此皆以身教者從也苟所令及其所好雖令
不從矣何以立教哉豈惟人君大臣則亦有然者君子之事是
君而為臣也上以正君下以治民其道果安在哉亦必以身行
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我有其善而後上以責難於君也我盡
其道而後下以置法於民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我無和心而
後上以閉君之邪也我無非義而後下以禁民為非也是謂以
身行之豈徒責人而忘自責哉夫自我治民則我為上也無禮
之事我所不安於上也則以此度下之心而不以使之夫然則
其上感之又焉肯無禮於我哉自我事君則我為下

事我所惡於下也則以此度上之心而不以事之夫然則其下化之又焉敢不忠於我哉凡此皆是以身行之盡臣之道端臣之義者也故凡以事君而立教也使非諸人行諸已如無禮於下而又責上以禮不忠於上而又求下以忠人豈有從之者哉故曰非教之道也以此觀之君子之教也必由於盡道端義而正身以爲之本然後乃推以爲教則其施之不背其求之不拂順至也矣矣備物必順於禮而不敢或過與不及也則是嚴上以禮而尊卑之分明事親以禮而孝愛之誠篤是亦以身行之而盡道端義者也以此爲教則彼同有是心者莫不興起而尊君孝親之恐後矣豈不亦順之至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其爲物大矣祭爲教之本如此於乎廣施惠惠法而政以養民

則天下將無一夫之不獲推立教之本而順以教民則天下將無一民之不善政教之道祭與備而功多隆如此此謂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有政教之書者其尚歟哉

夫祭有十倫焉至此之謂上下之際凡十有一節此言祭有十倫而申之也首一節其綱也下十節其目也今以章旨長各隨文解之

一曰見事鬼神之道何也以祭禮言之鋪述設同凡以依神祝以事告於室明日又釋祭之於廟門外之旁此祭禮之始終畧其矣何以爲事鬼神之道蓋鬼神無形者也爲筵几以依之則視於無形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焉鬼神無方者

也於室枋而求之則求之無方庶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皆所以致其精禋之感以冀其神明之交也故曰見事鬼神之道焉

二曰見君臣之義何也以祭禮言之君出廟門迎牲而不出廟門以迎尸所以然者豈以尸卑於牲哉正以別君臣之嫌也何也蓋尸本是臣爲尸而象神則君又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猶疑是臣也必既入廟然後全其象君父之尊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矣然在廟外未入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然後全其爲臣子之卑若出門迎尸則有以君迎臣之嫌而君臣之義素矣故廟中司事尸也而出門迎之則不可牲可親迎以敬也而尸至則不出門以親迎正所以別此迎臣之

嫌而明君臣之義也故曰見君臣之義焉儀禮特牲少牢禮皆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亦不迎尸也蓋彼雖非君臣然尸猶子也在廟外亦疑有伯叔父而迎猶子之嫌

二曰見父子之倫何也以祭禮言之以孫爲主父尸取昭穆之同也是所使爲尸者於主祭者乃子行也非即其子也猶子也夫猶子卑也今南面而坐伯叔父尊也乃北面而事之何蓋以猶子爲尸是象君父之尊矣伯叔父主祭是爲君子之職矣故降伯叔父之尊以子道自持伸猶子之卑而以其君父事之也非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乎故曰見父子之倫焉

四曰見貴賤之等何也以祭禮言之尸飲朝饌三饋食主人酌爵一合爲飲五君乃洗玉爵獻卿尸又飲三婦酌爵賓

獻爵一合為飲七乃以瑤爵獻大夫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
弟加爵一合為飲九乃以散爵獻士群有司其受獻也凡同
爵皆以齒其為明尊卑之等何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而士而
群有司爵也而以王以瑤以散先貴而後賤尊卑明於其序
矣重貴而輕賤尊卑明於其爵矣故曰貴賤之等焉貴尊也
賤卑也前言貴賤後言尊卑無二義也

五曰見親疎之般何也以祭禮言之祭有昭穆蓋自其主之大
廟有居北牖下而南向者則昭明故名其廟為昭而子孫之在
昭別者如其位而亦名之曰昭自其主之大廟有居南牖下
而北向者則深遠故名其廟為穆而子孫之在穆別者如其位
而亦名之曰穆是昭穆也父為昭則子為穆而孫又昭明父子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十四

也一世昭而二世穆而三世又昭明遠近也昭與昭穆與穆
齒明長幼也世近則情親遠則情疎明親疎也夫昭穆之義本
以別其情如此故當三年大袷升群昭穆之尸主而合食於大
廟之時則群昭群穆之子孫咸在而不失其先後之倫如此則
孰父孰子孰遠孰近孰親孰疎章章明矣親疎之般不於此而
定乎故曰見親疎之殺焉

按此一節昭穆主生者言如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之
說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是也疏及尸主者以惟其尸
主在故其所出之子孫亦在是原群昭穆所以咸在之由與鄭
注意不異不可因有尸主字而升以為昭穆並死者言也

六曰見爵貴之施何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之於

大廟何示不敢專以尊先祖也蓋國家先祖之道也爵祿先祖
之制也爵祿大廟示其有德所當爵祿惟本承之而已非自專
而私善以賞爵祿而隆典刑也祿於大廟示其有功所當祿
惟奉行之而已非自專而作福以濫祿秩而亂舊章也以其禮
言豆祭之日君當饋尸畢是一獻之終君降立于阼階之南閭
以賜爵祿君道世所命之人北面對君以受爵祿君道也史由
君右執策命之臣乃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于其家廟告
先祖以受君之命焉賜爵祿於大廟之禮如此故曰見爵貴之
施焉

七曰見夫婦之別何也以祭禮言之君卷冕立于阼居主位也
夫人副褕立于東房居婦位也此夫婦之異位如此夫人薦豆

禮記日錄

卷之十三

十五

執其中央之校執體之人受之執其下附不於校也尸酢夫人
執其爵尾之柄夫人受之執其下足不於柄也此男女授受之
異處也如此豈惟執醴與尸雖君夫人相授受亦不因其處必
如執校執鎰之類其酢也不惟尸酢夫人易爵雖君夫人相酢
亦必易爵更酌此夫婦受酢爵之異別也如此以此觀之非以
明夫婦之別乎故曰見夫婦之別焉按此君禮也今亡儀禮少
牢特牲二禮與此同載之于左

儀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主婦亞
人降俯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南
南俛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不執爵
主人升尸升自西階南從主人北而立于東楹東面西楹西北面

尸酌的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承統曰尸酢夫人執柄主

尸北面于南東登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

于席西婦贊者薦非道醢坐奠于筵前道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醢

贊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醢于道西贊在醢南主婦升筵

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直梗于醢祭于豆間又

取醢贊贊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

挽手祭酒啐酒以賓羞手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

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

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拜受主婦北面拜

送宗婦執兩簋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在西祝贊遠祭尸受

禮記日錄卷之十三 七

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燔大尸受振祭齊之友之羞燔受

加于所出後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如主人儀酢如主人儀尸

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梗于醢坐振祭齊之宗

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醢左

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

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醢卒爵降實爵于

籠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酌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

八曰見政事之均何也夫祭俎體別骨之貴賤使貴賤各有所

取示均惠也今人君之治國也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必使無一

人之不得是惠均矣惠均則是能平其政有公平正大之體紀

綱法度之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非若區區私恩小惠之所

為矣政豈有不行哉政行則四竟之民無不足者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其事成矣事成則萬民懷之尊之以為元后

戴之以為父母矣功豈有不立哉即此功之所以立也其故豈

可以不知哉蓋由祭俎者貴賤不遺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惟善

為政者能如此蓋其平日存心天下加志窮民固嘗極惠斯

民之心故其於祭察其祭俎達於人情而遂沛乎子惠斯民之

澤是故政行事成功立之效匪不由之如此若使平日原無

心不善為政則亦安能以至此也哉由是觀之雖其為政之

原於有素而祭俎感發之功亦不可誣故曰見政事之均

九曰見長幼之序何也以祭禮言之旅酬之時賜助祭者以

其同姓之咸在者昭為一與昭相依而不混於穆穆為一與

幽亦長者受爵在先少則後也其異姓之來助者群有司也其受爵亦皆以齒焉夫齒所以序長幼受爵皆以齒故曰長幼之序焉

十曰見上下之際何也夫祭皇尸必有所昇於燁胞翟闔此乃皇尸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推行此道以惠其下焉何以惟有德之君為能行之哉蓋德莫大乎知知之不明欲其能有所見難矣惟有德之君心至明矣故於皇尸之惠下也為能引而伸之知下之所賴乎上之惠者如此其至也而惠下之道明於其心矣德莫大乎仁心而不仁望其能有所與難矣惟有德之君心至仁也故於皇尸之惠下也為能擴而充之于以頒惠于下者亦如此其均也而惠下之道行於其國矣故曰惟有

禮記

卷之二十三

九

德之君為能行此也夫皇尸之昇何以為惠下之道蓋此四守者更之至賤者也尸至尊也尊卑之分殊則勢隔而情不通上下之情疎則易忘而惠不至矣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此其所以為惠下之道也然則人君安得而不喻哉是故明君在上其有德者也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教之養桑而布縷之征有時則竟內之民無凍焉者矣制其田里而粟未之征有節則竟內之民無餓焉者矣惠下之道於是乎大行而上下之情於是乎相親矣故曰見上下之際焉由此十節觀之先王祭禮莫不各有倫義如此君子即其文而求其義則於禮也斯過半矣

此祭有四時至何以為民父母矣止凡四節

此言時祭之義尤重於禘嘗而君臣所當各盡也夫祭有四時春祭曰禘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夏祭曰禘夏物亦未成依時次第而祭也秋祭曰嘗秋物成而嘗也冬祭曰烝冬時物成者衆也此祭之名也義則何居禘於春夏蓋雨露之濡感吾親之與物俱來而怵惕心生也是謂順陽義以祭嘗於秋冬蓋霜露之降感吾親之與物俱往而悽愴心生也是謂順陰義以祭然陽盛於夏而夏禘又為陽祭之重也陰盛於秋而秋嘗又為陰祭之重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而君子報本反始之心尤所當重也然其義豈特報本反始哉人君政令貴與時偕古者於夏禘也發爵賜服所以然者以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也仁屬乎陽故於陽盛之時行之是順陽義也於秋嘗也出田邑以

禮記

卷之二十三

九

賞有功發秋政而致刑罰所以然者以田邑示賞而不濫及於無功刑以懲惡而不必貸於有罪義也義屬乎陰故於陰盛之時行之是順陰義也然禘之發爵賜服為順陽義固矣嘗之刑賞並行而以為順陰義者何所徵哉古記有之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此於嘗也出田邑之謂也草可艾則人君行墨刑苟人君未發秋政而行刑則陰事未始猶順陽以發生也民未敢艾草也此於嘗也發秋政之謂也蓋古記有是言故引之以為證由此觀之不惟順陰陽以事親又且法陰陽以立政故曰禘嘗之義大矣即此乃治國之本也夫不可不知也然何以為治國之本哉明此義以事親者君也能此以助君者臣也不明其義無以事親君人不全矣不能其事無以助君為臣不全矣然

義何爲者也報本反始吾欲爲之志也欲爲而無以成之則歎於心而無以濟矣嘗禘舉而義行焉則報本反始之心於是乎遂矣是濟其志也義以敬祖仁以親禰吾所當爲之德也當爲而無以發之則蘊於心而無以遂矣嘗禘舉而義行焉則尊祖親禰之德於是乎達矣是發其德也惟發德也故德之根於心者極其盛如義以尊祖而不失其本然之良仁以親禰而充全其固有之真其德盛矣德盛於心而心之所爲志也故或怵惕於雨露之濡或悽愴於霜露之降而其志厚矣志厚於內而義所以濟志也故或禘而陽義以順或嘗以陰義以明其義章矣義章則以義起禮奉之以物必誠信也參之以時必篤敬也其祭也敬矣祭敬則上行下效竟內之子孫莫不各敬其親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三

主

夫君之祭也必身蒞之以致敬也惟有故則使人攝焉可也雖使人攝也然畢竟祭之能敬而使君不失其義者此非偶然也蓋君之德盛志厚而明於其義者之所致故也夫使人攝祭尚能明義而敬况其身親蒞之乎此見義章而祭敬之必然也若薄於其德而志輕而義疑矣雖使之必敬也弗能得矣祭而不敬則竟內之子孫從而侮厥父母祖考矣夫爲人君而率民侮厥父母祖考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於乎明其義則化行於竟內之子孫而國本立疑其義則無以爲民之父母而國本墮祭義之明暗國家之治亂興亡係焉此義之所以爲大而不可以不知也夫盛德之君固自盡其心而不暇計其他彼中材之薄德者抑亦自勉而爲國家根本深念也哉不然謂祭無益謂敬不

足行而國事去矣

按順陰陽義祭義既有明文自當從之石林以灌獸饋食言無據且亦淺發爵賜服節陰陽義方氏註益附會不經夫爵曰命之爲陽義田邑曰出獨非君命乎服之在身何以勝陰祿以食人田邑在地何以爲陰并後而禮之於正國節註及前建國之神位註神無方也至建之斯有矣數句讀之愈覺非理而粗淺凡此類須大加刪去庶免俗學之訛左傳當以春夏二句出裏二十四年聲子請復敬舉傳

夫鼎有銘至君子之所耻也凡八節

此言祭器有鼎銘之義而舉孔悝之銘以明之夫鼎有銘者何也自成其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也此銘之義

禮記目錄

卷之十三

主

也豈易能哉先祖之美惡俱存銘之義主於稱揚其美而掩其惡此固孝子孝孫之本心矣然惟賢者能之不肯者不能也何以見之先祖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譽名之列於天下久則亡而人不可考也銘則論說而譏錄之酌之祭器之間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者也是顯揚先祖孝之所榮也次名於先祖禮之所以順也明示後世教之所以無窮也鼎銘一作衆善咸備所謂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如此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爾矣何以皆得也既美其所稱是上而先祖得也又美其所爲是下而已身得也夫美所稱者固以其所論譏矣其美所爲者何如明足以見先祖之善也仁足以使君上與已銘也知足以利已之次名也合此三善可謂賢矣賢而勿

代可謂恭矣是故美其所為也所謂惟賢者能之如此此言出
銘之義以見先王褒人之德錄人之功嘉人子孫之賢孝是亦
垂訓之道但下文所舉孔悝之銘則失之矣蓋崩殯無父而劫
遷其子與之非其君也孔悝助逆以爭國是受之非其人也
其先世亦無功德之可稱是君之亦為有愧也崩殯以其私
意而與之孔悝以其不義而受之其先世未嘗有善而虛居之
正君子之所深耻而羞稱者乃從而美之曰古之君子論譏其
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是與爭
亂造端而篡弑所由始也何以垂訓也哉宜刊去成公事見春
秋傳三十八年左傳無孔達之事疏曰傳文不具或崩殯欲
褒美孔悝故假其先祖之功而言之也此說是獻公事見魯襄
公十四年其父國亦非成叔之功崩殯事見定哀崩殯出奔見
定十四年納于戚見哀二年得國見哀十五年又按十六年六
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疏曰蓋命後即逐之
意或歟也學者詳而考之則知其事皆無足取矣

昔者周公一節

此言魯國郊禘之美然獨未聞禮運孔子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表之語乎而曰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其失大矣
宜與孔悝之路俱刪去

經解第二十六

經六經也解者釋經之辭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
春秋而六經始備然猶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曰假我數年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遽為之解哉所謂經解者後儒為
也况首一節言六經而其後則或言德政或言禮皆不專
六經也故首節以石梁王氏之說為是而其後章所至有不
專指六經則經解云者亦取其首節而名篇云爾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一節

此言六經之所以為教而得矣存乎人也君子入人之國而其
上之所以為教者可知此何也天下之理雖無不同而六經之
作體則有異故觀其人溫而和易柔而婉順敦而篤實厚而不
佻薄則可知其上之以詩教蓋詩本性情優游感風辭不迫切
故學於詩則溫柔敦厚焉觀其人之疏而開明通而透徹而知
夫久遠之事則可知其上之以書教蓋書以道政事以紀治亂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三

三

興亡之故也故學於書則聞見日博而疏通知遠焉觀其人之
心智廣大規模宏博又且平易善長則可知其以樂教蓋樂同
天地之和其體亦廣博而易良故學於樂則渾無際涯絕無邪
穢而廣博易良焉觀其人之心身之所得一疵不存萬里明淨
潔而不污靜而不妄動義理之所知通性命之理達神明之德
精而不畧微而不粗則可知其上之以易教蓋聖人建天地陰陽
之情立以為易其洗心退藏亦繁靜精微故學於易則原始要
終亦繁靜精微焉觀其人之恭不侮慢儉不縱肆莊而外儀之
整敬而內心之一則可知其上之以禮教蓋禮謹節文其要
惟在於敬故學於禮則能檢其身而恭儉莊敬焉觀其人之聰
屬其辭而知其是非比合其事而知其善惡則可知其上之以

春秋教義春秋以正褒貶其體惟在於正故學於春秋則能以
法正人而屬辭比事焉由是觀之六經之作其始也各一其體
故六經之教其成也各一其效此所以入其國而教可知也是
則六經之所以為教其有益於人紀使上有大明六經以為教
之君下有實體六經以為學之民又何患乎經學之不行而人
才不接踵治道不雍熙也哉而今之為六經者上之所教徒取
其文辭下之所學資以取科第肥身家而已此六經之所以不
明不行也吁可勝嘆哉又曰此段絕好蓋每以四字盡蓋一經
之體的確無餘學者試即一經全體而求之則自可見惟下文
失愚失謬之說則穿鑿有疵故今畧之如兩漢諸儒傳經至其
用處大相背馳此自是諸儒不能身體力行之過彼六經何曾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三

五

教人如此而乃歸之學經之失可乎故愚於此欲存此段而刪
其下文云又曰此段言六經之異然先儒有云六經之道同歸
則又當知其所以同蓋道一而已矣故易之小人勿用即春秋
之褒貶也書之洪範九疇即易之八卦也詩之篇什權輿於虞
廷之虞歌春秋之褒貶本原於斯禮之節文凡此類是也以此
推之又見六經原非二道異而能同則深於經學矣又應氏
曰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矣雖用於下筵而精微之
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之所得
而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侯之教未必
盡備六者吳氏曰春秋作於獲麟之年筆削僅終而夫子沒矣
豈有大子自言以春秋立教之事愚謂觀此二言與石梁氏說

則此章信非孔子之言固當存其純而去其疵也

天子者一節

此言天子能一造化以其養之密而化之神也夫天位乎上地
位乎下聖人成位乎其中而與之參蓋以高明覆物天德也聖
人高明配天而覆萬物焉博厚載物地德也聖人博厚配地
而載萬物焉是聖人之德與天地相似故曰與天地參也自明
於晝月明於夜聖人繼明於其間而與之並是蓋以聖人之明
照於四海至靜有以見天下之動而一民之不得其所不遺焉
至正有以見天下之和而一念之欲為奸欺不遺焉是聖人之
明與日月相似故曰與日月並明也夫德與天地參天下之至
德也明與日月並天下之至明也何以致是哉朝廷之上位極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三

五

崇高自足則善喪今三公在朝而與之相論夫仁聖禮義之序
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者仁之序也則道之窮理而盡性以至
命者聖之序也則道之憲信而後義理者禮之序也則道之精
權度以協物宜者義之序也則道之夫然則朝廷之上嘉言讜
論日陳於吾前驕肆之心無自而萌矣燕處行步升車易肆之
地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今燕處則聽乎
明王政之雅美盛德之頌焉行步則中夫左徵角右宮羽之環
佩焉升車則鸞在衡和氣載焉夫然則致樂之功至馴致乎久
安天神之妙而鄙詐之心無自而入矣居處進退易忽之時也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今居處則有禮如前
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焉進退則有度如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焉然則致禮之功至無適而非莊敬嚴威之地而易竭之心無自而入矣養之密如此則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甘德盛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其明生也肉是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得其宜也大臣法小臣廉蓋元首而服肱自良矣正百官以理萬事萬事得其序也大積而不死細行而不失蓋服肱良而庶事自康矣夫是以萬物無利德與天地參也微小不遺明與日月並也蓋惟其存養純蘊之而為內聖之德故其政教之行發之而為外王之業此所以巍巍乎惟天為大惟聖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也聖學存養之功其聖王同天之本乎故又引詩以明之王氏曰此段最粹是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一節

禮記月錄

卷之五

其

此言政之善者人君所不可廢也號令之出而民有愁嘆怨苦之思則民心背矣非和也惟上之發號施令而民心說則可否相濟適當人心至和之氣溢於兩間此謂之和上親其下而下未有用情以愛上者是愛猶未周非仁也惟上下相親則通天下一為一身真如父母與子之至情故謂之仁民必求其所欲而得之是姑與之而姑應之非信也惟不求而得是為之與利誠心愛民不在期約之末真如四時之育物不言而行不速而至故謂之信天地之害不為除害是任其責而不盡也未足言義惟能除其害是為愈與災不負其職得理之宜故謂之義此王者治民所操執之器也而可廢乎使有治民之意存於中而無治民之器施於外則是徒善不足以為政民亦不被其澤矣

何以能成其治哉於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正為其原無治民之意而徒假之以濟其功利之私也乃舉五霸而並言之且曰有治民之意矣使五霸而原有此意則與王道為一而仲尼之春秋可無作矣

禮於正國也至末凡四節

此言禮教今以章旨長分為三節

一節言禮可以正國而申之也禮多於正國也言以禮而正人之不正辟則以衡而稱輕重以繩墨而正曲直以規矩而為方圓無不得者何以言之衡至平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矣繩墨至直也故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矣規矩方圓之至也故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矣禮大中至正之道也故君子雷

禮記月錄

卷之五

其

禮以正國則人之七情中節十義純熟而舉動光明自然合禮者其為誠實人也吾得而知之矣若七情乖戾十義有虧而言動之間皆失常度者其為奸詐人也吾亦得而知之矣豈可得而誣哉由是觀之執器而物不過則此物之所以得其平審禮而人無道情此國之所以得而正其理一而已矣故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若使去禮而欲以有限之知慮勝無窮之奸欺以一人之聞見盡億兆之愛惡力既不足日亦不給其不為奸欺所誣亦寡矣是猶去衡而稱輕重無繩墨而為曲直舍規矩而為方圓也故正國得乎方証穿鑿不經削之可也小註馬氏之說得之二節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夫內隆於禮尊敬

秦特惟恐失之外由於禮出入往來恒必由之此志道君子也故謂之有方之士若內不降禮外不由禮是無恒心民斯下矣故謂之無方之民夫執禮與否而人之優劣係焉如此乎禮之急也其道維何不過內焉而敬於心外焉而讓於物而已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內隆禮而敬外由禮而讓矣則以奉宗廟則敬知敬讓其先也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知敬讓於貴也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知敬讓其父兄也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知敬讓其長也得不得謂之有方之士哉若無禮則敬讓之心亡矣以慢其先侮其父兄抑其長則亦何所不至哉此所以謂之無方之民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以有禮則民知向方故上之位可安若無禮則賊民興喪無日矣此言也

正此禮之為急之謂也由是觀之隆禮由禮其幾不任乎上之倡率而化導之也為人君者可不重禮哉

三節言聖人禮教之微而覆說其意也以禮之義言之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其義維何蓋君尊而上臣卑而下有義存焉故朝覲以敬君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其義維何蓋大國宜恤小國宜事大當相尊敬焉故聘問以交鄰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始死而喪既葬而祭其義維何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有恩存焉惟死則易忘矣故喪以致其哀痛之情祭以致其報友之思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人會聚飲酒之禮其義維何鄉里之中長幼咸集宜以齒為序焉故鄉飲之禮席有上下豆有多寡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

姻其義維何男陽主帥女陰主從有別道焉故昏禮執贄而後相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所以明男女之別也禮各有義如此豈有關於人道之得失哉故天下之亂不生於亂之日而必有所由生猶國中之水不溢於來之日而必有所自來先王知其然故皆有以制之君臣之亂生於無義諸侯之亂生於不和則朝覲聘問以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長幼之亂生於無序男女之亂生於無別則喪祭鄉飲昏姻之禮以禁之是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則水敗立至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則亂患隨之此決然之理也故昏姻鄉飲喪祭聘覲之禮廢則其亂患各以類應蓋無禮而夫婦之道苦長幼之序失臣子之恩薄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此正亂之所由生處猶水之無坊而行始泛濫也及其淫辟之罪多爭鬪之獄繁倍死忘生者眾倍畔侵陵之敗起則亂之既成猶水之泛濫而至於奔潰壓溺則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由此觀之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為教化也隱於至微幾緘雖不露也而有以化人於不識不知之際聲色雖不事也而有以感人於何思何慮之中蓋教化之至微妙者也何以言之彼反道之謂亂無以坊之固縱肆而莫安苟慈然後禁亦垂成而無及矣惟禮能止之於未形使人日徙於善長其恩義厚別之心而莫知其善之所以遠人日遠於罪去其淫鬪倍忘陵畔之惡而莫知其罪之所以遠此禮之教化所以為甚微妙也是以先王隆之以正君臣以和

諸侯以親父子以序長幼以別男女無一而不在禮也故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也哉易曰君子慎始差以毫釐繆若千里此正去禮則有亂患多謂也然則君子之為人心世道計者而欲每謹於微也舍禮何以哉

按君臣之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也故為亂之所由生非真失位之云也倍畔是臣子畔君父由君臣之位失來頂朝觀禮廢僭陵是鄰國相侵陵由諸侯之行惡來頂聘問之禮廢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四

哀公問第二十七

閩福寧王殿黃乾行著

按春秋魯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曰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又冬十一月左傳衛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又十有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按史記世家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力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朱子註云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則此篇與中庸哀公問政章正其所對哀公者聖人告君之體至詳且切至精而實蓋如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又曰為國以禮而禮莫大於三綱中庸之所謂達道故首陳之三綱又始於正夫婦以王道之本風化之原齊家之首務也故特以為重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故繼以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繼以成親親親之殺禮所生也不可以不知天故以事天終焉蓋脩身者其本也重昏成親者其要也禮所以行之而天又禮之所從出也人君而知事天則不敢棄禮而以禮正夫婦治三綱則身以正家以齊國以治矣由此言之此篇實與中庸相表裏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至矣乎莫為禮也凡六節

此答言禮之所以當尊而古今所以行否之故也哀公問於孔

子曰大禮之道何如君子之言禮何以若是稱揚之甚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譙不敢臣禮也公曰否言子君子也非小人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以生者惟禮爲大此蓋古語故引以發端也然所謂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者何也請以禮之大者言之禮莫重於祭而祭又莫大於天地惟禮則郊所以明天道也社所以神地道也苟無禮則失於過與不及而天地之神不享矣故無以節事天地惟有禮則君尊而臣卑上貴而下賤長重而幼順也苟無禮則君臣亂於朝矣上下亂於官矣長幼亂於鄉矣故無以辨其位惟有禮則男外而女內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莫不各得其親矣惟有禮則婦黨曰昏而二十有家壻黨曰姻而三十有室其父之疏數莫不各得其時矣苟無禮則男女之坊後父子之親失兄弟之恩蓋昏姻之期亂矣故無以別其親與交夫幽而天地有節所以生萬物外而君臣上下長幼有位所以和萬民內而男女父子兄弟有親昏姻疏數有時所以正倫理皆民之所由生者也而一資於禮如此此之謂民之所由生禮爲大也然則君子之言大禮安得而不尊敬之也哉大惟君子言此大禮而知尊敬如此則是身能行此大禮矣然不推之以教民則將何裨於民生哉故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合而行之期節夫大禮我固能之矣百姓無知宜其未有所能也而何以爲以民之所能而教之蓋聖人之制禮非強民以所甚高難行之事也惟因乎天秩之自然人情之固有者而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以約之

大中正之中耳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夫人之所當行亦無一而非夫人之所能行也惟其無以教之而廢其期節焉耳此所以既尊其禮而後推之以爲教也夫既推以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皆無毀缺而成矣然無器服以傳之無窮則於所以生民之道猶有未盡也故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繼續此身教之禮於無窮猶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正五音則不可勝用也夫教之以身民固有成事矣又繼以器服而明示之則民之心皆順於我而不違然後制禮以使之行焉彼真終追遠人之大事禮莫重乎喪祭也則教之明其喪葬五服歲月之數以親疎爲之隆殺殯葬久近之期以上下爲之等差夫然則所教以慎終者至矣又教之備其舅娼設其家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祭畢而燕以序其宗族夫然則所教以追遠者至矣由此觀之君子禮教之詳如此然以上而言則器服之所需者甚衆以下而言則喪祭之所費者甚煩君子將何以致此哉亦惟其躬自儉以與民同利而已故即安其居卑其宮室儉於居處也即醜其衣服食不貳味儉於衣食也車不雕幾器不刻鏤儉於器用也凡事節儉如此則取民有制所以與之同其利也惟其如此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而上之器服下之喪祭用無不克矣此古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如禹之惡衣服而致美乎黻黻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是也蓋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也故公即問曰今之君子胡美之行也孔子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有心於行禮者

即有心於節儉放心於淫縱者即無心於行禮其辨惟在幾希之間而已矣是故今之君子好實無厭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其其衆以代有道惟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復問其理之所在所爲如此不惟財不足以行禮而心亦無暇及於禮矣由此觀之昔之治民者純是天理由古之道而節儉行禮今之治民者純是人欲由今之道而徇欲忘理然則今之君子何能行禮如古哉夫以今古之判惟在乎一心理欲之間而其大係乎民之貧富之族如此人君安得而不懼哉故聖人由古言之所以勉人而長其善由後言之所以戒人而閉其邪聖人引君當道仁懷切如此抑此亦直諫諫公耳按春秋孔子以十一年冬幣召魯君其時季孫使冉有以田賦來訪孔子止

禮記

卷之十

四

之弗聽其季年春用田賦觀此即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又自哀公元年冬三卿代邾二年取其渚東沂西田三年城啓陽又圍邾六年伐邾七年公入邾以邾子益來獻于莊莊囚于負瑕又晝夜掠十年公會是伐齊觀此則年其衆以伐有道也又公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教慢也所爲如此可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失故聽鼠食如牛桓僂宮災失禮之事屢責於經故此蓋巽言以諷諫之耳學者即春秋而考之則知聖人愛君之心立言之法矣

案有成事三字陳註久詳夫諷曰既吉事可成矣然後治其器服不亦晚乎故今互以鄭註意蓋其文正公說釋之千石庶乎此章三節後字皆有歸若矣學者詳之文正公補綴見月令

孔子言於哀公至篇末凡十二節

此聖人極言人道之所當盡而至於天下天道也亦中庸天道人道之意入告君真可謂精詳而切實矣今以章旨長姑分爲七節其長實止三節蓋首九節言人道次一節言天道末二節總人道天道結之

一節自章首至庶物從之矣止言人於正三綱也孔子言坐於哀公哀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夫以哀公即位以來所爲皆於人道幾乎息矣今乃感於人驟聞而深喜之慨然悸動豈但一言之善而已哉實曰人道不立天下靡靡日入于亂民之無聊甚矣君乃問及人道

禮記

卷之十

五

蓋將以變之而正治之亟後其有心於斯民者也其爲斯民之幸爲何如夫君而有心於民是善心也正臣之所宜將順而不容少緩者也臣敢無辭以對哉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蓋即問爲政然孔子以人道所以以政爲大之意猶未發也故復告之曰政之爲言上一歸於正之謂也故君身之所爲者正則民亦以之爲正而從之矣君之所爲者正則百姓之所從而非一人之正而已也若君身不爲乎正而出於邪則百姓何從哉亦相與爲邪而已矣夫以君身邪正之間而係乎百姓治亂從違之機如此此人道之所以以政爲大也豈徒然哉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以人道所以以政爲大之意既發盡矣於是乃告之以政曰夫婦有內外之位以別爲上父子有

孝之恩以親為主君臣有上下之分以嚴為主君於此三者而能正則三綱既正矣是雖未及乎為政以正人也然三綱既正則庶物自從之而正矣夫為政之道有由里之制焉有庠序之教焉有禮樂之等焉有爵賞之施焉有刑罰之行焉有兵車之事焉其物可謂庶矣三綱之事於此若無與也何以三綱正而衆物即從之哉夫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裘自順凡物則亦有然者彼人道之大經為政之大體莫有大乎三綱三綱既正則夫夫婦婦父子子內而正於其家也家人宜而風化之原以端君君臣臣外而正於其朝也上下肅而政令之行自善故以此而制田里則散歛有經以此而設庠序則教化可行以此而為禮樂則和序可興以此而頒爵賞則不及活人以此而制

禮記曲禮

卷之十四

六

刑罰則不及善人以此而出兵車則武功有義何庶物之不從哉若或三綱不正則人道絕矣政本壞矣豈惟庶物之不從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雖有庶物將焉用之此人道以政為大為政以三綱為本蓋萬世不易之定論自生民以來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末之有改也今以哀公考之按春秋哀公以四歲即位至孔子反魯凡十一年則是年凡十四歲矣如齊逆女之事絕不經見則是夫人猶未立也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繼後世其於夫婦父子之倫固無有矣且三家擅權政自大夫觀三卿帥師伐國無歲不書則無復君臣上下之分三綱淪斁矣矣此固宜其庶物之不正也其後孔子既沒至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躐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

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還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二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陲氏因遊于知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由是觀之哀公之所以失國者其於庶物真無與也惟其三綱之不正而已矣然則聖人之言真龜鑑哉二節自公曰寡人雖無似也至禮其政之本與言正三綱又以正昏禮以正夫婦為本也蓋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易所謂

禮記曲禮

卷之十四

七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也觀哀公所以見惡於國人見逐於三家唯以嬖妾為夫人而欲立其子而一將妻越女三家遂懼而賂以止之則大昏直哀公所急也故孔子反覆陳之公曰寡人雖無德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三言雖皆為為政之要道然所以行三言則又自大昏以正夫婦始何以言之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以愛人為大愛貴有節故所以治愛人以禮為大禮主於敬故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之禮為敬之至焉故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惟大昏為敬之至也故天子諸侯之尊亦必服冕而親迎以敬而親之也夫敬而親之豈徒以為夫婦而已哉凡以政本係焉爾蓋已親其人感之者以敬愛也故人亦親已足應之

者亦以敬愛也易家人九五所謂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所謂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者也此之謂興敬是為親也若不親迎而舍敬焉則已不敬愛其人人亦不敬愛於是遠棄其親矣若然則不愛無以相合而其情疎矣故不親不敬則無以和別而其情繫矣故不正不親不正則以之而行於閨門之內所以愛人者無禮無敬而父子之情不親推之而行於朝廷之上所以愛人者無禮無敬而君臣之分不嚴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欲三綱之正也得乎由是言之昏禮之冕而親迎以致其愛敬其為政之本與蓋愛之而親則愛人有禮非徒以親一人而已擴而充之其愛將至於不敢惡於人况於父子乎此內而父子由之以親也敬之而正則愛人能敬非徒以正一人而已擴而充之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况於君臣乎此外而君臣由之以嚴也于是而德教之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豈不為甚易也哉此昏禮之愛敬所以為正三綱以立政本者如此然則行三言之道固在正夫婦始也哀公不行昏禮變狎私人也故曰寡人願有言然以天子諸侯之尊見服而親迎其妻禮不大重乎孔子以此君蓋失言也故慨然變色曰夫昏禮而合二姓之好者豈徒然哉明以繼先聖之後而嗣萬世者此也故見服親迎非徒以敬其妻而已也所以敬乎先聖也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而供祭祀者此也故見服親迎非徒以敬其妻而已也所以敬乎天地宗廟社稷也然則是禮也君何謂之太重哉公曰寡人固陋若不固陋則不是問安得聞此格言也寡人惟固

故欲更端以問則不得其辭請少進教之孔子曰天地合而後萬物生二姓合而後萬世嗣此正所謂以繼先聖之後者也君何謂已重焉重警之也又遂言曰君能不以為重而敬行之矣則其效將何如哉內之以治宗廟之禮也夫為祭主於外耕籍足以克榮盛之實婦為祭主於內蠶織有以為祭服之具其禮治矣是以祖考之神魂歸于天魄歸于地者皆感其禮而來格矣斯不足以配對乎天地之神明乎外之治朝廷之禮也關雎有別而后宮無盛色之累鷄鳴有戒而會朝無怠政之愆其禮治矣是以君臣之間出命於上受命於下者皆閑于禮而嚴肅矣斯不足以植立乎上下之敬乎夫天地之神以配則幽有以篤父子之親上下之敬以立則明有以嚴君臣之分此三綱之所由正人道之所以立也然後庶物從之事物之汙陋而可耻者今則足以振之光明正大事事各得其宜而為有成之物矣國體之卑辱而可耻者今則足以興之安富尊榮人人皆仰其盛而為有道之國矣尚何物之不從政之不立而國之不治哉故曰為政先禮而大昏之禮其為政之本與於乎使哀公能明此義也則其欲去三家以雪耻必不恃乎區區之越人而先明於嫡妻之分而行大昏矣惜哉案或曰天子親迎孔疏曰昏禮迎婦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之云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

是而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為西伯耳以左氏義為長鄭駁未是孔疏如此無定今當焉從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公羊皆未嘗言天子宜親迎與否此二家疏說推其義云然耳據禮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分明天子親迎也鄭引此駁為是然則公羊義是也只此言可矣若引文王親迎事為證則自然鄭駁非也文王諸侯也曰按胡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此說何如曰據愚見還當以禮記為主按易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大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愚意朱子以是至于其家之言分明是以天子親迎為言也故天子親迎禮也惟其地或遠而難於居守則卿逆公監而天子唯見而迎之國門可耳此愚見如此蓋至大禮也故識以俟知者或曰配天地之神明以嚴父配天說何如曰周以冬至夏至分祀天地謂配天猶可說矣謂於廟配地何也記曰魂歸于天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又詩清廟祭文王也亦曰對越在天言文王之神在天祭而對越之也此愚說是也為有據云然也

三節自孔子遂書曰昔三代明王之政至則能成其親矣止

言正夫婦又以正身為本也蓋三綱固以正夫婦為本然夫婦之別非昏禮所能盡而威如之吉則反身之謂也故欲別夫婦則莫大乎敬身而敬身之功則莫大乎謹言動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尊妻子也豈徒然哉亦有道存焉爾以其所以敬妻之道言之妻所以供采盛奉祭祀蓋親之主也而不敢不敬與故明王必謹大昏之禮明妻妾之分凡以敬妻也所以敬親之主也以其所以敬子之道言之子所以綿本支奉祭祀蓋親之後也而不敢不敬與故明王必重成人之禮明適庶之分凡以敬子也所以敬親之後也雖然人之接也無常敬之本於心者不失又豈惟敬其妻子而已哉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蓋無所不敬也而惟以敬身為大焉所以然者以身本於親猶枝葉之本於根也而敢不敬與敬身之功下文乃詳之使不能敬其身則是傷其親猶木而傷其本也木傷其本則枝葉亦從而亡人傷其親則其身亦豈能以復保哉亦相與以陷於死亡而已此身之不可不敬如此然此三者又豈獨一人之得失而已哉蓋百姓之所則象存焉焉能敬身則彼亦則象之以敬其身是我之敬及其身也吾能敬子則彼亦則象之以敬其子是我之敬及其子也吾能敬妻則彼亦則象之以敬其妻是我之敬及其妻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之身亦無不正之妻子德教沛然溢乎四海至乎天下也又何難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大至是也大王愛厥妃是敬其妻也其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及人之妻也即其敬妻一節而其身其子可知矣故以

太王之道言之人能如太王焉則國家順矣由此言之敬其身與妻子之效豈小小哉故哀公問曰敢謂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爲人上者也爲人上者民所視效言雖過也民猶以爲成文而則以言之動雖過也民猶以爲成法而則以行之上人言行所開之人如此而可不慎乎故君子議之而後言而不敢過半辭擬之而後動而不敢過手則夫然則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百姓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然敬恭於我矣如是則以一人之身而爲衆人之所敬定能敬身以成其親矣人君安得而不慎言動以敬其身哉

四節自公曰敢問何謂成親至是爲成其親也言敬身而能成親者如此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人之稱於人也有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四

三

君子之名焉有小人之名焉夫謂之君子者豈徒以其有君國子民之責哉蓋以其言動盡善能敬其身人之成德也故從而加之以成名也若德之不成則位極公侯地方千里亦不過名之小人而已矣誰復肯以虛美之也哉今人君能自敬身使百姓推本其身之所自而稱之名爲君子之子則是子能使其親爲君子也此非成其親之名而何由此觀之能敬其身則成其親爲君子不能敬其身將辱其親爲小人君子可不審於二身之幾哉

五節自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至不過乎物止前言敬身以禮言動矣然未明言所以言動之理故又更端而言成身告以聖之所在也孔子遂言曰政在養人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不能

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上不能安主則仰亦不得於天矣故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凡以不順於理而已故不能成其身此蓋自愛人而歷推之言身之當成如此故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而已夫理何以謂之物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古人以物言理夫豈涉於粗迹哉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但性命之理蘊於無形而難知必指其發見於物然後有迹而易見是以古人每每以物言理今試以身驗之天之生人有心有身有口耳目莫非物也而理即無不在焉心之官則思思則有睿之理身口則有貌言恭從之理耳目則有視聽聰明之理蓋理雖不囿于物而實則不離乎物也

禮記曰錄

卷之二十四

三

故即物以爲理固止於糟粕然舍物而言理則終涉於虛無而無其實矣夫故物爲實然之理人能以理觀物則無所往而非理也且以哀公之質豈能頓悟於性命之微故聖人以物告之亦遇主于恭納約自牖之意矣成身何以在不過乎物也物各有理也無理則爲過於物而不成其爲物故心能止於睿之理則成其爲心身口能止於恭從之理則成其爲身口耳目能止於聰明之理則成其爲耳目完全成就無所虧欠此成其身者爲何如若一過於物則虧欠而不爲成矣愚謂不過乎物一言實此篇之樞紐也尊大禮者尊此物也正三綱者止此物也重大昏者重此物也敬身敬妻子者敬此物也成親者成此物也貴天道者貴此物也事天事親者事此物也何也物者理也理一

而已矣散之於物雖萬殊合之於理無二致聖人以一貫萬故
物物爲能過化自然不過乎物也君子觀物察則則亦可馴至
於忘物之地而不過之矣

按聖人告哀公此下言愈精要矣文正曰愛人者天下之人與
吾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
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安土則此
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將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
如是則盡性踐形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此說亦
精

六節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至是天道也止言君子所
以貴乎天道者如此公曰古之爲政必由愛人推之而至於能

禮記

卷之十四

曲禮

樂天成身矣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而欲樂之如此也孔子對
曰道至天而止君子之道而謂之天言其道之極至其妙同乎
天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今以其可貴者言之彼凡誠有未至
而間斷焉者此人道而未可以言天道也今君子之道緝熙終
繼不顯而亦臨貞明不眩雖至靜而常覺其不已也直猶日月
東西相從而無一息之或已此其所以貴之以其大本之立已
同乎天道之於穆不已也惟其不已則隨事順理窮則變之而
能通因時制宜神而化之而皆宜其不已也直有莫能閉之而
止而悠久之無窮此其所以貴之以其用之行已同乎天道之
變動無疆也惟其能久則漸靡之餘雖不言而自信浸潤之深
雖不怒而自威此其功之所以大者是即天道之不言而四時

行百物生者也所以可貴也若必有爲而後成則矯強作爲是
亦人而非天矣又何貴哉惟其既成則成功觀然文章煥然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其澤之所以遠也是即天道之垂象
而人所取法者也所以可貴也若既成而遂戾則規摹局迫是
亦人而非天矣又何貴哉由是觀之四者皆天道之所貴固其
功之不可闕然其下三者皆不已之所爲故其序尤不可亂彼
天下之道凡本不深者其用必窮用之窮者其功不成而澤亦
不遠凡以本未至於天道也故必達於天道則有不已之德以
爲之本而後有不閉其父之業以爲之用有不閉其父之用而
後有無爲而成之功至於無爲而成則親賢樂利之澤垂於無
窮愈久而愈不忘矣此體用相因之理功固不可闕而序豈可

禮記

卷之十四

五

以不知哉又曰是天道句皆以君子之天道言但必以天道配
之如中庸至誠無息皆是聖人天道並言又曰不已者即至誠
無息也不閉其父即傳厚高明悠久也無爲而成已成而明即
覆載成物也舍而觀之則見此章立言之序矣又曰四者皆天
道也平者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一句言本體
之妙不可於貴其不已截斷以爲總繼明照于四方出易離卦
象辭言大人繼世有德以照四方是用上說此處宜從本心說
引少不協

七節自公曰寡人蠢愚冥頑至末總結言天道人道之要也夫
自人道言之而至於天道則其妙無以加矣然人道散見而無
統天道微妙而難知豈可以易能哉故哀公曰寡人以資質則

蔽於養愚以事理則若於冥煩故於人道天道未能也子以
切之語志於我心或可從事焉孔子雖然辟席以君將有志於
為善而起敬也乃對曰人之事天也貴乎為仁人然仁人之所
以為仁者惟其不過乎物而已矣非物理之外別有所謂仁人
也人之事親也貴乎為孝子然孝子之所以為孝者惟其不過
乎物而已矣非物理之外別有所謂孝子也故曰仁曰孝名雖
不同然事天事親物惟一致彼其所以均之不過乎物者豈物
物而為之者哉亦惟其心之一而已矣是故仁人之事親也以
親之所以生我體無不具猶天天之生人也則事親之心如事
天一舉足而不敢忘儼乎天監之在茲一出言而不敢忘常若
上帝之臨汝濟惡不才以為成也踐形惟肖以為勉也夫然故
一言一動無不當以成其親矣以事親言豈非不過乎物之
孝子乎仁人之事天也夫天之所以與我理無不周猶夫親之生
我也則事天之心如事親以知化為善迷其事以窮神為善繼
其志以不愧屋漏為無忝以存心養性為匪懈于時保之如子
之翼也樂且不憂如純乎孝也夫然故自內而外無不當理以
奉其天矣以事天言豈非不過乎物之仁人哉物之不過身之
成也是故孝子成身而仁之道無不備矣公而志此則仁孝之
念生天親之恩篤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仰求不愧俯求不作隨
其所在常若有見然後一言一動自然不過乎物而三綱以正
庶物以從人道行而天道立矣然則此數言者寧非簡切之語
而君心之所當記志者哉故哀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

罪何誼未聞此言則雖過乎物猶可諉之不知其為罪也小既
聞此言則苟過乎物是所謂之怙終其為罪也大以哀公而知
此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夫臣無以為福惟言聽道行以為福今君以後罪為懼則將寡
過以至於無所以納君於無過之地由吾言之見聽也所以致
君於仁孝之域由吾道之上行也其福為何如哉此將順其美
之辭所謂言不貴聽而貴於行也抑由子志之心言之則哀公
將饗饗乎為善由無如後罪何言之則哀公將競競焉以寡過
此天理幸其尚存人心猶善其未死也故聖人所以以之為福
而欲將順之如此然卒不能而終以失國也於乎此人欲之陷
溺既深天理之存亡甚易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聖人亦獨且奈
何哉又曰仁孝始分言後復合言者一道也單言則互相備也
此簡切之語所以不過乎物者之要緊處欲哀公志之於心而
不須更離也方氏以祭之愛敬言之但是仁孝中之一事耳聖
人不過乎物之本旨密而其深此言疎而大淺矣非聖人契緊
本意不可從惟真西山氏曰先儒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
道大畧謂天子我以為是理而我悖之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
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事親如事天孝子事也而凡子以
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此言得之又曰先儒曰西銘原道宗
祖愚謂此數言者又西銘之宗祖也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此記仲尼燕居三子侍坐言禮樂之教且是一章今以章皆

長分為十節

仲尼無居至無不偏也止

此節更端欲教三子以禮三子侍子曰居禮君子言更端則起故再使坐也禮不可斯須去身故欲使三子以禮周流無不偏也此一篇之綱下文乃詳言之

子貢越席而對曰至給奪慈仁止

此言失禮之弊而指其甚者示三子以所當戒也夫敬恭暴勇三者皆美德也惟無禮以節之則各有其弊如此此禮所以不可斯須去也三者之弊獨指給而重戒之者何也野只無文故鄙陋所謂質勝文則野也惟文之以理則無此病逆雖致亂然人皆知其為惡亦不難變惟給則貌類慈仁而實豈是似是而非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六

非人所難辦為害尤大故特言之戒使立心以直也鄭氏曰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得近於給

子曰師爾過一節

此言三子之失而戒之以禮也師失之過爾失之不及子產失之不能教凡以不能戒之以禮而已禮乎者設問言須用禮乎禮者設為答辭言須用禮也何也蓋以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無大過亦無不及正所以制中者也是故師而俯以就於禮則無大過矣商而岐以及於禮則無不及矣子產以惠養民能由禮以教之則亦中矣聖人善教人之失如此

子貢退一節

此言禮之領惡全好者如此即張子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事而非仁也之意蓋易見夫子言禮以制中其意以為過與

不及近於惡也中者好也禮所以裁制其過不及而歸之中其領惡而去之全好而成之道與此言是矣故夫子然之於是言

游復請其事為何如故夫子悉數其事以足之曰天神地祇生

成萬物左昭右穆蕃我子孫父母劬勞死而方喪此皆吾心之

仁欲有以厚報之者鄉黨之情賓客之交此皆吾心之仁欲有

以禮接之者即此仁心所謂好也無禮則無以全之失此仁心

所謂惡也無禮亦無以領之是故聖人為之經制郊社所以達

其仁鬼神之心嘗禘所以達其仁昭穆之心饋奠所以達其仁

死喪之心射鄉所以達其仁鄉黨之心食饗所以達其仁賓客

之心凡所以全其仁之好而領其不仁之惡也先王之禮無一

事而不為仁如此君子必存仁於心而立其所以為禮之本達

仁於外而明其所以為禮之用然後好無不全而惡無不領矣

不然則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欲以禮而領惡全好也得乎於

乎聖人由仁而制禮而仁始顯君子體仁以行禮而仁始全若

曰禮能領惡全好而不求之心則失矣此以禮而領惡全好者

所當審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凡四節

此極言禮之有無關事之治亂見其不可去也先王郊社以祀

天地蓋天地者萬物之所同出人之一大父母也故為是以報

之為義莫大焉當禘以仁昭穆蓋昭穆者吾身之所自出受之小天

便為胡越或失之為我而不仁愛其至親無異路人或失之華
愛而不義而國始難治矣惟明於天地為人之大父母也而事
之如親則見萬物同出於一原而同仁之量不可以不弘明於
父母為吾之小天地也而事之如天則見吾身實非有一本而
錫類之仁不可以無別於民同胞也則以厚其生以復其性仁
之而不親也於物吾與也則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愛之而不仁
也夫然則至衆如民而民莫不得其時至煩如物而物莫不遂
其生以此治國其不如視諸掌之易易矣乎然則郊社嘗禘不
但以仁鬼神昭穆而又大有資於治理矣先王禮制之善如此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如室有出所席有上下之類則長者常尊
幼者常卑而長幼辨矣以之閨門之內有禮如以禮教子孫以

禮記目錄

卷之十

十

禮事父母之類則上以慈愛下以孝事上而三族和矣以之
朝廷有禮如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司士正朝儀之
位辨貴賤之等之類則貴者處上賤者處下而官爵序矣以之
田獵有禮如坐起左右流矢之禽之類則無事之時而戎事閑
矣以之軍旅有禮如左右有易進退有度多類則有事之際而
武功成矣豈惟是哉且自宮室而推之凡衆之動莫不以有禮
則治如此然則禮者何也即其事之應也截然正方而上合於
天理之節文燦然條理而下得乎人事之儀則是事之治也而
即所謂禮矣蓋事各有當然之則禮之為體固不出乎事之外
人能協其當然之則禮之為用實惟存乎事之中禮之為道至
近而至切如此是故君子之為禮也不必求之於事外也惟

即乎事之所自来而治以事所自有之則事之大也則治以經
禮之大天叙有典而自我以惇之而已事之小也則治以曲禮
之小天秩有禮而自我以庸之而已蓋事固必有其則我則必
治之以其則豈容自棄其則外此事而為之以至於亂乃事哉
此事之所以不煩而莫不各得其治也不然則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無以率先天下而協合之矣又何以為君子哉由是
觀之得禮則治失禮則亂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子曰慎聽之

此勉三子以學禮而示以禮與義也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
語女禮猶有九焉而其間大饗之禮則專有其四焉夫是禮也
雖皆諸侯之事然豈不切於女三人哉蓋此禮之理甚大汝誠

禮記目錄

卷之十四

十四

真知其理而無毫髮之疑矣豈必身為諸侯哉雖即吾今日窮
居畝畝之中而習其儀將見中正以復亦可以進於聖人至禮
不讓之地和平以樂亦可以進於聖人至樂無聲之化矣豈可
以為無益而不為哉此女三人者之所以當慎聽也以大饗之
禮言之兩君之相朝也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樂器之懸於筭簾
者皆作及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賓
酢主君樂又作主君卒爵樂又止二節也工入升堂歌清廟之
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四節也由是以籥吹大夏
之樂曲陳其所薦之俎序其自始至終之禮樂備其執事設
之百官行禮如此諄然親愛之意莫於節文之中故君子之親
其禮也而知其心之仁之至焉此大饗專行四節如此又以

其通行之五節言之行中規之圖五節也還中矩之方六節也
迎賓而車之和鸞中采齊詩七節也客出而歌雍詩以送八
節也徹而歌振鷺以徹九節也此所謂禮有九如此由此觀
之君子之一行一動無物而不在禮矣豈無其義哉彼入門而
懸興是金作也所以然者以金落至和示賓主以情相接其和
如此也升歌清廟者以清廟之詩美文王盛德之形容示賓主
精白一心以德相讓其盛如此也下而管者以象武之詩美武
王能大文王之事功示賓主勤于王家以事相成其大如也是
故古之君子其情其德其事不必親相與言而後見也但示以
禮樂則不言而自喻之矣此禮各有義如此然則古之諸侯其
情親而不睽其德隆而不污其事成而不慢禮樂之教大夫三
子出將以禮樂治人窮得不以禮樂脩己哉此其所以當知其
理而事之歟畝之中也此其所以當慎聽之也苟知此矣至聖
人已一氣讀按九節之說先儒不同今以大饗禮亡姑從陳說
學者要當通其大義
楊氏曰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然宮商角徵羽皆吾之用行
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
自中矩莊敬和樂之妙何其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故畝畝
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奏之樂也然而管籥笙簧之音
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味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強同之
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此數語形容吾心自然之妙可誦
可誦

詩考附
武二篇俱見
文正世子
采齊見王
雍
詩周頌有來雖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
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列考亦右文母
雖一章十六句朱子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周禮樂師及徹
歌然則此蓋徹歌也
振羽
詩周頌振鷺飛千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所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歌無幾夙夜以求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朱子曰此二王之
後求初祭之詩
愚謂觀此二詩如此則歌雖詩者蓋以雖詩皆言諸侯和敬以
事天子之事故客出而歌蓋相期之意歌振鷺者以振鷺言我
客之有容斯且期之以求終譽故徹而以歌亦相期之意此其
義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一節
此言禮樂之道勉人所以體之而戒其失也禮也者非他也不
過有序而不亂得其理而已蓋有序不亂序之極也故為禮樂
也者非也不過雖和而不流得其節而已蓋和而不流和之
至也故為樂禮樂之道存乎吾身如此是故君子動必以理以

禮也敢無理而動亂而無序而失禮於吾身耶作必以節以
體樂也敢無節而作和至於流而失樂於吾身耶夫禮固以
吾身之理矣然詩也者所以理其性情通其物理而達於禮意
者也樂也者所以養其和平多其節奏而回於禮文者也德也
者所以裕其身存其忠信而實於其禮行者也凡此皆理之
所在而禮之所由行者也人能詩以達意樂以同文德以實行
則動之於身將無往而非理亦無往而非禮矣苟或不能詩焉
則其意不達行之寧不謬而無序乎不能樂焉則其文不同寧
不紊而大朴乎薄於德焉則其行皆偽妄而已矣寧不虛而無
實乎此三失者虛最為大謬次之素文次之君子之欲以理而
體禮者可不重戒乎此而立德以為本以詩樂以為之輔也哉

禮記

卷之十

古

矣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此承上文言薄於德於禮虛也所以禮得人之為貴蓋禮豈
制度也升降上下文為此皆在禮者也人有忠信則制度之
所陳莫不各得其則文為之所出莫不各得其宜而禮行矣苟
非其人則其本失矣其知制度文為何哉此見薄於德於禮虛
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至古之人也止

此承上文不能樂於禮素而言似欲以變為偏之意諸儒釋此
皆為特婉其辭若為變致意者如鄭註云變既於樂傳此名此

賢人也非不能孔疏云變禮樂者有但樂優於禮故特通達於
樂不甚通達於禮故言古之人也更重義變云非若今人全不
知禮也皇氏則云達為掌言與掌樂不掌禮有此諸儒有知變
為禮樂兼全之人再加不達於禮四字不得故皆就曲其辭一
則不敢沒變之實一則以救此章之言為無病其意甚美但此
章不達於禮四字分明說壞更救不得觀書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余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伯夷稽首讓于變龍使變不達於禮伯夷豈肯為此虛讓哉
此周見變之達於禮又帝曰變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觀此則舜之任變雖專責以典樂之職

禮記

卷之十

古

然宜溫寬栗剛簡而無傲虐之教皆非不達於禮者之所能也
使變不達於禮夫舜肯以輕任之哉又變曰憂繫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歌笙
鏞以間鳥獸踏踏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庶幾允諧由此觀之變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
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感召
固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抑后變之所以贊襄而輔相之
者雖其盛德茂以加矣使其不達於禮何以能致夫禮先而樂
後知樂則幾於禮豈有人能致樂之妙如此而尚以為不達於
禮哉以是推之此章蓋漢儒附會之言非聖賢尚論之旨也宜
刊去無已則知吳文正公曰夫子謂禮樂二事專能其一不能

其全者曰子曰備均為不備然今人謂樂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者蓋樂當時為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也若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於禮也此是用皇氏意而又曲為之辭意實無害猶或可通若長樂陳氏及本註皆以樂為偏於外樂則較於誣聖賢而其失先儒之意亦甚矣

子張問政至末凡四節

此言為政之道惟明禮樂以錯之而已自篇首至此夫子所以告三子之為政者詳且備矣子張未達以為夫子之言止於禮樂也而政則未及故復問政所以聖人曉之曰師乎夫為政之道豈前不既語子乎如仁鬼神以至賓客明郊社以至治國官

禮記

卷之十四

五

爵序戎事開武功成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之類雖言禮樂而所以為政之道皆畢盡矣豈有他哉故君子為政惟明禮樂之道舉而施之政治之間而已而已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不復更有他說也蓋以禮樂之道前所謂中謂仁謂理謂節夫子告之亦畢盡矣子張之意又未達以為為政之事最煩者一皆必以禮樂錯之則禮樂不止於前所言也故又復問禮樂之事所以夫子又曉之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然此特禮之文耳而所以為禮之道則不若是之煩焉爾以為必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然此特樂之文耳而所以為樂之道則不若是之煩焉惟於言而履之則乃所謂禮焉何也蓋言道非難而行以復道為難言而不履則事大

其序而非禮矣夫惟宣之於口而中理也則必措之於身以踐其理焉夫然則一言一行無不中理而各得其當然之序矣何所往而不為禮哉此禮所以不在乎煩文而惟在吾身言之得其序也惟於行而樂之則乃所謂樂焉何也蓋行雖難而心之樂道為尤難行而不樂則心失其和而非樂矣惟夫行之於身而中理也而內則安之於心樂而不俟勉強焉夫然則由身而心無不順理而各得其自然之和矣何所往而不為樂哉此樂所以不在乎煩文而惟在吾身心之得其和也禮樂之道如此是故君子為政誠不必以他求也惟致力於和序二者以南面而立所履者中正而事無一之无序所樂者和平而心無一之不和將見不必作為惟恭己以正南面也然行而有序則

禮記

卷之十四

五

以序感序有以約天下於整齊嚴肅之中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心而至和則以和召和有以措天下於優柔平中之域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矣天下太平蓋易易耳又何以多言為哉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承事太平之象也使不力於和序而徒於區區几筵綴兆者求之則亦勞且煩而其用窒矣欲天下之太平其可得哉故曰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言明其道也非徒文也蓋和序者道也几筵綴兆者文也道則無所不通故在此亦可舉以錯諸彼若文則拘於一隅用於此而未必不可錯於彼也此文與道之辨也以禮言之禮之所與衆事之所由以治也禮之所與衆事之所由以亂也是故聖人制禮曰巧之室亦有與昨席有上下車有左右行有隨立有序所以然者豈徒然哉蓋

古之聖人有見於事之不可以無序也故明乎序之義舉而錯之衆事之間以致其治是故與以居尊也序以居主也上下以明名分也左右以明尊卑也隨行以辨長幼也序立以辨爵齒也事無非禮禮無非義蓋明序之道舉而錯之者如此此所以禮之所興則事得其序而莫不治也苟一失禮則隨在致亂凡以無序而已此禮關治亂如此故昔聖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其國其所以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而莫敢相踰越其事非不至煩其政非不至衆也然惟由此禮之序所出而已其道豈多乎哉不言樂者有序則和言禮則樂可知也夫子之言至此則禮樂之本文爲政之體用發明盡矣故三子昭然若發矇焉聖人之善於教人如此由此觀之君子之欲有爲者可

不明和序之道以深探禮樂之本然後達和序之道以竟禮樂之施而徒守其區區器文而已乎

孔子問居第二十九

按程子曰問居三無五至之說文字可疑愚意亦謂然恐後儒做箇文體如此非孔門問答之辭也然愛民如子之意溢然言外而無私之德大有足爲後王法學者宜盡心也

孔子問居至施于孫子凡五節

此言人君愛民如子之心無所不至也孔子問居子夏待問曰大雅洞酌之詩召康公戒成王也其辭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豈徒以其爵位之崇高出於萬民之上哉亦有道存焉爾彼禮樂之原和序

之謂也君子必明於和序而推以致五至行三無以廣禮之天下且四方有敗特其已發亦無及矣君子必炳於幾先而豫以爲之備曲以爲之防使不至爲敗於天下夫父母之愛其子不過爲之趨利辟害而已君子而推和序之道則利爲之興而體息之者周杜禍敗之端則害爲之避而成全之者至真如父母之愛其子矣謂之民之父母不亦宜乎於是子夏問所以爲五至子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極其盛而不同然序而推之則互爲其根而不亂彼君子之於民也憂其生之未遂也而思以養之憂其性之未復也而思以教之愛民之志可謂極盛矣志盛於內則必發於言而爲詩凡有功於民者則美之以示吾之所當勸於善凡無功於民者則刺之以示吾之所當戒其惡愛民之言可謂極盛矣詩盛於言則必體之於身而爲禮感發其善而所以養乎民者盡阜安之道懲創其惡而所以教乎民者率中正之歸齊民之禮可謂極盛矣既齊以禮則得其序而後和民遂其生樂樂利利而不知民復其性優游乎中而大順和民之樂可謂極盛矣既樂其生則必哀其所以死哀矜憐恤惟恐非道有以戕其生而豫爲之備惻隱痛切惟恐非理有以拂其性而曲爲之坊則愛民之哀可謂極盛矣凡此五者莫非和序之道禮樂之原推之以致其極者也如此則君道盡於上故民心歸於下君有樂也民亦樂其樂君有憂也民亦憂其憂是哀樂相生也即民心之歸如此可以見君道之廣被矣然原其初豈有所倚於物然後能哉故雖竭其目力以正視之

而五至之形且不得而見也蓋無形也雖竭耳力以傾聽之而而五至之聲且不得而聞也蓋無聲也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之間而已蓋出身加民之際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運用則過化有神自將育萬方而咸和之蓋無在而無不在者也篤近舉遠之下莫非其念慮存主之所流行則綏來動和自盡一世而甄陶之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志氣之塞乎天地孰有能測其所以然之妙而指其形聲之所在也哉此五至之妙如此或曰五至有詩有禮何以言無形聲之可見問也曰詩有聲英詩之至而所以塞乎天地之處有聲可聞乎禮有形英禮之至而所以塞乎天地之處有形可見乎蓋凡言至者皆指其至極之處而言則固不在於區區詩禮聲容之間也此記人亦是上達

禮記目錄

卷之十四

三

之言學者詳之於是子夏問三無子曰凡樂皆有聲也君子有無聲之樂蓋心之至和者也雖無樂之聲而盡乎樂之道焉以此臨民則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矣視夫鍾鼓以爲樂而無樂者不大有間哉凡禮有體也君子有無體之禮蓋心之至序者也雖無禮之體而盡乎禮之道焉以此臨民則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視夫王帛以爲禮而無其本者不大有間哉此民之父母所以必達於禮樂之原以橫於天下者也然此以吾心之和而和民以吾心之序而序民不枉乎聲音體貌之間則常道爾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故不常流離顛覆亦有出吾意料之外者苟以吾之和序爲已至而於彼之顛連無告則過矣不爲之省憂其害於吾之和序也大矣豈仁人之所忍哉故君子於此

又有無服之喪焉夫喪必有服無服則無喪矣君子於民義雖無服然方其流離傾覆則憐恤之心痛疾之意死然若有死喪之在乎吾身而凡所以致其救死扶傷之力者將無所不用則雖無齊疏之服而其哀戚之情固常固結於中而不可解矣此至哀無服而天下親也彼視哀止於喪服而於人之死亡災禍畧不一動其心者又不太有間哉或曰然則無服之喪言心之哀也何以亦爲達於禮樂之原而行之曰吾向固言之所謂此而不哀則害於和序也大矣正謂此也彼哀雖在心然必行於外今姑以事明之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由此言之先王之視天下貞猶一家中國真猶一人凡民

禮記目錄

卷之十四

三

之休戚無一而不爲吾心之哀樂蓋推其和序至於如此然後渾全而無虧欠也然則無服之喪其爲和序之所橫又何疑哉於乎居常則極一心之和序以遂其生處變又極一心之哀矜以求全其生先生凱樂第易愛民至矣謂之民之父母不亦宜乎於是子夏於意有所未達欲求其類於詩故問何詩近之子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曰夙夜基命宥密此無聲之樂也蓋樂主和者也人君惟憂勤以基天命而寬靜以安民心則百姓大和協氣嘉生天下之樂孰大於是此其所以不必鍾鼓管絃之聲而樂之妙固無以加也抑風栢舟之篇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此無體之禮也蓋禮主序者也人君惟威儀之盛有常德而無行儀之可選則從心所欲皆不踰矩天下之序孰大於是此其

所以不必至帛揖讓之體而禮之妙固無以加也邶風采芣之篇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無服之喪也蓋喪主哀者也人君之於凡民雖非親屬所宜為服然於其有死亡之禍救之如此其切則哀痛之心無所不至天下之哀即此存焉爾此所以不必齊疏之服而喪之義亦不是過也君子以三詩求之則三無之義可識矣此蓋探本之論委曲以盡子民之心非心達於道而不滯於器數之末者不足以與於斯故子夏嘆其美大且盛而疑其或盡於此而已也然義理無窮始終有序故又告以所以起發其義者有五子曰五起維何興聲之樂言至和也至和生於心者也故始於氣志不遠內和而無乖戾也繼則氣志既得由內而外亦和也繼則氣志既從由已而人從之也又繼則日聞四方由近而遠亦聞之也夫知是則吾志氣之和方興起而未艾故以氣志既起終焉君子所以習興聲之樂者如此則無一息之不和矣其橫於天下也寧有已哉無體之禮言至序也至序生於心者也故始於威儀遲遲序自內出從容不迫繼則威儀翼翼由從容又加嚴整恭敬序之中也繼則上下和同由序得中而心服也上在上者下在下者又繼則日就月將由上下皆心服德業日盛也夫如是則吾心身之序由近而及乎遠沛然德教之洋溢故以施及四海終焉君子所以習無體之禮者如此則無一息之不序矣其橫於天下也寧有已哉無服之喪言至哀也哀生於心者也故始以內恕孔悲以仁存心憂民也繼則施及四海仁者愛人也繼則以畜萬邦仁之所

養者衆也又繼則純德孔明仁德之純而揚于外也大如是則吾心之所被不窮而可傳於後世故以施于孫子終焉君子所以習無服之喪者如此則念念皆仁而無一息之不和不序矣其橫於天下也曷有極哉君子之樂易如此其真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按三無五至五起皆上達之言非深於道者不能知學者不可以其文字可疑而并勿之也按文字可疑謂不與論語問答之辭相類非失理之謂也輔氏曰古之所引詩各以其言之所取而言之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予夏曰三王之德至末凡四節此言三王無私之德一造化而已矣古語有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子夏引之以問言三王人何如而德可與天地參也孔子曰有聖人之盛德斯有聖人之極功彼參於天地功之極也亦以其德之極盛焉爾今夫三王之末王也初無利天下之心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布德施惠者蓋三王無私以慰勞乎天下俾之各得其所而已矣外此無心也其既王也初無以天下奉一人之意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所以創業垂統者蓋奉三無私以慰勞乎天下使之各遂其性而已矣外此無心也是三王之心一天地之心也心一天地故德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少有私焉則德與天地不相似矣尚何以參乎天地而致其功之極哉於子夏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天無私也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地

無私也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日月無私也彼三王者
奉天之無私也則廣至昌之仁使萬物皆庇於其下有不遂其
生者乎奉地之無私也則廓涵容之德使萬物咸圃於其中有
不若其性者乎奉日月之無私也則明照四海而不遺知周萬
物而不過有不見其情者乎如是則覆天之覆三王其天而無
私不專於天矣載地之載三王其地而無私不專於地矣照日
月之照則三王其日月而無私不專於日月矣所以謂之三無
私者如此然禹之王也禪於夏者也無私不待言矣湯之王也
以放何以言其無私商頌長發之詩曰商自契以來天命向之
但未齊耳至湯而天人適合且湯降不違心之下也聖敬日躋
德之盛也蓋聖不自聖故益聖也是德雖既聖然心或觀倖則

禮記

卷之五

五

亦私耳湯之昭格則達達其格與否付之無心也唯上帝是敬
盡在我而已矣而帝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焉由是詩觀之
湯之所以王者如此德雖足以有天下而心曾不少動於天下
則雖放桀蓋亦天命之所為湯惟順天而已矣又何私哉此湯
奉三無私之意如此然不言天地之無私抑何以見其公之也
哉彼天以氣運乎上觀天道者以四時為主也是故春夏之啓
秋冬之閉行之格上者屈伸之有定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
運於其間者閤闢之無方四時之運如此是不過天道運行之
常而已矣而何以為天之至教哉蓋氣者理之所為用者體之
所寓也即其氣之以伸以闢也而物無不生則見天道之顯者
仁也範圍而不過者也生之無私也即其氣之以成以闢也即

物無不成則見天道之藏諸用也曲成而不遺者也成之無私
也天道至公之教豈不由四時而可見哉地以形成乎下觀地
道者胃載神氣為主也是故陰陽之胃氣變化不測之謂神天
性施之於上者有是神氣之變化是故散之動蕩而為風薄之
震耀而為霆則地之順承於下者自各被其風霆之顯設如是
是天氣下降也地氣上騰也網緼之播揚於兩間者以鼓其生
生之幾故本乎天者親上也本乎地者親下也造化之發育於
庶類者自遂其生生之性也載神氣之功如此是亦不過地道
運行之常而已矣而何以為地之至教哉蓋理氣原不相離精
粗本無二致也即其氣之所形也而地無不為之受則見地道
之於物有以啓其始後得主而有常者也始物無私也即其氣

禮記

卷之五

五

之所受也而地無不為之生則見地道之於物有以相其終含
萬物而化光者也終物無私也地道至公之教豈不由載神氣
而可徵哉此天地之無私也如此聖人之德一於無私則其參
之也固宜然湯之王也以放武之王也以殺是放下一等則入
于伐矣又何以言其無私也蓋文武之為德也本源濬微物不
能撓之而濁心至清也故自然有以燭事幾於未萌本體虛明
物不能蔽之而昏心至明也故自然有以察幾絀於未露德至
盛矣是以意順之間或欲天下被其澤而無一民之不得其所
或欲反亂以為治而無一物之不若其性則天感其德必先有
以開發其朕兆而豫生賢佐以為之輔焉猶之天降時雨而山
川先為之出雲者矣聖人至德格天如此其在詩曰豈高維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侯及申伯為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
于宣此詩也雖為宣王美申伯而作然惟文武之德為足以當
之蓋純德不顯文王開之於先也故天命維新而二老其先歸
矣義發夾持武王嗣之於後也故萬邦黎獻而十臣其畢集矣
是豈有文武之德以為之先而後有賢才之輔以為之應否則
何以得天若此哉此文武之奉三無私者如此然三代之王也
不惟其身有無私之德而其先世之德所以肇基天命者亦遠
矣蓋禹之王於夏也以顓頊先之其脩百物以明民其財者已
入人深也湯之王於殷也以契實先之其敬敷五教以親百姓
者已入人深也
文武之王於周也以稷大王王
季實先之其教民稼穡積功累仁者已入人深也是故其得天
下也其正其傳天下也亦歷年甚久也天與人歸所從來遠矣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後世立國前無三代之令聞而身無三
代之無私徒以兵戈智謀而得之又欲以其法度區區而守之
固宜其傳之不遠哉於乎觀於此而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後世
所以無道之暴天人文感之際甚可畏也於是又引詩以諫之
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三代之德也何也蓋三代之先有令
聞非遠道以千百姓之譽者也皆身有明明之德故人以令聞
歸之而不已爾蓋明明則明之至也不已則聞之至也皆自我
以致之者也夫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何也蓋武王
之有天下雖牧野之師然非以力取之也原其所自蓋由大
王以來積功累仁陳其文德以洽浹於四國之民心而然耳非

王之德以武服之也三代得天下惟武王誓師武成之書為詳
蓋聖人臨事而懼之心不敢必天命之果在已也然或者不察
則謂聖人以武得之故記人特明其文德之所由來蓋曰自先
世而已然矣於乎使人明於此義則安有觀倖神詔而竊窺天
命者哉故引詩而詠之而三代無私之德蓋益顯矣則其參於
天地也豈徒然哉於是子夏起立以承教蓋得聞至論而喜也
按魏氏曰孔子問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
雨霜露為風霆流行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
精者也愚亦謂然橫渠曰糟粕煨燼無非教正此意也按應氏
說高向汪漢二詩所引之意魏氏亦有此說然非經意也又曰
問居一篇二段皆上達之言學者宜細詳之可也

坊記第三十

闕里堂主嚴黃說行著

此篇所記每章皆取以禮防民之義故名坊記大凡人之情皆易發而難制故待其既發而後救之則竭力而不能及惟於其未發而豫防之則人皆有以養其善端而消其惡念此人人皆可以為君子而先王之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然防之道舍禮何以哉故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周衰禮廢觀於春秋上自朝廷而下達里巷凡朝聘爵祿饗祭冠昏射鄉辭受先王之舊典掃蕩無存所以天下靡靡日入于亂人心無復節制凡以上人無復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五

一

以禮自防之道故也然則坊記之篇安得而不作哉於手使周人不可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則周雖至今存可也故程子曰坊記亦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尚審於斯哉又曰坊記援引論語曰三字則非孔子之言蓋論語皆當時門人所記其後乃以名篇意孔子當時尚未有此名義其為後儒所引明矣今蓋不知何人所作雖有至理然不可以為孔子之言又曰漢儒如賈誼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曰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董仲舒曰夫萬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未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按二儒之言如此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今不可考矣又曰二儒未去遠故能言先王之化如此後世又絕少矣此世教民風所以日遠于古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一節

此言君子以道防民之意乃一篇之綱也故為坊記之首章夫君子之道辟則坊與何以辟則坊也蓋其以道而坊民之以人欲而消滅其天理以至於不足者猶以坊而遏水之流以至於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五

二

汜濫者也故曰道辟則坊也夫人欲易肆人常至於熾盛而有餘天理難存人常至於消滅而不足故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况其無防民將若何人欲熾而天理滅又不但不不足矣坊之不可以已也如此是故君子有慶之制禮以繩之使長其性之善坊其德之或消滅而不足也制刑以威之使戒其情之蕩坊其情之或淫放而不止也為命之說以明示之使知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坊其情之羨慕觀觀於故也夫禮坊德則源養矣刑坊淫則流治矣命坊敬則理明矣聖人慮民之意甚周坊民之具甚備此民之所以作德而淫欲不生也坊之為義大矣豈曰小補之哉於乎彼不為之防俟其德性既放而不存淫欲既行而莫遏欲雖救之其將能乎

子云小人貧斯約二節

按此以下至末皆言防民之事蓋其目也凡三十五節今以文意相因分爲十二段

此二節一意言坊民貧富之情

一節云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則窮約務爲苟得而爲盜無德以守富故富則驕矜至犯上而爲亂此人情之易流如此聖人有憂之是故制爲之禮等級一定截然而不敢過分限有差乎施而無不足所以然者豈徒然哉正惟因其易流之情爲之節文以爲之坊耳如富之情易流於驕亂也禮正所以因其情而節其大過以坊其驕亂於未然之先如貧之情易流於約盜也禮正所以因其情而文其不及以坊其約盜於未萌之始故以

禮記

卷之十五

三

聖人所以制富貴貧賤之禮言之如制富也不使至於有餘如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坊其有餘而至於驕也其制貧也不使不足如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坊其不足而至於約也其制貴也不使快足於物如伐木之家不畜牛羊之類所以坊其快足於上而淫蕩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於富貴也優待之誠而節制裁限之意亦未嘗不周是故富貴者不得肆其情而驕亂之亂益亡其於貧賤也俯仰之所資雖衆而周恤保愛之惠則未嘗不均是以故貧賤者各安其所而約盜之亂流亡聖人所以爲貧富之坊其至矣哉此天下所以常治而不亂也懷心有所嚮快足少恨之義此所指快足也出朱子孟子吾何慊乎哉註二節即上文意據論語貧而樂宜去好字謂心安於是也若說

好樂則是粗迹而反爲不宜矣引詩言因厭貧賤而貪富貴故

爲亂與詩意少異千乘百乘以所出兵車多少之限言百雉以城垣之廣狹之限言此諸侯卿大夫富貴之定制如此則制貧可知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况不坊乎此整齊之辭後章放此左傳莊公封叔段於鄆曰都城過有雉國之害也正此意子云夫禮者至以弑其君凡三節

此三節一意言坊民上下之情

一節云先王之禮也夫何爲哉事之是非不決之謂疑至難明也惟禮所以章明之得禮則所爲是也失禮則所爲非也以禮而章其疑則理明而事之從違審矣心之邪正方隱之謂微至難別也惟禮所以分別之合禮爲心之正也背禮爲心之邪

禮記

卷之十五

四

也以禮而別其微則幾審而心之取舍定矣夫如是也則行其是而去其非禮固爲坊民之事不入於非焉者矣存其正而止其邪禮固爲坊民之心不入於邪焉者矣非以爲民坊者乎今以上下之禮言之自一命而至九命此貴賤有等也自一章而至九章此衣服有別也命多而服隆者居於上命少而服殺者處於下此朝廷有位也禮以辨上下如此故民知上之當敬也心發於微以讓上而爲心事形於外以讓上而爲事尚何疑微之不正而爲亂者哉然則先王所以嚴上下之坊固在禮矣二節云日景陽之宗也天無二日天象且然而況於人乎是故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凡以尊無二上乃天理也所以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故孔子作春秋楚越之王不書葬惟宣公十八年書

楚子族卒先王制禮國君不稱天家臣於大夫不稱君而稱王所以然者以楚越稱王僭也四夷雖大曰子不書葬葬其王號恐民之惑於土有二王也天子稱天王至尊也國君不稱天亦恐民之惑於土有二王也國君稱君禮也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於國有二君也先王所以嚴上下之坊者如此

三節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而與異姓同車之義雖其易於纂也雖然宜惟同姓為祓弒君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然則人君亦謹於微而已矣雖然同姓之弒又奚必於車利父使賊弒隱公于寢氏然則人君亦謹於微而已矣

此二節一意言坊民辭受之情

一節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君子之情豈異於人哉然其仕也或道未及行而徒富貴之大過君子則以為非義也寧辭乎位之貴而不辭賤寧辭乎祿之富而不辭貧凡以審義利之閒而已則有推讓之美無爭奪之風故亂益亡然其辭富不辭貧者如之何彼才德不足而受祿厚此食浮於人者也所謂富也其受之非自我致若可安矣然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受之得無愧於心乎才德有餘而受祿薄此人浮於食者也所謂貧也其報之不稱其分若不堪矣然權衡之無餘不害為賢者受之於我何愧哉故師其使食浮於人不義而富強使人浮於食得義而貧也言辭富者貪則卑賤可知也雖然此敬事後食往臣為諸事君以忠矣若詔德酬功則在君又有

使臣之禮焉固不可使食浮於人而任素餐之臣以敗政亦豈可使人浮於食而起權輿之嗟無以厲俗哉

詩經伐檀魏風坎坎伐檀兮宜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貳貳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權輿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二節云飲食尊貴人之所欲也敬老貴尊君人之所忽也蓋惟其心趨於欲則於理有不暇顧也故上人以讓率之民猶或犯之況於不讓乎此甚言上之不可不讓也故引角弓之詩以

明之用弓刺三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三節云君子禮讓之化稱人之君尊也自稱其君曰寡君言寡德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子云利祿二節

此二節一意言坊民利祿之情

一節云人君之班利祿有先後之序焉夫人之死於國事者與生而有功於國者二者皆利祿之所宜及也但死者則易忘焉爾故君之班祿必先死而後生夫以死者易忘而君之心能不忘故民感之而勤於其孝思矣亦借死也夫人有身為國事而出亡在外者與有功於國而在內者二者亦皆利祿之所宜

及也但亡者為易忽焉爾故君之班祿必先亡而後存夫以亡者易忽而君之心能不忽故民感之而勉於為忠義矣可以託大事也夫以利祿先後之間而其感人之化之大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引詩當只當作易

按進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是為桓公發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作此詩送之夫以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蓋真無借死忘生之心者故引以為證然則陳註更不必增入者乎之意自足矣

二節云人君尊賢使能之化以有其實也夫有國家者能貴有

德矣然弗與其天祿也則無貴德之實民未必化也惟有貴德之心而又不吝於班祿斯誠好德矣故民興讓見善而必尊也能尚有能矣然未賜車馬也則無使能之實民未必化也惟有尚能之心而又不吝於賜車斯誠尚能矣故民興藝游藝而不怠也是知民之興讓與藝者尊賢使能之化也人君尊賢使能者班祿賜車其實也蓋不徒空言而已是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約言而先實行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以其先言而無實行也夫言行虛實之間即人品上下之所攸分如此然則人君之所以成化信乎以有實行而不徒事虛言矣

子白上酌民言二節

此言民情犯亂之坊民心之順逆無常唯上之所感之耳是故

凡民之言有當於理而可行者亦有不當於理而不可行者君必以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理無往而不在無微而可畧由是博采而斟酌之其所否者固舍之矣而其有可者則必行之所以發政以正乎人者惟其取諸人而不自用所以立教以教乎民者惟其公乎人而不敢私夫然則一政一教皆本乎民所同得之理合乎民所同然之情矣是以民尊戴之而莫敢不從政之而正教之而善其視君之政教殆如上天所降下者焉其心誠服之何如哉此君命順則民有命也如此苟上以民為賤而不酌其言則政教不當於人心民必犯之不視為天之所施而亂生矣雖欲禁之其將能乎此君命逆則民有逆命也如此是故君子有見於民心順逆之幾如此乎

可畏也則信讓以泣百姓而廣陳言之路焉蓋信則歎於民常好問而竭其誠讓則不恃乎己雖通言而察之密此其所以人皆樂告以善而吾得以酌而行之政教之間也以此臨民則民心尊戴直如天上之所施雖死而不忍干犯之矣居常則致其親如子弟之於父兄處變則忘其死如手足之捍頭目其報禮不亦重乎大雅板之篇凡伯刺厲王也此三章責其僚友之不聽其謀也故警之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况於僚友而可以不聽乎其實以刺王也按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潰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

川者决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
士獻詩瞽瞍典史獻書師箴瞽矇賦謔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老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夫民應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繼也若
聖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于彘此詩之明效大驗也於乎君子觀厲王之所以亡與堯舜
禹湯文武之以好問而興則酌民言之所以坊犯亂者大矣
子云善則稱人凡四節

此言伐善文過之坊善者人之所欲君而伐焉者也過者人之
所欲辭而文焉者也然伐善則後厥善文過則益其過故在上
者善則當讓而稱於人過則當受而稱乎已為臣者善則當讓
而稱於君過則當受而稱乎已為子者善則當讓而稱於親過
則當受而稱乎已惟其如此是有讓讓之實矣故隨在皆足以
感人以為上則民感之而不爭而亡怨而讓善以為臣則民感
之而作忠以為子則民感之而作孝又焉佳而不善故上二節
引詩不協下二節引書義切雖然此凡人處已之道則當然耳
若以是而望於人則不可故君陳成王所以命君陳以監殷者
也而責之如此云云故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
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
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乎此其所以為
成王與以此觀之則已固貴於讓讓者為於人者則又欲其切
直此天下之義理所以無窮不可以執一論也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至民猶忘其親凡九節
此言教孝之坊

一節云子為父隱弛其親之過也善則稱親教其美也引論語
書義俱不協亦非孔子之言且從石梁氏說去論語以下字
二節云以人子承命之禮言之彼時或有他事致怠而色未平
及受父母之命則當忘之蓋有深愛則有和氣顏色婉容也以
人子諫過之禮言之微諫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不倦見志不
從又敬不違也勞而不怨父母怒不說而撻之盜起敬起孝
也如此則常變雖一心愛敬恒無盡可以謂孝子之不墮者矣
故引既醉之詩以贊之

三節云凡宗族之人皆父母之黨也人能敦厚以睦之則是所
以愛敬於其父母者有所不至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是故君子
必因敦睦之情而為會聚宗族燕食之禮凡所以廣孝而已角
弓之詩刺幽王棄其九族而使宗族相怨之詩也故引以為成
按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首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蓋人之所當親愛者莫如宗族兄弟而可道其殷勤篤厚之意
莫如飲食此人倫之本風化之原周公之所以為萬世法也及
幽王之衰典禮盡廢人道絕而國隨以亡矣於乎觀行善而知
周之所以威觀角弓而知周之所以亡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而睦族之禮有不缺以自足矣此承孝子不墮而言
四節云凡人於父之執友但可乘其重而不可衣其衣者何義
蓋敬之同於孝子 孝也苟衣其衣不幾於褻乎褻其

執是殺其父矣君子不為也此亦承孝子不墮而言於乎由父
母推之而畔於其黨文推之而敬於其親則君子安往而不
為孝哉

五節此亦論語至大馬皆能行養不敬何以別乎之意皆所
以甚言不敬之不可但此以君子小人之分辨言不敬則亦
小人之養而已不如論語之言不敬乃大為人子者將欲為小
人乎為君子乎將以人道養其親乎將以大馬畜其親乎合而
觀之則所以敬養者不容自己矣

六節言父子所以不同位之義以尊敬親之道也若同位而尊
卑相等則慢其親而非禮也書言君道直此不協不必曲為之
說

七節父母在子不稱老懼傷親之心以為益老也孝所以事
親者也慈所以愛子者也皆人之良心也缺之則多厚於子而薄
於親則傷於孝而慈亦不得其正矣故言孝未言慈凡以悅親
之心而已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感也感則不形亦以
嘆也故閨門之內父母之側也或感則有之而嘆則不形亦以
悅親之心而已按易父子嘻嘻失家節也此何以言感蓋聚子
班斲之類非感謹之嚴夫嚴威儆修嘆息憂愁固非所以事親
抑嘻嘻失節亦豈可以為孝哉但和悅而不失其是則可耳故
此感之義不可以不審

八節言朝廷敬老之化老者人之親也君子猶敬之而不忘况
於吾之親乎故民作孝上之所感也

九節云祭祀之有尸以人為之蓋為親之死而象其生者也宗
廟之有主以木為之蓋為神之亡以寓其存者也夫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象其生也寓其存也非以示民以
有事而致孝者乎是故君子之脩其宗廟以復其主敬其祀事
以享乎尸凡以教民追孝而已

子云君子敬則用祭器一節

此言賓主之坊君子之於賓也其所以盛物而薦之者有鼎焉
則用祭器不敢以其私囊也其所以實器而享之者有物焉則
當於禮不敢非而廢美而沒也所以然者何哉蓋君子之為賓
所重在敬而不在于乎食味也以食禮言之主人親饋客也則
客祭其饌而報之以敬主人不親饋不敬也則客亦不祭而報
之以不敬豈惟如是苟無禮也雖美亦竟不食焉以此觀之賓
之所享於主人者以敬不以物則主人之所以禮賓者誠不在
物而惟在敬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定受其福言
其敬而時也既醉父兄所以蒼行葦也言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則不在乎食味也幽明之間所貴者敬一理而已然則主人之
於賓也豈容以不敬哉此賓禮正義利之辨以為賓主之坊者
如此

子云七日戒一節

此言祭祀之坊以將祭言之敬齊七日致齋三日立尸而事之
過之者過者何義所以教敬也以陳祭言之三酒各陳之者
何義味薄者上而尊之味厚者下而賤之示民之不貪淫於味

也以獻酬言之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也然後主人獻賓而飲一者何義尸尊上也賓卑下也尊者獻多卑者獻少示民有上下也以既祭言之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而燕飲者何義以教民睦族也祭禮自始至終各有其義如此先王何以使之一一合禮蓋當時也以堂上與室中而相近也則使堂上者而親室中之禮儀或得或失而以詔告之以堂下與堂上而相次也則使堂下者而觀堂上之禮儀或得或失而以詔告之是以內自室中而下達於堂下或為執事或為相禮無一人而不留心於禮事無一念而不注意於禮此所以禮儀盡合於法度矣語盡得其宜如楚茨之所言也故引以贊之此先王之祭禮所以坊民之志親者如此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凡三節

此言喪禮之坊

一節言喪禮與賓禮不同然皆以漸致也賓禮每進以讓進以禮也喪禮每加以遠者示民有終也餘義見檀弓

二節言送終為大事聖人從周者喪禮備於周也

三節喪禮主人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何義未忍以主人自居所以避父之尊而追孝也以世子之禮言之未沒喪則不稱君者何義未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心之讓而不爭也按春秋僖公九年甲子晉侯詒諸季齊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傳曰書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氏疏曰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踰年稱君或曰然則未踰年何稱曰按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為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由此觀之則雖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然踰年即位三年然後稱王禮也後世自以日易月之制行則此禮盡廢因不踰年而稱帝又其甚也則宋太宗不踰年改元固宜以為弒也

子云孝以事君至貳其君凡四節

此言忠孝之坊以世子之禮言之世子之於父也尊則君也親則父也故在朝則孝以事君世子於有君在也則禮當若子與臣之節也故在學則弟以事長所以然者蓋示民不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也故世子當君在不謀仕嬖欲急於為政也惟當代君以下之日則命龜之辭稱君之貳某非代君卜則不敢稱也此正所謂孝以事親也以天下臣民之禮言之父喪君喪皆三年者何義蓋示民以君義之重而不疑於不尊也以下二節見曲禮如稱適子不敢有其身及財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此先王所以防民忘親貳君之情者如此註引左傳卜貳圉正出僖公十五年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二節

此二節一意言坊民利祿之情

一節云君子相見先行辭讓之禮而後用幣帛以致其情者何義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欲其仕者先敬其事而後其食之義也苟先財而後禮則民感之而為利矣無辭讓而直行已情則民感之而爭奪矣豈可也哉是故君子於有饋者或以他故或有疾病不能以禮而出見其所饋之人則亦不敢虛受其禮而納其所饋之物凡以嚴義利之辨以爲民坊而已按易無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言其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攸

往矣象曰不耕穫不菑畲朱子曰言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據此則是言不爲利故引以證先事後祿之意凶字誤也陳氏不考易義從而爲之辭失易意矣

二節君子不盡利而取之於已于以公其利而同於民此上不失已而下不失民也故君子仕則不稼至末坐大皆言不盡利以遺民之事大夫不坐羊士不坐大謂無故不殺也引大田詩切引谷風不協

子云夫禮至末凡七節

此七節爲一意言民男女之坊蓋男女之大欲存焉民所易犯夫婦人倫之本民所當先故坊記以是終篇且獨致詳焉其憂深矣

一節云夫禮者何也淫欲之心民之所易流也男女之別民之所易昏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坊其人欲易流之情而明其天理當然之別凡以使其光明正大而無曖昧苟合可嫌之行爲之義齊節約而有燥然綱紀人道之正也此先王防民急務莫切於此故下文乃詳之然其禮皆見於禮諸篇故不悉按春秋桓公十八年公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嬖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收公命齊侯于濞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季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故詩人作南山之詩以刺之其辭如此於乎夫以魯桓國君不能坊閑其室至弑其身齊襄適凡乃至通淫其妹亦以見紆人道之不可成也如此又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此正所謂自獻其身也故詩人歷有敝荷載驅之詩以刺之學者必詳以二經參考之然後知其禍亂之由而人道之別不可以已矣

二節按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曰昭夫人孟子卒昭公聚于吳故不書姓公羊穀梁皆曰諱取同姓也蓋魯與吳皆姬姓胡傳曰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矣國也宜以此觀之此三君者豈非萬世之永監也哉

儀禮記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施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馬室

昏禮也女奠爵于房東立於位而俟婿至父出使女出于母左父

西面戒之必有正焉在房中而不忘時或亦然若衣若笄母戒

諸西階上才降○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風夜無違命舅姑母

施衿結說曰勉之敬之以夜無違官事謂姑命婦之事若內宰

也庶母及門內施衿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絜宗爾父母

之言風夜無違視諸衿聲

義曰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手以授婿此事之遠也以

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解曰此釋昏禮舅姑受女之義夫婦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

死從子有三從之德無一違之禮此所以承子授婿而必親也

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焉者况不敬戒以坊之乎

於乎使為婦人者皆知從夫之義而不敢違使為夫者自知婦

人所以從我而謹其所以帥之使從之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矣又尚焉有相與為亂如魯桓文妻者哉坊記以是終篇其

義深其情切矣又曰此節宜歸昏義陳註婦猶不至義欠精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五終

禮記目錄卷之第二十六

表記第三十二

鄭註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此亦大畧言之然篇中言

仁處多程子曰表記甚有至理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

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

其言正愚謂表記義理精純聖門惟顏曾數子可以與此蓋

多聖人之言故其篇次中庸學者宜潛心焉又曰表記惟以

怨報怨義道以霸夏道尊命事君大言望大利辭欲巧數章

害理非聖人之言蓋記人參入宜刪去

子言之歸乎一節

此記聖人思歸之嘆今儀刑之有本也蓋欲傳道以開來學以

繼往聖與論語在陳歸與之嘆一也子言之曰吾其歸乎道之

不行我知之矣然吾之所以欲歸豈徒然哉蓋君子之心常存

敬畏身雖處乎隱微之地而心則凜然若甚明顯之中九所以

渴人欲於將萌而存天理之本然者雖不顯而亦臨雖無射而

亦保是以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蓋心無時而不敬故耳不待

忿厲而自然威嚴蓋心無時而不威故耳不待言語而自誠信

蓋心無時而不信故耳是則君子由密進德之功而馴至於成

德之地如此吾苟能然則儀刑有本教自我立而道自我行奚

何必歷助助說為哉此吾之所以欲歸也雖然此非聖人之心

聖人之所不得已也

案此章與中庸微有不同中庸潛雖伏節是謹獨省察之事不勤而敬不言而信是存養之事指心上說若此章隱而顯是功夫兼存省在內不矜而莊下是成德言且積中發外之盛如此也故曰儀刑有本此微不同刑法也儀刑言儀表可法則也正指不矜而莊三句言有本正隱而顯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節

此言君子密其敬身之功則其效大矣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然皆本之於心有不敬則其失隨之而交際之間其見愧作於人者多矣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故其接於人也無微不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何失足於人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而何失色於人可言而言可默而默而何失口於人夫然則敬

禮記

卷之三十六

三

身之功為甚密矣其效不亦大乎蓋惟不失足故人望其容貌而見其足畏莫不畏之矣惟不失色故人瞻其顏色而見其足憚莫不憚之矣惟不失口故人之聽其言語而見其足信莫不信之矣此敬身之效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言能敬忌則無失言而足信也觀言則貌與色可知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一節

此釋楊襲不相因之義所以明有敬也夫始末恒楊襲謂之相因今君子行禮之時或初楊而後襲不敢因其楊而不更或既襲而後楊不敢因其襲而不改如行聘襲也而以享則楊執龜玉襲也而無事則楊此何義也蓋民之相漬凡以節文不辨而人心憚勞耳是故先王制禮以變為敬方事之貴其文也則楊

其末方事正其質也則襲其表所以使事有節文之辨人無憚勞之心務相敬以全其父母相漬以階其禍耳然則衣服改易之間顧先王精意之所存也行禮者可不慎哉

子曰祭極敬一節

此言幽明大事當各盡其道而戒其克終也夫禮行於幽報本始通於變莫大乎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故祭須自始至終竭盡其敬不可繼之以樂而至於弛也禮行於明正名分出政令莫大乎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故朝須自始至終竭盡其辨不可繼之以倦而入於簡也蓋人情常難於克終大節莫貴於持身是以繼樂繼倦記人深以為戒於乎享之必樂已至必哀文王其

禮記

卷之三十六

三

極故者乎出降一等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如也孔子其極辨者乎彼既濯而往則無可觀退朝而顧者其繼樂繼倦也何哉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一節

此言君子盡其在我則無往不善矣多聞而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而慎行其餘則寡悔禍何自至乎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誠其可揜乎上交不誦下交不瀆耻何自至乎故君子盡其在我而已彼暴虎馮河鉅而無悔閑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闇然侮人而人亦侮之何哉又曰此節亦以利仁者言耳若安仁者則無意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一節

此言操舍所關之大而君子所以必密其功也夫外焉矜莊內焉主敬則內有以正外有以檢身故曰強謂曰強一日而為聖為賢由此漸進矣內焉苟安外焉修肆則內無以持志外無以檢身故曰偷謂曰偷一日而為下愚為不肖由此漸達矣夫日強與偷其損益於吾身也大矣而惟莊敬安肆為為之君子其可以不勉哉是以君子以一日安肆也則心無檢束矣故外因之而錯出不齊外既不齊矣則內又因之而拘迫不安所以如不終日也如是則日偷矣豈可使吾身一日如是哉必日日主敬焉內以檢束其心也而使乎外無錯出之容日日矜莊焉外以整齊其貌也而使乎內無拘迫之患雖一日不敢少懈焉此所以日新又新而駿駟乎聖敬之日躋矣豈不日強哉於

子曰旅尸戒以事鬼神一節

此言事鬼神見君之禮其義如此祭以事鬼神必先三日齋七日戒邑竟之臣或朝覲或聘問入而見君必擇日月之吉此二禮者何義鬼神至幽者也毫不敬則幽明之分隔而難格矣其可以不齊戒而致其敬乎故先王恐民之不敬而制為齋戒之禮所以使人致敬以交幽者也人君至尊者也念不敬則上下之勢遠而難親矣其可不擇日月而致其敬乎故先王恐民之不敬而制為擇日月之禮所以使人致敬以尊上者也王

此言人心之蔽於所襲欲人深戒之也狎褻狎人也侮侮慢人也言人狎侮人至於得禍將死猶恬不知畏者何哉蓋為其所襲故也使其知畏則深戒其狎侮之心又何至於得禍而死哉按書旅獒召公戒武王也曰德威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亦言人君之於君子小人皆不可以狎侮如此於乎夫以武王之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而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君子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一節

此言賓主相接見之禮其義如此古人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則不相接相見必有執摯之禮無禮則不相見此何義也蓋無辭則直情徑行無禮則恭敬不章皆相襲之道故必有辭所以婉曲以通其謙讓之情有摯所以奉承以明其恭敬之心蓋欲民之無相襲如此觀儀禮聘禮聘禮士相見禮既禮皆有辭有摯則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由朝廷以至於里巷莫非行禮之地寧有一人之相襲者乎此天下所以為一家中國所以為一人也先王制禮之意深遠矣哉

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一節

此言人性之德皆有關於天下也仁為天下之表何統自行之

原在人爲大本居四德之首在天爲尊爵立人之極而作則於四方推我之心而表正乎萬邦蓋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敬矣故曰表義爲天下之制何至方而無偏無黨剛大而不可屈撓至嚴而大中至正毫髮而不容僭差心發於內則以之爲分限事處於外則以之爲品節蓋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畏矣故曰制交際往來此感彼應而有不容已者此禮之報也而爲天下之利何稱物乎施燦然有文以相接講信脩睦藹然有恩以相愛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其何利如之故曰利以此觀之人性之德無一而不關於天下也可不務乎

子曰以德報德一節

按論語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章則此非聖人之言明矣宜刪去

禮記

卷之十

六

而以論語之言補此章爲是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一節

此言安仁之難所以君子成人以恕也仁性善也人固有欲善其身而好仁者矣然利仁之事耳惟大無欲而自好仁焉不識不知順帝則以從容體諸心者渾乎大極之全何思何慮處天道而游衍成諸身者藹乎乾元之德則是心安於仁人雖見其有好仁之實而彼固忘其所以好矣不仁惡也人固有畏置其身於惡而惡不仁者矣然強仁之事耳惟夫無畏而惡不仁焉非有所存而自不忘心至虛也無一理之不純非有所理而自不亂身至靜也無一息之或間則是心安於仁人雖見其有惡不仁之實而彼固忘其所以惡矣此中心安仁唯聖者能之天

下一人而已矣世寧可以多得而亦豈可以易哉是故君子議道則以已之所當盡而置法則以民之所能及蓋無欲而好仁道之至也而民則知當好而好斯已矣不必過求其無欲夫然故好之之久而自然忘其所欲而至於無矣無畏而惡不仁道之至也而民則知當惡而惡斯已矣不必重責其無畏夫然故惡之又自然忘其所畏而至於無矣是則自己議道非徒厚以成已也道之分量必安仁而後至以民置法非徒薄以待人也民之資稟惟利仁爲可能然則君子所以成人之仁者夫顧有道哉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此意

子曰仁有三一節

此言仁有功情之等而不可偏也仁有三等凡人爲仁其功則

禮記

卷之十

七

同三者之等以其情異也何也功也者事業之見乎外也仁之施也或可強而能故人之功有同乎仁者其仁未可知是非功之不可以爲仁也功既有心所爲而其情或不在是也如桓公之假仁以利已安可同於湯武之行仁以救民情也者天理之妙於中也仁之本也不可襲而取故人之過有同乎仁者其仁則可知是非必過而後可以爲仁也過既不幸所致而其情則在是也如孔子諱君之至仁安得不同於周公之愛兄是故安仁利仁強仁三者之功行之於外非不同歸於仁然仁而安知而利畏罪而強三者之情存之於中則不能以不異故安仁者上也利仁者次也強仁者又其次也此論仁以情爲本也然功又豈可以偏廢哉特當知所先後耳故情之仁者爲仁在所重

義字俱作功情二字者

問曰時說下段言當濟以義不承功情說何如曰不可愚前見前輩皆如此說覺得於左右字難通故斷以仁義人道字宜承功情字今看吳文正公亦如此說曰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右左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絕也仁之為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言故曰義也此說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今下段仁義字斷承功情字說

道有至一節

此言行道有淺深而其效亦有人小也至道以王如湯武之正

霸者為義則又失矣故此章宜從石梁王氏為非孔子之言刪去若吳文正曰至道是安仁之聖人可以君天下而為王義道是利仁之賢人故可長諸侯而為霸者道亞於賢亦可保國而不失或卿大夫士可保其身家此從記人之意而為之辭或亦難通

子曰仁有數一節

此言仁義之道不一而申言仁也人之體仁不能以盡仁故隨其力之所至而言皆可以仁名矣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故隨其用之所處而言皆可以義名矣是義有長短大小也嘗觀於仁矣彼良心有感於外而惻怛即形於中者是蓋視人惟我而博施濟衆以為心視我猶人而萬物一體以為念愛

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即古人爲仁之法而致力行己之善者是蓋取人以爲善而愛不根於所性取善以輔仁而理每由於強得資人之仁其所發者淺矣夫惟所發者深也故其及也遠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由是詩言之身雖作於數世之前而慮每關乎數世之後慶澤之傳自今日而垂之不朽矣愛人之仁固將數世佑也其及不亦遠乎夫惟所發者淺也故其及也近卽風谷風之詩曰我今不閱遄恤我後由是詩言之惟求盡乎在我不暇計乎其他一身之謀且不足而何以詒謀於孫子矣資人之仁惟終其身已也其及不亦近乎是則或爲愛人爲數世或爲資人爲終身仁固有數矣義之長短大小不亦可以類推哉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按文王有聲之詩言武王遷鎬建學行禮而天下心服之事蓋周家八百年有道之長其原在此所以卒章結以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章引以言仁之所及者遠矣若卽風谷風婦人見棄於其夫者所作夫婦人從一而終義所宜然况其夫爲新婚所亂遭此厭棄而終身不忘厚之至也而乃引以爲所發者淺之應何也按詩小弁之卒章亦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矜我躬不閱遄恤我後與谷風篇同蓋宜曰見廢於幽王之詩按幽王娶申后生宜曰後嬖褒姒生伯服而申后遂宜曰宜曰奔申申侯怒與大戎攻宗周紂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於平王以宜曰廢逐之日父子天性而見斬絕固宜不遄恤後之謀及其身爲天子號令威權一由已出豈

容尚無詒謀燕翼之慮哉顧乃親遭廢逐曾不是懲不撫其民使有東新蒲楚之譏賄人寵妾無復綱常紀法之宗威令不行失道滋甚遂使王室之尊下同列國秦離既降大雅隨亡然則所發者淺所及者近又何尤哉故此章所引蓋在小弁而非以谷風也學者深思自得之於乎觀於此可以見周之所以興亡而當以武王爲法重以平王爲戒矣今二詩皆作躬

子曰仁之爲器重一節

此言盡仁之難所以君子責人以恕也仁統四端萬善其爲器重矣故舉者莫能勝其重而全體之與天地爲終始其爲道遠矣故行若莫能至其遠而不息焉然重雖莫勝而非莫舉也遠雖莫致而非莫行也故隨其舉之或多或寡行之或遠或近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皆可以仁名此取數之多惟仁爲然若夫必勉以勝其重以致其遠全體不息而盡乎仁則不亦難乎君子知其然是故其成人之仁以恕也彼論仁以任重道遠爲盡此全其性分之所固有民義之所當然者也苟盡此義以度人將見一疵尚存者亦病於舉之不勝一息少懈者亦沮於行之不致斯天下無仁人矣不亦難爲人矣乎惟於舉之中而較其多寡行之中而較其遠近此則舉今之賢者以相望者也將見多者則賢於寡遠者則賢於近斯賢者可知矣不亦可以使人自相勸勉而成其仁也哉雖然責人欲恕履道欲全仁固重也弘以任重則天下無不勝之器仁固遠也毅以致遠則天下無難致之道觀聖門高弟惟參爲最魯然及其易實易獨以仁終學之能變化氣質使

仕重道遠也如此故士不可以不弘毅而徒患仁之難也矣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一節

此言安仁之難而贊詩以勉人之志仁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是固難也然人豈可自諉其難哉大雅蒸民之詩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君吉甫作詩以送之之辭也小雅車牽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樂其新賢之詩也夫子引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一如此其篤哉由其言而來其心蓋卿道而行知至至之奮然而其力知終終之深造之以其道必也中道力竭然後止乎苟非力竭則雖欲罷而有所不能故常忘其身之既老而不覺雖欲止而有所不安故常忘其年之不

禮記

卷之十六

三

足而不知況或容有他顧以分其心乎所以惟日孳孳焉勤勉直至死而後已苟一日而在則終食不敢有違一息尚存則此志不容少懈蓋必至此然後生以為順死以為安此詩人好仁之篤如此人能如此志仁則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而中心安仁之地亦馴至矣尚何若於難而不勝哉

按此章與上二章相連記入極有深意蓋上二章懼人之責人厚也故示之輕以約所以使人易從而成其仁此章懼人之責已怨也故示之重以周所以使人志仁而盡其道蓋發明議道自己置法以民之意贊詩數言如難頭急水一直到下口氣不可少停

子曰仁之難成又矣一節

此言志仁可以寡過而示以為仁之資也仁之難成又矣非仁之難也人人失其所好私意行而良心喪故耳是以若志於仁雖或有過其精則善人自知之可得而辭也然所以志仁而可寡過者果何所資哉彼禮之道至大也恭雖未足以盡禮然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而近之矣仁之道至大也儉雖未足以盡仁然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之矣情實之道亦至大也信雖未足以盡情然信則不欺於物得情之正而近之矣人能中以敬讓之心而行此恭儉信之道則雖有過其不甚矣何也蓋恭則近禮遠耻辱也過可寡矣信則近情言可復也情可信矣儉則近仁斯知足也易容民矣以此夫之不亦鮮乎此所以敬讓以行此三道而過不甚也然則志仁而過易辭者亦以此為之

禮記

卷之十六

三

資爾微辭欲妄行矣其所好故有辭於天下也其可得乎抑此亦以敬讓之心為本苟無敬讓則三者亦不能以自行矣按情本於性天下之達道由此而行之其道甚大故信為近之不必依石梁王氏作情近信引詩言恭近禮也

子曰仁之難成又矣凡二節

此言君子能成人之仁以其責之恕而成之有道也仁之難成又矣惟君子為能成人之仁焉何也彼人所以不能成人之仁者凡以責之太嚴固以重其畏難之心而成之無道又無以啓其從入之門耳惟夫君子以無欺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此固我之所能而人所不能者矣苟以我之所能而責人則立已於峻人將不勝其病而難從苟以人所不能而責人則形人之短

人將不勝其愧而自愧於是而不以所能而病人則責之固怨矣而且成之有道焉聖人制行以爲民之法不制以己之所獨能而必以天下之所共能好仁不必無故也惟其欲而好仁焉惡不仁不必無畏也惟其畏而惡不仁焉所以然者何哉正以使乎賢者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以行其言必至行顧其言也使不肖者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耻以行其言不至躬行不逮也庶乎人皆尚行而仁或可成矣何使制行以已則上之所率可言而不可行下之所應亦尚言而不尚行又誰有所勸勉愧耻而志於行仁哉故立法之中所以使民易從矣然而無以輔導來持之亦安能一其志而不分哉則又爲之制禮焉所以以仁之中而節約其行使無大過不及也爲之立信焉所以以仁

之實而固結其志使之著誠去偽也爲之齊其容貌焉所以驗其仁文之著於外也爲之正其衣服焉所以稱其仁德之存於中也爲之廣其朋友之交焉所以使其切磋相成輔仁而造其極也合是五者則內外夾持其慮之也甚周人已相輔其防之也甚密是蓋欲其念皆仁而他岐不足以惑其志事事皆仁而物欲不足以奪其守專一於仁而其成易矣然禮信朋友之教人知之矣若容貌衣服亦外而已而先王亦立以爲教者何哉蓋惟容貌以文衣服以稱之也是故君子之服其服矣則思夫容貌不端服不稱也故必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矣則思夫辭令不順容亦偽也故必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矣則思夫德行不立辭亦偽也故必實以君子之德蓋教之者雖由其外

以感其中而思其所教者則必實其中以稱其外是故德行爲本辭令次之容貌次之衣服又次之而人皆務作德順辭脩容以稱其服以成其仁矣如其容不稱服辭不稱容德行不稱其辭則君子共耻其偽而不稱矣安得而不勸勉以求其稱哉是以衰經則有袞色也端冕則有敝色也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也由中達外其德脩其辭順其容備其服稱矣此人所以成其仁也然則聖人之教何者而不切於斯人哉夫責之以恕則人無所疑畏而易親成之有道則人有所持循而可入故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小雅何人斯暴公爲知士而諸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此引以戒人之懈怠爲惡而自叛於聖人之教者亦通雷風候人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小人在

位而不稱尊服也此引切
按此以上至無欲而好仁章凡八章皆言仁道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一節

此言義道公乎天下而舉君臣感應之義以明之也君子之所謂義者何哉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是故不以貴而或逸不以賤而徒勞分所當爲合人已而無間職所當盡通上下而皆然此謂正方而爲義矣若徒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則偏私而豈義哉彼分莫貴於天子以諸侯而事天子固也然理莫尊於天則以天子而祀上帝亦宜也故必天子親耕籍田爲桑祿以供粢食爲社稷以實尊嚴勤以事乎上帝矣則諸侯亦朝宗親迎考禮正刑一德勤以輔事天子焉蓋上行而下斯效

君威而臣斯應此貴賤皆有事於天下者如此若天子而忘尊天之禮無所事事而好逸則諸侯亦忘尊君之禮又誰復事事而服勤也哉信乎君子之所謂義在正方而無偏私矣此言事在貴遠以賤之有事人皆知之但不知貴之當有事也所以下

文亦重天子邊

子曰下之事上也一節
此言臣道貴於盡仁而聖人能之也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是則澤及於民心一於君無所為而為善仁之厚也孰過於此何以言之仁不止於恭儉而恭儉以為仁禮不止於信讓而信讓以為禮事則集矣曰此微臣之分也何敢自尚身則顯矣曰此吾君之德也何敢自尊在位而不敢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六

末

侈也堆儉約焉受其祿懼乎於人惟寡欲焉賢當在位不敢蔽也必讓於賢焉自尊則不能尊矣必自卑焉放心則踰於義矣必小心焉此謂庶民大德也而其心豈敢觀倖哉以此事君求以盡其在我而已其得君也由乎是道無驕心也其不得君也由乎是道無怨心也蓋得之不得曰有天命吾惟聽受其自然而已何容心哉此之謂不敢有君民之心詩曰凱弟君子言大德也求福不回言正心也盡此道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蓋舜由溫恭允塞至百揆時叙禹由祗台德先至地平天成文王由緝熙敬止至惠鮮鰥寡周公由敬義夾持至制禮作樂皆有君民之大德矣然皆以為分所當為初無過分之事故舜至陟以帝位尚讓德弗嗣禹至會謀攸同尚稽首因籙文王至

三分有二且以服事殷周公輔成王于幼冲惟赤芾凡則皆小心以事君而已尚何君民之心哉此人臣之厚惟聖人為然又引大明詩言文王而餘三聖可知矣於乎若湯武誅殘之師在天命既絕之餘則無復君臣之分尚何害其事君之心哉後之臣子無舜禹文周之德而及舜禹文周之心非湯武之時而行湯武之事者寧獨不知臣節抑亦未審於天命者邪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一節

此言名實皆於相須唯聖人能之也亦承臣道而言先王之立謚也加以美名所以尊顯其功德之聲名於後世也則實盡其平生之功德而枚舉之矣然而惟就其中而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而其餘則畧之此豈沒人之善哉蓋君子之道以實勝為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六

北

善以名勝為耻行者實也謚者名也謚過其實則名浮於行而可耻矣此所以制謚雖以尊名為義而賜謚則以節善為宜也先王之於臣下厲之以尚實者一至於此是以君子為之臣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凡以處情實而已過行則不率凡以求篤厚而已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凡以求下賢而已此皆自卑而務實者也然惟滿招損謙則憂益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矣實勝之善何如哉彼后稷教民稼穡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手足所遵用者哉固宜以仁聖自居矣唯欲行浮於名也故有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此務實勝而臣道之盡者也於乎彼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者亦獨何哉

按以上三節言義及臣道之盡仁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此二節

此言君道之仁貴於全而成其偏也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其言其難也大雅泂酌之詩召康公所以成成王也其詞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何謂也蓋凱之爲言強教之謂也夫民性雖本善然溺於情欲之偏未易以振起之也是故君子必擴其心所得之理而強以教之不能以無惡也爲之懲創使自易其惡雖人情有所不堪而不暇顧也不可以不善也爲之引道使自至其善雖人情有所不樂而不違恤也強教如此然後可謂之凱矣弟之爲言說安之謂也夫民心各有欲然限於勢力之不瞻未易以得其所也是故君子必推其心所同然之願而說以安之民有所欲也則與之聚之使之各遂其生而無一夫

禮記

卷之六

八

之不獲民有所惡也則勿以施之使之各足其願而無一民之失所說安如此然後可謂之弟矣夫曰凱曰弟義雖不同然強教說安抑是二事哉要亦並行不悖耳是故即其事言之人情莫不欲樂而樂極則荒矣君子之和民以樂也又以道而制其欲不使荒焉治民莫善於禮而禮勝則離矣君子之序民以禮也又以樂而合其情使之親焉臨民必以威莊然不安則威而猛矣君子之感而不襲莊而不慢出於自然者也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此寬嚴並至之道也率民必以孝慈然不敬則流而御矣君子孝以事親慈以畜衆敬以行之者也故可以親也而不可犯也此愛敬並全之理也由是觀之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毋荒而敬則強教之者又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

禮記

卷之六

九

也以強教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之者又未嘗不在舉凱而自然及弟言此而自然該彼君子之仁之妙如此此其所以爲民父母而難能也哉蓋父道存乎教凱以強教之則所以使民以正其德者有父之尊矣母道存乎養弟以說安之則所以使民以厚其生者有母之親矣惟其有父之尊也則不必生之爲父也吾能以父道而教民斯民亦尊之如父也謂民之父也何愧惟其有母之親也則不必育之爲母也吾能以母道而養民斯民亦親之如母也謂民之母也何忝故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此豈易能哉其惟聖人乎蘊之於心者粹乎內聖之學斯足以基外王之治成之於身者淳乎天德之純斯足以溥王道之化故擴凱弟之心爲強教說安之政父民而民亦父之母民而民亦母之苟非至德則厲精督責爲察察者之寡恩而私惠徇徇終煦煦者之難偏矣尚何足以言凱弟亦何足爲民父母哉此君子之仁所以難也若父之親子親賢而下無能則是能強教而說安或不足矣故父但見其尊而不親母之親子親賢而無能則憐之則是能說安而強教或不足矣故母但見其親而不尊此一偏之仁所以人君貴兼全之也

按下文言水火天地以設辟猶可至言命言鬼則似荒唐決非孔子之言疑記者加入以爲下文張本也若上文之語精粹則又真聖人之言也呂氏曰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先儒訓凱爲樂弟爲易此云強教之說安之宜若有異詩有凱風周官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左氏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凱風

鼓動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愷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盛疆之意。故訓誨孝弟之弟兄弟之弟皆順也。有說下之道。故訓說此說好。凡看書如此方是一字不輕放過。鄭子產曰。水柔則民狎而溺之者衆。火烈則民畏而蹈之者鮮。亦微似此章。火尊而不親之意。蓋子產以嚴治鄭也。

子曰夏道尊命至不勝其敝凡三節

此為疑經非孔子之言也。夫時勢所趨。聖人雖不能不隨時救弊。然至於強教說安之大體。則未嘗不同。故井田學校之制三代嘗以相因。而無改而典則官例文謨武烈則實與典謨相並。故夫子於夏殷之禮嘗極究心而深嘆惜其無徵於後也。其於周禮又極稱其郁郁之文而屢發其從之之志。何至數其敝壞。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子

一至此極且以強民窮極爵賞刑罰歸之當代是豈聖人爲下之義哉。且人君爲治教養而已。今日強教說安惟虞帝能之。而後雖有作者莫之及。然則聖人所以致三代之隆而垂七八百年之基。果何物哉。於乎其亦不患之甚矣。後儒釋經至此皆不辨其非而一以爲聖人之言。從而爲之辭。竟亦未論其世邪。今宜依石梁氏說。判去此數節。

子曰虞夏之質一節

此言帝王文質之至以其各有所尚也。夫帝王之治天下立本之道固無不同。而趨時之治則有所異。是故敦朴無華之謂質。多儀盡制之謂文。帝王之治莫不有質者存也。亦莫不有文者在也。然惟虞夏之世爲質之至。殷周之世爲文之至。何哉。蓋文

而勝質斯質非其至也。惟虞夏之質雖亦有文。但惟尚乎質。不尚乎文。而文之少不能勝其質之多。此其質之所以爲至也。質而勝文。斯文非其至也。惟殷周之文雖亦有質。但惟尚乎文。不尚乎質。而質之少不能勝其文之多。此其文之所以爲至也。故質非虞夏之所苟安也。風氣方淳。世俗方朴。聖人不能不先天以開人文。非殷周之所待已也。風氣既開。人文漸著。聖人亦惟因時而立政。此四代之治。于質文因革之間。固所以與民宜之道也。大抵質有二。有從心而言者。禮以忠信爲質之說是也。此帝王之所同也。有從事而言者。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之說是也。此帝王之所異也。蓋千聖相傳。惟一心治事理。則隨時有異。學者不可不辨。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廿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一節

此贊虞帝之獨盛而舉其道化以明之也。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此虞帝之獨盛何以見之。彼其生也有天下而不與生。不以天下爲私也。其死也傳諸賢而爲天下得人。死不以天下爲私也。則心乎斯民而已。是故子民如父母。自其子之如母也。則有憐恤之愛。出於誠心。終於惻隱。如民居未奠。咨禹以平水土。黎民阻飢。咨棄以播百穀之類。其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一自然而然耳。自其子之如父也。則有忠利之教。盡己之心利民之用。如五品不遜。命契以敷教。五教弗率。命皋陶以明刑之類。其猶嚴父之教。發於其心之誠也。利於人而有功也。一當然而然耳。故慈以親民也。而有可

尊者存焉政以安民也而有可敬者存焉威以服民也而有可
愛者存焉富乎民矣而使之有禮以節於物而不奢惠乎民矣
而使之能散以周於物而不吝此教愛之道兼全而不偏父母
之仁運用而無迹所謂子民如父母者如此其君子化之尊仁
畏義公理行矣耻非用輕財實而私欲發矣忠君而不犯上而
臣道盡矣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寬以
有容而共是非善惡之實文有辨而不苟而處人正矣此民協
于中虞帝之化如此甫刑曰舜之德威而天下無不威舜之德
明而天下無不明然則信非虞帝其能有道化之隆如此乎故
曰後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此據記人之意如此愚竊謂
不然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則禹亦生無私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廿

也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則禹亦非厚其子也觀三代井田學
校之制及數聖人典則刑謀烈之威則懼懼忠利之政亦非
獨虞帝為然也聖人德化之威何嘗於此有偏哉善乎延平周
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矣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厚其子者順天而已矣且
其有憺恒之愛而至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果舜之極致
則惠而能散不足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至寬而有辨特舜
之德廣耳朱子之進化則豈止於君子者哉此言先得我心之
同然學者詳之

按以上六節言君道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一節

此言君子事君善始而善終也夫天下之道有體然後可以適
用前定然後可以有成況於事君乎是故君子經世之學皆豫
定於胸中矣致君之畧有前定之規模矣及其出而事君必先
發之於言以為藉所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者何如則言之所
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者何如則言之言之而所以事君之資
在此矣然後拜而自獻其身於君君蓋焉未出前進而退在我
綽有餘裕身吾身也今而既出則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豈復為
吾之身哉即君之身耳其身既獻則一無係累惟吾先資之言
所當行所以致君者必行之君以成信苟有不得則以死繼之
所以澤民者必見之民以成信苟有不行則以死繼之故君有
責於其臣者授之職也臣有死於其言者先資之言宜信而身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六

廿

已獻之君也故言而有必踐也死而有所不辟也夫然則臣道
盡矣尚何素餐之咎而欺君之罪哉故受祿不誣受罪不誣此
善始所以善終也彼以謀利先資而復無致身之義者卒之偷
生苟免以圖富貴身名俱喪亦何益哉先資之言伊傳為上孔
明次之管樂又次之韓信又次之應氏以管樂與伊傳並言且
以孔明為庶幾於此而出管樂之下失輕重之義矣拜自獻其
身五字不可輕看下文云臣有死於其言者蓋本此故應氏引書
釋此義其精蓋自靖自獻出微子篇正殷三仁謀死國事之言
也於乎後之為臣居常其尚踐伊傳之言處變則尚為三仁之
身哉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一節

此為經天利小利分明指大祿小祿而言蓋記人玩不家之
古之辭不審而誤為之辭也鄭氏註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
言可以立小事也此解大利小利與呂氏同似亦可通但不以
大言受小祿一句更文飾不去君子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寧
使人浮於食言曰君不我知而不受必大祿而後受哉此章宜
從石梁氏說刊去不可存之以為苟祿者之口實易大畜利貞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言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所畜之大也宜
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為一身之吉天下之吉
也若窮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此言是以但得
食祿以有為則道可大行德可遠被便為吉矣何嘗計其祿之
大小以為辭哉故此語決不可通

子曰事君不下達一節

此言事君以正直之道也不下達不引為惡而責以難也不
尚辭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正已以移君也非其人弗自始進以
正也凡此皆正直之道以此事君則無往不善矣故引小明之
詩以證之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利也

此為疑經三代以上諫無常職而人得以諫故雖遠臣苟聞闕
失亦無不得諫者夫逢迎阿諛逢君之惡所以為諂豈有直言
極諫犯君之怒而以為諫哉此宜從石梁說刊去以厲直言或
曰然則潛室陳氏論算蕉死諫以為口舌之功何也曰按史記
秦繆毒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

十七人齊客茅焦最諫言甚切直始皇悟母子復合如初
是觀之茅焦齊客耳其於始皇非有君臣之分也非有言責之
官也律以聖人之義則危邦不入可耳何義之急而諫諍若此
正潛室所謂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也則
其斷以陵節犯分以求自達固不為過若此所云事君則分明
委賢為臣君有闕失雖遠豈得不諫於乎使茅焦秦臣也則先
儒又當有別論也然則事君遠而諫難以為諫矣

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此言人臣當各盡其道也適臣處工左右朝夕與居以承弼
辟者也或過於和則流而為同阿諛以從乎君矣或不及於和
則乖而為異矯亢以忤乎君矣是以其道在可否則相濟剛柔得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廿五

中以守其和也宰太宰天官卿以八法治官府小宰以六計弊群吏
之治者也其道在正百官終歲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以正其官之邪也上而三公次而六卿皆內而
列於王朝之大臣也與廊廟之上則憂其民是以其道在慮西
方民生慮其困也風俗慮其偷也賦歛慮其重也工役慮其煩
也禮樂慮其廢也刑罰慮其苛也夷狄慮其驕悍也盜賊慮其
竊發也風雨慮其不節也寒暑慮其不時也方泰切復隍之憂
既濟謹衣衾之戒居豫有介石之心蓋惟恐四海之內或一民
之失其所而邦本以搖或一事之失其宜而紀綱以斁而凡可
以計安天下者無不至也夫適臣守和則君德正矣宰正百官
則朝廷正矣大臣慮四方則天下治矣人臣之當各盡其道以

此或曰守和何如按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側晏子適室
馳而造焉公曰唯恤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撫亦同也焉得為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
之以新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
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醢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
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體三
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
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撫不然君所謂可撫亦曰可
權記曰錄

禮記

卷之五

七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一節

此言人臣諫過之禮諫止其君之失納之無過之地者此人臣
之所欲也暴揚其君之失於外使人知其有過者此非人臣之
所欲也蓋忠厚之道故引詩以明之

按宜從鄭氏註證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胡不告之乎正與
下文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相應朱子釋詩經亦引之今陳氏
既云胡不言乎則是用鄭說何乃前又云相去遐遠則是一

字而有兩釋此便是於字義未精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一節

此言人臣進退之禮義而以實禮明之也人臣之事君也進必
以禮禮主於辭遜以禮則進甚難退必以義義主於斷割以義
則退甚易惟如此故在位皆正人大德大賢居於上小德小賢
居於下而位有厚矣皆不以禮而輕易於進不以義而留難於
退如此則雖好人在上吾亦安為之當爾負不肯混淆而亂生矣
夫一身之進退而係天下之治亂如此豈細故而可更哉豈惟
進退君子之為宜也亦然三揖而後進其進亦難也一辭而遂
退其退亦易也所以然者亦以主人之敬既至而後進則無亂
於始主人之意未辭而先辭則無亂於終也夫處一席之間猶
禮記曰錄

禮記

卷之五

七

子曰事君三遷而不出竟一節

此明上文難退之所以為亂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此亦承上文而言慎始者進以禮也敬終者退以義也始終一
於禮義而不苟則始也身出則道在必行終也道屈則身在必
退進則足以正人退則足以正己尚何枉道殉人而至於失已
哉此古人所謂出處之間可以卜其事業者也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一節

此言事君當貴於義命之間也貴賤貧富生殺皆君之所操爲
御臣之柄者也惟在乎君而不係乎我故有命存焉非君
能苟爲趨避者也義理也者吾之所守以爲事君之道者也惟
在乎我而不係乎人故有義存焉是吾之所當守以終身者也
故君以我爲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爲不肖則可處之以貧
賤以我爲無罪則可生以我爲有罪則可殺蓋命之所在吾安
焉而已矣吉也吾固無心於求爲苟得凶也吾亦何心以辟而
苟免哉此其所以唯君是從而無所不可者也若曰君使義
其義理而相與爲亂則斷乎不可而非君之所能使也何也義
理也者原於天而備於我者也吾之所以爲臣以事君者惟有

禮記曲禮

卷之五

宋

此耳若棄此而從君以爲亂則舉夫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爲心者而盡棄之不惟無以事君亦且無以爲人矣此所以吉
凶禍福莫不惟君是從而獨此則斷不可以使從耳於乎此非
精義安命之學其孰能以與於斯由此觀之富貴貧賤生殺雖
君之所以御臣然其所以御之者則以理義也苟無理義則其
身可殺而心固不可使從矣此爲君當盡君道也抑古之爲臣
者君使爲亂則貧賤以死而不從彼生而富貴乃逢君之惡
以爲亂首者其果無人心者哉夫苟存理義則其身雖死而心
尚存尚足以流芳於百世也苟爲亂首則其身雖未沒而心已
喪自至於遺臭於萬年亦誠何益哉此爲臣當盡臣道也君臣
各盡其道亂無自生矣或曰人君莫不欲治而惡亂豈有使臣

爲亂者曰欲治而惡亂心之正也使臣爲亂而不自覺者
之也夫唐高宗之始即位也求言納諫庶幾自親之風不可謂
無願治之心者惟其悅武才人遂使李勣一言喪邦而不自覺
其爲亂豈非私欲之誘既深而莫禦而治亂之形遂迷而不覺
故爲君者當以高宗之使臣爲戒而爲臣者其亦勿爲李
勣成君之亂哉又曰此以大而顯者言之凡一事之非義理皆
足爲亂推此類可見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一節

此言人臣當隨所任而效忠也人臣事君其在外也君或處以
軍旅之事則以居其位則死其官者義也故雖死生變於前書
惟知盡其義而已矣見危授命生順死安夫豈敢以辟難而苟

禮記曲禮

卷之五

宋

免哉其在內也君或處以朝廷之賤役則以食其食而任其事
者義也故雖貴賤變於前古惟知盡其義而已矣恪恭乃職事
不辭勞未宜敢以辭賤而不爲哉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事
無緒而不治在軍旅則亂於軍旅也在朝廷則亂於朝廷也豈
爲人臣之義乎故君使其臣或以之爲賢也而處以安樂之位
授以尊貴之職此人之所謂得志者也得志則易滿將敗事而
不覺則君臣之好將不克終矣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惟恐
王事之靡盬好謀而成惟恐善謀之不臧蓋得志而忘當圖報
效而敢忘戒懼而易心以爲之哉或以之爲不肖也處以患難
之衝授以卑賤之役此人之所謂不得志者也不得志則易怨
亦將敗事而不覺則微臣之罪是甚大矣必熟慮而從之孰思

審處非萬全則不舉參謀詳議雖細事而不遺蓋既不得志則事益艱難敢輕舉而妄動哉夫得志而慎慮以從及事之終君臣相得固可以久而久矣若不得志者而熟慮雖未至敗事然未必得君也於此不退則或不自免而以失臣累矣夫故終其事而即退見幾明決不俟終日所以使已有保身之哲而君全遇臣之禮下不失已上不累君忠厚之至也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其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正終事而退之義也於乎以此為臣則吉凶禍福惟其所命仕止久速各當於理又焉往而不善哉或曰不得志宜即去矣何必終事設或艱難事無成終如何則可曰臣之進退固有禮義亦有為時勢所拘而未幾遽去者如子房之於漢高亦不可謂得志者然只為報

韓記日錄

卷之三十六

三

韓一節屈了亦必須終事乃可辟穀而去如岳飛之於高宗何嘗得志顧在其時為宗社一屈宜便去只得熟慮以從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事君死生以之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古今如孔明之於劉禪梁公之於則天韓范之於仁宗所遇皆未嘗得志畢竟時勢所拘義理亦合當如此便去不得亦盡心為之耳豈一不得志便且速去也哉學者知此然後可以與言君臣之義

按以上十一節皆言臣道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一節

此言人君出命所以不可不慎也人君以一人之身處九重之上而制命於四方生殺予奪惟其所出孰不以為言莫予違

而可肆然而為之也而不知其上下授受之間其所關者為甚大何也蓋以上而言人君天之宗子也上則受命于天而為天所付託五典天之所叙也五禮天之所秩也天子則受命而為之博學廣而巳五服天之所命也五刑天之所討也天子則受命而為之章與用而巳天以至公無私之理義責之君君愛而推以治人一惟天之所命也此大君一命之出上關乎天如此以下而言大君臣民之所宗主也下則貽命於臣而為臣之所受命臣無典禮受君之秩叙而為之班布臣無刑賞受君之命討而為之承宣君有所命於上以治民臣則奉之而致之於民一惟君之所命也此大君一命之出下關乎臣也如此故君能以天之心為心一出命也必合乎理義而順天命則臣感之

韓記日錄

卷之三十六

世

亦以君之心為心而順於君之命雖不令而自行矣夫然故人心順而天意得大君其無所愧作於天人之間而可以為君哉若君不以天之心為心一出命也不合乎理義而逆天命則臣感之亦不以君之心為心而逆於君之命雖令之而不從矣夫然則人心違而天意背人君其大拂矣於天人之間而何以為君哉由此觀之人君命令所關之大如此而可以不慎乎慎之奈何亦奉若天命以審其所發而已按春秋傳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適自娶是為宣姜宣公卒惠公幼其廢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鴛之奔奔以刺之言人之無畏鴛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為小君何哉此引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何也蓋惟宣公上逆天理淫其夫婦是以公子頑亦逐其君

父而忝其君母蓋上下感應之幾如此其速雖其父子之間有不能免而況於其臣乎故范氏曰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而國隨以亡矣嗚呼人君可不深以為戒而謹其微哉

按此一章言君道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二節

此言君子不可尚言而以人之交際明之也君子不可以人言辭之善而盡見其為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彼天下有道則世教方盛之時也而尚行之風行焉故人之行有枝葉之言其行之美盛也於聽其言固可以見其人之善矣若天下無道則世教方衰之時也而尚言之風行焉故人之辭有枝葉之言辭之無實也於聽其言豈可以為其人之善誠然哉故君子不

禮記

卷之十

十一

可以辭盡人者以此今以交際言之君子於有喪之側不能賻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此君子之相接如此固如水而極其淡矣然其父也無有諸責而相親相愛始雖淡而終固所以成之也若彼小人雖力有不及亦必問之其相接如此固如醴而極其甘矣然其父也而有諸責則相親相愛始雖甘而終固所以壞之也由此觀之尚行之與尚言得失蓋可見矣君子豈可以辭盡人哉小雅巧言疾謗之詩也今辭有枝葉雖未至於為讒也然既甘而如醴則必至於讒也故記人引是詩憂其亂之進而深益憂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一節

此言君子身行樂善之化而申言其事也君子在上位而操禮祿之柄者也譽者稱人之善者也徒以口譽人之善而無樂善之實則亦無以感人矣惟君子不徒以口譽人而必有其實最民感之而作忠中心以勸於善焉此上人樂善之化也然其不口譽者如之何如謂人之賢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而稱人之善也則爵之與之其天位也與之食天祿也與之治天職也不惟口有揚善之言而必身行勸善之典民其不感之而作忠乎於乎彼善人未必爵而爵者未必善故民之作忠難矣曹風蟋蟀之詩刺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此引之猶云於我而衣食之耳意不協舉此就實有善者言註宜去過其言三字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一節

禮記

卷之十

十一

此言與人無實之弊所以君子求厥情也口惠而實不至則怨苗及其身無實之不可也如此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言也寧有已犯蓋諾者始以諾而惠人及其既而不踐則是口惠而實不至其責在我也已怨者人有求而不許而為其所怨也然反求諸己或力所不及而不能以強副或義為不可而不宜以傷惠在我為當然雖人有所怨然非口惠而實不至也則終亦不為所怨矣此所以已怨寧可有而諾責則決不可有也君子之求厥情如此衛風氓之篇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悔恨之辭也此引之猶云今之見責是始之不忠而諾之焉耳義不甚協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一節

此言與人戒其偽以其將流於惡也君子之親是人也必由中

達外不但以容貌而偽親之也所以然者何哉蓋情疎而貌親此正所謂以色親人也是人也誠信曰微矯偽曰長欺人不見以爲不義辟諸小人其猶穿窬盜也蓋心術之壞將流於惡而不自知如此此君子所以必克其類而戒其微也哉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按此决非孔子之言更文飾不去宜從石梁說刊去以爲巧言之戒

按此以上五章言言行皆貴其誠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凡二節

此言先王以敬事天地於下牲而見之也昔三代明王之有天下其事天地之神明有犧牲也皆必卜筮而後用之者何蓋

禮記目錄

卷之五

禮記

不敢以其私意事上帝必卜其吉而後用之也故春秋未卜曰牛卜吉曰牲凡以明有敬也以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固素定而不可犯矣而其犧牲則又不違卜筮焉且其卜筮又不相襲焉故春秋三下禮也四下非禮也此其至敬為何如哉然所謂不犯日月有何謂蓋祀天祭地大事也則有常時日冬至夏至素定而不用卜也其他内外之祭比天地爲小事也則雖當時常日但筮吉而用之外祭陽也則筮而用其剛日從陽也內祭陰也則筮而用其柔日從陰也彼祀天地之定日敢犯而用之哉故曰不犯日月所謂不違卜筮者又何謂牲牲禮也禮盛不違禮禮盛必得其吉而用之不吉則改故曰不違卜筮先王祀天地之敬如此是以幽則無害於鬼神神格鬼享罔時怨罔

時悃也明則無怨於百姓風雨節寒暑時而民樂其生也先王致敬於天地其效顧不大哉按此章如此說亦可通劉氏之疑尚載考之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一節

此言聖人祭盡其誠而澤垂於後也后稷之祀易備者不美多品也辭恭者祝以孝告也欲儉者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也聖人祭盡其誠如此是以神格鬼享而降之以福由身而及於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也蓋獲福之隆如此然聖人何心哉於乎后之求福於回者固虛用其心而謂祭無益放而不祀者視此亦可以重監矣按大雅生民之詩其第六章曰誕降嘉種維維維維維維維恒之秬秠是獲是畋恒之稌吉是任是負以歸肇

禮記目錄

卷之五

禮記

祀七章曰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檠或蹂釋之叟叟丞之浮載謀載維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祠歲按此可見后稷之祀易備蓋惟其天性以農爲事故其所以事神者亦惟以秬秠糜黍爲足而載牲以蕭脂燔烈則自足以致敬於神而神亦享而降之以福也八章曰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如升上帝居歆胡臭實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用心如此也此蓋周公制禮尊祖配天之祭之詩專言后稷如此故引以爲證庶無罪悔證其祭之誠以迄于今證其有天下而祿及子孫也於乎后稷肇祀以秬秠糜黍至爲始祖而配

天虞以享祀豐潔而戒亡其國至于不祀然則仁人孝子所以祭而獲福者是必有道矣按春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曰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飫我宮之許諫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惟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弗聽冬十二月晉人執虞公又按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隨侯將追楚師季梁止之隨侯曰吾牲塗肥腍菜盛鬯備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無違心也故務其三時脩其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六

禮記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一節

此言卜筮之用當尊而以天子諸侯之禮明之也龜筮之爲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者也故其用之當威敬而不褻玩何以言之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不徒用筮也諸侯有守國之筮有事則用之降於天子之用卜也天子征伐巡守將出則卜之及在道有小事則筮之亦不用卜也諸侯固

事不熱同於天子也此諸侯之禮有以卜爲敬耳若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則何卜之有此天子之禮又不以卜爲敬也由此觀之或卜或筮或用或不莫不有禮義存焉然則大人之器其不感敬矣哉用之者當慎之矣國有守龜二句出左傳昭十一年公黶由對楚子則諸侯亦有守龜大抵龜卜筮筮天子諸侯皆有此亦大畧言之耳故孔氏疏曰天子無筮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不謂金無筮也故英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此語是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一節

此言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天子適諸侯小國適大國其奉物以進也必用祭器而不敢以燕器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其日

禮記曰錄

卷之十六

禮記

月有期也必詢諸龜筮而不敢以徑行是蓋明上下之分以敬事其君明大小之分以敬事其長矣我祇敬人如此故人亦敬之自我臨民則我爲上也而下不見瀆於民是故民之敬我也而其原則以我無可瀆之由耳自我對君長則我爲下也而上不見褻於君是故君之我敬也而其原則以我無可褻之由耳敬人之效如此於乎奈何弗敬

按此以上四章言卜筮朝祭

又曰此篇自歸乎至清則不告凡九章言禮仁者天下之表一章統言仁義禮自以德報德至不稱其服凡九章言仁君子之所謂義一章言義自下之事至便人凡二章言臣道自君子之所謂仁至非虐帝孰能如此乎凡六章言君道自事君先資

其言至高尚其事九十一章言臣道唯天子一章言君道會君子不以辭盡人至辭欲巧凡五章言言行貴盡員晉三代明王至末凡四章言筮朝祭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六終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六

廿八

禮記目錄卷之第二十七

閩福寧王嚴黃乾行

緇衣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歆云公孫尼子所作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言行好惡民所則效不可不慎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名篇朱子曰緇衣善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此言上以誠感而下應之則不嚴而治矣夫刑之所以煩而民愈不治者人徒咎乎犯之衆而不知所以陷之下罪者實自上始蓋惟上之人好惡情於正喜惡失其常可謂不信而難事矣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七

十

於是其下有匪其誠信以為容悅者有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有包藏禍心以為詐偽者姦生詐起不可勝窮苟可以罔上而邀福免禍者將無所不至是其情亦可謂難知而可惡矣然推其致其奸何從生哉而為之上者乃復不能自反蓋務於嚴刑峻法以求勝之則刑愈煩而奸亦熾雖欲求治而適以長亂矣其誰咎哉惟夫上也好惡當理為於上者可法於下喜惡有常言於始者可信於終則是好信而易事上之所以感之者一誠而已矣將見夫下也誠感而應出其外亦可以見其中之所存上行而效即其始亦可以定其終之所守則是用情而易知所必應之者亦一誠而已矣夫如是則上下一誠君民一心刑以防奸固無奸之可防罰以懲惡固無惡之可懲黎民於變天下

時雖刑尚焉用之哉以是見願治之君不在煩刑而在反本不在正人而在誠身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一節

此言人君好惡之正而極其誠則無為而民化矣緇衣之詩美鄭桓公武公之為司徒善其職也其詩言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遠予授子之粢兮言好之無已也故人君之好賢必如緇衣然後乃為好之誠巷伯之詩時有譴議而彼言刑為巷伯者所作也其詩言取彼譴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欲其死之甚也故人君之惡惡必如巷伯然後乃為惡之誠夫爵以詔德固所以示民為善然民之所以善則不徒爵而在君身也故君能好賢如緇衣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十一

則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急以敬上而為善之惡後矣何也善本民心所固有而又有君以導之為耳不然則上無好善之誠雖賞亦不勸君何以使民善哉刑以懲惡固所以示民去惡然民之所以去惡則不徒刑而在君身也故君能惡惡如巷伯則不必刑罰之既施而民自畏服其心志而去惡之惡後矣何也惡固民心所本無而又有君以導之去耳不然則上無惡惡之誠雖刑亦不服君何以去民惡哉於乎不必爵刑而民且作願咸服況爵刑之典適然天命天討之昭明者乎人君之欲化天下不患無道矣彼自無誠心恩以聚刑輕爵以致之及其不得乃尤夫民心之無良也可乎大雅文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一節

此言德禮政刑之效不同如此實做論語而為之辭意便不足蓋子愛信結恭泄正是其所謂德禮者如此若論語所載夫子德禮之言則其旨深矣學者詳之甫刑書呂刑篇也言苗民承堯之亂不用善而制為剝削極點五虐之刑名之曰法於是民相漸染皆為惡德故大舜寬與分北之而苗世遂絕此虐刑之報蓋絕人之世者人亦絕其世故引以為煩刑之戒使為上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必深探其本而不敢徒恃其末矣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句總書文意而為之辭書文更詳

子曰下之事上也一節

此言下之於上愚其所從故上之於下當慎其所感也以下人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三

事上之常理言之上人有令以為善去惡也是有意於化民者矣宜乎民之從之然而民反不從焉以言出於口其所化也淺上人有行自為善去惡也是方用心於脩己者矣宜乎民未必從之然而民皆從之焉以行出於身其所化也深故上好者善則民之為善殆有甚於上者焉上好者惡則民之為惡殆有甚於上者焉蓋上好之篤則其行之也必力上行之力則下之效之也必至其理然也然則上人之所好惡其可不慎乎必直知其善也而後從而好之誠於心而見之行必真知其不善也而後從而惡之絕於心而不見於行蓋不徒以善吾身而已亦以上者民之所則以為善者也故不得不慎其所好之善以為之表者如此蓋不徒以去吾惡而已亦以上者民之所則以去惡

者也。然不得不慎其所惡之惡，以為之表者如此。於乎表端則影端表，在則影在矣。為人上者，其尚致審焉。斯與。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一節

此言聖君化民之易，以民之表在一人也。禹受舜禪，立為天子三年，百姓盡行仁道。夫禹一人也，百姓則盡天下之人也。禹惟盡仁於一身，而天下皆化於仁，何以若是易易也。蓋化天下者，不必朝廷盡是仁人也。人君為民之表，君身萬化之原。君仁則天下莫不仁矣。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也。詩節南山篇，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師尹民所具瞻，何乃為不善，此引之。尹氏民表在一人之意，以師尹一人也。俱瞻則盡仁也。甫刑意明大雅引亦以武王一人也。下土則盡

禮記曰錄

中

人也。皆見民表在一人於乎一人定國其機固可畏哉。雖然天下之治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故人君以一身為化民之本，固當仁其身以賢臣為脩身之輔。又當得其人不然，則如幽王用一尹氏而國以卒斬矣。安能使百姓以仁遂哉。故觀南山之詩，見人君當得一仁相以執輔治之樞觀甫刑大雅見朝廷當得一仁君以端出治之本。此又言外之意。又曰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貨利乘間而竊發，便嬖使令伺便而投術暗長於幾微，則浸淫而莫救，是以聖王為此心慮，必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然後至心無為以守至正而仁徧天下矣。是以周禮一書內自王宮外達朝者無一而非德行道藝之人，信乎所謂綴衣虎賁亦必庶常吉士也。豈特一相之仁而已哉。

於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然則所謂不必朝廷盡是仁人疑非孔子之言。學者詳之。秦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為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為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也。此語出孔疏，意是善堯舜湯武之時，皆以仁遂，但不能三年便得。

子曰上好仁一節

此言仁君之易於化民，又即事而申言之也。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上好仁也。民致行已以說其上下之為仁，爭先人也。好仁惡不仁之志在中，於仁則爵祿之不仁則放流之，是章明好仁惡不仁之志貞正而固也。身於仁而不仁，不得以間之。此皆尊仁之事，以此治民，非所以子愛其民乎。故民致力行善。

禮記曰錄

卷之三

五

以悅其上，亦如子從父母之命也。此感應之理也。抑詩衛武公作以自警之詩。

子曰王言如絲一節

此言王言所關之大，所以君子必慎言行以成其化也。王者之言始於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焉。達於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存於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於海隅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於天地而兩間之災祥見焉。傳授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末甚大，真如絲也。而止則如綸，乃微大矣。既如綸也，而出則如綽，乃益大矣。王言所關之大如此，其可不慎乎。故無很不定之言，謂之游言。大人不敢以倡之於上，凡以天下和之則虛浮之風蕩而不可以已也。惟其持吾大中之道而

勸之言行之間或言似有理也而以措之行則上不順於天理下不合於人心則是乃過言而不可賞矣君子則不言焉由是而言無不中矣或行似有理也而以措之言則上非聖賢之成法下非事理之當然則是乃過行而不可率矣君子則不行焉由是而行無不中矣民皆效之有所言也皆參論日用之常不敢以高於行而言之中焉有所行也皆經常可繼之道不敢以高於言而行亦中焉君子之慎言行其花顧不大哉先論言而參以行言必行之無敝然後乃為善言也問曰可言不可行何如曰世間自有一種道理言之則是而行之則不通且如周禮真聖人所作理非不正但時異勢殊但當通其意而不可徒泥其法近世方遜志山語吐辭動以周禮可行其言豈非不究

禮記日錄

卷之七

七

然聖人家法然方其時人便知其不可彼後不以為然及其用之遂一敗而莫支此便是不可行之過言使其時能審時度勢裁以中道通其意而不滯其辭又何不可行之弊可行不可言既曰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可言為法故子思非之此亦是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一節

此言君子以言行率民而先於正已則民從其化矣君子欲道民以為善何以言蓋誘掖以導之於先發勸以成之於後故非言以明其理則民不可得而道也君子欲禁民之為不善何以行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故非行以示其法則民不可得而禁也夫道人固以言矣苟君

新其言而身行之且不能至則是過言而虛誕矣何以道民而使之從哉故君子於言之始必慮其終之可至與否也而發為大中之言焉夫然則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言可以道民矣夫禁人固以行矣苟吾敝於始則行之末流必至於一偏則是過行而弗率矣何以禁民而使之善哉故君子於行之始必考其理之有敝與否也而發為至正之行焉夫然則始無所敝而其理明終無所偏而其行至行可以禁民矣吾見民之聞其言也皆曰此大中之道也吾行之所能至者也故亦謹於言使其行之可顧而不為過言此民之所以至於善也非上道之而能然哉民之觀其行也皆曰此至正之道也吾行之所當守者也故亦慎於行使其理無所缺而不為過行此民之所以

禮記日錄

卷之七

七

無不善也非上禁之而能然哉於乎君子之言行不可忽如此案稽猶考也議也敝謂敝於理惟其始敝於理所以行之末流有偏惠惠是也故未行之先必稽考議論求其理之或敝或否則真知其至正然後行之則何偏之有孔子是也但孔子生知安行無待稽考自然聖智兼全知行兼善然於其中亦微有先後之差故朱子曰惟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惟其敝於始是以缺於終云吳文正曰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則言行無一不敬也呂氏曰文王之德敬其容止此說鑿而吳氏精矣真西山說重行邊告君之體非記人之意也記意兩重

子曰長民者一節

此言君德惟一則民咸有一德矣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是

表裏如一也故曰不貳辭色之從容安於德而能久是終始如一也故曰有常以此齊民德其不一乎是故由中達外亦無二心自始至終亦無改節民德之一也此由上之衣服辭色而來者也或曰衣服辭色亦微事也何以使民德一哉曰以小雅都人士之詩觀之夫先王之澤人深矣彼亂離之後人思先王而致其嘆惜何所不可言者然而詩人之爲辭獨反覆其昔日都邑人物儀容之盛而詳陳其殆結肝腸之情至欲從之以邁而不可得也何哉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章服盛其儀觀非徒以飾治也朝廷典禮之所出四方綱紀之所存天下觀瞻之所係莫大於此一有不慎則人人解體彼區區之澤豈足以固結而彌留之哉此東南嘆亂之辭所以不及先王而拳拳於其

禮記目錄

卷之七

都邑士女如此也後世光武初興一過洛陽老吏見其僚屬或至垂泣以復見漢官威儀爲喜由是相與屬心然則衣服辭色之化豈其微哉有長民之責者當深考都人士之詩而默識其興亡之故矣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一節

此言君臣以誠而相與則其志同矣夫君臣之際不患於分之不嚴而常患於誠之不孚是故君之尊也臣望其容貌則知其心此蓋君之待臣表裏一誠故也臣之卑也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蓋臣之事君一由忠誠故也惟臣可述而志故君之心真知其臣之忠而不疑其欺我也而視之如手足矣惟君可望而知故臣之心真知吾君之仁而不惑其疑我也而視之如

腹心矣此上下交而德業成也然則君臣可不各盡其道哉惟下可述而志故君不疑惟上可望而知故臣不惑此以感應之理言當各盡則不然若夫君臣所以自處則不必如此論量蓋任賢勿貳君之常道豈必職業皆可志記然後無疑心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臣之常道豈必君之可望而知然後無疑故曰無所爲而爲善者有意而爲則亦僞矣感有一德伊尹致政戒大甲之書詩引不協

子曰有國家者一節

此言人君端好惡以明性之本善則人知率性矣有國家者於人之有善則以賞而章明之於人之有惡則以刑而痛罰之是非作好也惟民生厚善者性之所固有也人而有善是全其

禮記目錄

卷之七

九

所性之厚而不失故從而章之蓋示民以厚所當好耳亦非作惡也惟民生厚善者性之所本無也人而爲惡是失其所性之厚而薄故從而瘴之蓋示民以厚所不當去耳由是民知善爲本性之厚也求而必得之知惡爲本性之累也絕而不爲之情一於善而惡不足以問之民德歸厚矣章善瘴惡之化何如哉詩小雅小明大夫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者所作

子曰人疑一節

此言上下心之誠僞不同故其所以應之亦異上人不信而可疑則百姓惑於從違亦不從之下人不忠而難知則君長勞於聽察亦不任之然則上下之間亦何以僞爲哉故君民者知疑心不可以治民也章言所好誠在於善于以示民使成美從慎

吾所惡誠在於惡子以御民去其淫行則民曉然知善之當爲
與惡之當去從而遷善去惡矣而何惑於從違哉為人臣者知
二心不可以事君也先脩其身使有可儀之行務格君心不恃
間適之辭莊辭其君雖責以難要之人性之所可及也外此而
詭異之行非吾之所能及者則勿以援其心思仁義其學雖陳
其善要之人性之所良知者也外此而隱僻之理非君之所能
知者則勿以煩其聰明由是而君睹其行則易知聽其言則易
入事可及而易從理可知而易明是故臣之忠心皆得而知之
矣尚何勞於聽察哉由是觀之心之誠偽小異而人之疑信頗
殊爲上下者尚戒其僞而勉其誠乎大雅板之詩詩序以爲凡
伯刺厲王而作今陳註以言幽王未知何據小雅巧言之詩大
夫傷於諛而作孔疏云刺幽王之詩是也板詩證君道之失上
人疑則有疑惑也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下難知則君長勞也然
愚竊計之誠偽之感雖上下不同然轉移之幾獨在乎上耳今
以幽王觀之諛人不共祇爲我之叩病宜乎我之怒而去之矣
今不惟不以之爲病又且以爲孔其而嗜之不厭其後王后大
子及大夫果多以諛而廢然則小人何忌而不相諛哉此雖臣
道之失而實君之好諛所致也故曰轉移之幾獨在乎上夫爲
人君者當以幽厲爲鑒矣援引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

此言政教之所以無功而懲勸之理不可不慎也人君政以正
人教以化人皆所以使之爲善而去惡也今政而不行教而不

成其故何哉爵祿以勸民使勉於爲善刑罰以懲民使耻於爲
惡正政教之大端也今爵祿或加於小人而善人反不與焉則
爲善者無榮何以使人之勸善刑罰或加於君子而惡人反不
及焉則爲惡者無辱何以使人之耻於爲惡然則政教之無功
夫豈民心無良哉正以上人勸懲之典不慎耳是故上人不可
以棄刑以所以使人去惡之幾在此也故必真見其惡然後從
而刑罰之上人不可以輕爵以所以使人爲善之幾在此也故
必真見其善然後從而爵祿之惟不棄刑則人知爲惡者必辱
而心耻於爲惡矣惟不輕爵則人知爲善者必榮而心勸於爲
善矣尚何政教之不行且成哉於乎端政教以爲化民之本慎
爵刑以爲輔治之具此王者之所不廢也康誥武王封康叔於
衛而誥之敬以致謹明以致察此不棄刑也甫刑穆王命呂侯
司寇訓刑以詰四方言其所當監者伯夷之布刑以啓迪斯民
也此不棄刑可以成政教之意也蓋刑期無刑民協于中亦政
教之一助但非所持以爲治耳惟其繫之則不可故先言爵刑
而引書獨詳於言刑又以見刑不可棄而又不可恃云

子曰大臣不親一節

此言君之待臣當盡其道者以其皆有關於天下也王者之
臣大約有三朝廷之上有大臣焉如公孤師保六卿之屬所以
論道經邦佐王聽治凡國家之大政事皆大臣掌之布於左右
朝夕與居有近臣焉如綴衣虎賁陪僕贊御之屬所以承弼厥
辟詔王以禮凡王出入起居之小事皆近臣掌之王畿之外有

遠臣焉如列國之公侯伯子男及其卿大夫之屬所以宣方四
方屏翰玉朝凡畿外所以治亂安危之事皆遠臣掌之此三臣
者其所關係豈小小哉待大臣也其送存乎敬必信之爲內則
尊敬之以心必任之專外則尊敬之以禮所以然者非徒然也
蓋以大臣乃民之表也朝廷政令由之而出民所望之以爲從
違四方綱紀由之而振民所賴之以爲輕重此民之儀表之所
係也使人君之敬少有不則適臣之黨相比以奪其柄小臣
之賤合謀而致其罪由是而民望之皆以彼爲不獲乎上矣雖
有令而不聽雖有教而不從民心日就懈弛矣此百姓所以不
寧也又何取於大臣哉此人君所以當敬而親之也不可使適
臣比之不可以小臣謀之不可以徒富貴之如此則大臣不至

韓非子

卷之七

三

怨乎不以而國家之大政事無乎不行人心畏而朝廷尊矣此
待大臣之道如此待適臣也其道存乎慎必一顰一笑愛之而
不輕發一咄一咤審之而不妄施所以然者非徒然也蓋以適
臣乃民之道也人君有所好適臣必奉承之以爲是民亦從之
以爲所當由人君有所惡適臣必將順之以爲非民亦從之以
爲不當由此民之善惡之所由也使人君之慎一或不至則彼
得以窺其微意之所在從而授之以邪僻之情由是而民見之
皆以吾君之情在此日流於惡而不知雖見其善而不爲民心
亦日邪辟矣又何取於適臣哉此人君所以當慎也而又不可
以遠臣之言而間之也則近臣之情可達於君而不疾其君矣
待適臣之道如此其待遠臣也則以遠臣勢隔人之賢否無由

而知心之忠誠無由而達使內臣得圖之則獲蔽之惠成於上
而瓦解土崩之勢危於下矣故必明以察之仁以體之外臣之
賢內臣不得以圖之而文致其罪如此則遠臣之賢得以見知
於上矣待遠臣之道如此於乎各得其道則群臣和於朝萬民
和於野矣然凡此類皆當先擇其人然後可觀周禮一書內而
王朝外而侯國無非德行道藝之人及周公立政所云常伯常
任皆克宅克俊者爲之而綴不虎賁趣馬小尹皆必庶常吉上
也可見不然雖待之盡其道亦終無以勝其奸矣人君可不懼哉

子曰大臣不親其所賢一節

此言人君之親信失宜而民心不服也大人於賢既知其爲善
而尊貴之矣則宜親之以共圖治理今反不親之其於不肖既

韓非子

卷之七

三

知其爲惡而卑賤之矣則且遠之以絕其奸欺今反信任之其
本心無常若此何也蓋人心之出入無時天理之存亡甚易忠
言逆耳而諛諂則順心正理難持而邪僻則易入是以人君鮮
能純心用賢所以見之而不親賤之而深信也雖拂人心亦將
有所不恤矣然則民不我親而教令徒煩亦自我致之而已又
誰咎哉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也言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也君
陳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而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以
代周公其策命之辭如此蓋以人情皆然而君陳親見周公故
特申戒以此於乎夫以君陳之賢而成王猶懼其或不能師周
公以克終人君可不純心用賢哉

子曰小人溺於水凡二節

此言人常溺於所襲君子當重以爲戒也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溺者蓋以覆沒而不能以自出也此三者皆在其所襲狎而玩易者也何以爲其所溺哉蓋人之常情惟見其險則畏心生故常防之於未然則憂無自而作惟忘其險則玩心生故常忽其將然則禍至而無及故覆溺之禍不生於其嚴畏而知戒懼之中而常發於其所襲狎而其玩易之地以水言之水日用不缺至近於人而及溺人者以其德雖至柔易狎然其深險勢則難親人惟玩其德之易狎而忘其勢之難親則不覺陷於其中而不能出矣此其所以易以溺人也而小人之所以多溺於水也向使不忽其易而深戒其所難水豈能以溺之哉以口言之口之發言易至於費故聞於人每厭其煩蓋有

禮記曰

卷之三

五

之於中形之於外其機甚易出然出之於已即聞之於人其失則難悔人惟從其易出之機而忘其難悔之失則不覺其召禍而不可追矣此其所以易以溺人也而君子之所以多溺於口也向使思其難悔而深謹其所易出口豈能以溺之哉以民言之君臣上下之理民心之良非不有也但以未嘗學問知禮義而勞逸生死之情得而蔽之故有論量計較鄙陋之心苟有恒產則有恒心苟無恒產遂無恒心君能撫我則以爲君君或虐我則以爲讎所以君但可敬而畏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焉不可慢而遠之煩刑以傷其生重賦以絕其命也此民之情如此然人君但見其奔奔服服於我其勢爲可慢而忘其能亂亡覆滅乎我其理爲可敬故常慢之而爲其離叛所覆溺矣此民之

所以易以溺人也而大人之所以多溺於民也向使知其不可慢而常存其所當敬民豈能以溺之哉於乎水以養人亦以傷人言以榮身亦以辱身民以事君亦以亡君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凡惟吾之所襲而視爲不足畏者皆是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於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於口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所以慎其溺於民也然其本皆在乎心心存則能慎而覆溺之禍無由至矣引書首末二節伊尹告大甲之辭天作孽一節大甲悔過之辭允命傳說告高宗之辭案書彛之戒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此語於此章之義爲切而不引之獨引四書者

禮記曰

卷之三

五

何義夫創業之君身起艱難周歷民事其知所畏慎也易繼體之君生長宮闈隔絕民情其知所畏慎也難此記人之意所以深有取於大甲高宗而欲後之繼體者法之而又欲夫輔相者常以下民可畏之狀警動其君知伊尹傳說也哉又曰蘇史臧宗忿起於失談之頃二世亡秦兵起於閭左之戍唇舌之內輦轂之下皆劉項之雄也畏慎少衰即起而滅亡之無日矣故記人之意蓋重在口與民觀下文所引可見

子曰民以君爲心一節

此言君民一體相須之義見君當盡教養之道也民以君爲心者如之何心莊則體從之舒心肅則容從之敬心好於中則身從而安於外是身之善惡一聽於心也君好之於上則民從而

欲之於下是民之善惡一從於君也故曰民以君爲心可見君身之係於民也大矣是故君當脩德以爲民之表而盡教民之道焉君以民爲體知之何體全則心與之俱全體傷則心與之俱傷是心之傷全由於體也民存則君與之俱存民亡則君與之俱亡是君之存亡由於民也故曰君以民爲體可見民心之係於君也大矣是故君當施仁以懷民之心而盡養民之道焉不然則君德不脩而民心日惡民生不保而君身亦危矣豈能一日安於民上哉引詩證民以君爲心義不甚協引書以證君以民爲體君牙穆王以君牙爲大司徒誥命之暑兩祈缺寒下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引之見君當爲之所生民所以存君子曰下之事上也一節

禮記目錄

卷之三

末

此言君子慎言行以事君當務學以爲之本也下之事君也其身不正則其行之或善或否而無類君不可正矣其言不信則其義之或從或違而不一君不可信矣是故君子言必有物而信焉行必有式而正焉是以生乎由是義之一也行之類也而志不可奪矣豈肯從君以爲不義而變其志乎死乎由是義之一也行之類也而名不可奪矣豈肯以死而變節成其不令之名乎夫然則慎始敬終盡乎事君之道矣豈可以易能哉亦惟務學以爲之本耳彼聞見者言行之資也聞不多則理遺矣必務多聞焉聞之多也能無可疑而未善者乎則質之於人擇其善者而服膺不失以守之焉見不多則理狹矣必務多見焉見之多也能無未信而難從者乎則質之於人擇其是者而問學

不厭以親之焉然其守而親之多也能無多歧亂心徒博而未知要乎又必於所守所親之中而精知其至易至簡之理行之於身以履其事焉夫多聞見者學之博質而守以親之者擇之審精知畧而行之者守之約夫然則學之優而仕之理豫矣出而行之又何一行之不信正而義一行類之難哉此事君之道如此所引詩書義俱不協書證質而守之質而親之或得此章與論語多聞顯疑章相似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一節

此言君子小人之交之異君子有德者也小人無德者也正者正人也正人之在天下人皆好之何以唯君子獨能好之而與之友小人則不惟不好而又思以毒害之者何哉理欲不並立

禮記目錄

卷之三

末

公私不並行君子身有其正故好之小人不正則以正人將妨害己之所爲也故毒之然君子之好其正何如朋友有鄉直諒多聞也其惡有方便辟善柔便佞也君子之好其正如此故無間遠近正爲正人則皆信之尚何疑哉之有哉君子交交之妙紀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一節

此言交道之失由其心之見利而忘義也人之朋友有賢而貧賤者則視之爲輕而絕之易亦有惡而富貴者則視之爲重而絕之難此其故何也蓋其心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好賢不堅也而惟利是求故見貧賤則絕之雖賢有不恤惡惡不著也而惟利是趨故見富貴即交之雖惡有不知人雖曰是人不奸利吾豈信哉既醉之詩父兄所以答行葦也言朋友相攝以威儀

由此觀之友也者友其德也則尚安以貧賤富貴為哉貧賤而
賢雖單瓢陋巷所當親富貴而惡雖珠玉軒冕所當絕後世若
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問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
往程公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噫客亦未聞此義而交遊之衰也悲夫
子曰私惠不歸德一節

此言私恩不合於公義君子不處也公私不容並立德惠似是
而非蓋惠者私恩德者公義出乎私必害於公見其惠必悖於
德矣此私惠所以不歸德也君子知有德而已其愛人也以德
而其見愛於人也亦必以德故德業之相勸則受為忠告之益
外此而計功謀利之為人固以為惠我也君子則曰此同利之

禮記

卷之十七

十一

朋而非同道以相濟者也肯留以為恩乎過失之相規則受其
害道之誠外此而越禮犯分之遺人固以為惠我也君子則曰
此姑息之愛非愛人以德者也肯留以為惠乎此見君子惟德
是尚以此處已則能成已之德以此處人則能成人之德君子
好惡行於人已之間一循公道者以此鹿鳴之詩朱子曰記曰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
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
樂而不流也與愚謂鹿鳴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成明良之
致德業之隆而其旨唯在於示我周行之一言其端甚微其效
甚大君子察此則其所以處人已者自不容不以大道矣私惠
不歸德言害於德也如曾子季孫之責閔子之費宰子思之出

肉孟子之齊金之類愛人以德則曾子之易簪便是推此類
白苟有車一節

此言言行之誠則其化自光大矣苟誠也人誠有車則乘之
必見其式人誠有衣則服之人必見其敝天下之理誠則必
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言行乎是故人之言性無實而
不信之斯其言亦虛而已矣求其聲之有聞也難矣君子和

積中而言之有本英華發外而言之有章是誠有是言矣將見
誠動於此誠應於彼當時傳之以為格言萬世傳之以為經史
言而世為天下道矣又孰有不聞其聲者乎此無他誠之不可
掩如此也人之行惟為偽而人不從之斯其行亦罔矣求其行
之有成也難矣惟夫君子格致誠正而行之有本齊治均平而

禮記

卷之十七

九

行之有用是誠有是行矣將見誠立於此誠形於彼當時效之
以為法行後世由之以為成憲行而世為天下則矣又孰有不
見其成者乎此無他誠者所以自成也如此於手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君子之言行可不誠之為貴哉葛覃之詩所謂苟
有衣必見其敝也然非后妃心忘富貴而有勤儉之誠親成婦
俗而無華侈之思則亦安能以致此哉故朱子曰后妃親執其
勞而見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
於乎觀於此言可以通於此章之言矣夫葛覃后妃所作則
是宮闈婦女之言也以宮闈婦女之言萬世猶聞其聲而起敬
況於君子之言乎葛覃后妃之所行則是宮闈婦女之行也以
宮闈婦女之行萬世猶見其成而仰慕況於君子之行乎是故

君子不患其聲之不聞而患吾言之不誠不憂其成之不見而憂其行之不誠則實其心而已矣

子曰言從而行之一節

此言言行之理君子體之以成化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虛言行順於理而行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詭行言行貴順理如此是故君子體之寡言而慎行則言行皆順理而相顧所以無妄而成其信也故氏之化之亦寡其言不飾言以大其美而要譽也亦慎其行不飾行以小其惡而飾非也君子言行之化如此謹言適於抑詩此引切車攻美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證行亦協所引書則義殊不協亦與書文異書云在昔上帝劓申勸宣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王言

禮記目錄

卷之七

七

武王也此誤以為文王君奭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

老厥邑周公又覆金論以留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一爵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亦效論語而為之辭小旻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作此詩此引以證龜策猶不能知易證無恒之不可亦通惟書引殊不協書文亦異書曰爵無及惡德惟其賢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按此篇凡二十四章言君道者凡十五章

中言好惡者凡七章言言行者凡四章餘

言誠言仁

言臣道者一章合言君臣之道者凡二章言朋友者

凡三章言言行者凡二章言無恒者一章多格言但引詩書義

多不協學者通其意可也不必附會以求合此讀書之法

奔喪第三十四

此篇實係禮喪禮之逸經漢以後得之古文中而禮家以合之禮記耳儀禮經傳亦錄之

奔喪之禮至不以夜行

此記凡聞喪而奔之禮於平古人於五服之喪聞而皆奔以禮如此後世乃有居大賢之門而母死不奔喪以見絕者其殘忍薄行可勝言哉

唯父母之喪至望其國竟哭

此記奔父母喪之禮聞父母之喪則遂行矣而有未得行者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夫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於王事則有

禮記目錄

卷之七

七

不違將其父母之懷親之死也拘於王事則有未得奔其父母之禮然而要之乘四牡而懷歸則不勝其思慕之情哭盡哀而成服則不勝其痛疾之意臣子一心忠孝兩盡真有並行而不悖者所謂移孝為忠求忠於孝此人道之所以為至而家國之所以寧也唯此義不行固有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於漢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奸人盤據左右以圖起復之階如史嵩之之亡宋者吁可勝嘆哉人君亦何賴於其臣之若此者哉

至於家三節

此記奔父喪之禮見圖

奔喪者一節

此記齊衰以下奔喪之禮見圖

奔母之喪一節

此記奔母喪之禮見圖

婦人奔喪一節

此記婦人奔喪之禮見圖

奔喪者二節

此記適子既葬奔喪之禮見圖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節

此申上文奔母喪於又哭不括髮之事

齊衰以下一節

此記齊衰以下既葬奔喪之禮見圖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主

聞喪一節

此申篇首成服而後行之禮與奔父喪圖同

若除喪而後歸者二節

此記除喪而奔歸之禮

凡爲位一節

此記齊衰以下未得奔喪爲位之禮此節疑有闕文據疏主人

出送賓而下是奔歸時若然則上亦宜有至于家人門等云云

不應如此突出蓋闕文也又按疏云君命重齊衰喪輕不敢顯

然爲位故知是私事未竟愚謂君命不敢爲位私事又所宜本

則爲位亦非所宜此處皆不可曉大抵此節必有闕文也

齊衰望鄉而哭二節

此記奔喪在道望哭及始聞喪哭所之異凡以親疎爲之隆殺而已
哭天子九一節

此記臣聞君喪未奔爲位而哭之禮異也哭天子謂聞天子之

喪爲位而哭也下放此士亦有屬更聞士喪哭三日大夫於諸

侯諸臣於君哭皆不敢拜賓辟本國嗣君爲拜賓喪主也故寧

不拜賓凡此一節皆明尊卑之義一祖亦義也父母恩重則祖

所識者吊一節

此即小記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之禮

凡喪一節

此記喪主凡喪父爲主尊尊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親

也親同長者主之不敢奪嫡也不同親者主之不奪人喪也知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主

此四者則喪之大體定矣

聞遠兄弟之喪二節

此記聞疎者之喪之禮

凡奔喪一節

此記奔喪待弔賓尊卑之禮異也

問喪第三十五

此篇設問以明喪之事故以問喪名篇然却是二段前一段

五節總論孝子居喪始終悲哀痛疾之意後一段四節列問

喪禮欽袒免杖之義皆爲人子之所當深考也

親始死至身不安美也一節

此言初死至歛三日以前之哀自親始死至鄰里爲之糜粥以

三日而歛至下氣也一節

此言既歛至葬三日以後之哀自三日而歛至哭踊無數是禮下是義動尸謂初死至歛時舉柩謂落殯至葬時儀禮士喪禮受君祔等踊皆有數惟遷尸舉柩踊無筭此何義遷尸則尸將歛而不得見舉柩則柩將葬而亦不得見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於此而悲哀為益甚故以志則煩懣而不安以氣則滿塞而不下無可奈何故手而袒足而踊所以運動其身體庶安其心下其氣也此哭踊無數之義也凡以心極其哀而已

禮記集說
卷之十七
婦人不宜袒至哀以送之止

此承上文男袒而言婦人不袒之義婦人體不宜露不宜袒也然則何以為哀發鬻擊心齋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則亦悲哀痛疾之至也與男子之袒無以異矣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也男女之禮殊而義一也

此言送喪反哭之義遷柩以葬形猶在柩也是送形而往時成壙而歸則形鬼歸于地惟有精靈而已是迎精而反時一往一反正孝子思親而不能留之際也故其往送也望望汲汲如有追其反而弗及也而如有望慕以親之形猶在前也其反哭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而如有疑惑以其神之反否不可知也

凡此皆在道時也。及其既歸，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升堂，而入室，俱不得見焉。則其喜親之甚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終天之恨，他何所寓其情哉？則惟有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雖無窮分，則有限孝子，亦獨且奈何哉？故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之謂也。人子而如此，則其生前精形俱在之時，凡可以盡其情者，肯有一毫之不至哉？

心悵焉至人情之實也 節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又哭之後孝子之心思親之不可復見也悵悵悵悵悵悵心已絕望但志愈菲哀而已於是虞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微幸其神之復反也此虞祭之義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力居於內此塋後猶居倚廬之義也哀親之在土故

禮記口義
卷之十七

不忍寢於牀此葬後寢於枕塊之義也惟其如此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常不忘焉此孝子之至也喪之所以三年之義也夫豈勉強僞爲於外哉乃原於天性發於至情純乎其實絕無虛假人情之實不可以已如此也此節凡四義而其爲情之實則一也學者能以是求之則儀禮之喪禮凡四篇禮記之喪禮凡十三篇皆可符而求矣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節

此言三日而斂之義聖人制禮至矣盡矣無復有餘矣司馬溫公曰世俗以陰陽術忌擇日而斂盛暑之際至於汁出虫流豈不停哉此爲人子者所以不可不知喪禮也使知此義豈不惻然痛心而喪親一於禮哉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

此釋篇首難斯。或問曰冠者不肉袒必先冠惟存并繼而後肉袒也。曰冠在首之上服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懼其褻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此始死而去冠難斯者免之義也正也。又有權制焉。禿者頂無飾則不免。偃者形不直則不袒。跛者足不正則不袒。大免而袒袒而踊所以為悲也。而或不然者豈不非哉。身有創疾不可以備禮也。其非之情則一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而禮之如免如袒如踊者則有時而從宜也。又豈惟跛者不踊哉。女子不踊但哭泣悲哀擊傷心男子跛而不踊但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則亦皆哀至也。此禮之以權制者也。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八

末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一節

此言免之義免乃不冠者之所服自己冠者言之蓋喪變去冠變於不冠故加免以代之禮之正也。童子未冠則無免禮以未成人也。亦禮之正也。然而童子亦有免者何也。以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為家主當與族人為禮故也。此禮之變也。故引儀禮喪服記以明之。蓋總服輕童子不總以幼未知踈遠之義也。扶輔病童子不杖以幼哀不至病也。免代冠童子不免以幼未冠也。此禮之常也。唯當室則承父故亦免亦杖亦總此禮之變也。三者殊事而義一也。故引以明之。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由此觀之既總則亦免亦杖矣。此免禮之所以及於童子之義也。古人責成父後之音尤切於旗子者如此。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八

閩福寧王巖黃乾行著

服問第三十六

吳氏曰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同無問辭者但記所答之辭故亦以服問名篇

傳曰至公子為妻之父母凡四節

此記從服之四蓋釋大傳服術之文也。俱見圖但前後三節俱可曉惟第三節疏義難通故吳文正公亦曰按禮家雖有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為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則此傳當闕云。又按馬氏曰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內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八

一

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以其人情有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為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此義是也

傳曰母出一節

此節斷絕吳文正公說陳氏以母死為繼母其母為出母非也。按吳氏曰母出謂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不服已母之黨也。母死謂若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附廟則仍服已母之黨既服已母之黨則又更無服繼母之黨之理也。凡以雖外親亦無二統

此說是也若如陳說則繼母若死仍為出母之黨服按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豈有尚服其黨之理哉故斷以吳文正公之言為正

三年之喪至下殤則否凡六節

此記喪服變除之節皆以前喪更遭後喪言之凡禮從重家之內父最重母次之大功小功以下又次之故凡服皆從重論前喪重於後喪則不得變服但於其中又須論輕重蓋古人雖重服然必以漸而輕以至於除至於輕服則遂除而無漸輕之禮故有前雖重服而反輕於後喪之服後喪雖輕而服又重於前喪之時此處若不再論輕重則有本宜服重而反服輕失其權衡之正矣所以古人細微曲折必纖悉詳審而無毫釐之或差

禮記

卷之十

三

也然後彼此輕重各得其平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偏倚不獲之恨矣此先王之精意也是故父喪練後母喪葬後則帶故葛帶粗細同則以父為重也經期之經父練後有經除則母者重也服父之功衰父練後衰七升母葬後衰八升亦父者重也此前喪父後喪母之禮也若復更有大小功之喪亦如之以重其重於父母也然亦有父母之服而得變者麻之有本者重三年之高輕則得變也非薄父母而厚大功以上也然又不惟父喪練後為母經雖小功之喪於免時亦為之加經凡以父練既除首經則從輕矣彼其新喪方重故得經之也亦非薄父而厚小功也故既經則去之所重在父也猶之庸敬在兄斯頂之敬在卿人也記者恐人不知此意恐以練冠為可易故又申明

之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也但於免而經其總小功之經耳非免不敢經則練冠自如也明所重恒在父母也又言不惟練冠不可易其帶亦仍其初葛帶蓋總小功之麻皆斷本者不得變也麻本輕故也惟麻之有本者喪得變三年之輕葛耳夫雖

然矣然為殤長中之麻得變三年之葛服麻以終殤月葬而後反服葛是重殤之麻以厚於子而輕於葛以薄於父母哉蓋以殤服質累卒哭除之而父母之喪三年則日月尚長久也故暫變服麻以用情於子終又服葛而盡哀於父母也此輕重之權宜也亦所謂肅敬在兄斯頂之敬在卿人者也下殤則否恩愈輕也於乎通於此說者可以操輕重之權處常變之用矣豈惟服術指之天下亦何施而不可哉此先王之精意也凡前後

禮記

卷之十

三

節論喪服自此

君為天子三年至出則否凡五節

此記君臣之服於乎觀於此章可見古人之三綱正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是故君為天子三年大夫之適子為君斬為夫人太子期公為卿大夫錫衰弁經為其妻亦錫衰以往君臣之義可謂篤矣世子不為天子服練繼世而適父也大夫之適子不繼世則得為君斬君所主則適子婦之喪庶子非正則否父子之親可謂嚴矣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則降期君所主夫人喪衆妾則不丈夫之適子為君斬為夫人則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公為卿大夫及大夫相為皆錫衰以往居以出弁經以弔為其妻則降不升經錫衰以往往則否男女適庶之別亦可

謂明矣三綱之正也如此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宜哉又按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此一禮又春秋之大法夫人鮮或知之雖以公羊左氏以春秋名家而猶失於此何哉按春秋公羊說曰妾子立為君得尊其母為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又云子不得爵命父為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故左氏因之說成風非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為妻非禮也此言得之故宋儒胡氏傳曰於前則仲子則名家卒後遂成風王不稱天適妾之分嚴矣又曰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

禮記集說

卷之十八

四

無本祫禮三是不亦悖乎夫禮者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節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並諸禮之所由變也此足以正萬世之法矣但云無服又與疏家不同今按儀禮正之儀禮總麻章度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據此則無服者為正禮緣有死於宮中三月不舉祭因服總加禮也胡傳疏家皆是凡見人無免經一節此釋凡見人而免經之義亦奪人之喪二句是其義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為人所奪所以存孝也人曰謏矣傳曰言多而刑五一節

此言五服之上附下附而親盡矣猶五刑之上附下附而罪定焉在乎人之酌審而不失其等列焉耳蓋先王之制禮書刑書雖有一定之等列然人之用而不密則鮮有不失其上下之等者是以緣書以制刑非不遵先王之法也而或上附非其列則常失入而過於嚴下附非其列則常失出而過於寬則始有不當其罪矣緣書以為服非不遵先王之禮也而或上附非其列則失之大重而過於厚下附非其列則失之大輕而過於薄服始有不稱其情矣此無他凡以其不審先王之意而失其上下之等列焉爾是故記人於服間之終篇而示之曰先王之制五刑已足盡夫人之罪先王之制五服已足盡乎人之喪但人之斷刑為服者其上附下附貴在稱其等列耳故刑而稱其列則

禮記集說

卷之十八

五

上附者當其罪之重下附者當其罪之輕刑罰清而萬民服矣服而稱其列則上附者當其情之親下附者當其情之疎喪服定而萬民親矣吁立人之極存乎先王體而行之存乎其人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此記人終篇丁寧之意也又曰禮服以教之於先刑書以正之於後先王於民所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至矣此人倫明而小民親也後之用之者誠安得而不慎哉間傳第三十七鄭云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則間字讀如字也斬衰何以服直至末此篇止為一章蓋記五服之衰輕重之節及父母之喪變除之

漸也按吳文正公曰馬氏云問傳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蓋謂內外表情之發見雖皆初階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父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寓於物者則既言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改變之節于後蓋在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者顯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則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正主於衣服也故六哀之序衣服之殿後者於其重者而終也愚按文正此說該括此篇甚為親切其大義固當為章矣今分為七節蓋便覽云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下

斬衰一節

此節記哀之發於容體此字總承上文哀在心者然有輕重故其發於容體者如此皆蕪輕重言下倣此可者許可之辭言容貌雖若不足於哀然小功總麻親之遠者其情疎則雖為容貌於理無妨等而差之哀宜如此蓋為可也文正公云微不滿之意失經旨矣

斬衰之哭一節

此節記哀之發於聲音

斬衰唯而不對一節

此節記哀之發於言語以上三節存乎人之所自盡者故其辭畧蓋哀容體狀經不惟不可得而備言抑亦有難以名言者

也故聊狀其輕重如此若夫飲食居處衣服則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一日不可多一日亦不可寡輕重隆殺各有等差故其辭煩也

斬衰三日不食二節

此節記哀之發於飲食上節言五服哀發之輕重下節又言父母之喪飲食變除之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三節

此節記哀之發於居處上節言五服哀發之輕重下節又言父母之喪居處變除之節也

斬衰三升至無所不佩凡四節

此節記哀之發於衣服上一節言五服哀發之輕重下三節又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下

言父母之喪變除之節也或問成布朱子曰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縗緣曰縗是淺絳色小祥以縗為緣一入謂之縗者禮有出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為縗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凶矣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經又如添布一般所以未為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者蓋一千二百縷濶是濶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粗不中數不稱於市又如何自要濶得這處亦不可曉按朱子此說古今制度如此等處大約不同故朱子家禮亦止是彷彿其大意要亦不能一一盡合蓋不可考闕之可也又按易服者易輕者

句不重此處皆言除服之漸帶出此一句也故下文別申明之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至末凡四節

此節又申言易服者易輕者之禮故首云易服者何為易輕者
也而末又結之曰服重者易輕者也大約說同上篇

三年問第三十八

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至復生有節也哉一節

按馬氏曰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然節世衰道微汙於習俗故雖宰我親受業
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鑄燧改
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女安乎女安

禮記目錄

卷之五

則為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可強率以從先王之制
哉於平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獨以為異固孔子之所不取禮
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此為重與故曰凡生天地
之間有血氣之屬至於鳥獸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况於人乎
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為此
書者亦有為而作也馬氏云此言深得記者設問三年之喪何
也之意故答云先王之制喪禮自三年而下是稱其情之親疎
而立為文之隆殺因以飾人之羣而別其親疎貴賤之節別親
疎如斬衰齊衰期大功小功總麻是已別貴賤如天子諸侯絕
大夫降是已由是言之是喪禮之制人道之所從立也其制之
一定豈可損之而不及益之而太過哉是乃萬世不易之常

道也何以言其為不易之常道自創鉅者其日久至所以為至
痛飾也是申言其道之不可損蓋不持此以三年則是無至痛
之心正下文所謂朝死而夕忘之曾鳥獸之不若者也此所以
見其不可損之而不及自三年之喪至復生有節也哉是申言
其道之不可益蓋苟過此而踰乎三年則是以死而傷生正下
文所謂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此所以見其不可益之而太過
合斯二者可見大中至正一日固不可損一日亦不可益非萬
世不易之常道而何哉即此一節蓋已發盡中庸二字之義下
文更明言之而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說見檀弓朝祥莫
歌章石梁王氏從鄭註義非先王之本制也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九

此一節記者契繁為人之意蓋人於親死至痛者常少而忽忘
之者常多故記人以鳥獸燕雀而警動之大學曰詩云鸛鳴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知為乎此之謂
也如此節者正人子之所宜深念也

將由夫患和淫之人與至則釋之矣凡二節

此舉不及太過者之失而聖人因裁之以中道也人之通患大
抵有三曰不及一曰太過原其所以不及者為愚為不肖則其
心之害於邪淫焉故也太過者為賢為知由其心之主於脩飾
焉故也是故中庸一書專以中字立教惟中故庸萬行之而
無弊苟一失中則便行不去豈特一事為然哉凡事皆然而况
於喪以送死尤人事之至大者乎今試以二端論之將由夫害

於邪淫之人而論之則彼親雖朝死而夕即忘之斯人也苟從其心而無以正之則是使人道會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何也至親如此則疎者可知送死如此則待生者可知也此失之不及者之害也將由夫主於脩飾之君子論之則彼視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其爲急疾其心豈肯以爲足哉斯人也苟遂其心而無以正之則是送死之義無窮而復生之期無日也亦豈所以爲人道哉此失之大過者之害也二者均有其弊如此是故先王爲之立其中道而制爲節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但一使之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內既足以盡其送死之心而又不失其復生之節則遂從而釋除其服矣夫固不使之害於邪淫而爲獸之不若抑豈使之主於脩飾而遂以死傷生哉此先王所以爲人道之至而人極所以立也一猶但也釋謂釋其服也疏義是言但使成文理則便釋除其服固不使不及於文理有虧亦更不使太過無釋除之日此數字是緊關上文見中庸二字之義陳氏不識此意二字乃從疏說謂無分君子小人釋字文具疏義謂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與上文二義不相干涉非也又按二者之害和淫爲大而脩飾之害亦不小春秋之法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蓋稱情立文以人情以漸降殺也且如親死三日未斂不忍食此是其情至三日既斂不見親尸情便少不似三日以前便須少食所以聖人制禮三日而食糜粥情亦可通便爲中道若於此更不食不惟以死傷生更行不去抑

且亦非真情未免脩飾外貌便是有欺其於誠意之功便是未透故曾子誠篤七日不入水漿此是過厚故子思但責以不知中道及其謂人樂正子春效之便是脩飾不情故既而悔之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此分明是脩飾而無情實也心便不安悔亦何及故凡事只從中道不惟久之可行抑亦可無怨悔此脩飾之害亦不小也但比邪淫爲差勝故記人於邪淫特貶而稱人於脩飾猶曰君子蓋正路上差了脚也此其間輕重之權衡又不可不知然但協中道更輕重不得也然則何以至期也一節此明三年之喪至期而練之義正下文所謂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也然則何以三年也一節此明期斷而又三年之義正上文所謂稱情以立文者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此明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之義亦上文所謂稱情以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者也故三年以爲至末此總明五服之義而歸重於三年之喪以終篇焉自故三年以爲隆至人之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是總明五服之義下是歸重於三年之喪此終篇之意也親親之殺禮所生也之謂也有親親之實心者可以語此矣深衣第三十九

此篇純記深衣制度其義如此

古者深衣一篇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此一篇之綱下皆目及其義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短毋見膚其製也長毋被土恐其汚也裳旁前後之袷則合縫之是縫袷也又以其縫處向內而再覆縫之使固是約邊也裳幅皆裂裁之以其小者連之為要其大者向下為齊是要縫半於下齊也如要七尺二十則齊一丈四尺四寸也其當腋下之袖與衣接之處曰袷其高下之度使得回轉其肘不可大狹也袷之長短其制得及屈之及肘不可太短也服此深衣其繫帶之所上不可厭髀骨下不可厭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少近下也凡此皆近取諸身也夫尺

禮記

卷之六

三

度布幅古今有異大小長短人身不同以尺寸言則不通矣然則取諸身者隨時制宜可知矣然其應規矩繩權衡者如之何深衣之制十二幅者以應十二月也仰觀於天也袷圓以應規之圓也領曲相交以應矩之方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自領至齊相接其直以應繩之直也下齊前後之平以應權衡之平也深衣之五法遠取諸物者如此其義何居哉所以袷圓應規者欲服其服者象其圓而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所以負繩者欲服其服者象其直以直其政而治人也所以枹方者欲服其服者象其方以方其義而正也已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蓋言坤德以直方而無不利正之謂也此先王所以應繩應矩以示直方之意也所以下齊如權衡者欲服其服者思衡

之低昂猶權之輕重而知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也則安其志

于應物于以平其心之本體焉蓋心體寂然不動本自平也惟夫因物之感心有所之而志形焉一或累於物而不安則心於是乎不得其平矣此欲平其心其要在於安其志也大學言正心亦惟欲省察於忿懣好樂憂慮恐懼之間正此之謂也深衣五法之施其義如此是故聖人服之服之者非徒然也於規矩而取其無私也於繩而取其直也於權衡而取其平也惟其義之各有所取是故其服之可貴也於文事也釋端冕而燕處則可以服焉於武事也釋介冑而燕處亦可以服焉雖不可以臨朝祭也贊禮而為擯相服之可矣雖不可以臨衡也運籌而治軍旅服之可矣夫訓有五法之完也其質則有其色則白又弗

禮記

卷之六

三

費也是故居朝服祭服之下善衣之次也又以緣言之父母俱存又祖父母亦存其緣畫文畫縵以致孝也祖父母亡矣惟父母存則緣以青示殺於大父母也如孤子緣以素哀也所緣者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此深衣之緣也所謂古者深衣各有制度者如此

按易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疑此篇政字當如易作正字者為是蓋負繩比直內枹方比方外也此為精故鄭注曰政或為正吳文正曰今從之負直於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枹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虧缺也此說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投壺第四十

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度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然容此於禮節比於樂志正體立審固而求中此所以觀德者猶在而先王之所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原其始必以燕飲之間謀以樂賓而病於不能為射故壺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愚按此篇蓋禮要投壺之禮至就筵凡三節

此記賓主始請就位之儀見圖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司射進度壺至主黨於左凡四節

此記司射之儀見圖

卒投至敬養二節

此記卒投行爵之儀見圖

正爵一節

此記慶禮之儀投壺正經止此

筭一節

上文投壺之禮既畢此則記其壺矢之制呂氏曰壺矢之制皆從陽數筭長尺二寸用天數君子之法象本諸天求諸陽用節文而託其義雖小事不廢也

魯公弟子至若是者序

飲燕之間易流童子之心易肆先王投壺之初故有戒弟子之辭周宋禮廢列國之禮樂不能合一故記人記其大同小異如此亦因以存古也下文魯鼓辭鼓放此

司射庭長至主黨

此記庭中之位陳氏曰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觀禮者也立者亦來觀禮者也故屬賓黨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

禮記目錄

卷之十八

十一

禮記目錄卷之二十八終

儒行第四十一

按呂氏曰儒行一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謂孔子言之則非也夫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之所當為非以自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無雍容渟渟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則亦不愧於儒矣此先儒所以存之于篇今日講解所不可廢也愚謂此言深得此篇之義詳見篇末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至篇末凡十八節

禮記目錄

卷二十九

十一

此言儒行凡十六前後二節其起結語也案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今謂民作名夫先王之世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差未聞有儒者之服也所以為儒者謂其道充於內實以儒者之德動依於禮文以儒者之容耳夫子生春秋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所謂魯國之儒一人即此而在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乃欲文之衣服之間以為欺世盜名之習記人欲尊其教而不得也故託為夫子告哀公之辭以明正之雖其辭非實出夫子然其道亦有存者先儒釋經至此直須如此辨明使學者曉然一以知此篇之辭非聖人告君之體一以知此篇之道可以為儒者之功則記人之意兩為得之何應氏乃從而為之說曰哀公規孔子之被

服儒雅云云誠如是也則信以為為夫子之言矣將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亦為夫子之言乎今當以前呂氏之說及陳註篇末戴季氏之說為正故姑置其首末起結之詞而發明其十六節于左

一曰曰立席上之珍脩德也德成而人聘之可也求聘則自恥矣故儒者脩德以待聘夙夜強學窮理也理明而人問之可也求問則自輕矣故儒者窮理以待問懷忠信以存吾誠而已本非有意於人之舉我也力行以敏吾事而已本非有意於人之取我也故有其舉且收之執此以往可也求舉與取則失之矣故儒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天豫有以待則應用之道在我而其本以立用無所求則致用之幾必審而其合以正其

禮記目錄

卷二十九

十一

處也道德備於心身忠誠貫乎內外而為有體之實學其出也德澤被於當時聲名昭乎後世而為適用之全才盡乎性命之理卓乎天地之間儒者自立孰大於是故為儒行之首案聘者主其德謂君使人以幣聘用之舉者任其誠謂舉而任之以腹心手足之寄取者取其才取而用之理煩治劇也席上之珍四字只是辟言德之貴也呂氏註辭大贅言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起便可

二曰容貌身之所表首之所冠必欲其正心之所動身之所作必致其以其裁制斷制人莫敢干以私如祿以天下弗顧繫焉千駟弗視是大議也若自抗以驕人故如慢然本其心非實有慢也道之宜尊也其纖悉委曲不徑情而直行如衽席之上讓

而天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是讓也若致曲而不情故如偽然本其心非實有偽也禮之宜讓也其意然自當而不可犯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也故如威其退然敬懼而不收爲如自反而不縮雖視覩懷吾不懼也故如愧其交際之進以禮也三揖而後進不亦難乎其交際之退以義也一辭而遂退不亦易乎其謙退而不敢先人也又粥粥若無能也非真無能也凡此數者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也故曰容貌之善有如此

三曰備豫居處雖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敬也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恕也其敬與恕何爲也哉蓋恕則忿懣而無忘身之禍欲寧而無傷生之危是愛其死也由是見之既定則守之不移於其變也利害不能怵死生不能

禮記

卷之十九

二

或足以待之而不辟矣敬則身立而無物交之引德充而有本原之固是養其身也由是體無不具則用無不周於其常也上以堯舜其君下以堯舜其民足以任之而不辭矣精義利用成於敬恕舉而措之何所不行故曰備豫之善有如此

四曰近人寶忠信存心也立義行已也多文學問也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時而見可以仕則仕也非義不合可以止則止也先勞而後祿無所爲而爲也所以應世者義而已德義也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自爲應世一皆以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也故曰近人之行有如此呂氏指應世邊言豈偏矣

五曰特立特立之行十一曰見利思義二曰守死善道三曰勇足紀難四曰才足任事五曰動則當理六曰機足應變七曰知

過則改八曰禮義不愾九曰威容不挫十曰謀必可成凡此十者皆難事凡人皆被他累倒儒者獨負荷得起故曰特立之行有如此

六曰剛毅宜依呂氏說去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句方爲儒者義理之勇不然則血氣之勇爲累多矣豈所以爲儒哉方氏曰居處不淫飲食不溽何以爲剛毅蓋淫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非謂是乎

七曰自立存心以忠信而人不欺制事以禮義而人不侮達則戴仁而行以兼善天下窮則抱義而處以獨善其身是內外窮達無往而不善矣且所以自信者篤維暴政加之而不變平生之所守非卓然有以自立焉者乎故又曰自之有如此美入非

禮記

卷之十九

四

有以自立則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終於凡人而不可以爲儒矣故儒行之中自立居二焉本務故也

八曰仕太言仕而先言其貧若此者何蓋上答不疑不答不諂此出處之正惟夫富而無所顧慮者則易能之苟其窮若此宜乎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以爲居處衣食之計矣然猶出處必依於道畧無患得患失之心此其所以動與人殊而爲儒者之行也蓋在聖門惟顏子可以幾之雖子路之勇聖人猶不與焉此其地位固不可以易言也故曰仕之行有如此

九曰憂思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又論其世則知之極其精矣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循規蹈矩動可師法雖有世之遠亦可

聞者莫不興起則行之極其善矣使其遇時之恭值道之通
舉而措之以厚民生以復民性使無一夫之不獲同所願矣若
商弗逢世在上不援在下不排且諍諂之代比周爲黨而其危
之是則遇時之否值道之塞疑若無如之何可以自委矣然而
儒者則上畏天命下悲人窮豈恒已哉其心猶曰吾身可危而
吾愛民之志決不可奪故因事而傷之者雖多而吾民之志竟
不爲之少屈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何也堯舜君民本吾分內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是故其慮之也遠其憂之也深雖身沮
於時不待以其澤被天下然心公於物實不能以一日忘天下
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
不然平日所以上下占今孜孜知行之意豈止獨善其身已哉

禮記月錄

卷五十九

五

故曰憂患之行有如此於乎孔孟所以卒老于行而不肯少變
其道以求合爲是故也雖然此惟孔孟則能之若夫君子則道
貴識時動貴知幾苟無早見豫待之知則終無以勝諛諂比黨
之民如東漢諸賢駢肩就戮身且不保而何先憂後樂之主能
康陽昇水火之民哉先儒有曰聖人樂天知命若憂世之心則
有感然後發耳愚謂此言可爲儒者憂患之法竟申其志只是
志不屈便是不是其志之得行也

十曰寬以待禮之道言之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者也儒者則
忠信以立其體優將以達其用是嚴而恭和而節儒者得禮之
道矣以待人之道言之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者也儒
者則毀圓爲方有所分辨以慕其賢合方復圓有所包涵以容

乎衆是仁之至義之盡儒者得待人之道矣由是觀之儒者之
心知行窮達爲禮待人各有其道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故曰克
裕之行有如此

十有一曰舉賢援能凡人至公有不辟嫌至於辟怨則尤私意
之甚矣惟儒者稱內人之賢不辟私親舉外人之賢不辟私怨
惟程筆其平日之功積累其平日之善推以爲賢而進達之於
上其親其慈切不介意於間也推此心也則寸長必錄一善不
遺薦賢之路廣矣使有復報之心則亦私矣而未公也又且下
不望報於人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不求報於國由
是言之方舉則惟計其事功而累無親怨之嫌既舉則惟求其
利國而累無責報之心所謂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故曰舉賢援
能之行有如此

禮記月錄

卷五十九

六

十有二曰任舉儒者之交友也以道不同則無以爲任舉之地
是故聞善言則以相告使之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見善行則以
相示使之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夫然則道同德合固有可任舉
者矣然非心孚意契則亦不能保其久而不變也又必居位則
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夫然足心孚意契
可以保其終始不渝矣然後任舉之義重焉吾先升矣彼猶帶
於下僚必公相汲引而薦之同升吾先進矣彼猶窮而未達必
公相推揚而舉之同進由是言之方其始也同德同心以爲任
舉之地及其既也相待相致以盡任舉之心儒者交友之義其
重如此故曰任舉之行於乎世之薄德未仕則以善相高惟恐

人之有善而無箴規之益既仕則以位相驕惟恐人之得位而忘平昔之雅交友者視此固當少愧抑一君子進則所引皆君子小人進則所引皆小人爲國者視此亦當深監也哉案註中不待同升則不升二句當活說不然似升降進退之權皆在乎我且身未得進亦無能進人之理或曰然則陳雷膠漆之事豈虛語與曰此偶然耳不可常得有也按雷義字仲公與陳重景公友善順帝朝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人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十有三曰特立獨行以事君言之澡身浴德以立其本矣嘉謀入告順之于外矣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未形則君子遷善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七

遠惡而不知誰之爲之者至其有過舉而諫之亦惟巽言諷諫不暴驟而失節也以脩身言之制行之高由夫道之自然而已本分上不加毫末初非索隱行怪強人所難以形我之高也其文之高由夫道之素有而已義實而自輝光初非剽竊涉獵加人所無以益我之多也世治則人尚德吾有其德故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人賊善吾脩其德故堅志而人不能沮以與人言之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故苟同乎已其理若非必從而非之而弗與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故苟異乎已其理若是必從而非之而弗非凡此數事惟理是循人不能及故曰特立獨行之行有如此十有四曰規爲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是豈輕世傲物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八

哉蓋其心以無體不可以致用新民必本於自新方切於脩己有未暇焉爾是故以守身言之不慎則放肆不靜則妄動矣儒者敬以作所而欽崇以勅其躬從容有常而安居以貞其度斯則敬以勝怠靜以制動內不至于失身矣以待人言之非寬則失之隘大寬則失之流矣儒者擴太公之量而較量有所不忍厲強毅之操而詭隨有所不爲斯則寬而有辨和而有節而外不至于失人矣以爲學言之道散于萬殊而原于一本者也儒者博之以文既泛求夫不一之善約之以禮復統會以至一之理則道無有乎弗得矣以脩己言之行貴乎近文而尤存乎立介也儒者英華發外寓文藻于渾厚之中切磋琢磨立吾身于義方之地則行無有乎不善矣儒者之急於自脩如此是以當此之時雖君有分國如錙銖之輕而禮任之者其待之雖至厚也其任之雖至誠也且以吾體未立未可致用吾身未脩未可治人而不臣不仕也由是觀之其心所謀度必先明體其事所作爲必先明德故曰規爲之善有如此此節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意看方是不然則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吾儒效用之時安得不臣不仕十有五曰交友儒者之交友也合志而同其所向之方無不善也管道則同其所習之術必以正也爵位同則樂無忌心也相下久而不厭有遜心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久要不忘也是能以義全於既交之後如此所以然者爲能以義擇之於未交之前耳儒者之行也本於方內以義制心也立於義外以義制

事也是儒者一身惟義之與比故人之同於爲義者則進而友之不同於爲義者則退而辟之此其所以始乎友義終乎全義所謂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慎始故也不然則比之匪人不亦傷矣何以全交若此哉故曰交友之行有如此

十有六曰尊讓夫仁包四德有行之原人心非仁則其所發見固無一當可者矣苟能以仁存心則其發見之妙當何如哉是故全發見於外也固有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者矣此非襲而取之也由其根本於仁耳蓋仁者愛之理也溫良者由愛而生猶枝葉之生於根本也又有敬而不慢慎而不放者矣此非強而爲之也由其踐履於仁耳蓋仁者心之德也敬慎者自心而生猶有實地而後可以踐履也又有寬而不狹裕而不迫者由仁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九

而克廣之也蓋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寬裕生焉又有孫以接物者由仁之能事也蓋仁者之心無繁寡小大而敬慢者也故孫接生焉有綏爲禮飾之善者此爲仁之貌何也蓋仁則心存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也有發而爲言談之善者此爲仁之文何也蓋仁則道克故含章時發自然光人也又有始於聲歌以言其心志播於樂舞以協其聲容何謂仁之和蓋仁則以吾心之和合天地之和故至和動於中而歌樂形於外也又有分人以財而不吝散己之財而不積何謂仁之施蓋仁則以下萬心爲一人之心故人已忘於中而分散施於外也夫以仁存心則發見之妙有如此但人之存仁有至與不至故仁之發見有全亦有偏夫人有一於此者鮮不以仁自居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十

兕觥而有之者乎惟儒者兼此溫良敬慎寬裕孫接禮節言談歌樂分散而有之則可以爲仁之至矣猶且不敢自以爲仁也則是其心尊此仁道之大讓而不居也是心也即堯舜兢兢業業之心也大禹不自滿假之心也成湯聖敬日濟之心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之心也真儒之道正在乎此春秋之儒果能持此以成其身以澤夫民以繼往聖以開來學則其命儒不妄在上則爲堯舜禹湯文武在下則爲孔孟天下萬世几將永賴之矣又孰敢以儒相詬病也哉於乎孟軻漫而天下無真儒此儒行所以不可無記也惜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未協中和聖人與上太言猶且閤閤曰此爲孔子告君之辭豈理也哉分明記者自爲之辭但其大義則不可忽至

李氏曰此蓋戰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竊恐戰國之上亦少得到此李氏亦未免言之太過今惟置其首末而取其間十六節爲是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中庸篇篇禮記篇中使無程朱二賢表章之力則讀者未必不指以爲漢儒附會也程朱之功於是爲大而朱子章句又極精確迨至我

朝吾閩虛齋蔡氏紫峰陳氏源流著述發明詳盡故今不敢加冠義第四十三

案大小戴禮出后蒼后蒼禮出高堂生當時河間獻王所得五十六篇尚有天子諸侯之禮生一切置而不謂惟推士禮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九

一

一

矣

傳則區區負日之愆竊有志於下執事之才也

冠禮

我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

者聖王重冠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一

一

然則儀禮之有士冠禮其義不亦重乎

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解曰此一節釋儀禮所以但有士冠禮而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義夫冠禮何以止於士無大夫諸侯天子之冠禮者何義蓋古者五十服官政然後爵之為大夫若冠禮則三十行之未亦有五十而後冠者此所以無大夫冠禮也然則古者三十有室亦何以有大夫昏禮妨改取也今其禮亡諸侯亦無冠禮其有諸侯冠禮者乃夏末世所為非復先王之舊也然則古者天子諸侯皆無冠禮其二十而冠將何以責成人哉蓋雖天子之元子其繼世宜有天下而為王然其初未繼世之前只是士也所以然者蓋以天下無生而即貴之理必須有德然後爵以詔德乃得有位然則天子之元子其生豈得遽以為宜有天下宜王哉亦惟為士以脩德德成然後立之以繼世而為王耳此

禮記

卷之五

十一

所以二十之時只行士禮而冠以士也何天子之子冠禮之有天子且然況於諸侯之子乎故諸侯之適子繼世得請於天子而立之以為諸侯所以然者亦以此適子能法象前人之賢行故耳使其不賢而無德則亦不得以為諸侯矣此所以二十以前惟為士以脩德而冠以士禮也又何諸侯之子冠禮之有諸侯且然況於大夫之子乎是故先王之世以官爵人或爵之為上大夫卿或爵之為中大夫或爵之為下大夫所以然者非私意也皆以其德之大小而為之降殺耳故士之死而有謚今世之失禮也若古者先王之制生無大夫之爵則是德之未成也故冠則不得加之以美謚凡以其無德可述焉故也以此觀之可見先王生而爵人死而謚人皆必以德此所以未五十者不

得爵也此所以無大夫之冠禮也故惟曰士冠禮於先王之人安得而不脩德哉

案大戴公符篇言諸侯冠禮四加玄冕等語左傳云公冠用裸革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玄冕又家語冠頌亦有大夫以上冠禮此即記者所謂夏之末造非先王之正禮先王之禮只與上同但依王藻訓註則天子始加之冠玄冠朱組纓諸侯始加之冠緇布冠續綏此惟少異耳詳見儀禮經傳儀禮蓋于席朝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而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蓋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闌西闕外西面蓋人執筮抽上韝藏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

禮記

卷之五

十四

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貳古視反之筮人還東面張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帝宗人告事畢此廟之前期三日筮賓如末日之儀此筮賓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解曰古者冠禮其冠之日不敢苟用必筮其吉行冠之賓不敢妄宿必筮其賢者何義筮而求之鬼神所以示其敬冠之事也敬冠之事者所以重其為禮義之始也重禮義之始者所以立人道而為國本也不然人長而無禮義則非人矣國之人而非人則不國矣可不懼哉

儀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此與君然之纁裳三

十片淺純衣也。縹帶赤絲也。溫散皮弁服也。此與君視朝之服不用。
素積其要中。縹帶素紳玄端玄裳也。士黃裳也。士雜裳也。後衣
下士可也。縹帶素紳先升升服次皮弁服次玄

解曰所以引此者此三加彌尊之服故依儀禮次先引之

儀禮縹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手缺無并著煩圖髮際結項中縹纓

廣終幅長六尺足以前髮皮弁并爵并纓組紘纁纁同饒冠先

加皮弁次爵弁以

義曰始冠之縹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縹之其紘也。孔子曰
吾木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解曰始冠初加也。初加用縹布冠者何義。蓋大古冠用布為之
齊以宜幽陰思也。故縹之後王重古此所以初加用縹布冠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十五

縹布冠之制惟缺項青組纓屬手缺初無垂下之紘故其紘

也。孔子議之曰吾未之聞也。失禮故也。既冠後即敝之可者以
非時王制也。此縹布冠之義如此。皮弁爵弁亦引者見下文三
加彌尊也。

儀禮主人玄端爵弁立于阼階下。有東序西面兄弟畢袵玄立千
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
如主人服替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
西面拜。賓答拜。主人揖替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祔
廟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義曰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
事尊重事而不致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有卑而尊先祖也。

解曰是故古者聖王重冠之禮以其為貴成人之禮也。惟其重
冠之禮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此重事而不敢擅也。
尊重事而不敢擅乃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此迎賓而行之於
廟者其義如此。

儀禮替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替者進于東

序少北西面東序主位也適子冠於阼序次在阼將冠者出房南面

替者東纓并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替者坐櫛

設纓賓降主人降不為賓將櫛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

人升復初位賓進前坐正纓與降西階一等執冠冠也者升一等

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與復位

替者卒為設缺項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此始加服玄端爵弁出房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廿六

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并賓盥正纓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

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替者卒紘與賓揖之適房此再加

服素積素紳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紘裳紒紒其

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進入于房此三加

儀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

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慎爾德省

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

在以成厥德黃者無疆受天之慶

義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解曰適子冠必於阼階上東序少北西面者何義。蓋適子承父
者也。阼階主位也。父在則父為主若父老而傳之子則是適子

為主冠之於主位以著其有代父之責而當勉力以副其付
之意也三加之冠服彌尊者何義蓋服之彌尊必德之漸成始
稱也加之以此正所以曉喻之使克廣志意以稱尊服也於乎
使人知傳付之意而又思稱其服也安得而不夙夜脩德哉此
冠禮之所以為善也

案本義雖於客位在三加之前者何蓋本義欲明醕於客位維
適子為然故以係之著代之下若三加彌尊冠而字之則凡子
皆然不必適也故後之此立文最精但今欲依儀禮經文序次
故於傳義少易之然學者須知傳義之意

儀禮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酒覆之而葉賓揖
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酒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

禮記曰錄

卷之十九

十七

西拜受醴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
和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拜
此禮於客冠者莫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見於母賓降自西序東面
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
送于廟門外此冠而字之禮終

儀禮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

禮者不忘

儀禮若不醴則醴用酒醴重也夏商適子三加醴大古之物自然質
法也子房戶之間兩甔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甔在西
南順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爵冠者拜

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
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末不徹
○加皮弁如初儀拜醴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醴
有乾肉折俎饗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
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鬯始醴如初拜醴酌豆葵道醢醢兩饗栗
脯三醴攝酒如拜醴加俎饗之皆如初齋肺卒醴取籩脯以降如
初此三醴之禮終後復曰醴復設
子之禮每加於酢則醴之於客位

儀禮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章祭此
永乃保之拜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章祭此
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有升折俎
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

禮記曰錄

卷之十九

十八

孔嘉髦七攸宜宜之于假求受保之曰伯其甫仲叔季惟其所當
義曰醕於客位加有成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解曰戶西南面客位也醕於客位者何義以其成人而加禮之
也冠而賓字之者何義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之惟稱字
也皆所以為責成人使有德行之

義曰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醕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
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解曰此冠義二節欠精不如前段見知特性者蓋知特性義云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分明著代是為適子若庶子則冠於房
外南而不得示著代其義為精此節去其適子二字似凡子皆
然此欠精一也知特性義醕於客位是加有成三加彌尊是喻

止志前後行禮不同分明有二義此節合而為一總為加有成
畧却喻志一邊便覺不痛快欠精二也如特牲義冠而字之示
敬其名此義於字上切且該得成人之道在內此節只云成人
之道又不露敬名二字欠精三也蓋如特牲義是原儀禮所記
古冠義故其文精確如此此節禮記冠義是後儒稱述前言而
畧者如此據愚見則存如特牲義而去此一節

儀禮冠者見於兄弟兄弟拜冠者答拜見替者西面拜亦如之
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韞見於君遂以摯
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
冠玄端爵韞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

禮記集說卷之十九

十九

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
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
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解曰冠者見於母及兄弟母及兄弟皆拜之者何義以適長子
代父承祖與祖為正體故成人而與之為禮也玄冠玄端摯見
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者何義以成人見也冠重成人如此是
豈徒以其冠裳之備為有異於童稚也哉亦曰將責成人之禮
耳成人之禮雖何將責為人子則孝為人弟則弟為人臣則忠
為人少則順四者之禮行是已將責四者之禮行於人此事之
至大者也其禮可不慎重與惟其慎重故冠者之心由此而感

後冠者之志由此而克廣則孝弟忠順之行立可以謂成人
矣可以謂成人則可用以治人矣然則慎重冠禮以責成人
其所報效豈曰小補之哉故聖王慎重冠禮也由此言之故曰
冠者禮行之所由始也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
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
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賓饗
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嘉事有六也冠惟其為禮行之始嘉事
之重者也於乎先王之世所以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夫豈偶然
之故哉夫亦其期待之厚責成之切有道存焉矣故司馬溫公
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
過十歲而終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以

禮記集說

卷之十九

十九

至長愚駭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
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於
乎可以知古今成才難易之故而朱子家禮冠禮之緝所以大
有功于世教也為人父欲盡父道者其尚於此致意哉
案母拜子之禮今時皆從石梁王氏說此固有理但愚詳儀禮
經文還是疏說為是蓋經明云母拜受足拜受脯也又云子拜
跪是拜送脯也又云母又拜所謂再拜為脯而已此於母子尊
卑之義無害以非拜子也且於成人而與為禮句亦無妨蓋非
成人則無取廟脯來見之禮又安得與之而行拜受父拜之禮
乎此疏說是也故今朱子家禮去其取脯一節則母亦不拜而
司馬溫公亦曰冠義見於母母拜之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為

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倣此即此亦可見石梁之說不如

義曰參貌周道也章山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

夏收三王其皮弁素積

解曰此義明三代三加之冠異同如此以三代始加之緇布冠

言之委貌周之道言所以安正容貌也章甫殷之道言所以表

明丈夫也毋追夏后氏之道夏后氏質而已故以其形名之也

以三代三加之冠言周曰弁殷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殷曰

時撫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夏曰收夏質而已故言所以收斂

其髮也此始加三加之冠三代之所異也革其所可革也以

三代再加之冠服言三王其之冠曰皮弁以白鹿皮為象

禮記曰錄 卷之十九 廿一

上古也服曰皮弁服以十五升布為之而辟積其要中也以白

為衣以素為裳與冠同也以其質素故不改易也此再加之冠

服三代之所同也因其所可因也革其所宜革者漸以文因其

所可因者存乎質是故文質之至指虎之極莫有過於三王也

時為之也三王亦與時偕行而已然則朱子輯家禮其三加以

冠巾深衣帽子皂衫幘頭公服則亦時王制故也而豈敢以違

時哉但見成人禮行之意則萬世當其由之耳

昏義者釋昏禮義知特昏義一段今依石梁王氏說附

之此若其編例見冠義目下若其義多當重篇中卷之

儀禮昏禮○下達達通也特與彼合昏則先便則氏下通正言女

下取陽唱陰和之義故云下達達必 納采用鴈用鴈為聘取順主

人選于戶西上右凡 祖之體體許人故受其體於廟廟 使者

玄端至壇看請事 鑽問之重也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

拜拜賓不答拜 賓其盛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

以肩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 東面致命主人降階上

北面拜拜授于楹間 明為合好南面正授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

之 尊焉 尊立待後事 擯者出請事 賓執鴈請問名 其吉否

之 姓氏非問三月之問也 主人許賓父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

事畢 禮終二事相問也 ○納吉 納吉告歸 婦之吉也 用鴈

如納采禮 此納吉 ○納徵 納徵成也 使者納之 女之歸也 東帛

禮也 皮如納吉禮 此納徵 ○請期 用鴈主人辭 凡山大家來也

禮記曰錄 卷之十九 廿二

賓辭告期 夫家先卜之得吉月乃使使

儀禮昏禮曰 吾子有惠賜室某也某 有先人之禮使某

名也敢納采 此賓者出請事 對曰某之子泰愚又弗能教吾子命

之某不敢辭 此賓者出請事 對曰某之子泰愚又弗能教吾子命

謂曰吾子有賜命其既中受命矣惟是三族父兄兄弟昆之
不
聽曰其命其聽命於吾子對曰其固惟命是聽使者曰其使某受
命吾子不許其敢不告期日某日對曰其敢不敬須臾請明告堂
不言門外凡使者歸又命曰其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
開命矣

儀禮父醮子父醮子命之親也儀禮前經命之辭曰往迎爾相
永我宗事助帥以敬先祀之祠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
忘命此父醮子而

儀禮主人爵升纁裳女見之次大夫以上親迎是服纁也從者
早玄端乘墨車漆車也士乘墨車攝盛也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始道也婦車

亦如之行按儀禮周禮至門外主人女父筵于戶西西

上右凡女次也婦衣纁襦立于房中南面姆以婦纁纁笄宵衣
以婦纁纁在其右婦以婦纁纁笄宵衣被纁纁在其後

主人女父玄端迎于門外西拜賓婦東面賓拜主人揖入賓
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

奠鴈拜稽首降出婦從降有兩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
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行道也乃臨御輪三御者代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主人婦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
自西階婦送也婦布席于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婦沃

儀禮祭告凡婦婦則對筵坐皆祭祭者稷稷肺肝也黍稷肺

春皆食以酒皆告祭舉食舉也名勝為舉以其三飯卒食同平元
飯而或醴替洗爵酌主人主人拜受替戶內北面若拜婦亦
如之皆祭替以肝從飲酒有皆振祭肝皆實于豆豆替替拜
受爵拜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盃破也婦各三爵也亦如之替洗
爵酌于戶外替酌者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替拜坐祭卒替拜
皆替拜與主人出婦復位此共年合

儀禮賓至也揖者謂對曰吾子命其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對曰其固敬具以須

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

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
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

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

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拜奠鴈蓋親受之於
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

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也而醺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
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

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
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解曰此節釋昏六禮之義禮之至重者也昏禮者何周道同姓
昏妯娌百世不通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承祖考下以繼

後世而傳子孫所係之重如此一或不謹則上不足以奉先下
不足以傳後此之不慈不孝罪莫大焉是故君子重昏禮也以

昏禮言之媒妁之言既達女家先許之矣男家不敢必也故納鴈以爲采擇之禮鴈大夫之摯士皆用者攝盛也以昏禮摯不用死也既納采將加之卜矣不敢必主人之女也故即問女生之母名氏亦用鴈既告之名男卜之吉矣則納之女氏亦用鴈吉既納矣則納幣以爲昏姻之證恭敬不可以虛拘也正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也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故往請成昏之期凡此五禮皆女家主人設筵陳几於廟而拜迎使者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男家之命於廟者何也廟至重地也行之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敬不敢慢也慎不敢忽也重不敢輕也正不敢邪也既請期矣期日定乃親迎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者何也男秉陽剛以帥人爲德者也女秉

禮記日錄

卷之十九

廿五

陰柔以從人爲道者也男先往迎而後女從之示男先帥乎女也此往迎之始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婿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拜拜而後奠鴈者何也鴈雖微物然親受之於父母也故奠之而不敢不拜以爲敬也此親迎之時也婿奠鴈畢降階出大門外御婦重婿親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乃共食一牲食畢乃合一匏分爲兩瓢而酌者何也合卺所以示其體貌之合而不殊共牢所以示其尊卑之同而不異而以親之也此既迎之後也由此觀之此六禮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是爲禮之大體非若微文疏節也所以然者蓋以敬慎重正則所以成其別於未昏如而爲男女之時使得以正其始而不亂而後親之則所以立其義於既昏姻

而爲夫婦之後使得以正其終而不離也大凡夫婦之無義凡以不能正始而苟合焉耳既正其始而男女之有別則素敬養而所以申戒其爲夫婦既詳以周矣是故以陽帥陰以陰從陽而夫婦之有義夫婦有義則閨門之內倫理以明恩義以篤故父慈子孝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則資於事父以事君敬無不同故移孝爲忠而君臣有正丈夫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惟在此三者而其有義有親有正皆本於重昏而男女有別如此故曰昏禮者蓋凡禮之本也此昏禮所以爲禮之大體也於乎豈微文疏節而可畧哉

禮記日錄

卷之十九

廿六

義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專之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解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男女合而後人道出焉天地者萬物之始也昏禮者萬世之始也而可不慎乎是故先王重之其

取必於異姓者何所以託於遠嫌之義以厚其別也其納幣必誠敬請辭必腆善者何所以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也或信直以事人也如孝舅姑和室人順夫子是已或信直其婦德也如柔順貞閑勤儉寬仁是已夫惟示以厚別示以信直也則其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所以能正其終故一飯之共平而食以同尊卑則終身不改矣故夫死不嫁此古者所以節義風行而人道有別也男子親迎者何男先而倡道於女善男陽剛以主倡爲義女陰柔以主從爲義也豈惟男女天先乎地乾知大始而坤惟作成物也君先乎臣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所以然者天剛而地柔君剛而臣柔男剛而女柔其義惟一而已矣昏親迎入門必先奠鴈以爲摯然後乃與婦

見者何以敬而明其別也大凡男女無別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大姓能不爲淫邪所間而全其親者鮮矣惟敬以明其別也則閨門之內其分定而倫理以明其情通而恩義以篤室家宜而父母以順父子由之有親矣由父子而推之尊卑有等因人以定其分親疎有辨稱物以平其情事皆得宜而義由以生矣義者禮之實也義既生矣則因分定名當隆則從而隆緣情定制宜殺則從而殺經常不易而禮因以作矣由是分一定而不易情相通而無間近之一家一家得其所也推之一國一國得其所也遠之天下天下得其所也萬物由之以安矣夫親迎以明義有以關乎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以當重也執摯以章別有以馴致乎萬物之安此別之所以當重也

禮記月錄 卷之十九 東

若執摯是無別焉若不親迎是無義焉則禽獸之道而已又何以爲人哉壻親御婦車而授之綬者何所以示親愛之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之親已也敬而親之大王之所以肇基王迹者此也爰交姜女事見孟子梁惠王下篇文王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此也親迎乎渭事見詩大雅大明篇或曰敬而親之便得天下理與曰觀詩周南關雎大雅大明思齊等篇賢妃之助不爲少矣記者之言非過也出乎大門男車在前婦車在後是男帥女女從男者何示夫婦之義由此始也以婦人之義言之女秉陰柔以從人爲義者也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此三從者婦人之義也今之婦車從男正明此義之所由始也以夫之義言之男子稱夫者丈夫之謂人之美稱也丈夫也者以其知足帥人者也此帥人者夫之義也今之男車先女正明此義之所由始也此古者所以夫義而婦聽也共食一牲者何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尊卑同故也器則用陶以爲盛酒之尊用匏以爲酌酒之爵者何蓋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天質自然太古洪荒民俗質朴所尚如此故今三王作爲共年之禮而俎之外器皆用陶匏所以示不忘古而重夫婦之始也此以上皆未成昏之前其禮之義如此

儀禮夙興晨明曰起也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養舅婦于舅姑
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
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尊不敢授也棗栗取其中自謙微舅坐撫之興若拜婦還又拜

此受并服脩取其斷斷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
人姑之禮婦人見舅婦人于戶牖間側身跪于房中婦疑立
以禮未至而無事故然于席西替者酌醴加柶而枋出房席前
北面婦東面拜受替西階上北而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
執醢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降席東面坐啐醢建柶興拜替拜
婦又拜奠于薦東北而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堂上舅
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左胖載之舅姑右胖載之姑婦贊成祭卒食一醢無從
穆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謂酒醢醢如婦贊成祭卒食一醢無從
席北牖下持為婦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饒舅辭易醬醬汁也
婦饒姑之饒御贊祭宜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姑拜
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此婦饒舅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食以酒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九

九

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設兩洗者歌訓奠酬明正禮成舅
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此舅姑饗
儀禮記士昏禮婦薦饌于房之禮婦饒舅薦馬舅姑共饗
不具故又記之婦酌舅更爵自薦更爵舅女庶婦則使人醢婦不
饋
義曰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服
脩以見替醴婦婦祭脯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
饋明婦順也厥明祭饌經無厥明字皆同日行之蓋婦見以
婦示以孝養舅姑如舅姑示以慈孝于婦上下各盡其道古人制
禮大率用此意使如祭祀祖考已沒不復能慈孝于孫亦原其
意為之立尸使與主人酬酢故說以孝姑則婦以慈告皆是一
時行事豈有今日婦饋且已而明日舅姑又特饗婦乎分明此
四事一時行之經文此明此兩字宜為衍文蓋記首之說
也卿氏不察以云得禮不言既明此言之者亦大夫以上禮多

或曰此豈非遺經傳述而為之辭制陳氏緣此遂徑以為昏禮之又明日其益誤矣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宋儀禮不明言饗婦處所孔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
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
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
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九

手

舅姑還寢寢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何阼主階也姑老則傳
之婦明此家婦將有代姑為主於內之責也以此觀之昏禮之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蓋所以重責婦順也婦順者何
上則順於舅姑中則和於室人而後乃能稱於夫蓋古之君子
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不昵於社席燕私之好而忘其孝弟和順
之心使為之婦者苟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雖有善者不能
以為稱也非若後世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而夫婦之情
好尚如故也此順舅姑和室人以當於夫者婦德也以成絲麻
布帛以審守委積少曰積多曰委蓋曰蓋藏曰藏此婦功也合而言
之謂之婦順一有不備則家道之索矣惟其婦德脩而內以和
則猜忌之嫌不落婦功舉而內以理則常用之需不虞家之所

以長久也婦順關家道之興替如此聖王於娶婦之始安得而不重以責之哉是故聖王有禮以明婦禮也有禮以明婦順也有禮以申著代也而皆所以重以責之也陳註成婦禮備指祭聘醴祭禮何居義曰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解曰婦餼食舅姑之餘者何私之猶言恩也此以冢婦新來嗣我宗祀故親之以恩也鄭註釐婦亦云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授之室與著代同義

義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解曰案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無玄冕之文此釋大夫以上親

禮記日錄

卷之十九

十一

迎冕服及齊戒之義凡玄冕齊戒乃祀鬼神陰陽之義也今諸侯親迎亦服玄冕及齊戒者何昏禮迎婦正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所以為鬼神陰陽計也則安得而不以敬鬼神陰陽者而致敬之乎此所以玄冕齊戒也案儀禮註大夫以上玄冕此何以只言諸侯為有社稷言之也此節即孔子告哀公之意

義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解曰此統釋昏禮不用樂不賀之義思嗣親以致孝也此於儀禮不經見昏禮不用樂者何思嗣親於陰幽之義也若樂則發陽道之舒暢矣故不用昏禮不賀者人之相承代之次序則然非孝子之所忍也故不賀此二義所以致孝皆是家禮記程子

曰昏禮不用樂陰幽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陰幽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愚因此考之夫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周禮大司徒以陰禮教親正謂昏禮且孔子亦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則分明陰幽之義豈大儒亦未之深考耶

儀禮記士昏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義曰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解曰前言重書婦順於正取之時此言教成婦順於未嫁之日見古人婦順不但以其責之有禮要亦以其成之有素也案儀

禮記日錄

卷之十九

十一

禮記士昏禮此何以有諸侯之禮記辭錯出不以士禮為拘且見士女亦有教也夫婦順關家道之興替如此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莫不有教以諸侯同族之女言之此女於高祖之廟有服則於君為親君使女師教之於公宮祖廟也以其親故教之尊所也此女於高祖之廟無服則於君為疎君使女師教之於宗室大宗之家也雖疎亦不失其為教也教以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教成則祭其所出之祖告以教之成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以水物陰類也無牲牢非正祭也由此言之教之之豫所以成其婦順於未嫁之先者既如此矣且正嫁而又有禮以重責之夫為婦者安得而不恪共婦道哉於乎此古之所以內和理而家長久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至末凡二節

此由昏義推而上之至天子與后以盡男女之理一以見天子之后妃嬪御關乎天下不但如士大夫止關乎一家之長久而已是故天子之取后妃嬪御尤不可不慎重一以明先王之世婦順之成其本源固自有在又不特公宮定室之教而已也古者天子之為治以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也是故使后立六宮大寢一小寢五也其目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由夫人而下皆三倍其數者婦人從夫也立此六宮之職夫何為哉蓋女秉陰柔正位乎內以從人為德所貴者順也內治不脩則婦順不明家不可得而理矣立此六宮與之共聽天下之內治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婦順使

禮記曰錄

卷之十九

世三

凡天下之為婦者皆知秉陰而從人其德當如是耳夫有后以表儀之又有六宮以共理之內治脩而婦順以明也是故天下之為婦者則焉內和而家理矣天子立六宮天地四時也其目則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自公而下三倍其數者取陽成於三而止於九也立此六宮之職夫何為哉蓋男秉陽剛正位乎外以帥人為道所貴者教也外治不脩則男教不章國不可得而治矣立此六宮與之共聽天下之外治如邦治和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男教使凡天下之為男者皆知秉陽而帥人其道當如是耳夫有天子以統理之又有六宮以分治之外治脩而男教以明也是故天下之為男者則焉外和而國治矣以此言之天子之所聽者男教也

男乾剛陽道也正位乎外也聽男教是理陽道聽外治也后之所聽者女順也女坤順陰德也正位乎內也聽女順是治陰德聽內職也及其男教成俗則外和而國治女順成俗則內順而家理此可以觀天子與后之盛德矣何也蓋天下之化皆本諸身而能成俗於內者由后之德盛於內也不然則無以振肅六宮而婦順不章欲天下之內順而家理也得乎天子能成俗於外者由天子之德盛於外也不然則無以純正六宮而男教不章欲天下之外和而國治也得乎故曰此之謂盛德言其皆本於身也夫男教之成固天子之盛德矣若或男教不脩陽事不得則責見於天日為之食是天子之責也故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舉男教而滌蕩乎天下陽事之有穢惡者女順之成固后之盛德矣若或婦順不脩陰事不得則責見於天月為之食是后之責也故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以舉婦順而滌蕩乎天下陰事之有穢惡者蓋天人之理雖微而上下通達無間古之聖王惟幾敕天居常無事若將墮于深淵况其責見日月乎故其錫誠脩政上荅天譴至於如此以此觀之王后無德則無以率六宮而成其內治之美天子無德則無以統六宮而成其外治之盛職內職外其事雖若相反而不同然理陰理陽其道則實相成而不二猶之日明於晝月明於夜日月相代而明生不息陽以始之陰以成之陰陽相盪而物生不窮莫非相須而后成者也故后者月也陰也天子之所須以成其內治者也天子者日也陽也王后之所須以成其外治者也一有不賢則責

禮記曰錄

卷之十九

世四

子者日也陽也王后之所須以成其外治者也一有不賢則責

見於天矣誰能獨成其化哉足驗之天道見天子與后相須面如此天子脩男教以勉天下之為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為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后脩女順以化天下之為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卒也天下為之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是擬之以人倫見天子與后相須又如此於乎為天子者固必有脩厥德以為化民成俗祈天永命之道抑后妃嬪御關係不細亦尚知慎重也哉嘗讀此章而嘆儀禮周禮二書周家所以有道之長莫不由之夫周禮設官九嬪世婦女御之職既詳且備下逮女祝女史亦皆窈窕淑女以掌其教以贊其禮以詔其燾以匡其過相與警戒以成其德而女順明章又儀禮昏禮親成男女窮鄉委巷無不行之則其所以責成婦順又至周至密此不惟

禮記

卷之十九

五

天子六官正道道民而上自后妃與凡民之父母內自王宮以至民之里巷且教無不存焉則教順成俗豈徒然哉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充后宮或以倡優之賤備妃嬪宮闈無婦順矣且大昏之禮王公貴人鮮或行之貪財依勢棄賤羞貧賤所不有矣令德無聞而淳風盛治之不復有由然哉吁此昏義終篇之意正本澄源以明禮教之心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義者釋凡鄉人飲酒之義呂氏曰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不特四事此說為是疏家定以四事似大鑿矣樂記曰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仲尼燕居曰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觀此則此

禮鄉所共行以正交接以序長幼以仁鄉黨先王之所所以風淳俗美入倫明而小民親也豈特四事為然哉又曰凡釋六禮之義皆以儀禮經文為序而以本義傳文附其後以釋之固不得以傳文為先後也此尊經文之意畧見之矣

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古者年七十而致仕其父師士各曰少師是以主人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此第一節主謀賓介

義曰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夫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解曰此釋鄉飲立人之義所以為政教之本也夫儀禮有鄉飲酒之禮矣此以其義言之其始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者何義

禮記

卷之十九

五

立賓以象天言賓有盛德人所則效猶天垂象於上人所取正也所以尊賓也立主以象地言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以坤厚載物萬物資生也所以養賓也設介僎以象日月言介以輔賓僕以輔主主以介僕而輔行禮節猶天地以日月而輔成歲功也立三賓以象三光言賓之盛德如天之足法矣又立有德者為三賓以輔之猶三光之懸象著明示民早晚人所取正能輔于天也由是觀之古昔聖人制為鄉飲之禮立賓主象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其尊主盡仁而致其養禮之大綱繁舉矣猶絲之有經而可緯者也非以經之乎立介僎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而德益明僕輔主而仁益顯禮之衆目畢張矣猶絲之有紀而可理者也非以紀之乎立之三賓象

三光以參之則以輔于賓周旋動容無不中禮而盛德之至人知取法矣是與賓主介僎並立而為三猶三光與天地日月並立而為三也非以參之乎夫如是也則人備而禮行矣特見品節之詳明莫非王政之所以託始以明貴賤以辨隆殺以節燕樂有足正身而安國者矣以此為政王道其易易也是政之本也威儀之交錯莫非王教之所以造端以明尊長以明養老以成孝弟不必家至而日見之矣以此為教王道其平平也是教之本也凡以經紀而參之者莫不得人焉故也使一有不備則大禮不行而政教之本無由而見矣然則賓主介僎三賓之立其容以不備且慎哉此鄉飲酒之禮主人必前期就先生而謀賓介也亦以政教之本關係不細必得其賢而後可備也洪惟

禮記日錄

卷之十九

廿

聖朝脩明禮教舉行鄉飲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純篤者次之奸頑罪人別之於外同類者成席有有餘年雍熙之化實原於此可謂深得古人制禮之意矣近者文具雖存政教不立豈非承流宣化之人未能廣延

聖心承奉德意往往側維非人而孤負盛典者哉吁有政教之責者宜慎謀之

義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解曰解說見前但疏鄉飲酒之義條釋曰前文天地並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案此則新言之者為精疏又曰陰陽言其氣日月言其體案此則日月陰陽不過一理只此便是蓋只取其輔賓主行禮

猶日月陰陽輔天地以為義若其坐位東北西南之義則傳有明文更不可加若曰僕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如此則此傳又將分僕以象陽介以象陰大為煩碎且於坐位之義又與傳文相妨疏家誤矣

義曰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解曰此重釋立三賓之義其所開之大者如此卿飲之設三賓何義古者建國必立三卿所以相諸侯而行政教也是以聖人則之卿飲必立三賓而政教之本所從出焉夫三卿以相諸侯政教之行人知之矣若三賓以為卿飲而已而亦何以為政教之本也哉蓋民心至神感之必應而大禮之行衆所易知立此三賓以參於賓主介僎之間則象天地而為禮之經者盡仁義

禮記日錄

卷之十九

廿

之道以相接而禮之大綱舉象日月而為禮之紀者明仁義之道以相輔而禮之衆目畢張是故禮度以之而詳明人心由之而感化政教之本於是乎出矣聖人之立三賓取諸三卿其義顧不大哉

案前輩皆以建國必立三卿義屬上去愚獨謂不然及見疏曰

三賓者為政教之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卿飲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見此一快

儀禮主人戒警告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也賓拜辱此第二節○介亦如之此第三節○

乃疏賓主人介鳳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前而主人席階上西面介席階上東面知賓介席位如此者以卿射儀禮云衆賓之席皆不獨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相續也然今見圖

義曰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特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解曰此釋卿飲布席之義因推其義之重而聖人所以先之也賓主介僎必辨東西南北四面而坐何象春夏秋冬四時之義

禮記月集

卷之十九

中

也何以言之天地嚴凝之氣是陰氣之行乎秋冬者也自午以西而至于北子位皆此氣之行也但其始在西南盛在西北此氣之行肅殺閉藏萬物收斂乃天地之尊嚴氣也義主斷割尊嚴也者所以為義也此秋冬二時之氣以義為主如此天地溫厚之氣是陽氣之行乎春夏者也自子以東而至于南午位皆此氣之行也但其始在東北盛在東南此氣之行發揚網繆萬物生長乃天地之盛德氣也仁主發生盛德也者所以為仁也此春夏二時之氣以仁為主者如此主人者尊賓而坐賓西北坐介西南以輔賓正以賓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接人以義者也而介以輔賓故坐賓西北坐介西南象秋冬二時之義也主人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正以主八者飲之以

酒食之必蓋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而僎以輔主故坐主東南坐僎東北象春夏二時之仁也是之謂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夫其席位示以仁義相接賓主之所有事矣且其俎豆之間以明養老莫不各有當然之數焉則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矣非聖乎聖立而行之以敬則全乎天理之節矣非禮乎禮行而體乎長幼則體乎人倫之序矣非德乎大德之為言得此實理於身之謂也古人之學以求得此實理於身之故也今之卿飲天理之節於是乎故人倫之序於是乎體則其所得莫非吾身之實理也其所關係豈曰小補之哉是故聖人務焉凡以成人之德焉故也

義曰賓必南卿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

禮記月集

卷之十九

中

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卿仁右義僎藏也介必東卿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解曰此釋卿飲席向之義主於尊賓者如此主人必居東方而下即前文主居東南之意賓必南向者何義以天地之德言之東方春位春之為言蠢也物生動之象也物何以能生動蓋天地以氣而產萬物者也乃聖之德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好生為德其生物之心與天地一也故於時為春於德為聖南方夏位夏之為言假也物假大之象也夏何以能假大天地之

所養之也天地之所長之也是以能假大也乃仁之德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物生矣又從而長養之以至於假大則可謂顯諸仁矣故於時爲夏於德爲仁西方秋位秋之爲言擊也物歛縮之象也物何以能擊歛蓋天地擊歛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乃平義之德蓋天地以陰成萬物陰道嚴肅所以爲義守者止而不過之稱也物自生而至長大矣不止之以義則物無所成故於時爲秋於德爲守義北方冬位冬之爲言中也物在其中之象也物在其中乃德之藏蓋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至此冬時凡物自外入內亦以天地之氣動極復靜至此而藏諸用矣故於時爲冬於德爲藏天地之四德如此天子者備天地四時以爲德者也是故其立而必南面也左東取其聖體其生物之德也鄉南取其仁體其長物之德也右西取其義體其成物之德也借北取其藏體其藏物之德也是南向者天子之位也賓必南向則是以尊君之位而尊賓也故曰立賓以象天介坐西南必東向何介乎賓主之間若主人不敢正自相當者尊賓之義也主人必居東方何東方春位春之爲言養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其飲食以敬養賓猶產萬物也故於東方示敬養也

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解曰故聖人制之以道句此禮記承君子所以克於人禍一節而言世尊謙敬可免於人禍故聖人制之鄉飲酒之禮莫不有酒存焉所以備人禍也下文所釋之義皆道也鄉人士君子之飲酒其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是在房戶之間賓主之中者何示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酢主人有獻有酢賓主之情所以交也賓主之禮所以成也其設酒有玄酒在酒尊之西者何玄酒水也至質者也地道尊右列之在右貴其質也此釋設尊之義

義曰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解曰此釋設玄酒之義玄酒水也必設之者何玄古無酒以水行禮此禮之所由起也後王因謂水爲玄酒尊必設之教民不忘

忘禮之所由起也

儀禮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簠在洗西南肆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候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爲準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爲榮之榮也此第六節主設洗

義曰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解曰此釋設洗之義設洗於庭于屋翼東何東主位也示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敬事賓也

義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解曰此釋水在洗東之義方氏註左海兼三義愚意善利之說似鑿鑿更詳之又曰註疏亦無此說

義曰定義內也○記其牲狗也解人亨于堂東北薦脯五挺橫

祭畢其出左房俎由東壁有西階此第七節主具俎

義曰亨猶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解曰亨猶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之亨于東方焉此釋亨猶於東方之義

義曰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

解曰此釋羞自東房之義亦以東主位也

儀禮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

皆從之此第八節主速賓介義云主人親速○主人一相史主相

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

先入賓殿引手曰揖介入門左介獻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

北第九節主迎賓義云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衆賓自入并主人拜迎賓于序門外此也○主人與賓三揖

至主階將進揖當陳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序門外此也

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此第十節主拜賓至義云三揖

生取爵于簠降洗爵也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事煩

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簠下盥洗此第十一節

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簠與對賓後當西序東面此第十二節

主人坐取爵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

坐奠爵遂拜義云拜降盥手揖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

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正自定主人坐取爵賓之賓之席前

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作階

上拜送爵賓少退義云拜受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此第十三節

新在俎主人作階上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義云祭此也奠爵于薦

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嚙之與

加于俎此第十四節

禮本同禮多者練之禮畢者坐執手遂祭酒此第十五節

啐酒義云啐酒於降席坐奠爵拜此第十六節

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此第十七節

此也執爵與主人作階上答拜此第十八節

賓坐奠爵與辭此第十九節

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簠與對主人復作階東面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此第二十節

賓言辭賓答拜與降盥如主人禮賓賓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

辭主人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此第二十一節

賓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此第二十二節

賓亦專主賓不告旨此第二十三節

爵遂拜此第二十四節

序端作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

解于簠降洗此第二十五節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饌酬賓此第二十六節

奠饌遂拜執饌與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饌與坐奠饌遂拜

執饌與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此第二十七節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饌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

拜進坐奠饌于薦西此第二十八節

送賓北面坐奠饌于薦東復位此第二十九節

受以興樂解不授下主人也坐受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生黃解
 于其所也舉解者降人舉解者降人舉解者降人設席于堂廉東上為
 布帶工四人大夫二瑟二人瑟先將入序相者二人扶工
 皆左何瑟後首變于持瑟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內弦側持
 手相樂王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
 遂授瑟乃降降立于西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
 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凡工饌不薦脯醢
 使人相祭相共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
 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獸酒重大師則爲之洗大夫若君賜之樂
 之也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義云工入升歌三笙入堂下磬
 禮記月錄
 卷之十
 南北面立樂南咳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
 非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
 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受爵于西階上薦之
 入三終主人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開代也謂一歌則一次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苢義云合樂三終此也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樂正告于賓乃降工告樂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曰義云主人
 降席自南方不由北側特降賓介出此第十八節主樂賓也主人
 脩立司正以監之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拜其司正各拜主人升復席司
 正洗解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
 于賓爲賓欲去辭之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拜拜

罍

人

四牡騶駼非周道倭威逌音逌音不懷歸王事靡盬音不遑啓處○四牡騶駼音騶駼音逌音逌音不懷歸王事靡盬音不遑啓處○翻音翻音者音騶音載飛載下音交音集于苞栩音詒王事靡盬音不遑將父○翻音翻音者音騶音載飛載止集于苞音起音王事靡盬音不遑將母音彼音四駟載驟駉駉音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音

四牡五章章五句

禮記目錄

卷之二十九

兒

臣之詩被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
 云本外事也臣禮而作具後乃移以也耳
 亦本為勞使臣禮而作具後乃移以也耳

皇皇者華無反于彼原隰音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

轡如流載馳載馳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馳周

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_{反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_{入聲}○我

馬維駒音六纏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世五章章四句

儀禮鄭註曰皇者草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旁差
自以為不父欲咨謀于賈知而以自光明也詩經朱子曰此
遣使臣之詩案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遣臣其說見前節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而作其後
他用以

南陔

白堊

葦黍

儀禮鄭註曰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口草
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涓子制禮作樂時
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
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難亂者也豈能有其亡者
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
孔子二百年之間丘篇而已此其信也儀禮揚氏圖解注劉歆
曰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非亡
逸之亡也卿飲酒禮設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
堂下瑟南面立樂南陔白華草蟲禮亦鼓瑟吹笙鳥四牡
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草蟲南陔以下今
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中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氏說但末
詞明矣下由夷崇丘由儀攸此詩經朱子曰言歌則氏說但末
又曰意占經篇題之下必有諸焉如投壺魯鼓磬鼓之節而亡

權記日錄

卷之二十九

五

魚麗音于于醵音柳與
酒反與音柳與
音柳與常音常鯨音沙
蘇河反葉音沙君子有酒日且多○魚麗于

魚鰓音圭魚鰓音圭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鼈音鰓魚鼈音鰓君子有酒旨

有叶反○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反矣○物其上矣維其偕叶舉反矣

○物其有已叶反矣維其時紙叶反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儀禮鄭氏註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豔言大平手豐物多也其采其物多酒旨所以憂賓也詩經朱

註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祭所畢皆間狀魚鼈室由庚豎

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丁通用之樂

魚以下爲成王

詩其失甚矣
由其筆詩說

由庚見仁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曼曼而歸之與之燕樂也

崇丘詩

南山有臺叶田反北山有萊叶陵反樂洛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子惠盡無疆○南山有杞音考北山有李音考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彼父

不叶直賁叶莫詩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南山有枸音矩北山有樓

禮記目錄

卷之五十九

斗

庚音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者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爾後叶下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友賢者為和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

也之長

由儀

國風以其被上之化而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者

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以其政之

得失

周南召南

儀禮鄭氏註曰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至于家邦澤世其始一國可文王作邑于豳以故也為卿士之上

者屬之召南此為得之詩經朱子註曰周國名南方諸侯之

豐而分岐州放地以爲周公之采邑也
周文王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

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

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瘠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黑至
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
公相之制作盟條乃條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谷之詩被之堯

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

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破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

關關雎_音鳩_音在河之洲窈窕_音窕_反淑女子好逑_音求○參_{初金}

禮記通鑑

卷之二十九

11

差初宜荇音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

服北反修故修哉輾輾音轉反側○參差祥菜左右采禮反之窈窕

淑女琴瑟友之叶和反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鍾鼓

樂洛之

開雎三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有聖德又得聖女數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德故作是詩

葛之覃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音刈是漚音漚爲纈音纈

俗音陳叶去暑反服之無斃音亦叶○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衫襪
澣音緩我衣害音澣害否如歸寧父母

葛覃三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葛覃言后妃之職詩經朱子註曰后妃既成婦給而賦其事

采芣采耳不盈頃傾音傾嗟我懷人真彼周行叶戶○陟彼崔嵬

鬼我馬虺音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音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

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卷耳言后妃之志詩經朱子註曰后妃以君子不在此而思之故賦此詩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御音御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御音御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禮記日錄卷之十九

鵲巢三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詩經朱子註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一之德故嫁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于以采芣于澗

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音被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和

薄言還歸

采芣三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詩經朱子註曰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于以盛音成之維筐

及筥于以相之維錡音錡及釜音釜○于以奠之宗室音室下音下及誰

其有之有齊音齊李女

采芣三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詩經朱子註曰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

其有之有齊李女

采芣三章章四句

儀禮鄭氏註曰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詩經朱子註曰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

義曰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

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

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

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

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

能第長而無遺矣降說饌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

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

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解曰此釋鄉飲酒速賓至送賓之義有關於王道之大如此收

拾一禮之始末以五義盡之又收拾家國天下之大以五義平

之辭簡意盡信非聖人莫能析禮之精如此也有天下者果能

身體而力行之則身正國安而天下平矣尚何王道之不易易

哉若徒有其禮而於其義之所在不能身體而力行之而以望

乎王道之易易也妄矣故曰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

天下也經傳文甚明故不悉

問曰正身安國莫在禮上否曰非也言人體五行以脩已則足以正身推五行以治人則足以安國安天下蓋人已遠近只是一理故惟正身便是安國安天下王者之道不過正身以立其本安國安天下以達其化今五行足以馴致之故曰吾觀於鄉云云蓋申替禮文之妙凡以此五行存焉耳但說則在人體之不是人只行禮便能然故愚前說云云

義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嚙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

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解曰此釋鄉酒迎賓至辛爵之義可備人禍者如此案前儀禮經文拜洗拜送拜既賓主皆行之疏家以拜洗屬賓拜送屬主拜既亦屬賓是只據主獻賓時言之畧矣餘經傳明亦不悉義曰祭薦祭酒敬禮也嚙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辛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解曰此釋鄉飲酒升席降席之義有以化乎民也案前儀禮經文此禮亦賓主皆然疏獨指賓言之以辛解致實於西階上故也若主人則於阼階上也夫賓之祭薦祭酒以敬主人之禮嚙

肺以嘗主人之禮皆於席中矣至啐酒以成主人之禮則與於席末者何義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是故舉祭嚙肺正行禮也則於席中所以貴禮啐酒入口近於財也則於席末所以賤財也夫啐酒猶於席末矣及其卒觶而盡飲觶中之實則在西階上者何義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是故舉祭嚙肺正行禮也則於席上所以先禮卒觶致實純乎財也則於西階所以後財也鄉飲升席降席之禮其義以嚴義利之辨如此是故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遠利而恥爭奪以聚財矣其化不亦大哉

義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義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解曰此釋三讓之義

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義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解曰此釋鄉飲酒坐立豆數之義寓君子之教之妙也此於儀禮不經見宜從舊說以周禮州長黨正二禮為經而以此為義

以釋之夫鄉飲酒之禮以席位言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執禮事者何義所以明尊長也以豆數言之每十年而近加其一者何義所以明養老也夫民之觀之也由坐立而知長之當尊也乃憮然而思曰長人之兄也君子以弟而尊之如此吾兄者吾之長也而可不尊乎於是入而弟於兄由豆數而知老之當養也乃憮然而思曰老人之父也君子以孝而養之如此吾父者吾之老也而可不養乎於是入而孝於親夫民之入也第於兄孝於親其出也尊乎長養乎老則孝弟之風大行而君子之教成矣成教而國可安矣是故君子之教豈身至其家而戶曉之豈日見其人而面命之哉惟合聚之於鄉射之麇序其坐立等其豆數而教之以鄉飲酒之禮則民見上之養老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七

反之以事親而孝之行立矣見上之尊長反之以從兄而弟之行立矣其所操者約而所施者博其所執者簡而所御者繁其用力也不勞而其為教也甚易入此古之風淳於上而俗美於下也彼家家而至之日日而見之日亦不足矣其何以成教也哉愚既為此解又案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及前州長黨正所云乃嘆成周所以有道之長禮樂之教其至矣哉後世賈與賢能之興惟尚辭華不攷行藝尊長養老之禮殊無

實意惟取具文雖欲成教其將能哉洪惟

聖朝定制藩貢三年以鹿鳴宴士則固成周鄉大夫賈與賢能之意也郡邑春冬以鄉飲禮國中耆老則固成周州長黨正尊長養老之意也百有餘年士脩行藝而民知孝敬有由然矣於乎將事之臣其尚詳考成周禮樂之教深體

聖朝定制之心則茲禮也固有不吝不添加之意而曲為之圖者矣

禮記目錄

卷之十九

七

禮記目錄二十九卷終

射義第四十六

射義者釋射禮之義

儀禮鄉射禮第五鄭云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

儀禮大射第七鄭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射以觀其德教中者得與於祭中者不得與於祭

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解曰此釋三射所先行禮不同之義亦以禮各有義也按儀禮射有三禮此統合釋之義不可分故姑并采其篇目以為之經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

又諸侯之射四字已該大射一篇卿大夫之射五字已該鄉射一篇則惟係之篇目之下者為是又先行燕禮先行鄉飲酒禮俱與二禮文同更不重出楊氏儀禮圖亦然古者諸侯之射大射也所以觀群臣之德而選以與祭者也然必先行燕禮而後比耦以射者何義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義當然也是故先王制為燕禮所以昭明其義使為君者知以禮使其臣為臣者知以忠而事其君也燕禮之義如此今此大射正君臣會聚之時先行此禮則人知君臣之有義矣其為教豈不補哉此所以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所以養民之德而興其行藝者也然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後比耦以射者何義蓋長幼之際長者宜尊少者宜卑序當然也是

故先王制為鄉飲之禮所以昭明其序使人出知尊長而不慢

入則從兄而不違也鄉飲酒義如此今此鄉射正長幼會聚之

時先行此禮則人知長幼之有序矣其為教豈家室而日見之

哉此所以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也故曰射者飾

之以禮樂而養德者也向使行而無禮禮而無義則無益於心

身先王豈為之哉

案明君臣之義還當如此大槩說一篇之義如燕義篇釋居主

位定位等何者非明君臣或欲止以君舉旅節明君禮臣禮為

言偏矣

儀禮鄉射之禮

儀禮大射之儀賈疏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也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

義曰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解曰此原射禮之所由制之義以其可以觀德行也昔者先王

射禮何為而制也夫射有禮焉中之以為貴者也是必一行步

之進焉一行步之退焉一行步之周還焉無所行而不在斯禮

也然後可以言中禮夫射有的焉中之以為貴者也是必內志

之正焉外體之直焉內正而持弓矢之審外直而持弓矢之固

焉無所發而不於此的也然後可以言中的然則射者豈易能

者哉蓋由其敬以直內而德之所得於心者已盛而並求其盛

義以方外而行之所履於身者已熟而並求其熟是故以時措

之而中禮中的之易易焉耳故即其今日之中禮中的而其平

日之立德脩行可以觀其深矣向使其原無德行而欲勉於
進退周還持弓挾矢之日則憂憤傲慢之氣生放辟邪侈之心
滋威儀之間自失常度內苛外和而求中的也難矣人之不肖
可得而掩乎於乎射以觀德此先王射禮之所由制也

義曰射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
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
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
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

解曰此釋射字之義有關於人倫之道也射之為言有二義焉
繹也舍也何謂之繹理之所在吾志之所當求也是故隨分盡
倫既實體於平居之日見形思義復擬議於設鵠之時是繹已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三

之志以求其理也非繹乎何謂之舍道之當然吾身之所常止
也是故正直其心體以立其能中之體審固其弓矢以赴其必
中之幾則中已之鵠而止於道也非舍乎繹固為繹已之志矣
然如之何父而射則以慈視鵠子而射則以孝視鵠君而射
則以仁敬視鵠是隨分而尋其理之所在所謂繹已之志者此
也舍固射中一義矣然如之何父而中則止於慈子而中則止
於孝君而中則止於仁敬是隨分而止其宜之當然所謂中
已之鵠者此也由是觀之平日而不能志其理則其見鵠中心
必不能有所繹矣平日而不能止其道則其發矢於鵠必不能
有所中矣維其志之是以繹之維其止之是以中之蓋古人求
理止道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此然則射以繹舍為義豈不至

精而至妙與

儀禮大射司馬師正之命負侯者獲執旗以負侯也負侯者皆適侯執旗負侯而侯司射適次作也上耦射司射友

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

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此為揖而升少左下射升上射揖

並行并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

而侯司馬正適次袒決速執弓右挾之止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

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弓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

而侯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

拾獲友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

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矢中毋獵獲從旁上射揖司射退友位乃

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也發以將行乘也矢獲者坐而

獲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但言獲卒射右挾之

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二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

左與并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此為射釋說決拾獲友

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朴倚于階西適階下北面告于公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四

執張弓之也。不勝者皆棄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隨
能遂以執射。執司射先友位。所命來三耦及衆射者皆以
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
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相飲者位。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
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上。揖不勝者受爵。爵不備禮
升取解。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
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帶俟。大射禮大。

義曰：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解曰：此夫子論君子之無爭，以射禮明之。記者引以釋揖讓而
升下而飲之義。君子敬以待已，恭以接物，其於人也終無所爭。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一 五

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蓋射則因所射之中否以角其勝負，
因所中之多寡以見其優劣。當此之時，人人俱欲已勝，是亦以
爭有爭者矣。然其未射也，則出次當階及階凡三揖以讓，而後
升堂也。此其雍容揖遜之見於未射者如此。其既射也，則揖降
以俟，無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最解立飲也。此其雍容揖遜
之見於既射者如此。是則雖有勝負之較，然始終一於禮其爭
也終爲君子而非若小人之逞忿角氣者矣。由此觀之，君子處
有爭之地而尚終無爭之美，此射以觀德而君子之信乎無爭
也。蓋孔子之言引射以見君子之無爭，記者引之又以見射之
觀德。若使原無君子之心，則勝負之相形未免有難色矣。何能
取解立飲揖升揖降如此之雍容也哉。此引言之意又微與論

語少焉蓋各有在云

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
勝已者及求諸己而已矣。

解曰：此釋升射及飲不勝之義。夫君子之爲仁也，方其始也理
之所在盡其在我，畧無爲人之意。及其既也行有不得，及求諸
己絕無尤人之心。蓋仁由己也，非由人也。故爲仁之道當然也。
先王之制爲射禮也，實爲此求仁之道焉。何以言之？君子之升
堂而行射也，內志之正而持弓矢之審，外體之直而持弓矢之
固，初非求勝夫人也。以爲射之道已當如是而已。故已正而後
發，君子之既射而不中也，升而取解以飲也，必揖而後升，降而
復位以俟也，必揖而後降，初不怨乎勝已也，以爲射之道已自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一 六

未能而已。故友而益求諸己，以此觀之，始非爲人而正已終不
尤人而友己，其與爲仁之道又何殊哉。故曰：射者仁之道也。此
先王制之而君子務焉也。

案此節亦散見中庸孟子等書聖人之言

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
節，士以采芣爲節。

周禮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樂師既歌四詩以節之鍾。
又奏鍾鼓以合之也。

周禮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熊三獲三容也。也
者所樂以騶虞允節，折羽九重設於長社也。又曰九節七節五節
也。五正五米雲氣也。諸侯以四耦射二侯，熊二獲二容樂以狸

第七節三正朱白卷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頌五節二正朱白卷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頌五
節二正

儀禮人射司射猶挾一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

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文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

階西適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

以行之君子之於事始取能中謀有功而後復復復復復復

正曰命言君川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射上射命曰不

鼓不釋不與被節相應不釋義也此爲上射將司射退反位樂正

命大師曰奏鼙首問若一謂其聲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

鼙首以射三耦卒射有得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柏屬不以

禮記目錄卷之三十一七

樂志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

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縱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

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此三射以樂爲節

儀禮鄉射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鼙虞間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

正反位乃奏鼙虞以射○記歌騶虞若采頌皆五終案禮上下與

詩異故特書之又射射知大夫射也而用天子之節射者何義

云騶虞樂官備而用之者方有樂贊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知

歌采頌

彼治皆出生者後壹發發五犯犯于于嗟乎騶虞獸名白

物者也○彼茁者蓬蓬草壹發五豸豸有宗一豸曰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經朱子註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
其仁民之於民又以及於庶民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
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
自足不待強求也即此所謂騶虞者也矣禮記鄭氏註曰樂官備
也騶虞之官樂官備也其樂多矣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
之射節也禮記孔氏註曰去禮後五犯與詩文異騶虞取義于
生曰騶虞仁人也與詩文同以不食生物儀禮騶虞氏國註朱先
生曰騶虞仁人也與詩文同以不食生物儀禮騶虞氏國註朱先
生曰騶虞仁人也與詩文同以不食生物儀禮騶虞氏國註朱先
生曰騶虞仁人也與詩文同以不食生物儀禮騶虞氏國註朱先
生曰騶虞仁人也與詩文同以不食生物儀禮騶虞氏國註朱先

今按朱子此說是以樂官備之義爲諸儒所立不協詩經文意

然卿注騶虞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既不失官備之旨亦不

甚矣騶虞之文朱子猶不滿之以失詩經本意故也今禮記陳

註并去閣李註乃又以騶爲庶官虞爲山澤之官則於朱子之

禮記目錄卷之三十一八

意抑又背矣宜如楊氏禮圖大射義註依朱子之意姑存鄭註

爲是且鄭註及疏說樂官備亦通陳李何據而復爲異說耶

詩經狸首亡今鄭詩以射

故詩曰狸首孫侯氏諸侯推本始四正具舉舉正辭以敬賓獻君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太是處無間小大之官無有御也于君所

以燕禮也以射行射則燕安則譽

義曰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

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

正之具也

解曰此記者因狸首詩亡故載其篇中之詞而因釋其義如此

夫狸首之詩如此云者何也魯孫侯氏侯國之君也大夫君之

凡以庶士侯國之臣也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狸首詩文之義如此以此觀之射禮之有益於人國大矣足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豈無意哉正以此禮天子制之所以化導諸侯使之優游於禮樂之中而自可以免征伐之勞諸侯務之所以自正其身相與盡志於禮樂之中而自可以保國家之安之具也然則詩文之義不既深乎

禮記鄭氏注曰狸首逸下文會孫侯氏是也今案此說為是故如前補之云云可也至儀禮鄭氏注又曰狸首逸詩南孫也狸首之詞不來也其詩有射侯首不朝者之言故以名篇此則鄭氏附會之詞夫詩既為逸矣則後世不得而見之矣又何從而知其有射侯首不朝之言此則鄭氏附會篇名之失蓋不知鄭氏詩既亡但有經文何補則為大幸若其篇名二字雖無所見亦何妨於大義正不必過為附會又後學之屬所講說詩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鄭氏蓋未聞此義也是以務為考究而將於會通此其弊也至云開李氏又以原壤所歌上有狸首二字遂指以為狸首之詞不知原壤所指木文之華治之成抑則又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一

九

滑賦如女手之拳此則一時信口念出非是原有經文且此語不孝之罪上謂於天誠如是也亦何所取而歌之耶李氏之附會失又甚矣惟曰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此為近之但今亦未見其必然也故今姑闕此一條之義而詳其中之可以意逆者

詩經采蘋

見鄭氏義疏

義曰

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解曰此釋射節詩歌之義明乎其節之志者隨分而明其理也如天子明備官諸侯明會時之志之類以不失其事者隨分而履其事也如天子能備官諸侯能會時之事之類既明其理則知之明又履其事則行之至以此而廣其業則業乃富有故功成以此而崇其德則德乃日新故德行立德崇業廣射非觀盛德而何此詩歌之益也

義曰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解曰此釋不鼓不釋及視侯中求中之義言能中本於賢而來

禮記目錄

卷之三十一

十

中之心則出於讓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此言也蓋美其難也夫不先不後循樂聲以發矢而不失正鵠此惟賢者能之以其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故能聽射兼全如此也若夫不肖之人則非志正體直而審固者矣何以能聽樂而又射中哉此能中之本於賢則固然矣然原其求中之心豈曰以賢自處而以不肖待人哉亦本於讓耳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夫祈者求也言求中以辭爵也蓋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正曰吾非老非病也不敢當此養禮也此讓之心也此求中之心出乎讓如此於乎射而不中固無以見德行之立中之而驕則其薄德抑又甚矣然則賢而勿伐斯其至矣此射之所以觀盛德也

按詩箋之初筵朱子註亦與此異言析不勝者欲豐上之解也

周禮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王待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

周禮射人若王大射則以貍步一舉足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

于後以矢行告以矢行之卒令取矢祭侯則令為位與大史數射

中佐司馬治射正

義曰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

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

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禮記日錄

卷之三

十一

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

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

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解曰此釋天子大射之義儀禮亡周禮所可見者此耳故引之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愚謂諸侯畿外之來京師者

卿大夫王朝之臣士畿內之士及諸侯歲獻貢士也以射選之

者天子將祭既考其德行矣未知其於禮樂習熟而中否何如

故又以射而選其善於禮樂者以與於祭也非以射而選補始

用之也夫射一藝耳先王以之選臣者何義射也者男子始生

之時既用桑弧蓬矢以志其所有事矣乃因而飾之以禮樂也

飾以禮如卿飲燕禮之類飾以樂如騶虞禮之類惟飾以禮

樂矣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蓋德行之

立雖在平常無事之時而禮樂之比尤可驗於持弓挾矢之時

也是故聖王務之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也以其制言之諸侯每

歲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試之於射宮行大射之禮其容體合

禮節合於樂而又中多兼此三者則以為盡禮樂而立德行者

也乃得與於祭其容不比禮節不比樂而又中少不兼此三者

則以為不盡禮樂而寡德行者也乃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非

惟士之榮也而君有慶一適則慶多曰好德再適則慶之曰賢

賢三適則慶之曰有功數不與於祭非惟士之辱也而君有讓

一不適則讓之曰過再不適則讓之曰傲三不適則讓之曰誣

禮記日錄

卷之三

十二

夫數有慶矣豈徒然哉則益以地夫數有讓矣豈但已哉又削

其地故曰或中或否雖在於士益地削地則在諸侯是射為諸

侯也惟其如此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蓋懼削地

之辱無益地之榮也夫君臣習禮樂矣以試之射宮容比禮節

比樂而中多則慶而益地有之矣流亡之禍何從而至哉先王

選臣之制其效如此

義曰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

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解曰鄭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此最是

朱子曰此語難信書謂庶頑詭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昇之

能又何如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密定非專以此去取也愚

意亦謂然凡此類皆是先觀其德行之高下然後於德行之中又考其禮樂之淺深也觀周禮司徒教令賓賁衍者不先德行而後道藝若盡信此篇之說將彼諸侯能治其國土地闢田野治敬老尊賢而所貢之士射偶不中即行削地之罰乎將土地荒蕪遺老棄賢而所貢之士容比禮節比樂而中多即行益地之賞乎意其賞罰輕重之由更必有在此特以參之亦其中之一事也固不可遂信之以爲然不易之典

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官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結地是也解曰此義重出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一

義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解曰此釋男子始生而射之義有關於臣道之大也先王於男子生未嘗卜母以食之先以桑弧之弓蓬矢有六發二矢以射天地四矢以射四方者何義蓋天地四方之事皆男子之所當有事也是故調元致和上有彌綸天地之責布德行仁下有綱紀四方之任一有不盡則忝於所生食粟而已豈所以爲男子也哉先王以男子始生之日正終身期待之初故未食之而先以射天地四方者所以早教豫待以明男子之所有事宜然也故男子之長而爲臣也天地之化則彌綸之四方之治則綱紀

之凡志所有事者皆先爲之然後乃食君之祿若此者何從始哉正以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卜母以食其教深入故其往進自不忘於敬事其志先定故其受任自不安於素飡先事後穀先射而後飯食之謂也然則始生而射之義不既深乎或曰赤子無知其教何入曰天下之理誠無不通大任胎教乃生文王况始生乎故此禮常行則不惟生而爲人而爲男子皆知所以自貴且使凡父母之於子皆知其有大人之事則自懷抱以至總角成人莫不有教而不敢棄矣成才之多不其然乎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四

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旣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此記孔子爲魯司寇行鄉射之禮點之言愈密者以幼壯固孝弟矣又加以不倦耆耄固好禮矣又加以不變耄期人之至老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又不特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而已按此章亦可疑按射禮司射比三耦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爲之又案戒賓亦主人前期謀其有德者爲之俱非既射而泛求之來觀之人以爲之且禮亦絕無司射執弓矢出延射之文則此說殊非禮亦不可信闕之可也夫抵射義皆泛論與諸篇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者皆不同疑後儒爲之故

與諸侯記不類又為一家之言讀者詳之

燕義第四十七

燕義者釋燕禮之義按儀禮賈疏曰祭上下經注燕有四等
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
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儀禮楊
氏圖註朱先生曰群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
之按此即所謂諸侯無事而燕者也夫君臣之分貴嚴而其
情欲親分不嚴則尊卑無序而紀綱不立情不親則上下不
交而德業不成是以先王制為燕禮以明其分以達其情凡
以君臣相須萬化之本焉故也自秦制尊卑臣情始不通
漢興功臣恃功欲燕殿上或至酒酣拔劍擊柱無復君臣之
禮記曰錄

卷之五

十五

禮於是叔孫通奏起朝儀采秦儀雜就之高帝臨朝知皇帝
之貴則堂陛之分益復森嚴而元首股肱之義愈不復見矣
此燕禮之所以不行而燕義不可以無記也然燕義者諸侯
燕禮之義也非王燕禮也王燕禮亡

儀禮射人告具北禮以其射人主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階上北禮也設加席周禮諸侯席第進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
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
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者
命引而入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向爾卿爾卿也移也而卿西
面北上爾大夫亦若揖而大夫皆少進大夫南鄉爾卿而卿少進也而卿西
射人請賓公命北禮也賓大夫皆少進大夫南鄉爾卿而卿少進也而卿西
射人請賓公命北禮也賓大夫皆少進大夫南鄉爾卿而卿少進也而卿西

賓少進禮辭不反命以賓之辭又命之賓拜拜辭許諾射

又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乃命執事者以公命於西執事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勝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
義亦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一人賓升自西階主人宰夫也義云以
也亦升自西階於阼階不賓右北面至拜賓各拜拜
義曰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向爾卿大夫皆少進
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
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
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
禮記曰錄

卷之五

十六

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解曰此釋燕禮即位及為賓主之義以諸侯燕禮之義言之小
臣納卿大夫矣君乃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向揖卿而移近之
於是卿皆西面北上近於君君又揖大夫而移近之大夫皆少
進但猶北面者何義諸臣之位卿為尊大夫次之故先爾卿後
爾大夫使少進所以定諸臣之位使尊卑明也先時小臣設君
席于阼階上者何義昨主位也君獨處之尊也既爾卿爾大夫
矣此時則臣皆庭中也君獨升堂立席上西面特立者何義君
上而臣下莫敢敵之義也射人請賓君命大夫一人為賓宰夫
為主者何義有賓主然後有獻酬以合歡飲酒之常禮也酒君
出也君不自為獻主而以宰夫為之者何義君位不敢代行

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解以其共公答再拜○公又
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
受者以盥解降奠于篚行禮此也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
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又主
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之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主人
之下先大夫薦之者尊之也不辯獻大夫遂薦經賓以西東上
於上者上無其位也亦賓辯獻大夫遂薦經賓以西東上
此云雖賓以西不言大夫次小辨見圖解卒射人乃升大夫大
夫皆就席大夫此也○歌獻工一節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
旅于西階上于初言賜者君又卒旅畢也義云大夫○此處又
射人自昨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備作失將留
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于中庭
儀法也射人似相禮其事同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于中庭
禮記曰錄卷之五
九
白表威儀多也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
意勤飲留飲酒其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處司正與解
賓欲與卿臣共安也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此處司正與解
二節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獻士用解主人拜
送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謂衆不拜升受爵坐祭立飲乃
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衆二人立于解南東上辯獻士
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庭中之位卿大夫西方而大夫比而
得獻非堂位空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乃薦士獻畢薦祝史小
尊之義云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此也
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賓降洗升騰觚解字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言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
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

賓友位公坐取實所騰解與至此又言與者明唯公所賜受者如
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
席坐行之若今坐有執爵者士有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
否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飲令大夫卒受者以爵
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堂下無坐位大夫立
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
士旅酌七以次自酌卒義云而獻士士主人洗升自西階
獻庶子于昨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
於昨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義云而獻庶子此也
儀禮記惟公與賓有主於餘可以無今按豆牲禮
禮內并此記所云考之
則其等差亦累可見矣
義曰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比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
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
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
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
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
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
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解曰此釋君臣交拜之義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臣皆降再
拜稽首君命小臣辭乃升成拜由此禮言之臣之飲而必拜也
何義明臣下之禮也君答拜之與凡下大夫騰爵等拜君無不
答拜之由此禮言之君於拜而必答也何義明君上之禮也夫

飲而必拜明臣禮也臣禮何如言臣之不虛受於上耳臣下竭
力盡能以立功臣職之常也君必報之以爵祿則臣之感之也
惟恐食浮於人也於是乎益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所以報其爵
祿也此臣之禮也由是事無不治而國安君寧其效隨之也夫
拜而必答明君禮也君禮何如言君之不虛取於下耳君必明
正道而分田制里以道民君道之正也民因之而足於衣食是
有功也於是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初未嘗以虛取也此君之
禮也由是賦稅供而上用足衣食充而下不匱是以上下和親
而不相怨其效隨之也夫君盡君禮則其效和是禮其本和其
用也夫然則是禮也正君上之大義也何也蓋禮有未盡而無
以致和則父母斯民之道吾猶未盡其取之也虛而非治人食

禮記

卷之三

十一

於人之義矣今必功及於人而后享其報是其取之不虛正君
上治民之大義然也燕禮之拜不虛受而必答非以明此義乎
夫臣盡臣禮而其效寧是禮其本寧其用也夫然則是禮也正
臣下之大義也何也蓋禮有未盡而無以致寧則左右厥辟之
道吾猶未盡其食之也虛而非敬事而後其食之義矣今食其
食而任其事是其食之不虛正臣下事君之大義然也燕禮之
爵不虛飲而必拜非以明此義乎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
義也於乎此義行則君盡君道臣盡臣道而國豈有不治者哉
若徒有其禮而不行其義則亦非先王制禮之本意矣按燕禮
凡臣有拜君必答之所謂禮無不答也不可專指答賓拜又楊
氏註儀禮意甚好

義曰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
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
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且牲體薦羞皆有等
差所以明貴賤也

解曰此釋席位上下獻酬先後薦羞多寡之義席位則上貴而
下賤獻酬則先貴而後賤薦羞則多貴而少賤故總明之曰所
以明貴賤也於乎先王之世禮度森嚴若此則安有政逮於大
夫而陪臣執國命者哉

周禮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
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戒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
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

禮記

卷之三

十一

恒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
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義而進退之
解曰此周禮諸子職經文記人何以引之以燕禮諸侯有庶子
官故引之以明其官之所由建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
然其所職則同也古者周天子之建官也於諸侯有庶子官之
制焉所以掌諸侯卿大夫士衆適子之副貳其父者其職之也
掌其征役之戒令焉掌其道德之教治焉別其貴賤之等以父
之爵爲上下焉正其坐立之位朝廷尚爵學校尚齒焉以掌其
戒令言之國有大禮事正國子之所宜執事以習其威儀素其
德行者也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國有甲兵
之事正國子之所當從事以效其勤勞以售其忠孝者也庶子

官則授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夫此國子既
統於天子矣則司馬不得而征伐之所謂掌其戒令者如此以
掌其教治言之凡國之政事小事也非禮事軍事也國子則存
游倅於學使之正心脩身以脩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
小事而分其心志春則合諸大學從陽而教之文地也秋則合
諸射宮從陰而教之武地也以考其藝如習鄉射齒習射尚功
也藝之能者則進之所以使賢者有所勉而益進於善藝之不
能者則退之所以使不肖者有所警而自強於善所謂掌其教
治者如此於平教治則所以養之無事之日者豫以備戒令
明則所以責之有事之時者重以周且別其等正其位則責實
長長之化無地而不存先王之設國子官其期待國子之心一
禮記日錄 卷之五

聘義第四十八

周禮曰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蓋比
年一小聘使大夫三年一大聘使卿嗣君即位然後親相朝
故朝為國賓聘為國客夫先王之世體國經野以封建諸侯
為之正其封疆有大國次國小國為之序其爵等有公侯伯
子男大小有定尊卑有別可謂嚴且周矣然而又使之相朝
相聘如是其殷者何也蓋天下之勢易離而難合天下之情
難親而易疎情疎則瓦解勢離則土崩雖與之天下豈能一
朝君哉是以先王為之設官必掌其禮如宗伯行人司儀之

屬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常於尊敬之中
互致殷勤之意凡以聯屬其情使之常親而不疎萃聚其勢
使之常合而不離而後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土崩瓦解
之患無自而起也及周之衰典禮不行諸侯唯以強弱為勝
召觀春秋之特列國之交或一言之不中或一揖之不酬而
兩國因為之暴骨然後知聖人慮民之意甚深而防民之具
甚悉也朝禮今亡存者惟周禮司儀一節亦甚詳悉聘禮儀
禮存周禮司儀一節亦悉今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出
遂命使者謀其人因使者非拜稽首辭不辭以君不許乃退反命
者必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士也周禮司馬之
禮記日錄 卷之五

四方使衆介皆逆也受命不辭

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
待其賓客上公之禮介九人諸侯之禮介七人諸伯如諸侯之禮
諸子介五人諸男如諸子之禮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
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解曰此釋聘禮介數之異所以辨分也以卿行大聘之禮言之
上公之卿用七介侯伯之卿用五介子男之卿用三介者何義
自本國言之分為君臣君貴而臣賤也上公九介而卿以七侯
伯七介而卿以五子男五介而卿以三各降其君二等明本國
之貴賤也自列國言之則有尊卑尊貴而卑賤也上公卿七而
侯伯卿五侯伯卿五而子男卿三各降其大國亦二等明列國

儀禮及竟張旂使人維之誓乃謁告關人問從者幾人如欲

使士迎○此上有三賓至于近郊張嬭君使下大夫請行問所
 維知之○友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士請事大大請行卿
 出門西面請告北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
 所以來事也告北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
 凡爲人使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此侯伯之臣公之
 不當使人禮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此侯伯之臣公之
 東面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若君南還少退象降拜稽首受幣
 勞者出授老賓之幣出迎勞者欲償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

禮記通錄
卷之三
五

之乘皮設設於門內物四賓用束錦賓在公館亦勞者以勞者爲賓勞者
再拜稽首受賓國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勞者揖皮出而
揖禮皮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鬴簠重
有蓋其實棗栗蒸栗擇羔執之左手執栗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
栗不得手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償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
入出以求錦授從者因東而釋辭請道之以○至于朝主人公館
入然則賓送不拜義云大夫知勞此也○至于朝主人公館
辭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拚席前以俟矣賓至外門下大夫入生
不敢稽賓也賓曰侯間不欲奪主人也且以道略隱○大夫帥至至
館卿致館主人以上卿禮致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
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脔一牢在東
鼎七中庭之饌也無熟也熟在西脔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
凡其實鼎與其陳如陳饔飧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

言之則曰南堂主之饌八西夾六堂上八五夾六堂上八四夾六堂上八三夾六堂上八二夾六堂上八一夾六堂上八〇夾六堂上七九夾六堂上七八夾六堂上七七夾六堂上七六夾六堂上七五夾六堂上七四夾六堂上七三夾六堂上七二夾六堂上七一夾六堂上七〇夾六堂上六九夾六堂上六八夾六堂上六七夾六堂上六六夾六堂上六五夾六堂上六四夾六堂上六三夾六堂上六二夾六堂上六一夾六堂上六〇夾六堂上五九夾六堂上五八夾六堂上五七夾六堂上五六夾六堂上五五夾六堂上五四夾六堂上五三夾六堂上五二夾六堂上五一夾六堂上五〇夾六堂上四九夾六堂上四八夾六堂上四七夾六堂上四六夾六堂上四五夾六堂上四四夾六堂上四三夾六堂上四二夾六堂上四一夾六堂上四〇夾六堂上三九夾六堂上三八夾六堂上三七夾六堂上三六夾六堂上三五夾六堂上三四夾六堂上三三夾六堂上三二夾六堂上三一夾六堂上三〇夾六堂上二九夾六堂上二八夾六堂上二七夾六堂上二六夾六堂上二五夾六堂上二四夾六堂上二三夾六堂上二二夾六堂上二一夾六堂上二〇夾六堂上一九夾六堂上一八夾六堂上一七夾六堂上一六夾六堂上一五夾六堂上一四夾六堂上一三夾六堂上一二夾六堂上一一夾六堂上一〇夾六堂上九夾六堂上八夾六堂上七夾六堂上六夾六堂上五夾六堂上四夾六堂上三夾六堂上二夾六堂上一夾六堂上〇

六門外米木皆十車新芻倍禾粟皆少年

明詩寶鑑迎賓亦皮弁賓皮弁聘聘禮也至于朝賓入于
次侯幣也次在大門之外以帷爲之乃陳幣幣如展幣馬圭璋賁人執摯而俟鄉
爲上摯大夫爲承摯士爲饗摯賓者出請事摯上國君所使出摯也
主君公則摯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役請
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必發以溫之於是
爵賓出次直闕西北而承摯在上闕東東南西而各自次摯耳不傳命
介在賓西北東而承摯在上闕東南西而各自次摯耳不傳命
未廣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摯請事建南面揖賓以前賓至未介上
摯至未摯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摯
命耳其儀各向本受命反而傳而下及未則卿受之反而傳而上
又受命俾而下亦如之今按義六介紹而傳命宜條此但陳義甚

嘉慶二十五年

大客之禮皆此異詳辨于義餽○又據義云三請而後傳其命宜在此此儀禮以

狀之文不備也今按周禮及梓整

祿饋三辭則此屬宜補三辭傳命

皮弁迎賓于大門內門降于

待其大夫納賓於是賓主

賓入四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

面東上公再拜兩面拜迎義云若親拜

賓辟辟色不答拜當其

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以相入偶爲敬凡公與賓入省

常故三讓而後入此義是也

及廟門公揖入省內事也

以俟賓賓立接西塾接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已與主若交禮將

不復出賓入門東几筵既設依沖也擯者出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

亦隨公入門東几筵既設依沖也擯者出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

東上少進於士几筵既設依沖也擯者出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

也賈人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賈人卿入陳幣

起或有不與爲禮也不言揚

襲或不揚也縹有組紱也

上介不襲執圭屈綬授賓上介比面多

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已也然兼并許之

也如禮曰執王其有衛者則陽無新者則陰

賓襲執圭之說也文

成○君使卿常弁歸襄餘五年牲殺曰饗上介請事賓朝服齊辭服示不受也受有司入陳廟陳其積襲與腥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席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鼎腳臄臠蓋陪牛羊豕之庶羞加也富肉廉辟堂塗也賜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膏豕肉也性寧者有膾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曜二牢鼎三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南陳如飪三列以醢者也堂上八且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甘南醯醢屈醢醢汁也屈酒船也醃醢西昌本邑北西藥諸藥謂西青莖靑茹北鹿藿鹿蹄東葵苴蔞菜束蠅蛆醢醢東韭菜也

八簋繼黍其南稷錯錯第亦與豆同亦間雜六鉶器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簋繼之梁在北簋不次簋者籩梁也凡饌各錯要相發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堇

大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酒盞滿酒梁酒不錯西夾六且設于西墻下北上韭菹其東醃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東陳在此闕下就於豆北設韭道其東又共東品北南麋鱉羹薄西清菓鹿脯饍子東方亦如之室東北上東醃醢其壹東上西陳此備下統醃醢百甔炙碑十以為列醃在東夾碑在旁之中火也醃在於豆醃醢百甔炙碑十以為列醃在東夾碑在旁之中火也醃在錄一牢陳于門西北面東土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豕豕生也牛之宰案之竈右亦居其左寢米百管管畢斛設于中庭南北十以右者西足也當升右肘也

為列東西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列當醃醢南門外米三千車東秉有五穀二十四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秬數千名設于門西西陳新芻倍禾實皮并迎大夫使者于外門外二百乘

不几庭實設四皮鹿也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干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升堂致命大夫降階西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幣趨賓之命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損不實損者出請事賓面如觀幣面亦見也威儀賓奉幣庭實從庭實入門右大夫辭大夫於賓入自賓遂左入門右若降等然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大夫升一等先賓從之大夫西面命稱命稱而賓以相揖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楹間南面賓亦依此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受老幣義云賓私○公於賓壹食再饗饗禮無酒燕與羞飯獻無常數和也飲始也始也飲四時新物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食饗實介為介饗獻若不親食君有疾使大夫各禮記目錄卷之三

○公使卿贈送也如觀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以勞同也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眾介如其觀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義云贈此也儀禮既致饗旬而稍稟食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之饗餼以雙為數義云乘禽日士中日則二雙間日二雙不一五雙此也然介三雙亦在其中矣士中日則二雙間日二雙不一敬凡獻執一雙命以符委其餘于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授亦如之上介拜受于門外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損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損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若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若拜客辟而對君門大夫客對若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若拜客趨辟致饗饌如勞之禮還主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按傳禮此傳言其綱儀而節周禮簡而明信非周公之理不能兼之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解曰此釋用介之義按周禮司儀兩君相見則交擯臣聘於君則旅擯卿云旅陳也旅擯陳擯介不傳辭也交擯各陳擯介使傳辭也其儀與聘禮註同愚謂如此則交擯之禮詳而文所以隆於君旅擯之禮畧而實所以殺於臣鄭氏此說是也曰然氏

皇氏以此介紹而傳命爲朝之交損何如曰非也介紹者其位相承繼此交損旅損之所同也但傳命有二交損則損介上下相傳旅損直賓及上損相對而語亦是傳命但不以介傳耳此差少耳故鄭注聘禮亦引此介紹而傳命曰然則陳氏此註與鄭註異何如曰據陳此說則旅損亦損介上下相傳與周禮文異且位向亦與儀禮本注不同亦非也今當以鄭說爲正以聘禮言之上介次介末介之位相承繼而上損出請事聘實乃傳君命來聘之命者何義君子以主君事也使臣卑也不敢正自相賞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夫出聘且至敬其主君況本國之君乎故雖既陳介復有傳命又所以辟本國之君之禮而盡其敬也

禮記目錄

卷之十

世

義曰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大如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解曰此釋賓揖讓主迎勞受主拜命之義而有其效也此節所釋臣之禮四一傳命一入廟一至階一升堂俱揖讓凡四禮皆正聘始入時事其義所以致尊讓於主君也君之禮五一迎竟一郊勞一拜迎一受主一拜既或使士或大夫或君或於廟或北面是入竟云一聘時事其義所以致敬於使臣也夫敬讓之行正君子所以致交接之道蓋敬則不瀆讓則不怨諒有恩以相愛然有文以相與其情既篤其分復明人道所以能群

也今先王之制爲聘禮諸侯相接以敬讓矣則相侵陵之禍何自而生哉於乎先王聯絡親比天下使爲一家一人亦自其辭讓之心充之而已

義曰卿爲上損大夫爲承損士爲紹損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解曰此釋賓聘在主國始終之禮之義陳損將幣正聘時也禮賓繼之賓私覲繼之致饗餼繼之私面繼之食獻燕繼之還圭璋繼之賄以報聘君繼之賄以送使臣繼之此八禮聘賓任主國始終所行大意畧具然賓行惟二私覲私面是也餘六者皆主君待客禮何義蓋聘賓臣也然來聘爲賓則主君當明賓主之義以敬賓故君行主禮來聘賓也然主君爲君則使臣當明

禮記目錄

卷之十

世

君臣之義以敬主故賓行臣禮於主賓主各盡其道而人道群矣呂氏所引諸侯聘天子之禮與本義不協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薦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解曰此釋還圭璋之義賓行正聘禮於君用圭夫人用璋而非若行享禮之用束帛璧琮者何義蓋圭璋禮器也正聘禮事也賓重此禮事故以圭璋行之也既聘將反君使人還圭璋而受其束帛璧琮者何義束帛璧琮者財也圭璋者禮也受其財有以爲輕而留之也還其禮者以爲重而不敢當也諸侯相薦以輕財重禮如此則遠利有恥之化立於上而倍禮趨利之習泯於下民作讓矣以圭璋聘重禮在賓還圭璋重禮在君君作讓

之化自還圭璋來圭璋所以爲禮器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也
呂氏曰天下之寶無尚於此則又是重財矣

義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饋客於舍五年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未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饌年
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尊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
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解曰此又釋致饗餼之義按掌客所云殺禮正言凡禮賓客之
常禮有時而殺則聘禮之殺亦在其中陳註引之則謂凡禮皆
殺獨聘禮用財如此豐厚不可獨殺此大失周公之意矣且盡
之於禮義意正謂禮有常數故用財不敢不厚所以求盡於禮

禮記目錄

卷之三

十五

而不敢薄以結諸侯之好故也惟其盡禮故內而君臣外而諸
侯皆以禮相與而不侵陵也陳註謂於內不相陵句則解爲不
敢沒禮有禮以制之似大固失殊不知饗餼之制於內君臣用
財之義亦不甚協且不能盡禮則君臣相陵事亦多端又何但
用財一事耶凡看書須要通其大義毋爲一句一字牽制又曰
疑此節古之用財者上亦有闕文故如此二字全無該着所以
陳引周禮而補之而不知其不合也

儀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樂與嘉過則饗之但此收其半
義爲禮過則饗之禮不說饗食

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相厲以禮使者
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
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

正之具也

解曰此釋弗親饗食之義天子制聘禮而使諸侯行之比年小
聘三年大聘於其間而使之相勉厲以禮如之何使者行聘而
過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之但致之年禮此正所以愧恥而勉厲
之之義也諸侯相厲以禮則禮行於內外可以免於侵陵矣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於乎此爲
國必以禮而使於四方者貴不辱君命也與愚初稿此節有論
云夫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
禍亂之端夫豈在大即聘而誤其失在人或出無心弗親饗食
其薄在我是爲有意先王制禮講信修睦夫豈使人較得議失
於區區銖兩尺寸間哉使其平心易氣覺是悟非相下相勉固

禮記目錄

卷之三

世

爲有益若或憤恙不平輒尋報復則相陵相侵其害固將無時
而已也夫平心易氣覺是悟非相下相勉者聖賢虛心受益之
事君子猶或難之忿恙不平輒尋報復者中人之常態小人之
故習也聖人立法不就中人所可及而望以君子之所難愚恐
教未及垂禮未及厲而已隔人於侵陵之禍而莫之出矣聖人
立教豈如是之汚哉此初稿未詳儀禮故有此論然今亦未能
釋然意當是時禮教大行人知德意故可如是相厲及觀春秋
之世則不如親饗食之爲愈豈聖人制禮於全盛之日而未有
憂衰世之志耶又曰聖人制禮後世自有難行之處如此類及
冠禮毋拜子之類是也又此出儀禮後記非經文蓋記禮之
變意臨時又必斟酌其淺深輕重非止一律較量如此故權非

聖人不能用君子且守其經可也故載以俟知者

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亦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解曰朱子曰按疏曰此總結聘射然自酒清有乾日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亦相因而言之與愚亦謂然恐聘字誤疑爲鄉字有義之謂勇敢以上言行禮而勇敢之所由名自聖王之貴勇敢強力如此也以上推勇敢之所由貴自亂人也以上言勇而無禮則亂聖人則有刑以遏之夫勇敢之所由貴以有禮以成之勇敢之所以亂則有刑以遏之如此故民順治而國可安也是何也蓋禮以生其勇敢之正者德禮以爲出治之本也刑以遏其勇敢之非者政刑以爲輔治之具也政本既正治具畢張此聖人所以南面而

立而天下大治也此又記言者不盡之意學者詳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邪惡也邪惡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畫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因聘禮用玉故引孔子論玉之德以結此篇君子比德於玉網也下文乃詳言之玉色溫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是比仁之德玉體密緻而堅剛知者性亦密緻堅剛是比知之

德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是比義之德玉體垂之而下隊人有禮亦謙恭卑下是比禮之德玉聲因物之叩清雅發越而長遠其擊之終則詘然而止樂之初聲亦發揚止則知章本是比樂之德玉之病處不掩美處處不掩病處以忠實見外比人之忠者亦以中心見外也玉之信正於中旁達於外比人之信者亦由中以發外也白虹天之氣也玉氣之光采亦如白虹是比天之德凡其輕清上浮所以發揚生物者玉如之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玉之精神亦時見於山川是比地之德凡其重濁下凝所以含身光大育物者玉如之也行聘之時圭璋特達不加餘幣人之有德則無所不通不必假物而成故圭璋特達曰德玉者天下無不貴之道者天下

無不由之故王曰道王可比德如此君子安得而不貴之哉然則君子非實貴王也貴德也此聘禮所以用玉而圭璋特達之義亦見矣詩秦小戎之篇西戎滅秦襄公承王命征之從伐之家入美之而思其夫也君子指其夫如王亦美之詞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此檇樸美文王之詞言其文質之至也如圭如璧衛風其渙美武公之詞言其生質溫潤也

瑾瑜匿瑕春秋左傳宣十五年伯宗論晉叔宋人

如玉如瑩愛變丹青楊子法言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愛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丹青變之喻也言屈原雖有美行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不足言其智也

夜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九

仁義禮知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人道盡矣凡禮之所尊爲人道也故記人以此而終篇而特揭喪服四制以名之見禮爲人道之所立而此尤其所重耳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之謂也

凡禮之大體至禮之所由生也

此明凡禮之大體不惟以起下文實所以總結四十九篇之義且戒人嘗之又以示萬世之當共由而不舍也故爲禮記之卒篇夫升降進退周旋襁褓禮之小節而已凡禮之大體何從生哉天上下尊卑定矣四時錯行往來見矣陽明陰暗吉凶殊矣情親疎隆殺辨矣聖人制禮豈能外此以有爲哉其尊卑也體乎天地其往來也法乎四時其吉凶也則乎陰陽其隆殺

也順乎人情凡此皆禮之所由生其大體本如是也聖人不過從而爲之節文而已非私見臆度也人當常由之而不舍彼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則亦弗思而已矣是故知其體之所由生也則其由禮之功自有不容已者矣此記人終篇深致丁寧之意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夫禮至人道具矣

此一節是承服四制之綱下文乃詳言之夫先王制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何義人生則陽明故從吉死則陰暗故從凶也喪有四制屢變以從宜者何義變通莫大乎四時喪制之變通而得宜法四時之變通以成歲也執一則滯矣四制者何也一曰恩制二曰理制三曰節制四曰權制此四制者何義取之人

禮記目錄

卷之五

九

情也何以言其取諸人情也人性有仁發而爲情故有恩恩制蓋取諸仁也人性有義發而爲情故有理理制蓋取諸義也人性有禮發而爲情則有節節制蓋取諸禮也人性有知發而爲情則有權權制蓋取諸知也仁義禮知人道畢具於此矣喪之四制皆備之其義不至深遠哉四制只是人情而必先言取之陰陽四時者何也人之性情即天地之陰陽四時一本也章首言天地而此不申言之者何也天地之妙亦盡於陰陽四時人情而已矣此記人立言之精意也按此篇下文所解與儀禮喪服篇同今引以釋之

儀禮喪服第十一 子夏傳

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緇纁管屨者

又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傳曰為父何

義四制曰其意學者一節

按此節以子為父斬衰三年明恩之制蓋舉恩之至重者言之

即子夏傳云父至尊也之意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侯及大夫傳曰君至尊也

義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檢義一節

按此節以臣為君斬衰三年明義之制蓋舉義之至重者言之

即子夏傳云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之意門內之治因檢義門

外之治義斷恩汎言常事皆君臣主義多意上一句意輕陳

氏以喪服釋之非也蓋此節之義止以斬衰服君明義制意

未嘗汎及他服制也况喪服一事亦不足盡門內外恩義治之

事

三日而食一節

此明節之制散見儀禮不能悉引按吳文正公曰檀弓云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自練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

於禫之徙月為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除

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民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

此謂既祥而樂猶可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愚按不以死傷生

一句是釋三日而食至毀不滅性之義告民有終是釋喪不過

三年至鼓素琴之義具又正公以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為

一句此則不然但謂祥之日無鼓素琴之理此則是大闕節

天祥而廟然謂情者喪而不樂也故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

成聲豈有祥之日即鼓素琴之理哉

成聲豈有祥之日即鼓素琴之理哉

哀裳衰麻絰冠布縵削杖也帶疏履期者

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

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為喪期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也

義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一節

此又以父在為母齊衰期明節之制蓋父母之愛情無不同報

之宜皆三年此乃至情不容已者也今緣父在家無二尊乃

屈而服期是以禮而節制其情但令以心喪終三年不得為服

所謂禮以節之者也故亦為明節之制孔疏云資於事父以下

更申明節制其說是也唐蔚氏謂屬下文為權制之一皇氏熊

氏並取以為說至藍田呂氏為氏及吳文正公皆以為屬權制

者為是竊謂父亡則三年父在則期酌其輕重而為隆殺於權

義亦通但遺心喪三年之義不似以節制則分明心喪三年而

外以禮節止其服也義為更切且杖制以下自有八條之義不

應又先混入齊衰一節也從疏義者正又程子曰古之父在為

母服期今則皆為三年之喪則家有三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

宜服齊一年外以墨衰終月弄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愚按

此亦一議論但亦未敢行耳所謂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也

其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

者何擯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

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

義四制曰扶者何也一節

此以杖制明權之制杖為有爵者之德厚因深喪親其必重而設故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爵有隆殺病有遲速隨爵而授之杖禮之正也庶人無爵而假杖以明其喪主庶子非喪主而亦授之杖以輔病此疏所謂不應扶而扶也未成人之婦人童子於服亦有應扶者以幼不能病亦不授之杖此疏所謂應扶不扶也疏合此二者以為權之一亦通及下扶而起杖而起面垢則權制杖中有其四足下充偃跛老病為八疏說是此以上明四制之義已盡引儀禮止此

始死至謂臣下也凡二節

此言三年之喪主者之所宜行也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

禮記集解

卷之六

十一

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食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凡若此者豈矯情哉恩之由隆而漸殺人情之實也故聖人因其隆殺而制其節文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而為中庸之道也古之王者之所常行也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自先王之禮廢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故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史臣善之特書于策以垂法後世而記者復於此而表明之也於乎使斯禮也人君皆服行而不廢萬宗亦豈得而專其美哉抑三代以前君雖不行而典禮尚在及至孝文遺詔短喪孝景崇其君親而古制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獨魏

孝文宋孝宗夫性仁厚斷以不疑雖其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要亦俯從群議素服視事未純合乎諒闇不言之禮於乎原其所以文景作之於前而以日易月之制則應劭發之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而古禮已漸盡矣夫人君立愛自親始民猶不化况忘孝以率之此無惑乎亂臣賊子之接跡於天下也有古於古治者不復古禮豈不難哉吁可痛也已

父母之喪至末

此總結喪服四制之義文正公曰篇首論喪之四制既以仁義禮知言之矣篇末論喪之三節又復以禮義仁知言而加之以強蓋強者所以終之也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強者君子所以脩道之

禮記集解

卷之六

十一

德於喪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強也強即中庸三達德之更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為孝子弟第貞婦也然此本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末句乃兼弟第貞婦者蓋能為人子則能為人弟第之所以盡禮義於凡者以凡乃吾父之正體也能為人婦者亦以能為人子者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愚按文正公此數言者深切此章之義夫三年之喪即中庸之道之成體也中庸之達道非知不知非行不行而非勇則半途而廢矣三年之喪惻怛可謂至矣輕重之等變除之節臨服之煩乎哭之文可謂玄微矣有始至終時亦可謂久矣莫非禮也禮豈非義也禮義即中庸之

則夫聖人繼天立極之道垂世立教之旨匪徒具于書而實會于
吾心將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妙宛然在目發之身心措之事
業無適而非節文度数之詳道德仁義之懿而脩齊治平之效可
次第收矣其於國家天下也豈曰小補之哉謹跋

後學菊江鄭益頤曾拜書

禮記目錄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黃乾行撰乾行字玉巖福寧人嘉靖癸未進士
官至重慶府知府是書首有嘉靖乙卯鍾一元序
言乾行以是經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禮衡藩乃
以公之士類今觀其書割裂周禮儀禮散綴於禮
記之中不復別識與朱子經傳通解之例已大相
刺謬又以小學故實竄入經文混合爲一尤爲龐
雜其註或一節附論一篇或十餘節附論一篇多
牽引道學語錄義皆膚廓

禮記輯覽八卷

〔明〕徐養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輯覽

八卷》提要

刻禮記輯覽序

輯覽何集諸家之長以備觀覽者也。集何為哉？經孤也。余幼乏師承，遵先君子庭訓，以是經與叔父諸弟自為家業。長遊都下，暨兩浙，得聞賢士大夫論議，輒書之楮，以備遺忘。時冬官黃玉岩氏在吳山，亦嘗以所業見示，媿以吏冗弗能壽梓。歸而抱恨者十餘年。暇與門下士講習，每舉所見聞以告，亦時有發矇益諸士子相與請曰：『是經素乏正傳，諸家說且浩繁，不一先生既有所得，盍遂梓之，俾人挾一策亦免口授之勞，余不敢私，因取諸說之條暢貫通者，集為是帙，與諸士子共之。』若曰：『自出已見，以求繫籍聖賢，則吾豈敢！』

隆慶辛未夏，近恒山人徐養相識。

題近怕徐先生禮經輯覽序
愚聞六經之教惟禮最切於人
身日用之常不可斯須去者一
經秦火之後其殘缺視諸經尤
甚漢初儀禮始出高堂生獨能
言之所傳十七篇后蒼戴勝等
明其業而魯徐生以善為世禮
官主於實踐不顯在誦說及賈

禮經輯覽序

鄭學興字訓句釋推達倫類甲
是乙非於是學者始以考據講
論為禮而切於身之教益微竊
意夫子於詩書二經常言誦言
讀至於禮獨言執則考據講論
似不足以盡禮徐生去古未遠
疑或得其遺意云史稱漢武表
章六經置博士官罷黜蘇張申

韓之流然考其時士之以才藝
競進者主父吾丘終軍朱買臣
之屬以縱橫張湯杜周趙禹以
刑名其以儒學至公卿為學士
嚮風者獨公孫弘一人迹其所
學實兼蘇張申韓之術而有之
第能寬深不露而文以儒雅耳
則漢武所用如此安在其表章

禮經輯覽序

三

罷黜取卒使後之學士不見全
經良可嘆也惟我
明興稽古定制一以經術論士著為
功令敷天之下治博士業者不
得異學

列聖相承迪之為憲然禮經浩繁業
之者鮮使是經稱孤傳習之士
苟竊緒餘以獵進取忘私竊悼

之。幼跼伏閨。業易至白首而不得其原。碩謬應明經舉。走水陸七千餘里。抵冒巖險。浮江淮。達汶泗。歷魯鄒之墟。逾月累旬。乃至都下。夫

京師四方之極。天下縉紳考論學術。公是非而寔取舍。必以自得道理之學。乃宗正焉。恕疇昔記

懷經集序

主

誦殊孟浪也。迨承乏睢膠。有師之責。昕夕慙懼。至幸延見諸鄉先正。五經並茂。彬彬濟濟。咸足師法。下裘蓋私景仰云。越月餘。近伯先生惠下新刻輯覽一部。受而讀之。知是編為

厥考西塘公庭訓家業。先生與其弟心塘。向侍膝下。獨抱是經。忤

忤窮年精思力踐。於是經多所發明。兄弟相繼。並登進士第。宛若二程之得於大中者。緬惟西塘公風富真儒之業。以經明行脩。佑啓後人。歷官昌平二庠。所造就為多。近伯既以明經稱上第。宦遊兩浙間。以經術飾吏治。士執經橫門。得旨歸而膺甲第。

懷經集序

主

者。奚啻數十人。及內召。凡接賸士夫論議。足裨益是經者。輒札記。以便觀覽。納事還里第。終養太夫人。餘暇喜汲引後進。即以經義講解。訓發後生。嚴而師事之。轉相傳習。無敢悖馳。恕門士如雍子。何子。悉以是經魁中州。可考鏡也。是故先生之學。益以

顯明先生之傳益以綽烈。推衍而垂於久遠。此其道之明而名之成也。有由然矣。恕追惟吾閩。遠在裔疆。周職方列諸荒服。粵自楊中立氏。不遠數千里。北學洛下。立雪程門。默契道體。與聞孔孟之學。載之以南。遂得道南之譽。嗣是仲素愿中。承傳以及

考亭。益闡而恢張之。於是建溪鐔浦山陬海澨。述孔孟程朱之業者。雲蒸嚮臻。有斷斷遺風焉。諸緒紳學士。談閩中。僉曰海濱鄒魯云。夫古之學士。師受之難。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羊方得大學西銘。看其不輕以語人。類如此。碩恕偶宦進茲土。乃荷先

生授是編。獲窺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浸乎禮樂之中。而分析解剥乎文字之外。窮平生之力。以輯此書。盡心於聖賢之學者。中州一人而已。恕既幸得之日。將載以南布之閩中。與承學之士。傳而習之。苟有得先生之旨者。

將以誇於天下曰。此徐氏之禮。吳氏傳之也。竊自附於中立得河洛之傳。碩不偉歟。今

天子聰明仁孝。躬行

兩宮禮樂於穆清之上。日御

經筵

上黼座之前。儒臣之所陳述。下寓縣之內。章縫之所咕嗶。一以閩產

儒先之述傳也。且先生之門人
布滿中外。他日侍經

帝前。必能原本。是編曰。臣師某所授
也。

天子銳意聖學。必將以老師宿儒進
先生矣。恕不佞僭識之以俟。

萬曆癸未季春既望

閩溫陵後學吳主恕頓首拜書

禮記輯覽

七

禮記輯覽卷之一

曲禮上篇

唯陽徐養相述

曲禮曰毋不敬 一節

此禮經首章以敬之一言盡三千三百之旨。言脩
身為安民之本。而主敬為脩身之要。首句言主敬
之綱領。中二句言主敬之條目。下一句言主敬之
效驗。毋不敬是主宰處身心動靜皆一於敬也。儼
若思是敬者之貌。靜而涵動也。安定詞是敬者之
言動而主靜也。此不過脩己以敬似未至于安民
也。然惟主敬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自其明而通
也。其於天下自然知之無不明。自其公而溥也。其
於天下自然處之無不當。言而可以世為天下則
行而可以世為天下法。其效豈不足以安民哉。此
便是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聖賢傳心要
法。故為禮經之首篇。內每節要見禮字。

敬不可長

六節

此皆推廣毋不敬之意。故歷舉曲禮主敬之事以
明之。長教則畏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招損。樂極
則悔淫此皆可禁者也。仰而敬畏而愛。禮以御情
也。愛而知惡。憎而知善。智以周物也。積而能散。仁
之施也。安而能遷。義之決也。此皆可法者也。財不
苟得。以養廉也。難不苟免。以養節也。狠毋求勝。以

慈也分母求多以室慈也。疑事毋質不自用也。直而勿有取諸人也。坐如尸立如齋嚴以立本。禮之經也。禮從宜使從俗和以趨時。禮之權也。此皆所當隨事者察者也。主敬之旨其渾矣哉。猥與臨難相以而不同。臨難即臨大節也。猥則一時之忿耳。分與臨財相似而不同。臨財無故之獲也。分則已之所應得者耳。

疑事二句一聯說。質字是以我所見為正也。直字是資人言而正之也。有字是堅持已見自有以求勝也。質有二字雖相蒙。然有字又遂質字之非其實深一層。細玩有味。

禮從宜禮字主行禮說。禮主於敬不可易也。至於因時制宜。如尚文尚質之類則不可不從。所以因乎時也。唯非禮之大乎。使以奉命不可辱也。至於風土所便如異味異和之類則不可不從。所以緣乎情也。情非禮之原乎。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 一節

此言禮之為用於人。其切故以定人情之親疎則情有厚薄。禮有隆殺各有所主矣。以決事物之嫌疑。則和形者析相似者分。各有所擇矣。以別人倫之同異。則同宗者群。分異姓者類。聚各有區別矣。以明庶物之是非。則禮有常否。人有從違。各不淆亂。

矣。親疎以情言。嫌疑以迹言。同異以人言。是非以理言。定者禮之仁也。決者禮之義也。別者禮之禮也。明者禮之智也。權之為用。何其切哉。此節不主喪禮而言。詎特舉一端以証之耳。

禮不妄悅人 二節

此二節是起下節忠信可以學禮之意。妄悅等五事皆不忠信不能脩身以踐言者也。故禮不在是。脩身踐言 一節

此承上文而言。教禮之人言行不能相顧。故不足以學禮。若夫脩身踐言之人。主敬以立基。而存誠以取信。則言行相顧。豈不為德。為賢之善行矣乎。

行焉既脩。則為忠信之行矣。言焉既道。則為忠信之言矣。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豈非禮之質乎。何也。蓋言行忠信。則有以養其正大光明之心。莊敬嚴威之體。自不至於妄悅。費也。自不至於踰節。侮也。好狎也。三千三百舉而措之已矣。其於禮也何有。謂之質者。猶先有植幹而後可生枝葉。先有素地而後可施五采也。

禮聞取捨人 一節

舊說四句平看。近說上二句作出處以行道言。下二句作教學以明道言。亦可。

道德仁義 八節

此見禮為衆之紀。故君子務體諸身以明禮也。道德仁義與禮雖同出於性生而所以為之操持漸養則有資於禮。禮者敬而已。始焉由禮而入則收歛檢束之功。而道德仁義有入門終焉以禮而成則涵養優游之意。熟而道德仁義有實地。是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非禮。其何以成。立教以示訓。將以正民信也。其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必齊之以禮。為之制度品節。使天下有所持循。然後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不然則正於所可及。而不正於不可及。則不備矣。爭訟之合禮者為直。為是。不合禮者為曲。為非。故以禮而決朝廷之上。以禮明義。則無太過而乖離。不及而陵替。閭閻之中。以禮明義。則無傷恩而亂倫。狎恩而不敬。故以禮而後定。已仕未仕。求道一也。事師明道。其禮同也。非禮則道不尊。不尊則挾責挾賢之意生。而師弟之情疎矣。其何以親班朝以文治。言治軍以武功。言准官使各有所司。而不相侵。行法使各有所守。而不撓。禮有紀綱以定民志。故威嚴縉之以有行。禱以祈神祠以報神。祭大祭也。意在於養。祀小祀也。意在於安。必有禮以將之。然後覲恭心肅。而神其聽之矣。人已幽明。皆有資於禮。如此。禮之用大矣。是以君子悲此禮不明於吾身。

無以達之於天下也。於焉恭見乎外。敬主乎中。擇以裁抑。節以制度。退而卑以自牧。讓而推以與人。允此正以明禮。使品節詳明。德性堅定。由是而人已幽明。皆措之而無所不當矣。恭敬禮之本也。擇節道讓禮之文也。禮明於身。必其心有真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盡矣。君子之所以成已成物。範圍而不過者。蓋如此。

道德仁義條雖聖學亦不過如此。蓋自稟付而言。則仁義禮在道德之先。自主敬功夫而言。則仁熟義精道明德立。皆在禮之後。故夫子教人。既先立於禮。又終約之以禮。可見是成始成終之學。

主敬示訓只是一意。互說不可平分。如立學校以明禮義。謹庠序以申孝弟。此便是正民俗。歌其歸於禮義孝弟也。

明禮明字非講明之明。乃明明德於天下之明。禮主其戒一句。是解擇裁抑也之意。非總註也。

是故聖人作一節

承上今人無禮而言。聖人是以德在天子之位者。故能制綱常之禮以教人。人既由於綱常倫理。則自別於物矣。

太上貴德 一節

此見禮時為大報者。天下之利也。其次非不及太

上各禮緣情而趨時聖人亦不能強人之情而奪乎時之所適故至此而為稱情合時乃禮文之大備者

人有禮則安 三節

此言禮所係之大而示人以當學也人談天子以下如天子有禮則保四海之類無禮反是是可見禮為安危所係故不可以不學也然禮非有他也不過自卑而尊人此自卑尊人之心是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雖貧賤之人猶有此本然之心而况富貴者乎人特患於不學耳使富貴貧賤而皆知好禮則自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不驕不瀆以禮有所節也不憚以禮有所立也全乎天理自無人欲之危其安為何如若禮則安如此則無禮而不可知矣然則禮可不學乎

人生十年 一節

此言人之終身因年而異其名使知歲時之候所以定其血氣也因時而供其事使盡人道之全所以定其志氣也

大夫七十 五節

此言人君優待老臣之禮與人臣所以自處之道七十傳家事於子矣况人臣所以當致事告老以其制是舉本固也

之善存文獻之微厚之道也

謀於長者 二十一節

此泛舉事親事長之禮正見禮之大小顯微無往不在中間大意雖不相承然其愛敬之心誠篤之意總于親長之間見之且孝弟人道之綱有行之源故將繼言曲禮而先以孝弟諸事開其端首節言事長之禮謀于長者是有謀則就請教之誠也操几杖以送致優老之敬也辭讓而對致謙虛之敬也二節言事親之禮冬溫二句養體也不辱養志也皆所以致親之樂三陽一節言人子盡尊親之讓而孝之為樂者廣如詩所謂錫類之孝是也

見父執一節進退二句是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應對一句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出必告一節是庸行皆體親之心恒言一節是庸言皆安親之心年長以倍一節是隨時而異其敬長者異席是隨地而尊其敬主與中席不敢處尊者之所處中道中門不敢逆尊者之所行不為樂順親之心也不為尸不恣臨親也視無形聽無聲念親之心無時而間也不登高不臨深思全體也不苟訾不苟笑思全行也不行事于闇中不行險以僥倖皆恐忘親而貽以不令之名也人之好勇者或許友以死好貨者或有私財親在而不敢有忘親之心離

親之志皆歸全于吾親也。親存則常樂，冠衣之緣皆不以素樂于中者文于外也。親沒則常哀，雖除喪猶純素哀于中者見于外也。童子而示以不欺，所以養其心；不衣裘裳，不偏向不傾聽，所以養其容。提携則奉其手，是因長者之愛而致敬也。詔告則掩口而對，是因長者之教而致敬也。不越路而與人言，恐不敬也。趨進拱手以俟教也，不言則退，未有命不敢與其事也。向長者所視，恐有見問也，不指不呼，恐生人疑也。此皆事親敬長之道也。三賜不及車馬，謂受君之車馬，但以奉親而已，不敢乘，便是不敢並于親，若不受車馬，則親亦無所乘，何以言並哉？或者謂與親同為卿大夫之時，此亦無嫌，大得君賜而讓之于親，不惟顯親之名，亦以榮親之體，可謂孝矣。一孝既立，百行自從，故隨其所至，各有其稱。州閭鄉黨，親我之行者也。見我尊親，故稱其孝。此公論也。兄弟親戚，親而責我以恩，僚友疎而責我以遜，執友近而責我以輔德，交遊遠而責我以存誠，蓋其平日望我待彼者如此。今見我之尊親，故名知其能慈弟，能仁能信，此私評也。言其待親如此，則待我可知大者如此，則小者可知。故此數善與尊親無與而皆本于孝之所推，所謂錫類之孝如此。

幼子童子二節，雖非事親事長之禮，亦所以預養其誠慈端謹，以盡弟子之道。故他日成之易也。

通舍

四節

此言為客之義，始終一於禮而不苟，首節通舍之禮，二節升堂之禮，三節入戶之禮，四節就席之禮。求其未至而先求之，不踏席足下，不濕他人之席，蓋古者四人共席，須由前以升，已後若不從下，則為僂席矣。僂如躡等之義，言不循序也。樞末趨隅，正是從下角而升，已後為循序也。此四節禮節雖微，見古人正心誠意，動容周旋中禮之意。

大夫士

一節

此言人臣之由君所教有常禮也。關右是關之東，或出或入皆由是，不敢當賓也，不踐闕致格也。

凡與客入

三節

此言賓主相接之禮，交致其敬如此。古者有相交之禮，以脩好，必有相敬之道，以全交。故諸侯之相朝，大夫之相與，莫不皆然。凡與客入一節，是入門之時，而禮度之必謹也。主人入門一節，是就階之時，而式禮之莫愆也。讓登一節，是升階之時，不敢有一息之忘敬也。天子無客禮，五門句乃帶言之耳。讓登三句，承降等言拾級以下，常容皆然。

帷薄之外

二節

此言行坐校受之禮。行而疾曰趨。手張拱曰翔。足並坐曰跪。三者皆所以致敬。然必隨時隨地而異其施。故有以此為敬者。有不以此為敬者。惟薄之外不趨。不必趨也。堂不趨。不能趨也。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堂上地迫。既不趨矣。故足跡相接也。堂下地寬。則足跡疏布而可趨矣。室中尤迫。不惟不趨。亦不可翔也。並坐則人密。不惟不翔也。亦不可橫肱也。並坐是相等者。校受是尊者。

允為長者羹 一節

此言洒掃之禮。初仕時。帚置箕上。而手舉箕敬也。當掃時。以扶拘而退。不使壅及長者。敬也將歛。以箕自向而投之。不以向尊者敬也。古人下學上達。無微不入。如此。

奉席如橋衡 七節

此言席坐之間。弟子賓主各致其敬也。如橋如衡。奉席之禮。何向何止。請席之禮。西上南上。右席之禮。席間函丈。布講說之席之禮。此以上皆敬之在弟子者也。主人正席而容辭之。敬主也。案撤重席而主辭之。敬客也。客坐而主乃坐。敬客也。主不問而客不舉。敬主也。此賓主之交。致其敬者也。方其未坐。則容毋怵。而手握衣。及其既坐。則衣毋撥。是毋嚄。此賓主各存其敬者也。

先生書集 三節

此言事師之常禮。前一節敬師之物也。下二節謹已之儀也。坐必安。承上二句。是不亂席也。執爾類是顏色之正。見其心無他慮也。毋倦言。是言詞之順。見其心有專從也。正爾容。是貌之肅。瞻必恭。是聽之審。勸說是竊人之善為己有。雷同是枉己之直以合人。古昔以時言。先王以人言。則古昔之言而稱先王以証之。正見其不勸說不雷同也。

侍坐於先生 三節

此言侍先生之坐禮。先生專指業師而言。父召句。是因師而及於父。言其敬之同也。

侍坐於所尊敬 五節

此言侍坐尊敬之禮。尊敬無先生長者君子而言。無餘席。近則應對審。以致其親也。同等不起。敬有所專也。

侍坐於君子 三節

此言侍坐君子之禮。君子指有德有位而言。請出是承其志於不言之外。起對是致其敬於有言之時。屏而待是不敢干其所言之辭。

毋側聽 四節

此泛言君子待身之常禮。與上下侍坐諸節。文不相蒙。而意實相承。皆不徇其意之昭安。是人心之

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侍坐於長者 三節

此言侍坐長者之禮長者指年齒而言其禮節已備於侍坐尊敬之中故此但舉發為言首節是初進解屨之儀二節是暫退取屨之儀三節是既退着屨之儀其侍長者如此則侍先生君子可知矣

高坐高立 十九節

此泛言謹微之禮中間起居交際之儀男女飲食之節父子君臣之稱皆人之所易忽者而能謹之則有以彰毅別微而防亂於未萌矣

往來是與之同坐同立參而為三恐干人之私也

不出中間是不從中間行過恐散其行列也

男正位乎外其所當言天地四方之大而相內之事不與焉女正位乎內其所當言酒漿帷薄之微而相外之事不與焉

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有行期不名納吉而後納徵故非受幣不相親納徵而後請期故日月以告君告鬼神召鄰黨僚友皆所以重男女之別而立天地之大義也

禮緣人情而制貧者之貨財老者之筋力強人以太難非情也故不以此為禮君子之責人與在己之自處皆不以此求備

凡進食之禮 二十節

此言飲食之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防之以禮亦所以制其欲而歸於中也

進食是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首節進食之儀敬在主也次四節卑者就食之儀敬在賓也不敢當賓不敢先祭不敢先嘗不敢先飽皆敬也

侍食於長八節是少者就食之儀共食不飽以下皆戒失儀不但少者為然而少者尤所當謹主人親饋設客也故客拜食客親饋敬主也故主與辭侍飲一節是少者就飲之儀受爵必聽於所尊飲酒必後於所尊也

御同之禮餼饌不辭其多副客之禮坐席不辭其偶以主人之敬在長與賓已不敢當其禮也

為天子割瓜 一節

此言公庭瓜食之禮。最上下之辨也。天子之禮判皮四橫斷細葛諸侯半破而不四橫粗葛而不敢精。視天子降殺以兩然其判皮橫斷同也。大夫不中殺視諸侯殺其一矣其判皮半破橫斷同也。士去脫花而橫斷不得判皮半破視大夫殺以兩也。禮不下庶人故直藿之而不橫斷雖瓜食而必嚴其制則僭奢之患可自消矣

父母有疾 二節

上節念親之心重故威儀異於常時下節受患之

心重故席坐異於常時

水滌降 二十二節

此言獻遺之禮賓主謹授受之儀使者習恭肅之

心

遺弓二節上足授之之儀下是受之之儀

允為君使 三節

此言人臣敬君命之禮首節奉命之敬也二節承命之敬也三節請命之敬也歸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出門也命使以朝服則知受命亦朝服也命使雖不下堂然以朝服命之亦極敬矣謹言反則

致敬往則否也非

博聞強識 二節

上節言檢身若不及下節言與人無求備見君子責已重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也識其所明之博而不自多則知日進於明救其所行之善而不自懈則行日進於誠知行並進德業交脩乃所以為君子事物之好於我者謂之欽心之盡於我者謂之忠彼盡彼竭可也而我不責其必盡必竭所以然者何哉盡欲竭忠雖勉應於一時而終必難繼難繼則交絕矣故不盡不竭正以全交也讓則心虛不怠則行實心虛則受善無窮行實則

進善有終教善行亦教其所聞所識之見於行事者也

交字兼朋友君臣言朋友全交故德有資君臣交全故報禮重此自人之望於人者而言若君子自處則又從厚

君子抱孫 一節

此言愛尸敬尸及為尸之禮取其昭穆之同可以作尸也故孫幼則抱之愛也為君尸者大夫士君皆下之為其象乎先祖敬也尸必式二句為尸當如是也

齋者不樂 八節

此言齋喪之禮樂則志散帛則志哀皆非所以致精明之德居喪之禮賢者過之或有毀形滅性者不肖者不及或有不能盡禮者故戒以毀瘠不形二句以防其過又教以不由祔階二句以引其不及沐浴一節優病者也五十一節優老者也禮之權也生與未日二句不忍死其親也知生者帛一節稱物平施也禮之經也帛喪而賻禮也從問不賻則偽矣故君子戒之下文問疾見人二句是以上一句以見意帶言之也賜人一節又是因上文以見意允禮皆然不因喪疾也適墓不祭壙 九節

此言君子謹禮之儀隨在而皆所當慎也戒慎之道在豫養此心於無事之時矜持此心於有事之際然後禮行於吉容貌有以稱其文而人心之同然者自我得之禮行於凶顏色有以稱其質而天理之自然者自我發之內存戒慎之實而後外無失色之慙何愧怍之有

國君撫式 三節

此言禮刑之異用國君撫式四句是下之於上倍致其敬所謂禮也禮為有知而設庶人何所知而豈可制為之禮非全不行禮也有事則假士禮以行之也刑為無知而設大夫既以賢進矣而豈可加之以刑非全不用刑也有罪則以八議定之也刑人不使近君言君常近有德以養心遠有罪以防變也宗廟當下不當式凡有所敬則式不必宗廟也

兵車不式 一節

此言乘車之禮兵車武車一也兵車尚武所以示威而服天下德車尚文所以示順而化天下不式其體也綏雍其威也旌蓋朱雀玄武之屬德車之旌玉輅建太常以祀金輅建太旂以賓象輅建太

史載筆 八節

此言軍旅之禮言者天子將出征必先為壇於國北以盟會諸侯當其盟會而出則備職以從事焉史主紀事者也載筆以書未然之事則有傳矣人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者此也士主藏書者也載言以聞已然之事則有徵矣人君脩先王之法而不敢專者此也然不備不度不可以帥而衆所易見莫如旗物故歷舉其類以示衆使知備也然四方無所指正則以障未必整肅故建五方之旗作三軍之氣使之雖物而思奮也然兵貴萬全師必擇將故一進一退必有其度或左或右必有其局尤必擇人以監領之使統乎左者毋以交於右而在之進退無失度也統乎右者毋以交於左而右之進退無失度也如此則有治法有治人戰之所必勝而為萬全之師矣

前鋒在右作前北東西說此自軍行之向南者故前朱雀若向東則以青龍為前隊方見兵法之奇變非拘於一也前軍後軍等句非招搖乃北斗第七星斗星全列於旗而獨以招搖為名者招搖乃杓柄隨十二月之所建而指之今歌軍士隨戰陣之所向而指之故以名旗此旌又四方之旗所視以為進退者也各司其局蓋上一句

父之譽 一節

此言復仇之禮乃法外之情斷律之經也

四郊多難 一節

此言賤官之貴見人臣之禮當隨分而盡忠也卿大夫謀人之國故國危則任責士有常職以食於上故事聽則任責所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蓋如此

允祭於公 一節

此言士助祭之禮自徹其俎執臣子之敬不敢比於卿大夫煩君使也

卒哭乃諱 七節

此言諱名之禮卒哭以後以神事親故諱其名大夫

夫之所有公諱諸大夫之先君也若已國先君則不特大夫之所諱之而已古人稱父皆可謂君如家人有嚴君是也入境問禁三句是因問諱而併及之

外事以剛日 四節

此言卜筮之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通用之外剛內柔順陰陽之義也用日之遠近不同則告卜筮之詞亦異行內外事者在十日之外則云敬用遠剛日或遠柔日在十日之內則云敬用近剛日或近柔日犬祭行役事皆先遠日示不欲奪其情故可緩也行吉事皆先近日示不宜緩其敬故當速

也用卜筮之禮不同則命著龜之詞亦異卜用龜也則命龜曰為日假爾太龜有常筮用著也則命

筮曰假爾太筮有常曰太尊之詞也曰有常敬

信之詞也不過三戒續也相繫成象也所以不

可實且象者何哉蓋龜以為卜筮以為筮皆神物

也時日之所由繫鬼神之所由寄法令之所由出

者也聖人作卜筮以教民正以使其信時日見時

日且求於卜筮不敢改也敬鬼神見鬼神依倚乎

卜筮所當尊也畏法令見人君且求於卜筮示可

畏也嫌疑決於卜筮則義理明猶與定於卜筮則

意見釋凡此皆卜筮之教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

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而可濟且象式故擬而筮

之吉凶定矣則不可以為此詛日而卜吉凶定矣

則不可不踐此卜筮之所以不可過三和襲也者

節是用卜筮之日二節是告卜筮之詞為日二句是

命著龜之詞不過三二句是用著龜之禮龜為卜

二句是原卜筮所由制先聖王以下五句是言其

所以為教故曰四句是示其所以當遵

卜筮日無天子以下不專指大夫士事無內外不

專指祭甸內外只是十日內外便是不必以今月

下旬二句解連字

龜之為物上員象天下方象地華而儀四象之名

具五行八卦之理聖人以其為介物之靈故用之
為卜墨以畫之犬以灼之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
廣若裂其傍岐細出謂之兆墨太卜掌之視其所
折以視吉占者也筮之為物神靈從之靈龜守之
其測禁之數視一月之期聖人以其為植物之靈
故用之為筮二而分之四而擇之三變而多成十
有八變而卦成太卜掌之視其所動以辨吉凶者
也

君車將駕

二十一節

此言乘車之禮未駕而執策教也已駕而從軫教
也奮衣跪乘上車之教執策分轡授綬引若登車
之敬此皆敬之在僕人者也僕非必皆諸卒古以
御為六藝之一則大夫士亦御者也左右轡避以
啓車之行勇士登車以防變門問下車以敬敬講
渠下車以防險此皆敬之在臣下者也
僕必授綬不論降等平等皆然若降等者則在受
否則不受下節是終直受不受之儀皆謹也
客車不入大門敬也婦人不立乘欲其便也大馬
不上堂因車不入門而言不可以至賤授君所也

曲禮上

手

君子式黃髮一節是人君乘車之禮君命召五節
是人臣為御之禮自御是君使已乘車召之故已
亦自乘進之御即自乘非迎也註讀為迂恐非
介者乃勇士為車右者也但以升車防變下車必
步為禮禮不在拜也祥車當曠左若乘君之乘車
則不敢曠左成式也御婦人當進左手若御國君
則不當進左手故俯也

不乘奇車以正心也不廣狀聲容靜也不要指手
容恭也立視二句曰容端也顧不過後頭容直也
國中以策入國不馳也下宗廟則不止卿位矣式齊
牛則不止黃髮矣大夫士下公門况宗廟乎式路

馬况齊牛乎

乘路馬一節是習乘車之儀按路馬二句是習馳
馬之儀有誅二句是教主以及其物皆禮之所在
也

曲禮下篇

凡奉者當心 四節

此言執器之禮首二句執器之常儀言其稱也至
於公庭則有尊卑之等有不不可以常儀拘者故為
天子執器則上衡其餘以次而降言其分也然分
雖有尊卑之異自其臣下視之皆主也故主之心
皆所自盡也故其敬無不同執輕如不克敬存於

卷之一 曲禮上下

主

中故恭形於外也幣與圭璧皆主器之貴者尚左手以華陽也見手容之恭行不舉足二句恐傾跌也見足容之重立則幣折見立容之德然幣折垂佩雖立容之常而視君倍敬尤致謹之至故賓主相見之時主有微俛而侍佩於身者臣則小俛而垂佩以离身主有小俛而离佩於身者臣則大俛而委佩以至地尊其主而倍其敬禮之常也至於執玉行聘享之禮而文臂異楊護之用亦皆以敬為主所以稱禮之施也

執主幣通上下言之大夫有陪臣士有屬吏皆謂其上為主也若幣析一節以上下文勢觀之當屬

執幣一還要之人臣在公庭立容之常亦當如此行享禮則執璧琮璧加於錦琮加於旂是有藉者也執此玉之時其人則謁蓋享禮情勝於禮故謁而以文為敬行聘禮則執圭璋圭雖以馬璋雖以皮然皮馬不上於堂是無藉者也執此玉之時其人則襲蓋聘禮禮勝於情故襲而以質為敬

國君不名卿老 二節

此言謹名分之禮人君不敢侮於臣妾人臣不敢同於君父上下一於恭敬而已

君使士射 一節

占人不款斥人之短故觀其射而不能可知此蓋

應對之禮詞非狀君也

侍於君子 一節

此言應對之禮仰望而對則免躁警之愆

君子行禮 四節

此言君子不忘君親之禮君子存厚故雖去國而不忍忘君行禮不變故國之俗喪祭審行故國之法厚之道也三世而思義已絕必待興而為鄉大夫然後從新若不興則猶不從厚之至也父沒而不更已名不忍忘親也恭貴而不作父謚不敢卑其親也居喪未葬 六節

此言事親敬君之禮公事私議擅君之權也故戒之

君子將營 三節

此言君子敬先之禮先宗廟敬先也次麻庫備川也次居室不急安逸也此主官室而言下節主器用而言先祭器敬先也次犧賦為其盛牲之具可易成也後養器不急自奉也然則則薦故祭器不設則祭服可知有田則祭故祭服為先則祭器可知則祭器三句皆慢親也故君子戒之君子公卿大夫士皆是也田圭田也去田則無田矣無田則不祭矣

大夫士去國 二節

此言去國之禮不設絕其先人之祀也故携祭器以行不悉棄其宗國之舊也故以古禮自處

大夫士見於國君 七節

此言拜禮有以拜為敬者有以不拜為敬者有以答拜為敬者有以不答拜為敬者大夫士見於國君三節是言聘禮上二節見其君之禮下一節見其臣之禮君勞之而再拜以拜為敬也君迎拜而不敢答拜以不拜為敬也而國之大夫士相見雖有貴賤不敵者然自行禮而言則彼實此主初不可以貴賤較也故欲致其敬則先拜之雖以大夫

卷之十一 禮下 二十四

拜士而不為儀雖以士當大夫之拜而不為儀此皆以拜為敬者也凡非弔喪一節以不答拜為禮者也下三節以答拜為禮者也君拜辱四句樂得賢而致其禮也主人拜辱二句樂先施而致其禮也君雖不答士拜而答他國之士者非已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君也

國君春田 一節

此言田獵之禮春當擊尾恐傷其類故隨分而殺其制所以廣仁也

歲吉 一節

此言恤災之禮君臣交儆所以畏天變悲人窮也

君無故 一節

此言致樂以治心王比德上也鍾磬之屬為縣立號立辨次也琴瑟絲簧以之立廣又次也

士有獻 二節

此言大夫士請獻之禮大夫及國有獻則士亦有獻祝音節可知士及必告則大夫亦必告可知出疆必請無外交也必告必獻不敢專也

國君去其國 一節

此言處變之禮在下者有留上之義在上者有守正之義

君天下 五節

此言天子稱謂之禮王者履大寶之位為臣民之主臣民稱之曰天子言其代天理物為天地之天子也自稱曰予一人言其總天下之大權非臣所得而與也踐祚以臨祭內曰孝王某者言其心之思乎親外曰嗣王某者言其位之主乎神天地宗廟其神皆稷故祝詞稱名巡狩而望祭境內之神曰天王某肅天王王其尊也其書其字也侯國之神猶卑故祝詞從字第三節事死之禮第四節君喪之禮

朝諸侯謂統諸侯之屬其朝貢之禮分職是命之以官授政是委之以事任功是為其事而有功

者從而信任之凡此皆欲權出一人而威福不至
下移故曰予一人諸說皆不必用

天子有后 十節

此言官制之謂與其稱名之禮內焉者理陰道以彰天下之婦順外焉者理陽道以彰天下之男教建天官四節上三節是設官以理天下下二節是成物以養天下天子以天位之尊不可一人治故有天官之建以天官所掌重於他職故有六太之先六太之名有太宰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其所典司則有六者之常典太宰亮天工太宗事鬼神太史掌天文太祝奉宗廟太士察祲祥太卜辨吉

凶其所掌皆天道之常典也天子以經邦之要非一人可圖故有五官之職而五官庶政非一人可辦故又有屬吏之衆其在五官則曰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司士掌邦禮司寇掌邦刑其所典司者則大胥小胥司徒之屬也勳焉司馬之屬也輸人與人司空之屬也太僕弁師司士之屬也鄉士遂士司寇之屬也而其群衆亦莫不各有所司之庶務矣府以藏物為義天子六府則廩人倉人為司土之府山虞林衡為司木之府川衡澤虞為司水之府委人為司草之府工人為司器之府太府內外府為司貨之府其所典司則

有六物之稅故司土藏九谷之稅也司木藏材木之稅也司水掌魚鹽蜃蛤之稅司草掌卉芡蕡薪之稅司金掌丹漆絲紵之稅司貨掌金玉錫石之稅典此六府廣儲蓄以為天下備者也工以治物為義天子六工則陶人瓦人謂之土工築氏冶氏謂之金工玉人器人謂之石工輪人匠人謂之木工函人解人謂之獸工繪畫設色謂之革工其所典制則有六材之用土工以土而埴埴金工以金而鎔鑄石工以石而琢磨木工以木而條斲裁工以皮而攻治革工以色而繪畫制此六材五成器以為天下利者也以上四節皆天子之所制然其

考嚴贊成則又有要太宰總百官者也下在政貢之中太宗以下司士之事也六府司徒之屬也六工司空之屬也皆不必專貢故惟五官貢其職於天子政教禮刑事分掌於五卿者程功積事悉達於宸聰其名則謂之享享之言獻也獻功於君其子奪黜陟皆聽命于大君而不敢專天子藏器於上百官承式於下此其所以無為而治享太平之全盛也

五官之長四節是諸侯自稱及天子稱之與獨者稱之之詞天子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之著者二人加之九命是為五官之長其名曰伯義取於長

而非五等中之伯也其任則職方分主畿外諸侯而非專職一國也天子之吏義取於舉行天子之命令也伯父伯舅天子之尊稱也天子之老老成重望也采地之外曰公言其以無私為德也本國曰君言其出命正衆也橫對天子不嫌於自屈故稱吏上公對諸侯不嫌於自尊故稱老伯父親之如父黨伯舅親之如母黨以其賢而且尊故天子屈已以下之所以取之以恩也九州之長統於天子之老者也按者稱牧牧民之義也叔父叔舅其親同也曰侯謙也曰君禮也蓋諸侯本七命加一命則為公為九州之長各一人王制所謂八州八

伯是也又加一命則為上公為五等之長分主天下王制所謂分天下左右曰二伯是也東夷西戎是天子所選之牧所以分統庶方小侯者也庶方小侯節是各小國之君統於王老者也

天子當依 四節

此言朝會之禮王者之御諸侯恩義兼著故秋則當依南面而立諸侯位於廟門而序入北面以見天子其贊與享皆受於廟其禮則謂之覲取勤王之義且於此時比邦國之功有黜陟之等是乃以君臣之禮明尊尊之義也春則當依南面而立公侯位於內廟而序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受贊於廟

受享於朝其禮則謂之朝取米朝之早且於此時圖天下之事有商確之情是乃以賓主之禮明親親之恩也言朝則宗在其上言覲則遇在其中此天子待臣之禮若諸侯自相待遇有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不諉有衆成禮而退臣職也會有會禮饋相在前俎豆在席燕享無數酬酢有節宜隆也聘以道好則主犇明敬束帛明文私覲享燕賓主交歡以言語相約為信大約制書於宗彙小約制書於冊圖其禮曰誓欲其矢心構好而不渝也泚牲而饗之於神制牲左耳或以珠璣用牲取血盛以玉敦飲血讀書埋牲坎內其禮曰盟欲其鑒

諸神明而不忘也遇會聘是處常地盟是處變

諸侯見天子 四節

此言諸侯稱謂之禮上文二伯九牧各有稱矣至於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皆有諸侯其稱謂之詞各又有攸當也

天子穆穆 一節

此君臣朝會之容天子為天下主貴篤恭而天下平故其容宜幽深和敬諸侯有國貴亮采惠時以屏王室故其容宜莊盛顯明大夫有家貴明習國體以法相守故其容宜脩飾齊一士事人貴文質彬彬威儀不忒故其容宜翔舉舒揚禮不下庶人故

趨走促數而已觀其容貌而佐與德可知矣

天子之妃曰后 四節

此言婦人正名之禮

子於父母 二節

此言大夫稱謂之禮謂子在父母前則自名矣臣於君前可他稱乎故其稱云云

天子不出言 一節

此言書法之嚴懲前所以警後也親者此昵之義為人臣之禮 三節

此言臣子事君父之禮謀過不同者主恩主義分不同也侍藥則同者愛君愛父心則同也

儆人必於其倫 十節

此言評鴈之禮貴賤尊卑各有其倫故此人者各以其勳答問年間富各有所指正以其倫也天子不言富四海為家也諸侯以與地方物言不富聚歛也大夫以有宰食力祭器不假言明有德得田祿以祀也君宰則有采地矣食力則有賦稅矣器服不假則有田祿矣士以車言榮君賜也庶人以畜言明勤牧也

天子祭天地 二十五節

此言祭祀之禮首節分之尊者所及遠分之卑者所及近二節舉廢不正也廢舉慢也雖祀有二義

如旅太山偕也祀爰居諸也天子諸侯牛皆在滌言純則燕肥言肥則不必純大夫索牛不在滌也士羊豕不用牛也降殺之等然也支子不祭經也祭必告于宗子權也祭品必美其祝瑞盡物以盡志也

天子視 六節

此言人臣三朝非禮勿視非禮勿言也天子諸侯大夫士其臣下視之固隨分而有高下之等然皆不得高於面而下於帶也所以然者何哉蓋視者心之神上於面而其氣驕由其心之敬也下於帶者其神恭由於心之憂也視流則容側由其心之

不正也君子鑒此三者所以不得高面下帶勇此五步也此以上皆視之敬也君有命而諱習之思同心以共濟也隨所在而謀議之思專心以承休也微賤者不言敬尊貴也此以上皆言之敬也然視之敬不但於正朝之時雖輟朝亦不可他顧也言之敬不但於承命之時雖無事在朝亦必以禮為言也

在官言官四在宰皆君命所在非已身所在也在官若版圖文書之類預緝之以待興作在府若寶藏貨賄之類預計之以待匪頒在庫若車馬甲兵之類預治之以待徵發在朝若謀謨政要之類預

極之以待施設府以藏貨物庫以貯兵仗故曰異
朝言皆紀綱法度政教節令皆禮也問對俱主一
人謂或問於人或對於人皆不外此也

大享 一節

此言禮之大者不擇時不尚物也

九摯 二節

此言摯禮天子無客禮以禮見神則用鬯取其芬
香條暢如天子之明德惟祭也諸侯見天子及自
相見則以圭取其溫純之德如諸侯之精白一心
以承休德也卿士同寅協恭持庶宇潔敬執羔取
其祥不失類且潔素也大夫宜進退有時上下有

序故執鴈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士宜耿介有
文故執雉取其耿介多文飾也庶人欲其安分守
稼故執鶩象其不飛騰也童子未成人故委齔而
退不敢當賓主也野外軍中隨其所有也婦人以
果殷摯告虔也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也

圭公桓圭桓安也莫安宮室者也侯信圭信仲也
取其尊而不屈伯躬圭躬屈也取其卑而不屈子
穀璧穀養也以養人為義男蒲璧蒲安也以安人
為義

九納女 一節

此言女家答聘之制昏禮問名女家對以吾子有

有命諸備數而擇之此則天子諸侯大夫諸昏而
女家答之者如此非不待命而自致其女也易首
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由禮首主教
而終納女皆人道之大端也故謹之

檀弓上篇

此二篇文法句法自出一家其中多記變禮之由
與權禮之事然其誣聖之言及自相牴牾之語亦
不為不多學者但當信其所可信而闕其疑可也

公儀仲子之喪 二節

此言適子之當重以杜萬世爭奪之端公儀仲子
魯同姓之為卿大夫者其適子早卒則繼嗣當以

適孫禮也仲子乃舍孫而立庶子是溺愛而廢禮
矣故檀弓為過禮之免以吊而譏之且就子服伯
子而請問焉伯子所對乃聖人用禮之權或以德
而不以長或以賢而不以適要之非萬世經常之
禮也惟聖人乃能行之自聖人以下鮮有不啓爭
奪之禍者惜乎檀弓不能再問故子游疑而問諸
孔子孔子立萬世之常經故直據禮以告之曰否
左孫曰否見伯子所言之非也曰左孫見檀弓所
疑之是也不有聖人折衷之論萬世而下孰知立
適之為是乃消患於未萌者乎

事親有隱 一節

此言事親事君事師之禮，節文雖各不同，而始終皆不二其心也。父子主恩，貴善則傷恩，故當有隱而幾諫，不可犯顏而苦口；至于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隨事就養，而聚百順以悅親，則不可拘于一律。親有勤苦勞辱之事，服從以至死，不敢萌一毫自私之念，及其死也，致喪三年，極哀痛迫切之情，乃人子之所當自盡者。君臣主義，不諫則害義，故當犯顏以諫爭，不可隱然而順從；至于或左或右，有一定之職，隨事盡職而守臣節，以自獻，則不可侵越也。賓君有勤苦勞辱之事，亦服從以至死，不敢存一毫自利之心，及其死也，方喪三年，比方于親而不能自己，乃臣子之厚也。師生恩義，無至附以明道也，諫必不見拒，故不必犯，有過則當疑問，故不必隱；至于左右就養，亦如養父之禮，無容委也。服勤至死，亦如服父之勞，無敢怠也。及其死也，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身無衰麻之制，心有哀痛之誠，是則所謂恩義之蕪蓋也。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誠于此三者，各盡其禮，則于人倫厚矣。教化豈有不行而天下豈有不平也哉？犯隱以諫，過言就養，以處常言服勤，以處變言致喪，方喪心喪以送終，言見其自始至終皆不二其心也。

季武子成寢 一節

此言事之不近人情者，不足以為禮，凡一舉而三失焉，其言矯情之非也。

子上之母 一節

此言不服出母之禮，其實孔門無出妻之事，乃記者借聖人之名，以使人之可信耳。猶大舜之完棄浚井，大禹之化熊治水，皆不經之語，不待辯而自知其誣。學者欲泥其詞而信之，則不免于血流漂杵之誤。雖所以明禮而適所，以啓萬世非禮之端矣。聖人過化存神之妙，隨感而通，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一以貫之者也。若三出其妻，何以為聖人之家哉？此章及葬防伯魚母死，章皆誣聖之詞，真漢儒附會之說。習俗所見之陋，斷不足信，刪之可也。

拜而后稽顙 一節

此言喪拜之禮，先拜賓而後稽顙者，敬先于人而哀盡于己，為得禮之序也。故謂之順先稽顙而後拜賓者，哀常在親而敬暫加人，為自盡之道也。故謂之至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致者也。故從其至者，以哀勝敬也。或曰：周末文勝，夫子矯之，註亦曰：與其易也，寧戚。皆非夫子本意。

孔子既得合葬 二節

此言墳墓謹始之禮，而戒人以脩之當慎也。聖人葬親，決無不能謹之於始而致萌訛之事。記者因

美防之謬而遂承訛至此誣亦甚矣

孔子哭子路 一節

此見師弟恩義之至臨子路事不見正傳然因其似而不忍食亦足以見聖人至誠真切之心

朋友之墓 一節

此言以喪兄弟之義喪朋友猶以父喪師也

喪三日而殯 二節

此言孝子事死事亡之禮上節殯葬以事死言附身附棺者盡心治具皆合于禮不使有後日之悔是事死如事生也下節弗忘以事亡言有終身之憂忌日不樂是事亡如事存也三年為極言先王

之制不可過也亡則弗之忘言人子之情不能已也弗忘即終身之憂墳墓堅固無崩圯之患即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終身憂之一事也

孔子少孤 一節

此等誣聖之語誠萬世之罪人誣論詳矣常制有虞氏九棺 一節

此言歷代之喪禮而因及其戎祀之禮也四代之棺以漸而備所以盡人子之情周人喪焉燕用前代之棺所以酌情禮之中三王喪事大飲其所用之時各隨所尚之色以上皆喪禮也戎車與牲亦隨色尚因論喪禮而併及之耳三代所尚之色註

欠當或曰以水德王金德王火德王則歷乎可通穆公之母卒 一節

此言喪禮情雖同而分則異以見不可借差也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故魯之後世借用禮樂而不自知魯中因穆公之問而對之若曰哭注之哀齊斬之情殯葬之食皆人子所得自盡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若夫禭柩之幕衛人以布是諸侯之禮也魯人以絹則借天子之禮矣言魯衛而不言僭否為尊者諱使自省也獨舉結幕為言其他可知也先以人子之情替其哀繼以君臣之大不明其僭魯中其引君以當道者乎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 三節

此析棄平孝子之細微為萬世之定論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春秋責備賢者也人子于親有過則當諫有寃則當言獻公嬖驕姬是過也姬諫中生是寃也中生進不能自明恐傷父心是隨父于過矣人子于親之殺已義不當死則逃之一以全父子之恩一以存宗社之寄知舜之逃瞽父是也中生逃不能違難恐嫌君之誣而卒以死自明是自處于過矣晉中生受命伐戎之時狄突教以亂本既成左不可必孝而安民無自速罪是欲使之逃也中生不念其言以至干死是干親可言

經 89-531

而不言于義可逃而不逃遂陷父于殺子之惡以成晉國之禍此其心雖存孝而于理終非故不曰孝而但可為恭以其順從父事而已謹法敬順事上曰恭今中生順從父事非恭而何再拜稽首意經非訓恭字之意也申生志可哀而行不合中故君子惜之貴備賢者也若晉侯與驪姬則不足貴矣故經直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書殺書世子義例自見與此章互相發明始盡

晉人有朝祥 一節

此言未除喪無謳歌之理喪三年以為極其實三十七月也再期而大祥去禫祭止踰月而喪可除

矣朝祥暮歌是未除喪而歌也故子路笑之夫子以禮教棄廢之時而此人獨行三年之喪猶存祥祭之禮亦在所可恕矣故抑子路之笑即詩人庶見素冠之意然未除喪終非正禮恐學者疑祥之當歌故又俟子路出而正之曰此去可歌之時又豈有多日哉但踰月則無非禮之謂矣此見聖人禮義之中正待人雖恕而議禮則嚴也

魯莊公及宋人 一節

此言謚士之變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大夫以上稱爵士未有諡前篇云死而謚今也此正以言其變禮之事

曾子寢疾 二節

此曾子任道之勇正見其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始死 一節

此言喪禮始終之節由隆以漸至于殺雖古人節哀之道亦足以見其無已之情

邾婁 二節

此記復帛之變禮復死以衣帛死以麻禮也復至于以矢帛至于以槨必其殺人之多非先王仁義之師故志變禮以譏之

南宮縚 一節

此言婦為姑喪壘笄之制不在于文而在于質也

孟獻子禫 一節

此言賢者過人之行除喪之後當作樂當御夕矣而獻子猶不樂不入是餘哀未忘其情視他人為獨厚故曰加人一等

孔子既祥 一節

此言聖賢即吉之異禮欲識有子即吉之太速故先言孔子餘哀之未忘果爾則有若之言行氣象不似孔子且孔子亦當為獻子之罪人矣何也祥祭終二年尚未禫祭是未除喪也魯人朝祥暮歌孔子既已非之矣十日而歌亦在禫祭之內也其去暮歌幾何孟獻子禫祭之外樂尚不作孔子未

禪之先乃成笙歌反獻子之不如何以爲孔子記者難取諸儒之言而不自覺所言之抵牾難以取信後人也

子路有姊 一節

此言賢者過禮之事除喪之後但存餘哀可也。可除而不除則過禮矣。故夫子正之。謂先王所制喪服之禮必限之以一定之制者。以凡知行道之人皆有不忍之心。苟徇其情則服無可除之期矣。故限以中制。欲使賢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此。聖人意也。子路勇于改過故除之。

太公封 一節

此言齊君及葬之禮。葬以始祖居中。以昭穆分左右。禮也。太公雖封于齊而留周爲太師。及其死也。遂葬于周子孫之在齊者。五世親屬未竭不敢忘本。故皆自齊而及葬。于周以從先人之兆。可謂得禮之意矣。故君子善之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蓋天地者萬物所自生。是物之本也。祖考者人之所自生。是人之本也。樂作于郊廟之間以樂神祇。非樂其所自生乎。禮行于郊廟之間以報神祇。非不忘其本乎。樂生及本。仁之所在也。狄死正丘。有尚存樂生及本之仁。而況于人乎。齊之五世及葬。正以太公在周爲齊子孫所自生之地。本原

之所存在也。故反葬于此。以從先人之兆。正所謂生及本。以存者丘之仁。夫安得而不葬之乎。

伯魚之母死 一節

此誣聖之言。當削按。夫子年十九娶宋弁官氏。明年生子伯魚。六十六歲并官氏卒。伯魚已先死矣。夫子何嘗出妻伯魚。何嘗哭母。漢儒不過言爲父後者不當服出母。故借聖門之事。以爲言誣甚矣。舜葬于蒼梧 一節

此言古無合葬之禮。而此禮至周公始備。

大功廢業 一節

此言居喪不作禮樂。戒忘哀也。舉大功則期以上

可知。古人以所習書之斤板常佩之。謂之業。

子張病 一節

此記賢人考終之言。有以見其平生之所養也。

小功不爲位 一節

此言無服而爲位哭之禮。謂小功以上則皆爲位哭。若無服則不必爲位。而亦有爲之者。惟嫂叔因兄弟以篤內親。故可爲位。以哭。若中祥則非禮矣。

古者冠縮縫 一節

此言喪冠之變制。謂古者喪冠直縫。吉冠衡縫。今之喪冠亦從衡縫。是從尚美觀。及同吉冠矣。故曰非古也。此節專重喪冠。註欠明。

曾子謂子思 一節

此見賢人議禮之中曾子篤實純孝終不自覺其過中子思以中庸為學故以中道為對非師弟之相持曾子是欲自盡子思是欲教人故其言不同

小功不稅 一節

此曾子疑禮之言謂小功之當追服蓋以思言也伯高之喪 二節

此見聖人待人之誠權禮之中伯高衛賢人死而束帛乘馬以為賻儀是徒有儀物而無誠實故孔子責之此見待人之誠方伯高來計孔子的其情

以為哭位又教子貢因其來以拜帛容此見權禮之中聖人體義中正于此可見攝字作代字看

子夏喪其子 一節

此記朋友責善之益子夏哭子喪明情也曾子之責子夏義也曾子才魯而學確故其責人詞嚴而義正子夏勇于受責亦可見其篤信聖人矣

夫晝居于內 一節

此言君子居處當合于禮而不當處嫌疑之際也

高子昂 一節

此言賢者居喪之盡哀為人情之所難亦賢者過之之事論語所謂厚有餘是也

哀與其不當 一節

此甚言居喪不可以文而勝情物字猶仁人不過乎物之物謂禮文而無實理則宜無文可也下二句言若喪輕者且敬則重者可知見其不過物也

孔子之衛 一節

此記聖人用財之義從字訓作將字謂一束出涕情之厚也宜有賻物從之以表其情若其情厚而示以物從之則是吝物而薄情我所以惡也故小子行之註費力

孔子在衛 一節

此記聖人之取善以其有程外之情也喪以哀為本禮次之往如蒸反如蕕是哀痛之誠志志在親不知親之神猶在蒸反乎抑隨我而來乎此不死其親之至情故不暇計虞祭之遲遲也既又申言我未能行所以深善其得禮之意欲人以為法也

顏淵之喪 一節

此見聖人惜道統之意故子顏子之喪每每與人不同蓋又出乎喪子無服之外矣

孔子與門人左 一節

此見聖門之教學動靜語默無往非道也

孔子蚤作 二節

此記至誠前知之至聖之誠悟莫若子貢故聞而

知之夫子遂呼而授之然其文勢不類聖人之言或亦後人之附會耳孔子之先宋人微子之後也

孔子之喪門人一節

此見師弟恩義之至篇首所謂心喪三年是也

孔子之喪公西華一節

此盛言孔子之喪僭三王之禮而不知孔子有知必不享其僭况公西華明于禮樂豈肯以非禮事師後人欲侈孔子之美而不自覺其謬耳

子張之喪一節

此以子張與孔子並稱已為不倫况公明儀以殺士禮尊師是為下不倍乎必無之事也

子夏問于孔子二節

此言復仇之禮無罪被殺為仇故有復仇之事若有罪以法誅之則不在此例寢苦不忘喪也枕干不忘兵也不仕弗暇事人也弗與共天下不共戴天也遇諸市朝而猶不反兵則無往而不執兵矣雖在朝亦報之則不論其街君命與否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仇之深如此仕弗共國恥相遇也街君命而使雖遇不問不以私仇妨公事也由其恩之殺故報仇之漸輕從父昆弟則又殺矣故不為魁此與曲禮互相發皆天理人情之至也

孔子之喪一節

此蓋冢上同居之時特加經以異于吉服二出字不同以其自家至冢則謂之出故經以其自家出外亦謂之出故否此文義雖通然上文既曰無服此曰皆經意者居家之人經而在冢之人無服也

吾聞諸夫子一節

此言喪祭以哀敬為主所以矯時人之務文而忘本也禮是禮文凡儀節皆是財字太狹本文俱不可少然與其失本而尚文孰若畧文而崇本

曾子吊于負夏三節

此見子游得禮之是但曾子亦非不知禮者何為

不知反宿之非意者子游之門人歌尊其師故每以曾子相形其實未有此事也

子夏既除喪一節

此言喪禮之中制不可過與不及而借二賢以明之家語詩傳皆稱子夏問于而此易以子張故知為後人臆言不可憑也

司寇惠子二節

此記子游之正禮必使人容而後已也

將軍文子一節

此善衛臣之權禮謂其以非安非吉之服受吊于非喪非無喪之際則是原亡此禮而以義起禮

勅中節卷其于禮不亦庶幾乎

幼名冠字

一節

此言誡法至周而備幼名未成人也冠字敬名貴成人也五十以伯仲尊齒也死諡尊德也殷以前稱謂未備周尚文故其禮詳因論誡法而備言之

子柳之狀

一節

此言子柳之處喪安貧守禮以見魯之多賢也

謀人之軍師

一節

此言委身事人之禮君子之謀人未嘗不忠然或不幸而至于敗危則當引咎致身以死敵人然後于義為正于心始安不然縱使偷生亦無面以見

天下

天下

天下聖人立為此經正所以示後世之為將相者當盡忠善謀于其始無使不濟死事于其終意深遠也或曰亡去也國危未滅故但去位是矣此不足以示訓註以存亡對言深足以垂戒

公叔文子

一節

此記伯玉之知禮文子樂人之丘而欲葬已非所謂義然後取矣伯玉始從行而今請前行示欲其留此以遂其所樂也善也矣

弁人

一節

此言聖人制禮之中弁人泣哭情雖哀而禮難繼故夫子正之以聖人制禮大中以自我可將

後世自人可繼乎前修故喪禮哭踊有節蓋中制

也若其過甚而無中制則在已不足以垂示在人
有難以取法又不足以為禮矣今弁人孺子之泣
所謂過甚而不合中制者也豈可繼乎夫禮二句
泛言哭踊句方言喪禮

扶君

一節

此言侍君疾之禮所以防微而弭變也卜當從僕
從母之夫

一節

此言甥有于從母之家為其大服或有于舅家為
其妻服之禮蓋此二等人原本無服或甥幼孤育
于其家既同爨矣今值其喪情不可已而為義起

之服

如此

或曰

從母之夫

與舅之妻

此相

同爨

為服者甚非

為服者甚非

喪事款其

一節

此言行禮容節貴于得中喪以哀為主不在脩儀
故欲縱縱急而給于趨事也言事以敬為主不可
輕易故欲折折緩而從容中禮也然喪雖急遽而
不可凌節失序言雖緩止而不可怠惰失容故凌
節者謂之騷騷是鄙野之人也怠惰者謂之怠惰
是凡細之人也惟君子則察理之真用禮之中緩
急得宜施為有序蓋猶猶然動中其節而無失禮
之愆矣猶猶善言也

喪具

一節

此言君子親之誠無所不至一二日之可辦者君子耻具示不期親以死也歲制時制之物不可廢者君子不廢示有送終之備也耻具所以存愛日之心有備所以勿使有後日之悔皆孝也

喪服

一節

此言喪服酌恩義之宜皆天理人情之極至也兄弟之子猶子其恩隆也故列而進之為之服期嫂叔雖同居常遠嫌也故推而遠之與之無服姑姊妹雖切骨肉之情然在家則恩厚于我故姪與兄弟同服期出嫁則其夫受我而彼自有相厚之情

其夫已為之服期矣故我但降服大功非我之薄也波有所厚也此三者皆適恩義之中所以為禮

魯子與客主 一節

此言君子教人以禮父無甚哭之禮故魯子正之之死而致死之一節

此言送死備物之義人子送終盡待以死者之禮則亡愛而不仁盡待以生者之禮則自惑而不智惟備物以送之則既不待以死者之禮然物皆不適于用是又不待以生者之禮故謂之明器者以神明之道待其親仁智無盡孝之禮也

有子問於魯子 三節

此見聖人言各有當君子不可以一端盡也死歎

速朽在達者之自見則可在孝子之事親則不可

孝子之心尚欲無使土侵膚然後為快豈有欲其

速朽者乎喪歎速貧在苟祿者之求退則可在君

子之行道則不可君子去國尚欲進其行三宿

出書豈有欲其速貧者乎桓司馬石楮之罪晚非

孝子又非達人故夫子譏之南宮敬叔以富得罪

出奔既得反國猶欲載寶賂人既非為道又非辭

祿故夫子譏之此正所謂言各有所當也制中都

之事教民廣孝也理或有之失司冠之事理之所

無則誣聖人矣史記世家孔子失魯司冠遂適衛

適陳未嘗之楚也况假借先容以求得侯卿黨自

好者不為而謂孔子為是乎附會之謬必不可信

陳莊子死 二節

此記哭外臣之變禮外臣之死計而不哭禮也齊

強魯弱故魯于齊大夫之計畏而哭之禮非緣情

亦非義起畏勢而哭非禮可知矣

仲憲 一節

此言古人送死之禮因時漸備皆人子之情所不

能已初非因其有知無知也夏后氏去衣薪之世

未遠但制明器亦已足矣殷人漸為盡制故益之

以祭器周人修而兼用之尚文也要之夏后之心

即殷周之心胡忍以死而待親乎有知無知之說既無取義而疑之一言反非禮甚矣故曾子識之

公叔木 一節

此記二賢權禮之詞當以大功為正齊衰重矣

子思之母 一節

此事欠通以子思之母而死于衛經不言嫁而註嫁之果何所憑且既嫁矣又為之治喪亦不可曉

子思大賢因無財無時而遂不慎乎禮亦為欠安

縣子瑣 一節

此言古無降服之禮是以思而胖禮也周人貴降賤適降廢是以禮而胖思也降是降殺其親族不

為之服也上下各以其親謂上而五等下而四等皆為之服不以尊貴而降下之下舉滕君上服叔

父下服姪子可見各以其親而不降也滕君周人亦用古禮見情之不能已也

后木曰 一節

此言送終之當慎謂誠信不至必有後日之悔故不可不深長思易治也柩所以藏親故舉重言之

子游問喪具 一節

此言喪親之心人人可以自盡而葬親之儀則不必責備故家之富者可以自備亦不得以美沒禮

家之貧者不能自備情至而物薄人亦不以為非

然則稱貸以求厚葬非情也

司士責 一節

此言若子當據禮以為問答子游不稱禮而稱誌則若禮自已出故縣子譏其專

成子高 二節

此言君子不利人之所利見其能愛人也

子夏問諸 一節

此言人臣為君毋君妻居喪之禮小君義重而思輕故居處言語飲食可以相適

賓客至 一節

此意欠通客至而預期其死何也

國子高曰 一節

此言子高議禮之失聖人丘壘之制樹表之數所以別貴賤等級之度也不壞不樹則非禮矣

孔子之喪 一節

此言孔子之葬有以未遠人之觀禮見聖德感人

昔者夫子 一節

此言夫子墳墓之制力多難成者夫子不從而力

少易就者夫子從之取其儉而得宜也然當時之

封墓雖不異于人而後世之推尊乃與陵寢並美

可以見道德之高厚與天地為終始程波生無益

于時死無聞于後與草木同朽者何足道哉

有薦新 一節

此言古貴賤通行之禮示不收先食以腐孝也

耕獲日出 一節

此以事生進食之時行奠見不死其親也

父母之喪 一節

此言初喪哭不絕聲無時而止欲使父母知己之

哀慕而必發猶猶子之泣呼然而母必至也謹強

天子之棺 三節

此言天子棺槨之制所以厚尊者也

天子之哭 一節

此言天子哭諸侯之禮即所謂敬大臣也

天子之饋 二節

此言禮獨隆于天子見非臣下之敢僭也

魯哀公誄孔子 一節

此記魯君誄聖之詞以見哀慕好德之心孔子德

配天地道冠古今非可以一節一善稱述故不能

盡列其行而但曰耆老然曰天不殒遺莫相予信

則是猶有用之之意而天奪之也魯臣有謚文武

敬康等字者皆取其一番然亦不過稱之曰子孔

子非一番可謚亦非子字可稱故謚曰尼父尼取

其字也父致其尊也以此為謚則其尊崇孔子可

謂至極而無以復加矣惜其尊崇于既死而不賦
信用于生前也悲哉

檀子下篇

君之適長殯 一節

此言君大夫之葬殯車數不同以別尊卑則國體

正以明適庶則家道嚴

季武子 一節

此記矯固之存禮魯黜之廢禮然固為矯時之弊

點為風刺之意君子知點之狂則亦不深罪也

大夫吊 五節

此泛言吊禮意不相屬皆以禮言而非以哀言也

子張先 二節

此二篇往往以曾子之失禮與子游之得禮相照

此段失禮尤甚劉註之辯極是蓋必子游之門人

欲尊師于曾子之上而為此相軋之言又自誣矣

齊穀王姬 一節

此譏魯君之失禮王姬非親姊妹也而為之服大

功是亦過禮蓋畏齊強而為之服亦如哭陳莊子

之意莊公不能復父仇而服遠親失禮甚矣

晉獻公之喪 四節

此記晉文辭國之事見其伯業之所由興亦以見

其心術之謫方獻公之卒也里克殺奚齊與卓子

晉國無君重耳避難在狄戎吾避難在梁梁穆公使弔于狄勸重耳反國又使人弔梁勸夷吾雖恤患之意亦以規二子之人品重耳從舅犯之誅答辭甚恭而守禮甚嚴此其所以起穆公之稱美禮為人後者謝弔客稽顙而後拜以成禮也今重耳未承晉國之末為後也故但稽顙以示哀不敢再拜以成禮稽顙之後哭而起是愛親之無已也起而不與使者私言是無反國之心遠貪位之利也知禮愛親而又遠利三者皆仁人之事故穆公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此見重耳之賢有以服鄰人之心故他日反國而遂成伯業然當聞弔之初入而謀于舅犯出而始對使者是初無愛親遠利之誠而但為假仁之事以求知于人則其心術之譎又可見矣秦穆知重耳之仁而反先納夷吾貪賂不足稱也舅犯所以救重耳辭國者是時晉國方亂半為夷吾半為重耳且重耳之賢尚未彰著二子若爭必有小白子糾之慘故且教之辭國一以結晉人之心一以市秦人之名夷吾不君晉人思得賢主故重耳一歸而晉國遂伯舅犯之力也

喪禮

一節

此言辟踊之節謂孝子之辟踊乃哀戚之至情使無其節則賢者或過而傷生是又非念生我之心

矣故聖人制禮為之節文順其情以漸而變之念父母生我之緒而不敢自傷也

復盡愛

一節

此言復禮而不可不生而猶復是無性非愛故為盡愛之道先稱是明而望其生也既不生矣乃復而猶待是又求諸鬼神望其自出米久也鬼神在幽微待者之正台陰乃求諸幽之義也

非稽顙

一節

此言稽顙之禮拜稽顙皆為至痛而稽顙尤甚故飯用米貝

飯用米貝

一節

此言飯舍之君大夫以上有司舍士以下自舍

明銘旌也

一節

此言銘旌之禮惟愛其親故隨小立旌以錄其名使有所依惟敬其親故錄名盡禮以別其分使不至于僭上以情言下以禮言

旌既封

一節

此言葬後之吊禮封非就墓而弔同哀其入土而不復出然太質慙若同人反哭而弔則因孝子反家而不見親尤為可哀此情文懇備為可從也

放練而祔

一節

此言祔廟之禮祔附主于廟也主在祔猶以生事之祔廟則以鬼事之周卒哭而祔太急也放練而

耐不急于見其親也故孔子善之

孔子謂為明器 三節

此言明器之禮首節言夏用明器之是二節言殷用祭器之非三節言所以常用明器之故

穆公問于子思 一節

此言為舊君及服之禮忠信重祿諫行言聽是進人以禮也。有故而去三有禮焉是退人以禮也。禮重則情重情重則禮可以義起故為之及服禮也輕進若加諸膝深惡若墜諸淵失禮甚矣禮亡則情亡不為冠仇亦以足矣何服之有此整人君當使臣以禮若臣子之自處則又不當如是。

悼公之喪 二節

此見三家之強橫敬子知有禮而故違之耳以不忠不孝自處即可以見其無君之心故曾子教之

晏子可謂 三節

此言晏子之儉而不及乎禮曾子所稱禮以敬為本之意也。有子所貶儉則固之意也。儉已儉親而儉實雖有恭敬之心而文不足以行之故亦不謂之知禮。二節言遣車之正數以見晏子之太簡。三節言晏子是救時及本之意故因無道而耻盈因奢而示以儉然儉其身可也儉其親則失禮矣。

國昭子 二節

此言美禮之係禮謹大喪正名位別男女示民毋相賈也。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亂男女之別失禮甚矣。子張不能救之何哉。

穆伯之喪 三節

此言敬姜之知禮首節以禮自處二節以禮責人三節以禮責人以婦人而有此其賢矣哉。

有子與子游立 五節

此子游因踴踊而言禮由心生有子謂喪禮之踴象孺子之慕乃其情之至者故不可去子游言豈止於踊九禮皆由人情而制先王慮賢者之過故為禮之節以殺其情慮不肖者之不及故為禮之

物使人睹物而思其所以然之故此皆酌情以為禮君子之道也若直情而徑行是我欲耳何足為禮夫人之情善則斯陶心初悅而未暢也陶斯味心暢則擊歌隨之矣味斯猶應聲之節而身極也猶斯舞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善之極者如此

人之情怒則斯惛心初動而氣怒也惛斯戚氣怒則意困之而戚矣戚斯歎意悲而聲應也歎斯辟憤歎不洩遂至撫心也辟斯踊是撫心不已必至踴躍矣然之極者如此是二者皆情也于此不為之品節豈不直情而徑行哉故先王為之階格使舞踊辟踊有一定之數為之制簡使舞踊辟踊不

踰當然之則夫慈哀樂適中情文無僞可傳可
繼禮在于斯矣不靈惟是人死則可惡無能為則
信去之常情然也先王制為絞衾以覆體又設柩
罌以緝棺正欲人之勿惡耳非禮也耶人始死常
有脯醢之奠將葬則有遣奠之物既葬則有虞祔
之食何嘗見死者乎之乎而古人不合也者正欲
人之勿信耳非禮也耶先生制禮深意如此所謂
稱情以立禮也今子刺踊哭之禮而欲去之豈足
以為禮之病哉

吳侵陳

二節

此言陳人詞命之善而救危亡之禍行人儀是陳

臣太宰嚭是吳臣記者錯誤言之也吳師稱侵非
義兵也非義則無名矣吳王暴而好名聞行人殺
厲之言耻其名惡而改悔也故有反地歸子之許
行人再出違言而國賴以不危誠所謂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者矣

類丁

一節

此記賢人居喪之善哀痛有節思慕無已其情實
意儼然可掬可以為法矣

知悼子卒

五節

此見晉臣之知禮晉君之納義當時喪禮不行又
矣故子喪君尚飲食食先平公喪臣盡知作樂之

非哉晉庭之臣忝不知怪而杜黃言之賢于人遠
矣子卯當日尚不作樂大臣之喪大于子卯矣非
以喪為子卯也此章之意重在人君常念大臣之
喪不重改過之意

公叔文子卒

二節

此記文子得諡之由文子之諡在此而夫子以錫
民爵位稱之豈夫子之不取于此乎抑此經出于
後人之手夫子未之聞乎據夫子不然公明賈之
言與升瑕丘之事觀之疑文子未是以當此備班
制三句實兼子產裨諡之衆長文子雖賢恐未及
此故夫子就其薦賢一節而稱之與

石駘仲卒

二節

此言石祁子之知禮喪有疾始沐浴無疾者不沐
浴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有故則不佩玉執親之喪
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志在得位也人謀之野
不與故鬼神亦不聽之石祁子兆所謂神罔攸憑
惟人是依也

陳子車

二節

此言子禽推詞以止亂亦不失乎正矣

傷哉貧也

一節

此言孝在盡心而不在飾物謂內而盡志外而盡
物同君子之所樂然或貧不能如願則雖菽水之

欲亦足以言孝歟形還使亦足以為禮財之有無
取其稱而已奚必拘執

衛獻公出奔 二節

此言柳莊事君之持正衛君厚臣之失禮獻公欲
厚從亡而柳莊止之是一舉而兩得獻公雖尊柳
莊而廢祭事秘祭服納封書於棺是一舉而三失
仲遂卒于垂 一節

此記魯國喪大臣之失禮禮大夫卒當祭不告終
事而聞不經不告者盡事神之誠不經者厚恤下
之哀今仲遂卒而明日猶釋且入無聲之萬舞去
有聲之籥舞是知其非禮而故犯矣故孔子譏之

季康子之母 三節

此記魯臣封柩之僭因人言以見之魯臣僭用諸
侯之禮相安于僭而不自知故因公輸般機封之
請而舉魯之故事以答之且言爾欲以人之母試
其巧則何不以己之母試其巧乎其心獨不病乎
是徒知機封之非僭而不知桓楹之為僭記者因
序事以見意不言譏而譏可知矣

戰于郎 一節

此孔子激忠勵節之意三家怙權廢樂不能以禮
相恭致有于郎之役既又不能奮勇扞敵帥師先
奔致有涉泗之羞罪不容誅矣禹人與汪錡非有

君命之寄而存禦難之心其忠可嘉魯人錄禹人
之忠而欲厚汪童之禮孔子不言魯人之知禮而
以執干戈衛社稷為言稱汪童所以媿三家也使
之雖病四句言雖是役之煩稅之重民有離心亦
是卿大夫不能謀士不能死無以感動其心耳

子路去魯 一節

此見古人以仁孝相勉而相託子路去父母之邦
故顏子贈以頃念墳墓是以孝子勉之也顏子問
子路之志子路答以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是欲望
顏子省視已之先墓蓋以仁人託之也或曰下二
句持身之教古人重別各以善言相贈者恐未熟

工尹商陽 一節

此言追北之仁所以戒人之貪殺也朝燕二句言
其位卑任輕猶所謂以常人遇我故以常人報之

諸侯伐秦 二節

此言諸侯無相襲之禮上節曹請襲而諸侯從之
其失在群侯下節楚請襲而魯君從之其失在楚

滕成公 一節

此言魯臣不以私情廢公禮忌忌日也前註非
哀公使人 三節

此言吊死之當及室黃尚榮君之吊故辟路盡宮
而受之于道然不知吊不及室為非禮也祀梁之

妻據禮對君而不受其路吊所以起齊君之敬重
書稱其能變國俗蓋不止于哭之之哀已也

李子臯 一節

此言哭之不可以買道以其沽名而難繼也

李哭而諱 三節

此言諱禮首節言當諱之時二節言諱之地三
節言諱之宜為敬其名也故諱之為名之有兩
字也故兩字在一處者則諱之如魯改司寇為司
敗宋改司空為司城之類是也若兩字在兩處者
則不必諱如孔子之母名微在孔子言微不言在
言在不言微是也若名止一字則終身諱之若孔

子不言紇是也若臨文則又不諱如周詩邦其永
昌明發不昧是也

軍有憂 二節

此言非喪而哭之禮軍敗則哭宗廟焚則哭變也

孔子過泰山 一節

此言為政以寬為本所以深警苛人也

魯人有周豐 一節

此言感民之道在于至誠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
民信以信在言前不言而自信也夏后氏未施敬
于民而民敬以敬在行前不動而自敬也哀公不
知而欲求施于民故周豐告以掘墓之間君自盡

其哀而已未施哀于民也然而民莫不哀宗廟社
稷之中君自盡其敬而已未施敬于民也然而民
莫不敬此無他民有秉彝可以德化民心至愚可
以感感也故無心于格而人自格之若殷周之誓
會雖有心以感人而人反畔而旋焉以其禮義忠
信誠慤之未至焉耳誠苟不至而欲以誓會固結
之將愈結而愈難矣可見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
之感乎人君可以深長思也殷畔周旋不能盡湯
武之心事若但言雉堞不足憑而去殷周尤難
長不慮君 一節

此防賢者過禮之事厚葬以盡情變形以痛親皆
孝也然喪必稱家之有無不勉為厚葬以致敗家
之慮者何惡家廢則廟不能以獨存是上無以奉
其祖考為不孝矣喪毀必有其節不可滅性而致
亡身之危者何惡以死傷生則無子以送終是下
無以延其宗祀為不孝矣夫此二者心乎為孝而
又不孝是可見禮貴得中不可過也

延陵季子 二節

此言君子隨時處中之道吳季子適齊其奉命出
使與否不可盡知其子同行及而未出齊境其子
死矣故葬于齊地時孔子在齊故往觀之見其坎
深不至于泉得淺深之宜也歛以時服得寒暑之

宜也。廣輪下則僅足以拚坎高絕。至于可隱封制之從儉也。左袒示陽變。右還示陰歸。三還其封而哭。示不忍舍也。骨肉體魄也。魄本屬陰。復歸于土。乃天命之常。縱有繫戀之心。不容不葬之土中。但齊其地。隔坐死。未離情。雖可憫命。亦有定也。故亦曰命。然魂氣屬陽。上通于天。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父子一氣。交相感通。意者父在。則子之魂氣亦隨之而至。是未可知也。此不惟達于造化之理。又能悉乎父子之情。故夫子善之。善其能稱有無而不盡拘于禮適。旅葬之宜。通幽明之故。為隨時處中之君子也。

邾婁考公

三節

此言徐國君臣之僭。容君恐是魯公族仕于徐者。徐君以王禮自處。而以侯禮令邾君。及邾有司有違言。容居乃言事君者不敢忘君。亦不敢遺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河。無一處不用稱王之言。故我今日以王命行之。是不敢忘其君也。昔我祖魯公伯禽亦嘗用王者之禮。以臨附庸。我魯人也。故亦如王者之禮行之。是不敢遺其祖也。此不但明徐之僭而嘆魯之意。亦隱然見于言外矣。

子思之母

一節

此必無之事。即母果嫁。子思亦無廟哭之理。

齊大飢

一節

此言賢人苦節之行。曾子權禮之中。嗟可去則禮重于食。譏可食則禮食均重矣。

邾婁定公

一節

此甚言亂賊之當誅。所以嚴萬世之防也。凡在官。凡在官是俱與其謀者皆死。不令首從也。

昔獻文子

一節

此言古人頌禱之真切。不在文飾之相尚也。死者哭。法人之所誦。頌人者多不敢以是頌而自禱者。亦不肯以是禱。今張老欲文子悲樂宴會皆在于斯。是以善始令終為頌。而文子亦以得全要頌。自

禱。可以知其持盈之有道矣。故君子謂之善美輪。

美矣。乃常談耳。非善也。

仲尼之畜狗

二節

此聖人待物之仁。其待人可知。下節敬君之禮。

季孫之母

二節

此于理不通。劉氏註辨之甚矣。況二子同往。亦不應一人先入。又況君在內。亦無他客同吊之禮。

陽門之介夫死

二節

此言君子之恤民有益于人。國介夫至賤也。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視之。遂不敢伐。知其能恤賤人。則必有禮于士。君子得人心。故不可伐也。孔子

以為雖無晉國天下亦無有當之者甚言其得人
之足恃也惜其不皆子罕

孔子之故人 一節

此言聖人不棄故舊之事孔子若攻原壤之歌則
不但可絕壤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故于此且放
過而杖擊躑躅侯蓋正警之使悟此也親者以情言
故者以義言孔子與壤皆老故曲全舊交若此

趙文子 六節

此言文子知人之明守己之慎文子叔向皆晉賢
臣因觀九原而泛論晉之先臣以為從違叔向舉
陽慶父父子則不與其智以其改蒐易軍燕聚事

于己是并而專權也好剛聚怨華而不實是植而
自立也并植無親卒以自及是不沒其身皆非智
者先見之事也叔向又舉舅犯文子則不與其仁
以其及河授璧以亡脅君要重耳之誓為祿爵之
媒非仁者沒獲之心也然則所願歸者其隨武子
士會乎士會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不避艱險扶危
持顛是利其君矣然在他人或忘其身武子則明
哲保身不及于難非不忘其身乎章上卿之位食
班邑之祿是謀其身矣然在他人或遺其友武子
則舉賢援能患難相須非不遺其友乎夫利君而
全友仁也謀身而不忘智也仁智兼盡武子其可

歸乎文子知人之明如地然其持已也身則謙弱
如不勝衣貌之恭可知矣言則和緩如不出口言
之從可知矣所舉之士七十餘家生不受其利死
不屬其子自處之潔可知矣夫謙遜則不并植潔
則不貪利且知人未嘗不知守己未嘗不仁文
子賢矣哉

成人有其兄 一節

此言賢者孝行之成人子輩之孝素見知于人故
成人聞其為宰而遂為兄服非畏刑也因孝而有
感也成人因感其民而歌之曰云夫然之績必
由于匡之威而蠶之匡則非為蠶之績也不過為

肯而已豈可以蠶之肯而遂實以為蠶之匡哉首
之有冠必資乎綏之飾而綏之綏則非為綏之冠
也不過為喙而已豈可以綏之喙而遂實以為范
之綏哉兄死者必為之服衰而成人之服衰則非
為兄也不過為子輩而已豈可以子輩之故而實
謂之服兄哉此雖戲其民然亦足以規子輩之孝
行足以感動薄俗猶孔子相而無飾焉縱妻之民
揚綰相而有減駟省樂之效記者述此蓋幸之也
樂正子春之母 一節

此言中制之不可過喪禮三日始食粥天下之中
制也子春五日不食雖賢者過人之行然適先

之制而不以實情處喪禮矣喪已之母而猶不用
實情則惡乎用其情哉悔之至也魯子七日不食
子思不以為禮子春亦學魯子者至此始覺其非
又可以見二賢學資之淺深高下

歲早

五節

此言應天以實不以虛文歲早當責已以脩政不
當責人而濟神傷公穰旱欲焚巫廷問臧文仲修
政之言而止是歲飢不為害穆公穰旱欲暴巫巫
縣子不能引修政之言乃教之以喪禮自處是應
天之變徒以虛文而不以實德非禮也

衛人之制

一節

此言制禮之善離之別男女也合之同生死也合
之者于人之情為盡故孔子善魯

禮記輯覽卷之一終

禮記輯覽卷之二

王制篇

睢陽徐養相述

周禮一書聖人經制大倫周衰聖人不作諸侯侵
凌惡王制之害已而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
既而又經秦火王制存焉者寡矣漢儒綴拾遺經
編為是書固亦有功于周禮然其間疑文錯句自
相牴牾者不為不多學者但當取其合義者信之
其不可通者姑因其文而訓之以俟知者

王者之制

七節

此言周室班爵祿之制王者代天理物設官分職
有爵以馭其貴而詔德有祿以馭其富而詔功以
班爵之制言之通乎天下者有公侯伯子男之五
等行于國中者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
士下士之五等公以無私為德侯以侯王為德伯
以長人為德子以養人為德男以安人為德上公
九命章采以九為節侯伯七命章采以七為節子
男五命章采以五為節卿之言向言為人所歸向
此天之言扶言達人而扶佑之也士之言事言其
任事事人也卿即上大夫中命之大國之卿三命
其大夫中命其七一命小國之卿中命其大夫一
命其七不命此上二節皆圻外之爵也其在圻內
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亦班

爵之制當序于此而經缺之以上文既序侯臣故不可再舉王臣也以班祿之制言之圻內天子內方千里以供服用以祿有官于其圻之且示本大末細居重馭輕之意圻外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五十里之外又有或四十或三十或二十其里數之不同不可謂之諸侯也乃不與王朝之聚會附大國以功勞達于天子謂之附庸耳此祿之班于其君者也天子之三公與公侯等故采地視公侯亦以百里天子之卿與伯等故采地亦七十里天子之大夫與子男等故采地亦五十里天子之元士與附庸等故采地亦各不同所以相等者以其入為王朝之卿士出為列國之君長均勞一體故其祿同此祿之班于圻內者如此下三節乃祿之班于圻外者然必自庶人始歟其積少以見多也謂有爵者之食祿固有定數矣若無爵之庶人既以其身從事于官則不得以其力從事于農故亦必班祿以養之然其所司之職有高下則其所食之祿亦有多寡故以農之上下為差波先王之制一大受田百畝田有上下農有勤惰田上而農勤者為上農其所授可食九人其次則以漸而下至食五人是農田一畝之中大約有五等庶人在官者職事之官祿食九人

之食職事之下得食五人之食是庶人之食祿亦有五等高者得食九人即與諸侯之下士相等矣故下文遂接下士言之下士之祿可供九人中士倍之則十八人上士又倍之則三十六人大夫又倍之則七十二人此三等之國所同者也大國之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卿祿則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則二百一十六人君十卿祿則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則一百四十四人君十卿祿則一千四百四十人此三等之國所異者也士大夫之祿三等之國同由其祿薄不可殺也君卿之祿三等之國異地有不同不可不殺也天子之田一節通乎天下者也三公之田以下四節行乎國中者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又言君一位兩節皆以君連臣似于班爵之制欠體統又言卿視侯似兼三公之祿此篇行稱于理為長當從之制農田制字句絕王者之制也農田百畝圻內圻外皆然此獨獨之圻外者此章專言制祿之法未言分田之法故不暇論其井田經界而但舉一大之所獲足以供幾人之數以為庶人在官者食祿之差則此節所云乃班庶人在官之祿之法故註云此言噉人之田蓋庶人祿田也非農夫經界之

田也知其不為農夫而起則圻內圻外圻不論矣
次國之上卿 二節

此二節便見漢儒附會之失上文既言諸侯之上大夫卿是卿即于大夫中命之矣此又有三等卿三等大夫三等士是九等而非五等之爵矣記者因見魯三卿晉六卿卿之外又各有上中下大夫不知其僭而遂謂古有此禮殊不知自王割視之則自相悖戾甚矣其有中士下士一節宜序于後章上士二十七人之下方為合旨此蓋誤出也舊說此二節言三等之國煩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謂大國上卿四命作孤與小國之君敵禮不

在諸卿之列次國上卿與大國中卿皆三命命于天子者也故其位相當次國之中卿與大國之下卿小國之上卿雖亦三命然或命于天子或命于已君名系稍次故其位相當次國之下卿與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中卿皆再命者也故位序相當小國之下卿與次國之上大夫大國之下大夫皆一命者也故位序相當大國之士雖有上中下之不同而同謂之上士次國之士雖有上中下之不同而同謂之中士小國之士亦有上中下之不同而同謂之下士其上士固三分之每介九人每國二十七人夫其次國名中士者小國名下士者

亦三分之每介亦九人每國亦二十七人位固相富數亦相符無尊卑貴賤之懸絕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大夫而上三等之國其位不同者以其命之不同也士而下三等之國其位相當者以其祿之同也故其序如此然考之王制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士之為介亦有定數若如此二節則似手舉國而行政亦難適當缺之可也

九四海之內 三節

此言封建之制其意善矣然禹貢九州有大小廣狹之不同包山併川之異勢安得截然可方朱子謂諸儒作箇算法如此其實不然學者識其意可也九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每州建公侯之國三十伯之國六十子男之國百有二十合之為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地之望者非諸侯可得而有故雖在諸侯境內而不以之同封見天子祭天下山川也其有餘不盡之地或以封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為閒田以祿有功之臣一州如此八州可以例推此其廣封建之制于天下者如此封建是實受其地子孫世世相傳後章所謂外諸侯嗣者是也天子圻內亦方千里中分公侯之國為九伯之國二十有一子男之國六十有三合之為九十三國名山大澤地之望者非臣下可得而擅故雖

在勝國之中而不與之同勝見神之有主也其有
餘不盡之地以為元士視附庸之田又以為間田
以待王之子弟及八伯朝天子之湯沐也此其備
采邑之不予王朝者如此采邑是但食其入而不
世其官後章所謂內諸侯祿者是也以上文述國
之數計之共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附庸尚且不
與可見王者與國之無外大道之為公與天下賢
者共有其地而相維相制之意又隱然寓于其中
此封建之制所以為周家有道之長被以為非聖
人意者非也然象州只千里以二百一十國計之
合得一萬三千二百里以開方之法算之得一千

三百二十里又加以附庸間田及名山大澤不知
千里之地安得布置如此之多誠為難曉

天子百里之內 一節

此言圻內供億之制圻內既勝九十三國則其需
何取然以下文千里之內口句觀之則雖采地亦
未嘗不納賦近而供官款其易給無勞遠而為御
款其難制有備此亦甚有理但與周禮及太宰制
國用不合恐亦如上文言其意如此耳

千里之外設 一節

此言圻外統御之制王者以圻內近而易制圻外
遠而難服故於千里之外象州設一方伯所屬

百一十國也就其中合五國以為屬而擇一人以
作長言其仁是長人而能聯屬之也十國為連而
擇一人以作帥言其智是帥人而能連比之也三
十國為卒而擇一人以作正言其義是正人而應
卒然之變也二百一十國為州擇一人以作伯伯
長也大也諸侯本七命升為方伯則加一命得專
征伐言其仁義智又長於群牧而其權獨大也一
州如此八州可知故其數可例推也八伯外臣分
屬於天子之考二人即二伯是則三公之職九命
之尊也八伯即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
二伯即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是也八伯大於五
等之伯二伯大於八伯之伯二伯以統治於內則
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觀觀之心八伯以分
治乎外則群牧不敢以強弱之勢而有侵凌之志
此所以大小相維內外相制而享久安長治之盛
也與

千里之內句 三節

此言分服設官之制王圻千里之內四面各五百
里謂之甸服甸田也服事也服田事以供上故謂
之甸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鉉三百里納結四百里
納粟五百里納米伯甸內之田者其納貢視外而
常厚食甸內之邑者其朝見視外為常密圻內綜

理為甚詳矣。王圻千里之外五百里為侯服，其中有采有男邦侯邦又五百里為綏服，以摯文散奮武衛。又五百里為要服，有夷有蔡，又五百里為荒服，有蠻有流，采取供采邑之事，流取流放罪人之義。舉其最遠近而中之服事者皆可知。居此地者，納貢辦藩，君此地者，朝見游疏，圻外經畧為有序矣。五服既分，可無設官以分理之故。圻內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天子共理於王朝。圻外設官大國三卿一節，與諸侯共治於藩封。內外有事，大小有職，而疆理之制斯盡矣。大國勢重，故其卿命於天子，以示控制之意。小國勢輕，故君得自命卿，以示優假之意。然卿當即於上大夫中燕之，故卿之下即曰下大夫五人。此處言上士而不言中下士，故知前章其有中士下士一節當入此節之下。

天子使其大夫一節

此言控馭方伯之制。謂方伯雖屬二伯，然或內外遠近，不及相聞，則方伯得以自專。故大夫為三監之官，以監之。臨其國，督察其政也。國三人，又使其更相可否，更相監察也。方伯權重而不敢專，大夫位卑而不敢肆，先王之制善矣。三監是官者，三人是官數。

天子之縣一節

此言世爵世祿之制。圻內之地，以為百官食邑。天子墜賢為輔，但世祿而不世爵。故云祿也。圻外之地，以之封建諸侯。天子報功報德，使之世世相承。故云嗣也。然卿士之有功者，未嘗不為列侯外侯之有德者，未嘗不為卿士。此則自其制地言之，而非以人言也。

制三公一節

此言命服之制。制字句絕，如制農田之制。謂三公本八命而著鷩冕，若因其有功德而加一命，或為五官之長，或為八伯之長，則其命為九命。其爵為上公，得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命數至此已極，冕服至此已盡。八臣之品格以此為限制矣。若自此之外，復有功德，在所當加，不過優其威權，重其祿賞，出於特恩之賜。如周禮所謂予以取其幸者，決無升加命服之理。所以然者，蓋人臣之制止於九命。若過九命，便是天子之服矣。豈可以天子之服加其臣乎？故曰，不過九命。後世加九錫封王爵，皆是過九命而無以制之者也。故後世遂之禍，註欠明，不必從。

次國之君一節

此承上文九命而言。列國君臣命數等差如此。

九官民材 二節

此言先王命德討罪皆至公而無私也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故官人之法必先論其行之大小藝之淺深也論辨然後使之分掌庶事以觀其能也任事然後錫以一命之位以詔其德任官然後與之食公田之入以詔其功詐於遷選而序進之慎之至也朝者士之所集爵人於此與士共賢之也此命德之公也市者衆之所出刑人於此與衆共棄之也此討罪之公也公家不畜一節是大辟以下之刑雖不殺之然不畜不養不與言不故生亦皆與衆棄之也

諸侯之於天子 十二節

此言朝聘巡狩之制諸侯小聘大聘五年一朝所以盡臣節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所以明王制也巡狩之禮祀天祀山川禮神告至也親諸侯親臣也就百年尊老也命太師觀民風也命市察民情也考時月定日使統正於上而天迹明也同律以下使紀正於下而人道定也山川神祇三節罰不職也有功德一節賞有德也二月東巡之禮如此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有異時有異地而政一也告於祖禰用特非時祭其禮簡也天子將出為巡狩也諸侯將出為朝覲也天子無事一節諸

侯朝覲之禮也

此巡狩是漢儒取虞書而敷衍之與周制不甚合命典禮一節謂天道行於上者諸侯因受其正朔矣容有咸侮怠棄於其間者予以考而定之使之各循其度王制頒於下者諸侯因遵其成憲矣容有變革廢弛於其間者予以同而正之使之各歸於紀

天子無事一節謂諸侯來朝天子有事則不得見無事則與之見也考禮等句皆諸侯來朝所述之事謂禮刑皆天子所頒諸侯一德而考正之正所以華天子一德是不敢怠忽猶白一己之德以承

王休非謂諸侯共一也蓋在國時已然至此則述之以觀天子亦正所以尊之耳

天子賜諸侯樂 四節

此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諸侯有德則天子賞之以樂公侯地廣而澤可遠施祝之節始事廣者似之故以將命伯子男地狹而澤不可遠施釐之節終事狹者似之故以將命八命作牧賜弓矢得專征而不得專殺也九命作伯得專殺而征可知也圭瓚天子降神之彝所以盛鬯酒者也諸侯得賜則得自為豈不得賜則求鬯酒於天子而以璋瓚獻之諸侯初受封而天子命之教然後得自為

學小學在宮南之存所以收放心養德性成之於內也故在內大學在郊所以明義理措事業達之於外也故在外天子大學曰辟雍蓋言天子習道藝於其中尊明而教天下以明達雍和而教天下以和諧也諸侯大學曰頤宮蓋言諸侯頤政教於其中使政以正民之行教以化民之性也命之教一節是專主諸侯而亦言辟雍者舉天子以見諸侯言其名之不敢僭也謂天子之大學名辟雍矣而諸侯之大學則謂之頤宮其制半於天子而不取環之以水也

天子將出征 二節

此言王者征伐之制上節討罪而出之禮也下節獲罪而歸之禮也王者奉天討以正有罪故王師之出始終一於禮禘既祭矣而又受命於祖祖專而不敢專故稟命也受成於樂以文事成武備也成乃成算也什奠以訊讖告終之以文也訊是生而當問者讖是死而讖耳者

天子諸侯無事 四節

此言田獵之制首節言田之為義也二節言田之以禮也三節言尊卑之有序也四節言順時以廣仁也歲三田謂每歲四田皆是供此三事也不合圖正是以禮也下緩止車示不田也不火田以上

順秋冬之時也不麇句以下順春夏之時也
冢宰制國用 五節

此言王者經用之制乃天官冢宰之職也冢宰長百官而以之司財用之事者何蓋王家之用多至於費出無經故重之以冢宰以司其出入之權歲秋則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制之之法何如地有大小物之多寡殊矣年有豐耗物之盈縮異矣故用地而酌量之視年而等差之立為通融之法以其所入折四用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足一歲之用矣三年而餘一年則三十年而餘十年又足十歲之用矣此所謂通融之法也然後量今歲之所入為來歲之所出如年豐而三分所入之多則國用可從而舒年凶而三分所入之火則國用亦從而殺此其制之大畧也祭之式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分之一用多如此者禮莫重於祭也喪之式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分之一其用尤多者送死以當大事也豐年用多入之什一而不為奢凶年用入少之什一而不為儉正是量入為出之意無九年之蓄三句是無預備之計也有一年之食二句是有預備之策也必有二字是立法而使之有也以三十之通處常則以耕者之稅入於上慶變則以上之所積濟乎民此所

以雖凶旱而民不飢然後天子當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日舉是禮食以樂是樂侑食也

自此以下歷舉大臣之職見王者經制之大備也

天子七廟 十一節

此言內外祭祀之制蓋春官宗伯之所職也

天子七廟一節言廟制尊卑之等積厚者流澤遠

積薄者流澤近廟以祀先仁之至也隨分而為之

降殺義之盡也春杓一節是言君臣之內祭隨時

而異其名祭天地一節是言君臣之外祭隨分而

盡其禮東泰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山禘

之五穀祭之禮視三公九年九獻第十第十一江

河淮濟謂四清祭之禮視諸侯七年七獻第八

十二有功必祭仁之至也祭亦有等義之盡也天

子植杓三節不重祫祭但以時祭為言植者主之

各享於本廟者也祫者升群廟之主合食於太廟

者也天子時祭順春時而杓植以備物而三祫太

君之禮為獨隆也諸侯時祭因王事而缺其一視

天子而減其一人臣之禮為降殺也於孝享之中

而寓尊王之意亦仁之至義之盡也天子社稷一

節言君臣內外之祭其禮又各有隆殺也天子祭

天下土穀用太牢牛羊豕豕之燕備隆也諸侯祭一

國土谷用少牢惟羊豕殺也有田則祭祭留衣服

具也無田則薦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庶人祭饗

非祭也亦薦也薦必有配順陰陽也牲必有肅養

純也無故不故一節行禮宜豐而自求且薄也差

不喻牲一節厚於事神而薄於奉已也大夫祭羴

一節先於事神而後於自用也隨分隨在而各盡

其禮亦皆仁之至義之盡也

在者公卿 七節

此言王政之目仁以全乎義義以盡乎仁也

司空執度 八節

此言王者居民之制乃冬官司空之職也司空掌

邦土居民故必執度以度地之廣輪鑿其可為

井邑城郭廛舍者而以居民其法何如一則察於

天時因山川沮澤而候其寒燠燥濕之氣使民不

失其節一則察於地勢因長短廣狹而定其遠近

大小之規使地各有其區然後興創邑之事而任

民力以成之任民之力義也程功授食各從其宜則

又未嘗無仁先王居民之盡善也如此民居既定

則儲材備用而王政興教有不容已者故居民材

之法必因天地寒燠燥濕之風而為之備其故何

哉蓋惟廣谷大川之異制是以民生其間者異俗

風氣之使然也所稟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所以

質之有偏也以五味則異和以器械則異制以衣

服則異宜其材用又若是其不同矣聖王豈必捨之使同哉亦惟脩其三綱五典之教以復民之性而已矣若夫儲材備用習俗有所尚者則不易也齊其禮樂刑政之用以正民之行而已矣若夫儲材備用土地有所宜者則不易也此節是言通人之道下四節是來遠人之道第一節是言五方之性之異無氣稟習俗言二節是言其俗習之異由其氣稟之偏三節言其資生之各異正見其不可推移也四節言先王因其異而設官以同之達志通歡二句雖並舉然重在言語一途四官皆以意而會其言者也言達則款通矣來遠人正所以安邇人也首節言司空居民量地遠近而未言其所以制也故此又以居民之法終言之量其地之廣狹以制邑如方里為井四井為邑之類度其地之遠近以居民如一井八家一邑三十二家之類地也邑也民之居也其事雖三而其理則一必有如是之地方可制如是之邑有如是之邑方可居如是之民君一有不相得則必有偏而不舉之弊故此三者欲其相為絳繖相為錯綜互相得宜而後居民之道盡既參相得則自一里以達之萬里天下之地皆井也自一邑以達之萬邑天下之田皆民也自一夫以達之萬夫天下之民皆聚也疆理

之澤孰善於是

山川阻澤只為天時一變量地遠近則無平行之地不專山澤也寒燠燥濕句是一節之綱言居民材必順造化也下皆順之之事廣益一句又提起言惟其形制不同故民異俗異齊惟其異俗異齊故民異和異制異宜三疊說下自至五味器械衣服方着民材備教以下方是儲材之意制邑之邑非都邑之名乃井邑之名

無懷七 一節

此言王政始終之要領不專為司空之所常又不專為司徒之所常故平序此節以見王道入人之深而不覺其進於是乃教養中間自得之妙聖人亦順人之情而為之制焉者也井田畫故無不耕之主每夫受田故無游惰之民民既自食其力則自然食以時用以得而有節矣既自事其業則自然春而耕秋而斂事有時矣食節事時則養生送死無憾民有不妄其居者乎民居既安則民心自安山是樂事勸功不愛其力自食節事時以致之也山是尊君親上能竭其心自樂事勸功以致之也居民之效至於如此然後驅而之善則民之從之也惟矣於是立之家塾黨庠序之學以教民而興其賢能於司徒然後人有成德而王道之成

在是矣此余一節深於一節乃人之良知良能自然隨感而發所以聖人一經制之而自無梗化之民王道之所以易成蓋如此

司徒脩六禮 六節

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乃地官司徒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教民優民皆其所職此鄉學乃其所燕楫者比閭族黨州鄉六鄉也鄉各有學家塾黨庠州序是也大司徒鄉學之政令謂人氣質之性常有所偏脩六禮以節之抑過引不及使歸於中所以節其偏也人倫之德人所同得明七教以齊之講明恩義使有所施所以啓其良也人欲陷溺之謂淫

八政所以禁之以為禮教之輔齊八政以防淫猶防止水之流也下之所成之謂俗俗有不同道德之未倡也故於人所共由與夫人所同得者救出於一俾知皆本於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邪使衆志安定下之所成者咸歸於大同養耆老以敦孝上老老而示民以孝也恤孤獨以逮不足上恤孤而示民以不倍也教民之法如此其帥教者為賢為有德上之國學尊崇其德以示勸也其不帥教者為不肖為惡漸棄於外鄉退其惡以示懲也取上之法如此以簡不肖黜惡之事言之入學年終當考校之期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學不帥教者

以告乃會耆老下卒而行鄉射之禮上功以中為上所以使知心平體正之為德上齒以年為序所以使知長幼尊卑之為禮帥俊士與執禮事所以使知有德之為榮皆所以感之而使改也次年考校不變故對移之又次年考校不變移之如學又次年考校不變移之如初禮如初之習射習鄉與執事也以上賢崇德之事言之三年大比之期司徒命鄉大夫論士之秀者升於司徒名曰選士言其才德可擇而用之也司徒又論其秀者升之國學名曰俊士言其才德大過於人也非於司徒不征

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總名之曰造士造成就也謂不征於鄉者欲使專心於政教道德之習不征於司徒者欲使專心於禮樂詩書之習皆成就其才德故謂之造士也

此鄉學是圻內之鄉學故司徒得以躬親教之若圻外侯國則又有小司徒等官教之一如大司徒之法脩品節之也屬行明講明之也屬知齊者整飭之謂一者不雜不貳之謂耆老鄉中俊仕之卿大夫孤獨鄉中之無告及死事者之父兄子孫也國之俊士不止鄉中帥教之人國學俊士皆至也命鄉一節進之以漸也非司徒一節優之以禮也

樂正崇四術 四節

此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乃大樂正之職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則樂正雖所以司樂而實與掌國學之教故其教國子民俊也以入道之途有四所謂四術也則崇之示人知教時教之業有四所謂四教也則立之示人知守四術四教非二物也乃詩書禮樂先王之所以造士者也崇之立之非強人也正所以順先王之道以作人耳然又未嘗雜施也春秋則教以禮樂冬夏則教以詩書非有所擇也教使之方專業精以成其德也樂正所教

者何人王太子當繼世有天下者王子乃衆子之當分封為諸侯者辟后之太子當繼世為諸侯者群臣之適子當襲父爵者凡民俊選升於國學亦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來就學以虛為序蓋學以明倫以道言而不以分言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也不帥教乃胥子等衆而非民俊也命公卿等入學習禮以賢教之也王自入學習禮以君教之也三日不舉重棄賢者子孫故自貶以自責也此亦簡不肖以紕惡之事國子民俊皆造就於樂正謂之造士大樂正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其人於司馬名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於王

所也上賢崇德之事如此不言司成者師道自尊不與樂正分其業也司成如祭酒樂正如司業

司馬辨論 二節

此言成材命官之制乃大司馬之職也司馬掌兵而以之論官者何蓋司馬掌邦政而知人能官皆政之首務故司馬於樂正所進之士知其才德已備皆賢者也然於所長之中不無各有適用之異於是論而辨之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則材之優劣審矣於是官之或使之典禮或使之典樂而使之有所司也任官則能勝任矣於是爵之或命之為大夫或命之為士而以詔其德焉位定則爵有其等矣於是祿之或食以士祿或食以大夫祿而以詔其功焉夫司馬之爵人如此則服官政者宜若無廢事矣然或意盈志滿而有廢事者則又生奪其爵死奪其禮則人孰不勉自矜持以進於善哉

有養 一節

此因上文司馬之職而及於司徒謂司徒所教之士則命司馬論其官是武之末始不文也然司馬所掌之兵則命司徒教其士是文之末始不武也有養謂慶常而闕武慶變而興師皆師旅之後也古者居則為此間族黨州鄉謂之六鄉司徒掌之

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謂之六師司馬統之當其
征發之時則司徒之卿師或以大旗致衆庶或會
大軍治華繁所謂教之事甲也

九執枝 二節

此言待枝人之禮肱股肱二句所以論其力也不
二事二句所以專其業也不齒士所以平其藝也
仕於家非枝也因不齒而類言之也

司寇正刑 十四節

此言王者明刑弼教之制乃大司寇之職也司寇
詰奸惡刑暴亂故於五刑則正之於八辟則明之
以聽獄訟聽之而罪有當殺未獲殺也必有三刺

之法以示其公有肯綮簡難於聽也有附赦之法
以示其恕然此五刑非一人之私乃上天之理春
生秋殺一至公而無私者也斷刑者體而用之尤
罰履事則亦至公無私而合乎上天之理矣然何
以能使罰履於事而即天倫若此也蓋倫莫大於
君親親貴無乎明恕故聽訟者必原父子之親上
君臣之義以權之蓋人之犯罪有因恩義而誤犯
者有悖恩義而故犯者其輕重之別不可以執一
論也故以此而權之權之何如彼犯罪之由事體
有輕重有似輕而重者有似重而輕者必以意而
論之人情有淺深有似淺而深者有以深而淺者

必以慎而測之正所以別其輕且淺者使不失之
苛重且深者使不失之縱是乃所以權之也夫既
別之則似乎得其情矣然世態無窮人情難盡固
有厚貌強詞而不可以易知者則悉耳目之力以
察之於彼詞色之間亦不勝勞畏威而不能以達
意者則致忠愛之誠而謂之於彼言意之表然幾
有以盡其情使巧慧者無所售其奸惡弱者得以
畢其隱而人之情始盡達矣如其不疑刑之可也
如復有疑可執已見於故與衆共之衆皆稱疑則
可赦之然不遽赦也必察大小之例以成其罪而
後赦之若曰爾罪當刑今姑赦爾使無再犯此正
刑所謂赦從重也疑獄如此若無疑則獄詞成矣掌
文書者以獄成告於正士師聽之如初法也聽而
無異則以獄成告於司寇司寇聽之如初法又無
異矣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慮一人
之見或不周而酌之以衆見也三公聽之無異則
罪在不赦矣王必三宥然後制刑謹之至也古人
行刑之際固如此其甚恤矣然立法制刑之意則
不如是輕且不赦何嚴如之惟其制刑之意嚴是
以君子不可不謹何也刑之為言取其犯者之形
狀猶人之形體也非側乎側之為言形狀具而成
獄猶形體具而成人非成乎其詞一成則刑有所

加而不可變君子懼死者之不可復生斷者之不可復續也一或偏枉即悔之無及故其聽刑必以三刺而即天倫樞親義而赦疑獄不敢不盡其心焉用刑之常法固不敢不盡欽恤之意然亦有常刑之外不待聽而即誅者四焉蓋以其或亂政或疑衆其罪易明故獲即殺之不以聽也此以上皆言刑之於已犯之後者若不禁之於未犯之先則雖日日刑之不勝其誅矣故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無心之過亦必刑之況有心乎夫過失當赦者也而先示之以不赦則人將有畏而不敢輕於犯此立禁之意也圭璧金璋四節禁之事也可禁之事

多矣而獨舉市禁為言者市乃貨之所積人之所歸爭利既多其亂易生也市以禁之固云詳矣然關又市之總會人之出入故又致嚴以譏讖察不赦不法不倫不仁四者之犯也其有獲者則舉其貨罰其人察之於先正所以禁其市之於後也不但察此四者而又禁異服識異言所以防其亂政與疑衆之漸而不使其潛滋以致辟也禁民之制如此其嚴則未然而先既有所戒而知避由是已然之後自將有所畏而不為此先王之所以教化易行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星則刑官大辟謂之五刑以待平賊殺貴實能功

故勤省讖此八者謂之八辟以待尊貴不聽是雖聽斷非不問也有附有赦正所以處之也原父子二句內就有事與情但未可說破事是犯由情是所以然事易見故曰論情難知故曰測悉聰明是察其情之見于外致忠愛是體其情之隱于中皆一節詳於一節也一說疑者赦之不疑者察小大之例以成之雖亦可通但必字無着落凡作刑罰以上問而後殺者也析言破律四誅不問而殺者也開執禁以譏全為上文四者之禁而又垂禁異服異言非以下二句為執禁之實也

太史典禮 一節

此言重禮教之事乃太史之職太史春官宗伯之屬典歷代禮儀之籍以詔於王而正其事故國有禮事則預執簡策記載當行之禮儀與當知之諱惡二者俱奉而進之天子是欲使天子秉禮以經事思孝以事神乃諫之大者故天子齋戒以受其教諸益道君以禮所以成其仁孝誠敬之德與他官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不同則亦安得不敬受其諫取他官言實成而禮獨言受諫禮以道志無會可計也

司會以歲之成 三節

此言實成之禮所以總結上數章之意古之君臣

歲終皆必贊成者一則慮人主侈心之生而素費之無節一則慮用材之吏容奸以肆欺也。

冢宰制國用而司會乃其屬官司徒掌邦教而樂正乃其屬官司空掌邦土而市乃其屬官司寇非司馬之屬官司而司馬受質者諸奸惡刑暴亂與司馬之統大師討不庭相為表裏故亦屬司馬也大樂正大司寇市謂之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謂之三大臣百官又三官之屬官也冢宰統百僚之長不與三大臣同列故獨贊成於天子而受司會之質三大臣從冢宰之後以贊於天子故三官亦從司會之後而先贊成於三大臣至於百官又早不敢達於三大臣故但以其成贊於三官三官達於三大臣乃得至於天子此皆貴賤之序也齋戒受質則不論貴賤以其所敬之同也至此則廢置之典已行正官之事已畢一歲之計要考之已得其當矣然後行養老之禮與蜡祭之禮因時以愛人也成今歲之所入制來歲之所出因時以節用也如是則上不至於妄費下不至於窳財國用其有不足者乎

九養老 二十五節

自此以至終篇皆解解篇首經文之意猶大學十章之傳文皆所以釋聖經也此一段是申養者老

以致孝恤孤獨以遠不足之意有虞氏以燕禮四節是言養老之禮養國老於上庠四節是言養老之地皇而祭四節是言養老之服本因養老而併及於祭帶言之也冠服分配言之也其餘因時優老逐節見意無非休老之政燕以恩勝故一獻即坐其牲用狗牢以禮勝故體薦不食爵盈不飲立而不坐作尊卑為獻食則處恩禮之中故設酒不飲以飯為主周尚文故燕用之養國老四節用前後文有虞氏禮則以燕服則深衣夏后氏禮則以享服則緇衣殷人禮則以食服則緇衣周人禮則燕服用則緇衣素裳謂之玄衣屨以下或恤其力征或優以餼食一皆遠不足之仁政也

道諸男子 四節

此言俗化之美以見王道之成男女有別則夫婦可知長幼有序則兄弟可知朋友不踰則全交可知老者且不提挈則父可知君子且不徒行則君可知于此見王政入人之深故王制以是終之也

方一里者 三節

此申什制農田百畝及天子之田方千里之意

自恒山 三節

此申什千里之內曰甸二句之意王者分服於內也千里而近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遠者朝貢常數

詳於治內也其限制於外也四方各有不盡之地
一則不竭其力以供貢賦二則不勞中國以事外
畧於治外也下二節經文註文不合大約當以意
度而知其畝里之數如此

方千里者 九節

此申什九四海之內九州二節之意

諸侯之下士 三節

此申什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二節之意

次國之卿 一節

此申什一卿命於其君之意

天子之大夫 一節

此亦申什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之意天子大夫
視子男其祿本十卿祿也今視大國之卿則四大

夫祿矣是其殺之者恐地之所出不足以供也其

爵本五命今視次國之君則七命矣是其隆之者

奉揚王命欲以稱其尊也

方伯為朝 二節

此申什內諸侯祿也二句之意湯沐邑止八伯有
之所謂閒田不以須以為公之公邑是也諸侯世
子雖世國而爵不得以擅襲天子之大夫子孫雖
世祿而爵不得以相傳所以然者蓋先王使人必
以其德爵人必以其功故列國君薨子未得賜爵

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諸侯雖世國而不此
極爵也可知矣列國大夫不惟不世爵而亦不世
祿則天子之大夫但世祿而不世爵也可知矣

六禮 二節

此申什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三句之意人之氣
稟之性有昏明強弱之不齊故脩六禮冠以責成
人昏以別男女喪以慎終祭以追遠鄉以養老相
見以尊賢皆所以節其太過不及而使之歸於中
道也人之德本同得而或物欲蔽之故教父子以
親教兄弟以睦教夫婦以別教君臣以義教長幼
以序教朋友以信教賓客以讓皆所以興起其固有
之善而復其初也縱欲敗度謂之淫乃禮教之害
也故齊八政飲食衣服以防口體之淫事為異別
以防習尚之淫度量數制以防財利之淫所以止
邪於未形而禮教為可施也逐節要見教化之意
王制以此終篇可以觀教養之大端矣

月令篇

呂不韋雜集古制以為此篇焉歐陽文忠公記蔡邕王
肅不察遂以為周公所作殊不知太尉蔡邕而此
篇乃有命太尉之文蔡邕建亥而此篇季秋有為
采歲受朔之文分明是不韋蔡括古制以為秦法
而漢儒牽合以入經書然其間雖多謬說而亦有

帝王泰贊裁成之道雖聖人不能易者蓋其去古未遠載籍未厭不常實撥拾聖人之言而非其自得之旨抑宗元非其為醫史之言頗臨乃謂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張子亦謂不無古意未可盡非此月令之折衷也

孟春之月 七節

此言每月之天象與其司令之神物常繫序星辰以著象虞書四仲亦以各宿之昏見於南方者為言蓋聖人占天象以候農時乃其為治之首務故此十二月必首以日月相會之辰與昏旦中星為言而行於天每三十日與月一會每歲與月十二

會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春則朱雀七宿夏則蒼龍七宿秋則玄武七宿冬則白虎七宿各見於南方之中四時之帝所以主令四時之神所以相令四時五行各有養人之具五行動而為五蟲以主蕃育捕而為五音以主調樂變而為十二律以主候氣積而為數以主計會作而為五味以主烹調蒸而為五臭以主馨香以上皆所以養人者也五行靈而為五祀以主居處配而為五臘以主報祭皆所以佑人者也十二月各有榮枯變見之物以驗其氣之盛衰於十二月各有所居之室以順其氣之行其乘車駕馬衣服旂章佩玉飲食器用又各

隨其時之色與其氣之象而為之所以奉若天道也此舉孟春而言則四時十二月可以例推後不再詳寅以首歲行夏時也日星為紀重農事也常與神皆以司令言非以報祭言十二月之候古無常數今曆每月六事以合七十二候鑒也天子居以下與古帝王之制不同雜秦制也

是月也以立春 二節

此言迎春之禮而因舉勸民敬天之政也立春先告重歲首也天子先齋為將祭也君臣皆往敬其事也迎春東郊以候氣也賓公卿一旬養其臣也命相以下恤其民也德是仁愛令是政令德教宣

利故曰布令歌無垂故曰和慶慶以禮也惠惠以物也慶及善人故曰行惠以貧人故曰施遂行歌其無所墜毋有不當歌其無所偏此皆下及兆民之事順發生之意也然齊政授時王政之首務太史掌天文則尤所當知者也故首命之天文之察於璣衡者莫不有相傳之舊典則守之而不虛亦莫不有一定之成法則奉之而不失天與日月星辰皆左行也但其間行止之遲以不能皆一如孟春而營室參尾仲春而奎孤建星之類太史則占候遲以不可差忒天文進退之遲速亦不能皆一如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星辰有一日

周天者數歲周天者太史則推莫度數不可有失然此皆曆家推步之舊法不自作聰明而用之故必循之以為占候之常則天道可一正朔可齊而人知興作之候矣有以王政天時分說者謂歲前季冬天子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今歲之宜矣今當首春故命太史謹而司之此亦有理但六典八法非太史所掌更俟知者

天子乃以元日 一節

此言天子重民敬神之事元日新谷重民事也元辰耕籍君臣咸重其禮為祀也郊天而配以后稷以其有樹藝之功日必用春物成於西也

天氣下降 一節

此言命官勤農之事天氣四句是泰氣既交可耕之時也王命一句是統命群臣宣布農教也命田以下是專命田畯躬親農也田畯司農之官故專責之脩封疆是一事審經術是一事相丘陵至五谷所殖是一事蓋相其所宜以施五種也然此皆須田畯躬親教道使封疆經術如何脩理土地五谷如何辨別田事飭則準直定準直定則農有依據而不惑矣準直猶準繩平直乃法度可循者命樂正入學習舞

此即春夏學干戈之事陽氣發動順時令以習舞

示有事也云將什菜者非

乃脩祀典 三節

此言順時之行脩祀典是總舉而品第之祀山林一句是典中之一事山林埋祭川澤沉祭以其方泰能生百物故命祀之犧牲亦用北恐傷生育也禁伐木仁草木也毋覆巢至毋卵仁鳥獸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不奪農時仁萬民也掩骼埋胔澤及芻豢仁死喪也

不可以稱兵 一節

此承毋聚大衆言謂稱兵不惟妨農且傷天地人之理而又有天殃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孟春行夏令 三節

此言不順時之咎徵逐節著應極為穿鑿春秋不書事應正以使人若無所不謹也若著其應而或不應則反落人主之怠玩矣

仲春說見前

井斗度多井三十二度斗二十六度孤在井南十

六度建在斗北十度故可的指

安萌芽 三節

此言順時仁民愛物祭祀恤刑之事萌芽以指物言幼少以動物言諸私以人言社祭勾龍配以仁稷為春祈也將困國一節雖有罪者亦寬恤之仁

之至也。肆字訓作縱字，不當訓陳尸。

玄鳥生 一節

此言因時物之至而行祈嗣之禮。天子為宗社之主，生靈之寄上而先王之統系下而百世之本支所係至重，故玄鳥之至而祈嗣之禮行焉。

日夜分 五節

此言春分之政令。日夜分，陽生於子，終於午，卯為陽中，節令中氣至此適均，無有餘不足之劑也。雷電啓蟄，感陽氣也。木鐸令民散天威也。同度量齊王政也。因天時之中而取人事之中以應之，奉若天道也。

耕者必舍 一節

此言因時役民之事。古者每夫田百畝，墾闢既畢，春寒尚未布種，故必舍役民以脩閭閻事，小易畢也。軍旅事大，非一時可集，恐妨農故不作。

毋竭川澤 一節

此言漢田之禁，恐傷生意也。

天子乃鮮羔 一節

此言薦冰之禮。古者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以祭玄冥，而後頒之，先薦廟者，亦獻新先神之意也。

上丁 二節

此言國學教禮樂之事。王制樂正春秋教以禮樂。

此其一也。春為陽氣發動之時，而舞也樂也，可以宣暢血脈，流動精神，故此時命官習其聲容之盛，以教國子，日用二下象文明也。什菜先師，敬本原也。君臣親視，導道也。

祀不用騂牲 一節

此言小祀之禮。因事之小者而祀，故牲可無用。稍重者代之以圭璧，稍輕者代之以皮幣，既不廢敬神之禮，又不傷愛物之仁也。

季春說見前

天子乃薦鞠衣 二節

此言祈麥之禮。皆所以為民也。先帝大雩氏也。乘舟薦鮪，示親渙也。舟以習水戰，春冰既泮，時方和煦，故可預習舟事。

生氣方盛 二節

此言順時推恩之事。生氣即陽氣也。以能生育，故曰生氣。以其屬陽，故曰陽氣。勾者二句，發泄之可見者，蓋氣運無形，物生有象也。人君承天意之發，生豈可吝，而閉藏其恩澤哉。故天子順時而頒布，施行其德惠也。德以仁愛存乎心者，言欲其宣布惠以利澤及於物者。言欲其推行有司以下皆天子之德惠也。發倉廩，出粟米，以賜貧窶，振乏絕，開府庫，則出幣帛，以周天下，名士是有才德而未仕。

者聘之使出賢是有才德而已仕者禮之使安勉
字與命字一班註中在內在外字不必從既曰周
天下何以謂之內只命天下皆奉行便是

命司空曰 一節

此言預備水災之事時雨二句言水之將至也循
行以下預備之術也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循行周
視正欲脩利道達開通之也隄防以畜水亦以障
水溝澮以受水亦以洩水道斷則水上之可通往
來者必有障塞總承上三句皆命詞也

命野虞 三節

此言親蚕之事采伐桑柘備養食也鳴鳩二句可
蚕之候也具曲植一句養蚕之器也此君之致其
謹也后妃齋戒助成也桑向躬桑師人助禁婦
女三句勸盡力也稱絲效功勞勸者也其郊廟之
服助仁孝也毋有最惰賜其敬也此皆后妃之致
其謹也共郊廟二句統承上文謂因此而致敬也

命工師 二節

此言乘時制器之事工者器之所由成庠者材之
所自出季春則舊歲之貢已入造作之時可乘故
命工審材備舊法而審善惡然百工雖理其業而
監工則受其方故以二事為戒益悖時則逆物理
過巧則蕩上心故工師謹之

是月之末 一節

此言合祭之事前月習舞習樂矣至此合之則聲
容俱舉盡善盡美故君臣親往視之所以和氣平
情助陽宣化不特與國子共之而已也

乃合累牛 一節

此言宰牧之事牧師之職也

命甸雉 一節

此言送春之禮既雉矣又裂牲以饗禍於四方之
神皆所以除陰氣而終陽氣使得全也

孟夏說見前

以立夏 三節

此言迎氣長養之事迎夏南郊從火方也行實指
內民封侯指外臣慶賜遂行言其行之速也無不
欣說言其行之當而人悅也習合禮樂將飲酎也
桀俊才足以脩政立事者則引而升之賢良德足
以正君善俗者則使之得行其志長大力足以為
干城之備者則選而用之此三者皆必行爵以貴
之出祿以養之必當其位不容濫也

樂長增高 一節

此言順昌大條達之氣樂長二句以植物育土功
以城郭言大衆以兵革言二句皆妨養農也

命野虞 二節

此言夏耘之事由原鄉遂之地外也縣鄙都鄙之內也野廩外官故督農於外司徒內官改督農於內失時失耘時也勉作勉耘事也

斷薄刑 一節

此言恤刑之事天氣始炎恐蒸為疫故於薄刑小罪輕繫皆寬恤之輕者出則重者亦保身如矣

番事畢 一節

此言獻醵之禮后妃一句受內命婦之獻醵也乃牧繭稅三句受外命婦繭也內命婦三宮九嬪也外命婦卿大夫士妻也二者皆以給郊廟之服天子飲酎 一節

此言耕番事畢君臣燕飲也此會畧去勢分情意流通故舉昔習合之禮樂而用之其用禮也不徒為儀文之鋪臣必登拜以成禮君必答拜以禮臣其用樂也不徒為聲音之竭臣歌天保以祝君君歌鹿鳴以悅臣雖燕飲之間而和敬之燕儀明良喜起之風可想見矣

仲夏說見前

命樂師 三節

此言零祀之禮五月陽氣盛云多旱零祀將舉矣故命樂師謹備乎零祀之樂於軒而下十九物皆備乃盛樂也樂備則禮可行矣然祭之舉也必由

早以達尊故先命有司以祭山川百源為其能興雲雨以滋谷也故為民祈之既而天子親行大雩以享上帝吁而求雨也故用盛樂天子既大雩矣又命畿內之邑零祀古先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公實既求之於天地山川又求之於功臣往哲其潤澤生民之心至矣盡矣

日長至 三節

此言順時而內外皆致其謹之事陽終于午日長已極陽極則陰生故為爭辨之際生者成成者復生故先生分焉當此陰陽爭戰陽雖盛而已老陰雖微而方生陰氣得令君子不敢不順以養之然陰主靜者也養之之道亦順其靜焉已矣故君子內而燕處也則齋戒其心持敬其身慎動毋躁聲色毋御滋味毋致者欲必節以定其心氣焉外而蒞官也則靜止其事不施刑焉所以然者何哉蓋以天地之氣順則致祥逆則致災陰道不得其靜則逆氣生夫故君子謹內以定心氣靜以定安陰之成不使侵吾身而生疾也謹外以節刑罰所以定晏陰之成不使侵陽氣而生災也陰氣定則天地順而化育行亦君子從時之至理也陽主動故君子順陽常有為陰主靜故君子順陰默無為上節養身言定字下節用刑言靜字皆以

無為為主者也。心氣又自分內外。定者欲其心平氣和也。要陰一句。總承上二節。觀註言諸事皆不可忽。具草廬云。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是也。

毋用火 二節

此言戒火居處之事。火非火田也。九牧皆然。心屬火。若高明四事皆所以廣其心也。

季夏說見前

命四監 一節

此言養牲之禮。夏易已成時。可歛取以養犧牲。故令民出力以共之。正欲為其祀神以祈福也。

命婦官 一節

此言染采之事。黼黻文章是燕色。必有舊法。故戒以毋差。或黑或青。赤是專色。但欲執良。故示以毋詐。偽絲郊廟之服。是盛服。以對越神明。為旗章是建麾。以指正軍旅。祭服等級。司服所掌。如十二章九章七章之類。旗章等級。司常所掌。如九旒七旒六旒之類。

司木方盛 二節

此言順成養氣之事。上一節所以順養氣之盛於草木也。下一節所以順養氣之盛於大事也。大事之於非一日可集。故有發令而待。使民廢已事以

待上之期會者。待君事則妨農事矣。况此時為水潦盛昌之月。又兼神農耨功之候。舉大事則農荒於備。水舍被穢。事是干造化之施生矣。故有天殃土潤溽暑 一節

此言雞草莠田之事。田疇易耕。土疆難耕者也。中央土 十一節

此言土今以備五行之全。五行播於四時。谷有所屬。土雖寄旺於季月。而未有定佐成名。專氣故於此特揭言之。以其當四季之中。取其合時令。又當夏氣之終。火能生土。取其順生氣也。魚日月之交。會脊旦之中星。因無定位。故無可指也。有得令之

日。有司令之神。故其資用之物。亦不可缺也。其春宮二句。但以春律所配言。非如四時調樂候氣也。孟秋說見前 五節

此言迎秋振武之事。西郊順金方也。軍帥三軍之帥。武人則衆武臣也。賞之於朝。將振武也。命將帥選兵士。厲兵器。簡釋其桀俊。而練習之。是閱武也。于是專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方。而誅暴慢之人。凡若此者。正以明吾好惡之所。在而服彼遠方之人也。將帥是大將。即所賞之軍帥也。桀俊是衆將。即所賞之武人也。有功是大將。有已試之功

者暴慢即不義誅即征之也明好惡好義惡不義也順遠方示之以服義也

命有司脩法制 二節

此言制刑之事上節言立法之義下節言用刑之仁命有司制刑以順天地肅殺之氣也法制者刑律之書則脩明之罔圍以條罪人則繕治之桎梏以拘罪人則具備之姦未餐而藏於內者禁以止之邪已餐而顯於外者慎以罪之其奸邪之大者則搏執之凡以順天地之義也然用刑之中豈無恤刑之仁哉乃又命埋瘞皮膚之傷察血肉之創視筋骨之折密肢體之斷凡以開天地之仁心

也然於既刑之後固有瞻察審視之仁而於方決獄訟之初尤貴有端正平施之意故又申成之以戮有罪嚴斷刑所戮之人必有罪未嘗濫及於無辜所斷之刑必謹重未嘗失之於峻急所以然者蓋以天地之氣始嚴肅陰用事也陰道宜之不可使干勝乎陽故贊化育者仁以濟義不可絕用陰政至使陰氣之肅足為微陽之害也舊讀審斷決為句今更審斷屬上文決獄訟屬下文從鄭註也

農乃祭谷 一節

此言因時收歛之令谷祭則物成者衆矣故命官收歛然歛收歛非備水患不可也故先之以完堤

坊既備水矣非國民居不可也故繼之以脩宮室毋以封諸侯 二節

此言順收歛之意然於古制大義俱未食

仲秋說見前

養耆老 一節

此即秋食耆老之意

乃命司服 一節

此言正服之事服勝於陰者也故於此時命官謹饒以祭服言之山龍華虫火宗彝五者為文繪於衣藻米黼黻為繡刺於裳有常法也小而玄冕之一章大而衮冕之九章有定制也衣上而長裳下

而短有常度也則各飭之使無差二以謂服言之雖無文繡也然制之上下度之長短亦有劑量當循其故也至於冠帶如玄冠朱組纁朱裏絳辟之類亦各飭正使有常法也

乃命有司申嚴 一節

此申言義中之仁謹之至也

乃命罕祝 一節

此言巡牲之事來月將行享嘗大禮故此命官巡牲視金具一也按芻豢豕豕肥瘠二也察物色必比類三也置小大四也視長短五也五者備當是克誠矣上帝其享况群神乎

可以爲城郭 三節

此言農事終始無不具備之意首節略歛藏之備
二節飾歛藏之政所以終今歲之儲也三節初植
麥之令所以始來歲之作也

易關市 一節

此言輕稅法而利國利民之事關市而不重征則
人皆便易是稅法輕矣惟其易也則商賈願藏于
市行旅願出于途是所以來之也惟其來也則商
旅之貨賄皆聚於關市之內是所以納之也如此
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民事豈不便乎是輕稅之
利其下而在民者如此豈惟民哉由近及遠聞此

風者四方則來集矣遠鄉則皆至矣民歸者衆則
貢賦職脩財豈匱乎有財此有用故上不乏而事
遂也是輕稅之利其上而在國者如此諸說以四
方脩賦速鄉脩貢爲言恐未是蓋貢賦自有常數
不因關市之易而後來此關市之所得又在常賦
常貢之外故財不匱也

亢舉大事 一節

此言可舉大事之時而尤不敢違天地之大數也
季秋說見前

中嚴號令 二節

此言歛藏之事上言命百官收歛諸物會合時

今下節專命冢宰會同計儲泰盛冢宰掌治法之
財用會計者也故於此時命之以爲國用之制冢
宰之職也當此農事脩收五穀已賦于上矣爾其
舉五穀之要量地視年以三十年之通制之甸師
掌辨耘王籍冢宰之屬也當此農事脩收籍谷已
登于場矣爾其藏帝籍之收納諸神倉以預泰盛
之供然必外而謹於其事內而一於其心內外各
致身心之力夫然後量入爲出可以足國矣盡志
備物可以事神矣

霜始降 一節

此言息民之事

上丁 一節

有謂將享而習者有謂合族而習者當兼用之

大享帝 一節

此言享帝之禮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當秋成
之時享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所以報天也行嘗
祭於宗廟所以報祖也犧牲告備則幣牒之具腥
爛之需皆于是乎取之而誠敬有所將矣

合諸侯 一節

此言預頒來歲之制以見爲秦制也秦正建亥故
此戌月頒之合諸侯制百縣謂總命諸侯各教百
縣也受朔日是一事言頒正朔以一天道也諸侯

所稅以下是一事言定貢賦以一王政也受者受而藏之祖廟積之百縣也輕重之法是稅法如九一十一之類貢賦之數是貢數如方物土產遠近土地所宜燕貢稅言下必分屬以遠近為度則有以節其力而不勞以仁為度則有以順其利而不費凡此以給郊廟之事重於事神而不可專於奉已也郊廟句單承貢稅一說說

天子乃教 三節

此言秋獮之事季秋獻肅之月故天子因田以講武首節言未獵而先布習武之令二節言獮獵而有司陳設之儀三節言天子方獵之容與既獵之

祭謂兵非聖人之得已而禽荒亦聖人之所戒故因時祭而田獵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其因田而教武也則命之習五戎習用五者之兵也班馬政班六馬之政也七篇咸駕則車馬整矣載旌旄則旗章明備矣授車以級則貴賤有等矣整設屏外則行列有序矣然尊君親上軍法所先故司徒備朴北而以誓之誓畢則天子出軍可行矣故於此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厲飾尚武猛也習五戎班馬政之事皆於此行之則獵充矣然後命主祀祭禽于四方以成禮也

草木黃落 四節

此皆嚴霜之事首節言人之備寒也二節言物之備寒也三節言罰不濫四節言賞不僭

孟冬說見前

以立冬 一節

此言迎氣恆孤之事迎冬北郊順水方也因殺氣之盛感死事之臣故賞其家恆其後也

命太史 一節

此言預明卜筮之事彘龜筮善其器也下二句明其理也兆如玉兆原兆无兆占之以待來歲之卜卦如連山歸藏周易審之以待來歲之筮

是察阿黨 一節

此專為獄吏而言是正省察極有深味

天氣上騰 四節

此言因時閉藏之事首節天時閉藏之候也下三節人事閉藏之政也蓋藏在官者若倉庫之類故命百官謹之積聚在民者資審之類故命有司脩行之坏城郭一節所以防患于內因封疆一節所以防患于外

飭喪紀 一節

此言送終之禮喪事雖人子之自盡然不為之制則賢者或至於太過不肖者或至於不及富者或

過侈貧者或不安分而厚葬皆非禮也故以貴賤之等為厚薄之度而衣裳棺槨墜丘塋之辨從之

命二師 一節

此言考工之事效功而以祭器為言先神後已也舉祭器則諸器在其中矣按度程至為上是一節言既欲其如法而又欲其堅固也物勒工名以下是一節言如法堅固者為誠而淫巧不固者為不當以此為賞罰之等也

大飲烝 二節

此言天子因祭推恩之禮上節因烝祭而燕臣下節因蜡祭而勞民國祚之興祖考庇之臣工相之

冬物既成故舉烝祭而因以大飲乎群臣所以洽其情也國運之長群神佑之庶民保之歲功既畢故舉蜡祭而因以飲勞乎農民所以息其力也曰祈年曰祠祀曰臘為名不同而同為蜡祭之事報今歲以祈來年故合聚群神而索享之也勞農是縱民飲酒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

天子乃命將帥 一節

此言講武以備大閱之事前月因獵習武此月特命講武習為仲冬大閱故預習之安不忘危也講武是講其法習射御二句是因講武而習其事也

乃命水虞 一節

此言水利之稅值取其足以供祭燕賓充庖而不侵削于民與民同利也

仲冬說見前

命祭尹 一節

此言內政之肅祭尹中宮中之政令審門閭三句肅其地也省如市二句肅其人也下則禁之嚴也

乃命大酋 一節

此言酒正之事酒以供祭供賓儲一年之用故歌美其材備其法實官以董之

天子命有司 一節

此因水泉之動而祀水德之神祈而祀之使各順

其性也四海水之宗大川水之會若江淮河濟之類名源水之出若岷山桐栢之類淵澤水之鍾若雲夢孟諸之類井泉水之汲皆有功於民者也

農有不收 一節

此言收藏之事上節罪其不收下節赦其能收

日短至 二節

此言順時謹微之意陰生於午終於子故曰短極陰終則陽生故陰陽爭陽生則萬物之生意復故諸生蕩穢成與夏至同而尤謹者為陽微也扶陽抑陰待其自定則不災矣事欲靜不專指刑言可以罷官 一節

前月收祿此月罷官無順閉藏之令實非王政之體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秋冬

季冬說見前

命有司大難 一節

此言據除之禮犬難旁磔出土牛是三件事

乃畢山川 一節

此言報成之禮歲終徧舉群祀報其功也山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固各理祀矣又畢祀之帝之大臣有贊成四時之功固於迎氣祭之矣又畢祀之天神祇有調燮氣化之功歲無正祭故於此報之天神序於帝臣之下則知非日月星辰之祀也

命漢師 一節

此月水澤腹堅則始漢非也

冰方盛 一節

此言藏冰之事季冬取水不但儲養祭之用亦以止來歲之雹故詩云之之鑒冰周禮凌人納冰於凌室府以節陽氣之盛不使有愆伏之災也

令告民 一節

此言預備東作之事上文終除事此節始陽事也

命樂師 一節

此言合族之事燕族於太寢以盛其禮作上丁所習之文以盛其樂示恩也間年一行示有節也

乃命四監 一節

此言稅薪之事凡以供祀為急也

日竊于次 一節

此天道循環之妙見古人治曆明時之有本也歲之間天運一周故以日則窮於次矣玄枵之次猶去年也以月則窮於紀矣日月玄枵之會猶去年也以星則回於天矣帝妻旦氏猶去年也以數則將毀終除氣盈朔虛十一日一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不滿三百六十五日故云毀終也然雖未終而年月已終來歲之正月又將繼此而交接矣故曰更始也其未終之數乃氣盈虛出五月朔虛儘出六日二項共十一日三年儘出三十三日此所以每三年而置一閏有餘正以祭脫所餘之日也歲必以三百六十五日象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也小盡謂之朔虛每年必有六箇小盡以月望乘之而知其然也閏必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八年而三十九年而七者以三年有三十七箇月望五年有六十二箇月望八年有九十九箇月望中有九年有二百三十五箇月望小盡為六千九百三十三日內除六千七百二十六日為十九年餘下二百零七日所以當儘出七箇月來若三年不置一閏則十一月當起作十二月庚子所謂子之

月入於丑者是巳八年不置三閏則正二三月當
起作四五六六月虞書所謂春之月入於夏者是巳
此作曆之大畧也次字以日之所舍言紀宇以
日月所舍言而宇以昏旦中星及斗之所指者言
事而農民一節

歲止更始則東作可興故當專一農功不可他役
天子乃與公卿一節

此言預計當為之事國典是國之典章如禮教政
刑之類時令是四時當行之令如東作南訛之類
所以若臣預計者蓋以國典雖有常時令雖有序
然未必來歲之無變差故脩飭而論議以待之通

變宜民之意也一說國典是王政時令是天時今
歲季冬君臣預計以待來歲之宜來年孟春乃命
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可見敬天勤民之
意亦通但此時令而彼天文恐不免牽強附合姑
照前說為優

乃命太史 四節

此言歲終賦牲以供來歲之用太史典禮故禮儀
之事命之萬物本乎天地故皇天后土社稷之牲
命異姓諸侯共之入本乎祖故宗廟之牲命同姓
諸侯共之山林名川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有功於
民者使其牲命宰定之百辟卿士庶民歷序其田

以為牲之多寡也天地神祇故其牲取於諸侯山
川神畢故其牲取於卿士諸侯曰次卿士曰展取
之中未嘗無等由此言之可見普天之下率土
之濱無有一人不出其力以供犧牲之賦以祀當
報之神者敬之至也敬神之賦夙備于今年則精
禮所格有不來言求款者乎

會子問篇

此篇會子歷舉凶喪之禮以為問皆卒然之變及
幾似之迹有未可以常禮論者而會子問之正見
其真積力久隨事措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
處夫子據理以答各極乎天理人情之至正見其

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處在他人或不能問或不

能對即此便見道統之傳

君薨而世子生 四節

此言世子生之喪禮上三節是君在殯而子生者
末一節是君已薨而子生者自孔子曰至非舉幣
是告生之禮不待三日也三日一節是告名之禮
不待三月也所以然者未葬之時喪無其主故生
而即告三日而即名急於成其為子以主喪也已
葬一節三日而告于廟從三日士負見君之禮也
三月名于廟從三月父命名之禮也所以然者已
葬則主非於廟是廟有主矣而官總已以聽太宰

是國有撫矣故世子當從常禮以告也以名徧于神明其將繼體而為君也兩節禘告當五者非前節不告宗社後節不告五祀也

諸侯適天子 二節

此言諸侯出行之禮適天子朝君也故其禮詳親奠告于祖禘祀史告社稷五廟山川又祭祖道而出告用牲幣又亦如之是皆以尊諸神不敢無事而出也冕而視朝命國宰五官而後行是明以戒於人不敢無事而居也夫然故出則有為君則有守無敢廢時以失事慢遊以病民者諸侯相見自相朝也故其禮畧親告禘而已祖廟則命祝史告也朝服視朝而已不用冕也告所過山川而已不徧境內山川也凡此後禮不敢並於朝君也至於出而告行及而告至出必命官及必聽朝則又顯明之禮不可缺者故其禮同

並有喪 一節

此言父母同喪之禮葬是遷親漸遠其情漸奪故先母之輕以尊父也莫是朝夕供養其情尚厚故先父之重亦以尊父也下文自啓至莫事是申言莫先輕而後重之事其虞也二句是中莫先重而後輕之事虞即莫也總結上文

宗子雖七十 一節

此言宗子之重以其領族人承祭祀也雖七十歲要上封則前此可知非謂必七十而再娶也

將冠子 二節

此言冠禮連喪之節一節是將行冠禮而聞齊衰大功之喪如將冠至冠禮是將冠未及期則因喪冠而冠者除喪不改冠父後以下是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三者之禮不同

祭如之何 一節

此言小祥練祭無旅酬之禮昭公小祥旅酬則於禮為過孝公大祥而不旅酬則於禮為不及

大功之喪 四節

此言居喪與奠祭之宜否曾子所問四章皆問可與他人之祭與否夫子所答前兩章不答其問意後兩章乃答其問意曾子意斬衰服重喪不可與人執事雖大功稍輕或可與他人饋奠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為所服者奠則知不可為他人奠曾子又疑小功又輕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答以有服之人只可為所服者祭則知不可為他人喪曾子又疑上則朋友奠故問相識喪服與祭孔子言總且不祭已廟何功人有然則士以朋友奠蓋朋友之吉服者耳曾子既知服無輕重皆不可為人奠祭矣遂疑新除服之後或可與饋奠孔子又

言不可嫖於忘哀太速則是始終不可矣然則上兩章所為奠祭者乃是私喪而遇公喪已亦當行服義以斷恩故可為之奠祭也

祭禮

七節

此言昏禮遭喪之節有六首二節言有吉日未親迎而遭父母之喪者三節言親迎在塗而遭父喪之喪者四節親迎未至而遭齊衰大功之喪者五節言舅姑已沒而廟見者六節言未廟見而死者七節言將親迎而壻與女死者其曰壻弗取而後嫁則取之者多矣嫁女之家四句只為嗣親起不舉樂不論父母存沒皆然此節只重廟見便是

喪有二孤

三節

此言喪主廟主之禮所由失喪主禮之宗廟主神主之依喪二孤則禮亂廟二主則神罔顯齊桓公作偽主則誣其祖藏諸廟則二其祖不言非禮而非禮可知矣季康子有君代主則已當哭踊已亦就主則不知有君言過則罪在其中矣

古者師行

五節

此言師行載主之禮載主示有所尊也必遷主乃七廟外之祧主示不敢虛其廟也有大凶喪則虛之以主祭之無人也拾祭虛之以子孫同謁太祖故可虛也遷主非疎也但在七廟之外即有可行

之理况遠祖又尊於七廟之主載之以行義也君天子革命與諸侯受封未及六世七世不滿廟主之數則無遷主矣故主命以行帶玉告命是即祖也反而埋之不敢發也親此則桓公之載偽主為非禮矣

喪慈母

二節

此言國君不服慈母蓋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也大夫妻子為母大功士妻子為母期則皆不敢比諸侯故諸侯於慈母無服唯公之服賢者之遇也諸侯旅見

七節

此言遇變之禮蓋皆因時制宜者也

三年之喪吊乎

一節

此言斬衰無吊禮雖小祥尚不群立旅行况吊乎大夫士有私喪

五節

此言君親並喪之禮首二節言有公喪不得除私喪三節言君既殯則在塗之時尚多故臣可治私夜四節言君既殯則在塗之時以故歸哭而即反送君五節言君親同未殯則最當掩恩故頭親而即反君所恩義之間可謂權之極其精矣

賤不誅貴

一節

此言設法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有爵而君諡之禮也漢魏以降有私諡非古也

君出疆 一節

此言君薨於外之禮已入大飲則喪為有主故以賓禮禮親若但小飲則猶以事生之禮事之

君之喪 二節

此又言君親並喪之禮前章君既故是方啓殯也尚有祖祭之時故得歸哭此言既引則長行矣故不歸哭而遂然奔親喪則曰不俟子奔君喪則曰改服而往此又明恩義之別也

宗子為士 四節

此言重宗之禮皆父子不祭明其宗也之意但大子不祭是常禮此是變禮

祭必有尸乎 三節

此言祭必有尸而無尸者場禮之殺也下二節是申祭場必厭蓋弗成也之事

葬引至於壙 一節

此論葬遇日食之禮

為君使 一節

此言為君使之變禮公館禮隆私館禮殺也

下塲土周 二節

此言喪下塲之變禮周公以義起之也

卿大夫將為尸 二節

此言臣為君尸之變禮而因及故尸為尸之禮也

三年之喪卒哭 二節

此言居親喪而從王事之不可謂在君若使之是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敬孝也在臣若從之是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為孝也故金革之事不可從伯禽當徐戎之難為權宜之行是事之有係於國祚存亡者故可變禮而往征之若人臣非有切身之災而以金革逐利則非禮甚矣故曰吾弗知蓋甚非之也

文王世子篇

文王之為世子 三節

此言聖人盡世子之禮以見其為人倫之至也世

子當君父之在上踐祚之事非所與謀供為子職所當自盡常人問安不過昏定晨省而已文王朝親日三變親之無已也常人視膳不過察寒燠何多寡而已文王又命膳宰養親之豐潔也常人侍疾笑不至矧行容不翔而已文王則色既憂矣行不正履容貌之不安也常人侍疾冠者不櫛食肉不至變味而已武王則不脫冠帶飯同於親寢食之不安也此皆聖人過人之行也過非太過也異於常人乃所以謂之聖人道至聖人而止則武王之於文王亦豈能有所加哉故武王帥而行之不致有加焉所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王季但言

不安節非有疾也故文王之容貌如彼文王則言有疾不止於不安節也故武王之寢食如此所謂易地皆然非有彼此也知其所以憂則知其所以喜皆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所以謂人倫之至也文王謂武王曰 一節

此皆不經之論與後世懺緯之學相雜而出漢儒誤取入經轉誤後人其罪蓋不止於與註本草誤及註六經誤者並論也謂當刪而去之毋再誤人或曰風后傳說亦由夢得精誠所感理或有之但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之言不經為甚必不可信成王初 一節

上言文武事親之禮此言周公事君之禮亦聖人過人之行也嘗考之群書多言周公負成王負成王南面地獨言周公相只一相字開千古之義成王以幼冲在位則未必知人倫之道然既已為君又不可加以世子之法周公于是委曲處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非專為伯禽也正欲使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親感而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耶以長其善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非忍於伯禽也正欲成王有所警悟而知為世子之道所以故其失也然伯禽所行乃文王所行世子之道而為諸侯世子之禮故周公可以教伯禽亦非

備分以犯上也周公事君其聖人過人之行如此九學世子 五節

此言大學後世子及民俊之法專重世子民俊帶言之耳世子有天下國家之任而民俊亦有他日輔相之責故其教不可以不豫四時各有所教所以使之日有常業而無廢事亦以使之志有定向而無分心也干戈武舞設其餐陽蹈厲故從陽羽籥文舞設其安靜收斂故從陰是教有常業也皆于東序是習有常所也東序禹學名禹上接揖讓有文道焉下肇放伐有武道焉故燕文武而教之小樂正四句教武舞也胥鼓南一句教夷樂也教

武舞非不教文也羽籥乃籥師之所教故以學戈燕之舉干戈則羽籥在其中矣故夷樂非不教中國之樂也弦誦別有其師故以南樂屬大司樂南樂則三方之樂在其中矣然春夏不特干戈也春誦以習篇章夏絃以調音節皆太師詔之於瞽瞍秋冬不特羽籥也秋學禮則執禮者詔之於瞽瞍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於上庠瞽宗以祀樂祖者教絃誦及禮于此以禮樂同一道也上庠虞學名教書于此以序書斷自唐虞也然小樂正又不特學干也凡祭禮以報本而明臣子之恩養老乞言之禮以尊高年而明孝弟之教合語之禮以合大

衆而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是皆有關於世教之大者先王以此教世子及士其間威儀容節亦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之中小樂正固教威儀容節矣大樂正則何所教哉千戚之衆樂教也合語乞言禮教也先王以此教世子及士其篇章之數皆大樂正授之於東序之中夫小樂正之詔詔之以事也大樂正之授授之以義也其間豈無義理之淺深才德之優劣者乎是大司成之官論說于東序之中以考其成使深而優者知所勸淺而劣者知所勉庶幾世子學士之業不至於廢而其心亦不至於分教之所以易成也口然哉先王教人必以樂舞為先蓋樂以感通精神舞以動盪血脉化人之速無如樂舞故王制宰國學之教者曰大樂正此篇之教世子及士者亦曰大樂正之屬是即舜命后夔教胄子之意也大樂正大司成是二人王氏吳氏謂為一人者恐非如詳經文聯說二句分明是二人之事不合把一人更名說在一聯於文勢又似不通夫大司成本是國學之長如今之祭酒大樂正則以樂官來兼教官者如今之司業小樂正以下如今之助教學正學錄等官故小樂正教威儀容節大樂正則授篇章大司成則主論說以漸而上其道益尊則其事益簡玩而味之義

當自見

允侍坐於大司成一節

此因上文大司成論說而遂言其師道之尊以見其尊於大樂正也席間函丈取其可問也終則負牆恐妨後問也列事未盡不問不敢參錯皆敬也

允學

三節

此因上文四時之教而遂言其報本之禮上庠東序皆宗莫非教之地也太師樂正大胥小胥等官莫非教之官也既有常業以為教必有司乎其教之師故春夏教于戈絃誦也則太師樂正什莫于所業之先師秋冬教羽籥書禮也則籥師執禮典

書什莫于所業之先師是什莫也四時之教乃常事耳故其行禮宜簡但什莫預先師而已不及先聖也但莫置所祭之物而已不用幣也是什莫之禮其行於四時者如此若諸侯始立學以為教則必莫什于先聖先師其于行禮之時則必用幣以將敬是什莫也立學之始乃大事也故其禮宜隆不惟祭及先師而且及於先聖原其始也不惟莫置祭物而且將之以幣發其儀也是什莫之禮其行於立學者如此知諸侯之立學則知天子之立學亦必然矣然行禮用樂亦各有義不可以絜律也允行什莫之禮必有合樂之事和以將敬常禮

皆然也。若有國故則否。但行什奠而不合樂。從其變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以天子未視學也。惟大合樂之時。君親視學。乃遂養老。蓋視學以明敬也。合樂以象德也。養老以致孝也。視學事重。不可徒行。故其禮樂之盛如此。或有謂凡什奠不尊。指時教及立學言者。凡大合樂不尊。指什奠言者。此意固廣大。但於上二節無損。亦不當在此篇之中矣。此就本章略認為長。

九語于郊者 一節

此選民俊之法。非教世子也。而亦列於此篇者。欲使世子知民俊。雖身如此之難。而已不待選擇。即入成均。當思華賢取友以成其德也。論士郊學必取賢而歛才。其法何如。有道德者則升進之。所謂取賢上也。有政事之才者。則舉薦之。有言語之才者。則顯揚之。所謂歛才次也。又其次者。曲藝之人。賢才未備。卻之以待又語。不與士齒。以示法也。三而一有。乃進其等。以示恩也。謂之郊人。而疎遠之法也。待飲成均而得取爵恩也。思法並行。寸長必錄。蓋充其取賢歛才之心。而下述曲藝之人。其無遺善可知。則人之於世子。孰有不樂告以善者哉。此郊學乃鄉遂等學。司徒論辨其才。而非於國學者。其法如此。當與命鄉論秀士一節參看。若言大

學在郊之郊。則不當有曲藝之人。又不當有成均取爵之事。德進三句是漸進之。非使仕也。

始立學者 一節

此因前章立學什奠之禮隆。故此言其器成什菜之禮殺。始立學者。推先聖先師以為斯道之宗主。其事重。故行什奠以隆其禮。若夫禮樂之器塗興。既完。用幣以告成。什菜以告用。則其事為輕。故其禮宜簡。所以不行什奠之禮也。既不什奠。則不合樂。既不合樂。故不舞。不投。不罍。禮行於神者簡矣。禮賓東序。爵惟一獻。無介。無語。禮行於人者簡矣。此雖非專教世子也。而禮儀曲折之間。有義存焉。使世子而究心潛思。則他日剖析幾微。精義入神之妙。不皆自此而預養乎。

九三王 三節

此言先王教緒以正。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也。言節言養之以正道。二節言輔之以正人。三節言其德成而可為天下君。禮樂泛言。不必拾前章謂先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何以其功用之至大。馬耳樂主和。所以養其易直子諒之心。而脩內也。禮主敬。所以檢其莊敬嚴威之容。而脩外也。然身心雖有內外之殊。而和敬實無二致之理。及其用功之久。樂雖所以脩內也。而和順亦足以充其體。樂未嘗

不交錯於禮矣。禮雖所以脩外也。而敬亦足以制其心。禮未嘗不交錯於樂矣。禮樂既交錯於中。則自然發形於外。動無不敬。用無不和。蓋誠則必形。久則必徵。其機如此。理之自然。是故禮樂之德之成也。純亦不已。悅懌由衷。生意沛然而不可遏。天真自動而不求已。無事於施。能安撫而皆莫非禮樂之順動。故其和平之中。有恭敬之實。德外之未始不根於內也。恭肅之中。有溫潤文雅之氣象。所以必用教世子也。與然道莫大於人倫。而教尤先於師傅。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正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之何如。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身教而示之。其德行端矣。少傅奉世子以親太傅之德行。以言教而審喻之。其義理明矣。以世子之行步言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以世子之居處言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前後左右。固非正人。出入起居莫不有教矣。是以君臣父子之教。喻而慈孝仁敬之德成也。太傅少傅固各有職矣。師之與保。其職伊何師也。者教之以人倫之事。而喻諸慈孝仁敬之德在外而示之知者也。保也者教之以慎人倫之間而歸諸慈孝仁敬之道。在內而示之行者也。教之法固如此。其甚密。然使一有不正之人。幹乎其

間。則正人遠而教道弛矣。故古之帝王擇人教子。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全其人。惟擇其稱職者而用之。此言何謂。蓋言建官惟賢。但取其德行之優者使之。不然。豈缺其員。毋使充佐此固慎之之意也。夫教以正道而禮樂交脩。輔以正人而人倫咸備。則世子之德有成。可以謂之君子矣。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以其有德也。德成於已。則極處於人。所謂道立而可為民表者。在是。教有可尊之理矣。教尊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所謂左右百官。罔不承式者。在是。亦有可正之理矣。官正則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所謂四方風動。從教以治者。在是。國有可治之理矣。理之相關如此。今世子之德有成。則人君之體已具。而人君之用已全。今日雖未至。為君而他日為君之道。固舉此而措之耳。故曰。君之謂也。知世子之為君。皆係於所養。則知先王之教以正道輔以正人。其意固深遠也。而弘徒執禮樂以下。皆是泛言其功用之大。且不必著世子身上。脩內脩外。是用功處。交錯二句。是用功之久。有合一之妙。其成也。懌二句。是久而有成。其驗如此。懌字從交錯於中。未嘗教溫文從發形於外。未有以恭而溫敬而文。講者恐太繁。且於註不合。父子君臣四字。雖平。然重臣子一毫為缺。慎

其身是慎世子之身四輔三公即師保總丞中興之君子曰德謂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言其德也此說最輕快教導以下皆是言其理如此非實有此事也他日為君便可以此見之於事矣講作已成之效者非

仲尼曰

一節

此申言周公教成王之意言周公攝政則教成王之責周公不可辭矣伯禽非世子而抗以教世子之法則其事又若迂矣然其心則非為善伯禽也為善成王也則亦何迂之有古人殺身以益君尚且為之况迂身未至于殺身善君不止於益君是宜

周公優為之也又復何迂之嫌

是故知為人子

一節

上文止言周公之善成王未言其所以善也此則言其善之事而因論人君養儲之當謹也謂周公之所以教成王者何事以治人之道本於吾身必先有諸已而後可求諸人知為子以事父矣然後可以為父教子之孝焉知為臣以事君矣然後可以為君教臣之忠焉知為幼以事人矣然後可以長人而使之敬焉道必本於自盡而職先效於所尊世子常禮固如是也成王雖幼然既已踐祚為君矣武王既沒則又無為子之虞矣臣子之禮既

無所責于此而不委曲處之則君父之道終無望矣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處欲令成王知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幼之事長其道當如是而父之慈子君之禮臣長之字幼之道亦由是而可得矣此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也夫周公之於成王非有君父之責尚委曲以善君若此况身任君父之責者可不慎所以養之乎君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君親兼備則其為教之責非他人比是必盡父之親道以恩而涵育之盡君之尊道以義而董正之則世子之德有成知為臣子而后可為君父他日為君必能保有天下之大父母乎天下君臨乎四海而天下之民亦將戴之為元后親之如父母不然則不克負荷大統則養之豈可不慎乎是必備其道以教國祚之基至其成以豫元良之本人倫禮樂蓋皆在斯不容緩者矣知為人子三句是泛言常理君於世子以下開說不專主成王親則父二句是言其責之重有父之親二句是言其教當自盡有字重看無天下句要見世子能君父乎天下而天下亦尊親乎世子方有意味養字諸說不指人倫禮樂謂盡父道君道以養之要之君父之道亦不外此

行一物

一節

此因上文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三句之義故舉蓋學之一事以明之正所以盡此道也行一物而三善兼得唯世子為然若他人則傳父子之倫者或不能兼乎君臣有事人之職者或未必皆使人故唯世子蓋學之一事而可兼得乎三善夫世子天下之至尊也居天下尊而與同學者蓋天下之至難也處其所難而足以成諭乎國人天下之至理也所以然者蓋世子雖他日為天下君然自今日言之君父方存之日豈可輒以君道自處哉故君父在上則已但為臣子而已執臣子之禮以自處正所以盡其尊君親親之心其理當如是也故大學之盡教之以為子為臣為幼之道焉知所以為子為臣為幼則知所以為父為君為長世子由此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則人倫明于上矣人倫明于上小民親於下必然之理也國焉得而不治哉世子他日之治國皆自今日之蓋學而得之然則先王之豫教豈非端天下之大本哉語曰樂正司業四句上二句正此世子蓋學之謂也下二句正此世子道得而國治之謂也將君我三句是三善之實父在以下是中言其義君子二句且不着蓋學言只泛論其理如此學之為父子三句方是蓋學道得國治又是後日為君之效謂盡

得此道方可他日為君不可以衆知父子之道三句為國治衆知三句只三善便是了如何又談得國治况世子未為君亦就國治不得庶子之正 十七節

此言庶子正公族之事皆諸侯之禮不言天子者天子有絕宗之道族不得以其戚戚之況其太子已為天子則其衆子即為諸侯公族雖衆皆諸侯之族也故禮自諸侯而起公族等衆亦於太學教之教有成材亦隨其器而官使之其無官者亦各處之使無失所凡此皆須有官以掌之故庶子之官為政公族以專主其事首一節為政之綱領也次十三節為政之條目也末三節覆解上文之義也中間庶子治之一節當序於臣有貴者以庶之下庶子之官治二句當序於不尊其類之下庶子之意通暢無碍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所教伊何教之孝弟以為上治諸父之事教之睦友以為旁治昆弟之事教之子愛以為下治諸子之事族人雖衆不過諸父諸子昆弟昆季之間盡之矣以此道而明父子之義則昭穆之倫不紊以此道而明長幼之序則先後之等有差以人道之大端明人生之大倫庶子之政大率如此其事何如自朝禮而言之內朝皆同姓之所任也其五則面向東而

此上貴在所畧而但以齒言昭與昭穆與穆與穆與
子之官治之雖有三命之貴不得踰於無爵之父
兄所以篤親親之仁外朝與異姓之臣雜列其五
則卿西而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東面北上齒在
所畧而但以貴言司士之官治之雖有父兄之貴
不得踰於尊貴之大臣所以隆貴貴之義也自祭
禮言之宗廟之中異姓得與祭也故公族之立如
外朝之位異姓亦得執事也故宗人之官授公族
及異姓之執事其序位也既如外朝則但以爵而
不敢踰其授事也欲隨所長故各以官而不相侵
此宗人之所掌者也若公族之為士者與祭於諸
侯之廟升堂而食尸之餘有登餼之禮洗爵入以
獻尸有登獻之禮獻劍南之奠爵有登受爵之禮
行此三者皆以士適子之長者為之蓋嗣長與祖
為正體七賤不嫌於敵君此亦宗人之所掌者也
以喪禮言之公之喪及公族之喪皆庶子正其位
次使服麤者居前精者居後雖有庶長之父兄尊
於主人亦必次主人之下二者皆所以使之得盡
其情也以燕禮言之公與族燕則庶子使異姓一
人為賓示不以賓禮外其族也膳宰一人為主示
不與君抗禮也公與父兄燕示親親之具也扶食
世降一等於恩之中而又有親踈之辨也以軍禮

言之庶子從公在軍則守衛齊車行主明以治人故
幽以奉神也以朝覲會同之禮言之公有出疆之
政則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守之之人何
如公族之為適子者則以之守太廟其支庶之為
伯父叔父者則以之守祔廟及路寢其為諸子諸
孫者則以之守親廟及燕寢此皆所謂無事守公
宮者也以冠昏凶喪之禮言之五廟之孫祖廟未
毀是親尚未盡也此孫雖為庶人然冠昏必告于
君也必赴於君練小祥大祥亦告于君皆庶子
重其禮族之相為也凡世宜吊而不吊五世宜免
而不免則庶子罰之至於昭賵承食各有正禮則
庶子治之皆所以待世數之遠猶繼之以恩也以
刑禮言之庶子于公族有死罪亦懸於甸人有
刑罪亦纖刺于甸人但不以言刑加之方其殺之
成也有司以罪狀聞公屢命殺而有司屢不從在
君為親親之仁在臣為守法之義也及其既殺公
又素服不舉變禮居外賻贈之類仍依其倫雖不
為服而猶親哭皆所以明其不得已也以上諸禮
待公族可謂曲盡其道矣然禮必有義非泛然為
之也故又從而履解之公族朝于內朝以其同姓
之親故進之于內也雖有貴者以齒以其昭穆之
序不可紊亂也外朝以官以異姓之臣雜列當盡

尊賢之體也宗廟之中亦以爵為位位生於德故崇之也宗人授事亦各以官任官惟賢故尊之也獻親受爵必以上嗣以其繼祖故尊之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家親之情不可奪也公與族燕以齒諸父以明孝庶諸兄以明弟也族食世降一等世漸遠則食漸疎親有殺也戰則守於公宮蓋惟有非常之變或有損失故曰孝愛之深正室守太廟以正室乃卿大夫士之適子為族人之所宗有君道為眾支庶又正室之所屬有臣道焉其輕重之分自有較量故以守至重之廟所以重適室而示人以君臣之道也諸父諸兄守貴室諸子弟守下室是子弟讓於父兄也冠昏必告死必赴以親未絕故不忘也親未絕而有庶人者以其無餘故賤之也故吊臨賻則遠不忘睦以存厚也公族有罪不敢誣有司之法示與百姓一體無敢私也刑於隱處為親者諱不使國人指而議之也不吊不服哭於異姓之廟因其泰祖故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猶為私喪者以骨肉之親無可絕之理也公族無官刑不戒同姓全其生生之意也庶舉所行之禮各有所示之義是庶子之為政非以備虛位也以明父子之親以序長幼之等或綴之以恩或正之以義則庶子之官治矣官治則禮教

脩明人知謹守由是邦國之公族莫不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飭其父子長幼之倫藹然有恩以相接載然有義以相正邦國其有倫矣邦國有倫則以其孝弟睦友子愛而推之於百姓之父子長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向方者哉犬學曰家齊而後國治書曰九族既睦百姓昭明皆是道也庶子之政豈小補哉明父子二句有以孝與子愛弟與睦友分屬者太拘不如渾說為高父子是一族之中諸父諸子猶言昭穆也父子以上下之行輩言上而五世下而五世皆是也長幼以同輩之年齒言父輩有父輩之長幼子輩有子輩之長幼是也外朝之儀掌於司士宗廟之事掌於宗人刑法之事掌於司寇甸人庶子皆得與聞故禮曰庶子之政上嗣正室雖非祖之適孫而傳適之義則於祖為近故尊之上嗣是眾士之適子中又取一最長者為上也臣皆為君斬衰而公之喪分精粗者斬衰以國法言也精粗以世次之當服隆殺者言但借此以言其情之親疎而非敢實有精粗也雖庶人尚告于君則貴者可知雖世數遠者尚為吊免則近者可知君臣之道若非實為君臣也猶諸父諸子亦稱父子是也庶子官治宜在章末而以置於公族之罪之前說者謂以前

皆是論功故不與罪惡之事相連又謂教之成則
刑宜措又謂存刑以齊公族之難齊其有自矣于
刑非先王意皆未受不如移置章末何等明備

天子視學

七節

此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世千民俊及公族等衆
皆於太學養之古之道也然古人謹庠序之教必
申之以孝弟之義故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以
重教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此言東
序意者教國子在東序故就其中而養老但主於
一時之立教而非鄉飲之正地與始字註謂始立
學不知何據前章言始立學者什莫於先聖先師

而此則曰始立學什莫先老又不知何據不如但
言始初養老之時對下文退字反字關字看且又
於慎其終始始字相照謂天子視學之月未至之
時則擊鼓以警召學士既至之時則命有司以舉
行常禮什莫先聖先師所以敬詩書禮樂之宗也
卒事反命所以白其代祭之誠也然立教必始于
明倫而人倫莫大于孝弟故天子視學必行養老
之禮方養老之始也于東序之中既什莫于先世
之老矣遂布席于當世之老焉設席既畢天子親
至陳饌之虞省其酒醴省其珍具出迎老更入門
遂餐歌咏以延進之老更執西階之位天子乃退

而酌醴以獻之及老更反升就堂上之廟斯時也
其禮有二一是天子命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
以樂老更之心一是旅酬之後老更談說善道以
答天子之意是皆所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此
二禮也其末節蓋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乃人之
大倫也今此談說非泛言他事無益于教化者正
所以講明人倫之大道使學士聞之而知教者也
清廟之詩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顯不承無斁于
人斯乃文王道德之聲音也今此登歌非淫泆之
聲無關於身心者正所以集合文王道德聲音之
極致使學士聞之而知愛者也是其語也以明人
倫其歌也以養身心養老之禮孰大于是然不但
登歌清廟已也又于堂下以管吹象舞之曲庭中
以干舞大武之舞夫象舞之曲雖清緝熙文王之
典迺用有成維周之積象文王之文治也大武之
曲於皇武王就統維烈勝殷道剴著定爾功象武
王之武功也其功德之宣播於聲容者豈有以極
天下之盛矣于此時而合衆學士以行養老之禮
但見樂之所感足以通達人心之神明以廣其良
知興起人心之德性以充其良能是感化之源豈
直集合聲音之致而已哉不但談說善道已也養
老將畢天子自祚階正位乎南而老更降自西

附正位乎北而正君臣之位矣。畿內諸侯列于前鄉遂群吏列于後。是正貴賤之等矣。由是天地定位而人知君之當尊。山澤定分而人知貴之當貴。上下之義不貳。行乎至是則人倫之正又豈直講明父子君臣之道而已哉。養老既終。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圻內諸侯及群吏曰。及養老於東序。是仁恩不止於王朝而終徧于侯國也。由此觀之。可見聖人記序前代養老之事。非事虛文以美觀也。以人道莫大于孝弟。故推吾親親長長之心。以及于人之親長。皆是謀慮此道而推行之也。故其適候省具見。參之以敬焉。親迎發采見行之以禮焉。親醴以獻見情之以孝養焉。登歌合語具象武明上下見紀之以義焉。令侯國通行見終之以仁焉。是故古之人一舉養老之事而學士之衆皆知孝弟之威備。衆善之燕集矣。所以然者何也。以其舉此大事而其終之所推行。不忘乎始之所謀。厥歌禮養仁義之終。越一皆本于孝弟之充周中。間禮節無一事之放忽也。彼學士之衆感於其同然之心者。安得不各與其親親長長之念而自然然喻于道乎。兗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養老之禮。慎終如始。嚴發學士之謂乎。先王教世子而以視學養老之禮終焉。可謂謹序序之教中之以養

弟之義本源之地。既端而從入之途。不若世子之所以德成而國治也。有山然哉。始字夫作初字。若作始去立學則養老只此一次便了。何以見年年教學士之意以成之也。一句有謂卑承合語。一邊記者有謂雙承上二句說者。細觀經文文氣。似于雙承為順。註意却似卑承。猶覺未備。登歌二節。總是紀之以義言父子句承既歌而語合德音句。承登歌清廟禮之大句。正見以成之也。下管象五句。又承合德音未正君臣三句。又承言父子未上節。主于言其所感者尚淺。下節主于行其所感者為深。應之以大諸說有至此截斷下皆申言其事者。恐於經文文氣不合。不如一順說下一舉事一段。是贊其德之全舉大事一段。是原其備之故。古之人古之君子。即聖人也。慎字以行禮言且不可露德字。喻字處方言知其為孝弟仁義等德。世子之記 三節 此言古記世子之常禮。若聖人則視此有加也。記者因以世子名篇而復記此一以見文武之德為不可及。一以使後世之為世子者觀此而知雖非聖人其禮節亦尚詳審如此。其于事親之間。豈不致其深長之思哉。禮記輯覽卷之二終

禮記輯覽卷之三

禮運篇

雅陽徐養相述

孔子遭值厄運不得行其四代禮樂之志乃取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之理與弟子追思而論述之記首因篇首有大道三代等語皆氣運所為以禮運名篇其中醇粹精微之妙不為不多而點綴矯飾之詞亦或有之即如首章便有不似孔子之言者蓋後人之攬入而非聖人之本言讀者當取其大段之合而不泥其詞可也

昔者仲尼 五節

此言禮備于後王乃時之變為之昔者孔子在魯

與祭既畢遊于觀上見典章之所懸感禮教之不

卷之三

復而喟然嘆息蓋夢見周公之意其所望于魯者為不細也因于游之間而遂答之曰我思大道之行太古無為之化也三代之英得時行道之盛也我生不辰皆不得躬逢其世矣然道在天下也未之或息而志切匡時我則有望無為之治雖不敢以復追而英賢所為亦庶幾可繼于今日于是而不得一有所為其能免于嘆哉以大道之行言之風俗淳厚禮教無形以天下為公共之物而但授於賢能以講信脩睦為分內之事而相忘于計較故人不獨親親子子而亦推之以及人使老有終

壯有用幼有長無告者有所養男則各有四民之分女則各歸四民之家貨之收貯特因其素指於地而惡之也而非私藏以為己利也力之供作特因其不身任事而惡之也而非私營己事以為己也風俗之美如此是以奸邪寢謀盜賊屏迹外戶可以不閉是謂公道大同之時蓋無待于禮教之刑而有出於禮教之上者矣以三代之英盲之犬道既隱風氣之使然也天下為家人情之使然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愛有所專矣故大人世及以為禮貨力為己則勢有所敵矣故城郭溝池以為固此非風俗之薄也乃氣運漸開人文漸著相

率而為較討論量之東欲以維持天下以回古風

卷之三

也使不有禮義以紀之其何以為維持之具故禮教于此而興焉禮必有義以是紀物使之有條而不亂也故以是而正君臣四句是人倫之間禮義以為紀也以是而設制度四句是政事之間禮義以為紀也綱維之密至於如此若無復變故之事矣然世及之禮不皆得人滅禮犯義時或有之謀作兵起亦勢之不能免者于此而不有聖人者出世道何所賴哉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謀作兵起之時選用於世而為天下之所宗此六君子者時雖不同位雖不一未有不謹於禮者以禮

為人心之防範世變之綱維也人倫之間政事之
際固各執義以為紀矣尤必以禮而著義使其行
之得宜焉以禮而考信使其成之以實焉以禮而
明有過諷其愆過以知仁焉以禮而刑仁使不流
於無變以禮而講讓使不至於足恭以此五者為
示民之常法聖君賢相所以乘時有為作生民主
者全在于是使不由此則以為殃民而去之矣有
禮則興無禮則亡如此是之謂有所教而為善有
所禁而不敢為惡乃有象之治非無為之化也故
謂之小康夫小康之世較之上古雖不作而求之
禮文則大侔此三代英賢所以為法于天下可傳
于後世至今憲章歷百王而不易也使其禮至今
存焉吾亦同遊於禮義之中何往而不可惟其禮
不復存矣此我所以有志于英賢之所為而不能
不為之嘆息也予游見夫子言無禮而亡故問如
此之急夫子答以禮之為急豈特見於勢位之間
哉天下之人莫不皆然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而
治人之情者也造化肇其端而聖人闡其用聖人
脩其教而百姓明其德故失之則窮人欲滅天理
死將至矣得之則奉天道盡人事生可保矣觀詩
所云矢禮而死則得禮而生可知矣然何以見其
承天道以治人情哉天者理而已矣聖人本天之

理以制禮天制天機天機取法于天也天之於地也
地也地有山澤高卑之數聖人則效之以為尊卑上
下之等天之所變為鬼神鬼神有屈伸往來之妙
聖人則列之為報本反始之情此皆天理之自然
禮之體也聖人承此天道達之于喪祭以篤父子
達之于射御以序長幼達之于冠昏以明男女達
之于朝聘以正君臣此皆人事之當然禮之用也
禮之為道如此其所係亦甚急矣故聖人以禮示
之則天道明于上人情治于下天下國家可得而
正矣使不由乎禮則亂從而生然則禮之急也不
亦宜乎予游又欲夫子極言古禮而盡聞之夫子
告以夏商周禮遠祀宋無徵僅于杞得夏時之書于
宋得坤乾之書夫坤乾之書首坤次乾惟陰陽之
義理夏時之書甲乙先後惟日時之等列吾之觀
于二代惟此二書而已二代之道固非二書所能
盡載則禮亦豈可得而極言與古禮之無徵若此
然則文武周公之禮以承天道以治人情正今日
之所用者也吾亦惟從周而已而魯乃有畔周公
之禮而犯分者豈不深可嘆哉
此章全是模倣聖人之言而未盡合即如堯舜之
世帝嚳亦未嘗不傳帝嚳帝嚳荒淫亦未嘗不為
諸侯所廢中間典禮典樂朝聘巡狩命德討罪未

嘗不以禮義為紀亦未嘗無與兵去殃之事今分
大道公隱大同小康便差了至於夏道一節夫子
分明說夏禮吾能言之此節却如此說則其非聖
人之言明矣講大道既隱一節全要替他回護要
見三代之美得時行道之盛氣運之薄遷在所變
小康下要補夫子有志之者設制度如度量權衡
宮室旗常之類立田畝如田有定分民有定居之
類著義五事即是申明上文禮義為紀之事義字
包在禮字內不是別有禮字此五事皆所以補備
而救散也

夫禮之初 四節

此因上文論禮而言禮制之由起見聖人皆本於
天地人情之自然而非強世之具也上古無禮人
情不然而不知節文其起居飲食之間不無率意
妄為相爭相害者故聖人為之教設使知持循謂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制禮之初先自飲食
而品節之出俎雖未備也而樽俎亦有所以
為食之禮舉雖未備也而汗尊亦有所以
為飲之禮音樂雖未備也而黃梓土鼓亦有所以
為樂之禮雖其簡陋無文若未足以為禮然其誠
一無偽亦自可致敬於鬼神此則事生之禮也及
其死也升屋而號是望生于天也飯腥苴孰是飲

藏于地也所以然者以體魄則降故地而藏之知
氣上升故天而望之是以死者北首從陰也生者
南向從陽也此皆自人心初有之誠不能自己者
為之耳而非禮制之備也不有後聖者出其何以
為養生送死天神人鬼之利賴哉在昔先王之世
無宮室則不可以居無火化則不可以食無絲麻
則不可以衣允以大利之末修而已後聖有作然
後脩大之利以火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
則以代窠窟而可居矣以火而炮煑烹炙以為醢
醢則以代血毛而可食矣以火而練染絲麻以為
布帛則以代羽皮而可衣矣火利之修而民居衣
食所由備如此今世承用以此而養生送死以此
而事鬼神上帝皆從後聖之初脩者耳聖人禮制
之備以教天下其功大矣

故玄酒 一節

上言事鬼神上帝皆從其初故此下二節遂以祭
祀之禮言之玄酒味淡陳於室中尊古也其次味
漸厚則所陳漸遠不貴味也陳犧牷備出俎致其
養也列琴瑟一句致其樂也祝以孝告故以薦告
致其文也禮物之備如此正以求降上神與其先
祖而致乎祭祀之常也然又因祭祀所行之禮淑
人倫所關之六如君迎牲而不迎尸則君臣于是

乎正矣父北面而事之父子于是乎篤矣主人獻
長兄弟及衆兄弟于是乎睦矣獻餼各有次
序上下于是乎辨矣宿在祚夫人在房居西酌夫
人東酌夫婦于是乎有所矣行禮如此初無求福
之心也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親神無常享于克
誠保佑之命純嘏之錫豈非理之自然者哉
作其祝號 一節

此承上言祭祀備古今之禮為制作之全謂上古
之事神實矣而未文中古之事神尊矣而不親當
世之事神親矣而不古故周人宗廟之祭既作祝
辭以備告神之詞矣于是祭玄酒薦血毛腥俎以
備上古之禮執其有也踐越席也幕疏布也衣淅
帛也獻醴醢也薦燔炙也君夫人交獻也以備中
古之禮此二禮者皆以嘉魂魄而求以契合於冥
莫之中也前此皆遠于鬼神之事至是則退而合
烹也體大豕牛羊也實簠簋豆銅羹也祝以孝
告也嘏以慈告也此當世之禮乃近鬼神之事其
其養而異其親故為大饗今此三者以祭宗廟則
古今燕樂又質燕隆不惟敬矣而且尊不惟尊矣
而且親事神之禮歸德有備于此者哉
按此二節皆是宗廟之祭然上節則雜之以降上
神承天祐此節則雜之以踐越席幕疏布皆燕外

祭而言記之誤也姑就其文回護講之方可
孔子曰嗚呼 一節

此冀魯國郊禘之失禮謂周公相武王制為周家
一代之禮固欲傳之于孫以及萬世也豈獨不仁
乃遂傷之固可哀矣所恃以秉周禮而一變至道
者魯則何適哉祭之何魯之郊禘又為非禮周
公之道又衰于魯矣豈不重可哀耶夫禘之與郊
皆王者之大祭非諸侯所得而用也魯以諸侯而
僭用天子之禮豈其以杞宋為例乎殊不知杞宋
二國皆天子之後其在我周待以不臣之禮故杞
之郊也因乎禹宋之郊也因乎契惟此二國得世
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非僭也魯非王者之後何
以得郊哉且以周公制禮言之天子祭天地禮之
正也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郊非其所敢僭也知所
以不可郊則知所以不可禘矣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制禮之意因其子孫之僭而失之豈不深可
哀哉杞宋三句言禮之權見魯國不可以僭用天
子二句言禮之經見魯國當守其經
祝嘏莫敢易 十一節

此承魯之僭禮而遂言禮之不可以僭差見人君
之所當執也祭禮始祀而終饗自始至終禮之成
也行禮不依古制則僭亂之患生祭雖備物何福

之有惟行禮者始終皆依于禮貴者同尋常制而賤者亦不敢違如此則事親以禮既有感格之誠為下不倍又無窮之原為福孰大于是然此古制不但祭祀為然雖政治之間亦不可亂苟不依常制祝嘏詞說不明于宗伯而習記于巫史則非禮矣故為幽昏之國天子用二代之醴尊以獻王尸禮也諸侯若用之以獻君尸則自擬於王者之後是為僭上之君矣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諸侯藏之禮也以大夫而藏冕弁兵車則諸侯何為哉是不過為見脅之君耳大夫不得其官祭器聲樂不侑禮也使大夫而反是焉則尊卑無等不謂之亂國而何公臣家僕之不同稱禮也故與家僕雜居齊盛為非禮三年之夜與新昏期不使禮也故以衰裳入朝為非禮君臣同國雖臣之橫罪在君也以上非禮或以諸侯而僭天子或以大夫而僭諸侯或以倍臣而伍大夫皆由於制度之不定耳故先王之制度在天子則有田以處其子孫在諸侯則有國以處其子孫在大夫則有采以處其子孫制度如此是以天子之府有諸侯不得而僭也諸侯之府有大夫不得而僭也大者謹其禮而無濫與之恩小者安其分而無過望之意名分一定貴賤不差安有諸侯僭天子馴至於陪臣伍人

夫者哉然制度之壞起於上人故天子通諸侯不以禮自處則為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通大夫不因禮而往則為君臣同譖然則禮也者執世宰物之權國之有禮猶器之有柄君之執禮如柄之運是乃執持之要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君之大柄何以見之物之嬌者禮則有以別其是非事之微者禮則有以明其邪正鬼神至幽禮則備之而致其格制度至繁禮則考之而歸于一仁之愛義之斷未易當也禮則別而用之各當其宜以上五者皆政之所在而君身所係以為安危者也今皆由禮以庸之是乃所以治此之政使皇建之有極安君之身使五福之嚮用者也至此則執禮以為治是猶執柄而跪自無不舉也禮非君之大柄也哉庸禮則政治而君安矣若不庸禮則政不正而君位危是以大臣不法小臣不廉刑徒肅而俗日敝常法由此而壞矣法壞則上下之等無別矣失是以士不事事以禮之亂也民不歸心以刑之煩也豈非有疵之國乎夫禮之不可以備差如此而失禮之罪皆由君上以欲之然則魯之僭禮是自倒其柄也其流之弊遠使大夫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罪復何辭夫子歷叙于此而不言魯之君臣其意微矣觀上之嘆是不可以深長思乎

故政者 一節

此章諸說皆含糊不快人意只觀後章鬼神為徒
註云社稷祖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係是
分政禮為二此章亦當把政禮二字說得明白方
有分曉承上章君之不安由于政之不正然則政
之得正乃君之所恃以為安者也何以言之政以
庸禮禮者非他也天理之自然也是故夫政必本
于天理之自然而效法之以示教于天下則政可
得而可正矣禮莫重於祭祭之屬有所謂社祭廟
祭山川五祀之祭皆禮也而無與于聖人之政也
聖人之政有所謂尊卑之等仁義之施興作之利
制度之詳皆政也而若無與于禮也然天無二理
事有相資故因祭社而示教則效其高下之勢以
定尊卑之等是效地之政以社禮而有庸矣因祭
宗廟而示教則本其尊祖敬宗之心顯而為育民
正物之業是仁義之政以廟禮而例推矣因祭山
川而示教則即生物之地見儲材之原興作之政
肇于斯矣因祭五祀而示教則即其該主之所而
知官室之量制度之政見于斯矣因祭祀所行之
禮見人君所效之政是政必本于天理之自然而
效法之以示教于天下也天理之自然乃人心之
同然聖人庸禮以出政則禮教四達王政脩明由

是臣工無僭竊之患士民有歸戴之心是乃政之
所由以正而君位之所由以安然則政非聖人藏
身之固乎因祭降命非頒布祭祀之命亦非實有
諭令以及人乃是因舉祭祀之禮默寓示人之意
凡用示教二字體貼降命二字使自明白仁義之
政如仁民愛物各有差等便是仁中之義明顯教
法惟刑之恤便是義中之仁如此類推不必只在
親長一邊說

故聖人參于天地 一節

上章但言政為藏身之固未及于正身也此章遂
歸重於聖人之正身言之謂天地至大而聖人參
之鬼神難測而聖人並之此至誠之極功也而果
何以致之以其能治政焉耳聖人所致之政何如
彼高下散殊質具而有秩天地鬼神之所存也聖
人處之以制禮則親疎有序貴賤有等禮由是而
可序矣綱維化醇氣行而不乖天地鬼神之所樂
也聖人玩之以治民則百姓太和萬物咸若民由
之而事治矣聖人治政之善如此然豈無所本哉
亦本于正身而已彼天生乎時地生乎財人生于
父教成于師各一其用無兼功也聖人以一身為
三才之主當制作之權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是以正用乎天地之全德矣推父母之思盡

君師之義是以正用乎父師之全功矣此其治政之有本也若使不能正身而一主于有過之地則範圍無道儀刑無本何以能履存玩樂以致天下之治哉故君人者必正身脩德自立於無過之地然後吾之心正而天地鬼神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鬼神之氣亦順此其所以政無不治而恭天地並鬼神聖人所以享太平之盛也藏身之固云乎哉處存玩樂有以禮樂對講者固亦不差但渾淪說更好正身脩德留無過內用

故君者所明也 一節

此承上章君立無過之地而言上下有一定之禮欲人君正己以御物也註中正身脩德四字總括下三事君者所則六句言君道之當然則人則有過三句是甚言其道之不可不盡故百姓三句言民職之當然故禮達二句是極言其盡職之效此節通以禮字作主則君三句言百姓盡職于君實所以自利于此其所以禮教通達而名分自然不踰舍生取義而憂惡自然分明皆由于君之以禮自處立于無過而致然也

故用人 一節

此言用人之道當不責備于中才謂人君自處固當立于無過之地若其用人則必以恕寧于有過

中求無過不于無過中求有過故用人之智皆於有過中求無過所謂及其使人器之蓋如此故國有患 一節

此言憂死患生不但百姓之禮達分定為然雖君大夫亦有慕守義而死耻不義而生者禮達故也故聖人耐以 三節

此言聖人成一統之治不外乎人情禮義之自然見禮承天道以治人情也夫天下至大也而聖人能使之為一家中國之人至多也而聖人能使之為一人其治功亦至神矣豈私意慰度所能為哉亦以天下之離合出于人情而已聖人則知其情之所在而思有以治之人情之發而合宜者之謂義聖人則辟其義而思所以使之由人情之相安者謂之利聖人則明其利之所在而使之趨人情之相害者謂之患聖人則達其患之所在而使之避夫然後義辟而人情發以正利明而人情安于順患達而人情不敢為非有聯絡親比之心無乖違背戾之習此其所以能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若使私意慰度人人而合之則不殊其勞日亦不足矣豈能成一統之治哉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乃人性之感物而自動者但無道以治之則氣拘物蔽易流於僻故有待于聖

人之知而治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天下
之正路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有待于聖人之降
之講信脩睦而相安于生全之樂天下之同利也
自欺者不能知故有待于聖人之明之爭奪相殺
而橫罹于死亡之苦天下之同患也自用者不能
平故有待于聖人之達之然天下中國若是其大
聖人治情何以辟之使由明之使趨達之使避也
亦以禮為之資焉耳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實
所以防範乎人情者也聖人為此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之禮而與天下中國共守之則十倫之道得

卷之五

十五

天

而人義以去信睦之風行而人利以興爭奪之害
息而人患以泯七情之所以治而一統之所由成
也如舍禮焉則無義無利惟知爭奪而已欲情之
治也胡可得哉然人心雖有七情摠而言之不過
欲惡二者而已欲欲食男女為人之所同欲則知
欲為心之大端知死亡貧苦為人之所同惡則知
惡為心之大端是心也裁于腔子之中若未易以
測度也欲惡之善惡隱于人心之內若未易以顯
色覘之也然而測之覘之有道存焉禮禮而已盛
人之情有諸中必形諸外而禮之義坐于色者必
其根于心者也故視其舉動之合禮則知其七情

之中節而欲惡之善也可微矣觀其舉動之失禮
則知其七情之乖僻而欲惡之不善也可微矣然
必已能知禮而後可觀禮于人若不知禮則無以
察其情義之得失于動作威儀之間故曰舍禮何
以裁由是觀之治情者平天下之要道而禮也者
又治情之先務信乎禮以承天道以治人情故聖
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上一節言
治情之有資于禮下二節言察情之有資于禮知
所以察則知所以治之矣義利惡皆情之所發辟
之明之達之皆所以引此情使歸于禮者也禮何
以能蕪乎義利惡讓哉蓋禮者義之實讓者禮之

卷之三

十六

天

實報者天下之利也故禮蕪乎義利慈讓而人情
可治矣脩十義三句不必再講只作使之由義使
之趨利使之避患緊緊接過下文未惟其藏心故
美惡不可見然而聖人畢竟見之以有禮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七節
此言人生具造化理氣之全見人常踐形盡性以
合乎造化也首節原人之所由生必本于造化以
下皆言人具造化以有生則必資物用以為養二
節專言造化之和見生物之有本三節言五行終
始之妙見體物而不遺四節五節六節言庶物生
生之妙皆取正于五行末節結言人生于造化而

又養于造化見人之獨出于物而當贊造化之功
夫人之一身若至微也何為而其造化之全哉天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故
自其理而言之仁禮之性乃天地元亨之德也義
知之性乃天地利貞之德也吾人之恒性一實理
之所為者矣天地之氣分而為陰陽變而為鬼神
列而為五行故人之生陽以交乎陰也而氣以味
陰以交乎陽也而氣以吸陰陽之交際一此氣之
流行者為之耳魂氣神也而必附于魄體魄鬼也
而以載乎魂鬼神之會合一此氣之凝聚者為之
耳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貌言視聽思五行之質具

于地者為之也其最秀者也聰明恭從辟五行之
氣行于天者為之也其最靈者也故曰五行之秀
氣夫既得理氣以為人則必資物用以為養而天
下之物又果孰為之主耶天秉陽以位乎上矣然
日星之重而天氣因之以下降地秉陰以位乎下
矣然寢于山川而地氣因之以上騰山是相摩相
盪以二氣而生乎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相生相儀
以五行而播于春夏秋冬之四時四時之令各不
失職則五行之運為得其和矣其將何以驗之哉
彼月借光于日者也日為紀于時者也日行之軌
以四時為之盈縮月明之生以日軌為之虧成四

序不和則日不循軌日不循軌則月難生明矣夫
惟四序之順和故日之長短遠近一循其自然之
度春而東陸夏而南陸無妄行也惟日行之循軌
故月之弦望晦朔一如其生明之期春而會日于
東陸夏而會日于南陸魚鰲胸也夫是以朔後三
日明始生矣越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
則月與日對全受其光而為盈焉望後三日明始
虧矣越八日而下弦其魄半三十日而晦則月與
日近不受其光而為闕焉是謂明生之如期可以
見日行之循軌而日行之循軌足以徵四序之順
和矣此則生物之本也然使其運而有窮則生物

之功亦幾乎息矣今五行之動也由木而火而土
而金而水動而有常疑若無終矣然春木之王也
而夏火有以盡木之氣秋金之王也而冬水有以
盡金之氣所謂子生則母老旋相為終焉五行之
播也四時代遷十二月流行疑若無始矣然春木
之王也有以為夏火之本秋金之王也有以為冬
水之本所謂母孕則子生旋相為始焉是則五行
之理其相終也乃分之所以一定而不易分陰分
陽不相為用者也其相始也乃命之所以流行而
不已根陰根陽互為其用者也終始之妙如此此
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故自樂律言之宮商角

徵羽為五聲自其節五聲之高下有陽六律合以陰六呂為十二管則樂備矣是樂也旋相為宮屬宮始於黃鍾則林鍾太簇南呂姑洗為之徵商羽角而黃鍾以下莫不皆然宮終於仲呂則黃鍾林鍾太簇南呂為之徵商羽角而仲呂以上莫不皆然樂之為宮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以味言之酸苦辛鹹甘為五味加滑為六和以此為十二月之所食則味備矣是味也旋相為質焉春以酸為主和之以餘味也夏秋冬亦莫不隨時而然味之為質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以色言之青赤黃白黑為五色加天玄為六章以此為十二月之木則色備矣是色也旋相為質焉春以青為主間之以餘色也夏秋冬亦莫不隨時而然色之為質亦陰陽五行之所為也由是觀之夫人之生也得于天地陰陽五行之所成而其養也取諸天地陰陽五行之所運故人也者以其性而言則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人亦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仁禮之性即其出而育神之心義知之性即其入而復命之心人非天地之心乎以其形而言則五行之端也形神未生之始五行之氣皆藏諸用形神既生之後五行之氣皆顯諸仁猶有物在中而緒見于外也人非五行之端乎以

其養而言則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而生以造化聲色臭味之為吾人耳目口體之奉故以萬物供一人而不為隘以一人享萬物而不為奢故非天之所獨厚者與夫惟其為天地之心也見天地之帥吾其性於人不可不盡性以副天地生我之心惟其為五行之端也見天地之塞吾其體故人不可不踐形以肖天地成我之德惟其為天之所獨厚也見天地之性人為貴於人不可不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成參贊之功然則人之為人固不易得而所以為人之道亦豈易盡哉此亦承上章謂聖人所以能同人之情者以其形性之同耳天地之德以性言下三句以形言形性既同則其情無不同此其所以能成大同之治也陰陽之交有以剛柔講者恐不見交字意五行之秀氣有承上二句講者非有謂形之生也觀萬物為獨全見其所之秀焉神之發也觀萬物為獨靈見其氣之秀焉此意雖可但上文不言物而此添出物字亦欠安天東陽四句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至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後立焉是也播五行于四時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日行循軌而後月之生明如期謂春從日之軌會于東陸以生明夏從

日之執會于兩陰以生明三五而厚順五行生數之積與日漸遠而光漸可見也三五而開順五行成數之積與日漸近而光漸不可見也宮聲八十一數三分損一則得五十四數而為徵故徵次之徵聲三分益一則得七十二數而為商故商次之高聲三分損一則得四十八數而為羽故羽次之羽聲三分益一則得六十四數而為角故角次之角聲三分止訣六十三數餘一數不行故聲止于五宮為君徵商羽角為佐此是五音之定例不可變更者黃鍾屬子隔八位至未為林鍾又隔八位至寅為太簇又隔八位至酉為南呂又隔八位至辰為姑洗又隔八位至亥為應鍾又隔八位至午為蕤賓又隔八位至丑為大呂又隔八位至申為夷則又隔八位至卯為夾鍾又隔八位至戌為無射又隔八位至巳為仲呂又隔八位復至于子為黃鍾十二位輪流相生如環無端故律以十二為則此十二律皆可為宮而徵商羽角以次相隨宮轉一位則徵商羽角亦逆轉一位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及黃鍾功成而退便談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角林鍾既退便談太簇為宮以次輪流至仲呂為宮則黃鍾亦為徵林鍾亦為商

皆可例推此便是旋相為宮上生下生之說九聲一者皆謂之上生凡損一者皆謂之下生有謂于午以東為上生于午以西為下生者甚非五音之等宮商角徵羽以數之多寡為序也宮徵商羽角以生之先後為序也宮為君故不動十二月候氣之管與此不同調樂于春以角為主亦與此不同故聖人作則 一節
上言人具化育以有生此言聖人參贊化育之事謂聖人之治天下不必事事而祭之物物而雕之也必作為經常不易之法以成繼天立極之治然豈自私而用智哉亦取足于造化人事焉耳萬事萬物之生皆始于天地故聖人之政不能外天地以為心仰觀于天法其自然之運也俯察于地因其一定之理也故曰以天地為本本猶根也言其為萬事萬物之根柢也天地之闔闢為陰陽天地之運行為四時天地之懸象為日星為月天地之屬仲為鬼神天地之變合為五行天地之理存主於人心者為禮義天地之性發見於人心者為人情天地之精英萃於動物之長者為四靈是皆天地之散見成化工于兩間者也陰陽之理無朕兆之可見無端倪之可求聖人何為以陰陽為端哉蓋陽舒陰慘陰陽之大用也聖人作則慶賞之類

皆取象乎陽之符刑罰之類皆取象乎陰之慘故
曰以陰陽為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諸見于外
也四時之氣代謝代遷本非可執者也聖人何為
以四時為柄哉蓋四時之令各有主持聖人作則
當發生之時就興作之政當肅殺之時就收斂之
政故曰以四時為柄柄末也言其可秉持以運物
者也日星之在天次舍變度各有定位非人之可
得而布列者也奈何其為紀哉殊不知晝夜長短
之相循有綱紀之道焉聖人作則當為中之日記
其為可耕之候當虛中之日記其為可收之候故
曰日星為紀紀者繫也繫綱于綱而張其目者也
十二月之成歲氣盈朔虛自有定期非人之可得
而限制者也奈何其為量哉殊不知分至啓閉之
相尋有限量之義焉聖人作則當農作之月限之
以田功當農隙之月限之以王功故曰月以為量
量限量也輕量其事而較其多寡者也鬼神之為
德也不見不聞似非與人為徒者也然神罔攸憑
惟人是依故聖人作則此禮之所存稱神道以設
教政令之所出若稟命而後行是之謂鬼神以為
徒徒猶倡也與之偕行以相佐者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似非與人為質者也然迭運相生人得
最先故聖人作則度量權衡之精漸取法于五行

之相終絳色臭味之所繫取法于五行之相始是
之謂五行以為質質猶正也取正于彼以為視倣
者也禮義者自然之天理非麗也聖人作則何為
以器用之亦以禮者義之定制如器之方而不圓
也義者禮之權度如器之員而無端也故以禮義
為成器器非人之所必用者乎人情者有感之人
心非田也聖人作則何為以田治之亦以欲惡之
善者以正道而導之如田之養苗也欲惡之惡者
以正道而防之如田之去草也故以人情為良田
田非人之所必治者乎至若四靈瑞物非人家所
養養者聖人作則何以能使之為畜蓋其大順之
感召三才為之協應大化之洋溢瑞物為之駢臻
是以四靈雖非可致之物然為聖世而出馴擾近
人如常矣然非作則之化何以臻此夫事物之所
以不可舉行以其立之無本也聖人以天地為本
則大本之立足以裕達道之行而一理之渾然所
以為泛應之曲當者在是萬事萬物之理有不舉
行者乎事物既可舉推而之于天下易易矣其相因
之效當何如哉彼人藏其情不見于色者也惟求
其端于陰陽則慶賞之施必其七情之中節刑罰
之施必其七情之有乖于陽舒陰慘之中而自得
夫善惡惡之真機人情有不可親者乎是事之

所以不勸以主持之無柄也。惟以四時而為柄則執樂作之政以教民者民自盡力于南畝執收歛之政以教民者民自勉作于西成君之政本以厚民而民之事有不相勸以自厚者乎。農事之所以無餘以序事之無紀也。惟以日星為紀則人將記其可耕之候而所以為作為記者自有條而不亂或君之政善于紀事而民之事有不詳列以自紀者乎。民事之所不植以限量之不定也。惟其月以為量則未杜條桑功隨月而自樹執官縱武力隨時而自濫十二月之分限不踰則十二月之事功漸達不猶樹藝之生生而不窮者乎。事之所以不可常守者以無徵之弗信也。聖人效祭祀之禮廣而為宜民之政是政與鬼神而相依矣。吾知贊諸鬼神而無幾者自然徵諸庶民而可信施之一世而盡善者自然俟諸百世而不惑事不可以守之而無失乎。事之不可再舉者以取法之未正也。聖人本五行之迭還推而為廢政之範圍是取正于五行以為準矣。吾知盡善而盡美者自可繼而可傳。今歲之相因者雖未歲而莫革事不可以有終而復始乎。事之不本于禮義者則其終必不能以有成茲惟禮義以為器則與倫攸叙庶事成熙道

成而可見于行亦猶器成可適于用矣。是事行不有考乎善之不起于人心者則其善必流于無端。茲惟人情以為田則七情中節十義純熟情正而復乎性之正亦猶人歸而復乎家之室矣。人不以為與乎。至若飲食人之大欲天下所同需者也。聖人既有以致四靈之至則其長歸之其屬焉往故為獸魚鼈為之咸若而取之不窮用之不竭飲食不有由乎。夫自天地以至人情理人作則之事也。四靈為畜聖人作則之應也。聖人備天地人物之理出自然之治而獲自然之福如此是之謂王道之成參贊化育之極功也。夫然故無忝于所生。

覆說前章諸事其意固然但其中所言多與前章不對若牽合強解又有欠安不如閒說不用對頭為妙。四時為柄三段皆重農之意但柄主時言紀主占候言量主月分言月不言事而言功者兼王功在其中也。守字內要見久字意復字內要見正字意考是行而至于成也。與是歸而止其所也。四靈非聖人有以心以致之而以入于作則之中者其作則至是以為極獨萬物育序于致中和之下也。

何謂四靈 一節

此解上文四靈為畜之事。麟德仁厚鳳知治亂龜能決疑龍能變化故為四靈作則之後獨揭此章

所以欲動人君使造其極猶卒章之意也
故先王秉著龜 一節

此于上下文義似無所屬但言祭祀立法之詳而
行禮之尋謂未祭之先秉著龜以定期且列祭祀
以備遺忘方祭之時埋繡幣以表誠敬宜視報以
告孝慈設為祭祀之制如此其詳故國有典禮可
世守也它有所御無曠鰥也事有其職無怠廢也
禮得其序不錯亂也鬼神享德職此之由使其制
度不定則行禮之間必有偏而不舉之弊矣烏能
如是之善哉

故先王患禮 一節

此言先王欲以禮教淑天下故詳致其謹之意
謂禮也者防範人心網維世變天下國家所由正
焉者也禮教不達先王患之故其脩禮達義之意
常汲汲焉以禮有五經更重于祭也故先舉群祀
以達之祭常于郊不敢為位正所以定其位之尊
也而尊君之教即于此乎達矣祀社于國教民美
報正所以列其利之溥也而報本之教即于此乎
達矣祖廟之祭追養繼孝所以本其仁之實也而
親親之教于是乎達矣山川之神以產材木故祀
以賓禮而吾為之主焉所以達興作之教也五祀
之神各有事為故因其事功而吾為之報焉所以

達制度之教也然群祀舉矣非有其人以明之猶
未達也故又備衆職以達之以宗祝則在廟贊相
奉承而款達于廟矣非以宗廟為禮法之所在乎
以三公則在朝論道經邦而教達于朝矣非以朝
廷為四方之極乎以三老則在學憲老乞言而教
達于學矣非以學校為禮義相先之地乎衆職備
矣然不本于君身猶未達也故又以禮而自防焉
前巫後史或事以鬼神之禮而示以不敢欺或紀
其言動之實而示以不敢肆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或兆吉凶或具音歌或詔成儀又皆道之以中和
之事前後左右皆備其人而王居其中此心何所

為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養其端緒情一之本致
其中正和樂之原建極于上以示教于下則庶乎
以身教而天下從禮教可以四達而不悖矣疑天
位對列地利而言止作上天之位謂天本無位不
收立廟掃地而祭正所以定其位于一時示有所
尊而不敢棄也群君之教又在後補出五所以字
便是達字但以本祭言之耳而微示之意又要
補出一層在言外方完

故禮行于郊 一節

此因上文舉群祀以示禮教故歷舉教之所由達
以明之謂行其禮而無其應是禮之未達也先王

盡禮以為祀則其應豈不以類而至哉彼郊者而神之所會故禮行于郊則風雨節寒暑時有百神受職之應焉地者寶貨之所出故禮行于社則地不愛寶物無遺利有百貨可極之應焉祖廟之史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也故廟祭之禮行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尊祖父之當慈有服行孝慈之應焉五祀之位制度森嚴等威辨析者也故五祀之禮行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不凌尊有正法則之應焉精禋威格其效如此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發非虛文也以其事言之報德報功因其當然之理而為之脩飾事則合宜矣義者宜也此非所以為義之脩乎以其文言之謹始慎終猶其自祭之序而為之府藏文則中節矣禮者節也此非所以為禮之藏乎禮義兼備如此則精禋所感豈不足以致天人協應之休哉然此豈一時之精誠足以感召之若是亦由其平日以禮自防養心既久故其誠意自與造化人物相為流通所以致達禮教在君心之至正焉耳服宇雖作行字實有心服之義宮室之制貴賤有等五祀之位皆在宮室之中故因祭五祀而知宮室之有制因其制而知法則之當遵義脩禮藏以上文証之如祀帝于郊所以脩定位之義而尊君之禮即寓于中此更明瞭

夫禮必本于太一 一節

此言造化肇自然之禮聖人成造化之能謂聖人制禮若是乎其不一矣然皆本于太一以為之主太一者何太極函三為一渾淪未判萬象一微太一之統體也自是分為天地上下判矣轉為陰陽舒慘別矣變為四時錯行其有序矣列為鬼神變化其無窮矣動靜闔闢立為其根類聚群分各藏其一太一之流行也太一之妙如此禮制之體于是乎肇矣聖人者出仰觀俯察因其流行之妙神通意會遂得其體統之真效法以降命而制為之禮何莫而非主于法天哉高卑貴賤之等主法于

夫禮必本于天 一節

此言禮雖法乎造化之妙而實不出於人事之常謂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惟其為天理

之飾文也故聖人法天以立典禮理之本原也然地以定尊卑理之運動也本節為而設制度理之序列也因四時而舉朝祭理之變通也等十二月而為分限理之協合也孰非取法于造化之妙者哉然非聖人為強世之具也其在人身乃本吾心以為之裁制緣人情以親其會通日用之所當行而不可廢人事之所當然而不可缺者也故曰其居人也曰義然無行禮之資則禮亦不可行矣故貨財之需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皆行禮之所資者也四者具矣由是以其所制于天地四時五行十二月者而行之則或冠昏而男女之別

厚矣或喪祭而父子之親篤矣或射御而長幼之序節矣或朝聘而君臣之義明矣其為人義豈小補哉是皆人事之儀則而人之不可去身者也列而之事如宮室大小器用高卑之類變而從時如朝宗觀遇禘祫燕享之類協於分藝如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天子七月諸侯五月之類以上言制禮之原居人以下方著人身貨力四者乃所以行乎冠昏八事皆禮也然亦莫非義之當然也故曰義

故禮義也者 二節

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以見其不可去也禮之為我什四增美幸帝享親上承天道下治人情乃人

之大根本大節目不可一日無焉者也何以禮惟其什四而增美也故可以辨信脩睦以誠人之心可以固肌膚束筋骨以正人之身此非由中發外之大端乎惟其事帝而享親也故明足以養生送死幽足以感格鬼神此非通幽達明之大端乎惟其上承天道也故序典席禮有以達其幾惟其下治人情也故品節限制有以順其情斯二者由之則通不由則塞殆猶窗戶之出入而不可一日舍焉者矣此非數人合天之大端乎夫惟聖人既明且哲為知其大端而不可以已也故能脩禮以明義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得禮則典

固理勢之不可亂若夫愚人昏昧放逸不知其不可以已而先失之是以壞國喪家亡身失禮則與亦理勢之所必至者耳然則禮豈可以已哉是故人以禮而成德節酒以勉藥而成味也酒得勉藥則厚君子之厚於禮者似之此其所以藏身之固而入於聖人之徒消失勉藥則薄小人之薄於禮者似之此其所以自取禍敗而流於下愚之歸然則人可不以禮自厚以全其本有之大端也哉

故聖王脩義 五節

自此以至終篇皆言聖人治情之功效義者人心之裁制禮者人情之防範因此合宜之事而遂制

為之禮則義為人之所執持。有柄之道焉。有是
然之禮則必有所以然之義。是禮為人之所率循
有序之義焉。是皆發于人情之自然而為吾人之
大端者也。聖人所以家天下人中國以其能治情
矣。然豈出於禮義之外哉。謂明乎義之所在使人
有所持循以處乎禮之當然。使不至於妄行廢幾
情之所發。各中其節而人之大端可以不虧矣。此
聖王治情之綱領也。由此觀之。可見聖王之治情
猶農夫之治田。其以禮義而為治也。始終條目。果
何如哉。彼農之治田。始而耕。耕而種。種而耨。耨而
收。收而食。其功不可缺者也。聖王之治情也。先以
禮而防範之。使情之所發歸于節文而不至于流
則有以為受善之地矣。此非如農之田。先以耒耜
而耕之者乎。次則以義而裁制之。使情之所發因
時制宜而為手所節。而為則收之以可歡之會矣。此
非如農之耕。隨田而種。其所當種者乎。夫禮耕義
種。情固中節矣。然亦有所故而私生焉。豈保其不
亂情乎。故必博學以問。慎思以辨。講明乎禮義之
所在。不使疑似得以亂真。則去其不善以歸于善
殆猶農之去草以養苗也。講學以辨。可謂能博矣。
然不歸之約。則泛而無統。情將安適乎。故必本諸
此心之仁。以會萬殊于一本。使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則私欲淨盡。天理純全。而心德渾然矣。此如谷
之熟而飲之也。然雖飲之。亦利仁者耳。未遽至于
安之也。欲造安仁之域。非勉勵所能到。惟當涵養
以俟其自至。樂者陶養德性。漸至于純。消融渣滓
馴至于化。故使之詠歌舞蹈。和順道德。則造于從
容自然之域。而不覺其至于安矣。此如食之而厭
飲也。此五者治情始終條理之目。所以成大順大
同之化者。此也。然要之。惟禮義二者而已。蓋學粹
者去其害吾禮義者也。仁聚者會吾禮義於一本
也。樂安者渾此禮義於無迹也。故曰聖王修義之
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故禮也者 三節

此申言聖王治情所以脩禮陳義本仁之故。謂禮
之為禮。先王何為而脩之。以其為義之實焉耳。義
理隨時有異。固多易矣。然既著之節文而為禮。則
其體一定而不可易。禮非義之定制乎。夫禮之與
義。以其體制而言。則義無形而禮有節。禮固所以
行乎義矣。夫以其次第而言。則有此義而後有此禮。
義實所以起乎禮者也。使于義有所不協。則其禮
為非禮之禮矣。如使協義而協焉。則所以為禮之
權度者。在是故。雖先王未有此禮。亦可以義起之
而創為之禮矣。此見未有是禮。則義在禮之先。而

為之推度及既成禮則義在禮之內而始有定儀然則禮非義之實義之為義先王何為而陳之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惟其為事之宜故藝之接于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為之分限惟其為心之制故仁之發于內者親疎厚薄以義為之品節此固義之本體然也人惟所發不中其節故所處不合于宜則不得乎義不足以服人矣如使事之處于外者輕重大小協合乎事理之宜不倒行而逆施心之發于內者親疎厚薄講明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是謂以義行仁內有以立其體以仁施藝外有以達其用義道得矣義道既得則推恩有地

泛應無窮人心畏服而不流于委靡姑息之政是豈不強乎仁之為行先王何為而本之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其心而用愛如親之當親民之當仁物之當愛事有所宜理有所施所謂義也而皆本于此心之仁以推之仁非義之本不先齊其家矣而國治焉先治其國矣而天下平焉自然之效以類而從所謂順也而皆本于此心之仁以形之仁非順之體乎人惟心德不全故用愛無等此其所以不足長人也如使知為義之本也施恩有本自吾心而立之知為順之體也立教有本自吾心而推之則體仁足以長人以德而言有以得天之

尊爵以位而言可以為民之父母豈有不尊者乎知禮義仁之各相為用如此此先王之治情所以必脩之陳之本之而不能以自外也與禮雖先正未之有二句是設詞言雖未有此禮尚可以義起之況本有此禮豈不可以常行乎此正見為義之實處有以此節上二句作慶常下三句作慶變分作二比如下二節例恐不然協于藝二句倒詳講明乎仁以協于藝則文意順暢與註相合且把仁藝二字看作一事尤妙義之本二句亦相聯通在用上說為快若註解則亦禮智之本矣何專言義順字用下文暗照絕妙三節文雖異名理無二

致功有次第道實相須其初也同出于人性隨所感而異其名其既也同治乎人情隨所用而各臻其效此見聖王以人治人非強之以所本無故能成大順之治而獲三才之應也

故治國 二節

此覆解前章聖王治情之事而益以大順之實見聖學始終之全功也謂聖王治情所以必合始終條理之全者何哉亦以理本相須學無二道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缺焉耳故治國不以禮則人情蕩熾猶無和而耕厥田荒矣禮必有義為禮本本于義則雖習虛文未通實理猶耕而弗種無以植

其嘉禾矣。而義而不講之以學則似是者得以亂真。猶種而耕。草萊得以害嘉谷矣。講學而不本之以仁則智及仁不能守。雖得必失。猶種而弗種。不為我有矣。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則勉而行之。無從容中道之休。猶獲而弗食。無厭飲之味也。由此言之。自其功之相兼也。固見其不可缺。自其序之相因也。尤見其不可紊。聖王兼收而並盡之。則人皆有以明己之德矣。然成已成物。仁者之心而明體適用。人之學也。使徒安之以樂以成乎已。而不達之于順以新乎民。是有體無用。猶食而弗肥也。又豈聖學之全功哉。茲以達順言之。天下之理。本通于吾身。故吾身之肥可譬諸天下四體。既正膚革。克盈此人身之肥也。推而齊家。使一家之人有恩以相愛。有情以相與。父子篤慈孝之恩。兄弟敦友于之睦。夫婦和唱隨之好。此則家之人極其肥矣。由是推而齊國。使一國之人政無不行。教無不達。大臣守法。小臣守職。無鯁臍之譏。君臣有交儆之美。此則一國之人極其肥矣。又由是推而平天下。使天下之人游泳于道化之中。薰陶于禮教之內。天子則由仁義行。而以德為東。安仁和義。而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而屏翰為之。有維犬夫以法相正。而名分為之。不啻士以信相

成而父約不忘百姓。以睦相守。而仁讓成風。此則天子和德于上。臣民和德于下。天下之人極其肥矣。犬自家肥。國肥而至于天下之肥。推行有序。而至和為之克。周大化。雖行而純德為之同。間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是不謂之大順乎。至于大順。則天下之人以養其生。以送其死。以事鬼神。各得其常。無復外慕王道之化。至公而至神矣。治情之功。效如此。聖王以人情為田也。有由然哉。上章言治情。而此言治國者。對君言之耳。家國天下之肥。雖是借言。然亦用人字在內。又必有推行意。方見順字。養生句言天下之人。但知以此為常事。無復他念。正見大順之妙。

故章大積 一節

此言大順之理。不止于養生送死之有常。而又能應事接物之曲當。謂人君之治天下。萬幾日來。事大積矣。以順處之。則各有其序。而不至于結威福。成用事。並行矣。以順處之。則各當其宜。而不至于得頌笑之微。食息之末。其細行也以順施之。皆足以為天下法。而不至于失幽微之慶。可謂深矣。深則難于可通也。然理無幽而不格。故惟以順處之。則雖至幽之中。而理之所存。可以順成。而易知。易鬼神且不違。而況于人乎。繁密之事。可謂茂矣。茂

則難于有間也然理無微而不入故惟以順處之則雖至密之中而理之所在可以剖析而有條小者尚可破而況于大者乎而物連接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惟順則因物付物施為皆得其理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相及乎而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惟順則就事論事推行各止其肝如伐罪救民去奸進直何相害乎夫渾然者妙蘊于一心而燦然者泛應于曲當天下之事理無窮而吾心之運籌不置順而至此順斯極矣然治亂之機相為倚伏特患于人之不能察耳故能明于至順之理則知至順之下而有至危者存至治之餘而有至亂者在凡其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謹履歷之思守苞桑之戒其勢自不能已矣此其所以撫盈成之運保太和之治于無疆也與大積與連字相似積是衆事之積累如文案滯前廢獄待決之類連是兩物之相接如橋官未去新官已代之類並行與動字相似並行是無利害者如吉凶辭令各不相同之類動是有害利害者如防以止水亦以器水溝以洩水亦以受水之類深言其幽隱以理測之則明通矣茂言其繁密以理析之則有間矣至順與大順無異以其包乎天下國家故曰大以其至此而無以加故曰至危字對順字

所包者廣如人情之不治天下之不治皆是有以本節苑囿等字講者狹

故禮之不同 二節

此言順治之效通于三才見其為聖人之極功也謂聖人治情必首諸禮禮也者義之實也順之原也其為制也不同故其隆殺有辨凡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者也其為順孰大于是惟其理之順而不可逆故聖王推之以為順民之政其因地之利而順之也則使居山者不移於川居渚者不移於原推而言之凡所以無絕地之理者皆類于此其因天之時而順之也則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推而言之凡所以無變天之通者咸類于是其因人之情而順之也則合男女必當其年領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于農隙推而言之凡所以無亂人之紀者亦皆若是是聖王持情合危因三才以行順政則三才之應之也寧不以順而至哉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是皆微示于無形矣豈惟無咎而已哉雖三才之休徵亦有可得而象者矣故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百姓歸心也三才之協應蓋如此不寧惟是天降膏露八句是天地山川麟鳳龜龍之應無不以類而至

瑞物之駢臻又如此所以然者豈無故而律致哉
蓋由先王道化之所感耳彼禮者義之實而義則
禮之施也先王脩此禮以為教備人情之防範矣
則其達之天下一片事理之當然合乎心之制也
得乎事之宜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豈不足以達
義乎信者順之體而順則信之推也先王體此信
以誠身實理積于中矣則其達之天下一片實理
之自然發而皆中節也行而為達道也庶績咸熙
四方風動豈不足以達順乎至此則吾之心正而
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夫是
以中和充塞而三才之應由此故而為之應也和
氣薰微而瑞物之臻由此故而為之臻也大順至
此乃為極功而聖人之能事畢矣非順之實乎夫
聖王之大順其初也本于治人之情其終也至于
人不愛情此正所謂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
得而正者也此正所謂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
國為一人必以禮而治人情者也三代之美所以
得時行道者如此大道無為之化亦由此而應
矣孔子謂思之意豈無謂哉

禮不同處要點出治情及順字意與後而脩禮座
義句相照持情即是防範人心合危即是綱維世
變聖王所以順範是政字實是禮字此便是持情

合危虞感召問問之和便有三才協應之理昔
禹國四靈為獸皆天之道也醴泉醴車皆地之實
也人情即天下祀等事故不并言脩禮禮字該得
一篇之禮字義則禮之施設合宜者也信則實體
此禮于身者也順則天下之同然不出于勉強者
也二句文雖相對而意實相因上句是以人而治
人下句是脩己以及人故此順之實故字與則是
無故相照猶言職此之故也實字復歸聖人身上
循中庸位育參贊之效皆本于不顯為恭之妙也

禮器篇

禮運一篇皆言禮之大綱禮器一篇皆言禮之細

目器者人之所必用君子由禮之功似之器者有
用之成材君子成禮之效似之故以禮器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 一節

此言致禮治躬之功效見人不可斯須去身也此
節與下節是此篇之大綱此節包人已無幽明舉
其渾然者而言猶太極之統乎陰陽也下節分本
文雅之行舉其繁然者而言猶陰陽之判乎太極
也故此二節為此篇之大綱首二句言德之所由
成又是此節之大綱什四句言禮之為用有切
于人見其為治身之器也其在人三句言禮之成
器有裨身心見其行之大備也君子有禮四句言

禮之成德感格幽明見其德之盛也德舉全體而
言行指節目而言請以禮為治身之器則其舉動
節目無不在禮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
則至德渾全充塞無間其德有不盛乎所以然者
蓋禮之為用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惟其為
天理之節文故能消什人四邪之心而增益其材
質之美一真實無妄之所為也惟其為人事之儀
則故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一
大中至正之所推也禮之可以為治身之器蓋如
此惟其以禮為器故其在人也什回增美則制于
外以養乎中措正施行則由乎中而應乎外自其
能修外也故文章外見如竹箭之有筠而外其和
澤矣自其能修內也故忠信內存如松柏之有心
而內其貞固矣其行之大備為何如竹箭松柏惟
其有此心筠之大節故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
然則君子有禮豈不足以致盛德之成哉故陳遠
者無不諧協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
德皆此有禮之感通亦猶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也為德之盛何以加此然則人可不以禮為治身
之器乎行侮德全是一連事不可對舉什回四句
齊說不着人身恐未安在人三句正見其行之備
君子有禮承上大端來謂內外兼脩其行既備其

德盛矣故神人無不感格益足以見其德之盛也
先王之立禮也 一節
此言禮制之備謂先王制禮三千三百必有本焉
以立其基猶木之有根也必有文焉以致其飾猶
木之有枝也本者何天理之當然人心之固有純
然真實無有偽妄是忠信也乃禮之本而文皆從
此出矣文者何一事一物各有忠信因時而廢宜
隨事而順理是義理也乃禮之文而本即由此章
矣使無其本則偽焉而已文何由出此禮所以不
可得而立也使無其文則昧焉而已本何由達此
禮所以不可得而行也內外兼談本文俱舉終後
禮制大備而德厚不盛矣行禮者固當深探其本
又可輕忽于文哉此章只泛論禮之大旨如此不
必以制禮學禮行禮分貼忠信是未形出的義理
義理是已形出的忠信盡已為忠以實為信俱在
心裏所以為本在物為理廢物為義都在事上所
以為文自此以至終篇皆言義理禮之文而忠信
即根于中故篇末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結之
禮也者合于天時 一節
此下皆言義理為文之事此節言禮當順造化而
合幽明也君子行禮必用物以將敬而其所用之
物貴合于天之時也貴因乎地之利也由是以順

鬼神則可格矣以合人心則可從矣以理萬物則曲成而不遺矣是之謂禮然禮必有義其義何居蓋天時異所生之物地理異所產之宜功用之出於天地者不能強同也人官有一定之能物曲有一定之利功用之賦于人物者不能強同也故因天所生因地所產禮斯行矣苟以不生不養而行禮則不合人心君子不以爲禮矣不順鬼神鬼神弗享矣禮之爲禮豈若是哉彼居之山魚鰲居澤之鹿豕乃地之所不養者也如使不因地利而必求是以爲禮則君子謂之不知禮矣鬼神肯享之手知地之所不養則知天之所不生知人心所不合則知鬼神所不順矣此行禮之君子所以必順造化而合幽明也與此章泛言行禮不專言祭註解人官有能爲助祭執事之官太泥有謂人官二句爲比喻者亦非蓋人物二字皆上文所有者何以喻爲居山二句是就地不養之一事以明之因天順地則萬物自得其理矣故理萬物不必覆言故必舉其一節

此言制禮用財之節亦必因天時而順地利禮非財不行故先王用禮必舉其賦稅所入之數以爲行禮經帶之法行之何如禮之大倫則以財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廣者入多其禮隆而饒者

入少其禮殺是以地爲之倫類也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年豐入多其禮厚年凶入少其禮薄地以年爲之厚薄也所謂舉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者如此由是率而行之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自無僭踰侈靡之習是以年雖大饑而衆不匡懼危以先王制禮有節而財不過用故能如此此其所以合人心順鬼神而能理萬物也

禮時爲大 五節

此言禮之大端有此五者見爲義理之不可忽也禮之大原出于天而時則天之所運或因或革乃氣數之常聖人不能違天故時爲大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爲順祭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爲體隨事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爲義稱其分守而不放不違者爲稱此四者皆人之所爲以奉若天道者故次之次如氣次之次謂自時而下即有此四者亦皆禮之所必有者也何以言乎時爲大也堯舜之授禪湯武之放伐非有私意于其間也堯舜以聖而繼聖當天道之泰運時不得以不傳也湯武以聖而繼亂當天道之否運時不得以不征也聖人應天順人會逢其適非有所利而爲之所謂易地皆然也故禮時爲大詩言文王之作豐邑非急于成已之欲惟追先王而致方來之孝

可見文武之心原非利商而為已謀也時之所值者然耳何以言順次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事乎祖敬乎禰父止慈子止孝君止仁臣止忠皆禮也然皆順其自然之倫也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禰親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皆自然之倫不可紊者聖人順之而制禮故順次之何以言體次之也自外祭而言天子社稷山川皆太牢諸侯則少牢自內祭言之天子宗廟則第七代之先王諸侯則五代之先公所以然者天子體重其禮宜隆諸侯體輕其禮宜降事體之常有一定而不易者亦如人體之儀而不可易故體次之何以言宜次之也喪祭之用則有飲之衣服奠之器具天產報殯地產報魄賓客之爰則有饔餼牢醴幣帛飲食所以然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用于幽者不得不然君子以禮相與而用于明者不得不然既于義不得不然則必隨事合宜而後可故宜次之何以言稱次之也士以百官稱祭用羔豚殺也然士之自盡不為不足諸侯之祭牲以太牢豈也然在諸侯之致孝不為有餘所以然者以稱其分守也諸侯分尊故宜隆士分卑故從殺分不可踰故稱次之不宣惟是諸侯以鳧為賓災國祭也以圭為瑞中國信也存堂十門壯國威也大夫之家皆不敢

備分為之此非亦稱其分守者乎禮有五者無往而非理義之所在君子行禮豈敢逆天而悖人哉四次字非有次序皆次于時者也以其與時重也天地宗廟一節非以四者為倫乃四者各有尊卑自然之序為倫也以社稷山川對鬼神而言則鬼神為內祭夫羔豚四豆不必以助祭執事之官為言蓋言尊卑各稱其分守只于本人之身言之與助祭何干况士亦無石官助祭者說雖通二稱字有以上作行禮之稱下作分守之稱者非禮有以多為貴八節此以下至衆之紀也皆言稱之事此章言貴多之義以廟制言則德厚者祭先遠德薄者祭先近故以七以五以三以一降殺以齒焉以豆數言則位尊者食豐位卑者食儉按天子朔食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加豆八豆益豆二合之為二十六諸公相朝其豆十有六倍於上大夫也視天子則去加豆差豆矣諸侯相朝其豆十有二倍于下大夫也視上公則去朝踐二饋食二矣大夫為使臣主國食之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朝踐也視諸侯則去饋食矣以介宰言侯伯朝天子其相禮之介上一中三末三各為七介天子食之以太牢之禮延一氣三腥三合為七牢諸侯分尊禮宜多也若侯伯之大

夫為君而聘於天子則但五介五牢其分平其禮
正殺也以席數言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和朝
其席三重大夫行聘其席再重隨分以為多寡也
以葵式言天子七月五重八簋諸侯以下降殺以
兩亦隨分以為多寡皆以多為貴以稱其多也
有以少為貴 八節

此言貴少之義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祭天特牲費
其誠也膳用饋者諸侯以尊天之禮尊君也諸侯
之相朝則貴於邑而不貴于味其待使臣則酒脯
兼陳此見多之不足貴也公庭食數則貴者飽德
而不飽味祭天車制則繁縵尚簡而不尚多銳首

為圭半圭為璋諸侯朝王朝后之所執者也圭以
馬璋以皮二物皆不上堂但特達圭璋于上是玉
之貴者不以附麗為貴也琥為虎形璜為半環天
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以將酬爵者也琥必以
綉璜必以黼一物與爵俱舉同琥璜而將送之是
玉之次者以附麗為貴也鬼神之祭卑席神之也
諸侯特揖大夫貴之也旅揖士畧之也此皆貴少
之義肝以稱其少也膳用特對特牲而言同其尊
也用豎對肺膾而言貴矣而賤味也圭璋行朝禮
琥璜行享禮此不重朝享二字而重特爵二字義
在以少為貴也諸侯揖大夫則特天子則旅之

有以大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大貴小之義天子之室九重公侯七子男
五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大輅大斗大房此器
皿以大為貴也尊者栒四重卑者一重此棺槨以
大為貴也塚人以封等為丘封之度此立封以大
為貴也士之宗廟獻尸主人以一升之爵餼食以
五升之散此獻尸以小為貴也士之宗廟自飲皇
尸以三升之觶主人以四升之角此自飲以小為
貴也子男設尊犬者飲諸臣陳在門小者自飲陳
在堂此設尊以小為貴也皆肝以稱其大小也
有以高為貴 一節

此言貴高之義肝以稱其高也

有以下為貴者 一節

此言貴下之義至敬不壇二句無事于廟也天子
諸侯廢禁楨之至者不待禁制也大夫用於士用
禁人臣之禮以有限制為敬也皆肝以稱其下也
至敬是郊禮天子句是享禮大夫士句是鄉飲禮
禮有以文為貴 一節

此言貴文之義以衣之被于身者而言天子龍衮
取其變化之無方也諸侯黼黻如斧形取其君道
之能斷也大夫黻狀如兩已取其臣道之能辨也
士玄衣纁裳質素而已以冕之戴于首者而言天

子之裘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之鷩冕九旒上大夫之鷩冕七旒下大夫之紳冕五旒而已玄衣纁裳自天子達于士但其刺繡不同天子九章而獨言龍者以其至貴者為先也上公亦龍衮而首黼者不敢擬君之稱也大夫亦有黼黻之三章而言黻者不敢並于諸侯也士玄衣纁裳則但本色之服雖與君大夫同色而無刺繡之文也朱綠藻亦自天子達于大夫但其旒數不同則旒多者為文故曰此以文為貴所以稱其文之義也

有以素為貴 一節

此言貴素之義敬之至者不以文為尚故祭天則無事于備物父黨則無事于脩容以不備物言之如大圭則不琢矣大裘則不和矣以格則素矣以席則蒲矣犧尊之上則以駝布為幕矣以白木為杓矣皆無事于文所謂以素為貴稱其素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 一節

上文歷陳禮之所貴此則引孔子之言而什之孔子平日之言曰禮不可以不省察也禮之為等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宜儉者不可與宜豐者不可殺或豐或儉欲得其宜然則禮豈可不省哉孔子之言如此自上文觀之則禮之以少小下素為貴者正此不省之謂也禮之以多大高文為貴者正

此不殺之謂也然不豐云者非以菲廢禮也正以稱其儉之當然耳儉而合宜然後可以為禮不殺云者非以異漫禮也正以稱其豐之當然耳豐而合宜然後可以為禮故先王之制禮既以多大高文為貴以稱乎外心之豐美又以少小下素為貴以稱乎內心之儉尤以求稱乎義以歸于禮之大中而已禮其可以不特哉

禮之以多 三節

此因上文言稱而又言稱之為最在稱其內外之心而非稱其分守之宜也首節主大享言三節主郊祀言三節始結出稱字謂先王行禮有貴多之時有貴少之時時乎季秋大享明堂推父以配天其為禮也極其繁其設物也極其備所以必貴多如此者以其用心于外以致備物為耳然所以外心以備物者何哉聖人蓋見夫天地之為德也自其顯于氣機者而言元化周流一氣屈伸發揚昭著于兩間無一時之或息自其及于人物者而言成象成形親上親下盛大溥徧于萬物無一物之或遺是蓋以其理之所該者大也則萬物之生機根柢無不取足于斯故物之所成者情則造化之性情功效亦無不發于斯天地生物之功其大如此若非備物其將何以報之是以君子樂其用

心于外以致飾物則夫大享之祭天也禮繁物備夫亦將其外心之敬耳而豈以美沒禮者哉時乎仲冬郊祀圜丘惟祖以配天其為禮也尚夫簡其為物也取諸素非所以貴少如此者以其用心于內以至存誠焉耳然所以內心以貴少者何哉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物者自其流行之理言之保合于貞者還生于元成言乎良者復出乎震如此乎其密緻而無一毫之滲漏也自其賦予之理言之至精至粹不可以形迹論無聲無臭不可以名狀求如此乎其精微而無一毫之粗畧也天地生物之德其神如此縱使徧取天下之物以祀之亦不足以稱其德而報其功則不若事之以誠敬為極致也是以君子用心于內以主存誠則夫郊祀之祭天也禮簡物質夫亦專其內心之敬耳而豈以菲廢禮者哉敬在于心已之肝獨知慎獨者存誠之事也由是觀之可見古之聖人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為尊飾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為樂惟其尊內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惟其樂外故多物乃可以為美然則先王之制禮也其以少為貴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也其以多為貴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寡也其所以不可多者唯稱其內心之敬也其所以不可寡者唯稱其外

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其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君子聖人先王總是一人因文而異其稱耳首飾註言制禮二節註言行禮亦不必拘泥蓋言存誠是行禮之事不可以割言也所以分大享郊祀為言者蓋貴多貴少是兩件事不應一祭之中兩樣行禮故以貴多屬之大享大享主報成而行禮則其物貴備以貴少屬之郊祀郊祀主尊德而行禮則惟在于心故均一祭天也而貴多貴少之別各有攸常如此廢于文義又兩不相妨有以此二節皆無郊祀言者固亦不差但多少二字無舉不待然首飾言天地生物之功也而以德字為言二節言天地精微之德也而以產字為言首飾言飾物也而曰心在物二節言存誠也而曰以少為貴則是天地之功德亦不可分而心與物之內外亦無二致但就其義之所在有所專重者而言于是始有多少之異耳此非深味細思不易得也德發揚未可粘到物字上謂萬物亦未可粘到德字上至大器物博方交關說若以此句為贊美上二句之意廢不重德產二字提出看密緻與精微相對密緻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意精微是祭微不見充周不窮意字是敬生于中者也故獨內樂字是祭散在外者也故獨外稱字是

稱其心之內外與上文稱分守不同當另一意亦是故君子太牢 四節

此又言稱其分守之事首節言禮之欲其稱二節言管仲之過乎禮三節言晏子之不及乎禮四節言君子之當禮乎禮有節君子謂君卿大夫也據非其有而取之也管子不當豐而豐晏子不當儉而儉皆以不稱平分也君子行禮其豐其儉可不慎乎何也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如綱之有紀使衆目有所維繫者也紀齊則衆治紀散則衆亂然則禮其可不慎乎慎之何如亦曰豐儉得宜稱其分守而已矣

孔子曰我戰則克 一節

此因上文君子謹禮而引孔子以什之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以成功為克祭以格神為福夫子之戰則克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得戰之道也祭則受福者齊必饗食居必遷坐得祭之道也聖人之謹禮無往而不然者如此

君子曰祭祀不祈 一節

此言祭祀有一定之禮所以明順次之義不順則皆非禮故君子盡志盡物務得乎禮之常也

臧文仲 二節

此言臧文仲之不順乎禮孔子所以正之也移閱

公于僖公之下弗恭之以尊為卑逆祀也而文仲身為大夫乃弗能止婦幣于嬰弗恭之以賤為貴失禮也而文仲身為大夫乃弗能正春秋責備賢者諷孔子均責以不知禮變以祭先炊之神乃古之老婦有功于飲食者耳其禮盛食于盆盛酒于甒是矣而今則以婦幣之禮禮之是以祭日月星辰之禮而祭老婦矣非失禮乎

禮也者猶體也 二節

此言禮制之條以見體次之義禮也者猶體也言禮制之條體不條四句言設之欲其當禮有大有小四句正見禮之條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正見

設之不可不當處經禮三百以下言行禮本于敦下節言施教一于誠見設之之當有如此者自其心之主一無適謂之敬自其心之真實無妄謂之誠敬以行之誠以體之則得其要而設之無不當矣經禮三百是大小顯微之統于宏綱者曲禮三千是大小顯微之散于細目者禮者敬而已矣人能主敬以行禮則經禮有以返其本敬之大而曲禮有以盡其節日之詳如其不敬則任意妄行便無所之如入室而不由戶豈足以造其與哉然此敬心非作而致其情也一真實無妄之心也是故君子之行禮有以少小下素為貴皆用心于內者

也心用于內則情無不竭情無不盡發無不致足
其實理之充塞于內有如此者有以多大高文為
貴皆用心于外者也心用于外則視極其美禮極
其文是其實理之發見乎外有如此者內極其誠
夫是以小不敢益微不敢大外極其誠夫是以大
不敢損顯不敢掩以是行禮設施有不當者執情
言其意之感通者慎言其謹飭不放者敬言其恭
肅由秉者美以見于物者言文以見于事者言
君子之于禮有五 一節

此至一獻孰皆言宜次之事此節言禮協義以
行不可執一論也直而行者情切于中而文畧于
外也故不嫌于為倨然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是
以又有曲而殺者焉則不以直行為拘矣絀而等
者情所欲為而理有所可為也故不嫌其為同然
天地位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分是以又有順
而討者焉則不以經常為等矣漸而播則上之惠
常流于下而不問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于上而
不壅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故而文則分
極尊者文亦極其隆主或哀而莫敵放而不致則
分漸卑者文亦以漸而殺臣道卑而不抗此天下
之名器所以常辨別也順而撫賤者不嫌于借上
也微文末節亦有所不必辨者矣禮之為義各隨

其宜如此豈可以執一行之執擯而播二句是通
乎上下之情放而文二句是辨乎上下之等

三代之禮一也 四句

此言三代禮一道同而其因革則亦隨乎宜者也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變此
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若其所可變革者或素
或青夏造于前而殷因于後益之損之與時宜之
亦莫非禮之所在也何必強其同哉不惟夏商之
禮為然也周人坐尸詔侑無方其設尸之異宜若
此似與夏商之禮不同矣然三綱五常之禮周不
能改乎殷亦猶殷之不能改乎夏也所以然者禮
以脩道德則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矣道一則禮同
聖人不能強之而使異禮豈有不一者哉然周之
坐尸詔侑有人其禮尚文也若夫夏時尚忠故立
尸而卒祭意以人不可以擬神位也殷人尚鬼故
亦坐尸意以象神則宜有以安之也但詔侑之不
文周人尚文不惟詔侑之無方而又侑酬有六尺
群廟之尸皆升于太廟互相勸酬則其文極其備
矣故魯子嘆其猶醢言其文之盛也三代損益各
有其義此正所謂義理禮之文也何莫而非與時
宜之者乎

禮之述人 一節

此言禮主于至敬而不主于使人故祭者有所宜用也禮緣人情而制祭于天理之公者也若其生于人心之欲而安襲以為便者則雖可以言禮而不可以言至故自祭禮觀之郊祭重禮也先薦血則遠于人情祫祭之禮稍輕故血腥同薦則去人情稍近矣社稷五祀之禮益輕故血腥與爛同薦則去人情最為褻近此見禮之近人則非至極然則何莫而非隨宜以用之者乎

是故君子之於禮 二節

此言君子行禮之誠故一守法于先王者也謂君

子行禮漸次謹慎不敢直情而徑行豈過意而故為極致之情以取親美哉蓋自先王制禮本諸誠欲以為節文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後世君子亦惟守而行之以自盡吾心之誠敬焉耳豈自我作始而故為是情也哉故自賓禮而親之而若相朝必以介而後行若煩文也然無介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賓主相見必辭讓而後進若厭節也然無辭讓則太迫促而無禮之容是賓主之禮漸次以行其敬非過情也自祀禮而親之魯將祀上帝也而先于煩宮告后稷晉將祀河也而先于惡池齊將祀太山也而先于配林天祀者為尊配者為卑先

配而後祀若逆施也然必三月繫七日戒三日瘠而後祭慎之至也故必由平達尊以行乎慎使不先配則迫促而無祭之誠亦非交神之禮矣是祭祀之禮漸次以行敬非過情也知此二事則九天下之禮皆必有漸行之而不主于急遽也可知矣然則君子之禮何莫而非取法于先王者哉

故禮有損詔 一節

此因上文言禮有漸次而推言之謂禮容不可急速故有損詔以詔告之樂工無目難于循序故有相步以輔導之此二者亦皆溫藉之至也溫藉之說有二意一謂以溫潤相承藉使行禮者有文以相援有恩以相愛相樂者以扶其顛以持其危也一謂行禮作樂使其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溫之和至也無此二說尤為有味知和禮相樂者之不貴于迫切則君子行禮作樂之常有漸次也可知故曰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禮者反本脩古 三節

此言禮主其簡而學之非難也本心具于我運物而遷者多矣禮則在乎反而思之以全其天付之初禮制存諸古派俗而失者多矣禮則在于脩而舉之以復乎聖制之初此可見禮本至簡而非徒事于煩文者也故自反本觀之凶事不詔朝事以

樂是後人心之物者如此自脩古親之尚玄酒黃
鸞刀設簠簋是後禮制之物者如此由此觀之可
見先王制禮文雖至煩而意主于反本脩古則其
體又未嘗不至簡也惟其有主是以後之君子可
稱述焉以明其理而多學焉以習其事尚何煩之
為患哉制禮推開泛言不專指上二事多學即行
禮之謂非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無節于內 一節

此言禮為脩己親人之要謂天下之事無常形而
禮之于事為甚切自觀人者言之觀之欲其察也
無節于內則無以審其得失察之欲其得也不由
于禮則無以得其是非自行已言之作事不以禮
則放肆無拘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則妄誕不經
弗之信矣由此觀之可見禮也者脩己親人之急
務君子欲不失于天下皆以禮為之根柢者也禮
非物之致乎

昔先王之制禮 一節

此言禮之有其義而君子以義行乎禮也謂禮非
財不行而財之所用各有其宜故先王之制禮非
虛文也必因其財物而推極其用之之義焉耳致
推極也言以財將敬而推極其報本之誠也何以
言之先王為郊社之大事必順天時以行之而特

卷之三

十一

三

牲玄玉于是乎用矣為春秋之朝夕必放日月以
行之而蒼玉即璧實祭玄牡于是乎用矣為萬之
祭必因丘陵而為之而九牢十六豆于是乎用矣
為下之祭必因川澤而為之而七牢十二豆于是
乎用矣用物以行祭禮如此其心果何所為哉蓋
常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
如此乎勉勉不已則其報本之意油然而生于其中
矣故用財以事天而日月之祭因之所以報生物
之功也用財以事地而山川之祭因之所以報成
物之功也然則先王用物以行禮夫亦推極其報
本之誠耳而豈為是虛文也哉舉祭禮之一節則
九五禮之中有關於用財者何莫而非義之所在
哉作大事四句且只言其制禮用財未可使露出
義字至末二句方言所致之義在于報本雨澤是
天地和氣交感所降者舉天地則日月山川在其
中矣舊說上四句為因財致義之實下二句又作
因財致義之故不可從

昔先王尚有德 一節

此言先王積誠聚祭而獲自然之效謂先王之將
祭也以行禮必備衆職而命職貴乎得人故于有
德者則加諸上位而尚之于有道者則隆以體貌
而尊之于有能者則因能授職而任之是三者以

卷之三

十一

其備諸已而言皆謂之賢舉而置之左右則宜無不備矣以其列諸職而言則謂之衆聚而誓戒之則人無不誠矣助祭執事之人尚無不精選以誓戒若此則君心之精白而戒謹也從可知矣聖人積誠于有素若此夫是以因祭天地之禮而獲自然之福瑞物之臻休徵之應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是故聖人恭已南面而天下大治夫何為哉蓋明足以達乎天則人無不達矣誠足以格乎神則人無不格矣天下大治尚何待于作為哉若使積誠無素則擇人亦未必皆賢神且不享矣何望于天下之大治耶四事天四句文義不辭蓋享帝

卷之三

三

于郊即事天之禮升中于天亦不可與天地之祭對舉升中之事若以為崇信宗即其禮恐巡狩初至尚未見諸侯未考其治功亦不應先升其功況升進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何至即成風風降龜龍格吉土或言是古帝王建都之地如曲阜平陽之類恐巡狩所至無郊天之禮若以為時王初建都而郊恐又不可為常禮此皆不通知是漢儒之難天道至教 一節

此言天人德教之至以見效法之有本天道陰陽之運擇聖人之禮樂故為至教聖人禮樂之作法天地之陰陽故為至德下文皆舉諸侯時祭之禮

以明之廟堂之上至應鼓在東是故禮樂之屬以西方為上取地道尊右之義也若在祚六句是主祭之位以東方為上取天道先陽之義也君西酌犧象二句是禮文動乎上也懸鼓應鼓相應于堂下是樂文應乎下也夫惟禮樂交動則獻酬交錯肅雍和鳴盡吾禮以敬親而親必享之致吾樂以交親而親必格之幽明皆得人鬼咸宜至和之妙何以加此此見聖人之至德取法于天道之至教即時祭之一節而其他可知也和字兼禮樂之儀感格之深二意講若只言禮樂而不言感格猶不見其德之至處

卷之三

三

禮也者

一節

此言禮樂所關之大而君子慎之也首二句言禮樂之各有所主節事二句言禮樂之各有所用親禮樂至知人之知言禮樂所關之大末句言君子因其大而當致其謹也禮主于報本反始禮之本體然也樂主于彰德象功樂之本體然也禮惟反其所自生則是未有此禮之先而人已有報本反始之事先王恐其過中失正故制為郊廟之禮以節之使其合於中道耳樂惟樂其所自成則是未有此樂之先而人已有彰德象功之志先王恐其縱欲宜准故修此文德武功之樂以道之使之得

其本心耳。夫禮樂之作也，惟其本于事志，則禮樂之成也，可以察其治忽，故觀其禮序而樂和，則世之治可知，觀其禮惡而樂淫，則世之亂可知。豈必治亂之既形而後見哉？選伯玉曰：君子之心明，處治亂之既形而後見，我選伯玉曰：君子之心明，處慎乎故，君子與人交接，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必玉帛之交，饋而後慎也，允威儀言語之有序，皆禮也，皆禮則皆慎也，不必鍾鼓之鏗，鏘而後慎也，允威儀言語之合和，皆樂也，皆樂則皆慎也，每致其慎，則志道事節而禮樂之大原大本在是矣。其治天下也何有？

太廟之內

四節

此言諸侯廟祭之主敬無往而非敬也。首一句統言一敬字，下密分言敬之之事。舊說夫婦親其事，內外備其官，求神非一方，祭神非一日，分為四段。覺非不如只以三段說為高，謂君臣內外各執其事而洞洞屬屬，異神之享其敬一也。三品皆不同位，恐求神而未得，故隨在而告之其敬一也。既祭于堂矣，又祈祭于外，蓋不知神之所享，果何所在，故隨時隨處而求之其敬三也。洞洞與求而未得與于彼于此，是三段致敬之意，故曰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二句，輕從君從夫人正見主祭者之敬。

不可自作一段

一獻贊 一節

此言神之尊卑而祭之禮有隆殺也。一獻之神乃群小祀也，其神卑故其禮質如薦熟，肉獻幣帛之類。三獻之神社稷五祀也，其神稍尊，故其禮文如血腥蠃同薦，又設主于所迎尸于與之類。五獻之神四望山川也，其神又尊，故其禮顯盛，詳著如視三公視諸侯之類。七獻之祭祭先公也，其神益尊，故禮重，心肅洋洋乎如在之神，如約禘蒸嘗之類。此諸侯通行之禮也。

大享

一節

此因上文而言禘祭為王者之禮，謂七獻之禮諸侯所得通行者也。若禘祭之禮名為大享，其禮尤獻其惟王者所得專行而非諸侯之所得者乎？何以言之？牛羊豕之三牲，魚鼈膾腊此四海九州之美味，明王者能得四海之惟心于其明也，蓬豆之薦此四時之和氣，明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于其幽也，諸侯所貢之金則以內之于廟，以示諸侯之親附也，諸侯所進之玉則束帛而加于上，以陳諸廟所，以尊此王之傳象德也，龜為陳器之前列，以其先知故尊之也，金為陳器之次，列以人情之同好故卑之也，丹漆絲纁竹箭亦皆陳之示

王者與衆共財而非侯邦之得私也其餘無常記
各隨其國之所有來貢亦畢陳之示王者德澤及
遠而能致遠物也諸侯為助祭之賓禮畢而出歌
陟夏之詩以送之和之以樂也由是觀之陳列盡
華茂之美而備物不匱奔走盡內外之臣而祀典
極隆蓋重大之禮而非他祀之比故惟天子得以
行之而諸侯莫與夫大享其王事與自三牲魚腊
至與衆共財是侯邦所貢其餘無常貨三句是外
邦所貢陟夏是祭畢送賓之樂亦在廟中璧琮琥
璜四者為璧錦黼黻四者為帛尊德是尊王有
此溫潤等德足以配祖考之德故陳于廟若作諸

祀禘于郊

一節

此言禮盡人道之大而君子之所宜察也先王郊
祀之禮極其簡素至敬無文敬之至也宗廟之祭
必求備物愛心所形仁之至也喪之哭泣踴踊非
偽也采蘋之誠中心達于面目忠之至也飲之衣
服葵之器具非觀美也愛親之至如是然後盡于
人心仁之至也諸侯來朝為賓大夫來聘為客行

此二禮皆有燕有享享則賓客用幣于主燕則至
用幣于賓客非貨取也誠意厚于中禮文將於外
埋所宜然義之至也夫禮寓仁義之至如此然則
君子欲親仁之愛也必于宗廟喪葬之禮觀之欲
親義之敬也必於郊祀賓客之禮觀之何也蓋仁
義蓋諸中者也禮著于外者也蓋諸中者無形而
難知著於外者有迹而易見愛之與敬乃仁義之
所發而禮之所由行者也故以體言禮非仁義不
立則仁義為禮之本以用言仁義非禮不行則禮
為仁義之本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以其用言之也猶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亦以其用言者也註附于身附于棺即備服器
之事不可從行朝聘之禮則有燕享之儀四字不
平或云賓客朝聘乎至至國燕享乎賓恐未是仁
義以用言本非根本之謂乃大端之謂也

甘受和

一節

此言禮待人而後行謂禮文至煩未易學也人欲
學之惟其心之忠信而已蓋甘者味之本質白者
色之本質忠信則禮之本質也心存忠信則純乎
天理事皆不苟故可以學禮自有體驗擴充之實
功如有敬天尊祖之實心則郊廟之禮可行有哀
戚恭敬之實心則喪葬賓客之禮可行苟無忠信

之人則每事虛偽禮豈可以偽為于外哉由是觀之信乎禮以得其人之為貴未有調和而不以其未有繪色而不以白望有行禮而不本于忠信者乎學禮即行禮謂學而行之也以前皆言義理禮之文至此方結言忠信禮之本而歸重于得人下文引孔子之言見非人不足以行禮也引子路之事見得人可以行禮也

誦詩三百 一節

此言禮不可以易行正見苟非其人則禮不虛也盡言語之長者或誠敬之未至故一獻之禮亦不足以行之禮之小者容可以勉強其一端而禮

之大者或不能融會其全體故大事大旅享帝之禮未易以舉之可見禮愈大者行愈難如此然則言其義者其可以輕議乎哉必存乎忠信以立禮之本明乎義理以備禮之文揆之而後言言之而可行然後為不輕議也禮豈可以徒言虛行哉

子路為季氏宰 二節

此言子路救失禮之事正見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季氏行祭自朝至其入皆倦怠則不教大矣故子路矯之以速正祭之時血毛詔于室也時則外人將饗至戶內人即戶受之是內外相交取于速也正祭之後饋尸于堂爨定詔于室也時則階下

將饗至階堂上即階受取是上下相交取于速也質明二句其速可知矣禮貴于雍容子路行禮之速如此而孔子善之者何哉蓋去煩文而金紫散則有以得禮之本救時弊而反古道則有以權禮之宜此夫子所以善之也禮運記禮之綱以孔子子游為始禮器記禮之目以孔子子路為終此可見聖人為禮法之宗天下萬世之所折衷者也

郊特牲篇

郊特牲 一節

此言禮以少為貴之義謂天子之祭天禮之事者也止用特犢若降而社稷則反用太牢諸侯之膳

天子禮之尊者也亦用特犢若天子食諸侯則反用太牢所以貴少而不貴多者何哉貴其誠之義也蓋犢未有牝牡之情其誠可貴故天子之尊天諸侯之尊君亦取其誠以將吾之誠此其所以可貴也若品物雖煩而誠敬不足則亦何足貴哉故牲之孕者其情散矣諸侯不勝天子則不食也有司不供祭帝則不用也此非所以貴誠之意乎

大路繁纓 一節

此因上文特牲之義而詳言禮之所貴者如此大路以祭天者其繁纓止于一就降而廟祭之先路則三就又降而雜用之次路則五就是敬之至者

不尚文而貴其質也郊以祭天則先薦血降而大享則血腥同薦又降而三獻則血腥同薦又降而一獻則惟薦熟是敬之至者不享味而貴氣臭也郊先薦血故云貴氣臭後薦腥爛熟故云不享味此節以大略郊血為主下文但借以形之耳。

諸侯為賓 二節

此因上文不享味之義而推言之謂不享味而貴氣臭豈惟祭禮為然賓禮則亦有然者諸侯來朝為賓天子于廟中灌之惟用鬯而不用齊以鬱香有芬芳之氣此非貴氣臭之義乎既灌而享惟以股脩為上而不上太牢以股脩無豐厚之味此非

不享味之義乎然此賓禮不惟有貴賓之義而且其禮皆三重廟則主君之受酢爵亦不必撤席稱其三也若主君享聘卿之上介介之席卑也則主君亦撤去二重而以單席受介之酢爵是降諸侯之尊以就大夫之卑稱其卑也在賓不失乎臣禮在君不失乎主道其貴稱之義一誠敬所發而已夫禮豈可以一端盡哉上大享是王享諸侯下大享是諸侯自相享享神有樂 一節

此言行禮而樂之用否有其義謂春享孤子春祭宗廟皆有樂秋食耆老秋祭宗廟皆無樂其故何

也順陰陽之義也何以言之九飲清虛是養陽氣九食體實是養陰氣故春祠秋嘗同一報本春享秋食同一報功其義本一也而食嘗之無樂異于享祠之有樂者何享祠主于飲而飲養陽氣也則宜于宣暢故有樂食嘗主于食而食養陰氣也則宜于凝寂故無聲蓋九樂必有聲聲音氣之為也氣則行于天而屬陽矣是以享祠得以用之食嘗屬陰安得而用樂哉祠主裸獻嘗主饋食享主于飲食主于飯或就入于春祠而秋嘗之內以為養陽養陰之義則一此亦不差但不若此講為快實為粗奇 一節

此言陳器者順天之道實器者貴人之誠謂自一鼎至九鼎皆奇順陽之義也自六豆至十六豆皆偶順陰之義也夫鼎俎以實牲體謂之天產其奇宜矣豆何以數偶蓋豆之實皆非芹蒲菱芡等粟皆水土之品也水土屬地則豆所實者則地產矣向為而不偶哉不敢用衰味不敢貴多品非故菲也以其交于神明不可同於所安養之甚貴誠之義也俎即隨鼎遷即隨豆設不再言有以天產地產即入于奇偶之內恐下句說不去

賓入大門 一節

此言燕享之禮樂有關於萬事之辨宜古者兩君

相見有燕享之禮賓入大門而以金奏肆夏之時
是詩也震疊諸侯式序在佐本嚴敬之詩也以樂
奏之所以示賓主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也主人
樂獻爵于賓樂皆作賓飲卒爵樂皆止所以示其
盈而能反和不流故孔子安歌之及賓莫酬爵
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賓主有如文
王之德也升歌之時歌者在上嘏訚在下以人聲
之貴于器聲故上之也行禮川樂答有其義如此
然則禮樂之作豈虛文哉彼肆夏笙歌之類皆樂
也樂雖不同而同于聲音之屬聲音氣之為也氣
行于天屬陽樂非由陽來者乎莫酬卒爵之類皆

樂生

主

禮也禮雖不同而同于儀則之屬儀則質之為也
質具于地屬陰禮非由陰作者乎天地之陰陽惟
其和也故萬物以始以生而無不得其所以然則賓
主之禮樂惟其和也則萬事以序以和而無不得
其宜者矣然享之禮樂豈徒文具而已哉歌者三
句只是申明升歌之意下賓主之德無所象或云
歌者在上歌清廟訚竹在下以管吹象武似乎貴
文王而賤武王未可也尺渾渾渾說過為高陰陽和
句次主天地言下補出賓主之禮樂方完全順快

樂節無方

一節

此言先王制貢之法而因其陳貢之義不主登

祀言謂常貢之法庭實所陳非一方之幣豈取
而無制者哉土地有宜否之物則別而取之物不
強其所無土地有遠邇之期則節而致之物不煩
乎朝見此制貢之法取之以義而又安之以仁也
然其所陳豈無義哉龜為前列重先知也以鍾次
之以金為人情之同歌和樂而參居庭實之間也
諸侯見天子錦黼以虎豹之皮表其德之所施者
博威之所制者廣能化猛暴為柔順以武夫為干
城也諸侯見天子以束帛而加璧于上言往進此
比德之玉于有德之人也庭實所陳各有其義如
此然則明王豈貴異物賤用物不慎其德而求遠

王制

主

人之咸賓者哉舊說旅幣三句為方物畢陳下言
方物序陳無意味此往德與前尊德不同前篇主
祭是天子尊祖此主貢是諸侯尊天子帛即誘數
錦黼璧即琥璜璧琮四者相配

庭燎之百

二節

此至湯王以下皆言朝覲失禮之事庭燎之百天
子以照來朝之臣者也齊桓公賢侯也而先借之
肆夏之詩諸侯以迎來朝之賓者也趙文子賢大
夫也而先借之其何以率諸侯哉

朝覲大夫

一節

此言人臣從君無私覲之禮下皆詳其所以不可

私觀也聘禮大夫執圭專使君不行而已獨往則
宜有觀以申信為賓之禮然也若朝禮從君而來
則為敬已之君而不私觀于人為臣之禮然也今
從君以來乃庭實私觀大夫何為此于諸侯之庭
執人臣之禮無外交不敢二心也今若此是二君
矣故曰非禮

大夫而享君 一節

此言臣無召君之禮大夫強則不止於召君矣故
當殺然至于殺大夫則國亦可知矣

天子無客禮 一節

此言君無下臣之禮上五句只是言其尊之無對

是起下之詞觀禮一句乃正文也春秋夏宗天子
雖以車迎諸侯然至于廟堂之上君未嘗不南面
臣未嘗不北面秋觀之禮則併車迎之事亦無之
曰不下堂者南面而見諸侯之謂也夷王以下則
不以南面自處而等于列國之君矣故為非禮

諸侯之宮縣 三節

此不專指朝觀因夷王以下而推言之也謂君臣
之分不可僭差必大君有以統其權而後臣子有
以安其分夷王既下堂見諸侯自失其取矣故諸
侯僭天子之禮樂大夫僭諸侯之禮樂皆由于取
之無道也所以天子微則諸侯僭大夫強則諸侯

角于是乎相責以等相觀以貨和賂以利而天下
之禮遂亂雖在下者之罪實在上者不能制之耳
以先王之定禮言之諸侯雖出自天子然不敢以
天子為祖而但祖其始封之君大夫雖出自諸侯
然不敢以諸侯為祖而但祖其始爵之人則諸侯
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可知矣三桓乃主
公廟于私家其僭甚矣雖微八佾之僭有由然哉

天子存二代 二節

此言先王之待亡國仁之至義之盛也存二代之
後是封為上公以賓禮待之尊賢是尊禹湯之功
德不敢忘也不過二代謂二代之外雖有功德猶

以世遠澤微故其子孫但封三恪而不上公待以
臣禮而不賓之也存後仁也不過制義也不臣高
公仁也寓公不繼世則可臣其子義也

君之南向 一節

此言君臣正位之義見人君當憲天以出治人臣
當竭力以對君居其位則思盡其職始不愧也

大夫之臣 二節

此二節言大夫尊君之禮見答君之義也

解人楊 一節

此言孔子朝服侍楊之義款神依已而安也
射之以樂 二節

此二節皆言射之當學。謂射禮用樂無得之難。如此人可不習乎。懸弧之始。已有射道。辭以不能。則愧懸弧矣。人可不習乎。樂無天子賜虞以下言。

三日齊 二節

此皆常時失禮之事。故孔子譏之。

社祭土 六節

此言成周祭社之禮如此。首節上二句立社之義也。下四句祭社之義也。二節立社不屋之義也。三節言報社之隆。以其有同天之功也。四五六節言重社之事。正見其所以報也。謂社祭土神而主陰氣。蓋地乘陰土陰氣。即所以祭土神也。設主北向。

從其陰也。君之南向答其氣也。日必用甲言其為天子之首也。地以形而終萬物。天以氣而始萬物。原其始以要其終也。用禮之義蓋如此。天子之大社所以不屋者何。蓋以受天地之風雨。則物生。受天地之霜露。則物成。故不為屋。所以達此氣而使之新合也。亡國之社則屋之。示不受陽于天也。設之薄社不惟屋之。而且北。肅示陰明。則物死也。知屋之者為不社。則知立社者貴不屋矣。然報社之禮所以極其隆者何。居蓋所以明地道之大也。何以見之。地道博厚而載物者也。天道高明而垂象者也。惟載物故人之利用厚生者取諸地。惟垂象

故人之興事制器者法諸天。法不乎天是天不尊。而有教人孰不尊乎。財取于地是地不動而有教人孰不親乎。地之功有同乎天如此。聖人可無祭以報之乎。故郊以報天其禮既隆矣。社以祭地而美善其報之之禮。則取財者不至忘其功而親地者可以達其情。廢幾可報於萬一是故有家者祭之于中。當有國者祭之于社。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而申美報之意也。以報社之事言之。為社事而一里皆出不愛其情也。為社田而國人畢作不愛其力也。為祭盛而丘乘供之不愛其財也。愛報之禮如此。亦以土者物生之本。始美以報之。正所以反思乎始生之功也。社之為義如此。此可見盡天下之人無一而不極乎報社之誠。所以謂之神地道也。然如祭唯天子行之。社祭則君臣上下皆得行之。何哉。天尊而地親。禮殺以父事之而不敢棄親。故以母事之。而致其敬。此又聖人報本反始之微意也。

季春出火 一節

此言教民振武之禮。因祭社而遂言誓師亦在平社也。仲春出火二句可田之時也。簡其車賦至冒變是講武有法也。流示之念至不貪其得是獲牲以禮也。惟講武有法故以戰則克。惟獲牲以禮故

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 十二節

此言成周郊祀之禮首節是巡狩告天之事下皆冬至祭天之禮郊之祭至主日也是祭天以主陽備祭地以主陰也北南郊至貴誠是言行禮之有其義郊用辛二句是言用日之有其義下如至戒百姓是未祭而執事無不敬至皮弁一節是將祭而待事無不敬王被袞二節是正祭而法天以行禮帝牛一節是重祭而推祖以配天謂巡狩所至柴以告天不擇日者也若夫畿內常祭則以冬至祭天天屬陽冬至為陽生之始日漸長矣故以是

日祭天迎其氣之至也然天則專而無為不可以狀求故報天之大事但借日以為主日陽也主陽氣之義也為北域于南郊後陽方也掃域中之地而祭之不敢為位貴其質也罷用陶甒象天地本然之性不假人為也因北于郊故稱郊祭牲用騂周所尚也用犢貴其誠體也行禮之義如此其用日必以辛者何周之始郊也適遇冬至是辛日自是相傳用至後之辛日以物生于天而成于秋辛為正秋且取自新之義也用日之義如此郊用辛日無容卜矣牲牢之類或用卜者未免之先則往告于祖廟以祖能始事尊祖之義也命龜以卜則

作用于禘嘗以禘能成事親考之義也卜之日有司以祭謹警戒命令執事之人于澤宮王亦聽之以其舉大事不可不謹故聽其命令而遵行受教之義也聽其警戒而自省受諫之義也方有司獻王以警戒命令之事至于庫門之內集百官而戒之以其疏而舉故外之也于太廟之內集同姓而戒之以其親而尊故內之也未祭之先而執事致其敬若此則君心可知矣及將祭也先王衣皮弁之服以聽宗伯報時日之早晚聽宗祝報牲事之備其益以其尊匪天不敢不敬人君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示民以嚴上之義也嚴上何如表者則不哭矣不敢言服矣祀掃天道矣鄭為田燭矣皆不待命令而民自聽從以大君極尊天之誠故小民亦極尊君之敬耳將祭之時而特事致其敬若此則君心可知矣至于正祭之日王所被者龍袞其章十二以龍為質繪以日月星辰所以象天有日月星辰之章也王所戴者冕璪璪王十有二旒所以則天有十二月之數也所乘黃車貴質素之如天也所載之旗十有二旒或畫龍章或畫日月象天之無所不有也夫自日月星辰之著明十有二月之巡運實為以為本體龍馬為變化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或則之于象而

則之于車旂如此可見郊之祀也雖主于報天而必所以明天道也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一事之歸謏莫非其全體之呈露此正所謂取法于天此正所謂導天美報之事也報之之美豈多物為貴哉亦貴其誠而已矣故帝牛不吉則取稷牛而用之蓋帝牛非預養不可而稷牛則具備亦足矣此事天事人之別也即此觀之祭天之物為上而後稷即次之則后稷之配天也可知矣所以配天者何也以萬物本乎天本乎祖其功同也功同則報同夫豈得不推祖以配天乎郊祀既以祖而配天則是祭也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之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之常祭固亦有報反之情而不若郊祭極報反之大故曰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先王郊祀之義其深遠哉此章與上章通看大報天而主日即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兆于南郊即大社不屋也日用辛即日用甲也卜郊三節即唯為社事三節也郊所以明天道即社所以神地道也上章言取財于地故親地親地故美報此章言取法于天故導天尊天故美報上章因祭社而言報武之禮亦起于社此章因郊祀而言報祖之禮亦起于郊前後文勢照若符節此古人制禮之妙用意之深非潛心體玩不易得也

天子大蜡八 十一節

此言蜡祭之禮為先王報本息農之深意蜡祭八神究始為之蜡者索也言求索其神而祭之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物成之時有功于民多矣故聖王求索其神而祭享以報之蜡之由起與其名義蓋如此以八神言之先畜一司畜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啜五猶虎六坊七水庸八此八神者以先畜神農為主以司畜后稷為配以司百谷百種之神為從祭此三者所以報其教畜之功不可忘也教畜之功享之固云宜矣而田畯之官郵亭之舍猶虎之屬亦在所享者何居蓋祭以報功仁也不惟享農而又及于表啜禽獸則忠厚之仁于是為至當祭而祭義也不惟祭農而亦及于表啜禽獸則裁制之宜于是為盡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夫自先畜以至表啜有功于人知之矣禽獸坊庸未見其功也而亦在所享者何居蓋古之君子于凡民物使之供事而有功者則亦必報之而不忘是故迎貓為其能食田鼠迎虎為其能食田豕此皆為民除害者也除害則有功矣故迎其神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者以坊能畜水障水水庸能受水洩水惟能畜與受則田不乏水而旱有所備惟能障與洩則田不貯水而潦有所備此皆為民興利

者也興利則有功矣故亦在所祭也于報功之事而各當夫慶事之宜此蜡之祭所以為仁至義盡與蜡之祝詞有曰土反云夫土所以培稼穡故款反宅而無崩圯水所以潤稼穡故款歸澤而無泛溢此重稼穡故款母作草木妨稼穡故款歸澤于今歲合聚之時而為來歲有秋之祝先王所以重民之天者固如此祝詞同異于常祭先至于祭服亦豈常祭之可同哉皮弁素服葛帶榛杖祭蜡之服然也夫素服送終之服也葛榛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無謂哉祭以報功仁之至也因其將終而慶以送終之禮則又為義之盡矣既蜡之後乃行臘祭行祭之服則以黃衣黃冠蓋以此時將勞農以休息之故衣冠皆黃所以必黃者何義野夫黃冠黃冠原為草野之服也以其所服而祭神蓋示以終歲勤動今幸有秋先祖五祀之賜居多也故以務農之服與先祖五祀樂此豐年若曰我之所獲自農而得神之聽之其將黜相于冥冥乎此于息農之祭而不忘乎務農之心如此不寧惟是蜡祭之後諸侯之貢鳥獸者當至矣使者草笠而來亦以野服為尊尊其以此從禽而助王事也及使者歸則大羅氏附使而告諸侯一則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非專為諸侯也言農民終歲之勞不

可以禽荒色荒而病民也一則曰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非止言天子之儉德也言諸侯當施富于民不可好貨無厭以損民也此于納貢之禮而不忘乎息民之心如此然蜡祭不惟圻內行之也諸侯之國亦皆通行而因蜡以記其豐由以由年言之其國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示民謹于用財不敢妄費與百姓同其憂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示民豐年用財可以寬縱與百姓同其樂也既蜡而收民皆思休矣故君子不興功一則遂其休息之願一則養其來春之力何莫而非以民之心為心者乎此章蜡有二義上六節言報神之禮下五節言息民之意報神所以祈民之福息民所以固邦之本蜡之為義豈淺哉蜡祭八神張揖去昆蟲而益以百種此極有理蓋昆蟲害稼祝詞既歌其母作矣何為祭之百種之神經文既曰祭百種以報焉矣何為狀之有謂百種為先帝司養之所司者意亦疊床文氣亦不順合聚二字猶金聚也對祭散而言萬物至此皆翕聚矣註解閉合欠安坊與水府之下亦要補出仁義之意皮弁二節不重服宗只重祭宗上節以送終之服送物所服祭神所以象農作之勤若與神共樂之也仁至

義並三節意頗不同前節仁義兼重後節專重義
字大羅氏三節是年年致貢之期皆在蜡祭之後
故因其來貢而示以息民之意記四方一節是天
子之仁恩始于一處而終皆遍及也順是五氣時
若成是五谷皆登寬是用財之裕縱是勞飲之賦
恒豆之菹 一節

此言諸侯之豆不得比隆于天子。豆必有道以酢
菜充之亦必有醢以肉醬充之食必兼此而後美者
也諸侯每日常進之豆與祭禮饋食之豆謂之恒
豆。恒用水產而醢用陸產視天子之水陸兼全者
異矣諸侯常進有加之豆及祭末醢尸之豆謂之
加豆。菹用陸產而醢用水產視天子之水陸兼全
者亦異矣。此上下之分見于豆食者如此。專主廟
祭者與註不合。

蓮豆之薦 四節

此泛言天子交神之禮不在于儀物以見極誠之
為貴也。宗廟之中有恒豆有加豆其所薦者備並
醢兼水陸是蓮豆之薦水土之品也。當此之時豈
無常饗之味豈無多品之珍而皆不以為尚者亦
以交神之義以誠敬為主而不以食味為近耳是
故先王之薦可食也。云所以然者何也交神之
道以遠人為敬以近人為棄其好樂安之類皆人

情之所安樂者也交於神明之義豈可同于人之
所安樂者乎。若夫郊祀之禮豈無醢酒之羹而以
玄酒明水為尚以水為五味之本故貴之也豈無
黼黻文綉之美而以疏布為尚以布為女工之始
故復之也豈無筮簞之安而以蒲越索縣為尚明
其為天地之性也大羹不和貴其味之質也大圭
不琢美其玉之質也不用丹漆雕鏤之飾而用素
車之乘尊其木之朴素也凡此皆以貴其質而已
矣蓋天道之大無物可稱其德不若事之以質之
為敬故必以是為貴也所以然者以交神之義生
於存誠而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甚故必如是之貴

質而後可稱于交神也則亦豈敢以文為尚乎。然
宗廟之中又有所謂鼎俎蓮豆之數乃取法乎陰
陽者也。有所謂黃目之尊乃盛鬱金之上尊也。法
陰陽者不待言而可知矣其曰黃目者何黃者中
央之色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鬱金之酒酌于
中而清明之氣達于外猶祭者精誠積于中而禮
文著于外也祭天之禮又有所謂掃地而祭者何
蓋至敬無文取其質也。有所謂煎鹽之尚者何蓋
天成之味為可貴也。至于宗廟之割肉不用割刀
而用鬻刀者何以其斷割之義為可貴耳。義者利
之和也使和而不斷固非所以為義使斷而不和

亦豈義之得中者哉故必有鸞鈴之和而又有斷
割之制然後為義之全而可貴矣此章却廟之規
前後迭出只可隨文解之不必另立主意所以知
為天子之禮者以諸侯不郊故也籩豆句雖與諸
侯同而水土全列實與諸侯異此非侈其盛也言
其質素而非珍羞也酒有三而玄酒不在其中醴
有五而明水不在其中此二者皆水也疏布非衣
乃覆尊之中也如是而後宜專承此節有以為燕
承上節者強尊以整尊為下自尊為中黃目為上
目者氣之清明是言人之目精屬水而其氣清光
屬火而其氣明清明之義也三句皆言制禮之義

冠義

七節

此至篇末言禮各有義將言祭祀之義而先以冠
昏張本故此章以冠禮言之首節言用緇布為冠
之義二節言冠適子之義三四五節言三代三加
之義六七節言冠禮通乎上下之義知本士禮天
子諸侯大夫道得行之所謂經而等也謂始冠緇
布冠者何義犬古冠布故布之緇則玄也故緇之
然未有垂下之緇也故孔子謂其未聞冠後即當
棄者以非時王之制也適子與衆子不同故冠之

于祔階明其代父之義也醢之于客儀敬其成人
之義也三加彌尊示以克廣志意以造成德稱此
尊服也冠而後字之貴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以三代始加之冠言之雖皆緇布而名各不同周
曰委貌言其安正容貌也殷曰章甫言其表明大
夫也夏曰毋追言其形之似堆也以三代三加之
冠言之不皆爵弁而名亦不同周曰弁言光大也
殷曰冏言覆飾也夏曰收言飲奠也以三代昇加
之冠言之皮弁素積三代所同其冠曰皮弁以白
鹿皮為之其服曰皮弁服用十五升之白布為之
而辟積其要中冠服同色質素可貴故三王共之

然大夫以上無冠禮而用士之冠禮者何哉古者
五十服官政始為大夫何冠禮之有諸侯之世國
雖未必皆五十亦未必皆二十也亦何冠禮之有
其有冠禮夏之末世所為耳不惟諸侯雖天子之
元子有天下之望者所行亦士之冠禮所以然者
以一日未正乎天位則一日猶是士也未有生而
即為天子者則亦安得不以士禮行之哉無有生
而即貴言有德乃有位也天子且然況諸侯乎故
諸侯之世子雖得請命于天子繼世而立亦必以
其德象前人而後立之未立之先猶是士也安得
不以士禮行之自諸侯而下或上大夫卿或下大

夫爵之有等以德為殺也未爵之先亦士而已要
得不以士禮行之士有冠禮而無謚禮有冠禮古
禮也其有謚禮乃今制爾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大
夫以上始稱爵士無爵者也安得以謚稱之何也
冠所以敬乎名者也謚所以代乎名者也敬名者
雖所以責成人而未卜他日之如何代名者必德
足以稱其位而始有追述之詞然則大夫以上有
德乃有位者也故有謚以頌其德士以下未卜其
終者也故不為謚禮而但有冠禮要之士由成人
而上使日宣其德則未必不有爵而有謚矣大夫
自未爵以前使不侮乎成人之德亦何以得爵而

得謚哉此冠之與謚相為始終古之天子諸侯大
夫所以必用士禮冠乎者欲使成人之道非積
德不足以稱位而代名之謚自初冠而已責成者
也冠之為義其旨深哉醴適于子客位初醴曰孝
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醴曰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
醴曰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此皆加禮于有成之人
而期之以福也三加祝詞初加緇布冠祝之曰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次加皮弁祝之曰敬爾威儀淑
慎爾德又次加爵弁祝之曰兄弟具在成厥德
此皆喻其志意而期之以成就此德也賓命字之
詞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此是敬名而期之以俊

髦也冠昨醴客侑惟適于三加與字燕眾子皆所
以責成人也

禮之所尊 一節

此因上文言冠之有義而推言之謂先王制禮有
義有數數者文為之末由義而生者也義者理義
之精以數而行者也二者雖不可相無而所以為
之本者義焉耳故禮之所尊豈徒以其文為之煩
為可貴哉亦以其義理之精本于天理之自然人
心之固有足以達是禮之本體者為可貴耳故明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若失其義而徒陳其
數此不過祝史之事耳豈君子之所貴者哉故其

數可陳以其粗迹在外而人可得見也其義難知
以其精微在中而非學則不易知也誠知其義而
又致以守之則是極深研幾非徒聞見之知謹始
慮終非徒文具之行將見知之無不明守之無不
固則于義之所在察之由之無一毫之不盡自將
本之躬行心得之閒而措之制度文為之下以防
範人心以綱維世變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
平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不外是也而況于凡事
乎此見禮之所尊尊乎其義而已矣人之行禮可
不先明其義乎適章泛議不必入冠字

天地合

五節

此言昏禮之義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男女合而後人道出焉天地者萬物之始也昏禮者萬世之始也而可不重乎故先王立之取于異姓所以杜于遠嫌之義以厚其別也幣必誠敬詞必腆養所以告戒為婦者以正其誠信之行或直信以事人或以能正其終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為婦之義也也男子親迎者何男先于女即剛先于柔之義也豈惟男女大主統而地主生君出令而臣從之其剛先于柔之義一也男必奠雁以為贄而後與婦相見者何陰而明其有別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男女有別故一本相生而報本反始之念重父子不亦親乎仁者義之本也父子親則仁盡矣由是自親又疎稱物平施而各不失其愛義不因之而生乎義者禮之實也義既生由是因分定名緣情定制而咸當其節禮不因之而作乎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作則人皆愛敬而諸信脩睦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萬物不安乎如使不親迎以明義不執贄以章別則夫婦之禮亂而萬物不得其安與禽獸何以異哉故以親迎之禮言之婿御婦車而授之綏者何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其入乃可使人之親已故親不徒親而執贄明敬敬而

之乃先王所以得天下之心也出大門而婿車在前是男帥乎女女從乎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以婦人之義言之女東階俎以從人為義者也故三從之德乃婦人之正今婦車從男正以明從人之義也以男子之義言之男子稱夫者丈夫之謂人之美稱也所以謂之丈夫者以其智足帥人者也今男車先女正以明帥人之義也方親迎之時服玄冕而致齋成此事社稷先祖之禮所以敬鬼神陰陽者也今以是而敬其妻者以其將為社稷之主為先祖之後則亦安得不以敬鬼神陰陽者而敬之手及親迎之既至共俎而食以敬體而尊卑

同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貴同尊卑故也器用陶匱以其天質自然從古所尚如此故三王作牢用之示不忘古也及昏禮之明日則成其為婦矣故新婦盥而饋食于舅姑舅姑食而賜餘于新婦妻與子同而親之以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義猶著代而受之以室也禮後之仁固如此昏禮不用樂以其思親于幽陰故不以舒暢為樂也昏禮不賀以其承代之次存故不敢獨當其賀也嗣先之孝固如此昏禮之各有其義如此使能知其義而敬守之則夫夫婦婦父子子君君臣臣而家國天下之政無不舉先王之所

以得天下者也。此非義之所可貴者乎。此章是天
子諸侯之禮故有得天下與社稷主等亦得天下
只是得其心。非如註以至于有天下也。

有虞氏之祭 四節

此下至篇末皆言祭禮之義。此章言歷代宗廟之
祭。所尚雖異而其敬同。祭所以具神之享者也。有
虞氏以神之所享不在于物。故尚氣。視其祭先薦
血。次薦腥。爛皆未熟之物。非尚氣乎。殷人以聲升
之。盛無間顯幽。故尚聲。視其牲之未殺。先播樂聲。
至于三闕。然後迎牲。是以聲音之誦呼。詔告于兩
間。非尚聲乎。周人以臭之所達。無間上下。故尚臭。

卷之三

禮記

觀其求諸陰也。灌地以鬯臭矣。又擣鬱汁以合也。
焉是以臭求諸陰也。故其臭下達于淵泉矣。灌必
用瓚。而柄則以圭璋。是以玉之精氣萃地。屬陰者
也。既灌然後迎牲。是欲以臭而推極于陰。故先之
也。其求諸陰者如此。然猶以陰之未足也。故又以
香蒿合黍稷。雜脾膏而燒之。是又以臭而求諸陽
故其臭上達于牆屋矣。然此在于何時。當薦熟其
爵之時。尸未入戶而先為薦脂黍稷之燒。是以臭
而求諸陽者如此。非尚臭乎。夫歷代之尚雖各不
同。然其致慎以具神之享。則無不同。故凡宗廟之
祭。所尚在北。則所謹亦在北。豈敢以香實難知之。

事而遂不致其誠乎。聖人固無不謹。而祭則其尤
慎者也。或以凡祭不主三聖未融。

冤氣歸于天 二節

此因上文而推言之。首五句是求神于陰陽之義。
詔祝以下。是求神于遠之義。冤氣歸天。屬陽。故祭
求諸陽。以報之。體鬼歸地。屬陰。故祭求諸陰。以報
之。殷人非不求陰也。而意先于陽。以辟之。弱氣故
耳。周人非不求陽也。而意先于陰。以望之。有形故
耳。莫非求也。而或室或室。或庭或庭。如是其煩者。
何哉。蓋其心以為不知神之所在。或彼室乎。或此
堂乎。或遠人而不在。廟乎。皆不可知也。故室室之

卷之三

禮記

祭既無所不用其求矣。而訪之為祭。或本日而在
廟門之內。或次日而在廟門之外。廢幾求之于遠
而可得乎。是未可知也。此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
極如此。則亦安得不致其慎。以求神之享乎。有分
上五句為求神之義。下為求神之禮。求當盡上文
未嘗無禮下文未嘗無義。六者總以義字攝此節
通就二代說。

訪之為言倂也 四節

此下泛言天子諸侯之廟。祭皆因上文之意。而推
言之。言祭祀所行之禮。所用之物。無不各有其義。
如此訪之。義取于倂。倂遠也。求諸遠之意也。所之

義取于敬跪有賓薦之俎矣主人復躬進此俎是敬尸而進之也。嘏詞有富猷其福之備也。朱音而祭取其與神座相直也。詔侑有相猷其事此饌也。尸使祝致嘏詞以答主人有長久之義如云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有廣大之義如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是也。所謂嘏以慈告者如此。尸之為首主也。象神主于其位也。殺牲而先薦血毛告幽全之物也。其所以告者毛以告全貴其色之純于外血以告幽貴其氣之純于中內外皆純則牲無不善也。用血以祭者何義血由氣以滋氣盛則血亦盛故用血以求其氣之成也。以肺肝心祭者蓋肺

為金氣肝舍肝為木氣肝舍心為火氣肝舍此三者皆氣之主故貴之也。當隋祭之時祭黍稷加肺當正祭之時祭五齊加明水肝以然者以祖考形鬼屬陰非求諸陰不足以報之。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陰也故以陰物而報陰靈也。尸未入室以脾膾合黍稷而燒之尸既在室升牲之旨而直之所以然者祖考鬼氣屬陽非求諸陽不足以報之。黍稷陽物牲首陽體故以陽物而報陽靈也。正祭之時祭沬齊加明水矣肝以加明水與沬齊者何貴其新潔是以將其精明之德而極感格之心也。然沬齊何為而新哉蓋由主人之新之耳。凡沬齊之

法藉以白茅和以清酒沬渾濁而使之清則五齊安有不新潔者哉。明水何為而新哉蓋由主人之潔著之耳。其質于陰鑑取其精于月中潔淨明著無有過于此者則明水安有不新潔者哉。此肝以祭五齊加明水義有取爾也。行祭之時人君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親割此為敬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又曰敬之至何哉蓋以其心之服順焉耳。滅拜而兩手至地已為服順矣拜而至于稽首則首與手俱至地非服順之甚乎。稽首而又肉袒則表裏畢露非服順之盡乎。祭之祝詞稱孝孫孝子對祖考而言其義當如是也。其

稱曾孫某者以國家而言言其世守宗祀皆始祖之功故不敢忘也。祭祀之相不告尸以讓蓋主人之行禮非以尸為賓而與之讓也不過自致其敬自盡其嘉而尸無可與為讓之人則相者又何必告以讓哉。祭有以腥芻醢醢四品燕進者非過侈也。未知神之所享果何所在。主人不過自盡其心之敬而假物以將之耳。尸始即席舉觥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其坐蓋以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故此詔告以安安之也。尸所以象所祭之神示有主也。故謂之尸祝所以傳主人及尸之命示有企望之意也。故謂之祝。所行之禮所陳之

物無不各有其義若此此先王報本反始之誠也
曲詳盡而孝子享親之效所由以易臻也與此章
有君字只以天子諸侯言不必燕大夫士稱孝子
孝孫四句記燕士大夫言未安祭祀之相下即補
出不告讓致教即上服順之事盡嘉即上稱孝之
事無與讓是尸無與為讓之人言其尊也

縮酌用茅 三節

此因九浼新之也而申言之先王酒以鬱鬯為上
以五齊為次以三酒為下鬱鬯汁莎也五齊泛齊
醴齊盎齊醲齊沈齊也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也尊
卑之等區以別矣故其沛澆之法尊者受和卑者
致和以卑永尊其法亦自不容紊焉醴齊濁必先
用茅藉以沛之其和之也則以事酒之明酌事酒
清明故為明酌以此和醴齊而用茅以縮之故曰
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盎齊也以其差清故欲沛
之則先和以清酒焉汁莎拒鬯又鬱金之汁也其
欲沛之則先和以盎齊焉以事酒清酒之卑而沛
夫醴齊盎齊之次以盎齊之次而沛夫鬱鬯之尊
況酒之法固當如此其在古者不可傳矣証之于
今猶明清醴酒皆先以舊鐸之酒和而後沛之是
也醴齊用之于朝踐醴酒用之于饋食汁莎用之
于裸獻明清醴是今世之三樣酒非古三酒也

祭有新焉 一節

此言祭有三者之例欲神之有予也故祈之如祈
年祈谷之類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如報社報李
之類因其有意外之惠也故有由以彌之如去災
兵遠罪疾之類皆王者為民之至情非無益而妄
祀也此祭泛言非自為之祭乃與民通用者
齊之玄也 一節

此言齊之服玄之義謂齊之衣冠皆玄者何義鬼
神幽陰也齊之所思主乎陰幽故順之而衣冠皆
玄以致其思也惟其思之也至故三日齊則必見
其所祭者精神之威格洋洋乎有如在之神矣于
此見祭之貴于誠而禮文之末皆其所緩焉者耳
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則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者不外是也故此篇論祭歸重于君子之身

禮記輯覽卷之四

內則篇

睢陽徐養相述

后王

一節

此言聖王作民君師而教以修身齊家之事謂后王既自脩其身自教其家矣乃命冢宰六卿之長降下其德教以及于民使亦以同德之理各脩其身各齊其家夫人人修身齊家而天下平矣此聖人以人治人端本善則之教故不待強民以必從而民之從之也輕

子事父母

十節

此言子婦事父母舅姑早朝所行之禮以孝為百行之源故首言之自子事父母至履着恭下夙興而具冠服也自婦事舅姑至蒸養婦夙興而具粥服也同適父母之所行問安視膳之禮下氣怡聲一節是問安之禮醴醢二節是視膳之禮

男女未冠笄

一節

此言男女少者事父母之禮挾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故就其天性而為之節文自成童之時已養其孝敬之心此所以日造于成德而不自知矣

九內外

一節

此言一家之禮皆當勤慎不但子婦為然所寬優者惟童子則非童子者皆當守禮可知矣

命士以上 一節

此言貴者事親之禮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貴者孰可以盡禮故其禮詳若貧賤者或不能具宮或不能備井則君子亦不深責也

父母舅姑將坐 一節

此言子婦事親坐卧及飲器之禮

父母舅姑之末 一節

此言子婦敬親服用飲食之禮所以養其孝心也

父母在 一節

此言親食子婦餽餘之禮

在父母 四節

此言子婦事親之常禮有命之一句以口容言進退一句以足容言非降至墮洩作一句以一身之容言二節襲搔袒裼振見束共五事皆不敬故不敢為以上二節敬之見於已身者下文八事敬之見于事親者少事長賤事貴亦如是則其謙卑敬慎之心無往不至所謂愛親敬親之推也

男不言內 二節

此言男女之別所以遠嫌也

子婦孝者 三節

此言子婦之見愛于親者必戒其恃而益其敬焉子婦有勤勞 二節

此言父母姑舅慈愛子婦之禮上節愛而知勞之也下節敬而不忍於棄之也

父母有過 一節

此言人子諫過之禮始終一孝敬而已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言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從已也諫若不入三言言其加孝敬以感動之以為再諫之地也不悅至執諫言其諫之至三至四亦所以感動之也父母怒以下言其不怨乎親正所以感動乎親使之省悟而終改亦諫之意也四段意以漸而深起敬起孝貫到反與其得罪句謂與其使親得罪于鄉人寧使已見怒于父母故執諫執則至于三四不止再諫也

父母有婢子 三節

此言人子愛敬順親不以父母之存沒二其心也

父母雖沒 一節

此言孤子所以成親之善孝婦所以體親之心婦親沒而尚且思念則親存而不敢妄行可知傳家而猶必請問則未傳而不敢專為可知

舅姑使冢婦 三節

此言冢婦所以禮介婦與介婦所以敬冢婦之禮

凡婦 三節

此言為婦之禮統于尊而一無所私也

適子庶子 三節

此言大宗之禮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燕下二意車徒舍于外是一意君賜可獻若獻其上而用其次不可獻者不敢入共是一意不可獻謂大宗賤而宗人貴君賜之物非大宗所可服用者也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一句輕謂父兄宗族且不敢加况大宗乎其二牲亦有二意牲則獻其賁而用其下祭則先往助而後敢私亦不敢以富貴加宗子之意也

飯黍稷 二十八節

此言飲食之禮有所以辨尊卑之分者有府以通

古今之制者養老尊賢參天時順物性無不各有其義士民之家雖不得常常用之然或遇一物之用或自諸侯下達如所謂君子之食恒放焉則亦庶乎可以緣其制而知其義故以簋之內則之簋使人入領講其義則不至于隨時之妄施也飯有六品諸侯常食之制也視天子之八物則降殺以兩矣膳有二十豆列為五行公食大夫之禮也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其分不可踰矣飲有六飲漿人掌之酒有三酒酒正掌之羞有四羞藟人掌之以上三節言其制物之名而未及其用之之宜也食以下九節言人君燕食之品隨所宜而

用之燭醢一節言進飯調羹異其宜也。濡豚一節言進飯烹物異其宜也。殷脩一節言進飯庶羞之配異其宜也。以上三節皆進飯時所用之宜。九食齊視春時一節言制飲食之品以四時為節。飯宜溫故視春羹宜熱故視夏醬宜涼故視秋飲宜寒故視冬九和一節言調飲食之品以五行為節。醢以養肝助木氣也。苦以養心助火氣也。辛以養肺助金氣也。鹹以養腎助水氣也。四者皆調以滑其所以養胃象土之寄王也。牛宜稌一節言以牲配飯各有所宜或主于相生或取其相濟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春宜羔豚一節言以膏煎牲各有所宜或順時以為養或因氣以就養陰陽之氣必有所參用也。牛脩二節是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亦皆四時之和氣也。大夫燕食以下因上文言人君而遂及于大夫士庶言尊卑之有差也。膾以下九節皆泛論物理于上下貴賤無所分。膾二節是因時因物而異調和烹任之宜不食一節是因不利于人而不以養老供賓也。肉曰脫之一節是因治物之名而什其裁也。牛夜鳴二節上言臭之惡而不可食下言味之惡而不可食肉腥細者一節是言膾肝碎雞冠肝之制為用不同而同以醢漬使柔而脆莫可食也。羹食二節言飲食之隆殺所

以明尊卑也。羹食者日用之常品故自諸侯下逮于庶人皆無定制常膳者加厚之美食故大夫七十始有之則降而士庶可知矣。天子之閱左夾室五右夾室五皆度有牛羊豕魚腊之美味所以優尊也。諸侯無夾室故于房中五降于天子也。大夫于房中三尤必七十而後有降于諸侯也。士止于姑一則又降矣。飲食之微亦必有等則奢侈之患無從而生矣。註言大夫有夾室者非也。

九養老 一節

此承上言養老之禮雖與王制重出然亦以見人君之備飲食非以自養口體實所以教民興孝與弟以成仁讓之俗也。

曾子曰 一節

此承上文養老而引孝子養親之事不曰養親而曰養老者親老則尤當備養以曲盡其惟也。樂其心以道言如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之謂不違其志以歡言如酒肉將飲必請所與之謂樂其耳目如怡聲柔色之類安其寢處如昏定晨省之類以其飲食盡心以養之如隨時隨事當其所欲無不吝盡其心也如是則養生之孝盡矣然不惟樂其心志于生存之日而又體其心志于既歿之後乃所謂孝故孝子有終身之養終身也者非終父母

之身孝子自終其身也故父母之所愛云人乎
是則念親之至而不忍忘體親之心而不敢背苟
一息之尚存此志不容以少懈此則孝子自終其
身孝之至也此章養志之意重于養體言雖備飲
食諸物以為養尤當得其心而順之乃為孝也

九養老 一節

此記帝王養老之禮以見先王之備飲食非以自
養口體所以養老以全孝敬而又以明其道德以
為人所則效也謂養老之禮五帝王于法其德行
三王又加以乞言之禮何以見之五帝之時風氣
淳而人情厚惟知尚行之為先故養老之時親炙

其道德之光而自親感于不言之外備體氣之養
而無事于訓說之求其有悖厚之德切于身心關
于人倫可以為斯世法者則記之以為傳史是所
謂五帝憲者如此三王之時風氣漸開人文漸著
不惟有以致其禮而又有以致其文故養老之時
既取法其德行又乞求其善言然雖乞言矣而非
以言為尚也亦不過徵具夫文為之節以助乎親
感之所不逮耳至其悖厚之德有裨身心有通倫
理者則亦未嘗不記之以為傳史是所謂三王有
乞言者如此蓋三王未嘗無憲也于憲之中而又
加以乞言之禮故其時禮教大行人文丕著所謂

法至三王而備于此亦可見矣三王一段全要四
護註云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便不是聖人夫
淳然 九節

此記八珍羞豆之物蓋雖王者之玉食而君子所
以養老優賢亦可放效而通為所謂君子之食恒
牧焉者是也記八珍而繼之以糝食醢食者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也因養老而泛記此章以見古人
飲食之精細如此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也
專主養老者非

禮始于謹夫婦 三節

此至篇末皆言正家之事此三節言夫婦之禮倫

有三綱而以夫婦為禮之始者何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者人倫之本風化
之原一家之邪正係焉豈非禮之所由始者哉首
節是嚴內外之坊二節是別男女之羈三節是明
嫡妾之分少事長三句輕下文生子之節教子之
義皆自此推之故為禮之始

妻將生子 一節

此記將生子之禮夫婦愛敬交至不敢輕狎如此

子生 一節

此記凡子生之禮貴賤適庶皆如此

國君世子生 一節

此記國君接子所行之禮以太牢接見其子待之以諸侯之禮也始生之初卜士之吉者以負之則他日輔之以正人處之以端士者基于此矣于始生之日而射天地四方則他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者基于此矣飲負子之士以醴賜負子之士以帛所以重其禮也食子卜士之妻及大夫之妾所以重其事也養儲之道如此

凡接子

一節

此統言接子之禮一以明貴賤之等一以明適庶之分所以正名不杜僭竊也

與為孺子室 一節

此記人君養子之禮擇婦德之全者以養其德擇婦德之次者以養其身

三月之末

三節

此記卿大夫士三月名子之禮世子承荷重托故三日即見父卿大夫士之子不敢上同于君故三月始見父其母之見子也稱氏稱日稱祇見所以示敬也夫對曰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以帥之者父道也其父之名子也執手映之名之所以示慈也妻對曰當記夫言成其令德以成之者母道也內而告名于諸婦諸母示齊家之有人外而藏名于朝府州府示治國之有資蓋當命名之時而即不

苟于所養則其責成異養之道自始生而已然矣

世子生

二節

此記君名世子及衆子之禮君與夫人皆在阼宮世婦抱世子升自西階降其禮也衆子庶子則但見于外寢族其禮也撫首啖名之禮則同

妾將生子

二節

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降于適妻者如此

庶人無側室

一節

此言庶人之禮庶人與有爵者貴賤雖不同然夫婦之情教子之心一而已矣故側室可無而問妻名子之禮皆不異也

凡父在

一節

此言卿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祖名之既于尊也

食子者

二節

此言食子之禮貴賤不同君之子則士妻及大夫妻食之大夫之子則乳母食之士之子則自食之由命士以上

二節

此言見子緩急之異乃命名之後乳養之時也大夫士之子賤故每旬而見君之冢子貴故未食而見若君之庶子亦緩故已食而見

子始食食

十節

此言教子之禮自少至老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教

之也。四十以後。不專以教言。無其所行。則皆幼而
教成之事。故古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
年彌高而德彌邵。皆自始教以立基。故曰蒙以養
正。聖功也。自能食以至七年。皆父母自教之。八歲
入小學。先教之讓。明人遠也。九年教之數日。識天
道也。十年出就外傳。則可以離父母而視師友矣。
然所學尚初儀也。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則漸示以
養心養身之道矣。十五舞象。學射御。則當入大學
之時。而示以格致之方也。二十一節。所以貴成人
也。悌行孝弟。以其百行之本。故先之也。博學不教。
以知言。恐其知之未精。不足以為人師也。內而不
出。以行言。欲其德之實于中。故不自表見也。三十
一節。則學立之時。宜有以定志矣。故博學無方。廣
善于己也。遜友視志。取善於人也。四十始仕。則志
定業成。道明德立。可以仕矣。然尤必謹謀慮于先。
審去就于後。然後可以為君子。方物以事物相比
方。而窮其理也。理窮則無所疑。惑恐懼。故以此出
謀。則謀皆當理。以此發慮。則慮皆合理。何過物之
有合。則從不合。則去。由于知之明。故守之固也。五
十則德既有成。可以服官政。而與聞邦國之大事
矣。七十則完名全節。引身而退。還其職事于君。蓋
老而以禮致事也。夫人少則父母教之。長則師友

教之。壯則為道而出。老則以禮而耒。是自少至老。
無一日不在于禮教之中。所謂男子之小內事。盡
如此。必如是。而可稱懸孤之義。若夫女子。則不過
以順從為道。故其教始于容德。中于女工之事。終
于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男子理陽道。女子治陰事。夫婦婦而家道
成。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皆由此起。故以終篇。
玉藻篇
天子玉藻 五節
此言天子見服之禮。首節卷冕以祭宗廟也。二節
三節。玄冕以朝。日聽朔也。四節。皮弁以視朝燕食
也。五節。玄端以燕居也。隨所行之禮。與所具之服。
古人動必以禮。服必稱德。蓋如此。謂天子者。天下
之至尊。神人之所共依。政教之所自出者也。其冕
服之制。有衮冕焉。有玄冕焉。有皮弁焉。有玄端焉。
自衮冕言之。其冠則以藻穿玉。以玉飾藻。前後各
十二旒。旒之下垂者。深遂而可視。延之上。獲者。玄
表而纁裏。是其首之所戴者如此。其服則畫龍于
袞。為章十二山。與華虫。火與宗彝。皆衣之章。藻彩
黼黻。為裳之章。是其身之所被者如此。此衮冕之
文也。則何所用哉。用以祭七廟之先王。其禮尊。故
其服以文為貴也。自玄冕言之。色玄無文。刺黼于

裳前後惟三統上下惟一意是玄冕也則何所用哉用以朝日也用以聽朔也朝日則于東門外之王宮以日出于東東為陽中也聽朔則于南門外之明堂以日月會于朔陰陽交于南也然此聽朔之明堂若閏月之朔聽之固玄冕也但閏其明堂門之左扉左于其中以左為正陽而閏月非正故也以皮弁服言之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是皮弁也既以為常日視朝之服又以為常日燕食之服其服以食不敢慢所養也日中餼餼不敢厚所養也奏而食和其心也日少牢常日從儉也朔月太牢重朔從豐也五飲尚水次漿酒醴醢以清濁為序皆燕食之品也以玄端言之其冠則玄其衣則緇其裳則素是玄端也則卒食之後燕息服之蓋玄者幽陰之色向晦燕息于義為得也然其居也豈暇逸而忘自治哉凡有動也左史書之則必擬之而後動不敢有過則矣凡有言也右史書之則必議之而後言不敢有過物矣是其以禮自防者如此至于樂師則又察樂聲之高下皆和者由于政治之得有將順之意焉察樂聲之高下不和者由于政治之失有匡救之意焉是其以樂自省者如此燕居而猶自防自省如此則視朝臨政從可知矣夫玄端而居順成之年固如此

也若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食不用樂蓋先天下之憂而憂豈敢以如常哉天子之制固如是夫此章意重冕服其所行之禮因服帶言耳天子正服衮冕自玄冕下皆諸侯服天子得兼用之猶王后正服褙衣自褙翟下皆命婦服王后得兼用之諸侯玄端 三節此言諸侯冕服之禮首節言其服有尊卑而其禮有輕重也二節因朝服視朝而遂言視朝之禮也三節因視朝而遂言其燕食之禮也諸侯通五等言玄冕則三統一章以祭五廟之先公衾禘燕嘗之所用者也神冕則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以朝天子乃朝宗親遇之所用者也皮弁即鹿皮素布以聽朔于太廟示受之尊親而不敢專也朝服即玄端服玄冠緇衣素裳以日視朝于內朝示每日親政而不敢逸也諸侯降于天子故其冕服之制雖倣于君而其所行之禮不敢上同于君如祭宗廟重于聽朔者也諸侯則以天子聽朔之玄冕而祭其先聽朔重于視朝者也諸侯則以天子視朝之皮弁而聽朔視朝重于燕居者也諸侯則以天子燕居之玄端而視朝同一意也天子用之于其輕諸侯用之于其重所謂尊君而不敢並其禮蓋如此以諸侯視朝之禮言之辨色之時群臣始入

是臣入常先以平承事之禮也。若日出而視朝，是君出常後以尊臨卑之禮也。視朝禮畢，君退適路寢，聽政所以勤庶事也。大夫退然後什朝服，所以聽群臣也。以諸侯燕食之禮言之，又朝服以食，敬也。特牲三俎祭肺，常禮然也。夕深衣祭牢肉，亦常禮也。朔月以牢，五俎四簋重朔故有也。子卯釋食，菜羹以紂亡甲子，紂亡乙卯，疾日故致戒也。夫人同庖，從夫也。

君無故

二節

此言君臣随分各有仁民愛物之禮。君無故至弗身踐也，是愛物之仁。而禮即寓乎其中。八月不雨，連下節，是仁民之仁，而禮亦寓乎其中。

卜人定墨

一節

此言龜卜之禮。尊卑各有所職也。定龜如靈龜卜，郊釋龜卜，社春用果秋用雷之類。龜定則以墨畫之以火灼之，而墨于是乎折矣。故史官則定墨如從墨而折，大云兆墨之類。墨既定矣，或吉兆或凶兆，其體著見，非他人所可決也。則惟君定之。吉則曰體無咎言，凶則曰不我告猶之類。定吉兆如昆命元龜，龜筮協從是也。不能定兆如南剗將叛，卜得坤六五，不知其不稱是也。由此觀之，卜人但定龜史但定墨，是能其事者臣也。君則定體，是明

其義者君也。所視愈大，則其義愈顯。君人者，不可不至誠，前知之道自勉矣。

君羔幣

一節

此言君臣齊車之飾。君獨尊而臣不敢並也。諸侯齊車以羔皮覆軾，以虎皮緣之，羔取其潔，虎取其威。君德純潔似羔，故用羔。威重似虎，故用虎。此君之所獨用者，明其尊也。大夫降于國，若故齊車用鹿幣，豹韠，不特齊車為然，雖朝車亦然。士賤不嫌與大夫同，故齊車亦用鹿幣。豹韠，韠言齊車則朝車在其中矣。鹿取其質，豹取其文。大夫士欲其同安，協恭故用鹿，欲其文章煥發故用豹。此臣之所同用者，敬于君也。朝車不重是帶言之耳。

君子之居

一節

此言君子之居處皆有以奉若乎天道也。必變主居時言，必與主寢時言。

日五盥

二節

此言君子之致潔，而皆有以致其養也。上節以沐浴下節以浴言。夫君子之自潔其身，尚皆各備其養如此，則君子之自新其德，可不交致其功哉。

將適公所

二節

此言大夫之朝君而敬德之漸至也。大夫將適公所，不敢不致其精潔之心，亦不敢不為先事之備。

故致其肅戒易其寢處加以沐浴所以致精潔也
史進象笏所書者思念告君之事君問對揚之詞
及當奉行之令所以備先事也其敬謹之意見于
越宿之前者如此及既着朝服則謂容觀款中禮
也鳴玉聲款中節也乃出而揖家臣于私朝時則
敬之積于中者發于外容觀可掬也玉聲可聽也
蓋已輝如其盛矣及其既登車而啓行則充積極
其盛者發見當其可朱芾斯皇濟濟翔翔也君子
至止玉聲銷銷也蓋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君以
漸而近則敬以漸而隆古人事君之禮可謂無所
不用其極矣

天子揖筵

三節

此言君臣笏制各有其義秋人思義以稱情也

侍坐則必退席 四節

此言就席之禮首節以君臣言下三節以賓主言
人臣燕見于君君賜之坐則不敢當而退就別席
敬也若不得退則亦引去君黨之下明不敢同席
亦敬也若賓主會席由前而非敬也不由前為躐
席是不敬矣躐如躐等之躐言不循序而遽進為
失儀也徒坐不盡席尺坐法之常也若讀書或食
則不以常法為拘書去席尺恐汚聖言且便覽也
豆去席尺恐汚席且便食也

君賜之食

三節

此言臣侍君食之禮首節是君以客禮待之者其
敬如此次節是不以客禮待之者其敬如此允嘗
遠食二句是當羞之禮客與不客皆然君未覆手
一節是飯後徹饌之禮客與不客皆然一侍食之
間而始終一于敬如此此君臣之情所以相洽而
無犯分越禮之嫌也

凡侑食

一節

此言食于人之禮凡人侑食飲客之飽也客不盡
食非慢也以食于人不飽乃禮之謙也凡食必器
重主人之物也唯水漿不祭非畧也以非盛饌之
比故不必祭也不必祭而祭之則太厭降卑微為
失禮矣是故食于人之禮謙可也謙而誦不可也
君若賜之爵 一節
此言臣侍飲于君之禮始終一于敬而已矣越席
拜受祭君賜也登席而祭重君禮也飲卒爵而俟
君卒爵不敢先君也此其初受一爵之禮如此君
子之侍飲也初受一爵則禮方行矣故色酒如而
禮度明肅越席拜受祭酒卒爵一循其節而不敢
忽及受二爵則君之情勝于禮已亦不敢煩禮以
瀆君故閑然意氣和悅非祭之禮可以不
行敬而以和也至于三爵則君愛我之情無已

不可恃愛而忘敬故油然謹重自得引身辟辱
和而有節也既退之後取屨着屨一如常儀見其
不敢醉而失儀亦敬也一飲之間情禮周詳如此
則上下之交豈有不泰者哉受爵納屨對言者非
允尊

一節

此言列尊之法允尊必以玄酒為尚言古道之可
貴也允尊必與君座相向言惠出于君而賁不敢
共之也君之鄉飲固以玄酒為尚矣若李野人則
但使之北味而已豈必玄酒之是尚乎君之享禮
固而尊矣若大夫士則但旁側夾尊與賓主共之
而已豈敢面尊而獨尊乎大夫二句與禮器文相
類而意不同禮器重樹禁二字言禁有足而樹無
足見其以下為貴也此篇重側尊二字言設在兩
楹旁側夾之見其不敢面尊也此節有以首一句
作設尊貴乎古禮下四句作列尊因乎名亦似
可通但野人句不見尊字難說

始冠

八節

此言冠制各有其義始冠緇布冠古道也自諸侯
以至庶人皆故存古故用之然非時王之制故既
冠而即棄之可矣諸侯以下固皆用緇布冠矣若
自諸侯以上不有所尊則禮有所隆故其始冠之
冠以文為貴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天之冠

朱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故視諸侯有加正
緇布冠繪緇諸侯之冠也緇地之色繪雜采之色
諸侯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於大夫士
故繪綏以為別耳此其始冠之冠所以責成人者
也諸侯士之齊冠皆用玄者以陰幽思也諸侯丹
組纓尊者尚文也士禁組纓卑者尚質也此齊時
之冠所以格鬼神者也緇冠玄也玄武吉也吉玄
相伴乃孫為祖既祥之冠也蓋孫之齊衰雖除而
父猶居斬衰之服則子不可用純吉故緇其冠為
父也非為祖也故不曰孫而曰子姓言其為子之
所生則其冠當視父而玄也以緇為冠以素為緣
非喪冠而亦非吉冠乃子為父既祥之冠也蓋雖
將從吉然祔而有餘哀耳此除喪之初為冠若此
所以存親親之厚也緇冠素紕而垂綏五寸以辱
情游之士玄冠緇武而冠卷從玄以辱不齒之士
此變禮之冠所以使人有所激而改過以遷善也
燕居之冠連屬其武無貴賤皆然者無事則畧從
其便也若有行禮之事則別有冠冠垂綏以為飾
惟有綏歸故結着乃合其武有事則敬故尚文也
知有事之有綏則燕居之無綏可知知有綏者館
時而合武則無綏者之屬武可知此居冠禮冠之
別所以慎威儀也五十不散麻以送葬始衰則禮

節可累也親沒不垂髦以加冠無用於悅親也太
帛之冠而不垂縷也植公玄冠以間色為縷則
非禮矣此又冠綏之別所以慎微也冠之各有
其義如此君子可不知其義而敬守之手

朝玄端 十八節

此至服之襲也皆言衣服之制以其文意不相連
屬故分解之首三節言深衣之制玄端深衣皆自
諸侯下達諸侯朝玄端以視朝夕深衣祭牢肉註
專言大夫士者非也朝為有事之時故服玄端之
禮服恐其褻也夕為燕居之時故服深衣之便服
取適體也玄端之制玄端經衣素裳人已知之矣

深衣之制何如以要之廣言之三倍其袂法二尺
四寸則要為七尺二寸矣以下齊之廣言之一倍
其要要七尺二寸則下齊為一丈四尺四寸矣以
袷言之乃下裳交接之處在身兩旁則前後有袷
膝之形矣以袂言之乃袖之連衣者廣二尺二寸
則可以回轉其手肘矣深衣之制如此豈但夕服
之而已哉以是着于朝服祭服之內則名之曰中
衣以是着于身外而以素為純緣則名之曰長衣
是一衣而三名其所不同者以半幅繼續袂口而
拊覆一尺是長衣中衣之所獨也其所通用者曲
領二寸袖口一面尺二寸緣之廣寸半是三衣之

所同者也知袷法緣之同則要齊袷袂之同可知
矣深衣之制如此所謂完且弗費者故聖人服之
衣正色一節上二句言制衣有常色下四句言服
衣有常敬垂緇為衣取諸乾以象天故用正色袷
幅為裳取諸坤以象地故用間色

續為兩一節言禦寒之衣註中著字非着于身之
謂乃以綿絮填鋪于表裏之中如俗所謂套綿衣
者是也當時緇衣者有兩袍細褶之異名記者恐
人不知故各什之謂以新綿填于衣中則為緇
古云挾纁是也以此舊絮填于衣中則為緇袍于路
緇袍是也衣之有表而無裏者則為緇衣詩所謂
緇車衣是也衣之有表裏而無填綿者則為緇衣
論語所謂衾衣是也綿絮非二物但有新舊之別
朝服一節言康子之變禮謂魯君用紫綬則變冠
制魯臣用生綬則變服制皆不乘周禮矣

孔子曰二節上以諸侯言欲其適宜也下節泛言
欲其相稱也謂諸侯常日服玄端而視朝禮也然
燕朝之禮重于視朝故遇朔日則必先服皮弁以
聽朝事畢然後服玄端而視朝蓋節文既辨而又
不悖其勢則無相乘之患矣國家禮樂刑政皆合
于道則衣服文身禮也若道尚未合則服豈可求
充恐貽不稱之誹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

容不改出言有章道之謂也又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不道之謂也

唯君有黼黻一節因下文將言裘制而先言天子之裘不可借謂天子服大裘以祀天諸侯服黼黻以誓軍旅省耕歛禮也諸侯而服大裘則非古而循禮矣君衣狐白裘四節言諸侯大夫士各有裘制不可借義國君衣狐白裘以素錦衣楊之素錦稱其白也此諸侯朝天子及及國告廟之服若之右虞裘左狼裘以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以士賤不得衣也若大夫士之楊裘則又隨所行之禮異所稱之色以燕居之裘言之狐青裘豹裘別于君也玄緇衣以楊之玄稱于青也以視朔及受聘享之裘言之緇裘青紵裘青黃之色也絞衣以楊之亦以蒼黃稱也以視朝之裘言之羔裘豹舄別于大裘也緇衣以楊之稱其黑也以視朝之裘言之黃色之狐裘本不同于君故不用緇黃衣以楊之亦稱其黃也此大夫士之楊裘有此四者之異如此若錦衣狐白裘乃諸侯之服也大夫士豈得而僭之哉古人裘在禮服之內裘上有楊衣華美之服即錦衣玄緇之類楊衣上有裘衣即禮服如玄端皮弁之類

裘之楊也二節上言楊之宜下言製之宜裘之開

露其楊衣者謂之楊楊者以文為敬故見示其象也惟楊以見美故弔求則襲正以弔主于襲故不在此故不盡其文飾也若在則楊正以臣在君所以敬為文故盡其文飾也楊之宜如此裘之拊塞其楊衣者謂之襲襲者以質為敬故充塞其美也惟襲以充美故為尸則襲示無所為敬也執王執龜禮重而事大故以質而為貴也若執玉執龜之禮已竟而還在于君所則仍當楊以示敬弗敢充塞其美也襲之宜如此上節重君在意下節重尸與執玉執龜執玉是主璋特達之時無藉則襲也執龜為享禮且不用蓋亨之庭實主于楊也以襲言為卜故也行禮著服各有其義如此故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歟民之無相漬也

易

四節

此言拊易之制謂天子祭天則拊大圭見諸侯則拊珪諸侯見天子則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皆用玉其制已定不待言矣若常時所拊之圭則又各不同天子以球玉象其亦粹美之德諸侯以象其象其有潔白之德大夫以魚須飾竹以近尊而屈當避君也士以竹為易而以象飾其本以遠尊而可伸故不嫌與君相似也夫易一物耳而先王制為之等如此其詳者何以其為用

之廣耳見君習射用笏也入廟用笏也示功以下
尚亦用笏也指畫君前用笏也造受命于君所則
書于笏也笏之為用若此先王得不飾之以為上
下之等使人隨小而用之我笏飾雖有玉象魚竹
之異矣然其制則長皆二尺六寸博皆三寸上殺
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一天子諸侯之所同也
下殺二寸半則惟大夫士之所獨此笏之定制也
天子諸侯殺其上大夫士上下皆殺前後訖也
天子素帶 十節

此言帶紳繹結之制天子素帶以朱為裏終竟此
帶盡以雜色綠之制之文也諸侯亦素帶終辟猶
天子也所殺者不朱裏耳大夫素帶猶諸侯也惟
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要後不緣是殺于諸侯者
不終辟也至于士則以練為帶不得用素也單用
之而緇緝其兩邊不得用裏也要及兩耳皆不緣
惟緣其紳不得用辟垂也居士錦帶示守道藝文
也弟子緇帶示務誠實質也此以上是言緣飾之
物因分而異者如此并紐約一節是言長短之制
貴賤所同者如此謂自天子以至弟子其帶皆有
紐約以約之其紐約皆用組為之其寬皆三寸其
長皆齊于帶約即結也結固與帶齊矣帶即紳也
紳之垂其長幾何士三尺一定之制舉卑以見尊

也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于趨走而非定制也打
子將言三寸帶下紳居二焉此帶字是要字大要
以下四尺五寸也而紳居二分非三尺而何此可
見紳之三尺一定之制也然此紳不但與結齊在
禮服有散膝謂之紳亦與紳齊故曰紳繹結三瘳
因言紳與結故連繹言之自紳長制以下皆言紐
約長齊于帶之意夫帶之長固有定制矣其寬何
如大帶四寸廣之定制也舉大夫以見尊則天子
諸侯可知帶之緣固有終辟下辟辟垂之不同矣
其以雜色為緣亦豈能以盡同哉天子諸侯上緣
以朱下緣以綠蓋朱正陽之色綠少陽之雜言體
陽于坤而布之于下也大夫外緣以玄內緣以黃
蓋玄近質而黃近文言質之通乎外而文之根于
中也士緣以緇但質而已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
士練帶惟二寸而再繞一匝則亦四寸此又廣狹
緣飾之別也凡帶一節言其細密以致文也肆束
一節言其謹慎恐失儀也繹一節因言紳繹結三
齊而遂言繹之制也君朱三句言其色之不同員
殺五五句言其形之不同下廣五五句言其度之同
以玄端服之繹言之天子諸侯之裳朱則繹亦朱
大夫之裳素則繹亦素上中下士之裳有玄黃雜
采之不同則繹以爵色之節是繹象裳色因分而

異如此。辨有員殺直之形。天子四角各無員。緣而上下皆直。諸侯上下各去五寸而補之。使方。變于天子也。大夫員其上角。變于君也。士亦得方。正不嫌與君同也。此韠之形制。亦因分而異。如此者。以其變言之。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象三才。頭五寸。象五行。肩與華帶各廣二寸。以象陰陽。此則上下之公同。無貴賤之別者也。肆束是紐約之垂者。帶是紳之垂者。勤則收之二句。是大夫士在君所趨走如此。不必并以有司言。此玄端是燕服。前言朝玄端是也。若禮服之玄端。則緇衣素裳不應有朱。

一命緼黻 一節

此言外臣黻黻之制。黻即蔽膝。上章之韠是也。黻是璚珠之所繫者。上章以王朝之臣言。此章以侯國之臣言。故因其命數之殊。異其佩黻之色。公侯伯之士。千男之大夫。一命者也。一命爵位未隆。有所蘊而未見。故黻用赤黃之章。雜而不純也。衡用黑色之玉。喉而未明也。蓋以其命之卑。故其色尚隱耳。公侯伯之大夫。千男之卿。再命者也。再命爵位漸隆。有所蘊而漸見。故黻用赤色之章。異于一命也。衡用黑色之玉。猶同一命也。蓋以其命稍尊。故色漸明耳。公侯伯之卿。三命者也。三命則位俟

臣之上。肝蘊發見矣。故黻用赤。常南方之正色。衡用青。玉東方之正色。蓋以命之貴。故色之文耳。

王后褙衣 三節

此言王后以下之服。隨分而異制也。六服之制。一曰褙衣。色玄。刺黼雉。而畫以五采。二曰褕翟。色青。刺翟雉。而畫以五采。三曰翟。色赤。刺雉形。而闕其畫。四曰鞠衣。色黃。而不刺。五曰禮衣。色白。而不刺。六曰祿衣。色黑。而不刺。玄以象天。青赤黃白黑。以象五行。王后至尊。故六服得兼用之。褙衣如天子之袞冕。惟后所獨。褕翟以下。如玄冕皮弁之類。君臣可得通用。然不能無貴賤之別。故公侯伯之

夫人則褕翟。子男之妻。與女君受王后之命者。則

屈狄。公侯之大夫。子男之卿。其妻鞠衣。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其妻禮衣。子男之士。其妻祿衣。王后從王體天道。故褙衣玄。夫人君命皆從夫。有君道者。故用青赤。象春夏為陽也。再命以下。從夫有臣道者。故用黃白黑。象地與秋冬為陰也。世婦獻廟之時。王后命之服。或褕翟。或鞠禮祿。隨所命而服之。賞其功也。其他則皆從男子。安以夫貴也。

允侍于君 一節

此言人臣侍立之禮。紳垂二句。是身之繫折。其容如此。視下三句。是視聽之容如此。惟身俯。故紳垂

紳垂則齊自然委地惟身俯故順如雷噴雷則手
自然下垂敬之見于身者也視下不敢亢也聽上
不敢忽也其視之下非過貶也自帶至袷視之則
也其聽之上非過高也聽向任左聽之專也敬之
見于視聽者如此

介君君 一節

此言人臣承命之敬在官二句但燕趨走說惟其
禮當趨走所以不俟惟其不俟益見趨走之恭
士于大夫 三節

此言士敬大夫之禮不敢拜迎而拜送是大夫諸
士之家而士待之若此先拜進而二句是士諸大
夫之家而自處若此與君言而攝大夫字大夫以
其既沒而賢賢也與大夫言而字大夫以其生存
而貴貴也若士則但名之而已于大夫所有公諸
敬若也無私諱不敢致私厚于其親也以上皆士
之敬大夫者也凡祭三句因諱而類言之也

古之君子 八節

此言佩玉之禮古之君子必佩玉以其為比德之
器可以養心而防邪僻也所佩之玉右中微角左
中宮羽微為事角為民事有所為民有所用故在
右以其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節
物道宜積故在左以其為無事之方也玉聲固歆

其中美然非動容之有節則玉聲何自而和哉故
于其趨也則歌采齊之詩蓋采齊乃魯祭所以告
于先君揚于祖廟詩之和緩者也趨之急則歌之
于其行也則歌肆夏之詩蓋肆夏乃天子所以愛
禮諸侯式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行之緩則歌之
此其以樂相濟者也周旋回轉也則中乎規之具
折旋橫轉也則中乎矩之方進而前則集微備如
件退而後則身微仰如揚此其以禮相合者也君
子動容皆得其節如此然後左右之佩各中其音
而鳴和之玉鏘然可聽也豈不可以養其心哉不
寧惟是君子方在車既聞鶴和之音今行步也又

鳴此佩玉之美則所以養心者無時無廢而不致
其功矣是以心中無斯須之和不樂非辟之心
無間可乘將何自而入也服古之君子所以必佩
玉之意如此然亦有佩而不鳴者世予之在君所
則結之示不致其奔奔如玉之德也齊則結之示
不敢散其精誠之志也若夫世子設觸燧之屬以
服後常燕居之時而佩玉則又自有常禮不與朝
則結佩為例也由此觀之可見凡帶必有佩玉禮
之常也凡佩玉必有銜牙所以觸瑣而有聲者必
賴是也惟喪則不佩玉所謂有故而玉去身也若
無故而玉不去身蓋以其為比德之龜也王之溫

潤而澤以比德之行績舉以票以比德之智其可貴多矣君子無故而不去之必設為右微角左寓羽之佩者正以貴其為比德之器故以是為養心之助進德之資也然玉聲所中雖君子之同而玉品之高下豈無貴賤之別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白以象其德之純粹玄以象其體乎天道也公侯有鎮定之德體陽道而長人故用山玄玉而以朱佩之大夫有通達之德體陰道而事人故用水蒼玉而以緇佩之世子之德以元良為期以文明為志者也故用美玉而以雜文佩之士則德有未顯功有未著故用玉之次而以赤黃之色佩之此皆所謂無故玉不去身者也孔子之燕居不佩玉而佩象環示謙也然象齒有潔白之義環有太極之義五寸有五行之義綦組綬有陽變陰合之義環用象齒魚鱗之樂也燕居佩之無體之禮也聖人備道全美蓋雖自謙之中而實所以自道矣首節君子燕天子至士高微角二句但以玉聲所中言尚未說到和處次節玉鐸鳴則和而可以養心故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二節只重不佩玉之意右設佩君設佩與爵辭皆是帶言以足其意耳此德非是真與之比只是為其有此溫潤等德象人之德故君子貴之而必佩之是未佩之先已因

其有比德之義而始佩之有以首飾為進德之案此德一節為保德之助似未安矣天子以下俱要見此德及無故不去意

童子之節 二節

此言童子之禮上節親在致歸以教孝也下節不能備成人之禮但執弟子之職也

侍食于先生 四節

此言飲食之禮先生尊者也異爵貴者也後祭先飴所以致尊貴之敬也客祭與殮敬主也主人辭之答客也主人致饗敬客也客自微之答主也此賓主之常禮也一室一食之人無賓主也少者一

人微禮也 婦人不微 一節

人微禮也婦人不微不備禮也果不棄校教餘也瓜以上環祭敬也食中柔所樣不以棄也食果後君子不必嘗也火食或烹調不善故先嘗之細微曲節無不有禮如此孰有亂于席上者哉

有慶 一節

此言慶賀之禮榮君賜也

孔子食于季氏 一節

此言君子之待小人不絕其物而亦不備其禮

君賜車馬 四節

此言臣受君賜之儀首節言卿大夫受已國君之賜意重再拜二節言卿大夫為使臣受天子之賜

禮記鄉飲其君三節言拜賜之儀及門與再拜皆然祭君賜也四節言拜賜之稱禮但拜於及門而不拜於君所恐瀆君也

允賜君子 一節

此言賜與之禮祭君子別小人也

允獻于君 二節

此言臣獻君之禮作二段事獻物是一事致膳是一事獻物于君親往不親往雖異而拜送則同膳于所尊備物不備物雖異而造于膳宰則同下節什大夫所以使宰之義

大夫拜賜 二節

此言拜賜之節首節是大夫士拜君之禮大夫親賜士四句是士拜大夫之禮敵者二句是平交相拜之禮大夫當再拜之時不待出報恐召而答拜也士當再拜之時先拜其賜及君出報又拜其諾則是三次拜矣所以然者以君不答士之拜故得盡禮也大夫親賜士則士親再拜若不親賜則拜受于家而不拜其門若親賜而士不在家不得面拜則亦往拜其門下文敵者不在尚拜于其室則士于大夫可知矣

允于尊者 一節

此言獻尊者之禮不敢直指尊者恐褻也

士于大夫 一節

此言受賀之禮所以明尊卑也

親在 一節

此言人子尊親之禮所謂父在子不得專者也

禮不盛 一節

此言禮有以質為貴者祭天是也充者拊塞其美非充盛之謂也禮之盛者一主于敬不在致飾以為文故衣服宜拊塞其華美若禮不盛則不必充矣大裘祭天之服先着大裘于內而後着袞冕于外不稱正所謂充美也因不稱而遂言路車亦不式皆主于敬以質為貴也

父命呼 三節

此言人子事生之禮思死之誠以見其為終身之慕也承親之命則應赴惟急養親之老則出入有節侍親之疾則色容不盛皆孝子常行之禮節而非大節也惟夫父沒而不能讀父之遺書蓋以父嘗讀此而手澤尚存故睹書思親自不忍讀耳母沒而不能飲母之杯棬蓋以母嘗飲此而口澤尚存故睹物思親自不忍飲耳此則念親于既沒之後所謂終身慕父母乃孝子之大節也

君入門 二節

此言朝聘入門之儀朝禮君親行卿為上介大夫

為中介士為末介主君與攢亦總大門中央所墜
之木謂之闔門之兩旁貼門之木謂之棖棖闔之
中是兩君所由賓西主東禮之正也若卿大夫士
從君來朝則從君之後由闔之西以東為上厲行
而入上介在前近東而拂闔中介稍後當棖闔之
中下介又稍後近西而拂棖賓之介如此則主之
擯可知此朝禮入門之序也若聘禮君不親行但
使卿大夫執幣而往則卿大夫亦用賓禮而由闔
西以入但不敢如君當開棖之中故不論卿大夫
皆稍近東而拂闔所謂入不中門設已君也行棖
闔則不棖故不棖闔敬主君也行聘行享謂之公

君與尸行

五節

此言君子之行客無不各致其謹首節是與尸行
之儀二節是他事疾行之儀三節是他事徐行之
儀四節是直行急行之儀五節是執玉執龜之儀
介之尊者其行緩分之卑者其行速禮之常也况
在廟中與尸行尤禮法之所在而可無其節乎故

棲武步武中武隨分以為廣狹或徐或趨皆以是
為則無貴賤一也與尸行之禮如此若他事行禮
則又各有其儀以疾趨者言之後頭發起不以接
武步武為拘手恭足重不可變其常儀急不過迫
也以徐趨者言之曳轉其足循地而行微俯其身
齊委如水其在席上亦然緩不至靡也行之直者
頭俯而順如雷身俯而步如矢毋邪枉也行之急
者剡剡而身起軒軒而履起毋惰弛也急玉皆重
器故執之以行則舉而曳踵踣踣促狹敬之至也
凡行容惕惕 十八節

此泛言君子一身之容有平居以為常者有因時

而或異者直而且疾行容之常即所謂端行并行
是也然在廟中禮法所在故宜收持嚴正在朝廷
政事所出故宜威儀詳整而又張拱安舒則不以
惕惕為拘矣君子舉動之容皆欲其閑雅舒遲無
事之時則然也若見所尊者則又當齊肅齊一謹
而不放不以舒遲為拘矣至于足容欲重手容欲
恭目容欲端口容欲止聲容欲靜頭容欲直氣容
欲肅立容欲德色容欲莊所謂九容並坐如几為
十善皆敬之容見于外不但見尊為然凡行禮與
平居皆當如是燕君主和告語主與溫溫有中中
夫夫寬柔以教之意祭主于敬故容貌顏色如也

所祭之神散積于中而神見乎外也喪禮主哀故
居喪之容若瀟然失意之貌至于色之顛顛視之
瞿瞿言之訥訥正見喪容之崇然有如是者軍禮
主武故行師之容有暨暨果毅之貌至于言之駉
駉色之厲厲視之清明正見戎容之暨暨有如此
者然九容之中有所謂立容德者若人之立不貶屈
則太元不正則流于詭故成以貶平毋誦此立容
之常也而非德也若夫頭顛必中則頭容直矣如
山之立則立容德矣以時而行則足容重矣盛氣
顛實楊休則氣容肅矣如王之色則色容莊矣此
又操九容之要而申言之示人尤知所重也廟中

齊肅二句若水小言當主行者單出則泛舉一身
之動容亦可盛氣一節主氣言與孟子至大至剛
不同蓋主集義以養氣此主容貌而言謂人之養
氣當不役于形不勞于說使其充盛填實于內故
息之發出若陽氣煦物其來無窮蓋氣之足以任
事者而非不動心之謂也

凡自稱

十一節

此言稱名之禮有所以正名者有所以養德
者天子自稱予一人至尊無對夫一統也二伯自
稱于諸侯曰天子之力臣謂股肱之臣宣力四方
者也諸侯自稱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土王也

也言為天子守之也邊邑之諸侯自稱于天子曰
某甸之臣其言屏捍外夷以蔽中國也諸侯自稱
于敵者以下曰寡人謙也小國之君自稱于敵以
下曰孤謙詞亦曰孤亦謙也上大夫稱于異邦
曰下臣謙也擯者曰寡君之老係老于寡君言謙
于他國而尊于己國見其上而下大夫自名謙也
擯者曰寡大夫謙也世子自名于他國謙也擯
者曰寡君之適別于庶也公子曰臣寡不敢匹適
也士于外君曰傳遽之臣卑也於他大夫曰外私
別于己之所事者也大夫以他事來君命而使降
風以家臣而為介此非正聘也則上大夫下大夫
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其詞降如此輕私事也若
以聘事來君命而行以公士而為介此行正聘也
則下大夫擯詞曰寡大夫上大夫擯詞曰寡君之
老以行正聘其詞隆如此重公事也然所謂公士
擯者何也大夫以正聘往隣國必與之公士以為
介禮也所以擯詞皆侵隆也一稱名之間而不苟
于其詞若此此所以名分定而無僭竊之患謙德
光而無爭奪之失也

明堂位篇

此篇言周公生踐天子之位祭用天子之禮樂雖
所以尊周公而實所以誣周公雖所以後魯國之

美而實所以彰魯國之僭其說始于魯之郊禘而其附會遂至于此失聖人制作之意啓後世僭竊之端此漢儒之罪所以不可勝誅本當刪去此篇毋使再惑後人恐一刪之間反增後人之疑故記者存此以著其妄猶孔子刪詩而存淫風之意也據文直解之其失自見

昔者周公 五節

此言周公明堂位之制謂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則當依南面而立三公則位于中階之前諸侯則位于阼階之東諸伯則位于西階之西諸子則位于門東諸男則位于門

西東夷之君

九州之牧

西東夷之君位于東門南蠻之君位于南門西戎之君位于西門北狄之君位于北門九州之牧位于應門之外四塞小夷之君或天子即位或其國君繼世而立亦來朝告至隨其方而位于四門之外此周公所制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謂五等之君則位于內四夷之君則位于外九州之牧位應門為貴四塞之君世古至為賤則諸侯之尊卑明矣此章若言周公相成王初即位制明堂而朝諸侯即其義意周詳禮文炳著何往不可今日周公朝諸侯又曰此周公明堂之位則疑于周公踐天子之位矣太

昔殷紂 一節

此言周公制作之功謂紂惡貫盈周公相武王以伐之是有創業之功矣成王幼弱周公相之踐阼以治天下朝諸侯制禮作樂積慶豐于天下皆成王之善政周公輔相之六功也只用一相字則周公之心事昭然明白矣今于武王言相于成王不言相且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于明堂始而曰六年朝諸侯既而曰七年致政于成王則似周公真據天子之位行王者之事果爾乃罪人也何以謂之大功謬甚

成王以周公 至末

此至篇末皆言成王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此至篇末皆言成王酬周公之功賜魯重祭故魯無用天子之禮樂封周公于曲阜是生而封之也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死而祭之也魯君孟春七旬是魯得用郊祭之禮以后稷而配天也季夏六月一節是魯得用禘祭之禮以周公而配文王也禮樂衣服器皿宮室旗章車馬廟制官制皆得兼異代而用之乃天子之禮非諸侯之禮也今魯自乘大路載孤獨至有虞氏之統不惟得用神郊之禮而且兼用四代之禮則是王者之禮而非諸侯之禮乃成王所以報周公之功故其賜之如此天下之人傳頌久矣幸而魯之君臣

世秉周公之禮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務未嘗相變也是魯可以為天下之望國矣故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從而資禮樂焉則天下皆以魯為宗國矣于此可見魯之用禮非諸侯之可同尤以稱成王報周公之意也要之成王之賜非周公之所宜有伯禽之受尤非周公之本心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非氏借八佾三家僭雍徹皆由伯禽以致之故曰周公其衰矣學者觀詩書所載周公居攝之事及孔子嘆魯之言則此篇非聖經明矣

魯公之廟一節言周家七廟已滿文武當祀周王

以文武有創垂之功故于七廟之外立為文世室武世室以安百世不遷之主今魯五廟之外別為伯禽立廟象文世室別為武公立廟以象武世室其主亦世世不毀是亦倣天子之制然非禮矣

喪服小記篇

斬衰

二節

此言為父母服同而有異斬衰為父也括髮以麻齊衰為母也括髮亦以麻父母恩同也為母則小歛後男子免而以布女子惡笄以終喪殺于父也家無二尊之義也

男子冠

一節

此言免髻之制言男當免女當髻有別故也宜杖竹也 二句

此言為父母異杖之義竹杖員象天父生之義也制杖方象地母育之義也竹不改飾象孝子之痛不改也桐之義取于同言哀母之情同于父也

祖父卒

一節

此言適孫承重之禮祖父在適孫雖當為祖母承重然止服期年降于祖也惟祖父卒而後適孫承重者為祖母服三年無所降也子為母服父在期父沒三年禮也今子卒孫為祖後故服與子同為後即承重也適子則然庶子止如常禮

為父母長子

二節

此言稽顙之禮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子為父母父母為長子皆重者也故先稽顙以見情若大夫吊士以尊臨卑雖輕服亦稽顙為禮也婦人為夫與長子重若父母與後夫則皆殺矣故有稽顙與否之別

男主

二句

此言喪無主後者為之立主必用同姓之男同宗之婦以其親故也為父後者 一節

此適子為出母無服之義不敢以私恩廢正統也

親親以三為五一節

此言五服隆殺之異以親親之禮言之已身上父下子是三輩也由三而五則上加祖下加孫矣由五而九則上加曾高下加曾玄矣是九等之人皆有五服之親而其服不能不異由父而上其服漸輕是上殺也由子而下其服亦漸輕是下殺也由親兄弟而旁推之若從若再從三從四從其服亦以漸而輕是旁殺也如此則尊父祖于上慈子孫于下友兄弟于旁而親親之道盡矣

王者禘一節

此言禘祭之禮四廟之說註解未當竊意此是始受天命而為天子者不合便有七廟之主故生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並其祖與父為四廟此亦廢幾可通但經云以其祖配之又似二人一廟者闕之可也

別子為祖一節

此言大宗小宗之法以卿大夫而言不言天子諸侯者天子之次子便為諸侯諸侯有絕宗之道族人不敢以其戚戚之諸侯之次子即為卿大夫故宗法自諸侯之次子為始次子即別子也別子有三而專言諸侯之庶子者舉一可以知其二也謂諸侯之適子固繼世以為諸侯不與族人論宗與

之義也別于五句此立宗之法祖選四句是統宗之義此別于若出奔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亦稱別子或小宗中有發身于本國為卿大夫別于族人之不仕者亦稱別子故曰別子有三大宗一族止一人小宗每一支就有四人庶兄弟宗親兄弟之為適者是繼稱之小宗也宗堂兄弟之適是繼祖之小宗也宗弟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之小宗也宗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之小宗也至五世則祖遷不復宗四從兄弟之適矣陳埴曰宗法為諸侯之廢子後恐其後流派波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于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系

次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稱此言切當

庶子不祭祖 四節

此言庶子之禮皆以小宗為宗也適子庶子俱為適士當立二廟其祖廟已在適子之家則庶子不得立祖廟明其宗于適子之為適士者也庶子不得為己之長子三年以其支庶不與祖為正統故祭之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蓋此二等入皆從祖廟附食今庶子不得立祖廟故不祭也庶子不得立稱廟蓋以明其宗于適子但當從祭而不得自立廟也首節是為適士者猶得立稱廟故但不祭祖此節是未仕或仕而非適士者不得立稱故

不祭稱不祭者非不祀也往從于宗子之家而祭之也此皆重小宗之禮

親親 一節

此言服之降殺有關于人道之大泛論服制之義從服者 一節

此言從從屬從之輕重從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也服此恩義之分也

世子不降 一節

此言世子服妻之父母及妻之義謂服妻之父母以妻故故不降殺至于服妻則雖齊衰而反不杖却似有降殺者何也以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大

夫之適子為妻不杖期以父在不得伸也今世子亦然故曰與大夫之適子同此儀禮正文註非

父為七 二節

此因中庸建孝章而設為變禮之詞言其禮當如此耳後世之禮則不如此

婦當喪 三節

此言出婦為舅姑及父母服之義亦變禮也

再期之喪 一節

此言喪服之期取于天道人情之義為兩盡也喪禮之隆殺以日月之實歷計之則斬衰再期齊衰

期大功九月或七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以歲時之交代計之則齊衰三年夫期二年夫大功三時小功二時緦麻一時五服之隆殺如此堂徒然哉亦取于天道人情而已矣故以三年之喪言之期而為小祥之祭者孝子因時思親之禮也人情于是為伸也期而除其首經要經者生者隨時漸殺之道也天道于是為順也然其祭也豈為除喪而殺哉蓋祭以伸情練以殺哀同時並舉各有取爾也故斬齊之喪謂之三年者以天道言言其交代之候已幾三年乃表之所當變者也謂之再期者以人情言言其實歷之數不過再期乃情之不能已者也君子知此而知制禮之文與其用禮之心矣五服專舉三年者舉重以見輕也

三年而右羹 一節

此言後期而祭之禮必再祭者不以有事廢禮也祭不同時而除喪者必以有漸殺衰也

大功者 一節

此言為人主喪之義以大功之親而主人之喪若其人有妻子未能行禮者則為之主行練祥二祭以其親而可以主禮也若朋友則但為之虞祔而已以其疎而當遠嫌故不可久于其家也

士妻有子 一節

此言士為妾服之禮因大夫貴妾而義起之者也生不與祖父母 五節

此言追服之禮生在他國不及見期服之親者父追服而已不追服以父既成禮則已可以無服情有所未洽故也若不及見三殤之親者父降服而已亦追降服以父既殺禮則已當為追服禮有所不可廢故也卿大夫出使他國君喪已除而始聞之則不追服重君重於所服也若從君於他國而近近臣從君追服者以朝夕侍君不敢吉服也卿大夫在君服限之內則從君而服者與群臣同其喪服也在服限之外君追服而己不追服者群臣皆已從吉已不可獨變其服而亂朝儀也若不從君子他國而遇本國之喪君雖不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從常禮也此追服之禮在父子則稱情在君臣則稱禮如此然不稅親父母而稅總小功于理亦有未當且于儀禮不合未可盡信

虞祔不入 一節

此殺喪之節于杖見之

經變 一節

此言經帶杖之刑制服制每降一等則去五分之一以粗為重細為輕也

除喪者 一節

此言除服易服之義除服先重者殺喪之漸也易服易輕者服宜從重也

復與書銘 一節

此言招魂與題銘旌之禮以前尚質故貴賤同周尚文其禮皆與此異

斬棄之葛 一節

此言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

報葬者 一節

此言虞祭卒哭之變禮士三月而葬而虞虞而卒哭禮之正也若家貧或他故不得待三月而即葬者謂之暴葬既葬亦即於虞虞以安神不可

緩也惟卒哭之祭必俟三月俟痛之心自不飲已也報讀為暴猶暴富暴卒之類註音赴恐未然

父母之喪偕 一節

此言並有喪之禮並喪者葬先母而後父祭先父而後母葬以即遠祭以追養故其輕重各自有等也今先葬母而不虞祔待葬父虞祔畢然後虞祔其母正先後重輕之等也葬母亦斬棄者父未葬故從父服也恩義兼盡蓋如此

大夫降其庶子 一節

此言喪服自期以下大夫降之禮庶子之服本期年大夫降而大功尊而殺禮也若庶子之子自為

其父三年不以庶而殺也大夫不主士喪亦以尊而殺禮也

為慈母之父母 二節

此言恩殺則服亦殺上節名雖重而禮輕下節情雖重而禮輕記者恐賢人之過禮故酌中言之

繼父不同居 一節

此言服繼父之禮儀禮云同居繼父為之服齊衰不杖期異居繼父為之服齊衰三月未嘗同居繼父為之無服又云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言自來不曾隨母往嫁則是未嘗同居所謂路人也何服之有自來同居與自來未

嘗同居二禮甚明不待言矣惟異居一亭其說甚長故此章以繼父不同居為題言所以不同居而為之服三月者非殺禮也亦非過禮也蓋以必嘗同居而無大功之親莫為主後又同財而為之立宮廟使得祭其祖禰則繼父于此子有父子之情然後謂之同居此子為之服期禮也亦情也若兩有大功之親可為主後則繼父于此子情不甚切或昔同居而今不同居或同居而不同財不為主宮廟則情亦不切皆所謂異居也故但為之服三月亦情理之得中者也而有主後謂繼父有大功之親可以為彼喪主可以繼彼之嗣是繼父有主

後也此子亦有大功之親子可與彼為喪主可以為彼之嗣是此子有主後也而無主後則彼此無依故同居之情自親况又同財而又為之立廟則豈得不服而有大功之親各有所依之人雖同居亦即異居故為之服三月足矣此天理人情至精至密之論非潛心體察未易得也言有大功則期服在其中矣註云此子有子亦為異居蓋泥主後之說也子既有子則不必從母焉有異居之名

士大夫

二節

此言祔禮前章言士得祔于祖之為大夫者尊卑近故也祭則用大夫牲不可以卑者之性祭祖也

親親之道也此二節專以尊尊言謂士大夫卑不得祔于祖之為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所以尊尊也既不得祔于諸侯矣則祔于諸祖父之為大夫士者尊卑同也夫既祔于諸祖父矣則其妻祔于諸祖姑妻後夫也妻祔于諸祖姑矣其妻則祔于妾祖姑降于妻也若無妾祖姑則問曾祖而祔于高祖之妻昭穆同也凡祔必以昭穆不論男婦皆然所以明世次也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卑孫不可以祔尊祖尊尊也天子諸侯大夫可祔于祖之為士者不敢自尊而卑其祖亦尊尊也按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士安得有祖可祔大夫安得有高祖

妻可祔天子七廟祀先王諸侯五廟祀先公即使其祖為士今亦追尊矣豈有身為天子諸侯而祖廟猶為士廟已乃以天子諸侯而祔士之禮乎此等經文皆難通闕之可也

為母之君母

一節

此言使從之變禮母之適母皆隨母而服之以母也母卒則不服即使從者所從亡則已之謂也

宗子母在

一節

此言宗子尊不降其妻雖母在亦為祿重也

為慈母沒者

一節

此言妻子可以無後于九以其皆輕故可無後也

丈夫冠

一節

此言不殤之禮男女雖在殤年而已冠已笄則有成入之道故不可以殤禮服之其生于殤之前者為兄當從降服之例若生于殤之後者為弟自以其服服之亦不可降也註二說俱未融立後尤非久而不葬

一節

此言遷葬之禮主悲者不除恩重哀深也其餘麻以終月除喪則已哀之殺也

練

一節

此言小祥大祥行筮視濯之禮臨事而豫著祥服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敬也既筮而以杖拜送喪

衰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然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廢子任父之室 四節

此言廢子之禮降于適子上二節是禮有所屈不
得同于適也下二節是情有所伸不敢同于適也

諸侯吊于 二節

此言諸侯吊禮之權上節是吊異國者下節是吊
本國者下節註兼異國者非

養有疾者 一節

此為無主後者養疾主喪之禮親屬無近親而已
養其疾則不以喪服入避其內也若疾者死而遂
主其喪親故也然自有本親之服而不若己之原

喪之四

妻

服為其養疾而來未以喪服入也若非養疾而以
喪服入主喪者則不必易已之服所以遂也也然
易服養疾在尊者則然卑者則否無所為避也

妻無妻祖姑 一節

此言大夫之妻無妻祖姑則祔于高祖之妻矣若
高祖又無妻則當祔于適祖姑然不敢用妻之姓
故易姓以系女君猶士附于大夫則易姓也

婦之喪 三節

此言主喪之禮婦之喪本當與子為主故虞祭
卒哭皆用子與夫惟祔祖姑則祭舅之母故舅主
之上章言大夫不主士喪此則言士不主大夫喪

惟宗子為士者可主大夫喪章故也主人已葬未
除喪若有兄弟至自他國而來吊者則主人不免
而為主蓋君吊則非時亦免故也兄弟親以哀為
主故不免

陳罷之道 一節

此言陳器之道賓客所贈則多陳之而不致盡納
之禮有定數不敢過也主人所作必如禮制不敢
過多故省陳之而盡納之稱其心也

奔兄弟之喪 一節

此言既葬奔喪之禮親者主情故先墓而後家
者尚禮故先宮而後墓

喪之五

與諸侯 一節

此言為君服斬之義謂諸侯之五服兄弟雖不為
卿大夫亦其臣也臣于君自當斬衰不得以本親
兄弟之服服之所謂諸侯絕宗蓋如此註異國非
下陽小功 一節

此言期服下陽降為小功帶制如此示恩重也

婦祔于祖姑 一節

此言祔廟之禮孫婦祔于祖姑昭穆同也若祖姑
有三人則祔于舅之所生者從其親者也上章言
妻易姓而祔女君謂適祖姑即此是也

其妻為大夫 一節

此言大夫祔妻之變禮先為大夫妻卒已祀大夫之牲矣今大夫既黜而祔于妻則不得易用大夫之牲矣從夫賤也未為大夫妻卒已祀他牲矣今夫以大夫祔妻則得用大夫牲矣從夫貴也此節據夫妻之同尊卑為義故立言如此若正禮則夫祔于祖妻祔于祖姑非男女共在一處也

為父後者 一節

此言適子不服出母之義為君喪則廢廟祭故也婦人不為主 一節

此言婦與女當杖之禮主婦杖禮也其非主而亦有杖者乃子為父厭不得杖姑不厭婦故妻得為

夫杖也母為長子杖因上句帶言之耳女子成人杖禮也其有女童杖者乃因無親兄弟為喪王同姓之人主喪不杖故女童權子而杖也

總小功 五節

此言免禮之節虞祭卒哭必免禮也雖總小功而亦然不以恩輕廢禮也葬而虞則免禮也若不即虞則雖主人皆冠首不可無飾也及虞則皆免復正禮也若兄弟之服已除喪而從吉矣及其葬也及服其服權也報虞卒哭亦免完初禮也若不報虞則除之後雖虞亦不免矣葬者免而反哭也若葬遠則道路且冠以為飾也及郊而免反哭

復初禮也主人敬若之帛雖不當免時而亦免禮也與國之君與本國同故歌之同于君親者皆免則主可知矣

除殯之喪 一節

此言除殯服與除成人服祭之隆殺也

奔父之喪 一節

此奔父母喪之禮與奔喪篇小異當以彼為正

適婦不為 一節

此言服適婦之變禮以其有故不為舅姑後也

大傳篇

禮不王不禘 二節

此言廟祭之禮獨隆于天子而降殺于群臣首句是正名定分之禮王者二句正是言惟王者得以行禘祭之禮下節正見不王不得行禘祭之禮謂禮也者雖所以伸憤而實所以發禘祭天下之重祭也王天下之至尊也以至尊而行重祭于禮為宜非王者而行之則僭矣禘禮何如王者有天下既立太廟以祭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是報本追遠之心及于無窮乃祭之至重者也故惟王者得以行之若諸侯以下不得行禘祭之禮但得行禘祭之禮而已諸侯之祫也及其太祖又升四廟之主合祭

于太祖之廟是但及其太祖而不得祔其祖之廟
自出降于天子也然五廟之尊以祀先公則又非
大夫士之所敢僭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惟常祭
和禘而已不得行祫祭之禮若大夫上有祫祭之
大事必省命于君而君賜之行乃得行然其行也
亦但及于高祖而不得及其太祖是則大夫士之
所以降于諸侯者也不王不禘不于此而益見我
牧之野

一節

此言武王追王之禮以見王者得以行禘也既事
而追四句是在牧野所行之禮遠率天下以下是
歸錫京所行之禮意重追王上文四句不過言禮
以起下文耳謂牧野之師乃武王順天應人之大
事也既事而退則為天下王矣故行王者之禮禘
樂所以告天也祈社所以告地也故其所以告親
也皆所以告成功也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
侯就豆籩腹奔走以行追崇之禮意父昔不過稱
古公也今則加以太王之號季歷昔不過稱公季
也今則加以王季之號文王昌昔不過稱西伯也
今則加以文王之號所以然者蓋祖考皆諸侯
其跡則卑也武王雖為孫子今在天子之位其跡則
尊也若以諸侯之卑號諸天子之尊則于禮不順
于情不安豈孝子之心所忍為者哉故行追崇之

禮正以伸其尊祖敬宗之心也然此禮惟天子得
以行之自諸侯以下皆不敢僭矣所謂不王不
不于此而可驗矣

上治祖禘

一節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有以盡乎人道之大也王
以天下既定人道立與人孰無親親孰無偏人倫
不明則小民不親是故有治親之道祖禘尊者也
上而治之所以尊其尊子孫親者也下而治之
所以親其親昆弟相等者也旁治昆弟所以廣其愛
治之何如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有一年四會食
者三會耳會者所以聯其情也當此會食之時
序族人以昭穆之位而與昭穆穆與穆齒所以定
其分也然此合食之舉昭穆之位皆有禮義以為
之別正其恩之隆殺屬之親疏則屬親者恩隆不
敢不至焉屬疏者恩殺不敢太過焉夫然故尊祖
禘于上親子孫于下友兄弟于旁一家之中倫理
明恩義篤而一家之綱常定矣天下之人各有其
家各正其倫而天下之綱常定矣人倫之道何以
加此上治三句言此三等入當治尚未言其所以
治也合族三句方言所以治之之道別禮義終
上二句就于其中見之或以合族二句專屬旁
一遠不知昆弟乃同輩之人焉有昭穆可序

聖人南向 一節

此承上文言聖人圖治之有要而人道尤所要之
最先謂聖人南面而治天下非不欲人人而安之
事事而治之也然有要焉所當先者五事而治民
尚不與于五事之中五事者何一日治親上治下
治旁治人道之所急者也二日報功已仕之臣有
功國家者或錫車服或胙土四答之以禮也三日
舉賢未仕之臣有德足以正君善俗者舉而用之
也四曰使能未仕之臣有才足以脩政立事者任
而使之也五曰存養人情之安有刑物察使使于
治親報功舉賢使能者各收其節無欲動情勝之

偏所謂心之正也此五者雖未及于治民然一得
其當則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豈有不平
但見人道立而上無故政賢才輔而下無慢令故
人人各得其所各如其願而無不足之心無下賄
之養天下自然其平矣如其一物紕繆則人道不
親小人在位亂之所由興也民豈能得其死由是
言之天下之治亂係五事之得失則五事誠不可
以不先矣然五事之所急以人道為首務則治親
又五事之尤先者也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五事
雖皆最先而治親以全人道乃其用變之始尤不
可不為之先者也不然則所尊者雖未有能厚乎

他人倒行逆施求治且難矣而何以為天下之大
君哉功不可缺而序不可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民不與焉與民無干
足數句則有言五者雖未及于治民而民之瞻足
死七皆由于是是乃所以為最先而聖人不能外
者是是于已贈是周于人人道專指治親而言
始字內方有下四事謂閭門者萬化之原孝弟
行仁之本先親九族則和平協和之化可施故治
以人道為始人道與上文人道相應或欲無下四
事不知只可言治道非人道也始字有意味

立權度 二節

此言制度可變而綱常不可變見人道之所以為
大也制度末節隨時而可變時有代遷聖人不
得不與民異之也天地常經無時而可變者萬古
此心聖人不得不與民同之也二節言雖對衆
實相承專重下節見聖人之治所以必自人道始
親親是父子尊尊是君臣長長是弟兄男女是夫
婦如此方開極若專言治親一邊恐太拘且親親
亦不可專于尊尊之也

同姓從宗 四節

此承上文男女有別而言所以別之之道上二節
是言名之當下二節是言婚之不可通謂男女

有別乃不可變華者也必何如而可別哉同姓從
 宗合族屬則男正乎外者其情應異姓主名治際
 會則女正乎內者其名氏系著則男女為有別矣
 然所主之名何名也隨夫而為昭穆者也故夫在
 父行者則妻皆母舅矣夫在子行者則妻皆婦屬
 矣夫在兄弟行者則妻皆等儕矣名不紊則昭穆
 明昭穆明則人道定矣此名為入治之太所以當
 正者也至若婚之不可相通不惟有服之宗為然
 也雖無服之宗亦不可通故五世以前皆為有服
 六世以後斯無服矣五世同小宗者其姓不別六
 世各自為宗別為姓氏是庶姓別于上也有服之
 宗親尚未盡至于無服則親盡矣是戚單于下也
 繁之以姓而弗別謂小宗之氏雖異而大宗之姓
 弗別言與大宗之姓同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言五
 服之親雖盡而會食之禮猶存是與大宗為親既
 同宗于大宗則即為同姓之人矣同姓而百世不
 通婚者周道之所以為善也男女有別不于是而
 又可見哉庶姓即氏也古人以親疏為姓以分派
 為氏如太公本姜姓因其祖名于呂故稱呂氏
 魯本姬姓因三家出于桓公故稱三桓氏又
 各以長幼為序故又稱孟孫叔孫季孫氏
 服術有六 二節

此言服制之別有以恩為重者有以義為重者凡
 以辨情而立禮耳從服詳見服問
 自仁率親 一節
 此言事祖之恩義皆生于人心之自然謂仁主于
 愛者也自思愛而推之則父母近而情親祖遠而
 情疎親者重而疎者輕故由祖而上曰曾曰高恩
 愛漸輕謂之曰輕以情言也義主于斷者也自斷
 制而推之則祖在先而尊父母在後而卑果等
 者重而卑者輕故由祖而上曰曾曰高名分愈重
 謂之曰重以分言也以仁言則祖輕于親非祖可
 輕也情漸疎則愛不得不輕也以義言則祖重于
 親非親不重也分愈尊則理不得不重也義者事
 理之當然人心之自然既于人心事理相合則其
 事祖之禮蓋有不得不然者故由祖之輕言之則
 期年之服降于三年之喪以情之輕也由祖之重
 言之則雖期與大功小功之服皆必齊衰者以分
 之重也仁道明則人知親親義道明則人知尊祖
 先王之教其至矣哉二義字不同上義字裁制之
 義也下義字處物之義也其義然然兼仁義在內情
 服制以明輕重之一節可見者耳其實輕重在于
 人心不因服制而後有也
 若有合族 一節

此言族人尊君之義謂君于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乃其分外之恩在仁君之所自盡則然也而族人必以臣禮自處不敢以其本親而上親于君者何限于位故也意重下句

庶子不祭 二節

說見喪小記篇但上篇有庶子不祭祢不祭禰之文此篇只言不祭謂并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稱此說切當別子一節此篇之文備而明當參看

有小宗 二節

此因上文而言國君之子初立宗法與上文百世

不遷之宗五世則遷之宗又各不同彼以繼世而言此以初出而言故其意不同適昆弟是適母所生者庶昆弟是庶母所生者庶不可以匹適故不惟世子不匹雖適母之衆子亦不得而匹之所以正名分別貴賤防微杜漸之意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謂此庶子雖為大夫士只為五世則遷之小宗不得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謂此適出之子立為大夫士則庶子之為大夫士亦宗之庶子雖貴不得別立為宗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此據一輩而言如此若大宗之次子又為小宗矣有無宗亦與之宗亦據一輩而言若下

華人多則又有大小宗之不矣故曰公子是也此公子之初出其等類如是也若再一輩則稱公孫公族不稱公子矣公子有宗道一節中言有大宗而無小宗之意謂世子為君為庶子而立適子為大宗使庶子宗之大夫宗大夫士宗士所謂別子為祖就是此適子也庶子不得立為小宗本身就宗適子其子就宗適子之子自有統緒一毫不亂安得有僭竊變更之事哉此謂大夫不得祖諸侯故其立宗之法如此

絕族 二節

此明六世親屬竭矣之義謂五世以前則稱族屬

與之有服六世以沒族屬既絕則無延及之服而不為之服者何蓋服之為義以其有親各從其屬而為之服情在是也若親屬竭則情疎情疎則無服亦天親之不可以人為者耳

自仁率親 一節

此言親親之效以見聖人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前節自仁率親重祖而言此節重親而言謂仁主于愛義主于敬自愛循親上及于祖則親親為用愛之始末有不愛其親而能愛祖者也自敬循祖下及于親則親親為行敬之終末有知敬祖而不知敬親者也由此觀之可見親為身之本為祖之

於仁義雖並行而仁常在于義之先是故人止始
于親親人性之自然也念罔極之恩而奉養于三
年之報也不及之養而切切于四時之奉養皆親
親之餘緒也既親其親矣則自親親而推之焉推
而不各臻其理哉祖也者親之所自出也知所以
親親則自知所以尊祖重本原也然宗也者又祖
之正體知所以尊祖則自思所以敬宗明適派也
至若族人之衆宗之所統者也既知敬宗則合食
族人之禮自不容以不至宗廟之尊族人所共事
者也既收族矣則率族人以對越祖考其禮自不
容以不嚴社稷之安危宗廟之榮辱係焉嚴宗廟
則自重社稷傳之以道守之以禮有不敢以慢棄
之者矣百姓之離合社稷之安危係焉重社稷則
自愛百姓時使薄歛有不取以易忽之者矣既愛
百姓則懷之以仁正之以義自不至于濫刑以逞
刑罰有不中乎刑罰既中則人知趨善而避惡力
本者得以自盡庶民有不安乎庶民既安則食有
所資貨有所出有人斯有土有財此有用上下之
間無不恒是矣夫民有恒性惟財用不足則為善
無資財用既足則禮義生于富足百志有不成乎
志之不成禮俗所由壞也百志既成則以恩相接
以禮相與而爭爭陵犯之自無禮俗不由之以成

乎大和之世不過禮讓之雍雍而已禮俗既興則
百官和于朝萬民和于野嗚呼嘉生薰為太和
不可樂乎引詩而言人君有德百姓樂之然則人
君自親親而推之至于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
有厭教即此詩之謂也人道始于親親而親親之
效其大如此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倫
始矣此節人道與篇首人道相應總見治親為五
事之要而治親之中親親又為五服之先蓋其情
愈切其義愈密而其效愈遠矣首四句不言輕重
不可以輕重較也又百姓只當以百姓為言不
再兼族姓蓋收族之內已有族姓矣註恐未然首
姓即是族民愛是君去愛他安是他自安生百志
就心言禮俗就行言此節與虞書親睦九族黎民
於變時雍相類但彼以德言此以親親言要之親
親非充明峻後亦不能兼體仁義之至
少儀篇
開始見 四節
此記請見之詞吉凶之禮雖不同其致謙一也
君將適他 四節
此言人臣致物于君之禮而因舉賓主親戚之禮
以形之意重敬君末節兼本國鄰國言
受五校主 一節

此言禮以委曲為敬不可直情而徑行也

始入而辭 三節

此言賓主相見之儀上二節接者贊相之詞下二節為賓脫屨之禮禮無微而可忽也

問品味 一節

此言發問之禮當婉詞以示敬也習者學而未成之謂者者學而已成之謂知其所亟食則知其所不嗜矣知其所習所善則知其所不能矣如此故不顯人之短無失言之愆

不疑在躬 一節

此言君子持已之道上一句是行之大者光明正

大不使人有可疑下三句是行之小者謹厚沈默不使人有可疑皆為已而非為人者也

不貳問 一節

此言卜筮之禮上一句是求卜筮者當致其誠恐

尊長于已 六節

此言事尊長之禮皆委曲以全敬也客字帶言耳

執君之乘車 一節

此言僕御君車之禮凡御行則立止則坐禮之常也執君之乘車則坐謂君未出時亦可暫坐一以養其力一以車尚未行不必軾也右帶劍別嫌也

負良綬三句敬君之緩也以散綬升執臣之禮也執轡然後步試車以待君也

請見不請退 二節

此言君子進退之節請見不請退敬尊貴之禮也朝廷曰退三句言退各有義人所當思也下一節言亦有請退之時所以逸尊貴之體也

事君者 一節

此言事君之禮當謹始而慮終未仕則去就由已既仕則進退由人量而後入則適可行而身不殆入而後量則道未必行而有輕進之悔矣不但事君雖乞假于人亦必量其人之必與為人從事亦

必量其事之可濟然後免于自貽之辱而況事君者乎事君果能慎始則君臣道合上下同心在君者喜其得人以輔治何怨之有在臣者遂其興道致治之功何罪之有此之謂全始全終之道君子之所當慎者也

不窺密 一節

此言待人之道當莊敬以謹微重厚以立本也為人臣下者 一節

此言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為君而不知有身者也君有過而諫忠也退而不揚君之惡忠之厚也諫不從而去義也去而不山怨言忠之厚也其處

<p>不順之境如此頃君之美不肯過實而流于驕 驕君之志也諫君之過不以見聽而至干毀 以善自居也其處順境如此君德或怠則鼓動其 志使日趨于德所謂引君以志仁者也君政或廢 則掃蕩其敝使更新其化所謂引君以當道者也 此皆正手其義而不誅其利知有其君而不知有 身所謂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不謂社稷 之後乎張而相是尊仁陳義張大以將順之場而 更是華英除奸蕩滌以改齒之役字有功勞之義 毋拔來 一節</p>	<p>此戒人不可進銳而退速謂人之于善其始也當 徐以待之而俟其化不可遽然而來其既也當謹 以守之而要其成不可頽然而往然後來者報往 之基報往者拔來之致惟深造之以道斯得之矣 毋瀆神 一節</p>	<p>此言教以事神勇以改過誠以待人之道 士依于德 一節</p> <p>此言為學當會本末之全謂士志于道者也故于 道之得諸心者守之而勿失至于道之散見于外 物者則亦玩之適情以為吾德之資猶之工然依 于法則立本矣游于說則通變矣體用無余非天 下之良工乎知工之善事則知君子之致道矣</p>
--	---	---

<p>以皆衣服 一節</p> <p>此言不毀人之物則羈宋不執已之見則崇進 言語之美 一節</p> <p>此言君子之儀不主保氏之六儀此雖容之見 乎外其實皆敬之本于心中所謂容周旋無不中 禮非養之有素不能一旦至此也</p> <p>問國君之子 一節</p> <p>此言答問之禮曲禮曰幼則未能此云有能有不 能其意愈婉而其貴成愈多矣</p> <p>執虛 一節</p> <p>此言君子主敬之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虛者 尚敬實者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p> <p>九祭于室 一節</p> <p>此言祭禮不可從簡祭之時雖堂上亦不脫屨至 敬也祭畢而燕則可脫主獻也下句明上句之義</p> <p>僕于君子 二節</p> <p>此言乘車之敬僕于君子至還立是僕者御車之 儀或車則式二句是君子乘車之儀或車者至三 乘是言車數之多寡所以明尊卑之義有二車者 至末是言君子車服不可慢所以明貴貴之義</p> <p>其以乘虛 十節</p> <p>此言獻物之儀有因其冗者有盡其敬者</p>

乘兵車

一節

此言兵刃將卒所用之禮各有其義也

賓客主恭

一節

此言隨事有當然之道君子當以道而明禮也賓客以禮相接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格神故以內心之敬為主然恭未嘗不本于心敬未嘗不發于外但各就所重言之耳喪以哀為主情之至也會同所以伸尊王之義嚴禁令之防故主于辭氣明威使人聽之而可敬守之而可信軍旅之行死生存亡所係故主于思險所謂臨事而懼愛存危亡之慮者也又當隱密已情以真度彼之情

燕侍食

一節

此記侍食君子之禮曲盡禮文之詳也

賓爵居左

一節

此言鄉飲奠爵之儀鄉飲之禮立賓象天立主象地客爵居左象左旋為天道之所尊也其飲至人之爵居右象尚右為地道之所尊也介爵酢爵醺爵皆居右不敢同于賓也

羞濡魚

一節

此言燕常進奠之禮但以味美為敬也祭應各

皆然亦以美者祭也

贊幣

二句

此言相禮之儀贊幣一讀幣自外至者視君為卑故由君之左以左為地道之平故也訓命自君出者其體重大故由君之右以右為地道之尊故也酌尸之僕

一節

此言君僕尸僕受飲之儀如猶或也

允羞

七節

此泛言飲食之儀細微曲折無不有禮也

尊者以酌者

二節

此言列尊之法尚玄酒而君專惠也人君貴德而不貴味故以玄酒為上尊上尊在南餘尊以次而北故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為上酌酒者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為上故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即酌者以尊者之右為上尊也因上尊在南故二人俱以南方為上凡尊與壺皆必有鼻鼻者酒之所自出以向尊者示惠自右出而君專之也面字當作向字註中有面有鼻多一而字反于文義有滯此二句即凡尊必尚玄酒唯君而尊是也

飲酒者

一節

此言飲酒之節飲酒者三字管下二意微離小事也折俎盛禮也不坐者不以小事當盛禮也朱行

爵不帶冠先禮而後食也

其有折俎 一節

此明上文折俎不坐之事折俎燒肉皆盛禮故不坐此皆容之常禮耳尸尊無所與讓故坐

衣服在躬 一節

此教人顧名思義之意衣服之制有名有義服而不知不稱其服也故為昏罔無知之人凡有關於吾身者而不能思義以踐形則皆為妾人矣

其未有燭 一節

此言夜飲之禮告在者為燭未至恐不及知也主人執後留客之敬無已也執燭不燕三事以燭既

在手不得燕為也註前說暮夜畧此者非

為人祭 三節

此言歸胙之禮攝祭而歸胙其詞恭主祭而歸胙其詞謙曰致福者見敬以致祭而得鬼神之格也曰膳但言享神之美味而已不致當福也或附或練皆主于致其歸胙之詞但曰告附告練而已哀以質為本不必謙也凡膳與告主人必親省遣使及受命主人皆拜稽首敬也非系之數稱禮之大小以多為敬也

曰家齊故 一節

此言愛國之禮君子當自貶以厚民也

學記篇

發慮憲 三節

此言大學之道為化民成俗之本謂君子為治致思慮以合乎法求善良以親乎賢是其望治之心亦勤切矣故足以致發然誠意未孚雖小聞而未足以動衆況化民乎禮下賢德之士心體疎遠之臣是其專賢之意亦誠切矣故足以動衆然教化無本雖動衆而未足以化民况成俗乎君子不欲化民成俗則已如欲化斯民于遷善敏德之域而成乎於變時雍之俗則何以哉其必由學乎蓋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君必務此則始之格致誠

正以明明德而化民之本以立推之齊治均平以新民德而化民之用斯行以是為治則皇建有極而可為民表然後庶民自化美俗自成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此豈慮憲求良就賢體遠之可致哉亦惟明君以務學為急焉耳此說專重君身無明德新民講方見有本之治舊說學字作立學校是落一層意思且云養之以學考之以時使皆有以明其德然後爵之以命養之以祿使皆有以新乎民此却是無本之治與上文就賢體遠亦相觀愚按此節以為學言王不琢一節以立學言雖有嘉肴一節承為學一邊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法家有塾

一節承立學一邊見育養有地造就有法夫然後
一節承化民成俗見大學之全功故曰此大學之
道也若言立學而不言人君之為學其是無頭案
問何以為大學之道乎

王不琢

一節

此承上言人君既務學以治已然後立學以教人
謂王不琢不成器何以適用人不學不知道何以
化民是故古之王者建立邦國以君其民必以立
教立學為元務教如下文周經辨志之類學如下
文家塾黨序之類有學以為教之地有教以為學
之方夫是以人無不學而天下皆知道之民是以
化民而成俗矣

雖有嘉肴

一節

此言道無絲竅見人不可自己其學之功道即
大學之道旨者有中之美味善者道中之至理味
雖美而人弗食何由以知其嘉理雖妙而人弗學
何由以知其至是故從學於人乃見人之有餘而
已猶有所不足授教於人至無以應人之求始覺
其困屈惟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因其未知未能而
求其所知所能至道之善由自反而可知矣惟知
困然後能自強因其已知已能而益求其盡知盡
能至道之善由自強而可知矣由此觀之自反生

于知不足知不足生于學是學固長益于我也自
強生于知困知困生于教是教亦長益于我也故
曰教學相長言其皆有長益于吾身非彼此相助
之謂也曰教曰學為功不同及其知于至道之善
則一是教之與學均之所以為學也允命曰教學
半正此教學相長之謂乎困屈也辱字在後教人
之功得學之半正見教亦是學此章專重成己不
重成物註兩平與大經意不合

古之教者 一節

此承建國居民教學為先而言古人立學立教之
方如此家塾四句是學校之設為甚廣也年以下
是造就之法為甚詳也年入學專承國學而言不
當兼大學小學說中年考校專考大學之人舊說
小成以上是小學考校九年以下是大學考校于
理欠通孔子大聖尚且十五而始志學今欲責十
五童子人人都要知數通達強立不反則不通矣
離經辨志等句上二字以所學言下二字所以得
言如能離經自能辨志之類知數通達屬知即物
格知至之謂強立不反屬行即意誠心正身脩之
謂自一年以至九年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
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使賢者有所勸而益勉于
善不肖者有所懲而亦進于善則由小成以至大

成而教有成效學有成材矣夫以學校之設其廢
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是以教
喻而德成古之成材也易有由然哉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 一節

此言教成之效謂學至大成則成已可以成物明
德可以新民以此大成之故而官使之但見自身
而家國天下一鼓舞作新之健而民心感化汚濁
之俗可變而淳樸德化所不及者謂之遠民慕其德而
而中心誠服德化所不及者謂之遠民慕其德而
引領歸順至此則民化俗成功效茂以加矣此非
大學之道乎蓋由其大成也是明已之德以立其
體由其化民成俗也是新民之德以達其用人已
無成體用垂至大學之道何以加此積學是小成
以造于大成也大道是民化俗易道悅遠懷也

大學始教 五節

此言大學之教所關為甚大謂大學始教有司衣
皮弁之服而祭先師以蘋蕡之菜者何蓋皮弁乃
服之尊蘋蕡乃菜之潔始教而祭此所以示尊敬
道藝之意也祭菜之時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華
之三篇而肄習之者何蓋三詩皆人君禮賢之意
以此居官受知之美欲動其心使知將來亦以此
效勞于國家受人告諭勞之禮當如是也入學而

大胥繫鼓以召學士然後發篋以出其書籍者何
蓋鼓聲謹謹以動眾以是警勵學士之心使遜順
以進業則無苦難之患矣用夏楚二物以作教刑
者何蓋警其怠忽使之收歛威儀也視學考校人

材之期也不五年不視學正欲假之歲月以俟其
自化不欲速以離其心也教者時而視之但示之
以身教而不與之以言教者何欲其體認而自得
下心不馳騁于言詞之末也幼者但聽師說而不
請問者何蓋以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且
長幼之節亦不可紊弗可以曠等而進也此七者
皆為教之大端節目極其詳所以成已以立其體
者在是規模極其大所以新民以達其用者在是
是乃所以教之大倫也既為大倫則皆在所當先
矣記曰九學官則先事以新民也士則先志以明
德也然則官之先事正此教人者先皮弁等事之
謂也士之先志者正此受教者先敬道等志之謂
也教有大節學有先務夫然復大學之道可以漸
入而人材之成為易易矣時觀二字謂時時觀省
註云使觀而感于心還欠明的一說引古語專重
士先志謂今日學士未有居官之事故此七者皆
示以志之所急此亦有理

大學之教也 三節

此言大學教人之法惟以不間其功為貴也。意俱重數字。章內雖有學者之功乃教之使然也。親求節今之教者與教之不刑俱以教字言便見大旨正業居學二句雖平然意却重居學一邊。不學操縵八句乃所以喚起下文不可作正業居學之實謂大學之教也。時教欲專其所習故有正業以授之。退息欲純其所養故有居學以玩之。教者之法如此夫。正業既備若可以盡作人之功而立教尤不忘於居學者何哉。蓋凡學之道貴於能安而未至於安在乎為之。不厭而已。波數必有絃也。習絃於學而不操琴瑟於燕居必不能使手安於絃而得夫絃之妙矣。事必有詩也。習詩於學而不廣求物理於燕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詞必有疑殆不安者矣。教必有禮也。習禮於學而不雜親禮服於燕居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文必有彷彿不安者矣。夫絃詩禮之學即所謂正業也。操琴瑟依雜服之義即所謂居學也。既退息而不興此三省之藝則於正學必有厭棄而不能好者矣。居學之有關於正業如此。君子豈容以一息間哉。是故大學之教必使君子之學焉者藏于學校則於正業而修之固隨時勤勵而不怠退而燕息則於居學而游之又隨在致力而不忽。時有動靜而功

無作罷道有本末而功相發明靡乎所習專而志不分。所養純而藝愈熟。夫然故安其學也。見意經而樂學。殆欲罷不能矣。親其師也。繼志無間于訓誨。知嗜好矣。樂其友也。實其功。殫之竭而知義重之樂信其道也。趨向專而持守定。他岐自不足以惑之。所得之深如此。是以雖離師輔而不畔。道以其教之有明也。由允命之言觀之則藏修游息之在于學者是敬遜務時敏也。安樂樂信而不畔于道者是砥修乃來也。書之所言其此學有所得之謂乎。今之教者與此相反。夫此以學之無成由于教之無道也。然則教術之善否關人才之盛衰大學之教顧可無法哉。少今之教者叩其佔畢一

大學之法 三節

此言大學教人之法為善喻者之所當知。謂大學之教欲救人之失也。常禁之於情欲未發之先。如止邪于未形。絕惡于未萌。此謂教之豫。豫以言乎先事有備。不至臨事而無及也。欲長人之善也。常迎之於善端發見之初。如慎者格之。惻者發之。此謂教之時。時以言乎動中其幾。不先不後之期也。欲學者之貴諸已也。則優游厭飫俟其自化不遺以所不可能。不強其所不可至。此謂教之遜。遜以言乎其順。使彼此各得其安也。欲學者之取諸人

也則稱彼之善以勵乎此于觀法之中激勸之術此謂教之摩以言乎相進使人已各有所助也此四者何以為教之所由興蓋豫則有以防其情時則有以成其性適則有以因其才摩則有以輔其仁造就有方足以為成德達材之地進為有序足以裕興道致治之基施之不悖求之不拂教之興也勃然矣教之所由興乃師之所當法者也若教不能豫待其已發而後禁則莫不可制徒枉格而不勝矣教不能時待其時過而後學則緩不及事徒勤苦而難成矣難施而不狃則多岐亂志為難脩矣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為無資矣由是無朋來之以逆其傾燕辟誘之以廢其學有此六者教安得而不廢乎此師之所當戒者也君子知教之所由興而從之知教之所由廢而戒之然沒循循善誘可以為人師也君子之教喻何如以為大道不易不可以欲速也故但示其從入之端而不曰此易為也欲牽率其必進焉又以至道非難不可以自諉也故必作興其志意之所尚而不曰此難為也欲阻抑之使退焉又以道非難非易能者從之也故引而不發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焉惟其不牽率也則人不驟爭杆格而循序可以自得故和惟其不阻抑也則人不遽迤

畏縮而尋向上去故易惟其不竟達也則人即其躍如之機而有潛心玩索之力故思隨教者之所施而皆有益于學者之所得則其循循善誘之功可以曲成萬物而不遺此之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為人師也興廢之由君子可不察哉不凌節不專指長幼言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正是不凌節若越過適道而與之立與之權便凌節矣當其可與不凌節意頗相類但當可是因其所已至者而成就之如教顏子以克復教曾子以一貫之類不凌節是量其所未至而不輕與之如賜也非爾所及君子之道焉可誣也之類君子之教喻以下正見可為人師之實道而弗牽三句雖應上文從其興不從其廢然只可以意會不可實指道字就作禁於未發弗牽就作不發然後禁和字就作無杆格之忠此不但無意味且與上文亦不免疊床架屋之病矣和易思三者皆學者之端由學者之端可以知教者之善故曰可謂善喻

學者有四失 一節

此言教人當救其根本之失心字重端以無稟高謂人性雖無不同而稟賦則有或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當知之四失者何以知而言有失之多者多聞見而適邪道也有失之寡者寡聞見而無約

卓也以行而言有失之易者無人而過乎中有失之止者自盡而不求進此之謂四失果何從生哉良由其心之莫同耳賢智者氣稟之過高故其心欲誇多聞靡刻意尚行此所以有多易之失也愚不肖者氣稟之不及故其心不務格致畏難苟安此所以有寡止之失也教者必知其心之所在然後因其病而藥之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無人則退之自盡則過之正所以救此四者之失也是故教之為道非有益乎人性之外而強其所不能也不過長善救失而已因其心之所發者起于善端之微則從而誘掖之以底于成因其心之所發者流于氣稟之偏則從而匡救之以杜其漸夫然後失者既救則善者自長故賢智者得以俯而就而愚不肖者亦得以企而及教之為道何以加此心之莫同正是根本之失知其心而救之正是拔去病根之意長善救失非二事善以得中言失以失中言長善即所以救失也

善教者 一節

此言教以傳心為上不責於多言而責於使人之自得也謂歌之善者非以其聲音之可聽已也在乎抑揚節奏之間足以感動人心使人繼已之聲然後為歌之善耳教之善者非以詞說之辨博已

也在于啓迪開導之間足以感動人心使人繼已之志然後為教之善耳夫教何以能使人之繼志也波辭所以達意辭煩而意滯焉非善教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辭而微上徹下義理昭然足約而達也言所以明義言高而善曉非善教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言而言近指遠至理攸存是微而藏也以至設譬將以感人也多譬而罔喻豈善教乎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動之意深耶其比物醜類之中足以為曲暢旁通之地是譬而喻也夫由其辭簡而意明也則學者可因辭而得意由其言微而善著也則學者可因言以明善由其罕譬

君子知至學 二節

此言師道所係之重人君貴于能擇而尤貴于能教也知至學之難易然後能勉其難而達其易知資質之美惡然後能充其美而戒其惡其立教有多術矣是能博喻也能博喻然後能成人之德達人之材師道于是乎立矣能為師則教人可以治

人非道一也為長之道不外此而得之矣能為長則為近可以舉遠其理同也為君之道不外此而得之矣以一人之身而備君師之道則師之所係亦重矣人君必得是人而師之然後復其難而至其易變其惡以究其美君國長民之運皆自此而裕之是師也者乃人君之所學以為君者也而擇之豈可以不慎乎必也廣求博采悉一己之聰明集衆人之聞見務得大具博喻之學無君師之道者然後可以無愧于人師不然師非其人治之病也而可以無愧乎執記曰三王四代之盛以其作之君師耳正此擇師不可不慎之謂也既擇師矣使其禮之不妄亦非感化人心之機也故凡君人為學之道必以教師為難蓋於萬乘之尊師匹夫之賤以道言也而非以勢言也必樂道忘勢之君乃能如此豈非難得之事乎夫師所以傳道也師嚴然後道為可尊學所以求道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嚴師之禮可以感動人心如此然則師道之係亦化民成俗之機也而可以不敬乎是故君臣之間本有常禮而君之所不敢以臣禮待之者其人有二當其為尸以象神也固不敢以臣待之當其為師以傳道也亦不敢以臣待之尸之不臣其禮人所共知也師之不臣其禮何如大學之禮記

下天子無北面正所以尊師而非臣之也夫人君子師擇之于其先則成人之道立教之于其後則成人之化行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長為君只是言師能明其理師也者所以學為君言師為人君之所從學如學焉而後臣之之學非言師即為君也發師句就君說為尸句是帶言意重為師句詔告也

善學者 一節

此言進學之道弟子自進于學師則進人于學也善學者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故師雖教之之易而波則學之之難因其所以言而求其所未言因其所以教而得其所未教及其成也又歸功于師焉不善學者反此功弗自進師勤何益善問之人循序而漸進切問而近思如攻堅木者之先其易處後其節目夫攻木者先易而後難則木必隨文而自解詢理者先易而後難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證以皆通不亦如木之隨文而自解乎不善問者反此搜索于難明終無益于心得也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如鍾之待槌者然夫鍾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聲固隨槌而應矣若槌者擊之太疾鍾非不鳴也但其鳴亦急迫不能盡其悠揚之韻必待

植者徐徐擊之不疾以迫然後植亦得盡其理
之聲亦猶師於弟子大問則大告小問則小告教
因隨問而答矣若問者急遽無序師非不告也但
其告亦有序不肯囁易以施必待問者優游以自
求從容以再問然後盡其所告之蘊庶幾吾之言
易入而波之感可解不善問者又此教之無序
此強聒耳何益于教哉夫學問有善不善之殊能
從其善而去其不善則學為有益而問為有功已
之學所由以進也待問有善不善之殊能從其善
而去其不善則人為有能而已亦有功人之學所
由以益進也故曰此皆進學之道也師逸不是怠
惰只是不勞師力之意先易二句且作攻木為問
字意在言外相說以解作問有行得那把木解作
形容意至理本無難易但以文章對難與天道和
便有難易相說以解如自洒掃應對以至精義入
神貫通只一理便是撞鐘以俟鳴師以俟弟子
盡其辭燕大叩小叩說師於弟子待其從容徐問
盡其所問之意然後隨其義理之長短小大而盡
告之亦燕大問小問說待其從容待字與善待問
待字同謂不待人之問畢便說義理雖說亦不能
盡其所問之詳必待問盡方說義理始盡故不曰
善答問而曰善待問

記問之學 一節

此言師道在于因才而當可謂記問之學無得于
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必也聽學者所
問之語隨問隨答此必所得于心者潛肝知于理
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為人師也夫待其能問而後
告師之無隱固云然矣若或學力未至心未通而
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是力不能問者也迎其機而
語之亦師道所發之一端也語之而又不知焉則
其人難強聒矣雖舍之以俟其自知可也夫待問
之教教之善者也不能問者而猶告之告而不知
者然後舍之此則施教無方所以可為人師若紀
問之學雖聽語且不能矣而況于語不能乎此所
以不足為師是故學必得諸心而教必當其可如
無規于師矣

良冶之子 一節

此言學必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也人之與物習
事皆欲有漸如此即事窮理為學亦當以漸可知
矣人之欲速者不遠凡以志之不立故也有志于
學則能有事勿忘勿正勿助自將循序優游造于
大成之地矣

古之學者 一節

此言物理有相因之妙君子貴即事以明理也謂

理乃形而上者物乃形而下者古之學者欲窮理以致知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者何哉亦以其類之合而機之相感焉耳彼較于五聲本不相屬也然合樂者不得鼓則不能成諧和之聲水于五色本不相屬也然設色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素明之功學于吾身之五官本無主也然學所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五官不能修治之使各得其職師于吾黨之五服本無與也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五服不能聯屬之使各親其親由是觀之天下之事迹若相連而理實相關不得于此則遂遺于彼凡物皆然則此物既類實窮理致知之大機也而

可以或忽哉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青赤黃白黑謂之五色貌言視聽思謂之五官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義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思曰睿睿作聖所謂五官之治也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謂之五服事師明道則人倫厚而五服自親非謂師之講明而始親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 二節

此言學必有本君子當知所先務也聖人之體無所不具自其得諸心而言謂之德自其由于事而言謂之道自其發諸口而言謂之信德之大者隨用而效可以克長而克君是不官也道之大者隨

施而可非特一才一藝之末是不器也信之大者誠在言前又暫一致不在期約之末是不約也至于天道之大時則神妙萬物初無不限之拘有正行而不悖者何齊之有凡此皆以本原廣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學者所以學為聖人而求合于天道者也于此察之則知達用先于立本而至誠之無息天命之不已蓋必敬遜以求之而禮樂不倦矣嘗觀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此何義也蓋河為海之源以其為水之所從來也故先之海乃河之委以其為水之所會聚也故後之以視委則源為本矣先源後委是先

務本矣先王禮記集說其本然則學為聖人天道者可不有本乎君子之學也成章而後達猶水之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也故以祭川譬之

禮記輯覽卷之五

樂記篇

雅陽徐養相述

此篇論樂不外體用二字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
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亦歸于贊天
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而已然天地之陰陽又
非有外於人心之和序而管人心之和序則即所
以上贊天地之陰陽其實一理而已

凡音之起

一節

章首言樂始於人心成于混數蓋舉一篇之要而
約言之樂之為樂養性情和血脉動天地格神人
其道大矣樂必有音音之由起非自外至也由人

心之動而生也人心本靜非無故而動也由夫外
物之感一觸吾心而虛靈不昧者遂因之以動也
心既動矣則機不可遏故由中達外形于言而為
聲既有聲矣則辭意相會隨其所感之不同而自
然有清濁高下之應蓋聲變而不窮矣聲既生變
則隨其清濁高下之節自然成文而不亂有序而
相協故倫序節奏之方于是乎成矣曲調既成音
律可聽此所以謂之音也是音也本於人心而發
于人口尚未可以言樂也及至此合此音而播之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以為聲動之以武舞之
干戚文舞之羽旄以為容則是聲容俱舉情文兼

備乃謂之樂可以養性情和血脉動天地格鬼神
皆由此以致之矣樂之為道夫豈外於人之一心
哉此節只論樂之始終大槩如此不啻說出和平
要之感物而動內便有中節之和若不和何以生
變成方哉由人心生句只可說動字不可照註說
物感字註連下句解之耳形于聲是自已感物而
畢出者生變是人心物理相為流通自然生出清
濁高下來成方亦是自成條理可為曲調變者無
窮之態方者一定之體如今之歌曲變態雖無窮
而格調則一定也格調既定則眾口不外乎一律
故雖比而為音聲者二字解意不同聲是人各一

樣者皆是眾口一樣者蓋人各感物則人各有聲
故聲曰畢出必至成方則眾人同此曲調故音曰
雅比然聲又有人聲樂聲之異音亦有人音樂音
之別此節凡音之起樂者無人音也謂之音專指
人音言形于聲專人聲也而樂之內無樂聲人聲
言通節皆泛論樂理一氣說下無有斷截或在感
于物處添何以見之者非也又于謂之音下添云
若不播之聲容亦不足以言樂亦非也

樂者音之

一節

此中明上文感于物而動之意全重感字謂由上
文觀之聲容俱舉謂之樂樂何從生哉生于音之

變而成方然後比其音而播之聲容之施以為樂
焉耳夫音雖樂之所由生然樂之本則不在是也
其本則在于人心之感于物焉耳人心感物既有
動矣然後性天流行心神渙發于是始形于聲以
為樂之象比于音以成樂之具則心非樂之本乎
向使人心無感寂然在中聲音俱泯樂何從生哉
自人心之感于物者言之允矣所歌則哀哀心一
感則形而為聲者焦以殺蓋哀則氣鬱故竭而無
澤哀則氣歇故減而不隆允人得所歌則樂樂心
一感故形而為聲者彈以緩蓋樂則聲氣發揚故
開而無餘樂則詞氣從容故紆而不迫允人順其
心則喜喜心一感故形而為聲者發以散蓋喜則
興其方來故生而不窮喜則鳴其得意故施而無
積允人逆其心則怒怒心一感故形而為聲者粗
以厲蓋怒則氣不平故粗而高急怒則氣不和故
厲而猛暴允人於所畏則敬敬心一感故形而為
聲者直以厲蓋人心敬則主一無適故直無委曲
敬則整齊嚴肅故肅有不際允人於所悅則愛愛
心一感故形而為聲者和以柔蓋人心愛則與物
無競故和而不爭愛則不拂人情故柔而致順允
此六者隨感隨應出于自然不待勉強果何從生
哉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大者之心已非性之本

體乃其感物而動自性發而為情者也性則喜怒哀
樂之未發情則感物而遂通性情之德人皆有
之故一感于物便能形而為聲變而為音然後為
樂之所從出矣人心之感物不為樂之本而何哉
首二句舊說對言甚非首句意輕全重二句首句
觀生字二句觀本字輕重自見本字不是初字實
作根本之本其本其字指樂言不指音言本即心
也下十二句詳言人心之感物處末二句結上文
正與第二句相呼應末句添一后字見其非性也
性情原非二事六者之心乃情也實由性而發者
也君言與性判不相干則誤矣六者指心言不重
聲字聲是人聲不是樂聲此聲生變成方之後始
比于樂耳此節論樂之本在心而意重一感字所
以足首節之意而起下文王政之端也通節皆是
自然而然不用作為
是故先王慎一節
此承上文而言先王慎感人之政謂人心無常感
物而動感之善則所發者當美感之不善則所發
者妄矣先王慮中人之情或偏於所感而感人之
具又在于我也于焉慎其感人之政以為禮者中
而已矣中以道人之志故其心之所發者必合于
理而各中節樂者和而已矣和以和人之聲歎其

心之所宣者必當于理而無乖戾然民之氣稟不齊或於禮樂有不能者為之法制禁令以教之使其行之協于一民之心術不類或于禮樂有不舉者為之刑罰成辟以防之使其姦之不復萌是禮樂者雖有和節之不同而同歸于感民之向善所以慎感之本也刑政者雖有寬猛之不同而同歸於感民之去惡所以慎感之輔也要其極致夫固均之乎其慎于所感矣其意果何為哉蓋以民心不一則治道無由以行茲慎感焉正欲民心所感喜怒哀樂有以合同然之情而一人之心有以通乎千萬人之心由是治化成于所同而合敬同愛

一、道化之宣布治道之出將無遠而不達矣。慎感之政豈容已哉。此感字與上感字微不同。上是人心自去感物。此是先王以政感人。首句就連下禮樂刑政四句一氣說小。註政字兼四者而言。志字聲字渾渾說不必直指喜怒哀等志。焦殺等聲。要之實不出此。但一指便費力。同民心便所以出治道。一連說乃先王慎感之意。不可作效驗看。其極一也。且輕說但言均以感人為事。下文正見其一。屢

此言聲音與政事相通見得慎感人之政則民心可同治道可出之故首五句意輕只是起箇由頭

以週到政字耳政字意重謂凡音之生坐于人心者也何以見之人心之動發而為情情不能已因言以宣于是乎有聲矣然單出之聲未有調也情有未盡則聲有未窮由是次序清濁以為曲調節奏高下以成詩歌五聲之和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斯則雜比成文衆口一律謂之音矣然音之由生固本于心而心之所感又本于政是故其世治則其音之形于民者優游自得安焉而不怨憎喜自適樂焉而不怒蓋由治世之君政事和諧感民心者以安樂之道也其世亂則其音之形于民者怨而不安怒而不樂蓋由亂世之君政事

乖感民心者皆取怨怒之為也其國將亡則其音之形于民者哀以思由亡國之君政事滯輟使民困苦故民心之感皆哀其窮而思慕仁君此其音之所以哀思也由此觀之聲音之哀樂本于政治之得失聲音之與政事雖有不同而實未嘗不相通也人若知政以感心心以生音欲斯民有治世安樂之音而無怨怒哀思之態夫亦慎其政之所以感人者耳此政字與上文註內慎其政政字相應卽禮樂刑政之謂音五句只是述前章之意護言音生于人心之感以起下文下則言音之感由于政事可見此節全重政字治世之音等音指人

音不可作樂音如著於詩歌諷頌之詞而雜出於
周關里巷之謠者皆是

此一節與第二節文勢照應而意實相承中間慎
感一節又是此二節之要末第二節重感字言樂
雖生于音而實本人心之感物故先王慎所以感
之故人心之感物皆出于正也此一節重政字言
音雖生于人心而實由于政事之所感故先王慎
政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故其政之和足以昭治世
之音也政和則人心之感于物者和心和則音和
音和則樂和而天地之和在是矣若君破此意便
知各節俱有歸重字而其起頭數句不過輕述之
詞而非登床重寢煩瑣之論也

宮為君

三節

此言樂通倫理而開治忽以見聲音之與政通也
上節聲音主人聲而言此節主樂聲而言言商角
徵羽八音中皆有之柱舉然音以例其餘耳十二
律旋相為宮宮不專主黃鍾之律特自黃鍾始耳
謂始于黃鍾得數八十有一者宮也宮屬土而聲
至濁於人以象君言宮之主于衆音猶君之宰夫
萬化也生於微之三十分益一得數七十有二者商
也商屬金而聲次濁於人以象臣言商之次乎宮
猶臣之輔乎君也生于羽之三分益一得數六十

四者角也角屬木而聲半清半濁於人以象民以
角之上次宮商而下管徵羽猶民之上舉君臣而
下舉事物也生于宮之三十分損一得數五十四者
徵也徵屬火而聲次清於人以象事言徵之以漸
而清猶有民而後有事亦以漸而細也生于商之
三十分損一得數四十八者羽也羽屬水而聲最清
於人以象物言羽居衆音之末猶物為諸事所用
羽極其清而物極其微也五音各有所主而通乎
倫理者此是以欲諧五聲莫先于正倫理而倫理
之正否乃五音之非和國家之治亂所由關也故
人之一國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者各得其

理而不亂則感于人心而發于聲音五者各安其
而無相奪倫有平中之美無故敗之憂國之安存
可保矣若宮亂則樂聲荒亂而無統由其君之驕
恣而不能為主于上也商亂則樂聲歇邪而不正
由其臣壞亂而傾邪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
政虐民怨而有憂愁之心也徵亂則樂聲哀悽由
其徭役不休民事勤苦而生哀悽也羽亂則樂聲
傾危由其征伐無藝費出無經財用匱乏以致傾
危也此是各聲但有一聲之亂則知一倫之失其
國已危亂矣尚未至于亡也若五者皆亂而荒陂
憂哀危之聲見則是由其君臣民事物互相凌越

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可不畏哉
今以其音驗之鄭衛之音蓋亂世之音也何也以其
其音之所形五者之倫各失其理亦庶幾其至于
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乃亡國之音也何也以其音
之所形上無道揆其政散矣下無法守其民流矣
政散則民誣其上民流則行滯蕩之私而不止人
欲窮而天理滅雖欲不亡得乎上五者不亂指君
臣民事物言也憑指樂言先倫理而後樂音政乎
則聲和也下五者皆亂指宮商角徵羽言也相度
指君臣民事物言先樂聲而後倫理審音以知政
也五者不亂二句見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宮

九

亂則荒十句見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五者皆
亂三句見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可見聲音之
道與政通也或拘人聲樂聲之辨以為與上文不
相屬不知樂聲亦本于人聲生來說倫理政事亦
非二物自其象諸物宜而言則謂之倫理自其見
于施為而言則謂之政事五者不亂便是政之和
不必苦分別

凡音者生于

一節

此言君子知樂以成治全重知字有二句輕亦不
過原上文之意以起下文耳由前數節觀之可見
音也者生于人心之感物者也樂也者通乎君臣

臣事物之理者也何以言之蓋理一而已矣蓋之
內則為人心發諸外則為倫理合而宜之于聲則
為音播之麗合之聲則為樂故原其初本同條而
共貫要其功則互發而相成音生于心樂通乎倫
理樂相聞之妙蓋如此非深于道而真有所得者
烏足以知之就樂之中而論之其作有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之聲樂謂之聲其聲有節奏清濁高下
之腔調謂之音其音合宮商角徵羽之物理而成
謂之樂聲可聞也而音為難知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是也以禽獸但耳有所聞而心無所識故
但知聲而已音可知也而樂為難知故知音而不

十

樂

知樂者衆庶是也以衆庶心有所識而道未必通
故但知音而已惟君子道有所通不但知聲已也
而又知音不但知音已也而又知樂夫豈淺近之
知而已哉以為樂之音調寓于聲器之中也則審
聲以知其音之得失樂之條理寓于音律之中也
則審音以知樂之乖和又以為樂與政通樂之和
則審樂以知政之邪行不止于樂焉已也至于知
則知之明者處之當察之精者行之盡聲氣之元
既備于一身而太和之治必達于四海所以為君
臣民事物之理不外于宮商角徵羽之間盡之而

治道其備矣所謂君子之知樂者蓋如此然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理即禮也未有明禮而不知樂亦未有知樂而不由禮者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允以道無所通不知禮而已唯君子為能知樂則是未知樂也已先明乎禮故既知樂也斯即幾乎禮始而聲音之審以此禮而審之也若非析禮極其精而不亂則倫理之散殊于聲音者何以審之其終而治道之備以此禮而備之也若非合禮盡其大而無餘則倫理之統體乎治道者何以備之全其考究既精則其辨別自明其辨別既明則其發揮益盡先之以知禮則

有得于禮矣既之以知樂是有得于樂矣禮樂既皆有得蓋不謂之有德乎蓋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素不足以言德也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偏偏不足以言德也惟其知樂幾禮則是疑中正而樂和平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素不足言矣內極和而外極順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態偏不足言矣不謂之有德乎允德之為言不迫得此實理之謂也今君子知樂而幾禮其所得于實理者深矣謂之有德不亦宜乎由是言之君子之有德所以立乎知樂之體君子之備治道所以達乎知樂之用信乎知樂唯君子之所獨而衆庶不與

也此節意重知樂見君子之有德又所以為修政之本然則先王之政固未有不自身出者也舊說此節歸重樂通倫理全欠體認蓋樂之通倫理止三節已備言之矣此節首二句不過述其來歷以喚下文耳又舊說首二句截言音樂有相關之妙故君子有知樂之益亦欠分曉只言音生于人心而樂通乎倫理則其所關亦大矣若非君子之知樂何以能使倫理之各正而人心之和平哉知樂是一節之眼目君子知樂與知樂幾禮二知字有契合之意審音以知樂但知其意而已幾禮在知樂之先先明其理而後可以審樂也有德在知樂

之後有所得于心而樂之也治道備在有德之後出乎身以加乎人也人惟有德則以之脩己可以治內治外而治道之本立以之感人則倫理正政事和民心可同治道可出而禮樂之用行故知樂而至于治道備先王慎威之政于是為極矣幾禮與有德又是要治道之終而原知樂之始乃推本于心之論不可以有德與治道備相對並言恐失先後之序也德者得也推開泛言不專指禮樂知樂是知其生于心而通乎倫治道備是心之感無不正而倫之理無不全總收拾首二句為妙是故樂之隆 一節

此因上文禮樂皆得故以下舉禮樂而並言之也
節言禮樂至于不假勉強方為有德謂樂固不外
于聲音然樂之隆盛主于移風易俗而非以極聲
音之美也禮固不外于品味然禘祫重禮主于報
本反始而非以極滋味之美也以樂之隆言之清
廟之詩樂頌之至隆者也其瑟練朱絲以為絃則
聲濁加之以疏越則聲遲一唱而三嘆和之者又
少是其音固不極矣然至德幽馨已寓于質素之
中其德之感通真有以平天下之情而善其風俗
者若有遺而不盡也樂之隆夫何在干極音乎以
禮之重言之犬享之禮廟祀之至重者也尊之尚
惟玄酒鉶之薦惟生魚以太羹為獻而無鹽梅之
和是其味固不致矣然至敬精禋已寓于冲泊之
中其理之感召真有以達神明之德而報其本始
者若有遺而不盡也禮之重夫何在干致味乎由
是觀之允先王之制禮雖有品味皆非極味以窮
口腹之欲也允先王之制樂雖有聲容皆非極音
以窮耳目之欲也其意果何為哉正以好惡者人
道之大端人道之不正起于好惡之不平故必崇
至德于遺音積至誠于遺味將以教民即不致不
極之間而求其遺音遺味之妙明理欲之不以平
好惡之情毋使其任情而自恣好惡既平自將反

人道之正由是而復其中正和樂之原以四其物
感世變之累此則先王制禮樂之深意也若曰以
窮口腹耳目之欲則是不以平心而反以導欲不
以宣化而反以長亂先王豈為之哉上文禮樂皆
得是言其體此節禮樂感化是言其用正見治道
之備處樂之隆四句所談者大移風易俗報本反
始之意全在這裏而下文清廟之瑟二段不過即
禮樂中抽出音律二事以見其非極非致而後風
易俗報本反始之意已寓于遺音遺味之中舉此
二事則禮樂之全可知非以此二者為盡乎禮樂
之隆也先王之制禮樂推開泛說不必專指清廟
之瑟三句制字無得作字好惡人道一連說平好
惡是去惡反人道是遷善好惡平則人道正矣註
風殺借易字而與上文覺偏不必用

人生而靜 二節

此承上文平好惡而言見好惡原于性而發于物
之感不可不平之意此先王制禮樂之所從始也
人之一心萬理具焉方物之未感而靜也此心寂
然于中純粹至善皆天命之本體所以謂天之性
也及物之有感而動也此心萌動于中因性而發
乃性之欲有作為者也感物而動是初動之時性
之所欲方萌而未形及物交之既至則此心之虛

靈不昧者必隨物而有知此心既隨物而有知則
好惡自因物而遂形由是物交之發于道心者好
善惡惡固自然之情物交之發于人心者好妍惡
醜亦自然之情也心之好惡今雖感物而形然原
其所自本于天性而山固有自然之節也人能存
養而省察則虛靈之知能為之節而外物之知不
能誘之情正而性存好惡平而人道正矣惟其不
能存養省察則無節於內虛靈之知不能為之主
宰外物之知又乘間而誘之使于此早覺而反躬
以求之其派尚可制也又不能反躬而任情以自
恣則天命之性本善而無惡者不於是消滅而蕩
散哉夫人本制物者也好惡有節則物見制于人
而天理為能存矣今物之感入既無窮而人之好
惡又無節則是不惟不能制物而又見化于物矣
見化于物則是天理盡滅而人散窮極矣人道至
此寧不為世之大變哉於是作逆詐偽以為心淫
佚作亂以為事以強脅弱以多暴寡以智詐愚以
勇怯由是疾病者不得其養老幼孤獨不得其
所則大亂之道也欲人道之正胡可得哉人道之
不正原于好惡之不平然則先王之制禮樂教民
平好惡而正人道也豈無意乎人生而靜六句作
三段一連說下首二句是性全未發而在內者也

次二句如誠意之意方發而在內未出者也後二
句如正心之心已發而在外與物相接者也性之
欲欲字言其欲有所好欲有所惡而未形於外也
形則有迹而可指矣或欲以上四句分性情對言
後二句又作情動之幾或作情動之由皆未安
是故先王之制 一節
此承上文好惡無節則大亂由起先王欲防其情
而制其亂故禮樂之制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蓋
人情過中失正皆因不知其節故不能無過不及
之是先王之制禮樂不過因其本然之情而為之
定其當然之節固不至于徇乎人情而亦未始違
于人情也節之何如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也則
為之衰麻之粗精哭泣之久近所以節其哀死之
心不使過而傷性不及而恣視也非以節喪紀乎
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于理義也則為之鍾鼓
以宣其聲于戚以動其容欲使發乎性情止乎理
義一歸于和順之中也非所以和安樂乎因其有
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也故制為婚姻以合二姓
之好制為冠笄以定嫁嫁之時所以節乎男女之
情以厚其別不淫亂也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
其正也故制為射鄉之禮以序賓賢長幼制為食
饗之禮以明畝酬往來所以節其交接之情使歸

于正名以仁義相接也。肝謂先王之制禮樂以爲之節。蓋如此由是言之。吉音之禮。備肝以節民之心。使賢者有肝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正其無過不及之失也。聲容之樂。備肝以和民之聲。使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正欲其無乖戾之聲也。禮樂之道。立肝以爲出治之本者。在是矣。然猶慮其怠倦也。而爲法制禁令以率之。使禮樂之教無不行。慮其恣肆也。而爲刑罰威辟以防之。使禮樂之道無放廢。肝以爲輔治之具者。又有道矣。本末俱舉。始終有節。將見禮樂之主宰。一出乎人心。性情之德。刑政之推行。必協于人心。好惡之公。四

者。流行于天下。而民皆率從。莫不若于其教。迪于其訓。罔敢有悖違之者。則是人人平好惡之情。由王者能曲成之。而不遺。天下及人。道之正由王者能範圍之。而不過。強弱各安其位。不敢有悖逆詐僞之心。老幼各得其肝。不敢有淫佚作亂之事。王者之治道。尚何有一之不備乎。此見先王以人治人。而禮樂又非強世之具也。人爲之節。節字與好惡無節。節字正相對。而意義不同。上是人自知節。下是先王以人爲節。見人不能節。而先王節之。其實一也。鍾鼓燕八音。干戚兼文舞。非偏舉也。射鄉食饗四者。俱有賓客。俱爲交接。四達由上之人以

達之。不悖是下之人不違。主道備且說好惡可平。人道可正。王者之治道可備。爲是此節。先王之制禮樂。承上章先王之制禮樂。來中間有此許多節。目可見上章當泛說。不專主清廟之瑟二句也。

樂者爲同

一節

此言禮樂之用于治民者。有感化之功。有救弊之通。謂樂主于和聲。容節奏之。翕然者皆肝以統久之同。使其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禮主于序儀。文度數之森然者。皆肝以辨人之異。使其謹審節文而裁然。不亂此禮樂之初。本人情而爲之用者。如此樂惟統同。故使人有恩。以相親。情意敦厚。而雍睦之風。可作。禮惟辨異。故使人有文。以相敬。揖讓交與。而侵凌之患。自息。此禮樂並行而感化之功如此。蓋相須並用。缺一不可。不可者也。然善用者。匪不治不善用者。匪不偏。惟任其偏向之情。而不原乎立制之意。用樂偏勝。則其弊也。流而無節。尊卑之等。以紊。非復統同之和矣。用禮偏勝。則其弊也。離而不親。上下之情。以疎。非復辨異之敬矣。禮樂偏勝之弊。如此。先王何以救之哉。亦以禮勝則離情之疎也。由是使人于相敬之中。而合其情焉。恩意爲之潛孚。樂勝則流貌之褻也。由是使人于相親之中。而飾其貌焉。節文爲之明辨。是飾貌者。節以

濟和禮之檢于外以救其流之失則禮之事也
合情者和以濟嚴樂之和于內以救其離之失則
樂之事也夫樂勝而至于流以禮之義未上也禮
以飾貌則禮之義主于外統同之中而有辨異者
存由是禮達乎定貴賤之間雖曰和以相親而其
序自秩然其不紊何有于流之失耶禮勝而至于
離以樂之文未同也樂以合情則樂之文同于內
辨異之中而有統同者寓由是樂行向方上下之
間雖曰存以相敬而其情自翕然而相合何有于
離之失耶夫禮樂相資為用固有以互救其弊矣
然道無形而易玩不有法以輔之未可也于是乎
有好惡之權以示榮辱約于和敬者近而好之遇
于同異者遠而惡之榮辱之權既定則君子小人
方以類聚而賢不肖殊科矣又于是乎有刑賞之
典以示勸懲憐于禮樂為暴有刑以禁之由于禮
樂為賈有爵以舉之勸懲之典既公則威福之用
蕩蕩平平而政事適均矣然法有限而難久不有
德以為本未可也故必以好惡刑賞但足以制其
外而不足以養其中于是乎本仁以為樂之輔本
義以為禮之輔焉樂雖主于合情使其至誠之未
洽安保其不流故本吾心之仁以愛民其所以愛
之者一出于至誠惻怛之意使民之相親相愛者

一皆至誠惻怛之流通庶乎樂不至于失和亦不
流于無愛矣禮雖主于飾貌使其節制之未中安
保其不離故本吾心之義以正民其所以正之者
一振于裁制斷制之宜使民之相敬相正者一皆
裁制斷制之自然庶乎禮不至于過中亦非所以
強世矣救弊之功于是為至以是治民而民治其
有不行者乎蓋惟其道之備舉也則民不過其則
而和敬之源有所養矣惟其法以為輔也則民知
所警而禮樂之道無敢廢矣惟其德以為本也則
民有所化而禮樂之教無不行矣將見禮教通行
于天下而同者以之相親無流之患也樂教充溢
于四海而異者以之相敬無離之患也舉天下之
人咸囿于大順大化之中而雍熙太和之治為可
想見矣民治其有不行者乎首四句言治化之理
樂勝以下言救弊之事樂者為同二句言禮樂本
人情而為用之妙以情言也同則相親二句言禮
樂合人心而感化之深以功言也禮樂至此便是
王者之治功便可以不怨不爭而成揖讓之治但
人人不肯聖人不能無用禮樂之偏故須有救弊
之事合情飾貌二句相資以救弊合情者以和而
濟嚴飾貌者以敬而濟和事言為禮樂之能事也
禮義立二句是飾貌之成功樂文同二句是合情

之成功言其以道相資故功用易成也此以上是相資救弊之事以下入是相輔救弊之事相資與相輔不同相資是彼此互相資益如禮資于樂樂資于禮是也相輔則輔佐其不及如臣之輔君或之輔長是也好惡刑賞是以法而輔于外仁愛義正是以德而輔于中仁義者禮樂之本而此言禮樂之輔者何此以仁義之用言謂行仁行義如孝弟為行仁之本是也仁近于樂故輔樂義近于禮故輔禮若以仁輔禮以義輔樂則又是相資而非相輔矣等貴賤四句不可作效驗民治行方說出效字或有以仁義二句不作輔字專在君身上作

樂由中出

一節

此言禮樂本體極其妙而功化極其隆謂樂主于和欣聲權愛皆和之生于心者也波聲容之備不過宣此和之出于中者而于和之本非有所加也樂不由于中出矣乎禮主于序進退周旋皆序之著于外者也彼龜數之末不過明此序之發于外者而于序之本非取過越也禮不自夫外作矣乎樂惟其由中出也故聲音動靜之間一振于由衷之發而無庸于紛紜擾亂之私其情意之發越皆

其性天之流行其安舒而自得者其真率而淵默者也有從容而無勉強祇見其晏然無事而已何靜如之禮惟其自外作也故儀文度數之間一舉其光輝之盛而不事乎應酬迫蹙之失其進退之有度皆其有威之可畏其周旋之中禮皆其有儀之可象者也有條理而無鄙倍祇見其斐然成章而已何文如之樂以言乎大也則聲容之盛似若過于勞而不易矣然樂之所以大大于由靜以極和而非徒以其聲容之備已也故一和之自然貫萬理于迭奏矯揉造作之不事而大樂之妙已畢具于斯矣何其易知而不勞乎禮以言乎其大也則儀節之詳似若過于煩而不簡矣然禮之所以大大于由文以極序而非徒以其儀節之末已也故一序之自然貫萬理於交錯紛紜煩雜之不事而大禮之妙已具舉于斯矣何其簡能而不煩乎禮樂本體之極其妙如此則其功化之極隆當何如哉樂極其和則人各和德于上萬民和德于下故九族太和之澤者相安于樂樂利利之天各得其所而自無忿恨之心夫何有于怨耶禮極其庄則天子妙篤恭之德四海刑不顯之化故九族大順之休若相成乎親親長長之俗各安其分而自無爭鬭之俗夫何有于爭耶觀諸帝世雍容揖讓

恭已於南面之尊而無怨不爭天下自爾其順治者蓋由聖世禮樂極其和序之至故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正此禮至樂至之謂也以樂至無怨言之譬天之下民至多矣感于天子與文合愛之化故暴民不作天下無寇亂也諸侯實服天下無叛國也兵革五刑所以治叛亂而已既無叛亂故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相安于門一無他患矣天子垂拱于廟堂無可怒矣如此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得其序而無怨一至和之流通矣非樂之效遠何以至此序謂樂至無怨其象如此樂之功效大矣哉以禮至不爭言

之四海之內民至衆矣感于天子味事合教之化故能合父子之親舉天下無不順之風明長幼之序舉天下無不弟之俗又以后作民父母推吾所以敬親之心以敬其君四海之內各親長以敬天子如此則自邦畿以至海內各安其分而不爭一至事之充周矣非禮之化行何以臻此禮至不爭其象如此禮之功效大矣哉君子欲致禮樂之道其亦窮禮樂之本體而得和序之源可也此承上章言先王所以能復民治之行非彼後之皆本于和序之自然和序皆由心生而記者乃以

中外為言何哉蓋樂雖由中然聲容之節未嘗不外禮雖自外然辭讓之心匪不由中記者始于制作之間見之耳然推極其妙至于易簡則其一貫之旨又未嘗不本于心也必簡以上是本體之妙樂至以下是感化之隆樂由中出二句言禮樂後來之源也靜文二句言禮樂本然之體也易簡二句言禮樂自然之妙也易簡二字不可照註與天地同和講恐妨下節就以易知易字加一如字是此擬之詞亦不可實入講內蓋此節專言人心下節方言造化故不可援程說也樂至禮至是至極之至非推行之至當言和序之極不可以易簡便為至樂至禮至燕君民說無怨不爭專在民上見之揖讓句是証不怨不爭禮樂句是証禮至樂至言其揖讓由于禮樂或云必揖讓而治然後為禮樂之至則似乎有意以期治非聖人無心之化矣下二段言無怨不爭之象以見禮至樂至之實暴民六句相承說狀太和之景象莫切于此四海之內當稷在合宗之上謂四海之人既自親其親自長其長而又以此親親長長之心去敬天子不惟文義通順且足以見順德之景象若照劉氏註則是天子方去行禮不謂之禮至則不爭且以樂連為行禮之效俱於經旨欠合

大樂與天地 一節

此言禮樂成功合造化而感人心以其情之同而不可易也夫天以生物地以成物天地之和存本無與于聖人之禮樂然聖人之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其制作之成功雖天地且不能違不惟合之而已且合之而有功焉彼由中出而主易先王之大樂也樂本至和以為功故其成也與天地同其和至德之流形一網緼化育之機在天地非有餘在聖人非不足蓋不脗合而無間乎自外作而主簡先王之大禮也禮本至序以為功故其成也與天地同其節品節之詳明一高下敬疎之用天地非有所損聖人非有所加蓋不上下而同流乎樂惟與天地同和也故能以和贊和上感天地以著生成之機使其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氣行不乖而百物之生成自若也夫何有于失禮惟與天地同節也故能以序贊序感天地以著報反之利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質具有陟而祭祀之明禮可馨也夫何有于不能格以此觀之明而在聖人則有禮樂所以達和節之道以上贊乎幽而厚其生成之本幽而在天地則有鬼神所以運和節之用以下應乎明而快乎生成之功其實一理而已特以所差者有幽明之

不故指而名之有禮樂鬼神之殊耳夫豈有二致哉禮樂功用上配乎造化之幽如此而況于人乎況于明乎是以禮樂興行和敬洋溢四海之內兆民之衆感大禮之化者莫不秩然合敬以相與感大樂之化者莫不怡然同愛以相親禮樂功用下有以感乎人心又如此其化可謂極其盛矣此其故何哉以其情之不可變焉耳自情言之禮有經禮曲禮其事殊矣然所以統其事之殊而合之以歸于一者則敬焉而已敬者禮之本體幽明上下其用不窮寧有用禮而不由敬者乎樂有五聲六律其文異矣然所以統其文之異而合之以歸于一者則愛焉而已愛者樂之本體神人物理罔不兼該蓋有用樂而不由愛者乎禮樂之情同歸于愛敬如此故明王之制禮作樂其文與事雖有損益而其愛敬之情則相沿襲而無改何也情者性之德具于人心者也萬古此人心則萬古此愛敬聖人者出不過因人心而節制之使歸于情性之正焉耳則此愛敬亦豈能舍之而他由哉故其當時治定制禮之事雖因時而有異而敬之情則無不同蓋揖讓放伐雖其時之所值然時出于天其兢業奉天之心則二帝三王之所同禮之合敬不于此而可見哉功成作樂樂之情雖因事而各

殊而愛之情則無不同蓋文德武功雖其功之所
就然功生于人其惻怛愛人之心則竟舜湯武無
或異樂之合愛不于此而可見乎禮惟敬之情同
故能使四海合敬以相序樂惟愛之情同故能使
四海合愛以相親敬愛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夫是
以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
之氣亦順此所以與天地同和而百物之不失與
天地同節而享祀之明禮蓋由是出耳成功所合
夫豈偶然倖致哉上節感化之隆但言及于四海
此節成功所合則推極于天地然功雖配合乎天
地而情則不出于人心上節由一心之和序而達
之四海此節舉天地之和序而約之一心其實一
理而已首二句只論其理之合且不當露出贊字
如所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也有物不失二句
則合而有功見出感召之意如博厚所以載物高
明所以覆物是也明則有禮樂二句只言理之一
不必重講四海之內二句因天地而帶言之謂造
化且然況人心有不感格者乎殊事二句內便即
點出情字明王相沿言其雖聖人不能易也事與
時並二句正見相沿禮之事以時言禮時為大也
樂之名以功言功成作樂也

故鍾鼓管磬

一節

此因上文言禮樂之情而遂及其文見文之易述
而情之難知此聖王所以相沿而不變也謂禮樂
之情所以管乎其文者也禮樂之文所以運乎其
情者也合敬合愛禮樂之情固然然不有文以表
見之則其情幾于隱矣何由以達于用哉是故以
樂言之鍾鼓為金革之聲管磬為竹石之音羽簫
為文舞干戚為武舞此皆樂之器也舞者之身容
有節仰頭容有俯仰舞者之儀有綴兆亦有舒疾
此皆樂之文也以禮言之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
盛天產制度如宮室器具之制文章如冕服旗常
之章此皆禮之器也行有升降車有上下步有周
旋服有錫鞶此皆禮之文也二者相對雖有器與
文之別然對情而言則器與文皆所以為文也情
以為本文以行禮禮樂之道欽一不可無情故于
中無形而難知知禮樂之情者必其真見夫愛敬
之本原起于吾心發于人心通極于天地無一毫
之不造其極則其本派矣然後乃能察事物之微
微而達其規模立其制度以作禮樂有以新天下
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應有非知情則不能如是文
顯于外有迹而易見職禮樂之文者必其洞徹于
器數之源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考見于古今無
纖悉之不窮其妙則其文明矣然後乃能因前古

之遺緒而脩其遺闕舉其廢墜以述禮樂有以繼前人之不逮示後世之有傳苟非識文則亦不能如是夫作者無所因而創始難為功者也知情而作非生知之聖不足以當之聖者聰明睿知獨得于天仁義中和各造其極天下之至人也作非聖而何述者有所宗而傳後視作為易者也識文而述必學知之明乃足以及之明者博采窮探學問之功既至融會貫通穎悟之見獨高即聖人之次也述非明而何所以謂之明非溢美也以其識文而述禮樂之謂也所以謂之聖非過譽也以知情而作禮樂之謂也禮樂之文雖賢人亦可及而禮

樂之情非聖人不能知信乎愛敬之情同聖王沿襲而不變也波以器數之末求禮樂者為足以知此猶說此節不與上文相屬且註把情字另作理趣之深與殊無意味細玩此節言禮樂之器與文如此之多是文之不相沿者也較諸情之相沿則不同矣故知情者能作識文者能述以情文二字反照上文血脉貫通意味深長決不可再依舊說器文二字分別具于物者謂之器宜于人者謂之文總而言之則皆文也知字有契合之意非聞見之知也識字有志記之意非止于詳察也作者專言情則文在其中述者專言文由文而可會其情

也末一句申言明聖之意非又是一等人也
樂者天地之和 一節

此言禮樂效法所本而根極于聖人之心謂聖人之制禮樂非意之也取法于天地而已矣天地有自然之和而樂之本原亦法天地之和以為和天地有自然之序而禮之本原亦法天地之序以為序天地惟其和也故萬物之並生並育者各得其序而皆化矣天地惟其序也故萬物之群分類聚者各安其分而皆別矣和而百物皆化陽之氣行乎于天者也聖人仰觀于天法其和而播之聲音之間以寫其絪縕之氣聲音亦氣之所為則樂非

由天作者乎此樂所以為天地之和也序而群物皆別陰之質具于地者也聖人俯察于地法其序而制為儀則之等以象其散殊之宜儀則亦質之所為則禮非由地制者乎此禮所以為天地之序也禮樂效法所本如此要在聖人之心知其理之所以然而合乎制作之中焉耳若不明乎天地之序而過制焉則無序而亂不足以言禮不明乎天地之和而過作焉則不和而暴不足以言樂故惟明于天地之和與序窮其神于資始資生之際知其化于並育並行之間于九陽動陰靜氣行質具變化生成之所以然皆知之而無遺則和序之原

禮樂之本吾固妙契于一心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然法法天地之序而制為之禮三千三百之著一高下散殊之迹禮自我起而所以配地成物者亦資之矣何至于過制而亂耶法天地之和而作為之樂五聲六律之指一絢緼化醇之機樂自我興而所以應天生物者亦資之矣何至于過作而暴耶夫禮樂之制作取法于天地之和序而天地之和序必明于聖人之一心信乎可以親效法之所本而知根極之所由矣此節從上文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說來首二句只論禮樂所本之理如此未說到制作上和故百物二句言造化之妙如

此所以足為制作之本亦未涉到聖人身上樂由天作二句正言制作之事也過制二句言不明其理故不能制作明于天地二句是推其所以制作之由本于聖人之心先明其理又是高一層事上言天地之和序是總言以理言也下言由天作以地制是分言以氣質言也蓋天地理一而氣質各殊故以其理而言則天地摩盪生成萬物和之與序皆天地之所有此所以言天必及于地也若以其氣而言氣含天地之和常上行于天周流同化於和為切故聖人仰觀于氣而作樂以其質而言質含天地之序常下凝于地高下散殊於序為切

故聖人俯察于質而制禮是雖隨所見而有得然各言天地而理自相通天之中未嘗無地地之中未嘗無天也明于天地二句有以為不屬聖人別作後來之人興復禮樂者未安

論倫無患 一節

此言禮樂之義為難知而其數為可知謂禮樂之作有義有數二者本相須而不可缺然于其中不能無先後難易之分彼雅頌之詞有義理之可論而無淫佚之患律呂之音有倫序之可比而無怙惡之患是樂之本情也然人心不和亦不能以致是矣故在人者必有欣喜欲愛之心以為之主然

後詞之所播音之所發皆得其和而後可以無患此所以為樂之官也官猶主也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之邪立之也正而無偏倚之邪是禮之本質也然人心不序亦不能以行是矣故在人者必有莊順恭敬之心以為之制然後行之所發立之所止皆得其序而後可以無邪此所以為禮之制也制猶宰制也情官質制禮樂之義也器數之煩不過行此而已義之精微豈易知哉其必聖賢君子察于天地而道有所通者乃能觀其深本諸性情而德有過人者始能究其蘊允民之類焉得而與知若夫播之金石而始終之一闕被之聲音而高

下之相因或用之宗廟社稷之間或薦之山川鬼神之神之享此則儀文具而九有目者之可觀節奏明而九有耳者之可聞聖賢君子固習熟而貫通之矣而九民之流亦可以同此而與知焉數之可陳而義之難知如此然則君子有志于禮樂可不深探其本哉論倫無患中正無邪二句專在禮樂上言情即情狀也質即體質也欣喜欲愛莊敬恭順二句在人身上官制解見上要見必如此而後可以無患無邪聖賢獨知之意即于此處見之下文方可說與民共知施于金石四句不必介禮樂行禮然後用樂未有用樂而不行禮者

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此四節總是一意上二節言禮樂成功所合由于聖人能知禮樂之情而禮樂之文則雖賢者而可述見得禮樂非聖人不能作而參贊實禮樂之極功下二節言禮樂效法所本由于聖人能明禮樂之義而禮樂之數則雖衆人而可同見得天地非聖人不能明而制作實天地之妙用此聖人所以有功於天地萬物故下文遂以功成治定言之

王者功成作樂 一節

此言禮樂本于治功而全于聖人謂王者受命而興為天地民物之主或以文德定天下或以武功

定天下是功之成也則作樂以象其功所以咏歌休澤而保其不壞也或祥紹以致治或征伐以興治是治之定也則制禮以文其治所以昭垂典則而持其不亂也惟夫樂以象功故功之所成者大則樂之所作者備盡善而盡美也有情而有文也一德之相符蓋有聞樂而可知者矣惟夫禮以歸治故治之所定者辨則禮之所制者具品節詳明也儀文悉備也一政之相通蓋有觀禮而可知者矣若夫千戚之舞非不足以言樂也然或出於武功則盡美而未盡善殆非樂之備者也熟烹而祀非不足以言禮也然或近于人情則私褻而非至

敬殆非禮之達者也粵稽諸古五帝之時時則殊矣時殊則功不能以皆一故樂之象功者亦不相沿而其備則一也三王之世世則異矣世異則治不能以皆同故禮之歸治者亦不相襲而其具則一也由此觀之可見禮樂之興存乎治功矣然制作雖因乎治功而舉用則本乎道德非有道德不能持之于久遠也是故作樂而欲極其娛樂則情流而憂斯繼之矣行禮而不覺其粗率則忽畧而偏斯乘之矣乃若情文兼備樂之敦也而一和之妙貫徹始終無復樂極之憂本末具舉禮之備也而一序之妙通是彼此無復禮粗之偏此豈常人

之可能哉其惟大聖乎聖之大者道全于已既在
以知禮樂之情德備于身又有以明禮樂之義夫
是以事與時並禮雖不必其相沿而莊敬恭順之
實自全也何有于禮粗之偏名與功備雖不必其
相襲而欣喜歡愛之官自定也何有于樂極之憂
必聖人而後極禮樂之全備如此信乎效法所本
非聖人之明于天地不可也成功所合非聖人知
禮樂之情不易得也聖人之有功于天地民物也
大矣哉此節總綴上四節之意而歸重于聖人之
身兼禮以上言制禮作樂之事樂極以下言行禮
用樂之事首二句泛言禮樂之制本于治功功大

天高地下

一節

此下五節皆是覆說前章效法所本成功所合之
意此節自天高地下至義近于禮言造化肇乎禮
樂是效法所本之意也樂者敦和四句言禮樂合
乎造化是成功所合之意也此皆未涉人身只是
言其理如此故聖人以下方看人身言制作之事
應天配地是效法所本之事也天地官矣是成功
所合之事也舊破禮樂肇于造化而著功用之歟
禮樂舉于聖人而成參贊之功大意如此謂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于其間質具而有秩如此序之至
也而禮之制即行于此矣不待聖人制之而後有
也天地陰陽之氣流行而無止息及其變合和同
而萬物由之化生氣行而不乖如此和之至也而
樂之文即興于此矣不待聖人作之而後有也何
以言之萬物之春而作夏而長非物之自作自長
也元以始之亨以通之蓋天地以慈愛為心生物
之仁如是耳萬物之秋而歛冬而藏非物之自歛
自藏也利以遂之貞以成之蓋天地以裁制為心
成物之義如是耳春夏之仁氣行而同和者也樂
以和為主故天地之和實近于聖人之樂理之和
通有不待于遠求者矣樂興于合同之化也不于
此而可見乎秋冬之義質具而異序者也禮以序
為主故天地之序實近于聖人之禮理之一源有

不容于位求者夫禮行于高下之殊也不于此而可見乎夫天地之仁和以生物自其氣之至而伸者則為神自其氣之行于上者則為天蓋皆陽之屬也樂惟效法其和則樂之情與天地相通矣故其成功也以和召和不但昭宣乎化育而且培植調護于其間氣之至而伸者惟樂為能引而伸之也氣之行于上者惟樂為能絀而運之也是樂之為樂敦厚乎天地之和倡率其氣之伸而上從乎天之陽夫天地之仁不有賴于大樂之彌綸也哉天地之義序以成物自其氣之反而歸者則為鬼自其質之具于下者則為地蓋皆陰之屬也禮惟效法其序則禮之情與天地相通矣故其成功也以序召序不但推行乎化機而且斟酌乎析于其內氣之反而歸者惟禮為能安而定之也質之具于下者惟禮為能體而經之也是禮之為禮辨別乎天地之宜安置其氣之屈而下從乎地之陰矣天地之義不有賴于大樂之裁成也哉禮樂體用之妙其理如此故聖人首德位之隆操制作之柄由其仰觀俯察之間得其至和極序之理由是法其和而作樂焉非以極耳目之欲也將以敦厚其和而上以應助乎天之生物也法其宜而制禮焉非以為觀美之具也將以辨別其宜而下以配

合乎地之成物也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其所效法者深矣夫禮樂之理知之有不明處之有不當天地之化育難乎其為贊也茲惟于禮樂之制作察之極其精而和序之理明用之極其詳而和序之理傳將見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位乎上以其仁而作之于春長之于夏可不失其生物之職矣地位乎下以其義而歛之于秋藏之于冬可不失其成物之職矣聖人極和序之用成恭贊之功如此蓋不止于合乎造化而且有助乎造化矣盛德大業至矣哉此節雖是覆說前章而文詞極精非聖人不能通天高地下六句即樂者天地之和二句也春作夏長二句即和故百物皆化二句也樂者教和四句即大樂與天地同和二句也故聖人二句即樂由天作二句也禮樂明備二句即和故百物不失二句也但前章之言尚疎此章之言則愈密上章言禮樂本天地之和序尚有人功此言天地之和序肇手禮樂則自然矣上章言由和序而生物成物尚有迹而可見此以四時之生成為天地之仁義則無聲無臭矣上章不言理之一而此節補出仁近于樂義近于禮則其理至為精微矣上章言同和同節而此言敦和別宜是不但同之而且有以下

教且別之也。上章言由天作以制地，但言制作之原，而此言應天配地，則兼贊助之意。上章言百物不失祀天祭地，尚不足以該其全，而此言天地常則舉造化而兼該咸，不出乎聖人之範圍矣。上言知禮樂之情，明禮樂之義，尚覺許多詞說，而此言禮樂明備，只此二字，便見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蓋愈約而愈博矣。故此一節，足以盡樂記一篇之大旨。波聲容器數禮樂之末節，皆在所不足論也。仁義二字，專主天地說，仁義非天地之所有，而以屬之天地者，不過借其慈愛斷制之意，以形容其理耳。近字只作相似看，言其理之同，非如近道

之近，待于造詣之力也。敦加厚也。天地本和而樂之功，又能加厚其和，故曰敦。別分辨也。天地本序而禮之功，又能分辨其宜，故曰別。不曰序而曰宜者，序只是有次第，宜則合當如此。又深于序矣。率字不作循字，乃倡率之率也。居字不作居止之居，乃居民材之居，猶言奇貨可居之居也。倡率其神，以從天則和敦矣。居儲其鬼以從地，則宜別矣。以是禮樂體用自然之妙，應字有助字之義，配字有合字之義。禮樂明備二句，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意。見聖人制作參贊之妙。

天尊地卑

三節

此中言前章禮行樂興之意，以效法之所本而實謂造化之理。天尊于上，地卑于下，聖人法之，為君以象天，為臣以象地，而君臣之分定于此矣。山峻而高，澤下而卑，聖人法之上者為貴，下者為賤，而貴賤之位列于此矣。陽常動而不乏，陰常靜而不洊，聖人法之，為禮之小者以象陰，而小者不可盪，為禮之大者以象陽，而大者不可損，事不因此而殊乎。禮之大倫有五，道不同矣。然各以五倫之類而處之，無有相混焉者。禮之大經有五，事不同矣。然各以五禮之輝而分之，無有相悖焉者。此果何所取法，蓋由天所賦之命，而人受之以為性者，自

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分之，或尊或卑，情之或厚或薄，自不容以混而一之。聖人者，不過因而為之聚，因而為之分焉耳。禮非所以因此性命者乎。至若在天成日月，星辰之象，聖人法之而有衣服，常之章，在地成高卑大小之形，聖人法之而有宮室器具之制，是皆禮之效法于天地者也。由此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至于造化之理，又有所謂地位乎下，其氣上齊，天位乎上，其氣下降，動靜互為其根，而陰陽相摩，健順交致，其功而天地相薄，于其間或鼓或舞，萬物以雷震，或奮發萬物以風，所

或運動萬物以四時或喧煖萬物以日月由是天
地絪縕則萬物化醇百化豈有不與乎和之見于
天地者如此聖人作樂豈有取焉吾知樂之興也
合生氣之和本順氣之應清明象天也廣大象地
也雷霆非象其有聲者乎終始象四時也周旋象
風雨也日月非象其文而有明者乎是皆樂之效
法于天地者也由此觀之樂之所作非天地自然
之和乎故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然則
作之所以必本于天地者何也亦以禮樂之得失
與天地相關焉耳天地之化不時則不生是造化
之和不序由于感召之無道也男女無辨則亂
成是人事之和不序何以五乾坤之義哉凡此
感應之理捷于影響乃天地自然之情則夫制禮
作樂者得不取法于天地以為泰贊之基哉此章
文勢極為奇古如首節或先言天地而後言禮或
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專言天地而不言禮二節
又專言天地之和而不言樂正見古人文字不拘
對偶直須隨文勢而順解之上節逐句就見禮下
節末後方補樂不失其為對待亦不害其為文章
也禮有儀文度數效法于天地以序為體故就廣
上言質則人之可見者所以叙禮為詳樂只是一
和無截然不限可求之理故就氣上言氣則人之

不可見所以不必叙樂然言天地之和而樂在其
中矣方以類聚是言五倫之道物以群分是言五
禮之事性命還重天一邊為是上齊下降交五體
相摩相蕩相承說四之字皆指萬物百化與焉專
指萬物化生或兼樂興未安樂興補在與焉之下
化不時二句專就失一邊說上句即天地以明人
事言其過于和序也下句即人事以明天地言其
不及和序也升成也此得失相感之理乃天地自
然之情故作禮樂者必有效法之本而後敢言成
功之合此雖以結上文其實以起下文之意
及夫禮樂 一節

此承上文而言成功之所合謂禮出于自然之序
樂出于自然之和其始也既效法于天地矣及夫
二者之用充塞流行但見和序之妙上則極而至
于天也下則蟠而委于地也以言乎天地之間何
所不至哉故天地之氣分而為陰陽和序則與之
並行造化之迹變而為鬼神和序則與之相通以
至高遠莫過于星辰也和序則窮極之深厚莫過
于山川也和序則測入之禮樂之用如此吾知大
哉乾元其所知者萬物之始也今樂之道充塞流
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則樂著乎陽動之初而乾
之始物者不得以專其始矣至哉坤元其所作者

萬物之成也。今禮之道充塞流行而安定乎陰之所成則禮居乎陰靜之位而坤之成物者不得以專其成矣。然豈但著乎其初居乎其位而已哉。惟樂有以知太始之乾也。則乾元之始物而不息者。是樂之功為能昭著于兩間。敦厚其和以發生於不息。雖天之所以為天。亦此樂有以參之矣。惟禮有以作成物之坤也。則坤元之成物而不動者。是禮之功為能昭著于兩間。辨別其宜以收斂于不動。雖地之所以為地。亦此禮有以贊之矣。夫不息者陽之動也。不動者陰之靜也。即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者盡之矣。而禮樂之動靜竟與之合一而無間。則不但充塞于天地且昭宣造化體物而不可遺矣。其用至神而其功至大。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故聖人昭揭其名以示人。于其靜而名之曰禮。所以使人體其質具有秩序而序禮以調坤元而贊地之成物也。于其動而名之曰樂。所以使人體其氣行不乖者而和樂以調乾元而贊天之生物也。故曰作樂應天制禮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聖人裁成輔相之功于是為至。成功所合豈淺淺哉。此言成功所合是申言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之意。舊說極天配樂。地配禮以下陰陽鬼神高遠深厚俱不配甚為不可蓋

此言禮樂成功充塞兩間。猶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是也。豈有分配之理。若今配猶不足以見禮樂渾融無間之妙。既言天地而又言下四者見其中無所不包也。樂著太始二句與作樂應天二句不同。波以效法言此自成功後言言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生成之功不可尚已。而禮樂之成功亦通極于此可見無物不有。著不息二句可見無時不然。昭著猶言昭宣又有贊助之意。不息不動是天地之全體大用著其不息不動則禮樂又有以承其化矣。上言極天蟠地而此言天也地也。謂不但極之蟠之是即所以為天為地。猶中席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意不息即動也不動即靜也。一動一靜盡天地之妙用而禮樂之功直與之渾融無間可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禮樂即天地之生成矣。故聖人曰禮樂云不但示人以禮樂之所本而又使其知成功之所合。欲其建中和之極成泰贊之功也。

昔者舜作 一節

此言禮樂自天子出無非為民之意。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欲以解民之愠。阜民之財是其為民之心也。又命后夔制樂以賞諸侯亦為民之心也。樂不止于象德而又以之賞德聖人為民之心至

矣由此觀之天子之為樂也不徒用之郊廟朝會
燕享之間已也又以頒之邦國以賞諸侯之有德
而示之知所為民焉耳諸侯之牧民也教人之德
盛而使教道尊嚴是能使民之性猶大舜所以解
民之惛也養人之德盛而致五谷時熟是能使民
之生猶大舜所以阜民之財也是皆諸侯之有德
者然後天子賞之以樂以章其德其為民之心可
知然治民之德有勞逸而所賞之樂亦有隆殺故
諸侯勞于治民而教養無舉則德盛而樂隆必有
特恩之賜故其舞列遠而長言舞之遠則聲之多
可知逸于治民而教養有偏則德薄而樂殺必無

樂之五

五

五

幸得之樂故其舞列近而短言舞之短則聲之少
可知故觀其舞之短長可以知其德之隆殺猶聞
其誼之美惡可以知其行之善否天子賞功之樂
無非為民之意如此然則先王之為樂也豈夫耳
目之欲者哉此節專重民字變制樂舞命之也天
子為樂以下開說有德是有功德于民者德盛無
下教養二事賞之以樂如公侯以杞將之子男以
鞞將之之類獨舉舞之行綴以其易見者言耳

大章

一節

此言歷代之樂無非象成之義竟樂謂之大章者
以其光被四表光天之下其德章明于天下也黃

帝樂名咸池者以其通變宜民作為器具以利天
下其德周備無不備也舜以韶名樂以非之允執
厥中重華協帝而德繼紹于堯也禹以夏名樂以
禹之精一執中祇承于帝而能光大堯舜之德也
此皆樂之象其德者也至若殷之樂曰大濩周之
樂曰大武言湯之昭布聖武救護生民武之耆定
武功永清四海人事之理盡極于此矣此則樂之
象其功者也自夏以前處揖讓之時以文德王天
下黃帝堯舜禹之所樂也殷周處征伐之時以武
功王天下湯武之所不得已也記者于夏以前之
樂皆什其義至殷周之樂不言其義而但曰盡矣

樂之五

五

五

天地之道

一節

此言樂理之切于民人君當法天以成化也天地
之道有寒暑有風雨寒暑為一歲之小刑貴得其
時而不應時則民感之而多疾風雨為一旦之氣
候貴得其節而失其節則五谷不登而民飢疾之
害大而飢即次之天地之道固然也樂之為道則
亦有然者人君作樂以化民也有教有事教也者
作樂之體統如聲音節奏民之性情舞蹈所以養
民之血脉猶寒暑之運行于一歲以成萬物者教
苟教不得手時措之宜則姦而不正流而不反人

將陷于邪僻而不知是傷世之害不猶寒暑不時而民疾者乎事也者作樂之節目如播之八音以成聲動之于羽以為容如風雨之興作於一旦以助歲功者苟事不得乎節奏之宜則偏而不舉感而不通人雖習其虛文而不知是徒勞無功不猶風雨不節而民飢者乎樂理之切于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為樂豈以自樂而已哉教法寒暑而立為規模以治民之情者大綱其舉舉矣事法風雨而盡其曲折以治民之情者萬目其畢張矣又夫教焉既時而節節達之天下者皆盡善盡美之休是樂施于政治無一不善而人君之德可謂盛矣由是下民法之體其教者養身心以和平而無所乖戾習其事者歌舉動之皆宜而無少差謬君德修于上固建天地而不悖民行興于下亦肖天地而不違惟聖憲天則惟民從之百姓之和于野即一人之和于朝者矣民之行有不象君之德乎夫樂理合乎天道而治乎民情若此然則人君欲廣樂以成教亦求端于天而已教事二字俱重但以大綱細目分輕重耳教不外事猶道不離器也事不外教猶器以載道也法治謂法天以出治善字內先要見君之德盛德乃君心之和樂之本也如此方與象德相應象德則不傷世無功矣或以

教作大小相成四句事作始奏以文四句皆未善又以事為用之宗廟朝廷用之閭門鄉黨固亦不妨但于不節無功亦說不去

夫養豕為酒 一節

此言禮樂之道皆所以治人之情自首句至禮終皆言禮之為用樂也者以下是言樂之為用謂以養豕而為酒食其初意本非為禍也而獄訟由此以興則因酒之流而無節故生禍耳先王恐其亂故因為飲酒之禮以節之雖一獻之禮禮之小者也然賓主自始至終有百拜之多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蓋既用心于節文則自不至于酣醉微公之繁何自而生此先王所以節人情而備酒禍也一獻且然況其多者乎士禮且然況公卿大夫乎以此觀之則先王制酒禮之意可知矣故自享禮言之禮必有酒食之設非以極口腹之歡也蓋所以合忻喜懽愛之和而盡賓主相與之情如所謂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是也禮必有音樂之作非以極耳目之歡也蓋所以發仁義和敬之德而示賓主相與之道如所謂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是也禮必有揖讓之儀非以為觀美之具也蓋所以使其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止悖逆爭鬭之非而潛消賓主獄訟之禍如所謂豕弟君子莫不

今儀是也然豈但享禮之一節而已哉先王有憂
戚之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如大宗伯掌五禮以
哀邦國之憂是也有吉慶之大福必有禮以樂之
如大宗伯掌嘉禮六以親萬民是也夫然則哀樂
之分皆以禮終哀不至于無節而滅性樂不至于
任情而自恣矣禮之為用其所以有關於人情者
如此先王不得不著其教乎以樂之道言之樂之為
樂也繁于聲音形于動靜是樂也者乃聖人之所
喜懼變出于中故以是而章其德耳非聖人之所
樂者乎然非徒樂于已而已也志氣有交感之理
上下有相應之機得於已者可以推於人樂于已

卷之五

四九

者可以及于物而所以善民心之理即此而在矣
故內之則達神興德而道之所感者深外之則移
風易俗而化之所行者遠樂之為用有益于民者
如此然則先王安得而不著之以為教也哉著其
教如下文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律小大比終始
之類是也蓋本情以立為教之體廣樂以達為教
之用使民之行象居之德是先王立教之意也此
因上文有象德之言故叙此節樂者所以象德也
一句是此節之眼目既重此句而乃篇之禮一邊
者何凡行禮然後用樂未有用樂而不由于行禮
者也樂言先王著教而禮不言著教者此篇專為

樂而發也著教內須補象德意方于前復文義照
應繫系一句且泛言或就舉士無故不親大承就
作士禮恐太狹一獻之禮舉士手禮以見尊貴也
酒食者三句又推開泛說凡享皆然不止士也大
事三句又推開泛說言王者太哀大樂且然又不
止享禮也總見先王為禮以備禍之事可以善民
心且輕說下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皆善民心之
事也其感人深即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之意其移
風易俗即天下皆臨之意上之所行謂之風下之
所成謂之俗移之易之則有以含舊而從新去惡
而遷善矣

卷之五

五

夫民有血氣

六節

此中言前章有生于人心之義見先王之作樂有
自來也夫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必得天地之理
以為性有血氣焉則有人心為氣質之性矣有心
知焉則有道心為義理之性矣此二者上天所降
之衷下民所秉之彝凡民之所必有也方此性之
未感渾然在中寂然不動雖有喜怒哀樂之理而
無喜怒哀樂之情何有常形之可見又兼外感于
物此性應之而動然後心術形于聲音笑謔人心
道心雖蘊于中而難知而聲由心生則觸于外而
易見此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夫亦

以其詩樂原于應感而已矣是故即樂音所發之
殊知民心所感之異故作樂而有急微焦殺之音
則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作樂而有彈諧慢易繁
文簡節之音則民心之安康和樂可知作樂而有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則民心之剛強果毅可
知作樂而有廉直勁正莊誠之音則民心之齊肅
嚴敬可知作樂而有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
民心之慈良仁愛可知作樂而有流辟邪散狄成
滌滌之音則民心之淫蕩惑亂可知蓋喜怒哀樂
哀樂皆心術之感于中者急微彈諧等音皆聲音
之發于外者使其所發者當可以知性情之正如
其所發者妄可以知性情之不正而太和之氣必
有所傷矣先王得不慎其樂制以為感人反和之
地執樂以金作之以玉振之猛起謂金音作于始
者猛盛也奮末謂石音收于末者奮迅也賁賁言
中間艷土然竹華木之音皆怒也寬謂不迫裕謂
有容言音之從容條暢有以盡其餘也肉為璧地
好為磬孔以喻音之圓融通滑為能得其妙也順
成謂柔順以相成和動謂和協以相動專在應變
一違說不必以順成作不亂和動作不乖恐泛
况故先王本之一節

此承上言先王慎感人之意不相奪也以上言樂

制備而感天人之和以下言樂教行而成功化之
大謂聲音之咸關係乎民心之善惡如此然則先
王安得而不慎所以感之哉是故先王之作樂也
以吾心為音生之本故其血氣心知之性養之而
至于純喜怒哀樂之情發而皆中其節天下之至
和在我而所以為作樂之本者在是矣然不稽考
其度數五音何由而正乎則于是而考定之五聲
十二律之間上生下生之合其數損一益一之得
其宜如是則音廢乎其可正矣然不制之以禮義
寧不流于邪乎又于是而裁制之定其高下尊卑
之等別其清濁隆殺之節使法象之中各有其義
如是則淫邪其不作矣然又以為樂作于吾心而或
未乎于天道樂作于一人而或未通乎衆志則亦
未足以為和樂也于是以其聲而用之天人之間
以驗其和焉波天地生氣本無不和而時不能以
必其皆和先王以樂合天地之生氣斡旋其流行
之機調攝其凝寂之體蓋以和而濟其不和焉人
心五常本無不善而時不能以必其皆善先王以
樂道人心之五常感動其天德之良激發其秉彝
之性蓋以善而濟其不善焉生氣之和不過一陰
陽而已樂以合之正使陽之動者足以為陰靜之
根不至散漫而無收陰之靜者足以為陽動之根

不至寂滅而過客肝謂合生氣之和者如此五帝
之行不過一剛柔而已樂以道之正使氣之剛者
得乎陽道之中不至過剛而為怒氣之柔者得乎
陰道之中不至過柔而為憊肝謂道五常之行若
如此及夫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感通之後無
少偏倚而各得其中無少差謬而自然和暢陰陽
變于天地之中剛柔交于人心之中則充擴之理
為既盛矣由是交暢于中則發形于外至和細溫
而化育之妙自宣春生夏長秋歛冬藏陰陽順布
天地以位矣和順積中而英華之發自盛仁愛義
宜禮敬智明信實剛柔時出人心以理矣先王正
樂之感天地人心太和之妙一至于此則樂豈有
怙憑之音哉可見宮商角徵羽之位各得其安君
臣民事物之倫無或相奪然後可以感天地人心
于太和而自不覺其發暢之若是耳不然何以教
天人之和耶先王作樂之善如此由是推之以教
民立之學焉而授業有法立之等焉而進為有序
節奏者聲之作止也則增益之使人無不習文采
者聲之和應也則省察之使人無不諳肝以然者
亦以繩民之德厚蓋民德本厚而氣拘物蔽者薄
之繩以正樂正以檢束其情而不至于流放廢弛
全其固有之厚也先王廣樂內以善于民心如此

樂之為音宮至大也以漸降殺極于羽而至小則
以法度整齊之使小大各得其稱焉樂之所作始
于黃鍾初九也以次周流終于仲呂之上六則以
次序聯合之使終始各得其序焉肝以然者亦以
象民之事行蓋樂通倫理而感物無節者乖之象
以正樂正以考正其行而不至于偏��庶能得其
事理之宜也先王廣樂外以興乎民行如此然德
也行也固不出于人倫之外而繩之象之則昭晰
于音樂之中如親疎有等貴賤有位長幼有序男
女有別人倫得其理也則于和樂而可見一有并
舉則樂為之乖矣肝以使人倫之理形見于聲音
之間者正欲使其得勑而勉之失則改而正之
也然則先王之世樂倫攸叙教化大行和樂所觀
其義不既深乎古語曰樂觀其深正此之謂也失
上有聖人則下有和樂理之相通亦氣之和感也
若夫上無聖人不能本性情以制禮樂故禮恩樂
淫猶造化之氣土故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
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亦理氣之自然也惟其樂淫
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惟其禮恩故使人漫
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禮樂淫惡如此是以樂聲
之作人心肝感大則容為姦冗小則思為貪欲上
不可以合生氣之和而感傷天地條暢之氣下不

可以道五常之行而絕滅人心五常之德作樂如此真可謂之姦聲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放遠之不至豈敢推以為教哉陽主發動其過常散而無統陰主收斂其過常密而不開四暢交于中註二中字不同各得其中是中和之中如不散不密不怒不懽便是得中交暢于中是中間之中天地無有中外借此二字以言充積發越之盛耳陰陽交暢于天地之中則養形而為春生夏長秋歛冬藏有述之可見剛柔交暢于人心之中則養形而為仁愛禮敬義正智明信實有端之可求各安其位句言由樂之和故能感天地人心如此非言天地

允姦聲

一節

此承上言先王所以廣正樂賤姦聲者何居蓋不注不安聲之姦者也姦聲感人則人之惡心潛滋暗長而乖戾之逆氣應之于中及其發之于外剛氣之逆則為強梁為挾隘柔氣之逆則為懦弱為邪媚其惡成象而可見矣由是姦逆所感縱情任

欲無所不至播之樂律者無非淫泆之音如桑間濮上之樂皆于此而興履轉相害寧不以漸而臻乎律之度數而有常制之禮義而不咸聲之正者也正聲感人則人之善心感發萌動而和平之順氣應之于中及其發之于外剛氣之順為嚴毅為幹固柔氣之順為慈愛為哭順其善亦成象而可見矣由是正順所感優柔平中無所不該被之樂律者無非太和之音如咸英韶濩之樂皆由此而興反覆相成寧不以漸而盛乎由此觀之姦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正也逆氣成

懽使是順氣成象用之宗廟朝廷閭里邦國人人皆能繩德厚象事行普天之下皆無乖戾方可謂之和樂矣聲反是倡和有應屬聲各歸其分屬樂萬物之物推開泛說以造化生成言之若作感化人心則上句倡和內已有了

是故君子反情

一節

上章言先王本性情以作樂乃聖人自然之事言天道也此下四節言君子反性情以廣樂乃賢人勉然之功言人道也不曰先王而曰君子其意自見此節言君子修身之要作樂之本謂情者性之動也性無不善則情本皆正而志本皆和矣何用

二樂之五

三下

反情然後可以立志蓋天命之性雖人之所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之所易惑故必反其既放之情以復乎天性之初庶幾志之所之無少乖戾而可得其和矣類者情之見于事者也情本皆正則類宜無不善而行宜無不成矣何用比類然後可以成行哉蓋天下之理有所蔽于始則有所缺于終惟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故必分次善惡之類以審從違之幾庶幾行之所出無少差謬而行為可成矣内外交養動靜不遠修身之要可謂切矣然其反情比類之事何如波姦聲亂色所以亂吾之聰明淫樂慝禮所以壞吾之心術惰慢邪辟之

然後養以聲音

一節

此承上言君子志和行成而身無不脩則德盛而樂之本立矣然後以吾心之和而發之單出之聲雜比之音以為樂之象焉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鎗以羽旄旋以蕭管以為樂之飾焉聲容具備豈徒以極耳目之欲哉亦以至德之光隱而難見也是樂之作欲以奮之剛之發而欲其嚴毅也柔之發而欲其巽順也聲音動靜之間一英華發越之盛矣四氣之和妙而莫測也是樂之作欲以動之陽之動而不至于散也陰之靜而不至于密也情文

無至之下一致和宣化之神矣至若一物有一物之理萬物有萬物之理父以是樂而著之則君臣民事物之理審樂而可知也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觀樂而可得也孰有能遺其情者哉樂之感通可謂無所不至矣然不親法制之詳何以能極感通之妙是故以樂之聲言之其清明則象天蓋天道本清明者也樂聲之清明湛然清微皎然明白有以象乎天焉以樂之體言之其廣大則象地蓋地道本廣大者也樂體之廣大周徧而廣濶窮高而極遠有以象乎地焉以言乎樂之序則象四時蓋四時迭相為終旋相為始本自有序也樂之始于宮而終于羽始于黃鍾而終于仲呂者有以象四時之迭運焉以言乎樂之節則象風雨暑風雨修然而興忽然而止本自有節也樂之祝作而致止金聲而玉振者有以象風雨之周旋焉以言其常而不吝也宮屬土配黃色商屬金配白色角屬木配青色徵屬火配赤色羽屬水配黑色五聲各有所配之色如此其配一定故由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相和相應不相奪倫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何亂之有葦音配乎坎之廣莫風匏音配乎艮之條風竹音配乎震之明庶風木音配乎巽之清明風絲音配乎離之景風土音配乎坤之涼

風金音配乎兌之闋闐風右音配乎乾之不用風八音各有所配之風如此是故革聲則從乎黃鍾太呂太簇之律竹木則從乎夾鍾姑洗仲呂之律絲土則從乎蕤賓林鍾夷則之律金石則從乎南呂無射應鍾之律相隨相應各依其時即八風之至不爽其期候也何姦之有自黃鍾宮而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角位窮則又林鍾第二宮太簇第三宮之類自一至百其變無有窮也然律自有度度自得數宮聲八十一數商聲七十二數角聲六十四數徵聲五十四數羽聲四十八數自上生下生之度必得乎損一益一之數聲雖有變然其度數何嘗無常哉以言其變而不窮也音有小大則損益異數若難于相成矣今則法度整齊律之而各得其稱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大者益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小者益顯互相依倚而配合有助是大小之相成也律有終始則先後異宜若難于相生矣今則次序聯合比之而各得其序始于黃鍾之初九率而下之至仲呂而有終終于仲呂之上六等而上之由黃鍾而復始至為其根而循環無端是終始之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若各自為一音而不相通也今則翕合之中有純和明白之中無

間斷在清者倡而為經則濁者從而和之在濁者倡而為經則清者又從而和之如黃鍾第一宮濁而倡者也時則林鍾之清為之和及林鍾第二宮清而倡者也則黃鍾之濁亦為之和諸呂諸律漸次而進更相為主其迭相為經又如此君子作樂之妙如此由是樂教通行自朝廷達于里巷自天子及于庶人推無不準動罔不冝故自人倫言之五音既安其位而不相奪倫則人之親疎貴賤無不明長幼男女無不辯可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而倫理為得清矣自人身言之聲容既歸于正而無涯愿則姦聲亂色不足以惑而耳目其聰明

慢邪辟不是以間而血氣其和平入身為得其象矣自天下言之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風之未淳者移之以歸于淳上之所化無異道俗之未正者易之以歸于正下之所成無異俗暴民則不作諸侯則賓服矣華可不試五刑可不用百姓無患而天子不怒天下其太平矣功效之大至于如此非君子作樂之有本法象之極備安能以致是哉自天情和志至此二節與先王本之情性一節文勢相對先王本情性而制禮義稽度數君子則反情和志而發以聲音至從以蕭管皆由本以至于是文也上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此言奮至德之光

動四氣之和上言不散不密不怒不懣此言象天象地象四時象風雨上言廣飾樂省文采此言五色成文八風從律百變得數上言律小大比終始此言相成相生迭相為經上言聖人之能事不待作為而自然合理下言賢人之功夫盡人以合天者也然先王之樂但曰純德厚象事行而君子之樂則曰樂行倫清天下皆寧何也聖人以立教之始言肝謂脩道之謂教是也君子以成教之終言所謂由教而入是也要之始終功效亦未嘗不至為其成文以琴瑟四句不可分聲容通是樂之器著萬物或作萬物育意再詳八風從律謂八卦之方位有定八節之氣候有定故八音配之然八卦八節管乎一年之十二月故八音亦從乎十二月之律謂以十二律周旋于八音之間是也不姦即不亂之意百變得數以書經黃鍾萬事根本說亦可述相為經即旋相為宮也樂行二字重看有推行之意倫清以下作三段看俱粘樂字一邊來

故曰樂者 二節

此二節總結上文兩節之意謂凡樂之作皆本于性情如此故曰樂之為樂非自外至者也即其生于人心之所樂者也人心有所喜懼愛之和而後發于聲音形于動靜則樂非生于心之樂乎但人

品不同而所樂亦異君子反情和志比類成行豈得其道矣然後樂心生焉而養其志行之和以爲大樂之和是君子之所樂惟在于得其道焉而已若彼小人不能反情比類則志乖行惡其所樂者惟在得其欲焉而已故其見之于樂亦祇爲姦淫之聲而已矣豈可與君子之和樂比哉君子樂在得道則是以道而制欲將見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以心廣體胖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祇見其常樂而已何亂之有小人樂在得欲則是徇欲而忘道將見滅天理而窮人欲是以患得患失情欲之蕩盪惑其心而外誘之攻爲之拘

迫祇見其反惑而已何樂之有夫樂理之善否由于本原之得失如此然則君子之于樂豈敢有他求哉反情和志脩身以立樂之本廣樂成教治民以達樂之用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倫理以清形氣以正移風易俗天下以寧則自一人以達于萬人無非樂得其道之民由朝廷以及天下無復徇欲忘道之俗是不可以觀君子之德行乎蓋由其身脩是能明己之德而立民治之體由其民治是能新民之德而達身脩之用人已俱立體用無全君子之德孰大于是故曰可以觀德矣反情和志承上章友情和志一節而言廣樂成教承上章

養以聲書至迭相爲經而言樂行向方承上章樂行倫清至天下皆寧而言可以觀德又復轉情和志正君子之道得于心而言此皆君子反之之功與聖人性之德蓋殊途而同歸矣是故聖人本性情以作樂而天下成順氣之象則所觀者深君子反情性以作樂而天下成向方之治則可以觀德若夫小人以欲忘道則姦聲感而逆氣應終歸于禮惡樂淫爲君子之所賤而已矣然則欲慎所以感人必先慎乎德而後可

德者性之端

一節

此因上文觀德而言樂之本于德性如此樂者德之華一句是此節本意餘皆推言之耳今夫德非外樂我者也乃天命之性端緒之見于外者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緒見于外樂于是乎肇矣樂非強作者也乃吾心之德輝光之華于外者也謂之華者猶根本盛而生華繁德于是乎顯矣至若金石絲竹特樂之器耳雖亦德性之所寓而非樂之本也何以見之人之有詩所以言乎其心之志也詩成而歌之所以咏乎其心之聲也歌咏之不足又從而舞蹈之所以動乎其心之容也是詩也歌也舞也三者皆本于心之動然後樂器從之播詩歌于金石絲竹之聲飾舞蹈以干戚羽旄之

容樂斯由之以成矣由是言之吾心之動即性之端也詩歌舞從而出焉即德之華也樂器從之即樂之器也然則樂本于德性而器待其餘焉耳是故樂之有情所以根乎其文者也樂之有文所以發乎其情者也情之未深欲文之明也難矣惟夫致中而性足以立天下之有致和而德足以效天下之動則情之存于中者深矣然後文之發于外者樂其象而極于中之妙致其歸而盡諸和之節樂于是乎為盡善焉猶之天地之氣充盛而不窮則化之及物神妙而莫測可見和順之德積于中而後英華之妙發于外使其德有未積則其華何由而見然則樂之為樂信乎其為德之華而不可以偽為者也夫惟樂之始也本于德之動故其樂之成也觀其德之深德非樂之本而何哉此節全重德字而德又從性中出來可見樂由中出非無所本也三者皆詩歌舞而言蓋註作志聲容者非心即德之動者王註作心為德之本亦非情即德之蘊于心者文即詩歌舞之見于外者與前章知情識文二句正相照和順精中即情深英華發外即文明但此句是收拾上文緊緊說下不可又用功夫講詩言志三句是推其為德之華情深二句是贊其為德之盛和順句是原其德有所本非重

說也不可偽為正見為德之華

樂者心之動 一節

此言樂舞之理所感于人者深謂樂之為樂由人心之感于物而動然後樂從生也心動則形于言而有聲聲者樂之形象之先見者也以聲而播之于戚羽旄有文采之可見被之金石絲竹有節奏之可聽則所以為聲之飾也樂之有本有文如此是故君子之作樂也必由本以及於文又情和志其本動矣生變成方其象可樂矣然後樂器從之以治其飾樂于是乎成焉以治飾之事言之樂之將作先擊鼓以聲動衆聽歌其齊也舞之將作先三舉足以示其方法習其容也一節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懼其亂也既進而又終則復擊鼓以警其退欲其節也樂舞之各有其治如此是以舞之容雖發揚蹈厲若奮迅而疾速也然作止有節不愆于儀何嘗技而過于疾樂之理雖精微深奧若幽隱而難知也然節奏詳明可以意會何嘗隱而過于難樂舞本然之妙如此是以君子以此樂而脩己則和平聲音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可謂獨樂其志矣然致樂治心其味無窮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又安天神之妙以漸而造學之雖欲罷而不能也何所厭于其道乎以此樂而

教人則愛而公廣節奏省文采以純德厚律小大
此終始以象事行可謂備舉其道矣然大道為公
不必為己已立而欲立人已達而欲達人必欲善
善天下而後已也何所私于其欲乎是故原樂之
始而言之聲音之播被一性術之流形舞踊之諧
和一天機之動蕩情見于樂之初如此然君子則
見其義之立焉蓋必內而心知適得其心之制外
而百體動中乎事之宜義立于身脩之先而後情
以義正始見于作樂之初矣要樂之終而言之而
吾民于太和而內有以善其心齊斯世于雍熙而
外有以成其行化成于樂之終如此然君子則知

樂之序

五

其德之尊焉蓋必情正志和英華發于和順之餘
類此行成富有出于日新之後德尊于廣樂之日
而後樂以象德始可觀于樂行之後矣樂之所觀
其義深哉則夫觀感之餘君子小人豈不各受其
益是故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
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由是觀之生民之道四
非一端而感動物莫切于樂故古語云生民之
道樂為大焉然則君子之治可不本諸心以立德
義之基哉首四句泛論樂理動其本三句言作樂
由木及文總是原樂之所由作也先鼓四句治飾
之事奮疾二句是言樂非本然之妙獨樂四句是

言樂舞通乎人已之理情見二句又是原其始而
要其終君子二句乃樂終之實故曰以下通結上
文非專承君子二句也舊說情見以上文先鼓數
句言樂終以下文好善二句言文意欠通順不如
通用反情和志一章講為妙情見即反情和志義
立即順正行義化成即移風易俗德尊即類此行
成義與德實則一理但有先後之分以所行言曰
義以所成言曰德義立在情正之先德尊在化成
之先情見從獨樂其志求化成從備舉其道來
樂也者施也 二節

樂之序

六

此言禮樂所主之義謂樂之為道主于施施也者
自內而出于外者也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
出于外無非表其中之所積故曰樂主于施禮之
為道主于報報也者由外而還于內者也禮有交
際酬答之文又復而還于內無非欲得其行敬之
心故曰禮主于報何以見之樂生于功成而功之
所肇基謂之所自生也樂則樂其所自生生於文
德而施及天下則作文德之樂以樂之生于武功
而施及天下則作文武之樂以樂之是樂其所自
生如此樂非主于施乎禮起于緣情而情之所發
端謂之所自始也禮則又其所自始萬物本乎天
而郊以明天之道人本乎祖而禘以追和之所由

出是禮反其所自始如此禮非主于報乎以此觀之可見樂所以章德禮所以報情反始也。有是和順積于中然後有是英華發于外樂安得而不施知本始之情不可已則知報反之禮不可忘禮安得而不報報禮之事何如波車服有制尊卑有等先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大格者乃天子之車龍旂九旒者乃天子之旌寶龜而以青黑為緣乃天子之神物是皆天子之所有而非臣下所敢僭者然或有時賜人而後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之有功德者也蓋天子之于諸侯有功必酬有德必報故此數者天子得以賜之諸侯得以用之恩雖隆而不為濫分雖逾而不為僭至此則君之報臣也不虛而臣之受報也不誣矣。首二句泛言其理樂生二句是實言其事章德二句結上文施報二字俱在人身說為當由陽來等句只似效法所本非正意也下節言報禮之事而不言章德之事為象德之事上章言之詳矣故此不再言也然報禮之事當以郊禘為大而此則以贈諸侯為言蓋亦漢儒習聞之陋而不深究其源耳况諸隧請繁纓皆聖人之所惜而今乃以天子之禮樂報臣亦非正禮意者周禮在魯魯人增為是說而不覺其非與有聖人者出必不以是言為然。

樂也者情之一節

此言禮樂有定體而切于人情則樂之為道乃情之不可變者也蓋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矣然既動本樂象而治飾則多變者于是乎有定情喜怒哀歸得其情而志意之形一優柔平中之妙哀樂各歸其分而性術之變一和順充積之符正不可亂之而姦也德不可溺之而淫也情之不變則樂有定和也可知矣禮之為道乃理之不可易者也蓋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矣然既立法陳紀而為經則多易者于是乎有定理方以類聚而尊卑隆殺之有辨物以群分而親疎厚薄之有常大不可損之而小也顯不可掩之而微也理之不易則禮有定序也可知矣樂惟其和之定也故使人得于和之所感者心佚而能思其本然之初身安而能反其天性之始聲音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脉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天下之人情有不能外焉者矣樂不有以統天下之同乎禮惟其序之定也故使人得于序之所感者親疎有序而不失乎厚薄之倫尊卑有等而各秩其上下之分當隆則從而隆也當殺則從而殺也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天下之物理有不取踰焉者矣禮非所以辨天下之異乎由此觀之禮樂之說雖不外于人情之所出然人

情類之以管束同則相親也異則相敬也相齊以
為用蓋達之天下而不能外矣敬而不至于流也
和而不至于離也相濟以救弊蓋放之四海而皆
準矣禮樂非所以管攝乎人情者乎君子欲操制
作之本其必反情和志以為先乎首二句是本體
與禮樂之說相照樂統同二句是功用與管乎人
情相照同異二字是人情統辨二字見管人情
窮本知變 一節

此言禮樂能管人情以其為德之備也人情之理
本同也而為氣所移則變多矣今能窮其本之同
而充其善知其變之異而去其惡此何所資哉樂
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涵養性情而窮其本
之同消融渣滓而知其變之異此固其感通之自
然者也非樂之情乎謂之曰情以其感通無間為
言也人情之理本誠也而為欲所蔽則偽生矣今
能審其理之誠而善昭于外去其欲之偽而惡泯
于中此何所資哉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
增進真質而著其理之誠消釋曲邪而盡其誠之
偽此固其脩為之當然者也非禮之經乎謂之曰
經以其經常不易為言也禮樂之管人情如此所
以然者何哉亦以其為德之備焉耳被天地有和
序之情而禮則法乎天地之序樂則法乎天地之

和是依象乎天地之情也且此和序之在人何處
感不測之謂神虛實不昧之謂明乃德之蘊于中
者也禮樂則達之于外禮行而見其序樂作而見
其和則其他可達矣以至上下之神發微而不可
見充周而不可窮降興為難也禮樂交動則天神
可降地祇可出對越之情顯于於穆之表而上下
為之昭格矣精粗之體道不離器器不離道凝聚
為難也禮樂咸備則其數可陳其義可知和序之
原寓于文為之末而精粗為之一致矣至若父子
以主恩為節君臣以主義為節其事若多端矣禮
樂之作則有倫有序而不咸和親和敬而不乖恩
義之節無不感動人倫之理此其統領之矣領謂
總攬收拾之也禮樂之德無不全備如此此其所
以管攝人情不可斯須去身也與下五句有以禮
樂功用為言者恐依象二字只是效法所本未可
以功用言又有以禮樂之體為言者恐達神明與
降興等字皆是作為亦未可以體言會試程文作
上四句是禮樂之體末句為禮樂之用亦未穩妥
不如只作禮樂之德如中庸之為德也德字升極
妙窮知二字內有反同變異之功非但識之而已
也神明之德作人之神明肅作率神召鬼未安上
謂天神下謂地祇降興二字最有味或以陽動為

上陰靜為下由陽來為降由陰作為興是拘體字
太強又謂領父子一句與首四句相應則中四句
置下何處俱不可從

是故大人 一節

此言聖人以禮樂而贊化育之事謂禮樂之說不
但管乎人情雖天地亦有不能外焉者是故大人
以至聖之德在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之功一施于
應天配地之餘將見以吾心之和序昭宣乎天地
之和序精神之所流通意氣之所感發雖天地之
生成亦將自此禮樂而昭明矣天地為昭之事何
如彼和序所鍾天地感之而訴今天氣下降地氣

上

上

上

上

上

上騰莫非至和之交動也陰陽感之而相得陽資
手陰而不元陰資手陽而不肅一皆大和之流通
也由是陽氣行于天而鼓萬物之出機是天以氣
煦之而覆手物矣陰氣斂于地而飲萬物之入機
是地以形軀之而育手物矣然後植物感其氣之
和草木于焉而暢茂區萌于焉而條達植物各遂
其生矣動物感其氣之和羽翼以之而奮角脣以之
而生齒虫以之而昭蘇羽者則姬伏毛者則孕亦
孕而胎生者不殯伏而卵生者不殯動物各遂其
生矣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如此此豈無
故而然哉一歸于聖人禮樂恭贊之道以序而召

序以和而致和焉耳此所謂天地之為昭禮樂之
極功也禮樂之道雖天地不能外如此而況于人
情乎將為昭焉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詞是方去昭
宜未可遽用贊助等語此句是原其制作之始天
地訴合以下是要其功化之終末句與看句相應
言樂則禮在其中獨言樂者為此篇而發天地絪
縕萬物化醇乃樂之本然之妙也故以樂歸焉天
地訴合二句即天地絪縕以氣之和言草木茂九
句即萬物化醇以物之和言然必氣行而不乖然
後物生而不窮是以先言天地陰陽之和而後言
發生萬物之功總見化育之所以昭也

樂者非謂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一節

此言禮樂道器有輕重之異而聖人無道器之全
謂禮樂之道以之昭宣化育則所以謂之禮樂者
以其有至和至序之德存于中也波樂之為樂豈
徒以其有黃鍾太呂弦歌干揚而已哉此不過樂
之末節耳而其大本不在是也故童子舞之于下
足矣人君不親其藝也禮之為禮豈徒以其鋪筵
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而已哉此不過禮
之末節耳而其大本不在是也故有司掌之于下
足矣人君不親其藝也樂師但辨乎聲詩者也而
至和以為作樂之本者或米之知故北面而弦而

人君則南面焉。宗祝但辨手宗廟之禮者也。而宗
欲以為陪祭之本者。或末之知。故後尸而尸則祭
前行。故以為祭之主矣。尚祝但辨手喪禮者也。而
致哀以為陪喪之本者。或末之知。故後主人而主
人則在前。用采以為喪之主矣。由此觀之。君者極
和敬之德。以立禮樂之本者也。本立則所得者深。
故處于上以尊之也。童子有司樂師特習于藝。而
已。所得為淺。故處于下以卑之也。尸與主人致哀
敬之行。以立喪祭之本者也。本立則所得者深。故
在先以尊之也。宗祝尚祝特習于事而已。所得為
淺。故在後以卑之也。此見禮樂以道為本。而器特
其餘事焉耳。然道固在所當重。而器亦豈可或遺
哉。蓋必本末兼備。道器兼全。然後可以語制作之
妙。是故先王必極和序之德。以立禮樂之本。有上
而為君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而貫通于下者之德
焉。必致哀敬之誠。以立喪祭之本。有先而為尸與
主人之行也。又推其行而貫通于後者之事焉。然
後有本而器可舉。有器而本益章。本末兼誠。道器
並行。此其所以有制于天下。以之制禮。則有本有
文。而為天下之達禮。以之作樂。則盡善盡美。而為
天下之備樂。近之為法于當時。遠之可傳于後世。
制作之善。何以加此。是故大人樂禮樂昭天地。非

徒以其器數之末。要在知所輕重緩急之序也。首
句至後主人。言行禮作樂之序。次皆舉下以見上。
舉後以見先也。德成而上四句。正明其所得有本
末。故其序有輕重。是故先王以下則又推原聖人
之制作。無體而不遺也。童子舞之。專指于揚樂師
辨聲詩則。兼黃鍾太呂弦歌在其中。上下先後。只
以所處之位言之。稱以上。謂在童子有司之上。先
謂在宗祝尚祝之先。未然。四有字。只作兼。全如有
本有文之意。非臨此時而據此位之意也。

魏文侯

十二節

此章子夏論樂始終。皆本于心。自章首至蕤耳長
幼之序。言古樂今樂之不同。所以示人君之當謹
于好惡。自鍾聲鏗至末言君子聽樂有合于心。所
以示人君當先正其心。昔文侯聽古樂而恐卧。聽
今樂而忘倦。故有如彼如此之問。蓋亦知古樂之
善。而于心有不安者。故子夏對之曰。古今之樂
且勿論。其當好與否。始自感祭之慶言之。古樂之
作也。言其舞則衆之進退齊一。言其聲則和正以
廣。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守拊鼓而後作。方其
始奏。先鼓以警戒。齊其始也。及其後。亂擊鐃以舒
歸。正其終也。始終之不素如是。又慮其音之亂也。
有相以治之。使得其理。防其舞之疾也。有雅以飢

之使中其節救弊之有輔如是此其聲容之間和以敬節而不流敬以和行而不迫樂之盡善者也故其一終也君子于是而論說之其所語者何是道古樂之正也蓋感其情文之備得其和敬之源而不覺其嘆息之深議論之長矣不惟語也由是以其和敬而脩身則嚴而能恭和而能節其身脩矣由身及家同以相親異以相敬親親長長之化行于家矣由家而國而天下義以合敬仁以同愛人人親親長長而均平之化行于天下矣君子由聽古樂契之深而達之順如此然則古樂之感發其妙為何如此正人君之所當好而忘倦者也若

夫今樂進退疎亂容無足觀濫溺淫邪聲不足聽非優優禩不知父子其樂雖終又何可語而道古此今樂之感發正人君所當深惡而遠放者也夫古樂今樂其繁不同而正樂溺音所本亦異今君之所問者雖樂也而其所好者則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蓋作于先王者謂之古樂作于鄭衛者但可謂之溺音而已古樂溺音雖若同一聲容其本然之地則實有不同者此蓋隱而不發以啓文侯之問故因其問而遂告之曰聖人之為治也不先天以開人惟因時而立政使天地之化未至均調則聖人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攝節愛

之功制禮作樂猶未遑也夫惟古者天地順而陰陽動靜各止其所四時當而寒暑往來不愆其期講信脩睦而民皆有德歲和年豐而五谷盛昌災害消而無疾疫休徵應而無妖祥此則協氣嘉生大化均調民生既厚而後民德當新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三綱六紀之目倫之屬于內者皆統于父子倫之屬于外者皆統于君臣及夫三綱既正六紀既脩則彝倫攸叙天下大定矣夫紀綱既正則是建中和之極而有以立作樂之本天下大定則是秉中和之運而有以遇作樂之時然後聖人于此正其六律于以和其五聲理其

弦歌于以播其詩頌如此則聲音之發越莫非人倫物理之所存條理之貫通莫非妙道精義之所發肅肅其敬雍雍其和所以昭太和之景象者在此所以寫至治之規模者在此是不謂之德音乎是德音也乃先王所作之樂以之平心而非以助歌以之宣化而非以長怨所以用之宗廟朝廷者此也所以行之今日垂之後世者此也其斯以謂之古樂古樂之作其本原之正蓋如此若君之所好但溺音耳以溺音之本原言之鄭音好淫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促數由其志之煩齊音教辟由其志之驕此四者皆淫于色而

言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以其不正鬼神所不享也然則鬼神之所享者何樂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所謂肅者蓋言樂音之肅敬小大得其宜終始得其序不至于流放也所謂雍者蓋言樂音之雍和大小相成終始相生不至于乖戾也夫敬不徒敬而有和以為之報和不徒和而有敬以為之反是蓋原于大常大定之德音而非淫色害德之比用之宗廟雖先祖之幽且聽之矣况明而推之于事又何有于不行者哉是故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無注而不得其宜矣豈但先祖之是聽而已耶夫德音之正則何事不行溺音之邪則祭祀弗用故

卷之五

十一

人君之聽樂也當謹其所好惡而已矣所以然者以君好之則臣為之朝廷之上感應其甚速也上行之則民從之邦國之間觀感其至神也好惡之機自君而臣而民捷于桴鼓影響信有如詩所謂誘民孔易使人君所好者古樂則德音之感脩齊均平如其所好今樂則溺音之感淫色害德可不謹哉德音之易以感人如此然後聖人作為古樂有華音之軌鼓木音之桴楬土音之鐃竹音之簫此六者質素無文而至敬之輝于是其託始簡淡無華而至和之發于此其造端是德音之音也既以質素為本然後用鍾磬等瑟四者華美之音以

贊其和丰城旄狄四者文采之舞以動其容是樂容俱美又質得古樂之備如此則亦何往而不宜乎是故所以祭先祖之廟以是樂而用于約祀蒸嘗之際則足以致先祖之聽幽有以交乎神矣祭祀之行必有燕享也以是樂而用于獻酬醑酢之間則足以發賓主之德明有以交乎人矣異姓之來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樂作而同聽之則貴序乎上賤序乎下宗廟之禮各得乎朝廷之宜矣同姓之咸在者有長幼尊卑之序樂作而同聽之則尊長序乎上卑幼序乎下今日之行可為垂之後世之法矣古樂之足以感人動物自廟祭之可

卷之五

十一

見者如此則其他可知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此也所謂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者此也豈非人君之當好者哉文侯乃聽之惟恐卧焉此非古樂之無可好也亦惟失其本心聽不以道而無所合乎心焉耳且自君子之聽樂言之鍾磬之作鏗然而震鏗聲一震而衆音皆作猶號令一出而衆人咸服是鏗以立號也令嚴而難犯則足以作士氣而使之充滿是號以立橫也令嚴而氣壯則足以振六師而使之敵愾是橫以立武也鍾磬所象之義如此人君立國折衝禦侮莫要于武臣平日豈有所思矣故聽鍾磬而思得武臣足以任干城之

用者若石聲之作著然而別聲聲一別而餘音不
得以混雜猶道義一明而物欲不得淆奪是聲以
主辨也辨之明而不惑則剛介如石守死善道是
辨足以致死也石聲所象之義如此人君立國封
疆界限戰死守之臣平日蓋有所思矣故聽石聲
而思得死封疆之臣足以豫患難之備者然聲奏
切而哀哀則有應則裁制之義使人惻然而收歛
是哀以立應也收歛則志不誘于歌是應以主志
也然聲所象之義如此人君立國應潔率人所賴
者志義之臣平日蓋有所思矣故聽然聲而思得
志義之臣尚節義而輕利祿者竹聲汎濫而廣博
濫則可以會合乎物而無所遺故曰濫以立會會
則變及于衆而無所擇故曰會以聚衆竹聲所象
之義如此人君立國以民為本所賴者畜聚之臣
平日蓋有所思矣故聽竹聲而思得畜聚之臣節
用愛人包含而徧覆者誠聲之聲誼禱而謹意誰
則能使人心意動作故曰謹以立動動則進發其
衆有勇往直前之氣故曰動以進衆誠聲所象之
義如此人君立國節制三軍所賴者將帥之臣平
日蓋有所思矣故聽誠聲而思得將帥之臣足以
統六師而專閫外之寄者君子聽樂隨聲而各有
所思如此然則君子之聽音也豈徒聽其鏗鏘而

已哉蓋由平日思慮所注不離乎社稷國家之機
方其聲之未作也賢臣碩輔往來于懷而不能自
已真有憂樂相求之意及其聲之一成也即如桴
鼓影響契合于懷而不容自釋真有莫喻如見之
心是故感動之意深而涵咏之味長于是而語于
是而道古由之也于是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由
之也君子聽音之功豈小補之哉文侯聽古樂而
恐卧則是平日溺于新聲徒知淫泆之為樂殊不知
思賢圖治之意故其聽樂亦無隨聲契合之妙矣
其聽之而恐卧也固宜古樂以和敬二字為主首
二節言古樂今樂之發發字對本字言指其見于
聲容驗于功效者如此其異三四節推原其本即
其所發之根源也指其始于世道之治亂成于人
心之邪正又如如此其異要之不外和敬淫溺四字
而已但和敬二字隱而未發故第五節又明言之
而總談其所本所發之妙六節示其謹于好惡七
節又自古樂之感通于廟祭者言之而見其無所
不感此好惡之所以常謹也後五節則自君心感
發言之以見其皆本于心不可他求也進旅退旅
以舞言和正以廣以聲言其始二句亦以聲言始
奏以文聲之始也復亂以武舞之終也治亂以相
聲之亂也訛疾以雅舞之疾也于是語是字指樂

終言修身及家二句皆指明樂之道而以和敬行之非用樂去脩齊均平也大當大定皆是原樂之所由興意不可與樂並重天地順四時皆隆古之世自然生民之化民有德亦只是太古風氣使然未便說到教化上父子君臣禮之大體三綱六紀皆維于此六紀之中九屬恩者皆統于父子九屬義者皆統于君臣非父子君臣為三綱六紀之條目也弦歌詩頌謂以弦歌而播詩頌舊說弦而歌以發故謂之德音樂即進旅退旅之樂但前以被諸聲容者言此以通乎倫理者言何事不行寬說

君好臣為以朝廷言上行民從以邦國言公卿大夫皆上也四所以字俱有感動之意或以上二句作用樂下二句作用樂之效未妥鍾聲五節首一句皆言所發之聲下皆言所象之義立字對卧字而言言其感之而起與聞之而卧者不同矣被亦有所合之言其平日心有所思今之聽音合其所思故因而感慨思慕之益增正見其于是語于是道古也若文侯平日不曾思何以能感得他此正說着他病根處舊以鍾有立武之理石有致死之理與君子之心相契是少一層意

此言孔子之論武樂皆所以象成功者也象成二字是一章主意皆寶車賈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因其侍坐而與之論及古樂曰成英韶濩各有所象人皆得而知之矣大武之樂今世所用者也用而不知其義者多矣試與子論之大武之作先擊鼓傳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言象武王伐紂之時憂不得士卒之心故傳戒已久而後舞也大武之作長聲而嘆連延流液之不絕何也賈言象武王伐紂之時恐諸侯之後至不及時事故咏嘆流液而後作也然武王所以恐不得衆恐不逮事豈急急于取商哉蓋恐一夫不殞一國不至是即商紂之天命未絕猶不敢為征伐之舉也必驗之于衆志皆得諸侯皆至則紂為天人之所棄久矣然後為應天順人之事此寶車賈之所知者也至若以發揚蹈厲為象武王之及時伐紂以武坐為舞法所無則賈之所未知也然武樂之中又有會商之聲則賈亦知其非武音蓋因有司失真樂之傳而誤竄入此音耳若非有司之失傳而遂以武王真有此聲則是武王應天順人之志反為有心觀觥之端不惟不得聖人之心而反荒悖乎聖人之心矣豈知樂者哉故夫子應之速而然其言曰唯者見其言之有契于聖心曰莫弘亦若吾子之言

見其言之有同于古人曰是也見其知樂之旨而可與論樂者也于是賈年賈起而請曰武之備戒已久則吾既知其為病不得眾矣然遲之可也遲而又久何也夫子以賈之所對有是非之相半故舉武樂之全以告之謂王者功成作樂則樂之為樂所以象成功者也武樂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者以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有人歸於之舞而無我取人之嫌此蓋武王未嘗有心以取商而但靜以待諸侯之至故其象如此初舞之時即發揚蹈厲非及時事之謂也乃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成武鷹揚其志不得不猛也武亂之時舞人皆坐非舞法無坐也乃象周召主錫京之文治制作保釐其事不得不安也有太公之志故武王能戡禍亂而成武功有周召之治故武王能定太平而成文德是雖臣之事亦君之事也樂以象成安得而不象此哉此見聖人知樂之深非徒以賈年賈之可與知者也故又即武舞之綴兆而盡告之曰象成之樂其義固如彼矣然其數之可見者何如武樂之曲一成則舞者之位一易故武樂六成則舞綴六易方其始而北出初自南第一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此象武王始興師而北出所謂總干而山立此其時也再成則自第二位而進

至第三位以象即紂都而滅商所謂發揚蹈厲此其時也三成則自第三位進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象克商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一位而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所謂分茅胙土以酬有功此其時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主陝以東召公居右主陝以西所謂武亂皆坐此其時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以象武王大勲之集而歸于鎬京四海皆尊崇武王為天子至此則歸功于天子樂終而德尊矣然此六成之樂其位兆固各有所象至于執舞之人則亦有其象焉且舞必振鐸以為節也此六成之內皆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會師孟津誓師牧野躬行天討威于中國也舞必有部分也此六成之部分所以皆用振鐸者夾之而進象武王三千協力八百同心功業發濟永清四海也舞者又于始而北出之時必又立于行綴之位則象武王恐天下有一夫之不順一國之不至是天命未絕乎紂故又立于此以待其皆集而後敢興問罪之師也樂之象成如此則武之遲久大畧可知矣然不細言其事無以見其氣象之雍容節目之詳盡故又以牧野之

語而盡告之克殷而即至商都將以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也謂帝者之世已遠恐其
淪沒之已久故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帝
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封之以為三恪而示
敬也謂王者之世猶近知其苗裔之尚存故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之為上
公示不臣也王子比干直諫而死則封其墓以旌
忠也箕子佯狂受辱則釋其囚而使之以受洪範
之傳封之朝鮮之國使之作賓王家也商容賢而
被棄今雖死矣猶式其閭而復其位式閭示敬賢
者之里也復位追復賢人之爵也紂為無道民苦
聖政其矣武王發政施仁而解散其聖政紂之遺
棄忠良士失常祿久矣武王建官位事而悉加以
厚祿此見武王無意于得天下雖得之而與先代
之後共之與天下之賢才公之其非富天下可知
矣克殷之後濟河而西歸至鎬京天下大定矣于
是歸馬放牛衅臠車甲包裝干戈名曰建素所以
弛武備也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所以行封賞也武
備弛而封賞行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矣
聖人既為偃武之事遂為修文之典故散軍而射
于郊學左學射則歌觀首之詩以為節右學射則
歌騶虞之詩以為節示以禮射則但主于中以觀

德而實筆之射息矣裨見則公侯伯冕于男章
摺笏則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執鸞男蒲璧示
以禮服則雍容揖讓不尚武猛而虎賁之士脫劍
矣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尊親之至者也聖
人崇尊親之典則天下知報父之情民不由之而
知孝乎朝覲之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諸侯以時
見天子者也于時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諸侯
執敔有不臣者乎耕藉之禮以供粢盛所以示敬
也天子且躬為之諸侯執敔不躬脩祀事以敬其
神乎大習禮射所以教德也被禮服所以教文也
祀明堂所以教孝也朝覲所以教忠也耕藉所以
教敬也王者之教行所以潛消其暴戾猛悍之習
而開導其孝弟敬順之心非天下之大教而何不
宜惟是又有所謂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之禮于斯
時也天子親執禮駕躬持樂容所以教諸侯之象
蓋老近于兄天子且躬養之矣諸侯敢不與弟乎
夫武王之克商也封帝王之後舉尊賢之典弛政
而倍祿解武而脩文祭享朝覲以時而舉耕藉養
老以次而行若此是以向也歸自鎬京周道猶未
四達也今則東西南北無遠而非周道之洋溢向
也以崇天子禮樂尚未交通也今則上下內外無
遠而非禮樂之交通得天下之氣象若是其雍容

中天下之節目若此其詳盡此見武王緩以待天下之化而無急于富天下之心樂以象成者也武舞之還而又久不亦宜乎孔子獨觀武樂之深如此此固非實車賈之所與知亦甚弘之所未到的也故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按此章但舉武舞之象而言之未及武樂之聲若論其聲容之全則又有所謂盡美未盡善者賈雖知樂未必可以語此故夫子不盡告之前五節不重只述其問答之由耳象成以下方是聖人論樂之占總于山立三句是因賈所對之非而先舉其象言之以開其心然後可以盡言也武始北出一節是全舞之部位各有

所象以位言也夾振之二節是又在六成之中抽出舞人所幹之事亦有取象以人言也分夾而進以前是泛論樂之象成未說到還又上又立于綴以下方言還而又久之意此野以下不專指戰伐言見聖人氣象從容親為許儻非一時倉卒可以盡悉故還而又久以象其從容自得之意賈若知此則病不得衆之言亦非知武王之深者

君子曰 三節

此言禮樂之不可去以其切于身心關于治道也謂禮樂者君子之當常體于身雖斯須之頃不可去也何也人能致樂以治心窮其本之同而知其

變之異如是則能以和召和興起其和平之德而後還其固有之真平易正直慈愛良善之心雖其固有也今則感之油然而發生矣此心既生則善端萌動惺惺流通有進不能已之妙不其樂乎此心既樂則心與理融內境寧靜外物不能以奪其所守矣不其安乎安則始終如一無少間斷可以常存是心而不變矣不其久乎久則大而化之不思不勉渾然天成非人之所能為者天也天則聖不可知無聲無臭流動不拘非人之所能測者神也惟其天也故不言而信其實無妄可貫金石蓋信出于自然故無涯而非信根心生色之實理矣待言而後喻哉惟其神也故不怒而威德威惟威凜凜常存蓋威出于自然故無往而非威精明靈爽之光輝奚待怒而後形哉致樂治心之效其驗如此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人能致禮以治躬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偽如是則能以序召序但見其有檢束而無縱弛有繩約而無惰慢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動容周旋自中乎禮不亦莊敬已乎既莊敬矣但見其色足悻貌足畏而凜不可慢威可畏儀可象而肅不可犯莊敬而不嚴威者未之有也致禮治躬之效其驗如此可以知著誠去偽之妙矣夫禮樂之足以治身治心如此使其致

樂之功必有間斷而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內亂其真矣內真之亂外邪之所以得間也故鄙詐之心乘之而入循元氣之傷而容邪得以中之何又知天而之足言哉夫以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即入可見致樂治心之功不可斯須去也使致禮之功少有間斷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外弛其備矣外備之弛內學之所以不固也故易慢之心乘之而入猶藩籬之敝而盜賊得以窺之何藉教而威之足言哉夫以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即入可見致禮治躬之功不可斯須去也然樂所以能治心者何也蓋心本至和樂者由人心之和動于內而作焉者也動于內則能治心矣禮所以能治躬者何也蓋禮本至順禮者由此理之順動于外而作焉者也動于外則能治躬矣禮樂之本如此人惟致樂治心充其易直子諒之心而至于久安天神之妙則極其和而無斯須之不和矣致禮治躬著其莊敬嚴威之誠而去其忽易惰慢之私則極其順而無斯須之不順矣夫內既極和而外又極順則德容表裏之盛無以復加矣由是感人動物以內之和而見于顏色則民瞻之而弗敢與爭蓋至此則天在我而人自信神在我而人自威何爭之有以外之順而見于容貌則民望之而不生

易慢蓋至此則嚴在我而人自不敢違威在我而人自不敢犯何易慢之有然曰瞻曰望是猶在人弗爭不慢特止人之非心而已猶未也由是而之德輝動于內和順積而英華發不但見于顏色而已民自莫不承聽不必瞻其顏色而四海之內無不同德感法君子之和以治其心矣豈但不爭而已哉理發諸外德言盛而禮言恭不但見于容貌而已民自莫不承順不必望其容貌而四海之內無不合教感法君子之順以治其躬矣豈但不生易慢而已哉君子禮樂之化至于此故曰致禮樂之道以治其身心則舉此身心之和順而措之天下無注而非大和順之化天下無難治者矣世教之興隆本于吾心之和順而吾心之和順本于禮樂之研窮然則禮樂豈可斯須去身哉有說心中斯須二句準承致禮一遠謂樂為感通之自然故不言致之之功禮為修為之當然故致之之功獨詳此亦可通但既謂之致是不但研窮其理又欲推致其極也樂亦言致則何嫌于推致之義又況二斯須字與肯句斯須字相照文勢極為對待決要雙承為是又安天神是此心相因之妙非有積累等級不言而信二句是借言以形容天神之妙俱在己身不可說他人信威若作他人則下

文民弗與爭說不去瞻其顏色四句意有淺深而序無先後謂不惟去其爭慢之惡心且聽順于上而生其和順之善心方見極和極順之妙或作不不淺深只以下二句詳明上二句恐疊床難講或又欲民字內不言天下至故曰處方言天下恐壓樂也者

一節

○此言禮樂之相為用樂也者由德之和動于內而作焉者也禮也者由儀之節動于外而作焉者也禮樂之所從來如此禮惟由節之動于外也故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是以其體則至于減殺三百之經皆所以絀維乎人之大行而不過三千之端皆所以統紀乎人之細行而不越減之為言檢束收斂之謂也此非禮之所主者乎樂惟由和之動于中也故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是以其體則至于盛盛八音之克諧皆太和之洋溢六律之迭奏皆順德之充周盈之為言發揚舒暢之謂也此非樂之所主者乎禮樂之體如此然豈不相為用哉禮之體雖主于減殺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減而欲其進于謙卑退讓之中而從容不迫之意雖欲東發肅之內無爭達教去之思如是則進乃禮之文文而得中者也禮不以是為貴乎樂之體雖主于盈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盈而欲其

于和順充積之餘有謹飭作止之節雖意氣充滿之後無流蕩忘反之失如是則天序樂之文而得中者也樂不以是為貴乎禮樂之相為用如此以其理之不可偏焉耳使禮若減而不進是一于節而無和以行之禮之勝也禮勝則威儀消阻失之離而不樂矣禮豈能以自行哉樂若盈而不止是一于和而不以禮節之樂之勝也樂勝則意氣放肆失之流而不安矣樂豈能以獨成哉禮樂不相為用則各有其弊若此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雖主于減而必以和為減之報而以進為文報者相濟之意也先王之為樂也雖主于盈而必以節為盈之反而以反為文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人已之間從容欣愛而無爭離之患矣故樂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聲容之發優章中而無流蕩之失矣故安以此觀之禮有報是資樂以為之和樂有反是資禮以為之節其相資之義則一也然禮之報者即夫樂之盈禮之中未嘗無樂也樂之反者即夫禮之減樂之中未嘗無禮也其相道之義則一也得乎理之中而合其事之宜此其所以可傳可繼行之萬世而無弊也與動內動外二句是原其所從來主減主盈二句是禮樂所主之本體進反二句言禮樂之相為用不

進不反二句言禮樂一偏之弊報反以下則言樂
契之事義一燕相資相通說既相資相通則歸于
中而合事理之宜矣故曰義

夫樂者樂也

三節

此言樂教所關之大治情者之所必資也首句為
一章之大旨下文皆詳言之夫樂者何也聖人本
人情之所樂而作之者也其作也本于人之情故
其用也有以治乎人之情夫人欲治其情使樂得
其道者豈能免于樂哉何以言之人情感物而動
有所樂矣則必發于聲音而為詩歌形于動靜而
為舞蹈是非有所勉而然也由中達外率所性之

良能應感起物一天機之自動乃人道之自然者
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固無變之可言感物而
動性之歎也雖有變而未盡惟夫發于聲音而又
形于動靜則性情之變盡見于此而無餘蘊矣故
人情感物而動不能無樂也樂于中必暢于外不
能無形也此歌舞之所從出也形于歌舞而不為
文辭以道之于禮義則情不能不流于荒亂而淫
樂所由起矣先王耻其亂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
之雅以陳王政而致勸戒之意頌以美盛德而致
告神之詞乃聲之至正而不亂至和而不乖者也
道之以此正以使其聲音之形于歌咏者無非盛

德之形容王政之昭布是德是政足以涵養人之
性情是可樂矣聲雖足樂然皆禮義之所制情自
不至于亂也何流之有文詞之載諸簡編者無非
脩齊之要治平之本是德是政足以備人之講明
是可論矣文既可論則意味祇見其無窮情自不
至于忘也何息之有又使是聲是文之持于樂器
者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豈而繁或殺而舉
或捷而而無或圓而而止而節或作而奏既
從雅頌而出故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肆
之心邪辟之氣得接于吾身焉凡所以道迪之而
不使為亂者也此乃先王之樂之方法其用歸于

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者如此其感化之功極偉如
此是故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以敬為主者也樂
作于此而同聽之則敬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
族長鄉里之中有長有幼以順為主者也樂作于
此而同聽之則順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閭門
之內有父子兄弟以親為主者也樂作于此而同
聽之則親不徒親而和親以相愛矣正樂感人隨
在皆和如此其化可謂盛矣然豈無所本哉蓋先
王之作樂也以吾人之心本皆靜一乃至和之所
從出者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使不審其一心之
感則非其本體而不和矣故必虛靈不昧至精以

審吾心之一勿二以二也勿參以三也端太公之本以研順應之幾使喜怒哀樂之發各中其節一
至和之凝定焉然後比之八音以歸其聲之節比
之于羽以歸其容之節及其節奏之合倡和清濁
迭相為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錯繡以
成文采而不亂則樂極其和矣由是此以和感波
以和應樂作于宗廟閭門而父子君臣由之以化
至親至叢之倫可以合和之矣樂作于族長鄉里
而長幼由之以節至疎至衆之倫可以附親之矣
由是親之有至和之本體斯有至和之功化蓋發
于吾心感于人心無二理也先王立樂之方法本
于性情之得其正者又如此惟其立樂本于性情
之正故其成化不但合和人倫附親萬民已也凡
聽雅頌之聲者志意得廣焉感于王政之得失而
勗懲之意油然而起感于盛德之形容而想慕
之情愾然其如見性天流行一私不足以間之矣
是正樂之內可以治心也如此執其干戚之舞習
其俯仰屈伸之儀則循熟其變動之節奏貌之所
以得莊也行其營位之綴兆要其作止之節奏則
妙合乎周旋之矩行列之所以得正進退之所以
得齊也是正樂之外可以治躬者如此由是親之
先王之樂夫豈自先王始哉乃天地之教命中和

之統紀蓋天地生人本付以形性之全但人不能
踐形而盡性違其教命者多矣正樂之作聲音以
廣志意是雖志述事有以全其天命之性矣舞
以應容貌是雖受命有以應其天命之形矣非
天地之教命乎人之有生本備夫中和之德但人
不能致中而致和壞其統紀者多矣正樂之作聲
容之無所偏倚者即天然自有之中統宗會元此
其地也聲音之無所乖戾者即天性自然之和兼
總條貫此其維也非中和之統紀乎夫樂既為天
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則人情有所發于聲音形
于動靜者皆不外是樂以為之防範矣欲治人情
舍樂其何以哉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
也首節先王立樂之方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
人者次節先王立樂之方是由已心而立乃已立
立人者較之前節其義為愈密矣和親和敬之類
是感于先王雅頌道地之教猶在應用上說話志
意得廣之類是感于先王審定和之教却在根本
上說話其義為又密矣末節人情不能免與首節
首二句相呼應見治情之所不能外也發于聲音
二句是自然之形與三者本于心相似變字只作
動字看與變成方之變不同雅頌之聲是自然之
形而可為道者故先王制此以道之下三使字皆

道之事制用有節二句屋上累屋不必迭只說
聲從雅頌采便可樂既為正聲何流之有文從雅
頌出故可論既為正理何息之有曲直等者又是
聲文之播于聽者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與足樂足
論相應不使放心句與不流不息相應此皆先王
所以道人情而歸之和者與為道二字相應樂在
宗廟六句見為道之化與不能無亂相應審一以
下又是雅頌之本自先王之心而出者審一二句
不可平說三意一連說下志意得廣容貌得莊等
事即和親和敬之本惟其感動身心所以合和倫
理天地之命二句俱兼聲容或以上句作聲下句
作容者非

夫樂者先王 一節

此言禮樂為用之廣而贊其為道之大謂雅頌于
威之樂非無因而強作也先王有以見天下之雍
熙太和而喜生焉故作樂以飾其和心耳軍旅缺
鉞之威非先王所樂用也先王有以見天下之暴
亂無節而怒生焉故用軍旅缺鉞以飾其怒心耳
夫樂以飾喜則先王之喜非一人之私喜也喜從
其可喜之類天下之至和也軍旅缺鉞以飾怒則
先王之怒非一人之私怒也怒從其可怒之類天
下之至順也惟其喜極天下之公也故至和所感

群臣和于朝萬姓和于野天下之和應焉惟其怒
極天下之公也故至順所加暴民不作諸侯賓服
暴亂之人畏焉由是言之先王治天下之道法創
固非一端然惟禮節民心而使暴亂者畏則是禮
至無怨而禮之道可謂盛矣樂和民聲而使天下
皆和則是樂至不爭而樂之道可謂盛矣禮樂始
于吾心而終于天下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
者簡而所御者煩先王之道何以加此故贊之曰
禮樂可謂盛矣此見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
俗莫善于樂故聖人著其教焉軍旅缺鉞雖禮中
事不可便說禮有五經而軍禮其一此但以喜怒

子貢見師乙 三節

此言歌之妙用與其名義皆子貢見師乙而問歌
曰人之氣稟不同故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
因其德性之近似者而各歌其所宜之詩以保德
也如賜之德性宜歌何詩也師乙譙言不足以知
子貢之德而欲誦其所聞使子貢自擇焉以為人
之德性寬而有容而不傷于妄動柔以致順而不
流于詭隨則其德盛矣于詩宜歌頌蓋頌為宗廟

之詩以美先王之盛德直而不佞曲而不屈者也故德之寬靜柔正者宜歌之人之德性心體廣大而不挽于動事理通達而不火之詘則其志宏大而能敬矣于詩宜歌大雅蓋大雅為朝會之詩受釐陳戒之詞齊莊宋遠以發先王之敬德廣其德無曲而有直者也故人之廣大疏達者宜歌之人之德性恭以致敬儉以守約而又能謹密節文崇尚禮教者則其德謹飭而于人無不愛矣于詩宜歌小雅蓋小雅為燕享之詩惟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美其思而不二怨而不言亦謹飭之詩也故人之恭儉好禮者宜歌之人之德性正直無私而又能安靜廉隅不劇而又能謙遜則性情正矣于詩宜各風蓋風為里巷所歌之詩美善刺惡辨情性之正思而不二樂而不淫者也故人之正直廉潔者宜歌之人之剛者多直情以徑行今肆直矣而又能慈愛以為心是剛不過剛而剛為得中者也與商音之剛決者相類故宜歌商人之柔者多和厚而純良今溫良矣而又能果斷以為志是柔不過柔而柔為得中者也與齊音之柔緩者相近故宜歌齊由是觀之可見歌以德保者也未有其德則其歌之聲與心不相入固無益于性情若非其德性之近似則亦未能真見其意趣而涵咏以

保全之故歌者必先正直已身以養平和之德如寬靜柔正之類皆預養之於心而有其德矣然後教陳其德而歌咏以保全之如寬靜柔正者則陳其德于頌之類所以維持此心而保其德於不壞也夫歌之始也直已陳德固將以發潛德之光矣及其久也直已之功養盛而至于純陳德之益日新而应于化將見性天之真隨處充滿自內達外無往而非和順之充積如是則已不待直而天機為之自動德不待陳而良能為之自宣矣其感應之妙將何如哉但見乾坤奠位而天地應焉寒暑順序而四時和焉宿離不忒而星辰理焉性命各正而萬物育焉蓋造化之理本完具于吾心而歌則所以發吾心之德而暢其化之精者也故其感應之機通乎造化如此然風雅頌之詩載在三百篇傳之天下後世久矣商齊之音則失其傳故又舉而申言之商之為音非商之所作乃五帝之遺音也特以其聲不傳而唯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之為音非齊人所作乃三代之遺音也特以其聲不傳而唯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是商音也則決而得中者也人能肆直慈愛明乎商音之理而歌之以發德則不牽于仁柔故臨危赴之事而憂能斷決亦則中之用也是齊音也柔緩而得中者也人

能溫良而斷明乎齊音之理而歌之以養德則不
誘于物欲故見可欲之利而能讓于人亦柔中之
用也夫協事養斷是至大至剛浩然之氣足以配
乎道義之行勇之德也見利而讓是知明守固物
交之引不能奪其裁制之宜義之德也養斷之義
原于明商之音非歌商音而明其理焉能保其安
于勇而不移故肆直慈愛者宜歌商也故保其安
原于明齊之音非歌齊音而明其理焉能保其安
于義而不移故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也此歌之
妙用人之所當自執者也至于歌之音節之妙與
其名義之全則又有可得而言者歌者聲之上也
輕清而剽疾故如抗聲之下也重濁而舒遲故如
墜曲者宛轉以出而不失于徑則如折止者截然
齊歇而無延蔓則如橐木聲之激曲者為倨蕪隅
有辨則中平矩之方聲之甚曲者為勾曲而不伸
則中平鉤之曲至于或上或下或曲或直之間未
嘗失之于無統亦未嘗失之于無序倡和相應清
濁相生而循環之無已累疊乎端如貫珠不相天
而相連合此數者然後為聲歌之妙至于歌之為
義以其有取于長言之謂也人何以有是長言哉
人感于物而有所悅故形于外而為言言不足以
盡其所悅故連延不絕而長言之歌于是乎始也

長言之而又不足以盡其所悅則形之于聲嗟
嘆之意味深長自不覺其位昂之憂變矣嗟嘆之
而又不不足以發其所感則形之于手舞足蹈蓋
樂之極自不知其誰之使然矣歌之自始至終本
于吾心發于聲音形于動靜如此是皆所以曲盡
乎長言之意也歌之為義可識矣明乎其節之志
以不失其義則作樂之本在茲由是而比之樂器
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矣故終之曰子貢問
樂是因其聲歌之宜而推原其作樂之本蓋雖未
播于樂而樂之道已具矣師乙其亦知樂者哉方
氏濟偏註不必用天地應四句隱然有成功所合
意明商音數句總見德之資于歌後二句反言以
見之非勉人也此章只論詩歌以陳德保德是推
原樂理未說到作樂上其實作樂之妙亦不出此
悅之故言之以下與篇首九音之起至謂之音相
應舉一篇之始讀一篇之終凡作樂記治皆不外
于人聲而人之有聲又本于心之有悅心之有悅
又本于德之相合可見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是故樂始于象德終于觀德樂之大端于此
可見

禮記輯覽卷之六

禮記上篇

禮陽徐養相述

諸侯行

五節

此記諸侯大夫士公出而卒于外之禮度以異生故其禮同轉卓棠帷以別尊卑故其禮異

凡計

三節

此記君大夫士之計詞有以分言者有以讎言者

大夫次

一節

此言臣居君喪之禮大夫次公館以終喪不惟思義之重且因市亦可于公館治之士練後而歸不惟思義之輕且為邑宰職業在外不可久留都下

廢職也大夫之在公館者居倚廬士之在公館者

居重室一在東墜一在屋下尊卑別也

大夫為其父母 四節

此皆後世變禮之事與先王典禮不合當刪去

大夫卜

二節

此言大夫之葬卜地卜日之服重卜筮故延吉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 一節

此言出喪之序既清奠乃薦馬于廟門內如朝祖時入門北面於是主人哭為柩將行也及馬出自道車各焚其馬以駕于門外然後徹者入包莫以出置車上說于是主人之哭及公火乃讀則讀

遣出訖而柩遂行矣此士喪禮大夫同用之

大夫之喪大宗人 一節

此言人君優大臣之喪禮大夫謀國政者故優其喪禮以有司贊之厚之道也

浸

三節

此記浸衣之異隨其生者之爵所以招死者之魂若非其命服則魂不附矣

大夫不綸絞 一節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不敢上擬于君

大夫附于士 四節

此言附禮之義有四一曰尊卑尊祖可附于卑孫

卑孫不可附于尊祖一曰昭穆昭附于昭穆附于穆無則問一代而上附一曰適庶妃附于妃妾附

于妾公子附于公子一曰男女男附則配女附則

否皆情之順理之安仁之至義之盡者也

君薨

一節

此言世子處君薨之禮君薨而太子稱子者不敢遽有君位也子道也諸臣待之猶君者臣道也

有三年之練冠 四節

此記喪服變除之禮上二節以前喪更遺後喪言

下二節以聞喪奔喪之服言

主妾之喪

三節

此記攝女君之禮降于正適而隆于衆妻如此
聞兄弟之喪 三節

此言處兄弟之喪其情特厚于他服首節奔喪而
哭之禮二節送葬哭墓之禮三節主喪虞祔之禮

凡喪服 一節

此言服中受吊之禮雖葬後而不殺禮敦實也

大夫之哭大夫 二節

此言大夫之吊服不嫌于屢變上節所以厚同列
也下節所以厚同氣也

為長子杖 三節

此言禮有厭于所尊而不得伸者首節適孫避祖

故不以杖即位二節子為父母存故不得為妻杖

三節母存故不得稽顙所謂曲而殺也

適諸侯 一節

此言舊君無服之禮即曲禮唯與之日從新國之

法言既為仕于此則于舊君恩義已絕故不反服

註尊卑之說未安

喪冠 三節

此言居喪冠服之制無非稱情以立文也

諸侯相襚 一節

此言諸侯以車服相襚不以正而以貳車次冕者
以波自有正車正服亦不以我之襚為正也

遣車視牢具 一節

此言遣車包牲之禮當有脯醢而不當有黍稷也

祭稱孝子 一節

此言喪祭之禮通乎上下者祭吉祭也祭以追養

繼孝故稱孝子孝孫喪而祭也喪不過哭奠故稱

哀子哀孫喪之端與孝子所乘之惡車與孝子

孝孫哀子哀孫之稱皆無貴賤之等所謂情之得

以自盡無貴賤一也

大白冠 一節

此言冠飾之變由質而文也

大夫冕而祭于公 一節

此言助祭于公自祭于家冠冕之異宜謂大夫以

冕助祭以弁自祭機也士以弁助祭以冠自祭亦

禮也蓋助祭重而自祭輕故各從其禮冠正也士

以弁而親迎重其為人道之始禮之權也記者不

知謂上既以弁親迎則以弁自祭亦可也然則大

夫亦可冕而自祭乎夫禮之當其不可也必矣

暢白 一節

此言梓曾之白杵舉牲之批畢各有其制如此

率帶 一節

此言襲尸大帶之制生時帶有歲功死以率帶變
也生時帶用朱綠等色此以五采二采亦變也

禮者稍醕

二節

此記葬時藏物及葬後埋重之禮

凡婦人

一節

婦人從夫不特喪位為然舉喪則他可知

小歛

一節

此言喪禮拜省之儀事畢而總葬者事重于葬也

朝夕哭

一節

此言哭不施帷之禮循孝子之面親也

君若載

一節

此記載柩君弔之禮盡臣禮榮君弔也

子羔之襲

一節

此記子羔襲衣之失魯子譏之以其用纁袖也

公七踊

一節

此記哭踊之節君大夫士垂裕之恩有隆殺故其踊亦有節至于天性之愛發于至情之不容已者

則又哭踊無數不在三五七之限也

公襲

一節

此記公襲衣之數凡九稱命數也卷衣親身正服也襲衣在上帶君賜也襲衣所以衣尸歛則以衣色之而已此歛襲之別也

小歛環經

一節

此記小歛而加環經貴賤之制同也

魯人之贈

一節

此記魯人贈幣之短狹所謂儉而不中禮者也

吊者即位

八節

此記鄰國相吊舍機贈臨之禮蓋古儀禮之文而記者錄之故可以補諸侯喪禮之缺

士喪

一節

此記喪禮除自盡之外又有士與天子可通行者三事所謂推而進也舉士則公卿大夫皆在其中

禮記下篇

有父之喪

三節

此言居後喪而除前喪之禮各盡其情而不畧也

王父死

一節

此言孫必附祖昭穆同故也

有殯

一節

此記處親殯而哭外喪之禮各欲盡禮盡情也

大夫士將與祭

二節

此記大夫士將助祭而遭喪之禮

父母之喪

四節

此記喪祭之禮首節言將葬祭而遭異居兄弟之喪故特殯而後祭吉而不可引于也二節言雖釋祭而因有兄弟之喪故采階上降畧威儀也三節言雖釋祭而因有兄弟之喪一人受酢爵但齊之

啗之而不盡似不忘哀也四節言賓客練祥之祭但聽相者之告祭此脯醢之薦而不即食以非祭食之帝也四者皆因祭而變禮

子貢問喪

二節

此論居喪之道父母之喪歎其必誠必信勿使有後日之悔故曰敬為上持敬則不忘哀故哀次之哀則必不甘食故瘠又次之顏色稱情內外如一非偽也戚容稱服本末如一非野也此皆人子喪親之至情無往而非天性之發有書之所不能載策之所不能布者君子當求之言意之表若兄弟之喪則書策備之非若父母之喪難以名狀盡也

君子不奪人

一節

此言君子處人持已無非孝也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已之喪情亦不可奪所以致孝也

少連大連

一節

此聖人稱賢人之居喪而重致其爭之意謂東夷之地王化不及而有此人為可乎也然夷狄尚有此人而中國乃多廢禮至于詩人不免有素冠之嘆故孔子美東夷所以嘆中國也其旨深矣

三年之喪

二節

此記居喪言語居處之節下節言齊衰皆居重室不廬以廬為嚴敬之所唯斬衰若居之齊衰以下

皆輕故不居倚廬也

妻視

二節

此言親疎之喪哀戚輕重之等

免喪之外

一節

此節正見親喪外除之意言雖免喪而見親之似者日驚聞名之似者心驚蓋思親之至故以似而為真也吊死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蓋思親之沒亦嘗數是故哀未忘也此正所謂喪雖外除而內猶未除也除喪如此居喪可知故此人可以服三年之喪以其無愧于喪也親喪難執如此必曲盡其情然後為孝若其餘輕喪則直道而行

即是禮矣

祥

一節

此記祥禮前夕請祥期祥日正祥祭皆朝服也

子游曰

一節

此言既祥受吊之服不當緇而亦緇故實也

當袒

一節

此言士喪拜大夫士之吊詳畧不同尊卑異也

上大夫之虞

一節

此言上下大夫虞與卒哭附祭用牲之異明乎也

祝稱

一節

此記卜筮祝詞所稱之異

古者貴賤 二節

此記失禮之由上節言杖之由廢不罪輸人而罪武叔下節言舍之失禮專罪公羊也

冒者 一節

此記冒之義使親尸勿為人所惡愛之至也

或問于魯子 一節

此記遣奠色牲之義或人之問亦善疑魯子之答則得先王制禮深意也

三年之喪如或 一節

此記親喪問遺辭受之節

縣子曰 一節

此記喪之哀痛淺深之狀

三年之喪雖功 七節

此記喪之吊哭送奠之禮上五節是有喪者吊人喪之禮下二節是無喪者吊人喪之禮自我有喪而吊人之喪則視我服之輕重而為去留之遲速以在我者重于彼也若我無喪而吊人之喪則視我平日恩義之厚薄以為去留之遲速以情之在中貴其稱也若鄉人送奠則又以年之老壯為服役之勤勞以喪貴相恤而又優老也

喪食 八節

此記喪之飲食沐浴見人送政之節

曾申問于 一節

此記哭父母之聲哀之至也

卒哭而諸 二節

此言諸禮父之所諸從而諸之尊父也母妻之所諸則但諸諸宮中與其側而已家無二尊也若所諸同于從祖等則已自當諸不必宮中也

父有服 一節

此記遇服止樂之節父有輕服官中子皆不與樂父之所哀子不敢不哀也母有輕喪子惟于母所可聞處不與樂遠則得樂也妻有輕喪夫惟于妻之側不與樂見人之大功者辟琴瑟助哀也小功

不辟彼家輕也無注而不稱情如此

姑姊妹 一節

此言無後者之喪主宜可以族人鄰里而不以妻黨以其氣脉之同居止之相依也

麻者不紳 一節

此記吉凶不同服示教也

國禁哭 一節

此言居喪守禁之禮國有大祀而禁哭教也人子止而不哭者奉公之義朝夕莫不廢者事親之仁

童子哭 一節

此言童子未成人不責成人禮也

孔子曰伯母 一節

此言踊禮伯叔母服重而情輕故踊不絕地姑姊妹服輕而情重故踊絕于地知此則仁義並行情亦兩盡故可以用禮之文矣

泄柳之母 一節

此記積相變禮之由泄柳知禮而其徒失之也

天子飯 二節

此記飯含之數與葵卒哭之期皆所以殊尊卑也

卿大夫疾 一節

此言君之待臣恩禮之等級

非正柩 一節

此記諸侯大夫行喪人數之多寡

管仲饗 二節

此記失禮之事二子為國卿士而不以禮自處其何以禮教人此其所以止于伯功耳

君子有三患 一節

此言君子之學與仕皆求其在我者而已三患者學也體之所以立也五耻者仕也所以行也患以道言故在先耻以事言故在後

凶年 一節

此記凶年殺禮之事

恤由之喪 一節

此記喪禮之所由不廢見聖人為禮義之宗也
子貢觀于蜡 二節

此言蜡祭之義所以息農民成歲功也蜡祭之禮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當正屬民飲酒一國之人皆醉故子貢以為若狂夫子言農民終歲勤苦而今使為一日之欲乃人君之恩澤其義最大非爾所知也且以民言之久勞苦而不休息則民力憊而怨心生猶弓之張而不弛雖文武之君亦不能以為治矣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志逸而惡心生猶弓之弛而不張雖文武之君亦不肯為是矣惟夫一張一弛先使其勞苦一弛于後使其休息此乃文武治民之道也何也張而弛則民力不至于憊各遂其樂利之天而怨心既無由起弛而復張則民志不至于逸各務其生成之計而惡念亦無自萌上之人變通以盡利下之人鼓舞而不知此其所以為文武之道今百日之蜡一張之者也一日之澤一弛之者也正文武馭民之道豈爾所知哉

孟獻子曰 一節

此言魯郊禘之失禮謂魯之僭用郊禘已非禮矣又移其歲月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記此非之夫人之不命 一節

此記魯大帛之失禮因同姓而不告故不命也

外宗 一節

此記外宗為君夫人服之禮恩義同也

廋焚 一節

此言聖人處恤災之禮孔子因廋焚而拜息焚之人于士一拜于大夫一拜稱尊卑也古人恤災雖小必吊吊則必謝其禮如此

孔子曰管仲 一節

此記仕于大夫者為之服之禮言求賢之當廣報恩之當稱君命之當尊也

過而舉君 一節

此言諸君之禮所以示敬也

內亂不與 一節

此言人臣為國之義上句言力不能討則避之以俟時下句言義不可避則盡力以死國

贊大行 一節

此主制是公庭之入所執玉藻笏制是常朝所執

哀公問子羔 一節

此言魯之有臣以子羔之賢既世食魯祿又為衛臣不知何意疑其有圖文也

成廟 三節

此記毀廟毀嘗之禮嘗者以血交神之道廟成則毀室成則不毀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罷其

名者樂其不名者不樂以不名者不足以神之也

諸侯出夫人 二節

此記出夫人出妻之詞謂夫婦本以求百年之好不幸而至于出則彼此俱當以禮故其詞如此

吾食于少施氏 一節

此聖人美少施氏之知禮故食之而飽

納幣 三節

此記昏禮有節納徵之儀二節相見之儀三節未嫁而笄之儀一束十卷是五匹也每匹從兩頭卷至中為二卷亦曰一兩故曰束五兩每兩四十尺八尺曰尋故曰兩五尋婦見舅姑句絕謂舅見姑

之時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即是見之

矣諸父各于其寢見之尊也未許嫁二十而笄責成人禮焉也

繹長三尺 一節

此言穀制與玉藻繹下廣二尺參看

喪大記篇 二節

此記疾革初死之禮生者盡愛親之至情死者謹令終之正道然後可以無憾也

復 四節

此記復禮設階設祭屋也小臣復以其近君奠其

魂之依也貴賤各以其服之盛者招之亦集其魂之依也升自東榮生氣也中屋北面三踊求諸幽也捲衣投下司服受以衣尸君得魂而附之魄可復生也降自西北不歆仍舊也為賓野外各復其肝在也及復衣衣尸而不生然後浴尸則不更以復衣衣之然其復也猶冀有生故不可待以死道唯哭乃人子之至情故可先復復而不生然後行死事望之至也	始卒 一節	既正尸 二節	此記始卒而哭之禮情有輕重故哀有淺深也	此記君大夫士之喪位及其坐立之異男女有別內外有統貴賤尊卑有辨無注非義也	君之喪 三節	此言君以下未小歆出迎賓拜賓之禮未小歆親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婦人與夫等故其禮同	小歆 三節	此記親喪小歆之禮	君喪 二節	此記喪禮縣壺代哭設燭之隆殺凡以辨分而已	哭尸于堂上 一節	此記婦人遇奔喪者之哭位稍易其舊遠別也
---	----------	-----------	--------------------	------------------------------------	-----------	--	----------	----------	----------	---------------------	-------------	--------------------

婦人迎客 二節	此記男主人主迎送及拜吊賓之禮	君之喪 四節	此記杖禮杖有遲速禮有大小也杖不入門避所尊也杖而哭哀也執杖輯杖去杖敬也	始死 四節	此記始死遷尸沐浴寒尸之事送死之禮與貴賤一也所異者造冰之一事耳	君之喪 七節	此記居喪之飲食及居期喪以下飲食之禮	小歆于戶內 十五節	此記大小歆之禮首節言大小歆之位及所用之席二節言小歆布絞衾及陳衣之事三節言大歆布絞衾及陳衣給之事四節言君大夫士歆衣多寡之異五節言衣之所以為象生時服必以禮之義也六節言陳衣取衣之事七節言歆與遷尸祖襲之異八節言貴賤歆位之人九節言歆衣之法十節言歆者之禮與其人之數十一節言冒之制十二節言君大夫歆之禮十三節言大夫大歆之禮君臨其喪十四節言士大歆之禮君不臨喪十五節言踊之節	君撫大夫 三節
------------	----------------	-----------	------------------------------------	----------	--------------------------------	-----------	-------------------	--------------	---	------------

此言憑尸之異總言之皆曰憑然有憑奉撫執拘之別卑者于尊者則憑之奉之尊者于卑者則撫之執之執雖輕于撫而情則切至拘之者遠也父母之喪 十節

此泛記居喪之禮

君于大夫 九節

此泛記吊臨之禮

君大棺 二十節

此泛論治喪之具

祭法篇

祭法有虞氏 一節

此篇專論祭法故以祭法二字冠篇此節言內祭宗廟常制之外又有禘郊祖宗四者之祭所以廣孝也先王以宗廟之祭初祀蒸嘗有常期也然猶以為但祫祭于太廟而未足以盡追遠之心于是又有五年而禘與郊祀配天之祭焉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視廟祭之止于始祖者其制為獨隆矣郊者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推祖配天冬至祭于南郊則視廟祭之但為人鬼者其制又獨隆矣先王以宗廟之主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有常數也然猶以為世遠親盡則廟亦在所祀之中未足以盡取

法之心于是又有祖功宗德之廟焉祖者祖其有功于七廟之外別主祖廟百世不遷者也宗者宗其有德于七廟之外別主宗廟亦百世不遷者也視彼七廟之主視盡則祀者其制又獨隆矣此四者之祭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有聖人者出百世不能改也其在有虞氏則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其在夏后氏則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其在殷人則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其在周人則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殷人之制諸說紛紜難以盡考但可以意會之如周人之制以帝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后稷之廟是禘也以后稷為始祖冬至配祭于黃丘是郊也周至懿王時文王親盡當禘則主文世室以別祀之是祖有功也至孝王時武王親盡當禘則主武世室以別祀之是宗有德也知周人則可以知先代矣不必考其人之合與不合也禘郊祖宗四宇先提出後以四代實之文意方可通暢禘郊別無廟但以祭期言祖宗別有廟則隨常祭祭之

燔柴 二節

此記先王外祭之法積柴于太壇加牲玉于上而燔之祭天之禮也蓋天秉陽而在上生物之功當報故以郊明天道燔柴以達其氣于上求其神于

防之義也。尊其壇而大之。且丘必以鼻。非以象天體之鼻乎。地為方坎。實牲幣于坎中而埋之。祭地之禮也。蓋地東陰而在下。載物之功當報。故社以神地之道。瘞埋以達其誠于下。求其神于陰之義也。尊其折而太之。且澤必以方。非以象地形之方乎。其牲用騂。言天而不及地畧也。至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皆以助成歲功。在所當報。水旱百神。皆以助佑農事。不可不祭。故先王埋少牢于大昭。以祭四時。蓋四時之氣出入于地也。送迎于坎壇。以祭寒暑。蓋壇高而顯。從暑之陽也。坎深而隱。從寒之陰也。王宮以祭。民以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夜明以祭。月以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幽宗以祭。星言其明。視日月隱而小也。雩宗以祭。水旱言其吁而求雨也。四坎壇以祭。四方望祭。四方之山川也。所以望祭者。以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有神功。以及民。故曰神有天下而為天子。則祭天下之有神。有一國而為諸侯。則祭一國之有神。以其為神民之主。故隨小而祭之也。九此皆外祭之法。亦所盡報本反始之義也。然百神之祭。天子則祭天下。諸侯則祭一國。亡其地者。雖一國之祭而不可得。此又見祭禮之中。有以明上下尊卑之等情。雖各伸而不則有別。孰有

敢僭越者乎。所以謂之祭法也。
大凡生于 一節
此總結上三節之意。言歷代祭法之因革。謂凡生于天地之間者。人生曰命。物生亦曰命。其受天地之理氣以生。猶命令也。及其死也。物謂之柩。言其有所毀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物不可以常毀。故有所報之祭。人不可以常歸。故有所報之禮。聖王有制于天下。命名制禮。皆因乎是。此五代之所不變者也。然于其不變之中。而又不能無隨時因革之異。謂報反之情。按代各有所親。故禘郊祖宗七代各主其自出。此其所得更立者也。祈報之禮。百世不能或異。故天地日月四時寒暑之親。歷代無更立之禮。此其不得變革者也。然禘郊祖宗之人。七代雖所更立。而禘郊祖宗之禮。萬世不能或異。則又未嘗不因也。
天下有王 一節
此言先王不封以立祭法。謂王者受天明命。為天下君。以率乃人心之所同。而祭為報反之大事。使不有封建之典。以尊其賢。亦何由得舉祭祀之禮。以親其親。故外焉不割土地。建立邦國。以不封乎諸侯。內焉制為王都。立為采邑。以不煩乎百官。既有地矣。于是乎設為時祭之廟。去廟之祧。去祧之

壇去壇之埤俾皆隨地以伸其報反之心是于尊
賢之義而即寓親親之仁先王之祭可謂普矣然
情有厚薄而親親不可無殺故制祭之法左昭右
穆而遠近之有差尊祖親考而尊親之有等是為
親疏之數也不有貴賤而尊賢不可無等故制祭
之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而尊卑之有辨大夫三
廟士二廟一廟而上下之有別是為多少之數也
親疏之數定則祭享有數疎而內有以篤親親之
仁多少之數定則名分有等差而外有以明尊尊
之義先王之祭法其密而且嚴者又如是上四句
引出祭字下一句專說法字所以謂之祭法也註

雖有尊賢親親之說不可平對當一直說下此蓋
為祭法而言也親疏多少之數雖不尊賢親親然
皆在廟祭上說話則不嫌于平對矣

是故王立七廟 六節

此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廟祧之多寡壇埤之有
無祭祀之數疎稱謂之遠近正所謂乃為親疏多
少之數祭法之微密蓋如此

王為群姓 二節

此因上文言內祭之法有親疏多寡之數因言外
祭之法亦有尊卑多寡之數立社所以祭土谷之
神而行祈報之禮故天子則為天下立之諸侯則

為一國立之至其自祭以供粢盛則天子諸侯又
各有藉田之社大夫以下及庶人居滿百家以上
亦得立社以祭土谷之神為眾特置故曰置社此
社之有尊卑者如此立祀所以祭司令之神而行
禋祫之禮故天子則為民立七祀而又自立七祀
諸侯則為民立五祀而又自立五祀大夫自立三
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此祀之有尊卑多寡者
又如此然七祀之說與諸經不合三祀一祀之禮
亦不應舉此而遺彼此等制度與上章廟制不合
經傳者恐出漢儒之附會俱當缺之

王下祭殤五 一節

此因上章廟祭有親疏多寡之數故言殤祭亦有
親疏多寡之數皆所謂祭法也

夫聖王之制 至末

此言聖王之制祭祀皆所以為民美報首節舉其
綱而下文歷舉其事以實之厲山氏一節言賢臣
有教稼穡之功而祀以為稷神謂農能殖百谷自
夏以前皆祀之以為稷神夏之衰而湯代之變置
社稷以周棄能繼農之事而救民于後故祀棄以
為農棄封于周故曰周棄非謂至湯時而棄始繼
事亦非至文王時而始有周也共工氏一節言賢
臣有平水土之功而祀以為土神謂當洪荒之世

而盡禮理之法致壅關之功則又在禹之先矣故神之帝嚳一節言氣候之早晚因星象而後見農事之興作因氣候而可知帝嚳庠星辰以著象是明天時而開地利者也堯之賞罰得當而禪位得人則其放勳四海可知舜之齊七政而黜廢績則其重華協帝可知鯀鄩洪水功雖未竟禹脩鯀功克蓋前愆黃帝正名百物則人可因名以究其用而民其不惑矣君可因名以定其賦而民其共財矣然百物之名久而不能無差顯頌能脩之則民心益可不惑賦歛益可供億矣此其所以盡養民之功者也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勞來匡直之有法輔翼振德之有方百姓之不親者于焉而親五品之不遜者于焉而遜此其所以盡教民之功者也玄冥為水官之佐能勸其治水之功而整民以居成湯當夏桀之後能除其桀民之政而代桀以寬文王之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文治而去民灾武王之勝殷追劉永清四海以武功而去民灾自農棄至堯自黃帝至契皆法施于民者舜鯀與實皆以死勤事者禹修鯀功以勞定國者湯之除桀文武之去民灾皆能禦大灾能捍大患者此皆聖賢之有功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在天有垂象示人之妙山林川谷丘陵在地為載物生財之本此

造化之有功于民者也聖賢造化均有功于民故聖王祀之以報其功苟非此類安得載在祀典而祭之哉所謂祭法蓋如此農是一人桑是一人周棄繼之湯以周棄而繼農也明民是一意共財是一意脩者脩其正名也此章以君臣並論又于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不言其道統之傳而但舉其粗節之末均不足以說得聖賢心事記者但舉祭法之例如此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取財用也之下要補造化有功烈于民意

祭義篇

有其法必有其義故以祭義次祭法之後

祭不歆數

一節

此言君子順時行祭而各有其意也夫未及期而屢祭謂之數祭不歆數何也以數則事煩事煩則費而不歆矣故不歆數既及期而不祭謂之疏祭不歆疏何也以疏則怠事怠事則忘而不愛矣故不歆疏數之與疏均非祭義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春也秋也所謂天道也而禘嘗行焉則有以合天道而得手祭之義矣秋何為而嘗乎秋霜露既降成物之時也觀其與物而俱往矣是以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如將有以失吾親也夫豈以其寒之謂哉春何為而禘乎春雨露既濡

生物之時也。親其與物而俱來乎？是以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有以見吾親也。夫豈以其溫之謂哉？惟親之來也，必思有以迎之；故春而酌祭，所以樂其來而迎之者也；惟親之往也，必思有以送之；故秋而嘗祭，所以哀其往而送之者也。春惟樂以迎其來，故酌祭有樂；以稱其樂之情，不有以合諸天道之舒暢乎？秋惟哀以送其往，故嘗祭無樂，以稱其哀之情，不有以合諸天道之收斂乎？所謂君子之合諸天道者如此。蓋愛敬之薰施而數疏之不偏，祭之為義可槩識矣。

致齋于內

三節

此言祭之始終一于敬，謂祭之為義主于格親而主敬之心則在乎我，是故致齋于內，敬之積于內也；散齋于外，敬之積于外也。當此積敬之時，此心果何所思哉？思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皆在目前。故久至于三日，則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皆在目前。故如見所為齋者，是未祭之先思之通于親者如此。故正祭之日，親無注而不接于吾方其入室，若親之容饒然見于位矣；周還出戶，若親之容聲肅然可聞矣；出戶而聽，若親之歎息悽然有聞矣。此是見親之神著于外者如此。不但入室出戶之時為然也，孝心常在，念念不忘，故親之色不忘乎目而

常若有見矣。親之祥才忘乎耳，而常若可聞矣。心志嗜敬不忘乎心，而常若承志之恃矣。此是念親之心存于中者如此。然所以存于中者如此之切，豈虛意哉？著于外者如是之顯，豈偽為哉？蓋心一也，自其誠意之惻惻者而言，則謂之愛，自其誠敬之嚴肅者而言，則謂之慈。其所以不忘而切存之心者，以其能致愛耳。人子祀親能愛者，鮮況致愛乎？慈惟極其愛，而至于無注不愛，則其惻之至，情自不能忘于懷矣。是以存之之念如此其切耳。其所以如在而發著見之神者，以其能致慈耳。人子祀親能慈者，鮮況致慈乎？慈惟極其

慈而至于無注不慈，則其嚴敬之真心自不能不發于外矣。是以著見之神如是其顯耳。夫著存或忘于心，雖欲勉強以為恭敬之節，亦不可得。惟著存不忘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敬不敢焉，得而不敬乎？愛敬兼至，則祭而人鬼可享。君子之于親也，為弗辱矣。是以君子之事親生則承順，順志以敬而養之，死則致愛致慈以敬而享之，是為終身弗辱之孝。乃君子之所常思者也。終身也者，非但能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此章只重敬字，不重齊字，齊是其中之一事耳。致齋于內，就齋所也；散齋于外，未就齋所若不敬

酒不茹葷之類見所為齊言親之平日笑語居處等事俱在目前是生前之事儼然見乎其位三句言今日看有所見是沒後之神入室出戶只一事不可不為二禮著是親神之外見存是已心之內存致愛致慈總是敬字意安得不敬敬字指禮文言如所謂神明盛服以承祭祀立之敬以詘薦之敬以愉等事末三句言不止祭時方敬自生時以至今日無所不敬故為終身弗辱

君子有終身 一節

此因上文終身弗辱而言其有終身之喪謂喪服有制而孝心無窮君子有終身之喪非服也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為他事豈避其不祥哉言此日有所感而哀痛之情不能已故自不暇為私事取此雖無喪之服而有喪之哀未死之年皆喪親之日也故曰有終身之喪

唯聖人 一節

此因言享親之孝而並舉享帝之仁謂凡人君皆得祭帝而唯聖人為能享之郊焉而天神來格凡人子皆得祭親而唯孝子為能享之廟焉而人鬼來享其故何哉以其後志于享耳蓋享帝之道在乎致其精明之德心向乎帝也享親之道在乎致其愛慈之誠心向乎親也惟其心向乎帝故其精

禮所感能致天之昭假也惟其心向乎親故其意氣所通能使親之格思也不然徒為文具何享之有是故孝子之享親也求祭之先致愛致慈何親之心存之豫矣故其臨尸之際不愧不怍享親之禮各得其宜焉以其所向言之君出廟門以率牲夫人下制祭而奠盎君獻尸以醴醑夫人薦饔餼之豆卿大夫則相君命婦則相夫人夫婦各執其事內外咸信其官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肅其教以致慈也愉愉其忠以致愛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而切切焉欲親之享其所奠所獻之物向親之心如此此所以臨尸不怍而能致親之享也

文王之祭 一節

此舉文王之祭以明孝子享親之意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則如事生思死者則如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其祀之必盡其心則如見親之其愛慈之誠心向乎親也此皆念親之勤也小宛之詩

云明祭不昧有懷二人此雖宜王之詩然此是以咏文王也何也蓋言文王祭之明見明祭猶不能寐以其享而既致親之未矣今于其去又思其姓而不返也故懷之而不寐耳祭之明日且如此况正祭之日乎其哀與樂半可知蓋享之必樂喜其來也已至必哀悲其往也文王之明祭不寐正恐其已至而後去耳文王念親之勤如此此正所謂孝子之向親也

仲尼嘗

一節

此舉孔子之祭以明孝子享親之意仲尼之嘗也奉薦而進于親其躬自執事之時以容貌則專謹

而不放以行步則迫促而頻數此皆不事威儀一以誠懇為貴也子貢昔聞濟濟漆漆之論今見誠懇謹慎之容故疑而問之夫子告之以為濟濟者袞威之容乃疏遠而非所以接親親者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乃自反而脩飾于外者也是皆以威儀相尚而誠懇又不存者也以此事親夫何神明之及交我之自祭何可以濟濟漆漆為尚乎我所以平日有濟濟漆漆之言者蓋言助祭君子之容非主祭君子之事也助祭者無怵惚交神之念故可以威儀而相尚主祭者心欲與神明交故不可徒事威儀然則君子之言道豈止于一端而已哉夫

亦各因其事之所宜而言其理之所主莫不各有攸當未可繫以一端論也知此則知昔之漆濟今之誠懇正所謂言之不止于一端者也漆濟但用于助祭誠懇則用于交神正所謂言之各有攸當者也賜也欲以執一求之奚其可哉孔子交神之誠若此此正所謂孝子之向親也夫何神明之及交耳其露出助祭及饋饌成四句直數下雖主祭者之事却非正意只言其時耳君子致其一句方是正文見得助祭君子到此時當有此容所以當有此容以他無怵惚交神之責故可脩容若主人欲思念交神故不暇脩飾怵惚句不是貶詞夫言

二句推開泛說不專指濟濟漆漆

孝子將祭

二節

此言孝子之心在于積誠以享親謂孝子將祭必有營為之事事不早慮恐臨事則無及夫故其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行禮必有陳設之物物不具備亦或以菲廢禮矣故其具物不可以不備然此慮事具物又不可以苟為也必清明在躬心無雜念心本無事而後能慮事則事豫而去心本無物而後能具物則順禮以備所謂虛中以治未事之誠也夫事慮物備則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可以行祭矣于是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

洞洞乎表裏如一也。屬屬乎誠實無偽也。如奉物而弗勝如持物而將失其孝敬之心可謂至矣。是其在內之誠有如此者。然儀文執事或有不恭亦孝敬之未至也。又必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則孝敬盡矣。是其在在外之誠有如此者。當此之時祝以孝告以諭其志意于神正欲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幾吾親之神其或於是享之乎。其或于是享之乎。庶者幸而不敢必之詞或者疑而不敢定之詞。即此廢或享之正所謂孝子致祭之心蓋積誠于未祭之先竭誠于正祭之時論誠于陳詞之下此皆所謂心向乎親也。向之

孝子之祭也 一節

此言孝子之享親隨所行而各極其至謂心一也。自其專謹不放而言謂之慈自其誠實無偽而言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而言謂之敬。皆所以盡吾之心者也。心有一毫之少放則不成其為慈故必致其專謹如弗勝如將失盡夫所謂慈者而後足以為慈心有一毫之少偽則不成其為信故必心

純于誠實內如斯外亦如斯盡夫所謂信者而足以為信心有一毫之他適則不成其敬故必戒謹恐懼如執玉如奉盈盡夫所謂敬者而後足以為敬是內之盡志者如此至于禮所以將此志也又必于禮為其所得為不敢太過以美沒禮不敢不及以菲廢禮是外之盡物者如此至于舉動容色之間進退必敬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父母有所教使則又所謂盡其虛受之心而不敢有一毫之遺忘者也。向親之心焉注而不致其極哉

孝子之祭可知也 一節

此言君子觀祭可以知心謂敬雖見于容貌顏色而實本于心之所存敬觀祭之敬否可以知其心之得失自其得者而言立之敬以誠是折箸為容服順以變其常也進之敬以愉是心有深愛而怡愉之色見于面也薦之敬以欲是形容之想像勿勿諸其款其享之也退而立如將受命是聽于無聲如將教使已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是餘敬未除不忘本也如是而祭則愛敬兼至可以知其心之得是孝子之祭也若夫立而不誠則知常而不知變固也進而不愉則無致親之心疏也薦而不欲是無其享之心不愛也退立而不知受命是忽于順聽教也已徹而無敬齊之色是不

思其親為忘本也如是而祭是愛敬無忘可以知其心之失非孝子之行也觀祭而可以知心如然則儲祭者可不致敬以享親而來君子之謂其孝子之祭也一句是承上之詞非起下也

孝子之有深愛 一節

此言孝子事生之愛敬謂孝子之孝非但于祭時致愛致慈見之其事生之時則已有然者蓋孝子之有深愛存于中者則口之所言必有溫厚和平之氣面之所見必有怡愉悅澤之色身之所動必有委曲承順之容是皆愛心之發由內以達外者也然能愛尤貴于能敬故其心常如執玉常如奉

盈波執玉奉盈者洞洞屬屬然常如不昧如恐失之孝子之心亦洞洞屬屬然如弗昧如將失是皆敬心之存由外以觀內者也愛敬而盡此為事親之道若夫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非事親之道乃成人之道也蓋成人之道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以上臨下則可矣豈所以施于事親哉是故愛敬兼全然後為孝愛是形于身而可見者故曰發敬是存于心而不可見者故曰愛

先王之所以治 一節

此舉先王為治之常道而尤揭其為治之要道謂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事致敬盡禮以貴德忠信

重祿以貴貴致勝告存以貴老立敬惟長以敬長撫字鞠育以慈幼此五者先王所以盡人通明人倫而以定天下者也德貴則民思奮爵貴則民用命老貴則民興孝長貴則民興弟慈幼則民不倍此非所以定天下者乎然其所以貴之意果何為哉天下之至大至貴者道也人惟有德則能得道故推貴道之心以貴德焉天下之至尊者君也貴者近于君故推尊君之心以貴貴焉人之所愛敬者親也人之老猶吾之親故推孝親之心以貴老焉人之敬事者兄也人之長猶吾之兄故推從兄之心以敬長焉人之所慈愛者子也人之幼猶吾之

子故推愛子之心以慈幼焉由是言之是心固有不容外求先王舉斯心以加諸波欲人皆得其本心而已豈非所以定天下者乎然五事之中尤有其要孝弟二端治之要也蓋貴德貴貴敬長皆敬之屬而敬莫切于長長貴老慈幼皆愛之屬而愛莫切于親親仁以事親而廣其愛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則孝至矣至孝雖未必盡王者之事然仁者以德行仁亦不過廣愛于天下而已至孝不近乎王耶義以從兄而順其序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弟至矣至弟雖未必盡伯者之事然伯者以禮明義亦不過順序于天下而已至弟不近乎伯耶惟

至孝之近王則是雖天子之王天下者亦必以孝而事親矣而況于民乎惟至弟之近伯則是雖諸侯之伯一國者亦必以弟而愛兄矣而況于民乎孝弟為同然之理如此故先王之教主愛惟親以教民孝因其孝之自然未嘗改之而強以介外之而益以性之所無所以然者蓋欲整齊人道而統領乎天下國家之人使凡有親者皆得有恩以相愛凡有兄者皆得有禮以相睦庶乎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貴德貴貴慈幼之道皆自此而推之矣此非平天下之要道乎

主愛自親

一節

此言孝弟為同然之理所以上行下效有必然之應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主愛自親始而所以教民慈睦之道在是矣君子無不教也自長而推之則有序故主教自長始而所以教民恭順之道在是矣惟其教之以睦故同有是愛者以心感心而莫不貴有親亦以其愛事之矣惟其教之以順故同有是敬者以德感德莫不貴用命亦以其敬事之矣夫愛敬盡于事親教長而能使民孝以事親順以聽命如此則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莫不服吾愛親教長之教而皆貴有親貴用命天下雖大感應之而有餘矣何有悖逆而不行者哉此先王以人治人篤近舉遠之道所以使天下國家者蓋如此或以主愛四句為齊家教以慈睦二句為治國孝以事親四句為平天下此意雖可然于文氣微然分斷太有痕迹不如渾融說下為順孝以事親二句是述上文以起下文之詞

郊之祭也

二節

此言郊廟之禮皆所以為行教之至蓋在我雖教而在人弗庸可以言教而不可以言敬之至必敬存于己者既極其誠而敬感于人者亦罔不肅然後可以言敬之至

郊之祭

二節

此因上文郊祭而遂言祭天與日月之禮謂郊為祭天之大事所以酬其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祀可比故曰大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不可主之以其事也故以日為主非以月為衆陽之宗乎有祀不可以無配也故以月為配非以月明于夜而為日之對乎此報本尊天之意三代之所同者也若三代之所祭之時各隨其所尚之色此則因時制宜三代之所異者也然報天之時日月固有合祭之禮至于春朝秋暮日月有合祀之期其所

以祭日于王宮之壇祭月于夜明之坎者何壇顯
象日之明坎隱象月之幽故曰以別幽明壇高象
陽之上坎深象陰之下故曰以制上下其祭日之
壇所以東祭月之坎所以西者何蓋日東象
陽之明而出于外也月西象陰之靜而還于內也
故曰以別外內東為陽中曰東正陽位也西為陰
中月西正陰位也故曰以端其位且日之象出于
天地之東故祭于東方月之明生于輪郭之西故
祭于西方凡此壇坎之異形東西之異位祭日月
之禮各有其義如此然其所祭之何為哉亦以
報其有助成歲功之功耳陽道常饒九屬乎陽者
皆長也日則秉陽之精而長陰道常乏九屬乎陰
者皆短也月則秉陰之精而短一長一短固陰陽
之所異而終始相巡則日月之所同但見日明于
晝月明于夜相送而不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
來相禪而不窮若然則陰陽相得形氣交通寧不
足以致和平由是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陽之變也
而有陰以為之合陽之生也而有陰以助其成惟
氣行之不乖故物生而不窮其致天下之和如
日月之功大矣安得不祭以報之乎幽明以理言
上下以勢言內外以氣言陽中陰中以位言出東
生西以其所從出之地言東為震屬發生之時故

曰外西為兌屬收歛之時故曰內陰陽長短不言
之也終始相巡合言之也致和即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之意因論郊天而遂及日月無非言祭義也
天下之禮 一節
此言禮為致治之具君子當推致其極也謂天下
至大之禮有五君子行之各欲求致其極有所謂
致天始者如郊以報天廟以報祖之類有所謂致
鬼神者如齊明盛服竭誠謹獨之類有所謂致和
用者如通工易事農求相資之類有所謂致義者
如正名定分之類有所謂致讓者如講信脩睦之
類凡此五禮君子不但為之而體于身尤必推之
而致其極此果何所為哉其致天始所以使人知
本之從出當厚報之而不忘其致鬼神所以使人
知鬼神之在上當敬事之而不忽其致物用所以
使人豐于財用而知榮辱禮節民生既厚則民德
自正也其致義所以使人辭等威別上下不至有
悖逆之事也其致讓所以使人禮以行之遜以出
之不至有爭鬭之端也禮之各有所示如此君子
誠能合此五者以治知之必明行之必至折之既
有以達其情合之又有以盡其大由是本之于身
皆天理之節文綴之于民一人之事之儀則達之幽
明而無有不順推之人已而無有不正天下至大

之禮不外于斯矣民之囿于禮教之中者但見其
不應後志去惡遷善而已矣尚何有忘本而墮神
亂紀而悖乎奇邪不治之民其治人之道莫急于
禮是以君子致禮之為貴也

卒我曰

五節

此章泛論鬼神之理而因及聖人立教之事夫子
因宰我之問而答之以為鬼神之理不必求之幽
冥之中但求之人身而可見矣故人身之能運動
者為氣氣屬陽為神所以理會天下之萬物者
在是故氣為神之盛人身之數定者為魄魄屬
陰為鬼所以承載天下之萬物者在此故魄為鬼

卷之六

五九

主

之盛生而之鬼魄即死後之鬼神鬼神之名狀即
魂魄之英靈使專言神而不言鬼則近于虛無使
專言鬼而不言神則近于渣滓故必合鬼與神以
為教則人知其義理而不入于粗迹知其名狀而
不墮于虛無所以啓天下尊敬奉承之心而思報
本及始之禮者皆由此起此非教之至乎何以見
靈氣之為神體魄之為鬼也人生必有死死必歸
土凡以陰氣重濁故下降歸土以從陰耳此則謂
之曰鬼所以謂之鬼者蓋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
靈以一氣言則反而歸者為鬼今魄歸于土為陰
之靈非鬼之謂乎人之骨肉既斃于下墜而為野

土者則其氣散飛揚于上有光之宜明為昭顯
有氣之蒸上為蒸蒿有威之動人為懷喻凡以陽
氣輕清故發揚于上以從陽耳此則百物之精英
而能虛靈以昭若是乃神之著見者也所以謂之
神者蓋以二氣言則神者陽之靈以一氣言則至
而伸者為神今氣伸于上為陽之靈非神之謂乎
天地間自然之鬼神如此是尚與人未相關也聖
人因物之精靈或至而伸或反而縮其不可掩者
如此制為尊極之稱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黔首
之法則使人知其為造化之功用為二氣之良哉
由是百眾以畏畏其威而不敢為惡萬民以服服

卷之六

四

其德而必于為善此正所謂合鬼與神以為教焉
者也然聖人之心猶以為命名雖足以教民而未
足以為教之至也于是祭為宮室以為居神之所
設為宗廟祧廟以為祀神之制予以別其世遠而
情疎者祭禮因之以疏世近而情親者祭禮因之
以數凡以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吾身之所由生也
凡人之情誼以理之所無而強其情之所不欲則
不服矣今宗廟祭祀之禮乃天理之當然人情之
同然故聖人一著其教而民自服從不但禁之已
也聽之而且速焉以先得其心焉耳此所以為教
之至又豈止于以畏以服而已哉今自宗廟祭祀

之禮言之氣為神之感魄為鬼之盛鬼神之各既立矣于是制為朝踐之禮以報氣側為饋食之禮以報魄以朝踐之禮言之是設早朝之事取脾臂燔于蠶炭使其羶薌之氣上騰又取蕭蒿間楸脾臂而燒之使其煙之光采上達此是報氣之禮以氣在上屬陽故亦以臭而求諸陽此教民反古復始之一禮也以饋食之禮言之其薦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肝肺胾心且楮以兩醢醢酒而又加以初祭灌神之鬱壘此是報魄之禮以魄在下屬陰故亦以味而求諸陰此教民反古復始之一禮也當此饋食之時必旅酬以為禮各舉解于其長而眾相酬所謂教民相愛也長賓諸父有賜于其下執事兄弟有舉于其上所謂上下用情也是則饋食之禮不惟報魄以格神且其餘惠所及又能聯束情義感通眾人神人胥悅幽明咸宜非禮之極至而何禮之至耶故之至也知所以事鬼神之禮則鬼神之名義可知矣氣者神之盛二句是即人身之鬼神以取其易曉合鬼與神二句是聖人立鬼神之各以教人此一節便說盡所答之義眾生一節是中明氣者神之盛二句之意因物之精一節是中明合鬼與神為教民之意聖人一節是中明教之至也之意末節舉宗廟祭祀之禮以實之百

物即眾生變文耳因物一節且未說到祭上祭為宮室內就連祭祀都有了報魄之下還補教眾反始一句教民相愛三句不重謂饋食之後猶有此教所以為禮之至也

君子反古

五節

此承上文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而遂言其報本之禮如此謂君子之于親惟其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也是以事親之禮內則致其敬親之心發其愛親之情外則竭吾一身之力以從祭祀之事內外無盡如此正以親為吾身之所由生祭以報之所謂不忘吾之所由生故不敢弗盡若此也盡之事何如親耕親蚕及躬自巡牲是已以親耕之禮言之天子之藉田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以耕諸侯之藉田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耕其所以竭力從事如此蓋以外而天地山川社稷內而宗廟先古祭祀之醴酪齊盛皆于是乎取之必自盡其力而後為致敬發情故不敢弗盡若此也以躬自巡牲之禮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養之于牧圻及歲時天子諸侯必齋戒而躬朝之其竭力從事如此蓋以祭祀之犧牲皆于是乎取之必自盡其力而後為致敬發情故不敢弗盡若此也然養獸之官但養之于牧圻而已歲時躬朝

每歲每時視之而已。及至將祭之時，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其吉者，然後養之于滌，則不止養之于牧所矣。每遇朔月，月半，君衣視朝之服，以巡牲，則不止歲時朝之矣。其所以竭力從事若此，蓋以先奉之物必自盡其力，而後為孝之至，故不敢弗盡若此也。以親禘之禮言之，始焉夫人躬養而受用，以禮繼焉。夫人親纁而染采，有法其所以竭力從事如此。蓋以天子將用為緇服，以祀七廟之先王諸侯，將用為冕服，以祀五廟之先公，必自盡其力，而後為敬發情，故不敢弗敬若此也。夫有巡牲之禮，則犧牲既成，有躬耕之禮，則黍稷既潔。

有親禘之禮，則衣服既備，以此事親，所謂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神格鬼享，不亦宜乎？每段上文皆言其事，末句特表其心，耕藉言天地山川社稷，謂不但祭親，雖外祭亦以此供齊盛也。躬朝是君朝之方，見至敬或作養獸之官者，非朝牲是未。在滌之時，巡牲是在滌之時，養禘之人既擇之又卜之，又禮之，纁絲之時既擇日，又擇人，可謂無所不盡心力矣。

孝有三 一節

此下七節皆言孝道之大。此節言孝有三等，謂人子之孝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孝有三等，以分言。

也。其心則一而已矣。三者何大孝？尊親族父配天，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之孝也。其下能養，養志養體，士庶人之孝也。各盡其所得為，則均謂之孝矣。公明儀之問，遽曾子難于自任，故為不敢當之詞。且曰：君子之所謂孝者，父母為善之意，未形則引而導之，以發其機于先；父母為善之志已形，則承而順之，以敬其志于後。從容以感化之，先後以維持之，所以諭之于道，使其心與道一，未始有違。此則養志之孝也。參不過直養口體而已，安能為孝乎？此曾子之謙詞，而亦可見其真有是孝之實矣。

身也者父母 二節

此承上文弗辱與養而言。上節言弗辱之事，下節言能養之事，謂人之有身，生于膝下，一體而分所，以為父母之遺體，以父母之遺體而從事于天下，當思敬行之，然後自成其身，而因以成親之名，方可謂之不辱。若居處不莊，則是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非孝也。事君不忠，則是不能以愛親之心愛君，非孝也。莅官不敬，則是不能以教家之道教國，非孝也。朋友不信，則實德未孚，而人言有間，非孝也。戰陳無勇，則忘其身，以及其親，非孝也。五者不終遂其事，皆不謂孝，皆足以辱親，然則君子敢不

敬以行之乎知此則弗辱之孝可知矣以能養之
孝言之養志養體二者兼全方可謂之善養若烹
熟蠶繅而為之此不過口體之養耳非孝也君子
之所謂孝者慎行其身而德之本已備使國人稱
揚羨慕而曰幸哉有子如此則是人無間言同好
懿德必其實德有于身而後稱頌形于人所謂孝
也已由此觀之可見孝心為天下之所同而感動
激勸之機良由于我則孝實為眾教之本而其見
之于用則在于奉養之間是養亦孝中之一事也
但不失其身而能事親斯可貴耳是故養可敬也
而以慎行其身為難勉強于敬亦可敬也而以敬

上卷之六

四十五

之出于自然者為難一時之安亦可能也而以安
之至于終身者為難所謂終者非終父母之身也
終其身之謂也故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
之惡名可謂能終矣敬而至于能終是非所以為
孝乎是孝也所談者大而天下之道皆原于此被
仁之道雖至大也然仁主于愛而愛莫大于愛親
體此孝而有惻怛慈愛之意則謂之仁是仁此孝
而已矣禮之道雖大也然禮之節亦不過節文此
孝行之而有踐履純實之德則謂之禮是禮此孝
而已矣義亦多端矣然義主于宜而事親乃合宜
之最大用此孝而隨事順理因時處宜非義乎信

亦多端矣然信為實理而事親乃此理之最實處
此孝而真實無偽誠一不欺非信乎勇天下之達
德也人之所謂強者在於服勤不倦則教有為強
此孝以終身則勇之謂矣天下之道不同而同原
于孝如此所謂孝為百行之源者在於所謂孝為
眾教之本者在於故人之心實體胖不愧不怍而
極其樂者自順此孝而生蓋一孝立而眾善集其
暢茂條達手舞足蹈之機自不能已若此孝則
為悌德為弟仁為不肖子是刑像之民矣何以自
立于天地之間哉是故人必慎行其身使國人稱
頌有子然後為孝以是在下位則養志養體為士
庶人之孝亦可也以上是在上位則弗辱其親為卿
大夫之孝亦可也孝之所得自盡若此夫人可不
思成身以成親乎

上卷之六

四十六

夫孝置之 一節

此言孝道體之大而用之周以見人當無時無處
而不用其力也夫孝為天之經為地之義為人心
之所同惟其為天經地義也則本體之大無所不
該故在而立之則見其上下昭著塞乎兩間敷而
施之則見其充周不窮橫乎四海施諸後世則見
其流行不息曠世相感而無朝夕是體之極其備
如此惟其為人心所同也則功用之推無所不可

故推而放諸四海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莫不循是
以為事親之準則而無有或間然者是用之極其
周如此波詩之無思不服即此四海皆準之謂也
然則人可以一時一處而不致其極哉

樹木以時

一節

此言君子愛物之仁亦孝之所在也鳥獸草木尚
且愛之況同胞之民乎故曰仁者仁此者也

孝有三

一節

此言孝有小殊而自盡之心則一謂孝有三等廢
人之孝則用力卿大夫之孝則用勞天子之孝則
不問何以見之廢人思父亦慈愛之德而忘已躬

耕之勞以養之可謂用力矣蓋廢人之職止于如
是此外非所敢加也公卿大夫士尊重于仁以愛
民安行于義以正民則功勞及物而令名歸親可
謂用勞矣蓋雖殺于天子而已隆于廢人故曰中
孝天子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德之所施者博
威之所制者廣是以四海之內各以方物來貢而
助祭于王庭是以一人之孝而萃千萬人之孝孝
思無窮享祀無疆可謂不匱之孝矣故曰大孝然
小雖不可以備差而心則均可以自盡父母愛之
喜其得親而愛敬之不忘父母惡之懼不順親而
愛敬之有加父母有過幾諫而不逆此生事之以

禮也父母既沒必躬耕藉明貢賦謹授受盡心力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祭之以禮也自始至終一
寸禮而不苟此之謂禮終自天子至于廢人皆隨
小而得以自盡者也三孝非有優劣盡之皆可以
為孝視人之自盡何如耳

祭正子春

一節

此引賢者之事以明慎行其身之意祭正子春下
堂傷足失慎也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慎將來也故
因門人之問而善之且述所聞以為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無形受性者不為不多而得理氣之全者
無如人為最大父母以理氣全而生之子能以理

氣全而歸之是為克己可謂孝矣踐形以不虧其
體盡性以不辱其身是為全歸可謂全矣孝在全
歸如此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思全歸也予之
所聞若此今予傷足是虧體而忘孝所以有憂色
追咎其既往之愆也敢無憂乎且夫子所謂跬步
而不敢忘孝者何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不忘也惟其一舉足而不忘
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漂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懼虧其體思全形也惟其一出言而不忘是
故惡言不出惡言不反不至于辱身而辱親思全
性也形全性全是能全歸可謂孝矣予之傷足而

憂正思全歸而圖惟乎將來之慎也敢不憂乎知古人之孝則知所以自成其身矣

昔者有虞氏 一節

上章七節言孝之道此下十二節言弟之道此言歷代所貴之治雖異而尚齒之禮則同謂度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因革損益無注不置然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以高年為天下之達尊久矣所以然者蓋天下之道莫大于事親而事親之下莫先于尚齒故親親為至齒即次之此四代之禮所以同尚而不變非以教天下之弟乎是故朝廷 六節

此歷言弟道之達以其為人心之所同也朝廷之上不但禮行于同列而又優待于人君道路之中不但讓其行而又代其勞居鄉之時老弱與寡弱各有所恤使狩之時出徒與不禽各有所優軍旅散列故各于什伍之中以齒為序由此觀之可見孝弟之道人心所同故自朝廷以至軍旅其人可謂眾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雖以身死其事而莫敢干犯是人心莫不愛親人情莫不敬長故推愛敬之心而自各盡其禮如此非有強之而使然也朝廷政之所出故曰發道路人所共由故曰行州巷委曲故言至使狩聞曠故言放軍旅歆其戒

嚴故言脩此章言弟而並舉孝者理不相離也祀乎明堂 一節

此舉先王之大教亦以孝弟為首謂五者之教可謂大矣然必以孝弟為先可見歷代聖王所以不敢遺年者以其為教之尤大而不可變革也講五教大意類樂記但彼就脩文治而言則五者兼重此就申孝弟而言則二者尤重先賢不止樂祖只泛指有德者便是五教皆曰教諸侯者何教行自上而後可以及下也 一節

食三老 一節 此又于五教之中抽出教弟一節專言之以足此

章所引之意謂當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之時天子躬執禮器親習禮容其在太學之身教可謂至矣故人之得于親戚者老窮不遺寡弱不欺蓋由天子太學之身教而來也舉鄉里則自朝廷以至軍旅皆為可知

天子設四學 一節

此言尚齒之禮不特施于諸侯雖王太子之入學亦以齒序不敢以貴加人也

天子巡守 一節

此言尚齒之禮不特行于太子雖天子之巡守亦必尊高年而就見之東行西行非過諸塗乃在東

在西之謂也。謂至其竟內，雖老者所居不在正路，亦必及迂，謁見不敢起，越過去，欲言政是天子欲其言政，則就彼家而問之，不可召見也。一是求見之敬，一是就問之敬。

一命

一節

此言尚齒之禮。雖鄉飲朝會亦無不然。一命貴矣，然在鄉里猶序齒是一命不敢加于鄉也。再命又貴矣，然在族中猶序齒是再命不敢加于族也。三命別席而坐，于族人雖不齒矣，然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是未坐之時尚行宗族之禮，而不論朝廷之法矣。鄉飲之禮其尚齒如此，七十之人非有大故

不入朝，若有故而入，君必先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是揖朝之禮其尚齒如此。齒之無往不尚者，此四代之治所以因而弗改，豈非所以領天下國家者哉？此章專重弟而方註爵貴之說皆失，肯不可從。鄉飲黨正作主以朝廷之禮序坐，故有齒鄉齒族之禮。若非鄉飲則于族一舉論齒。

天子有善

一節

此言順道亦上文弟道之遺意。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卿大夫受命于諸侯，庶人受命于父兄，長老各有所尊也。有善而讓是各歸于所尊矣。祿爵慶賞傳之先君子，孫不得而私用之，則成

諸宗廟是聽命于所尊矣。夫善不敢挾為己有，命不敢擅以自專，尊尊親親之念，謂然在目，所謂以順自處也。以此為教，則民各務謙德而不敢伐善施勞，民各貴有親而自知尊祖敬宗，所謂以順教人也。順之為道何以過此。

昔者聖人

一節

此言聖人作易有所本，後人用易有所教，亦上文示順之意。謂天地之奇偶陰陽之剛柔本有自然之易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有以建之而不悖，于是參天而地，扶陽抑陰，天與陽之數皆奇也，而用九之易于是乎立；地與陰之數皆

偶也，而用六之易于是乎立。太極所演八卦以生重之，則為六十四卦，而卦有定辭，衍之為三百八十四爻，而爻有定象，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亹亹。此易之所以為至而民用所由以前也。苟非齊戒以神明其德，其孰能取用于斯？是故後人之用易，抱龜者南面，尊位也；人君卷冕北面，臣位也。雖有明智之心，然且不敢自用，而必進斷于龜易之前，示不敢以明智自專，而惟于天道是尊，以龜易具天道焉故也。如龜從而吉，則謀猷政教善矣；善不自居，而必歸于人，龜違而凶，則謀猷政教不善矣。過則歸已，而

不敢尤人所以然者正以示人不驕矜以自伐而
惟于賢人之是尊無非用易之誠耳首二句言作
易之本于造化是矣然易以揲蓍而得卦用之以
筮不用龜也龜則墨塗火灼以觀兆之吉凶所用
之以卜者耳此言易抱龜于義難通

孝子將祭祀 一節

此言孝子之祭始終念親之勤而表其皆原于心
也未祭之先有齋莊之心以慮事所謂虛中以治
之也具服物修宮室治百事則所慮者周矣及祭
之日孝子思親之將來也顏色必溫行必恐若愛
親之心有未至焉所謂致愛則存是已方其奠獻

卷之六

孝子

之時思親之既未也容貌必溫身必誠若親有所
語而未發焉所謂如親聽命是已祭將畢矣宿者
出矣思親之將往也其立卑靜而中正如不見親
之在神位然所謂如將失之是已及祭既畢禮終
而退矣其心存于內而陶陶然達于外而遂遂然
恍然如見親之復入廟庭也所謂又從而思之者
是已大孝子之祭極其思親之念若此可見孝子
之誠慈嘉善無一息而違于身耳聞目見無一息
而亂其心之思慮無一息而違其親此豈聲音
笑貌之可強為哉蓋由其天性之愛固結于心而
不可解所以根心生色發形于外而不可掩自然

每事循省隨其所寓而念念之不忘此正孝子事
親之志也若使其心原無固結之誠則不能形之
于色又安得每事思省之不忘故惟孝子為能事
親以其心向手親也慈善三句總承上文始終之
念可見其無一時之或違結諸心三句摠承慈善
三句言由其結心形色而又循省所以能不違也
或以下三句介配上三句無意味或以形諸色而
術省之作一句亦不穩當不如每句都談上三句
渾渾說下為善

建國之神位 一節

此言建宗廟社稷之義右陰也地道尊右建社

卷之六

孝子

稷于國之右方所以神地道也左陽也人道所鄉
建宗廟于國之左方不死其親也神位之設亦各
有義祭之為義可深思矣故以終篇

祭統篇

祭有法有義而統宗會元之地則本于心故祭統
次之舉其統要則祭之條目可類推矣

允治人之道 一節

此言祭本于心而惟賢者為能盡之謂治人之道
亦多端矣然惟禮為急以其持情合危天下之大
閑在是也禮有五經亦多用矣然惟祭為重以其
報本反始人道之大經在是也祭之所以為重豈

以其物從外至之謂哉乃情由中出生于心者也
心有所感于內而怵惕悵之念以興故以禮奉
之于外而禴禘蒸嘗之儀斯舉祭之為義如此豈
常人以下之所可能哉惟大賢者孝愛之誠真出
于天性怵惕之心時生于物感是以以時思之也
而後以鬼享之也內則盡志也而後外則盡物也
大本既立而大禮斯行蓋獨能盡祭之義而非夫
人之可及矣然則祭誠人道之急而心又祭之所
送以出者也心固有非獨賢者為然夫人盡亦
反其本於禮而治道之一祭亦五禮之一獨舉而
言之見其重也祭以廟祭言註禮義二字雖對然
禮只是物義則心盡而物從之不可平看

賢者之祭也

一節

此承上言賢者能盡祭之義而原始要終言之謂
賢者之祭也豈襲取強為于一時哉其未祭之先
必受其福是福也豈世之景福胡福之類與以吾
心所具之理而散見于事吾身所接之事而關係
于已無一而不備之謂也備之所以為備亦豈比
時具物之謂哉以凡百順理之名事事合宜之謂
也性分之理一有不備則其人為不祥非備也亦
非福也必至于百順而無所不順然後可以言備
果何為而可以無不順哉蓋言理之具于吾心者

內焉無不盡之道事之接于吾身者外焉無不順
之愆然後可以言百順耳此果何自而見之被人
一也自事親而言則為子自事君而言則為臣理
一也子之當盡則曰孝臣之當盡則曰忠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豈有待于外哉一本于自
盡其忠孝而已此所謂內盡于己也如是則素行
合于神人故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于君長內則
以孝于親明內外無不感格此所謂外順于道
也內盡而外順之本以立外順而內盡之用斯行
所謂百順之名者此也所謂無所不順者此也斯
則謂之備焉是備也豈常人可能哉唯賢者備道

全美而一無所歉惟其能備是以能祭故推內盡
之心祭而為內則盡志之誠推外順之道祭而為
外則盡物之儀夫然後可以言祭矣是故賢者之
祭也致其誠信無一念之或欺致其忠敬無一毫
之放懈內之所以盡志者得矣然後犧牲粢盛奉
之以物非降酌獻道之以禮鍾鼓干戚安之以樂
禴禘蒸嘗參以時外之所以盡物者得矣原其本
心蓋欲明薦之祖考以昭吾追養繼孝之心而已
夫豈有求福之意哉此孝子之真心也若有求福
之意則是為福而非為祭豈孝子之心哉由賢者
之祭觀之惟其備福于始所以不求福于終惟不

求福于祭所以獲介福于神所謂賢者能盡祭之義如此首二句是一節之總自非世所稱福至賢者能備是明必受其福之意自能備至終是明賢者之祭之意福者備也以下指賢者平時言之盡人生只是此理盡得此理而順之便是惠迪吉君子脩之吉既為清吉之人便是有福之人即可以感格神人矣內盡外順不平兼言內盡而自然外順也此是無所不順之實唯賢者能備二句包上下之文該全節之意惟其內盡外順求備于平時故能盡志盡物孝親于祭孝子之心總結上文言觀祭可以知心也

祭者所以追養 一節

此言祭主于孝而詳孝之義以見之謂祭之為祭何也以吾親既沒養有不及而孝心未伸故追其養以繼其孝于不忘耳然孝之所以得名以其外而畜養而事親之禮隆內而畜養而愛親之心篤是以謂之孝也故以其心言之父子之道本天性也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順其率性之道而不拂矣以其禮言之父子之倫本天叙也則竭力服勤就養無方是循其天叙之倫而不違矣內順于道則畜養者深外順于倫則畜養者修是之謂盡是之謂孝而惟祭為能盡之故曰祭者所以追養

繼孝也追養以禮言繼孝以心言畜養即禮字畜聚即心字順于道即畜聚不違于倫即畜養

是故孝子 一節

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于道謂生養先喪祭祀人所皆同唯順承敬時則或有能否故以此觀之養無志禮則順盡矣喪無易威則哀盡矣祭無敬時則禮盡矣盡此三道是始終一于道而不苟非孝子之行而何

既內自盡 四節

此言祭必夫婦親之然後為備皆諸侯之禮天子二句乃因耕耤帶言之耳夫祭既內自盡其心矣又外求助于人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共事宗廟社稷為言乃求助之本意也夫自盡足矣又求助焉何也蓋凡祭必夫婦親為其事而不可苟且使人代之夫所以為主于外婦所以為主于內執事之人亦各因以備具是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物亦無所不備故水草之蔬若芹菲陸產之蔬若兔雁小物備矣三牲之類為牛羊豕八簋之實為稻粱羹物備矣昆蟲之蟲若蠃范草木之實若榛栗是陽生陰成之物備矣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於美不咸在凡以示其盡物也外則盡物以備其儀內則盡志以立

其本此孝子祭親之心也缺其一則心不得而盡矣然此皆由于夫婦親之人君安得而不求助于大昏哉夫婦親之其詳何如天子諸侯親耕以共齊盛王后夫人親蚕以共純服冕服彼天子諸侯非無可耕之人王后夫人非無可蚕之人而必身親為之者何蓋以誠信之心不由外至故每事躬為必欲推致其極則自不敢使人代之也惟其誠信則內盡于志外盡于物凡所得為無不克盡矣此所以謂之盡惟其盡矣則內敬于心外敬于身凡其誠意皆得悉達矣此所以謂之敬敬盡交至則有其誠者有其神然後以事先王先公而精裡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哉以此觀之君子之齊專致其精純明潔之德也然非可以驟能也故散齊七日于中門之外凡意之所以依道動之所以依禮于是乎定之則精明之端以啓矣致齊三日于正寢之中凡慮之依于道動之依于禮于是乎齊之則精明之功以至矣定而入齊然後能齊不齊以致其齊此所以謂之齊至于齊焉則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德極其精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德極其明然後可以交于神明所謂若欲齊于外者如此先期十日之前宮宰戒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所謂夫人致齊于內者如此此將祭之時夫婦親齊之禮也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廟之主式

及入舞

一節

此承上文親之之意而盲人君躬在舞位亦親執其事之意謂祭祀將舞之時君執十戚就舞位率群臣以樂皇尸此其故何蓋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事親之道莫大于得人之懽心天子有天下則天子之廟中有天下之義故其祭也示得四表之懽心與天下之大共樂皇尸也諸侯有一國則諸侯之廟中有一國之義故其祭也示得四境之懽心與四境之大共樂皇尸也祭之為義如此今君親在舞位率群臣以樂皇尸正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此亦諸侯之禮天子二句因而帶言之耳視首句言君末句言竟內其義自見此節與上四節本為一章但少夫人一處故別為一章夫祭有三重 一節

此言祭以盡志為本故君子不能外也祭禮威儀百出固非一端而三事之行于祭為重三事者何朝踐饋食莫非獻也而惟以盛酒醑神則芬芳條暢于獻為尤重焉乾竹笙簧莫非樂也而惟升歌清廟則德音由之而發于聲為尤重焉舞勺舞象莫非舞也而惟以千戚舞宿夜之曲則成功由之而昭于舞為尤重焉此三道者乃周廟之所尚也

蓋周人尚臭裸用皂臭是裸為周之所重也文王道德備諸清廟是升歌為周人之所重也武王成功象以宿夜是宿夜為周人之所重也三重固重矣而尤有所甚重者君子之志是也三重者不過假鬱鬯聲音千戚之禮行于外以將其求神樂尸之志存于中者耳故此三道之重輕隨吾志之進退志之在于神者輕則此三道特文具耳故亦隨之而輕所謂與志退也志之在于神者重則此三道非偽為矣故亦隨之而重所謂與志進也若其志之中存者輕而歆道之外假者重雖聖人亦不能行也而況于人乎三重之道以志為重如此是故君子之祭也必先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自盡于已所以明此內志之重重于三重也內志既重然後近此志以灌獻升歌大舞之禮以奉此皂臭文德武功三重之道而薦諸皇尸之前則獻非徒獻真有降神之心歌非徒歌真有侑神之心舞非徒舞真有樂神之心由中達外禮行而無偽用物明志誠立而不虛有本有文盡善盡美非聖人而能如是乎此因上章內則盡志外則盡物二句平說故又抽出志為尤重而專言之自夫祭至周道非美周家之謂也言祭雖有此三重而志為尤重乃起下之詞耳增君子之志志字且不可露出誠信

忠敬求但說求神樂尸之志至自盡方是誠信也
敬之志明重重字指志言與三重不同道之以禮
是敬敬之禮奉三重是重重具重文德重武功
不可渾說不曰祭之道而曰聖人之道言雖聖人
不能外與上文雖聖人弗能得相應

夫祭有餼

二節

此因上章諸侯之祭與竟內樂之故言祭之可通
于政謂祭有餼餘之禮雖是祭之終事然其所關
甚大君子不可不知也何以言之古人有言曰善
終者如始此言初非為餼祭也然餼正見祭之善
終其是此言之謂與古之君子又曰尸亦餼鬼神

之餘此言也可以見餼之重焉蓋皇尸之尊高餼
鬼神之餘其下可知矣即此二言觀之則餼餘之
禮其即人君施惠之法在廟在國迹雖不同而神
惠君恩理無二致故觀于餼之禮可以觀為政之
道餼欲其福惠欲其均其道一而已矣然則君子
其可不知哉以餼言之尸設則君卿四人餼君起
則大夫六人餼是以臣而餼君也大夫起則士八
人餼是以賤而餼貴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百官
餼後撤之是以下而餼上也餼之為道每變而人
益衆無遺漏焉是正以貴賤之等雖不可紊而施
惠之法尤不可不均故自上而下者所以別其等

而以下繼上者所以象其均也是故諸侯之祭雖
四簋黍脩舉于廟中而所以惠愛生民澤被群黎
之政即此而見以廟中有竟內之象故也餼既均
于廟中則惠有不均于竟內者哉餼為政之所可
見如此然則禮之重而終之善者莫過于斯君子
豈可不知哉

祭者澤之大

二節

此言祭為教之本而先以餼起之謂祭之有餼恩
澤徧及人君治民之大澤亦因之而可見是故上
有大澤則惠必及于下但其推行之序以上下而
分先後非以上下而為有無此人君施惠之公如

此故上有大澤將施于民則民夫人詩于下流知
惠之必將至由其見于餼惠之均而知君澤亦必
如是之均耳故曰觀乎餼之禮可以觀為政之道
矣然則祭豈特餼之觀政而已哉舉全體而言雖
立教之本亦不外是波祭之為事義有貫乎幽明
道貫通乎上下其為物大矣何以見其大耶蓋其
盡物以為文興舉牲羞之具無所不備矣然又順
禮而備物名分隆殺之等無所不順矣既備乎物
又順乎禮則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是示人以孝親
之教也不踰乎孝可謂忠矣是示人以忠君之教
也其為教衆之本如此故曰祭之為物大矣夫祭

之所示有忠孝之教似若止于一身未足以盡世教之大也然君子之所以教家教國教天下者實不出此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所以作忠也內則教之以孝于親所以作孝也然其教忠也豈徒求之臣下哉惟明君特立于朝廷之上則諸臣由此服從而忠君之教生矣其教孝也豈徒求之子孫哉惟明君崇禘于宗廟社稷之間則子孫由此順孝而孝親之教生矣然教之生也豈無自來蓋由為君者盡君道之當然而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則尊君之教不待而命而自生為君者盡子道之當然而施之禮節者無不得其宜則孝親之教不待提耳而自喻凡此皆以身教者從也苟所令反其所好雖令不從矣何以上教哉豈惟人君雖君子之事君則亦然若故君子之為臣而事君也上以正君下以治民其責大矣然亦必以身行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不欲上之無禮于我而不安者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我所惡者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是乃所以為教之道也若非諸人而行諸已則不怨其矣豈教之道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于盡道端義而正身以為之

本然後乃推以為教則其施之不悖其求之不撓順之至也今祭之順禮備物是敬上以禮而尊卑之分明事親以禮而孝愛之誠篤是亦以身行之而盡道端義者也以此為教則彼同有是心者莫不興地而尊君孝親之意生矣豈不亦順之至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為立教之本然則祭之為物不亦大哉此章祭字是廟祭不作倭字看澤之大內畧點倭意與由倭見之相照應而箇上有大澤不同前以上之施惠于下者言後以下之承惠于上者言可以視政之下要見不特觀政雖立教之本亦不外是方有氣脉或欲作以上為立教之本下為立教之本政教平看細觀經文不重政字不如只把觀政一段作引起下文之詞為順為物與物二句非對偶備物順禮二意乃相對也教之本內要見祭以教孝祭以教忠二意此忠孝二道不但祭禮示教雖君子平日之教亦不出此外則教之二句是教也明君在上四句是教之本于身也盡其道三句是身之本于道也一層深于一層與中庸脩身以道一節相似君子事君以為臣而有致君澤民之責者言必身行之以下亦是盡道端義以立教之意但在為臣一邊說話或欲泥註作上節為盡道義下節為盡孝知意既重孝理

亦不暢且事君二字亦無著落君子之教屢舉上文補出順字與順禮構物順字相照所以祭為教之本教即前章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之教順即前章無所不順之順可見祭之統于一也大祭有十倫 十一節

此言祭有十倫而統于一禮必歷舉其目以詳言之其曰見事鬼神之道何也鋪筵設同几以依神于有祔祝既告于室明日又饗于祔以求神于有祔廢幾鬼神之無形無方者或于是而可在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其曰見君臣之義者何也君出廟門迎牲而不出門迎尸所以別君臣之嫌也

何以別嫌蓋尸在廟門外猶是臣既入廟門始象君父之尊君在廟門外猶是君既入廟方稱臣子而有事尸之道君出門迎尸則幾于以君迎臣故不出廟門正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其曰見父子之倫何九祭之近取孫為王父之尸以其昭穆之同也所使為尸者乃主祭之子行則主祭者父輩也父輩又北面而事子行之尸非尊子行也尊其象君父也為子事父之道自當如此故可見父子之倫焉其曰見貴賤之等何尸飲朝踐二爵饋食二爵及主人酌爵一是為飲正矢君乃洗正爵獻卿尸又飲主婦酌爵一賓長獻爵一是為飲

七祭者乃以醴爵獻大夫尸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是為飲九矣君乃以散爵獻士及辟有司其受爵也凡同爵皆以齒先貴而後賤于其官序見之重貴而輕賤于其飲爵見之非以明尊卑之序其曰見親疎之殺者何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之行與世之遠近年之長幼情之親疎各有序而無容亂也故當三年太祫之時并群廟之主于太廟而子姓之群昭群穆亦各以序咸在廟中而不失其倫則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別一序立之間而可知矣故可以見親疎之殺其曰見爵實之施者何古者明君爵德祿功皆賜之于太廟

以賞爵為祖宗之制太廟為宗室君故不敢專以尊祖也以其禮言之祭之日一獻君主升階南向以賜爵祿君道也所命之人北面以受爵祿臣道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臣乃自庫階首受書以歸而什奠于其家廟祭君賜也賜禮必于太廟則祭非所以見爵賞之施也其曰見夫婦之別者何蓋其立也夫婦之異位其授受也男女之異處不惟男女也雖夫婦之授受亦異其處不惟尸酢主人也雖夫婦之酢亦必易爵非所以明夫婦之別乎其曰見政事之均者何九祭有祖以成骨體祖之所實者二代有貴賤之等如之所惠者貴賤均

取之恩是廟中之惠無不均矣然廟中寓竟內之象而人君之所以治國者實不外此故制田里教樹畜使人人各得其願是惠均矣惠均則是能平其政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政豈有不行乎政行則四竟之民無有不足而事成矣事成則一國之民莫不尊親功有不立乎功之所以立其故豈可不知哉蓋由祭祖貴賤不遺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惟善為政者愛民之心素積于中故因祭之惠而遂成事以立功然則政事之均不於祭祀見之乎其曰見長幼之序者何凡祭旅酌受爵昭為一列穆為一列昭之中有祖有祧各輩以庶

卷之六

卷之六

為庶穆之中有祖有祧各輩亦以庶為序及異姓助祭之有司亦各以同爵則庶齒夫庶所以別長幼也受爵皆以齒非長幼有序乎其曰見上下之際者何夫祭之時皇尸有賜燁胞翟闔之禮此乃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行此道以惠其下德受大干知也而惟君德之明則能引而伸之見其所可惠者焉德莫大于仁也而惟君德之仁為能擴而充之與其所當與者焉故曰惟有德之君為能行此夫皇尸之果何以為惠下之道蓋燁人為甲吏之賤庖人為肉吏之賤翟人為樂吏之賤闔人為守門之賤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至

尊者也以至尊不忘至賤能以其餘昇之此所以為惠下之道也然則人君安得而不喻哉是故明君在上明足以見仁足以與則竟內之民必各得所賴而無凍餒者矣廟中之象子是以廣上下之情于是相接故曰見上下之際由此十倫觀之先王祭禮莫不各有倫義如此君子知其義而殺守之則于禮思過半矣群昭群穆指生者言不必入尸主源說凡為祖至必有惠也是言祭之有惠貴者至示均是言惠之必均未涉政上惠均三句是人君之惠功之解以五至如此是因祭惠而明乎政惠乃推原上文之意昭與昭齒非止一葉昭行

卷之六

卷之六

有祖有祧祖與祖序孫與孫序是也穆亦然夫祭有昇二句言祭祖寓惠下之道惟有德三句言賢君能行此惠下之通昇之為言以下則詳祭祖惠下之事明君在上二句申明有德為能行此之意凡祭有四時 四節

此舉時祭之名義而言禘嘗之尤重見其所當知也夫祭有四時春物未成祭品鮮薄故曰禘夏物亦未成依時次第而祭故曰禘秋物成而當嘗故曰嘗冬物聚而祭盛故曰烝此祭之名也其義何如禘禘于春夏蓋陽氣發動之時君子履雨露而怵惕生焉故順陽義以祭也嘗烝于秋冬蓋陰氣

凝寂之時君子履霜露而懷愴生焉故順陰義以祭也然約典神雖皆為陽義而禘行于夏則為陽之盛以陽道常饒必及于夏而始盛故禘盛也嘗與烝雖皆為陰義而嘗行于秋則為陰之盛以陰道常乏雖始于秋而已盛故嘗盛禘嘗既為陰陽之盛故禮莫重于禘嘗報本反始之心于此為尤重也然其重豈特見于祭哉雖人君之出政則亦有然者古之人君以禘為陽之盛故于禘而祭爵賜服以爵屬天命服盛于陰皆陽類也故于陽盛之時行之是順陽義也以嘗為陰之盛故于嘗而出田邑祭秋政以田邑制于地刑罰屬于肅皆陰類也故于陰盛之時行之是順陰義也然祭爵賜服仁之屬也因為順陽義矣至于出田邑祭秋政則賞罰並行若不專于義矣而亦為順陰義者何古記有云嘗之日發公室以示賞此即出田邑之謂也草可艾則始行墨刑未發秋政之時民弗敢草此即發秋政之謂也蓋賞雖行而不備刑雖肅而不濫此正合于宜者故為順陰義由此觀之禘嘗之祭不惟順陰陽以事親又且法陰陽以立政此禘嘗之所以為重故曰禘嘗之義大矣以其切于身心關于教化乃治國之本也既為治國之本則人豈可以不知乎故明此義以事親者君之責

也此舉以助君者臣之分也不明其義無以至親君人不全矣不能其事無以道君為臣不全矣夫君當明其義非若臣之但能其事故禘嘗之義所以不可不知是義果何為者也蓋追崇以祀先君子欲為之志也禘嘗舉而義行焉則報本反始之心于是乎可遂故曰所以濟志仁孝之根心君子當為之德也禘嘗舉而義行焉則尊祖親廟之念于是乎可達故曰所以發德惟發德也故應之根于心者深如義以尊祖而不失其天性之良仁以親禘而克全其本然之善則其德盛矣德盛則志之發于心者或怵惕于雨露之濡或愴懷于霜露之降其志因之而厚矣志厚于中則義濟于外故以禘而順陽義以嘗而順陰義其義章矣我輩則君明其義祭祀之舉不為虛文而必誠必信自不容于不敬矣祭敬則上行下效其機相通報本反始人心所同竟內子孫莫不各敬其親矣禘嘗之義所以切于身心關于教化者如此然則豈敢輕舉乎是故君子之祭必身蒞之以致敬也惟有故而後使人權之然雖使人而其如見如失之誠送往迎來之義不少虧欠以君之能明其義而全乎君道先得乎享親之義也若其德之根于心者薄則其志之發于嘗報是其義不明矣不明其義

而求祭雖欲使此心之敬亦不知所以用敬之由矣祭豈能以敬哉不敬則不能以感人竟內子孫何所觀法故不可以為民父母由此觀之君明其義則祭而感人深不明其義則祭不敬而不足以為民父母是禘嘗之義所以為治國之本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六句言人君不可不知之意齊志以下言所以為治國之本以見其義之大身親蒞之以下言明其義故足以治國其志薄以下言不明其義故不足以治國明其義二句雖君臣對質重若一遠臣不過明其事耳

夫禹有銘

八節

此言祭器有禹銘之義謂禹祭之重器也禹之上有銘之以言者其義何居蓋言君子所以自成名也自成其名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此銘之義也且人之為人孰無一善之長孰無一疵之累銘之義主于稱先祖之美而不稱惡此乃孝子顯親之本心然必孝子自成其名為人之所共賢者然後人推本其賢追揚其先祖之美而始為之銘焉若夫不賢之人自名且不能成其孰與之銘哉故曰銘者自名也然亦何自而見之彼人之先祖有德善之積于中有功烈勳勞之發于外有慶賞之榮于君有聲名之聞于人數者列于天

下播于當時固亦熾然盛矣父則或遠而人不可考非所以成先祖之美也銘之為道至于論說撰錄其美酌量其尊述之于祭器之間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則所謂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也夫以先祖之美而顯揚于祭器之間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維新非崇孝而何以已之名而列于先祖之下則後先相襲而尊卑之序不失非順而何然又不徒承繼于既往而且開示于將來使子孫效以為法非教而何一銘作而三善備非賢者其孰能之是銘也不惟賢者自成其名雖人之稱揚羨慕則亦有見于斯上而先祖

之善下而已身之善皆在此一稱之間而可得矣故君子之觀人禹銘既美其所稱是上而先祖之善可得也又美其所為是下而已身之善可得也夫美其所稱觀論諛而固可知矣美其所為何以見之美其明足以見先祖之善也美其仁足以使君上之與己銘也美其知足以利己之次名也合此三善可謂賢矣賢而不自伐而使人與銘之可謂恭矣此所謂必美其所為如此所謂惟賢者能之也獨不親之古人乎衛莊公銘孔悝之出既述莊叔孔達之美又述成叔燕鉏之美又述文叔孔圉之美末乃策勵孔悝使策考服故悝拜受而散

永之由此觀之可見古之君子若孔悝者論其先祖之英若所謂奔走無射若所謂慕乃祖服若所謂與舊嗜欲以此其身若所謂慕乃考服施命彛典以重其國家若所謂國有世臣若所謂倚重銘之名義其大如此故自成其名以顯先祖唯賢者能之若夫子孫之守宗社者先祖無幾而妄稱之是誣而不實也有善而不能知是愚而不明也知善而不能傳是私而不仁也此三者既不能自成其名又不能述祖之德乃君子之所耻者故能自名以成親則君子美其所為矣鼎銘之義大矣哉不可不知也首節言銘之義次節言銘之事崇孝

昔者周公 一節

此言魯祭之大亦上文鼎銘之意成王以周公有制作征伐之功既封之于魯矣又欲尊魯使世世報公之功故賜之重祭外而郊社內而禘嘗是天子之禮也堂上歌清廟以象文德堂下吹象武以象武功舞大武以彰征伐舞大夏以彰制作是天子之樂也以天子之禮樂賜魯者欲以褒周公之

功故賜之也魯之子孫慕之至今不廢是周公之德愈久愈新故曰明周公之德以其獨用天子禮樂故史以為魯國之重因上文重其國家而遂及此與明堂位文義相同然雖所以褒周公而適足以彰成王之失雖所以廣魯國而適所以昭魯人之俗故孔子觀上之嘆謂魯之郊禘非禮則此亦不足以為萬世之訓也序之篇末無亦垂戒之意

入其國 一節

此言六經之所以為教而得失則存乎人故觀禮可以知教即至是亦必聞其政之一事也謂君子入人之國而知上人之所以為教以教不出乎六經之理而人之成德則隨所得而各異也何也天下之理雖無不同而六經之原其體各異故觀人之溫恭而不暴戾敦厚而不浮薄此其德性成于和平而知其于詩與有教焉蓋詩本溫厚和平或美或刺要使人不失乎性情而已觀人之疏通而不疑于事知遠而不蔽于古此其事理無不通達而知其于書與有教焉蓋書本紀述政事或詳或畧要使人不迷于事理而已觀人之心胃廣大親模崇博又且平易而善良則知其以樂為教蓋樂統天地之和至大而至易故學于樂則和以統同

澄澤清淵邪穢蕩滌有如是者觀人之潔而不污
靜而不擾又且精察而細微則知其以易為教蓋
易體天地之撰至純而至粹故學于易則精義入
神洗心以退藏于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有如是者
觀人之恭不侮而儉不奢外貌莊而中心敬則知
其有得于禮教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故學之而自得其中正之體如此觀人之黜屬其
詞而知是非比合其事而知善惡則知其有得于
春秋之教蓋春秋者萬世之公論是非之權衡故
學之而自得其謹嚴之體如此由是觀之六經之
作其始也各一其體故六經之教其成也各一其
效然則得之淺深用之得失存乎其人耳故六經
之各有所失非六經之弊也不善用者之弊也六
經各有所深非六經至此而始深也善事其心則
與理為一也君子之所以觀德者觀諸此而其所
以觀教者亦觀諸此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此
章非孔子之言學者當取其純而舍其疵可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 一節

此言聖人成位乎造化以其德之盛養之純而化
之廣也謂天子以一人之身與天地並立為三此
豈無所自哉蓋由于與天地合其德曲成乎萬物
而不遺與日月合其明明照乎四海而不蔽其德

可謂盛矣然猶不敢自聖無時無處而不致其養
其在朝廷也則所道皆仁聖禮義之序其在燕處
也則所聽皆雅頌之音其行步也則左微角右宮
羽有環佩之聲其升車也則鸞在衡和在轅有鸞
和之音其居處也前後左右罔非正人有禮以閑
之于靜其進退也揖揚升降有度以維之于動其
所養之密如此由是正朝廷以正百官則大臣法
小臣廉而百官得其正正百官以正萬民則大種
不苑細行不失而萬事得其序其成化之功廣大
如此夫是以充養之既純則其德愈盛成功之既
大則其化愈神此其所以參天兩地成位乎中與
之並立而為三蓋以此也首句一斷下皆言其所
以與天地參之意此論最高或歎不載以與天地
參對與日月並明此却失輕重且于第二句故字
亦欠分曉故者變文起下之詞今明另作一頭况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無利萬物明照四海四句對
偶何等停當夫不可把首句連下其在朝廷六句
只作無時無處不致其養便自精密或歎不無居
三句屬心中不和不樂一邊居處有禮二句屬外
貌不莊不敬一邊此最無謂况又遺却朝廷一句
亦不穩當與

參跡出令 一節

此言王政之善而為人君之不可廢和是適當人心可否相濟之謂仁是上下相得情志維繫之謂不求而得是誠心愛人信乎于不言之表也除去民災是處置得宜因民之所惡而惡之也器謂人君不能舍之而成治猶用器者不能舍之而有為也有器無意則徒費不足以為政故不成禮之于正國 一節

此下四節皆言禮教所關之大此節先以用物而譬禮謂禮所以防範人心網維世變以禮而正人之不正猶以衡而稱輕重以繩墨而正曲直以規矩而為方員皆人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人惟不審

于禮故欺詐得以乘之殊不知衡誠懸則天下之輕重不能欺繩墨誠陳則天下之曲直不能欺規矩誠設則天下之方員不能欺然則君子審禮則天下之姦詐豈能誣之乎何也權度在我而人之情偽不能易規矩準繩在我而人之變態不能逃此正人者之所以必資于禮也

是故隆禮 一節

此言用禮之效以見不可誣以姦詐謂人之于禮內焉隆之而奉承恭敬之不忘外焉由之而出入往來之不違此志道之君子也否則為無方之小人矣禮之為用如此其急所以然者以敬為禮之

本而禮則敬之道也諒為禮之實而禮則讓之道也人能隆而由之則敬讓之道得矣故以奉宗廟則敬知敬讓于先也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知敬讓于貴也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知敬讓父兄也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知敬讓其長也如此則謂之有方之士審禮君子知其忠信而好之矣友是則為無方之民豈可以姦詐而誣君子哉故朝覲之禮 二節

此言禮教之深微見人當隆而由之也謂禮用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而各有其效如此此豈不本于聖人之制作而一事之偶合哉蓋由其為教

之能像耳彼朝覲之禮一德以尊天子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同心以濟王室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報本反始之恩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尊讓潔敬之序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剛柔內外之別禮各有義如此豈先王恐人情無節易以生亂故以朝覲聘問之禮而豫防于朝廷以冠昏喪祭之禮而豫防于室家宗廟以鄉飲酒之禮而豫防于鄉里其禁夫亂之所由生猶坊止乎水之所自來不可廢也若以其無用而廢之則敗患立至矣故昏姻鄉飲喪祭聘覲之禮廢則其亂各以類應蓋夫婦之道者五者乃

邪惡之初形亂之所由生者也。淫辟之罪多。五刑
應之已著。記之所既成者也。惟有禮以豫防之于
先。是其為教隱于至微。機誠雖不露。而有以化人
于不識不知之天。其止邪也在于未形。不使其潛
滋。貽長于隱微之中。惟其止于未形。故使人日遷
于善。日遠于罪。而莫知其所以遷。所以遠也。禮之
教化其微如此。是以先王隆之以正君臣。以和諸
侯。以親父子。以序長幼。以別男女。無一而不在于
禮也。較以舊禮為無用而廢之。此隆字與隆禮
由禮之隆相呼應。謂聖人且隆之。然則隆禮君子
豈不足以正國乎。

卷之六

東公問于孔子 六節

此記孔子對君論禮之事。東公問大禮之道何如。
而君子如此。稱揚之甚。孔子謙讓不獲。乃從而對
之曰。立聞之民之所由生。如利用之具。厚生之資。
人道之所仰賴者。雖非一端。而尤切于人生者。惟
禮為大。波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非禮以
節之。則過與不及。神皆不享。故無以事天地之神
君臣有尊卑。上下有貴賤。長幼有先後。非禮以辨
之。則冠裳倒置。而君臣之位失。賤賁替。而上下
之位失。犯上作亂。而長幼之位失。故無以辨其位。

也。男外女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有自然之別。
非禮則溺愛不明。和而無節。何以別其親男女之
昏姻。相見之疏數。本有交接之道也。非禮則任情
附勢。何以定其交。夫幽明之際。倫理之閒。皆必以
禮而正之。如此此所謂民之所由生。禮為大也。君
子安得而不尊敬之。以為維世之本哉。君子能尊
乎禮。則是其身能行此大禮矣。然此大禮本乎天
理。合乎人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君子之所能亦
百姓之所能者也。故君子既尊乎禮。然後以百姓
之可化者。教百姓。使不失乎行禮之期節。蓋禮本
人心行之而當可。即為會節。惟因乎天秩之自然。

卷之六

全

人情之固有者。而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以約之于
大中。至正之歸。則人之從之也輕。而幽明之交。倫
理之會。其事可因之以成矣。既有成事。不有器服
以傳示于方來。民亦莫之遵也。于焉治其麗之雕
鏤。服之文章。黼黻以嗣續此教于無窮。故其民咸
親物而思奮。由象以見心。而上下俱無遺心矣。民
心既順。然後制為一定之禮。使其可循。可繼行之
永久。而無弊。以禮莫重于喪祭也。于是教之以明
其喪。奠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其所以慎
終者如此。于是又教之以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
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祭畢而燕。以享宗族。其所

以追遠者如此君子教禮始于人人之至情而為之制度為之品節如此則凡事天事地敬君尊親冠昏鄉飲之類皆莫不具備可知然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若不身先節儉與民同利則靡費無節反以病民矣故君子必即安其居節醜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凡事節儉如此則取民有制所以與其利也惟其如此則百姓既足而君孰與不足財物既豐而禮由之可行古之君子行禮如此以其薄于自奉而厚于事神儉以處已而利與人同也若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逸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牛其衆以伐有道惟求以稱其私歎而已不復問其理之所在所為若此不惟財不足以行禮而亦無心以及禮矣由此觀之昔之治民者由節儉以行禮純用乎古道今之治民者徇人欲而忘理一由乎今俗是今之君子自不肯為禮耳而豈禮之難行哉東公用田賦發征伐多內嬖正所謂求得其當款不以其所者故孔子婉言以諷之此章三箇然後字俱相承說中間罷服養祭之類一一以見其餘耳有成事不作詎日看只是以百姓之可敬教之則事自然可成何等明快

孔子侍坐于哀公 十二節

此孔子對君由人道而極于天道必結言其理之一也東公以幼冲在位任用匪人政事之間多矣一旦以人道為問故孔子政容稱賀先以政為對言政為人君出治之具也公問何謂為政是問政字之義也故孔子什之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歸于正者也然其本則在于君君為正則百姓皆正矣君之于民猶形影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奚從哉知此則知政之為義矣公問為政如之何是問以人從政也故孔子以三綱為對謂夫婦有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此三綱也君行此三者而能正則推其道以及天下庶物自正之而正矣是時東公尚未成命而已有內嬖其君臣父子之間又多虧欠故孔子先以此告之即正名之意要之為政致治之理實不外是及東公問所以行三言之道孔子則反復以大昏之禮明之蓋三綱之中夫婦為本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昏禮乃東公之所急者故對之曰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以愛人為大愛敬其有節故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敬者禮之本故所以治禮敬為大求其敬之至者其惟大昏為大故大昏其敬之極至而無以復加者矣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

親迎所以致其親也。已親其人所以使人之親也。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見而親迎。是為與敬。敬不徒敬而有以致其親。是為親也。不能見而親迎。是為舍敬。非惟無以致敬而亦無以致其親。是遺親也。親迎所以為愛。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親迎所以為敬。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敬行于大昏。其始本于閨門之內。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其愛至于不敢惡于人。而況父子。其敬至于不敢慢于人。而況君臣。舉而措之政事之間。易易夫。故曰其政之本與。采公不知大昏之敬。故以冕而親迎為重。孔子對以祿禮合二姓之好。豈徒然哉。明以繼先聖之後。以嗣國祚者此也。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以承祭祀者此也。冕而親迎敬此而已。何謂太重乎。公欲更端致問而不得其辭。故夫子欲動之。以為天地合而後萬物生。夫婦合而後子孫盛。則大昏乃萬世之嗣。不惟上以繼先聖之後。而且下以開後人之原者也。豈可謂之已重乎。不靈惟是內以治宗廟之禮也。夫為祭主于外。婦為祭主于內。則足以克配乎祖考。在天在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也。君以明章乎天下之男教。夫人明章乎天下之婦順。則足以植立乎事上。使下之敬止。夫配天地之神明。則父子

之親以為三上下之敬。則君臣之義以嚴。此三綱之所由以正也。三者正則廢物泛之而正矣。故物耻足振國耻。足與重禮之效。至于如此。故曰為政先禮。而禮其政之本與。當是時。公室卑微。魯之耻甚矣。孔子以此動之。即中庸雖愚必明二句之意。然上文止言昏禮之當敬。未言及于敬身也。故又以敬身繼之。謂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豈徒然哉。以妻供祭祀為親之主。子綿本支為親之後。故不敢不敬也。然君子雖無所不敬也。而敬身為尤大。以親也者。身之本也。身也者。親之枝也。既曰為親之枝。則又不止于為至為後而已。故敬身為尤大。苟不能敬身。則是傷其親。傷親猶木之傷本也。大傷其本。則枝葉亦從而亡。人傷其親。則其身亦豈能以自保哉。此身之所不可不敬也。然此三者。非一人之私也。家人之中。有百姓之象焉。君知有身。而百姓亦有身。君知有子。而百姓亦有子。君知有妻。而百姓亦有妻。吾能敬身。使百姓皆知敬子。是子以及子也。吾能敬妻。使百姓皆知敬妻。是妃以及妃也。君行此三者。則天下無不善之身。亦無不正之妻子。德教沛然。溢乎四海。其懷乎天下也。又何難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太王是也。

太王愛厥妃是敬其妻也使人無怨無曠是及人之妻也即其一而敬子敬身可知矣太王如是故能肇基王迹人君亦能如此則國家之人則而效之亦將不令而自後不亦其順矣乎公聞敬身之言而問之是求其用力之端也夫子告以上人之舉動民之視效隔焉君子言雖過而民猶以為辭動雖過而民猶以為則然則言行豈敢不慎哉故君子擬之而後言不敢過乎辭議之而後動不敢過乎則夫然後君立無過之地言足法而行足則百姓不令而恭敬矣一人之身為衆人之所敬蓋必其儀不減而後民其訓之是為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不辱其親故可以成親矣公聞敬身之足以成親而不知所謂故夫子又告之以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乃人之成德之名也自成其德然後人從而稱之若不成德則名何從而生哉君子言行合中百姓不令而敬恭于焉推本其身之所自而稱之名為君子之子則是子能顯親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既顯其親則親之名不為人所辱非成其親之名而何能敬其身則成其親為君子不能敬身則將辱其親為小人矣成親之道如此公可不自思哉然成親之道固在敬身而身之所以敬則三才之理無不兼該苟有一者之未協是亦吾身

之未成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則人將傷之矣故不能有其身不有其身則身無所容必不能隨所處而安故不能安土不能安土則居之不安仰焉必有所怨故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順乎理吾性之有虧也故不能成身身之所以成自愛人而安土樂天三才之理無不咸備然則此身之所係豈小小哉哀公不知而問成身謂人之一身本自完全何以成之而與天地參哉夫子告以人之一身萬理咸備唯于理有未盡故于身有未成是必于理之寓于人倫庶物者各盡其當然之實止之而不過焉則吾之性不可

以無少虧欠吾之形體可以無差失以形盡性不謂之成身而何哀公因夫子言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故問君子所以樂天而必貴乎天道者何孔子告以實理自然不待勉強天之道也君子之道存于心者緝熙敬止不顯而亦隨旁燭無疆送還而不息其不已也真如日月之東西相從而不已此與天道之於穆者同其運非其所可貴者乎惟其不已故應用之妙隨事順理窮則變之而能通因時制宜神而化之而皆宜其不閉也真猶天道之悠久無疆而變化莫測此非其所可貴者乎惟其能久則浸漬之餘雖不言而自信漸摩之久

雖不怒而自成此即天之無思無為而萬物化生者也非其所可貴者乎惟其既成則成功巍然文章煥然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此即天之垂象示人下濟光明者也非其所可貴者乎君子由人道以造于天道則所以成身成親正三綱理萬物舉而措之耳求公自以氣質苦于蠢愚事理苦于冥煩故于人道天道求之能體欲以簡切之語志記于心是亦不甘于自棄者故夫子致教而對之曰天下理一而分殊君子兼體而不累波理一也自事天言之則謂之仁自事親言之則謂之孝人一也自事天言之則為仁人自事親言之則為孝子實理自然出于吾心所謂物也仁人之所以為仁人者固止于是而不過孝子之所以為孝子者亦止于是而不過何以見之仁人之事親也以親之所生我猶天之所以生物也則事親之心知事天之舉足而不敢忘儼乎天監之在茲一出口而不敢忘常若上帝之臨汝蓋即移此事天之仁以為孝矣仁人之事天也以天之所以付我猶親之所生我也則事天之心如事親以窮神為善繼其志以知化為善述其事蓋即移此事親之孝以為仁矣夫如是則是父母全而生之吾全而歸之為事親之孝子天地全而付之吾全而復之為

事天之孝子性分之理無少虧欠是盡性之孝也身體之形無少差謬是踐形之孝也孝子之身不于是而有成乎夫言仁人也若專于事天失而事親之仁亦在其中言孝子也若專于事親失而事天之孝亦在其中是可見其理本至一特隨用而異名故不過乎理則隨感而互見公欲以簡切之語志記于心以此不過乎物之一言以之盡天事親成身成名舉此而措之耳而豈有多詭哉公聞此言而懼有後罪是有志于寡過夫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蓋臣之于君以陳善閉邪為教以言聽道行為福利苟在于君身是吾之功在于君上也利苟歸于百姓是吾之澤在于下民也功澤所在非福而何惜乎哀公悅而不悻從而不改終不足以語此此章與中庸問政章相表裏其言親切易曉皆哀公對証之樂非聖人不能道始而曰百姓之德終而曰是臣之福皆臣子將順之法物恥二句是說哀公言萬化始于閭門故物耻足振家齊則國治而天下平故國恥足興不過乎物體是一章之要旨四天道相承說仁人孝子數句註與諸家講俱費力只言其理之一便自簡切聖人無要福之心以納君無過為福其福大矣

禮記輯覽卷之七

仲尼燕居篇

唯陽徐養相述

仲尼燕居

一節

此言聖門雖常燕息之時無往而非禮樂之教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言至于禮則三子起夫子命之然而語以禮欲其隨寓而施無不中節所謂禮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恭敬勇三者本皆美德惟無禮以節之則各有弊然野不過以文逆亦人之所易知而遠之者惟給者是恭便佞類慈仁而反害之故特言以示戒或曰子貢辯近于給夫子特言微子貢也

師爾過

一節

此夫子以中道裁三子所以立修身為政之準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失之過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失之不及子產能食則毋道有餘不能敘則父道不足凡以不能裁之以禮而已禮手者設為問辭言欲為此中其必以禮手禮者設為答詞言欲救其偏非禮不可也何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無太過無不及正所以制中者也使三子而有禮以裁之則師可俯就不失之過商可企引不失之不及子產惠而能教可無才不足之誚矣夫子之長善救失如此

子貢退

一節

子將問夫子制中之言故以禮之功用為問謂人之本心有善無惡但為私意所蔽者于是有惡之可惡禮以制中其總攬收拾驅除此惡而不使之留耶人之德性之良本善而可好禮以制中其保佑維持完全此善而終歸于可顯也耶然其言雖是而其條件猶有未聞故夫子告之曰吾心之仁本善而可好不有禮以行之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故先王制為郊社之禮所以達其報天地之仁制為嘗禘之禮所以達其愛祖宗之仁有饋奠之禮以達其哀死喪之仁有射鄉之禮以達其睦鄉黨之仁有食享之禮以達其敬賓客之仁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不能以自行也有是數者之禮而吾之仁心始達然則禮非全其善之可好者乎知所以全好則知所以領惡矣此可見禮以制中周流無不備者也

明乎郊社

一節

此因上文全好之禮而舉其尤重者以見其有切于人謂天地者萬物所自生即父母也昭穆者吾身所自生即天地也人惟不明于此則不能推民胞物與之公其于治也難矣茲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則事天事親之禮一以貫之而無餘故

民之能之心必能以厚其生以正其德而民莫不
得其利推而與之心必能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
民莫不遂其生其于治國豈不易易矣乎明乎不
止知字熟有知之明處之當二意

三節

此承上文治國視掌而言隨事而制之以禮則事
事皆得其治見禮之周流無不在也居處有禮如
室有與除席有上下之類則長者常尊幼者常卑
而長幼辨矣門門有禮如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
始之類則下以孝事上上以慈愛下而三族和矣
朝廷出治之所木山澤以陳貴賤列紀綱以正尊

卑則貴者在先賤者在後而官爵序矣田獵無事
之時也田獵而有禮左右坐起以習其變流示之
禽以觀其順則因時講武習兵戎以戒不虞故戎
事開軍旅有事之時也軍旅而有禮進退有度不
愆于法左右有局不易其位則師出以律可以正
不庭而敵王之愾故武功成不虛惟是以之治國
有禮故宮室得度至于政事得施一如之所謂云
又推而日用事物之間事之加于身而禮之
用不窮莫非動也有禮以為之治則隨處皆用各
中其節以時措之無不得宜矣事以右而治之
此然則禮之所以為禮者何也非禮者之可

為為亦非一事偶合之可襲取也隨其終然之義
而皆合乎自然之理事得其治則禮之為禮在是
矣君子之治國也有其事必欲有所以治之之道
治之而不以禮則動不中節事不得宜如簪之無
相而一步不可行如夜之無燭而一物無所見手
足其何所措耳日其何所加進退揖讓其何所費
是故居處則長幼失別閨門則三族失和歷而至
下加身皆前眾動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率先天
下而使之協合欲求治國之如視掌也得乎
慎聽之 一節

此言行禮有以見乎仁義以見禮之無不備也慎
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不止上文之數事猶有
九者之禮焉是九禮也大事所專用者有四其五
則大事與餘禮所兼用者也大事之禮諸侯朝
也此禮雖皆諸侯之事然豈不切于君子之身哉
誠能真知其理而無差戾之弊豈必身為諸侯而
始用之哉雖今日窮居賦畝之中而能習其儀則
積相維持之具先在于我中正以履可以進于聖
人至禮之地和平以樂可以進于聖人至樂之域
雖聖人之制作亦將自我而可企矣大事之禮何
如而君相見揖讓入門而樂器之懸于筵簋者以
作及揖讓升堂主人獻賓酒賓本爵而樂止此

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樂又作主君飲畢樂又止此二節也。工入升堂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四節也。當吹象武之時以籥吹大夏與象武次第而作是時也。陳其行薦之俎序其自始至終之禮樂備其執事服役之有司行禮如此。藹然親愛之意見于節文之中。故君子觀其禮而知其心之仁焉。此大享專行之四節也。若夫通行之禮有所謂行中規為五節。還中矩為六節。迎賓而車之和鸞中采舞之詩為七節。客出而歌雍詩以送為八節。禮畢而歌振羽以徹器為九節。此五者之禮不惟大享得用而餘禮亦可通行。若君子之佩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起以采齊是燕用五六七節也。若宗廟之祭祀歌雍以徹器歌振羽以送賓是燕用八九節也。由此觀之君子之一行一動無物而不在禮可知矣。此豈非文三子之所當知者乎。然享禮之四節固足以見吾心之仁矣。夫豈無所示之義哉。彼入門而樂興是金作也。所以然者以金聲至和示賓主以情相接其和如此也。非歌清廟者以清廟之詩美文王盛德之形容示賓主精白一心以德相讓其盛如此也。下管象武者以象武之詩美武王能大文王之事功示賓主勤于王家以事相成其大如此也。是故古之君

子若德若事若情不必親相與言而後見也。但以禮樂相示而人之以心相信者。豈不言而自喻矣。禮之無所不備如此。三子其慎聽之哉。大享有四一是冬孟祀天一是宗祀文王于明堂一是禘於宗廟一是諸侯相朝此節主諸侯而言。缺畝之中舊說非兩君相見之地甚不通。只說窮而在下便是如公西華以小相自居就是知其理而習其儀者知仁即是大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曰知仁無時不在禮正見其非享禮所獨專示情以下言不獨可以知仁而亦可以觀義以見享禮之大諸侯所以無倍畔侵陵之禍示情三句舊言金為人情之同好故言情賓以義接主主以仁接賓故言德主人厚飲食之養賓明進退之節故言事此皆狹不如開說相示非波此相示之謂言隱然有示人之意也。

禮者理也 一節

此言禮樂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禮之為禮非多端也。有序而不亂得其理之謂也。樂之為樂無他道也。雖和而不流得其節之謂也。禮樂存乎吾身各有其則如此。故君子動必以理弗敢無理而妄動懼其亂也。作必以節弗敢無節而輕作防其驕也。是禮樂之體于吾身固君子無盡之道然必

先而樂後未有不序而能和者故君子學禮之功
尤不可缺使詩本人情試物理所以達此禮者也
樂發于聲音形于動靜所以文此禮者也德本于
忠信行于義理所以實此禮者也不能詩則無以
盡平人情物理之詳必有倒行而逆施者其于禮
也能不謬乎不能樂則無以勝其聲容文采之盛
必有朴野而無文者其于禮也能不素乎薄于施
則所行皆偽矣禮不可以虛偽行也其于禮也不
亦虛乎無禮此三者而行之則禮為有序得其理
而不亂矣君子可缺一執

制變在禮 一節

此言禮以得其人之為貴謂禮之寓于器物者謂
之制度禮之見于設施者謂之文為制度之詳悉
禮有以該載之是在禮也文為之委曲禮有以統
攝之是在禮也若夫用此制度而不至于僭差用
此文為而不至于鄙野其在于人乎苟非達禮之
人禮豈能以自行耶子貢因行禮之在人故泛而
問之曰禮以人行如此然則變但以樂稱其不通
于禮乎夫子再言古之人謂后夔佐舜能以四流
教胥子能作樂以和神人非古之聖人何以能此
九人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者謂之素以其不能文
此禮也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謂之偏以其不能

節此樂也若夫后夔聖人豈有不達于禮之理今
人謂后夔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以夔當時為典
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
達禮與不也若使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禮
耶觀舜咨所以典三禮之人衆人既舉伯夷夔伯
夷乃再拜稽首讓于夔龍使夔不達禮伯夷豈肯
為此虛讓哉故又以古人終之以示不可輕讓之
意云此節意專重禮必待人而後行引夔一節意
以為非其人耳或作制度在禮三句是承薄于德
于禮虛古之人與以下是承不能樂于禮素似于
文氣斷續未安

子張問政

二節

此言禮樂有以盡為政之道夫子告三子以禮樂
亦既詳且盡矣子張不知而以此外猶有所謂政
者故夫子曉之曰師乎為政之道吾前已語女矣
禮無不備仁無不達治國同于視掌祇祇具乎聖
人以至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何莫而非禮樂何莫
而非為政之道君子由文以達情因疑以見道誠
能明于禮樂之理舉而措之政事之間所以安上
治民移風易俗之道不外此而得之矣子張不知
而復問意以法制禁令政亦多術禮樂二端恐不
足以盡之故夫子又曉之曰天下無一物而非禮

樂為政無一事而外于禮樂爾師也以為必鋪几
筵升降酌獻酬酢然決謂之禮乎此特禮之大耳
而禮之所以為政者不在是也爾以為必行樂也
典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此特樂之文耳而
樂之所以為政者不在是也其果何所本哉亦惟
言乎理而必踐之口之所言者在是而身之所行
者亦在是則理之履者禮之序也雖不事乎儀文
而禮之本體在是矣行乎理而必樂之身之所行
者在是而心之所樂者亦在是則行之樂者樂之
和也雖不事乎聲容而樂之本體在是矣禮樂不
外于吾身如此是故君子為政不必他求也惟致
力于和序二者以南面而立所履者中正而事
一之不序所樂者和平而心無一之不和由是不
待作為但南面而立而序之所召足以約天下于
整齊嚴肅之中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和之所召
足以措天下于優柔平中之域至樂無聲而天下
和矣天下有不太平者乎太平之象何如德威布
而侯度脩諸侯則來朝也百揆叙而庶績凝萬物
則服體也法守定而庶尹誥百官則承事也太平
之象至是無以加矣波區區于几筵繡兆之闕豈
足以言政哉故曰明于禮樂之道舉而措之而已
張也何必有他求哉君子即南面而立之君子明

字燕行字意力字燕知明守固意諸侯朝三句侯
燕和序意
禮之所興 二節
此言禮之關乎治亂故聖人不敢廢也禮以防範
人心綱維世變禮教興行則禮達而公定眾之所由
以治也禮教衰廢則紀散而眾亂患之所由以起
也聖人知此故事事而為之治雖目巧之室亦必
有與有隙設席則有上下升車則有左右行則有
隨立則有序所以然者蓋以事物莫不各有當然
之理明乎理之義以施于政治之間故與以居尊
祚以居主上下以定名分左右以定尊卑隨行以
辨長幼序立以辨爵齒眾之所治皆由此起此非
古聖人制禮之深義乎若室無與所則亂于堂室
云一失其禮則隨在致亂所謂禮之所廢眾之所
亂也故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其國
所以辨貴賤以序爵辨長幼以序齒辨遠近以別
親疎辨男女以別同異辨內外以正位序使其秩
然有等莫敢相踰越其事非不至煩其政非不至
衆也然惟皆由此塗出一以禮為之紀焉耳禮興
則執簡以取煩守約而施博舉而措之無難矣與
禮以致治雖聖人不能外如此然則三子欲求所
以脩身之要為政之本舍禮其奚以哉三子既聞

此言則脩已治人之道不出乎禮樂禮序樂和之理不外乎身心蓋昭昭然若發矇而有見矣此與顏子為邦之禮樂可以互見見天德王道之全學

孔子閒居篇

孔子閒居 五節

此言為民父母之道不外推禮樂以至其極子夏精于詩者也故以詩為問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而可稱其情哉夫子曰所謂民之父母者非徒以其位居人上之謂也亦以和卒之妙乃禮樂之原也君子則洞達其精微之蘊而不遑事乎器數之末自禮樂之極盛而無以復加者謂之至是

至也蓋有五焉君子則推而致之由粗以入精于以廣其充周不窮之用自禮樂之至微而不泥于迹者謂之無是無也蓋有三焉君子則施而行之由內以達外于以運其發微不見之神由是以之廣被于天下盡斯世而不冒之合斯民而並育之所謂廣被于天下也然治亂倚伏不可為常若必待其禍敗之已發而後救則無及矣君子又炳于幾先有敗必先知之曲為之備豫為之防不使至于不可為夫父母之于子不過為之就利避害得其所欲而已今惟明其致治之本則利為之興而所以體息者無不至審其將亂之機則害為之避

而所以護佑者無不周于其達乎序之原也肖父道焉子其明乎和之原也有勞道焉謂之民之父母不亦宜乎子夏問五至之說而不知所謂子夏五至之道不而言之雖各極其盛而不窮然序而推之實互為其根而不亂彼君子之于民愛其生之未遂而思以養之憂其性之未復而思以教之愛民之志可謂極盛矣志盛于內則必發于言而為詩凡有益于民者則必美之以示勸凡無益于民者則必刺之以示懲愛民之言于是為極盛夫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感發其善則所以施之教養者必得其度德創其惡則所以

推之政教者必去其偏詩至而禮有不至者乎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和政以順施者可以樂民生之咸遂教以時措者可以悅民性之咸復禮至而樂有不至者乎樂民之生則必哀民之死凡所以悅民生而害民性者皆其哀痛惻怛而為之豫廢也樂至而哀有不至者乎君能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則民亦樂君之樂而憂君之憂是哀樂相生也此五者之理由粗入精無形迹之可見由顯入微無聲氣之可聞故雖正明目而視之不可見也傾耳聽之不可聞也其理之精微廣以加矣故其志之所向氣必輔之充滿乎天地之間過化存神

上下同流天地雖大莫非此精神意氣之填塞矣此肝謂橫乎四海也夫此五者有一之不盛謂之至未可也有一之不全謂之五至未可也今五者得其全而各極其盛不謂之五至而何子夏復問三無夫子告以三無非他也即五至之中行之而不泥于迹者是也彼九樂皆有聲也君子則有無聲之樂蓋此心之至和雖無樂之聲而有樂之理以此臨民將政善民安而百姓為之鼓舞治隆俗美而人心為之太和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矣視夫鍾鼓以為樂徒有其聲而無其本者不有間哉九禮皆有體也君子則有無體之禮蓋此心之至序雖無禮之物而有禮之實以此臨民將臨之以莊而有敬焉恭不顯而自刑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視夫玉帛以為禮徒有其物而無其本者不有間哉至若喪必有服無服則無喪矣君子于民雖非真有棄麻之為服然于其沈離困苦之灾必真心惻隱宛若死喪之在吾身而思以濟之之心不能自解是則至哀無服而天下親較之棄麻雖具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不有間哉是三者心皆至仁而迹無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所為故謂之三無子夏又問何詩近之夫子告以夙夜甚命省察此雖頌文武之寬靜也然可以近無聲之

樂蓋人君寬靜以安民則百姓太和協氣嘉生天下之至樂孰大于此威儀遠邇不可選也此雖美仁人之威儀也然可以近無體之禮蓋人君威儀有常度則從心所欲皆不踰矩天下之至禮孰大于此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婦人自述其恤患之詩也然可以近無服之喪蓋人君有哀民之至情則其矜恤之念自不能已憂以天下執大于是君子致五至而行三無則乎民之道盡矣此之謂民之父毋子夏問五至三無之言嘆其美大且盛大以言其無所不包也美以言其純粹至善也盛以言其致治之道不可復加也然謂三詩之近或不足以盡之故欲復求于詩夫子以子夏可與言詩者也故告之曰三無之妙豈止三詩之近足以盡之君子之習此三無也猶各有五種之詩起發三無之義焉五起維何無聲之樂言天下之至和也和生于此心之不違乎理故始之以氣志不違心安則理得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已和則人從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則聲容日起故繼之以日聞四方志乎于人則必夙夜以永終譽故終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言天下之至序也序由心發從容不迫故始之以威儀遲遲外雖舒緩而心實嚴肅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人自心服

故繼之以上下同人心既服則德業日盛故繼之以日就月將德業盛則由近及遠沛然洋溢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言天下之至悲也悲生乎人心之戚故始之以內恕孔悲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愛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以畜萬邦養之者衆則其德發揚而不可掩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則澤可遠被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君子習此五者始而皆起于心繼而皆得于身又繼而皆徵于人又繼而皆達于聲聞終而皆施于悠遠雖其詩詞所指言各不同然皆由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如行遠者之自通如升高者之自卑故謂之五起此章言為民父母之道最為精切蓋父母愛子出于真心今此五至三無皆真心之不容已者故不曰為人上而曰為民父母禮樂之原與五至三無只是一理自和序之在心者言則曰禮樂之原自其極盛則曰至自其無迹則曰無或曰致五至行三無安得又有敗曰如洪水三苗之數聖人安保其必無或又曰詩禮樂皆可見可聞者曰此未說到至處若論其精神志意與大地相為流通處豈可見聞故不見不聞而充塞天地然後可以言至或又曰禮序樂和治亦至矣何以有哀之可言曰民雖大順大化然亦或有一

夫之不得其所則亦聖人病瘵之在身者而救瘵不加意故又有無服之喪此皆天理人情之極至非真視民如子者不能知此三近五起皆是詩詞因論詩故以詩教之服習也如服膺之服言君子習此三無而行于身者其起發之序如此

三王之德 四節

此言聖人之與天地合德而歷引以見之三王之德參天地蓋古證也于夏問德何如則可以參于晉之曰來三無私以勞天下奉者尊故奉承之謂勞者慰安動撫之謂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與天下公其利而無自利之心則其心即天地之心也故可以與天地參試以三者言之天之高明無不覆也何私之有地之博厚無不載也何私之有日月之著明無不照也何私之有王者奉天之無私也則廣至周之仁使無不遂其生奉地之無私也則廓涵容之德使無不若其性奉日月之無私也則明照四海而不遺使無能遺其情如是則覆天之覆載地之載照日月之所照而無私不專于天地日月矣所以謂之三無私引詩而言成湯無心于得天而惟聖敬之格天故天命終不違之正此無私而參天地之謂也知成湯則知夏周矣夫三王之所以參天地固以其德之無私然天地之無私

何如今夫天以五氣之順布教四時之錯行則有
春秋冬夏也由四時之錯行為一旦之氣候則有
風雨霜露也是乃天道運行之常若非所以為教
矣然四時之推遷莫非天理流行之實氣候之開
闢莫非造化發育之妙是道之運于上者一至于公
而無私則教之寓于天者殆不言而自喻矣天道
至公之教不于是而可見我以地言之順承天施
而在天之神氣惟地載之神氣變化而在天之風
霆惟地顯之風霆既為之流形則庶物自因之露
生是乃地道運行之常若非所以為教矣然天地
相蕩既鼓其生之之機則陰陽相摩自遂其生生
之性是道之運于下者一至于公而無私則教之隱
于地者已不見而自章矣地道至公之教不于是
而可見我知天地之無私則知聖人之無私矣然
湯之無私固于長發之詩而可見若文武之無私
亦何自而見之彼人之至于聖者清明在躬有以
全澄澈虛靈之體則其志氣如神自能發前知默
悟之機其德可謂盛矣以意念之間或欲使天下
之各得其所此無私也則天春其德必先有以開
發其朕兆而為之豫生賢佐猶天之將降時雨而
山川必為之出雲夫亦春其無私而已其在嵩高
之詩以為嵩岳降神生甫及申言天之豫生賢佐

也其曰惟申又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言賢臣之佐運興周也此雖宣王之所以美申伯
然惟文武之德可以當之蓋純德不顯而妙赜顯
于天縱統緒維烈而亶聰明于性生文武之德可
謂無私矣故天命維新而四友為之多助天命其
集而十亂為之咸歸是天生此賢人以佐周若時
雨之將至而山川之出雲矣然非文武之德以開
先何以得天之若是哉故曰此文武之德也夫聖
人之無私固足以參乎天地矣然聖人之德豈一
時之所能為一世之所遷積我三代之王也不惟
身有無私之德而其先世所積亦必有令善之積
聞如禹之先有鯀項脩百物以明民共財湯之先
有契為司徒以敷五教親百姓文武之先有后稷
教民稼穡五谷熟而人民育其積功累仁入人已
深是故其得天下也正其傳天下也久天與人歸
所以美宣王也然惟三代之德可以當之所謂三
代之先其令聞者是已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雖所以期宣王也然惟太王之德可以當之蓋
武王雖以武功得天下然自太王以來其文德之
洽人者深矣合此詩而觀之總見三王無私之德
自積祖而已然三王又能純祖武而奉三無私則

豈不足以與天地參哉此章論三王無私之德但言成湯文武而不言禹者禹由揖讓而得天下人知其無私之矣湯武由征誅而得天下恐天下以為口實故明其德之無私與天地參此聖人闡微之深意嗜欲將至不可以生業肇起謂之嗜欲若然則是聖人有心于得天下矣但作心惡之及乎生民者為高子夏長于言詩故夫子每以詩答之

坊記篇

子言之君子一節

此言君子以道坊民之意乃一篇之大旨君子之道辟則坊與何以辟之坊也以道而防人之縱人欲而不足于天理猶堤防以防水之汎濫也夫人心惟危常至有餘道心惟微常至不足大為之坊猶或踰之況其無防民將若何又不止于不足矣故君子有所以防之之道為禮以長其性之善坊其德之或消滅而不足也為刑以戒其情之蕩坊其情之或滲放而有餘也然尤恐人欲無窮非防閑之所能盡于是又存命之說焉使知樂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則其觀美之心亦廢幾其止鑒而欲不得肆矣此三者皆君子坊民之道所以遇人欲于將萌存天理于固有有裨于世教之大者也氏猶踰之一句總管篇內以此坊民民猶有

者言坊之而民猶踰况無坊乎以見坊之不可也

小人貧 二節

此言坊民處貧富之情上節以禮坊小人不節以禮坊君子約驕盜亂皆小人之事也故禮以節其富之太過文其貧之不及下三句正所以節文之者也好樂好禮皆君子之事也故禮以定諸侯卿大夫之品制知所以守禮則知所以能樂矣懽快也足也言因其貴而快足于物肆意放行也衆而以虛無貪富說

夫禮者 一節

此言禮以坊德之事是非不夾之謂疑禮以章明之則理明而從違定邪正方萌之謂微禮以辨別之則幾審而取舍明凡此所以坊民使之從是而去非趨正而避邪者也故自朝廷之禮言之命數不同是有等也服章不同是有別也尊者在上卑者在下是有位也如是則疑章微別而禮教明于上矣故禮達分定而爭慢自息民豈有不讓者乎上三句制禮之意下四句用禮之效獨舉朝廷者以其為禮法之所在辨上下定民志此其先者也

天無二日 二節

此言君臣之坊上節坊僭擬也下節坊篡弑也

君子辭貴 一節

此言君子辭受之坊。謂雖卑居卑辭富居富。推讓之風而無爭取之意。故亂益亡。所以君子之仕雖不能無所受之祿。然與其才德薄而食祿厚。取食浮于人之誚。無益才德有餘而受祿不足。使人浮于食也。不失為賢者。此君子之所以必辭貴辭富。坊其所受之過也。

觴酒豆肉

二節

此言君子教讓之坊。上節三者皆教讓之事。而民猶喻之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于己身也。故引詩言不思已罪則怨不能已。下節二者皆由己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引禮尊人之君而自謙其

君以見貴人先人之義。雖稱君且然。况已身乎。

利祿

一節

此言仁厚坊民之道。死者既在所先。則人不肯貪生以背君。亡者既在所先。則人必盡心以衛國。

有國家者

一節

此言君子鼓舞人才之坊。在于務實而已。貴有德而不吝于班祿。是有好德之實。故民讓焉。尚有能而不吝于賜車。是有好才之實。故民與焉。務實政而不徒空言是約言也。乃所以為君子。故足感人。若徒有尊賢使能之言。而無發賤車之實。是先言之小人耳。豈足感人。故成才之坊。務實勝焉耳。

上酌民言

一節

此示人以自用之坊。君子為政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于政教之施。而能泰酌乎輿論之可否。則有以合乎人心之公。而民尊信之。如天所降矣。此君命順則民有順命也。若上不酌民言。則不合人心。民必犯之。民不天。上施則不從。所令亂必由生。此君命逆則民有逆命也。從違之幾。可畏如此。故君子信以蒞民。而無逆詐猜忌之私。讓以蒞民。而無矜已陵人之態。如是。則人孰不樂告以善。而報禮之心。殆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引詩言勸善尚。可詢。况民言可不酌乎。酌者。非是與

波商確乃自己心中酌量也。

善則稱人

四節

此示人以伐善文過之坊。善者人之所居。過者人之所避。但有其善者。褒獎善文其過者。過益深。故為君而讓善于人。則民漸化為臣。而讓善于君。則民作忠。為子而讓善于親。則民作孝。使其辭過而伐善。則悖逆爭用之事起。豈所以坊民者乎。不爭只是無爭競耳。亡怨則感德矣。讓善則有德矣。

君子池其

九節

此皆教孝之坊。首節隱過揚善之道。二節承命讓過之道。三節因愛敬父母而睦及族人。故君子表

其睦心而合族以食如一年四會食之類四節因睦族而推及于父執為廣孝之道五節甚言不敬之罪六節言睦父之尊七節曲為悅親之心而不敗傷其心也八節言朝廷敬老之化長民以人言朝廷以地言言長民之人在朝廷尊嚴之地亦且敬老况于親而敢不敬乎九節言事尸尊主之禮前三句立尸立主之意後三句樓主享尸之情敬則用祭器 一節

七日戒

一節

此言祭祀之坊將祭之時七日戒三日齋立尸而事之過者赴走所以教敬也陳祭之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味也獻酢之禮尸受三獻賓始飲一示民有尊卑上下也既祭之末因酒肉以會宗族而燕飲此教民睦族也君子行禮各有所示如此使或容有不肅又豈足以示教哉故主人行禮乎室中則長賓長兄弟之在堂上者從而視之室中之人其敬以不肅乎長賓長兄弟行禮乎堂上則賓弟子兄弟之子在堂下者從而觀之堂上之人其敬以不肅乎肅字指被觀者言非觀人者也

賓禮每進 三節

此言來禮之坊

孝以事君 四節

此示人以忠孝之坊推父之道以事君推兄之道以事長皆誠一之心豈敢携貳以為心乎故世子君在不謀仕嫌敵君也惟卜則稱二君為代君也所謂孝以事君蓋如此喪父三年喪君三年君親之恩一也子不敢有其身與財臣不敢有其室故君敬親之心一也

禮之先幣帛 一節

此言以下取上之坊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先行禮而後用幣敬民之仕者先敬事而後食祿之義也禮字是行禮之禮非虛字也

君子不盡利 一節

此言以上取下之坊君子不盡利而取之于已欲以公利而同之于民仕不祿五旬皆不盡利之事

夫禮坊民 七節

此示人以男女之坊夫禮四句為一章之大旨下文乃詳言之 一節言媒妁之當重二節言同姓之當別三節言授受之不親四節言交交之遠嫌五節言好德之當誠六節言避嫌之禮七節專言親迎之禮男女人之大歡尤所當防故以終篇

表記篇

子言之歸乎 一節

此聖人思歸之嘆念儀刑之有本也君子之心當存敬畏身雖處乎隱微之地而心則凜然其甚難所以遏人欲而有天理者兢兢業業如十目之所視十手之所指是以不待矜而自莊不待厲而自威不待言而自信蓋無時而不敬不威不信故不待有矜持之功夫然則道自我行教自我立儀刑之本不外吾身夫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猶說隱而顯作身窮道達此言久平易不似孔子口氣且與下三句亦不合

君子不失足 一節

此言君子欲以持已之道容貌顏色詞氣三者皆本于心君子常存敬畏所以應事接人熟思審處各當其可故三者無一事之有失由是動皆中禮自足以起人之畏憚信也下三句未便涉到民上只是理之所在有使人畏憚信之道也

楊襲不相因 一節

此言君子謹禮之事禮有當楊者必易服從事不敢因其襲而不改禮有當襲者亦必易服從事不敢因其楊而不改所以然者以禮時為大蓋變為敬若相因而不改則因仍苟且必有相漬之患故

不敢相因則節文既辨矣不肯相因則又不肆其勞矣又質得中內外相稱何至有相襲之患乎此主行禮以示人非制禮也或以下句作開說無味

祭極敬 一節

此言君子之承祭入朝始終一于敬也祭以享親朝以面君故極至其敬辨若以樂倦繼之則不能慎終如始非忠孝之全也

君子慎以 一節

此言君子念念致謹則隨在有益慎言則寡尤慎行則寡悔禍何從生和順積中則英華發外篤何可掩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恥何自來故君子不求

之外求其在我而已

君子莊敬 一節

此言君子密檢身之功君子外矜莊而內嚴敬則心正身脩駁駁乎日進于高明之域故日強安肆矣是則一日情于一日矣理欲之消長由于身心之敬肆如此故君子必敬以直內使此身收斂不束雖頃刻之間不敢自怠何嘗一日之間參錯不齊而至于如不能終日者乎莊以身言敬以心言

肅戒以事 一節

此言敬神尊君之禮所以敬敬也

無辭不相接 一節

此言君子之際之不苟辭者將命之辭禮者執贊之禮無辭則直情徑行無禮則恭敬莫辨是皆相棄之事故君子戒之

仁者天下之表 一節

此言所性之德皆有關於世教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其體大而尊其用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天下之九有為善者莫不取法于此如標準立而人皆有所瞻仰矣故曰表最者心之制事之具其體方而嚴其用裁割斷制而人心凜然知所畏天下之九為不善者莫不畏此分限而不敢逾如法度立而人皆有所敬憚矣故曰制禮者天理之

節文人事之儀則體至于敬而用貴于和所以報

施往來隨感而應其稱物平施則有文以相接其講信脩睦則有恩以相愛彼此有茲何利如之此

三德者于其有關於天下其教固甚大于其皆本于人心其道又非遠人而難求人可不知所務歟

以德報德 二節

此二段俱非孔子之言上段以德二字與以直報怨相反下段以德二字與何以報德相反

無欲而好仁 一節

此言安仁之難其人故君子成人以恕也無所欲而好仁天下之真好也無所畏而惡不仁天下之

真惡也此安仁之聖人豈可以多得哉惟安仁之難得則責人者不可不恕故君子議道以示人之的則以己之所當盡要必以安仁而為準若其法以導民之迷則以人之所可及先使其勉仁以為功蓋無欲無畏道之至也已則能然九民皆能一一如此故但使之知仁可終知不仁可惡斯已矣不必過求皆欲其無欲無畏也以己之所能識道則中道而立道之不易至是而始盡天下後世知仁道之大而不吝以易求以民之可從立法則以人治人人之資性皆隨乎而有得天下後世知仁之在我而不容以他求君子成人之道如此

仁有三 一節

此言論仁者之當原其情而因示以情之所當原也仁之等大槩有三三者之仁莫不有作為之功亦莫不有存主之情以其功而言功主于恩惠以及人帝之帝者此也王之王者此也伯之伯者亦此也既均有恩惠以及人則其功似乎相同以其情而言情根于心術之隱微或有性而生者或有反而成者或有假而行者既各根于真心之不容掩則其情不能不異人之親人者觀此人與仁者而同功既同謂之功則同謂之仁功可以強而勉則仁亦可強而得是盡徒以事業論而未察其心

討論故其仁未可憑信以為準惟觀其與仁者
而同過則即其不幸之中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固
其難厚之迹而原其本然之心過于厚者自不同
乎過于薄過于愛者自將異乎過于忍故其仁精
是而可知是亦功之不可以為仁也功既有心附
為則其真情或不皆如是亦非必待有過而後可
以為仁也過既不幸所致則其真情自此而可見
耳情之所存不但有過而可知雖于其體仁之際
亦已知之仁者則無歎無畏而安仁知者則好善
惡惡而利仁畏罪者則知不仁之為罪而遠之知
仁之免于罪而強之故觀其安仁則知其為上觀
其利仁則知其為次觀其原仁則知其為又次所
謂情之可以知仁者以此故論仁者當原其情也
然情之所以當原者何以其功于吾人而不可偏
焉耳波心之全德曰仁率是仁而有當行之路則
曰道是皆情之所任乃事功之肝由以成者也仁
之與道同出于天而具于人謂人之四體同賦于
天而具于身但人之有為仁者之以至誠惻惻之
心而後施之天下始有當行之路是仁常居
道之先而道常行于仁之後猶右為人之所先而
而左特以助右之不及故曰仁在道左且仁何
以謂之右蓋仁者人也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惻

之意之意者此仁然後可以為人無此仁則不得
謂之人矣仁為人之理如此此仁所以任道之先
而為右也道何以謂之左蓋道者事理之當然在
父子則慈孝所當行在君臣則仁教所當行然必
有此倫然後有此理使無是倫則此理何從而行
道因義而後起如此此道所以任仁之後而為左
也然仁之與道雖有先後之序而無厚薄之等何
也道者義也義以對仁則仁主于愛而義主于敬
使厚于仁而薄于義則能愛而不能敬故尊而不
親使厚于義而薄于仁則能敬而不能愛故尊而
不親愛敬無非仁道具備則有以純乎仁之情而
發之事功者必光明正大與聖人同其用矣情之
所以當原者以此然則君子之論仁豈可但求之
事功而不求之情實哉

道有至 一節

此即上文仁者安仁三句之意言其行道有淺深
而得效有大小王伯是可王可伯言其理如此耳

仁有數 一節

此言仁之所發有淺深而效之所及有遠近謂仁
之道大人所難盡隨其所得之多寡所至之遠近
皆得以仁名之猶夫義之為善本無定體隨其所
用之長短所宜之小大皆得以義目之故觀義可

以知仁矣仁何以見其有數也彼良心有感于外而惛惛即形于中者蓋其視人猶已而以萬物為一體者是則愛人之仁自心而發所發者深矣率循古人之成法而使焉以盡其力者蓋其取善補仁而以古人為法程者也是則資人之仁自人而感所發者淺矣惟其發之也深故其愛之所及者遠彼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其恩惠之廣由吾身以及于無窮故曰數世之仁其及之遠可知惟其發之也淺故其愛之所及者近彼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其一身之謀且不足而何以詒謀于孫子故曰終身之

仁其及之近可知是則白愛人曰資仁曰數世曰終身仁雖不同而同得以仁名之所謂仁之有數如此人可不隨小以求之乎此章專論仁以仁字為主義字作比擬最快當若五舉而對言之難于措詞中心則非強強則非中心愛自心出故曰深資由外至故曰淺

仁之為罷 一節

此言仁之難盡君子當責人以恕也仁說四端也萬善其為罷也重與人俱生與天地為終始其為道也遠惟重故負荷者難為次舉之莫勝矣惟遠故踐履者難為功行之莫致矣仁之難成如此然

則一長一善之有得者將不得謂之仁矣乎故隨其舉之多寡至之遠近皆得以仁名之是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仁雖取數之多而非一蹴可至今人欲以勉強持循之力而徑造于任重道遠之地不亦難乎君子知其然故其于人不敢以過責以全體不息必欲勝重而致遠乃盡義以求人者也盡義求人則非聖人不足以任天下殆將無仁人矣故難為人若隨其力之所勝隨其行之所致于此而較量其優劣是以人望人者也以人望人則大賢可愈于小賢賢者亦可由此以自信而有勸勉以成其仁矣是非賢者可知乎此章委曲以形

容仁道之大故君子不原責于人以義度人即議道自己之意以人望人即置法以民之意

中心安仁 一節

前章言仁道之大君子責人固當恕此章言仁道之大學者之自責則不可自恕謂無欲而好無畏而惡中心安仁者天下固難其人矣然人豈可自諉于難而不求哉犬雅之詩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言甫送山甫之詩也小雅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樂新成之詩也夫子引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其至哉然即其言而推其心蓋必極力以向道

力竭而後止有見于斯道之當好而自忘其此也
之既老不自知其年數之不足使焉無後他顧之
心但孳孳勤勉遵道而行直至于死焉而後已苟
一息尚存則此志不容以少懈是則詩人求仁之
意也今之學者若能以詩人之心為心亦竭吾才
以求仁至于欲罷不能之地則至誠無息純亦不
已而中心安仁之聖人亦將自我而馴致矣豈可
自諉于難求而遂不肯實用其力哉

仁之難成

前節

此言志仁可以寡過所以示人之強仁也謂當今
之世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也人人失其所好
私意行而良心喪是以成之之難耳惟人人皆失
所好無以自解于天下故仁者之人心常在仁雖
或有過然必過愛過厚人自諒之其過可得而辭
也然所以志仁而可寡過果何所資哉亦有資于
恭儉信讓焉耳彼禮之道至大也恭雖不足以盡
禮然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而近禮矣仁之道至大
也儉雖不足以盡仁然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
仁矣情實之道亦至大也信雖未足以盡情然信
則不欺得情之正而近情矣人能以此三者而敦
以主之于內讓以行之于外則大本既立私意不
行雖或有過其不甚矣何也蓋恭則近禮遠恥辱

也為寡過矣信則近情言可諉也為可信矣儉則
近仁不專利也人易容矣以此失之不亦鮮乎此
所以有過其不甚也引詩言恭之近禮則儉信可
知夫以敦讓而行三德則雖有過而不甚使其肆
欲妄行失其所好則過深矣欲有辭于天下豈可
得哉是故君子有志于成仁者當先于行之資
仁之難成

後節連下節

上節仁之難成以成已言此節仁之難成以成物
言言君子所以能成人之仁以其責之以恕而成
之以道也謂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為能成人之
仁焉何也九人所以不能成人以責之太嚴則因
以重其畏難之心成之無道則無以落其畏入之
門耳君子以無欲而好無畏而惡乃已之所能而
人之所不能者也置法不以民則是已之所能
病人人將病之而畏心生以人之所不能愧人人
將愧之而怠心生矣于是不言難以阻其進所謂
不以已之所能病人也不責備于中材所謂不以
人之所不能愧人也其責人之恕如此故聖人制
行以為民法不以已之所獨能而必以天下之所
可能好不必于無欲焉惡不必于無畏焉所以然
者何哉正以使賢者知敬乎此而有所勸勉以行
其言必至于行視其言也不肖者知不及乎此而

有所愧耻以行其言不至于躬行之不逮也。庶幾人皆尚行為急。而仁或可成矣。然無所以輔道而夾持之。民志猶不能專一也。于是又制為之禮。以此仁之得中者。節約其行。而使之齊。立為之信。以此仁之誠實者。結束其心。而使之固。為之齊其容貌。以驗其仁文之著于外。為之正其衣冠。以稱其仁德之存于中。為之廣其朋友之交。使其切磋相成。輔其仁以造于極。合是五者。輔道夾持。歆其念。念皆仁。而他岐不足以惑其志。事事皆仁。而物欲不足以奪其守。庶幾趨向專一。而心德克全。仁之成也。易易矣。然禮信朋友。人固知其為成仁之教矣。至于容貌衣服。先王亦立以為教者。何益以外內相符。華實相備。有不可以偽為者耳。是故君子衣冠整肅。服其服矣。則思夫容貌不端。服不稱也。故必文以君子之容。威儀遠速。有其容矣。則思夫詞令不順。容亦偽也。故必文以君子之辭。嘉言孔彰。遂其詞矣。則思夫德行不立。詞亦偽也。故必實以君子之德。庶幾和順積中。而英華之外發者。皆德者之孔秩矣。如使有服無容。有容無詞。有詞無德。有德無行。君子皆耻之。耻其不稱也。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中冓則有不可辱之色。凡以求稱而已。知容之欲稱其服。則知脩詞

以稱容。五德以稱詞。仁道自此可成。而聖人之教。非為虛文矣。所謂惟君子能成人之仁。如此然。則仁豈終為絕德而終于難成哉。

君子之所謂一節

上數章言仁道公平。天下此言義道之公平。天下君子之所謂義者。何哉。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是故不以貴而或逸。不以賤而或勞。不所當為者。合上下而皆事其事。此之謂正。方而無私。所謂義矣。若徒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義也哉。故以天子之貴。親耕南郊。以供粢盛。醴黍為饗。以事上帝。所謂勤以事天。義也。則諸侯亦夙夜匪懈。以共俟度。以奉揚天子之休命。上行而下效。急君之義。為恐後矣。此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君子之所謂義者。蓋如此。重在貴之率賤。一遠恐人恃貴而忘所有事也。

下之事上也一節

此言臣道貴于盡仁。而惟聖人為能盡之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是則澤在于民。而心在于君。無所為而為善。君子仁者之所為也。何以言之。仁不止于恭儉。而恭儉可以為仁之用。故恭儉以求役仁。禮不止于信讓。而信讓可以為禮之用。故信讓以求役禮。事雖備矣。而不

敢自尚身雖顯矣而不敢自尊位人之所貪也彼則儉焉而不敢踰祿人之所欲也彼則寡焉而不敢過賢人之所嫉也彼則讓之而不敢先自尊則不能尊人矣故卑已而尊人放心則踰于義矣故小心而畏義此皆恭儉信讓之事所謂有庇民之大德也然亦豈敢有覬倖之心哉以此事君求盡其在我而已矣其得君也由乎是道無驕心也其不得君也由乎是道無怨心也蓋得之不得曰有命吾惟聽受其自然而已此之謂有事君之小心其在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夫豈弟言其德之大也不曰言其心之無所刺

也盡此道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蓋舜由溫恭允塞以至百揆時叙禹由祗台德先以至地平天成文王由緝熙敬止以至惠鮮鰥寡周公由敦義來持以至制禮作樂皆有君民之大德矣然皆以分所當為初無過分之事故舜至帝位之陟尚讓德弗嗣禹至金謀攸同尚稽首固辭文王三分有二惟以服事殷周公輔相成王惟亦寫几几則皆小心以事君而已矣尚何敢有君民之心哉此所謂仁之厚非聖人不能也大明之詩云文王小心以事上帝故能懷來多福惟其德不回邪故終受四方侯國之歸言文王無心于得天而天命終

必歸之蓋天祚有德非聖人之所能辭也觀文王而舜禹周公可知矣由是觀之惟聖人然後可以盡仁然則臣道之難于盡仁也不亦從可見哉役仁役禮二句是仁之厚的條目不自尚其事數句又是役仁役禮之條目謂有君民之大德可謂仁矣不敢有君民之心則仁之厚也仁之厚何如役仁役禮是也不自尚其事儉信讓皆役仁之事不自尊其身讓賢卑已小心畏義皆役禮之事仁之厚仁字以全體言包役仁役禮二事則役仁之仁乃指一節耳求以事君求字輕自在我言非求君也自役仁至畏義是有庇民之大德自事君至

天命是有事君之小心不言湯武者湯武放伐應天順人又別是一段議論不在此節之中蓋天命既絕則為獨夫不可以言君矣何事君之有先王謚以尊名一節

此承上文仁之厚而言言君子務實勝而不務名勝也謚法三句特借引以起下文之詞謂先王為美謚以尊顯人之聲名但節取其平生之大節以專其善其餘小行細節雖皆可取亦槩畧之而未嘗數數枚舉此豈沒人之善哉蓋君子以實勝為善名勝為耻謚過其實則名浮于行而可恥矣先王不欲以名勝教人夫是以制謚但節謚以尊名

亦已足矣是故君子之為人臣者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九以求處情實而已雖有過人之行而不敢率循九以求處篤厚之道而已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九以求下賢而已此皆自卑而務實勝者也然雖自卑矣而事為人之所大為人之所尚過高之行為人所循與夫善美之實為人彰美者亦自敬之而不敢慢尊之而不敢違夫何有與汝爭能爭功者乎實勝之益如此耻何從生執粵稽諸古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違而用之哉固宜以仁自居矣然后稷惟欲行過于名耻名之浮于行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此后稷之務實勝而盡仁如此所謂仁之厚者于此又可見矣此節大意言不止事君當處乎仁之厚雖待人接物亦莫不以仁厚自居謹法三句專為實勝而設與下文不相干下皆自卑而務實勝之事所謂仁之厚也不自大五句以處已言彰善二句以待人言后稷一段以自稱言小註首句以尊名作一讀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作一句舊點為美二字屬上句甚誤

君子之所謂仁 二節

此言君道之難于盡仁人當兼體而不當偏勝也仁民之道愛教無全尊親並至求盡乎是者不亦

難乎斟酌之詩去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之云者強以教之振作其遷善去惡之心嚴以改其不善也第之云者悅以安之順適其安生樂業之性愛以致其親者也是二者義雖不同而道則並行不悖不可偏廢以其事言之樂而毋荒安而能教也有禮而親教而且安矣威莊而親教而能安也孝慈而敬安而且教矣教養互發愛敬交馳則是真尊親父也于民而強教之蓋有以正其德而父道之尊在是矣莫親靡母也于民而悅安之蓋有以厚其生而母道之親在是矣惟其有父之尊則有以大不肖之仁而民亦尊之如父惟其有母之親則有以廣覆育之德而民亦親之如母謂之民之父母也夫何愧哉然此豈庸常之君可易能哉其惟聖人乎德普而化光義精而仁熟蘊之于心者皆天施之良無偏倚駁雜之弊發之于外者皆王道之純無波此厚薄之私夫是以擴豈弟之心為親親悅安之政以父道教天下而民尊之如父以母道愛天下而民親之如母否則厚于仁者薄于義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其何以盡仁道而為民父母乎是道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以兼全若在下之人則雖父母亦各有所重而不能相兼今世之人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

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固親之而無能則憐之。是父之為道主于教尊而不親。母之為道主于愛親而不尊。雖父母不能以無尊親之義而惟人君可以無之。所以豈弟君子謂為人之父母無忝于所稱也。豈惟父母之不能無慈愛而造化之于人亦有不飲燕金者。今夫木索而溺人親而不尊。火猛而灼人尊而不親。土以奠民而在下親而不尊。天以覆人而在上尊而不親。命為人之所稟孰不自愛也。親而不尊。疏為人之所遠。孰敢不敬也。尊而不親。雖造化亦各司其用。而不能相親。則是造化亦無全功矣。聖人能以一身而兼尊親之義。是所謂參天地贊化育。與乾坤同稱為大父母。其謂之民之父母也。夫何忝哉。

夏道尊命

四節

此因上文言尊親之道不可偏廢。故言三代之治少有所偏。則即有其弊。然以為下不信。及從周之言推之。則此非孔子之言。弊非聖人之所有也。乃後世子孫不善用先王之政。而自致其弊也。聖人隨時救弊。不得不然。使堯舜而繼亂世之後。亦有不得不變更者。故曰。治世者其道同。亂世者其道異。非聖人之樂于異也。隨時救弊其道當如是也。今以禹湯文武之法就有不尊不親之事。則

根本節目之大者。先自不同。便非所以為聖人矣。至于論夏不求備于民。殷人求備于民。周人強民。則又不能說得文武心事明白。又至于言虞夏暴虐。民殷周不勝其敵。以虞夏為暴虐。是亦不知無為之化以殷周為不勝其敵。則孔子何用憂見周公為哉。此等文字皆甚不通。決非孔子之言。至言虞夏之文。殷周之質。一節似頗有理。虞夏之時風氣方淳。世俗方朴。故凡政教之所出者。惟務忠厚之道。而不事乎繁華。質而已矣。殷周之世風氣既開。人文漸著。故凡政教之所出者。必極制度之詳。而故事乎美觀。文而已矣。謂之曰。至言自古及今未有並之者也。要之虞夏非無文也。但以質為高。而文固在所緩焉者也。殷周非無質也。但以文為尚。而質亦在所緩焉者也。文質之因革。亦非聖人有心以如此。不過因時所趨。與民宜之而已。殷尚質。而曰文者。殷稱中古。法制至殷而漸備。較之虞夏則為文也。

後世雖有作者 一節

此因上文論虞夏之道而遂舉虞帝之獨盛者言之。謂後世有作虞帝莫及虞帝之盛。何以見之。波其生也有天下而不與其死也。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則心乎為民矣。故子民如父母。以其如母者

言之有惜怛之憂出于至誠發于惻隱如今命子
水半以冀民若命復教稼穡以濟民飢真猶慈愛
之愛一自然而然者耳以其如父者言之有忠利
之教盡已之心利民之用如命契教人倫以正位
命皋陶典五刑以明辟真猶教父之教一當然而
然者耳夫愛出惜怛則愛有可觀教出忠利則教
有可尊惟其親而尊也故雖安舒而莊敬當存惟
其尊而親也故雖威嚴而慈愛自寓惟其教矣故
富而能節于物無或驕焉惟其愛矣故惠而能周
于物無或吝焉聖君子民而用其中如此是以
子化之尊仁畏教不敢犯天下之公理取費難
不敢徇一己之私欲忠以抗節常失于犯也令則
忠焉而不犯義以相正常傷于割也今則義焉而
能順文以相接者多失之動令雖燦然可觀而實
安靜不機寬裕有容者多失之無辨今雖恢乎有
容而實厚薄不亂行謂黎民於變相率而化于
帝之中者如此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言其
同然之心隨感而應也非虞帝用中于民之聖人
其孰能以至此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
也已矣然則虞帝其忍道之盡任而為萬世所當
法者與此章言治功而不言心法或亦後人行云
市君先賢 一節

此言事君善始善終之道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
致君澤民之志也方其未仕之先經世之學已豫
定于胸中至于將仕之時以平生之所自許者見
之于言以為方來之憑藉然後拜受君命自獻其
身于君以效吾能凡昔日之所言者今皆見之于
躬以成吾所言之信故君有責于其臣委之以職
也臣有死于其言先賢之言教信而身已獻之于
君不敢私為己有也夫然則善始令終臣道其克
全矣尚何素餐之咎欺君之有哉故受祿不誣無
愧于中也受罪益寡無負于上也人臣之義何以
過此此下十一節皆泛言臣道之盡仁

事君大言入 一節

此言人臣進言欲其行受祿欲其稱然較之先難
後獲故事後食之說則非矣

事君不下達 一節

此言事君當盡正直之道不下達不引之以為惡
也不尚辭不教之以文過也非其人弗自始進當
從正人也此皆正直之道故以為守正者之戒

事君遠而諫 一節

此言臣道不在于諂利而在于盡職也孤臣遠
操心常危不知君之動靜而強以言語相諫是希
寵以求進也故謂之諫近臣侍君得以盡言見

之過而不進諫是順從而貪位也故為尸利然則何如而可被臣之于君承弼左右者有所謂通臣職先百官者有所謂宰臣慶廟堂之上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者有所謂大臣通臣比黨欺君固為可惡而乖異不協亦豈同德之益哉故通臣則在守和可否相濟剛柔得中君臣勸勉咸有一德以動天是則通臣之道也宰之職則在于正身以正百官大臣之職則在于盡心以慮四方夫守和則明良有喜起之風正百官則百僚有師師之美慮四方則海隅有率俾之化君子事君之道至是其克盡矣而豈諂與尸利可同日語哉此臣字燕三

公九卿說

事君歌諫

一節

此言人臣諫過之禮諫止其君之失納之無過之地事君之道也暴揚其君之失使人知其有過者非忠厚之道也

事君難進

一節

此言人臣進退之禮君子進以禮禮主辭遜故進之難退以義義主斷制故退之易如此則在位皆正人大德大賢者在上而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其有序矣若輕進而難退則必有貪位固寵之術而賢不肯亂矣豈事君之道乎觀之賓禮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其難進易退不欲亂乎席上也席尚不可亂況朝廷之上開天下治亂者哉

事君三進

一節

此承上文言難退之所以為亂

事君慎始

一節

此亦承上文難進易退而言慎始者進以禮也敬終者退以義也始終一于禮義凡以為道而非以徇人故富貴貧賤生殺之權有不係于我者惟君所命而義理之正出于我者則不可見奪于人君子之所以敬慎者蓋如此

事君軍旅

一節

此言事君之禮無時無處而不盡其心也人臣委身以事君則君之身君所有也處變而在軍旅雖與之以患難之衝亦必見危致命而不敢辭難處常而在朝廷雖與之以微賤之位亦必恪恭乃職而不敢辭賤使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事無緒而亂生豈事君之義哉故君使其臣或其志同道合得以及展布其才猷所謂得志也得志者易滿恐敗事而不覺故必慎慮而從之敬謹以圖惟兢兢以宜濟使事必求可功必求成不負乎吾君之托若其志不同道不合所謂不得志也不得志則易怨亦將敗事而不覺故必熟慮而從之詳察而精計

熱思而審處事必求乎萬全功不虧于一簣弗致
輕舉而妄動焉及事之既終則君之見委于我者
亦既有成矣然後本身而退以全乎君臣之交此
蓋人臣忠厚之道也龜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終事而退之義也得志二句燕朝廷軍旅實

唯天子

一節

以上皆言臣道之當謹此則言君命之當慎謂天
子以一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其命之出非私意也
蓋受命于天者也典曰天叙禮曰天秩賞曰天命
有德罰曰天討有罪皆推天之理義以治人一至
公而無私非受命于天乎若夫士則但行君之命

而致之民臣無典禮受君秩序而為之領布臣無
刑賞受君命討而為之承宣非受命于君者乎天
道至公其命無不順之理君之所命臣莫予違則
不能無善否之殊故君命順以天之心為心則下
天上施亦順之而不敢違君命逆不以天之心為
心則人亦不以君之心為心雖令之而不從矣君
之所命上有關于天命下有係于民心如此然則
豈可不奉天意以合人心哉執奔之詩刺宣公違
天理而納于婦故公子頑亦違王法而烝君母所
謂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也可不畏哉

君子不以辭

二節

此言君子尚行而不尚言謂君子以尚行為急則

其視人亦觀其行之傾言何如耳不以言辭之義

而盡信其為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故天

下有道則尚行之風行故人之行有枝葉言其行

之盛盛也天下無道則尚言之風行故人之辭有

枝葉言其辭之豐蕪也今雖聽其言辭之善安知

非枝葉之辭哉故君子不以辭盡人者此也試以

人之交際言之君子于有喪云所舍以其徒問而

不能濟則是以虛言待人所謂枝葉之辭也是故

君子之交不以勢而以理不以利而以義其淡也

常如水小人之交趨利附勢其甘也常若醴君子

之如水始雖淡矣然義理之交久而彌親故有相

成之美小人之如醴始雖甘矣然勢盡利窮則反

而而相攻蓋不以甘而壞乎由此觀之尚行尚言

之得失蓋可見矣君子豈可以辭而盡人哉

君子不以口 一節

此言君子善善之道謂徒稱人之善而無所以作

興成就之是特口譽而已君子不然故民感之而

作忠中心以勸善焉是故君子云爵之所謂不

以口譽也

口惠而實不至 一節

此言君子不輕許人所以求處情也已止也

君子不以色 一節

此示人以訓色之當誠聖人致戒之意深矣

昔三代明王 一節

此言聖人敬天之禮三代明王所以事天地之神明者事事皆聽卜筮之教其義何居蓋敬神之至不敢以人謀私褻事之故一聽于卜筮以致敬耳是以祭天祭地之日月則不敢他用卜筮所示之吉凶則不敢故違卜筮一決則必踐之而不敢相襲皆所以敬天地之神明故以神道事之而不敢褻如此然考之大事不問卜及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與此不合或者卜人卜牲之類與

大事有時日 一節

此申上文用卜筮之義謂天地之祭本無卜筮也而曰不違龜筮者何亦以卜牲之類耳彼祭天地大事也大事有時日故不卜祭群神小事也小事無時日故有筮小事之筮也外事則用剛日內事則用柔日若大事之日或冬至或夏至一定而不可易何卜筮剛柔之有至于牲牷禮樂齊盛出于人為則有不得不卜者故一聽于龜筮而不敢違敬神如此是以神格鬼亨無害于鬼神風雨節寒暑時百物可極無怨于百姓得效如此之大亦以精禋所感之深耳

后稷之祀 一節

此言聖人祭盡其誠而澤垂于後后稷之祀易饗者以其不美多品未嘗遠取乎難繼之物也其辭恭者祝以孝告也其欲儉者明薦之而不求其為也其祿及子孫言其神佑鬼享降之以祿由身而及于子孫承平眷命享國享天下于無窮也聖人無求福之心獲自然之效九以誠之格天而已

大人之器 一節

此言卜筮之各有所用所以示人之當尊也

君子致則 一節

此言君子之敬人而有以獲上下之應諸侯之于天子小國之于大國皆其所敬者也惟敬故奉物以進也必用祭器而不敢以燕器享之惟敬故卜筮以擇日月而相見不敢廢而違之凡此蓋以明上下之分以敬事其君明小大之分以敬事其長其道當如此也惟我絳盡敬以敬人故人亦感之而相敬大以我為上而歸民也則不見凌于民由我無可漬之道耳我為下而奉上也則不見棄于上由我無可棄之道耳否則一有不敬慢必隨之下不為民之所侮上必為君長之所陵矣焉得人敬之如斯哉用祭器是天子通諸侯大國通小國之時不廢二句是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之時

上上字指諸侯小國言下上字指天子大國言

緇文篇

為上易事

一節

此言感應之誠而教行之速上之所以難事者以好惡之不常也若上人好善惡惡一出至誠使下之人曉然皆知君心之所向而事之者自有以得其本心則為上易事矣上既易事故下之人亦以上之心為心遷善去惡知所趨避而其情亦易以見知于君是下之易知也大九刑罰之過多以君民之情隔而不相信焉耳上下既一于誠則君民一德無奸詐之可防彼此一心無頑惡之可治黎民相率皆歸于敏德之風刑將焉用哉故刑可不煩矣是故君子欲求情于民其必先至誠于已

奸賢如緇衣

一節

此承上言上之好惡出于誠則民之感化亦以誠矣緇衣之好賢也既適其館復授其餐好愛無已好之之誠也巷伯之惡讒也既投豺虎又投有北憎惡無已惡之之誠也人君好賢若果如緇衣之篤惡惡若果如巷伯之深可謂誠于好惡者矣故爵不濫而民作惡勸于善也刑不試而民咸服懲于惡也所謂刑之不煩蓋如此

夫民

一節

此言德禮政刑之效不同所以示人深探其本也

有格心即有耻且格也有遜心即免而無耻也子以愛之六句言德禮之效正見其有格心引甫刑言苗民不用善而但以刑制民故作五刑之刑名之曰法是以民皆化于惡德至舜分北有苗苗世遂絕此言煩刑之報以見政刑不足以感民

下之事上

一節

此言下民應感之幾見人君所感之當慎也人君令之所發徒示以言也行之所示則本諸身也下民從君不徒其令而從其行是以言教者淺以身教者深也故上好是物是身行之者也下之所好必甚于君觀感之機易而從好之志速也如使上之所好者善則民固甚于遷善矣若其所好者惡民豈有不甚于趨惡者哉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以其為民之表範民所取以為則者也表端則影亦端表枉則影亦枉枉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者耳然則人君豈可以不慎乎哉

禹立三年

一節

此言聖君化民之易以見上人為民之表也禹立三年百姓盡以仁遂以一人之身方三年之近而盡化天下之人皆歸于仁何其若是之易易哉蓋言禹之好惡本于至仁故下民從之有甚于君矣

豈必朝廷盡是仁人得一仁人以為民表國已化之矣所謂下之事上從其所行者蓋如此引南山之詩言一人之足以致亂也引甫刑之書言一人之足以定國也引大雅之詩言定國之本于君仁也禹承堯舜之後故三年而盡仁若王者易姓受命承亂世之後則必世而後仁

上好仁

一節

此言好仁有必應之理謂仁人心也乃天下同然之理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人之為仁有不爭先人乎是故君子以好仁惡不仁之志存于中者也則章之于言以使人知所從違好仁惡不仁之事見于外者也則貞之于身以教人端于取舍此二者皆尊仁以子愛百姓之事以此愛民真猶父母之于子言教身教以成其德所謂上好仁也由是民之得于感發興起者亦莫不致力于行已之善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所謂下之為仁爭先人也感應之理如此人君可不先之以仁哉此章句句要見仁字

王言如絲

一節

此言君命所關之大故君子必致謹以感人也王者之言始于宮闈達于朝廷傳于天下其端雖甚微而其末則甚大其言之細雖如絲也而傳之于

外已如綸之微大矣言之微大雖如綸也而傳之于外即如綽之益大矣何也言之者雖一人而傳之者則眾口萃眾口以成一言豈不愈出而愈大乎大人知其然故于無根不定之言不敢倡之以為天下先恐天下和之虛浮之風蕩而不可以已也惟其酌中以為言故于言之不可見于行者則不敢言于行之不可見于言者則不敢行言行不越乎中則民效之言必顧行不敢高于行也行必顧言不敢高于言也經常可繼之道通行于天下其效顧不大哉可言不可行謂言之雖可聽而行之則不通如馬房琯之兵法王安石之相業是也可行不可言謂行之雖亦有理而不可為訓如伯夷之餓死曾子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是也

君子道人以言 一節

此言君子以身而先人故民亦以身應之謂君子道民之趨善也必以言而及復開導之禁民之去惡也必以行而秉正倡率之夫道人固以言矣然使其徒文飾于一時而不慮其後米之幾否則是過言而虛誕矣故君子于言之始必慮其終之可至與否發而為大中之言焉禁人固以行矣然使其徒矯強于一時而不察其末流之金否則是過行而弗率矣故君子于行之始必考其理之有故

與否終而為至正之行焉夫然則言有終而行無
故故其民化之弗敢為虛誕之詞邪辟之行矣抑
詩言言行之當謹文王詩言言行之本于敬

長民者

一節

此言君子謹乎身教故有以定乎民志長民者下
民所觀望係焉以衣服乃身之章所以稱其德之
有于中者也衣服與德表裏如一故曰不二容貌
乃德之符所以驗其文之著于外者也容貌恭肅
終始如一故曰有常以此齊民則民之服其服者
必稱以君子之情文其容者必實以君子之德由
中達外亦無二心自始至終亦無改節民德其有
不一乎由衣服容貌之間以至于垂衣拱手而天
下治舉而措之而已豈可以為小節而忽之哉
為上可理 一節

此言君臣相與當各盡其誠上以誠待下表裏如
一故容貌可望而知下之事上一由忠誠故職業
可稱述而記志惟臣可述而志故君之心真知其
臣之忠而不疑惟君可望而知故臣之心真知其
君之仁而不惑此乃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可述
而志謂君信之之篤不徒稱揚其善而且載之簡
冊銘之彝鼎是也

有國家者

一節

此言人君端好惡以一民情謂君子于人之有善
者則以賞而章明之于人之有惡者則以刑而示
病之是非作奸作惡也惟民生厚善乃所性之所
固有而惡則性之所本無章之弊之正所以嘉其
所固有而禁其所本無示民一歸于厚耳上既端
好惡以示民則民情豈有或二者乎由是人皆知
善之本有而求必得之知惡之本無而求必去之
慶其善而不處其惡居其厚而不君其薄蓋相率
以一心而自不肯外于君子之名教矣夫孰有携
貳其心而隱匿其情者哉

上人說

一節

此言上下相信之道即言章易事易知之意也上
人不信而可欺則百姓惑于從違其孰歸之下人
不忠而難知則君長勞于聽察其孰信之然則何
如而可故君民者知疑心不可以治民也章吾所
好誠在于善于以示民使成美俗慎吾所惡誠在
于惡于以懲于其誼邪則民曉然知善之當為
與惡之當去從而遷善改過之不暇矣何惡之有
為人臣者知怪異妄誕不可以事君也但先脩其
身使有可貴之行不專力于詞從事間適之末以
克舜之事人性之可能者也則以是事君盡吾之
故而敬焉外此若怪異之行非吾所可及恭則

不授之以必從仁義之學人情之可知者也則以是近君盡吾之信而信焉外若此妄誕之詞非吾君所知者則不煩之以必聽由是君觀其行則易知聽其言則易入事可及而易從理可知而易明蓋倚仗付托之不暇矣尚何勞于聽察哉然則君臣之間何貴于形迹之相隔情意之不聯而至干無以成一德之治也耶

政之不行 一節

此言人君刑賞之當慎謂政本所以正人教本所以化人今顧有不成而不行者何哉良以爵祿或加于匪人不足以示勸刑罰或加于善類不足以

示辱故人無所觀感而懲戒則政教豈足以成行哉是故上之人將以刑加人也必其人有可罪之實不可棄刑而妄施于無辜將以爵與人也必其人有可貴之實不可輕爵而濫及于惡德如是則賞必當功而人知所勸罰必當罪而人知所懲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政教何有不行不成者哉

大臣不親 一節

此言人君待臣當各盡其道謂君非臣罔使而臣之職大槩有三立乎朝廷之上詔天子以出政者大臣也左右旦夕承弼厥辟者通臣也藩宣于外拱衛王圻者逮臣也三者皆天子之所賴而大臣

為急通臣次之遠臣又次之故天子所以待之當各盡其道如使大臣不見親信則無以獲上不能治民故百姓不浸其令是不盡也此蓋由忠教不足而富貴太過所以君臣之間情意隔絕由是通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則大臣一具臣耳何以大為親大臣不親則百姓不盡故人君之于大臣不可不尊禮而信任之以大臣為民之表範紀綱由之以振政令由之以出民所望以為從違者也觀通臣相比則大臣不治故人君之于通臣不可不謹擇而精選之以通臣為民之道路喜怒寬平天顏好惡承乎上志乃民所視以為準循者也至于遠臣則又當明以察其賢否仁以體其勤勞以其為天子宣力之臣不可以其遠而或蔽也是故君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怨乎不以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疾其君母使內之寵臣圖外臣則遠臣之賢不至壅蔽而得見知于君此蓋教大臣體群臣懷諸侯之道以是馭臣而臣有不竭力盡忠以立功于國者哉波葉公尚知小之不可以謀大變之不可以疾正而況君天下者乎

大人不親其 一節

此言人君好惡失宜則民心不服賢者可賢不賢

者可賤及是則民不親教令何益

小人溺于水 二節

此言人情溺于所繫故君子重以為戒也大凡小人之溺于水君子之溺于口大人之溺民皆由于蕩玩而忽易之故不自覺其溺也何也人之常情見所畏則防之于未然故禍變無自而生恃所繫則忽其不足畏故陷溺及之今夫水日用不缺至近人而反溺人者何以其德雖至柔而易狎然勢則甚險而難親忘而不戒則溺之矣此小人之所以易溺于水也今夫口出言多至于費故人每厭其煩乘其欲心而發故易出而出而易至于召禍故

卷之三

李九

難悔忘而不戒則溺之矣此君子之所以溺于口也今夫民為七情之所蔽故鄙陋而不通撫我則后是可敬也虐我則仇是不可慢也人君但見其奔走服役于我而忘其能仇乎我故常慢之而取敗亡之禍此大人之所以易溺于民也三者之溺皆生于所繫如此然則君子豈可以不慎乎哉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前二書重口字後二書重民字貴在君子與大人也

民以君為心 一節

此承上文不可不慎言君民一體相須之義見人君當盡所以愛民之道也民視君以為好惡猶體

視心以為從違故曰民以君為心君賴民以為休戚猶心賴體以為安危故曰君以民為體然民之以君為心也何以見之心莊則體從而舒心肅則容從而敬心好于中則身從而安于外猶君好于上則民必從而欲于下故曰民以君為心君既為民之心則允脩德正心以為民之表極者可不慎乎君之以民為體也何以見之體全則心與之俱全體傷則心與之俱傷是心之傷全由于體也民存則君與之俱存民亡則君與之俱亡是君之存亡由于民也故曰君以民為體君既以民為體則允調護維持以為吾之卒徒者可不慎乎君民雖相須而愛養之責常在于君不然則為所溺矣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卷之三

李

下之事上 一節

此言君子慎言行以事君當務學以為之本也下之事上也其行欲正其言欲信使其身不正言不信則達之于義者或從或違而不專見之于行者或善或否而不倫君將何以見正而取信哉是故君子言必有物而信焉行必有式而正焉是以生由乎是義一行類而志不可奪也肯舍所志以從人之好哉死由乎是義一行類而名不可奪也肯變其節以貽不美之名哉夫然則始終如一事君

之道盡矣然豈可以易哉亦惟以務學為本耳
故君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守之多見實其善者而
親之于多聞多見之中精察其至易至簡之理而
守約以行之夫然則言可信行可正義一行類而
事君之道為克盡矣

唯君子能好

一節

此言君子交友之正謂正人之在天下孰不知好
然唯君子為能好之而小人反毒害之何也以其
趨向之不同耳君子所好之正何如朋友有向直
諒多聞也其惡有方便辟善柔便佞也君子好正
如此故人無遠近皆同聲以相應同氣以相求一

鄉之善士我可友之天下之善士我可友之尚復
何疑何惑之有

輕絕貧賤

一節

此言友道之不正以其見利而忘義也朋友義不
合則交絕人之情也然堂貧賤者之皆非富貴者
之皆是哉人若無所利于中則有以審其是非之
實而取舍攸定矣今于貧賤而遽棄之是輕絕也
于富貴而難棄之是重絕也蓋由人之好利而忘
義好賢之心不如好利之篤惡惡之心不如背義
之耻故貧賤雖有賢者亦輕絕之而不恤富貴雖
有不賢者亦重絕之而不決人雖曰是人不和利

也吾豈信哉此節為絕交而發不可以求交字而
入謙上節言好之得正此節言惡之不得正

私惠不歸德

一節

此承交友而言有私恩而不合公義君子不處也

苟有車

一節

此言實理之不可掩見君子當致其誠也人誠有
車則乘之人必見其式人誠有衣則服之人必見
其敝車服且然況于言行乎人惟無言則無迹之
可求既發于言而為聲則人必聞之所言善人固
聞其令善之聲所言不善人亦聞其非僻之聲未
有言焉而無聲之可聞者人惟無行則無形之可

驗既見于行而為事則人必見之所行善人莫不
仰其德之成所行不善人莫不見其過之成未有
行焉而無成之可見者實理之不可掩如此人可
不致謹于言行之際乎

言從而行之

一節

此承上文言言行之致謹則民化于誠謂言順于
理而行之則言為有用而非文飾之虛言行順于
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詭行言行貴
順于理如此是故君子謹之寡言而慎行正以順
理而成其所言之信故民化之亦寡言而慎行言
必真實而無偽不敢彰大其美以要譽也行必真

實而無偽不敢隱微其惡以歸非也民化于誠如此非君子謹言慎行之化何以致之

南人有言曰 一節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謂恒久之德聖所以法天地之無息而示人純亦不已之學也人而無恒則操舍無常又暫不一人不可依以為信故雖卜筮之人亦不可為此蓋古之遺言不易之論也彼龜筮至靈尚不能知其志而况于人乎甚言其不可憑也引詩言龜筮不能知之意引書言卜筮之人本以事神今無恒之人惡志難祀難以事神正見其不可為卜筮也引易言不恒之人進退而召凶不可為卜筮也

奔喪篇

奔喪之禮 一節

此記奔喪之禮自首句至不以夜行是泛言奔五服之喪皆然自唯父母之喪至末是奔父母之喪之禮奉君命而使其事重故待事畢而後行若他事則不待事竟而即行矣

至于家 十二節

此于奔喪之中條介其輕重厚薄之等首節二節

是奔父喪之禮三節是齊衰以下奔喪之禮四節是奔母喪之禮五節是婦人奔喪之禮六節七節是適子既葬奔喪之禮八節是申言奔母喪于又哭不枯髮之事九節是齊衰以下既葬奔喪之禮十節是詳言篇首成服而後行之禮十一節十二節是除服而奔歸之禮

九為位 一節

此記齊衰以下未得奔喪為位而哭之禮

齊衰望鄉 一節

此記奔喪在道望哭之禮以親疎為隆殺也

哭父之黨 一節

此記聞喪哭所之典亦以親疎為隆殺也

哭天子九 一節

此記臣下聞君上之喪人奔為位而哭之禮

所識者吊 一節

此記所知之喪先哭尸官而後之墓之禮

凡喪 一節

此記為喪主之禮父在父為主尊尊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親也親同長者主之不改奪嫡也非同親者主之不奪人親也

聞遠兄弟 二節

此記聞疎者之喪之禮

九奔喪

一節

此記奔喪待吊賓之禮異稱尊卑也

問喪篇

此篇論喪專論人情與他篇但言禮制者不同古禮不茂于今又矣若其哀痛慘怛之情千萬世之前此心千萬世之後亦此心也禮有時而變情無時而變故此篇所論于子喪親之道最為親切君子當深思之其情自見

親始死

五節

此記人子喪親始終之情首節言初死三日以前之哀難斯三句言其不能為容也惻怛之心三句

言其不能為情也水漿不入三句言其不能為食也所以然者以悲哀在中痛疾在心故耳二節言既殮至葬三日以後之哀動尸則尸將歛而不得見舉柩則柩將葬而不得見故哭踊無數惟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于此而悲哀益甚故忘則煩懣而不安氣則滿塞而不下故手袒而足踊所以運其身庶幾心安而氣下此哭踊無筭之義也三節至哀以送之言婦人所以不袒之義雖不袒而悲我痛疾之情與男子無異故曰哀以送之送形而往二句連下第四節言送喪及哭之義遷柩以葬猶在柩也是送形而往葬則形魄歸地惟有

可以附孝子而還是迎精而反也一往一反孝子思親而不能留故其往送也望望汲汲如有追其反而弗及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是以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凡此皆在道時也及其既歸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俱不得見焉則是吾親之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終天之恨不能自釋則惟有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五節言反哭至終喪之情反哭之後孝子之心思親之不可復見也恨悵悵怵怵悵悵心已絕望而志愈悲哀焉耳矣于是虞祭之于殯宮以鬼事之微俸其復反也此虞祭之義也成殯之後

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內室此居倚廬之義也來親之在土故不忍寢于床此寢苦枕塊之義也惟其如此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常不忘焉此孝子之志也然豈強為者哉乃原于天性發于至情真實而無偽者故曰人情之實也孝子知此而居喪之禮思過半矣

或問曰 四節

此什歛袒免杖之義而各設為問答之詞以見之以歛言之所以必三日者俟其生也三日不生則家計衣服可成親戚遠者可至故三日以為制禮也以袒言之冠為服之尊不若肉袒之上懼哀也

故為免以代之義之正也死者頭無飾故不免偏者形不直故不袒跛者足不正故不踊禮之推也夫免而袒袒而踊三者備所以為悲也而今有不然者非不悲也有疾不可以備禮其悲哀之情一也故喪禮唯哀為主是矣女子之不便于踊者則惟擊臂男子之跛而不踊者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為哀之至也以免言之免乃不冠者之所服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故加免以代之禮之正也童子未冠宜魚免唯當室則免既免則亦可杖禮之變也以杖言之為父宜杖以竹為之取其負象天也為母削杖以桐為之取其方象地也桐竹雖異其衷一也然其所以必用杖者以身病體羸故以此而扶病也禮之正也若父在不杖以避尊也堂上不杖避尊者之居也堂上不趨不敢急遽以動父情也禮之權也此四者皆孝子之志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豈漫天降而地出者哉亦本于人之至情聖人不過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耳明此而不失焉非孝子之道乎

服問篇

有從輕 四節

此記從服之四蓋什大傳服術之義也

毋出 一節

此言服母黨之禮母出則與母之黨義絕故服變母之黨從父也若母死而父娶繼妻則但為其母之黨服而為繼母之黨無服親無二統也註非三年之喪 六節

此記喪服變除之節皆以前喪更遭後喪言之君為天子 六節

此記君臣上下內外相與為服之禮有所以因分者有所以別嫌者有統于尊者有同乎尊者有推恩以禮下者有因義以廣父者

凡見人 一節

此言經無可免之時言朝君不免則其他可知言齊衰可脫則經不脫可知引言而不可奪上句所以教孝也下句所以存孝也

卑多而刑五 一節

此言五服之上附下附而制盡猶五刑之上附下附而罪定也不失等列存乎其人耳

間傳篇

斬衰 十五節

此篇通為一章總見居喪之哀發于外者輕重之節變除之漸也情在于心本有輕重故哀發于外自不容以強同首節重貌若直見哀之發于容體者二節重哭若注而不反見哀之發于聲音者三

節重唯而不對見哀之發于言語者四節言哀之發于飲食者五節即飲食之中而特舉父母之喪以紀其變除之詳六節言哀之發于居處者七節即居處之中而特舉父母之喪以紀其變除之詳八節言哀之發于衣服者九節十節十一節又即衣服之中而特舉父母之喪以紀其變除之詳十二節三十四十五節又申言易服者易輕者之禮此章紀哀者六事前三事但言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而不言變除之漸蓋以此三者各在當人之身其淺深隆殺有難以盡其微故但舉其大槩而不得詳其節目後三事言哀之發于飲食居處

卷之三

九

衣服則顯然著見于物可以漸而見其改變之節故既舉其槩而又詳其目所以示人不可太過不及之意末後四節獨抽出衣服一事而又詳言之先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之飲食居處又為詳悉者何蓋飲食居處雖寓于物而非國人所共見若衣服則出入起居固不常服尤為眾人觀禮之資故紀之獨詳焉此記人立言之深意也

三年問篇

三年之喪

一節

此言喪禮之中制記者因當時不能行三年之喪

故設為問答之詞以定之謂先王之制喪禮自三年而下是稱其情之親疎而生為文之隆殺因以稱人之群而別其親疎貴賤之節別親疎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是已別貴賤如天子諸侯絕大矣降是已由是言之是喪禮之中制人道之所從立也豈可損之而不及益之而太過哉故曰萬世不易之常道何以見其不易也蓋惟制大者日又痛甚者愈遲故稱情立文以三年為至極其服斬衰持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皆所以為至痛飾也豈可損之而不及哉然時期有盡思慕無窮故三年之喪但二十五月而畢哀痛之心未盡也思慕

卷之三

七

之心未忘也而聖人制服必以是斷之者何蓋送死之心曷有已極苟無中制則賢者過之將不至于毀生滅性也者幾希故喪必斷以三年蓋示人送死之情有已後生之期有節也豈可益之而太過哉合斯二者而聖人之中制見矣豈非萬世不易之道乎

凡生天地之間

一節

此節甚言人生之必愛其類用愛之必先其親蓋天性之本然人情之自然反是則鳥獸之不若矣將由夫患

二節

此舉不及太過之失而聖人因裁之以中道也害

淫邪之人親朝死而夕忘苟從其心是使人道之不如鳥獸也豈能群居不亂乎此不及者之不可也脩飾之君子視三年之喪若白駒之過隙甚言其速也苟遂其心則是送死之心無窮而復生之期無日亦豈所以為人道哉此太過者之不可也二者均為有弊故聖人為之中制喪三年以為極二十五月而畢但一使之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內既足以盡其送死之心而又不失其復生之節則聖人之心為可什矣或謂什什服也義亦適然則何以至期 一節

此明三年之夜至期而練之義謂男除首絰女除要絰皆在一年之期以天地四時生成之物至此一變而更始故少殺其服以象之非全除服也然則何以三年 一節

此承上文既期斷而又三年者何以孝子之心不同于物故加隆焉欲使什于物也故再期而大祥焉至于二十五月則為三年之運喪可畢矣故始除焉所謂稱情立文蓋如此

由九月以下 一節

此又泛論五服之義而歸重于三年之喪謂九月之下有五月五月之下有三月欲以明其恩之漸殺不及于期也故喪三年以為隆經小功以為殺

期九月在隆殺之間蓋上以象天下以法地如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是也中取則于人如三月剪髮三年免懷是也人之相與情不和則勢乖而爭奪所由起禮不一則坊潰而禍亂所由作今喪服稱情以立禮正以使其藹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情和禮一人之所以群居之道盡于是矣五服之喪皆有和一之理而三年之喪則為和一之極故三年之喪乃人道之至文人情之至隆者也是豈一人之私哉蓋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自有生民以來人人皆欲如此不可知其誰之所從來也故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此古今不易之理豈容以損益之哉言三年之喪而至于古今不易則雖聖人且不違矣而況于人乎世有短喪之說豈非萬世之罪人也耶

禮記輯覽卷之七終

禮記輯覽卷之八

深衣篇

唯陽徐養相述

古者深衣

四節

此言深衣之制為聖人之所重古人燕居必服深衣深衣之作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短毋見膚恐其褻也長無被土恐其污也裳旁前後之袷則合縫之是續袷也又以其縫處向內而再縫縫之使固是鉤邊也裳幅皆交裂裁之以其小者向上連之為要其大者向下連之為齊要廣七尺二寸齊廣一丈四尺四寸是縫齊倍要也其當腋下之袖與衣接之處曰袪其高下之

度使得四肘不可太挾也袷之長短得反屈之及肘不可太短也服此深衣其繫帶之所下不可厭解骨上不可厭解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此以上皆近取諸身也幅制十二以應十二月仰觀于天也袷員以應規之員也領曲而方以應矩之方也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自領至袷相接其直以應繩之直也下齊前後之平以應權衡之平也此深衣之五法遠取諸物者如此其義何乃所以袷員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則員轉而可觀也所以負繩者欲使服者象其直以直其政而治人也所以圜方者欲使服者象其方以方其

義而正已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蓋言坤德以直方而無不利正此謂也所以下齊如權衡者欲使服者思衡之低昂由于權之輕重而知心之平傾由于志之安危則安其志以應物于以平其心之本體耳五法之施其義如此故聖人服之其規矩取其方員之無私于純取其直于權衡取其平惟其義之可取所以服而貴之貴之者何于文事也什端冕而燕處則服之是可以為文也于武事也什介冑而燕處則服之是可以為武也服此雖不可以臨朝祭也然可贊禮而為摯相之服雖不可以臨戰陣也然可軍等而為治軍之服

服之無所不可如此其用可謂廣矣以其作則備五法所謂完也其質則取其色則白府謂弗費也完則文而得中弗費則質而得中為制之善又如此故朝服祭服之下惟深衣可以繼之是所以為善衣之次也然則聖人安得不貴而服之哉服之屬上取其法之備貴之屬下取其用之周

具父母

一節

此言深衣之緣亦稱情以立文父母俱存祖父母亦存其深衣之緣則以續繼父之緣故盡飾也父母存而祖父母不存其緣則以青為父素則已不可盡飾也若孤子不得奉親則緣以素示哀也

緣者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三者各廣一寸半。尺制也或績或青或素同此廣狹也。深衣之制如此。

投壺篇

投壺之禮

三節

此言投壺請賓校矢就位之儀首節為主者致其恭敬請賓之詞為賓者致其謙退不敢當之意禮也二節賓拜受矢矢尚在主人之手不容答拜故候還曰辟禮也三節主人先進而視投壺之席退又舊位而揖賓就席禮也敬之見于賓主者如此司射進度壺 四節

此記司射始而布壺請投命樂什筭之儀首節量度而布壺也八筭者賓主各四矢故記昧之筭八也二節順投為入三句戒之之詞為甚嚴正爵既行五句慶之之禮為甚優也三節命工作節射之樂以節投壺盛其事也四節什筭以紀勝也賓右主左以南方為上也二左右字不同上左右是主居左賓居右而皆南向則左為東右為西也下左右是什主筭于己之左什賓筭于己之右司射東面而立則右為南左為北也賓黨主黨非指人言乃筭等也

卒投

二節

此記司射終而角筭行爵之儀卒投至請數是告本投之詞二筭為純三句是數筭之法遂以奇筭告三句是告筭之詞命酌者二句是戒爵之詞當飲者一句是受爵之詞受之以禮而不敢怨也勝者一句是送爵之詞獻之以禮而不敢矜也請數句絕屬上文二筭為純純猶變也一純以取別取而置之一處也一筭為奇別取而附之一處不容混也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每人四矢合之得十二矢若全勝則得六純不然或四五純或二三純若奇則或十一奇或九奇或七奇以奇筭告者是除純後所餘之一奇執之以告便于執也兩家俱得純數則曰勝幾純兩家俱得奇數則曰勝幾奇兩家之奇純若偶然相等則曰左右鈞行酒之時雖賓主有事而實司射所重不然則司射舉罰矣故以屬之司射

正爵既行

一節

此申明司射行慶之儀什筭在投壺之時五馬在行爵之時筭數多難記馬數三番止得三箇易記故便下行酒馬各五其筭謂所立之馬各照筭數之多者方與立一馬若三番三馬俱在一人之黨其慶賀不待言矣若一人得一人得一人得則取一以足二成其三馬之數而行慶酒所以助勝者焉

樂也者正爵是則不勝之爵末正爵是慶騰之爵
笑多少 一節

此言笑與壺矢之制笑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假
令十人則備四十笑也矢之長短視所居之地制
倣令室中則矢長五扶堂上則七扶庭中則九扶
隨地廣狹以為壺之遠近隨壺遠近以為矢之長
短也矢之長短雖以地異而笑之長短皆長尺二
寸無或異也壺之制與其所容皆有定制不論遠
近皆以是也壺去席二矢半矢長則壺遠矢短則
壺近隨地廣狹也矢以拓若棘取其堅重也毋去
其皮取其質也禮無小而辨如此

魯令弟子 一節

此記投壺戒弟子之詞與序主之次燕飲之閒易
流童子之心易肆故先王于投壺之初而戒之周
衰禮廢列國之禮大畧不同故記人隨其所聞而
記之以存古也慙慢人也傲自高也備立不正所
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浮罰滿爵也司射以下皆
薛國之禮庭中所立之位也賓以義接主者也司
射作人庭長正人冠士成人立者未成人皆觀禮
者故屬賓黨從義道也主人以仁接賓者也樂人
樂賓使者事人童子服役故屬主黨從仁道也

鼓 一節

此記二國投壺之鼓節亦所以存古制也行禮之
時必擊鼓以為節魯薛之鼓則因禮而各異鼓聲
聲七而鼓聲五此魯鼓之半也聲聲五而鼓聲三
此薛鼓之半也魯薛則取此半者為投壺禮蓋投
壺禮簡鼓節從之而簡但以樂賓足矣不求備也
聲十三而鼓聲十此魯鼓之全也聲十六而鼓十
二此薛鼓之全也魯薛則盡用此全者為射禮蓋
習射禮隆鼓節從之而隆欲以觀德故不可不備
也此用前圖鼓節至于後圖乃記人所聞于當時
傳記之不同故併存之然用前圖為是當時周禮
在魯勝薛皆謂魯為宗國故古禮猶有存者全鼓
可燕乎半半鼓不得燕全故曰取半以下謂半字
以下之圖也

儒行篇

此篇所記誠有道義足以起懦廉頑感發君子向
道之心但其言詞有矜大勝人之氣無雍容深厚
之風非孔子之言亦非對君之體或記人欲尊儒
教而借為孔子之言將以求信于天下後世也君
子似當取其言之合于義理者而學之毋滯其詞
必以為孔子之說則庶幾可以論此篇之旨矣

魯哀公 一節

此記者借稱孔子之言以起下文達掖魯末也章

南宋冠也。夫子隨所在而因之。所謂下襲水土也。君子之學博。彌論天地參贊化育。進退古今。未棄人物。其道無所不包也。君子之服。隨其所居。從其所宜。不求異于人。也。惟不求異。故不知儒服。此是設為問對之詞。應註求公規。孔子數句未終。敢問儒行。一節。

此因上文而問。儒行故歷數儒者之行以答之。此節言儒者自立之行。如此席上之珍。德之可貴者。也。然不銜玉以求售。必待其卑。禮之聘而後往。則知自重矣。夙夜強學。學之博者也。然不往教。必待其虛心之問。而後告。則不賣矣。忠信所以存誠。本

非求舉也。而人倚任之重。在是焉。苟有舉者。持此以往。可也。力行所以集事。本非求取也。而人任用之資。在是焉。苟有取者。以是應之。可也。是皆盡乎性命之正。卓立于天地之間。應用之本。先立乎我。致用之幾。有待于人。其處也。為有體之實學。其出也。為適用之真材。苟非自立之重。將不至于隨風而靡者。幾希焉。足以待用于不窮哉。珍字是寶字。非味字也。珍在席上。則自重以待。價矣。日出為朝。夙在朝之先。日入為夕。夜在夕之後。舉此二時正見其終日不倦也。故為強學聘。如玄纁。子旌之招。問如就謀。顧問之勤。舉謂舉而加之上位。取謂選

而使之。一職亦可以見儒者之不吝矣。自玄在四箇待字上見。若有求則非自立矣。

儒有衣冠中 一節

此言儒者容貌之善。謂容貌乃德之符。儒者致禮以治躬。脩身而以道。故正其衣冠。皆中禮矣。慎其動作。皆合道矣。有時而大讓。如祿以天下弗顧。賢馬千駟弗視。若自抗而不敬矣。然心實非慢。適宜尊也。有時而小讓。如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若致曲而不情矣。然心實非偽。禮宜謙也。其容貌之大也。道有所當為。則奮然直前。而不可犯。故如威其容貌之小也。禮有所當屈。則退然畏懼。而不敢為。故如愧交以道。休進之難。接以禮。故退之易。不敢以賢智先人。故窮窮若無能。九此數者。皆禮之所脩。道之所與。以其于容貌之間。見之。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莊 一節

此言儒者脩豫之行。居處齊莊。難四句。敬以持已也。道塗不爭。二句。恕以及物也。恕則德念望。欲足以遠害。是愛死也。愛死非所以偷生。留此以待天下之變。可以死而後死。不為匹夫之諒也。敬則身立德充足。以成己是養身也。養身非所以自為。持此以任天下之重。成已而成物。不為無用之學也。精

義利用成于敦恕舉而措之何所不行故曰備豫之善如此備豫全于後二句見之然非敦恕則亦不能立本于先故以為備豫之原不爭非是以善者與人以不善者自處只是與人共利共和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之于人便是恕也

儒有不賣金玉 一節

此言儒者近人之行實忠信存心之實也立義行已之正也多文問學之博也凡此皆自為以德者也非時不見可以仕則仕也非義不合可以止則止也先勞後獲無所為而為也凡此皆應世以義者也夫惟自為以施則不尚同以徇天下夫惟應世以義則不立異以亢天下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吾自盡之非遠人以為道也故曰近人近非親近之近猶言不為己甚也

儒有委之 一節

此言儒者特立之行夫人所以不能強立不反者以世故之變足以紛擾係累而不能自拔故于流俗也儒者則不然委之以貨財濫之以好樂被則見利而思義不為利回也劫之以衆阻之以兵波則見危而授命不為勢屈也驚而攫搏不待程勇勇足以犯難也重鼎引舉不待程力才足以任事也注者不至于悔以其動則當理也未者不必于

陳以其機足應變也過言不再知過而改也源言不極禮義不備也不斷其威威容不挫也不冒其謀謀必可成也十者之事皆足以繁人而亂其所守儒者事事振拔物物充拓非有特立不群之行焉能至此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驚而二句先說正意後說譬詞

儒有可親 一節

此言儒者剛毅之行義理之強嘗伸于萬物之上物欲之引嘗屈于萬物之下可親可近可親以義勝也不可劫迫辱不以不義自處也不淫不濫物欲不能引也有慾則不得為恣矣故曰剛毅如此過失句去之為賞

儒有忠信 一節

此又言儒者自立之行常人以甲冑而防患儒者忠信以存心而人自不欺若甲冑焉常人以干櫓而禦侮儒者禮義以制事而人自不侮若干櫓焉出不徒出以吾性之仁而愛人兼善天下也處不徒處以吾性之義而自守獨善其身也內外窮達無往不善以是自信確乎不移故雖有暴政不更其所此非有特立之操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者不足以語此故曰其自立如此忠信以心言禮義以事言仁若親親仁民愛物之意義若無為所

不為無欲所不欲之類

儒有一畝之宮 一節

此言儒者出仕之行常人為貧而仕不免遷就隨則患得患失之心生儒雖貧樂之極而出處進退必一于正不疑者以行道為事不復疑其或失也下論者以安義為心不復求其或得也仕為道而非為資與貪祿苟合者異故曰其仕有如此儒有今人 一節

此言儒者憂思之行儒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未嘗一日忘情于天下故嘗憂斯道之不明人心之陷溺是以今人與居而必古人與稽將以為往聖繼絕學也今世行之而後世可以為法將以為萬世間太平也使其逢時遇主得以行其先憂之志固所願矣若或適不遭逢上弗援下弗推謾論之民且比黨而候危之是其身可謂危矣然其畏天命悲人窮之志則不因是而奪故人雖有因事中傷者而憂民之志竟不為之以屈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此其極焉救焚之心持危扶顛之意慮之也遠故憂之也深雖身阻于時不得以其澤被生民而心公于物則實以其志存天下固非若以隱為高忘情于世者之所為也故曰憂思首四句就要見憂世之意信其志只是不屈非求其必行也

儒有博學 一節

此言儒者寬裕之行人之所以急遽迫狹動失舉措之宜者以其行已無素待人無方也儒者博學以求知矣知之而不窮篤行以求行矣行之而不倦是以幽居不淫未嘗失義也上通不困未嘗離道也以其行禮言之禮之體嚴而用貴于和者也儒者則以忠信為美謹厚誠實立其體也以優游為法和順從容達其用也以待人之道言之賢雖在所當慕慕亦不可不容者也儒者則既慕乎賢而復容乎衆若陶之毀圓以為方有斤辨也合方而復圓有所容也由是觀之儒者之心暇豫得容無少迫促故其包涵編履無不周遍寬裕之行蓋如此首四句于不窮不倦不困不困上見寬裕居當言困上通當言淫而顧反言之者何蓋窮而失義則放辟邪侈故淫達而離道則勢回利屈故困因屈也禮之以和句尺說禮之體用下二句方着儒者身上毀方句是喻上句之意非平對也

儒有內稱 一節

此言儒者舉賢授能之行凡人有避賢之意者其無至公之心儒者薦賢為國心本至公故內不辟親外不辟怨惟程其其所建之功積累其所為之事其成功而事集所謂賢者也則推而進之然

又初無求報之心豈惟不求報于賢進此賢人使
君得遂其望治之心而國家亦以享治安之利可
謂有功于國矣然尤不求富貴何嘗望報于君乎
夫內稱外稱薦賢之公也程功積事薦賢之不輕
也不望其報不求富貴薦賢之無所為而為也然
則人之賢而有德者就不在其推舉之中能而有
才者就不在其援引之下耶故曰舉賢援能如此
儒有聞善 一節

此言儒者任舉朋友之行謂儒者薦舉天下之賢
才固如彼其至公至于任舉朋友則又不可以泛
常疏薄待之也未舉之先固常聞善相告見善相
示以為同道之資矣志同道合固足以見其賢然
非有相信之實不敢保其久而無變也故居常則
有爵位相先之義緩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如是
則相信之篤而其賢可推讓矣由是久而相待待
其同升而後升也遠而相致致之同進而後進也
其始也同德同心以為任舉之地其既也相待相
致以盡任舉之心此其引進朋友加重于天下之
士故不曰舉援而曰任舉有倚任之心故也首四
句要見出賢而可舉故君子舉之若不言其賢而
但以私情相待相致則相與為黨矣豈得為公平
儒有深身 一節

此言儒者特立獨行之行以事君言之欲有以正
君必先諸正己故澡潔其身以浴濯其德如燕
亂色之不留情慢邪辟之不設所謂澡身也如是
則有以遇人欲于將萌存天理之本然其德日新
而無俗垢之汙矣非浴德乎澡身浴德則正君之
本立矣然後加謀加猷入告于內而贊策左右順
承于外是所謂陳言而伏也然其將順匡救常在
未形惟靜正矣故君之遷善改過亦不自知其為
誰之力至于有過亦常明舉而諫正之矣然亦只
言諷諭安曲開導何嘗急迫而失節乎功業之高
足以重乎社稷一盛德之自然耳不必因人之短
顯己之長如臨深以見高為文章之富足以華乎
國家一英華之自著耳不必勦人之說以為己說
又加少以為多焉世治則人皆尚德故德常見重
于人世亂則卷懷在我故志不見阻于人人之同
乎已者理有或非亦弗以輕與人之異乎已者理
有或是亦弗以輕非凡此皆事君者之所難而儒
者為欲燕之是其立也為特立德高天下而莫與
並其行也為獨行行高天下而莫與齊得是人也
而與之事君謂非臣道之準哉通節皆以事君言
不必碎字析

儒有上不臣 一節

此言儒者親為之太謂以行通固儒者之本心而高尚其事亦儒者之志節儒者之出也固將與其諫行言聽以求膏澤之下民也如或禮貌雖隆而聽信或疎則盜井不仕之節而不肯為虛拘之耻故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非輕世以傲物也不為利祿之所羈也是人也似若絕世以為高者然其持已也敬以作所慎飭而不放從容有常安靜而不擾是守身有道矣其待人也度量之洪天下為一家含容之大中國為一人是待人有道矣待人雖有容然豈詭隨哉蓋必強毅以與人寬之中而未嘗無辨也守身雖慎靜矣然豈不知學者哉蓋必博學以知服博之中而未嘗無約也惟其博文約禮故文質相稱而不至于文枿其質所謂近人為文不探奇而鈎隱也惟其強毅與人故廉隅砥礪而不至于利方為圓所蝕後角峭厲不同流而合污也守已待人各盡其道則脩己治人之術亦未嘗不得矣然惟以信任之或不專聽從之或不果故雖人君小國以祿之視國如錙銖之輕儒者猶不肯輕身以出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為有出于尋常萬萬者故不出則已出而必能成竟舜君民之功夫豈徒絕世以為高者哉此節須四護宛轉說不然人君既輕國如錙銖正君子乘

時行道之時何為而不仕哉或謂小臣不仕作臣斯之未能信者恐于肯二句不協

儒有合志 一節

此言儒者交友之善合志則同其所向之方營道則同其所習之術此可見其道之同也並立而無忌心相下而無厭心此可見其情之協也又不相見聞流言不信此可見其相信之篤也儒者之能全交如此所以然者以能擇之于始焉耳蓋儒者之行本方內而以義制心也其事則皆立義外而以義制事也惟其一身以義為此故千人之為義者則進而從之不同者則退而避之此其所以固不失親學為可宗所以能全始終之交而不至于匪人之比也故曰其交友如此

溫良者 一節

此言儒者尋讓之行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有是仁以存于中則必有是仁以發于外故人之溫而和厚良而易直此由其根本于仁耳蓋仁者愛之理溫良者由愛而生猶枝葉之生于根本也人之敬而不慢慎而不放此由其踐履于仁耳蓋仁者心之德敬慎者自心而生猶有實地而後可踐履也又有寬裕而不迫狹者此蓋仁之充廣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寬裕生焉又有遜順以接物

者此蓋仁之能事蓋仁者無窮寡無小大無敢慢
故遜棲生焉有祭而為禮節之善者此為仁之貌
蓋實德之至故動容周旋自中乎禮也有祭而為
言談之善者此為仁之文蓋有德有言故和順積
中英華發外也又有所謂祭于群歌補于樂器者
此則仁之和蓋仁近于樂以吾心之和合天地之
和故和祭于中而歌樂之和應之有所謂分人以
財積而能散者此則仁之施蓋仁主于施以一人
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故惠生于中而不散之仁繼
之仁之發見其理如此夫人有一善之長者鮮不
自矜以居仁儒皆無此八者而有之可謂備道全

美矣然且以為理無終窮學無止法有此善仁之

名而不敢以仁自居非故為是選託也倪馬日有

學不敢一息少懈也夫無此而有可謂尊仁矣不

敢言仁可謂讓善矣儒者尊讓之行如此豈彼一

才一藝之自足者可同日語哉

儒有不陷穽

一節

此總承上文而結言之謂儒者之行允有十六備
道于已聽命于天素貧賤行乎貧賤不困迫而失
志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滿溢而失節也天子諸
侯大夫勢分雖足以屈人而性分在我常伸而不
屈此蓋以道得名不違道以干譽故曰儒者今人

不有其行而徒為其服不務其實而盜其名其自
命也妄欲常為人所詬病非今之儒賤也儒自賤
之也人見儒之賤也遂以為未嘗有真儒焉豈知
儒行者其家公既聞此言則其秉彝好德之心自
不能已向固于儒言而信之矣今則加信而不敢
相詬向固于儒行而義之矣今則加義而不敢相
病沒齒不敢以儒為戲然則儒行果小丈夫之所
可能哉此篇皆設問之詞以發明儒者高世之節
雖其詞旨太露非孔子之言然學者誠能一一體
而行之亦不失為豪傑之士固不可以後人之附
會而盡廢之也

冠義篇

一節

凡人之所以為人一節

此原冠禮之所由制凡人之所以為人參天地而
為三才出萬物而為獨秀者豈徒以其血氣之軀
為其有是禮義耳禮為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義
為心之制事之宜其道本多端也何從始哉始干
威儀之克脩藝倫之攸叙焉耳威儀不出乎人之
一身藝倫不出乎人之日用故禮義之始在于正
容體齊顏色順詞令及其既正既順既齊則一言
一動莫非此理之流形禮義于是乎備矣其身既
正則以是而正君臣親父子和友幼之道在焉及

其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則一身所接莫非綱常
倫理之大閑禮義于是乎立矣威儀脩而禮義備
彝倫叙而禮義立然後可以無愧于人而所以愛
萬物參天地者在此矣此豈可以責之童蒙小子
哉人之幼也冠裳未備幼志尚存欲求威儀之令
淑未遽能也惟其冠也服備成人之服矣既服其
服必思文以君子之容是故容體得正焉顏色得
齊焉詞令得順焉而九所以見于父子君臣長幼
之間者亦莫非禮義之旋出矣禮義之備立自冠
而起如此故曰冠者禮義之始也既為禮義之始
則聖王安得而不重之此冠禮之所由制聖王以

之為大禮之首也威儀倫理二段且不露出冠字
只是甚言人之一身為禮義之所責備至冠以下
正是責備禮義之時所以聖王重之禮之始也義
字在內重冠包下節益日益實與行之于廟二意
古者冠禮 三節

此歷舉古之冠禮而各什其義古者冠禮其目與
賓者必筮而擇之所以敬此冠事之重也敬冠事
所以敬其為禮之重也所以必重其禮者何冠而
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是所以為治國之本也
可不重與故自適子之冠言之冠者之位在于阼
階是明其代父為主而當勉力以副其傳付之意

也醴酒在于客位三加而服彌尊益加禮于有成
之人而喻其當棄幼志也已冠而賓客之羞敬其
名而詩以成人之道不以童子之禮待之也適子
之冠者見于母母答拜禮之異于眾子見于兄弟
兄弟拜之而不取當禮所以然者以適子代父承
祖與祖為一體故成人而與之為禮耳君為一國
之尊故玄冠玄端而莫摯見之鄉大夫卿先生為
一鄉之尊故遂以摯而見之所以然者亦以重其
成人故玄冠玄端為成人之服執摯相見為成人
之禮以成人而見于尊者禮所當然耳此章六段
上句皆儀禮之文下句皆記者什之之義為國本

非以傳代言言其為治人之所賴也三加之服與
醴詞命詞賓字之詞俱見郊特牲講內茲不復贅
母拜之謂答拜也

成人之者 一節

此申言冠禮之當重而述聖人所以重之之事謂
既冠而所以謂之成人者非徒以其冠服之備有
異于童稚也亦曰將責成人禮焉耳成人之禮維
何將責為子之孝為臣之忠為弟之弟為少之順
四者之禮行是已將責此四者之行于人此事之
至大道之難盡者也其禮可不重與人惟不能盡
此四者則不得以謂之人不得謂之人則無以率

人而天下亂矣故人欲因冠以明其禮因禮以修其行善事父兄而孝弟之行立善事君長而忠順之行立則子臣弟少之職盡而于人道廢乎其克全然後可以謂之成人既成其為人則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盡已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以此四者而率天下之人將推無不準準無不從矣禮之所關其大如此聖王安得而不重之故古人所制節民性之禮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然以冠而為首是禮之始也古人所制親萬民之嘉事有六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以冠昏之禮親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以享燕之禮親賓客以服屬之禮親同姓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然以冠而為男女之所由親是嘉事之重者也惟冠為六禮之始又為嘉事之重故古之聖王重之敬重其禮自不敢以輕褻行之故先請命于廟請命于廟所以尊此重事而不敢擅此重事也不敢擅此重事正所以自卑其身而聽命于先祖此非古人重禮之意乎古人重冠之禮由于責成人之道而冠之備服正所以為成人而異于童稚者也然則冠者服其服豈可不文以成人之容有其容豈可不實以成人之德其禮可不重與聖王重禮是叫應之詞上是言其當重下是明其所以重可以

為人而後可以治人與前重禮所以為國本相應前言為國本以其將有治人之寄也此言可以治人正見其為國本也此重禮與教冠所以重禮微不同前指筮日筮賓而言此將以行之于廟而高其事雖一而所用各異故微有不同要之皆所以重禮也自卑從不敢擅來尊先祖從尊重事來行之于廟有稟命而行之意昨階廟之昨階東序廟之東序也

昏義篇

昏禮者 三節

此舉昏禮自納采以至親迎而各什其義乃未成昏之時所行之禮也昏禮附遠厚別故取于異姓而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承祖考下以繼後世而傳子孫所係之重如此故君子重之重之何如六禮告成是也六禮者何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自納采以至請期五者之禮皆女家主人設筵陳几于廟而拜迎使者于門外入揖讓而升傳男家之命而聽主人之答命此二者皆在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此昏禮也敬以言其不敢慢慎以言其不敢忽重者重其事正者正其始此議昏之時盡其敬而敬焉者如此既請期矣父親饗子而命之迎並男以

紳人為職女以從人為道示男先于女之義也子
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壻于門外壻執
雁入揖讓升堂再拜而后奠雁蓋往拜于門所以
親受于女之父母也降階出門壻御婦車而親授
之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乃
共牢而食合卺而飲合卺所以示其體之合一也
共牢所以示其尊卑之同也體合尊卑同皆所以
示之以親愛之道也此親迎之時盡其愛而愛焉
者如此夫聽命于廟是敬慎重正此亦禮矣合體
同尊卑是親此亦禮矣敬愛兩盡不至疎與褻焉
是為禮之大體而非微文末節之可擬者也所以
然者蓋昏姻未成則為男女故敬慎重正以行之
所以成男女之別使得以正其始而不亂也昏姻
既成則為夫婦故合體同尊卑以親之所以立夫
婦之義使得以厚其終而不離也大凡夫婦之無
義凡以不能正始而苟合焉耳既正其始而男女
之有別則教之有素而夫婦之義立陽以帥之陰
以從之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矣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夫婦既正則倫理以明恩義以篤父子子而
情自相親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既親則資
于事父以事君而教同君臣之間以正合矣夫婦
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之大惟此三者而有義有

親有正皆本于昏禮之正始如此故曰昏禮者禮
之本也是故君子重之然昏禮所以為禮之大體
者何以禮始乎冠以責成人本于昏以正夫婦重
于喪祭以慎終追遠尊于朝聘以盡君臣之義和
于射鄉以洽賓主之情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關
而非微文末節之可擬故曰此禮之大體也八者
之禮皆為禮之大體而為八者之一非大體而何
哉惟其體之為大是以君子重之也敬慎重正述
首節聽命于廟之事而后親之述二節合體同尊
卑之述下文八事見昏禮為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浴 三節
此舉婦見舅姑之禮而什其義乃既成昏之後所
行之禮也夙興婦沐浴俟見舅姑質明婦執摯以
見贊者設醴以禮婦婦舉脯醢及醴皆祭之凡此
皆以敬愛事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
饋特豚者是乃敬而養之明其為婦之孝順也又
明日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及婦酢舅姑奠置
酬爵之後舅姑降自西階以賓自處婦降自阼階
以主自處蓋姑老則傳之婦故降阼階明其代姑
為主之義也由上文觀之成婦禮以致敬明婦順
以致孝申之著代以厚其托為婦之初而即加以
至重之禮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何上則

順于舅姑下則和于室人而後乃能當于夫此順道之在、與倫所當責備者也、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使衣有所出、以審守委積、無藏使食有所備、此順道之在、事功所當責備者也、合而言之、通謂之婦順、婦順不備、則乖亂由興、家歆長久、豈可得乎、惟婦順備于、與倫之修、則猜爭之事不作、而家道以和、婦順備于、事功之舉、則常用之需不匱、而家道以理、家道和理、則相安相順于無事之天、而相生相倚于求昌之日、家道不由之而長久乎、家道之長久、本于婦順之責備如此、然則聖王于娶婦之始、安得而不重以責之哉、成婦禮、燕夙興沐浴質

卷之六

上

三

是以古者一節

前言重責婦順于正取之日、此言教成婦順于未嫁之時、古者婦人先嫁三月、莫不有教、如女子高祖之廟有服、則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于祖廟、此女子高祖之廟無服、則于君為疎、故使女師教之于宗子之家、各從其所尊也、其為教也、教以婦德、順是也、教以婦言、辭令是也、教以婦容、婉婉是也、教以婦功、絲枲是也、教成、則祭其所出之祖、以告成也、以魚為牲、以蘋藻為羹、非正祭、故但從

陰類而已、凡此皆所以成其婦順于未嫁之先者、如此、惟其教之有素、而后資之以禮、則為婦者安得不恪共婦道、以成長久之化哉、此節以諸侯公族之女言之、舉諸侯則士女亦有教、可知此篇與冠而後服、備至聖王重禮相對、納采親迎二節與筵日筵賓二節相對、婦見舅姑二節與見于舅姑拜之一節相對、成婦禮四句與成人之者二句相對、婦順者至聖王重之與責成人禮焉者至聖王重禮相對、主人筵几于廟及祖廟未毀一節與重冠故行之于廟相對、此可見冠昏之為重、聖王所以重之之意、

卷之六

上

三

古者天子一節

此因昏禮而推原天子后妃正外正內之化、以見人之夫婦亦各有正外正內之義、天子后妃關天下之治亂、夫婦關一家之治亂、此昏禮之所以當重也、古者天子為治以為政、治其國先齊其家是故、后立六宮大寢一小寢五也、其目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六宮之職、與之共聽天下之內治、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婦順、使皆知從人之道、故天下之為婦者、則焉內無不和而家道可理矣、天子立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其目則有三公九卿三十三

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六官之職與之共聽天下之
外治如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
明盡天下之男教使皆知長人之道故天下之為
男者則馬外無不和而國可治矣以此言之天子
之所聽者天下之男教以教天下之為男者后之
所聽者天下之女順以教天下之為婦者然男為
乾剛道之屬陽者也天子聽之是所理者陽道婦
為坤順道之屬陰者也王后聽之是所治者陰德
男教所以正乎外天子則聽天下之外治矣女順
所以正乎內王后則聽天下之內職矣及其男教
成俗則外無不和而國于是乎治女順成俗則內
無不順而家于是乎理此可以觀天子與后之盛
德矣何也天下之化皆本于身王后所以成俗于
內者以其有貞靜幽閑之德盛于內也不然則無
以振肅六官而母儀乎天下歟天下之內順而家
理也得乎天子所以成俗于外者以其有剛健中
正之德盛于外也不然則無以表率六官而父道
乎天下歟天下之外和而國治也得乎夫國家之
理治固足以見天子與后之盛德矣若其教有不
脩則其責罰之見于天者亦隨感而應天子與后
亦各任其責而素服脩職所以答天譴也由此觀
之天子之與后蓋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渙后

成廟一不可者也故天子脩男教以勉天下之為
子者其道猶父也后脩女順以化天下之為婦者
其道猶母也父母之恩人子必報以三年故以新
衰報天王服父之義也以齊衰報王后服母之義
也天子與后有關於天下之大教如此使不能正
身脩德以端成化之本則無以父母斯民不能成
天下之治此君后之夫婦在所當正也士與庶人
亦莫不各有一家之教使不能正之于始則無以
端刑家之化而一家之政亂矣然則昏禮所以成
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者謂非天下之大教哉
鄉飲酒義篇

此篇雜舉儀禮之文及孔子論禮之旨而各什其
義但其先後次第錯亂不倫讀者以意會之則禮
之始終顛末可在目前而自不亂矣。

鄉飲酒之義

一節

此舉鄉飲迎賓至卒爵之禮而各什其義以見君
子之能消患于未萌也鄉飲之禮不止于四九鄉
中飲酒皆得行之且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之一
節而言主人拜迎賓于屏門之外三揖至階三讓
升堂賓必三揖是以禮尊主主必三讓是以禮讓
賓非所以致尊讓乎主人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
非所以致潔乎主人拜至拜送賓則拜洗拜受拜

既為主者致禮以敬賓為賓者盡禮以敬主非所以致敬乎尊讓潔敬豈小人之所能哉乃君子之所以相接者也凡人暴亂之禍常起于爭慢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爭不慢自無閑辨之事矣暴亂何從生哉斯君子所以常免于禍以其禮義有以養其心禮文有以淑其身故人道可群而禍變自爾其潛消也然則鄉飲之義豈盤樂以自娛者哉

故聖人制之 一節

此承上文免于人禍而言惟尊讓潔敬可免人禍故聖人之制鄉飲酒禮莫不有遁存焉其行禮之人有四曰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者之禮曰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曰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曰卿大夫者君子也有賓與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是飲也其道維何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是在房戶之間也所以然者以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故設于賓主之間示與賓主共有此酒也其設酒有玄酒在酒尊之西蓋玄酒至質乃古人之所尚地道尊右故以質而為貴耳薦羞之具出自東房以東為主人之所居示主人備此以供賓也盥洗之設當屋之東翼亦以東為主人所居示主人以此自

潔而以事賓也聖人所制之道如此正所謂尊讓潔敬乃君子所以相接者也人禍何從生哉

賓主象天地 三節

此言鄉飲之禮取法于造化行禮有賓主也而賓主則取象于天地蓋天覆萬物而極其尊鄉飲主于尊賓故象天地載萬物而有所養主人主于養人故象地介以輔賓象陽之輔于天侯以輔主象陰之輔于地至于三賓為眾賓之長以文乎賓則取象于三光為眾星之長以文乎天者也以禮之三讓言之主人讓賓必至于三者何乃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蓋月之本質為魄受日之光則為明日而魄也魄之隱見視明之虧盈循賓之進退視主之讓否故月當晦前三日明將滅也魄于是而可見朔後三日明始生也魄亦于是而可見月之成魄在前後三日是則所謂讓魄也主之讓賓必至于三非所以象此者乎鄉飲之坐有四向曰賓位西北坐位東南介位東北侯位西南此則所以象天地之有四時各有所事者也夫以鄉飲之禮無非取法于造化如此所謂聖人制之以道于此又可見矣

天地嚴凝 一節

此承四面之坐而因言四時之義惟聖人為能備之謂坐之所以象四時者何義蓋天地嚴凝之氣

是陰氣之行于秋冬者也。陰生于午而西轉而北至于子。皆此氣之流行。始則起于西南而盛則極于西北。此蓋肅殺凜凜。非天地之尊嚴氣乎。是氣一行。則物之以生以長者至是而性命為之各正。太和為之保合。義主斷制。物成而斷制之宜在是矣。故為天地之義氣。天地溫厚之氣是陽氣之行于春夏者也。陽生于子而東轉而南。至于午皆此氣之流行。始則起于東北而盛則極于東南。此蓋發育絪縕。非天地之盛德氣乎。是氣一行。則物之資始資生者至是而群鳥以介。類鳥以聚。仁主發生。物生而發育之仁在是矣。故為天地之仁氣。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所以然者。蓋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接人以義。以德讓者也。故坐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之者。正以象天地之義氣耳。若夫主人之席。則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所以然者。蓋為主者。厚其飲食之養。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之者。正以象天地之仁氣耳。夫其席位之間。或示以仁。或示以義。是賓主有事矣。且其豆數之設。或以三四。或以五六。是俎豆有數矣。如是則理義之寓。席位俎豆者。通貫而顯明。貫神不滯之機在是。而昭晰有融之道。兼全非聖而

何聖既立矣。以敬而行于席位之間。構俎之際。則是敬心存于中。而後禮文見于外。全乎天理之節。非禮之所以為禮乎。禮既立矣。以之而次序長幼于席位之間。構俎之際。則是尊卑之有辨。而長幼之有倫。體夫人倫之序。非人之所以為德者乎。是德也。非自外鑠我者也。體吾性本有之理。而得于吾身者也。凡古之學術學道之人。無非以求得乎身而已。今賓主之間。乃能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至于有得于身。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于此。是故聖人之制鄉飲酒禮。必曲為之制。詳為之法。所以務全賓主之交。者以其為至德之所係也。德備于君子之身。皆從席位而來。然則坐之所以象四時。夫豈無謂哉。禮字包聖字在內。德字又包聖禮在內。俱要無席位豆數二意。德也者。四句俱泛言。不專指鄉飲。是故聖人務焉。方歸在鄉飲祭薦一節

此言飲酒之節。主于禮而不主于利。謂鄉飲之席有祭薦祭酒二者。蓋祭主于敬。是敬主人之禮也。有齊肺之舉。蓋美其物。故嘗之。是嘗主人之禮也。有啐酒之舉。蓋飲酒而初入口。是成主人之禮也。祭之與齊。皆在席中。啐酒入口。則在席末。何也。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是故祭之與

齊皆為正禮故在席中以貴禮也。啐酒入口則近于財故在席末以賤財也。夫啐酒猶在席末矣及其卒解而盡飲解中之實則在于西階之上又何也。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是故祭之與齊禮所當先故在席上先禮之義也。卒解盡酒財所當後故于西階後財之義也。一飲酒之閒而致嚴于義利之辨如此是故以先禮後財之義示民則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後利而恥爭奪以趨財夫感化之義不既深哉。

鄉飲酒之禮 一節

此言鄉飲坐立豆數之義寓君子之至教也以鄉飲之禮言之長者坐而少者立以聽政役所以明長之當尊也。少者豆數寡長者豆數多所以明老之當厚其養也。禮之所行如此故民之觀之者以為老近于親知所以養老則知所以孝親長近于兄知所以尊長則知所以敬兄齊家之道不外此而得之矣。民既知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則孝弟風行而君子之教成矣。教成則人皆相安于愛親敬長之天而自無犯上作亂之事國不以之而可安乎。然則君子之所謂教也者豈身至其家日見其人而諄諄然語之哉。惟合諸鄉射敘之以鄉飲酒之義則人見上之養老反之以事親而孝之

行立矣。見上之尊長友之以從兄而弟之行立矣。教之施也不外于人性之當化之行也。則極于治平之盛鄉飲酒之義豈淺淺哉。

吾觀于鄉 五節

此承上文成教而後國可安遂引孔子言鄉飲闡乎王道之大如此鄉飲之禮節文委曲儀度詳明雖行之于一鄉而實有補于世教有裨于民風故治人自正身以及天下而已。而鄉飲之禮此道存焉。以是而行王道豈不易易矣乎。何以見之。方賓之未至也主人親速賓介至于衆賓則不待速而

自後及賓之初至也主人拜賓介于門外至于衆賓則不待拜而自入。敬在賓介畧在衆賓貴賤之義不于是而既明乎揖讓升堂賓既至矣主人拜之而獻酒賓既酢矣主人飲之而酬賓至于介則止于酢主而主不復答酬至于衆賓則但升受坐祭之飲而又不復酢主是賓禮最隆衆賓禮殺隆殺之義不于是而辨乎鄉飲必有樂也作樂之時歌者在上也樂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篋竹在下故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工焉。前此歌自歌而

笙自笙不相倡和也主人獻工之後則歌與笙更代而作及公間歌是間歌也一終則歌魚麗而笙由庚再終則歌嘉魚而笙崇丘三終則歌南山而笙由儀是其更倡迭和累累乎若貫珠非間歌三終乎前此歌先倡而笙後和不相合併也間歌既終之後則歌瑟及笙上下齊作故云合樂是合樂也一終則笙以鵲巢合關雎之歌再終則笙以采芣合葛覃之歌三終則笙以采蘋合卷耳之歌是其並奏齊鳴洋洋乎其盈耳非合樂三終乎如此皆竟樂既備矣一人揚觶之後乃主司正之職以糾失禮之愆則和樂而不至于流放也于是為可

見矣既歌之後行旅酬之禮于是有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下及于沃洗之人無不各以齒相序是則弟長之道自上及下而一無所遺矣既徹俎之後乃脫屨而升坐舉魚羹爵以樂賓可謂安燕矣然飲酒之節朝夕各有所準而不廢賓出之際主人拜送而禮文為之竟中初未嘗有因酒以廢事因醉以失儀者又何亂之有由上文觀之自貴賤明以至于安燕不亂其行九五此五者有恭敬辭遜之本有節文度數之詳以之而行于身則內足以養其心而德性堅定外足以飾其貌而品節詳明足以正身矣身既正則治有本儀刑

已立推之于國將見標準以立教誨以胥而禮讓之俗為之自成國不由之而安乎推之天下將見惟無不準動無不化而禮讓之風為之大同天下不由之而安乎夫王道之行正身為本而推之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者也今鄉飲之五行足以正身而安國安國而安天下則王道之行即此而在矣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則鄉飲之禮所謂教成而后國可安者不于是而益信哉

鄉飲酒之義 一節

自此以至終篇皆是覆說前章之意此節解賓主象天地一節之意言其不惟取法于造化而實有以肇基乎治化也鄉飲酒之義莫尊于賓故以象天之尊主以養人故以象地之養設介俎以輔賓主而行禮節猶行日月以輔天地而成歲功也立三賓以輔賓而賓之盛德因之以見猶懸三光以輔天而天之節候因之以明也由是觀之古聖人制鄉飲之禮立之賓主象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其尊主盡仁而致其養禮之大綱于焉可舉猶絲之有經而可緯者也

不曰禮之經乎立之介俎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而德益明俎輔主而仁益厚禮之象目于焉畢張猶絲之有紀而可理者也

不曰禮之紀乎立之三賓象三光以參之則

以制于賓。賓者周旋無不中禮而威德之至人知取法是與賓主介僎並立為三。猶三光與天地日月並立為三也。不曰禮之參乎有經有紀有參。然後人備而禮可行。雖政以正人。教以化人。似乎于禮無與。然禮之所行政教實由之。而出將見品節之詳明。莫非王政之託始。以明貴賤以辨隆殺以節尊卑。有是正身而安國者矣。非政之本而何哉。威儀之定錯。莫非王教之造端。以明尊長以明養老。以成孝弟。不必家至而日見之矣。非教之本而何哉。使經紀與參一有不備。則大禮不行而政教之本無由而見矣。然則鄉飲之禮其始也。主人就

東狗

二節

此申解前章差出自東房洗當東榮及尊有玄酒三句之意。但前章之意主于尊賓。此則明其所以然之故。鄉飲之禮其性用尚賓。狗必于堂東何義。東為陽之所出。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焉。設洗之具。在阼階其水又從阼階之東何義。東為陽之所始。設洗以澤手。左海

以潤物故祖而法之。設于東榮焉。尊有玄酒何義。太古無酒。用水行禮。此禮之所由起也。後王重古謂水為玄酒。設于尊右以尊之。是教人思禮之由起而不忘本也。

賓必南向 連下節 產萬物者也

此申解前章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之意。但前章以賓主對言。則賓屬義而主屬仁。此章專為尊賓而言。首節言賓備四時之德。則又止于義氣一邊。次節言主但備一時之德。可見不敢散賓夫賓之席必向南者何義。言其備四時之德耳。以天地之德言之。東方春位春之為言蠢也。物生動之象也。

物何以能生動。蓋天地以氣而產之者也是氣也。乃天地之大德。所以通貫而顯明者非聖而何。南方夏位夏之為言假也。物長養之象也。物何以能長養。蓋天地以氣而假之者也是氣也。乃天地之厚德。所以全體而不息者非仁而何。西方秋位秋之為言擎也。物歛縮之象也。物何以能歛縮。蓋天地以氣而嚴肅之者也是氣也。乃天地宰割之德。所以止萬物而不過者非義而何。北方冬位冬之為言中也。物在中之象也。物何以能在中。蓋天地以氣而復還之者也是氣也。乃天地翕聚之德。所以歸萬物之根而復其命者非藏而何。天地之四

德如此惟天子為能侑之是故其南面而立也左東取其聖體其生物之德也向南取其仁體其長物之德也右西取其義體其成物之德也借北取其藏體其藏物之德也四時之德惟天子之南向足以侑之今鄉飲賓席亦必南向是以尊君之禮尊賓矣非所以為敬之至乎介必東向介乎賓主之間若主人不敢正自對賓故以是介之者非尊賓乎主人必居東方蓋以東方春位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其飲食以敬養賓猶產萬物之義也故于東方示敬養也非亦所以尊賓乎此章專為尊賓而言極為痛快不必再依他說天子之立四句謂人君之位固有常尊而賓位之尊亦借此以伸于斯須故可以見其尊賓蠢者物生動之貌言春物初生尚未暢達如夢之方醒如死之方蘇蠢蠢然漸復生意也產字與生動字意同但蠢以物之生動言在物者也產以生動乎物言在天地者也聖字只就天地之德通貫顯明而言不必以聖人牽入在內下仁義藏三字亦然藏以德言與仁義一例看非解中字之義也養之長之皆所以為假借也大也言天地借之以氣而使之大也故為仁察字不止嚴肅言其察著于物而時當利遂者也故為義賓在西北而坐向正南

介在西南而坐向正東主在東南而坐向正北僕在東北而坐向正西此古鄉飲之席位與今之射對者不同可以知今時所行之非禮矣然賓雖南向而位在西北又所以避天子之尊也介賓主則主不得正對賓矣故為尊賓主人但造飲食之養如天地之產萬物是以養賓為義耳故亦為尊賓月者止三卿此申解前章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之意月之為月也晦前三日明欲滅而魄見朔後三日明未生而魄見是其成魄也以三日矣寅卯辰月為春之時巳午未月為夏之時是其成時也以三月矣古者聖人法之是以禮有三讓而後升堂猶月之三日而後成魄也建國必立三卿以助成治道猶月之三月成時以助成歲功也今鄉飲主人讓賓至于三非所以象月之三日成魄矣乎或欲以月者至大參通屬三賓一邊謂自月至卿皆取義于三故鄉飲亦有三賓此說大差前章分明有讓之三也一節此處如何牽扯入三賓數內或又欲以建國必立三卿讀屬下文謂建國必立三卿以輔諸侯所以鄉飲必立三賓以輔賓此雖不差然於上下文勢不順且下文既申解三賓是恐人不知三賓之義而解之也不應三賓之上又

一層胃子却是屋上架屋矣竊意建國必立三卿
一句當如上文天子之主義例謂卿士惟月故立
三卿以象月是仰觀法于天也今鄉飲之三讓亦
以象月是亦仰觀法于天者矣不然則賓主之象
天地所行何事乎此說于上文文勢順而意通不
必過求也

三賓者

二句

此中解上文參之以三賓之意謂賓主介僎各有
所事為政教之本固矣三賓之極似無所事而亦
為政教之本何哉蓋賓主介僎四位之正也然對
峙之體雖貴于正而流行之用尤貴于周故必有

參于其間者而後經之與紀有所維繫而不亂不
至懸懸而無容迫感而無文矣是以列三賓于賓
主介僎之間乃禮之大參也謂之大參言象賓之
設不過參禮之一而三賓之設則為參禮之大者
也惟為禮之大參是以尊長養老之義明而孝弟
之行立所以為教之本者在是正身安國之化行
而王道之易易所以為政之本者在是此三賓所
以為政教之本也自立賓象天至此是鄉飲之禮
無非取法于天地矣天地之運也為生生化化之
本鄉飲之行也為立政立教之本然則豈止免于
人禍而已哉是故聖人務焉鄉人士君子行焉至

于今千萬世不變良有以也夫

射義篇

古者諸侯之射一節

此記古人習射行禮之義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
古之君臣無不習射諸侯之射大射也大射自為
一禮所以觀群臣之德而選賢以與養者也卿大
夫士之射鄉射也鄉射自為一禮所以養民俊之
德而與其行藝者也二者皆禮之大行之不可
以無禮也故諸侯之大射則必先行燕禮而後比
耦以升射卿大夫之射則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而
後比耦以升射所以必用燕禮者何義蓋君臣之
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義之所當然也故先王制
為燕禮以明君臣之義使君以禮使臣以忠事
君而君臣之大義為不乖也今此大射正君臣會
聚之時先行此禮以示其義則射不徒射而射之
所教為不淺矣所以必用鄉飲酒之禮者何義蓋
長幼之際老者當尊少者當卑自然之序也故先
王制為鄉飲酒之禮以明長幼之序使人知尊長
而不敢慢知養老而不敢悖長幼之大節為不廢
也今此鄉射正長幼會聚之時先行此禮以示其
義則射不徒射而射之所教其義深矣古人重射
如此此其所以文事武備無不兼全禮行義立無

不燕體先王之世所以多有德之民也舊說君臣之義作賓升拜以明臣下之竭力君答拜以明君上不虛取長幼之序作六十坐而出令五十五而聽令雖不差惜其所指太狹不足以盡二禮之義此章為射而祭雖葬二禮其于首尾俱要見出射故射者

一節

此原射禮之所由制以其可以觀德行也昔者先王射禮何為而制也夫射非徒以角力競勇決勝負而已也言乎進退則及階及物秩然升降之有節言乎周旋則取矢挾矢肅然揖遜之有容進退周旋必中乎禮則其射也為有文矣言其內志歌專一而正言其外體欲莊肅而直惟其志正則目力之巧達于方矢而持之也審惟其體直則臂力之強決于方矢而持之也固既審且固故巧能中而力能至然後可以言中的則其射也為有法矣然此豈一時之偶中而倖成者哉蓋由其平日教以直內而德之得于心者極其盛義以方外而行之發于身者極其純是故時乎未射而有以致其文時乎方射而有以備其法德行之修立自可見于張侯比耦之日矣向使原無德行之修立自可見于一時則動作之間自失常度欲求中的也難矣射之可以觀德如此此射禮之所由制也與射燕太

其節

一節

射鄉射言大射之的張布侯而畫正鄉射之的張皮侯而棲鵠侯方十尺其中畫棲之正鵠方四尺總謂之的的猶準也侯有二義尊者射之以討諸侯之不寧卑者射之以求中為諸侯又侯者侯也侯其中否以別勝負也正是所畫之字形小而難中鵠是所棲之鳥形小而疾亦難中故中者為俊此言節射詩歌之義有關於德行方君臣行射之時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是節也天子之射則歌騶虞諸侯之射則歌采芣采芣大夫則歌采芣士則歌采芣君臣之射雖有不同而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則無或異所以然者豈無取義哉騶虞之詩言山澤之官各得其職故鳥獸草木為之蕃多也天子歌之蓋樂其撫世宰物之官無所不備故雖山澤之官亦稱得人此非其世樂者乎經首之詩言田之所獲物雖菲薄君子同享不以為棄也諸侯歌之蓋樂其君臣相與習禮而結紱奉天子而修朝事以時而會于天子也此非其可樂者乎采芣之詩言卿大夫之妻循女訓以供祭祀卿大夫歌之蓋樂其已仕而能循未仕之所學則不至于枉已以徇人不亦樂乎采芣之詩言夫人共祭祀之職敬而無失士歌之蓋樂其敬事而不敢忽則不

至于職而無官不亦樂乎是故天子之歌騶虞
非取義于騶虞也取其備官以為節也諸侯之歌
狸首非取義于狸首也取其時會天子以為節也
卿大夫之采蘋夫亦取義于循法士之采芣夫亦
取義于不失職而已矣射之以樂各有所示之義
如此特患夫人不能知而行之耳故自天子以至
于士明乎所樂之志則既有以察其理矣且不失
乎所樂之事則又有以履其事矣察理則其所當
為者知之極其精履事則于所得為者行之極其
至以此修業則業為富有而功可成以此進德則
德為日新而德行立德行既立則脩己有藏身之
固暴亂何從而生乎功業既成則治人有輯寧之
方國不由之而安乎脩己治人之效皆自射節而
見之然則射非所以觀盛德而何觀盛德非觀之
于行射之日也觀其因禮明義而得之于躬行心
得之餘也若徒以聲者為娛樂而不因詩以明志
因志以脩事則亦小人之藝耳豈足以觀盛德哉
此盛德與上節觀德行微有不同上節專以脩己
言此節兼脩己治人言按此二節以禮樂二字作
主意上節言因射以行禮而德行所由見此節言
因射以作樂而盛德為可觀

是故古者天子 二節

此承上文觀德而言謂射之關於德行如此是故
古之王者以是而選其臣彼諸侯繼世而立卿大
夫士有功乃升因非專以射用之也然天子將祭
既考其德行矣乃又以射而考其習熟于禮樂者
使之與祭焉是亦有選取之義也所以然者何哉
以射為男子之所事事生而懸孤固已示其所志
矣于焉因而飾之以鄉飲燕飲之禮又飾之以騶
虞狸首之樂皆所以為男子飾也彼事之不盡禮
樂者或不可以數為不可數為者或不足以立志
行惟射以飾禮飾樂而又可以為之不厭且人之
德行亦可是而觀之是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
以立德行者莫此射若矣故聖王務之必以是而
選其臣焉聖王選臣之制何如古者天子之制諸
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將祭試之于射官行大
射之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矣比于樂而又中多
則是盡禮樂以立德行之人乃得與祭其容體不
比于禮其節奏不比于樂而又中少則是不盡禮
樂而寡德行之人故不得與祭數與于祭不惟士
之榮也而君亦有慶好德賢賢有功之賞凡歸之
矣數不與于祭不惟士之辱也而君亦有讓過微
與誣之罰且及之矣數有慶則君之地益自小國
而升為大國也數有讓則君之地削自大國而降

為小國也或中或不雖在于古而並地削地則在諸侯是射也者非士之自為也乃所以為諸侯也諸侯貢士所係之重如此是以諸侯之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懼其貢士之不稱或貽削地之羞也若臣既習禮樂矣則澤宮之試必得中矣而並地之憂君與有榮流亡之禍何從生哉先王以射選士之制如此則所以選諸侯大夫者可知聖人務焉豈無意哉

故詩曰

一節

此承上文君臣習禮樂而無流亡之患故引經首之詩以見之詩曰魯侯云是詩也果何所指哉言

習射之效也彼魯侯侯氏侯國之君也大夫君子凡以士族侯國之臣也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經首詩文之義如此以此觀之則射禮之有益于人國也大矣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豈無謂哉蓋以此禮乃天子所制以養諸侯使之優游于禮樂之中而自可以免天子征伐之勞諸侯務之亦乃所以自正其身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而為安國之具者也然則詩文之義非即所謂習禮樂而免流亡之謂乎此節專重諸侯一邊以見引詩之意天子制之與天子養諸侯只作起下之詞不

可平對看上節聖王務焉是以射選臣此節諸侯務焉是以射保國與貢士自不相干或欲以此節對上節者上節作天子務射之實此節作諸侯務射之效文意牽強且收拾不盡又大夫君子亦非所貢之士不如相承一順說下各自見意可也

孔子射

三節

此記孔子因射而普眾選賢之禮謂鄉射之禮本有正賓本有正耦初不待于臨時選人以充之也然其未觀之人豈無賢而欲射者乎聖人之心善與人同樂與人同故孔子矍相之射正禮之後于是有延賓之舉焉此可見其因義以起禮初不法

故而執常也然其延賓又豈濫與者哉故使子路先華子圃外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圍而為賓矣既為賓于是有楊解之禮眾之楊解則欲其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者蓋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類靡而守死善道今此人有能自信其果如此否有則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燕之楊解則以幼壯固孝弟矣又加之以不倦者好禮矣又加之以不變者老期人之至老猶能論道而無遺誤則又不至于不同流俗矣今此人有能自信其果如此否有則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之人去者多而留者寡矣

此見聖人鄉射之外猶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則其正射之時所以比禮比樂者可知矣二否字言今此之人有能信其他日果可以如此乎否則要添出自信意方可不然則今日所選皆耄期之人豈可張弓而挾矢乎

射之為言 一節

此什射之為義有關于人倫事業之大射之為言有二義焉釋之謂也又曰舍之謂也所以謂之釋者以人各有志志各有存于理之所當求者舉其緒而不忘是釋已之志也非射之始條理乎所以謂之舍者以既舉其緒當止其所故心平體正以

立夫中之本則持弓矢審固以達夫中之機是得其所止非射之終條理乎然何以見其釋已之志哉蓋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父之志在于慈而以慈為的子之志在于孝而以孝為的君之志在于仁而以仁為的臣之志在于敬而以敬為的故射者不以鵠視鵠而以志視鵠則無往而非禮之所可矣所謂釋已之志者如此何以見其舍已之鵠哉蓋仁敬孝慈人之所當止也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故鵠之所止即道之所止而射之所中即止于是而不遷者也所謂舍已之鵠者蓋如此豈惟釋志以舍

鵠雖其事業崇厚皆由此起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言其射為諸侯也得中則有慶成其為諸侯矣不得中則有讓不成其為諸侯矣榮辱所係之重如此然則釋志以舍已之所止夫豈可以自已哉按釋舍二字三疊解下諸說皆然愚意文勢不似三疊有釋者各釋已之志也至則射中矣只可解釋字自故曰至射已之鵠只可解舍字如云釋之為言各釋已之志也志之所止心歇其平體歇其正持弓矢歇其審固能釋此志則其發必中節然後可以言中射非釋之謂乎舍之為言各射已之鵠也鵠之所止為人父者當以慈為鵠

為人子者當以孝為鵠為人君者當以仁為鵠為人臣者當以敬為鵠能舍此鵠則其倫理之間各止于其所當止然後可以言人射非舍之謂乎如此說文勢通順氣脉優長似無牽強瑣碎之失識者詳之

天子將祭 一節

此即上文天子試之射宮之義記者雜取諸家之說以成經故不覺其義意之重複今就其文而解之當云上節試貢士也此節試已仕之士也然上節言君有慶而此節不言何人則此義為疎上節止言益地削地而此無言進爵紬地則此義為精

至有得失可以參考、

故男子生

一節

此言始生用射之義有關於臣道之大先王之教于男子之始生也未食之先以桑弧蓬矢六射于門左以射天地四方蓋以天地四方者乃男子之所事事彌綸天地綱紀四方之責皆係于男子之身也故男子之為人臣者必先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後敢食君祿不敢無功而虛受其祿正以象其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然則始生而射之義不既深乎先有志二句非引人臣之事以見之乃即此男子他日射幹之事此于文義親切

射者仁之道

一節

上言射有關於臣道此言射有關於仁道謂射之為射一藝也而君子所以為仁之道即此而在故為仁由已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其身者也今射先求其志正體直已正而後發矢及夫發而不中則又不怨勝已而惟反諸已之志未正體未直則是無顧乎其外之心而惟求盡乎已之所當為是即克己以復禮是即反躬以踐實非君子為仁之道而何射即是仁可見仁道至大無往不包或作射有同于為仁則是射自射而仁自仁無以見仁之

包萬善且射而不仁矣足貴哉

君子無所爭

一節

此言射有關於君子之道與論語意同但論語主于言君子之無爭而以射明之此則主于言射而以君子之無爭明之其用又各有攸當揖讓二句舊皆作二事看今視註揖讓升堂是一事射畢揖降是一事勝者揖不勝者升飲是一事當以揖讓二字作一頭升下飲三案作三脚如云揖讓而升而下而飲三者俱有揖讓方見其雍容揖讓若把下而飲作一句一事則飲酒當在堂下矣何以曰升取觶立飲耶此節與上節俱言射所關之大正

見可以觀德處或欲以此二節俱作明升射及飲

不勝之義是論儀文而不論精義矣

射者何以射

一節

此引言以幾能中之人言其得中本于賢而求中由于讓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言其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範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蓋愛其難也夫循聲而後則能聽矣發而不失正鵠則能射矣此豈常人所能哉唯賢者樂于義理久于恭敬故能容比于禮節比于樂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射聽燕全為之若是若夫不肖

之人則內無所養外何以中是中之本于賓固
然矣然原其求中之心豈自多以驕人哉亦本于
謙耳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夫祈者求也言求
中以辭爵也蓋酒所以養老養病今求中以辭爵
正以已非老病不敢當此養禮耳此求中謙爵之
心也求中非求勝人乃求辭爵其為盛德益于此
而可觀矣然則能中之人不亦可美乎
按冠昏聘燕諸篇皆記者舉儀禮之文而詳什其
義惟此射義不舉儀禮舊文而但泛論射理可見
其難出于諸儒之手而非一人所定之經也

燕義篇

此篇乃諸侯無事燕群臣之禮故命大夫一人為
賓若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以勞者為賓若行聘
而還則以還者為賓若他國聘客則以上介為賓
別篇賓主席位皆可意會此篇繁多故先揭出使
人易曉君即公也席在阼階之上堂之東頭西面
獨坐賓即所命之大夫也席在西階之上堂之西
頭南向獨坐上卿天子所立之卿也席在賓席之
東稍前南向東上而序坐小卿本國所立之卿也
席在賓席之西稍前亦南向東上而序坐大夫不
為賓之大夫也席在小卿之西亦南向東上而序
坐所以皆東上者以君在堂東也西階上之座止

于大夫士席在阼階下西面北上而序坐庶子席
在士之南亦西面北上而序坐所以皆北上者以
君在阼階之上故以北為上也主人宰夫也代君
行酒者席在庶子之南西面而坐卿大夫拜賜皆
降西階下君命小臣辭則自西階升堂而成拜卿
大夫士旅酬皆在西階上卿大夫則拜而反佐士
則不拜而反佐庶子不與旅酬故只在阼階上受
爵不拜退反阼階下之位詳玩細思自有條理

古者周天子 一節

此節非燕禮之文而以記于燕義之首者因燕禮
有庶子之席恐人不知庶子為何人故先舉其官
之所職以見此庶子他日皆有卿大夫士之責皆
有酬酢之禮故先舉其教之有素者言之且亦以
見今日行禮之卿大夫士即前日所教之庶子也
庶子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其教于國學故
亦謂之國子庶子之官是下大夫二人所以教庶
子者也古者周天子之建官也下諸侯之國有庶
子官之制焉庶子官之職所以掌諸侯卿大夫士
眾適子之訓貳其父者也所掌之目雖何掌其征
後之戒令焉戒備命令皆其所司者也掌其道德
之教治焉文事武備皆其所考者也當此戒令教
治之時別其貴賤之等以父之爵而為上下焉

其坐立之休朝廷則尚爵學校則尚齒焉以掌其戒令言之國有大禮事乃國子所當執事者也庶子官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惟其所使焉國有大戎事乃國子所當效勞者也庶子官則授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國子既統于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焉所謂掌其戒令者如此以掌其教治言之凡國之小事非大禮大戎不必國子為之也故于國子之中留存其未仕者不使供役然則留之果何所為執使之誠意正心以脩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春則合聚于太學從陽而教之文地也秋則合聚于射宮從陰而教之

武地當此合聚之時考其藝之能者則上賢而進之使賢者有所勸考其藝之不能者則簡不肖而退之使不賢者有所警所謂掌其教治者如此于此時也又且別其等焉正其位焉使貴貴長長之化又隨在而皆明則庶子之教于平日者有其道而貴子有事者必能收其功他日繼父而為卿大夫士豈不各稱其職哉庶子之貴于豫教如此今燕禮之席有庶子焉亦所以使之因禮明義而知臣下之當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也故于篇首先以庶子官職起之

諸侯燕禮

二節

此舉燕禮設席位設賓主之文而各什其義以諸侯燕禮之義言之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由阼階而入君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向揖卿而進之立于君旁而面向西所謂適卿也又揖大夫而進之立于卿下而稍近前是大夫皆少進也此所以定諸臣之位使明尊卑也君席必設于阼階之上者以不離尊而位則主故君主人之位也君既適卿之後升堂立阼上之席西面特立無敵對者以位雖主而不則君故臣下莫敢與之敵也及射人請賓君命大夫一人為賓命宰夫一人為主所以必設賓主者以其有賓有主然後可以獻酬而合歡

此飲酒之常禮也設主而必用宰夫者何君尊臣不敢亢禮宰夫果故代君舉爵為獻主與諸臣亢禮無嫌也設賓而必命大夫者何蓋公卿貴次于君疑于與君相等又恐有逼上之嫌故不用公卿而用大夫大夫位卑無等君之疑亦無逼上之嫌也賓主既定射人納賓于中庭將即席夫中庭在兩階之間所謂過庭也君降阼階一級而揖之使進所以禮貌乎賓以成席也夫燕禮席位賓主之間情洽而不定別嫌而明微禮之行各有其義如此然則燕禮者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乎公卿之公乃諸侯之孤以上卿為之非君也下文公舉

爵之公則若也

君舉旅

一節

此言燕禮君臣交拜之間有以寓乎明良交泰之義君舉旅于賓及君特恩所賜之爵此二者賓皆降階再拜君辭乃升而成拜所以然者明臣下之禮當如是也君既答此賓之拜矣自下大夫以上凡有拜禮君無不答所以然者明君上之禮當如是也夫飲而必拜固所以明臣禮而臣禮何如言臣下之不虛取于上耳彼臣下竭力盡能立功于國臣職之常也君必報之以爵祿則君恩為厚矣君子感君恩之厚不敢以虛受也于是乎益務竭

力盡能以求立功由是心力既盡功勞自立庶事康而國家有真安之慶股肱肅良而君上享康寧之福人臣平日所盡之禮如此今成拜以明禮非所以明此乎夫拜而必答固所以明君禮而君禮何如言君上之不虛取于下耳彼君必明正道而小田制里以道民君道之常也民從君之道而衣食為之充足則所道為有功矣君子思道民之功盡庶幾其不虛取也于是乎什介取一以供軍國之需由是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故上下為之皆足富足而禮教自興故上下為之皆和人君平日不虛取之禮如此今答拜以明禮非所以明此乎夫君

盡君禮則其效和是和雖上下之利而實由君之禮以致之則禮為和之本而和為禮之用矣臣盡臣禮則其效寧是寧雖君國之利而實由臣之禮以致之則禮其寧之本而寧為禮之用矣然是君上之禮豈貶已以要譽哉蓋功必及人而後可食其報是不虛取于下乃君道之當然耳和非君上之大義乎臣下之禮豈阿意以悅君哉蓋食人之食而必事人之事是不虛取于上乃臣道之當然耳寧非臣下之大義乎和為君上之禮于燕禮之答拜而見之寧也為臣下之禮于燕禮之成拜而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明臣禮以成拜言明君禮以答拜言臣下竭力至君寧言臣下平日報君之禮如此今雖一爵而必成拜正以見其報君之志耳上不虛取至不相怨言君上平日厚下之禮如此今雖一爵而必答拜正以見其厚下之志耳和寧禮之用和字從和親而不相怨來是君行禮之效寧字從國安君寧來是臣行禮之效此句因上文文意重在立功不虛取將和寧二字帶說輕了故此句又特明之言行禮而有和寧之效則禮非虛文而為有用之禮矣然此乃君臣之道所當然又非有所為而為之者故為君臣上下之大義此皆就平日所盡之理而言今燕禮

成拜答拜正明此義故曰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燕禮首尾見之中間不必說出

席小卿 一節

此言燕禮設席獻酬薦羞之節不但明君臣之義而又明貴賤之義也以設席之位言之賓席在西階之上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是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此就位于上也士在阼階下庶子又次于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以獻酬之禮言之宰夫先舉爵以獻君是獻君也君取勝爵酬賓賓以次勸卿大夫飲酒是君舉旅行酬也宰夫獻君之後又舉爵以獻卿君亦取勝爵酬卿卿亦以次勸卿大夫飲酒是卿舉旅行酬也宰夫獻卿之後又舉爵以獻大夫君取勝爵賜大夫大夫亦以次勸卿大夫飲酒是大夫舉旅行酬也宰夫獻大夫之後又舉爵以獻士君亦取勝爵賜士士亦以次勸卿大夫飲酒是士舉旅行酬也宰夫獻士之後當及庶子君不復行莫爵之賜惟宰夫獻庶子于阼階上退即阼階下之位是獻庶子也以薦羞之數言之俎豆所以盛牲羞牲羞所以實俎豆自君卿至庶子俎豆所薦之牲體所薦之羞肉皆有一定之等差以上三者言乎席位則貴在上而賤在下言乎

獻酬則貴在先而賤在後言乎薦羞則貴者多而賤者寡蓋其有不有故禮有異施貴不可損賤不可益夫亦其義之宜然耳夫燕禮之行不但明君臣之義于其大而又別貴賤于其細如此則情之聯者亦未嘗不屬禮之行義未嘗不正先王之世所以君臣相安而無陵替之患有由然於賓獨席西階上稍北卿大夫並列在賓席稍南皆以東方為上以君在堂東頭也四行酬句絕而後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皆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主人宰夫也四舉旅皆君為之舉也臣榮君賜故以勸衆人于西階上庶子不與旅酬故止在阼階受

獻而已君之酬賓酬卿皆用勝爵賜大夫賜士皆用莫爵四舉旅中又有此二義焉俎豆所盛有牲體有薦羞儀禮云公與賓有俎則其他可知

聘義篇

聘禮有三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有兩國交脩其好者此篇所記聘禮乃兩國交好之禮故其間為相厲之詞古者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此篇卿出使是大聘也

聘禮上公 一節

此言聘禮介數之不同所以辨介也以卿行大聘之禮言之上公之卿用七介侯伯之卿用五介子

男之卿用三介其義何居蓋以此卿自本國而言則比本國之君各降二介是尊已之君所以明君貴而已賤也自天下之列國而言則上公之卿貴而侯伯子男之卿以次而後故各照其國而每級以兩所以明大國之卿貴而小國之卿賤也本國之貴賤明則無僭竊之患列國之貴賤明則無侵陵之患行聘之相厲以禮也于介數而亦可見矣

介紹

一節

此言聘禮所以用介之義介副也所以輔賓以行禮者聘賓之介有上有次有末相繼以傳聘賓之命而後達于主君何義也蓋主君分尊聘賓介卑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其致主國之君若此則雖已國之君可知矣所以為敬之至三讓而后

二節

此舉賓主致讓之儀而各什其義聘賓臣也義主于讓主國君主也義主于致賓以賓之禮言之不敢當陳橫之禮故三讓而後傳命不敢當廟受之禮故三讓而后至廟門不敢徑行故三揖而后至階不敢先登故三讓而后升堂此皆以尊君之禮讓主國之君非所以致尊讓承以主君之禮言之方聘賓之將至也既使士迎于竟矣又使大夫勞于郊焉及聘賓之既至也既親非迎于大門之外

矣又廟受其玉焉及使臣傳君命之既主君又北面而拜其辱此皆以敬敵君之禮敬來聘之臣非所以致敬乎主之敬賓非虛文也君子相接之禮當如是也賓之讓主非貌飾也君子相接之禮亦如此也蓋敬則不滑讓則不蹙藹然有恩以相愛懌然有文以相接乃先王所以辟人道而示之以正者也故為君子之交人道既群則天下有邦諸侯皆以敬讓相接則侵陵之禍何從生哉此君子之交所以必敬讓以相接也

卿為上摺

一節

此舉賓主始終之禮而總什其義聘賓之來也主君以賓有三介故亦設三摺相紹而傳命賓之至席也主君親執醴以禮之賓之既燕也先以私禮覲見主國之君後以私禮而見主國之卿大夫賓之至館也主人致饗餼之禮又還其廟受之圭璋賓之將行也主人有賄以報聘君又有賄以答使臣其在廟也一食再享其在寢也燕無常數是十者賓居其二主居其八十者之禮果何為哉蓋聘賓雖賓介則臣也故私而私覲明君臣之義以敬主主君雖尊位則主也故曲盡待客之禮明賓客之義以敬賓賓主各盡其道則禮行而不辱義明而不亂人道之所以能群而無侵陵之禍也聘禮

之行並從文具已哉此節十段設橫一也禮賓三也
也享食三也燕四也私親五也致饗饌六也私面
七也還圭璋八也賄九也賄十也十者之序如此
享食皆在廟故為一事

故天子制

一節

此言王者制聘之義所以使上下之相安也古者
天子制為聘禮而使諸侯行之比年則使大夫行
小聘三年則使卿行大聘無非欲其以禮相勉願
故使者行聘而禮節或誤則主君不親享食以愧
勵之此正所謂相厲以禮也惟其相厲以禮則外
而交鄰必大小相恤可以免侵侮之患內而自治

必君臣交儆可以免陵替之虞此天子之所以養
諸侯兵不用者此也諸侯所以自為正身安國之
具者亦此也制聘之意豈無謂哉按此節重在相
厲以禮四字燕饗統下二節在內使者三句是舉一
事以証之耳或欲作明不親享食之義承上文享
食二字來此恐未然下文有一食再享之經是明
享食之義

以圭璋聘

一節

此什上文還圭璋之義行聘之時于君則以圭為
信于夫人則以璋為信行享之時于君則束帛加
璧于夫人則束帛加琬所以使臣用圭璋以行聘

禮者何義蓋聘為正禮圭璋為禮器受之天子傳
之先君者也使臣重此聘禮故以圭璋行之而非
若享禮之輕但以璧琬相贈也既聘將反主君使
人還圭璋而受璧琬者何義蓋璧琬束帛財也圭
璋禮也受其財者以為輕而留之也還其禮者以
為重而不敢當也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
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之教立于上而趨利
之風泯于下民皆輕財而作讓矣還圭璋之義亦
示豈淺淺哉

主國待客

一節

此什上文致饗饌及享食燕之義主國待來聘之
客有私館相待之禮有公堂相待之禮以私館之
禮言之賓之始至及賓之欲去主國皆三次饋其
積用之物方其餼客于私館也五年之具陳于門
內米禾薪薪陳于門外乘行群匹之禽則每日致
之五隻從行之介則每人皆有餼軍此其待之于
私館者厚矣以公堂之禮言之一食再享皆在于
廟燕賜無數皆在于寢此其待之于公府者厚矣
所以然者蓋重于聘禮故厚乎聘禮是所以為厚
此重禮也古人用財有當殺之時不能皆如此其
豈然于聘禮則如此其厚何蓋以禮有常數故用
財不敢不厚所以求盡于禮而不敢薄以結諸侯

之好也。惟其盡禮故諸侯以禮相厲。內而自修。君臣必相交儆。而自不相陵。外而交鄰。大小必能相恤。而自不相侵。故天子制此以養諸侯。諸侯務此以自守。為是故也。聘禮曲盡其詳如此。則人道豈有不群。而天下豈有無邦者哉。

聘射之禮

一節

此總結聘射二篇之義。有關於世教之大。自首至有義之謂勇敢。言禮行而勇敢之所由。名有故。所貴于勇敢。至如此也。推勇敢之所由。貴自勇敢。強有力。至亂人也。言勇而無禮。則亂。末句言義理之勇。為政教之所資。總見聘射所以為禮之大也。謂

聘射之禮。內而為德行之所由。出外而為政教之所由。立是乃至大之禮也。惟其為至大之禮。故節文繁多。惟君子乃能行之。何也。質明行事。日中成禮。以時則文。以文則多。非強力之人。則委靡之資。不足以勝儀文之絲。情慢之氣。不足以舉恭敬之容。何足以行禮哉。故強力之人。將以為行禮之具也。行之何如。方其禮文未畢。度數周詳。酒清人渴。若可飲也。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若可食也。而不敢食。日暮人倦。若可少懈也。而不敢懈。怠以此行禮。歆其善。始令終而禮節為之可成耳。禮節既成大倫自著。故觀其備介。傳命。陳擯。接實。君中君。鶴。臣

中臣。鶴而君臣之正也。見矣。親其諸父。相問。諸子相聘。父中父。鶴子中子。鶴而父子之親也。見矣。親其兄弟之邦。以時交終。上下之耦。序齒而進。而長幼之和也。見矣。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此皆衆人所難盡者。而君子獨能行之。則躬行實踐。不至于徒事虛文。而禮節為之有成矣。是不謂之有行乎。有行則與倫之叙。井然有條。事皆當可。而理皆合宜。不謂之有義乎。有義則制大之氣。有以配乎道義。而義理之強。終不屈于物欲。不謂之勇敢乎。行至大之禮。而至于見勇敢之德。則所謂強力者。非血氣之強也。乃剛德之發。勇而得其中

者也。非君子其孰能之。故勇敢之所以可貴者。貴其氣之足以配義也。立義之所以可貴者。貴其以當然之理。見而為行事之實也。有行之所以可貴者。貴其行至大之禮。有裨于世教也。故勇敢之所可以可貴者。非貴其悍然不顧。冥行而妄作也。貴其敢行禮義。擔當乎綱常之重。直任乎斯道之責。禮不決行也。見禮之是。而敢于行。則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義不徒立也。見義之真。而敢于立。則雖舍生取義而不恤。勇敢之所以可貴者。貴其敢為如此。則是強力藉勇敢而益正。勇敢藉強力而益行。強不徒強。而謂之勇敢。強力矣。以是而用于天下。其孰能

禦之故天下無事則用此勇敢于禮義以敷文教
天下有事則用此勇敢于戰勝以成武功用之戰
勝則大勇之師足以敵愾故無敵用之禮義則無
逸之德足以服人故順治外無敵則威之所制者
廣內順治則德之所施者博若是者是蓋本于君
子之德充養于中者極其盛而後發見于外者極
其強充塞天地彌滿六合皆此浩然之氣以為之
謂不足以見盛德乎德至于盛則無往不宜故聖
人之貴強力不徒貴其強力也貴其勇敢強力之
若是也如使有是勇敢強力而不善用之則亂至
矣聖王之刑誅正所以誅亂人也則亦奚足貴哉
夫君子養其勇敢強力之德一用之于禮義戰勝
而不用于爭鬪如此則內順治而外威嚴國家有
莫安之休而可以免侵陵之患矣勇敢強力之效
一至于此然皆于聘射所行之禮見之謂之大禮
不亦宜乎此章頭緒雖煩而脉絡甚明強力二字
以血氣言也勇敢二字以德性言也始言強力之
足以行禮以血氣言之耳至于有義之謂勇敢則
其所謂血氣之強者至是為德性之剛矣下言德
性之剛所以可貴貴其立義行禮固足以見其德
矣然非敢之一字何足以行禮而立義哉故敢行
禮義敢字最重看人固有行禮立義者若非敢做

敢當之見不免結時變其所守故敢行禮義尤為
可貴前此強力別是一樣名色勇敢別是一樣名
色至此則強力以勇敢為主帥勇敢以強力為主
徒方成一箇盛德君子故把勇敢強力四字合在
一處以成禮節與禮成相照君子行之與弗能行
也相照有行後成禮節來有義從明倫來勇敢與
強力相照上所貴于勇敢是覆說上文之意文氣
尚緩下所貴于勇敢是專說敢字之意文氣最急
如此則喚醒前邊許多煩詞矣所以後面却說效
驗民順治燕禮義戰勝二事言蓋舉重以見輕也
國安承順治來不是相對之意國安燕聘義天子
養侯與射義天子養諸侯二義講至此方見禮之
大註以節文之多為大禮非也
子貢問于孔子 一節
此因聘禮用玉故引孔子論玉之言以結之子貢
問君子之貴玉而賤珉意者以珉多而玉少與夫
子告以君子之于玉非以多少為貴賤也為玉所
具之德足以象人之德故君子貴之以為此德之
具耳玉之比德何如波玉之質溫和滋潤而滑澤
者有以具乎仁之德蓋仁者德性溫和事功潤澤
故玉之溫潤而澤者象之玉之體積密精緻而堅
栗者有以具乎智之德蓋智者文理密察知明守

固故玉之損密以栗者象之玉之體無隅峭立而不傷害于物有以具乎義之德蓋義之為義裁制斷削而亦不苟傷人故玉之德而不刺者似之玉之體重于人身而佩琬下隊有以具乎禮之德蓋禮之為禮恭遜讓而慮以下人故玉之重而下隊者似之玉之聲叩之則清雅發越而悠長其終則訕然而絕止是乃所以為樂之德蓋樂之為樂累若貫珠止若槁木故玉聲象之王之為物有美有瑕各不相掩此為忠之德蓋忠也者實理中存盡已而不欺之謂也然則玉之美惡不掩非以象其自盡乃心而無一毫之或欺者乎玉之為物藏

璞于中而正氣之所乎者必旁達于外此為信之德蓋信也者實理外發至誠而無妄之謂也然則玉之由中達外非以象其表裏如一而無一毫之或妄者乎不竄惟是玉氣之精瑩光采如白虹之照曜此則為天之象蓋白虹者天之所浮而玉之氣如之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征是矣玉韞于石也而山輝玉沉于淵也而澤媚是玉之精神渙發特見于山川此則為地之象蓋山川者地之通氣而玉之精神足以通之則地之所以為地者在是矣行聘之時圭璋特達不加餘幣此則德之有可尊者蓋德乃人之所獨得特出于萬物之上而天下

之物無以加之故特達之圭璋則謂之曰德玉之為器天下之人莫不貴之而無故則不去身此則道之有可貴者蓋道乃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孰不以是為珍而率循以敬行之故天下同貴之玉則謂之曰道詩言君子之溫如玉是比德之証也玉之可以比德如此君子安得而不貴之非實貴玉也貴其有象德之美也然則聘禮始之所以圭璋聘既之所以還圭璋者蓋皆貴此玉之德耳夫豈以其少而貴之哉溫潤而澤以下十一德皆言玉之德謂玉所具之德如此有以象乎人身之德故君子貴之如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皆所以貴之也貴之不專指聘禮但以聘禮結之于後可也

喪服四制篇

古禮之不復亦已多矣而喪制之失為尤甚夫喪禮乃人子之至情人人可以自盡者也人能于喪禮體貼詳明全盡無失則緣情之禮可以漸復故以四制終禮記之篇

九禮之大體 一節

此原禮之大體而以喪制明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皆禮之大體也是禮也果何所由生哉禮本太乙分而為天地天

高地下尊卑定矣列而為四時寒暑錯行往來卑
矣變而為陰陽陽明陰暗吉凶殊矣賦而為人情
親疎厚薄隆殺辨矣聖人制禮豈能外是以有為
執其禮之有尊卑也體乎天地之高下其禮之有
往來也法乎四時之錯行其禮之有吉凶也則乎
陰陽之明暗其禮之有隆殺也順乎人情之親疎
夫天地四時陰陽皆天理之自然禮于是而體之
法之則之所謂天理之節文在是人情者人事之
當然禮于是而順之所謂人事之儀則在是此皆
禮之所由生其大體皆如是也人當隆之由之以
為治身之器可矣若從而訾之是豈知禮之所由
生者哉夫禮之大體固多端矣然舉其最切于人
情而為人人之所必用者則惟喪禮為切故以喪
制明之夫先王制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何人
生則陽明故從吉死則陰暗故從凶是取之陰陽
也喪有四制屢變以從宜者何變通莫大乎四時
故四制之變以成禮取諸四時之變以成歲也四
制維何一曰恩制二曰理制三曰節制四曰權制
此四制者蓋取之人情之自然也何以言其取之
人情乎人性有仁義而為情主于愛故有恩恩制
蓋取諸仁也人性有義義而為情主于宜故有理
理制蓋取諸義也人性有禮禮而為情主于中故

有節節制蓋取諸禮也人性有智智而為情主于
道故有權權制蓋取諸智也仁義禮智人之四德
所以為人之道畢具于此矣喪之四制今皆備之
是乃所以為取之人情非遠人以為道也夫人情
不外于陰陽四時而陰陽四時又不外于天地是
禮之所由生亦惟承天道以治人情而已夫人可
他求哉此四制乃一篇之綱下文乃詳言之
其恩厚者 一節
此什上文恩制之義父恩厚故服重以報恩也
門內之治 一節
此什上文義制之義門內家人也家人親難于行
法故恩常掩義門外國人也國人疎故可以法治
之是義斷恩也家國常理不可以相兼者如此而
惟事君之道則不可以常理論蓋國之有君即家
之有父君之當敬即父之當親故資事父之道以
事君而敬無不同國之貴貴即家之老老也國之
尊尊即家之親親也是皆合乎事理之宜而盡乎
吾心之制故為義之大臣子平日事君之道同于
事父如此故服君之服亦同于服父之服服父所
以報恩服君所以明義故曰以義制者也服君之
義與服父同則又非所謂義斷恩者矣門內二句
泛論常理不必照註用服說資于事父三句言臣

于平日之敬故為君一句方是臣子執喪之禮此節只重此一句上文皆序事之言耳

三日而食 一節

此什上文節制之義人子執親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而練冠雖主哀毀不許減性蓋哀死之情雖無已而復生之漸當有節不以死者傷其生命也喪期不過三年直衰不必葺補墳墓不用培並既祥之後所鼓素琴蓋報恩之意雖無盡而先王之制則有終不可過制而無終也凡此皆節之以禮不許太過故曰以節制者也告民有終承上四者而言偏承素琴一邊者非祥之日日字所指者遠如云唯與之日猶生之日是也纂言指為是日太狹

資于事父 一節

此申言節制之事以終上文未盡之意謂節制之義豈但日月之間雖三年之喪亦有節而不過者被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則其喪亦當三年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欲淫一以治之也故父在而但為母服齊衰期者統于所尊明無二尊也三年之喪亦有減殺如此所謂心雖無窮而制則有限亦以節制者也或以此節屬下文作權制謂父在則期酌其輕重以為隆殺

也于理亦通但節字更切

杖者何也 一節

此什上文權制之義杖為有爵者而設以其德厚恩深疾病必重故設杖以扶之三日授子情深病速故也五日授大夫七日授士爵有隆殺病有遲速故也此禮之正也君廢人無爵而假之杖以明其為主廢子非喪主而亦授之杖以扶病此不應杖而杖者也婦人童子未成人不能病故不杖此而事得行夫既或治之可以深病者也故雖杖亦不能起必待人扶而始起大夫士官不備物不具

必待言而事始行欲發令以使人不可極病者也故用杖而起廢人躬親執事必自為而後用之不可使病故有杖不用但有面垢之容足矣不止此也禿者不便于髮故不髻僂者不便于袒故不袒跛者不便于踊故不踊老病非酒肉不養也故不止凡此八者或杖或不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五也僂六也跛七也老病八也八者權宜以為禮通變以適時故曰以權制

始死 二節

此申什上文節制之義恐賢者流于過不肖者入于不及故舉喪之中制言之人子于親之始死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忘也未奠哭無時三
月而後沐此三月不解也既葬哭朝夕哭首經
不除此期悲哀也小祥之後練冠緇綠始食菜果
笑不見芻豢至則哭此三年憂也此皆非出于矯
情哀之由隆以漸殺乃人情之實也聖人因人情
而為之節文喪三年以為期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此蓋大中至正無過不及而實為平常
之理乃中庸之道也既為中庸之道則為百王之
所常行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既為王者所常行
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無貴賤一也雖天子之貴豈
敢以加于父母之喪哉故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蓋善之也古之王者莫不行此三年之喪何以
獨善高宗以高宗賢而慈良于喪當嚴衰禮廢之
時高宗獨能興而起之故善之也善之故載于書
而高宗之所以謂之高宗以上証三年之義君之喪
三年不言以其官備物具有人代言故君得以三
年不言若臣下無人代言不免于言但不文耳以
上証不言之義由此觀之三年之喪雖天子不敢
廢而況其下者乎故中庸之喪為王者所常行

父母之喪

一節

此因上文論喪之中庸而以達德結中庸之義謂
父母之喪情存于中不可待而見服見于外所可

得而觀故以喪服名篇服之制也衰冠繩纓肯獲
三日食粥三月始沐此一節也期十三月而練冠
二節也三年而大祥三節也比終此三節非仁者
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于仁者而可觀其愛非智
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于智者而可觀其理非
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于強者而可觀其志
有此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
喪事禮以治之則無太過不及之差義以正之則
無偏倚駁褻之弊人而能此是為完人故孝子之
所以為孝弟弟之所以為弟貞婦之所以為貞皆
可于是而察識之其有關於風教豈淺淺哉言父
母之喪而以弟弟貞婦並言之者何蓋居喪盡道
則刑于之化及于寡妻而天性之恩宜于兄弟故
弟之所以盡道于兄以兄為吾父之正體妻之所
以盡道于夫以夫為吾之所天亦猶子之天其父
也此所以為齊家之化推之國與天下人莫不有
親莫不思孝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
人之不化哉四制首言仁義禮智末復以仁義禮
智結之而又加以強之一節蓋人自四德而言則
仁義禮智備乎為入之道而強行于四者之中猶
天行之健行于元亨利貞之中也自三達德而言
則智所以知此道仁所以體此道勇所以強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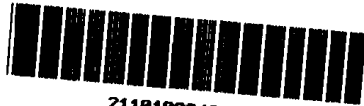
禮記輯覽卷之八終

而禮即附于仁之中義即附于智之中猶三光之
經行乎天而少陽即附乎日少陰即附乎月也以
達德而振綱常雖萬古聖人莫之或易豈獨于衣
服四制為然哉故以終篇

三

主七

三



21181800486548

禮記輯覽八卷

兩淮鹽政
孫述本

明徐養相撰養相睢陽衛籍鳳陽人嘉靖丙辰進
士其書蓋為科舉而設不載經文惟以某章某節
標目循文訓釋不出陳澹之緒論